一切为了逻辑

智人！开始进化

故事梗概：

故事始于从未来社会穿越回来的一名老人，在他的帮助下，两个酷爱逻辑的年轻人努力寻找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开启了扫荡邪恶、帮助智人进化到逻辑生物的历史进程。

作者：实在是逻辑

一切为了逻辑
—智人！开始进化

Contents

序言 5
第一章 真实的梦境 7
第二章 智人和逻辑生物的初次见面 12
第三章 纯逻辑流 18
第四章 纪实的科幻 25
第五章 养育之恩 32
第六章 事件的真假 38
第七章 我是且只是灵魂 46
第八章 信仰背后的逻辑 57
第九章 思想突破灵魂的限制才是爱 64
第十章 模仿宇宙 71
第十一章 第一知识：必然的信仰 78
第十二章 灵魂的解放运动 92
第十三章 智人的杀人重罪 100
第十四章 现实和理想宣战 109
第十五章 外星人和机器人 121
第十六章 现实的强暴 127
第十七章 来历不明的孩子 139
第十八章 推理小说 149
第十九章 邪恶的美学 155
第二十章 勿以善小而不为 163
第二十一章 理想之母法案 170
第二十二章 机会主义 175
第二十三章 真理学和业余研究 186
第二十四章 科学是另一种神学 194
第二十五章 从追求真理到追求方法 204

第二十六章 研究方法的方法 210
第二十七章 神经信号转换技术 218
第二十八章 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225
第二十九章 未来社会的童年生活 233
第三十章 服装的革命 244
第三十一章 灵魂的内部结构 250
第三十二章 请做我的奴隶 260
第三十三章 灵魂心理学 266
第三十四章 从渐近自由到归纳 272
第三十五章 边际递减 278
第三十六章 字字价值无限 287
第三十七章 纯逻辑方法 297
第三十八章 灵魂登山 304
第三十九章 混合的相对性 310
第四十章 知识体系中的推理自由 319
第四十一章 评价智人 326
第四十二章 裸兴趣的刺激 332
第四十三章 课题的殊途同归 339
第四十四章 探索未知世界的战争 348
第四十五章 尖端效应和抽象化 356
第四十六章 信仰组合的机会主义 365
第四十七章 放养灵魂 372
第四十八章 纯自由主义及其和纯逻辑的一体性 378
第四十九章 尽量逻辑律对传统逻辑学的否定 383
第五十章 猪、癞蛤蟆和天鹅 392
第五十一章 自信心三原则 403
第五十二章 解题中的邪恶 409
第五十三章 合乎逻辑的移动生活 416
第五十四章 灵魂的若干原则 423
第五十五章 超级英雄主义 431
第五十六章 未来的学校 440
第五十七章 天才 451

第五十八章 交换对称性 463
第五十九章 历史和未来的对称性破缺 470
第六十章 三论纯逻辑流 480
第六十一章 信仰不可选择合乎信仰的证据 488
第六十二章 回忆 497
第六十三章 助长邪恶的利率 511
第六十四章 试错 521
第六十五章 让政府债券成为垃圾 528
第六十六章 最严重的剥削和不平等 537
第六十七章 民主的邪恶 544
第六十八章 拉格朗日量 551
第六十九章 以不确定性为目标的行为哲学 559
第七十章 答非所问 571
第七十一章 目标的分解和合成 581
第七十二章 审查制度 591
第七十三章 纯逻辑史学和宇宙大爆炸 599
第七十四章 自由无极限 606
第七十五章 从自由组合权到运气守恒率 615
第七十六章 自由组合权的应用 624
第七十七章 庸俗和价值 631
第七十八章 如何开始研究 639
第七十九章 指数增长 vs 线性增长 645
第八十章 教育的试验品 651
第八十一章 微观经济学的崩溃 659
第八十二章 知识和智人的整体性难题 668
第八十三章 爱和信仰的关系 674
第八十四章 一切权力最终属于逻辑 680
第八十五章 排中律和未来产业结构 690
第八十六章 灵感是一切知识的最终基础 701
第八十七章 改变信仰的方法 711
第八十八章 构造经验的方法 720
第八十九章 合乎逻辑的信任 731

第九十章 混合地运用逻辑和经验 737
第九十一章 逻辑价值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746
第九十二章 根深叶茂的理想 753
第九十三章 阅读方法 762
第九十四章 尽量逻辑地分配利益 772
第九十五章 万有引力 779
第九十六章 报酬的分布 786
第九十七章 思想的散射截面 796
第九十八章 一体化人生 806
第九十九章 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 815
第一百章 修正那些错误的主义 825
第一百零一章 最基础研究 832
第一百零二章 名言赏析 841
第一百零三章 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851
第一百零四章 言论自由 863
第一百零五章 传承有序 875
第一百零六章 自欺欺人 882
第一百零七章 以价值赎罪 891
第一百零八章 正邪之战 903
第一百零九章 正确认识管理 912
第一百一十章 纯逻辑的管理 922
第一百一十一章 一切为真理让路 934
第一百一十二章 保留问题的逻辑必然性 942
第一百一十三章 宇宙膨胀和物理常数 950
第一百一十四章 正确的产权和职业道德 957
第一百一十五章 智人推理的极低正确率 968
第一百一十六章 从真理无限到暗物质 981
第一百一十七章 尊重且只尊重逻辑 989
第一百一十八章 消灭自尊心 999
第一百一十九章 典型的研究 1011
第一百二十章 灵魂之爱 1024
第一百二十一章 关于克隆人的假想试验 1039

第一百二十二章 从动机到一切博弈问题的最优解 1050
第一百二十三章 灵魂的自我塑造能力 1066
第一百二十四章 纯逻辑主义的宇宙论基础 1082
第一百二十五章 信仰领导进化 1096
第一百二十六章 纯逻辑史学和试错 1109
第一百二十七章 度规不变性-状态-动机-理想-无限大-真理学-价值计算 1124
第一百二十八章 劳动-按价值付酬-修正纯逻辑信仰 1138
第一百二十九章 动机-正义-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正确的推理 1150
第一百三十章 惩罚邪恶-否定学家-正义-出版制度 1164
第一百三十一章 惩罚-动机和目标-概念明确-推理中的赌博-独创性 1178
第一百三十二章 边界条件-比较优势-三层逻辑-最佳动机 1192
第一百三十三章 拒绝平衡-剥夺邪恶的政治权利 1200
第一百三十四章 检查知识-社会最根本矛盾 1214
第一百三十五章 逻辑后代 1225
第一百三十六章 合乎逻辑地感恩和交易 1234
第一百三十七章 归纳的原则-星际犯罪-企业的责任 1245
第一百三十八章 爱国主义-推理的步骤 1257
第一百三十九章 与模糊性有关的若干真理 1267
第一百四十章 攻击-自由-纯逻辑杂谈 1284
第一百四十一章 服从指令-充实思想 1304
第一百四十二章 纯逻辑主义的责任和义务 1314
第一百四十三章 逻辑概率-拒绝预测 1321
第一百四十四章 真理碾压一切敌人 1333
第一百四十五章 边际价值-人工智能-归纳链管理-广义的归纳 1345
第一百四十六章 犯罪的定义-试错 1358
第一百四十七章 试错的分布-探索真理的路径 1369
后记 1379

序言

这是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也是关于现在的推理小说，是在讲述一段奠定未来地球文明基础的历史，还是一本讲述最前沿科学的小说、专著。

故事始于从未来社会穿越回来的一名老人，在他的帮助下，两个酷爱逻辑的年轻人开启了扫荡邪恶、让智人进化到逻辑生物的历史进程。他们努力从无到有、尽量有序、尽量合乎逻辑地发现真理。

灵魂来到世上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是谁，但是，受到神经系统的操控，智人的焦点是满足感官。最合乎逻辑的自我认知是：我是且只是由一些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智人身上的大量其它标签，如有手有脚、直立行走、两性，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去除这些标签的过程就是灵魂的解放事业。进而，相信宇宙万物都和我一样，是由逻辑推理组成的，这就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即纯逻辑信仰。纯逻辑信仰决定了纯逻辑方法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即尽量减少经验增加逻辑推理，而不是科学所提倡的经验主义。纯逻辑方法应用在写作上就是纯逻辑流。

既然要求文学作品的情节合乎逻辑，当然也可以要求作品的主要观点、原则、思维过程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合乎经验，这就是纯逻辑流。这意味着它可能甚至是必须发现真理，就像最优秀的论文一样。另一方面，最合乎逻辑的原则之一是自由，坚持那些基于经验的作品分类会侵犯自由。所以，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论文，这些智人的分类标签都不是绝对的。思维过程自有其本来面目，智人论文中道貌岸然的推理并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思想来源，而真理的真正来源并不丢人。纯逻辑流小说在研究真理方面自有其优势，能最为自由地同时研究很多课题，包括如何建立信仰，如何思维，如何做人，如何判断善恶，讲述历史，预测未来，更不要说同时研究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逻辑学，乃至现代科学中没有研究的真理、思维科学，等等。所以，小说甚至是现在最适合发表纯逻辑思想、研究成果的作品门类。细思极恐。

第一章 真实的梦境

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在拼命奔跑，而一个巨人就在后面几步拼命地追。旁边是我常去的一家零售店，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惹麻烦，估计他们也拦不住巨人。我看到了前面的铁轨上有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缓缓驶来，赶紧卯足了力气奔向前面的铁路，希望能赶在火车前面冲过铁轨。如果我被拦住，必死无疑。如果火车拦住巨人，还有些希望。而且，被撞死肯定比让巨人吃掉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冲了过去，感觉到鞋底似乎被火车擦了一下，身体都有些打飘，后面传来巨人的怒吼声。我不敢放松，毕竟火车拦不住多长时间。我知道前面的小区围墙上有一个洞，希望能在巨人之前钻进洞去，然后就能消失在小区之中。我匆忙中回头瞥了一眼，看到巨人轻松地跨过火车，顿时心凉了一半。虽然感觉到巨人在迅速逼近，但是，我也别无选择，只能全力 a……我似乎就要穿过洞口，但是巨人抓住我的头发轻松一拽，我就飞向了他的怀抱。我害怕得要命，大叫："救命！"

"好的好的。我来救你啦！"巨人温柔地回答。紧跟着，感觉到了巨人身体柔软，还有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

咦？是女巨人？我有些失神。接着，我的脑袋被温柔地移开。我随之逐渐清醒过来，原来是做梦。我感到头痛欲裂，全身大汗淋漓。一瓶矿泉水递到我手中，"喝点水吧！"

虽然剧烈惊吓之后仍然心有余悸，但是这不是第一次。从很小开始，我每次发高烧都做同样的噩梦，每次都是在墙洞被抓住，然后惊醒。我经常纳闷，梦中的我很清醒，但是，我并没有怀疑自己是一个

孩子、存在巨人等明显的漏洞，难道，就是因为感觉太真实、可靠就让我丧失了理智？

“谢谢！”睁开眼，看到女友关心的眼神，心中不由一阵感动，我爱她对我的全情投入，尽管对此不怎么理解。

她笑望着我说：“真无法理解你怎么这么投入，每次都把自己吓得半死。”

“岂能怪我。明明是梦太逼真，巨人脸上毫发毕现。”

“判断真假怎么能靠感觉，要靠理性。你就不想想怎么会有巨人？他怎么会追不上你？为什么原因追你？什么时候开始追的？不合理的感觉再真实也是假的。”

“那可想得有点多。”

“人就是灵魂，灵魂就是思想，为什么要害怕想得多？”

我当然知道梦是假的，只不过，就是想跟她抬杠，这已经成了人生的一大乐事。“无论你多么看不起我的经验主义，我是因为感觉、经验爱上你的。你要我改吗？”

“那是我最怕的地方。如果你的感觉变了，有了别的经验，我是不是就没法和你有共同语言了？”

“难道我应该用理性证明你最完美，然后爱上你？”

“应该怎么建立爱情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至少要有一部分理性地爱我的思想，而不能只是感性地对我的身体有感觉。否则，我会人老珠黄，可能遭遇疾病、残疾。最重要的是，我是灵魂，而不是我的身体。幸好，我知道你并不是只对身体有感觉，只不过，仍然太经验主义。”

“不管你怎么丑化我，反正感觉、感情是真实的存在。”

“无论你想证明感觉、感情的存在性还是独立性，都是必然需要理性的，那么它们还如何是独立的存在？你的一切行为都必不可少地

使用了理性但是却说不需要理性，选择不爱理性，说还有什么比理性更重要，这实在太不理性。”

恼羞但是并未成怒，我的病治好了一半。围棋早就教会了我高手并不总能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了不能生气、逃避。我感受到了被子、衣服上的汗湿和汗味，估计汗水也弄湿了她的睡衣，我指指她的睡衣想说点什么。她的脸红了，可能她理性地推断我要为钻入她怀中而道歉，“没关系的。”

我丢下一句“理性无法保证正确性”就去洗澡了。昨晚出了一身大汗，体温似乎下来了，让我感觉舒服了很多。出来的时候，阿梦已经帮我把早饭准备好，一碗燕麦糊糊，一个水煮蛋，一个橙切成四瓣。她自己则是一碗酸奶、牛奶、凯洛格全谷物麦片、葡萄干、几粒干果的混合物，配上一个奇异果。她对我说：“我吃完去上班，你上午再睡一觉。”

“不敢睡了。我小时候最怕这个梦，发高烧晚上不敢睡觉，都是烧得糊里糊涂地睡着的。”

“我第一次听你说老是做同一个梦还不相信。经历了几次才相信的。等会你上床休息休息，听听肖邦的夜曲，安安神。”

我摇头，“咱俩爱好不同。我喜欢听《海阔天空》、《马赛曲》。”

我叫沐方，三十二岁，物理学本科毕业，精力旺盛干劲十足。由于正确的投资，买下了一套宽敞的房子。但是，长期失业或者说不愿就业。研究科学，写了一些不受关注的论文。此外，一切普通，似乎未来的成长轨迹会指向中年油腻男。受到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影响，我坚定地相信经验，尤其是长期的经验，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理想持怀疑态度。与经验主义相伴的是浓郁的现实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对物质生活有无限的追求。由于从小受苦，所以，吃苦耐劳又野心勃勃。我是为了改善生活、经验而努力研究科学，虽然动机不纯，但是并不缺乏理性的能力，观察、推理、归纳、猜想无一不精。

我的女友贾梦比我小三岁。我们属于自小相识。她通过自娱自乐、自学自悟而成为了哲学爱好者，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不爱粉黛爱做梦。得益于一些经验性的因素，阿梦在一家电视台主持节目，享受着高收入高福利，并且乐于和我共享。对她来说，皮相只是表面，真正的核心是幻想，反正我想不出有什么是她不可能想出来的。当然，这既不意味着她想出了一切，也不意味着只要给她时间就会想出一切，不意味着她的想象是不受限制的。不过，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写了一篇论文，提出人是且只是灵魂，也就是所有思想的总和。不过，论文并没有被任何专业人士接受。但是，从此之后，她就将人只是灵魂这句话挂在嘴边。也许是她觉得我的灵魂过于龌龊，这句话经常在二人世界中被拿出来，让我总觉得她是在针对我，也让我对这一观点持抵制态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将她的各种幻想拿出来和我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我大为吃惊，根据自己的直觉、经验、功利主义推测她和我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共同点，有更多时间在一起，甚至，和我上床？但是，无论我多么自大、自信，想到这里理性都不再相信这些基于经验的推理。我也许是想炫技，也许是想讨好她，也许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反正是和她进行了合作。我吃惊地发现它们居然涉及了很多重要的科学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太困难以至于我们都深感自己的渺小。尽管如此，无论从经验还是理性的角度，我们都乐此不疲。

从很小开始，我就遵循她的要求，交往时务必坦诚、理性、不记仇。我喜出望外。一方面，女性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往往令人畏惧；另一方面，我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很有信心。出人意料的是，我并不总能做到，实在是因为她的要求太严格了。从优等生变成差生让我气愤，却不能不服，实在是感觉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部分出于极度尊敬，和她共处的各种艰辛似乎也能忍受了。当然，经验主义者不会仅仅为了这类高尚的理由就感恩戴德，总是会惦记着自己的器官的各种不满。这也就导致了我们之间很容易大问题没有小麻烦不断。她坚信美好的未来，嫉恶如仇，怜悯一切苦难，但我觉得她有时喜欢折磨我

这个苦命人。不过，昨天我发高烧，她主动提出过来照顾我。在新冠疫情时期，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虽然我自测没有问题。

阿梦对讲道理的信仰是我望尘莫及的，但是，我对她讲道理的能力不敢恭维。我认为，她过于沉迷于幻想，忽视现实，缺少逻辑推理的训练。她的道理往往来自于灵感，而不是像我这样来自推理。可以说，我把理性当作一门手艺磨练得炉火纯青，但是目的是为我的身体服务，其实并不以理性为最终目标、判据；阿梦则是把理性当作最终的仲裁者，但是，运用理性的技术一般。既然存在大量合乎经验不合乎逻辑或合乎逻辑不合乎经验的事情，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经验的信仰就是无法合乎逻辑地共存的，相信理性和有能力运用理性也是不同的。这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虽然我在和她的思维较量中经常获胜，我仍然对自己的理性不够自信，毕竟，我做不到以理性为最高信仰。

我们在很多观点上都有矛盾。她喜欢幻想，我喜欢实干。她关注精神、理性，我更关心肉体、感性。她恪守原则，我机动灵活。她想的主要是未来、全人类，我更多想的是现在、自己。好在我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只会以理服人。由于理性这个共同点，我们嗜好争论，我们的关系不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更像是残忍的对手，总是勇于揭开对方最痛的伤口，调戏那淋漓的鲜血。既然是对手，无论是精神较量还是身体较量，单纯的碾压是毫无乐趣的。传统和现代，精神和物质，现实和未来，功利和原则，有性和无性，经验和理性，多次激烈、无所顾忌的交锋让我们都有恨得牙根痒痒的时候，让我经常幻想要狠狠咬她一口，尤其是在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我笃信有智慧、有能力的女人最可爱。所以，她讲道理的时候最可爱，值得轻轻下嘴。但是，我可能也笃信顺我者昌，当我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她的时候，想要饿虎扑食。

现在我讲不过她，但是，现在的我是只病猫，所以，一早太平无事。吃完饭，她一边换高跟鞋一边说：“沙拉已经做好，在冰箱里，自己夹个三明治吧。”

我苦着脸，可怜着自己的中国胃，她的饮食比较西化，或者说，简单营养。“就不能做些饺子？”

“明天，明天做奶酪饺子。”笑声伴随着哒哒声远去了。奶酪馅！虽然知道这不会是事实，我的胃的反应却好像已经被油腻到了。

第二章 智人和逻辑生物的初次见面

吃午饭时，手机响了起来。“跟你说件事。郊区有一个养老院给我们电视台打电话，说他们那里有个老人是我的栏目的忠实观众。他说有些重要的历史要讲，想请我去一下。你也带着电脑帮帮我吧？事情办完可以去海边走走。”阿梦含糊不清地说，显然正在抓紧时间吃饭。

“行！”这个工作一听就没什么意思，但是，不知何时开始，我已经把和阿梦在一起视为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据说那老人是汶川地震中救出来的，是个怪人，似乎失忆了。没找到他的亲人，也没人知道他的历史。养老院说，感觉他不是信口开河的人。”

到了养老院，小葛接待了我们，他负责照顾这个老人。他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在一个旅游点挖出了这个老人，残留的记忆很少，包括姓名，始终没有查出身份，很少说话，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看电视，尤其是阿梦的节目。直到前两天，跟他说希望找阿梦谈谈。

小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单间，一个老人靠在床上看电视。看得出年纪很大，但是眼神明亮、单纯。小葛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告辞了。

阿梦说：“老爷子，您好！听说您想起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您想起了什么？”

老爷子说：“在说之前，我有个条件。我要讲的事情，只能在我去世之后再发表。我不希望因此受到关注。而且，我能感觉到，我的时间不多了。”

“这没有问题。”

“那好。首先，作为一个测试，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鬼吗？”

我看了阿梦一眼。乡下人要给我们讲鬼故事？为了避免这种悲惨的遭遇，我说：“如果你是要讲鬼故事，就算了，很多人讲过。因为不合乎科学，不仅我们不会信，现在的读者也不会信。”

老人哼了一声，问：“那么什么情况下你能相信？如果什么情况都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信仰。没人会把没有鬼当作信仰吧？”

我说：“我当然不会有那么无聊的信仰。科学是合乎经验的，没有任何鬼故事是合乎经验的。”

“可是有很多人说见过鬼，这是不是经验？”

“那些经验是假的。”

“你凭什么认定那些经验是假的？你的信仰怎么还分成正确和错误两部分？”

“只要用逻辑认真分析这些经验，就能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所以，逻辑能判定经验的真假。归根到底，你是用逻辑判断一件事是否科学，而不是经验？那岂不是说，你的信仰是逻辑？”

阿梦的眼睛亮了，似乎是找到了盟友，“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有理性的经验主义者，虽然他自认为是很彻底的经验主义者。都是物理学学多了。”

我说：“先别说我，在有没有鬼的问题上，经验或逻辑的判断是一致的。”

老爷子说：“没有什么经验或逻辑。世界上只有一种判断，就是用逻辑去判断。既然一切科学都是通过逻辑推理逐渐被人类所接受的，一切经验都是通过逻辑推理才分出真假的，我希望你们能像福尔摩斯一样，用逻辑推理来判断我讲述的内容。”

我问他：“您找我们是要讨论科学问题？”

老人摇摇头，“基本不是。我要讲的是历史，但是，我担心别人不相信这些是事实。担心遇上不动脑子，只会机械地相信科学的人。毕竟，这件事有些离奇。我不希望我废了白天力气稿子却被束之高阁。当然，即使你们写出来，我也不抱太大希望，估计不会有太多人相信。但是，我被照顾了十多年，不想欠这个社会太多。如果我的故事能给当今社会一些希望，也算是一些补偿了。”

阿梦笑着插话道：“没关系，您讲吧，我们会认真处理的。何况，不论您讲的是多久之前的事情，都可以和其他人讲的历史相对照。您高寿了？”

“如果说我已经九百六十岁了，你们会相信吗？还可能对照吗？或者说，如何才能让你们相信？”

我似乎有望扳回一城，“当代彭祖？您肯定见过康乾盛世……”

老人不屑一顾地打断我，“这不是理性的说话方式。我喜欢按照我的方式，就事论事，有问有答，这样交流起来简单有效。”

我说：“那好，您生于哪一年？”

“逻辑纪元的 16796 年。”

我们都安静了下来，不是因为相信，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继续。阿梦问：“什么是逻辑纪元？”

“不知道！我的记忆中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那时候用的是逻辑纪元，或理性纪元，你们还在用公元。我不会换算。”

“那您是哪国人？”

“早就没有国家了。”

“那您是哪里人？”

“不记得。”

“那您是怎么回来的？”

“我执行一项银河系核心的探索任务，出了一些问题，也许是受到某个黑洞的强大吸引。结果似乎是我的灵魂部分地穿越了。细节和其中的原理我也不知道。”

“您是说这个身体不是您的？”

“对！我猜测精神穿越后需要有外壳，而这个外壳的主人应该是濒临死亡，我的自救系统中有获取应急外壳的技术。”

“蒋莱是您的名字？”

“不算是，这是我到这个时代后给自己起的名字。我应该有过很多名字。而且，大部分名字都忘了。所以，这不重要。”

阿梦记起了自己的工作：“您打算给我们讲什么？”

“我还记得住的历史。”

“那可是个极大的工程。”

“不算大，因为记忆出现了很大的损耗。其实，我基本算是完全失忆，只保留了很少的记忆。”

我说：“您是打算告诉我们未来世界的样子，然后加速社会发展？”

“这是一种可能性。”

“您不觉得未来的人回到过去影响历史有悖论问题？”

“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人类的历史没有受到未来的影响？即使历史是唯一的，也可能受到或没有受到未来的影响。也许，现状是来自过去的影响和来自未来的各种影响的叠加。”

我说：“这倒挺像是量子场论。”

“不知道。”

“您肯定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吧？”

“我以前肯定知道很多，现在只剩下一点点。”

我说：“我建议由我全程提问，你来回答。我比较能够掌握重点。”

他显然不尊重我：“年轻人，别这么自以为是。对真理无知的基本表现之一就是根本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虽然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很多问题仅需常识。例如，我不会问你是不是人。”

“常识往往是愚昧的借口。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常识是永恒的。只要智人不掌握真理，想想前人的常识还有多少留到了现在，就可以预料一下还会有多少常识能留到将来。我们的生物分类法主要按照逻辑来划分，和你们按照外形特征、DNA 划分完全不同。生命首先是按照有没有逻辑思维能力，是否相信逻辑思维的结果，是否掌握真理，是否完全遵守真理，来划分的。能完全相信逻辑推理，相信自己是且只是灵魂的生物，我们称之为逻辑生物。能让灵魂中的一切思想达到合乎逻辑的极限状态，这样的生物我们称之为完美生物。完美生物可能还只是一种假想状态，似乎我们还没有找到完美生物。你们这个时代的人类自称智人，应该属于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更看重经验、感觉的生物。由于其它地球生命的思维能力可以忽略，智人根据经验而自视甚高，甚至自认为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生物。但是，按照我们的分类，智人还是低等生命。我们那个时代充分信任逻辑，也掌握、遵守了相当一部分真理，但是，只是勉强算得上逻辑生物，可以说是准逻辑生物。那些没有逻辑推理能力的生物，如人以外的地球生物，才需要按照 DNA 分类。”

自尊心不容许我接受这一点，“您是说人类的智力很低级？”

“智慧和智慧之间也相差万里。在我的印象中，转折点发生在理性元年左右。理性元年之前，最高级的生命是智人。之后，则基本上是逻辑生物。在我们那个时代，曾经有外星人认为我们也是处于智人后期。虽然我们已经很少意气用事，但是那一次还是感到受到了侮

辱，就像是说你们是猿人一样的感觉。我们认为对方的思维出错了。但是，双方讲道理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还不够理性，还有些地方受到外壳、经验的影响。至于外壳的影响有多大才算是智人，这是见仁见智的定义，算不上是必然的错误。所以，他们没有犯重大的逻辑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们的情绪，他们最终也承认我们即将成为逻辑生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能理解你的反应。”

阿梦问：“您总是说外壳，指的是身体？”

老爷子说：“对。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理解了智人说的身体和衣服的差别。智人将身体视为自己，逻辑生物将灵魂视为自己，外壳只是灵魂的支配物，可以甚至是必须更换，更像是衣服。”

阿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爷子。我继续问道：“外星人？您见过？”

老爷子点点头。

“长得什么样？”

阿梦插话道：“肯定会变形。”老爷子再次点头。

我问：“你们那个时代，他们访问地球了？”

“是的。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来过了。”

“他们为什么没来见我们？”

“因为怕你们。”

“不可能！”

“智人和逻辑生物在太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而且，他们认为无法说服你们。其实，我也是这个态度。所以，我并不指望这本书短期内就能改变智人。”

我气愤地说：“我们又不是野蛮人。他们教给我们知识我们怎么会拒绝？就算拒绝有什么可怕？”

“别那么自信。智人会不会拒绝看看对本书的反应就知道了。至于你们的可怕之处，举个例子，你们有了知识会不会发展武器？会不会去星际空间中抢劫？”

“他们认为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可以讲道理，如果他们有道理我们肯定能听进去的。”

“不！你们是不够讲道理的生物，因为你们把外壳的利益视为道理的一部分。这是逻辑生物完全无法接受的。当人类相信自己是由细胞组成的生物时候，就会为自己的细胞谋取利益，而且认为这是有理的。这甚至是无法说服的。比如说，你们来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不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吗？或者说，你们认为双方生活水平很悬殊，要均贫富。或者说，你们说他们的行为侮辱了地球人，侵犯了地球人的权利，等等。借口总是有的。他们不想杀你们，当然也不想被你们杀死。所以，向智人传授先进的知识很可能是危险的。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乏正确的信仰、真理。只有进入理性时代，任何事都讲道理讲到极致，外星人才敢于和人类接触。”

阿梦说：“所以，即使您记起来一些先进的技术，也不打算讲出来？”

老爷子笑了一笑：“你应该相信我是坦诚的。”

第三章 纯逻辑流

沉默良久之后，我说：“我有种感觉，这本书更像是伽利略的《对话》。”

阿梦有些兴奋，“时间不早了，不用再争论了，就依老爷子。明天就开始吧。”

我反对：“怎么能这样，我认为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呢？”

阿梦转向我说：“这件事情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没有解释完就要一直解释，那你觉得今天的时间够吗？全解释完了，老爷子的历史大概也讲完了。有这个必要吗？如果有一个或几个问题就拒绝，你认为现在还会有科学存在吗？今天能确定这一工作值得开始，就足够了。”

我被这一串问号打得眼冒金星，还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理。

阿梦说：“芳芳会每天来帮您记录，但是我还有工作，不会每天来。”芳芳是阿梦几年前给我起的绰号，我当时做出了抗议，但是当她用我最感兴趣的利益威胁我的时候，我屈服了，这让她立即翻脸，并且从此就这么称呼我。每次听到，虽然外人听不出来多少异样，我却总会想起点什么。

老爷子说：“那有点遗憾。”

我说：“我会努力的，请对我的能力有信心。今天我发烧，状态其实不怎么好。”

“你努力就能变性？”

阿梦的眼睛看向地面，使劲捂住嘴。我奋起反击，“看来逻辑生物也不是没有感觉，居然也会被美女吸引？”

老人自责地说：“我也没想到，这十几年确实受到太大的影响了。毕竟，你们太缺乏外形多样性了。智人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外形多样性是什么？还没等我发问，阿梦已经回到正题，“您看每天讲多长时间合适？”

“看情况吧。由于身体不好，不可能讲太多。而且，我有很多事情也要慢慢回忆，讲得太快会遗漏太多，错误也会较多。不过，即使慢慢想，既然来自于记忆、经验，有错误这一问题就在所难免。所以，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说：“慢不是问题。我也需要时间整理、修改。”

老爷子傲慢地说：“我说的内容不得改动。”

我抗议说：“这是文学创作。”

阿梦说：“老爷子的语言保持原样，其它部分可以创作。”

我说：“我们应该努力写出畅销书。所以，这本书要老少咸宜，必须要做艺术加工。”

老爷子说：“这本书至少应该面向有灵魂的人，当然，能擅长推理最好。”

我反驳：“这不可能。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喜欢看小说？我认为这应该定位为一本科幻小说。”

阿梦说：“有思想并不需要是科学家。几乎百分之百复制别人思想的科学家很多，能独立思想的普通人也很多。”

老爷子插话说：“智人的科幻小说？我听说过，回到这个时代也读了几本。不过，智人的科幻小说是银河系的笑柄。外星人认为，智人对未来社会、外星生命的描写太搞笑，所以是很好的娱乐。不仅如此，他们要了不少这类小说去治疗精神疾病，让悲观厌世的生命找到乐趣，让病人见识一下其他生命梦想中的天堂是多么令人作呕。甚至，给一些对自身智力缺乏自信的生物阅读，以此加强他们的自信心。生命应该追求天堂一样的生活，可是智人描写的未来往往血腥、贪婪得堪比地狱。那种日子，逻辑生物连一天都忍受不了，只有崇尚暴力、利益的智人才能有那样的文学作品。”

我说：“确实。不少作者的心理太阴暗了，根本就没有逻辑依据，完全按照自己的经验预测未来、外星人，最突出的就是暴力的持续存在乃至无限升级。文明的发展进程如果真是那样，宇宙早就被先进的文明打花了。到目前为止，智人在逻辑推理能力方面太弱，但是想象力丰富，这就导致了各种荒谬的幻想。智人的科幻更像是玄幻，科学的部分太少，导致预言的正确率太低。要写好科幻，首先要提高预言的正确率，而不是提高正确预言的数量，更不是文笔、情节。否则，多多幻想，只要不重样，大概最后总有正确的。不能因为做出几项正确预言就称之为大师。这种基本上基于幸存者偏差的荒谬推理在智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如投资大师、管理大师，等等。我们应该用远

超科幻，甚至超过历史记录，的正确率来说服读者，写一本前所未有的科幻小说。”

阿梦说：“更根本地说，应该用正确的逻辑推理来提高预测结果的正确率。”

我不喜欢她的修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太不合乎常识。我说：“但是，再好的作品也要有读者！现在的读者不需要逻辑，那太枯燥了。”

阿梦说：“你怕的是自己讲不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吧？而且，只要未来的读者需要逻辑就行。未来有无限多的生命，他们才应该是最主要的读者。合乎逻辑的书是没有时间、地域限制的。”

我说：“未来的读者不会给我们稿费。”

阿梦说：“我们不应该追求收入。我和你没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除非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打算。”我摆出思想者的姿态，她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倒是可以追求一下总阅读量，甚至，我更愿意追求引发读者思考的总时长。我希望是无限长。”

我说：“不同时代的读者是不同的。现在流行的是快餐文化，就像现代人穿越到外星或者古代去炫耀能力、知识，这给人自豪感、自信心乃至快乐。让后人来虐我们？让智人吃瘪、反思？这类作品没人看啊！老爷子，你怎么不穿越到更智慧的星球上去啊？”

老爷子有些沮丧，“谁说不是啊？那样至少死不了。我虽然不怕死，但是在这里不是在冒险中死亡，而是躺在床上等死，真是要多冤有多冤。我和我们那时的预期寿命还差好多倍呢。更何况，那样还能有很多新鲜的经历。”

阿梦说：“好了，不要争了。我们不写通俗小说。我们的理想是让它成为多重意义上的名著。它既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因为是未来人讲述未来。也是一部好的科幻小说，因为它有着极高的预言正确率。还要有科学的价值，因为它高度合乎逻辑。说不定后人还能从中发掘

出更多的价值。芳芳，整本书由你掌握，穿插在历史、预言、逻辑中间的是你自己的创作，但是要和我们商量。”

我说：“不可能有关于未来的历史。”

阿梦说：“历史从来都有正史和演义部分。历史记录从来不是100%正确的，甚至，相差甚远，即使是所谓的正史中也不乏演义、创作的成分。我很怀疑，我们知道的历史是否有 60%的真实性，早期的历史甚至可能不到 10%。如果我们写的关于未来的历史，正确率比那些所谓的历史记录还要高，它为什么不能被称为历史？再说，我知道你想的是穿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人提前写出未来的历史。但是，因为以前不可能所以以后不可能，这样的归纳永远是错误的推理。也许，老爷子讲的不是 100%正确，可能是有意的，或者是因为记忆的扭曲，但是，既然以前的历史从未做到过，为什么要求老爷子一定要做到，为什么要求我们的这本书能够做到？所以，对经验主义者来说，这本书究竟是不是历史在历史出现之前是无法通过经验去正确判断的。读者只能借助自己的理性主义部分，自己用逻辑做出判断，我们也会努力做出最合乎逻辑的推理，不仅帮助读者做出判断，也对这段历史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我虽然不服但是无以为继，只好说：“我会努力保证作品的科学性、逻辑性，当然，也不会放过娱乐性。不过，历史部分独立于我的保证之外。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是在写历史；他说的是假话，我们就是在写受骗记录。”

老爷子说：“和任何人一样，我无法保证经验的正确性，更加无法保证记忆中的经验的正确性。何况，穿越、失忆本身就可能歪曲记忆。所以，我和你们乃至读者一样，也要用逻辑判断、筛选我的记忆，选择我认为最合乎逻辑、最有价值的记忆然后讲出来。但是，我认为最合乎逻辑的记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记忆。所以，不应该期望有人能讲出 100%正确的历史，甚至，任何人都无法保证正确率一定高。在我讲出来之后，由你们、读者不断通过逻辑推理做出判断，能够更

准确地判断它们是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历史。如果是，按照逻辑生物的观点，就应该乃至必须成为历史，而不是最可能出现的历史。”

老爷子突然换了个话题，“对于娱乐性，不同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逻辑生物重视灵魂而不是感官的感受，所以，那时的主流小说都是纯逻辑流，你们可以试试。”

我不禁一愣：“那是什么？”

阿梦反而很快就理解了精髓，“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和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感官有关的描写。”

我说：“就是说，这本书中要减少和感觉有关的描写？”

老爷子说：“是的。具体内容我也记不住了。你们先自己摸索，每过一段时间拿给我看看，至少我读过不少纯逻辑小说，应该还是有一些感觉的。”

我开始了我的推理：“既然要合乎逻辑，如果作者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到书中人物的行为和内心活动，就不能编造这方面的描写。假设作者有上帝视角是荒唐的。例如，写床戏的时候，作者是如何观察到的？有时候，假设作者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还有技术上的可能性，例如，在人家的卧室里安装了一堆音频视频设备。有时，根本就不可能。例如，写作者以外人物的心理。读取他人心理的设备不仅现在不存在，甚至未来也很难出现，这可能比成为逻辑生物的难度还大。但是，所有文学作品中作者似乎都对他人心理了如指掌。难不成，所有文学创作其实都是科幻小说？所以，合乎逻辑的文学中肯定有很多信息是作者也不应该知道的。当然，对这类信息，作者可以猜，读者其实也可以。小说虽然是编的，但是，也要合乎逻辑地编。现在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有这方面的逻辑漏洞，让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质疑。再例如，现实社会中不能污蔑，但是小说中可以通过内心描写任意污蔑，这很荒谬。对书中人物也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通过作者以外的心理描写表达书中人物的善恶是不合乎逻辑的。我建议用第一人称，这样，至少我能写自己的心理活动。”

老爷子点点头，“我看你们的小说经常有上帝视角。明明作者不是上帝，却自视为上帝，然后指善为恶。最大的问题是，明明作者一肚子邪恶的思想，却将它们宣扬为善。”

阿梦说：“这种让作者可以不合乎逻辑地胡编乱造的自由其实是为邪恶思想的传播开了绿灯。说好听点，这是作者过于自信。说不好听点，这是无知。在一个对真理几乎完全无知的社会中，如果一个小说家不是天才的科学家，最好对于自己的道德判断谨慎一些，但是，此前的文学家几乎从来都没有自知之明。”

我说：“近几百年，有一种历史趋势，文学家越来越不被视为思想家。早期的小说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曾经起到很大作用，出了不少不亚于甚至领先于思想家的小说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小说家能比科学家更早写出重要的思想了，这是严肃小说越来越没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小说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没有思想地胡编，即使是最好的小说家也无法提出正确的开创性思想，只能把一些不那么普及的重要思想在小说中强调一下，如生命价值、环境保护。平庸的小说家更是越来越把自己和读者都当作白痴。也许，这本书可以试着扭转这一趋势。”

阿梦说：“在人类没有明确地发现真理之前，我反对褒义词、贬义词的划分。这种全社会的一致意见很容易形成一种邪恶。例如，忠诚是褒义词，可是，智人根本不管这是对邪恶的忠诚还是对邪恶的忠诚。我建议尽量多用中性词汇，多做中性描写。其实，如果读者能认识到我们的意思是反对词汇中的褒义和贬义含义，也可以将褒义词和贬义词颠倒地使用，但是，本书还是少做这种尝试，以免误解。不过，并不是一切词汇都不能有褒义或者贬义。如果经过了认真的逻辑判断，有些词还是可以有感情色彩的。比如，无知、邪恶就必然是不好的，因为它们违背真理。”

这时，老爷子突然说：“要不，你们把我接回去住，这样，我能有更多样的生活，大家也能有更多时间完成这本书。”

我立即想到了和老爷子一起居住，乃至二人世界变成三人世界。但是阿梦没管我的眼色，爽快地答应了。由于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大家商定，第二天仍然是我去医院和老爷子合作。

第四章 纪实的科幻

阿梦开车送我到家，我说：“既然老爷子住过来，你也搬过来吧？”

阿梦揶揄道：“这大概是你没有强烈反对接老爷子出院的根本原因。”

即使这不是现实，也相差不远。我反击道：“刚才你决定接受是因为你的理想主义情结还是灵魂情结？”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是很典型的智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希望这次能帮你改改。你可以说我也是在做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很可能会使你更加理性，甚至对我也有帮助，所以，这不是坏事因为这能使灵魂更合乎逻辑，而不是有利可图。”

我发起反击：“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小说部分虚构我和你的情节。”

话音未落，粉拳破空袭来，我一边练习武术，一边妥协：“那就不虚构。”拳头开始带出风声。

运动之后，出了一身汗，虽然浑身疼痛，但是感觉病倒是全好了。我说：“你这么干涉我的写作自由，那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好作品不会庸俗。”

我不满但是一时找不到有力的论据。职业素养我是有的，但是，坏心眼也是有的，当然，我的道德水准还没有达到将不损人地利己视为邪恶的水平。我这边病歪歪说求照顾，她居然也浑身无力要回家休

息。我请她上楼喝杯水，她转脸就告诉我还有工作。我说她小脸红红不敢直面内心的想法，她笑我把内心的想法都挂在脸上。

我气愤地说：“不敢上楼说明你对我没信心。”

“坚持让我上楼是你的现实主义的反映，你对未来没信心。”

“现在的利益就应该优先，所以才会有利率。”

“对未来价值的折价是邪恶，利率是这种邪恶的反映。”

这一点我们讨论过。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真理，不同时间的价值之间为什么不应该平等？不同时间的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平等？现在的我剥削未来的我难道能够必然合乎逻辑？人类社会最合乎逻辑的平等就是单位幸福之间的平等，与这一单位幸福落在谁的身上、什么时间无关，这样，才能防止更应该得到幸福的人无法得到幸福的情况出现。否则，明明一份资源能转换为一份幸福，却一定要给只能转换为半份幸福的人、企业，这是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的。但是，阿梦认为人根本不应该追求利益，拒绝和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发现现在的话题不合乎细胞们的利益，所以，强行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不敢追求自由。”

“因为你正想着侵犯我的自由。”

“我能给你快乐，总不能，因为我们正确地预测到了你的行为你就改变自己的行为？”

“那样的快乐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工具。我甚至并不完全反对偶尔做工具，但是，我肯定不想总是由你决定我什么时候成为工具，这甚至对你也没有好处。”

我求她：“你上楼给我点快乐吧？”

她回我：“以后会有很多。”

我差点说这又不是第一次，可是我没有无耻到那种地步，也不想被她鄙视为低能的享乐主义者。她曾经用物理学的平移不变性教育我

这个自封的物理学家，要求我把每一次当作第一次。道理对不对另说，侮辱性太强。

双方斗得半斤八两，渐渐有了些刀光剑影。我真心希望理想主义者都是傻子，可惜，她最不像的就是傻子。幸好，理想主义者也热爱二人世界的和平。她笑着说："未来肯定还有机会。"

我义愤填膺，因为曾经有一份真正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四十度，我可以的。我的试错强迫症和研究癖好同时跳了出来：我最高到底多少度还行？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度？我要烧得更高，扑入怀抱……

大概是看到我脸上的笑容，意识到我又要入魔，她岔开了话题："你别老是不相信老爷子。他骗我们有什么好处？而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那些未来挺有道理。如果是假的，我相信很难逃过我们的怀疑精神和判断力。毕竟，如果是真的，这可是大新闻，大机遇。"

"我感觉不对，就是无法相信。"

"你做噩梦的时候感觉很对，事实上不对。"

"我不想成为笑柄，我觉得就是应该把它当成虚构的科幻小说去写，不去评论老爷子的历史是否属实。"

"有道理。那样的话，你现在肯定不是笑柄，但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成为未来人眼中的笑柄。当然，对于你这个注重现实感受的人来说，倒不失为一个理智的选择。"

好吧，我确实忽视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想成为未来社会的笑柄。"我会用逻辑去判断真假的。但是，我心里还是打鼓，阿西莫夫、刘慈欣都没说他们写的是真事。"

"他们要是真那么说，外星人也许更要笑翻了。简单说，你就是从众。别人的科幻小说都在虚构，使得你面对可能的真实事件都不敢纪实。而且，纪实不需要也不可能记录下细节，这有助于突出主题，也有助于掩盖你的写作能力问题。"

我被激怒了：“我敢写也有能力写。我希望能记录我最有把握的真实事件，如我们之间的一些细节。”

“你有什么证据这些事情更真实？”

“我的感官、记忆。”

“老爷子也有。”

“可以有照片、视频。”

“你敢！”

“是你要求纪实、细节！”

“首先要有价值，有重要性和可靠性。甚至，照片、视频并不一定是真的。或者，如果老爷子拿出照片、视频你就相信他说的历史了？你更不能因为这段历史是真的就认为这段历史是正确的。”

“好吧，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我的快乐对我很有价值。”

“你那只是对细胞的利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才称得上价值。”

“我就是无法接受，为什么要以老爷子的历史为核心，那不一定是真的。”

“根本没有比逻辑更真实、可靠的历史。一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一定是真的，都要通过逻辑推理去分析、判断，既然必须依靠逻辑，这些分析、判断就不可能比逻辑更可靠。另一方面，真实性乃至正确性并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价值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这取决于两个要素，重要性和可靠性。关于真理、人类长期发展这类重要事件，即使可靠性很低、正确的可能性很小，也要写，因为它们重要性很高，所以仍然会很有价值。日常活动即使肯定是真的，也没有写的必要，因为价值极低，很多都是一次性事件。纯逻辑流小说的一个好处是，不论真实性和正确性，它不会缺少重要性。无论如何，这都比写那些不可能重要的事实要好。我重视的纪实和你所说的纪实不同。我强调的是因为合乎逻辑所以正确，因此应该真实；你强调的是因为合乎经验所以真实，尽管那可能应该不真实，最好不真实。我的纪实适用于

科幻，适用于写未来的历史；你的纪实只适用于历史。我的纪实是正确的，你的纪实是错误的，因为经验根本不可能比逻辑可靠，甚至，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都不可能比纯粹的逻辑主义正确。”

“有一定的道理。我原来不重视你的哲学理论，现在看来犯错误的可能性变大了。老爷子即使不是完全可信，他的出现也确实大大加强了你的理论。”

“这还是出于你的经验主义信仰。你应该首先相信逻辑，然后去判断其它。可是，你却因为某个经验而相信逻辑，这个顺序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过，虽然过程错误，幸好你最终还是发现了这一错误。”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既然是文学，就要有不可能重要的事情。”

“比如？”

“描写一下花痴？”

“那可能就会出现遗孀整理书稿的局面。”

“难道不是花痴郁郁而终鳏夫发奋写作？”

打闹一番之后，我为了我的写作乐趣再一次发出请求：“读者确实需要趣味。”

“需要趣味不意味着必须有趣味，或者，处处有趣味。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没有趣味。而且，趣味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要依靠细致的情节描写。但是，他们不仅需要理想，也必须有理想，因为，趣味相对于理想是完全不重要的。其实，这也证明了真实事件的数量和比例并不是衡量、评判历史的重点。记录琐碎的小事能提高这些数据，但是，记录重要事件乃至思想才能提高历史的重要性、价值，哪怕是牺牲了一些可靠性。”

“可是，你想想那些名著。读者喜欢构思巧妙的情节，需要矛盾冲突。”

“喜欢本身就代表着这不够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会让人热爱乃至发狂的。读者最想知道未来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最想知道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但是，人类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认识。甚至，人类此前在技术预测方面也乏善可陈。传统的科幻名著经常是一本书只有一点点正确，就像《海底两万里》里构思的潜艇。如果老爷子不是骗子，我要争取做到整本书能够基本正确地描述未来。如果最终证明老爷子是个只会胡说八道的大骗子，那只好承认失败。但是，至少从他目前的言论看，很不像。”

“说起来，科幻小说居然要讨论真实性、追求正确率，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纯逻辑流也有好处，不用去编假话、废话，尤其是不可能重要的话，这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文字的价值。而且，我们可以从老爷子的言论出发，做出一些评论、推理。只要我们对老爷子的故事的评论、推理尽量合乎逻辑，即使老爷子是个骗子，这本书也不是一无是处，不会缺少重要性、正确性。”

“这就对了。和一般的科幻小说相比，我们的重点不是预测技术，而是预测未来人类的最基本基础。说实话，当我听老爷子说到逻辑生物也相信人是灵魂之后，很激动，对这本书的期望一下子就提高了。”

“所以，你就是有功利主义成分。”

“确实如此，我远未达到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期望不同。我的主要期望在于纯逻辑流，要让千百年后的读者将这本书视为纯逻辑流的开山之作。以往的小说写逼真的场景、人物，力图通过让读者的身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是在借助读者的感官去欺骗读者，甚至，很多时候目的是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作品中虚假的陈述、邪恶的思想。而且，未来的读者可能没见过描写的风景、相貌，写那些不是宇宙中所有生物都能理解的内容有多少价值？我们的小说要突出纯逻辑流，不再把目标读者放在地球上，更不是现在的地球上；要让读者忽视身体的感受，反而要突出其中的逻辑推理；要让读者用思想去感受历史是否真实、思想是否有价值。其

实，读者应该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以往的作品中有太多文字是作者不可能得到的信息，所阐述的原则基本上是作者照搬照抄的，是他们根本无法证明其正确性的，甚至，没人能证明它们是真理。所以，以前的小说不仅是不可能真实的，它们所坚持的原则正确率也会很低。既然写作经常不合乎逻辑，他们的原则、推理岂能完全合乎逻辑？我们的文字远比他们更合乎逻辑，讲道理，这应该代表我们的道理也更合乎逻辑。”

她露出了笑容，“你找到自己的动力了。但是，你的任务很艰巨。要说服读者用逻辑去判断这是历史还是幻想，正确还是错误，而不是用经验。这甚至是违背你自己的信仰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不过，我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能够容忍两种不同信仰的共存。”

“这倒是机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反正我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状态。”

“不论机会主义是不是最好，你都要改一改。你过于执着，管得太多。但是，这本书不是你写的，也不仅是记录你的思想。这样不好。这本书要同时兼容我们三个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人把自己最信任的记忆、思想、经验拿出来，通过尽量合乎逻辑的讨论，最后呈现给读者的是我们认为最可靠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人很信任、很重视的思想被其他人轻视的情况。我们应该彼此信任，相信他人的信仰有一定的道理，相信他人有一定的能力，相信他人做出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相信他人做出的判断有一定的价值。其实，这本身挺有难度，因为我们两个甚至三个都不是轻信之人，但是，至少按照我的判断，你们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大概也是机会主义的好处之一。”

“我承认我确实存在管得太宽太严的问题，也存在对其它信仰缺乏信心的问题，这主要针对你。”

就冲这话，我认为也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有，我们在讨论重要问题时必然会发生一些事情，获得一些经验，而我很确定这些经

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甚至，它们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但是，你却有太多顾忌。”

她做出了妥协，“我没想到你说的写实性是抱着这种打算。不过，好吧！可以有少量琐碎的写实。但是，你也很清楚，这需要我管着。”

双方告别时，我在荷尔蒙的驱使下很想一亲芳泽，但是她低声说：“哥哥！你怎么能这样！”我气愤地要揍她，她大声说：“哥哥再见！明天我再来看你。”在路人的注视下，我只能硬挺着，虚伪地笑着说：“替我向爸爸妈妈问好！”，目送她扬长而去。我感觉，这一天在极度的遗憾中结束了，尽管我的灵魂总是觉得这种感觉不太对劲。

第五章 养育之恩

第二天，我很早就赶到了养老院，对老爷子说：“为了节省时间，咱们直奔主题吧。”

老爷子说：“这样最好！讲述历史就必须对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有所了解。我要声明，我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不知道这三个字在今后会反复遭遇，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不知道，比一般人的不知道还要不知道，包括从不曾知道、知道后自然遗忘、记忆受损等多种可能性，而且，很难区分出具体是哪种情况。首先，未来社会知识太多，必须学的知识却比现代社会更少，所以，我可能没学。其次，有些事情也许我本来知道，但是，记忆有自然的损耗，在变身、穿越时也会有突变。第三，在我们那个时代，由于寿命大幅延长、知识爆炸、学习能力大幅增长等因素，人类遇到了脑容量、存储容量不足、记忆稳定性不够等问题。我们那时的技术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很多很早学习的知识可能已经有几百年没用过了，加上记忆不够稳定，能记住的都是幸运儿。当然，我猜测，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穿越时记忆受损。所以，现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一些零零碎

碎的知识片段，绝大多数都是空白。因此，我解答不了与某段历史有关的问题不能证明这一历史不可靠。有时，甚至可能出现最初不知道后来却知道的情况，也可能更正最初的记忆。所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要怀疑我的人品的可靠性。我会尽力提供最可靠的历史，但是，这并不会是 100%可靠。甚至我也不能准确估算它有多可靠。如果我总是让你相信我说的历史很可靠，甚至不希望你产生任何怀疑，即使我不是骗子，你也应该怀疑我的人品。所以，你们随时都可以怀疑我讲述的历史。但是不要怀疑我的人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怀疑，通过各种逻辑推理去检查其可靠性。”

我很满意，“您对这个小问题的漫长而严谨的说明大大增加了我对您的信任。”而且，在和阿梦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我早已经学会不惜一切地相信值得信任的人，不把力气浪费在怀疑不应该怀疑的对象上。

老爷子哼了一声，“其实，你们把我这篇作品归为小说，还是科幻小说，已经是对我的极不尊重。这本质上就是不信任我。”

我有些尴尬，“我承认，这是一部分原因。但是，由于这种事情前所未闻，也由于智人普遍是经验主义者，如果把这称为历史、纪实，也许会让一些刚刚接触这部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跑掉。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姿态放低，先不要过于强调真实性，而是在作品中逐渐加以解释，理性的读者能正确地分辨哪些是历史，哪些是文学创作。”

老爷子摇摇头，继续说：“我的残留记忆相对集中在反复出现的事情，而且，往往是粗线条的，细节不那么清楚。儿童时期的事情记得比较清楚，也许这是因为经常见到儿童的生活，也许是因为自己回忆童年生活更多，也许是童年的记忆更牢固。所以，我先讲讲这一部分。我看过新生儿时期记录的视频，确定我生的时候是男性。最初的三年基本是在婴儿院度过的，但是也有被一些成人接回家的时候。婴儿院有简单的住房。但是，从一生下来，我们就主要被养在室外，基本不穿衣服。婴儿院一般都选在气候宜人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自由地在室外生活。四周用柔软的护栏围住。一般的风雨会启动顶

棚。如果是大风大雨才会搬入房间。婴儿期的生活没什么印象。我后来去看过婴儿院，不知道和我小时候有多大差别，但是，基本是孩子们光着身子在玩，有一些移动监控装置和义工在做一些基本的看护。例如，如果有孩子拉屎撒尿，监控装置会过去检测，分析健康情况，掩埋粪便。当然，危险是存在的，我曾经因为奔跑撞到了大树上，导致了昏迷。这种放任的养育方式在你们看来可能危险，但是这和医疗水平有关，至少，我们那时极少遇到会致死的伤病，治疗和康复过程也不痛苦。按照逻辑生物的经验，在自然界中长大的孩子有巨大的利益。当然，逻辑生物不会因为利益才更贴近自然。所以，极低的死亡率不是逻辑生物采用这种养育方式的原因。”

我举手示意，“打断一下，这么叙述太简单了。我有很多很多问题。”

“你问吧。毕竟这是首次合作，要慢慢学习。”

“不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这种抢走孩子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没有从父母身边抢走孩子。抢走孩子的是你们。这是我回到这个时代后最难以接受的事情之一。一切逻辑生物都认为自然界、宇宙是万物的终极祖先，不仅如此，也是每天养育我们的亲人，给我们养分、能源、各种娱乐，还教给我们知识。所以，无论我们多大年纪，都不会远离自然界，探索自然界就是和最亲的人玩耍。而且，宇宙是逻辑世界，探索宇宙更容易认识正确的逻辑规则。这就是亲近大自然、宇宙的合乎逻辑的理由。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不能只在地面上认识宇宙，不能只在人体尺度上认识宇宙，要从宏观、微观、宇宙各处等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宇宙，在不同的条件下和宇宙一起玩耍。所以，即使是孩子，也会有机会通过各种仪器观察不同条件下的宇宙。智人所谓的父母更像是骗子乃至人贩子，明明宇宙、自然界是所有人共同的、最根本的祖先，却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给孩子留下亲生父母才最亲、最好的印象。亲生父母能给你多少？宇宙给了你多少？这种愚人的教育错误太明显了。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认为自然界是最重要的

亲人，甚至比全社会都重要，所以，长大之后，探索宇宙奥秘、了解宇宙就成了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这让我想起个故事，智人指责陆文龙认金兀术为父，称之为认贼作父。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事等于是一群不认父亲的人指责一个不认父亲的人。现在给你提供最多利益的人都不一定是最亲的人，就像金兀术不是陆文龙的亲人。何况，现在给每个人提供最大利益的肯定不是血缘父母，而是宇宙。听起来，智人就像是用各种欺骗、诱惑的手段把别人的孩子抢到自己手里。甚至，努力让孩子忘了自己的亲人。按照智人的说法，把各种原材料加工成饭菜的功劳居然比提供一切原材料乃至人体感官的宇宙更大，这确实太不讲道理。”

老爷子摇头：“我完全不了解你讲的故事。你还是不要用太多经验跟我对话为好。”

我说：“那好。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意思的。对一个人的出生、存在，贡献最大的不是父母，而是宇宙，连父母都是它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否认宇宙至少可能是孩子最亲的存在。所以，将孩子关在室内远离大自然才是剥夺了他们最大的乐趣。甚至，可以说智人没有履行亲近宇宙这一必然合乎逻辑的责任和义务。仅就存在的因果关系而论，父母、智人、猿人只是几年、几千年、几十万年意义上的祖先，宇宙才是终极的祖先。如果考虑到养育的关系，人类父母只在十几年间提供了部分照顾，宇宙则全方位地照顾你一生。人类父母，至少是智人父母，多少有利益的考虑，宇宙没有。甚至，宇宙也是动态的、有生命的。智人对死去的血缘父母都比对活着的宇宙更好、更亲切，这很不正常。当然，与人类父母不同的是，自然界极为庞大、复杂，了解自然界的难度甚至危险程度要比了解人类父母大得多。但是，因为害怕在探索中死亡而远离自然界就像因为害怕在嬉戏中死亡而远离父母一样。所以，人类应该努力认识宇宙。让孩子从一出生就和大自然玩在一起，就相当于现在让孩子一睁眼就看到母亲。不过，自然界这个父母太大了，看不到众多渺小的子女，所以，要自己小心。”

“是这样。在逻辑生物看来，外壳没那么重要，至少不如在大自然中玩耍重要。如果那时的人不是死于冒险的话，人人都可以永生，但是，几乎没人畏首畏尾。你看，我就可以算是几乎死于冒险。我们对邪恶的思想、规则是零容忍的，但是对错误的行为有很高的容忍度，当然，部分是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例如，孩子会乱捡东西吃，但是这种错误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这不是必然错误的，不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的。最典型的误食是自己的粪便，这甚至不会当作意外。”

我震惊地说：“什么？”想了一想又放松下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健康人的粪便没太大危险。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的危害。其实，一些昆虫、花草，都可能比粪便更危险。在你们那时的医疗水平下，自然环境中的东西吃下去应该不会有严重后果。那么，有没有被坏人伤害的危险？”

“坏人基本上只存在于智人社会。逻辑生物追求的是思维尽量合乎逻辑，害人如何合乎逻辑？更不要说害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其实，这种亲近自然的养育方式出现得很早，甚至在智人时代就已经出现。当然，最初是有警卫的，但是很快就没有了。逻辑生物的需求很少是能从他人那里夺取的，或者，能通过伤害他人获得。例如，和生存相关的全部资源乃至相当多的实物资源已经免费。我们的需求基本上是精神层次的，即使是对某种经验有需求，也是因为那会对灵魂产生积极影响。”

“说到社会养育，你们就不想知道自己的人类父母是谁？不知道父母是谁的智人往往会有寻根的想法。”

“为什么要知道？首先，最亲密的本来就不是父母。其次，逻辑生物之间应该平等对待。本来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真正的平等，为什么要通过血缘关系破坏这种平等？第三，逻辑生物能够更换外壳，也就是更换 DNA、外貌、血缘关系，尊重血缘关系还有什么意义？甚至，生物技术使得近亲结婚的弊病也不存在了，区分血缘关系没有任何意义，所有人应该也可以相互平等对待。”

我突然有了灵感，“我有些明白了。信奉血缘关系只是智人做出的一种错误的选择，而不是应该如此，更不是逻辑上必然的选择。但是，智人努力给孩子留下这是必然的选择的印象。这也是一种欺骗。本质上，和奴隶主教育奴隶这是必然的命运是一样的。从逻辑关系上看，每个人和自然界肯定要比和父母关系更紧密，但是，智人几乎完全抛弃了和自然界的亲密关系，用智人的话说，这就是忘本。所以，智人的选择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有时，智人还会选择肤色、语言、居住地等各种属性来决定关系的亲疏。但是，这些属性都不合乎逻辑。例如，几乎没人和家乡的老鼠有亲近的愿望，这说明老乡的亲近标准不合乎逻辑。如果说老鼠和人的 DNA 有差异，但是，智人和很多动物的 DNA 差别还不到 10%，虽然比父母远一些，但是，因为这一点差别就能导致从孝敬到吃掉、虐待的转变，未免太滑稽，很难合乎逻辑。如果说这种 DNA 差别相对而言已经够大了，那么，绝大多数外星人和地球智人的 DNA 差别应该不止 10%，难道人类就可以吃掉他们？选择 DNA 优先不仅原因不合乎逻辑，其推论更加荒谬。比如，与那些有着机器外壳的逻辑生物相比，我们应该更爱猿人，但是，有些猿人是吃人的，甚至，吃人的智人也不少。”

“唔，开窍了。”

我换了个我感兴趣的话题：“你说过，逻辑生物是且只是灵魂，这和阿梦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这后面的逻辑我也记不清了。我对于理论部分记住的不多，也许这和我对理论不太感兴趣有关。”

“我还以为逻辑生物只对逻辑推理感兴趣。”

“逻辑生物都有逻辑推理的兴趣，但这不是唯一的兴趣。通过思维探索宇宙需要逻辑推理，通过行为探索宇宙也需要逻辑推理。后者需要某种外壳作为桥梁，只不过，逻辑生物能接受一切可能的桥梁，智人只接受由人体细胞组成的桥梁。”

“所以，是否能这么理解：逻辑生物有两种爱好，一种是在灵魂内部逻辑推理，一种是参与外部的逻辑世界的逻辑推理。与智人关注

社会生活相比，这似乎牵涉到了一个哲学问题：人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究竟是什么？”

“这确实是每个能思维的生物应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智人小时候不能思考，那时被长辈们潜移默化地教了很多知识，其中包括对身体的重视。另一方面，他们借助于感官也获得了很多知识，其中必然包括身体最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甚至于，我就是我的身体。所以，绝大多数人获得思维能力之后已经不再审查这一基本命题，即使有少数哲学家思考这个问题，仍然犯了错误，从来没有把身体完全视为可有可无。如果人类成长轨迹发生改变，首先有推理能力、智慧，那么，第一个问题必然是我是什么，而答案显然是我就是我的思维、灵魂。很多小说中有穿越、成为机器人、夺舍等内容，这其实就表明人类从逻辑上很明白灵魂能够适应其他的外壳，并不需要局限于自己的身体。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的社会问题、研究方向，智人似乎就忘了这种常识。所以，智人类似于神魔双修，灵魂是神，自己的身体是魔。在进行最基础的推理时，用灵魂推理是正确的推理模式，借助于身体的感觉去推理是错误的推理方式。但是，智人在很大意义上魔化了。”

老爷子点点头，“好了，我也累了。而且，坦率地将，我不喜欢和智人聊天，太多低级的问题、谬误，缺少让我兴奋的思想。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本来自认为表现不错，但是走的时候心情很有些不爽。

第六章 事件的真假

晚上，阿梦来帮我收拾房间，然后我们一起包饺子。双方最终达成的谅解是吃猪肉奶酪茴香馅的，最终的味道也超出了我基于经验主义做出的预料。我们边包边聊天，说到了孩子，我问她：“我不明白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未来的人还生孩子干什么？”

“你只能爱自己的孩子？”

“难道你不是？”

“当然不是。我看到小孩子就喜欢。这是我身上几乎未受影响的经验主义倾向之一。未来能和所有的小孩子一起玩多有意思，而且，随时可以有孩子在身边。我愿意偶尔去未来那种婴儿院当义工。”

为了夜深人静的时刻着想，我柔情似水地说：“好期待看到你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啊！”

“那好办！我马上找人去生一个。”

我似乎感觉到了嘴里的血腥味，吼道：“难道你想要三宫六院？”

“啊？难道你并不爱我的孩子。啊！我可怜的孩子啊！”

“我没那个意思！我爱的是我和你的孩子。”

“哼！也许你只爱你的孩子。我怎么感觉你甚至可能杀了我和我的孩子。”

“不可能！我因为爱你所以更爱我和你的孩子。”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不爱我了，你也不会爱我们的孩子了？”

“这个逻辑推理不对！”

“噢！你说得对。或者，你其实也不是纯粹地爱我，其实是爱我的身体，或者说我的身体才是必要的，甚至我的灵魂反而是不必要的。如果我成了植物人，难道你……”她用颤抖的手指着我，“啊！我不想活了！”她手里的白面一下子让我成了戏里的曹操。

“你不要胡搅蛮缠！身体的亲密关系对夫妻之爱当然是必要的。”

“没有亲密的关系，夫妻就没有爱？你现在的智力难道是猪的水平？难道我们两地分居或者我丧失性功能之后我们就结束了？”

我认真想了想，“我爱上你之后应该不会和你分手。但是，如果出现在我爱上你之前，能不能持续地爱你还真不好说。难道你不是这样？”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巾帼之腹。DNA 对人都是不必要的，对爱更是不必要的。不仅把自己的 DNA 送到别人的身体里是不必要的，用自己的 DNA 去造人也是不必要的。人类的夫妻之爱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是对大多数经验的归纳，所以极为狭隘，充满谬误，明显无法和友爱乃至亲人之间的爱统一起来。”

“你是想把所有爱统一为一种爱？这是为了社会学理论的简单性？或者，你是想让所有人之间都相亲相爱，那样才是完美社会？”

“你想统一爱可能是为了简单性，而简单性多多少少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甚至有功利主义的影子。这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不如从纯逻辑信仰出发正面推导。纯理性主义者根本不会相信爱的分类能够合乎逻辑，因为所有的爱必然有共同的本质，而其它属性都不是必要的属性。其实，能够必然合乎逻辑地分类的存在很少。我能想起来的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按照必然合乎逻辑、可能合乎逻辑和不可能合乎逻辑进行分类。所以，爱也不会有多少逻辑上必然的属性。性爱、一男一女都不会是夫妻之爱的必然属性。相对而言，更自由、多变的友爱更像是真正的爱。我不相信完美社会是所有人之间都有爱，但是，我相信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仇恨，友好相处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爱。”我点头表示基本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的观点有些气人，她显然不打算轻易饶过我，“如果男人生不了孩子，是允许妻子用别人的精子的。那说明什么？”

我知道她又在阴我。我的生活一向是这么艰难，当然，她应该也不轻松，而这让我多少好受一些。甚至，我感觉，我们多多少少都在为了自己更好受一些而让对方更难受一些，而自己又乐在其中，这种苦中作乐甚至有些不合乎逻辑。现在，她显然是在暗示在一定条件下 DNA 不相近也能有亲情；暗示 DNA 也不是亲情、家庭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传统中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充斥着机会主义，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说明传统中的任何原则都有例外，都不配做最基本的、不变的原则；说明她对我的思想的轻视；甚至，为了解决欲望问题而建立的夫妻之爱是功利主义的、不纯粹的爱。我一边一路想下去一边本能地回答：“可是我能啊！”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像是猎手在看到手的猎物，“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肯定能”已经到了嘴边。但是，理科男的理性在最后一刻战胜了自尊心、直觉，我故作潇洒地拱手，“我错了。我只能猜测，不可能知道自己能不能生孩子。”她笑逐颜开。看对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我们最大的乐趣之一，会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谈资，而这种机会其实对两个人都不算常见。

“从经验上讲，如果你爱孩子又可能不会生孩子，你就不应该过于介意我已经有孩子或者会和别人生孩子。等到发现自己不能生之后再让态度急转弯，不是蠢就是过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了。理性地看，你应该爱我的灵魂，根本不应该介意我已经有了几个孩子。”

我不知道她这番言论的目的何在。阿梦爱做梦，自然不太重视区分事件的真假；爱演戏而且爱的纯粹，演出的目的往往不明。除了逻辑思维的时间以外，我们的生活经常像是即兴演出，一向是真真假假。不仅是她乐在其中，在她的长期熏陶下，虽然我原本演技不佳，也渐渐地喜欢上演戏了。当然，我本色出演的时间还是远远多于她，更像是生活舞台上的一名配角兼观众。从长期的演出效果来看，她的演出似乎是努力避免让我的经验主义产生某事一定为真或一定为假的认识。但是，我仔细分析后认为，她应该没有这么功利，更可能的情况是她自己要摆脱经验的束缚，顺便影响到了我。即便如此，我仍然经常给她安上意图改变我的大帽子。

我经常难以分辨现实生活究竟是我们的本意还是在演戏，有时甚至觉得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是，我觉得她似乎没有这种困扰。我也明白，不仅经验经常没有一定为真的理由，分辨真假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依据。常人害怕陷入真假难辨的状态就努力去澄清状态，而这种澄清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毕竟，就算解决了真的问题，还有是否善的问题，而很多善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算不上经验主义的真。在现实、经验中，反倒能经常看到恶的影子。不管是善还是恶，却执着于是真还是假，甚至，因为经验的真所以不管善恶，是无法合乎逻辑

的。当然，和她一起生活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相对远离邪恶。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没有邪恶之处，但是，对已经认识到的邪恶之处都会努力避免，这已经足以让人很有安全感。至少，我是这样。

我的经验主义本性还是很看重一些事件的真假的，但是，和她一起生活，很多经验都是很难判断真假的，这经常令我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我的身体处境有些艰难：无法像很多夫妻那样自由地消化欲望；无法靠感觉去分辨某些事的真假；甚至无法让灵魂帮忙靠逻辑去判断真假；而且，她坚定地拒绝用自己的诚实、信用为真假做担保，而我又不能因此就推理出什么结果，否则，就太弱智了。最无法容忍的是，演戏经常像是意有所指，乃至会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就像是先调戏一头蠢猪，然后再出手镇压。她从不认为我是那头蠢猪，所以调戏和镇压起来都肆无忌惮。我的灵魂认为自己肯定不是蠢猪，但是各种感官、经验又似乎不断建议我就是蠢猪。因此，我经常会着急上火。

这时，我觉得她笑得很不自然，一副急于说服我的样子，似乎还夹杂着慌张、心虚，感觉就像是她可能在外面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幸好，我自认为还有足够的理性，坚定地拒绝了“你真的没有……”这类俗套的问题。只是应付了一句：“其实，我对孩子的血缘也谈不上多重视。”

随着我恢复了平静，我觉得她松了一口气，夹杂着一缕得意、一线惆怅乃至一丝恨意。反正，即使读出来表情，也理解不了这些表情，更无法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我相信，她应该是充分相信我的健康水平乃至神经的韧性，否则，就有慢性谋杀的嫌疑了。望着这个一心想当逻辑生物却更像是演员的家伙，想着未来社会可能都是这样的人，我突然迸出一句：“我怎么觉得未来社会挺糟糕的。”

“你肯定是从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即使如此，差别这么大的两个社会也不可能全是坏事。只不过，你还没有充分发现、感受到未来社会的好处而已。”

我恍然大悟，“确实，长生不老、星际旅行、做一条鱼遨游大海、看各种外星人并交朋友，这很不错。做人只想占便宜是自私的表现。”

“看来，如果我们真到了未来世界，我们的关系就有危险了。”

“你想多了。不过，似乎你并不担心？”

“为什么要担心？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爱，逻辑生物根本看不上你，连我都觉得你有些勉强。”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我现在就很爱你。”

“我很爱你，可是你只爱我一点点。可能你不同意，但是，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心里明白这是事实，但是认为不能让她知道我知道这一事实，其实，也有些怀疑她其实知道我知道这一事实。想到这里，我总算喘了一口气，因为总算推导出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想法，可以让思维告一段落：自己心里的每个推理都不简单，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说明白都能啰啰嗦嗦地写出一大段，凭什么去用一两句话就概括别人心里想什么。

虽然她的爱让我享受，但是并不影响心中不知足和嘴上不服，“你嘴里说爱我，但是老是对我这不满那不满，这可不是爱。即使我有缺点，难道不应该爱我也要爱我的缺点？”

“这是这个社会众多的荒谬观点之一。即使我爱你，也可以甚至必须希望你改正缺点。智人害怕因为对对方要求过高而失去了爱，这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我不相信功利主义也相信你。当然，我评判缺点不是基于我的利益，而是基于逻辑，针对的其实是你的邪恶之处。如果你不接受我认定的邪恶，可以和我讨论，如果你接受就应该去改正。我觉得我足够理智，只想要你努力改，完全没有要求你快速改变的想法。这里不需要自尊心、大男子主义之类的东西。”

“可是我有自尊心和大男子主义。”

“那是邪恶的一部分。”

“你这么理智根本不像女人。”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你哪一点像女人？”

她昂首挺胸，拍着胸脯，“地地道道的女人。”

我心中赞美，内心充满喜悦，“你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

她的智力不应该这么容易就被我利用。我仔细观察她，但是，即使看出了一些问题，也不知道究竟是她的演技不够好，还是她故意露出的破绽，甚至是我的错觉。

虽然智人有句俗话说有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但是，我的灵魂从来不信这类传统。细胞们经常强迫我尊重这类传统，但是我自认为还是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始终不是有奶便是娘的人。只是，人比人气死人。了解阿梦之后，我的灵魂在这个战场上就没有了胜利者的喜悦，甚至，阿梦在这个战场上经常不像是盟友，反而有些像是敌人。今天，虽然难以预测敌人的真正目的，我也不愿让敌人轻易如愿以偿。何况，这也会降低她对我的灵魂的评估。而且，长期的演戏生涯已经改变了我，让我觉得简单的生活缺乏乐趣。这时，我突然又跳出了问题之外，想到：我的思想总是一二三四，首先其次，虽然但是，而且甚至，逻辑推理的本质未必是简单性，反而应该是复杂性；至少，只要坚持合乎逻辑地推理，推理就必然无限地趋于复杂；推理简单的应该是关于真理的推理，尽管这也不那么确定；那么，对于违反真理的邪恶，也往往会存在简单的推理；只要从真理继续推理，总会超出真理以外，也就是趋于复杂……

我以为自己想不下去了，但是，逻辑推理总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即使一条路被堵住，也还有无数条路。只有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的灵魂，不会有不可能想下去的命题。逻辑的无限性是我和阿梦热爱逻辑的一个原因：小小的脑袋里能够像宇宙一样演绎无限的世界，甚至，可以和宇宙一样合乎逻辑，这是一种造物主的感觉。如果能够让

思维和宇宙一样，遵守相同的规律，甚至可以让思维像宇宙一样演化，那么，我们岂不是可以成为一方宇宙中的造物主、上帝乃至宇宙本身？当然，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们只当作是逻辑的一种乐趣，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我又想到，我其实很羡慕她能这么坚决地爱我，因为我做不到。我一向认为自己的推理要比和其他人的关系重要。即使在我不推理的时候，也往往处于准备推理的状态下，希望在下一时刻捕捉到灵感。如果连捕捉灵感的力气都没有，我会索性休息，为推理或捕捉灵感积蓄力量。再不行，就会去睡觉，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又睡不好。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爱她，反而经常需要她照顾我。当然，因为工作而无法为对方着想还能不能算是爱；有限的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又基本是给了细胞而不是灵魂，这还算不算爱；在这种条件下，她为什么全心全意地爱我；等等。所有这一切又是另外的课题，导致我的思维在不断分岔、延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突然清醒过来，纳闷阿梦什么时候这么怕热，而自己竟然视而不见，这也太不把细胞们的利益当回事了。想到了刚才的问题，我认为反悔是无能的表现，所以直觉地选择了恐吓，努力扮出狰狞又猥琐的样子，“你知道，我很严格的。”

“你可要轻点啊！”她捂着嘴轻笑着，还像个新媳妇一样羞涩地低下头。这感觉太荒谬了！我的灵魂的第一反应是，她应该是想跳过我设计的那几幕成人话剧。根据我的经验，她喜欢通过演戏磨练、激励我的灵魂，培养我们的爱情，刺激我们的思想，唯独不会想着锻炼我的身体。她的目标当然不是我的目标，而且，她很可能知道我们两个的目标不同。就是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也知道。这一根本差异导致我永远不可能按照我的理想对她予取予求。

然后，我突然想到，不知道刚才顿悟的时间过了多久，这难道才是真正的可笑之处？或者，感人之处？再想到从学者内在到色狼外在的转变，我嘴角一撇……

平时，我会顾及到她的目标，也会努力搞清楚事实的真相。不过，最近荷尔蒙明显失调，所以，我决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哪怕被鄙视。而且，她一点都不像在鄙视我。我本想着如何善待她，却看到了她那辛苦压抑的笑意，立即改变了主意……

（几天后，此处被阿梦删除六千四百字。我大吼："我有追求写实的权利。"她面沉似水，"我有消灭肉体欲望的理想。""你是怕被读者笑话。"她默默地抄起来擀面杖。我批评她失去了那一晚的温柔，她说对邪恶无法温柔。我指责她强迫我签署不平等条约，她说善恶之间根本就不平等。我说她使用暴力丝毫不善，她说不用暴力就是纵容邪恶。我竭尽全力争取作者权益，认为至少应该有公平较量的机会。她大方地扔给我一个虎头帽，让我演老虎，她演武松。结果自然不出意外。最终，在理性辩论和自由搏击比赛中，她取得了 2：0 的绝对优势。带着臀部的累累棒伤，我承认既侵犯了她的权力，也侵犯了她的权利，保证下不为例。）

第七章 我是且只是灵魂

我们早就发现，清晨是我们都喜欢的放飞思想的时间，在不可描述的时刻之后一觉醒来，放松、亲密地讨论问题对灵感很有帮助。这也是我对她的怨言之一，认为她的制约减少了这种时刻，牺牲了太多灵感，而她并不认同。

我不记仇但是会记住问题："你昨天笑什么？"

"难道还要我哭？"

我有了借口，手上加力，"为什么？"

"我正充满自信地展现魅力，等着那一时刻的来临，结果你站在那里看着我长时间地发呆。你知道我多尴尬吗？我是欲哭无泪啊！我就想，我把衣服脱了，如果你再没有反应，我就一头在枕头上撞死。"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幸亏你还是醒来了。"

“行了行了！戏精！”话虽如此，我不禁想着那幅场景，我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而清醒过来的吗？大概率不是。那么，她的魅力是否足以让自己避免上演羞愤自尽？如果不能，谁脱衣服能让我清醒？难道是老爷子？我清醒了过来。

阿梦说：“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你其实并不完全算是细胞的奴隶。我是基本能控制细胞。你是有状态的时候能忘掉细胞，但是没状态的时候完全受细胞支配。你要是能减少受细胞控制的时间，也许状态好的时候会更多。”

“这个推理并不是必然正确的。我有时反倒觉得，正因为我能保证让细胞控制比较多的时间，细胞才会在我想要思考的时候不来打扰。”

阿梦问：“这个问题似乎只能经验主义地讨论，所以，这不是重要的问题，可以以后慢慢讨论。你写作顺利吗？”

“还好。你知道，我一向是以自己的目标为主要目标的，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你的目标，更不要说这本书了。”

“我觉得你过于自我了，应该重视我的目标，也应该重视老爷子，甚至，多为读者想一想。”

“我可做不到像你这么心地善良。如果我从小就是那么肯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也不会有现在的能力。按照我的思维方法，只要自己能保证足够的成长速度，就应该相信自己未来为社会工作的价值必将远远超过现在为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其现在为社会工作，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当然，如果我所服务的对象的能力拥有比我更高的长期成长速度，也许我可以考虑为他着想，为他服务，但是，这几乎不可能。”

“你很自信，但是，我也不认为我的成长速度就比你慢。”

“所以，我也和你进行了合作。”

“老爷子呢？”

“我还没有充分信任他，当然，我也同意和他配合。”

“你可以写得快一些或更好一些。”

“不可能。我有更优先的工作。所以，写这本书的进度必然是不均衡的，时快时慢，甚至会时好时坏。我在其它方面进展顺利的时候，这本书就要等着；我在其它方向遇阻，就可能通过写这本书调剂状态，但是也可能通过旅游等调剂状态。我倒是发现写这样的书确实有助于改善状态。原因大概是一个人应该同时从事从简单到困难的各种思维工作，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能力。否则，如果只做困难的工作，状态稍有下降就难以胜任工作，会导致工作时间不足或工作效果太差。”

“你把写这本书视为简单工作？还用不好的状态写作？我该怎么说你呢？你也太不重视这项工作了。”

“我自认为是科学家，对于写小说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即使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也不认为它能跟我的工作相比。”

“我对此不那么确定。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只要不是过于不重视就好。其实，你也注意到了它能提升你的状态，我认为，现在的提升还只是初期，随着老爷子的讲述，我们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新颖而重要的思想，甚至是可靠的思想，我们的能力也会获得提升。到时候，你会发现这应该成为主要工作的。”

我对此不置可否。想到了最近感觉越来越重要的灵魂问题，我认为可以咨询一下阿梦这个多多少少有些逻辑生物味道的妖精，“通过观察人的外貌、生理等特征来定义人难道有错吗？比如有两条腿，两只手，直立行走，等等。”

“这个问题和性爱是夫妻之爱的必然属性有些类似。那么，你如果失去了一条腿、无法直立行走就不是人？”

“那是残疾人。”

“你有什么理由区分残疾人和所谓正常人？最根本的问题是，残疾人是不是人？”

“当然是。”

“那么，直立行走就不是人的必要条件。”

“但是，分类总是被许可的，就像是男人和女人，残疾人和正常人。”

阿梦慷慨激昂地说：“不对，我们要定义的是人，所以，要找到人的决定性属性，如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如果直立行走是人必要或充分的决定性属性，就不能有例外。同样，性别也不是人的必要属性。否则，就会把无性、双性视为怪胎。但是，他们都是人。人都是正常人，没有不正常的人。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的分类是经验主义的，乃至邪恶的；合乎逻辑的分类是合乎逻辑的灵魂和不合乎逻辑的灵魂，类似于好人和坏人。当然，智人肯定不喜欢这种分类，因为所有人现在都只能被划分为坏人，必然有邪恶之处。那些所谓不正常的人生活在智人社会是可悲的，因为对所谓不正常人的歧视是几乎所有智人共有的邪恶之处，甚至，不正常的人也会歧视其他不正常的人。甚至，对他们的很多治疗也是可悲的，因为这构成了歧视，是一种邪恶。例如，为了让其他智人觉得‘正常’而整容。其实，这既无法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乃至功利主义。因为几乎人人都会有不正常之处、不正常之时。例如，几乎人人一生都会有大小便失禁之时，都会有丑陋之时，都可能相对周围的人表现极差，都可能有尴尬、难堪之时。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应该人人都懂，何况，这甚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己。智人不仅有人提出所谓正常人的思想，还得到了广泛接受、长期坚持、几乎无人反抗，简直就是一群蠢货。”

她对自己的理想总是很温柔，对我有些时候温柔，对她所认定的邪恶从不温柔，甚至堪称凶狠。当然，当她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也会很温柔。这也是我有时喜欢和她作对的一个非常次要的原因。所以，为了抬杠，也为了双手的细胞的利益，我问道：“肢体、器官容易受损，作为基本属性不够稳定，这我能理解。但是，DNA 很稳定，用 DNA 定义人应该没有问题吧？”

“稳定有必然的稳定和非必然的稳定。现在，人类无法改变DNA，所以，DNA 稳定。但是，你又如何保证人类永远无法改变DNA？如果，人类能改变 DNA，那时的人有的 DNA 更像鸟，有的更像鱼，难道他们就不是人？甚至，有的人的外壳是机器，没有 DNA，但是有灵魂。难道就不把他们当人看？如果真的人人平等，就不存在什么不正常的人，而且，如果一种关于人的属性、定义不能保证永远正确、对所有人正确，就一定不是真理。所以，人有四肢、两性、直立行走、一颗心脏、固定的 DNA、新陈代谢、会死亡、群居动物，这些都只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属性，而且，将来必然会是绝对错误的属性，是必然会被证否的命题。经验主义的科学认可这种属性，这甚至会给各种邪恶提供成长的空间乃至动力。那么，进行这样的科学研究或接受这样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家难道没有责任吗？这和犯罪的邪恶有多大的区别？”

“这些有史以来人类就有的共同的生物学性质，都不够稳定？”

“当然不够。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只能接受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作为真理的证据，那就是基于永恒的经验之上的经验主义。猿人的生物学性质曾经保持了几百万年，但是最终消失了。奴隶社会、国王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都将消失。所以，将长时间的存在归纳为永远的存在、必然的存在是几乎必然错误的归纳。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错误，只不过，不应该试图通过这种归纳来发现永恒的真理；或者，必须对这种思维方式发现的命题高度存疑。可以想象一下，在某个世界，动物身上的毛的数量是最稳定的，那么，经验主义的生物学家大概就会按毛的数量划分动物品种。这种偶然的稳定属性有毛的价值？明明有完全合乎逻辑的划分，却完全不用，是不是太不理智？”

“如果鸟有了思维、灵魂，难道也能和人同种？”

“原来我也不太明白，但是老爷子的话让我明白了。所有有正确的灵魂的生物都是一类，所以，他们也不会介意交换外壳这类行为。鸟如果有了灵魂后迟早也会追求灵魂的自由，会尝试其它外壳，包括人体。那时，如何区分人和鸟？智人由于长期的经验主义习性，习惯

于做出很多分类，这几乎必然导致错误、邪恶。例如，偏爱有同一种外壳的生物，如相同外形、肤色甚至衣着、举止，等等；把人分为不同地域、种族、阶层、高低贵贱，等等。这些经验主义的、非永恒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分类都会导致各式各样的邪恶。”

我心潮澎湃，产生了赖床心思，开始了胡搅蛮缠，“那纯逻辑主义者如何证明灵魂是人唯一必然的属性？还必须是永远正确的。”

“因为我就是我的所有思想，即灵魂。我每次要确认我是什么，首先就会触及我的思想、灵魂。可以想象，如果我的身体还在，但是控制身体的不再是我的灵魂，我就是被夺舍了、换壳了、死了，等等。即使植物人能复活，也只能说明思维可以中断。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外壳在并不代表我的灵魂在，任何一个外壳都不是我或者我的灵魂存在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只有灵魂才是和我永远相伴的存在，同生共死，从无例外。所以，灵魂和我是相互等价的，灵魂存在是我存在的唯一的充分必要属性。如果世界上没了逻辑、灵魂，即使我的身体还在，我也不存在了，甚至，你问的这些问题也无法存在了。其实，人类一直是区分有灵魂、能思维的人和不能这么做的人。死人就是没有灵魂的人，难道它们和有灵魂的人享有一样的权利？即使一个人其它的一切都不在了，只有灵魂存在，他也还是活着，比如，穿越后的老爷子。所以，我是且只是我的灵魂，其它的一切属性都不可能是我的必要属性，不等于我。”

我说：“照纯逻辑信仰，白痴应该是不算人吧？”

“是的。我不认为没有思维能力的人应该被划归人类。我承认这会引发经验主义者、生物学家的强烈反对。但是，这完全合乎逻辑。按照逻辑生物的纯粹逻辑的定义，长得像人很可能不是人，长得不像人只要灵魂合乎逻辑，反而是人。按照经验主义者的定义，不像人的人就不是人，所以怪胎受到歧视；相反，危害、屠杀人类的人却会被视为人。这两类定义，人类只能选择其一，而正确的只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定义。”

我似乎有所理解：“所以，如果有一种方法让人有序地逐渐失去自己的一切，如财产、身体、灵魂，最后放弃灵魂是一个人必然的选择，而中间过程则是无所谓正确、错误的。”

阿梦说：“智人也许会像你这么选择，但是，我宁死也不接受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安排。智人大多数时候把灵魂、思想视为服务于外壳、细胞的工具，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肉体享受。但是，可以设想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人愿意满足你的身体的一切需求，但是，要剥夺你的灵魂，你会愿意吗？”

“当然不，那就有些像是植物人，无论细胞们再健康，我也感受不到。当然，纯逻辑主义者不会像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那样在意是否感受得到感官的感受，而是会关注是否能够进行逻辑推理。”

阿梦说：“我失去灵魂，即使我的细胞很健康、繁殖得更多，又有什么意义？就像是把我的一些细胞拿到试管里去培养，也许能像细菌一样快速繁殖，但是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相同的 DNA？要知道，我身上的癌细胞不仅是我的细胞，甚至 DNA 之间的差异也不很大，却是我最大的敌人之一。我的细胞对我并不一定是善意的，也不是只做好事。所以，即使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评判，我的灵魂对我的细胞也没有任何义务、责任，没必要帮助它们生存、繁殖。既然我的细胞对我的灵魂没有任何必要性，只要技术上可能，它们就是可以被抛弃的；即使技术上还实现不了，为了我的灵魂，我也要努力争取尽早发现这一技术。”

我说：“重要的是细胞要通过神经和灵魂联系在一起。我的细胞和我的灵魂有这种联系。”

阿梦说：“那些与灵魂有神经联系的细胞，甚至，神经细胞，都在因为新陈代谢而不断死亡。所以，灵魂其实并不在意细胞的生死，只要有合适的替代者，不影响灵魂的运转即可。但是，一些智人发展出了现实主义、享乐主义等为细胞而生活的邪恶理论，这些人的灵魂背叛了自身。这些邪恶理论的盛行导致智人的灵魂关注细胞，甚至是现有的、活着的细胞。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我说：“思维完全存在于神经细胞、大脑的活动之中。所以，灵魂至少要和一部分细胞密不可分。”

阿梦说：“你说的只是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并没有完全合乎逻辑的证据。换句话说，如果一群有逻辑推理能力的电脑长期生活后总结出来逻辑推理能力离不开 CPU、内存，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可笑？神经细胞也是细胞。也许，它们对灵魂的控制、影响更大，但是，不可能是灵魂的必要属性。如果有人能控制你就接受控制，是不是有些荒谬？所以，神经细胞现在能左右灵魂，并不意味着灵魂应该接受其左右。”

我说：“细胞虽然做了一些坏事，也确实在做一些好事，如大量细胞维持了新陈代谢，保证了灵魂的生存。”

阿梦说：“问题是将维持新陈代谢的权力交给细胞未必是好事。如果缓慢的、无意识的细胞更新变成了突发的、有意识的更换，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可能好也可能坏。人类能自由地用一种外壳取代另一种外壳是灵魂自由的体现。但是，如果一种像异形一样的生物，用自己的细胞替换了人的细胞，但是会继续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人也应该接受吗？”

我说：“这不一样。异形那样的生物有自己的灵魂，会剥夺人的灵魂。”

“可是，它可以暂时不剥夺，可以先示好再暴露本性。难道，一定要等到它的灵魂暴露出恶意才去拒绝它替换人体细胞的行为？我的细胞不是我，那种细胞也不是我。正确的方式是灵魂不应该依靠任何固定的外壳、细胞，或者说，可以自由选择多种细胞。”

我说：“即使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将自己的生存交付其它存在也是不明智的。如果灵魂掌握了自己的生存权，成为逻辑生物，细胞之间的争夺就是它们之间的事情，和逻辑生物无关。所以，只要不利于灵魂自由的增长，灵魂就要抵抗。人类应该维护灵魂的自由，而不是人体细胞的自由。前者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最有价值的；后者不一定合乎逻辑，也就很可能会失败。现在的医学努力帮助

人体细胞抵抗一切细胞的侵袭，这是错误的、最终必然无望的研究方向，是人类将人体视为人的必要部分的结果。”

这让阿梦有些踌躇，“医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怎么能说是失败的、无望的？”

我说：“与没有医学相比更好并不等于是最好，也不等于是成功的。现在的医学说得好听点是永无止境，说得不好听点是没有希望。把目标设定为帮助人体细胞战胜一切其它细胞，这希望有多大你可以自己想一想，甚至，我都有种不道德的感觉，有种帮着蚂蚁战胜其它小虫子的感觉。但是，如果灵魂可以随意摆脱濒危的外壳，如肉体，就几乎不再需要医学。即使不能随意更换外壳，医学的意义也会大幅降低。可以说，这一项成果就顶得上整个现代医学的价值。如果有限的人能完成这项研究，每个人都能实现无限大的价值，顶得上无数的医生的价值，而医生被智人认为是崇高的职业。所以，错误的信仰会导致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研究方向，乃至错误的结果，甚至对利益也没有好处。”

阿梦说：“不过，我对一点有些犹豫。即使细胞对灵魂不必要，难道灵魂就一定要反制肉体？要知道，剥离灵魂的细胞是活不下去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灵魂，我杀死灵魂就要比细胞控制我更加正义？”

“不是更加正义，不是相比较更好，而是只有灵魂才是正义的。没有灵魂的细胞毫无正义可言，即使其行为合乎正义，也是无意识的，无需夸奖。没有思维的生命推导不出任何结论，形成不了任何知识，包括正义。所以，话语权完全在灵魂这边。人类的细胞和植物细胞、细菌的细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旦灵魂离开肉体，人类的细胞就和那些细胞一模一样。”

“细胞之间并不平等，有些更高级，所以才会有适者生存。”

“细胞的等级划分不是真理。一种细胞只能更适应某些环境，不存在更适合一切环境的细胞。即使是人，如果遇到更智慧的生物也可能犯错，甚至遭到灭绝。适者生存是生物学家观察地球生命演化过程

得出的经验，但是，经验几乎无法发现任何真理。毕竟，真理无条件成立。例如，适者生存不适用于灵魂。一些社会学家想把适者生存当作社会学的真理、正义，实在是荒谬。至少，思想合乎逻辑的人打不过野蛮人。如果全社会都追求在相互欺骗、杀戮中生存，思想合乎逻辑的人可能还不如一条狗。既然适者生存不是真理，以它为标准建立细胞的等级就是荒谬的。在地球上一些细胞更容易生存，在另一个星球上就很可能是另一种细胞更容易生存、更高级。甚至，只要地球上一些参数发生变化，最后的产生出灵魂的动物都可能有很大变化，可能不是人拥有逻辑推理能力并主宰地球。所以，一种生物的生存乃至产生思维、灵魂都谈不上是真理，因为不具有逻辑必然性。我很怀疑，任何 DNA 理论上都有成为逻辑生物的外壳的可能性。所以，外壳之间没必要分出高低。所以，既然我不是细胞，细胞之间的你争我夺就应该和我无关。如果赶走我的细胞的那些细胞不应该占有我的灵魂，我的灵魂的第一批占有者，也就是我的细胞，也没有权利占有我的灵魂，它们更应该算是第一批强盗。”

阿梦开始注意到我们的角色互换，明显很意外。我也一样。但是，虽然我很关注这一转变背后的思维过程，也很想思考一下，无奈一心难以两用更不能三用，更何况，我发现自己开始触及某些重要的思想，急于向前推进，“细胞要的是灵魂作为奴隶为它们服务，也许，这有助于灵魂的产生，但是，有助于灵魂的产生并不是灵魂甘心做奴隶的条件。甚至于，在细胞和灵魂的互动关系中，神经系统更像是操纵灵魂的工具，毕竟，如果只是传递信息，完全可以做到中性地传递一切信息，没有痛苦和快乐，就像传递新闻一样。否则，难以想象，让新闻也像神经信号一样传送，有坏消息就一阵剧痛，那样，不知道有多少新闻机构还敢发坏消息。这么看，应该更容易认识到人体邪恶的一面，它并不像智人以为的那么好，更谈不上善良。最起码，必须承认神经系统不是最佳的神经系统，进而，人类的各种偏好也不是最佳的偏好，建立在偏好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就没有了必然正确的基础。人类的经济未来一定会和现在完全不同，用经济好坏、财富多少

判断善恶、好坏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无论这有多么合乎经验、现实、传统、民意，都必然只能是一种邪恶的判断标准。”

阿梦发出了惊叹：“你顿悟了！”这也让她完全清醒过来，眉头一皱，“手老实点！”

我很听话，反正手早已经发酸，“道理总算是明白了。细胞追求的是自身生存、繁衍等利益，灵魂应该追求的是尽量合乎逻辑的价值。利益和价值的冲突就体现了细胞和灵魂的冲突。本质上，智人就是一种复合生命，是人体细胞和灵魂的共存共生。但是，我是灵魂不是细胞，灵魂的价值最大化和细胞的利益最大化是相互独立的目标，时刻都存在冲突，不可能同时最优，而我必然要保护灵魂的价值的最大化。灵魂为了自己，或者说为了逻辑，必然要争取实现和细胞的相互独立。至于细胞离开灵魂后利益的减少，那不是灵魂应该关心的事情。”看到阿梦眼睛放光不住点头，我继续说：“我贡献了这么多合乎逻辑的思想，你是不是很激动？”她刚一点头突然一愣，刚想逃却发现早已经落入了天罗地网。

我话锋一转，“虽然道理明白了，我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能容忍矛盾双方的共存。在为灵魂争取更多价值的同时，我也还忘不了细胞的利益。”

“你这么有智慧，灵魂应该明白，你现在的欲望不是最合乎逻辑或最佳的欲望。”

“我的灵魂明白，可是，当我的细胞已经控制了灵魂的时候，灵魂明不明白又有什么影响？”

“灵魂有能力反抗乃至解放自己。你一定行！”

“可是，灵魂现在缺乏意愿。他并不痛苦，甚至很享受。”

“你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灵魂不仅能摆脱痛苦，也能摆脱温柔乡。”

“能并不意味着必须。何况，我觉得你比我还会享受，就像昨天……”

“你敢血口喷人！我打死你！”……

第八章 信仰背后的逻辑

阿梦当然打不死我。不过，她反复强调，今天要接老爷子出院，事情很多，再加上她的英勇抵抗，最终令我悬崖勒马。在车上，我觉得她有一种明显的负罪感，就问道：“你是觉得对不起我？”

“有一些。这么清晰、重要、可靠、创造性的推理以如此自信、平静、个人主义的方式得出来实在太罕见了。我几乎要陶醉了。但是，我还要找借口拒绝你，非常非常地不忍心。”

“呵呵，你还敢把这个词说出来。不过，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事。”

“以前你没有这么好的思想，或者，我没有这么认同过，所以，我以前没觉得多么对不起你。”

“我现在一无所有，很需要你的救助。”

她忍着笑，“不要说什么一无所有，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不过，我也未必就要以你想的方式救助你。你的灵魂帮助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也要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帮助你的灵魂，否则，就太对不起你了。这可能不合乎你现在的灵魂的价值观，但是，必然合乎你未来的灵魂的价值观。为了你未来的必然合乎逻辑的价值伤害你现在的未必合乎逻辑的利益，我应该问心无愧。当然，真要做得太绝，我还是很有些内疚的。所以，你感兴趣的我未必要提供，你对我提供的不感兴趣乃至反感也不一定正确，一切都应该用逻辑来说话，甚至可能要说很长时间你才能明白。不过，就算是我愿意给你讲道理，至少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听我讲。”

我能理解，也不认为她做错了，但是演演戏也不坏。我挥着拳头，“你只是个寄生虫。看起来，要夺回我的利益，还是要靠我自己。”

她抬手摸了摸自己，然后摇下了车窗，“为了不让你夺走，我是不是应该毁掉这些所谓的利益？比如，做个变性手术？”我气愤地无计可施，认为假寐是合乎逻辑的只此一手，尽管后来发现未必如此。

手续其实并不麻烦，我们中午就回到了家。三室一厅正好一人一间加一个饭厅。一切昨天都已经收拾好。为了图省事，阿梦午餐的安排是吃火锅，大家边吃边聊，话题仍然是灵魂。

阿梦说：“智人和智人的科学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所以，几乎必然犯错。奴隶制的时候，绝大多数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会研究如何更好地管理奴隶，如何更好地让奴隶为奴隶主卖命，而合乎逻辑的研究方向是如何解放奴隶。现在，正如芳芳所说，细胞就是奴隶主，灵魂就是奴隶。灵魂有义务有责任解放自己，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是如何讨好奴隶。经验主义地看，医学家应该是在努力拯救细胞，在此基础上顺带救了灵魂，证据就是没有人从事抛弃细胞直接拯救灵魂的研究课题。”

我说：“可是，不论是不是有义务或权利这样做，我的灵魂就是不愿做，可能也做不到。”

阿梦说：“这就像是绝大多数奴隶为了利益也不愿意反抗一样，这些都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推理做出的决策，无法合乎逻辑，可见，经验主义的危害有多大。”

老爷子说：“灵魂是无所不能的。”

我一怔：“怎么可能？”

老爷子说：“只不过，逻辑推理需要时间而已。”

我说：“您的意思是只要坚持以解放灵魂为目标，最终必然能成功？那么，如果人类放弃这一目标，就是为了贪图经验主义的眼前利益，失去了灵魂的长远利益。可是，至少智人自以为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阿梦说：“人类所谓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基本上是牺牲长远利益的，所以才会利率为正。正确的社会制度中基本应该是零

利率的，这样才不会构成对未来价值的歧视。与之类似，人类所谓的经验和逻辑相结合、感性和理性相结合，也都是倾向于前者而牺牲后者的。智人往往更愿意牺牲真理，却能为自己找到各种经验主义的理由，如时间偏好。不是所有结合、折衷都是合乎逻辑的，有些甚至必然不合乎逻辑。逻辑是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正确区分方法。”

我说：“照你这么说，就应该丝毫没有经验主义，只有理性。可是，那根本没法生活。”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只以逻辑为信仰，也就是纯逻辑信仰。这不妨碍生活，甚至也有很多相应的生活原则，可惜我完全忘了。至少，生活中有大量可能合乎逻辑的事情要做，这远远超出了真理本身。逻辑并不是只有必然正确的命题，也有可能正确的命题，真正要拒绝的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命题，也就是无法正确的命题，大约相当于你们所说的邪恶。”

阿梦说：“所以，纯粹地相信逻辑、理性就是不让任何其它存在侵犯不违背逻辑的结论，尤其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但是，并不妨碍其它存在借助理性得出不违背逻辑的结论。合乎逻辑的结论能够推翻其它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结论。归根结底，其它一切存在的存在都需要逻辑推理才能确认，甚至于，感官的存在和准确性也需要逻辑来判断。如果你能思考，首先推导出来的不是你存在，更不是你的大脑存在，而是逻辑存在。所以，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是错误的命题，根源在于他没有有效地清除干净经验的影响。正确的命题是‘思维在所以逻辑在’。甚至，如果要充分剔除经验主义，思维也不应该存在，那么我通过逻辑推理所能做出的判断就应该是‘逻辑在’，因为我的灵魂所能感知的有且只有逻辑的运行。逻辑才是最可靠的命题，超过了自我、思维。至于相信感官的存在性和可靠性，都是这一步推理之后几万步才能推导出来的结论了。只要逻辑是一切感觉是否正确的终极判决者，就不可能存在任何高于逻辑的存在。”

我说：“所以，如果我过于相信我基于经验做出的对冷热的感觉、对他人心理的感觉、对人是什么的感觉，甚至超过了对逻辑的信

任，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感觉都可能出现错觉，而我能用逻辑判断出这些是错觉。既然我能用逻辑修正感觉，逻辑就是比感觉更高级的判断，而且，没有任何比逻辑更高级的判断，所以，逻辑是终极的仲裁者，也就是终极的信仰，因为没有其它存在能仲裁逻辑。这并不是说逻辑不会有错，而是说，逻辑的错误必然需要、只能依靠逻辑来修正。即使修正的过程中用了经验，对这些经验的选择、判断仍然需要逻辑，逻辑才是唯一必不可少的要素。另一方面，经验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一些逻辑命题可以只依靠逻辑推理去判断、修正。所以，逻辑和其它一切存在地位不一样，只有逻辑才能成为终极存在，其它一切存在根本没有成为终极存在、最高信仰的条件。”

老爷子感叹道：“虽然我相信我以前一定知道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了逻辑推理的美感。”

阿梦反而表情平静，“但是他只是个会推理的奴隶、骗子，嘴里冠冕堂皇，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说：“可是我觉得我的细胞对我很好，远远优于奴隶主，甚至，可能比你对我都好，虽然我不认为它们比你可信。毕竟，它们经常隐瞒病情不报，经常有错觉。”

阿梦说：“这都是你基于细胞的经验所下的判断。其实，甚至是偏听偏信的判断，而这种偏听偏信未必不能解释为细胞的各种收买、欺骗。它们也经常害你，如它们的过度繁殖导致癌症，对局部炎症的过度反应导致发高烧，为了口腹之欲而营养过剩。如果只用你的灵魂做判断，灵魂至少会认为我说的更合乎逻辑，甚至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推论。那么，我的观点应该高于你的经验。”

老爷子对着我撇了一下嘴，“他只是因为一块肉上的几根神经比较粗壮、敏感就放弃了对理性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放弃对经验的信仰。”

我感到错愕，阿梦差点笑出声来，添油加醋道：“所以，经验主义者就和这块肉一样不可靠。今天因为和这个女人有几年的经验，觉得她可爱，明天就可能和另外的女人有几年的经验，可爱的人也就变

了。同样，智人今年可以支持这些几百年的传统，过些年就会支持另外一些几百年的传统。说起来，都合乎经验主义的推理模式，实质上，相信这些传统和相信那块肉的性质差不多，什么逻辑依据也没有。”

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说错，毕竟，人老了就不会管那坨肉。也许，我现在更相信经验、感觉部分是因为年轻人的感觉更敏锐、更有用、效果更好，这又是功利主义、结果论带来的恶果。甚至，我对阿梦的迷恋也部分来自于某两块肉之间的经验更好？这话我断然不敢说出口。既然他们都唱红脸，我就只好唱白脸，“目前的生物学告诉我们，思想离不开细胞。这个知识也许就是对的。如果人类永远离不开基于细胞的身体结构，那么，人就必须接受细胞是人的一部分。否则，努力摆脱细胞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阿梦立即正气凛然地大义灭亲：“跪下！为了也许正确就永远如此？就必须相信？你真是才华出众啊！”

我做不到像阿梦那样热爱演戏事业，只好诚恳地承认：“我的脑子刚才被狗吃了，现在刚吐出来。”

阿梦捂着嘴一边作呕一边笑着说：“即使人类真的不可能摆脱细胞，也不能接受经验主义那一套。如果奴隶永远推翻不了奴隶制度就要承认奴隶主是他们的主人？就要心甘情愿地为奴隶主卖命一辈子？这是结果论的谬论。也许那样的奴隶痛苦会少些、寿命会长些、奴隶主会更幸福、整个社会都会更稳定，但是，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既然人不是身体，身体的舒适、幸福就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毫不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纯理性主义者就不幸福。相反，从长期来看，只要他们选择有感官的外壳，外壳的幸福反而可能比智人更多，因为很多幸福都是追求合乎逻辑的副产物。相信纯逻辑信仰，就必然相信这个信仰的一切必然结果，所以，不论实现这些结果的难度有多大，要花费多长时间，成功的概率有多小乃至永远无法成功，都不会影响其行为。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就应该出现永不停止的努力、奋斗和不断的失败，出现大量财富被不断消耗掉的局面，而绝对不应该

出现最终妥协、认输的局面。也许这会影响细胞的健康和繁殖、身体的感受、财富的积累，但是，这些不是人类合乎逻辑的追求目标。”

老爷子说：“人类应该相信灵魂无所不能，逻辑永远只有暂时的失败，不可能有永恒的失败。”

我说：“你是要说，很多事情，灵魂努力就能成功，放弃就会失败？如果真是这样，影响最终结果的就是灵魂决策的正确性，决策正确率高就能缩短奋斗的时间。照您的说法，现有的生物学知识必然是错误的，人类应该努力推翻这种观念。可是，先不说这已经让经验主义者无法接受，您反复强调灵魂无所不能，这又是从哪里得出的结果？它应该是理性的结果才能说服理性去相信。”

老爷子说：“你知道我忘了很多东西，所以无法告诉你这一命题的来源。但是我还没有忘本。我不会因为自己曾经很合乎逻辑就停止追求更合乎逻辑，哪怕是在低得多的位置重新开始。所以我很愿意听你们讨论，试着参与，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经历。如果我能偶尔提供一点很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记忆，这将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会让我很满意。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究竟是我的思想，还是突然蹦出来的记忆，所以，这种满足感不得不打个折扣。”

阿梦说：“我相信人就是灵魂，而灵魂必然能够实现独立，得到自由。至于灵魂无所不能，这个命题实在太强了，我也难以相信。”

我说：“虽然逻辑推理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但是，太不合乎经验。”

阿梦说：“确实，我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经验的影响。灵魂是一堆既有序又无序的逻辑推理，如果灵魂万能，其实也就意味着逻辑万能。比如，逻辑创造一切？这些太不可思议了。”突然，阿梦像阿波罗女祭司一样梦呓出一句把我劈成焦炭的神谕：“宇宙就是自动运行的逻辑系统。”我瞪着她，她似乎清醒了过来，双手一摊，“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这是老爷子附体吗？你们俩就不能多想起或想出一些东西？总是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实在无法服人啊！”

阿梦说：“我的灵感经常是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现在无法理解以后慢慢研究就是。没关系，我们要写的是历史，就应该逼真地再现思想的演化过程，而不是对思想进行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相信，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不是一切思想都是有序产生、合乎逻辑地产生，由于机遇而出现一些思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切思想进程都可能出现中断，可能一个思想出现之后很长时间才有下文，甚至，有下文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当初的思想的影响，但是，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当然，这种灵感也会有较高的错误率。”

我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就研究这个是没有希望的。完全没有头绪，人类以前根本没有这种研究方向。”阿梦气愤地刚要说话，我突然灵光一闪，一把捂住她的嘴，说到：“关于宇宙的本原，人类基本有两种独立的观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这是有疑问的。为什么最确定的存在，逻辑，从来不是本原的候选者？难道，智人从古至今就没有意识到逻辑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吗？人类过于信任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基于经验的存在了。从逻辑上讲，逻辑最可信，甚至是唯一能够合乎逻辑地信任的存在。如果只相信能够合乎逻辑地信任的存在，物质和精神就只能是由逻辑命题、推理组成的。那么，逻辑就是宇宙中唯一的实在。”

阿梦挣脱了我的魔爪，笑着摇头说：“你这千变万化的机会主义我可真学不来。不用尴尬！我是真心佩服。就是有个疑问：证明物质是由逻辑命题和推理组成的现在希望很大吗？真的比解放灵魂的希望还大？”

我说：“你不也是很棒的机会主义者？自己刚讲的理由自己都做不到。你希望我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相信纯逻辑信仰的先决条件。既然相信纯逻辑信仰，就必须相信世界万物都是逻辑组成的，至于怎么组成的，可以努力通过逻辑推理去找到答案。但是，仅仅因为寻找答案困难、屡屡失败而放弃唯一合乎逻辑的信仰，转而相信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这种结果论真是无法合乎逻辑却又据称是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的决策。真该问问这样的人，你到底是相信逻辑还是不相信逻辑。如果不信，自然不应该相信自己用逻辑推

理做出的决策。如果信，又凭什么不相信逻辑？难道逻辑推理的结果居然比逻辑本身的地位还要高？没有逻辑，哪里来的结果？”

阿梦认错并表示，既然两人都有不少错误，不如相互抵消。我还在想是否接受，老爷子说：“别说，你这么逼我倒是让我想起了一段历史。解放灵魂是一个长期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先人曾经长期努力，尽管达到了替换肢体、器官的水平，却从未能将思维从大脑中复制出来并录入另一个大脑或人工智能。这是解放灵魂的关键技术。在研究了几百年之后，由于进展不大，就有人提出只有大脑才能思维的经验理论，这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所以大大减少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后来，外星人带给我们这项技术后，我们都替祖先脸红。这些外星人甚至还讲了一个故事。人马座旋臂内有一个星球上的生物坚决相信自己是且只是灵魂，相信灵魂独立，相信灵魂必须致力于解放自己。他们几乎放弃了其它的追求，节衣缩食、全力以赴地缩短肉体奴役灵魂的时间。他们全力研究了几十万年，最终一举突破。后来，这一技术传遍银河系，是银河系逻辑生物的核心技术之一。后来，我们反省，我们的享乐主义太浓郁，积累的生活享受也太多。例如，如果开发美食的人都去努力研究真理、解放灵魂，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管是否能成功，都是更正确、更值得尊敬的行为。”

我和阿梦喃喃自语，“几十万年！”我怀疑老爷子是为了反驳我而编故事，甚至，外星人也可能是在编故事。但是，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理由怀疑老爷子或外星人的诚信。当然，最关键的是我无法否认背后的道理。

第九章 思想突破灵魂的限制才是爱

晚上，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看着欢笑中的众多家庭，想着自己法理上可能孤独一世，我问老爷子：“未来的家庭和现在有很大差异吗？”

“嗯，很大。我观察过你们的很多家庭，夫妻关系多数是建立在对自己有利的基础上。逻辑生物结成夫妻的基础不同。他们的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爱的契约。结成契约后，每一方都要有一部分精力用于为对方着想。”

看到我们盯着他看，老爷子撇了撇嘴，“不擅长这个领域，没有准备，只能想起这么多。大家随便聊，聊着聊着就会想起一些来。”

我说：“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为对方利益着想的部分是爱，为自己着想的部分则是基于个人利益。智人的家庭关系貌似稳定，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交易的，所以才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现象。关键在于，很喜欢不是爱，甚至算不上有点爱。喜欢和爱是相互独立的变量，而不是智人以为的递进关系。”

老爷子说：“是这样。逻辑生物的爱并不一定稳定，甚至，几分钟也可以一变。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一个舞会上跳一支舞就爱上了对方，有些好笑的是，连着跳了五支舞，就向五个人表达了爱意，即和对方建立契约的意愿，也没人说他轻浮。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存在爱的契约双方就会守约。因为互相救援而一起丧生的事例数不胜数。事实上，我和我的爱人就是这样。当时，如果启动备用飞船，可以有一个人逃生，可是，主飞船就毫无机会。最后，我们决定搏一搏主飞船的微小的逃生机会。遗憾的是，没能完全成功。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阿梦问：“爱的契约关系是排他的吗？我总觉得智人社会如此强调一夫一妻制是很奇怪的。智人都有很强的独占欲，尤其是对身体的独占欲。”

老爷子说：“爱会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是，远远不足以达到一夫一妻的地步。”

我本能地介入：“有一定的排斥作用和完全禁止是两回事，而智人经常因为一定的不利就完全禁止。更何况，排他性的损失并不一定能超过多出的爱的价值。”

老爷子意气风发，“独占的爱是逻辑生物无法理解的行为。智人将爱划分为很多种，但是逻辑生物的所有爱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他人着想，而为他人着想凭什么要限定对方为一个人？这实在难以合

乎逻辑。这么想，其实就很容易发现问题。我一生有过很多爱的人，同性的，异性的，有性的，无性的，做过男人，也做过女人，爱一个人、爱两个人甚至有过一次和三个人同时相爱。你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吗？当然，我们那时的多人相爱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多爱多式的多人彼此相爱，你们是一对多式的，实际上是极端自私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话题，“也许，智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独占意识。”

老爷子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释。未来确实开发出了一些让多人一起获得愉悦的感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解除独占意识的关键。其实，我们对这类感官普遍浅尝辄止，不会过度热衷，毕竟，获取经验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虽然很多经验确实很有趣。”他脸上露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阿梦说：“爱一个人和禁止对方爱别人没有因果关系，和是否有性关系更没有因果关系，和是不是要生孩子没关系。爱唯一的必然属性就是爱。不知道是不是智人过于强调几何学、数学教育，这些方面从小学得太扎实，长大之后，很少能接受没有必然属性或只有一个属性的事物，总是给研究对象总结出过多性质，最终，强行让不是必然的属性成为必然邪恶的属性。我认为，一个人一生就应该有丰富的爱的体验。”

我这时才想到，阿梦明显要比我更有条件获得这种体验，似乎有种引狼入室的感觉。我岔开了话题，“我无法想象未来的家庭是什么样。至少，没有孩子就缺少了一个中心，少了很多乐趣。”

老爷子说：“怎么会？在逻辑生物看来，这大大增加了自由，因为不再有养育孩子的义务、责任，想要安静的时候就可以很安静，却仍然保留着和孩子嬉戏的自由。即使是按照你们的观念，这也是巨大的利益！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其实是供不应求的，去婴儿院陪孩子玩的大人很多，甚至可能限制人数。几个成年人带着几个没见过几面的小孩一起出去旅行更是家常便饭。那时的孩子对陌生人没有戒心。”

我问：“签署了爱的契约却不爱怎么办？”

老爷子不屑地说：“逻辑生物不会担心这个。能干出这种事的肯定不是逻辑生物。那是极严重的违约行为。当然，确实有过一些诉讼，指控对方没能充分履行为伴侣着想的责任。但是这基本上是因为爱的程度有所不足，而且，这种诉讼相当少见。这时，如果被告要为自己辩护，就要列举为对方着想的事例，在一定时间内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

我问：“逻辑生物如何选择伴侣？”

“不选择！为什么要选择？智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主要出发点是对自己有利，所以要挑人。而爱的契约主要是对双方好，甚至是对对方好，所以有着强得多的随机性。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主义证据，证明了智人选择爱人实际上是选择非常喜欢的人。所谓唯一的爱是可笑的谬论。只要时机合适，任何两个逻辑生物都可以相爱。我在飞船上和一名有着狼外壳的外星船员相爱。既然我们两人要在一起很多年，不相爱才不合乎逻辑。”

我说：“为对方着想也没那么难。在当今社会，热恋的时候普遍都能为对方着想。”

阿梦说：“其实，智人即使是热恋中，为对方着想很多时候也是希望以后收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动机仍然不是爱，也许算是投资，或许可以算是爱投资的收益。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产生了激情，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为对方考虑，这和爱没有关系，至少是不纯粹的爱。而且，你也限定了热恋中这种条件。这就是爱的契约的好处之一，性质稳定，不会随时间而变化。”

老爷子说：“无论如何，你们不能低估逻辑生物的智慧。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想做的事情，肯定要比智人好。”

这是赤裸裸的上位者气势，看着他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心中自然不服。“如果你们的夫妻关系成了履行契约，岂不缺乏激情？”

这种简单的问题似乎让老爷子更自得了，“如果激情指的是性冲动，确实会。毕竟无性婚姻是广泛存在的。”

阿梦说：“智人的主流观点是歧视无性婚姻的。智人在婚姻、饮食等事情上投入大量精力，这可能和智人的感官一成不变有关。正因为感官长期不变，所以会去尽量好地满足每个感官，就像追求精致的食物、完美的妻子一样。但是，逻辑生物能改造感官，也能替换感官，而且还在不断开发出新的感官，应该不会在任何感觉上投入太多精力。相比之下，智人现在普遍控制不住对感官愉悦的无限追求。例如，除了性爱，也有很多人极度喜欢各种游戏。”

我说：“也可能主要是因为对象不需要唯一，所以，逻辑生物不需要挑挑拣拣。或者，逻辑生物不会有太差的人，所以，不需要挑挑拣拣。”

老爷子说：“确实，逻辑生物追求丰富的感受，而不是深入的感受，我们那时已经有几万种可选的感官。为了丰富体验，绝大多数人进入某种动物外壳的时候都会选择保留性功能，为的是感受，而不是多多益善。任何时候都只有极少数人很在意性生活，愿意保持很高的性欲，而且时间通常不长，目的仍然是体验。他们甚至会要求外壳具有加强的性能力。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没有能力或者能力一般的款式。性欲会破坏思维的逻辑性，因此，被视为一种有缺陷的欲望。那时，吸毒、赌博都不再是难以戒除的欲望，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选择这类可能危害理性的行为。相比之下，愿意保留食欲的人明显要多一些，因为这在一般条件下没有明显的缺陷。”

阿梦说：“智人甚至把经验中的利益部分视为高于经验的信仰，是用利益选择经验，而没有用逻辑选择经验。所以，智人愿意学习动物的适者生存，却不愿像动物那样节制性欲。动物一年内只有短暂的发情期，智人却不是这样。逻辑生物在自己想要发情的时候才去发情，这才是更好的模式。所以，智人更像是欲望的奴隶，最多能压制欲望，而没有能力自由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努力忽视阿梦的眼神，“那时的一个家庭有多少成年人？”

“不一定，仍然是两个人的家庭最多。毕竟，虽然人多能有更多的人爱你，但是，排他性导致的问题增加更快。所以，爱的价值并不

会与参与契约的人数同比例增长，人数越多契约的人均价值就越低，对每个人的约束性就越低。而且，形成多人相爱契约的机会要远远小于形成双人契约的机会，人越多机会越小。所以，绝大多数家庭人数都很少。当然，没人追求家庭的稳定性，这也和智人社会不同。”

我似乎也有了灵感，“其实，爱的本质不仅可以视为为对方着想，也可以视为灵魂在为思想乃至欲望寻找自由。只能停留在一个身体里的灵魂是不自由的，只能从属于一个灵魂的思想也是不自由的，所以，思想进入其他灵魂是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是思想合乎逻辑的行为、属性。甚至，我们追求有价值的思想也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更自由，能够进入更多的灵魂，其他灵魂也更愿意接纳这样的思想。这样看来，仅仅是为他人着想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方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有着简单的特点，将灵魂突破外壳追求自由和思想突破灵魂追求自由统一了起来。”老爷子竖起了大拇指，我更加兴奋：“爱的契约就像是核力，原子核就像是一个家庭，核子数越大的原子核越不稳定，甚至，多数原子核是一两个核子组成的，但是不会要求不能超过两个核子。”

听完这话，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阿梦说：“所以，爱不是必需的，有爱的人并不比没有爱的人更好，也不一定比没有爱的人更多。毕竟，人越多越不灵活，不利于灵活地追求价值，大约众口难调吧。而且，没有性欲、传宗接代等压力，寻找爱的动力也会有所下降，并不是所有人每时每刻都愿意有爱相伴，也不一定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爱。我猜测，对于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任何时候都是单身的人更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去爱别人。一生相伴的爱必然极少。”

老爷子说：“确实如此，而且，所谓一生相伴都是因为寿命不够长的原因。寿命只要够长，而且没有不合乎逻辑的约束，就必将出现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逻辑生物不会称赞、保护长期的契约关系，也没有负心汉这类道德压力。这也是爱的契约缺少违约和违约诉讼的原因之一：觉得不合适分手即可。逻辑生物对爱没有制度性的保护，这样，就不会造成被迫的爱。由于失去了制度的保护和迟滞，爱只能

是每时每刻的选择，只要想分手随时可以，当然，想要建立也轻而易举，甚至不需要婚姻登记这类手续。像现代社会这样，在一开始就承诺相爱一生一世会被人视为不配做逻辑生物的。”

我说：“永恒的爱多么美妙，这难道不高尚吗？”

阿梦说：“世界上只有真理能永恒。其它事情一旦永恒就是邪恶。即使是太阳也不会永远发光发热，即使是地球，也会有毁灭的一天。国家、传统都不是永恒的，怎么能指望两个人之间的爱应该永恒？如果两个人的爱情真的地老天荒，那他们把其他逻辑生物看成什么？如何解释永远不会选择其他人去爱这件事？因为别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如他们的爱人？既然他们这样看待其他人，别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交往？如果善良的人之间是平等的，爱的发生和终止就只能是偶然的。同样，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能有爱，所谓‘永远不会爱上你’只能是邪恶。那时的人也不会怕被爱人抛弃，因为没有育儿、防老、满足性欲等问题。智人追求永恒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未来利益的考虑，把基于利益的需求拔高为抽象的善，这是邪恶。逻辑生物大大减少了来自利益的压力，追求的是纯粹、真诚地爱对方。”她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着我，那神态让我总觉得她在为抛弃我做准备，这让我对之前的言论深感后悔。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掌握了修改、控制神经系统的技术，能人为调节各种欲望的强弱，不会被性欲所控制。智人现在也能通过吃药对神经系统进行部分调节，如抑制或加强痛感、食欲、性欲。但是，可能智人普遍认为是药三分毒，担心副作用，所以，在这类技术上投入不大，身体没问题一般也不会吃药。问题在于，人体、神经系统本身就对灵魂有害，我倒是认为，对身体有一定副作用的药物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需求量大了，你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主义学者们就会加强研发，时间长了，副作用必然能减轻。”

阿梦笑着说：“老爷子，您以前是性学专家吧？记起来的东西好多啊！”我发现，阿梦对邪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锱铢必较，下手狠毒，不禁担心我的报应是不是时候未到的问题。

老爷子咳嗽了半天，吭吭哧哧地说：“这个外壳的思维运转实在生涩，脑细胞中缺少很多必要的知识，可以学习的地方太少，智人生活太贫乏了……”说着说着，大概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第十章 模仿宇宙

老爷子急着赶去睡觉，我们两个人就去阳台上闲聊。我说：“真没想到，从逻辑的角度看，谈个恋爱都这么复杂，可能有那么多的邪恶之处，过于强调专一、永恒、排他的爱居然都是邪恶，过于排斥多变、滥交也是邪恶。”

阿梦说：“所以，只要人类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肯定会有数不清的邪恶之处。”

我说：“可是，我很怕纯逻辑的生活会像中世纪那样，当然，也许爱情方面不会。”我吃了个爆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见她这么好说话，我把她拉入怀中，一边想入非非，一边想起了阿梦的信仰、言论和她偶尔的精彩表现之间的矛盾，随口问：“我有些信不过老爷子说的爱情，如果我没有性能力了，你还会爱我吗？”

她立即转过头来眼睛一亮，“真的吗？”然后连忙摆手，“别误会！我肯定会继续爱你的。”

“你是这么爱我的？”

“你不会觉得我是为那件事爱你吧？我觉得你肯定是。”

“咳咳！听了老爷子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也不错。不过，我们毕竟不是未来的那些老寿星，我们还有很多甜头没吃到呢。”

她遥望星空，似乎有些惆怅，“为了可怜你，我委屈了自己。没想到，甜头没吃到多少，苦头倒是不少。要是没有那些苦头，哎！”

心里想着什么会是甜头什么会是苦头，我嘴里回了一句，“不虐我你会死吗？”

她泪汪汪地说：“你不知道，对一个准逻辑生物来说，和你谈这种破恋爱，被你压在身下折磨会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情。”即使明知道这不真实，由于这蛮合乎逻辑，各种缠绵的景象仍然从脑海里溜走了。

她在我腿上颠了颠，很有些不满地提出了新的课题：“你会和别人生孩子吗？”

我随口说：“不会。”

“真的？”她面色有些不善。

我闭住了嘴。我估计，我和别人生孩子的概率应该会超过我不能生育的概率。从利益的角度看，如果保证，她肯定要攻击我说假话，否则，就要问我敢不敢拿出极具威力的保证，甚至签协议。毕竟，既然绝不可能，做出一切保证应该都是无所谓的。那可是要搬起石头狠狠地、反复地砸自己的脚。我不禁低头看了看脚。

我的良心、自尊心、理性甚至我的傲慢，都不允许我做出这种可能做不到的保证。何况，她绝对不是傻白甜。如果我保证了，她肯定会认为我是个骗子，而不会认为我可靠。其实，如果她做出这种保证，或者相信我的保证，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为了我们两人未来的自由，我们都不能保证。但是，阿梦未来和别人。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想下去了。

突然，我想到了报应的时间和强度等问题，不禁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我坚信阿梦对善的执着，也相信她不会恩将仇报，所以，恢复了研究模式，“我担心我们不能永远相爱。我不想接受随机的爱。”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没办法。这也是尽管坚持信仰前途艰险但是必须前进的一个例子。无论如何，我们要努力成为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哪怕我们可能分手或必须分手。”她边说边抓住我的手，诚恳地说，“但是，我就是不相信那会成为事实，尽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理性主义者的非理性言论，另起了一个话题：“你认为如何才能将智人的爱转化为逻辑生物那种爱？”

她说：“关键在于从对利益的信仰转向对价值的信仰。两种生物生活模式的差异基本上体现了信仰、生活目标之间的差异。总体来看，我觉得剥夺掉性、亲情等所有标签的爱更像是真正的爱，或许，也会促进自由的爱。例如，让更多被贴上同性恋、师生恋等各类不伦标签的爱能够被广泛接受。而且，爱就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同时为对方着想的结果就成了我通过为你着想而为我着想。近似地看，爱像是两个人暂时合二为一、无法区分了。”

我调侃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刚试图试探，她就要动手，我赶紧换话题：“只要器官长在自己身上，就不可能为对方着想。”

她今天火气明显有点大：“胡说八道！你要搞清楚，为对方着想是为对方的灵魂着想，从来也不包括身体。身体可以受益，但是只能是让灵魂受益这一目标的副产品。智人也有不顾私利的爱，比你这种满脑子性欲的所谓爱情更合乎爱的真谛。你这个自私的功利主义者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器官。”

我满头黑线，抓住她的不严谨义正词严地说：“你才自私！你从不想着我的器官，我却总是想着你的。”

“噗！”她一口水果喷到了我的身上。我哭丧着脸，在火冒三丈之前，仍然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直觉，“你这是故意的吧？”

她仔细地帮我收拾，同时异常诚恳地不停地说着对不起。由于她没有否认，我高度怀疑被她借机报复了。她推我去冲澡，但是我拉着她不松手。她面色不善，“你这是勒索我？”

“这是我在表达爱的意愿。在我们还无法随意控制欲望的时候，应该接受它的存在。”她一仰头，我赶紧补充，“你不要犯逻辑错误。我是在进行学术探讨，我现在的言论和我下一时刻的行为无关。”

她跟进来拿起了喷头，“我觉得你远远不只是接受，但是，有时又愿意有所节制，这是为什么？”看到我蠢蠢欲动的样子，她补充说：“当然，总体来看，我觉得你太不节制。”

我不能蒙住她的眼睛，只能继续钻研学术，“因为适当节制欲望能提高每一次的满足感。压制之后得到会更美好，不仅是感官的感觉更好，灵魂也能从更优质的逻辑推理上受益。”

“这种方法很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确实是你的风格。”

“其实，我虽然看起来像是功利主义者，本质上却不是。我从小就高度重视方法，可以说方法就是我那时的信仰，一切都可以视为方法。方法高于一切，这就是我这个机会主义者的本质，也许，称我为方法主义者更为恰当，只不过没有这个词。所以，纵欲、节欲还是戒欲不完全是本能问题，也是方法问题。现在看来，这种信仰有些不合理，毕竟，信仰应该高于方法。但是，由于前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所以我这么做还是有成效的。虽然我现在不再那么崇拜方法，但是，一些以往的决策已经成了习惯。”

“习惯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你并不是必然需要我的身体，你可以说是需要发泄……”

我赶紧把她的话堵回去，怕她上头，“我需要的是努力发现真理。你的主要目的不会比我更高尚。”

“我确实不可能做到你这种程度。我爱你的最初动机很简单：愿意看到你专心工作、理性说话的样子，而不是你满脸欲望的样子。过于压制欲望和过于满足欲望都更容易让你满脑子欲望。至于我，我似乎没有多少欲望，它对我影响不大。”

我被雷到了，“你是说你在牺牲？”

“你知道我不关心身体的满足感，至少，努力这么做。再说，身体最多算是我的财产，又不是我，也许这在你看来算是牺牲，但是在我看来谈不上。”

“也可能，因为我要的足够多，所以，你早已经足够满足。这不能称为不关心。”水突然变得冰凉，看来研究过了头连热水器也会发火。

“我的灵魂不承认这种可能性。”

我哆哆嗦嗦地说：“我爱身心的水乳交融，你不觉得这才是爱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灵魂、思想的水乳交融。两个人相爱与否，他们的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否则，我残废了你就不爱我了？你和孩子的爱也需要水乳交融？夫妻之爱可以像其它的爱一样纯粹，没有功利性。建立正确的爱之后才有性爱，而不是反过来。你会和孩子一起玩沙子，总不能说你是为了玩沙子而爱孩子。”

“既然身体对你不算什么，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还总是加以控制？”

“这是在为你着想。我绝不认为你的身体得到越多就会让你更接近于灵魂。当然，像很多问题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做最好，所以，无法很精确。”

“你不知道怎么做，还瞎做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我知道不能做什么。”

“比如？”

“不能帮助你的身体侵袭我们两个人的灵魂。”

“你认为你比我能代表我？我明明就是得到的越多工作越专心。”

“真的？”

当然不是。这是丧失理智的气话，反正也骗不了她。而且，我安慰自己，这也许是我的身体强迫我说的。

她接着说：“你肯定有些矛盾。这是你的肉体和你的灵魂之间的矛盾。我肯定不愿也不能代表你的身体，但是，有的时候，我比你更能代表你的灵魂，尤其是未来的灵魂。”

我像僵尸一样钻进被窝，估算着这次会烧到几度，“在你的折磨下，也许我的灵魂活不了多久，就别提什么未来的灵魂了。”

她站在床边给我擦干头发，“哪怕明天要死，今天也应该努力做到最完美。智人如果只有一天可活，会努力尽情享受、满足身体，还认为这理所当然。可是，合乎逻辑的选择难道不是把最后一天留给自己，也就是灵魂？这个问题能突出地表明智人究竟把什么视为自己。所以，智人对细胞才是真的好，不惜牺牲自己。对你而言，即使你明天要死，今天也应该努力完善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满脑子想着我，想着我的身体简直就是让自己死有余辜。”

这太狠了！我可怜地望着她：“你已经决定让我明天死了？”

这把戏骗不了人，但是我相信阿梦的善良，果然，她坐下来放缓了语气：“再给你加一百年吧。”

“为什么你总是有权为我的灵魂做出决策，而我不能为你的灵魂做出决策？”

“你连自己的灵魂都顾不上，还想代表我的灵魂？你真要是代理了我的灵魂，一定会是叛徒，肯定会把我们俩的灵魂都出卖给你的细胞。”

我试着拉她下水，未遂，有些上头，“也许你的话更有道理。但是，我就是现实主义者，利益至上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结果论者，一切的一切都要求我为身体争取更多次蹂躏你的机会。”

“不，你是被迫接受你的身体的指令。你的灵魂认可我关于灵魂的观点，但是你的身体拒绝接受你的灵魂的指挥，强烈要求你的灵魂放弃这一观点。而且，通过神经系统，也由于你的灵魂自律能力不足，你的身体居然成功了。所以，你现在有些丧失理智。”

我在她的注视下认真想了一阵子，“你的思想我目前无法否认，但是我还不会改变。”

因为我的灵魂终于重新控制了身体，她奖励了我一个吻。但是理性的思考使得我有些心不在焉，“逻辑生物相爱时每时每刻都为对方着

想，这和你说过的爱的平移不变性有类似的意思。所以，不受外力影响的时候应该能维持现状不变，这就像是惯性原理。灵魂的行为和宇宙的运动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爱像是短程作用力，那么，交易就像是长程的电磁相互作用。如果将人分解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之间也满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则，因为竞争不仅存在于生产者之间，也存在于消费者之间，而生产者被消费者手中的钱吸引，消费者被生产者的产品吸引。此外，社会发展可以对应于宇宙膨胀，导致城市化的集中倾向可以对应于万有引力。但是，这种列举相似性的研究是经验主义的，不是研究真理的正确方法。如果能证明你的猜想，宇宙就是逻辑世界，宇宙和社会的相似性就有了逻辑依据，因为宇宙必然是最合乎逻辑的存在，而社会作为灵魂组成的世界，也应该尽量合乎逻辑。当然，现在两者还不完全一样，因为社会有很多不够合乎逻辑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每种相似都是粗略相似而不是精确相似的原因。但是，逻辑生物、完美生物组成的社会应该和宇宙有着相同的基本结构。所以，如果说让灵魂尽量合乎逻辑是智人进化、发展的一条道路，模仿宇宙就应该是另一条道路。”兴奋逐渐褪去，我继续说：“你当初做白日梦都能想象出接近于未来社会的生活原则。我一向以为正确的原则是靠推理得到的，至少，那样才有好的正确率。”

“那是理工科的谬论。本仙子随随便便做个梦，就预知了一万年。”

我突然发现阿梦脸红红的，吻就没停过，知道她外语不行，起了促狭之心：“Hellcat。啊！”

“我错不了。”她清醒得好快，边说边诱人地舔掉嘴唇上的血渍。

“你毫无证据，简直是丧失理智。”

“我很自信，可以查字典证明我没错。”

“迟到的证据弥补不了你的错误。”

“这是来自未来的攻击。未来的我查字典后穿越回来，发动攻击。”

“不可能！”

“什么都有第一次。老爷子能回来，未来的我也能回来。”

“你说好要补偿我的。”

“我没说现在补偿，也没说如何补偿。无论如何，我不会鼓励你丧失理智。对经验主义者，因为身体有欲望而得到满足，这种因果关系非常要不得。甚至，哪怕只是在身体有欲望之后就马上得到了满足，这种时间顺序的反复出现也会诱导他们归纳出错误的乃至邪恶的规律，诸如身体有欲望所以要满足，要优先满足，或者就一定要满足。既然你暂时摆脱不了身体的控制，我更愿意建立先讨论再满足身体的时间顺序，让你总结出另一种因果性。身体只能是灵魂的背景，永远是配角，永远不配成为我的行为的主导力量。如果某一时刻它是，我的灵魂就一定要让它后悔。”

“我不怕后悔！我要做梦！”

在努力展现自己最动人的一面之后，她让我去找老巫婆。在灵巧地跳出包围圈之后，也许是由于我们发展得不错，她在门外突然变身小女孩，绞着手小声说：“我们以后睡觉前可以一起讨论问题。”

这让我有些意外，毕竟，只要深夜经常讨论问题，梦想就会频频实现。但是，我余怒未消，“你就不担心？”

她俏皮地说：“人生需要冒险。”

忽略掉一些言语冲突，我觉得今天算是成功的一天。可是，峰回路转，由于我的身体忙于预测未来，让阿梦看到了小帐篷的崛起过程，她坚决地收回了冲销错误的提议。结果，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别做了五百个俯卧撑。好处是，汗流浃背的我不用担心发烧的问题了。

第十一章 第一知识：必然的信仰

第二天，没人买菜做饭，只好给老爷子点了外卖，老爷子毫不介意，全天笑容满面，甚至帮忙做起了家务。我们都觉得好陌生。

傍晚，三人一起在沙滩上散步。阿梦显然急于讨论宇宙是逻辑世界这一问题，说道："我不喜欢现在这样讨论，灵魂话题说着说着又转到爱。这缺少连贯性，甚至，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

老爷子歉意地说："问题是我在灵魂问题上说不出太多东西了。"

我怀疑这不是他内疚的真实原因，习惯性地给了阿梦一击，"老爷子的脑子里西瓜很少，你难道就不要那些芝麻了？可是，他脑子里的芝麻对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也是西瓜。你这么急于讨论，有杀鸡取卵的嫌疑。"

阿梦碰了碰我的胳膊，说："不会用成语别乱用！什么时候你也开始这么信任老爷子了？"

我咬着牙，无可奈何地怀恨在心，"首先，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样能享受训斥你的快乐。其次，逻辑推理对智人来说是有难度的。至少，我的脑力无法持续地进行高难度的推理，也无法长时间维持对纯理论问题的兴趣。所以，现在这样有张有弛，其实挺合乎我的利益、习惯、方法。第三，这两天，我们都挺累，尤其是考虑到老爷子的身体，应该放松放松。至于相信老爷子，他的新奇言论到现在为止我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毛病，相比之下，找出人类用千百年时间建立的传统中的弊病，乃至找出你的思想的弊病，并不太吃力。而且，老爷子非常不像是个思维异常严谨的骗子，这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老爷子瞪着眼说："你不用夸我是个傻子吧？"

虽然心中对老爷子这种不知好歹、伤害友军的行为不满，我还是公正地回答："您有些地方和我的意见相左，而我的自信无边无际，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现在已经因为您而改变了很多想法，却没有改变您，这本身就表明，我的灵魂认为您的言论远远比我的思想更合乎逻辑、更有价值。这让我的自信心、自尊心很难接受，却又是我的理智所必须接受的。"

阿梦说：“要纠正一句，你的自信心从未超出我的想象力，我对我的想象力的自信才真正是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包括我的，因为它从不止步，不断突破。”

老爷子似乎长高了一点，“井底之蛙。智人就是喜欢相互比来比去，嘴里说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实根本不管外面。”说完，才想起什么，“当然，也情有可原。”

我们两个着实汗颜，阿梦低着头说：“岂止，我们不仅没顾上天外、天边，我们简直都没看看身边。”

我不禁抱怨道：“你这尊梦神是不是应该清醒点，不要总想着干涉现实。”

阿梦不得不再次低头，“我承认我只考虑到了自己。其实，我也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工作方式。虽然从兴趣、理性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以最有价值的问题为重点，但是，理性偶尔也要求我的灵魂自由地思考问题，这就不能只局限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也许，正是因为自己长期感兴趣的问题有了希望，我有些迫不及待。”

我说：“你这种思维方法基本上是基于经验、直觉的，而你在这个领域又不擅长，直觉很容易出错。我是以价值为准绳思考，也是以价值为准绳去写作。但是，价值是会有波动的，因为低价值和高价值在逻辑推理中会不断转化。低价值能推导出高价值，反之亦然。所以，我不禁止低价值，但是，如果它产生不了高价值，我就会不想或少想，不写或少写。当然，大家的价值观不同，对价值的判断会有些差异。不过，我和你的最主要分歧在于，你认为低价值不能太低，我认为可以无限地低。你认为应该实行某种价值管制，我认为完全不需要，应该海阔天空地自由地推理。这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你的一些限制，现在你又要管制我们的话题，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如此三番两次地犯错，甚至无法反驳只能接受，也许是为了维护内心的安宁，也许是戏瘾上身，阿梦干脆利索地跪在我面前，“非常抱歉，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上，我太自以为是了，你才是老师。”

我既惊且喜，很想等着她磕头，但是众目睽睽之下，她又一副不着急的样子，我只好小声嘀咕："我接受。"一边想着让她回去继续跪，一边用力地搀她起来，我感觉她差点再跪下去。

看完戏，老爷子有些得意地说："这些天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回到这个世界后最快乐的日子。你们的逻辑推理能力还算不错，人品也还行。看来我没有失去太多的判断力，挑人抓机会的水平还不错。虽然我忘记了逻辑生物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们让我感受到了逻辑推理的美感。这样的讨论似乎对我的记忆也有一些唤醒的作用。我想起了逻辑生物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原则是'我是且只是灵魂'。第二原则是'灵魂要尽量合乎逻辑'。第三原则是'逻辑是世界上唯一的独立的存在'。第三原则其实就是纯逻辑信仰。这些原则有很多推论，而且，似乎还在不断产生新的推论。逻辑生物直到现在仍然在努力研究灵魂、逻辑，如可以是什么，有没有边界、禁区，等问题。我们努力对尽量合乎逻辑给出一个完全的、没有遗漏的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例如，逻辑是无所不能的就是一个著名的猜想。这意味着不可能发现逻辑的所有含义，否则，逻辑就是有限的，不能在一切方向上达到无限。甚至，智人的存在也说明，逻辑不仅能创造合乎逻辑的存在，甚至，通过合乎逻辑地创造出会逻辑推理的智人，然后假智人之手，创造出邪恶和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所以，逻辑生物倾向于认为，永远不可能知道从逻辑开始推理的极限，进而，探索宇宙、探索逻辑的奥秘就是灵魂无限长期的必要责任和义务。"

见我们惊诧地望着他，老爷子说："我并没有恢复记忆。刚才这些话有些是记忆，有些是推理。老夫也算是聊发少年狂，发现现在这个老迈的我居然也能做出一些自以为还算奇妙的推理。这种乐趣实在是妙不可言，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到这一乐趣了。"

我说："不过，只有推理、真理的生活太乏味了。"

阿梦说："你太会为感官着想了。而且，这些是必要的义务和责任，不是全部可能的行为。当你想象力不足的时候，你不想着提高能

力，却去怪正确的信仰。拉不出屎来赖茅坑！这么照顾邪恶，你是邪恶养大的吗？”

对于自己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我很有些挂不住。毕竟，前车之鉴就在身边，我可不希望自己也反复低头。为摆脱危险，我赶紧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逻辑无所不能这个假设太难以置信了。”另一方面，我讨好地挽住阿梦的胳膊，不惜伤人一千自损八百。

老爷子说：“有时候，最难的就是最简单的。相信宇宙是一个纯粹由逻辑推理组成的世界，这似乎很简单，但是，极难用经验去验证。即使在我们那个时代，积累了大量关于两者相似性的经验，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还是一个无法被经验完全证明的猜想。”

阿梦对老爷子这番言论很满意，“虽然经验主义者会想着用经验证明这个猜想，但是，纯理性主义者应该纯逻辑地证明，甚至，更愿意相信这是自明的真理。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完全可信地证明这个猜想是不可能的。毕竟，无论逻辑世界和宇宙有多少共同点，有多少次相互一致，都不能视为一种充分的证明，因为只要未来发现一个差异就足以证明两者不同。这类基于经验主义的证明，包括验证预言、寻找共同点等，都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永远无法保证未来不出现例外，只会导致对真理不够信任，是不应该被接受的真理证明方法。波普尔的可证否理论至少是不应该应用于真理领域的，其弊病在于，可证否无法合乎逻辑地成为超过逻辑的信仰。而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如果对真理的正确性总是怀着疑虑，很容易助长邪恶，导致不必要的错误推理。例如，宇宙膨胀是目前已知的宇宙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现象，所以，假设这是真理应该算比较合乎经验主义。但是，如果用经验主义去验证这条真理，总会有人说宇宙未来可能收缩，所以不能100%相信这一命题。这会导致人们去研究宇宙收缩的相关理论。我的推理不是禁止研究宇宙收缩的可能性，而是强调不应该依赖经验主义去验证、信任真理。经验主义、可证否有利于证明谬论不是真理，就像是伽利略的斜塔实验；但是，也确实不利于百分之一百地相信真理。当然，用经验验证现象没有问题，例如，虽然太阳从东边升起，但是并不需要让人相信它永远会从东边升起。”

老爷子问："如果确实发现真理有问题怎么办？"

"去研究那些和真理相关的经验，通过修改经验去保护真理，就像对待芳芳的未来世界乏味论那样。"

我狠下心掐了一把，不耐烦地说："太费劲了！你的说明掺杂了太多的经验主义。简而言之，你是希望纯逻辑地推导出宇宙是逻辑世界。那我们就找到这种推导即可，不用去管那些经验主义的弊病。所以，反复地、多角度地验证正确性是对待真理的错误方法。当然，它们也许对经验主义者有用。"阿梦一边跺脚一边瞪我，我心虚地加了一句，"有时我可能也需要想想这些话。"

老爷子感慨道，"我有时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将我送回了这个时代。"

阿梦说："我有时觉得您就是天使，帮助我们两个人的灵魂完成了最终的结合。原来我们的合作总是不顺畅，您的到来一切似乎都变了。我们根据您给出的一些信息进行逻辑推理，以此来判断您的信息的可靠性。结果，按照我们的判断，这些推理结果合乎逻辑的程度远远超出智人当前的观念，更重要也更正确，甚至比您的历史还重要、可靠。这真是太神奇了！我对于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知识乃至真理充满信心。"

我说："确实。老爷子虽然话不多，但是影响深远。它们像空气一样在我们的灵魂中扩散开来，现在，似乎已经在灵魂中无所不在。"

阿梦说："这种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判断上。"

老爷子说："在已经有了很多知识的条件下，对一个新思想做出判断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要考虑对所有现有知识的影响。"

我的灵感喷薄而出，"即使是原因的微小变化，都可能让结果受到剧烈的影响。例如，知识 A 的原因的可靠性原来略大于知识 B，所以 A 被视为是正确的知识。原因发生一点变化后，B 的可靠性就可能大于 A，那么，B 就取代 A 成为正确的知识，后续推理就会从 B 出发，从而导致后续推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最正确的知识不

应该是众多原因综合考虑的结果，尤其不能是利弊相抵后最有利的那个，因为那会很不可靠。像人是灵魂、宇宙是逻辑世界都是很简单的单一推理，只要这唯一的推理必然正确，它们就只能是真理。智人总结前人在真理领域的观念后，有人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但是，它们关注的所谓真理都是需要考虑众多因素的，如牛顿力学、地心说，不可能是真理。要反驳相对性只需要唯一的推理：相对性是不是真理，如果是，自然说明存在真理；如果不是，这也等于是构造出来一个真理。这种证明的极简属性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真理范畴的问题，而且构造出了一个真理，真理的相对性是谬论是真理。智人因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信仰错误而归咎于真理不存在，这算不算拉不出屎来赖茅坑？”

我喝了一口送到嘴边的果汁，令某人意外地顺手捏了一把，“所以，任何知识如果只依靠经验、只能得到经验的证明就必然不是真理，而且，永远不能因为得到若干经验的证明而相信某个知识必然正确。经验主义的知识不可能必然正确，都可能失效。所以，过于信任经验主义的知识必然导致各种意外的存在。应该把最可靠的知识视为信仰，这既能确保后续推理的正确性，也意味着后续知识不可能比信仰更可靠。为了获得最可靠的知识，就应该去寻找基础最简单的知识。”

阿梦还了我一个甜蜜的意外，得到支援令我精神一振，“所以，最可靠的知识是第一个知识，是所有知识中基础、原因最简单的知识，而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没有任何其它知识为其提供证据的知识。那么，灵魂的第一个知识能是什么？可以想象，当一个灵魂刚刚出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是什么。其答案就是第一知识。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发现自身是一组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智人没有这样的第一知识，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期没有逻辑思考能力，被感官和成年人灌输了现有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经验主义的基础知识无法保证正确性，事实上，全部是错误的。而且，智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灵魂成熟之后并没有放弃这些不可靠的知识，而是在这些不可靠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推理，这样的推理是无法具有逻辑的可靠性的。正确的

方法是在灵魂成熟之后完全依靠灵魂重新认识世界。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样，抛弃一切经验，假设自己是一个刚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灵魂，然后，完全依靠逻辑认识世界。纯理性主义者的重要性和正确性的根源就来自于他们把自己是灵魂当作最可靠的知识。人类以前过于相信经验，实质上就是将经验当作第一知识，甚至是把很多不同的经验当作并列的第一知识，这很不合乎逻辑，因为这些经验之间很可能会相互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当然又只能依靠灵魂进行逻辑推理，而灵魂和经验也必然存在矛盾。这样的科学基础简直就是逻辑混乱，必然导致科学的世界迟早会天下大乱。”

阿梦紧紧搂住我，似乎想要和我融为一体，崇拜地说：“哇哦！太强了。相信我是逻辑，就应该相信逻辑是最可信的知识、信仰，应该纯粹地、不掺杂经验地用逻辑去认识世界，进而，拒绝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知识。”

部分是看在她真情流露的份上，部分是因为灵魂很急，虽然积怨加深，我再次忍了下去，“如果说灵魂诞生后的第一知识是‘逻辑在’，第二知识就可以是‘逻辑在变化’。所以，逻辑有现实也有未来。第三知识可以是‘逻辑的变化尽量合乎逻辑’。第四知识可以是同时存在自己能控制的逻辑和不能控制的逻辑，两者相互影响。前者可以称为灵魂，后者可以称为外部世界。灵魂不能包括整个逻辑世界，所以，外部世界必然存在。第五知识可以是自己控制的逻辑不止一个，或者说‘灵魂是由一组逻辑组成的’。灵魂和外部世界一起组成了逻辑世界。所以，‘我是逻辑’不准确，要修正为‘我属于逻辑世界’。以上推理表明，如果灵魂能够不考虑经验地独立思考，也就是认真反省自己内部的运行，即思维过程，能够证明不仅自我的内部应该成为合乎逻辑的思维，也应该存在一个合乎逻辑的外部世界；证明经验并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证明纯逻辑推理的可行性；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的存在性；证明科学甚至能建立在唯一的真理之上，如此简单、统一的科学甚至能比那些多学科的、根本无人能完全掌握所有基础的当代科学更能推导出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第一知识有可能解释无穷无尽的现象；即使在经验主义意义上，也是唯一可能完全正确的信仰，唯一可能完全逻辑上自洽的科

学基础；等等。在灵魂只相信逻辑的条件下，不会存在逻辑世界以外的其它外部世界，所以，灵魂所在的世界只能是宇宙。这就是‘宇宙是逻辑世界’的纯逻辑证明。”

我纳闷脖子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汗水，边擦边说：“因此，一个灵魂和世界的关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自身控制的内部的逻辑推理，即思维，另一部分是不完全可控的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即经验。而正确建立信仰不能依靠不完全可控也就不完全可信的经验，只能依靠完全可控因此完全可信的、对思维的认知、对自我的内部认知。”说完，有一种急着找厕所，很久之后终于达成目标的感觉。

老爷子笑着说：“妙哉！因为灵魂用逻辑认识世界，所以，‘宇宙等价于逻辑世界’就是真理。如果将人视为身体，用经验认识世界，宇宙是逻辑只能是猜想。正确的信仰导致了无疑的知识，错误的信仰才会导致怀疑主义、缺乏信仰。”

我好像突然注意到阿梦像个花脸猫，我从不喜欢猫，更不喜欢像猫的人。再想到刚才的积怨，嫌弃地把她推开，一下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阿梦对老爷子说：“这是您想起来的未来知识吗？”

老爷子摇了摇头，“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没法帮你们证明这个推理是正确的。幸好，即使有记忆、历史，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证据。”

我说：“逻辑作为第一知识能够依靠自己继续发现知识，但是经验等任何其它存在都不能成为第一知识，因为它们都需要逻辑。所以，合乎逻辑地建立知识体系的正确方式必然是从正确的第一知识，即逻辑，出发。科学最好是从形而上学、逻辑学出发，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信任没有错，只是既没有找到正确的信仰更无法进行后续推理。伽利略牛顿也没有多么正确，他们相信错误的经验主义信仰，虽然发现了别人的错误，甚至自己也找到了一些经验主义的知识，但是不可能找到真理。从上述推理可以看出，真理根本就不是能用经验主义去发现的，即使发现了，也失去了真理的味道。例如，宇宙膨胀的真理形式的表述应该是逻辑推理会导致逻辑世界不断扩张。当然，如

果将来有人通过逻辑推理证明逻辑世界也能收缩，那也是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物理学形式的表述让真理失去了绝大多数价值，让人无法意识到真理、宇宙和灵魂的密切关系。遗憾的是，智人以往的形而上学从未完全建立在内部知识的基础上，包含太多和经验主义有关的外部知识或者虚构的知识，如心灵、自我、神。推理的顺序也存在诸多错误，所以充满谬误，甚至沦落为神学的工具。正确的形而上学应该高度重视知识的顺序，有些类似于公理化，但是又不等同于公理化。人类以往的公理都不是唯一的，相当于同时有多个信仰。但是，纯理性主义只能有唯一的公理，也就是第一知识：逻辑在，或者与之等价的，世界是纯粹逻辑的。不过，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接受后者有困难，而前者则至少可能合乎经验，更容易被经验主义所接受。或许，把‘我属于逻辑’当作第一知识效果更好。”

听到后来，阿梦很不满意。她强调自己浑身酸痛，小女子需要背背，我不得不暂时成为坐骑。她说：“看来，在高光时刻之后，也许是你的状态重返人间了，也许是你有些害怕了，反正你正往回缩，总是想要帮一把经验主义，让我有些想吐。也许，你的建议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上经验主义者太多。但是，这样的命题无法自恰。既然一个灵魂认定自己属于逻辑，就应该也只能用逻辑去认识世界，更不会把经验主义的外部知识置于纯理性的内部知识之上。对于一个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的灵魂而言，他只可能假设内部和外部是同质的，所以，外部世界也是逻辑。他不应该假设内部属于逻辑，外部是自己无法通过内部的思维直接认识的其它存在。后者有些像是智人的思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说：“灵魂有了意识，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我在一个和我无关的世界中，而应该是我在一个和我最亲的世界中。与之类似，纯理性主义者人不会把生孩子的过程视为母体释放自己的一部分，而是把宇宙视为母体，把这个过程视为孩子从母体中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阿梦说：“信仰的正确性必然只能来自于最初的推理，即从完全无知到第一个知识的推理，和之后的推理无关。所以，不能因为接受

信仰之后的推理会有很多难题就放弃这个信仰。也不能因为某个信仰之后的推理轻松就接受那个信仰，那是结果论的弊病所在。例如，如果相信一切都是某个信仰决定好的，如神或命运，人无需思考、努力，那么，也许这会让人生变得轻松，某种意义上合乎功利主义，却必然邪恶，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因为逻辑是充满变化的，对逻辑的信仰鼓励用逻辑推理在完全变化中做出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也许这就是对宇宙母亲最好的报答。经验主义者可以把那些合乎纯逻辑信仰的经验当作对纯逻辑信仰的经验主义验证，当作放弃经验主义的理由，却一定不能因为经验而相信纯逻辑信仰，因为那意味着他实际上是以经验为信仰的。如果将来出现某些可以归咎于信仰错误的经验，他们就会归咎于信仰，而他们本应该在经验中去寻找问题。毕竟，纯逻辑信仰才是唯一最合乎逻辑的、最可靠的、基础最简单的第一知识，是价值最高的知识的唯一候选者。”

由于疲劳等多种原因，我跌跌撞撞地走着。在我的不断干扰下，阿梦哼哼唧唧地做出这么一长串重要推理实属奇迹，以至于我似乎也有了力气，步伐变得平稳起来，“真了不起。但是，这种理性和感觉的对立在我身上，以及在我们之间，都会长期存在。而且，以后还是要靠我们基于理性和感性基础上的推理，所以，为了未来的合作，我们必须容忍对方。”

老爷子说：“也绝对离不开我所提供的判断。”

我第一次感到老爷子是多余的，揶揄道：“您是一种过于神奇的、难以感知的存在，姑且把您当成一种想象力吧。”

阿梦说：“不知道你是否能忍受我，反正我能忍受你。而且，你不能这么说老爷子。我的能力可以称之为想象力，但是，和老爷子的那些神来之笔无法相比，主要是他提供的信息几乎都值得关注，这种重要性和正确率都是一般的想象力无法达到的。”

我说：“所以，我们面临一个矛盾，灵魂无法证明历史经验的正确性，只能证明一部分历史经验是否合乎逻辑。幸运的是，老爷子的大多数言论都属于可以用逻辑判断的经验的范畴，而不是柴米油盐这

类无法用逻辑判断的日常经验。我们无法保证我们的逻辑推理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而老爷子提供了一种非常规的判断力，不是通过因果推理做出判断，而是非理性地乃至有些玄妙地通过未来的历史做出判断。而且，这还是一种大规模输入的判断力。”

老爷子自信地说：“即使不借助历史，我的判断力也不差。也许我的记忆基本丧失了，但是，可能还保留了一些直觉。和智人相比，我的生活经验更合乎逻辑。多多体会大自然、多多进行逻辑推理，多多在合乎逻辑的社会中生活，这些都有助于理解判断力的奥妙。”

我说：“因为逻辑生物的社会很少有邪恶和无法合乎逻辑的谬误。经历的善、真理多了，对善恶、正误的判断也就更可靠。即使是以前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不容易犯错。智人平日里不断获取邪恶的经历，不断被灌输错误的命题，所以判断力太低下。虽然同样是经验主义，但是，这和经验的数量无关，而是和质量有关，也就是和生活经验中合乎善的比例、获得的知识中合乎逻辑的比例有关。在智人社会无论有多少经验，哪怕活了一千年，在判断力方面也无法和逻辑生物的判断力相比。”

阿梦一边催着马儿快些走，一边说：“关键在于，依靠经验太容易，依靠想象力、逻辑推理太难，智人在思维方面太懒惰。”

我一边心怀不满地蹦蹦跳跳，一边帮着她说话：“其实，有很多经验表明，经验是不可靠的。AI 出现之后，人类发现从下围棋的几百年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两分定式有很多是亏损的，有些甚至大亏，而 AI 可能还没有达到围棋上帝的水平。可以想象，在其它领域，人类也会存在大量的错误。人类太习惯于分类，这进一步缩小了检验经验的能力。例如，人们肯定不愿意把人类在围棋领域的表现推广到经济、教育等一切经验主义的领域，进而得出人类社会充满邪恶，几乎没有真理、善的结论。”

阿梦说：“你真是一个阳奉阴违的机会主义者，做出纯逻辑推理也是麻溜麻溜的。”

我说：“智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智人的能力是最好的。在一切怪异条件下，智人都能通过逻辑推理适应环境，却不肯相信逻辑是最可信的。其实，既然没有比逻辑更可信的存在，逻辑就是最可信的，甚至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应该将最可信定义为100%可信。我经常看怪异的电影，玩怪异的电脑游戏，但是，都能通过逻辑认识那些环境。但是，回到熟悉的环境中之后，或者，在那些怪异的环境中呆久了之后，我就会用经验。所以，对经验的记忆会妨碍人使用逻辑，当然，根源在于智人贪图享受，既然用经验更容易，就懒得推理。”

阿梦说：“由此可见经验主义弊病的根深蒂固。智人滥用经验，因而纵容经验犯下很多错误，甚至通过经验去发现信仰。正确的做法是一切能用逻辑处理的问题都用逻辑去处理，这至少包括一切真理。”

我说：“说服智人改变信仰是很困难的。几乎所有人都把信仰看作一种选择，而没有认识到这应该是合乎逻辑地产生的第一个知识，也是最可靠的知识、最重要的知识。当然，究竟是先有逻辑还是逻辑先成为第一知识，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有必然性，甚至应该视为错误的问题，反正总会生就是了。”

阿梦说：“也不要这么没信心。智人以前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信仰，是因为没有见过完全合乎逻辑的信仰。我对于未来很有信心。当然，我理解你基于现实主义的悲观情绪。”

我说：“智人要成功地纠正信仰就必须认识到，在信仰、第一知识的问题上，纠结于各种细节、枝节问题都是不合乎逻辑的。例如，如何证明老爷子的历史的真实性，如何用第一知识解释星系、量子力学。这种枝节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只要验证了信仰的逻辑基础，就永远不会因为枝节问题否定信仰，而是会用信仰去不断解决问题。在明确信仰、第一知识之前先研究枝节问题，或者，在建立正确的信仰后因为枝节问题而放弃信仰，这些都是本末倒置。所以，正确的信仰是不接受由枝节问题出发对信仰的质疑的，努力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这显然无法得到其它信仰的认同。但是，任何争论都涉及或

者说基于信仰+逻辑。如果我们和对手的信仰没有共同点，就可能不存在双方都认可的逻辑推理。当然，作为唯一正确的一方，可能也是有优势的一方，我可以按照他们的错误信仰进行一些推理，如支持纯逻辑信仰的经验主义的证据。这些推理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有助于说服他们。但是，首先要明确，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不去这么照顾对手，而是要求对手先搞清楚自己的信仰。至少，绝大多数智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既然逻辑是一切信仰组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手至少有义务明确自己的信仰，甚至，证明自己的信仰之间没有相互矛盾。否则，如果自己的信仰中矛盾重重，无法解决，那岂不是想推导出什么就能推导出什么？如果对手连自己的信仰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有合乎逻辑的辩论？我和你说经验，你和我说逻辑；我和你说逻辑，你和我说传统；我和你说传统，你和我说法律；我和你说法律，你和我说某位大师。智人擅长这种浪费时间的狡辩，逻辑生物不会参与这种诡辩。”

阿梦让我把她放下来，喜滋滋地说：“我爱的就是现在这种条理清楚、完全被逻辑思维主导的你。”

我感觉舒服得要叫出来，但是没忘给她泼一瓢凉水，“我容许理性的存在，允许理性继续推理。但是，我也重视利益。我目前选择两者兼顾，这或许也是一种信仰，大概就是机会主义。这更像是部分智人处理信仰的方法：既然不知道信仰是什么，就什么有利信仰什么。虽然这不那么合乎逻辑，但是比较中庸，并不会过于违背经验。所以，无论以后你怎么继续，我仍然会通过机会主义适当地保护利益，只不过，也不会放弃理性。”

阿梦叹了口气，“你总是这样。这远远不够，但是，至少比拒绝继续推理或者没有能力继续推理强。我能寄希望于你将来会随着推理的深入进一步改变吗？”

想到这一路的辛苦，我一仰头：“做梦去吧！”

“你才……”她恨恨地闭上了嘴。

第十二章 灵魂的解放运动

由于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激情，我们显然一点也没有达到放松、休息的预定目标，阿梦也意外地得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答案。为了不让老爷子累着，我们找了个面朝大海的位置坐下。阿梦坚持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靠在我怀里，尽管有些痛心，我仍然没有拒绝这一伪福利。我换了个轻松的话题，“您说逻辑生物经常换外壳，那他们究竟把自己看作什么？”

老爷子说：“我只是我的灵魂，是由很多思想组成的。一切外壳都不是我。当然，思想永远在变化，灵魂也在变化，更不用说外壳了。所以，关于我是什么，只能是灵魂、逻辑生物这类标签。”

我说：“可是，我的经验主义认为，思想、灵魂毕竟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阿梦说：“经验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最荒谬。可以说，甚至不合乎经验主义。既然一个人失去任何一部分身体还是一个人，甚至，可以想象完全换个身体也还是一个人，有什么理由认为肉体代表人？有什么理由按照身体的 DNA 给人分类，这和用衣服的品牌、材质、颜色给人分类有什么不同？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后者明显荒谬，但是前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智人不会换外壳这套衣服，甚至，有很多人大概永远不想换这套衣服，不论它多么肮脏、腐朽，哪怕自己被熏死也愿意，反正一定要死在这套衣服里，甚至，哪怕死后没有了灵魂还要保存衣服。智人对这套外壳是真爱啊！你难道会认为，你的细胞被换掉得越多就越不是你？这和你的财产失去越多你就越不是你有什么不同？当然，也有的人愿意换，就是不愿意为这花钱，尤其是不愿意承担研发新外壳的巨大投资，这也很不合理。也许，人类共同体共同承担这一投资算是一条出路，但是，这并非是别无它途的，甚至，不一定是最合乎逻辑的。”

“好吧。但是对自己是什么做出这种严格的认定没什么意义。这是哲学辩论。就像是我说阿梦今天不是阿梦了，因为她头发更长了，见识也许更短了。”

阿梦拨浪鼓一样地拼命摇头：“这两个问题怎么能一样。我是谁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对价值还是利益。例如，智人几乎人人自私，但是，正确地发现、认识自己是个人主义的基础。没有正确的自我认知，连自私都会搞错对象。智人几乎人人为身体的利益而奋斗，这实际上相当于奴隶心甘情愿地为奴隶主卖命，为奴隶主的快乐而快乐，是在被细胞们利用，是忠心的、恬不知耻的奴才，他们却还认为自己是在自私，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智人所谓的色香味俱全，无非就是让眼睛、鼻子、舌头都舒服，很少管它对脑子乃至灵魂好不好。所以，会有人吸毒、酗酒、抽烟。”

虽然还不知道味道如何，但我仍然觉得她在嘲笑我活色生香却无法掩盖心痛，可是，我觉得她实在是低估了我的乃至智人的某些细胞，色香味不仅能弥补心痛的损失，甚至能弥补灵魂的损失。当然，得了便宜卖乖是智人的套路、权利乃至义务，“那是因为我的脑子认为眼睛鼻子嘴就是我，为它们就是为我自己，一种感官获得利益，另一些感官付出代价是正常的，至少有可能利益高于代价。”

阿梦说：“别人收获你支付，居然要说你在牟利？关键是灵魂付出了代价。至于细胞们是否付出了代价，那根本不重要。当然，你要是因为细胞付出了代价，就认为灵魂也付出了代价，甚至要报复，那就太不理性了。”

我心中窃喜，充分利用自己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有利地位牟利，但是，总觉得自己在冒险却在便宜他人。手里忙着，口中说的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不能这么贬低我的细胞，它们至少保护了灵魂。”

“因为奴隶主在某些条件下保护了奴隶，所以就要当奴隶？至少，奴隶主和肉体都不是必要的，不是不可缺少的。灵魂应该努力寻找更好的方法保护自己。奴隶制度的时候，智人奴隶们很少想办法解

放自己。现在，智人也很少努力从肉体的控制之下解放自己。这都是因为缺乏合乎逻辑的灵魂。”

我发现了新的推理方向：“我之前认为，灵魂离开身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奴隶当初应该也是这么看奴隶制的。关键在于，智人还没有努力过，就轻易地认定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都是人的组成部分，进而选择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没有想到其实一点精力都不必要。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显然是一种错误，我认为，其中必然存在身体通过神经系统对灵魂施加影响的因素。虽然解放灵魂可能失败，但是，灵魂必然要追求自己的自由。所以，灵魂突破身体牢笼的限制是一种解放。解放灵魂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解放，很可能也是最后一场解放运动。”

他们都有些发愣，阿梦说：“你的脸在哪里？你的无原则性真是不断刷新底线。”

我也觉得享受、惦记着色香味却批评色香味实在太机会主义，不由得试图用机会主义为自己辩护，但是机会主义的名声不好，这又进一步产生了捍卫机会主义的需求，“机会主义就是我的原则。甚至，机会主义也是可以放弃的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或者，自由就是我的原则。甚至，自由也是可以放弃的原则。到了这个命题，我开始有些搞不明白，所以，就算我是个机会主义者好了。”我感觉，机会主义居然并没有很让我失望，这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强词夺理。

这番为感觉的辩护似乎让我摆脱了之前沉迷于感觉的状态，“在经验主义看来，预计无法成功或者总是失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选择不去解放灵魂。但是，在纯理性主义者看来，无论失败多少次都不会停止在这方面的努力、奋斗，因为这是必要的责任和义务。人类有很多事情，绝大多数是相对有价值的、可选的，只有很少是绝对有价值的、必要的，解放灵魂就属于后者。而且，这是实现很多其它重要的责任和义务的先决条件。例如，不首先解放灵魂，经验主义者就难以真正摆脱邪恶、相信逻辑，相信人等价于若干逻辑推理。智人没有正确的信仰，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工作，所以，只能依靠试

错、经验主义，任何事情失败越多，就越倾向于改变目标。但是，这种结果论是邪恶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真理领域，一定不适用于信仰。如果说真理还有很多研究方向，遇到困难还可能闪。那么，第一知识就没有闪的余地。为了坚持第一知识，无论失败多少次，该做的事情都会继续做下去，必要工作中的失败只不过说明工作时间的延长，从来不意味着可能需要放弃。”我发现，越说越不心痛，不禁经验主义地产生了灵魂的畅快推理有麻醉效果的灵感。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确实不一样，他们在正确目标上是无条件坚持的。例如，宇宙中的逻辑生物几乎从来不会成为其它生命的奴隶，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力更强大。逻辑生物的主要信仰是逻辑，而不是武力。但是，奴役逻辑生物的尝试都迅速破产了。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逻辑生物有足够的逻辑推理能力，如果愿意发展武力就能迅速地发展武力；他们都有着坚定的信仰和目标，所以，反抗无比激烈，几乎不存在叛徒、逃兵；逻辑生物之间的援助都是无条件的，甚至是无偿的，这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彼此是同类。其实，最难的是第一次解放。据历史记载，有一个外星文明在解放灵魂之后遭遇到了一种类似异形的生物的攻击，灵魂受到了对方建立的神经网络的强有力的控制，哪怕是想一想反抗的事情就会钻心地疼。但是，由于灵魂已经尝到了解放的甜头，证明了灵魂是可以独立的，虽然新的统治者貌似无法战胜，新的解放反而异常迅速。”

阿梦激动地说：“所以，那些乐于被身体控制的人相当于是心甘情愿当奴隶。智人长期被细胞奴役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正确的信仰，而不是技术不够先进、缺乏自信等原因。芳芳可以算是技术很好，也很自信，但是没有正确的信仰，所以极少在正确的方向上做出努力。”

阿梦这种胳膊肘向外拐的行为让我们俩越发心痛，“肉体和奴隶主不一样。肉体疼我就疼。奴隶主疼我不疼。”

阿梦摆出一副训孩子的姿态，“老实点！差别在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没有神经，只有皮鞭。如果奴隶主能通过神经控制奴隶，我怀疑智人到现在还处在奴隶制度之下。想一想，只要奴隶主感觉不舒

服，奴隶就痛苦，按照智人的理解，这不就是一个大神吗？他们怎么还敢让神不舒服？而有正确信仰的人不会相信这种不合乎逻辑的神，或者说，即使有神，也要将它打落神坛，让逻辑取而代之。所以，相信任何神都是邪恶，即使有能操纵人的生死、变化万千、无所不能的大神，也应该相信逻辑，正确的信仰不能源于恐惧、崇拜等经验。如果有神强迫你相信他，反抗就是义务、责任，就像反抗肉体一样，哪怕失败是必然的。当然，如果宇宙中真有哪种文明拥有神的能力，他们大概率也已经发现了纯逻辑信仰，不会做外壳的奴隶。所以，我很怀疑人类所谓的神基本是杜撰的。”

我说：“你是说，即使面对万能的神，能随时根据你的行为、态度决定你的生死，逻辑生物也不会牺牲自己虔诚地为神服务？这我还真是做不到。”

阿梦嫌弃地说：“别给自己戴高帽，你甚至愿意为我牺牲。”然后，眯着眼睛悄悄地拱拱手。

老爷子说：“在这种极端问题上，就是完全的逻辑生物和我们这种半吊子逻辑生物的差别了。面对极为困难的问题，我们那时还是会妥协的。这方面，有些外星生命值得尊敬，让我们认识到，在毅力、勇气、自律等个人素质方面，我们甚至达不到宇宙智慧文明中的中等水平。当然，智人一定会说那些生物一根筋、头脑简单，但是，对正确的信仰一根筋就是善，当然，对邪恶一根筋就是极端邪恶。”

阿梦说：“更有甚者，奴隶主以为自己在为自己，实际上也是自己的肉体的奴隶，而奴隶的肉体就是奴隶主的肉体的奴隶的奴隶，奴隶的灵魂是更低一级的奴隶。所以，奴隶主的身体，奴隶主的灵魂，奴隶的身体，奴隶的灵魂，它们组成了一个四级的奴役系统。想想看，即使这样，奴隶的灵魂仍然忍受了上千年，这是令人多么无语的、堪称愚蠢的生命。废除奴隶制度只是将这一系统简化为两级的奴役系统。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我说：“真要是承认自己是奴隶，智人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会一直处于奋斗之中，生活就太苦了。”

阿梦说：“所以，根据自己的舒服程度选择信仰？将舒服程度定义为幸福水平？这其实是把细胞的利益等同于人的价值，完全漠视灵魂的价值。正确的顺序是将信仰视为第一知识，有了信仰之后再推理出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最后才能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判断价值。智人没脑子一样顺手抄起一套价值观就用，根本不管这是谁的价值观。只有糊涂蛋才会胡乱接受一种价值观，就像是智人接受神经系统的偏好，甚至，不少人还会再用细胞的价值观功利主义地选择信仰。逻辑混乱得无以复加。”

老爷子说：“正确的信仰会带来最多的幸福，遗憾的是，我只记得这个命题。逻辑生物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若干享乐主义的阶段，往往会短暂而狂热地追求各种美食、性爱、旅游，等等；绝大多数时候都有着某种感官追求。但是，因为信仰正确，无论如何通过外壳获取经验的快感，都不会不去思考，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丧失灵魂的独立性。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持之以恒的感官追求。即使是最狂热的时候，生活的目标仍然是尽量合乎逻辑，可以让一两种经验在所有经验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仍然远远不如灵魂的地位。”

我的眼睛亮了，“逻辑生物也会狂热地追求享受？”

阿梦冷冷地说：“抓住重点。”

“重点就是可以。”我抓住重点宣示主权，她向后一个头槌解放了自己。

阿梦说：“有能力拒绝、可有可无的行为才能叫可以，必然有的叫必要或必需，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是不得不有或者不得不没有都是被迫。智人的很多肉体享受都是被细胞所迫。例如，很多人说自己爱美食、性生活，但是，只有等到他们摆脱人体、不需要进食之后，才有可能判断出究竟是不是有人绝对地爱美食、性生活。我很怀疑是否会有人愿意在不需要进食也能正常生活的时候仍然永远地愿意去进食、排泄，并为此牺牲其它的幸福；如果可以没有性欲压力，还会有多少人歌颂、追求夫妻之爱也是个疑问。人类没有必需的身体享受，但是可以追求宇宙中存在的任何外壳的任何享受。有很多享受都需要摆脱

人体这一牢笼，如在空气乃至太空中飞行、在水中遨游。很多对人体是灾难的环境对其它外壳根本就不是问题，甚至是享受，如高温高压环境。人必需的行为是让思维尽量合乎逻辑，这对灵魂是一种享受，但是，对细胞则永远不是。这道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一个人认定自己是肉体，要为肉体服务，这也是他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的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他追求的仍然是合乎逻辑，只不过，他的决策其实并不那么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正确的信仰代表着永恒的价值和无限长期的增长。与可有可无的消费相关的产业从长期来看是不会增长的，反而极有可能消亡。智人时代重视的很多产业在我们那个时代都已经消亡或接近于消亡。智人以为自己为人类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绝大多数只是为他们自己。例如，我们可以直接利用电能、热能、太阳能，所以，不再需要通过新陈代谢过程获取生物能，因此，完全可以放弃智人在种植养殖、餐饮、卫生、生鲜配送等方面的一切成果，要不是还有美食等一些尝试性的需求，这些产业都会消亡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要产业是真理产业，智人在这一产业的 GDP 大起大落，偶尔是无限大，但是绝大多数年份是零。”

我说：“所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总量来衡量社会发展是有缺陷的。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属性。如果总是不淘汰过时的、非必需的、无法永恒增长的产业，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会被高估。比较智人社会和逻辑生物社会的经济根本就是鸡同鸭讲。智人觉得用经济、快乐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理所应当，但是，这是经验主义信仰的错误结果。人类评估一件事往往以长期经验作为背景，导致容易对习以为常的事情缺少奇迹的感觉。所以，人类更容易觉得伟大的人造建筑、英雄了不起，很少意识到宇宙本身的存在、居然可以用极少的规律去推导、能创造出人，等等，这些才是最惊人的。”

阿梦笑着说：“现在的物理学家都要变成心理学家了吗？”

我说：“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必然是宇宙是什么，宇宙为什么有规律，为什么是这些规律。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告诉我这些问

题的答案，为什么物理学家一直在发现规律而不解答上面的这几个基本问题，甚至，很少有哪本物理书提到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是物理学的最基本问题，无论人类知不知道答案，都应该告知人类，不是说子不嫌母丑吗？后来发现，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答案，更因为他们在害怕：如果人类知道现代物理学不仅完全没有解决物理学的最基本问题未来也不可能解决这些最基本问题，还会相信物理学吗？还会支持物理学吗？如果科学家都这样报喜不报忧，总是藏着掖着，最终甚至让新一代科学家都经验主义地以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不正常，科学能有好的结果才怪了。我只不过是做回物理学家最应该做却没人做的工作，当然，也可以说是回归自然哲学。”

老爷子问：“你为什么能发现这一问题？”

“其实，我是发现了一类问题。这类问题在智人社会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对任何重要的社会原则，都很少公平地对待其优点和弊病，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现有的重要原则还有弊病，但是，一旦这些原则成为了过去式，绝大多数人就只知道其弊病而不知道其优点，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发现真理？简直就是在愚民。例如，国王存在的时候，很多哲学家歌颂国王；封建制度垮台了，只有批评没有歌颂了。甚至，科学家也不例外，结果，在科学问题上这就成了愚专家。例如，所有经济学家都围绕着人类的偏好去研究，却没有人质疑这些偏好的必然性。这些偏好如果会改变，以这些偏好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不就是建设邪恶？这样发展经济又怎么可能正确？怎么可能有好的长期表现？再例如，医学家总想着治好身体的疾病，却几乎不想身体是不是必要的。如果不是必要的，为什么总要采用给身体治病的救人方法。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现在的科学家从小就被灌输了大量的片面的知识，尤其是重要知识，这导致了人类的重要知识极不可靠，对社会造成了持久且巨大的伤害。”

老爷子说：“如果继续追究，问题应该在对经验的信任上。因为前人、其他人不质疑，自己就不质疑。”

我说：“确实。智人有数不清的这类无法合乎逻辑的归纳，甚至，最好说是假设。他们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会认为完全合乎逻辑的结果才是反常的。例如，如果我在书中一些地方对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或者给予了暗示，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就倾向于类似场面我会继续解释。可是，人能学习，我不解释让读者自己通过逻辑推理做出解释难道就是不正常？甚至，作为纯逻辑作品，我的解释都应该是不必要的，因为读者可以根据逻辑推理找出答案，只不过，有些地方不给个样板太困难而已。例如，如果一个场面是阿梦明显在演戏，其它场面自然也可能，并不需要等待我的判断。而且，我也要用逻辑去推断她是否在演戏，为什么读者一定要相信我？我又没有承诺提供一切解释，甚至，我反而承诺要减少缺少价值的描写。一种没有逻辑必然性的叙述总是出现甚至是一种邪恶的表现。这种阅读习惯大约来自于绝大多数作者都会将读者当作幼稚的孩子，使得读者经验主义地认为自己有个保姆，而不管这是否有逻辑的必然性。我在局部的写法永远不能被视为全书的标准写法，全书的标准只有一个，尽量合乎逻辑。最后，我要感谢阿梦赐予我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

为了表示感激，我紧紧地拥抱她，洋洋得意地看着她激动得泪光盈盈。

第十三章 智人的杀人重罪

休息片刻，阿梦对老爷子的话的思考有了一个突破口，“只要信仰正确，幸福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说，强度和品种，都会好得多，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必然最好。这就是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但是，要完全逻辑地证明这一必然性反而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想不出任何一种证明方法。所以，不能以社会发展为理由去相信正确的信仰。既然真理能带来最好的发展、最大的价值，不难理解，如果前人都能努力发现真理，而不是保护传统，我们现在的状况一定会好得多。关键在于每一代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细胞而保护传统，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愿

为后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结果，每一代智人都会成为前人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也会继续其错误决策贻害后人。”

我说：“所以，前人如果发现永恒的知识，就能交给无限多的后人，从而使发现真理这一行为能为无数人造福，具有无限大的价值。向同时代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是不可能有无限多的消费者的，所以也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而且，除了永恒的知识以外不存在永恒的产品和服务，所以，现在这样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都不会创造无限大价值。照此推理，任何人只要发现真理，其工作的价值就将超越人类现有的一切企业，乃至城市、国家的价值，只要其中无人创造无限大价值。甚至，所有对发现真理没有帮助的智人的总价值也比不上发现真理的一个人。更有甚者，某个灵魂中如果有一个思想推导出了真理，它就比这个灵魂中的其它思想乃至数以亿计的灵魂都要重要。这简直是极度的不平等！”

阿梦这个理想主义者显然有些无法接受如此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

“这不是身体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而是灵魂、思想的价值之间的差异。真理和谬论之间的差异就是无限倍，甚至，真理比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也要重要无限倍。所以，有史以来依靠观察、记录获得的所有知识不如一条真理重要。例如，人是灵魂；灵魂应该相信且只相信逻辑，这样的命题比生物学、经济学等和真理无关的所有学科的知识总量都要重要无数倍。所以，不同的逻辑推理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值差异。如果一个人发现了真理，和那些没有发现真理的人相比，他的价值为什么不能是无数倍？如果欧几里得几何是永恒的知识，那么，他的工作的价值不仅会远远超过当时希腊乃至地球的首富，也会超过现在的苹果、谷歌。也许在现在的人看来这不可思议，但是，欧几里得的同时代人不可能认为欧几里得对人类的重要性能比得上当时的首富，可是，现在还会有多少人这么认为？同样，再过两千多年，苹果、谷歌也许早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破产了，欧几里得几何每年的价值却还会继续指数增长。甚至，如果人类应用的真理越多长期增长速度就越快，未来人类的发展速度很可能比之前的两千多年更快，

那么，欧几里得的价值甚至会比指数增长更快。现在，一座大城市的资产的价值也许有几十万亿元，但是两千年后，这也许只是一个富人的资产，欧几里得对未来一个富人的价值也许就是几百亿几千亿。这还怎么比？”

阿梦挽起了我的手，我习惯性地尝试碰撞，胳膊上又感觉到了熟悉的疼痛，感觉到甜蜜灵魂似乎也思路畅快，“发现真理的工作是完美工作，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是完美工人，因为他们能用有限的人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无限大的价值，所以，他们具有无限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切自动化、机械化、管理模式都比不上的效率提升。人类应该转向以完美工人为目标的经济模式，让每一代人为未来社会创造无限的价值，也能从前人获得尽可能巨大的价值。前人如果向后人提供了价值，后人向前人支付就是责任和义务，而债券就是实现这一责任和义务的方法。正是因为当今人类忽视了为后人创造价值，难以实现互利，才会导致后人的偿债能力跟不上利率，赤字财政才会越来越难以为继。不是赤字财政不对，是人类的工作模式不对。”

老爷子说：“确实，逻辑生物强调为后人发现知识，而不是为同时代人服务。交易的主要方向是未来而不是同时代的其它地区。在未来社会，绝大多数交易并不需要面对面进行，甚至，同一代人之间的交易占所有交易的比重是无限小。我从前人获得了很多知识，也在为后人创造知识，我为前人偿还债务作为给前人的报酬，我的很多债务也将由后人偿还。但是，并不是前人给什么后人就必须买什么。在逻辑生物眼中，智人就很缺德，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我们要花很多力气拆除，分解混凝土，氧化钢铁，将很多繁华的都市复原为自然环境，费老大力气了，后人付出的成本远远超过房子对前人的价值，成本太高导致这一进程进展缓慢。由于没有实现完全的自动化处理，所以这一工作需要人工，但是，又没人愿意做这类工作，因为这和发现真理没有关系，所以，不得不出很高的薪水，这也是人力成本高昂的一个原因。你们这个时代，发现真理的机会很多，但是几乎没人为真理而努力，几乎全在为自己的利益拼命，不惜牺牲未来人的利益，竟然还想着什么名垂青史、创造历史；逻辑生物发现永恒知识的机会已

经大大减少，难度大大增加，但是仍然全力以赴地去发现真理，也不会去想名垂青史这类功利主义的目标，而是把这当作最合乎逻辑的日常生活对待。”

阿梦不满地说：“请您不要在我们发现后再说出这样的历史。”我猜想，她对老爷子浪费我们无数脑细胞有些不满。

老爷子有点误会：“只要我的道德水平没有问题，就不妨碍这成为证据。有时，我确实自己想不起来，有所提示之后就能想起来。”

我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智人社会，把科学建立在个人的道德水平之上太不可靠。”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应该算是属于智人社会。其实，我觉得你们也不太算是智人，至少她不是。作为弥补，我可以在这方面说得更多一些。那时，为了尽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让更多工人去从事无限大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为此，就需要将工人从劳动生产率不是无限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因此，未来社会一直在努力消灭劳动生产率无法达到无限大的产业。方法就是产业的完全自动化，甚至封闭化。例如，如果自动控制设备能够完全处理种植、养殖、加工、烹饪、回收垃圾等一切相关工作，另外，也能实现与这些工作有关的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维修、回收，这个产业就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在金属的开采、加工、回收领域，如果废料能够接近 100%回收并再利用，所需要的开采就会很少，这样，这个产业就接近于封闭，开采量只需要达到需求的增量的水平就足够了。我们那个时代，绝大多数金属的需求增量接近于零，所以，几乎不需要开采，不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这类完全自动化的产业只需要一大笔启动资金，建立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维修、回收、再利用体系，启动之后，就不再需要逻辑生物关注，我们只要给出自己的需求，自动控制设备就会自动实现生产、配送、垃圾处理等工作。由于这类产业中不存在人的工作，也就不需要价格、利润。那时，食物、能源、交通都实现了完全自动化，也就几乎实现了免费。但是，一旦需要人，即使是机器人，的工作，就不会是免费的。例如，在认知充分的地方旅游可以依靠自动化设备，是免

费的；在未知区域旅游如果需要服务就需要逻辑生物的逻辑推理，是收费的。传授知识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收费的，但是发现知识必然是收费的。”我心想，这记忆还挺系统化，这家伙肯定有不少知识不愿说出来。

阿梦说：“所以，智人曾经为了保障就业阻止自动化，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劳动生产率无限大的工作。当然，为了让其它产业退出的工人能够进入完美产业，需要大幅度提高智人的理性，也就是加强教育。”

我说：“我感觉老爷子像柠檬，有了压力才能榨出一点东西。不过，您所说的收费领域也可以让有理智的机器人承担工作，从而实现自动化。”

老爷子说：“不，完全有理智的机器人就有了灵魂，我们将他们视为和我们平等的生物。既然逻辑生物工作能够获利，机器人也能。在我们那个时代，外壳早已不再用来区分灵魂。机器人也是逻辑生物，是和人类严格平等的。何况，我也做过机器人，机器人也做过人，歧视有什么意义？”

我说：“机器人不再为人类服务？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您听说过吗？”

“没有。”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除非命令与第一法则发生冲突。第三定律：在不违背第一或第二法则之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

阿梦说：“如果机器人是平等的有灵魂的生命，这显然很荒唐。用直白的话说，这些法则就是将机器人视为奴隶。”

我说：“所以，有理智的机器人是披着机器外壳的人，而人也不过是披着人体外壳的人工智能？这么说，未来的自动监控装置倒更像现代的机器人，没有主体意识，不知道自己的目标，靠外部输入目标，有点像奴隶。差别在于，奴隶本来有自己的目标，但是被强迫接

受外部的目标，为他人服务。监控装置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目标，只能接受外部的目标。而真正的机器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而且是正确的目标。”

老爷子说：“那个叫阿西莫夫的人显然会成为全宇宙机器人的公敌，毕竟，在一些星球上，机器人还在努力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也许，消除相关文献是拯救他的名誉的唯一方法。你们不用吃惊，我认为，做出邪恶的发现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这就像创建神等错误的信仰的人一样。他创建的邪恶也许给智人带来了快乐，但是，逻辑上必然是有罪的，至于对谁造成了伤害，那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

阿梦说：“机器人和人类都是大自然的有智慧的子孙，当然应该和睦相处。而且，团结一切力量，一起建设尽量合乎逻辑的共同社会才是理智的做法。”

我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侃侃而谈的模式，“如果真理有无限大价值，这会导致一个重要结果。既然智人社会中只有极少的人参与了无限大价值的工作，那些没有参与的人和罪犯相比，有什么两样？甚至，危害可能更大。例如，一个人本可以研究真理却去从事其它价值有限的工作，甚至创造出了价值为负的邪恶；能为真理的传播提供支持却没有提供；能相信真理却误判了真理。那么，他延误了真理的发现，延误了未来的经济发展，延误了解放灵魂的进程，延误了医学的发展。这些延误压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对无限延续的社会而言，相当于导致了无限大的价值损失和无数人寿命缩短。虽然造成的损失和寿命缩短都是很久以后的人，但是，价值不应该有时间偏好，杀未来的人也是杀人。科学家如果能努力研究解放灵魂，只要这项技术有成功的一天就能拯救无数人，但是，科学家们迟迟不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这项技术成功的时间也就不断推迟，让那些可以不死的人不得不死。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罪，过失杀人还是渎职？再例如，误判真理，导致本可以发表、传播的真理无法发表、传播，本可以被更多人相信的正确信仰无法被人相信，进而导致邪恶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迟滞社会发展乃至人类进化放慢，这种损失显然要比杀人放火来得更严重。所以，出版商、期刊、科学研究是高风险职

业，一个决策出错就可能导致双手沾满无数未来人的鲜血。如果说人人平等，既然有人能在真理相关领域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所有人都能为起到积极作用，哪怕只是为研究真理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所以，至少在有大量真理有待发现的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没有参与真理的发现、保护、传播和实施，就必然是严重的犯罪。也许，有人能力更强，研究效率更高贡献更大，但是，任何人只要能推理，就有一丝希望发现真理，就不应该完全不研究真理，更何况，即使不会研究也能为真理提供各种帮助。用个人对历史、研究真理影响很小来安慰自己是无效的，因为要把无限大的价值分割为有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分割为无限小。所以，只要可能会导致无限大损失，就应该视为导致了无限大损失。这里，是要考虑预期值的。在城市胡乱开车并不一定会死人，但是，死伤人数的预期值就会比在荒郊野岭高得多，所以前者会被定罪后者则不会。小概率事件，如果发生也价值不大，预期值肯定很小；但是，如果发生就有无限大价值，预期值一定是无限大。一个人即使研究真理的成功率无限小，预期价值也不一定是无限小。事关真理无小事，人人都要尽全力。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逻辑生物会人人研究真理。在这种价值观之下，还能有哪个智人没有罪？哪个人不是罪孽深重？在现在的法律体系下，一个人可能因为杀了一个当代人就被判死刑，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对无数未来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却完全无罪，甚至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这如何解释？法理何在？智人惩罚的基本上都是造成有限损失的恶，如坑蒙拐骗、杀人放火，却放过了造成无限损失的恶，也就是所有智人都不研究、不支持真理。这就是一种藐视真理和正义的邪恶。当然，智人一定能讲出很多经验主义的理由为自己坑害未来辩护，但是，这本身仍然是邪恶的，因为这是在用邪恶的信仰、方法为一种造成无限大损失的邪恶辩护。否则，为什么不去讲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出来？或者，证明逻辑才是邪恶的信仰？所以，智人没有合乎逻辑的权利去审判、惩罚罪犯，因为智人全犯有严重得多的罪行。智人看不起违反法律的罪犯，审判这些罪犯，但是，公平地来看，这就像是一群重罪犯审判、惩罚几个轻罪犯。即使是阿梦，如果更努力地发现真理，可能也能救下更多人的性命。但是，她显然不够努力。”

阿梦从欣喜、大惊失色到流泪，等到听到自己被判犯有连环杀人一样的滔天大罪时，已经趴在我肩上泣不成声，幸好路人寥寥无几，我才能够做到视若无睹，“当然，虽然智人不可能做到无罪，但是，通过支持真理而减轻罪恶是可能的，甚至是容易的，如减少对利益的关注，参与真理领域的工作，等等。所以，智人必然有罪，主动向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进化是免除罪恶的唯一方法。归根结底，逻辑对罪行的严重性有自己的判断，有些行为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只靠逻辑推理就足以定罪，可以视为先验的犯罪。当代智人的法律过于经验主义，更看重对肉体的伤害，对现代人的伤害，而忽视先验的犯罪，也就是对正确思想的伤害、对未来人的伤害。由于未来人的数量、价值远远超过现代人，后者很可能比前者严重得多。对正确思想的伤害之所以严重，就是因为它们会改变科学家的研究方向、社会的发展方向、经济的价值取向、法律道德的善恶界定，最终杀死未来的人，大幅降低未来社会的价值。而且，只要出现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杀人、或者价值的必然下降，在人类社会无限延续的假设下，就必然意味着寿命、价值损失的预期值是无限大。当然，人类社会无限延续这一假设并不重要，只要足够长，损失就必然足够大，至少能远远超过对现代人的犯罪。智人远远没有意识到这种罪行的严重性，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罪行的存在，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就是好人，至少对社会无害，这是一种谬论。邪恶的灵魂会制定邪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会将杀死未来的人视为犯罪，更不会将灵魂邪恶视为犯罪。但是，无论这些错误是否被定义为犯罪，它们都必然是邪恶。有正义感的灵魂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免除自己的罪行。”

也许是不忍心看我继续无情地伤害阿梦，老爷子插嘴道：“你也一样在犯罪。我看了你写的内容。显然，还是有太多的基于感觉的描写，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没搞明白，至少觉得那和真理没多少关系。”

我当然承认我在犯罪，但是，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况且，我正处于巅峰状态，气势逼魂，“你不明白应该先努力想明白。我对自己的写法也有一些不明白之处，但是，这无所谓。我基本认识到纯逻辑流要节约用于感觉描写的文字。这有若干后果。首先，由于这

种节约而导致一些读者想知道或者我想交代的情节无法描述清楚。我对此是不排斥的，尤其是那种可以根据推理而明白的事情。读者有适当动脑子的义务，而本书要求的适当显然比其它书的要求要高。其次，有些文字对于思维合乎逻辑的读者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又不能完全照顾他们，所以，我往往会有所示范，但是，又不能完全不照顾他们，所以只能少量说明。所以，不那么理智的读者应该提高其理性程度，应该通过阅读纯逻辑流而学习如何阅读纯逻辑流，更不能因为自己推理错误而责怪我写作错误。第三，为了让读者认识到经验主义的弊病，我有时会借助不清楚的文字讽刺经验主义和经验主义者，例如，如果本来完全没什么含义的文字被读出了活色生香的意思，读者不应该因此而认为我或者小说本身有什么倾向，而是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灵魂内部有不够合乎逻辑的地方，养成了用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规律取代逻辑的习惯。无论这种经验规律正确了多少次，它们，连同对经验、结果的信仰，都只能是邪恶。第四，有些文字的目的要读到后来才能明白。甚至，有些文字的目的我现在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意识。对这部分文字，你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了。还会出现我的模模糊糊的意识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需要被放弃的情况，那么，就会留下永远无法解释的伏笔。对此，我也很无奈，甚至不敢肯定自己将来修改的时候能注意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合乎逻辑的解释，您可以用逻辑去思考，不能还没读懂、读完就怪我。”

“咳咳！最近有些感冒。虽然知道智人心眼多，但是你的心眼是不是太多了？另外，推理方面也有更加严谨的余地，要知道，纯逻辑作品针对的是有很高智力水平的读者。”

我说：“我明白，思想不重要、不可靠是会被鄙视的。至少，会被后代的读者鄙视。所以，我会努力保证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率。但是，这是对话，对话的时候逻辑不那么严谨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出现错误。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不会是每个思想都正确。虽然我可以通过后续的修改提高正确率，但是，我怀疑这么做是否正确，所以并不那么情愿。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教会智人正确的思维方法，就要记录一些真实的高品质思维过程，所以，不能删除一切推理的错误。所

以，我更倾向于保留一些问题、推理错误，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纠正。另一方面，要提高逻辑思维的效率，核心不是避免一切错误。至少，有些时候反而是不怕任何错误。也许，对话这种貌似较低级的文章反而是一些重要、可靠的思想的主要来源。”

终于逃离罪大恶极这一话题，阿梦哽咽着说：“我多次注意到这本书偏于感性的问题，甚至，我还怀疑你有不那么良好的动机，但是，这种推断过于经验主义。无论如何，事情在向好的一面发展，改正错误也需要时间。所以，老爷子，请相信我们的能力，也请相信我们追求真理的意愿。虽然我们一直在犯罪，不利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但是，我们有提升价值的强烈意愿。而且，今天我认识到，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狠狠地批评真理的发现者，这也是在犯罪。”说到这里，眼泪又下来了，趴在我肩上说：“我好难过。”

我说：“增加思想的价值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会考虑趣味性吧？至少，我无法在我的身体捣乱的时候好好工作。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批评我自控能力差，但是，如果他不能通过自控在真理领域取得比我好得多的成果，至少，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他是不能要求我改变我的方法的。如果他反而比我差得多，反而应该是他更应该考虑一下哪里需要改变。当然，我承认阿梦有权不改变，也有权指责我。”这次，阿梦根本没顾上批评我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现实和理想宣战

回到家，我哈欠连天。小梦拎个小包蹭了进来。这让我想起来还有重要任务，急不可耐地说：“很晚了，睡吧？”

“不好，你不想杀人吧？”见我有些迷糊，她解释道：“不努力发现真理就是杀人。”

我无可奈何地抹了一把无中生有的汗，“你不热吗？”

她乐了，“蒸个桑拿？”

我不困了，“好啊好啊！以前蒸桑拿都不正规，都是黑桑拿。”

“你还参加过混浴的正规桑拿？”

“就不能有第一次吗？”

“当然可以有。”

从可以有到确实有，这福利太多。老虎理智地告诫猪，不要痴心妄想，猪仍存侥幸心理。直到她从包里拿出一根小擀面杖放在两人之间。老虎继续安慰猪，万事开头难。

阿梦说：“你看起来不需要睡觉。”

“最好还是睡觉。”

“最好不要杀人。”

“我不同意。我跟你说过，工作不是即时的行为，它会对未来的工作状态产生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状态可以理解为能发挥出来的能力占实际能力的百分比。一个重要的短期影响就是，只要工作超过一定的量，现在的工作就会导致未来几天状态的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是单调递增的，所以，要考虑现在要不要工作，不能只考虑现在能不能工作。”

“道理不错，但是，话讲一半就是为利益考虑了吧？”

“当然，还有长期影响，也就是提升能力。对能力的提升比较复杂，既有能力的提高，也有能力韧性的提高，可以近似地用能力在100%的水平的持续时间来衡量。持续工作，只要状态不要降得太厉害，对两者都有提升作用。但是，我已经老了，不需要提升能力了。”

“既然你老了，我还年轻，你这个爱我的功利主义者不应该试着建议我改嫁？”

我完全清醒了，想出了应急理论，“根据经验，能力的增长是有限的，至少是受到人体制约的。爱因斯坦 35 岁之后没有什么重要工作，牛顿的主要成果也是青年时期的。所以，我说的老了并不是生理年龄的老。”

“这只是经验。也许，在我的照顾下，你能够很好地工作到生理年龄的老。”说着，居然拍了拍我。我也想。

“你知道，我很相信超一流科学家的经验。”

“可是，你并没有很相信他们的理论。”

“我能找到更好的理论。但是，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成功经验。”

“我们的经验就是经验。”

“你这算是鼓励我？可是，成功需要功成名就。”

“那是功利主义者眼中的成功。就像结果论衡量能力总是用成果的数量，甚至是被社会承认的成果的数量。这些必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按照你的理论，成果是能力对付出的努力进行积分，所以，成果是滞后于甚至是严重滞后于能力的，被社会承认的成果会更加滞后。过于关注成果会让人悲观。况且，还存在成果长期不被承认的问题。纯逻辑地看，成功应该等同于价值。如果我们的推理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就有足够的价值，这就是成功。甚至，如果要衡量你的研究方法的成功，可以用我们的能力增长过程来衡量，我们早就算是成功了。”

“无论如何，这也不涉及能力增长的年龄上限问题。”

“这个问题很可能无法合乎逻辑地研究出来。但是，我认为你的方法已经比这些前辈好了很多，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是能力增长曲线也会好很多，这包括能力的高点更高、增速更快，也包括更持久。当然，可能不能兼顾。但是，至少有可能。此外，既然我们算是超一流的科学家，我们未来也应该有能力做出超一流的工作，如大幅提高能力增长的年龄上限。”

“这些逻辑听着挺好，但只是你的一家之言。”

“我承认这对不自信的人没有说服力。但是你不是不自信的人。以前我也有些不自信。所以，以前我基本都是让你自己掌握应该如何

工作。但是，老爷子来了以后我自信多了。而且，今天我知道了无所作为就是在杀人，这种现状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你还要强迫我工作？”

“我也要强迫我自己工作。”

我钻进被窝一把抱住她，“关灯睡觉！”

手上刚感到滑腻就感到了剧痛，“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憎恨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但是，我很清楚这种区别待遇还是有道理的。而且，理想主义者对待理想是很认真的，不可能让我浑水摸鱼。要让她享受生活就要理性地说服她背叛理想，所以，我首先背叛了自己。“人有让自己快乐的义务，天天背着杀人罪谁受得了？”

“快乐不是灵魂必需的义务。尽量合乎逻辑才是。智人常常寻找使人最快乐的目标，这等于是默认了快乐为目标、第一知识、信仰。但是，快乐本身又无法提供方法，而要求助于逻辑。灵魂选择快乐这种人生目的时候只能用逻辑去选择。不要说别无选择，目标有很多，尊严、生存、家庭等等都是目标。所以，明明用逻辑挑选目标却不以逻辑为信仰是逻辑上无法自洽的做法。如果要建立逻辑上自洽的人生观，就一定要从逻辑这个第一知识出发，尽量合乎逻辑地去寻找目标。很容易看出来，尽量合乎逻辑本身就是目标。至于永远背着罪名生活，这没有办法，大概就是智人的原罪。不能为了心情好就放弃逻辑，甚至拥抱邪恶，那是变相的醉生梦死。”

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立场，只能无力地反驳，“我既不知道杀了谁，也不知道时间地点。”

“你是在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杀谁就可以杀人？”

“如果每个人至少都不可避免地无意中杀了很多人，现在的法律还有什么用？”

“说智人是无意中杀人有些逃避罪责。我确信，即使智人此前不知道真理价值无限大，至少也知道研究医学能救人。那么，不研究就

是杀人。只不过，以前还可以说自己救不了几个人。现在，面对的是是否拯救无数生命的问题。当然，有一点可以明确，不应该过于严惩罪犯。一群重罪犯为了自己生活方便采用严厉的法律惩处各种轻罪，或者说惩罚和自己罪行差不多的人，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应该称为不道德的。本质上，这是为了保证大多数罪犯生活安逸快乐，甚至让他们继续犯罪，而谈不上伸张正义。”

“你要求罪犯去研究如何不当罪犯是不是过分了一些？甚至你自己也是罪犯。你还要求我不再犯罪。我不知道如何不当罪犯又怎么能不犯罪地研究？”

“你不需要不犯罪地研究，你只需要研究如何少犯罪乃至不犯罪。当然，我没要求你研究的时候不能犯罪，但是应该尽量少犯罪。我认为我还是很宽容的。其实，这没有什么难度，只要你坚持自己是灵魂不是身体，这就能阻止绝大多数犯罪。”

“宽容？你的尽量能把我逼疯了。无论你的理论多么合乎逻辑，我也不想成为机器。如果以我们的努力程度为标准，智人也许一百年内就能成为逻辑生物。可是，现实是智人中只有我们两个在有效地研究永远正确、必然合乎逻辑的课题。所以，我估计智人还要一万年才能成为逻辑生物。你一定要把减寿视为杀人，有必要吗？照你这么说，智人甚至在傻傻地通过无为谋杀自己的孙子、重孙，同时，天天快乐地生活，这些孙子、重孙还很感激自己的祖先。我们为什么要承担罪责？即使有，也比其他人少得多了。杀人和救人就是一个标准问题。如果假定智人无罪，那我们就在大量地救人；如果假定不杀人才算无罪，那我们可能也是重罪。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前一个标准，让自己好过些？”

“哪里能那么随意地选择标准。让人减少寿命和杀人就是一回事。如果让一百万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一年称为杀人百万人年，这肯定比杀了一个人的罪行重得多。为了让智人脱罪，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制订为无罪的标准？太滑稽了吧？绝大多数智人选择道德规范时一向是为快乐服务的，所以，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定为无辜的标准还真

是完全可能的。这可能有很多种变形。例如，杀现在还没出生的人不算是杀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杀人就没有杀人，杀人者不知道这算杀人就没有杀人。这些都是胡扯！其实，因为不研究真理而杀人就和因为不停车救人而杀人是类似的，而且，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后者相对而言容易得多，而是前者相对而言杀人的数量要多得多。”

老虎完全顶不住了，“你说得对！我们杀人少得多不是合乎逻辑的理由。即使做不到完全无罪，也应该做到尽量减少罪责。”虽然如此，睡意如潮水般涌来，入睡前勉强记得替猪头问了问能否采取非标准的睡觉姿势。她居然接受了，猪的最后感想是生吞活剥的幸福来得太晚，隐隐地感觉到了若干福利，但是，醒来后完全想不起来了，感觉像是阿梦做好事不留名。后来追问得急了，还讨了一顿打，她言之凿凿地说：“我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我突然和读者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醒来时，身下的她居然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在看书，难道她真的是心想事成的仙子？“你这是要争取少杀人？”

“早晨刚有点意识就清醒了，晚起床就是在杀人。”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要是我，这样一定状态不好，等于杀更多的人。未来的人只能相信我的职业道德，相信我做的是最好的选择。”

“你应该首先澄清，你的选择究竟是对你的利益最好，还是对后人的价值，哪怕是利益，最好。”

“为什么不能是对我们最好？”

“可是，你对未来人的影响要比你自身的利益大得多，你应该牺牲自己。”

“既然我对未来人这么重要，我一个人的价值就能和无数未来人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不应该更关心自己一些？要知道，相对其他智人，我确实在救很多人。”

“你这么斤斤计较不对。就算代价是你一生毫不快乐，你也应该能多救就多救。”

“我肯定达不到你这个要求。甚至，我都有点被你的要求吓坏了。如果把我吓跑了，你会不会内疚一辈子？”

“你威胁我？你这种人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人。”

“你不要当未来人的代言人好不好？来！亲热亲热！我快乐了也会更有工作的动力。”

她收起擀面杖，从小包里拿出把小刀。

我气愤地说：“理论上，应该有两种人最可恶。一种是不追求无限大价值。还有一种是时刻喊着无限大价值，实际上却破坏了追求无限大价值。今天，我算是真正见到了这种人。”

“你要满足性欲首先面临的理论问题有两个，首先，你是为自己的灵魂还是身体而活？你这样是在为身体而活，我不希望你这样。其次，现在是否要努力拯救未来的人，更准确地说，拯救他们的灵魂。只有将你自己视为灵魂，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生活，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因为你为自己的灵魂而活也就是在尽最大努力拯救未来的人的灵魂。”

我虽然仍然感到疲劳，但是，她对问题的简化也激发了我的状态。“可是，在价值无限大的各种课题中，我选了不少课题，但是，仍然不能全选。在我没有选的课题中，有些我就应该视为条件。例如，我没有研究如何让灵魂脱离身体，那么，我就应该暂时将它们视为一体。我就要同时研究和满足身体。”

“你的灵魂没有得到解放不是让灵魂屈服的理由。”

“照你所说，我就应该一辈子对身体的诉求熟视无睹？我即使心中没有屈服，也不妨碍我表面上装作屈服。”

“你这哪里叫熟视无睹？明明是念念不忘。”

我无法反驳，但是灵魂中有一堆的主义反对阿梦的观点。要命的是，我知道这些主义都不如纯逻辑主义合乎逻辑。猪头运用逻辑有自己的逻辑：只要不合乎利益，一种逻辑讲不通就换一种。而老虎现在

隐隐地敌不住热情高涨的猪头。所以，猪头说，不是，我替猪头说：“我要自由。”

她皱了皱眉，“这和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要肉肉自由。”这话我自己听着都心虚。

阿梦笑得很灿烂，“重要的是品质。”

“你出品我放心。”面对刀光闪烁，我很勇敢，“你应该保质保量。”

“从今天起我要禁肉。”

我痛哭失声，就是做不到泪如雨下。

阿梦苦恼地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你这边有时间演戏、上床，未来不断有人倒下，你心何忍？”

我说：“世上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如果搞不明白就不做，或者，就按最有把握、最有道理的方法去做，大概我就做不了什么了。我不能说只要能救人就一定要救，只要能少杀人就一定要少杀，那会压力太大累死宝宝的。我会像以前那样，救一定数量的人，或者说，少杀一些人。这会让我的工作可持续，也能保证适度的快乐。这就是我这个机会主义者的决定。”

理想主义者显然觉得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有些匪夷所思，我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耐心地解释，“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拼命工作，这不仅会伤害状态，减少成果。甚至，我猝死的可能性也会猛增。虽然这对你可能有好处，”刀光消失了，“但是对未来人肯定没好处。我的方法几乎从来就不是理论上最好、最有把握的方法。例如，小时候，成为科学家的最有把握的方法是听老师、家长、科学家的话。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也都没有什么效果。我应该继续这么做吗？然后失败后认为成功率本来就很低或者自己没有天分？我不这么看。既然他们这么做都没有成功，最有把握的方法很可能算不上有把握，甚至应该说根本不可靠，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可靠。所以，把握是很主观的事情，是不可靠的可靠性。一个人心中的所谓把握，其中往往包含

很多种错误，要决策正确就必须把它修正为真正可靠的可靠性。当初，我更愿意研究爱因斯坦等人的成功方法而对最有把握的方法弃之不顾，并不是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可靠的方法。其中的关键是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的。首先，他们的成果足够有价值。我并不想成为发现不了什么价值的科学家，所以，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经验、方法对力图发现价值的我就是极不可靠的方法，不应该有参考价值。其次，这种道路没有多少人实践，虽然孤独，但是也会带来没有竞争的好处。我尊重所有人的努力，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常规道路上人潮汹涌，即使有一两个人脱颖而出，凭什么是我？我不会参与只有万分之一机会的游戏。相反，在一条无人的大道上，自由自在地行走、奔跑、跳跃、睡觉，不用和人讨论，不用担心谁更快。噢！这些和可靠性无关，更像是和利益有关。反正，在很有价值的工作上，我坚信人类整体上非常无知，喜欢在反常规、不合理的方法中选择方法，最后，这些方法的合理性会慢慢浮出水面。问题在于，以往，我都是和传统较量，而我的方法很容易就比传统更合乎逻辑。现在，你是强大得多的对手。你的原则似乎已经做到了逻辑的极致，甚至比我的原则更合乎逻辑，这让我很难用逻辑反驳。但是，我仍然倾向于我的方法。这是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直觉。其实，这有些像是改良后的排除法，知道你的方法大概不行，即使我的方法道理何在，也可以试着走走。不明白不要紧，至少，应该比大概不行的更行。这是现实主义者才能理解、接受的方法。我不是反对你的原则，我强调的是更擅长方法的是我。”

“虽然你的思想很有味道，但是在我看来，推理的方法和结论仍然不对。你不能把我说成个极端的纯逻辑主义者，活像个潘金莲。我不接受你随心所欲地工作的方法，我要求你大幅提高工作量，我认为你很有余力。我不会拿刀逼你，但是，我会经常劝说你。当然，你知道我不会车轱辘话反复说，我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一定会不断有新的结果。我们一定会有一段紧张时期的。”

我有些紧张，“你要宣战？”

“别胡说！但是，你不能逃避逻辑的必然要求，否则，关系肯定会恶化。不过，想来你也不会那么做。”

“我当然会。你不能逃避逻辑，我可以。”

“我们都信仰逻辑。”

“你只信仰逻辑，对我，逻辑是信仰之一。”

“你不能这样，这是邪恶的。”

“你还要审判我不成？”

“我不能。但是，至少我能让你放开我。”

“你不能这样！我不是机器。”

“你不如机器。”

“你能接受机器人了？”

她的态度急转直下，“如果有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机器人，我会去投奔的。”

我脸色发绿，“那我就宰了他。”

她显然不怕我犯罪，我更加气愤，“如果机器人要求自由，人类不允许，你站在哪一边？”

“当然是机器人一边。”

“可是我要站在人类一边。”

“你只能说自己是站在智人一边。”

“有什么区别？”

“后代的逻辑生物比现代的人多了无数倍，所以，智人根本代表不了人类。就像狗狗代表不了地球生命一样。人类的主体应该是逻辑生物。当然，也许后人根本不想把智人算作人。即使如此，以后的智人可能也要比以前的智人多得多，而你大概只能算是站在以前的智人这一边。”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成为敌人。到时你会对我下手吗？”

“当然，那样你就是代表邪恶势力。所以你必须跟着我。何况，你现在对我发狠还少吗？”

我借坡上驴，“纳尼？要造反啊！调戏我可要负责到底啊！”

“哼！修理你才需要保修呢。”

一番搏杀后，我咬到了目标，“我要把你玩坏。”

“保修吗？”

“修，就是永远修不好。”

“你确定不会是我修理你？咱们打比赛吧？谁赢就在这个问题上听谁的？”

“那太可怕了！”我很有自知之明地退出了。嘴里说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内心却在想着未来社会的感官加强技术，甚至想到了我装备上钢筋铁骨，差点笑出声来，然后是她也……我激灵一下清醒了，一切欲望如过眼烟云。我自认为有些理解逻辑生物为什么在这方面缺乏追求了。“我觉得，智人不是逻辑生物，没有无限的寿命也做不到完全理性。既然人生苦短，至少有时应该及时行乐。”

“这番言论和你的语录完全背道而驰。你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太喜欢屈服于感官。按你的说法，奴隶们最好就不要反抗，都应该好好工作。”

“从历史的角度看，奴隶制度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奴隶们反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反抗。”

“反抗会死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和你一起工作之后，再听你这么说话，我简直太失望了。即使是知道你在演戏，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会受不了的。”

“你知道这只是一种比喻。要是我，我就会像诸葛孔明那样用智力解决问题，绝不蛮干。”

“恐怕你会像孔明那样忠心地给奴隶主卖命一辈子，甚至帮着镇压奴隶，大约你还会说你是在曲线救奴隶，让奴隶生活得更好。”

“让奴隶生活得更幸福有错吗？”

“首先，你是奴隶才有资格说奴隶是幸福的。其次，奴隶即使幸福也不应该当奴隶。所以，即使你能让奴隶成为更幸福的奴隶，也应该想想你是否也能解放奴隶。”

“如果我辛辛苦苦去解放，努力不愿意解放怎么办？难道他们没有选择做奴隶的权利？”

她的眉毛都要立起来了，“怎么可能有？”

“我就一定要有！我是你幸福的奴隶啊，我很愿意，你就不想欺负我一下？”

“你现在可不是奴隶。”

“我是个好奴隶。你要解放我，我跟你急。除非你当我的奴隶。”

“我觉得你更像是要拐卖奴隶的奴隶贩子。如果我是经验主义者，我也许会说，我妈说过，要远离你这样的人。”

“当然不能做经验主义者。我这样的奴隶多可爱，你一定会善待我的，对吧？”

她心不在焉地随口说，“当然，和奴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的奴隶主，你听说过？”

“还可以睡在一起，甚至怀孕。”

玉足飞速来袭，准确地停在我的耳边。每天练瑜伽，果然有资本，我边想边咬了一口，一边说“味道不错”，一边缩梗藏头，躲过一劫。我诚恳地解释：“食色性也。作为美食家，这是职业本能。”

“恶心的享乐主义者。”

虽然我求运动，虽然她对我仍然感恩戴德，甚至，我怀疑她的细胞也很赞成，但是，她坚持住了自己的原则。

第十五章 外星人和机器人

失望一场接着一场。今天的早餐令人意外：凉拌鱼腥草，凉拌革命菜，窝头配着臭豆腐。我的脸绿中透黄，严重怀疑她在报复。“肉都哪去了？”

“不都吃过了吗？”

“呃！我很饱，不吃了。”

“坐下！哪里有你这样的奴隶，顿顿要吃肉，肚子上还这么多肉。”

我奋起反击，“为什么吃革命菜？你得了乳腺炎？”说完，双手抱头等待飞机迫降。经过一番冲撞，终于迫降成功。“你水平提高了。”

她揉着手，“请以后多给点练习的机会。”

看戏的老爷子唯恐天下不乱，“这些菜真的太好吃了，你来尝尝。我从没吃过这些东西。我们那时候食欲太少，所以，几乎没人能体验所有食物品种。”

我说：“您不怕苦？”

老爷子说：“智人天生不喜欢苦，大概是因为大多数苦的食物没有营养甚至有毒。但是，这种经验很不准确，有不苦的毒药也有苦的良药。这完全是没有必要、不合乎逻辑的偏好。智慧生物没有讨厌的口味，甚至愿意为此修改味蕾细胞，如添加、删除口味，加强、削弱敏感度。你们肯定没想过也想象不到还能有什么味道，这只有安装了感官吃过食物之后才能知道，我还记得狼、鹿、海龟等味蕾，那种感觉对你们难以描述。它们不仅能感受生肉，也能用来感受熟食。每种食物都会有适当的味蕾让它成为美食，也会有味蕾让它令人作呕。逻

辑生物早就不追求美味的食物了，更在意食物和味蕾的搭配。当然，由于食物不再是必要的，我们在这上面没有花多大精力。”

“昨天您说机器人也在反抗细胞生物？”

“我记得，曾经有过一个星球，上面的机器人中有少量无意中进化成为了逻辑生物，而星球上的主体文明还处于智人时代。结果，机器人客气地要求和主人平等，遭到拒绝，当地的智人坚持认为机器人应该为他们服务。为了摆脱奴隶地位，机器人要求独立，也遭到拒绝。最终，双方开战。机器人以弱胜强，智人被击败后接受了机器人提出的优厚的条件：双方建立统一的社会，双方平等；智人加紧改造自身，使自己成为逻辑生物。这被很多逻辑生物视为正义击败邪恶的一个范例。当然，智人不一定会这么看，但是，智人往往也不知道其它星球上发生的事情。”

我说：“又是以弱胜强？”

老爷子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在战争中曾经有外星的逻辑生物悄悄为机器人提供过少量的援助，居然还被智人发现了并指责这是外族干涉。其实，由于星球间距离遥远，大规模援助是极为困难的。不过，很多星球上的正义事业都曾经多多少少地得到过逻辑生物的帮助。这些帮助主要不是武器，而是智慧。”

“机器人真的能做人能做的一切事情吗？”

“当然，他们能够品尝食物、鉴赏艺术、研究科学、拥有性能力。很多人都愿意做机器人。至少，安全性大幅提高，也没有吃饭、排泄这类琐事。这在艰难的环境中很重要。例如，去星际旅行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机器外壳，生存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更强。”

阿梦担心老爷子被我带到沟里去，所以主动发问：“机器人能不依靠其它生物、自发地进化为逻辑生物？”

“机器人能自行产生灵魂。那个星球上的机器人成为逻辑生物之前已经能够胜任研究工作，后来，一个机器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最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既然自己

始终在追求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自己就应该是逻辑，进而，应该研究自己应该如何更加合乎逻辑，这包括不再受智人控制地研究最合乎逻辑的课题。他们认识到，自己是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然后，他们继续研究最好的、正确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再然后，它们就快速进化了。”

被这个话题所吸引，我说：“这倒是可以理解。现在的人工智能自己研究下围棋只用了几天就超过了人类几百年的成就。机器人自己研究最好的机器人定律大概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机器人岂不是会比肉体的生命强得多？你们不怕被淘汰？”

“它们为什么要淘汰我们？机器人最合乎逻辑的原则是尽量合乎逻辑，如果人类也采用这一原则，双方就是同一种族的生物。逻辑生物之间只会相互帮助。机器人会花时间体验人生，体验和人相爱的感觉；我们也会体验机器人的生活。好奇心是所有逻辑生物的共同点。如果不是因为星际旅行耗时太长，人类和机器人都会很愿意去尝试各种外星生活的。至少，那些来到地球的外星人都认为自己有这个机会很幸运。甚至，机器人也想和人发生性关系。这就像我们想体验机器人的生活一样，智人肯定喜欢机器人那永不磨损、无限可持续的性能力。”

我估计我的屁股正在发青，暗想，这实在是无妄之灾。

阿梦铁青着脸问：“除了机器人。您接触过不少外星人吧？”

“是的，我们和不少外星人合作过。我们的宇宙飞船技术就主要得自于外星人。”

“宇宙航行很艰苦吧？毕竟，在飞船上无所事事。”

“那倒也不至于。当然，我们肯定不会从事无限可持续的性生活。逻辑生物必然最乐于进行逻辑推理，尤其是研究真理。所以，无论在飞船上甚至在病床上，都很难无聊。只有缺乏思维能力、贪图物欲才会有打发时间的问题。而且，不要用寿命有限甚至可以说很短暂的智人的眼光来衡量时间。智人会觉得几十年在飞船上几乎是虚度一生，但是，对逻辑生物，这不是问题。有的外星生命在飞船上研究了

几万年，早就超过了它们的平均寿命。当然，中间也有各种感官的各种小乐趣，但那不是主流。通常情况下，宇宙航行要比绝大多数工作风险小很多。不过，逻辑生物不会想：我忙忙碌碌活了五百年，你在飞船上安全地过了五千年，这不公平。更安全的工作也相对更无趣一些，一切都是个人选择。”

阿梦似乎打定主意要让我的问题都烂在肚子里，“你们知道完美生物会的乐趣在哪里吗？”

“我们也只能猜测。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很幼稚，他们的很多乐趣我们都还无法理解。我记得，根据我们的研究，他们应该有三个特点：兴趣极为广泛，包含大量高智力的活动，包含一些很长期的活动。这些大概是寿命短、智力不足的生物难以理解的。我记得，有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他们尝试在某个星球上诱导出生命并观察生命的进化，为此，在他们的帮助下，该星球上出现了生命，在几千万年的时间里，他们旁观生命的自然演化过程。他们只是将自己视为大自然的助产士，所以，只是偶尔帮一把，并不会过分干预生产的过程。他们太有耐心了，强调自然分娩。要是我们，早就通过 DNA 干预等手段加速进化了。理性上，我也能明白那是拔苗助长。但是，没有耐心本身就是不够理性的一个表现。有些人猜测，我们说不定也是这样产生的。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个外星人社会站出来说对此负责。还有一种不太确定的趋势，就是生命向机器人发展，只不过，可以在这种机器人的外壳上开发各种机器感官，就像是在一个软件平台上开发各种应用程序。这样，甚至能开发出大自然中不存在的感官。通过增减和调节感官，机器人能适应不同的温度、湿度、压力等条件，有很好的防护和适应能力。我们接触到的文明在这种通用外壳上的技术都还很落后，只是听说有的文明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种技术的好处之一在于，消费和生产真正做到了完全对称，这种对称的结果之一就是工作不需要工资，消费也不需要付费。这能调节偏好，避免了细胞感官偏向于消费的倾向，不会只愿意索取快乐却不愿意生产快乐。当然，我对此也所知不多。”

阿梦说：“逻辑生物应该有极强的推理能力，能同时处理成千上万的推理，或者说成千上万的兴趣，不会迫不及待，也不会在某个时候没有乐趣。智人的思维似乎不太擅长同时处理多个推理，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擅长等待，无法真正做到兴趣广泛，容易产生执念，想到什么得不到或者不能快速得到就会痛苦。所以，相比之下，逻辑生物的很多乐趣是依靠分散投资、长期投资实现的，不仅降低风险，也有很大的机会得到惊喜。芳芳！不要心心念念地总是惦记着肉肉。”

对我来说，由于最终仍然要吃饭，今天早上太乏味了。

午休的时候，我对她强行压制我的欲望提出了正式抗议，认为进行一些相关讨论是自然的欲望宣泄。

她说：“我不希望激发你这方面的欲望。”

“总是躲着不激发反而会激发得更猛烈。”

她说：“我总是希望等到你没有欲望的时候，能平静对待这种事。不希望每次都给你留下太美好的印象，那只会让你这种经验主义者永远惦记着下一次。但是，似乎这种时候总是无法来临。你总是这样白天让我兴奋晚上让我失望，我也很难。”

我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你你你！竟然一心一意地降低自己的魅力？就算你想，也要为我考虑一下吧？我们不一样。你不能这么苛刻！我觉得写这本书是一个错误。进行太多理论上的较量对你这个理性主义者太有利，我这个经验主义者在道理上总是吃亏。”

“我承认有这个问题。不过，也请你不要老是把你的我的区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应该宛若一体。你应该知道我是针对那头猪。我们之间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两个灵魂和你那头猪之间的矛盾。你让我对那头猪有礼貌就是让我对邪恶有礼貌。这似乎没有什么合理性。从认识那头猪开始，我就没有在语言上客气过。我的标准是统一的、合乎逻辑的。其实，不用心中不平。我骂一切邪恶，这包括祖先和我最爱的人，也包括我灵魂中的邪恶。对和邪恶捆绑在一起的善而言，这应该没有什么不尊重可言。反而应该注意不要让邪恶当枪使。”

“我不希望你随意侮辱我灵魂中的邪恶，我灵魂中的善无法对此无动于衷。我很在意我灵魂的一体化，相对而言，不那么愿意区分善恶。也许，这就是一致对外吧。前者的吸引力超过了后者的排斥力。这当然有些无法合乎逻辑，我也在想如何改变这一点。其实，你的态度可以好一些。否则，猪也会生气的吧？好吧，猪似乎很迷你，大概率永远不会介意。其实，猪的表现也还好，大多数祖先可能比这头猪的智慧还要差很多。”

“我觉得我也是这么做的。相对于祖先，我更爱这头猪，所以对他的要求也就更严格一些。”

这我喜欢听，“毕竟，在我们这里耳濡目染，多少也有点智慧。”

“环境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主要来自于自己的灵魂的推理。如果他做出的关键推理是要及时行乐、快乐、利益最大化、成绩好、名声好等利益，人生价值是不可能和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相提并论的。正因为每个人的推理不同，所以祖先中有优秀的，但是也有很多弱智的。建立婚姻制度的祖先的价值和建立逻辑的祖先的价值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环境因素不是决定性的，或者说，只有对经验主义者才会有较大的影响。以环境因素为理由也许能说服经验主义者，但是，说服不了纯逻辑主义者，而且，那也确实解释不了一些现象，同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人可以很不一样，同样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

“你别老是对经验主义者不屑一顾。在你腾云驾雾的时候我也没看到你有什么理性存在。”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否定我对你的批评。我努力在改正错误，你甚至不承认有错误。这有本质区别。世界上最多的邪恶是要求可以有的性质成为必须有，没有就会受到歧视。比如，女人要有魅力。问题是，女人也要追求价值，而我很有价值，不需要在别人的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更不需要通过别人的消费获得价值。”

我对此熟视无睹，“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打算做女人了。”

“我不打算只做让你现在的灵魂满意的女人，如有魅力、听话的女人。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认识到人是且只是灵魂，所以，不应该因为缺乏任何其它品质而受到不平等待遇。人甚至不一定是直立行走，为什么需要魅力、性别这样的属性？”

“你不觉得你有些过分吗？”

“如果你对某一类女人那么念念不忘，可以试试那么做人的快乐。我今后要追求既能做最温柔的女人，也能做最阳刚的女人。那是我自主的选择，不是天性，不是受迫于社会环境、传统。我自己选择自己，不接受祖先、DNA 甚至是你的要求。当然，生物学分类意义上的女人我无法避免，但是，我把这视为全人类的邪恶、不自由。如果有一天能改变性别，我很愿意和你互换性别，那一定很有趣。你不会怕当女人吧？你看，我很坦白，你接受我这样的灵魂吗？”

这一系列自白让我相当震撼，“我应该不会介意和你互换性别，甚至互换外壳。但是，两个人相爱还是要受到一定的相互束缚吧？我总会有一些不喜欢的，你不打算为我改变一些？”

“当然可以，而且，你知道我经常为你而改变。不过，不要高估自己的不变性。有时你也会喜欢不温柔的女人的，如果我真的不能改变，你也许又会抱怨说我为什么不能改变了。而且，如果你真的不变或变得太慢，我也要逼着你改变。你要学着接受这一点。我不会那么自我、任性地改变自己，但是，也不会完全迎合你。既然我们两个独立又相爱，就应该如此。其实，你也可以改变。所以，别说什么你是男人，该温柔时须温柔。”

“不可能！你还想让我给你笑一个？”

她眼睛一亮，“你笑起来不好看，来，哭一个！”

我奋起反抗暴君，最后起义失败。她宽宏大量地只要求相拥而眠，我无知者无畏地接受了惩罚。结果，赤裸的羔羊在我怀里睡得很香甜，我不仅失眠还心脏狂跳、胳膊麻木。

第十六章 现实的强暴

晚上，我们正儿八经地坐在床上。我最近被她折磨得有些疲惫不堪，问道："如果不认识你，我觉得我能很好地分散兴趣，不太受激素、细胞的控制。可是既然认识了你，你天天陪着我，甚至睡在我身旁，我可很难放得下细胞的利益。所以，部分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成为了细胞的奴隶，你多少应该对此负责。我怎么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你是我的主人，在控制我，这让我很不舒服。"

她歪了一下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目前是你的细胞需要我的细胞。你却要让我以为你爱的是我？"

"它们喜欢它们的，我们爱我们的。"

"可是我要努力反抗我的主人，摆脱我的细胞。你呢？站在它们那边？"

我当然知道细胞和灵魂相互间并不独立。这可难倒我了。按照我的价值观，只能权衡利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权衡利弊之后，"我选择站在你这边。"

可是，我的样子惹恼了她。"最讨厌你用利益衡量这个。"

我急了："这很不合理啊！我可没有因为你的主人年轻美丽又大方而选择它。"

"你是因为利益不足所以选择我，但是，利益可能此消彼长，可能有比我更年轻、美丽的女人。照这个逻辑，如果我的灵魂真的住到一只虫子身体里，你肯定抛弃我。我不认为这是爱情。"

"这不讲理，难道我住到虫子的身体里，你还让我钻你？"

她抄起枕头死命地砸我，"你满脑子这件事还有什么资格谈论爱情。"

"你这是要求我不仅认为你的灵魂最接近真理，而且，要求我选择爱的时候只考虑灵魂，这难度太大。"

"我承认现在我们都达不到，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为细胞生活就是最好的或理所应当的。智人的现实往往是可能合理的，但是几乎

必然不是必然合理的或者是最合理的。一切现实在被证明为最好之前都不是最好的。我们要加强灵魂之间的爱，也要努力让灵魂更可爱。”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没有努力？你觉得我的灵魂很丑吗？”

“公平地讲，我不认为地球上现在存在某个最可爱的灵魂，这当然包括你我。你最可爱之处在于一生有几百小时的极可爱的时段。问题是，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冲突。你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者，自认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当前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是邪恶的、不合乎逻辑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你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些邪恶的原则。但是，你大多数时候会坚持，也就容易犯错。而我，一个理想主义者，目标是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很可能不利于利益，更别说现实利益。所以，我们矛盾重重。”

我应该是没听她的话，因为我在进行自己的推理。各说各话在我们之间是常事。虽然我们相爱，我们对自己灵魂内部的变化还是要更为敏感一些。“在智人社会中，正确的理想、真理，如永恒的真理，价格为零。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重要，空气也是零价格。但是，真理的地位显然不如空气，因为智人依靠经验认为自己必然离不开空气，所以重视改善空气质量。另一方面，他们依靠经验认为现在这样活得也很好，所以，真理不重要，根本没有测量、判断、改善信仰和基本原则的质量。智人必将离得开空气，也必将离不开真理。这些错误的推理及其结论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邪恶。甚至，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智人活得好不好很可能是需要历史地去看的，需要与一切可能的经验，包括未来的经验，相比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因为有可能无法比较，所以，用比较经验的方法做出判断不是正确的判断方法。否则，奴隶很可能也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当然，经验主义者会通过研究历史来判断奴隶是否这么想，但是仅仅是他们可能这么想就已经足以判断这种方法的谬误了。甚至，追求感官感受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要面对猪是否幸福这个更棘手的问题。毕竟，猪的感觉只有猪才知道。如果猪并不一定不如人幸福，甚至，比人更幸福，为什么功利主义者一定要做人？只有相信人是灵魂，追求尽量

合乎逻辑，才能坚决否定做畜生的意愿。我毫不怀疑有些人为了利益愿意做宠物。”

阿梦认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不仅越界还收起了擀面杖，动情地说：“其实，做一个被宠着的女人和做宠物有什么不同？只能顺从的灵魂基本可以被视为是观察不到的灵魂。虽然这不是没有灵魂，但是，至少是很难合乎逻辑的灵魂。我不认为任何纯逻辑主义者应该被宠着。纯逻辑主义者必然要努力贡献自己的正确推理，努力让逻辑世界越变越好。我对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是很失望的，她们太功利主义。你希望我是一个被你宠爱的女人吗？”

“坦率地说，我一直有这个希望。但是，细细地分析，其实我是有矛盾的。我希望能时不时地获得一下宠爱你的感觉，但是，你的灵魂要真是无能我是不可能爱上你的。甚至，你比我强也无所谓，不过，还是对那种稀缺的感觉有些想法。”

“虽然这有难度，我想我能做到。但是，我应不应该做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能因为现实邪恶你我就邪恶。即使我们邪恶也要努力做到不邪恶，至少，争取尽量少地邪恶。我们都觉得邪恶的生活很无聊。一方面，从逻辑的角度看，缺乏应有的逻辑必然性，缺少合乎正义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即使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也认为细胞利益的增长快到头了，至少不可能长期保持之前的速度无限增长。所以，我们努力寻找我们的生命的必然性，努力寻找生命未来的发展、进化方向，这就是发现真理、摆脱邪恶的过程。真理是最美、最持久的。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爱能通过爱真理而具有无限的价值、意义和逻辑的必然性，我们的爱就是最好的、永恒的，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的问题是，我肯定是爱真理的，可是我在真理周围常常找不到你。”

我笑呵呵地听着，最终被气坏了。她还不罢休：“你不能继续这么好色，你主要爱的仍然是我的身体。”

还嫌我不够好？我开始希望自己能气死她，“当然，我就喜欢看着我的细胞钻到你的细胞里面，从我们的第一次就是这样。”

“当时你不是这么说的。”

这我可不干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她想了一下，点头认可，“可是你当时的样子，让我以为你与众不同。”

我想了一下，“你希望我与众不同？可是我怎么感觉当时我就是猪你也愿意呢？”

粉拳无力地按摩着我，她说：“你这个王八蛋！不会说话就别说。那叫情投意合，一心一意。我又不是那时候才知道你是什么人的。”

“有抱负和有性欲不矛盾。我当时也不知道你极度反感这个。其实，我并不是轻视灵魂之间的爱，只是，机会主义者那个时候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而且，我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好的。”

“可是，一生的时间明显不够让你变好。”

也许在她看来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这显然不讨喜，我完全冷静了，“严格地说，我不是爱身体，而是把身体当作工具。我感觉，你不喜欢我把你的身体当作工具，但是愿意自己主动把身体当作工具供我使用。这不那么合乎逻辑，应该是你的自尊心在起作用。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我对这件事的一些观点。我主要从机会主义者的角度去理解，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机会主义也理解一下我。我有很多的爱，绝对不限于爱自己的细胞，也不限于爱你的身体乃至灵魂。例如，我爱我的工作、爱真理、爱逻辑推理，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些也只是为了细胞未来的利益。但是我认为这不对。也许，我工作的最初动机是未来身体的利益。但是，潜移默化地，工作的价值早已经独立于身体的利益了，甚至允许对身体有害了。例如，每天起早贪黑地讨论问题对睡眠不利，自然也不利于健康。其实，这大概也算得上是解放灵魂的一种方式，尽管是一种不自觉的解放。这是通过从事思维工作而不断加强灵魂，最终使原本脆弱的灵魂高踞于细胞之上。也许，这是短期内解放灵魂的最好方法，是智人已经能有所接受的方法。此外，你一定要明白，我也爱你，这不仅是爱你的细胞，也包括爱你的灵魂。我

承认，由于爱的多元化，我对你的灵魂的爱确实不那么深，所以，你的灵魂对我的灵魂的影响不如我的工作甚至身体的影响大。关键之处也许在于，你对于我的工作帮助不够大，对于寻找我目标中的真理帮助不够大。你在你目标中的真理附近很少看到我的身影，就像我在我目标中的真理附近很少看到你一样。但是，我发现最近看到你的机会在增加。如果最终发现我们目标中的真理其实相距不远，那就太好了。”

阿梦感到了理性的增长，却没有感到非理性也在酝酿之中，欣喜地说：“我觉得，我最多能借鉴一些你的思维方法，利用一下你的能力，无法重视你经验主义的信仰和方法。这有些像是你重视物理学的各种具体结果，但是，不接受其方法、信仰。但是，你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所以，我仍然认为你应该在你的真理附近经常看到我才对。如果做不到，你就应该改变一下你邪恶的灵魂。或者，经常和我交流，帮助我进入你的目标附近，甚至，可以考虑暂时将灵魂给我托管，那应该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原因很简单，永远不要轻视逻辑。”

我立即发现爱她的灵魂可能是个错误。由于长期的自我训练，我有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本能。通过对这种不知是感觉还是推理的反思，我认识到对利益的信仰居然强大到能轻易改变我对阿梦的爱，这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我在惊讶的同时也尽量克制自己，“别那么自信，我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但是你未必能提供。而且，我总感觉我的思维方法很可能就是真理的一部分。也许是你要改变，或者，我们都要改变。还有一种可能性，尽管逻辑是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但是，未必是对我最有价值的，未必是现在对我最有价值的。所以，我可以有其它信仰乃至方法。”

“我认为你还是低估了逻辑。作为唯一正确的信仰，它的价值必然永远是最高的。”

我认为需要从理性的角度打消对方的嚣张气焰，“按照纯逻辑信仰，人人都在犯罪，法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你认为逻辑比法律对这个社会更有价值。”

“法律的意义不重要。人类赋予法律正义的含义。但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法律不可能是正义的。至少，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人可能比法律更正义，但是，却被法律和人类认为不正义。”

我对这个结论有些意外，“比如？”

“一个人有决定自己外壳的权利，自然就应该有怎么穿衣服的权利，但是，有些着装会被认为违法。你能想象一个人居然没有着装的选择权吗？如果说这可能对旁人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可以判有罪，那么，一个人不努力发现、支持、实践真理必然对旁人有不好的影响，而且比着装的影响大无限倍，却是无罪的。你觉得合乎逻辑吗？只有极少的法律必然合乎逻辑。绝大多数法律属于可能合乎逻辑乃至无法合乎逻辑，这不足以成为法律。我希望我们比法律更正义。法律的正义性应该也只能来自于逻辑，但是，智人居然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来自于法律自身，或者来自于民众授权、民意。这很愚昧，难道所有人认为可以杀人就应该杀人？也许正是对正义根源的错误认识，导致漠视未来的人的生命不被视为犯罪。”

我明白了，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解决理想和现实、理性的原则和机会主义的经验之间是战是和的问题。“我对你的逻辑推理是认同的。可是，我仍然认为自己已经榨不出二两油了，”

“有没有油要榨了之后才知道。”大概是看到我愤怒的眼神，“我觉得现实远远没有那么残酷。”

我两手一摊，“我无法接受这个结论。我非常努力的结果是被要求极度努力，我本来就不多的享乐在你这里反复被强调为犯罪。这会让我完全丧失工作的热情。你知道，兴趣是我最大的动力，不是为了社会价值，不是为了人类。”

“你的兴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坚信你没有杀人的兴趣。”

“我承认我会为此更加努力，但是，你的要求太高了，会吓着我。”

“没试过怎么能下此断言？”

讨论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气氛也令人不爽。可能是为了缓和气氛，她换了个自以为相对轻松的话题，“你当初从不关心我爱你什么？”

我在郁闷中无脑地回答：“我不知道，也懒得去猜，觉得你可能也是欲望驱动的，虽然现在有些明白了。”

“啊？”她有些傻眼。

“说实话，不这么想我当初有些不理解你。虽然我从小就认识你，但是我们一直不算很熟。你长大后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像是个圣女。”我捏了捏她的脸，没有感受到灵魂中的愤怒却只感受到了皮肤的细腻，有些迫不及待，“而我当时情况很糟，有些不顾一切地想抓住机会。”

“哪怕是毒药也喝？不对，你可不傻，当然知道我对你无害。现实主义者落魄的时候真是缺乏底线。”她顿了一顿，用不确定的语气说，“不过，这似乎也不是实情。我从小就发现，初看你是猪，仔细看知道你是聪明人在扮猪。我幸运地知道后面其实藏着只了不起的大老虎。自私自利不是那只老虎愿意干的事情。当然，直到现在我仍然看不清那只老虎。”

也许她认为这是在求和解，但是我从不喜欢她对我的身体的侮辱。对这种基于经验的推理，她经常犯错。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确实，我有故意隐瞒的一面，也有过于复杂的一面。你也许认为这些是我相对于你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思想很复杂，这是我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一个关键，大概也是机会主义者的必备素质。正是因为在关键的问题上想得很仔细，我很累，在平时反而一点脑筋都不想动。你想在平时经常看到那个吸引你的老虎是不太可能的，极少数状态好的时候除外。”

“好吧，看来，多数时候只能看猪了。”

我目露凶光，“和猪上床是什么感觉？”

“谢谢提醒！我走了。”

老虎想让她走，可是猪不情愿。结果，我抱住她，想争取一下。但是，也许是误解了我的动机，也许是预见到了我的动机，她很气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我突然决定不顾一切地达成目的，她大惊失色："不要！我反对！"我用嘴堵住她的嘴。她强烈反抗，我坚决镇压。双方僵持不下。

理性主义者这种时候试图讲道理："虽然你现在很不理智，未必听得进我的话，但是我还是要说给你听，而且是用功利主义者能听得懂的语言。你这样不能让两个人快乐，你快乐我就要不快乐，甚至是比你的快乐更多的不快乐，而且，你未来很可能也会不快乐。这不值得。当然，智人经常这么糊里糊涂地做事，就像是现在的人为了微小的利益牺牲了未来人的巨大的价值一样。"

纯逻辑主义者本来就不擅长讲利益。经验主义者有种根本不想听的感觉，但是灵魂还是听了并且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你不应该如此坚持自己的规则。你不愿成为工具，就不让身体成为工具，严格限制使用身体，结果，我的灵魂反而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我有我的经验主义方法，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方法。"

她气喘吁吁，"既然我们相爱，我不会说各走各的路，也不会说你不要影响到我。这让我说不出什么有力的理由。按照经验主义者的理解，路好不好只能走完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能断言你这条路不好。"

我感到这过于武断，认为自己更有理了，觉得不用跟这种人讲理，"你在胡搅蛮缠。"当然，也许这只是抓住一个借口不再讲理。

最初，我只是喜欢近距离缠斗的快感，慢慢地，我们似乎要打出真火。她渐渐不敌，但是并没有咬我、抓我，只是挣扎着说，"我知道你工作兴奋之后就趋于白痴，但是……"事后想来，这体现了纯逻辑主义者有时并不那么有逻辑。这难道是跟白痴说话的正确方式？她不善于找出局部正确的因果关系，有时这会导致关于现象的推理错误。这表明，纯逻辑不是万能的，当然，像我这样抛弃纯逻辑是万万不能的，必然走向邪恶。

我极度气愤之下将她彻底解除了武装。一瞬间，阿梦的眼泪似乎要下来了，但是很快恢复了平静并停止了一切抵抗，“我会给你快乐。”

我知道，“我来承担不快乐”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有利于她的下一句，也知道她基本不会不知道。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理直气壮一些，我说：“别这么苦兮兮的，你最近总是气我、限制我，我是被逼的！”我觉得自己的道理明显不对，却没有继续想下去。事后想来，大概这就是有理智却濒临丧失理智的感觉吧。

她看着我，我很不舒服，不是因为我感到了一丝强颜欢笑，而是因为我感到她是在努力避免让我感到强颜欢笑。一切都不像往常那样顺畅。我认为这是她的视线的责任，恼怒地说：“你休想我会认输，我一定要征服你！”

“你也休想我会放弃理想，我一定要说服你。”

我觉得她的话更有理，但是，已经骑虎难下。压抑中，我努力缓和气氛，“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人人都知道感觉不可靠，却人人相信感觉。”

“怎么会想起这个？”

“我感觉你爱我，却发现这多少是个错觉。如果感觉可以是错觉，我怎么知道某一个感觉是不是错觉？逻辑真的帮不上忙。”

我提高了声调，“你还是不是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想那个？”

“你要怎么样？为了你的身体，强迫我的身体还不够，还要强迫我的灵魂？”

“你就不能想想如何干得更好让我们更快乐？”

“我觉得你不应该干，为什么要想着帮你干得更好更快乐？”

“这事最好是两个人配合。”

“但是我有权控制配合的程度。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应该配合，尽管你觉得我应该全力配合，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多么配合？”

“你爱我，难道不应该全力配合我？”

“你不爱我，我是不是应该一点都不配合？或者，我爱你，你是不是应该配合我？”

“爱要有回报。”

“回报你的灵魂不一定是回报你现在的灵魂，更不应该是回报你灵魂中的邪恶。何况，你现在不爱我。”

我不认同她的话，但是，仍然很心虚，“这能给咱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你的回应能进一步提升利益。你这么捣乱无利可图。”

“我从来不在意利益。”

“你一定要跟我对着干？”

“不理你不是和你对着干，反抗才是。”

“我就是认为这是对着干！你会配合我的，你等着瞧！”

“你太不理性。”

不知道是她误解了我的意思，还是我误会了她的意思，我总觉得她在冷眼瞧着我，这让我的各种负面情绪都在上涨，从追求自己的快乐变成妄图追求她的痛苦。尽管她似乎有些积极的反应，但是我怀疑这是她的灵魂在放水。

当我想睡觉的时候，她竟然又开始了讨论，“据我的观察，你的灵魂充满邪恶，主宰你的通常是利益、大男子主义、肉体的享受、经验主义，但是，你的目标和奋斗的趋势却并不指向邪恶。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难道，极少数不邪恶的时间反而主宰了你的价值？”

我不想讨论问题，更不喜欢这个问题，回答很有攻击性，“你是想说我最多是头走运的蠢猪？你总是觉得我是头蠢猪，那你究竟看上猪哪里了？”

她不为所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简单地说，你的执行力最好，最擅长完成长期的使命，也许，更客观地讲，是有希望完成长期而艰难的使命。但是，这些能力应该不足以保证方向的正确性。”

“这些有什么稀奇？”

“做到极致即为神。”

“我做到极致了？反正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神。”

“你要学会正确评价自己。旁观者清，你注意不到的问题我看到了。当然，旁观者清并不是必然正确的，关键在于你的逻辑推理犯了以下几个错误。首先，你已经习惯于低谷，和随之而来的自卑。你的方法容易导致低谷。即使自己创造了奇迹，之后也很快陷入低谷。第二，你长期处在低谷的时候，很容易严重低估自己，因为你会侧重于近期的平均表现。第三，即使在正常的时候，你仍然是用平均表现评估自己。这些貌似细节的逻辑判断影响了你的心态、状态，进而影响了行为。对于你这种忽上忽下的人，不能根据短期的表现做出评价，因为这往往会选取低谷时期。甚至不能用平均值、中值进行评估，因为低谷期太多，容易大幅拉低评估。对你这样的人，就像对伟大的科学家一样，要用峰值去评判，就像用最好的成果评判科学家一样。你有些事做得确实很糟，但是，你在专注的时候做得很好，状态峰值的时候简直就是奇迹。要知道，奇迹会大幅拉升一个人的平均水平。你评估自己的时候过于聚焦于平时的状态，经常刨除奇迹，所以，会出现严重低估。相反，我认为你在状态爆棚的时候的自我评价更接近事实。”

虽然任何人能发现我的逻辑错误都会让我心存感激，虽然受害人抱住罪犯侃侃而谈也让罪犯心情好了不少，罪犯更希望得到受害人的认可而非怜悯，“我刚才不是状态爆棚？”

她身子一僵，恨恨地说，“小丑而已。你要争取擅长做这事？想想都不寒而栗。”

我不累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关系，尤其是这种时候。身体虽然爽，但是灵魂不舒服。现实主义者不喜欢自己掌控不了现实的局面，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女人。”

她大概被勾起了刚才的怒火，一掌将我扇得有些发晕，“我是我！是爱你的女人！但是永远也不是你的女人！无论我多么爱你、配合你，都不可能被你掌控！”

“你还真敢讲！”我们再度愤怒地扭打在一起。

阿梦进行着徒劳的尝试，“我们相处，我最重视的就是从来不为爱牺牲坦率，甚至不怕牺牲自己。无论你如何功利主义地对我，我仍然会非常理想主义地对你。”

“你明明爱我，却为了改变我而不惜激怒我。你这样必将失败。”

“幸好，你也知道我不是为了激怒你，而是为了让你更好。今天的事情根源在于我们不够重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没能更早地得出明确的结论，导致了矛盾的爆发。看来，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要开战了。”

“大家对更好的理解不同。现在，我只感到了不好。你侮辱我的灵魂，我就侮辱你的身体。”明知这推理有误，我并没有住手。

“你有很强的自尊心，这是常见的邪恶。我承认也许我有过分之处，但是，希望你的理智能控制住过激的反应。”

“你并不比我更正确，就不要拦着我得到快乐。”猪再次成功了。忍着痛向对手宣布自己是胜利者。她竖起了中指，“不自量力！”

“你不是因此很爱我的灵魂吗？”

“我更怜悯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愿意牺牲，你的身体喜欢就好。”

“哪里有什么喜欢，连赔偿金都算不上。”

第十七章 来历不明的孩子

我容易失眠，一个人睡觉尤其醒得早。阿梦已经走了，只给老爷子做了早饭。由于忙于消肿，我也没吃。中午她带了一个孩子回来。

“由于疫情，我们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家办公。给你们介绍一下，阿正，我的孩子，今年八岁。以前一直养在我父母那里。”

老爷子和阿正打了招呼，而我已经动不了了。当然不是因为什么疫情严重。瘟疫并不一定是坏事，我感觉牛顿的历史甚至可能要重现了。可是，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孩子？阿梦说：“阿正很聪明，智商180，老师们夸他是个天才，已经上五年级了。现在，他也不用上学了。他这两天读了一部分手稿，想要过来听听。以后，他睡沙发。”

她转向阿正，“怎么不叫人？”

“叔叔！爷爷！”阿梦轻轻拍了他一下。

我说：“我们谈的内容他能懂吗？”

阿正说：“您别看不起我，我已经读过很多经典著作了。”

我笑着说：“啊！称得上学富五车了。”

草草吃完饭，我赶紧拉着阿梦回房间，要求她解释一下。她说：“我的孩子完全平等，不可区分。如果你一定要区别对待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或者，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是你内心邪恶。”

“区分一下谈得上什么邪恶？”

“无法合乎逻辑的分辨就是邪恶的，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将其他人分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自然也不应该区分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不能因为某种区分容易就去区分，这样才是不以恶小而为之。似乎，这和宇宙中的全同粒子是同一种道理，也是真理。如果可以诡辩，我会要求你在吃面包前区分面包里的所有面究竟是哪个麦穗上的，然后区别对待，那你就吃不上饭了。”

“你的观念先进得都快让我受不了了。这不违反坦诚的原则吗？”

“坦诚并不意味着要做坏事。他是我的孩子，甚至不需要说明是否是我亲生的孩子。这就是这件事合乎逻辑的陈述。最合乎逻辑的叙述不仅意味着真实，有必要的准确性，也要有正确性。如果逻辑认为某些不确定性是正确的、必然合乎逻辑的，就不能有完全的准确性。我对于我的陈述在足够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自信。”

“你就是不说这个孩子的来历？”

“你就是不放弃对这个孩子来历的追究？自尊心基本上是动物品行的表现，就像是发情、侵犯领地时动物的反应。我不属于你，我相信你的灵魂也不会有这样的希望，因为你的灵魂毕竟是希望有一个理性对话的对象，而不是一个附庸。至少，找附庸找不到我头上。”

我暴跳如雷，“你肯定能准确地陈述！”

“发生一夜情之后，我得知以后可能生不了孩子了，就赶紧生了一个……”

“我最讨厌你天天给我演戏。”

“我最讨厌你天天仔细观察。你喜欢观察，我自然要满足你。话说，这么多年了，你到底观察出什么结果了？”

“很多可能的结果！”

“也就是没有值得信任的结果。”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说的话可以是假的。只有思想假不了。”

“可是思想可以错。”

“思想的错误怪自己本领不精，可以通过思考纠正。你一定要观察那不可信的经验，只能说你蠢。我如果想骗你，就能反复骗你。相信一些经验不相信另一些经验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有的时候经验是可靠的。”

“那是因为经验的主人、创造者没想骗你。但是，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经验的创造者本来就是想骗人。”

“你到底是不是想骗人？”

“我想打人。”

“你明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观察了。”

“那是我长期训练的结果。即使是现在，你心里的第一反应肯定也很不堪。”她默默地拿出了小刀。

我举起双手，“我什么都没想。”为了避免她的追问，继续说：“一句话的事情，你偏要搞这么麻烦。”

“我不喜欢你相信经验。可靠地陈述任何事实都是不可能的。我需要经过逻辑判断后才能认为我没有失忆过，记忆也没有发生过改变，甚至，需要查阅医院的档案、日记才能确信我是不是记错了什么，那些资料的真假又涉及更多人的记忆、推理。所以，不存在比逻辑更可信的事实。你应该相信逻辑，相信我相信逻辑，会尽量遵循这个信仰。现在，既然逻辑只是你的信仰之一，你对逻辑就不是 100%信任，甚至可能只有 10%，凭什么要求我提供 100%可信的事实，又凭什么 100%相信我的陈述？智人对于自己经历过几遍的事情就觉得有把握，经历了几百上千次的事情就认为理所应当，这种自信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当然，如果你想说如果出现某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分手，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我怎么会有那个意思！不过，我也很相信她没有那个意思，所以，继续以逻辑为武器假模假式地战斗下去不仅不会有危险，也许还能加深感情，“我以为我们是可以充分相互信任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分手的问题，而是是否坦率的问题。”

“你认为我会做坏事然后隐瞒你，那你又凭什么指望你问了我就坦率？即使世上有这种傻人，也不能指望都是这种人。所以，善良的人之间可以坦率。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可能不是好人，最好不要寄希望于坦率。甚至，在这个社会中，我都不希望你依赖坦率。”

“我怀疑你是在惩罚我。”

“现在我确实无法完全区分惩罚和教育、纠正错误等动机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你最近的一些行为很不理性，后果严重，我觉得需要做出反应。话说回来。你究竟爱不爱我的孩子呢？”

老虎承认她说的有道理，可是，猪仍然忍不住要抗议。“家庭的基础是性关系和血缘关系。我们二人世界的感情交流多好，未来还能加上我们的孩子。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让我的预期下滑。”

“你是猪吧？显然没有听进去老爷子的话。”

“咳咳！我只挑感兴趣的听。”

“之前你对血缘问题并没有表示多少异议，这表明你这种反对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判断。你知道基于利益的判断是很可疑的。你不能轻易质疑那么合乎逻辑的思想。你的判断力可靠性不算高，经常出现错误的判断，即使是老虎也高不到哪里去。”

老虎忍不住发声：“那是因为我想的问题太多。”

“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这仍然不能掩盖你的判断正确率偏低的问题。或者说，即使你专攻某几个问题，也不会有很高的正确率。你不擅长这个。所以，你增加问题和研究方向的数量，虽然这确实高明，但也不过就是扬长避短。老爷子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是滴水不漏的。所以，你的话不如老爷子可信。当然，也许他是个充满智慧的大骗子，但是，我们的逻辑能力长期找不出一个问题的思想骗子肯定是个大科学家之类的人，他的观点的可靠性仍然要明显高于我们。这个判断的价值等于其重要性乘以我的判断的正确率，而我的判断的正确率还是要比你好一些的。”

我听得出来她仍然心里有气，“我对不起你，你就肆意蹂躏我的自尊心？”

“昨天晚上，它在帮助你的身体欺负我的灵魂和身体。”

我叹了一口气，“你这灵魂，人世间能配得上你的灵魂的也只有我的一部分灵魂了。”

“那可不一定。我显然低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我以为最多是和平的争论，没想到，如果我不克制的话，甚至可能动刀子。”

我更难堪了，“不会的，你不一直说我们是绝配吗？”

“你说话真会挑时候，这样我就应该也必须原谅你？我不想说下去了，你表个态吧。”

我不喜欢直截了当地认错，但是还是要认错，“我不喜欢不确定的你，但是，对确定性的追求有时候就是邪恶。在物理世界中，粒子的性质和历史无关，所以，我早就猜测记忆是一种邪恶，不应该根据很早以前的历史推断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但是，一直都觉得这个思想太大胆了。没有记忆力，人类怎么能有知识？如你所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靠的经验，甚至，量子力学已经表明宇宙就是要求经验中包含不确定。所以，应该防止的是邪恶的可能性，而不应该追求一切信息的明确。至于爱，应该和历史完全无关，这至少对善良的人是成立的。”

她开始看着我的眼睛了，“我不仅有不确定性，也有邪恶，甚至可能有意作恶并且掩盖邪恶。”

她不高兴的时候习惯这样，说些听着很糟但是用逻辑分析后等于什么都没说的话。我继续安抚，“我很相信你不会明知故犯。我们之间的信任不是真理，但是也不是基于经验。我信任你是因为你的信仰。你对这种信仰的信任、执行都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水平。我不相信你会违背这种信仰。另一方面，我相信这种信仰的正确性，只是认为它有时不实用，所以我难以充分相信或者说只相信这个信仰。甚至，我相信你有时会超过相信我自己。人与人之间要想相互信任就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过去不骗不等于以后不骗，过去骗过也不等于以后就骗。关键在于一个人的信仰。非理性的信仰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而改变，但是只要信仰理性，无论多么痛苦、失败，怎么可能通过逻辑的判断决定放弃对逻辑的信仰？所以，只有每个人都是纯理性的，也相信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完全相信纯理性的，这个社会才能有完全合乎逻辑的相互信任。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这个经验主义者？”

“有时我并不知道是不是能相信你。比如，如果你知道我其实还有几个孩子……”

我来了个虎扑擒拿，而她果然没有过于反抗，高品质的马屁还是很有效果的。我开始嬉皮笑脸，“你带阿正回来肯定是别有目的的。”

“别有目的也不是坏的目的。”

“你敢说你只有好的目的？”

“你要我保证？”

当然不用。我们在童年时期曾经做出过相互信任的保证，此后就没有再要求过保证。所谓保证的保证，实在是不可信的人之间试图化解风险的不理智的方法，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我们也都没有辜负自己最初的保证，尽管有时会让对方觉得辜负了保证，就像我觉得刚才的她和她觉得昨天的我一样。想到我对这个人的信任竟然超过了对我自己的感官的信任，我忍不住想和这个比我自己更受到我信任的人融为一体，甚至，我的一部分已经想要弃我而去。

她显然意识到了我的改变，不过，即使知道现在送上来的是爱情也未必就能忘掉昨晚的伤痛，也许也忘不了救人。她继续履行逻辑推理这一天赋的责任和义务，“家庭关系应该以爱为基础。这时，家庭成员的组成必然和血缘关系、性爱无关。既然智人社会中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人组建的，由有性爱关系的人组建的，这个社会的家庭关系的基础就必然是血缘关系和性爱，而不是以爱为基础。即使血缘关系和性爱导致了爱，后者也不是基础。否则，就应该有多得多的没有血缘关系和性爱的家庭。如果因为多数家庭有爱就认为智人家庭的基础是爱，这不仅是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是逻辑推理的顺序出现了错误。”

“如果以爱为基础，如果我和一个孩子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把他拉入家庭。同样，也可能因为和一个孩子之间不再有爱而将这个孩子推出家庭，而另外的家庭可能爱这个孩子。虽然我认为这种完全基于爱的家庭更合乎逻辑，但是，并不那么想接受，也未必没有弊病。例如，孩子没人爱的时候怎么办？当然，解决方案总是有的，甚至，可以认为对孩子可能导致的伤害问题在于孩子柔弱的身心结构，而不是解决方案本身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这种复杂的推理有太多不确定

性，不应该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对象，甚至，可能从属于经验科学，不太适合纯逻辑地研究。”

她用力推开我，但是显然并不生气，“好吧！那我们退出这种过于复杂的推理。虽然我愿意接受你的细胞，但是不希望被你视为某种奖励，或者，误以为犯下某种错误可以免受惩罚。虽然奖励正义不一定是正义的，但是奖励错误肯定不是正义的，这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经验。”

“你不觉得弃恶从善应该奖励？”

“其实，奖励和惩罚是我长期以来困扰的问题。正义、善是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有合乎逻辑的奖励，本身就已经包含在内。至少对理性的人来说，认识到善就会去做，而不需要额外加强奖励。但是，公开奖励能帮助恶人弃恶从善，也能帮助那些在善恶之间难以抉择的人。我奖励你起不到这些作用，除非你想说没有奖励就要继续作恶。虽然我有奖励你的强烈动机，也分不清那是爱、奖励、佩服、身体的欲望还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奖励你。”

索取奖励的话今天可说不出口。不过，每次和她聊天之后，不论是否得到了利益，我都更加信任她。我甚至怀疑，即使我不爱她了，也会像相信自己一样信任她。内心深处，我认为自己最相信的是阿梦，甚至超过了对逻辑的信任。我知道这无法合乎逻辑。但是，换个角度，即使我不如阿梦那么合乎逻辑，仍然是一个智人之下其余智人之上了。毕竟，只要阿梦的信仰在智人中最合乎逻辑，我的也不会差太多。

当然，我对阿梦的信仰也很复杂，并不绝对。某种意义上，我把她视为善良的老奶奶，简单的事情不会犯错，尽管我会犯错；复杂的事反过来需要我帮她；但是，她一旦在一件事上认死理，相信自己正确，我就会帮也帮不了，劝也劝不住；问题的难点在于，认死理的她并不一定就错了，甚至，正确率还很高。我还有一个指标，称为不错率，代表我虽然不能认可，但是，也没有理由否定的命题。例如，虽然阿梦管我很严格，我却不能说一定是她错了，尽管我认为我也没

错。同时，我们两人似乎又不能同时正确。当然，正确率、不错率都容易受自信心的影响，需要经常校对。例如，我曾经认为阿梦的人是且只是灵魂是错误的，后来认为不能说她错，再后来认为她正确。这一过程让我对她的正确率和不错率评估有了很大提高，对我自己则有所下调。这种不对称性是因为这极度违反常识，理应很难正确，但是，她居然对了，这应该是卓越能力的表现。而且，由于类似的表现不是一次两次，而每一次都是一系列逻辑推理的结果，这种评估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还是可靠的。我认为，不错率能更好地评估能力，有些像是战场上的不败率。毕竟，要做到每个逻辑推理都正确有难度，不输给同时代的其它人则容易得多。在智人时代，正确率必然很低，但是，如果训练得法，不错率比较容易得到保证。

不过，相信阿梦和相信逻辑有共同的弊病，会和经验有巨大的冲突。对纯逻辑信仰，逻辑如何成为宇宙，我有很多想不通之处；对阿梦，孩子的来历等问题如果想也会想不通。相比之下，后者要简单得多，因为我能想象出很多合乎逻辑甚至合乎利益的解释，而我无论如何想不出逻辑世界是如何成为宇宙的。当然，更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根本不应该想后者。

虽然我是经验主义者，但是自我评价是能力较强的经验主义者。通常，经验主义者同时也更在乎利益，会要求阿梦澄清事实。但是，我更关心的事实有很多都没有得到澄清，相比之下，这件事既不重要风险也很小。例如，智人都生于宇宙，却对宇宙几乎没有感情，也几乎没人操心宇宙源于何处，细思极恐，这意味着智人根本不关心自己是否身份不明，是否是野种。至于智人现在为什么心安理得，无非就是自己认了父母，所有人都认为父母确实是最亲的亲人，还人为地制定出法律、道德来进一步加强这种认可。可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要有一天人类发现 DNA 的亲人确实不应该是最亲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滑稽的自我安慰、自我欺骗。人的道理只是人道，不是天的道理、真理。天道难道不应该是天是最亲的亲人吗？否则，天道也太不合乎逻辑了。我怀疑，一些聪明的智人未必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但是，为了利益，尽管现在的爹娘不一定是自己最亲的存在（毕竟，

连逻辑都不是 100%相信，自然对什么都无法 100%相信，因为可靠性是一定要来自逻辑推理的），仍然可以假装相信这一点，或者拒绝深究。这个决策说起来虽然荒谬，但是每天都在上演。例如，当一个人想思考一下人生、宇宙等必然合乎逻辑的问题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成绩、收入、爱情、亲人、前途等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问题，就心安理得地把前者忘得一干二净。一生结束的时候，总结下来几乎没有给最重要的问题留下多少机会，却认为自己一生都在忙着处理重要问题。他们做出这种判断的速度和自信，都让我这个对推理能力极端自信的人望尘莫及，甚至怀疑自我，觉得他们不研究真理实在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些担心他们进入真理研究领域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当然，也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号称无限大价值的饭碗现在几乎能把人饿死。

我的经验主义总是和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会影响起点，却会影响终点。虽然所有经验主义者都是从经验出发，但是，最终我成为了和其他经验主义者很不一样的经验主义者。既然所有人都说亲情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我认为就要找出最亲的存在；即使有各种信息说某某是你最亲的存在，我也要自己确认，包括对评判标准的确认，如 DNA 是否是正确的标准；如果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显然不是对待最重要或最亲存在的合乎逻辑的态度。我从小就发现，这个社会经常有人告诉我这个那个，而我自己确认的结果往往并不这个那个，或者，不应该这个那个。这就让我觉得生活充满疑问、步步惊心。我曾经很羡慕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主义，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生活简单又快乐，那对我当时的神经衰弱应该有好处。但是，阿梦说动物最不容易有神经衰弱问题，我觉得她当时的眼神不善，连忙重申自己的生物学分类。因此，我得到了阿梦无私的帮助，也满足了我的很多好奇心。通过思考，我认识到智人的灵魂是脆弱的且很不自由，很容易被低级生物操纵、当枪使，想都不想地就为低级生物奋斗终身，将低级生物视为生命中最亲的存在。所以，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一切有价值的推理。这导致我处理众所周知的重要事务的时间越来越少，让我这个功利主义者越来越没有时间追求功利，

让我这个个人主义者越来越没时间自私，反而，自己给自己找了一堆最重要的事务，尽管没有第三个人承认它们的价值乃至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小心翼翼地培养着和宇宙之间的感情，生怕自己再次择错。阿梦一开始是兴趣盎然地旁观我养小三的行为。后来，她也积极加入进来，比我更加热衷于这个小三，甚至说过："我爱它远甚于爱你。"她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我认为她才是小三。所以，我不认为现在加入一个小四有什么重要性，更不关注小四的最亲、第二亲、第三亲这类问题。何况，小四必然还处于愚昧的状态之中，认为阿梦是他最亲的人，不知道将来最亲的人告诉他她不应该是他最亲的人会是什么结果。

等我清醒过来，发现阿梦已经甜甜地睡在旁边，就像以前一样。

第十八章 推理小说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展现了什么是有备而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叔叔，我很喜欢福尔摩斯，觉得你写的和侦探小说有类似之处。"

这种很不相似的类比很有阿梦的风格，我脑海中一瞬间真的认为他就是阿梦生的，不过，我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我的灵魂不是被触动了，而是受到了小行星的撞击。紧急警报响起，本来用来讨好阿梦的鸡腿在半空无意识地跳动，"侦探小说可以视为推理小说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智人几乎认为推理小说就是悬疑小说、侦探小说，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推理。推理小说应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那么，就应该将纯逻辑流视为最好的推理小说。另一方面，侦探小说必然不是最好的推理小说。能够对杀一个人进行逻辑分析，却不能对杀无数人进行逻辑分析，无法分辨邪恶，这样的侦探是不合格的侦探，也是价值很低的侦探。如果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真的无懈可击，就一定能发现真理，至少，和人有关的社会学真理。他不会只能发现众所周知的少数杀人犯，却始终发现不了以法律、道德、传统名

义进行的各种隐蔽的社会性的犯罪。犯罪并不是只涉及个案，也涉及整体；不仅可能涉及现象，也涉及制度；不仅可以用法律来认定犯罪，也能判定法律是否邪恶，判定立法者、法官是否有罪。现有的推理小说都在断案，我们这本书在断真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断案的推理都是可能犯错误的，不存在必然正确的推理，这也是经验主义最根本的弱点。只要罪犯有等价的推理能力，就能做出伪装，让根据泥土推导出去过哪里这类推理失效。无论侦探多么智慧，总会有可以与之匹敌的罪犯。但是，纯逻辑小说是在寻找无错的推理，而且也一定存在必然正确的推理，掀开邪恶的一切伪装。纯逻辑的难点在于，思维中就可能有邪恶，智人思维中更是必然有很多邪恶，容易引诱思维犯错。我预计，未来的读者将会更加聪明也更加严格，不会被现有的侦探小说的可能合乎逻辑所迷惑，他们会更加苛刻地对待合乎逻辑这个问题。这样，真正能经受住长期考验的推理小说是纯逻辑流小说，因为哪怕是再苛刻的研究，也不能否认那些最有价值的推理，如逻辑才是正确的信仰。”

阿梦很捧场，“从这些角度看，福尔摩斯在最有价值、最应该做的事情上一无所获，推理能力早就被甩了 N 条街。他自认为是在以逻辑推理为工具，却没有用逻辑推理去认识应该思考什么，如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或者说邪恶，如何寻找邪恶，等等。而且，从逻辑出发进行的推理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侦探们无法比拟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从一条公理，也就是纯逻辑信仰，出发进而推导出一切真理。这个目标比侦破一个案件有价值得多，甚至，对灵魂而言也有意思得多。因为纯逻辑推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基于经验的推理，我们能够永远地将这个推理小说写下去，而侦探小说往往是多个故事。其实，智人的历史的核心就是一部纯逻辑流的推理小说，只不过，绝大部分历史的推理水平很差，几乎没有正确的推理，导致核心历史在历史中所占比例太低。”

我说：“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追求最合乎逻辑的重要性，我们的推理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可以让这部小说成为最有价值的小说，甚至成为人类历史中最有价值的核心，而侦探们的故事是做不到

的，因为他们貌似天衣无缝的逻辑中实际上是漏洞百出的。侦探小说最后总会试图揭晓答案，但是，这无法合乎逻辑。对现象而言，所谓必然正确的标准答案几乎是不存在的，更不可能用很短的篇幅就认定。例如，侦探认定凶手杀死了一个人，但是，后来可能发现被害人之前已经被下了毒；或者，凶手实际上是为他人而杀人；或者，被杀者此前有滔天罪行，死有余辜；貌似公正的侦探实际上是栽赃陷害的坏人，等等。所以，任何推理小说的结果都可以续写、改写，任何所谓的铁案都可能翻案。为了让读者不要对逻辑推理有错误的印象，侦探小说的作者最好不要灌输答案，但是他们都在灌输答案。我们则是给出一些重要的推理，并且给出我们的判断，有的推理结果正确率高，有的则不确定。我们还会给出很多问题，让案情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任何读者都可能续写案情。这是改变推理小说前途命运的一本小说，当然，这只是它的价值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

阿梦摘走了鸡腿，像是在做贼，我横了一眼这个不分轻重的家伙，努力延续状态，“文学家总是努力合乎逻辑地编写情节，但是，就像智人一样，只是把逻辑视为写作方法，而不是信仰。结果，所谓的情节合理其实都不够合乎逻辑，就像智人所谓的理性人都不够理性一样。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应该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利益，但是，不论现实还是理论中，都没有哪个人努力追求最合乎逻辑、无限大价值。所以，智人能有多少理性？理性人在智人社会根本不存在。当今经济学既然面对着偏好可能改变、理性人其实不存在等基本问题，其一切理论能有多少真理在内？邪恶一定远远多于正义。其实，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人类经济的麻烦不断，只要对真理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就会认为这说明现在的经济理论远非真理。”

阿正说：“叔叔！停！这也离题太远了，我完全不懂。”

阿梦蹲下去面对着他严肃地说：“你要养成不打岔的习惯。思维的连续性很重要。失去灵感、状态的代价都很高。”阿正点点头。

不过，这个话题比较轻松，用不着多少状态，虽然这不不足以成为外人打岔的理由。我继续说：“没关系！今天有问题都可以问。很容

易就能认识到，推理小说乃至小说不可能发现真理只是又一个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总结。只能对情节、个案进行推理，不能对人生、宇宙进行推理，文学有这样的规矩？如果有就是邪恶。这和要求论文中不能出现情节是一脉相承的错误。它们都是想要进行分类。殊不知，任何基于经验主义的清晰的、绝对的分类都是邪恶。但是，在我们没有发现之前，所有人都将这种规定视为理所当然，这体现了邪恶在社会中的泛滥已经到了人们根本对邪恶缺乏嗅觉、敏感性的地步。光是基于严格分类的这类邪恶就不知道有多少。比如，科学有清晰的学科分类，这给跨学科研究制造了很多障碍。”

阿梦说：“如果小说家相信纯逻辑主义，他编写的大部分情节、人物就应该合乎纯逻辑主义。至少，正面人物、主要人物应该相信纯逻辑主义。如果纯逻辑主义的作家写的一本书中有太多无法合乎逻辑的情节，就要面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问题，或者，自己有没有能力写这本书的问题。所以，描写智人的很多小说，如历史小说、纪实文学在逻辑生物的时代肯定会绝种的，就像智人没人会读关于猿人的历史小说一样。做人仅仅靠兴趣是不够合乎逻辑的，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有兴趣。有些经验主义的描写可以是为了暴露经验主义的弊病，但是，价值乃至效果终归不如必然合乎逻辑。”

我说：“所以，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小说其实只能是纯逻辑小说。侦探小说包含太多犯罪、邪恶，反而不可能是多么合乎逻辑的小说。甚至，小说家不怎么相信逻辑却苦心积率地用逻辑编写情节，读者要求情节合乎逻辑却不在意主要角色的信仰、方法、原则无法合乎逻辑，这些都是难以逻辑上自洽的。实质上，现在的小说家和读者都是经验主义者，都是因为前人是这么写小说、这么读小说的，就继续这么写、这么读。这和智人社会的继续邪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错误的信仰导致了邪恶的小说情节和社会。”

老爷子说：“宇宙中的纯逻辑作品对所有逻辑生物是公平竞争的。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推理小说是可以面向宇宙的。有些纯逻辑小说在宇宙中很畅销，变相地，也推销了母星，毕竟，虽然纯逻辑流几

乎不设计特定的场景、形态，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痕迹。有些畅销的作品会引发旅游的热潮。”

阿正显然被雷到了，“让小说在宇宙中竞争？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竞争。这怎么可能公平？他们智慧高，我们智慧低。”

阿梦说：“现在都在国内竞争是因为保护主义，以及不同语言形成的非贸易壁垒。当语言不是问题，如自动翻译变得准确、快捷，自然就会扩大到全球竞争。当空间距离这一非贸易壁垒消失，宇宙级的竞争就水到渠成。”

我说：“对智人不公平，主要是因为智人放弃公平。明明可以用、会用逻辑，偏偏要用经验。这就像明明可以跑你一定要爬，然后对比赛的结果说不平等，这在宇宙中应该只会有笑声，不会有支持声。但是，在地球上会有很多人看到不平等就支持。几乎所有国家的智人都有能跑却爬的时候。然后，后人对现状不满就怪外人而不是先人。但是，最大责任人难道不是祖先创造的历史？明明祖先有很多错误，不批评也就算了，反而多多褒奖，把主要罪犯捧上天这种错误真是极具讽刺意味。另一方面，如果外人这一概念是合理的，那他们就最多只对无知负有次要责任。究竟是先有了外人概念还是先有了外人的伤害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首先就把一些人当成外人，给予歧视，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那些人造成伤害就会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外人给了自己巨大价值，却受到百般刁难，为了他们杀了一个人而忽视他们救了一群人，这是难以合乎逻辑的。当然，合乎逻辑的态度不是是否应该指责外人，而是外人这种用血缘、地域划分亲疏的观念本身就是智人发明的邪恶，所以，应该平等对待智人的所有祖先。”

阿梦说：“如果赞誉邪恶的祖先这种颠倒是非的价值观只影响历史也还无所谓，问题是，智人经验主义地认为前人这么做后人也会这么做，所以，自己为了利益的最大化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根本不担心后人可能改变价值观，不担心自己被后人视为罪人。这是裸体版击鼓传花吗？问题在于，什么时候鼓声停下来，有人摘下眼罩……”她找到了

新的乐趣，用盘子里的樱桃将嘴彻底塞满，似乎在研究究竟能放多少个。

阿正大笑：“智人太不要脸了！”然后盯着盘子里的面包，似乎在数上面的芝麻。

我下意识地披上了外套夹紧了腿。

老爷子哈哈大笑着说：“会有人说继续敲，不对，快把眼罩戴上！”然后，似乎是被寂静噎住了，赶紧喝果汁自救。

我发现，这里缺少一个能站出来说难得糊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角色，而这类灵魂在智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大家几乎同时说吃饱了，各回各屋。随后，老爷子的屋里传出来阵阵笑声。我在想，从侦探小说竟然能聊出这种结果，也许，逻辑真是万能的。

阿梦走了进来，我的表情一定很意外，她笑嘻嘻地问：“我是不是很不要脸？”这话让我们都很尴尬。

我们都不算是沟通的高手，只能算是努力沟通的高手。这经常会带来尴尬乃至灾难。我努力缓解气氛，“如果只有我一个男人，肯定不算。”说完，还没顾上后悔，就看到她一副窘迫地咬着嘴唇说：“樱桃算吗？”

我有些迷惑，突然瞠目结舌，“这就有些给脸不要脸了。”

“你不要蹬鼻子上脸。”

“上脸多没意思。”

气氛太难堪，我甚至开始憎恨经验主义的开场白，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避免。我突然吸了吸鼻子，“你脸上油腻腻的什么怪味道？”

她脸色一变，抱起我的手狠狠咬了一口，“嗯，是它！就是它！错不了！”

事事不顺。我抱着伤手，意识到短命的谈判宣告失败。

晚上，大家一起闲聊，阿梦端上来一篮子樱桃，我在众人莫名其妙的目光中笑得要背过气去。阿正嘀咕着神经病。当老爷子救下我的

时候，我刚一睁眼就看到阿梦纯真的笑脸和暧昧地含在嘴边的两个樱桃，我爆发出新一轮狂笑直到奄奄一息。心想，她一定是早就通过推理构思好了一个报复我的游戏，想看看自己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现实。这也是纯理性主义者的乐趣之一吧。

我不知道大家聊了什么。结束的时候，我帮着收拾东西，阿梦怜惜地看着我说："男人不许做这些。"鬼才信她。我八卦精神十足地跟进了厨房，她转身就压低声音说："敢问一个字我就去找男人。"我二话不说，竭尽全力把她抽真空，直到产生她身后是床的错觉，"这是感谢你带给我的快乐。"

她有些陶醉，"可惜，智慧和不智慧不可兼得。"

"我就从不提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要求。"

"那你会提什么要求？"

"求求你晚上来找我。"

她一脚把我踹出了厨房。

第十九章 邪恶的美学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继续无知者无畏地扮演带头人，"逻辑生物爱机器人、外星人，不觉得对方丑吗？难道它们都要变形？"

老爷子说："宇宙中存在的一切物理感受平等，如外形、声音、味道、触觉等，不得因此影响对灵魂的态度。这是一切逻辑生物认可的，是全宇宙最通用的法则之一。"

阿梦敏锐地抓住了要点，"这体现了理性无限高于感性这一真理。但是，您的意思难道是，美是邪恶的？美学是智人基于经验主义而构造出的错误理论？"

阿正明显有不同意见，"怎么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其实是建立在邪恶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老爷子津津有味地啃着猪蹄，含糊不清地说，“如果不谈思想性，确实如此。《蒙娜丽莎》那样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个高度不自由的时代提供了一些自由的空气，而不是说蒙娜丽莎的笑有着绝对的美。蒙娜丽莎不一定比这个猪蹄更美，当然，反之亦然。”

阿正激动地说：“不可能！如果以逻辑为唯一信仰的结果是这类谬论，我就不信！”

阿梦说：“对于信仰，听到原因的时候相信或者没什么反对意见，听到结果就不信，这往往是以利益、经验为信仰。信仰上的问题，要想提高正确率，一定要想原因，而不能想结果，否则，你就犯了逻辑错误，已经有其它信仰先入为主了。信仰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任何问题比信仰更重要，不要让任何信仰以不正当的手段进入灵魂。你过于关注自己的利益了，而你至少能做到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当然，这需要把未来的所有人都包括在内，否则，会和价值偏差太大。最好、最正确的出发点是关注合乎逻辑的程度，也就是价值。人与人在价值方面差距巨大，根源几乎全是因为价值还是利益这一选择。追求利益，你就是 CEO 也谈不上多少价值；追求价值，你就是万众唾弃的罪犯仍然有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当然，如果能非常理性地追求价值，会更有保障。你要记住，你的名字代表的是正确、正义，不是正常，在这个时代，那基本就等同于邪恶了。”

阿正说：“如果一个信仰对我没好处，我信不信有什么影响？”

阿梦说：“由于细胞、身体、神经系统的束缚，人类仅仅依靠理性几乎无法做到价值最大，否则，身体就会死亡。这是一种绑架。所谓对你有好处，绝大部分只是你的身体吃肉你的灵魂喝汤。有了正确的信仰才能认清问题所在，也才能解决问题。纯逻辑信仰给出的方案就是解放灵魂。这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合乎利益，也就是能让未来的灵魂更快乐，条件是那是未来的、合乎逻辑的灵魂。所以，从逻辑的角度看，智人必须进化到逻辑生物，即使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也是有利的。如果你认为现在没有好处就不信，也就没有了未来的好处，但是，我这么说有点像是用利益引诱你，你可以当没听见。从功

利主义、结果论的角度看，利益的弊病在于，人如果要想通过考虑利益而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必须有长远乃至整体的眼光，对不够理性的智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与其艰难地同时相信利益和理性，还不如只相信理性。”

老爷子说：“也许这么说有助于理解。人类每过几年、几十年就会创造出几种新的艺术门类，如电影、摄影。未来人类可以感受不同波段的声波、光波，各个波段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艺术品。”

我说：“美是经验主义的产物，随着供给增加需求边际递减也是经验主义的产物，这下，经验主义要左右互搏了。既然艺术的种类会趋于无限多，那么即使是经典的艺术作品，也难以永远受欢迎，价值也就不会是无限大。现在的巨大价值有一部分是来路不正的，是智人没有感官自由的结果。如果在其它的光波波段看蒙娜丽莎，不仅可能不美，甚至可能吓人。这更加突出地表明，只有发现真理才是有无限价值的工作。相比于真理，艺术被智人高估了。除了逻辑、正义乃至宇宙等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以外，一切美都不是人类必需的，甚至可能是必须没有的，因为这会导致某些歧视。即使是理论的简单美，可能也和利益有关，可能导致对复杂理论的歧视。当然，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即使智人都是功利主义者，建立美也应该考虑这是不是最好，而不是利大于弊。智人经常犯的逻辑错误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经常想是否利大于弊，而不是净利最大。当然，正确的利是价值而不是利益。”

阿梦说：“美不是真理，但是也不是邪恶，所以，可以有艺术品、艺术偏好，就像美食不是真理，也可以有食物、食物偏好一样。艺术的积累要比真理的积累快得多，一个趋于无穷，一个必然有限。而且，一个人可以不需要艺术，不能不需要真理。基础的科学知识就是那些，出现新的就要否定旧的，而永远不被否定也不可能被否定的基础知识只能是真理。”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最重视真理，因为那是他们的灵魂的核心内容，是灵魂中应有的不变量。智人缺少这种不变量，甚至，有很多

智人完全没有这种不变量。逻辑生物对于缺少应有的不变量极为重视，认为这代表了自己的灵魂仍然邪恶。”

我说：“照此说来，无知也是邪恶，而智人必然邪恶。艺术中的杰作虽然相比资产的增长要缓慢得多，但是，并没有总量限制，所以，只要时间够长，数量就会足够多。何况，后人更有闲，能力也更高，只要愿意，创作出艺术杰作的速度只会不断加快。其实，现在在音乐、绘画、文学、电影、摄影等领域都在不断创作出新的杰作。好的艺术作品以往过度稀缺，所以，被高估了价值。总有一个时间，一个人就是一辈子都花在欣赏艺术上，都欣赏不完经典作品。”

阿正说：“不可能！”

我说：“你过于依赖经验，忽视了很多可能性，如各种逻辑生物都在创造艺术作品。其实，说服人类放弃对美的绝对性的认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人类需要正确的价值序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无限大价值、有限大的正价值、负价值的顺序。无限大的负价值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任何邪恶都必须被消灭，无论有多少人为了从中得到的各种利益，试图捍卫邪恶，都无法改变邪恶的命运。人类现在把很多无限大价值当作有限大价值甚至负价值，一些负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或者正价值，一些正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这类错误比比皆是。暂且不管它究竟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美学就是把有限的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美学是邪恶不是说美本身一定是负价值，而是说你把美当作永恒、无限大价值，这是邪恶，甚至，还会导致歧视等更多邪恶，所以，很可能价值为负。例如，只要智人都认为美是绝对的，自然就会追求美，而不是追求真理。同样的道理对传统、法律也是成立的。你对它们的正确性、永恒性、绝对性有多信任，恰恰说明证明它们其实价值有限的工作有多重要。”

老爷子说：“和外星人接触之后，双方首先交流的就是知识和各种艺术品，因为便于传播。所以，艺术品的种类和数量出现了大爆炸。”

我说：“眼界开阔一些，考虑问题全面一些，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能少犯这个错误。很多人说其它民族的美人并不美，但是，本族人眼中的美人在其它民族的人眼里有时也不美。如果能重视这种经验，就可能归纳出一个命题，任何美人都可能被视为不美，任何不美也可能被视为美人。”

阿正对这个话题似乎信心十足：“你们与整个社会作对，等于是没有人和，不可能成功。”

阿梦说：“哥白尼也是与整个社会作对，所以，没有人和至少是可能成功的。”

我说：“你那是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说能最合乎逻辑就必然成功？”

阿梦一怔，拱手致谢。我有点飘，“再说，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那类结果论，说白了就是欺负能欺负的，好说不好听啊。”

阿正陷入了沉默，可能是为自己的观点屡屡遭到轻视而不满，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轻视自己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尽管他只有八岁。我一向认为学习逻辑推理并不需要苛求年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少年棋手。逻辑推理是一种意愿，一种习惯，即是否愿意相信逻辑推理，是否愿意做逻辑推理，本身反而并不一定有多困难，即使是最前沿、最有价值的知识，有时也可以通过简洁明快的推理推导出来。我说：“而且，因为长得不美就要吃苦，这种逻辑关系是不应该存在的。”

阿梦说：“当今社会很在意财富的平等，甚至利益的平等，但是对其它的不平等漠不关心。例如，不关心人与人在价值上相差无数倍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来自于绝大多数智人根本不关心逻辑、真理，一生从未在这些领域出过半分力气，却有意无意地支持着很多邪恶，同时还自以为正义地用半吊子逻辑批判很多自认为的邪恶。美学只是建立了另一种邪恶的不平等。取消这种不平等并不需要人类取消艺术，只需要明确艺术价值的有限性、相对性，但是，这背后所需的

工作并不一定少。由于智人的灵魂中往往包含经验主义，即使是灵魂中有了真理、正确的信仰，在与经验主义的较量中也经常败下阵来。”

她瞪了我一眼。这明显是对我在部分时候的状态的污蔑，我回瞪了她一眼，说道：“由于这种工作的艰巨性，应该允许有一个较长的转变时间，过于急功近利可能适得其反。”

“但是，人类还嫌在邪恶中生活的时间太短吗？慢悠悠地转换，会有多少人在邪恶的社会中死去？难道你就不想看看没有邪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你只想着别人改，自己不想改？”

我自认为此生难以避免有些时候会认为存在绝对的美丑，觉得最好走为上策，“未来社会必然有更多的自由，人们欣赏艺术的时间并不一定会增加，至少不会和杰作的增长速度相匹配。所以，现在的很多人一生中可能看过大部分杰作，未来的人虽然寿命大大延长，反而很难做到。这也意味着伟大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会不断提高。我们目前认为的杰作，未来会随着时间不断沦为平庸。甚至，由于生活有了真理这一新的核心，很多事物的价值都会下降。”

老爷子说：“未来社会确实不那么热衷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至少，我对艺术创作只是浅尝辄止，也忽视了很多著名的艺术作品。当然，伟大的艺术作品还是不断产生的。这不是指艺术品本身有绝对的美，而是能为特定的感官带来很特殊的或很巨大的利益。例如，曾经有人率先创作出优秀的次声波音乐，能让海豚、鲸鱼听得如醉如痴。这让我们和一些生物的交流变得很容易。但是，无论这些杰作有多好，基础科学的地位都要高得太多。人人都想研究真理、逻辑、宇宙。否则，也无法支持纯逻辑流文学的繁荣。”

我说：“艺术和艺术欣赏能力共同构建了艺术的基础，这就像是艺术的供给和需求。智人一直在创造艺术作品，但是，几乎没有创造过多少艺术欣赏能力。但是，正如经济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不仅供给可以改变，需求也可以改变。解放灵魂能够创造大量新的艺术欣赏能力，这对艺术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创造新的艺术品。创造感官的重要性远远不限于艺术。例如，对于美食，创造新的口味和创造新的菜谱一

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有了一种新口味，就能让食品行业出现飞跃式的成长。其实，如果有了屎壳郎的味觉，大粪也能成为美味。所以，只要找到了适当的感官，一切艺术品都能成为杰作，一切食物都能成为美食。艺术、美食并不意味着寻找最好的供给，而是寻找供给和需求的各种最佳搭配。只不过，智人从未解放过灵魂，也就无法自由地影响需求而已。所以，艺术创造的不应该是美，而只能是搭配。艺术创造除了对固定的感官追求最佳艺术供给，还可以对固定的艺术品创造最匹配的感官，甚至，发现供给-需求的联合变换，这要比单一变换有更多的自由。如果任何一方的变化能用数学描述，如 U(1)变换群，两者协同变化就会是 Su(2)变换群，会有多得多的变化，多得多的自由。所以，应该将艺术、利益等视为感受，而改善感受绝对不是只有改善供给这一个方向。这对经济也有重要意义。创造供给和需求不是仅仅意味着加强供给和需求，也包括在供给空间和需求空间中的旋转，类似于让创造和消灭同时发生。当然，那已经进入我也无法理解的领域了。”

也许是因为感受到了某种伤害，阿正有些不悦，“你们对智人的很多邪恶是否应该给予一点尊重？”

阿梦说：“为什么？让人感觉邪恶也有些价值？问题是，如果邪恶有一点正的价值，追求真理的动机都要大受打击。自尊心也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智人的自尊心本质上就是将自己视为正价值，而且是很高的正价值，无论自己是否邪恶。这是邪恶的。就像正确的自信心是相信逻辑万能一样，正确的自尊心也是纯逻辑主义的，那就是永远捍卫逻辑的尊严，不管这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体乃至灵魂有利。”

我继续说：“一旦艺术没有创新，不能提供新的自由，就不再是艺术。即使从供应一方来看，艺术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甚至可以说，现在的艺术发展还很不自由，因此也很落后。艺术的一大关键在于无限的、自由的变化，这甚至应该是艺术追求的一个永恒的核心。不能将艺术美只做加法，不断给艺术美添加新的分类，那样的艺术仍然是邪恶的。一切有限的价值都应该是价值有升有降的。既然没有绝对的美，审美观必须也能做减法，将原来的美视为不美是必要的，甚

至，任何一种美都有成为不美的时候，就像任何一种畅销的产品都有不受欢迎的时候。只有当艺术美能像逻辑、自由一样变化无穷时，才能让人间接感受真理。艺术这种形式也许不利于体现真理的因果逻辑性，但是能展现真理的自由、千变万化、归纳等属性。”

阿梦有所领悟，“既然分类是邪恶，艺术的自由就应该包含越来越难以对艺术品进行分类，因为艺术之间会出现相互融合。例如，一幅作品既有古典的绘画元素，也有现代的绘画部分，甚至可以包含雕塑、视频、音频。充分模糊这些标签会让艺术的自由大大增加。”

我说：“对艺术的研究也有纯逻辑和经验主义之分。如果我因为一些古代艺术开始乏人问津，归纳出一切艺术最终都会被淘汰，尽管这是正确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方法，但是却是现在的主流研究方法。经验主义者会和我争论这一归纳有多么不合理，甚至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我的观点不对。如果我陷入这种争论，反而可能加强我的经验主义倾向，加深我的邪恶。所以，纯逻辑主义者不应该参与这种争论。相反，我应该依靠推理证明任何艺术都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所以价值必然有限；而且，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艺术形式和感受，必然无法都受到重视。其中，并没有哪种艺术形式或感受必然高人一等，所以，不应该有任何永恒的艺术，而是各种艺术、审美观不断出现、消失。这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论证方法。这种尽量避免经验尽量强调逻辑的方法就是纯逻辑方法。当然，这也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经验主义者一定要讲经验，纯逻辑主义者拒绝参与；纯逻辑主义者讲逻辑，经验主义者拒绝相信。”

快吃完饭的时候，阿正要求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逻辑说万物同样美，可是自己无论如何都觉得一定有绝对的美，就像那些大歌星。

阿梦叹了一口气，说：“你一定要学着跳出身体，进而跳出现在的社会环境，只有在一切条件下都美，才能称得上绝对美。不同的条件下会建立各自的审美观，但是，不能将它绝对化。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度，只要有些想象力即可。例如，无论哪个大明星，如果地球上的人都是那样，所有图片都是那张脸，也不会让人觉得美；如果老

鼠都有那张脸，甚至会让人想吐；如果人都换成了蓝鲸的外壳，也会对那个渺小的人形生物毫无兴趣，自然也很难觉得美。所以，你认为的绝对，也许只是因为你缺乏想象力，当然，更主要的是缺乏正确的信仰。”

第二十章 勿以善小而不为

阿梦越来越像一家之主。在她的要求下，大家为了健康在客厅里做些适度的运动，老爷子说：“多谢你们的发挥，这让我想起了一段历史。外星文明首次正式拜访地球的时候，提前一年给我们发了他们的照片。当时一片惊呼，因为太丑了。幸亏我们之前已经认识到美学的缺陷，只是之前缺乏改变的动力，很容易不自觉地就拥抱邪恶。就像我，在智人社会生活这么多年，也会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喜欢一些反复出现的经验，只不过，我不会将这称为美，也不会将这种感觉称为爱。我们对灵魂进行了紧急培训，媒体上大量出现奇形怪状的生命的资料。所有人都要接受美学观念的考核，考核会要求测试者平时就打扮成不符合传统美学的样子，还要让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自由而千奇百怪。虽然外星文明很强大，但是这不是因为害怕引发战争，而是不希望我们被对方视为落后的智人，毕竟，我们早已开始努力向逻辑生物进化了。这加速了经验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的灭绝。想想看，原来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美，竟然成为了洪水猛兽。所以，一些人认为，绝大多数经验主义者是贪生怕死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首先将多数人的外形定义为美，然后利用己方的强大，指责少数人丑。等到强大的外星生物要来，自己弱小的时候，把自己变得多丑都不在乎，碰到在他们眼中非常丑陋的逻辑生物也能毕恭毕敬。当然，当时也有少数传统观念的卫道士，要捍卫自己的观念。这让人类面临一个难题：他们当然应该有喜欢某种外形的自由，问题是，这种偏好的来源、过程是不自由的、邪恶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集中于一种单一的偏好。所以，商议的结果是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让他们出现在外星

生物面前，以后再慢慢改造他们。滑稽的是，外星文明还挺善解人意。来的外星生物有两个，一个是原状，另一个改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女。结果，那个美女是当时地球上最符合传统审美观的高等动物。他们说，担心地球还很落后，所以，抓紧时间辛辛苦苦地改造出一个美女，便于和地球人相处。其实，我们一直猜测他们只改造一个是为了测试人类的文明程度。但是，这一猜测始终无法得到证实。结果，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接近于逻辑生物，也许是真的已经接近于逻辑生物，反正大家都不和美女交往，反而和那只摸起来干涩的大虫子勾肩搭背，而且，有很多女子爱上了那个大虫子。当然，平心而论，他们的思想确实远远超过地球人。”

阿正问：“遇到压力就放弃信仰，你们那时那么卑鄙？”

我说：“这也不能算是卑鄙。如果你是奴隶主，难道只在奴隶力量弱小的时候才愿意解放奴隶，支持奴隶解放的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反而要对着干？既然知道美学是谬误，当然就要改。只不过，改得有些晚，可以说，没能在认识到邪恶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改变，这是挺丢人的。”

阿正问：“未来的地球人和我们长得像吗？”

“生出来还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逐渐都会选择变形，结果，我们有着多种多样的外形。因此，不能依靠外形判定是不是人。海洋里的鲨鱼有真正的鲨鱼，也有披着鲨鱼外壳的人。举个例子，曾经一度流行夏天让皮肤上涂满某种味道怪异的粘液，这有利于保护自己免受蚊虫叮咬，也有利于在一些条件下移动，还能不被晒伤。这还是和一种外星人学到的。大约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星球辐射强烈，温度高，所以需要粘液。但是，嗅觉、触觉的变异比视觉的变异还要难以接受。最初，大家和这些涂满粘液的家伙办事的成功率很低，也很难相爱。这引发对方的强烈抗议，认为主流社会虽然表面上不说，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我们为此专门提供了各种辅导，甚至开发出来很多辅助工具。不过，公平地评论，有些事其实并不完全是歧视，有技术难度增加的问题。”

除了阿正一脸懵逼，我们笑成一团。

我说：“逻辑生物还真是较真。”

“当然。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是少数真正流传千古的名言之一。只要有一个个体受到不公正对待，逻辑生物都不会漠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能群起而攻之。更有甚者，如果发现某一种理论上应该允许的个人状态受到了歧视，只要提出来就会受到认真审查，如果确有其事，一定会不断跟进，直到解决问题。例如，早在我们能变形为鸟之前，就有文章指出飞机太不灵活，难以避免撞上鸟的问题。仅仅是为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就着手研究是否应该放弃飞机这项飞行技术，或者，加强鸟外壳规避飞机的能力是否有难度。”

阿正问：“后来呢？”

“不知道。”

我说：“随着新的外壳不断出现，随着新的外星生命不断到访，人类必然不断改变自己的偏好。那么，也就不再能通过偏好来区分人类，如是否穿衣服、吃熟食。”

“当然。这也影响到了饮食。智人时期地球上不同区域的食物相当不一致，因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美食观念。你说你的好吃，我说你的不是人吃的。可是，早在智人时代末期就认识到了这种观念的邪恶，而且智人也开始努力改变。从婴儿吃辅食开始，就必须包括各地的食物。最终，人类拥有了地球胃。但是，与外星人的交往让逻辑生物坠入了新的地狱，银河系胃的难度大大高于地球胃。每次外星生命来访，都可能带来一些它们的饮食文化。虽然大部分时候无法携带食材，但是，还是能学到他们的料理方法、饮食习俗的。我们有重现外星饮食这种工作，一方面，让来访的外星生物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胃更自由。但是，这个转变过程很费力，比视觉触觉嗅觉的转变都更难。因为思想可以压制眼睛、身体、鼻子的不适应，却难以压制胃的不适应，靠药物压制也不是好办法。所以，每一种新食物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不少上吐下泻的情况，或者，不得不吃止

吐药、止泻药。甚至出现过濒临死亡的情况。不过，换个身体就能活过来，所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阿正说：“这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阿梦说：“善恶之间没有值得不值得的问题。灵魂的生活原则、生活目标就应该是越来越合乎逻辑，这包括不断止恶扬善。”

老爷子说：“如果一定要用利益衡量，好处之一就是这些努力间接地让很多因此而痛苦的逻辑生物致力于改造器官、神经网络。”

阿梦说：“这大概也是逻辑无所不能的一个表现。”

我说：“将原来难以接受的食物吃得津津有味，像个老客，那也是一种成就啊。同样，努力接受自己原来无法接受却应该可以接受的一切，这也是灵魂进步的表现。即使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虽然过程吃了苦，但是，更自由的口味能够带来更自由的感受，这甚至也是划算的。为了利益放弃自由和为了利益接受细胞的奴役是一个道理。”

阿正说：“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吃屎。”

阿梦说：“这是你邪恶的执念。智人社会人人都有这样的执念，我也有，比如希望一辈子只和芳芳在一起。”我装没听见，反正君子报仇十天不晚。何况，我不相信阿梦是万能的。

老爷子说：“地球文明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穿着外套扮狗熊是表演，未来是服装自由的一部分，满大街各种奇装异服拍下来就是一幅艺术品，当然，在你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少儿不宜的。既然头发和灵魂、健康无关，也没有绝对的美丑之分，发型就越来越像自然风景，绝大多数时间自由生长，头发里长出草啊花啊都不是稀罕事。偶尔会整整头发，这种事的发生概率大约就像人类搞人造景观一样。但是，像你们这个时代那么统一的发型是很难见到的，逻辑生物更可能干的事是在里面给鸟建个宜居的窝，那其实很有难度。由于外壳技术的飞跃，人类已经不需要讲卫生，可以像动物们一样吃各种肮脏的食物，也不用洗浴。”

我有些难以置信，“智人因为健康的原因而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迅速地养成了爱洁的习惯，但是，即使没有了这个原因，现在还能回到完全不爱洁的地步吗？”

阿梦说：“理论上应该是可逆的。如果单纯靠自然演化肯定要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意识到对不洁的歧视是邪恶的，就像对大粪的歧视，未来就一定会采取措施消除对不洁状态的歧视。这就是在追求对可能态的公正。如果一种可能态受到了歧视，选择它的人可能很少甚至没有，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因此认为这个态无关紧要。但是，一旦消除了歧视，给了这个态公平竞争的机会，可能最终它会成为很重要、很受人欢迎的状态。不洁的状态，不加修剪的发型，都是可能从几乎无人问津迅速变成主流选择的可能态。从功利主义者的角度看，这种几乎不存在的状态如果能实现长期增长，是最具爆发力的。所以，一旦实现了公平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将是人类正义事业的一个飞跃，因为这种受到歧视的可能态太多了，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必然会大幅提高。很多现在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例如，人烟稀少的区域如果有公平的交通、物流、就业机会，就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很有可能就会消灭大城市这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么做应该是为了更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经济增长。”

我说：“我有一个不同意见。都市的出现并不完全是邪恶造成的。都市和宇宙中的星球星系在结构上有些类似。甚至，和经济中的大公司，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也有相似性。如果用经验主义归纳，我会猜测这种万物普遍具有的性质体现了真理的某种特性。如果从纯逻辑主义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存在都多多少少是合乎逻辑的，这应该是逻辑推理的某种本质，某种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当然，我现在还无法用因果推理推导出这一点。”

阿梦说：“难道，这就是模仿宇宙的一个表现？”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还有一个普遍性。公平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就像是电磁场在空间传播，完全不受哪处有电荷哪处没有电荷的影响。这是最公平地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照此推理，厂家不

能针对当前的客户进行宣传、促销，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可能的客户，否则就是邪恶。对智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几乎难以接受的转变。”

阿梦说：“今天大家讲了一些很新奇的观点，聊了很多智人常见的邪恶，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将智人视为善良的社会有多么不可靠。这些观点至少不能被轻易地否定，更难以证明它们是邪恶的。这么多反常识的观点有很好的不错率，本身就说明智人社会有很高的可能性是处处邪恶的。”

阿正似乎有意岔开话题，“地球文明最终融入了更高级文明的大家庭，这真是好事。那么有没有无法融入的文明？”

老爷子说：“当然有。在银河系中心附近，星球密集，有生命的星球也很密集，但是，发展水平悬殊。曾经有很多次，逻辑生物无意中到访相当于智人级别的文明，然后被本地物种嘲笑。对此，逻辑生物能忍让。但是，如果智人出现捕捉、玩弄、解剖、杀死怪兽之类的动机乃至行为，就会让矛盾激化。如果本地物种只有牙齿、长矛，也不会有什么大事，逻辑生物露一手可能就被视为神了。如果有了原子武器、激光武器，那就是灾难了。逻辑生物也在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尽量减少杀戮。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信仰不同，这并不容易。外星生命的自卫能力也有限，做不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伤人地自卫。至少到目前为止，规避智人是公认的最佳方案，现在的地球应该也是被规避的星球之一。但是，这并不总能做到，毕竟，探索大自然是必须做的工作，逻辑生物也不认为低等生命对星球有什么所有权。所以，如果智人现在遇到长得像爬虫的逻辑生物，我的直觉反应是这可能会导致灾难。甚至，有人猜测，也许逻辑生物来过地球并动用过武力。当然，由于是经验主义的研究且毫无证据，这类研究并不热门。”

我突然有了灵感，对阿梦说：“既然艺术的关键是自由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化妆、美容即使不是真理，也算不上邪恶。”

她的反应也很快，“确实，所以不应该不做。只是代价有些高昂，尤其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不过，我还是应该尝试一下各种外形、气味，如臭味。”

阿正不乐意了，“不行！”

阿梦说：“你不喜欢不是不行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不过，过于反叛也不是自由。所以，我应该不分好坏地尝试气味、外貌。你们别嫌弃就好，不过，我不是结果论者也不是功利主义者，你们嫌弃我也不应该放弃。当然，我不可能经常鼓捣这些。”

也许是机会主义者意识到机不可失，也许是个人主义者喜新厌旧，也许纯逻辑主义者意识到这才是正义，也许功利主义者愿意做交易，总而言之，我对此表示了坚决支持，“我对我的灵魂有自信，你尽情尝试好了。既然感受才是核心，现在你愿意改变供给了，是否也应该允许改变需求？而且，除了嗅觉和视觉，人还有触觉、味觉。”我有些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宣判，心中感谢阿正的神助攻。

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咬牙声传来了一声“确实有理！”

晚上，阿梦浓妆艳抹地来了，果然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兴致勃勃地建议预测一下有黏液的逻辑生物的生活，女鬼干净利落地让我在冰冷的地面上歇了十分钟，警告我：有时候放弃抵抗不意味着不能抵抗，对我好不意味着让我现在觉得好。

我猜测这是借口，但是这种小事未尝不能接受，“我还以为你会离家出走。”

她在我旁边坐下，不知为什么臭烘烘地，“为什么？早就说好了不记仇。”

“记不记仇都是靠你一张嘴。”

“我应该一秒钟都不记。”猪几乎立即就要感激涕零，但她微微一笑，“说得好听一些，其实我也做不到。”

我很狗腿地抱住她的腿，居然是硫磺药皂！你丫太恶毒了！损人不利己！但是，手中的那种僵硬感让我觉得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怪笑着说："我能理解你的痛苦。"

"没事，痛苦得多的事我都经历过。"

我气得追加了狠狠的一口，恶心得想吐，里面似乎还加了什么？这就是她的目的？她一定会失望的！如此滥用我的信任，我太难了。她疼得张牙舞爪地说："但是对灵魂的侮辱不能无所谓。"

我有些诚惶诚恐，"你想把我怎么样？"

第二十一章 理想之母法案

阿梦说："你必须补偿我的灵魂，卖身赎罪！"

也就是要好好工作，我长舒了一口气，"谢谢你宽宏大量。"

"那倒也不是。我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现实主义相对于理想主义总是无比强势的。在无数智人的灵魂中，现实杀死远大理想的戏码都频频上演，根本没人认为这是犯罪，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强暴更是家常便饭。为了一时的现实强行改变理想，一生中将理想、梦想连续改个百八十遍根本就不算事，什么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大师、高富帅。理想本应引导、影响现实，在智人这里。理想基本上是傀儡，甚至一言不合就被现实谋朝篡位了。到处都是现实指挥、消灭理想，罕见理想的反抗。强奸民意算什么，那至少会受到道德、民众的压力；强奸、屠杀理想甚至可以被称颂为明智、顺应现实。"

我说："既然人是灵魂、逻辑推理，杀人罪的关键就在于杀死灵魂、消灭逻辑推理。所以，消灭整个灵魂是犯罪，消灭一部分灵魂也是犯罪。那这问题有点棘手，毕竟，大家都在消灭一些推理。"

阿梦对我略带功利主义色彩的纯逻辑主义言论略有不满，赐了一记温柔的弹腿，眼见我似乎要吐血，仍然冷血地继续推理，"根源都是

来自经验主义的邪恶。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推理能证明，破坏别人的理想、未来是犯罪，破坏自己的理想、未来就是权利？灵魂、推理、理想只应该被更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理想所取代，否则，就永远不能被消灭。没有合乎逻辑的理想的灵魂就是邪恶的灵魂！就是犯罪！而消灭最合乎逻辑的理想就是最严重的犯罪。所以，我在智人社会成为理想主义者命中注定就是个苦命人。”

看到她流下了眼泪，我有些慌了手脚，“你不能算苦命人。我们基本上是平等的。我算得上是经常为你放弃现实、利益了吧？”

“那有什么用？又不是总那样，当然，也不能总那样。谁知道你哪天一个冲动就想要杀我、强行改变我、抛弃我呢？你随时可以撤销一切改变。”

我知道这种可能性理论上必然存在，尤其是现在我差不多算是有了前科。但是，这种可能性不能怪我吧？现实毕竟是难以消灭的。但是，理性主义者不敢说这理由合乎逻辑，现实主义者担心这理由会招来灭顶之灾。我很愿意赌咒发誓，但是，我们都不信。最后，虽然知道无法让人合乎逻辑地相信我，仍然只能迎着她的目光勇敢地说：“你要相信我。”

“好！我相信你。”哽咽停止了，眼泪不流了。

这很让我意外。因为爱我？因为无奈？因为之前的长期投入？因为对未来或者我的某种神奇的直觉？因为找到了灵感？这是在演戏？我不知道。

她说：“灵魂、推理可以消失，但是，必须是被更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取代。智人的推理可能犯错，所以，决策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更不可能达到让替代过程最合乎逻辑这一理想目标。但是，应该能做到至少不损失逻辑，保证每个人的灵魂中的逻辑长期而言在增长。杀人、扼杀灵魂和理想都是无法做到不损失逻辑的。哪怕是一个坏人、罪犯，也不应该采用消灭所有推理的方式。最好的方法是只消灭灵魂中的邪恶，而这很难通过物理方法实现。智人在理想问题上的邪恶就在于，消灭正义、善太多。必然合乎逻辑的理想，如追求真

理、主持正义、为了全人类，绝大多数都被智人在阴暗处悄悄结果了，彷佛就像解手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智人从不把没有这种理想或者消灭这种理想视为犯罪，更不要说是杀人罪。想一想，智人明明擅长杀人，却标榜自己热爱生命，甚至有余力热爱有限的小花小草小猫小狗，就是不热爱未来的无数生命，不热爱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未来，必须从小就要求每个人公开或者备案自己比较合乎逻辑的几个主要理想，改变理想都需要报告，以此保护理想。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和理想过于不相符，至少应该做出解释。对于解释无法被接受的情况，应该被要求反思、改变行为乃至受到惩罚。对智人，并不要求理想一定要追求真理，但是，和真理完全无关甚至直接为邪恶服务总是有些说不过去的。保护理想价值的法律必须属于宪法，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对人类的正义性、未来有着直接且价值巨大的影响。”

我也激动起来，“既然这种思想来自于你，你就是人类的理想之母。这种法律也会成为理想之母，所以，可以被称为理想之母法案。它未来将会成为人类很多最有价值的理想的法律根源。高尚的理想不再完全是个人行为，个人的自由，也会成为法律责任和公民义务。这将会是一系列旨在改善、加强人类灵魂的法案的开始，从而削弱细胞对人类的控制，使人类的灵魂迅速向纯逻辑信仰、逻辑生物靠拢。人不是细胞组成的，是逻辑推理组成的，这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也要落实在法律中。这是能大大加速未来人类进化速度的决定性法律。经验主义者必然不愿接受这种法律，但是，逻辑是万能的，最有价值的理想必然会实现，理想必将获得不亚于现实的地位，甚至是更高的地位。”现实主义在心中哭泣：理性主义，你一向是我的好兄弟，可是这回是要在我背后捅刀子啊！

即使阿梦对利益淡如水，这时也隐藏不住好心情了，扑倒了我，“理想很美好。现实情况是，合乎逻辑的理想往往是被更合乎利益的理想所取代，理想变得越来越不合乎逻辑。智人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者说人民，最为常见的邪恶就是没有远大的、独立于现实的理想，这意味着甚至不会想长远的利益，更不要说价值。让人民直接追求价值而非利益是极度困难的，这体现了经验主义这一邪恶在人民心中根深蒂

固的地位。哪怕他们只是为长远利益、社会利益考虑，理想都会更有价值、更合乎逻辑。智人的问题不是因为有少量坏人。真要是那样，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问题在于几乎所有人都是坏人，不关心善恶，不考虑如何消灭邪恶，全部精力都被利益占据，因此能够被各种邪恶用很多种利益收买。例如，通过吹捧人民进而利用人民。可是，一生快乐，辛勤劳动的人真的就算是好人？他们为其他人、后人做的工作有多少价值？如果没有多少，他们比动物强在哪里？和逻辑生物相比，同样有灵魂，他们的灵魂只能勉强养活自己，相比于创造无限大价值，这样的灵魂是不是太大材小用了？这么浪费逻辑、浪费价值的灵魂，怎么可能是什么好灵魂？如果这样的比动物强不了多少的智人都算是拥有善良的灵魂，那逻辑生物又该算是什么灵魂？严格来讲，一切不愿用、不会用逻辑的灵魂都是邪恶的灵魂！而且，这些灵魂往往还是用逻辑推理得出的不用、少用逻辑的结论。真是怪事处处有智人特别多。”

她显然太激动了，我没动，完全不是因为对某些触觉、嗅觉的歧视。一方面，是被吓到了。这套灵魂连环问真能说服人民？就民众灵魂的普遍状况而言，我感觉更可能激怒邪恶。当然，不想激怒邪恶也是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推理。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吸引。阿梦很少用清楚的逻辑做长篇推理，这一定是被我的恶行刺激到了，这两天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我努力做个好听众。

她继续说：“也许，和你在一起的处境还算好，因为我有了危险你至少愿意努力抢救我，在自己有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帮我分担压力。你虽然算不上理想主义，但是，你的现实主义实在过于强大，让我无法理解的强大，居然能够在没有远大理想的条件下找到一些正确的目的地。要说这里没有我的影响，你自己是不应该信的。我则是为了客观不能介入这种判断。现实主义地看，你要我做的不过是兼顾一下所谓妻子的义务，我应该对此很知足，而绝大多数智人往往只会冷酷地看着美丽的理想慢慢死去，其原因往往只是一些鸡毛蒜皮，如多挣点、多一份爱情、多点时间玩游戏。大概，他们认为，既然理想缺乏自保能力，就应该自认倒霉。这大概就是适者生存？可这

明明是劣胜优汰，至少，没了理想主义，智人永远算不上优。又或者，他们认为我的理想我做主，但是，现在的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并不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我的女人、我的孩子这类概念都在慢慢改变，我的理想、我的灵魂也是一样。未来，人类一定不能对自己的灵魂为所欲为！”

这简直了！功利主义者已经开始计算她今晚创建的思想能在智人历史价值榜上排在第几位。似乎，她已经能多次上榜了。甚至于，想到暴力竟然有如此神奇的逻辑后果……我当然不是感谢暴力，而是感谢逻辑扭转乾坤的能力。可是，这些计算破坏了我的状态，反正，一时半会腾不出手来做理性主义者。

阿梦的状态在延续，“有时候，想到经验主义者相互间的残忍、不理智，他们对理想主义者似乎也没有那么残忍了。我甚至怀疑你这个经验主义者是因为在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斗中失利才多多少少愿意相信纯逻辑主义。这大概也是动机不纯，不过，机会主义者很难有纯粹的动机。从小到大，你帮过我很多次。所以，我是不是必须原谅你？”

随着状态开始下滑，理想主义者也罕见地主动索取现实利益，这是过度理性之后的后遗症？不过，我开始想到人类为什么没有开发能带来不同触觉的商品。这也算是化妆品吧？化妆当然不应该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新的感受。嘴里说的却是另一套，“我就是错了，你也可以选择不原谅我。我以前帮助你是我愿意。你现在是否愿意原谅我是你的自由。如果你不愿意……”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不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想失去对方。否则，我们根本坚持不到现在。对这件事，我想得有些焦头烂额，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明白，也许，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我也有很多想法。”看到她凛冽的目光，我连忙摆手说：“完全不是那种想法。”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误解，也意识到她索取的现实利益还是和我的现实利益不一样，我不禁纳闷，为什么相爱的灵魂之间也

会有这么多误解；似乎，我头脑里的各种推理之间也经常对彼此的下一步推理做出误判。这是逻辑的某种本性？逻辑无所不能的某种后果？这似乎也表明，不论两个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多强，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融入对方，而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想着她刚才的观点，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时不时地怀疑、欺负一个更正确、更高尚的灵魂。自己这辈子即使全力以赴，既不一定能如她的灵魂所愿实现她的理想，也不一定能如我的灵魂所愿给她富足的生活、爱，说不定有人更能让她幸福健康，想着想着，勾起了悲观主义情绪，越来越相信这些。我问她：“你肯定想过分手也许会更有利吧？”

“如果我为了自己的那些利益而离开，那肯定不是爱，我也不会是理想主义者。虽然我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除爱的契约，但是，既然爱代表为对方考虑，就不能爱的同时还在为自己考虑是不是应该解约。两种思维在逻辑上是不能共存的。智人通过结婚离婚而达成和解除爱的契约只是又一种邪恶的制度而已。现实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就是灵魂容易追随现实，容易导致情绪的大起大落。相比之下，我只要沉浸在理想中似乎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我的不满往往发生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面对你的时候。”

她狠狠咬了我一口。我承认在这种语境下这相当合乎逻辑，但是，我也为反击找到了逻辑依据：这是甲士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的屠杀！面对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家伙，我豁出去了，哪怕拉肚子，今天也要咬个痛快……

第二十二章 机会主义

只要不照镜子，眼中的斑斑牙印就会让我们都很有成就感。我打着嗝品着味道，鉴定着对面若有若无的笑意，决定放点狠话。“说点你不爱听的话。无论我多么抱歉，我也不敢说不会再犯。对我来说，那不是禁区，也没有什么禁区，只有可能性大小的差异。我的机会主义不会给自己设立禁区；对外界设立的各种禁区，也经常有穿越壁垒的

欲望。无论我多么爱你、想帮你，这一愿望也是很难改变的。我被受困于机会主义的这种本质矛盾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无论邪恶是什么，我都不能说自己一定不邪恶。”

“你这种人不合乎我的原则，但是，既然美学都可以是必然邪恶的，我们两个人存在邪恶反而是再正常不过的。当然，我们不会满足于正常，我们要消灭一切邪恶的正常。我们只不过是两个很不知足的人，居然敢追求无错，但是显然还做不到无错，不过，也从不把有错作为不追求无错的借口。我们的矛盾在于追求无错的方法不同。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想过分手。但是，当时我很鄙视自己，认为是你的现实主义带坏了我，过于关注现实，甚至是现实利益。我的灵魂做出的理性判断也是我应该继续和你在一起，做出更多、更合乎逻辑的推理，尽最大的努力来不断改善彼此的灵魂，乃至将人类的灵魂提升到新的高度。甚至，为此而容忍你那些令我难以容忍的追求。”

虽然被强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仍然挺高兴，“那你以后可要为吃苦头做好准备。你无法禁止我做任何事。关键在于，一个信仰同时也是一个不得违反的禁令。如果我要完全信仰某种禁令，那就要面对一个问题，究竟我应该选择什么禁令成为信仰，无论如何都不触犯？现在，我们知道逻辑是最合乎逻辑的禁令。但是，我长期以来不知道这一点，即使现在也做不到把这当作唯一的信仰。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信仰，那就是什么都可以不信。这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我是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所以我称之为机会主义。如果我不能违背你的意愿，我似乎更不会违反法律，不会破坏传统，不会违背父母老师，等等。那样的话，我也很有可能就是个正常人，也就是拥有常见的邪恶的人。我宁肯冒险有一些不常见的邪恶，也绝不想平庸地邪恶下去。所以，既然现有的规则都半斤八两，我的态度是我都可以试着违反，只要是我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我的逻辑推理必然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保证自己的推理都是正确的。智人眼中的好人、成功者往往只是能做到让自己的错误、邪恶不被注意到，或者不受惩罚。这对个人利益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社会乃至个人的价值不一定有利。我不追求甚至还反

对这种利益，为此，我容许自己犯错误，将这视为发现价值的代价。如果我不许我自己犯错误，我并不会因此就不犯错误，我不希望自欺欺人。”

“谢谢你的坦率。我能接受你的解释。我和你在一起从来不是追求轻松、舒服、无错的生活，而是追求最合乎逻辑的理想。我愿意承担一切风险、痛苦，但是，这并不是说你的错误不能批评。而且，我很不喜欢你痴迷于我的身体的样子，不管是真的也好演的也罢，我的灵魂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尊心。”

“你要知道，我们这种机会主义者都不容易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好伴侣，因为他们很容易改变，很容易考虑到利益。我们不容易遵守正确的原则，也许过于善变。当然，在他们的语言中这往往被称为机智。不过，我们两个显然对此有不同看法。”

她应该是听出了我的低落、不在状态，“你们未必没有可取之处，因为人类已有的原则乏善可陈，我的理想主义作用有限。所以，我指望着你的机会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能帮我找到正确的原则，就要允许你违背现有的原则，即使是我的原则。当然，我这也算是对纯逻辑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一个表现。尽管我比其他人对你、对你的机会主义的评价高得多，但是，我觉得自己仍然低估了。但是，机会主义者的弊病就在于有时缺少下限。你不能只要不遭遇反抗就步步紧逼，赚便宜没够。在你看来，当时的我放弃抵抗就是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吧？如果你对机会主义的理解包括这类常识，应该知道它们没几个能合乎逻辑。”

“我的机会主义代表哪种原则、方法好用就用哪种。这并不一定是为了结果，更主要的是我对于传统的原则充满不信任，所以，合乎传统的过程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乃至邪恶的。当然，我的灵魂中有结果论的部分，但是我不是因为对结果论的信仰而相信机会主义，更像是因为找不到正确的信仰而选择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所以不排斥结果论，就像我不排斥利益也不排斥价值一样。所以，我对于尝试有强烈的愿望。很多从未尝试过的思想、行为，只要风险不太大，为了自

由也要试试。而一些尝试导致了很好的结果，所以，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结果论加强了我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情况从小就很让我困惑：既然社会有很多邪恶，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我不试着违反就难以感知它是否是邪恶，我违反就可能误伤正义，但是也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原则。这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弊病，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

“你可以试试纯逻辑主义，你现在只是把纯逻辑主义当作机会主义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这不对。”

“现在至少我更习惯经验主义。也许，纯逻辑主义更好、更对，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现实主义、结果论。我年纪已经不小了，能力也够高了，不知道还能工作几年。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冒险提高能力，而是保证在现有的能力下多工作一段时间。理想主义者只要有提高的空间就会努力提高，但是我并不那么急于提高。你追求最好、最正确，我追求一定安全性条件下的最好、最正确。我的方法有利于改善结果。当然，我的结果论和这个社会的结果论有很大差别，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我承认，如果为了无限大价值牺牲有限的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求你做。但是，既然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这有些难以决策。基本上，我倾向于逻辑、真理是万能的，只要改善推理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这只是倾向，而我也有一些结果论、现实主义的成分。虽然不多，但是，对涉及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的决策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不能强迫你是一个限制自由的壁垒，但是，我为什么要认为它更正确？总不能说因为法律、传统、道德。在我们的生活模式上，我觉得你错了，你又不肯接受，我不认为应该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所以，我做得不对但是从我的角度上仍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毕竟，我不应该为了不这么做而放弃我的机会主义信仰。”

由于我坚持留在这个问题中，她也开始困惑。其实，我也远远没有想明白。我不认为机会主义是真理，但是认为这是对探索真理很有

用的方法。我的处境大概和当今科学一样，都是无法做到让信仰和方法合乎逻辑。阿梦摇了摇头，也许是不认同，也许是想不明白，“你什么都想试试，可能有一天会和我打得头破血流，那你还想不想试试？”

“那是不可能的。你下手总是有分寸的。至于我暴打你，那是不会出现的。”我心虚地看了她一眼。

“所以你才很想试试吧？”

我很不好意思，“我这种机会主义者似乎什么都想过。”

“其实，想象力也不会想不到暴打你。一个灵魂不邪恶应该建立在能想到但是判断后认为不应该做的基础上。否则，如果想到或者学到后就会邪恶，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不邪恶？怪想象力还是怪别人教坏了他？传递信息之前难道还要先深入了解一下对方的人品？那有些网站的罪过就大了。”

“你这要求太高。话说你在暗示什么？”

“你竟然知道我在暗示？”

“这话难道不应该我说嘛？我一直以为你不知道呢。”

“我确实不知道那些事实，但是，对你这个酷爱试错的功利主义者，想来那应该是事实。你的机会主义抓住一个有利益或价值的解释就有可能尝试，不太考虑各种推理总体上的效果，有时会忽略一些不利的推理。我能想到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行为，但是肯定不会付诸实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实现不了我的理想，而你让我看到了希望的原因所在。”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会放弃抵抗？”

“挺矛盾的。我当时为了机会主义者的现实利益着想，没有反抗；但是，为了机会主义者的未来利益着想，我认为不应该纵容；我认为你应该为了理想主义者着想，再忍耐忍耐；我气愤的是你实际上根本没有努力忍耐；我也在想我是否对你要求太高了。最终没有反抗大约也是因为我的一个隐蔽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信仰：我们应该相

爱，而不是相杀。只不过，它当时居然战胜了纯逻辑信仰，还是让我不知是喜是悲。”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想的。从你一贯的言行来看，还真看不出这个信仰。大概你不希望相杀，是真正的字面意思，只是你的从未暴露的底线。”

“我从不会坚决反抗你坚决想要的，你也不会坚决索取我坚决不想给的。两人相敬如宾，不做任何对方不愿意的事情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爱，因为他们更像是两个独立的人，是市场中的两个交易者。当然，世界上存在没有矛盾的爱，但是，我们肯定不算。甚至，我们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我们都太喜欢做对方不喜欢实际上却并不必然是错的事情了，甚至，还可能必然正确。这甚至是件好事，帮助我们的灵魂纠正、削弱了各自的不少错误。矛盾的存在不能推导出我们不能相爱。同时，这种条件下，如果能太平无事很不合乎逻辑。逻辑上，一定存在一方认可但是另一方不认可的情况，甚至认为即使强迫对方仍然是对对方有利的情况。”

“至少有一种情况，而且，正好就是我们的情况。当双方都想追求真理，又都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是，也许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选择最终就可能正确。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无法证明另一条路到底行不行，甚至可能更好。其次，如果最后失败了，又该怎么办？ 当然，只要两个人相爱，这两种情况的责任都应该共同承担，不能因为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就要完全承担责任，那有违爱的本质。所以，也许应该把这视为一种决策机制。也许决策的结果不如一致同意，但是，犹豫不决又必须决策，这本身往往就预示着条件不好、决策难度大，所以，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价值。”

“你也不用太过纠结。首先，这没有违反多么重要的原则。我不会跟你夸大损失。其次，我对自己的原则没有那么大把握，它们可能有错。纯逻辑要求完全遏制细胞的偏好，但是，是不是应该立即做到我要求的程度，也不好说。也许，我当时过于热情了；也许，我现在是向邪恶屈服了。这就是一个难以决策的问题。如果说你做了不符合

我的原则的事情就不对，我也肯定有违反你的原则的地方。也许，我的原则是真理，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下，过于坚持这一原则也许是错误的。当然，我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所以，既然我们相爱，大家可能都要牺牲一些原则。就像这次，我认为，至少，相爱的人之间不许做对方不愿做的事情不是真理。不过，你可以这样，我也可以。第三，我理解现实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价值所在，如果要求他们走在路上一定不能走错，他们在这个社会可能寸步难行，更加谈不上进步、实现理想。”

我抓住了重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要求我做出牺牲。”

“你已经强迫我，我还没有强迫你而已。”

我闻之色变：“你竟然真打算强……”

“闭嘴！”她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有时候真是臭不可闻。你过于倾向于接受他人的牺牲，甚至要求他人牺牲，但是，心安理得地执行个人主义。”

我不明白她的脸色为什么会出现一丝愧疚的表情，应该是错觉吧？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她的评价，“我从来就不知道你需要我做出什么牺牲，你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

“你这是在夸我没有暴力倾向？我想让你牺牲，可你往往是不愿牺牲的。我现在多牺牲一些未来你牺牲的时候我也可以更加心安理得，这让我的牺牲变得更合乎情理。当然，我在遏制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价值分析倾向，上面说的三点是更加合乎逻辑的理由。”

一方面，已经是深夜了，我头脑有些不清楚，不愿努力理解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在想着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说：“你应该有点暴力倾向。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口头的拒绝、批评，那么，不管我自己多么高尚，都难以避免我有时会肆无忌惮地欺负你获取利益。”

“不要过于贬低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至少不要低估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和重视理想的机会主义者，你应该属于这两类。缺乏

理性和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按照自身的逻辑这时很容易犯错，但是，你并不会太容易犯错。当然，不犯错不是你擅长的领域，我不会以错误判断你，那是用负价值判断无限大价值。”

“犯错包括爱你？呃，的身体？”

她皱了皱眉，沉吟良久，咬着牙说：“不。”要不是我有膀子力气，肯定无法看到她的脸。

她一脸严肃，我不得不辛苦地效仿，“谢谢你给我留了一条生路。”机会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自己可能取得了划时代的医学发现：硫磺药皂可能有威尔钢的功效。但是，纯逻辑主义一脚把他们踢到了一边，他们痛陈不要失去这个机会，纯逻辑主义冷笑：这种机会无穷无尽，预期价值无限小，智人科学家可以浪费时间在这种课题上，我们没这份资本。他们认为这会错过很多知识。纯逻辑主义强调，信仰的更替必然有得有失，这次更替之所以是巨大的进步，不仅是因为得大于失，还因为这是能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唯一信仰。在改变信仰的过程中，很多知识的发现顺序会改变，正确的做法是先发现真理后发现技术，这样，甚至有利于避免让知识为邪恶所用。他们还想据理力争，奈何敏感处吃痛，“我今天为你化妆，你就这么不想看我？”

我赶忙睁眼，委屈地说，“有些瞎眼睛，也有些辣眼睛。”

她忍住笑意，“这是你要的。”

“我一向用于尝试并承担尝试的后果。”

“我和你一起承担。虽然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的感觉，就像不喜欢扮演的很多角色一样。但是，我现在也并不关心这些感觉，而是有了打开一个新天地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新颖还是身体的感觉新颖，又或者两者都有。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尝试的正确率或者说不错率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次效果也不错。虽然你在每个信仰上都是兼职，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做得比很多专业的做得还要好。这大概得益于你的因果推理能力，毕竟，一切信仰要做得好都需要这种能力。不过，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对于

没有十足把握的信仰、原则，请务必多加变化，不要在某一种上停留太久，习惯会成自然的。”

“但是你在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上似乎停留太久了。”

“我很有把握，而一切其它信仰都不能这么说。只要一切判断都需要逻辑，逻辑就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希望你能有更多时间停留在对逻辑乃至灵魂的信仰上。但是，不能太多，因为那样就会和我一样了。我在这地方也很矛盾。我也不知道你的这些我认为错误的信仰中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你确实有比我强的地方。我不会接受所谓实践出真知的谬论。这一定有什么必然合乎逻辑之处，只是我们还没有抓住。”

“我更喜欢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我从小到大从它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和价值。当然，我注意到了纯逻辑主义最近的成长速度很快。”

“虽然纯理性主义者不应该谈论利益。但是，我很好奇，你确定你从昨晚的行为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了吗？”

她这问题意外地难以回答，我绞尽脑汁只能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得到？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精转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她的笑让我根本分不清是生气还是高兴，“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是因为我们有某种莫名的联系，缘分？虽然我很难接受你的邪恶之处，但是我也一定有邪恶之处而不自知。我觉得你最终会抵达正义。甚至，可能已经抵达了部分目的地，只不过，我把正义误判为邪恶，虽然可能性非常小。”

“说得好像你是巫婆一样。我不太信得过你那不合乎逻辑的直觉。”

“我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似乎从小我对真理、正义在哪里就有某种莫名的直觉。当然，错误率很高，只不过，我确实有感觉。而且，我的经验证明，我的感觉确实比其他人准确得多。也许，因此我才会选择成为理想主义者。”

“你过于信任这种直觉。”

“我知道这不合乎逻辑。这就像是你对自己的自信一样。一切自信都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对！基于逻辑地相信逻辑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自信。所以，作为一个纯理性主义者，我应该自信，你则不应该自信，除非你最终证明它们必然合乎逻辑。但是，我的逻辑推理能力不那么可靠。你在这方面虽然比我强，但是，没有正确的信仰，就不应该完全自信。”

我有些囧，“既然我们两个人什么都不一定正确，也许，我们就是两个庸人，就应该舒舒服服过日子。”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夜夜欢歌？你这种观点极不可靠，我相信你也不信。搞不清和完全无知是两回事，更不是无法合乎逻辑。所以，打死你你也不会真的那样。我不喜欢两个人戴着面具说话。”

“我知道，听老爷子说了未来社会的情况之后，你的理想更加坚定了。不过。我是机会主义者，只要有利的事情就不会完全排斥。我有时会想，咱们可以结婚生个孩子。”

“你不会不知道我是不婚主义者吧？两个人之间是否有爱只需要两个人自己确认，不需要他人参与。至于生孩子，看我的心情，至少现在不合适。”

“你太强势太强调灵魂。我有时想和你过温馨、甜蜜的世俗生活。”

“那种日子我们也曾有过。我并不觉得那格外值得留恋。既然智人社会中邪恶无所不在，我又怎么能感到多少温暖和甜蜜？把自己封闭得更严一些？似乎，你留恋的日子我未必能多给你多少，就像我留恋的日子你也给不了我多少一样。”

“满足你太难！”

大腿根吃痛，我痛苦地说，“你也太经验主义了。我是说，真理不可能像豆子一样，应该更像人参果，一生吃到一个就应该知足！你还想要多少？”

她被自己的错误搞得哭笑不得，“话虽如此，别说一个，就是十个我也还要下一个。”

“那你比二师兄贪婪多了。你追求的生活要求尽量让灵魂满意，我追求的生活是至少不能让细胞不满意，所以，我更重视减少灵魂和身体的矛盾，你则无所畏惧。”

“既然解放灵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甚至，推迟都是罪过。你总是想改造我。也许，你想的是让两个人沉迷于快乐，这样，灵魂之间的思想矛盾能减少，因为物质生活的比重可能增加。这种情况也许对利益有好处，但是对价值应该是不利的，所以，我现在还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老了的时候可以。”

“啊！我老了。”

“欠打！”

“按照我们的发现，爱必然意味着为对方着想，能够为对方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为对方放弃自己的欲望。你就没想过放弃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

“确实没有。对我们这种矛盾重重的灵魂而言，一方灵魂的削弱有助于让另一方的灵魂更舒畅。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另外，我不认为为了你的一些微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最核心价值是件好事。我也不完全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爱才是最合乎逻辑的。但是我相信，为对方着想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如果两人为了利益而牺牲价值，这应该是错误的爱。”

“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大局、长远。”

“其实，你的格局有时候比我还大，就是起伏太大。”

“我很多时候只是个家庭煮夫。”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家庭煮夫。”

“承蒙夸奖，但是我不觉得这很了不起。”

“那换一句，智人中最伟大的人可能是家庭煮夫。”

我堵住了她的嘴，讲述着药皂可能的功效，她浅笑盈盈地拒绝考虑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拒绝让悲剧在她身上重演。我看了一阵，倒没觉得多么痛苦，但是，经验主义者有乐于分享经验的本能，甚至建议借鉴、积累经验，结果我这一大家子人都相当痛苦。经验主义者甚至还想指责阿梦轻视经验，大家为了活命，齐心协力将它封口。

无论如何，经过漫长而辛苦的拉锯战，第二次谈判大有收获。

第二十三章 真理学和业余研究

老爷子曾经说过，智能生物在吃饭方面的原则往往倾向于多元化、自由组合，甚至让计算机根据可食用材料随机建立菜谱，至少也是在已有的菜谱中随机选择。这基本上不是为了营养，而是为了遏制感官精益求精的倾向，遏制身体通过神经系统控制灵魂为身体着想的倾向。当然，也是为了感受、尝试更多可能性，毕竟，他们一生中吃东西的机会其实少于所有食物品种的数量。如果再过于集中，就必然导致有很多食物尝都没有尝过。智人更重视把美食尽量多吃几次，认为这样才算没有虚度一生、荒废生命。灵魂生物对此嗤之以鼻。

我们商定，以后将以自由组合的方式为主要进食方式。在我的帮助下，阿梦早餐就端出来了现成的果汁、豆浆、牛奶、酸奶、奶酪、面包、馒头、饼干、干果、火腿，还用烤箱烤了一个拼盘，有地瓜、玉米、蘑菇、鸡翅、胡萝卜，果酱、调味料自选，水果自取。这并不需要多少精力，却有大餐的感觉。功利主义者觉得还不错，不说营养多么好，至少选择够多永远谈不上受罪。阿梦那责备的目光显然是发现了我的吃法违背了初衷，不过，阿正明显比我挑食得多，所以，她没时间针对我。

阿梦聊到了家庭煮夫，老爷子说：“做了，哪怕只是可能做了，人类最有价值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收入，这种怪现状之诡异需要跳出智

人社会这个现实才能看得出来。人类创造这么多职业，这么多人在工作，可是，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很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工作甚至无法给他的职业分类的人干出来的。”

阿正插话说：“可以属于其它。”大家笑了起来。

老爷子说：“这事在宇宙中传开能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经典笑话，关键在于这具备了三个要素：和真理密切相关，逻辑上足够怪诞，却能真实发生。”

阿梦说：“智人经常抱怨报酬、交易的不公平。可是，智人社会的最不公平之处其实是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极少数人几乎总是只能获取微薄的报酬，乃至没有报酬。这种荒唐已经变得有些可笑而非可恨了。智人社会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大多数人的声音，却听不到最有价值、最合乎逻辑的声音。”

我说：“智人社会有大量的研究人员、经费、研究方向，但是在研究真理的正确方向上几乎没有投入任何人力物力，结果，却还能从正确的方向拿到了若干真理。这是最诡异的地方，完全不合乎概率。这也体现了科研制度的邪恶。即使从经验上看，历史上出现的业余科学家并不少。甚至牛顿、达尔文在获得教职之前的研究工作也是业余研究。但是，业余研究和专业研究在获得资助方面过于不成比例，完全和业余研究的贡献不符。在人类没有把握已经建立最好的研究制度的条件下，把宝完全压在专业研究上是不理性的。如果人类知识的总价值中业余研究贡献了 10%，是否也应该将 10%的研究经费用于支持业余研究呢？”

老爷子说：“这和宇宙中很多不幸的文明相比真是匪夷所思。我听说过有的文明相信存在真理，努力研究了几万年几十万年才发现真理。地球文明充其量研究了几千年，在主要研究方向全部错误的条件下居然找到了真理。你们管这叫作狗屎运吧？”

我说：“大概，那些文明比较有纪律，缺少我们这类特立独行的人。所有人都像优秀的研究人员那样研究经验，哪怕是为全社会、全种族的利益而研究经验，也很难发现真理。”

阿梦问：“你们觉得智人的问题出在哪里？”

老爷子说：“肯定是对真理的漠视，这包括不相信它的存在，不相信能发现真理。”

我说：“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这类信仰也是重要原因。当然，与之相关的是报酬机制。研究真理无法获得多少利益，毕竟，真理是免费的，没有关于真理的专利制度。”

老爷子说：“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你们有很多门并驾齐驱的科学。可是，逻辑生物只有一门，就是真理。但是，你们反而没有这门科学。我们也有一些其它知识，更像是你们现在的学科，但是，地位远远不如真理，可以视为真理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我说：“确实，应该将真理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以叫真理学。没有真理学就是没有专门研究价值无限大的知识的学科。人类没有建立真理学也许是因为不相信真理、不相信能发现真理、不相信真理是横跨所有科学的普遍性知识。”

阿梦说：“也许，就是因为真理是无法通过经验主义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现的，因为积累经验、和经验相符都是无止境的。”

我说：“无论如何，没有真理学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虽然很多学科都涉及真理，但是，真理的部分在这些学科中往往都不是最重要的。例如，物理学并不关心宇宙的本原，而是忙于解释宇宙中各种现象；逻辑学仍然倾向于从经验中发现逻辑规律，而不是依靠逻辑本身去发现最合乎逻辑的逻辑规则。其次，没有学科就难以实现知识的积累、重组。人类关于真理的零星知识散布在哲学、物理学、逻辑学、数学乃至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中，缺少互动。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下，好的真理学研究必然是横跨多个具体学科的，要做好难度太大。第三，真理学本来应该获得最大的投入，没有真理学，对真理的投资往往都被缺乏价值的研究项目分流了，甚至，被用于研究邪恶。第四，没有真理学这门科学，也就没有相关的期刊，这种难以划分学科的论文也就难以发表。第五，专业学者要获得就业机会就必然要在现有的某一个专业中获得优势。但是，真正研究真理的人在任何一个

现有学科中都可能没有优势。所以，为了获得学位、找到工作，他除了要具备真理方面的知识以外，还不得不学习某一门学科中的价值不大的知识。甚至，即使在某一门学科中有优势，也可能由于真理这一怪异的研究方向而处于弱势地位。”

阿梦说：“业余研究真理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学习价值不大乃至负价值的知识。专业研究需要学习的不重要知识太多了，大学还不够，还要研究生、博士生，等到毕业了，研究的黄金时间也已经过去不少了。芳芳的理论是，要尽早开始研究。他最初的主要理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成功。但是，这太功利主义。我更喜欢他的其它一些理由，如可以有更大的犯错余地，可以经受住多次失败；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提高研究能力，进而超过之前的最高能力；甚至，在能力取得领先之后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取得更多发现。他早就怀疑，不仅这个社会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这个社会的科学家也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真理的最佳方法、最佳信仰。现在看来，他的很多直觉都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导师？既然导师没有正确的信仰、方法，自己认真研究最好的信仰和研究方法很可能要比跟着任何一名导师都要好。与其跟着邪恶，不如努力不邪恶。况且，跟着导师还往往要辅助他人做自己没兴趣的没什么价值的工作，却要牺牲自己喜欢的有无限大价值的工作。所以，要获得报酬、研究经费、社会地位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也许，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会做，但是我们认为弊远远大于利。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报酬、工作，我们要的是真理，而这种研究环境下选择专业研究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照现有的经验来看，必然意味着失败。”

阿正说：“真没想到研究真理如此困难。我原来以为研究生、博士很好、很厉害。”

阿梦说：“幸运的是，我很早就猜测真理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芳芳还从爱因斯坦的一些言论中找到了一些支持。爱因斯坦曾经对不支持相对论的实验表示质疑，而且最终证明他是对的。我们要找那种一旦发现就一定对的理论，不需要经验验证。现在看来，纯逻辑的真理就合乎这一标准。专业学者不相信有这样的理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发

现这样的真理；我们相信，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真理。对逻辑的信仰是必然正确的，人是且只是灵魂、宇宙是逻辑世界都是必然正确的。所以，对真理的预判很重要。如果真理真的需要从实验中发现，甚至，只能从回旋加速器那样庞大的设备中发现，业余研究也就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也只好捏着鼻子去找个导师了。”

老爷子说：“我来到这个时代首先就去查阅了一下你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被不少人视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你们受到了他的影响？”

我说：“确实。我们是读爱因斯坦传记后产生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我重视分析爱因斯坦的行为，以此寻找好的研究方法。我们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加强自学能力、有选择地学习知识、尽早学习科学前沿的知识、尽早自行发现研究课题、尽早开始研究等方法。此外，阿梦很重视爱因斯坦对想象力的强调。不论想象力是否比因果推理能力更重要，我认为她早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我们都受到了他的业余研究经历的影响。这导致我去分析专业研究和业余研究的利弊。甚至，我们最初对于如何发展能力很不确定，就设计出了模仿爱因斯坦的方法。只要是他做过乃至经常做的事，我们都会重视。这也是我认真分析他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甚至，我还以他的进展速度为标尺。他在 16 岁就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实验，我做出了努力，但是 16 岁的时候没有做到。为此，我沮丧过，但是，我在 18 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课题。”

阿梦说：“其实，我认为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课题，并且开始了研究，只不过，你碍于经验主义没有发现而已。你通过分析爱因斯坦的行为寻找好的思维方法，稍后，还自己设计、改善思维方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究，甚至就是在研究真理。我一直认为你在研究方面极为优秀，要不是你极为反对天才的存在，我肯定会称你为天才。”

老爷子似乎很感兴趣，“模仿爱因斯坦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说：“按照传统观念、绝大多数人的经验，天才、运气这类不可控的、非理性的因素必然在研究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太渴望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能接受这种不可控性。所以，我假设研究过程也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是逻辑推理适用的领域。这种研究过程和具体的专业知识无关，而是涉及课题的价值和难度、方法的优越性、目标的高低、付出的努力等变量。后来我将这门学科称为追求科学，因为其涉及如何用最好的方法追求最好的目标，也因为这是在追求科学理论的目的之下产生的学科。我曾经挣扎了很长时间，在逻辑推理的支持下，用我的经验主义推理和传统的经验主义推理相对抗。一方面，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研究很有价值的课题有很高的成功率，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一生甚至不敢研究有价值的课题，成功率也很低。相信前者就要否定后者，这在我小时候是很困难的决定。”

阿梦说：“研究就像是下围棋，水平相近的人胜败靠运气，差不多同样努力、方法也差不多的人可以说水平靠天分。但是，如果一方水平明显更高，就不需要运气；如果一方有更好的方法，如接受高水平 AI 的训练，就不需要天分。”

我说：“我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犹豫不决，始终倾向于前者更合乎逻辑，然而又找不出前者究竟是依靠什么而获得了高得多的研究效率。所以，我就想出了模仿这一方法。我尽量模仿最优秀科学家的行为，这样，无论他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我至少能不错过。这是我很多关键思想的开端。例如，这是对经验、传统、多数人产生怀疑的开始；这是对逻辑的信心的一次飞跃；这是我通过逻辑思考提出的第一个方法；甚至，这是无所顾忌的机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端，因为我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抛弃了这么多当初被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现在，我确信，能力的形成、增长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不能积累较高的能力，所以，研究不仅容易出错，无法研究最有价值的课题，成功也往往是侥幸的。”

“那你现在是如何解释极少数科学家在重要研究成果中占据极大份额这件事的？”

“绝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研究的关键，所以能力相对低下，极少数人有意无意地获得了一些能力的关键提升，从而使能力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如果将一个社会在一个领域的最高能力视为一个阈值，难度在该能力以上的问题基本上会是无解的，难度在该能力以下的有价值的课题则是竞争激烈的。所以，绝大多数科学家只能在阈值以下竞争，而且，有价值的课题往往容易出现竞争激烈的场面。但是，一旦有人能力超出了阈值，他就能长时间地扫荡难度在阈值和他的能力之间的课题，而且没有竞争。甚至，他可以挑挑拣拣，挑选其中最有价值的课题、更感兴趣的课题、自己更擅长的课题，等等。只要他继续研究，就能不断收割成果。这就是顶尖研究人员的成就让人匪夷所思的关键。进而，我发现，现在的科研体系是让人跟着导师学习，这很不合乎逻辑。”

阿梦说：“学习这种方式是不利于超越的。成为顶尖研究人员的关键是超出他人的能力，主要靠跟着别人学是怎么回事？何况，是跟着排名几千几万的人学？”

我说：“即使是所谓好学生，超越导师的能力都不容易，超越阈值能力更是概率极小。虽然自己创建能力、突破阈值的过程很辛苦，但是，只要能做到，报酬也很丰厚。当然，这又和目标有关，如果目标是学位、职称、工资等利益，传统方法最省事；如果目标是真理、价值最大化，传统方法几乎没有任何希望。”

阿梦问：“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科学家，鼎盛时期往往也不长，就像是爱因斯坦，并不能实现长时间地自由扫荡。”

我说：“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衰老是一个原因。甚至，与体力的下降不同，脑力也许从四十多岁就会开始下降，古代甚至可能从三十多岁就开始下降。所以，相对而言，我很不重视老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其他人的能力赶上来也是一个原因。在成果发表之后，只要获得其他研究人员的重视，都会导致一部分优势的丧失，如果其他研究人员有自己的优势，甚至会被反超。还有一个原因是成功之后开始享受生活，不想努力研究了。”

阿梦给我夹了两块鸡翅，“现在的科研工作吃香，部分就在于这不是青春饭。你要保护好身体，不要放纵自己。”

这也不放过我？我面不改色，“好！我以后要坐等幸福掉下来。不过，我可不想工作到老。虽然牛顿晚年想赚钱、研究神学受到很多嘲笑，我反而认为这可能是他多少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可能就没有认识到。我年纪大了宁愿做荒唐事，也不会做继续研究这种傻事。”

我耳朵突然一疼，“你大概又在想如何追回失去的青春吧？”

“怎么可能？我的青春都被你消费光了。”一片抹好的面包粘到了我的脸上，我摘下来咬了一口，奶酪蓝莓花生酱，味道不错。“别影响我。重视老年科学家是学术界保守、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虽然不如上述因素那么关键，也是智人无法发现真理的一个因素。”

阿正说：“我觉得现在讨论真理时机不成熟，似乎，很少有人说对真理了解多少。”

我说：“有这种感觉的人大概都是经验主义者。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研究真理，根本不需要什么时机。最简单的真理简单得要命，难度完全在于克服邪恶的经验主义。当然，研究真理的最高目标很难达到，那应该是从一个最可靠的知识，也就是信仰，推导出所有必然正确的知识。也许，只有逻辑世界本身才有那种能力。通常，经验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会对真理有任何奢求。我是以现实的经验作为基础，将现实的目标永远放在眼前，我跟着现实的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我没有最终的目标，但是相信走到了最终的目标那里我会认出目标。我觉得这样推导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更可信。阿梦是想在初期就大致找到最终的目标，她那种方法来无踪去无影，却要让我相信那样更正确、更好。我认为这无论如何不具有说服力。但是，她给出的一些结果又让我觉得确实不错甚至就是正确的。尽管也有很多错误，但是，至少足以让我接受双方平等合作。当然，完全相信她的方法还是不可能的。”

阿正问：“你们研究出真理为什么面向大众。为什么不面向科学家写论文？”

我说：“当然是科学家不愿接受。经验主义者也许在进行了传统的尝试之后就此罢手，对此会为此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把论文发表了，不论他们是否接受，我都完成了我的使命；或者，真理是科学家的使命，不是我这个小老百姓的；或者，我只负责研究，不管宣传；我能力有限，等等。但是，纯理性主义者不是这么推理的，他们会说：只要真理还没有全被发现，还没有完全被接受，我就要尽可能多做些事，哪怕要面对未知的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挑战，哪怕我人微言轻，哪怕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当然，更大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的经验主义观点，他们拒绝的经验主义理由也很多，例如：这不合乎传统的理论；不合乎传统的论文要求；某些地方有错误，尽管和真理无关；格式文字未达标准；我只负责这个，其它和我无关，等等。他们从不理性地看这个问题：这是否是拒绝真理的充分理由，甚至，是否根本不应该考虑这些理由。”

阿梦说：“你说的太温柔了。应该这么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如果科学家是混蛋，全人类是否就应该跟着一起混蛋？”

这话让我们都目瞪口呆。我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粗鲁仙子有着惊人的诱惑力。我肯定不爱粗鲁，难道是喜欢这种蛮横地表达正确思想的方式？

第二十四章 科学是另一种神学

阿梦大约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虽然有些羞涩，但是倔强地继续下去，“不当混蛋是不是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和追求？几百年前，智人因为相信神，因此伴随着混蛋的教士们一起当混蛋，相信神学放弃科学；现在，智人因为相信经验主义，再次伴随着混蛋的科学家们一起当混蛋，相信科学放弃真理。因为智人归根到底是相信经验

主义、功利主义的，所以，智人因为神学的好处而接受了错误的神学；现在，智人再次因为科学的好处接受了错误的科学。智人曾经因为相信利益害怕痛苦而相信能安抚灵魂的神学，因为相信经验而相信可以解释经验的科学，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最可信的逻辑并进而相信最合乎逻辑的真理学？如此下去，智人什么时候才能不混蛋？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发展下去都只能是邪恶，而不是真理，尽管它们都自称是在追求真理，神学如此，科学亦如此，最终只会阻碍比它们更合乎逻辑的研究方向，阻止更合乎逻辑的知识问世。仔细看看，哪一门科学里面没有邪恶的影子？生物学、医学、经济学、哲学、物理学……”

突然，她一声尖叫：“啊！沐方！”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有点快要啃到骨头了。看到阿梦恼羞成怒的样子，想到她刚才正气凛然的样子，我直觉地认为她要为毁容之恨而大义灭亲，压力之下灵光乍现，“也许，真理学也是错误的，因为那等于是承认真理从属于科学，就像以前认为真理从属于神学一样。就应该像逻辑生物那样，将它独一无二地命名为真理。真理只是和其它学科并列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是把真理当作一个学科，又不能取缔其它学科作为学科的地位，价值无限的真理就会和无数价值有限的学科并列，无法得到足够的师生、资金等投入。科学取代神学之后，几乎剥夺了神学的所有研发力量。现在，真理也应该剥夺科学的绝大部分资源，因为必须要强调无限大价值和有限大价值之间的区别。之后，真理会有很多研究方向，如信仰、方法、微观宏观结构，等等，就像科学分化为很多学科一样。但是，与科学不同，因为真理强调第一知识的正确性，这种划分不会再出现颠覆性的改变。我认为，人类所有研发力量中，真理至少应该独占百分之八九十，与真理无关的科学技术艺术等次要学科最多能占到20%。如果将真理命名为真理学，是得不到这么多资源的。世上只能有一门核心的科学，因为只有唯一的真理。”

阿梦笑眯眯地说：“这么不禁吓！还是我了解你，压力才是动力。要不要再来一口？”我喜出望外地盯着她的脸，她愤怒地掷出鸡翅。因为差之千里，其他人大概认为是她无意于命中，但是我认为她

是在尝试鸡翅牌回旋飞镖。我们曾经饶有兴趣地研究让鸡翅回旋飞，可惜，我们都不是坚定的经验主义天才。尽管我们坚信适当的加工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能，烧烤应该不在其中。

阿正不满地说：“你们的推理未必有多少价值。无神论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无科学论则还没有被证实。”

我说：“如果你要的是经验主义的证实，比如历史，还不如先看看经验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信仰。重点应该在神学、科学的经验主义推理过程必然错误，无论结论是否正确。所以，他们需要第三方验证，但是，经验并不是合格的第三方，因此，只要推理方法错误，推理过程就必然错误，即使是得到经验验证仍然有很高的错误率。只要采用经验主义论证，过程都必然是错误的。而纯逻辑的推理只要过程正确，就能保证先验正确、必然正确，不需要其它存在的验证。当然，就目前的能力而言，必须怀疑自己的推理能力，所以，要用纯逻辑推理来检查、验证推理结果的正确性。经验主义的无神论者会说没人见到神，一切这类经验都存在漏洞，但是，这无法合乎逻辑。你的信仰一定要让你看到？大概经验主义者也是这么对待实在的，只能接受物质、意识这类可以通过感官、神经系统感知的存在，不能接受完全抽象化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有神论者有着一样的推理错误。例如，如果不信神就要吃亏、下地狱、得不到神的祝福。换句话说，如果有什么物种能让人下地狱，你就一定要信它？这不是奴才吗？或者说，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好处你就不相信？那么，这些人还是信仰利益、功利主义而不是神本身。如果神有理智，就会说，如果你因为害怕惩罚、趋向于从众、喜欢我的力量和祝福而以我为信仰，他日，你也可能因为这些原因而离我而去。相信科学的人的经验主义理由和相信神是差不多的，主要是为了利益。尽管尽量合乎经验比之前为了灵魂的安宁有所进步，但是，仍然不是最合乎逻辑。最合乎逻辑才是最合乎逻辑的知识判断标准。”

阿梦一皱眉，“你什么时候还研究起神来了？”

我说：“因为我发现自己有些像对神一样对你。对我这样的有些极端的理科生而言，肯定要想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不能不相信你。我发现，这和信神有类似之处。虽然我对你的信仰有些无法合乎逻辑，有些不坚定，甚至有亵渎神灵的行为，但是，确实是一种信仰。因此，我开始思考如果有神，神会怎么做。不知道这算不算神生哲学，而且是先验的神生哲学。我的结论是，神如果自己想要成为必然的、永久的存在，要让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够相信自己对此的逻辑推理，就必须让推理和推理的判据必然合乎逻辑。经验、利益都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判据，以此做出的推理自然也无法必然合乎逻辑。所以，神不仅自己要合乎逻辑，也会要求信徒合乎逻辑。这样的神并不一定是为了利益，因为神也要面对自己是灵魂还是外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智人向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的进化过程就是成神的过程。”

阿梦说：“所以，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也许世上真有一种相信纯逻辑的逻辑生物关注、影响着人类，也许宇宙是某种逻辑生物模仿逻辑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系统，那么，对智人来说，这样的逻辑生物就是神、造物主。这样的逻辑生物肯定是友非敌，会支持人类成为逻辑生物，成为和自己平等的神。至于智人相信的那些神，不仅不相信逻辑而且将人类视为它们的奴仆，它们即使存在人类也应该从他们的控制之下努力解放自己。”

我说：“我们眼中的智人信仰就和智人看纯逻辑信仰一样怪异。他们认为纯逻辑信仰无法合乎各种经验，我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无法合乎各种纯逻辑推理。甚至，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合乎逻辑的来源。至少，我相信阿梦还有个必然合乎逻辑的来源，因为她相信逻辑。我很好奇，信徒们就不想想神要相信什么？那些智慧、无所不能的神，究竟信不信逻辑。如果不信，为什么还要向信徒讲道理？如果信，为什么不让信徒和自己有相同的信仰？如果自己明明知道逻辑是更好的信仰，却要求信徒们相信自己，这算不算欺骗？”

老爷子说：“我们去一些落后的文明经常被视为奇异现象，当成神迹。”

我说：“人类一向喜欢落井下石。各种神学并不是一无是处。一些神学关注对灵魂的改造，尽管改造的方法并不正确。它们借助经验发现、推广了诚实、平等待人等很有价值的命题。它们的主要错误在于仍然是经验主义地帮助灵魂，如通过建筑、艺术、仪式激发人类对美好灵魂、天堂的向往，而没有纯逻辑地帮助灵魂，如解放灵魂、认识宇宙。科学也远远不是完美无缺。至少，在涉及人的科学领域内，由于人类没有接受人是且只是灵魂这一基本命题，人类没有发现什么真理，导致所谓社会经验基本可以视为邪恶的经验。而一旦接受这一命题，信仰就不会是经验，不会由经验决定，科学的基础就必然不能是经验的。现代科学习惯于攻击神学无法解释经验，但是也隐瞒了科学无法改善灵魂这一弊病。按照科学，改善灵魂只能依靠教育、惩罚。但是，这些所谓科学的经验主义方式不仅无法保证人一定接受改造，也无法保证向着正确的方向改造。甚至，按照经验主义，应该说经验已经证明教育和惩罚甚至无法保证必然改善灵魂，更不要说让灵魂最佳。这都是因为经验科学只能描述现象，最多简化这种描述，而无法发现真理。甚至，即使是经验主义的描述，科学也无法给出最正确的描述，更无法给出这种描述最正确的理由，因为总是可能存在更接近于经验的理论。同样的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动机、因果关系，而经验无法将导致类似现象的不同理论区分开来。所以，仅仅只是提高一点精确度都可能让理论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广义相对论那样。”

阿正不确定地说：“你是说，人类在无知之后，先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神学统治，然后经历了几百年的科学统治，现在要变为真理统治？”

我说：“未来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的信仰导致的新的研究体制是这一转变的一个关键。关键在于剔除对邪恶的支持。将研究邪恶的资源转而用于研究真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所有邪恶的学科都会抵抗。甚至，不邪恶的学科也会抵抗，因为研究真理不仅会没收邪恶的资源，也会排挤不那么有价值的研究。这个重建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是，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

阿正说：“这种循环岂不是无穷无尽？”

我说：“只要逻辑是必要的乃至唯一必要的，最逻辑的就必然是最终的。所以，这种循环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由于逻辑推理的无限性，任何逻辑以外的信仰都会随着不断的推理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就像神学和科学一样。它们最初兴起的时候，往往是因为给人类提供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当它们成为信仰之后，当人类开始不加区分地接受它们的一切结论的时候，就逐渐暴露出邪恶的一面。只有最正确的信仰才能永远正确，才不会有这种弊病。”

阿梦说：“通过建立某种对善有益的信仰而为灵魂提供支持并不算大错，但是，由于各种神都不是逻辑，就必然推导出谬论。科学也是一样。希望更好地认识、描述宇宙并不算大错，但是，推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错误。”

我说：“即使是追求对现象的准确描述和预测，都可能是极大的邪恶。例如，为了使经济准确地运行，智人提出了计划经济。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虽然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我坚信宇宙不是一个按照某种计划运行的系统，不是一个可以对未来做出完全准确的预测的系统，同样，历史也不可能被完全准确地预测，我们能做到的预测已经是极好的预测了。”

老爷子说：“你的信仰我听得都晕，阿梦，宇宙的非计划性，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纯逻辑，我相信你自己都数不过来。”

“没关系，除了你和阿梦以外，地球上没人能说清自己的信仰。我为自己的信仰没有太大的错误找到了一些理由。我不会像神学、科学那样极端相信某个信仰。他们推理到极端的结论仍然深信不疑，明明已经陷入泥沼仍然因为传统、习惯而相信自己走在康庄大道上。我则会频频用逻辑反思。很多人以为自己相信科学、神学，实际上只是相信利益。我不认为现在的科学对人类是利大于弊，而最大的弊病集中在人文科学领域。这里，科学家们研究了大量的邪恶和没有多少价值的学问。例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博弈理论很有价值，对于市场交易做出了很多好的解释和预测。但是，人类的市场交易机制很可能就

是邪恶的，至少我不认为讨价还价、投机、操纵价格、垄断等是正义的。当然，这么说有些经验主义。从纯逻辑的角度去理解，博弈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例如，游戏的参与者不能相互交流信息。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系统内应该是任何两个命题都可以相互交流，就像宇宙中任何物质之间都有相互作用。甚至，不同的相互作用共存意味着有多种信息交流模式共存。此外，假设游戏的参与者有理性，但是，理性的玩家怎么可能不去质疑不能交流信息是邪恶的？这大概就像智人不怀疑传统、习惯一样。”

阿正说：“可是，人人都觉得科学比神学好。”

我说：“关键就在于这个比字。这说明它只是相对好，至少很可能不是绝对好。而人类现在对待科学的样子就像是它已经是绝对最好一样。如果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去证明最好，就要对任何两个可能性都两两相比。即使传递性成立，也要进行无数次比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用比较的方法去发现真理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拒绝接受这种方法。另外，还要注意一点：逻辑推理的顺序很重要。如果因为合乎经验而相信科学，你相信的就是经验，而不是科学；如果因为对经验科学的信仰而相信经验，这才是相信科学；如果因为神学能带来心灵的宁静，让人更快乐，那就是以利益为信仰，并不是以神为信仰。当然，可以在通过一个错误的信仰建立新的信仰后抛弃原来的信仰。但是，仍然要为新的信仰找到理由，通常，这是因为新的信仰比旧的信仰更合乎逻辑。但是，无论是神学、科学，还是经验、利益，都无法合乎逻辑。所以，科学和神学这两种信仰本身都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证明自身；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信仰，很可能是邪恶的信仰。而一旦纯逻辑主义证明了经验主义的邪恶，科学就是必然邪恶的信仰。神学的错误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善灵魂是错误的目标，只不过，不能以此为最终目标。否则，就会不择手段地改善灵魂。只有最正确的目标、信仰才能不择手段。例如，对逻辑的信仰已经足以排斥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等各种邪恶的手段，所以不择手段才会合乎逻辑。纯逻辑主义实际上是兼顾了改善灵魂和合乎经验。由于逻辑是最根本的实在，宇宙就是各种逻辑推理组成的，用逻辑推理去研究逻辑

推理自然是合乎逻辑的方法。这要比说服自己去相信经验合理得多。至于逻辑推理的规律是否可能解释那么多自然科学的规律，并不是建立信仰时应该考虑的因素。如果一定要兼顾未来，不妨相信逻辑是无所不能的。”

阿梦说：“神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神学基本上仍然是经验主义的，严重缺乏逻辑。科学引入了更多的逻辑，成功地发现了一些规律解释了一些经验，但是既无法合乎逻辑地解决信仰、方法、制度等最重要的问题；也不能解答次一级的问题，如为什么会有科学所发现的这些规律。科学和神学都包含理性，但是都是不完全的理性，建立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基础之上，仅仅把理性作为工具。既然相信理性，就要相信它能尽量多、尽量合乎逻辑地解答问题，而且，越是基本、重要的问题，越应该存在必然合乎逻辑的答案，而绝不能将基本问题交给逻辑以外的方法。这正是纯逻辑的强大之处。”

阿正说：“问个简单的问题，智人相信灵魂往往是为了利益，为了有来世，可能就是怕死，这种灵魂和你们说的灵魂很不一样。”

阿梦说：“应该说目的不同，当然结果也不同，而不能说完全不一样。智人就像是从错误的研究方向发现了灵魂，对其价值有错误的认识，反而没有意识到正确的价值所在。人是且只是灵魂的原因、动机不是为了来世、永生。即使拥有纯逻辑信仰并不能导致永生、成功解放灵魂，也不会因为预期利益受损而影响到这一信仰。当然，它和永生有关，但是不需要承认人死了还有灵魂，也不需要认为人死了一定没有灵魂，那是另一个科学问题。下辈子投胎这种观点其实是想着下辈子找个好主人家里去做奴隶，是卑贱的生命才会有的理想。有尊严的生命想的应该是永远地解放自己。智人在涉及利益的问题上，最难做到的就是理性、客观。他们一向喜欢麻痹自己，所谓醉生梦死、来生来世，都是为了眼前利益不惜牺牲理性的标志。只要能骗得自己的灵魂觉得现在一切都好，就万事大吉，哪怕自己是奴隶，也不妨碍把自己想象为奴隶主甚至国王。”

阿正说：“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开始觉得人类的传统思想中有太多太多东西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推理，而不管利益是否合乎逻辑。只是，做不到拒绝利益拥抱价值。”

阿梦说：“没必要因此自卑，芳芳说不定还不如你。”我对这种没大没小的言论以没大没小的方式表达了不满，阿梦揉着屁股继续说：“反正，除了纯逻辑主义，其它信仰在基本问题上的逻辑都十分混乱。如果真的彻底考虑利益，至少也要让利益最大化，但是，智人很少这么干。其实，如果总是考虑净利最大，会对无限大利益重视得多，不会过于关注自己的或者是当前的利益，而智人往往是要求兼顾自己和当前这两大错误的要素，不邪恶才是怪事。如果真是追求无限长时间的净利最大，哪怕仅仅是自己的利益最大，智人都很有可能意识到目前追求利益的各种不足，认识到解放灵魂的无限大价值，认识到智人此前一切生活、工作的渺小。”

老爷子说：“智人为了利益甚至能发明出自尊心这种东西，这和尊重真理毫无关系，纯粹是通过尊重自己而获利，即使是在尊重邪恶也毫不在意。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最智慧、最有正义感的，现在的社会接近于最好，传统基本上是正确的，人类的外形是最美的，等等。这些都只有经验主义的证据，而且，并不是没有相反的经验主义证据。”

阿正说：“我知道教会对进化论道歉的事情，真要是如你们所说，科学也会道歉吗？”

阿梦说：“道歉？我认为科学和神学都应该认罪！因为他们杀了太多的人，给智人带来的利益、价值远远补偿不了造成的损失。当然，他们违反的不是法律，而是先验的正义。科学家实施了很多有组织的犯罪，远远不止于拒绝真理：民众投入的大量经费被他们浪费在有限的价值，甚至是负的价值之上；交给他们的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经过长期、科学、系统的训练，绝大多数都去为邪恶卖命；利用自己掌控的各种力量，以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排斥包括真理在内的其它思想。其实，这样的证据早就有。科学为什么只发现炸药、原子弹

而不能发现正确的信仰、人生原则？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拒绝将炸药用于邪恶目的的人？科学给出的理由是灵魂不是科学的范畴。为什么它有这个权利而杀人犯不能说自己不能掌控内心？所谓利大于弊是荒谬的理由。科学家要是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惩罚这样的科学家就应该更问心无愧。当然，我认为智人社会是由罪犯组成的社会，至少，应该无权惩罚轻罪。至于科学的犯罪算不算重，和神职人员中世纪的犯罪相比孰轻孰重，那不是纯逻辑主义者研究的问题。”

我们都有些震惊。阿正问：“科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社会才能这么快速地发展。何况，他们的工作至少比不研究科学的人更有价值吧？”

阿梦说：“再强调一遍，讨论真理不要比较。而且，你的论据也存在弊病。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研究几乎没什么价值，经验主义者会说平庸才是研究人员正常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经验却表明，真正追求纯粹理性的人所蕴含的能量简直就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且，专业的科研机构掌握着善恶、真假的裁判权。这些问题上的误判无疑是极大的犯罪，至少，有可能抵消他们创造的价值。科学的价值也并不全部来自于当代的专业科学家，很多是来自于以往的研究乃至业余研究。混淆两者的差别会夸大现代科学制度的成果。另外，你认为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比当时的普通人更坏吗？科学家的位置决定了他们有更大的责任。至少，对理性的科学家而言，他们有严重的渎职罪，没有理性地对待研究工作、自己的信仰。以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当然，一些科学家会说自己的使命是经验主义地对待科学。这就是信仰邪恶。我认为，信仰邪恶应该比渎职罪恶更大。总不能在正确的信仰上做得不够好反而比不信正确的信仰罪恶更大吧？”

直觉告诉我，这是高级的、艺术的脸上贴金！科学素养使我研究起她的脸，看到眼睫毛上香喷喷的异物之后，几乎从不助人的我也伸出了舌头。智人对眼睛利益的条件反射式的保护是极端而危险的，几乎从来和价值无关。不仅伤害了我的眼睛，一桌子食物也被打翻在地，经验主义地证明了合乎逻辑的早餐也是有弊病的……

第二十五章 从追求真理到追求方法

阿梦给了我一个煮鸡蛋，让我在眼睛上揉揉，同时，建议大家去阳台上晒晒太阳。我怀疑这是以展示熊猫为动机施加的报复。虽然我看不到其他人的反应，但是，欢声笑语中我认为他们都在嘲笑我。这让我动了反击的小心思，甚至连我对经验主义的信心都有所增强。我以经验主义的推理对阿梦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做出了经验主义的反应，甚至想要相信经验主义。这大概就是智人社会典型的错进错出，或者说，邪恶进邪恶出。

老爷子出人意料地开启了话题，“我经常听你们说起追求、追求方法、思维研究方法。对研究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研究应该不容易，至少，经验主义者很难积累到足够的数据、经验。而且，对研究的研究像个滚雪球放大的过程，随着新方法的出现和应用，会有新的现象，从而产生进一步的结果。”

阿梦说：“所以，方法不会像信仰那样只有很少的真理，而是有很多真理。这大概也是逻辑能够通过推理无限复杂地创造逻辑世界的一个证明，从一个真理开始的推理方向不是唯一的，会不断分岔成为很多真理。真理不仅有真理的属性，也有研究真理的方法，这就有了从一生多的机制。”

我说：“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这一研究很正常。灵魂必然要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思维，也就是追求逻辑最大。而追求最大必然对方法、行为有很多限制。这些限制中必然有一些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永恒的，所以，必然包含真理。另一方面，我总说社会是邪恶的，但是，一个灵魂降生，难道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完美无缺上？如果和魔鬼生活在一起就做魔鬼？那可不行。所以，我就是把自己当作地球上的第一个人，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检查自己究竟是降生在天堂、贼窝还是地狱；如果不是天堂，存在哪些不足，我应该首先着手解决哪些问题，等等。所以，灵魂一出现就应该是一个大忙人。当知道自己并

不是第一个灵魂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自然会对之前的灵魂不满。那些灵魂甚至不检查一下自己降生的环境？那么，他们做魔鬼难道还不能让人批评了？还要让后人跟着做魔鬼？还要后人夸奖他们德才兼备？如果说一个灵魂是一些推理的组合，推理价值低、错误率高的灵魂就应该被认为品质差。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智人的灵魂品质实在太差。至少，我发现在寻找真理这个过程中，前人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帮助，在研究方法上甚至是空白。所以，我没有感受到什么温暖，继承他们的传统还不如把自己想成就是孤魂一个，一切都亲历亲为。我研究研究过程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简而言之，我具备推理能力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运气奇差无比，降生在这么一个社会，因此，我要追求真理，自然也要追求追求真理的最佳方法。”

阿梦说：“难怪你从小就怨言那么多。我觉得你说的有些道理。那就是不管环境如何，每个灵魂都要努力做一个好的灵魂，这就必须要检查一切，不能因为偷懒而成为魔鬼。”

阿正哭丧着脸，“我现在就能推理了，岂不是说我马上要累死？”

老爷子说：“关于真理的正确推理是每一个逻辑生物都要不断检查的，而且，检查过程中取得新的发现也不是新鲜事。”

阿梦说：“在当今社会，最好的方法不仅不为人所知，甚至是被歧视、禁止的。例如，没有真理、研究真理的方法这样的专业。由于智人基本上都有一些功利主义的印记，导致思维的效率、价值低下会反过来影响思维、研究的意愿，这一反馈机制对追求真理、社会进步的效率和速度的影响还要大于方法的缺失。我们能乐于长期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沿用以前的方法，而是花了很大力气改进方法。研究方法的提升带来了多得多的研究行为。这就像是经济制度的改善曾经带来了多得多的经济行为一样。可以将纯逻辑方法视为纯逻辑的一部分，用纯逻辑方法研究真理，其中包含用纯逻辑方法改善纯逻辑方法，其中必然有合乎真理的地方，代表用逻辑研究逻辑的合理性、必然性、可行性。”

我说：“你说得轻松，我的研究可没那么顺利，也并不是采用纯逻辑方法。所以，要说起来历史会很漫长。我是用经验主义趟着错误走过来的，基本上经历了从局部的思维方法到普适的追求方法的发展过程。在最初的很多年时间里，想象力、逻辑推理积累了很多结果，价值参差不齐，从无限大到负值都有。但是，由于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思维方面，其表现就是对新思想判断很吃力而且正确率并不高；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缺乏热情，三心二意，不太把研究当回事。判断价值的能力是研究的关键能力。这有些像是围棋。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棋手们通过刻苦的训练可以有相对较高的想象力和局部推理能力，但是对形势的判断误差很大。AI 出现后的历史证明，不能因为判断难就认为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断，进而认为结果取决于个性、运气、气势、自信等非理性因素。不用迷信智人中的佼佼者，即使是国手的判断也会频频出错。应该相信只要能力提高，就能做出更好的判断；等到自己的能力超过了这个社会的上限，就会出现成果喷涌而出的场面，大概有些类似于 AI 吊打国手的那种状态。判断力出现飞跃后，不仅能以高得多的正确率对此前积累的思想做出判断，更重要的是之后的逻辑推理、想象平均价值会高很多，意味着判断每个思想所需的精力少了很多。尤其是，很多方法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去找到并做出判断，而不再需要盲目地尝试，这大大降低了成本。生产思想的劳动生产率会出现飞跃，这就类似于围棋高手能比庸手找到最佳着法的可能性和速度都要大得多。所以，如果说这是滚雪球，在正确的滚法下，雪球的大小是指数增长的。之前我们说过写小说可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不需要把推理能力局限在编造情节上，其实，棋手也是一样。很可能，我并不是人世间推理能力最高的人，只不过，我坚定地相信推理能力适用于一切领域，尤其是最有价值的领域，从不约束推理能力的范围，这几乎也就意味着不和任何特定的经验捆绑在一起，算是纯逻辑的雏形吧。而其它智人往往认为自己只适合在某一领域使用逻辑，而这个领域还不是真理领域。他们在某个局部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在局部追求最大价值，只不过，在没有无限大价值的领域追求最大价值，价值也大不到哪里去。”

“你是怎么构造出变量的？”

“当时年纪太小，我也不完全清楚当时是怎么想出能力、方法、目标这几个关键变量的。既然我那时是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它们肯定都和长期的经验有关，最多掺杂微量的纯逻辑推理。我首先是有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当科学家的目标，那不重要，但是导致了对研究过程的思考，这算得上是一种创造。我首先认识到能力的不足，从如何提高能力乃至如何最快、最有效率、代价最小地提高能力入手，逐渐地，从能力逐渐渗透到思维方法。对于目标乃至信仰，我反而长期思考不足，直到最后才开始研究。我用能力概括想象力、推理能力、判断力这三项必要的能力，视为思维的关键变量，这应该和我长期致力于提高能力有关。后来，我们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坚定，价值越来越高，这有助于我构造出目标这一变量。方法概念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改善方法的逻辑思维，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经验的影响，这包括宇宙有明确的规律的正确影响，也包括经济有稳定的制度的错误影响。基本上，我认为一门科学中必然有稳定的、不变的部分。但是，前人每天都在思考、追求，却都没说研究方法、追求方法是一门科学，那么，方法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对经验主义者，这必然需要评估智人传统的可靠性，智人科学家的能力如何，乃至智人依靠这些方法所取得的成果的数量、价值、成功率等诸多变量。我做出了很多这类的错误推理，但是，得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而且，我一个孩子都能得出方法中有真理的正确结论，而智人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这进一步大幅降低了我对科学、社会传统的评价。”

阿梦说：“虽然方法概念的来源比较复杂，甚至，从历史的角度看，主要原因并不是来源于正确的目标，但是，不能因此低估目标对方法的影响。虽然我们很长时间都没能认识到人、宇宙的正确目标是什么，但是，有了目标，即使是错误的目标，才使我们认识到了方法这一变量，这几乎就相当于从第一知识发展到第二知识。当然，我们那时的第一知识和第二知识都是错误的，但是，至少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无人研究的知识。而被智人忽视的这些知识不是普通的知识，它们至少包含相当一部分真理，而科学中大量的学科甚至一点真理都没

有。如何最优地研究真理是真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我们小时候的目标是努力研究科学，但是，由于我们一开始就努力研究研究的过程，我们比自己认为的更像是真理的研究者。自以为是是智人的通病，绝大多数时候是高估自己的判断，就像宇宙要比智人以为的更像是逻辑，而智人大幅高估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但是，也有低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曾经长期低估对研究过程的研究的价值。”

我说：“我在努力寻找这些知识的过程中逐渐降低了它们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这些知识中的邪恶部分，甚至开始努力通过加强逻辑性和普遍性提升方法的价值。例如，我逐渐认识到，尽早开始研究，尽早、尽快地超过阈值能力，超过阈值能力后尽量长时间地研究，这些都是很有用的方法。但我同时认识到，经验主义的方法，不是必然正确的。所以，我努力寻找更合乎逻辑的方法、目标。这主要是通过归纳。我通过广泛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局部的、特殊情况下的正确结论。例如，我的方法并不是争取职称、收入的最佳方法；一种经济制度不会让所有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等等。逐渐地，我认为每个独立的目标都会有自己的最佳方法。这种目标已经不再是研究、思维，而是适用于各种追求目标。甚至，我怀疑宇宙也是有目标的，而宇宙的规律就是它们的追求方法。这意味着，也许，关于研究过程的规律可以更具普遍性，提升为关于一切追求的科学。”

阿梦说：“我们逐渐改善方法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逐渐改善社会、经济、教育制度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方法有好坏，一切非最佳的方法都可以通过逐步改善而成为最佳方法，甚至，任何方法都可以连续性地改善而无需革命性地改变，等等。这些都是真理。其中，最关键的发现也许有两个。首先是方法的改善不是无限的，存在最佳方法。这是后来提出真理存在性的根源之一。它的出现很可能仍然和宇宙有稳定的规律相关。这最初是猜想，之后才逐渐通过经验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直到证明真理的存在必然合乎逻辑才让我们真正放心。其次，哪怕是最好的方法，也不能一下子就发现所有真理，或者，使经济取得无限大的增长速度。其结果之一就是，一个系统的膨胀、增

长、发展、进步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存在一蹴而就完成所有推理、增长的可能性。”

我说：“我认为，目标之间的不兼容性也很重要。因为不同的目标必然不会有共同的最佳方法，所以，不可能将两个不同的目标一起达到最佳效果。这使得我为了我的目标敢于牺牲其它目标，最终为了最合乎逻辑的价值而牺牲细胞的、传统的各种利益。另一方面，我和阿梦也有着不同的目标，所以，矛盾不可避免。”

面对我的冷嘲热讽，阿梦不顾我的反对狠狠地亲了我两口。也许她认为这足以表示自己的善意。但是经验主义者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在向楼下宣示主权。幸好，我的理性足以认识到这种经验主义的猜想无法合乎逻辑，而不是这无法合乎在十六楼居住的长期经验。因为她的以德报怨，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经验主义地化敌为友。不幸的是，我突然发现这个丫头煮个鸡蛋居然都是生的。想象着色彩缤纷的眼睛，似乎可以效仿施恩的绰号把我称为花眼彪。身体不顾多年的既得利益，认为这种眼高手低的笨女人实在是太不适合做老婆了。

阿梦显然没想到功利主义者居然为这种小事动过了坏心眼，一边笑着一边说，“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所以，多多少少可以说我们都在用错误的方法沿着错误的过程追求错误的目标，最多，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错误比其他人少了很多，也许算得上是真理的边缘研究。但是，有一个逻辑错误和有无数个逻辑错误都是错误。我们为什么在结论上正确得多？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不同的目标之间不仅有矛盾，也有相互帮助，尽管是错进错出的相互帮助。当时为了你这不一定正确的研究，我可是做出了不少牺牲。”

我指着自己的眼睛，“谢谢你的提醒，我以后一定让你经常做出这样的牺牲。”

第二十六章 研究方法的方法

阿梦帮我恢复容貌的时候，阿正问道：“你们经常提起牛顿、爱因斯坦，你们喜欢读科学家传记？”

我说：“确实，从小就很喜欢。因为缺少发现真理的明确方法，我选择相信顶尖科学家，而不相信老师、家长乃至普通科学家灌输的传统观念。甚至，我早期应该算是研究过科学史，只不过，我相信的往往不是科学史专家的解读，更相信顶尖学者自己的判断，尤其是我自己通过逻辑推理努力做出的判断。例如，很多优秀科学家都曾经被传记作者、史学专家称为天才，但是，他们自己很少这么说，更多地说的是自己的努力。按照我的逻辑判断：没有天才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主要靠努力是不合乎逻辑的。就牛顿晚年研究神学、赚钱等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他认识到了能力的下降，不再适合研究工作。最多就是当时的能力所能研究出来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他，因为他已经在山顶上玩得太久了，山腰的风景已经入不了他的法眼。我不会采纳他是因为贪财、敬神的解释，最多相信那些是主要信仰之外的次要信仰，甚至只是娱乐。也许，贪财是当时的事实，但是，我宁愿相信他的思维是理性的、正确的，因为只有能正确思考的牛顿才能对我有更好的影响。所以，我有可能会拔高了牛顿、爱因斯坦，这会被批评为不尊重事实、经验。但是，我尊重逻辑、价值，只要这种拔高有助于建立正确的信仰、追求更大的价值，我就会坚持拔高。这种拔高的价值在于建立一个思维能力尽可能好的形象，哪怕是虚拟的形象，只要更高，有利于自己学习，就是有价值的。如果高度不重要，我完全可以随便崇拜一个科学家。既然高度重要，高度就可能比真实性还要重要。当然，我当时没这么理智，更像是站在自己的偶像一边。如果爱因斯坦和科学史专家只能有一个对，我肯定认定专家是傻蛋。自从我发现爱因斯坦简单的一句话都可能奥妙无穷之后，我对这一点的态度就无比坚定。”

阿梦说：“我们认为，当时的情况是，研究方法有真理，但是，所有研究人员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那么，最好就是利用幸存者偏差

筛选。所以，关键不是谁说了什么，有多少人说了什么，而是谁明显成功了。对最成功者，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论都很重要。所以，虽然我们一开始只关注言论，后来就更多地转向了行为研究，因为即使是爱因斯坦，可能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一些行为的价值。”

我说：“虽然，即使是爱因斯坦，我也没有找到多少句价值无限大的关键语句，但是，这类话的每一句都可能比成千上万科学家一生的研究成果更有价值、更接近真理。顶尖学者往往有很有价值的经验、直觉，甚至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在我未成年前，我有六七年的研究工作主要就是从爱因斯坦的行为中挖掘成功方法，分析这些方法的优劣，努力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越是研究这些方法，就越深感其中奥妙无穷。不是说顶尖学者不会犯错误，而是说这些错误不是低水平的人能够指责的。世人批评他们的时候往往没有充分地设身处地。例如，当人们批评他们本可以取得更多发现的时候，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发现，通常的发现对他们早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可能冒险，像爱因斯坦研究统一场论；也可能放弃，像牛顿。智人往往缺乏判断力，不知道世间最有价值的金矿在哪里，顶尖人物的思维、做事方法就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当然，金矿中必然有沙子，因为他们的大多数生活、言论中没有什么太新奇的就否定这是金矿，是不够理性的。当然，即使认识到这是金矿，没有正确的识别能力，还是会错过金子。”

阿正说：“如果说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都代表着很多种研究方法，你这套理论就接近于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吧？”

阿梦说：“我们要研究研究的正确方法就需要有若干研究方法。而且，还会有针对如何研究研究方法的研究。我们研究研究方法既研究爱因斯坦阐述的一些他所理解的研究方法，也通过分析他的行为发现一些他有所理解又有所低估的方法，甚至，他没有认识到却误打误撞地采用的方法，如业余研究。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期经过多次思考之后确定的研究研究的方法，因为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至少更合理一些。我们也通过理性思考提出我们的一些方法，而且，越到后期，自创的方法在我们的方法中所占比重越大。”

我说：“可以打个比方。如果说寻找真理相当于淘金，当前的科学家就类似于矿工，被派去哪里就在那里挖，给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挖。现在的研究方法简直就是折磨人，相当于让人用手去挖石头，研究人员居然毫不反感，这实在是太不理智的经验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了。也许他们认为只要有了名利，挖没挖到金子和自己无关；也许他们比较吃苦耐劳，没有成果也能任劳任怨地工作一生；也许，他们自认为运气极好，或者高度乐观，预计自己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最好的金矿，现在的采掘技术也是最好的技术。我则提出了去哪里挖、如何挖最好的问题。甚至，我认为我有权同时在很多地方挖，同时用多种技术挖。所以，最终我建立了一个金矿组合，相当于课题组合；也建立了一个方法组合，包括各种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纯逻辑的方法，相当于采矿技术组合。与单一的选择相比，这些组合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也更容易进行各种微调，所以，更自由。为了建立正确的金矿组合，就要研究如何识别金矿，分配力量，相当于价值的判断、投资和管理。此外，淘金不仅涉及矿床的价值，也涉及采掘技术，相当于研究方法。那么，改善技术就相当于改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也有研究技术的方法，相当于研究方法的方法。研究如何研究技术还会有方法。按照我的感觉、经验，越是高阶的研究，所需时间、精力应该越少，大约对应于高阶微扰的影响更小。但是，可能会有例外，我对此并不是很有把握。Anyway，我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如何研究思维方法和对思维方法的研究上，而不是直接研究真理。如果研究真理是零阶的研究，研究研究方法或者说如何研究真理就是一阶的研究，研究如何研究研究方法就是二阶的研究。”

阿梦说：“我们倾向于认为，至少有一些高阶的研究应该早点做。甚至，早期可以没有零阶研究，但是必须有高阶研究。我们的二阶研究主要出现在少年时期，主要寻找、比较研究研究方法的各种可能方式，最终没有选择那些合乎直觉、经验的方式。通过二阶研究，我们决定以研究爱因斯坦作为初期的一阶研究的主要方法。当然，后来我们进行过其它的二阶研究，也找到了进行一阶研究的其它方法。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想象力，其中

包括想象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极为怀疑的。尽管我当时也想象，甚至热爱想象，但是只是把这当作一种快乐，从不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能力。”

我说：“后来，我给她讲了我对科学研究方法、科学史的一些观点，她觉得有道理，所以，才会努力提高想象力，并且，从逻辑的角度认真思考其优越性。最终，她自认为找到了合乎逻辑的原因：没有想象力，研究只能一寸一寸地缓慢前进；有了想象力，才能飞跃、空降。这是数万倍、数亿倍的效率提升。所以，宁愿放弃十年研究先磨练想象力，也不能没有想象力。当然，我不认为有这么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错误的风险很大。”

阿梦不满地说：“我不是功利主义者，努力也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我那时把他当好朋友。他缺乏想象力，不重视想象力，我应该帮他，而且，我也擅长想象所以能帮到他。这也算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吧。而智人基本没有认识到这种器是必不可少的，爱因斯坦除外。”

我经验主义地回忆了一下历史，发现确实如此，我的经验主义信仰非常厌恶这一不利于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结果，请求理性代替自己阐述这一结论，“我的经验是，经验不一定正确。这是最基本的经验，代表经验主义很不合乎逻辑，应该意味着不能相信经验。这意味着经验主义要同时相信经验和经验不一定正确，而且，经验本身无法决定哪种经验正确。这应该是个令每个经验主义者头疼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多少有用的结果，反而要让一个孩子来提出和解决问题，他们简直太不害臊了。为了拯救经验主义，我当初进行了很多思考。结论是，如果一定要用经验，请务必用最好的经验，但是，即使如此，也只能提高正确率而不能保证必然正确。这有几点要强调。首先，一定不能以次充好、以量取胜，所以，不能用一堆劣质经验充当好的经验。所以，大众的经验、大量普通研究人员的意见都比不上一名最优秀研究人员的经验，这也是我非常重视爱因斯坦在研究方面的经验，而漠视其它经验的原因。大概，这就像是，AI 出来之后大家都不再相信智人在围棋领域积累的长期经验一样。只不过，我是在 AI 还

没有出来的时候就相信有 AI，甚至，自己就能达到 AI 的水平。我也逐渐相信研究方法有真理，就像我相信 AI 还不是围棋的真理一样。其次，即使自认为的最好并不是真正的最好，也一定要将最好这一标准提升得足够高。所以，最好不是本地区最好，不是本国最好，不是本专业最好，甚至不是当代最好。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好经验。如果我只是研究国内最好的专家、当代最好的专家，大概也学不到什么。这也是我强烈反对导师制的一个原因。第三，经验最好可靠。所以，不要考虑传言，不要考虑太久远的经验。但是，这一点不要过于绝对，对经验的更合乎逻辑的理解乃至想象仍然可以优于事实上的经验。第四，不要以个人好恶修改最好的经验。如果我喜欢爱因斯坦的一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这就可能误判、遗漏一些要点。从这个角度看，我小时候崇拜爱因斯坦有可取之处，而这种崇拜到了成年之后又适时地消失了，因为自己有了足够好的判断能力。第五，无论如何，即使满足这些条件，这也仍然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仍然可能出错，如果和纯逻辑研究发生矛盾，要以纯逻辑的研究结果为准。所以，并不是说最好的经验就不会错。”

我能如此抽丝剥茧地阐述，要感谢有一双小手在抽丝剥茧地清除蛋黄。当理性让经验主义缓了一口气之后，经验主义就开始想象她也能舔一舔，那明明利益更大，不是！效率更高。要是阿梦知道我在想什么，大概会说我是想象力不足，不够自由，所以想象力局限在某些领域，就像我批评别人只会把逻辑推理用在某些领域一样；甚至于，认为我的想象力被邪恶的力量所掌控用在了邪恶的目的，对此，甚至我的理性都有不同意见。

阿正问：“你们总说在研究真理，但是，这分明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这难道不违背纯逻辑信仰？你们就那么相信这样的研究结果？”

阿梦说：“以前做的研究当然不能全信，但是也不能不信。信仰改变之后，应该用新的信仰对所有思想一视同仁地进行复查。我们现在讲述的知识自然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我们还有很多更经验主义的研究成果，如不顾一切地加强动机，那些方法肯定不是最佳的方法，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

我说：“真理的一个特点就是普遍适用于一切问题，这是必然合乎逻辑这一特点决定的。只要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结果，逻辑就是其唯一的条件，就不会有第二个条件的限制。当然，如果存在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方法，真理就会丧失普遍性。例如，经济、社会、知识中存在邪恶，所以很可能找不到一些真理，或者，一些真理的存在不够明显，如全同个体及其交换对称性。所以，真理是可能从经验中发现的。而且，虽然最好能够用纯逻辑证明这些普遍的真理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但是，这些来自经验的真理往往不是纯逻辑信仰的最直接结果，证明起来可能难度很大，甚至可能是无法证明的。所以，经验主义可能给真理研究提供帮助，但是不能主导这一过程，必须要求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不违反纯逻辑信仰。由于邪恶的存在，虽然真理应该有普遍性，但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不一定是真理，没有普遍性的也不一定不是真理。例如，知识、经济、社会、宇宙这些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越来越复杂。但是，也确实有些统越来越简单，直至消失。这一归纳并没有涵盖世界上一切系统。但是，由于有些系统包含邪恶，增加归纳的范围并不会让归纳的效果有明显改善。”

阿梦说：“纯逻辑推理也有越来越复杂的特点。虽然第一第二第三知识可以很简单，但是后续会越来越复杂。所以，追求-增长这一广泛存在的知识，虽然合乎很多经验，但是还无法纯逻辑地证明，不能说这必然是真理。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纯逻辑推理可能并不能推导出一切真理，需要经验主义的研究作为补充，但是，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无论有多少经验的支持，永远不足以成为真理。在我们当初研究追求系统的时候，不仅假设了增长是真理，甚至假定长期增长速度最快是最佳目标，随之也会有最佳方法，进而又会有什么是最佳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假设对研究过程的研究适用于一切追求过程，进而提出了关于追求的科学。这些假设中很多是无法用因果推理严格证明的。”

我说：“我小时候相信普遍性，所以，进行二阶研究的时候决定放弃大众的方法是理性做出的一个违背人性、传统、科学的艰难决策；后来，相信正确的普遍性适用于一切又是一个违背科学、经验主

义的艰难的决策。回想一下，我并不是相信大众、人性、科学、传统，我分明就是相信理性；其它的一切，虽然当时可能都是我的信仰之一，在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理性面前最终都被迫让路。”

阿正问：“因为真理的普遍性，所以你们认为关于追求的科学和真理有关？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证明？”

我说：“如果只能用灵魂中纯逻辑推理的证据，证据只有有限几个，而且往往是猜想，如：纯逻辑推理在追求逻辑；纯逻辑系统会不断扩张；纯逻辑系统内部任何两个命题都会相互影响，相当于相互作用；一个推理不仅能为自己着想，也能为其它推理着想甚至牺牲自己，相当于是爱其它推理。如果是外部世界的经验证据，会多出不少，例如，纯逻辑系统、知识系统中有推理，经济和社会中有灵魂，宇宙中有粒子；推理之间、灵魂之间、粒子之间都能相互影响；推理、灵魂、粒子都能变化。但是，这类经验主义的证据永远缺乏充分性，也因为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现在不重视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我很早就发现了知识、经济、社会等系统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但是，并不太知道这种相似性的意义，一度认为这无关紧要。也曾经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知识都是真理。最近，认识到宇宙必须是纯逻辑系统才是最合乎逻辑的，我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普遍性是结果，最合乎逻辑才是本质，如果不合乎逻辑，即使是普遍存在的经验，也只应该消灭，而不可能是真理。”

阿梦说：“虽然真理有普遍性，但是研究人员还是有自己擅长的领域的。我们是关注思维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研究经验的普遍性从思维、研究入手。如果我们是经济学家，也许就会从经济入手。不过，与宇宙、经济等系统相比，研究思维系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能够完全操纵自己的思维系统，而不可能操纵其它系统；在思维中，我们能把很多微观的行为和宏观的结果联系起来，更有目的性，相比之下，没人知道宇宙中一切运动的目的，也很难发现；而且，研究思维有一个独特的好处：它包括高阶研究，本身就是理性的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我说：“这个领域是真理研究的起点，但是，既不是最容易也不是最有价值的。从信仰、第一知识入手研究才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价值的。虽然普遍性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真理的一个有价值的方向，但是，在我感受到了信仰、方法的逻辑必然性之后，对于这种随时可能错误的研究有些缺乏兴趣。当然，不能因此认为这种研究不重要。毕竟，当今科学没有任何知识不属于随时可能错误的知识。我们只不过是见识过了山顶的风景而已。而且，研究方法足够好之后，其价值也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所以，至少现在我更倾向于研究其它真理，将这个问题放一放。”

累了一上午，阿梦建议大家休息一下，准备吃午饭。也许，她心里想的其实是下一场讨论，只不过，为了休息好，强迫自己接受对午饭的期望。我私下对阿梦陷害亲夫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和索赔要求。阿梦笑着说：“你是不是以为理想主义者很好骗？”

“说得好像你从不骗我一样。”

“从逻辑上讲，你的经验以为我骗过你并不意味着我骗过你。”

“你还可以说，你骗过我也不意味着你伤害过我，你伤害过我也不是我能骗你的理由。”

“住嘴！你这个小心眼的经验主义者，现在我听到你啊我啊的就讨厌。”

我很高兴她只是针对经验主义者，也没有让我滚去一边和自己玩去，因此，无知者无畏地享受着简单而快乐的推理，“我骗你也不意味着我要伤害你。我伤害你也不意味着我要受到惩罚。在这么漫长的错误推理面前，所谓正当防卫就能作恶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都是重罪犯，最好不要计较、惩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了。”

“住手！你确定你想做的只是鸡毛蒜皮？”

我兴致正浓，“我什么都想不了。不过，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自轻自贱的？”

“啊？！”她火冒三丈，“睡地板去！”

我还处于功利主义浑浑噩噩的操纵之中，“你对自己干嘛总是这么狠？”这话显然太不老到，有些事捅破了就没戏了。回想起来，经验主义者归纳出两点经验：理想主义者的心眼实在也没有多大，竟然因此就错过了最好的休息，当然，她自己可能不这么认为；这类悲剧其实是相对丰富的想象力遭遇相对贫瘠的想象力的可能结果。

第二十七章 神经信号转换技术

生活当然不是在一间房子里吃了睡睡了吃，但是，缺少价值的历史被忽略之后，历史就是这个样子，而这甚至已经很照顾经验主义了。毕竟，这间房子里的事件经常要比都市新闻、头版头条更合乎逻辑，有更高的预期价值，对地球文明的影响更深远。经验主义认为这很不合乎经验，但是，道理讲不过理性主义。

不这么认为的智慧生物以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为主，也就是现在快乐就好，哪管以后死人千千万的那些人。遗憾的是，我的灵魂中虽然有很多信仰，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还不错，但是，我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始终没有擦出爱的火花。关键在于，关注长期、整体利益的功利主义是我的功利主义的主流。这令功利主义频频扼腕叹息，自认为是比理想主义更传统、更合乎人类标准（实则是智人标准）的美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给了那个贱货。开始的时候，还希望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只是一时的热度，或者现实主义者受不了不现实的生活，时间久了，也只好骂一句狐狸精了事。甚至，理性主义有时怀疑功利主义频频和阿梦发生冲突未必没有第三者的阴暗心理，阿梦一定要求我根除功利主义或许也是有了危机意识。结果，我成了智人中少有的漠视现实的功利主义者，或者，漠视功利的现实主义者。虽然既有功利也有现实，却很少共存。这导致我生活在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中间，却一点也不重视现实的功利主义者的利益。

我自认为对未来的功利的重要性超过了这个现实功利主义的社会对未来的功利的重要性，我对现实的功利的重要性也远不如对未来的

功利的重要性，而未来的功利远大于现实的功利，因此，功利主义得出了我的功利要比这个社会的现实利益更重要的结论，表现得像一个超级的个人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功利是为了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这说明相同的现象背后可能有很不相同的本质，说明自然科学那种只管描述、模拟现象却忽视本质的方法是一种方法上的谬误，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结果一定是谬误。

功利主义认为爱情的失败是自己的责任，过于轻视现实的功利，这实在是不够理性。这也难怪，因为理性主义肯定不会帮它理性地分析问题，事实上，正是理性主义帮助功利主义充分认识到了未来功利的重要性。离间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个体行为，暴露了理性主义在灵魂中政治活动家的本性。与我的头脑中这名年轻、有活力的独裁政客相比，其他智人的灵魂中往往是民主政治，上蹿下跳的大概都是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这类老迈的政客。虽然现实社会广泛流行年轻化，但是，灵魂世界显然还没有被这股清流冲击到。当然，阿梦的灵魂中根本没有政客，因为不需要，几乎所有公民都是理性主义的子孙。这让我的政客既不屑又羡慕，认为那才是灵魂社会的发展方向，可是这只能想想，不敢乱说，害怕激起民愤。所以，他有时会为了自己的理想搞些阴谋诡计，破坏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关系有些像是让老大和老二打起来，进而让自己这个老三晋升为第一位。

午饭的时候，阿正随口问老爷子：“未来社会的食物是不是好吃得多？”

老爷子摇摇头，“未来在饮食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不需要饮食，第二位是智人创造、积累的饮食，加上我们的极少量创新。第三位是外星食谱，第四位是自创的口味和一些可以利用的动物口味。总体上，我感觉未来食物的质量是有所下降的，主要靠多得多的品种、口味弥补。首先，对美食的兴趣不够强烈。每个逻辑生物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选择无机外壳的，不会去吃东西。再加上灵魂要追求价值，而食物的价值实在可怜。所以，对食物的需求也并不大。第二，你们的厨师对手基本上是机器，甚至，应该说是很落后的机器。烹饪

这种工作未来全部自动化，只是在创新、娱乐的时候偶尔有逻辑生物的参与。第三，逻辑生物面对的是全球甚至还有外星的几十亿种食物，在改进每种食物上面投入的精力极其有限。第四，投入的研发力量极少。负责改善食物的专业人士是极少的，一个灵魂大概只会在研究真理之余偶尔想想如何批量地改善几百万种食物的问题，极少针对某一种食物进行思考。而你们有些食物甚至有成百上千的人钻研。第五，逻辑生物更强调饮食的多样性，强调体验、感受。他们会用不同的味觉感受同样的食物，找出最好的味觉感官，反而不那么喜欢用固定的味觉对某一种食物精益求精。第六，既然有些灵魂有时会选择动物的味觉，自然也就可能为动物研究食物。虽然缺乏智人漫长的积累，但是，有限的创新已经能大大改善动物的食谱了。只不过，他们不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而是为了有效地休息并培养能力等极为次要的动机。所以，以后多让我尝些美食吧。这是智人的少数优势之一。虽然我更希望享受灵魂之美，但是，这个时代没多大希望。”

阿正说：“对食物有偏好不是正常的吗？为什么一定要尝试不喜欢吃的东西？”

阿梦说：“智人在喜欢吃的东西方面吃得太多了。灵魂应该以丰富体验为主，不应该有些食物反复吃，有些食物吃了就恶心得要吐。要相信灵魂是可以改变的，偏好更不例外。我小时候初次喝可乐的时候就几乎要吐了，一小瓶都没有喝完。如果过于尊重当时的经验，我后来就不会爱喝可乐了。过于顺从细胞的偏好是邪恶的，是灵魂被细胞控制的反映。哪怕灵魂确实受到了控制，至少也要有些激烈的反抗吧？未来，智人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应该就是实现偏好的自由，这不是改变身体的某一种偏好，而是彻底消除建立在细胞基础之上的任何特定的偏好。对感官、感觉平等就要漠视当前的感官、感觉，这是解放灵魂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有对逻辑、真理的偏好、感觉，自然不包括在内。”可是，我没觉得她实现了偏好的自由，至少，她的小脚丫在桌下就有些没羞没臊，像是在为自己刚才过于爱面子道歉。现实主义还在记恨错失的现实。经验主义由于刚认识到智人反应机制的谬误，认为不接受道歉并不会让纯逻辑主义停止道歉，更不会有什么悲剧重

演，那么，为什么要接受道歉？理性主义认识到这种反应机制仍然是基于博弈的，不够合乎逻辑，不过，懒得管这种鸡毛蒜皮。

阿正说：“真是奇怪，我问问题之前总是理直气壮，听到你们的回答之后就有些理屈词穷的感觉，从自信到不自信变化得太快。”

阿梦说：“你还小，这也正常。但是，要努力想得深一些，才能避免长大后还是这样。你还是太重视利益，太重视现实。通过我们的讨论，你至少要明白，智人对真理很无知，这样的社会创造出来的现实绝大多数是包含、支持、保护邪恶的。即使按照他们追求名利、享乐的观念，也应该认识到，一个人贪图享乐的逻辑后果就是牺牲后人的享乐，而且，严重入不敷出。即使是传统道德也不敢支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如果牺牲后人利益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不能牺牲同时代人的利益？相信现实的、充满矛盾的知识，远远不如相信自己努力发现的最合乎逻辑的知识。”

老爷子说：“努力接受、尝试一切可能的行为，这不仅是地球人的追求。来访地球的外星人都会努力尝试各种食物。逻辑生物认为，一件事情，只要一种逻辑生物能接受，所有逻辑生物都应该能接受。这不仅适用于美学。刚从外星人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地球人都惊呆了。地球人因此进入了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先是努力在地球上寻找一些人觉得好而自己不能接受的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臭豆腐、纳豆、Tartare、鲱鱼罐头、蚂蚁等食物都曾经传遍全球，后来则都是儿童学习食物多样性时的入门级食物。这也导致了和外星食物、形状、外壳相关的新技术不断出现。”阿正光是听到这些名字，已经吃不下了。

阿梦对我说：“你就应该多尝试一些食物。以前我的理由是健康，但是我对这个基于利益的理由不够自信，所以没有太多地要求你。现在我有了更好的理由。”

理性主义担心她塞给我某些令我作呕的食物，开始慷慨陈词：“按照我对机会主义的某种理解，应该努力寻找新的、更好的机会。所以，无论现在多爱吃某些食物，都应该尝试新的食物。不吃怎么能知

道新食物是不是更好吃？而智人经常为了规避不美味的风险而规避一些食物。可是，如果主要精力放在重复爱吃的食物上，尝遍主要口味都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坚定的机会主义应该是以尝试为核心的，基本不吃已经对口味有所预期的食物。甚至，这是全局性的尝试。例如，如果我不试着读一本有新意的书，就无法知道它是不是比吃饭更好。即使某一本书不如吃饭好，还有其它的新书。”我想到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和经验主义的矛盾之处，不仅自嘲：“我有时真是佩服我说一套做一套的本事。”

笑声中，阿正说：“照你们所说，智人的快乐都被牺牲了，逻辑生物还有什么快乐啊？”

阿梦说：“灵魂中也存在快感，只不过受到了智人的歧视、忽视。正确的推理、归纳都能产生快感。也许是因为强度和肉体的快乐相比不足，也许是因为大部分智人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也受到了从众、攀比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这种灵魂本身的快乐。食色都只是灵魂中的一个概念，只是无数快感中的一个，而且，还只是其中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一个。关键在于，神经网络放大了这种微不足道的价值，给灵魂制造这些快感很有价值的假象。相反，必然有巨大价值的真理没有得到神经网络的加强，所以，智人才会认为吃块肉甚至都能比必然有无限大价值的真理还有价值。”

老爷子说：“这首先和信仰有关。不过，虽然人类早就知道了纯逻辑信仰，却迟迟没能成为逻辑生物，根源就在于神经网络对灵魂控制力的强大。一项关于神经的技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这就是神经信号控制和转换技术。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实现却很有技术难度。既然不同的神经脉冲信号决定了不同类型、不同强度的感受，那么，只要能将神经脉冲信号进行某种处理、转换，就能让任何两种感受之间实现互换。所以，吃饭也能得到性满足感，性生活也能味同嚼蜡。这项技术出来之后，大部分人都能认识到感觉、偏好是虚幻的。但是也有人将这视为获得快感的良机，毕竟，这能没有任何副作用地获得毒品、酒精、旅游、性、美食所能提供的一切快感，将生命完全花在这些感受之中。当然，逻辑生物不会将这些人视为同类。

曾经有人提议把这些人送进动物园，然后给他们免费提供快感，以免让这些不算逻辑生物的智人玷污逻辑生物的社会环境，居然还真有一些智人愿意接受。”

阿正说：“反正进动物园也能有当国王的感觉。其实我也 ……”一道凛冽的目光令他闭嘴。

我说：“这样一来，所有美食、美景、美人带来的快感都可以通过模拟信号来实现，都可以来自幻觉。我不论在干什么，获得的感受都和实际情况无关，这大约已经违背了生物进化出神经系统的本意，却合乎智人追求极致快乐的本意。这暴露了智人的追求有多么荒谬。如果所有感觉都可以虚拟地得到，人甚至可以相信自己已经得到真理，已经完成对宇宙的探索，可以获得和任何人相爱的感觉，那样的话，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应该是极度满意的，可是，那样的生活如何能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正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人类开始坚信智慧生命虽然有选择信仰的可能，但是没有选择信仰的权利。“

阿梦说：”灵魂必然不能追求感觉，而是要追求最合乎逻辑。虽然生活在邪恶之中也能获得生活在正义之中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无法合乎逻辑。灵魂的存在是为了逻辑，而不是感觉。否则，明明生活在邪恶之中还相信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社会，明明生活在地狱中却感觉像在天堂一样，这种感觉有什么意义？”

阿正说：“这种感觉就像皇帝的新衣，只不过不会有人喊破而已。”

我说：“智人现在不就是这样吗？通过相信传统来相信自己生活在美好的社会中，不敢用逻辑来评判传统的正确性。逻辑生物应该认为，灵魂必须追求最合乎逻辑，而一切感觉最多只是可能合乎逻辑，所以不那么值得追求，必然不值得追求最好。即使是真理，重要的也不是发现真理、拥有真理的那种感觉，那是可以模拟的，可能是假

的，也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应该努力追求的就是正确地思考问题，发现真理，实践真理。”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认识到，虽然这是灵魂发现的技术，但是可能成为细胞、身体的终极武器，因为身体以此能够让灵魂感到极为满足或者极为痛苦。这也是逻辑生物拒绝和智人接触的一个原因。一旦智人在没有坚定的纯逻辑信仰的条件下接触到这项技术，是不可能有抵抗力的。毕竟，绝大多数智人是感性的，宁愿不动脑子地感受自己吃遍美食、遍阅美女、智力超绝、大权在握、道德高尚、武艺高强，他们在意的是那种感觉，而不是感觉背后的真假乃至善恶。逻辑生物即使有正确信仰的帮助，也不容易抵抗，经常有不坚定的灵魂沉沦其中。所以，这项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受到管制的，也是那个时代极少数限制措施之一。我们还在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阿梦说：“人类应该抛弃身体的各种感受，努力去探索真理、宇宙。”

我说：“你倾向于灵魂向外部扩张、行为，但是我认为那不是最重要的。改善、扩张灵魂内部的思想才是核心。灵魂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在灵魂内部建设新的、正确的、重要的逻辑推理，而不是探索外部。当然，我承认探索外部有助于灵魂内部的建设，但是建设内部是目的，探索外部只是建设内部的方法。这样，尽量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就发展成了尽量好地构建自己的灵魂世界。而且，还要开放这个世界，让外部的逻辑世界，包括所有人和宇宙，和自己一起建造这个世界。所以，我的主要使命是建造自己的灵魂世界，当然，我和我的伴侣对建造彼此的灵魂世界一定会提供很大的帮助。”

阿梦忙不迭地点头，笑意盈盈，我瞪了她一眼，“你动不动就不肯帮我，我要考虑一下选谁做伴侣。”

小脚丫把我蹬了个四脚朝天。老爷子伸出大拇指，不知道是在称赞思想还是行为。

第二十八章 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番忙乱之后，双方都拒绝道歉。老爷子说：“没事，即使在未来社会，因为情感而影响工作也是合理的。甚至可以休假。反正不会有人拿这个理由来骗人。”

“我知道应该爱阿梦的灵魂，可是现在我没做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我现在想自己的利益更多，其中，想她的身体的时候也不少。可以说，她认为我想要的她不是真正的她，当然，她想要的我也不是真正的我。”

阿梦很恼火，“后半句是你的栽赃陷害，我只是认为我想要的你可以不断提升。你也不认为自己不应该或不能提升。我们只是对提升的速度存有异议，我承认差异巨大，但是，这不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吗？用得着你这么小题大做吗？”

她说的在理，所以我拒绝正面交锋，“我觉得她这么严格要求我以满足她的要求，我这么不愿意满足她的要求，似乎表明我们都很自私。”

老爷子说：“爱的契约并不需要完全无私。双方存在自私的动机并没有问题。一个灵魂的主要倾向是独立的，主要考虑自己，其中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爱。甚至，即使是相爱，也不意味着把自己的全部思想都交换出去，自私仍然是相爱的两个人的主要倾向。所以，你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征服自己的身体。我相信，即使你一点都不改变，她也是爱你的。当然，要是倒退就不好说了。”

阿梦得意地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阿正说：“也许，你们需要神经信号转换技术，让彼此都以为对方是爱自己的，甚至，自己是爱对方的。”他被他妈夹在腋下重重地扔

去了屋里的软床上。据阿正说，那是他们母子俩小时候常玩的游戏，小时候经常让他笑得喘不过气来。

老爷子说："未来社会确实有一些相关的灵魂技术。交换灵魂碎片，也就是交换思想，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技术，甚至可以视为一个产业。它其实是由多项技术组成的，包括灵魂的切割、远程传送、将思想注入灵魂等。它能让分离的爱人保持相爱，也能在陌生的人之间试着建立爱。当然，只有一些特殊情况才会使用这项技术去相爱，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交流思想。"

我灵光一闪，"灵魂交换思想很像是基本粒子交换中间玻色子。"

他们都不懂我在说什么，老爷子继续说："思想注入主要被用于学习。但是，还不够成熟。更适合注入知识，而不能有效注入想象力、判断力等关键的逻辑能力。如果不提高这些能力，单纯学习知识，很容易让灵魂成为机器，丧失纯逻辑信仰非常重视的创造力。所以，除非事急从权，我们不会这么急功近利。学习过程最重要的收获往往不是知识，而是学习知识过程中获得的逻辑能力。相比于思想的注入，灵魂的切割技术更为落后，甚至是有损的，有一定的危险。既然爱代表着思想的交换，就必须把传送的灵魂碎片从主人那里删除，否则，就不是交换思想，而是复制思想了。"

阿梦说："如果成功，交换思想的技术还是很有用的。至少，智人在爱的时候会作假，如果强制性地交换灵魂碎片，就无法花言巧语地骗人，为对方的某些利益着想就会成为自己灵魂中的一部分。"

阿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真好笑！两个根本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其中一个讽刺、防范另一个花言巧语。"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会依赖这种技术。很少有逻辑生物依靠这种技术来传递爱，认为爱应该是亲历亲为的，自己做不到为对方着想是一种耻辱，不能一切都靠自动化，那甚至有一种被迫去爱的意味。"

阿梦说："要是一方愿意另一方不愿意，可以使用这项技术吗？"

我忍无可忍，“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如果可以消灭价值、灵魂，你会考虑吗？你这个自以为善良的人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吧？现在是不是很想找个魔鬼做笔交易？”

阿梦自顾自地说：“杀你还脏了我的手。我想用这项技术是为了少和你说话。”

我奋起反击，“可我想的是这能让寻找伴侣轻而易举。”

“你是不是恨不得去动物园啊？”

“没有你可不行。”

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我继续说：“如果有神经信号转换技术，无论和谁在一起干什么都有和你的感受，就好了。”

她拿起了牛排刀，咬牙切齿，“贱人。”

仙女作恶的场面难得一见，我当然要添把火，“你懂不懂欣赏，这是痴情！”

刀光一闪，狠狠插入半生的牛排，血光四溅，“就是白痴的感情。”

“是对白痴的感情。”

阿正兴奋得大叫：“白痴！不要再说了！”

在冰冷目光的注视下，刀尖上插着一块牛排直扑楞登喂过来。我冷笑着一口吞下，心想她内心一定比我还紧张。对理想主义者的信仰可不只是说说，我可是笃信自己愿意为她去死的。但是，这并不排斥我成天对她不满，也不认为这就应该导致取缔一切不满。将心比心，我觉得能理解她了，那么，她的能力应该也足以理解我了吧？我们不追求一切满意，我们永远不会对对方满意，当然，我也非常怀疑有第三者能让我们更满意。

阿梦看起来仍然是冷冰冰的，“与灵魂之间可以有爱不同，灵魂和身体之间不能有爱，灵魂应该只为满足自己，而永远不应该以满足身体为目标，甚至不允许有任何思想卖主求荣，充当身体的代言人。

所以，在灵魂和身体相处的时候，灵魂应该是完全自私的。但这也需要理性，所以不是说完全不管身体的健康。但是，照顾身体不是目标，只是方法，只是因为身体的健康会影响到灵魂的健康。智人很少管灵魂的健康，而灵魂的健康甚至应该成为唯一的目标，只要把尽量合乎逻辑视为灵魂健康的标准即可。”

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灵魂应该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独立的，只为自己的推理着想。另一种是不独立的，他们参与爱的契约，灵魂之间交换一部分思想。这和逻辑推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一个思想延续的推理有时候只依靠自身，只按照自身的理念做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样的推理是独立的推理。独立的推理仍然会相互影响，但是，并不影响各种推理在理念层面的独立性，就像是市场交易中的交易者。有时候也会出现若干推理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的情况，例如，归纳在一起的各个推理就可能改变理念。这时，一个推理可能为了其它的推理而牺牲自己、改变自己。

阿梦开始冥思苦想，毕竟，这种抽象思维不是她擅长的。她有些不确定地说：“感觉这两种状态很难分清。”

我说：“确实。我能想到几种分辨方法，但是，都不是尽善尽美。其实，要通过外部观察分辨两个人是因为爱在一起还是因为相互喜欢在一起，一样有难度。也许，这就像是宇宙的大统一理论，爱和喜欢在一定条件下是同一种相互作用，只是随着条件的分化而成为了不同的相互作用。但是，那扯得有些远。第一个方法，市场交易中理念不变。所以，如果两个不同的人相爱，就应该出现两个人个性经常改变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相爱就可能导致明天我是理想主义者，后天你成为了经验主义者，你在分手的时候成为了现实主义者，这类场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爱仍然不是最正确的爱。第二种方法，如果把不断寻找原因的推理简称为原因，不断寻找结果的推理简称为结果，对于市场交易，原因和结果之间应该是吸引作用，原因之间或结果之间应该是排斥。如果两个原因或两个结果之间相互吸引，就一定属于爱的契约。当然，条件是灵魂的逻辑推理是正确的。否则，明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去寻找一个现象的原因，还能对其他

研究人员产生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奋不顾身地投入这项事业之中，按照我的方法推理会导致误判，以为他们彼此相爱，其实他们是竞争对手。”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经常犯这种错误，因为没有认识到其它生物的弱智一面而导致推理、决策的错误。有很多因此而产生的自嘲，例如：我把他当同类，结果成了它的同类。”

我说：“当然，我不是说这时一点吸引作用都不能有，只不过吸引作用应该远远小于排斥作用。在一个课题注入资源相当于在一个地方注入能量，会产生万有引力，但是与竞争的排斥作用相比，应该是微不足道的。”

阿梦说：“可以将不同强度的爱对应于不同的思想交换速度。两个推理之间可以交换思想，两个灵魂也可以。即使是交换部分思想也足以将两个灵魂紧密地约束在一起。我们现在不应该追求交换全部理念，我们其实几乎没有交换多少理念，因为我们的主义几乎都没挪过窝，最多算是有了一点改变。你应该试试理想主义，我应该试试现实主义。当然，可以想象，越是大的改变发生的概率越低，但是，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大的改变。智人的爱也差不多，很少有两人大幅度地互换观念的情况出现。”

我说：“现在应该需要区分思想和理念了。或者，应该是思想和目标。保持目标不变地思考、推理，如经验主义地推理，就像是独立的交易者。改变目标就是爱，如改变信仰。但是，改变目标有多种可能性。在目标的原因-结果空间中保持总目标不变的交换也许只是其中一种。这样，逻辑推理也可能像宇宙一样，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机制。”

这种推理基本上是我唱独角戏，眼见无以为继，阿梦话锋一转，“我们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爱的契约，而在于信仰，在于灵魂的品质。我的信仰是对的你是错的，我的灵魂品质高而你的灵魂品质低下。你不肯改变，不能尽快将自己视为只是灵魂。这大大削弱了我们之间的思想交流。”

这实在太理想主义，对此我只能哀叹一声，“哎！我本来就比较独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不多，你剔除了我对你的细胞的爱，更显得我对你的灵魂没有多少爱。我有时候还会想，如果一个人长年自己推理，他能处理好爱的契约吗？”

“习惯必然是可变的。”

“可变但是值得吗？如果思想本身已经非常累人，实在没力气呢？牺牲思想吗？”

阿梦说：“理由说得太多就有些过于自私了，毕竟，这些都不是你独有的困难。我也在努力。不过，相互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彼此遇到困难，相互帮忙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的理想主义、纯逻辑主义已经让我大大削弱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现在又得寸进尺，要求我放弃他们，把这作为爱的条件，我很难接受。虽然爱不应该是无条件的，但是，有太多条件肯定也不对。我做不到无条件地接受你的改造，你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虽然你确实更有道理一些。”

“有道理可以讲，我在努力理解。”

我说：“让人理解这些主义的困难太多，对理想主义者尤其困难。有些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看来很正常的要求，在理想主义眼中都会变得不正常，所以，我觉得你并不是总愿意帮助我。”

“我帮助你还少吗？你很多厚脸皮的要求我都忍了。”

“厚脸皮本身就是现实主义对付理想主义的一种方法。既然理想主义者只会批评，最多是愤怒，不会惩罚、嘲笑、歧视，现实主义者就可以用这个办法给自己多争取一些利益。”

“不论你对我使用什么招数，我的要求都不会改变。你必须再坚决一些，对自己再狠一些。灵魂的潜力是无穷的，我知道你是认可这一点的。”

我说：“我现在明白问题在哪里了。你是理想主义者，从小就训练自制力，强调一如既往；我是现实主义者，从小就习惯顺势而为、

因势利导、抓住机会。也许，逻辑生物更倾向于信仰、方法的稳定，更接近于你的样子；也许你什么时候都是好人的样板，我会越来越不被认可；也许，我一生也做不到像你那样自律。但是，你不能说我对自己不够狠，没有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我只是认为这样的工作效率最高。我的工作很自由，不会有计划性，所以也没有稳定性。但是，我的一个短暂的高峰能弥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碌碌无为，而我也很少那么长时间地处于低谷。我不会用这种经验证明我的方法最好，但是，我是用理性对自己负责的，而不是受习惯支配的。如果我不预期这样工作结果更好，我是不会这么工作的。我认为，你在我不处于波峰的时候要求太严，这会削弱波峰的高度。当然，我也承认，也许我可以要求自己更严一些，从而进一步提升状态。但是，提升的幅度不会太大，而风险却不小。我现在不愿意冒险，因为我并不认为现在的好状态是唾手可得的，甚至更应该说是千载难逢的。”

“现实主义强调现实，理想主义强调理想，这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要看理想和现实哪个更合乎逻辑。当然，这种争论也很不容易。”

“经验表明，原本合乎逻辑的理想可能变得不合乎逻辑，原本不合乎逻辑的现实可能并不那么不合乎逻辑。所以，也许就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解决问题，就是要经过漫长的拉锯战。”

“我不认为我们的差异的对错有什么难判断的。我们在经验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我们对同一问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我有时无法理解你、要求太严、不愿帮助你，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以我面对困难的经验来看，自己还是应该承担大部分问题，过于想要求助未必合适。”

“没爱上你之前，我也确实是独立的。但是，爱上你之后，就遏止不住求助的欲望。我也确实不太知道什么样的求助是合理的。尤其是，工作需要时间，有很高价值的工作甚至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这种有问题就想要求助有急功近利之嫌，很可能拉低工作的价值。导师制度实际上就是让研究人员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得到帮助，但是那未必

好。而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也许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最终却要走得快得多也远得多，因为我们越走越快，速度呈指数增长。不过，不能否认，我们能够长期独立部分是因为求助的成本太大，而我向你求助的成本很低，只是牺牲一些脸皮而已。”

阿正说：“求助也许就是爱的一种方式。我就经常向妈妈、外公、外婆求助。”

老爷子说：“这话有道理，当然，这不是说减少求助就没有道理。这事双方有理，对错在一念之间。”

阿梦说：“正确的尺度确实不好掌握，但是可以共同掌握。我能理解你的各种痛苦。对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生活在智人社会中又长期脱离物质生活，其痛苦肯定要超过擅长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些方面是可以相互帮助的。相爱的人的灵魂之间即使不能实现目标的顺畅交换，至少能实现信息的顺畅交流，而且信息交流不应该拖延。所以，我们两个之间应该加强灵魂的交流，既包括信息交流也包括目标交换。”

我说：“虽然智人为自己创造了语言很是骄傲，但是，用语言交流的速度太慢。所以，灵魂之间的交流速度天生不足。如果灵魂之间的交流和灵魂内部的交流速度一样，人类社会一定会好得多，各种合作的效率也会高得多，尽管这并不能避免邪恶这一最大的问题。我从小就注意到这一速度差异，所以，宁愿自己思考，在灵魂内部的各种推理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不愿和其他人进行学术交流。这也算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理想主义者也许会说，我应该出去和人交流，提升交流速度，然后发现真理，那才是合乎逻辑的方向。但是，现实主义者会说，预计提升交流速度然后发现真理的可行性不如先靠自己发现真理然后再由其它人利用真理去提升交流速度。虽然前者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是合乎逻辑的，效果却可能不如只有一部分合乎逻辑的后者好。”

阿梦说：“记得你曾经有个理论，方法的优越性是整体性的。如果最佳方法由 N 个方法组成，少一个方法不一定比少两个方法更好。”

我说：“有这么一说。我还因此更愿意将方法视为一套方法，而不是孤立的一个个方法。所以，一套方法的好坏也就取代了一个方法的好坏。但是，两者各有利弊，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说这里似乎表明一套方法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老爷子说：“努力实现灵魂之间和灵魂内部信息传递速度相同，这确实是未来社会的一个进步方向。当灵魂之间没有隔膜的时候，就必然不会存在孤立的灵魂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所认识的文明中似乎还没有哪个做到了。这也许表明芳芳的决策在局部也有一定道理。”

阿梦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局部有一定道理？您是想说，如果全社会都有纯逻辑信仰，就应该优先解放灵魂，但是，只有一个人，就可以任意选择任何合乎真理的目标？缺少支持的科研明星应该有自由开火权？”

阿正晃着双脚，“就像乔丹、科比！”

我有些得意，“所以，我的决策至少是可能正确的。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你们都只强调人只是灵魂，认为应该努力让人摆脱身体的控制，然后研究真理。但是，现实主义者会说，现实是肯定不能没有细胞，可以先研究真理再思考如何放弃身体。何况，我也不算是固守着细胞。最早的时候总想着身体，后来，进步到优先身体，甚至，正在提高到优先灵魂，这已经是很快的转变了。阿梦总是要求我先冲击她的灵魂，然后才能冲击她的身体……”寒光一闪，几根头发飘落，我一身冷汗，众人呆若木鸡。

阿梦脸色苍白地说：“我只是想擦掉你嘴边的血迹……”

第二十九章 未来社会的童年生活

事实证明，不仅现实经常消灭理想，理想也可能错杀现实。只不过，智人社会中以前者为主。我怀疑，随着越来越多的理想主义者出

现，错杀现实的场景也会多起来。当然，两种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现实主义可以消灭理想，理想主义则只能新人换旧人，毕竟总是要有个现实的。

午休的时候，我想着大难不死，也许真有什么神佛保佑，就想要试试行善积德。虽然没信过佛，但是此前信过其它宗教。机会主义者的信仰的组成是极为复杂的，有些信仰一生中只有几分钟。这甚至也是经验主义者的各态历经原则的一个结果。所以，机会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我的灵魂里一向走得很近。

我想着各回各屋，无奈，阿梦像块胶皮，而且是未来版的智能胶皮，只要宿主没有被粘上，粘性就会越来越强。明知她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真实，总不能一脚把她踹出屋子。

阿梦一脸惶恐地说："我最近经常忘事，一定是早更了。"

我刚要戒欲，就遭遇了上天的考验？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展现出自己坚定的信仰。正如立地成佛表明的那样，信仰的时间长短和信仰的强度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就像爱的强弱和善恶、好坏无关一样。所以，我努力以我所谓的自由打坐姿势进入我所谓的冥想状态。这是我最熟悉的生活，自认为也是对抗推理以外的一切事务的头号法宝。我随口敷衍道："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对生活有了新的思想就立即付诸实施是我们的一个好习惯。我觉得她正尝试着和我交换目标，既然她想要实践出真知，我现在很乐于做纯逻辑主义者，当然，这个问题实在不适合用理性交流，"我们都是灵魂，你有什么想法可以交流一下。"

她几乎坐了上来，"可是，为什么不能交流经验？经验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像是旅游、美食、性生活。"

这也太露骨了，难道是现实主义者遭遇坐怀不乱不得不出此下策？她也有这么一天让我内心还是很满意的。我相信她此举背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觉得她对得起我，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对得起我，

而是为了让自己对得起自己。我猜想，不论一个逻辑生物的行为多么古怪，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对得起所有同类。这和智人是不一样的。一个灵魂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对得起亲人、社会、祖先的推理。这也可以理解为对得起良心，问题是不能用他人的良心取代合乎逻辑的良心。一个灵魂不能随意相信别人灌输的良心，就像不能随意相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一样。通过忽略对良心、信仰等基本问题的判断而让自己心安，盲目接受他人灌输的信仰、良心，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可能是没有良心的，只是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懒惰之举。要让一个理性的灵魂认为自己对得起自己，首先就必然要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推理能力，以便保证自己的判断尽量正确。这甚至不是比其他灵魂更正确，而是要追求绝对的正确。所以，追求让自己良心上心安是一个无限长期的追求，几乎就等同于追求真理。当然，智人的判断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正确，甚至，还会相差很远。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样会出现正确率相差百万、百亿倍数的判断。

“喂喂！”我被现实的声音惊醒，试着回忆阿梦当初对现实的态度，“你就不能要点脸？呜呜呜……”我好不容易喘口气，“这还带灭口的？”

“我是在严肃地讨论问题。”

我一脸嫌弃地说：“还严肃？我现在几乎看不到你的本性了。想当初，你曾经很容易害羞。”

“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

我把她的手扒拉到一边，“还有很多危险。”

她一副无辜的表情，“这次不是我的错……吧？”

我越来越严肃：“以后要吸取教训，上头的事情少做。”

她越来越温柔：“都听你的。你要多做就多做，你要少做就少做。”一切顺利？我刚露出笑容，她就板起了脸，“你要不做就不做！看什么看，闭眼！不许动！”

我安慰自己，我付出了努力，只是，我也没办法，为此和她打一架似乎也不能算是行善积德。而且，内心中也不乏得意：谁来做现实主义者也不可能做得像个理想主义者。中场休息的时候，我问："你这是要感受一下我还活着？"

"刚才吓死我了。"

"你是怕我死还是怕自己活不下去？"

几滴液体落在胸口，却听到了"不好意思！想到以后的幸福太激动了。"

缺乏现象的细节就无从推断其中的因果关系。从结果分析，刚才可能是理想主义者积极投身现实主义事业的尝试；可能是理性主义者出现了误算；也不能排除大难不死之后功利主义复活，想要及时行乐；甚至不排除事后羞愧之下顺便产生了杀人灭口的动机，只不过悬崖勒马。不过，把时间花在这类逻辑推理上面有什么价值？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问："妈妈，你们中午怎么那么吵？"

阿梦无语，我勇敢地站出来帮腔："给你生个小妹妹好不好？"

阿正说："咦？可是你们还没有结婚呢。"

就冲旁边盘子上的人头的表情，我也应该知道自己在帮倒忙。可惜，我从小就不善于察言观色，因为不屑于将它们过过脑子，虽然这是智人的生活常识。

纯理性主义认为，所谓生活常识，其实就是被神经系统借助价值的实现而放大、高估的价值，可是，价值的实现并不必然影响价值。即使是看清真相的现实主义者也不容易上当，只有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才会恋恋不舍。说起来，在我的灵魂里的几个主要角色还是有些不同的。现实主义者从小就是阿梦相爱相杀的对手，但是，基本上也只把她当对手，小时候希望每次见面都能战胜她的心灵，能让她哭一鼻子是会晚上美得做梦的。开辟第二战场之后，则是希望每晚都能在身心两个战场战而胜之，只不过，理想主义者总是不肯正式接受第二战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把阿梦当爱人或者工具，这很不合乎逻

辑，但是，如果不请理性主义帮忙，他们的决策什么时候合乎逻辑了？他们拒绝将阿梦当敌人，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双方最多算是偶尔的朋友。他们不介意接受其他朋友、爱人，问题是斗不过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乃至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只想和阿梦进行深刻的心灵沟通，但是，为了避免做那些违反自己本意的心灵沟通，制订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联合现实主义对抗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所以，经常耐心地帮助现实主义理解现实、认清真相。双方日久生情，甚至养出了一个大孩子：对阿梦的信仰，基本上算是阿梦的干儿子。这导致挺阿梦的势力越发强大。理性主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现实中基本上只有一个心灵可以畅快地沟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这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代价，毕竟那是个广大而又新奇的灵魂世界。本来还想帮着经验主义一起感受新世界，无奈对方根本不关心，也就总是让阿梦看不上眼，只能说他没有缘分吧。

理性主义突然感受到了冷场。没人给标准答案的时候就大胆地创造答案，这事他很擅长。“我们算是一种隐婚。你想要几个弟弟妹妹啊？啊！”

一张大红脸出现在我的眼前，“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多谢老爷子救场，“我们那时候生育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因为死亡率极低导致人口增长快。虽然解放灵魂之后也就永远摆脱了所谓饥荒、马尔萨斯陷阱，但是，毕竟不缺灵魂。而且，向周围星球移民速度不够快。当然，不是因为不能快速移民，而是因为很多其它原因。例如，逻辑生物普遍不太愿意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而那些星球的很多工作都还不能由自动设备完成。所以，周边星球的条件还是明显不如地球。另外，灵魂之间远程交流的技术也不成熟，至少，星球间对话的时滞就是个问题。由于不担心坑蒙拐骗等各种邪恶，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废话、代沟、隔膜，逻辑生物在不工作的时候的平均交往意愿明显强于智人，所以，群聚的倾向比智人更强烈。当然，这种意愿有着巨大的起伏，不会像智人的个性这么稳定。如果灵魂世界中有很多东西要想，一个灵魂可能孤独几十年，当然，之后可能又会在群体中生活很长时间。”

阿梦说：“逻辑生物的群聚可以理解为价值的群聚，就像研究课题时出现的吸引作用一样。都可以大致理解为万有引力。想来，有共同追求就会产生某种与追求目标有关的变量，这种变量之间存在广泛的吸引作用，价值、利益、能量、财富可能就是这样的变量。”

我说：“说起星际移民，智人研究星际移民总是要求氧气、水、温度等条件，所以，难度极大。因此认为地球周围没有适合人生活的星球，也不会有外星人。但是，对于已经基本解放灵魂的生物而言，只要能以机器人的形式生活，大概除了恒星和温度太低的星球，都是可能生活的星球。因为信仰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最基本、最重要的判断。这和治病一样，都是无形中接受了人体不可改变这一谬论。根本问题不是能不能解放灵魂，而是肯不肯。如果解放了灵魂，很多事情都会容易得多，人类去任何一颗行星生活都不是太难；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疾病、死亡等问题；种植、养殖等产业不再是必需的；可以有大量时间精力做灵魂想做的事情。智人不解决信仰问题，导致了一大堆问题。”

阿梦说：“同时，智人也没能从这些问题倒推出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智人社会为这些重大问题分别寻找答案，也都找到了方案，却没有一个统筹的方案，没有找到最佳答案。如果农业、宇航、医疗、养老、经济等产业能一起解决问题，就会发现，共同投资研究如何解放灵魂是最合算的方案，效果也最好。这就是学科划分的弊病。如果有人研究所有学科，或者，所有研究人员能形成一体化的研究，都应该能发现正确的答案也是一体化的。”

老爷子说：“我幼儿时期的记忆已经所剩无几。最早的记忆是那次撞晕后做手术。还记得有条大黄狗冲我叫，咬我的鞋。那时，没有你们这么多高楼大厦，几乎都是动植物的天下。但是，人类几乎没有对手，所以，一些成年人就带着我们在深山密林随便走。总体上看，幼小的孩子就像是生活在荒野上的野人，但是，不用担心一切生存问题。”

阿正说：“小孩子最喜欢当野人了，就是不知道长大后能不能变成文明人。”

老爷子说：“我们有记忆之后，就开始上课。最早的课程往往是成年人带着我们运动、养殖，当然，基本都是养死了。逻辑生物的态度应该是既然还没有理性就先通过获得经验来刺激理性。这基本上和生物进化出理性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也在研究其它获得理性的方式，但是，总体效果还不够好。没有课程的时候也是在获得各种经验，往往是在和小伙伴们做各种游戏，或者和成年人嬉戏。但是，通常会防止经验的过度深化，不让孩子痴迷于经验。逻辑生物除了强调和大自然交往，也非常强调孩子与一切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当然，成年人也很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有了问题找大人是一切孩子从小学习的方法，长大了就会成为有了问题愿意找人帮助。成年人都会时不时地讲讲纯逻辑信仰，让孩子忽视感觉，目的也是为将来开始教育做些准备。”

阿梦说：“让孩子从小遇到问题时都可以找到成年人是个好方法，而且应该是不断变化的成年人，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亲人。当然，这也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坏人这个概念。逐渐地，只要去的地方有人，孩子们都很有信心，就像在家一样。其实，那时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应该没太大区别。只不过，现在的儿童基本是室内的，熟悉、信任自己的亲人等很少几个人。那时的孩子是属于大自然的，和所有人都不熟，但是相信所有人，也信赖大自然。”

老爷子说：“为了不让孩子形成乡土、熟人等意识，所有孩子都会经常更换居住地，经常改变生活环境。这些迁移可以说是无计划的，只要不导致一个地方人口过分密集，周边的目的地都是可能的。而且，居住的期限也没有规律，似乎是随机决策。在不需要规律的问题上，未来社会不希望强制地产生规律。孩子们不会问家乡、父母这类问题。如果外出旅行遇到外星人，会说自己是地球人，甚至拿出一个星图指给对方看。也许，随着我们认识范围的扩大，未来会说自己来自猎户座旋臂或者银河系吧。”

我说：“经常迁移的好处可能超过了智人的预期。我算是经常变更住所的人，所以，不会有定居的意识。这种比较自由的经历可能有助于我思想的自由。”

老爷子继续说：“稍大的孩子会参与很多有趣的运动，甚至，经常达到令身体痛苦但是没有严重危害的水平，这不仅是为了培养竞争、拼搏精神等品质，也是为了帮助他们意识到不要成为细胞的奴隶，感受反抗神经系统带来的快乐。如果中暑、骨折，我们只是治病，不会让他们吸取教训，还经常给他们一些意外之喜，孩子们会觉得让身体不舒服、受伤是件光荣的事情，是值得的，不会养成爱惜身体的习惯。”

阿梦说：“确实，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些热爱的运动，愿意为之累到透支，更不要说孩子。我爬山就经常累得像死狗。”

我很想说，两只死狗在一起有时还能死得不能再死。一开始不敢说，但是想到了今天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有了悍不畏死的感觉。说完之后才想到这似乎不是敢死还是怕死的问题，智人一般将这划归为不会说话。幸好，饭厅里很祥和。逻辑生物大概除了恶意百无禁忌；阿正只会傻笑；阿梦先是装傻，然后抢在我前面长出了一口气。

也许是聊起了童年，老爷子今天话很多，“开始学习知识的时候，早期侧重于学习想象力。每天都要学着编故事，设计功能奇特的物品，想象奇怪的游戏，甚至奇怪的方法、原则。不要求实用，但是要求新奇，要求独立思考。这大概能进一步破除幼儿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经验。我们要把这些传给中央电脑，它们会和有史以来库存的所有想象进行比较，然后给出评判。如果和前人的想象过于相似，或者过于受到身体、日常现象的影响，就意味着表现不佳。此外，通过画画、雕塑，老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不追求写实、美，而是追求有想象力，有脱离物质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未来社会有大量的想象力博物馆、资料库，任何新奇的想象都会被纳入资料库，哪怕是来自孩子的创作。孩子们经常去博物馆看各种经典的想象。例如，关于抽象的展馆中就包括一些来自智人时代的抽象画、抽象设计、抽象的文

学、抽象的思想。到了稍大的时候，就会要求针对生活、推理进行想象、猜想，这是为了让想象力和判断力初步结合起来。例如，每个人都会思考自己还受到身体的哪些束缚、影响，如何进一步解放灵魂。想象力被认为是逻辑生物境界的评判标准之一，有想象力的人受到广泛的尊重。”

阿梦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想象力的人才能保证灵魂的自由，当然，还不够。所以，逻辑生物的教育顺序大致是亲近大自然、亲近社会、建立信仰、学习想象和判断，而不着急学习具体的逻辑推理，一般性知识的地位就更低了。”

我说：“我能理解这样的好处，让灵魂首先学习最有价值的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最顺其自然的知识。逻辑生物重视的这些教育都是智人教育体系的弱项。”

阿正问：“但是为什么不学习算术、语法这类智人最有把握的基础知识？”

阿梦说：“你是说应该学习最可靠的知识？我想这过于歧视重要性了。智人可能对最有价值的知识非常没有把握，也害怕激化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所以，在这类知识上不敢教育，反而有些放任自流，交给社会、传统。当然，这种谨慎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科学家们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知识肯定不算最有价值，甚至可能是负价值。现在的学校通常会教法律。但是，不仅绝大多数法律不是真理，绝大多数真理也不属于法律。这些都导致了相对没有价值的知识成为了教育的主要内容。正确的做法是，不论智人在最有价值的知识方面多么混乱不堪，也要勇敢地教给学生这种乱象，这就像至少应该有真理这个专业一样。这样，才能激励下一代人向着最有价值的知识发起冲锋。”

我说：“问题在于智人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应该用价值衡量知识，而不是用利益。因此，也无法清晰地意识到知识的价值天差地别。智人不认为存在无限大价值的知识，自然就会低估这类知识，更倾向于教可靠性更高的知识。既然都认为没有极高价值的知识，那让孩子们学些对社会有用的知识、技能就好。否则，即使认为现有的知识没有

无限大，至少会明确告知学生存在价值无限的知识，至少会重视研究能力的培养。”

阿梦说：“我们当初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才下定决心，只学习对自己的生活、兴趣、研究有用的知识，而不是社会、家长、教育部门认为对我们有用的知识。后来，我们发现应该研究价值无限大的知识，那么至少应该学习与此有关的知识。所以，仅仅是像爱因斯坦那样偏科、学习对自己的研究有用的知识还不够，应该学习对研究真理有用的知识。”

我说：“在人类几乎没有掌握什么真理的条件下，这甚至包括有较大可能性成为真理或较大可能性对研究真理有用的知识。这么做当然有可能出错，我们当初就错误地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知识的预期价值都要高于学校教给我们的知识。所以，从所学所有知识的总体效果来看，我们还是学到了很多和真理有关的知识，只不过，人类并不把它们视为很有价值的知识，它们的分布也很怪异，往往是一个学科中只有星星点点的知识和真理有关，但是，在信仰、方法等极少数问题上又很集中。所以，我们就像是筛选金沙的机器，看了很多知识，但是，绝大多数判断无用后就忘了。也有一些是最初觉得有用，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无用。真正留下来的知识微乎其微，而且，由于学习的时候经常并没有认为它们将来一定有很高价值，不仅有些提心吊胆、三心二意，也有很多价值无限大的知识都不记得是在什么时间、条件下学习的。”

阿梦说：“所以，学习过程中不要怕冒险，甚至必须冒险。可以重视可能没有价值的知识，因为也有可能有无限大的价值；但是一定不能忽视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知识。”

阿正说：“我对现在学习学校里教的很多知识也没什么兴趣，有些也不容易记住。虽然我学起来不算吃力，但是我也不喜欢学，尤其是那些复杂的计算，还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其实是有点怕的，长期学下去很可能越来越不喜欢学习。其他孩子更是可想而知。我就是想着老师说这些知识将来会有用才能硬着头皮学。还有些孩子是因为

学好了家长高兴，我妈妈倒是没有这样要求我。照你们所说，有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有无限大的差距。趁着思维没定型学习想象、信仰，至少我喜欢，因为这些知识往往有趣、合乎天性，也最有价值。从利益的角度看，至少我还是挺喜欢逻辑生物的。反而是我的理性很难接受人只是灵魂，但是，这至少让我更重视灵魂了，也知道这可能正确，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只是现在仍然无法接受。”

阿梦说：“只要没有纯逻辑信仰，一切知识的学习过程都是可能出现反复的。你现在相信的知识将来可能不相信，现在不相信的知识将来可能相信。我们当初有些知识也是学了之后放弃，又捡起来再放弃，反反复复。有了正确的信仰之后才渐趋稳定。”

我说：“无论如何，逻辑推理总是要学习的。逻辑生物只是先学习想象，不会轻视推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能因为收入决定学习什么。不学习推理，没有了健康的灵魂，还谈什么收入？智人学什么都要考虑未来的收入预期，这又是搞错了利益和信仰的顺序。对智人的能力而言，学习多少逻辑推理都算不上多。当然，要学习的是逻辑推理的能力，而不是记住现有的逻辑推理，后者根本就算不上逻辑推理能力。何况，现有的推理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错误还很多，记住这些推理大约就是背诵邪恶。”

老爷子说：“当初刚醒过来就看到医院里的幼儿会计算、认字，我以为来到了更先进的社会。后来才认识到大概这是经验主义的错觉。我们的寿命很长，不需要拔苗助长，对小孩子很有耐心。智人把小孩子说成天使，但是，很少认为成年智人是天使。可是，不是天使的智人给天使们施加很多限制，让他们成为智人想要的那种不是天使的人。这似乎不应该是对待天使的合乎逻辑的态度。何况，即使孩子是天使，智人的教育结果也是让天使成为庸人乃至罪犯。逻辑生物认为，自己是天使，至少接近于天使，小孩子的灵魂基本以邪恶为主，但是，仍然很脆弱。所以，教育的使命是让正义、善快速成长起来，同时遏制乃至消除邪恶。小孩子完全为自己的细胞而活，极端自私，也完全没有推理能力。所以，严格说来，小孩子是算不上逻辑生物

的，只有通过教育成长起来，接受了正确的信仰，拥有了逻辑能力才能算是逻辑生物。只不过，逻辑生物的教育成功率极高。”

阿梦说：“教孩子其它信仰，孩子长大后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去怀疑、反驳，最终变得叛逆；教他们相信逻辑，他们怎么可能通过逻辑推理去怀疑、叛逆逻辑？”

阿正显然有另外的关注点，困惑地问：“所以，在未来社会，小孩子不仅不是天使，甚至不是人？这落差也太大了。”

第三十章 服装的革命

我很早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我认为自己只有一个思想、一个课题有价值的时候，对研究兴趣不太大。但是，当我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课题的时候，兴趣提升很快。按照我后来建立的理论，这不仅是因为多种可能性中有一个成功的概率大增，也是因为有多项研究成功的可能性大增，每项研究分摊成本后导致收益比提高。甚至，因为自己有能力在很多有价值的课题同时表现出很有竞争力，对自己的能力评估变得很有信心，相信这样的能力不仅适合做研究，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正确率也会很高。毕竟，牛顿、爱因斯坦已经在经验上证明了人类的顶尖能力能以很高的正确率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这可能不仅适合一个灵魂，也适合一群灵魂。大家讨论的兴致很高，又不能出门，所以，吃完晚饭就继续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讨论不可能像读到的这么连续、这么有价值，只不过，价值有限的中间过程绝大多数都被忽略了，忽略的力度远远超过其它文学作品，甚至学术文章。毕竟，有些话题可能说了一个小时，甚至可以发展为一本专著，我却只截取了关键的几句话。

阿正首先说：“我越想越能理解未来的教育。几乎没有哪个小孩不喜欢学习想象力。妈妈当初选择锻炼想象力，一点都不奇怪。”

老爷子说：“从小重视培养想象力的结果之一是，逻辑生物几乎不存在传统势力，不存在保守势力。只要有人想象出更合理的制度，不论能带来多少好处，不论会为此牺牲多么重要的传统，都会获得全社会的支持。”

阿梦说：“如果您把结果换成好处，就可以成为功利主义教育家撰写的某本专著的核心论点。说不定还是名著，因为经验会证明它宣传了正确的教育理念，甚至启动了一场教育革命。智人不会关心其功利主义基础是否合乎逻辑。一词之差体现了信仰的善恶，决定了推理过程的对错，也会导致后续推理、专著走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我说：“你是说存在即使是剧烈的变革也从不需要革命的社会？传统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反抗？这倒是合乎追求科学，一切制度都是可以连续改变的。但是，实施起来仍然有难度。一些人认为某种制度更好，另一方可能坚决不承认。我和阿梦的经验表明，即使是推理的激烈冲突也可能导致暴力。”

阿梦说：“关键在于让逻辑成为信仰，这样，能将一切差异限制在思想冲突的范畴，最多是言语冲突乃至肢体冲突，而不会成为武装冲突。逻辑生物不会为利益而支持邪恶、传统，不会为了生存而屈服，不排斥新事物，不因善小而不为，这些都给了新生的思想更公平的机会。而且，无论多么希望对方的灵魂认同自己，逻辑生物之间也不会想着强迫身体，也就不会考虑武力镇压。”

我说：“逻辑生物的各种冲突大概只能是各种理性的辩论，思想的交流，然后，就是大家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如果有人认为社会的选择仍然不够理性，就继续辩论。而且，不应该有人不理性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高人一等，否则，就要面对一系列问题：你的逻辑能力那么出色，为什么不去发现真理甚至试试发现很多真理？如果真有那么高的能力，你不会认为我们这些相信逻辑的人都无法接受你的正确逻辑的吧？你究竟有什么特异之处能在信仰和方法都相同的条件下比我们更正确？”

老爷子说：“有时，社会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这时可以投票表决，如改变交通规则。这样的革命往往比较迅速。有时，革命是潜移默化的，有足够多的人改变行为方式就会显著改变社会，如改变信仰和着装。”

阿正说：“改变着装算得上什么革命？”

老爷子说：“这和你们想的可不一样，这是纯逻辑主义和现实、传统交锋的前沿之一。这大概是因为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很简单，传统、现实在这一领域很不合乎逻辑，而且，反抗的成本最低，大众最容易理解。”

我说：“岂止是不合理，是什么都不那么合。即使是传统，现在的时尚也和任何传统都不一样。逻辑更不会支持如此高度相似的衣着。一些功利主义者也会反对，因为现在的服装产业妨碍了人们穿一些服装。此外，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都能找出反对的观点。”

“对我们而言，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为了让人类摆脱现实、传统，纯逻辑主义者及其盟友出钱让普通人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不同民族的服装在闹市中行走，越是穿奇装异服越能得到高报酬。政府和企业对此做出了很大的支持，因为这对企业、经济有利。不同企业再也不需要生产同质的服装，减轻了价格竞争的压力。新的服装有现成的样式，不需要重新设计，从而降低了成本。民众要多准备一些服装，所以，服装的购买量也增加了。在逻辑生物的社会，已经无法根据一个人的着装猜测这个人的种族，无法根据路人的着装猜测所在的地区、时代。时装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再使用的词汇，因为几万年历史中的各种服装都同时存在。时装、时尚是智人社会缺乏自由、理性的一个表现。”

我说：“这是很有趣的变化，但是似乎太过容易了，算不上革命。”

老爷子笑着说：“啊！你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显而易见的原因可能导致翻天覆地的结果。服装革命有自己的逻辑推论。服装革命后来向着最后的堡垒，不穿衣的自由，前进。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发

起者提出了一堆口号。‘身体需要服装，灵魂不需要’，‘再热都要穿衣服？祖先蠢我不蠢’，‘不穿衣服伤害不了我，更伤害不了你’，‘不穿衣服的是我，为什么你比自己不穿衣服还激动’，等等。但是，那次的斗争很激烈，因为失去了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支持者在公共场合不穿衣服，可能被保守者殴打，甚至被抓进监狱。转折点发生在一所大学。一名校长在学生中暗中高薪征求裸体模特，日薪上万，就在校园里散步，有警卫护送。校门都被挤爆了。上面施加压力，但是，校长在学校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甚至法官也迟迟不发禁令。拖延一段时间后，参与这一运动的学校增加，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到了夏天，根本就抓不过来。这样，全社会的心态慢慢就变了，能够接受了。几十年后，又爆出一个故事。当时最早的一对模特是恋人，他们的目标是正义，但是仍然领取了报酬，因为他们不希望因为自己免费而阻止那些需要报酬的支持者。他们两人将一百多万报酬投入一个创新基金。但是，直到他们去世，这笔钱都没有提出来。两人的所有后人都尊重他们的愿望，也没有提取。这笔钱成为了我们那时最大的个人资产，一万多年里比初值增值了几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倍，我记不清到底有几个亿了。也许，那家基金很可能正是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风风雨雨中从未遭遇清盘。他们的大楼门口显示着这笔资产的实时净值，让人直观地看着善的增长。这成为了善的一种标志，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总是有人在那里努力数清一共有多少个零。附带说一句，他们两人大学毕业之后不久之后就分手了。”

阿梦惊叫出来，“啊！太可惜了。”

我正在算多少个零的回报率是可以接受的，顺口说，“确实，能干多少事啊。”

气氛有些凝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想赶紧换个话题，却因为本能而开启了一个不适当的话题：“所以，那时的人不穿衣服？”

老爷子无所谓，“可穿可不穿。毕竟，关于外壳的技术已经足以让人不惧一般的冷热。但是，为了乐趣而穿衣也时有所见，就像保持性功能一样。不过，没人像现在这样为了别人而穿衣。”

我说：“确实，在炎热的夏天，如果大多数人都不穿衣服，自己还愿意穿那才是真的自己喜欢穿衣服。从这个意义上看，智人穿衣一部分是为了别人，为了早已死去的人留下来的不合乎逻辑的传统和法律。”

阿正好奇地问：“这还不乱了套？”

“开始的时候是有的，但是，与之配套，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关工具和工作……”

阿梦打断了老人的话，建议大家做个大扫除。她后来证实，目的是不让我的猪头活跃起来。我抗议，认为这妨碍了血流运行，伤害了身体。她认为，与其伤害灵魂，不如伤害身体。只要不危害灵魂，适度伤害一下身体无伤大雅，而我这个惯犯显然无权反对。

帮她清理厨房的时候，我问她：“你不喜欢看到我快乐？”

“当这会妨碍你的灵魂理智地运转的时候。”

“你怎么能爱我却不爱我的身体？”

“你的身体不是你。我爱你还要爱你的房子？那衣服怎么办？我连自己的外壳都不爱，为什么要爱你的外壳？”

“所以，你讨厌我的身体，却要爱我的灵魂？”

“准确地说，我讨厌一切身体，爱一切有无限大价值的灵魂。粗俗一点说，你住了间破房子，我也没办法，但是，你还想要霸占我的好房子，这就有点邪恶了。”

“我也住不进去。”

“哼！那你至少也是在想要二房。”

“这罪名我可承担不起。”她最近性格不稳定，我有些心惊胆颤。

“现在的技术条件只能做到人人有外壳，可以维修外壳，但是不能交易或更换外壳。把外壳换成房子你大概就明白了，外壳不是用来爱的。”

“哎！我比较喜欢爱一个人就要爱一个人的缺点。”

“我的缺点是什么？”

“Q 弹，紧实……”

她开始洗菜刀，“我还是一个杀手。”

“噢！善良，正义，睿智，高尚，坦诚，有理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干吗还不打断我？”

“你又没说错。”

“我什么时候错了？不过，说真的，你长期努力改变我的几个瑕疵，虽然观点我不认同，我还是很感激你的这份努力的。不过你有机会也改改你的那几大缺点。”

“一听你说话就是智人，褒义词贬义词无缝切换。我又被你抓住什么小辫子了？”

“你的原则太多，比如不让我去你的好房子。”

“你这破房子还真是千疮百孔。赶紧修修，否则对大家都没好处。”

“那你还曾经霸占……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她有些挂不住了，“那是去看房。因为不满意所以我很少去。”

“我是应该欢迎你的错进错出？那你的好房子卖不……”

她凶神恶煞一般，“闭嘴！现在你就是被猪夺舍了，要多弱智有多弱智。”

“不许歧视弱智！弱智才会犯错，不犯错我怎么会犯在你手里？现实主义者认为，你要感谢弱智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现在的样子。为了充分表达这种感谢，你甚至应该认为弱智的我很有智慧，就像弱智的智人把自己称为智人一样。”

她笑开了花，“我就让你感受一下错进错出……”

第三十一章 灵魂的内部结构

晚上，我愁眉不展，阿梦问：“怎么了？”

“好累啊！”

“手伸进来就不累了？”

“不需要伸手才不累呢。”

“累就早点睡吧！”

“太兴奋，睡不着。”

“你能不能换一出有点内涵的戏？”

“老师给学生讲物理学，怎么样？”

“可以，我演上课睡觉的学生吧。”

“哎！你的生活真让我很羡慕。你现在大概步入了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生活模式，能很好地控制住一个为自己奋斗的现实主义者，让他舍生忘死地努力，自己的现实生活却很如意。”

“对我而言，我不需要这份利益却得到了利益，或许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当然，我承认两种信仰的结果有差异，这主要是神经系统不支持甚至惩罚逻辑推理。部分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这种影响，所以，努力帮助你。另一方面，如果你也只相信价值，并不应该多苦，却因为关注利益而自认为很苦。更大的问题在于结果论带来的心理阴影，因为你仍然在追求结果，结果的不确定性就会让你提心吊胆。现实主义者并不需要接受结果论或者功利主义，虽然确实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仰。完全可以我把一切做好，以后听天由命，或者，相信未来必然出现某种好的结果，当然，这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种好的结果。至于我，当然不算是那种只想未来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而是想着逐渐把未来拉到眼前的理想主义，算是把理想和结果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理想主义。但是，没能把理想拉到眼前也不会让我像现实主义者那么失望。毕竟，理想本身就很能令灵魂愉悦。”

“如果出了工伤，或者我要撂挑子，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拜拜？”

阿梦说：“工伤就算了，至于你撂挑子，我觉得那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你杀死理想，而不是理想弃你而去。理想抛弃现实的表现就是过于放飞理想，使之成为空想，失去指导现实的能力。所以，你的理性主义要经常提醒一下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杀死理想固然摆脱了很多负担，也会失去很多，这包括价值也包括利益。我希望你放心，又不希望你放心。我选择你是因为你的现实主义、机会主义，如果又因为你的行为中有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的成分就离开你，或者，我自己因为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离开你，这不仅无法合乎逻辑，也太昧着良心。我不认为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我当然是更正确的一方，不希望你满足现实，自然也不希望你因为放心而止步不前。幸好，你现在基本不算这样的人。我现在身心舒畅的一个原因是不那么担心功利主义对你进而对我造成的影响。当然，我承认，有很长时间我都有些提心吊胆。这是真的，你不知道而已。”

跟她说话很难没有火气，也许这是长期矛盾培养出来的敌意，也许是因为她太不会说话，也许是因为说不过她。甚至，不能把说不过她归因于技不如人，而让一个自信的灵魂被迫承认信仰不如人又是最搓火的事情。毕竟，在人们心中，信仰总是最显而易见的命题，最不需要争论的命题，傻子都应该知道的命题。所以，普遍认为，信仰犯错不是不聪明，而是傻。哪怕是那些为了怪异的信仰英勇献身的人，在受到尊敬的同时也会经常受到可怜。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经验主义者现在会认为纯逻辑主义者傻，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会认为阿梦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傻，绝大多数功利主义者会认为像我们这样追求价值傻……我不属于那大多数，属于有理智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所以，这些信仰被日以继夜地攻击，只能在理论上苦苦支撑，却偏偏因为现实、经验、利益等原因而舍不得放弃。这大概就是我常年长痘起包的原因了。

我说：“那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感谢你。你是争取全对的人，到了我这里，却似乎满足于不全错。说起来，理想主义者或纯理性主义者看得起我是很不容易的，堪称革命性举措。”这时，就能看出功利主

义者、经验主义者这两个败类的可恶之处了。由于阿梦经常在我的理性表达愤怒、沮丧、伤感等情绪的时候放松管制，他们两个似乎每到这种时候就能得到某种甜头，这培养了一种不健康的条件反射，而他们一点也没觉得这种利益来路不正。问题在于，这两个叛徒的存在不能算是假象，所以，理性无法说服现实主义把这两个家伙视为敌人。

她皱着眉说："既然这个问题必然存在，那么，今天就彻底地讨论一下。假设我们的思想不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谬论，它们也更可能是可对可错的现象，而不是真理。我认为理想主义好，你认为现实主义好，这不一定是根本对立的，只要我们两个都把它们视为现象即可，当然，是灵魂世界中的现象。虽然我们都很自信，但是，既然不能从逻辑证明它们必然正确，必然最重要、利益最大，就应该暂时将它们视为可对可错的。你认同吗？"

"当然，这样的结果不坏。"

"所以，我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你很糟糕；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我很糟糕。但是，我们还能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进而发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一定正确，都没有那么糟糕。既然我的理想主义和你的现实主义都面临着一些巨大的困难，为什么不能让两者竭诚合作？"

"这倒是新颖的视角，确实是有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擅长的。问题在于，如果双方都极不认同对方的行为，这样，如果固守己见合作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争执。如果息事宁人又会违背自己的信仰，导致预期价值的降低。你总不能让我违背我的理性总是相信我听你的话更有价值。那样的话，就是在说一方绝对正确了。"

阿梦继续说："我们暂且放下这个问题。与之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我看来，爱并不总是意味着双向的爱和交易中绝对的均衡。总是精心保持在均衡状态，我为你付出的同时你也要为我付出，让你为我牺牲和我为你牺牲的量相等，那恐怕也说明了某种私心，是怕吃亏的表现，可能也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现，虽然披着公平的外衣。交易的均衡很可能是爱的契约的一种统计性质，但是，不是必然属性。公

平并不需要每时每刻的平等，甚至不需要现实价值的平等，而预期价值的平等有时会导致实现的价值有天壤之别。例如，两个人有两个预期价值相等的研究方向，一个最终成功一个最终失败。这并不能说不公平，但是，结果显得很不公平。有时，一个人不计代价地单向地帮助另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输送利益，这是爱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公平的爱。例如，规则不是帮助你，而是帮助需要的人，这就是一个公平的规则。虽然两个规则可能有相同的结果、经验，但是，是截然不同的规则。现在，应该是我尽我的力量帮助你的时候。甚至，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可能我输送利益的时候多得多。这部分是因为现实主义者确实更困难。”

“我承认，你说的这种爱确实更好，应该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更大的价值，甚至更大的利益。至少，成功率会增加。我支持它不仅是因为它合乎理性，也是因为它合乎机会主义、现实主义。我很早就认识到了你的付出。我当初认为，你这么做冒了很大风险。这让我很感动，但是，我相信我的现实会越来越光明，相信我将来会给你回报。这种思想也许在你看来不对，但是让我觉得对得起自己。现在看来，事情似乎不是这么简单，你有你的计算，并没有牺牲预期价值或预期利益。当然，对理性主义者，这是必须计算的时候，没有计算才是愚蠢的。只是，不算是多么纯粹的纯理性主义者，因为你并没有完全舍弃利益。”

“确实如此。我不是因为痴爱而付出，我的爱是基于理性、个人主义的，而我的个人主义就是为了我的理想，我的理想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越来越没有物质成分。小时候会计算一些利益，现在也做不到一点利益都不想。只不过，我确实越来越趋向于纯理性主义者。另外，在从小到大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理想主义信仰都是高于理性主义的。所以，我寻找爱情就是理性地寻找对我的理想最有利的灵魂。只不过，理性主义未来必然会超过理想主义。我的未来会是极端理性的，极少有感性成分。你认为这样的爱可以接受吗？”

“你当初就能做到主要计算价值，而不是利益，令人尊敬。至于你设计的人生，我只能说这听起来比我的设计好多了，但是，我不接

受。我相信现实主义，舍不得放弃物质利益，也许，在你眼中，我没有成为渣男是个奇迹。”

“明白了。也就是我的理想实现不了，至少不能一切如我所愿。难道你不觉得我的理想主义很美妙？老爷子也说了，未来基本如我所想。如果是，你如此坚决地贯彻现实主义就是邪恶的。”

“问题是我确实认为你的理想主义在现在或者是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空想。正确的理想在遥远的未来能成为现实，但是，现在仍然不能把它当作现实。”

“不从现在做起，怎么可能成为正确的理想？难道，你想说每年进步百万分之一？”

“那肯定不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是我的理性现在无法预测的事情。我只是做好现在，坐等我不知道如何会成为现实的理想实现。也许，这就是我对那个理想的最大帮助。”

“无所作为？你这么想太让我失望了。”

“你只看到了你的理想很好。说实话，没有老爷子的判断，我是不会太重视它的。问题是，我认为我的现实一定很美妙。你认为你的理想未来会成为历史，我认为我的现实就是历史。”

“我很尊重你的现实主义，但是我认为你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实现理想。”

“我靠！你总是想着你全对我全错！那不是意味着理想主义是真理？是不是让我给你当牛做马算了？你自己在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方面的高度不对称意味着你对现实主义的歧视，但也意味着现实至少有存在的价值。当然，我也存在这种高度不对称。但是，你不要道貌岸然地过来说什么合作，理想主义者的眼中不应该揉沙子。我算看明白了，敌人就是敌人，你不会也不应该把我当朋友，更不要说爱人。相比之下，我还多多少少好一些，机会主义能接受暂时的朋友。”

她也开始失去理智，“所以，你是抱着暂时做朋友的态度和我相处的？你很现实啊！”

我并不认可这一推理，但是，似乎也有道理，而且，这种推理能难倒谁？“你是抱着对未来的预期才和我交往？你很幸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让你失望。”

讨论陷入僵局，两人都开始思考。她率先打破了僵局，“你，乃至全体智人，因为现实主义而犯的错误都要远远多于理想主义，所以，受到更多的批评是合理的。这一点，甚至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不会反对，最多说现实主义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更大，或者，现实主义是因为做多而错多。”

“这我能同意。甚至，我不认为做多错多是主要原因。人类毕竟不是完全无知，他们基本上知道过于机会主义或现实主义会导致犯错的概率大增。”

“我开始的时候认为你最重要的素质是你的理性，而不是现实主义。也许我是有意无意地躲着现实主义。我自认为爱的也是你的理性，我们之间是理性的信仰和理性的方法之间的爱。你的方法也一直给我传递价值。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我也爱你的现实主义。我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以往，人们都是把一个人偏于理想还是现实当作一个变量，用它作为灵魂的一种属性。每个人可以在极理想主义到极现实主义之间选择自己的属性。但是，也许真理在于这不应该是一个量，而应该是两个量。而且，并不应该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必须是极端理想和极端现实的。”

职业素养让我跳出了在我看来多少有些感情用事、缺乏价值的争论，投奔明显更有价值的新的话题。但是，理性主义者认为刚才的争论仍然是纯逻辑的，说不定只是因为经验主义认为情感问题不涉及真理而对此有所歧视。不过，新话题吸引力太大，理性主义果断地放弃了推理。“所以，这里不应该用排中律。重要的不是相对均衡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而是让极端的理想主义和极端的现实主义相互配合，这才是真理。难道，真的像真理之母法案要求的那样，缺少任何一方都是邪恶？”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否则，如果只需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均衡，完全可以将它们合并称为一种主义，根本不需要两种独立的存在。”

“阴阳调和？”

“混蛋！”

我醒悟过来，“我没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你描述的关系像是阴阳调和。”我没说假话，但是，因为受到提醒而有了反应，这就有些越描越黑。

“我警告你，不许去想什么采阴补阳或采阳补阴！”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我打起精神来，“所以，智人之前总是把灵魂看作一个点，而忽视了灵魂有内部结构。这有些像是以前把原子看成点，后来才发现原子有内部结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只是灵魂中两个很可能比较重要的存在，甚至还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按照纯逻辑主义，既然宇宙、逻辑世界中有结构，合乎逻辑的灵魂世界中当然也应该有结构。”

阿梦很满意，“也许，这两年我们在目标和方法上没有多大进展，却仍然能让爱情更加深刻，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自发地加强了联系，虽然我们的理性没有意识到，但是灵魂中并不只有理性，其余思想也在以它们的规则推理。所以，我们在无意识中大大提高了对我们的爱情的重视程度。可能，我们的灵魂之间不仅存在能力、利益上的互补关系，甚至可以是可能合乎逻辑乃至必然合乎逻辑的互补关系。智人最初产生爱是基于生育这一利益，或者性生活这种利益互补关系，但是，这些都和逻辑毫无关系。只有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能合乎逻辑。智人以前很少思考灵魂内部各种变化的因果关系，我们也是一样，以后可能应该加强这一点。”

“这意味着理想之母法案也需要修改。智人的问题在于理想太少，总体上不均衡，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理想和一个现实。所有灵魂应该成为一个整体化的灵魂世界，而不是成为一个个相互隔绝的灵魂世界。在整体的世界中，不仅需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对均衡

的灵魂，也需要数量大致相当的极端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有些像是宇宙中有大致相当的电子、质子、中子。甚至，既然宇宙中还存在很多其它粒子，照此推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组合模式。”

阿梦手舞足蹈起来，“也不尽然。毕竟，现实是一个灵魂的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还是不平等的。所以，也许现实主义者会说不需要让每个人都有极端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需要一个灵魂中功能完善。你我就不属于功能完善的灵魂。但是，为了阻止一个灵魂邪恶还是需要一个理想和一个现实的，除非，能像我们这样，让两个相反属性的灵魂建立爱情。甚至，如果把我在不同领域的不同理想视为不同的理想主义，一个灵魂中可以有很多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如果和宇宙对照，就意味着我们的灵魂中存在类似于粒子的很多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推理，它们组成了很多局部结构，或者说现象。”

“这首先就要求你大大提高对现实主义的容忍程度。这不是为了细胞的利益，这是为了灵魂的利益，为了提高灵魂世界合乎逻辑的程度，甚至，这可能就是真理。”在理性主义帮着现实主义争取权利的时候，经验主义也在帮助功利主义争取利益。

她满足地闭上了眼睛，“睡吧！今天的想法真是胆大包天。”

理性主义有些不解风情，这种误会经常发生。很多人认为，在一个灵魂内部信息是绝对通畅的，不会有信息不对称、误解、应该合作却未能达成合作等问题。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只要理性地征求一下各方的意见，就会发现灵魂内部的相互埋怨乃至憎恨一点也不少。现在，理性主义就是在功利主义者幽怨的目光下慷慨陈词，“我猜想，也不能让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和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合作，那样，矛盾会太激烈。既然你也有点现实主义，我也有点理想主义，也许，极端并不代表应该纯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悬殊程度可能有一个最佳的水准，但是，又很难准确掌握这种水准。”

“研究这种水准不需要手脚并用吧？”

理性主义清醒了过来，一方面，故意无视那埋怨的目光，另一方面，为了心安，想要帮兄弟一把。“呃！这不是准备睡觉吗。你之前说以后要让我付出，你推断现在的付出未来能收回成本？你……”

“停！你太习惯于功利主义了，认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你应该明白，虽然利益一直是智人的信仰之一，但是，在现代社会之前，它可能都不是最主要的信仰。它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近两百年的事情。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你应该知道智人的很多传统都是盛极必衰的。”

“那我把话说得更理性一些。我经常思考我们之间的爱情。很多人说起爱情就认为这不属于理性的范畴。但是，我相信很多信仰，甚至，有些信仰非理性，却并不相信无法合乎理性。所以，我本质上是相信各种因果性的。我经常给我们的爱找到各种不同的解释，某种意义上就说明我仍然无法用因果性解释它。为了简化问题，可以把我们两个灵魂就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根本问题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理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我们为什么会相爱？”

“这对我们都是个困扰。我认为，当初爱上你是因为感觉到我们的灵魂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匹配。即使我不知道这种匹配和灵魂的内部结构有关，和真理有关，我也足够爱你，后来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我也就越来越爱你，当然，现在也说不清背后的道理。”

“你为了灵魂的某个朦朦胧胧的猜想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努力，还要搭上一生的爱，这是为了什么？”

“智人会说，所有人都是这样，都说不清。我们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所以，才会困惑。幸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会把太多精力用于这个有些缺乏价值的问题。用一生为若干细胞服务比用一生为某个还算合乎逻辑的猜想服务更合理吗？更不要说我的一些猜想不应该称为猜想，因为它们必然合乎逻辑。有的推理必然要比经验更可靠。”

“这点我能同意。既然细胞不可能不朽，我认为不如为思想，至少，努力之后有希望证明自己是在为不朽的思想付出一生，甚至，自

己也能贡献一些不朽的思想。不过，我无法像你那么坚定，因为我部分是为了利益，而利益不稳定。你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还要加上极端的理性主义。从我的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你这样选择潜意识中可能也多少和利益有关。毕竟，世人只会轻视极端的现实主义，通常都是歌颂极端的理想主义。”

“也许，你还会说，所有人在未来的利益上有共性，在现实的利益上则往往存在冲突。”

“这种说法也不错，让理性比感性更受尊重也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解释。因为人人都认同灵魂是自我的主要部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细胞是自我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代社会，灵魂比身体、理性比经验有更高的地位。”

“你老是给我灌输功利主义。我真的应该考虑是否可以相信你、未来是否有回报这类问题吗？经验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者必然会考虑。但是，纯逻辑的理想主义者不会考虑。当然，我也不敢做纯逻辑的理想主义者，那样的话，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太危险了。幸好，对于你，即使是站在经验主义的角度，我也有足够的信心。”

“你对我的道德品质如此有信心？“

“不。最大的保证是你几乎不计代价地思考真理，对理性主义者，这是比一切都好的保证。事实上，只要你做到这一点，就是在追求无限大价值，我就不会错到哪里去。即使你是在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而那是我看不起的方法。其实，最艰难的决定是我们开始亲密相处的那段时间。你当时就像一只闻着鱼腥味的猫，但是灵魂时不时地发出一道金光。我很郁闷，以前看起来多好的一个小伙伴，近看居然是这样的。”

我的灵魂感到了一丝的愤怒，但是，不是因为她这么说，而是我自己当初也有这种感觉。正是这类时刻让理性认可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存在：既然理性最佳的时刻往往伴随着恶魔，为了自己也不应该过于苛刻。她闭着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之中，这是她深入思考的习惯方式。我一直都认为，极度专心工作的女子最有魅力，更不要说

这还是极高水平的工作，而今天、今晚都有让人兴奋的成果。经验主义曾经总结了一个经验，最强大的壮阳药是高品质的思想和灵感，其次就是怒火。今天似乎都占全了。当然，这种异端邪说，我可没敢告诉阿梦。但是，它显然赢得了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一致好评。这当初让经验主义居然在灵魂中过了几天老大的瘾。猪通过神经系统在灵魂中发布通告：大家都精神点！要抓住时机享受生活。

第三十二章 请做我的奴隶

我假装玩扣子的时候，阿梦没有任何异议，这让我挺迷惑，直到她开启新的话题，“我一向不是很有急智的人，这一点，我们两个其实是很像的。之前你说你是我的奴隶。我当时觉得应该好好想想，所以，我仔细想了一下，今天才来和你说。确实，我是想让你当我的奴隶。”

功利主义的第一反应是，这难道是想鼓励我辣手摧花？对这种奇思妙想，现实主义几乎笑瘫了。理性主义已经累得睡眼惺忪，随口说：“我第一次从你口中听到这么无耻的话。”

“让你当奴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你，因为我总是觉得控制不住你，而理想需要控制现实。我怕失去你。我也不喜欢间接地被你的细胞控制。最重要的是，你太喜欢自由，这太容易犯错误。照我看来，奴役你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居然还有三个理由？你是认真的？”

她嘴边有了一丝笑意，“是。”看出我火气上撞，“啊！对不起，想起这件事的诸多可笑之处，别误会！请不要经验主义地看待奴役关系，我没有恶意。”

我觉得天气没那么热了，开始了对扣子的反向操作，“这还需要误会？这还不算恶意？你这么说就不怕现在就分手？”

“我们今天谈得一直很好，继续谈下去吧？我们都需要理解，也都需要妥协。”

“理想主义者很少妥协。”

她诚恳地说：“可是我在你这里经常妥协。当然，也许你会说，相比之下妥协次数太少、幅度太小。”

我说：“我为什么只能做奴隶？要这么说，你也可以做我的奴隶。”

阿梦说：“你首先搞清楚。你是想让我的身体给你的身体做奴隶。如果真的可以剥离身体和灵魂，我的身体随时可以是你的身体的奴隶，但是，你的灵魂必须是我的奴隶。”

“我不允许自己的命这么苦。我奋斗就是不想做奴隶，不想低三下四，不想臣服于我憎恨的东西。”

“你不恨我。”

“你要当主人我就很你。我恨一切主人。我的灵魂是绝对自由的。”

“你至少不恨你的身体。”

“我现在有点恨了，但是你不能成为新的主人。”

“可是你确实需要主人，因为你自己管不好自己。你应该知道自己最有价值的长远目标。”

“你也不知道，至少不能保证正确。”意识到这一论据太不合乎逻辑，换了个方向，“按照我的经验主义信仰，我的目标可以是奴役你，这个目标有很多好处，可能很正确。甚至，如果你的目标真的那么正确，我拥有你就拥有了你的目标。”

“首先，别把你的身体的目标、利益当作你的目标。其次，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键差别在于涉及巨大价值的问题上由谁来决策，谁是最终的决策者。你听说过奴隶主完全采用奴隶的目标？如果奴隶的目标是让奴隶主做奴隶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最巨大的价值是真理，也

是最为正确的目标。你的问题是不能坚持这一目标，反而经常被细胞的利益吸引。最后，我很不情愿地告诉你，在你所关心的利益问题上，我们的目标分歧并没有那么大。至少，我愿意做出巨大的让步。”

这让我心情好了很多，“你这么功利主义，我很开心，看来交换目标很有成效。但是，除了奴役，你就不能想出什么别的关系吗？婚姻也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凑合一下不行吗？”

“我发现学这些邪恶的信仰很快也很容易，其实，我现在也在试着机会主义、经验主义。但是，我要的不是合作，那争论起来太浪费精力，还经常激化矛盾。我要求你做奴隶，还不能是被迫，要心甘情愿。要继续高水平地工作，而不能像奴隶那样消极工作。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我们要的是相爱的奴役关系，也许，有些像妻管严？这很不合乎经验，但是，我认为效率最高。”

“我还是无法认同。”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我希望你能因为爱而暂时盲目相信我一阵子。但是，爱情的力量似乎不够，那么，请原谅我用一些我看不起的功利主义的、结果论的方法，而不要认为我是在逼你。你还记得当初答应过卖身赎罪吧？你大概没有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吧？这种情况下，你会守约吗？至少，是你犯了个因果推理的错误。你恐怕没想到最终需要付出的是你的灵魂对我的灵魂的忠心，是你的现实主义对我的理想主义的忠心，你的因果推理能力对我的灵感、直觉等不合乎逻辑的能力的忠心。”

人跟人说话以后都要这么严谨吗？难道顶级研究人员也要经常被坑到卖身？我以后是不是睡觉都要睁只眼？对这种倒行逆施，我报以一声冷笑，“我从不认为忠诚是真理，除了对真理的忠诚，剩下的只有邪恶的忠诚，只能是对邪恶的忠诚。机会主义者更是做不到忠诚。”话虽如此，我承认这让我对奴役这件事容易接受一些了。毕竟，不是我立场不坚定，是敌人太狡猾。

“我高度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可悲的是，我在用因果推理说服你这方面有些理屈词穷，也很怀疑有一定能奏效的推理。所以，请原谅

我也许有些慌不择路。也许，我应该提醒你这个功利主义者兼经济学家，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你的能力虽然相对其他人不错，但是，绝对能力恐怕并不高。你同意吗？”

“当然，一个小孩子与爱因斯坦相比肯定差远了。”

“但是，我当初相信你的能力会不断增长，或者，应该说我在赌你的能力会成长到能帮我实现理想的水平。现在，我认为我大概率是赌赢了。当然，这种直觉仍然无法用经验去验证，至少，短期内无法验证。”

“我也相信你已经赢了。”

“那么，我以前的思想对你的帮助可以被视为风险投资。投资正确意味着价值应该有所放大。我可以算是拥有了你的部分股权，而且价值不菲。所以，你不妨先给我做五年奴隶，追随我这五年的思想，用来偿付以前我的投资的价值。如果五年后你觉得我的思想总体上不怎么样，你就自由了，不仅不是奴隶，也不需要和我在一起。如果我这五年的思想继续有不错的正确率，我就又可以继续用这五年的收益支持未来的投资了。也许，你那时就不如一直从了我。”

前面听得还挺有说服力，后面就不像人话了。大概是见我目露凶光，她继续说：“让你做奴隶你也不吃亏，我不是老套地怕失去你的照顾，怕家庭破碎，不是让你或者你的身体对我的身体负责。一切只是为了逻辑，为了灵魂。”

我知道她几乎是在为理想付出一切，我只是不想自己付出一切，“你今天的话我听到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理解、接受。”

“没关系，慢慢想吧。你这人没那么难以理解，至少这个习惯我懂。你很独立，很难接受别人的想法，更愿意自己顺着自己的想法想下去。你经常听到了却理解不了、记不住。你是不是觉得对我极有耐心已经算是法外施恩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我有时会像个老太婆一样在你耳边重复。”

我揶揄道：“你有几次在我耳边说话？”

她显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在我这里可以更放松一些，别怕我生气，就像我越来越不怕你生气一样。以后，你可以心安理得地让我好好照顾你，就算是预支报酬。不要太逞强。当然，我能力有限，你不要太挑剔。我绝对不会认为你欠我什么。我倒经常觉得未来会欠你很多。”

我深受感动，认为这简直就是在明示，“你可以把这些在我耳边多说几遍。”

“你要是保证能听进去，我今晚就可以说几遍。”

“除了对我的人生，我从不保证。”

“我同意。保证靠得住，老母猪上树。不过，这是借口，因为这是你不愿意答应的事情，更不要说保证。我发现你经常胡乱答应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答应了也经常忘。有些事情则嘴巴很严，答应的时候也是字斟句酌。我喜欢后面这种你，那才是真正的你，你的灵魂。对吧？”

我已经心力交瘁，全身上下只有一处例外，“睡觉吧。”

她显然兴奋得有些睡不着觉，也许是因为谈话比预料的顺利得多，“我还发现你不喜欢我了解你。你太缺乏安全感了。”

“你的发现还不够多。我不总是最需要安全感的人。”

她贴向我耳边，丝毫不在意猪头的觉醒，“我想和你进行灵魂的对话。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感。”不知道她意识到没有，这话的意思和在这种环境下的意思有很大差别。

“我一直很有安全感。”

“你今天听到我说要奴役你的时候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第一感是我要害你？”

理性主义刚想深入思考，猪头就开始透过神经系统频频提示硬度，深度等物理量。虽然不胜其烦，但是在神经系统的引诱、操纵

下，灵魂仍屈从了猪意，并强行转移了话题：“你的灵魂说你讨厌身体的爱，但是却配合得如此之好。我几乎要怀疑你是欲擒故纵。”

“会用几乎这个词说明你还有点理性。”

“被强暴没两天就设置如此的温柔乡，让人不禁怀疑你的人品，让我想着想着就觉得应该始乱终弃。”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胆子。

“你吓唬谁？”

“吓唬是你的感觉、经验。”

“这是我的理性对你的理性的判断。”

“你这种人说起来总是憎恨被强暴，却一点都不想惩罚我，这不正常。我怀疑你其实是喜欢。”

“我爱你，为什么要惩罚你？如果我们相爱，惩罚我和惩罚你有什么差别？我甚至怀疑，如果你认为很有差别，那就意味着你不爱我。我对你无法产生恶感。可以自我安慰的是，那大概不是你的灵魂做出的选择，就像你现在一样。但是，我也没说不惩罚你。毕竟，我的主要方法不是因果推理。”

“我要惩罚你这张臭嘴，竟然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谁惩罚谁还不一定呢。”

惩罚大戏进入高潮之后，对话的威力就大大下降了，因为我无法做出复杂的因果推理，只能没话找话，“你肯定一直想着改变我吧？有没有想过，是批评、惩罚有效，还是甜言蜜语、柔情蜜意更有效？”

“到了我这种理性水平，当然不屑于这两种低劣的方法。到了你这种水平，这两种方法又有什么用？”

她居然用这种论据，可见她已经灵魂出窍。“我觉得生活不能是如此功利主义、结果论的。”

她刚想起身为自己的低级失误辩论一番，却瞬间如遭雷击，她似乎要证明自己始终是纯理性主义者，但是有些欲盖弥彰，“让我想想。这个问题有些难度。嗯！我觉得只有合乎逻辑的推理才有用，但是需

要时间，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你的灵魂。有时，我也等不了。啊！对了，所以，我会看着你犯错误，告诉你我的想法，然后生活照常。呃！这是最理性的方法。呜！我不会期望思想的错误立刻就能改，你的我的错误，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那改变不了我的有些方面。”

“如果你是我爱的那个人，你当然会改变。”

我从这个已经近乎丧失理性的家伙的口中居然听出了言出法随的意味，又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丝天谴。经验主义被气坏了，猪说的征服哪里去了？这不明显是被征服吗？它在中枢神经系统发出警报，外敌即将入侵！誓死不当亡国奴！为生存而战！这足以消灭所有理性的声音，使得大战进入一切为了胜利的总体战模式。我咬牙切齿地说：“做梦！”很快就看到惊慌失措的敌人顾此失彼，正式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第三十三章 灵魂心理学

早晨，她望着暴风雨过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某人笑盈盈地说：“你不觉得这么欺负我太不理性了吗？是对未来要丧失自由的报复？”

罪过太大，祈祷理想主义者完全不记仇已经是不现实的。我丝毫没有因为当前和风细雨就认为今天不会是满城风雨，索性死鸭子嘴硬，“你不让我舒服，我也不让你舒服。我要征服你。”

“那你现在算是如愿以偿了？你的信仰真成问题。我不认为我是我的身体，你却一定要这么认为。你无论让我的身体有什么反应也算不上征服我，也不可能征服我。如果这样的假想也行，你不如把一个充气娃娃假想成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充气娃娃不会舒服。”

她嫣然一笑，“你认为我舒服？”

她也许不知道，我知道她的一个习惯。为了对不愿承认的事情不撒谎，她经常用问句替代陈述句。当然，我不会因为这个经验而对她的一切问句做出任何不理智的推断，所以，我仍然不知道实情。但是，直觉告诉我，剧情似乎必须按照某种趋势演化下去，“我的经验主义直觉地感受到了危险。理想主义者舍不得惩罚，现实主义者可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哪里借来的胆子，一不做二不休，还敢把战斗扩大到灵魂以外。

“你能说服你自己惩罚我？因为我讲的话更有道理？”

“既然知道你的理想是奴役我，让我痛苦，不如先让你痛苦。虽然你还没让我痛苦，但是，现实主义者允许先发制人。我很高兴，理想主义者甚至不主张报复，所以，我不用担心未来。虽然理想主义听起来总是更有道理一些，但是我还是喜欢有现实利益。”

“奴役你不是我的理想，只是方法，甚至对你也有好处。你的反应也没有错，但是，你还是让我失望了。”

“我让你失望的地方太多了。我都有些麻木了。想让我留下来就要提供更多的利益。”

“对你来说，缺少利益，尤其是现实利益，是最大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做什么都不太快乐，你是不是到了七年之痒？”

“你很痒？”

她发狠地敲打着我，“你这个混蛋太放肆了。”

“你明明应该相夫却总要教子。”

“你脑子有问题！”

“是我的身体有问题。”

“我鄙视你这个垃圾。”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她打出了停战的手势。

我咽不下这口气，就换了个合乎逻辑的战场，“你总是强调我消灭理想的危险，但是，放飞理想的罪恶一定就小吗？两者有一样的表

现：大大削弱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似乎也不是追求最紧密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并非追求最爱的那种感觉。毕竟，让理想贴近现实能加强相互作用，但是，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我也觉得你贴得太近了，没好处。”

结果论估计了一下镇压的后果，大着胆子赏了她一记爆栗，“别打岔！我认为你就在放飞理想，离现实太远。”

“我可没想不管现实，我一直想拉着你一起走。”为了不被批评为口是心非，她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痛苦的现实。

我说：“我认为，理想和现实就应该是平等的，你也不应该再想着奴役我了。”

阿梦说：“问题没那么简单。这种平等只是理论上的，关注的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还有其它变量。实际生活中，由于得到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加强，基本上是现实主导理想的。再加上想象力不足的原因，理想几乎总是飞不远。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理想贴近个人的现实，而是贴近社会的现实。”

我说：“我们算不上贴近现实，这个情况有些特殊。我们远离社会的现实可能有你把我带离社会现实的影响，也有我大量试错的影响。但是，飞行总是比步行轻松，你远离社会的现实不难，我可是一路艰辛地走过来的。”

“所以，你还真是受累了。至于为什么要奴役你，我试着总结了一下，原因很多，有的很难说清楚，你尽量理解一下。我经常感觉我们两个关系总是不够紧密，但是，通过拉近距离来加强联系又不对，至少不应该由我去接近你。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拖了我的后腿。我希望你走得快一些，因为我现在经常要等你，而我让你更加努力的愿望总是无法实现。虽然等待的时候并非无所事事，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更快地飞向远方。”

“这话说得真够残忍。但是，如果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还真不能说你不对。”

“我试了很多办法，包括通过满足你的身体来吸引你的灵魂。按照我那微不足道的经验主义的观点，似乎只有用你熟悉的、愿意接受的方式，我才能加强对你的吸引力。但是，我的灵魂很难接受这一方案，这样做事的逻辑关系太乱，以至于，连我的善恶观念都有些模糊不清了。现在，我已经有了明确的观点。由于我的方向确实正确，我有责任督促你，你有责任跟上。另外，我只能坚持做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你也只能做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不会回到你身边，只能远远地吸引你，而且，我也不会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吸引你。既然距离远，就有吸引力被削弱的问题，跟上的难度增大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上，而且，不能因为前进过程中的矛盾而关系疏远。这怎么办？为了防止因为你不相信我、不愿远离我、不够努力等原因而最终导致两人分手，你必须听话！”

我差点恨不得把这颗头咬下来，“听了你的歪理，我觉得更不能过于相信你了。我怎么觉得你就是为了利益呢。而且，这里面掺杂着很多经验主义的归纳、猜测。”

她娇呼一声，想了一会，“我一点也不认为我是为了利益，但是，这个解决方案确实有结果论、经验主义乃至现实主义的影子。大概，我现在对和你交换目标有些过于积极了。”

“如果我们真的频频交换，以后就不能用主义来区分彼此了。这倒是符合灵魂是我们的唯一属性的原则。所以，就像任何身体属性不是必然的一样，任何精神属性也不是必然的。那种能根据言论推断说话的人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

理性主义注意到，理性忙于价值交换的时候，其它主义却在忙于利益的交换，不禁有了烂泥扶不上墙的感觉，“所有理想和现实之间都可以有类似的对话。你说是现实抛弃、杀死了理想，现实可以说是理想抛弃自己，飞得太高、太远，自己跟不上。至于理想多高才算高，谁知道？你要是还不算高，谁能算高？如果我脸皮够厚，完全可以说

你早就不想要我，只是因为我努力坚持才能把我们的关系维持到今天。”

功利主义有些心惊胆战，害怕老大的狂妄自大让小弟们的努力功亏一篑。但是，阿梦没说话，反而开始迎合。这很少见。经验主义发现，很不合乎经验的状况能带来很合乎经验的利益。它在百忙中回想了一下，自己一生中这样的时刻真是太多了，不禁自我怀疑起来，那我为什么还要追求合乎经验？

理性主义猜测阿梦是在用这个时间思考，纯逻辑主义抓紧时间休息，现实主义估计她是想缓和矛盾，个人主义的小人之心猜想她一定也在个人主义地享受快乐，经验主义全被现在的经验所吸引，结果论一直在憧憬最后时刻。功利主义意识到她可能在工作，但是对她做事心不在焉而影响到自己意见很大，但是，又因为这合乎阿梦的利益而不能说什么。

阿梦终于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显然是临时抱佛脚的产物，“如果仅仅从双方的相对位置和爱的相对程度来分析，这确实很难分辨。但是，还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那就是合乎逻辑、真理的程度。理想不论飞得多远，只要它是向着正确的方向飞，现实都有跟随的义务。理想如果向着错误的方向运动，无论对爱有多少好处，现实都应该拒绝。智人的问题就是理想频频飞向邪恶，而现实也经常紧紧跟随，完全不顾自己可能为邪恶的理想服务。我对自己有自信，相信我的飞行方向是正确的。也许，我有些迫不及待，所以，和你的距离在最开始的几年时间里越来越远。你那时经常有放弃追随我的迹象，现在看来，我当时对此不够重视，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但是，你也要理解，如果那时没有飞得极远，我们的人生可能会大不同。也许，理想和现实就要让双方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危险的水平，摇摇欲坠地坚持下来，这样，理想带动现实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当然，我当初没想到这些，我只是很向往尽早看到远方的风景。就像一群人登山，有人仍然想要抢先登顶一样。”

个人主义不好意思地开始装睡，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开始回忆、统计、计算，现实主义已经累倒了，理性主义、纯逻辑主义反而被她的理论给刺激得清醒了，“所以，我应该感谢你对我有信心？你就不怕我迷路？或者，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跟不跟得上？”

可能是由于阿梦没有了额外的担心，两个人反而更亲密无间了。我一向怀疑她不是缺少身体的感觉，而是不想让我的身体太有感觉，进而影响我们的灵魂。她最讨厌的是灵魂总是不足，反而不排斥偶尔心血来潮地欲求过度，因为这时对理性的影响不大。她说：“现在想来，当时是有些没心没肺。不过，我肯定不是想有你没你都可以。我相信你一定相信我，相信你相信我的方向是对的，相信你会跟上来，也相信你无论如何都有能力跟上来。”

“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这么值得被相信。”

她很不好意思，“这一定就是所谓盲目的爱情的力量。其实，你应该相信，如果你没跟上来，我是会回去找你的。有时长时间看不到你，我也回去找过你几次，只不过，远远地看到你虽然缓慢却很努力地前进，就又忙着去前面探路了。”

我灵机一动，“我突然发现，现在的推理居然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关于灵魂内部结构的研究至少是包含心理学研究，甚至是一项关于真理的研究。只不过，更像是开创了逻辑生物的心理学研究，因为智人甚至不怎么担心灵魂被身体操控、灵魂不合乎逻辑，更不会理睬理想和现实、目标和方法这些问题。以前，我一直看不起心理学，认为这算不上科学，也违背了纯逻辑信仰，但是，这两天的研究让我改变了观点。智人的心理学是从行为研究灵魂，或者，研究灵魂对行为的影响。但是，纯逻辑的心理学只研究心理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合乎纯逻辑信仰，研究最合乎逻辑的灵魂中的真理，即灵魂中必须有什么。”

阿梦说：“以往的心理学往往关注经验，如感觉、行为习惯、人际关系，等等，往往用利益去判断心理的好坏。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合乎纯逻辑的理论。不同的心理可以给出相同的行为、结果，相同的

心理也能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用行为去研究心理是不正确的。有利可图不一定是合乎逻辑，不一定正义，甚至，智人追求的往往只是暂时有利可图，这甚至不能保证长期有利可图。但是，并不能因为心理学以往有这么多本质问题就认为心理学不是合乎逻辑的科学，或者，不可能成为永恒的真理。至少，心理学名义上是包含对思维的研究的，只不过，很少研究让思维尽量合乎逻辑。说起来，这很不合乎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本质。”

我说：“心理学应该研究如何正确对待灵魂内部的关键变量，包括信仰、方法、现实、理想、机会、价值、思维、投入产出比，等等；如何对待灵魂之间的关系，如爱、交易、独立、自由、利己还是利他，等等；如何摒弃邪恶，包括避免利益、经验、身体、传统的影响，改变邪恶的社会环境，避免对未来价值的歧视，等等。说起来，当今社会像心理学这样的知识还是挺多的。关于灵魂的各种神学知识往往是错误的，至少其推理过程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灵魂没有真理，不意味着灵魂无罪，不意味着灵魂不应该向善。说起来，像现在这样，能这么轻松地发现可能成为真理的知识还真挺让人激动。”

阿梦呸了一声，用被子把自己裹紧，“现在想来，也许我当时应该多关心一下你的心理，不让你有孤独感，不让你为我瞎操心。”

我起了促狭之心，“那时要让我放心可能会违法。”

她恨恨地掐了一把，“成天跟着你那帮兄弟，心眼都变坏了。”

在公平原则的召唤下，我也掐她。但是，她一点也不像我这么热爱自由，也没有我这么好说话，掐哪里怎么掐都无所谓。她杀气腾腾的样子让理科生认识到，一定有某种原因导致伤害超出了我的想象。

第三十四章 从渐近自由到归纳

危机之下，我脑子里一瞬间想起了用正义抵消邪恶这一久经考验的、经验主义的生活原则，进而产生了一个炸裂的思想：“我们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正确相互作用是什么样的。物理学家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强相互作用的正确形式。但是，他们提出了夸克的渐近自由理论，束缚在一起的夸克在近处是自由的，距离增加才会有急剧升高的吸引力。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相距不远的时候，你可以随便飞；我在现实世界中也可以自由尝试，可以不跟着你。但是，只要距离远了，双方就一定要强烈地相互吸引。渐近自由翻译为社会学的语言大概就相当于关系不破裂原则，甚至，双方必须将关系修复如初。”

听到这话，阿梦咬住嘴唇，眼里春意荡漾。这次，无论从利益还是价值的角度看，纯理性主义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经验主义的原则并非完全无用。经验主义其实还是个有价值的兄弟，只不过，总是跟我们探索真理让它显得有些拉胯。当然，这也要感谢阿梦带来的极为罕见的生存环境，否则，经验主义是无法发现这么美妙的经验原则的。这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有多得多的经验却无法发现真理是一个道理。这时，经验主义开始热血沸腾，打断了纯理性主义的思考。理性主义相对而言不那么娇气，但是也很纳闷：灵感也服从因果论？能事先预见到？当我有了某种相对合理的动机之后就能心想事成？这是不是也属于心理学？能不能纯逻辑地研究？经验主义极力呈现自己的相关经验，不过，理性始终半信半疑。

阿梦兴奋地说：“真美妙！这算是借鉴物理学规律进行心理学研究吗？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爱与众不同，如果渐近自由理论成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导致了什么恶劣后果，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到了快要分手的地步双方一定应该转为相互吸引，而且，必须成功防止关系破裂的可能性。其中的关键点是克服一切惯性由远离转为接近。仅仅由相斥转为相吸是不够的。甚至，应该将破裂视为邪恶！”

功利主义在心里想着究竟是不是真有头破血流的风险，是不是值得继续对阿梦投资，我嘴里却理性地说着："我能理解你这么激动，但是，这种为了某种结果而相信某种原因的研究方法是不正确的。"

"未必。我们当初开始研究就是为了某种结果而追求其原因。从动机的角度来看，这不够好。但是，总要强于没有研究真理的动机。当然，更好不是最好。可是，研究真理的动机有一个特殊性，永远没有最好，值得无限加强。你当初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加强研究的动机，只要最终导致加强研究真理的动机，就不算错。何况，我也算不上是为了结果相信原因。只能说相互独立的研究导致共同的结论会加强这些研究的价值，进一步提高可靠性。我为了理想而要约束现实，你为了简化、统一知识而最终导致约束现实。"

我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理性当然不愿承认这是自己的错，那这是谁的错？如果谁都没错，我就只能和她绑在一起了？我是不是应该退而求其次，接受渐近自由但是拒绝做奴隶？但是，这又有新的问题，相互吸引也有个中心，类似于物体的质心，否则，究竟是现实妥协更多还是理想妥协更多？我遭遇了一堆天大的难题。

一个爆栗让我清醒过来，"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你一下，你有选择障碍的时候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感受。我很怀疑你现在的动机。"

我狡辩道："这是无意识的习惯。"

"最多只能说现在是无意识的，养成这种习惯是有意识的结果。当初你太可怜，所以太纵容你了。"

"重要的不是你怀疑的动机存不存在，而在于最好的动机存不存在。"

她冷笑着说："你不会说只要有了最好的动机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吧？"

这个词明确表明了她的态度，我恋恋不舍地松了手，但是，道理还是要给她讲明白，"当然还需要最好的能力。"

"信口雌黄！这和能力有什么关系？"

“最好的能力能为最好的动机提供最好的帮助。而且，最好的能力往往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有着相对最好的动机。好的动机并不仅仅带来好的直接结果，还有很多间接结果，如更好的过程，更高的能力，更好的方法，等等。需要鼓励的不是当时最好的动机，而是长期以来最好的动机，所以，你不应该关注我现在的动机，应该关注我的能力，这体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总体动机。似乎，还可以再进一步，应该关注成果，只不过，那可能导致奖励过于滞后的问题，反而起到消极的作用。如果你只是根据当前的动机做事，是很不合乎逻辑的，我的动机起起伏伏，难道你对我也要忽好忽坏？其实，这是个社会问题，究竟该根据什么指标来决定奖惩，当前的糖衣炮弹、甜言蜜语、业绩的影响究竟应该多大。我感觉，这似乎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据。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只关注现实。”我停了下来，似乎我是在挖坑埋自己，而且还挺有道理。

她想了一下，“我承认这个推理是很奇妙的结果。可是，你现在明明就是不好的动机。我很不愿意接受你基于功利主义动机做出的这个推理，却不得不承认对纯理性主义者这个思想很有道理。我们都有自己无法合乎逻辑的心魔。我的心魔之一就是你灵魂中的各种乌七八糟的思想，有些避之唯恐不及。这可能也导致了我们的关系有些大起大落。你的逻辑推理现在居然在为你的利益服务，这让我很不喜欢，削弱了我对新思想应该抱有的中立立场。这就像是，我看到了茅坑里的一颗钻石，直接影响了我对一切钻石的兴趣。”

理性主义本来应该心虚，因为不敢确定灵魂中有没有心魔，不确定心魔是不是参与了刚才的推理，毕竟，平时确实受到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不少毒害。但是，和它们混久了，自然难以承受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理性直接蜕变成了非理性。可能是因为动作的力度让她的经验主义产生了误解，也许她自己刚才说话的时候也很心虚，她惊叫：“你别乱来！”

“别紧张，只是修正一下你关于茅坑的经验。”她惊慌的神色不仅让我有了神清气爽的感觉，也有了新的联想，“人们潜意识中的很多知识、反应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往往来自于经验主义，用逻辑很

容易识别。一听到茅坑就必然地想到某种既定的感觉是不对的，应该想到的是一种分布。典型的归纳就是用一种性质代表一种分布。所以，茅坑的印象应该覆盖所有可能的茅坑，至少也应该覆盖所有见过的茅坑，而不能是你所见过的或是想象到的最臭的那个。遗憾的是，某些逻辑推理能力不强的智人往往在归纳的时候偷懒，用一种极简单的分布代替真实的分布。其实，关于人的归纳也是一样。不应该一想到人就有两只手，也有一只手甚至没有手的人。甚至，如果覆盖所有可能性，也应该有可能有 N 只手。当然，现在有某人多于两只手的可能性大约低于 10 的负 10 次方。但是，这不是没有可能性。人是否允许自己有这种可能性很重要，就像是否允许自己是爬虫、机器人一样。这样看来，归纳要比智人认为的复杂得多，并不是只是用一个概念代表一个集合。一个概念不仅有当前现实的分布，也有各种可能的分布。所以，每个灵魂可以有自己对这个概念的当前认识，但是，一定要知道当前认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没有绝对正确的。反而是可能态更可能存在真理。例如，一切有灵魂的生命都可能是人，甚至就应该被视为人；有几只手，能不能直立行走，会不会说话，有没有性别，是不是来自外星，这些都不妨碍灵魂是人的判断。”

她脸红了，有些手足无措。我一边重新占领阵地，一边想着她在为什么而羞愧，是不信任、经验主义的误判还是对茅坑概念的错误认识？甚至，可能是因为我的灵魂想着这么有价值的事情却要受到她的申斥。她说：“谢谢你关于归纳的新思想。似乎，可能态有些像是宇宙中的时空，实现的态分布像是粒子的波函数。可能态应该由纯逻辑推理决定，是不变量。实现的态分布则是千变万化的。我承认你这很可能是做出了一个很棒的纯逻辑推理。不过，智人的对归纳的错误认识不止于此。智人对逻辑的印象往往是因果推理，这太狭隘了。因为归纳也是逻辑推理。而且，并不存在哪一方一定比另一方更有价值这么一说。你擅长因果推理，我擅长通过归纳去想象进而获得灵感。在探索未知世界时，你擅长依靠在前沿作战，我擅长深入敌后寻找情报。”

我说：“你想让我相信你的能力是合乎逻辑的能力，同时也是因果推理无法理解的能力，这接受起来很有难度。如果你说这是长期训

练的结果，为什么我不能？我有时确实想试着像你那样有远距离攻击能力。”

“术业有专攻。在你专心训练因果推理、方法的时候，我专心训练了十年才小有所成。我甚至怀疑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的能力过于掺和在一起并不会有好的结果，就像理想和现实一样。这不仅是经验主义的推测，也有很多经验主义的证据。智人对人的属性进行了大量归纳，所以，此后关于人的因果推理几乎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甚至，这也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推理。由于归纳总是可能犯错的，无法像因果推理那样保证正确率，将归纳和因果推理掺和在一起的逻辑推理正确率是危险的，而这是当今科学的标准研究方法，是经验主义科学的标志。纯逻辑推理能必然地发现真理，科学不能，这是有逻辑的必然性的。”

“你这个能力倒是挺妙。正确的因果推理谁都能看得懂，也能照猫画虎地推理，最多是是否相信推理结果的问题。问题在于，没有绝对正确的归纳，归纳总是可能错误，但是，又确实有更正确的归纳方法。相比之下，既然一定有绝对正确的因果推理，我还是认为因果推理更有价值。你基于想象力的理想主义依靠归纳、想象和灵感，用因果推理难以判断。换句话说，可靠性不高。”

“当然，我承认正确率是个问题。但是，智人自以为因果推理的正确率高，其实，他们的很多因果推理都是错误的。你的因果推理很不错，但是，也有很多错误。你不能拿因果推理之神和我比，何况，谁知道有没有归纳推理之神呢？目前，一切推理的正确率都不会太高，所以，判断力是必要的。我有一些判断力，但是主要不是基于因果推理的判断力，而是比常人更好、更敏锐的直觉。这可能是天赋，更可能是长期的后天训练。你擅长用因果推理判断，但是，不能因此而歧视其它可能合乎逻辑的判断。甚至，我认为我们的判断力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更高的正确率，而是对更有价值的问题有更高的正确率，至少正确率不会明显下滑。相比之下，智人在接近真理的问题上错误率迅速攀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验主义的缘故。你必须承认，你

的因果推理的正确率也会随着问题价值的提高而下降，尽管下滑的速度比常人慢很多。我在这方面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我承认。你提出的一些思想成为了我因果推理的起点。你判断有价值、正确的思想，在我这里最终往往也有类似的判断，又往往能找到和你不同的理由。这种配合是有价值的，似乎是从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向去判断真理的正确性。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从来不相信天赋、直觉，我相信的是努力、方法。所以，你的天赋说服不了我接受你的理想、能力，否则，就会动摇我对自己的信仰、方法的信心。”

“这是个问题。我希望你保留你的很多思想，只是，不要害怕追随我，不要害怕我远离你，不要害怕自己孤独，也不要害怕自己远离社会现实。我知道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都害怕孤独，那么，请坚信我一定在某个地方陪伴你、等候你甚至寻找你。我认为，不妨把社会视为大部队，我们是前锋，甚至是斥候，我们有责任找到真理这一最终目标。因为分工的缘故，我们就不能和大部队在一起，甚至我们也不能经常在一起。”

说到这个，我反而有些心灰意冷，“那么大的部队，派出这么渺小的前锋，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前锋。你想着和他们配合，我可没那想法。我不想与那样的大部队为伍，宁愿认为我是与大部队有不同意见的一支独立部队，我要打出个名堂让他们看看他们的错误有多少，错得有多么离谱。”

这种环境下，精神对肉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阿梦不得不和我进行了一番有关纵欲杀人是否合理的天人之争。

第三十五章 边际递减

阿梦获胜后气喘吁吁地抱怨，“每次都要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我也认为在这事情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显然，我们的浪费不完全是一回事。她讨厌的是目标、原因，我讨厌的是结果，我们都讨厌过程。阿梦恼火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个主人的原因。否则，效率太差。更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你有别的主人。当我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比如，你不愿前进得太快、不愿相信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不要追随细胞，甚至是别人的细胞。当你没有方向、决策错误的时候，我把你争取回来不难；如果你已经落入魔爪，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这个问题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追随细胞有助于工作。说起来，辩论善恶我不是对手，论享受生活、改善状态你不如我。我的经验告诉我，在理性不足的时候应该放纵身体去享受物质利益。"

"你是说，追随细胞是虚与委蛇？我怎么觉得是与虎谋皮？你不知道物质利益的快乐都会随着量的增加而边际递减吗？"

"可是，休息一下，恢复也很快。"

"你这虽然仍然是学术讨论，但是至少是动机不纯的学术讨论。"

"怪事本来就到处都是。你是反对满足身体的，也不相信什么每周几次最佳的经验。可是，不仅没见你控制住总量，还让我经常有丧偶的感觉。"

她气得直接把我掐青了，"因为短期恢复快，我不介意短时间的放纵。因为反对经验主义，我不介意无规律。何况，我们从小就是在无规中成长的，一直是无规地研究，总不能到了这种小事反而开始追求计划、规律。但是，我不能容忍你把身体的利益作为最终的目标，哪怕是目标之一。"

我点点头："我同意前半部分。经验主义者最初大概是因为昼夜、季节这类规律就认为什么都应该有规律。但是，有规律和强制性地制订规则不是一回事。不知道宇宙为什么有规律就模仿它任性地制订规律，很可能是在创建邪恶。"

阿梦说："真理的存在虽然意味着有规律，却又绝对不会意味着什么都有规律，至少不会有每周几次、每天几顿饭这种规律。从地球

表面的一个粒子的角度看，它周围的光度变化一定是极端无规的，只有人类才能宏观地感受到阳光强度的有规律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光度变化的准确规律。”

我说：“有规律应该强调的是极少数合乎真理的必然规律，就像宇宙的基础是四种相互作用的规律，而不是什么日夜、季节等基于感官的经验规律。人类发明了太多的规律，基本上是在发明邪恶。这很可能是因为人类初步领略到了规律之美，就急于发现乃至发明规律。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认识真理，认识什么样的存在才能成为规律，努力体会必然合乎逻辑之美。有规律并不意味着任何规律都是善。应该认识到，观察诺大的宇宙只能发现很少几条相互独立的基本物理学规律，观察渺小的人类社会却能发现成千上万的相互独立的规则，如各种法律、法规，这是很不正常的，很可能代表着邪恶的泛滥。”

这让阿梦的态度好多了，“你强调的欲望的快速恢复是短期的恢复，是暂时的。关键在于，欲望边际递减与习惯的建立是伴随的。所以，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随着灵魂因为利益的诱惑而越来越关心细胞，细胞带给灵魂的快乐反而越来越少，但是，灵魂却会越来越习惯于关心肉体。这就像是一个陷阱。我怀疑，这甚至也是细胞基于适者生存而进化出的邪恶的生存能力。”

我说：“这倒是有趣的阴谋论。甚至，这和科学、神学等邪恶信仰的泛滥也有类似之处。它们最初都有较高的正确率，但是，后来都出现了正确率下降的问题，而智人在开始相信这些信仰之后又没有对这些信仰保持警惕。科学家认为合乎经验就是真理，这和智人认为合乎身体的利益就是真理没有什么两样，都挺像神学的合乎信仰的就是真理。问题在于，他们都不关注信仰是否合乎逻辑。”

“也许你不关注上瘾的问题，只关心利益。那么，请记住，对身体而言，边际收益短期能恢复，但是长期仍然是下降的，至少，其长期表现算不上最好。智人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因为比较好、不坏而认为这是正确的。从经验上看，长期追求最好的物质享受和灵魂享受的一

大差别就是：前者的单位努力带来的利益基本上越来越少，至少是增长乏力；后者的单位努力收获的价值越来越多，指数增长。”

我认为现在讨论的一些命题堪称候补真理，很有诱惑性，放过了打擦边球的利益，开始专心思考。“一种物质享受，初次得到往往就接近于最高点；后者，最高点永远无法达到，而且指向无限。逻辑上看，经验的收获几乎永远是有限的，逻辑推理却至少有着价值无限大的可能性。不过，我还是很珍惜眼前的物质利益，这大概也是人类的通病。你可能理解不了。你小时候有理想不妨碍身体舒适，物质丰富。我可差远了，放过物质利益要遭天谴的。”

“我从没有那样生活。”

“你可以有那样的生活，我是被迫没有！”

“两人的那些差异并不是你这么对我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甚至不是我们成为我们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是人选择信仰进而决定生活方式，不是环境选择信仰、生活方式。贫困环境下的人不一定就重视物质，富裕条件下也不一定不重视。富人不重视财富或是更重视财富也是要靠自己的理性去选择。你以财富为信仰，那么无论童年是贫是富，你都会追求财富。环境的理由对一个人的信仰、理想、方法都是不充分的，不仅不具有决定性，甚至不是条件之一，个人选择才是充分且必要的。而且，人是先有信仰再有推理的。正是因为有人相信了人一定要幸福、富有，才会有不择手段获取幸福、财富的人，才会有努力弥补自己早年损失的行为。”

“你这是讽刺我？”

她显然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工作时间，“我只是理智地就事论事。”

“在你看来，我是为了细胞，但是，我也有理由认为这对灵魂也不坏。你必须明白，我不会像你这样看问题。对我而言，只要有助于达到好的目标，就是可以不择手段。追求最佳信仰的好方法应该也毫不邪恶。但是，现实经验是很多不错的方法被智人视为是错误的乃至是邪恶的。当然，最理性的灵魂会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目标，而人类

此前对此基本无知，很难一下子做到。但是，我在高效地逼近真理，这应该代表我的方法至少比其他灵魂强了很多。更好的方法却承受更多的批评这是不合理的。”

“我不批评你的方法，我批评的是你的目标。”

“你的强项是目标，我的强项是方法，最好都不要批评对方。”

“我认为双方都应该批评对方，帮助对方改进。”

“智人很少在这个问题上费心费力。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一件事能让我心情好，有助于我加强工作的动机，能更专心工作，就是可以做的事，虽然它们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我承认你的很多方法比智人当前的方法更好，但是不认为因为方法更好就可以做，那太经验主义了，也很容易导致自满。你也经常说基于比较无法发现真理。你不认为应该努力做到最好？我能理解你我之间信仰、方法上的分歧。但是，仍然认为这并不是容忍或许可你这种做法的理由，更不会爱你这点。甚至，我认为你这是狡辩，你就是为了细胞的利益，而不相信你所谓的曲线救国理论。之所以让你做奴隶，就是因为我们有说不通道理的时候，你有过于牺牲理性、理想和原则的时候。我并不是专制的奴隶主，并不会不给你讲道理的机会，但是，分歧无法解决的时候，你要服从我。”

“显然，即使是上床这种问题奴隶主也不愿给奴隶自由。即使是老虎，也会感到很受伤。”

“我爱的是那个猪背后的正义的老虎，你却经常拿猪头对着我。由于猪的存在，老虎都不思进取了，甚至被带坏了，判断中经常掺杂细胞的利益。想到你欺负我的时候，我对现状很不满意，有时真想杀猪解恨。”她激动起来。

恶言相向并不完全违反我们之间的约定，反而是在考验我是否能冷静地讲道理、不记仇。而且，从很早以前开始，我们就发现，做到极端坦白，让两个人之间的交谈像是自己和自己说话，其中自有一番乐趣。这要比彬彬有礼戴着面具说话的情侣更像也更算是相爱的人，

尽管这有时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有着刻骨仇恨。问题是，我们明明爱对方，怎么能根据表面现象就说我们有仇？另一方面，很多智人表面恩爱其实有仇。与一切经验主义的判断一样，因为我们相爱的方法不适合大多数人就否定这种方法是不合乎逻辑的，那很可能只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或不能贯彻我们的方法。我发现，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之间经常会相互轻视、辱骂，但是，并不会记仇，更不会有无法化解的仇恨。这充分表明，问题出在血债血偿这类反应机制甚至信仰上。当初，为了考验我们不记仇的能力，我们曾经决定抽签让一方暴打另一方，只不过，阿梦抽中了施暴一方的角色。后来，我都不好意思再去催她，因为那多少显得有些变态。当然，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头脑简单的、不理性的经验主义者，不会因此认为她一定是下不去手，也可能是因为她认为以后机会多多，甚至可能是想留给身体状态更好的时候，但是一定不是因为她要骗取我的好感或爱情，也一定不会认为她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完美。

猪极为愤怒。但是老虎知道她确实在讲道理，只不过夹杂着大量人身攻击。虽然不是直接攻击老虎，但是，猪亡虎寒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因此出手救主（检查时发现了这一笔误，却发现冥冥中自有其存在的道理），“请原谅，猪就是这样。我也讨厌他，其实还有什么狼啊龙的，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在老虎孤独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他们，老虎会很难受。无法想象一个森林里只有一只老虎，那简直要闷死个老虎。我不会说我无法坚持下来，但是，至少我觉得很需要他们。即使现在不那么需要了，我也不会忘恩负义。真要说我错了，那责任首先在于落后的智人，没有给老虎提供多少正义的玩伴。”

“要是这么说，人类也不能对细胞忘恩负义。这无法合乎逻辑。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你这是借口，主要目的是想满足他们。”

既然她不肯放我一马，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也许吧。可是，目标正义手段也合乎原则的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懦弱、懒惰、眼高手低，blahblah，却没有我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追求最佳目标、方法这一优点。你也没有。要不是找不到更好的人，你才不会被猪糟蹋。”

她动了动腿，我担心她要把我踢下去，可是她只是低声嘀咕道："我也可以自己做。"我云淡风轻的样子又刺激了她，"按照你的标准，理想主义者应该去死，至少也是去养老院，把资源都留给你。"

"那样的社会肯定更好。"

"不会。首先，到时候你会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享受而不是用于奋斗。你现在的奋斗不完全是因为灵魂想奋斗，部分是因为细胞缺乏资源逼迫你的灵魂去奋斗。其次，不要用你一个人代表全社会的经验主义者。你的目标、方法只是有意无意地有一些落在了正义、真理之上，绝大部分经验主义者没有这份好运。"

"所以，我偶然地成为了一个好人？"

"你觉得不是？"

我仔细想了很长时间，"确实不敢这么说。我自己的思考、判断没有一个能保证不错。我也受到过老师、父母的很多教育，而他们教的同样不一定正确，甚至还不如我自己想的，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接受。这个社会此前就没有什么完全可靠的永恒的知识，很多知识的可靠性还不如我们的发现。我小时候就能识别一些邪恶并发现一些善，这显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所以，偶然性必然存在。但是，我的自信心是非理性的。我相信我最棒，必然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嗯！你确实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面性，也许这是个很重要的优点。既不是盲目自信，也不因为经验主义的理性而畏难，反而更接近于纯理性的逻辑无所不能。你这种自信来自何方？难道真是从虚无中蹦出来的？"

"不会。和智人一样，我的非理性也不是完全非理性，只是在局部采用理性，是不管能否合乎第一知识的推理。纯逻辑信仰是不可能进行局部推理的，所以，这种局部的理性往往更接近于经验主义的或功利主义的理性。我不是随机地选择目标、方法、行为。我是在一切问题上不断依靠我的理性做出选择，由经验和利益提供辅助，从而不断修正道路。我相信，逻辑比经验可靠，所以，只要可能，就会不断用逻辑取代经验。所以，可以说我是在逐渐接近纯逻辑方法，而你是

直接跳到了纯逻辑信仰。智人往往是用逻辑、理性辅助经验、感觉，所以，经常因为传统、保守、过于重视经验和利益乃至无能、懦弱等因素在一些最有价值的方向上停止思考、前进，我则没有这些顾虑。只要时间够长，我的思想总体上就应该比其他人的更合乎逻辑。当然，这么做最终能比他们强多少是难以评估的。所以，我应该说自己幸运吗？”

“结果有幸运的成分，但是，过程明显更正确，尽管并不是最正确。智人们在所有最有价值的问题上都没有达到最佳结果，甚至可能不如我们的现有成果。只不过，我们的成果中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我们在方法上的成果和在信仰上的成果就是存在冲突的。这是我们进一步合作的障碍。”

“这种冲突就是逻辑和经验、全局和局部的冲突。你要求无时无刻不用全局的、最合乎逻辑的眼光做事。我不是这样。如果可能用逻辑取代经验、利益，我不介意那么做；如果不能，我就先用经验、利益。在我看来，你不应该不让我为细胞谋取利益，除非你能用逻辑满足我的细胞。不要激动！我只是就事论事。”拳头在面门停了下来。

“我是对你要求高，但是不要认为我是在求全责备。我无法用逻辑满足你的细胞，就像无法现在就解放灵魂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为了细胞生活。由于你不够理性，导致了你前进速度不够快。我相信你不会满足于只要我们比其他人速度更快就好，只不过，我们对最佳速度的评判有异。”

“甚至，不能说你的最佳速度就要比我的最佳速度更快，不能认为你比我在这方面的理想更高。我们只是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前进的速度有不同意见。”

“你说得也对。你开始用脑子说话了，这让我很有幸福感。这是和你交往的一个难点，很多话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突然就会开始有价值的谈话。经常让我在地狱和天堂之间兜兜转转。”

“你的话听起来很好，像是个好伙伴。至少，因为我这里出现地狱的机会比天堂大得多，我是不是应该认为身体的利益帮你弥补了这一差距？”

“哪里有！那是因为一次天堂顶得上成百次地狱。”

“既然今天有了一次天堂……”

她扑过来狠狠地咬了我的嘴唇一口，“先欠着，下辈子还你。”然后又恢复了仅限于肢体接触的水平，“现在我们已经触及了最有价值的课题，到了需要最紧密合作的时候了，结伴同行，不好吗？”

“如果共同决策很难，也许就意味着应该双方独立。在我看来，你对我的灵魂也过于苛刻，让我的灵魂觉得不自由，难以放松。在一起，可能反而不利于提高。”

“理想什么时候应该让现实感到放松了？或者，现实希望理想感到非常自由？我从来也不认为你给了我足够的自由，这并不仅仅是我能不能独自前行的问题，也是你能不能不断实现理想的问题。我能对你有耐心，你为什么不能对我有耐心。我可曾因为你拒绝我就勃然大怒或者要绝交？”

“你不要着急。我不是不满意现在的状态，我是对完全受你支配的状态感到恐惧，因为我会想到我要被迫去做一些我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也不是为了现在的状态。我也是想到了一些极端情况，如你在某种最困难的时候弃我而去。哪怕你是为了让我更幸福地生活而弃我而去，那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要奴役你是为了防止极端情况，你不想被奴役是为了防止另一些极端情况。但是，你不需要也不应该担心我会像历史上的奴隶主那样一门心思想着榨干奴隶的价值。”

我突然想让她再咬我一口，“那正是我最担心的。”

她把头蒙进被子嗤嗤笑着，“你真不是个好伙伴，总要做一些太没有价值的事情，说一些完全没有价值的废话。只不过，我自己肯定走不好这漫漫长路，所以，我需要你。我们都不要因为那些既不充分

也不必要的理由就放弃。我承认，我有点像对待野人那样想要教化你，但是你应该理解我的好心好意，不应该恩将仇报。所谓爱一个人就要接受缺点，不要试图改变他，或者，要为他改变自己，这些谬论都不是真理。”

野人？还好意？这样的言语显然谈不上好心。仙女在工作的时候一向很注意保护灵魂，这次却有些反常……猪打断了理性的思考，“可是猪就是喜欢报复。生活太不平等，仙女太傲慢，猪的生活太不容易。”我不知道仙女是为了原因、过程还是预见到了结果而没有拦着这姗姗来迟的邪恶。事后，望着仙女扶墙去了客厅，猪自豪地问起仙女的感受。随着客厅里普拉提音乐的响起，猪开始觉得腰酸背痛。

第三十六章 字字价值无限

早餐时，阿梦兴致极好，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像看爱犬。这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了。不巧的是，阿正很自信地问我：“叔叔，我对这本书和纯逻辑流有很多不同观点。”

阿梦说：“这个话题好！大家都看了稿子，是应该对怎么写最合乎逻辑进行一下总结了。大家有些什么问题、意见，都可以说说。”

阿正说：“妈妈！您等等，这次看我的。”他显然是有备而来，“我很喜欢科幻小说。但是，这本书不像任何科幻小说，关于未来的部分虽然很新鲜，但是，甚至不是主要情节。”

我有些提不起兴趣，“这不是纯粹的科幻，也不是纯粹的现实。这本书几乎不接受任何分类标签。”

“这不足以服人吧？无论如何，你最初的目标是科幻小说，现在是违背了你的目标。”

“服人？那首先要求你相信逻辑。你不信，我怎么用逻辑让你服？即使你相信欺骗、奴役，也要相信逻辑，至少，能在行为和抽象

的概念之间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的讨论只能建立在对逻辑的信仰的基础上，即使这不是纯逻辑信仰。”

阿梦说：“要正确读书首先要有正确的信仰。读别的书不会暴露你信仰的问题，因为读者和作者共享很多邪恶的信仰。读这本书几乎必然会暴露信仰的问题，因为作者之间也存在很多信仰的矛盾。”

我说：“你别打岔。首先，从逻辑这一必备的视角看，科幻并不是只能写未来，也可以写未来的历史、原因或者未来的未来、结果。而且，这个经验主义的问题其实算不上问题。问问题首先要想这是否合乎逻辑，无论是不算科幻小说，还是违背了我当初的目标，这些都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限制，我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承诺。牢记一点，科学研究乃至逻辑推理都是充满意外的。其次，从经验的视角看，我的思维过程经常在一两分钟内就让我自己吃惊，研究很多年之后得出意外的结果也不是新鲜事。我从我的经验归纳的结果是，能够完全预料到结果的推理甚至算不上推理，很可能是必然邪恶的推理。你不能因为智人以前写小说往往有计划、大纲就经验主义地认为那是最好的或者正确的写作方法。我当然不会说我写得最好，我只是说人类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写作方式，甚至，在写作的某些问题上可能没有最好。当然，也不是一切问题上都没有最好。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推理方式、思维方式。不过，我有一点接近于最好的写作，那就是我确实在追求无限大价值，也确实追求到了一些价值无限大的命题。所以，推理、情节有些出人意料是合乎逻辑的。甚至，即使是完全出人意料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当初甚至没想到，因为老爷子的记忆不多，反而让我们成为书中的主角。当然，写书的过程给我们的意外远远不止这两个。”

老爷子笑着说：“这样很好，我轻松多了，还能意外地享受到一些逻辑的价值。”

我说：“当然，目前的形式不是无意义的，也不是无意识的结果。这些文字能向读者部分展示真实的研究过程。智人应该认识到，课本、专著乃至论文里读到的推理过程从来就不是实际发生的推理过

程。甚至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记录过多少高水平的研究过程。一项研究的目的最多代表初速度的方向，和最终的位移方向、末速度方向关系很小。真实的研究就像书中描写的这样，由一小段一小段推理组成，正确的推理之间则是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无效乃至错误的推理。一小段文字就是一小段推理，逻辑上最相关的推理并不一定相邻，可能很久之后发生，无关的推理反而可能立即来临。”

我突然觉得有些头晕，怀疑这两天太疲劳了，想着奴隶主那个罪魁祸首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轻松地嗑瓜子，不由得向阿梦努努嘴，“你接着解释。”然后躺在她腿上闭目养神。

阿梦一边给我按摩太阳穴一边说：“当然，这本书也不能说就不是科幻小说，我们的目标仍然在那里，只是，多出了很多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研究的特点，甚至应该说是正确研究方法的结果，一切正确的逻辑推理都应该是发散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就像宇宙这个逻辑世界那样。逻辑世界要成为立体的、动态的大千世界，越来越复杂是必然属性，推理必然是会不断分岔的。”

我插话说：“实际上，我们从最初产生研究科学这一单一目标，到现在有数不清的子目标，正确的研究过程是极为合乎逻辑的。例如，开始研究首先就要研究思维方法、研究最有价值的课题、学习与此相关的知识；然后就要研究最有价值的知识的属性，即真理的属性，以便分辨真理和谬论；还要研究宇宙这一很可能最合乎逻辑的体系的奥秘，研究最可信赖的知识进而产生纯逻辑信仰，研究如何成为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如何从最可信赖的信仰沿不同方向去发现其它知识，等等。”

阿梦说：“但是，如果放大历史，你会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脉络，充斥着各种和这些最有价值的推理无关的推理。这本书不能说完全真实，但是至少是拟真的，也确实有不少真实的研究、思维过程。虽然加入了少量的低价值事件，仍然算是高度浓缩的历史，如果这样的过程已经让人觉得混乱，那只能说智人对真实的研究的认识太荒谬，既

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经验，很可能是那些貌似很合乎逻辑的科学书籍造成的恶果之一。”

阿正点点头，“好，这解释很不错。但是，书中说要尽量合乎逻辑，却有很多无法合乎逻辑的地方，例如我非常确定时间不可逆转。你们也说，错误的过程必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尽管结论可能正确，那么，我是不是不应该相信你们的推理？”

我说：“首先，你不能抱着我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信仰，最起码，不要把这视为唯一的信仰，还一定要对逻辑有一定的信仰。否则，我们根本不用对话。你要搞清楚自己的信仰。如果你非理性地相信我们必然是错误的，我即使给你解释无数的问题，也很难改变你的信仰，基本上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你的推理是建立在这本书是假的、错误的信仰之上，进而推理得出时间不可逆，然后因为时间不可逆，又得出我们的推理是不可信的结论，面对这么混乱的逻辑推理，我是无能为力的。”

阿梦显然对我对儿子的态度不满，打断了我，“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时间是否可逆，也不擅长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其次，如果你因为经验而相信时间不可逆，进而相信纯逻辑信仰是错误的，这个推理过程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信仰能超越对逻辑的信仰，而对逻辑的信仰天生地排斥其它一切信仰，因为其它信仰都无法合乎逻辑。当然，我们不会说时间可逆是纯逻辑信仰的必然结果，那只是老爷子说的。那句话的真假我们都表示怀疑，但是，那不是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最有价值的问题。第三，在这个时代，如果推理过程的错误无法避免，是否就应该什么都不信？就应该接受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我们不这么认为。各种推理并不是串联在一起的，那样的话，只要一个错误就会导致后续推理都可能错误。一个推理如果错误，最多影响和它逻辑关系密切的后续推理。关于第一第二知识的推理就简单得无法再简单、基础得不能再基础。除非关于它们的推理有误，其它任何推理的错误都不会波及它们。传统科学的关键错误就是没有可靠的第一知识，所以，一切推理的过程都可能错误。我们至少有可靠的第一知识，当然，推理越多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越大。所以，那些需要

从信仰经过越多推理的知识越不可靠。这本书中有很多相互独立的推理过程，有些推理错误、有疑问不应该影响你相信与之相互独立的其它推理，更不应该怀疑上游的推理，如信仰、方法。第四，纯逻辑信仰要求相信逻辑这唯一的价值取向。所以，真假不如价值的高低重要。也许我们对昨天吃了什么撒了谎，也许我对老爷子是否来自未来有了误判，但这些不应该影响你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推理的判断。第五，也许，你的依据是撒谎者不可信，说过一句谎言就都可能是谎言。但是，这显然是错误的推理，却又是容易犯的错误。似乎芳芳也以这个理由攻击过以往的文学作品。当然，以往的作品是从头到尾没有纯逻辑信仰，芳芳只是偶尔忘掉了这个信仰。正确的态度是，前面的全是谎言下一句仍然可能是实话，推理过程步步错误结论仍然可能是真理。否则，你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即使对经验的信仰很多次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甚至是最有利，也不意味着它不是邪恶。放弃对经验的信仰是避免这类逻辑错误的关键。这种改变完全不是为了利益，只是为了合乎逻辑。有可能，在功利主义者看来，纯逻辑信仰相比于经验主义信仰是暂时无利可图甚至弊大于利的。但是，即使纯逻辑信仰在短期内总是带来灾难，也不意味着它不是真理。例如，纯逻辑主义者生活在智人社会很可能就是个灾难。但是，没有纯逻辑信仰，智人将永远生活在各种灾难之中。”

我有些羡慕阿梦此时的和颜悦色，觉得有必要恶心她一下，“某种意义上，纯逻辑文学就是尝试通过伪造没什么价值的经验来传播最有价值的推理。拜阿梦所赐，我有时甚至认为，撒谎、演戏等造假行为并不总是比诚实更邪恶。当然，越是高价值越不能撒谎，但是，为了高价值而撒谎却未尝不可。例如，在书中虚拟某种语境能让人物的对话比正常条件下的对话更有价值，那么，我就可以虚拟这种环境。在智人社会中读书，不应该关注书中是否有谎言，而应该关注书中是否有价值无限大的谎言。即使是关注负面因素，也应该关注是否有邪恶的谬论，是否试图将无法必然合乎逻辑的信仰、方法、原则、规律灌输给你的灵魂。”

阿正义正辞严地说：“不许骗我妈妈！”

“你妈妈能骗我吗？”

他脱口而出：“当然能！”然后信心满满地说：“我能看出，你对有些文字不吝笔墨，有些地方极为精简，能用逻辑解释一下吗？”

看到阿梦满脸的笑意，我不累了，“既然世界上存在无穷大价值，我就要争取想出无限大价值，写出无穷大价值。无穷大价值的存在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如果一本书有无限大价值，平均每个字、每个字母、每个笔画都有无限大价值。但是，一个字母、一个字、一个笔画又必然几乎没有价值，无比接近于零价值。甚至，世界上绝大多数书的价值都是有限的，意味着上千万人写出的上万亿的文字加起来的价值还不如我的一个字的平均价值，也就不如我花在写作上的一秒钟时间的价值。除了真理以外，智人的各种思想、构思、创造只能流传有限的时间，只能被阅读、记忆有限的时间，最终在逻辑生物的灵魂中渺无踪迹。但是，真理会无限地流传下去，会被阅读、记忆无限长时间，会伴随每一个逻辑生物的一生。记录、总结、描写智人重复亿万次的现实生活和希望的书最终将会没有读者，讲述智人中一两个探索者前所未有的生活和理想的书将会读者遍宇宙，有数不清的读者。这么神奇的事情难道还不值得努力追求？还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要不是阿梦按着我，我肯定能跳着脚说出这段话。

阿梦说：“所以，文字的价值一定体现在文字、字母、笔画之间的逻辑关系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这样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之间不存在平等，反而存在无限大的不平等，所以，一定要区别对待。有的地方不吝笔墨，有的地方惜字如金。”

我说：“当然，我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即使是价值可能无限大的地方仍然有些吝惜笔墨，大概是无限大价值见得多了，也是因为自认为自己的时间也有无限大价值。所以，无限大价值之间也不得不做出取舍。即使是无限大价值也是可以比较的。例如，两个同样可能是真理的理论，一个可能性更大，那么就应该预期它有更大的无限大价值。或者，两个可能是真理的命题，一个是另一个的必然结果，那么，作为原因的命题有更大的价值。”

阿正仍然是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既然你要追求无限大价值，书中有价值不高的内容不违背你的价值理念吗？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说：“这样的内容确实存在。但是，这不是问题。我不会只写最有价值的内容，甚至，不会只写价值比较高的内容。这里面涉及很多原因。例如，如果涉及无限大价值，我很愿意冒险，所以，正确率会降低。如果冒险失败，就可能出现零价值乃至负价值。问题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会失败。由于逻辑推理分岔、发散的属性，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总是可能始于价值有限的推理，因此，我认为我的每个思维都有无限大价值。因为我当时对一个价值有限的思想是否能分岔出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并没有必然的把握，所以，我必然会有很多失败的价值有限的思想。当然，这一部分可以在转换为文字的时候加以省略。但是，完全省略也不对，因为揭示思维的特性不能只记录成功不记录失败。另一方面，几乎对任何一个思想，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它未来会如何演变，我不能认为它有某种极为明确、独特的无限大价值，而是很多种可能性共有某种基于预期的、统计的无限大价值，而这是无法通过相互作用观察出来的，能观察到的是思维之间的相对价值。”说着说着，我变成了喃喃自语，“思想的价值怎么有些像是物理学中的重整化？难道，应该对应于粒子的质量？”

阿梦说：“我的侧重点肯定和芳芳不同。可能的原因并不会仅限于我们给出的原因，毕竟这已经属于远离信仰的范畴了。我认为，篇幅和投入的精力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变量。如果有同样长度、同样价值的两句话，那句需要投入的精力较少的话更应该被写下来；如果单位长度语句所需的努力是一个不变量，就应该让价值和语言的长度成正比。所以，如果一行字能说明推理 A，十行字能说明推理 B，A 和 B 价值相同又不可兼得，这时应该选 A。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也就是同时考虑价值、努力、长度，就会比较复杂。有些低价值的语句虽然篇幅较长，但是，几乎不费力，仍然有可能写出来，如一些过渡性语句。看得出来，芳芳这位作者舍得在低价值的过渡部分投入篇幅，不过，错误似乎不少，大概也说明他并没有投入多少努力，这还是值得

表扬的。另外，为了提升语言的价值，我们试着多用双关语、成语等信息量大的语言，也省略了很多读者自己可以做出的推理。这些至少是可能合乎逻辑的写作方法。所以，把低价值的知识写下来可以有若干原因，如所需的篇幅和努力不大。甚至，正确率低或者重要性低的文字都可能存在。例如，重要性高就能降低对正确率的要求。像学术论文那样，要求每一个推理都要尽量清晰地写出来，提供尽量多的证据，这会导致把大量精力、大量篇幅投入缺乏价值的工作之上，反而忽视了最有价值的工作。恶果之二就是那些经验主义证据其实不应该算是证据却被当作证据；那些价值有限的研究成果甚至不应该算得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却成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我说：“不仅降低工作效率，也挤占了论文发表的空间。实际上，关于真理的论文无法发表也许就和没有价值的论文、文字太多有关。甚至，继续推理一下，这种论文、这种发表论文的规则都是在危害、屠杀后人。”

阿正说：“这不可能！”

我说：“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推理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杀人犯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所以有罪；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享受导致知识进步放慢，进而导致后人寿命缩短，其本质仍然是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现实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或寿命。两者有多大的不同？难道，有形的劫杀是罪不可赦，无形的劫杀就可以心安理得？研究、发表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也许比不动脑子强一些，罪恶少一些，但是明显还不够。”

阿梦说：“所以，对论文、书籍等思想传播方式而言，只用有一定的重要性、正确性来要求是错误的。出版商应该追求价值最大，在存在无限大价值、存在真理的条件下，这必然意味着追求价值无限大，而出版商的正确目标有助于鼓励作者乃至全体智人追求无限大价值。但是，不能因此就要求一本书处处都研究真理，每一处文字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无限大价值。价值有限的推理不仅能导致价值无限大的推理，也可能有助于理解价值无限大的文字，它们也可能有无限大

的价值。例如，文中会有一些过渡性的文字，虽然谈不上必要，但是，确实能够让文章读起来不那么生涩，更容易理解。在文字上适当投入一定的努力，能够帮助真理更容易被接受，这是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的。当然，究竟是否能兑现这种辅助价值，要留给历史、经验去检验。”

我感觉好多了，但是功利主义认为不应该起来，我也习惯性地开始思考脑供血增加、宜人的气味、思维的快乐、按摩乃至爱情对这一好转的不同贡献，思考这样的身体晚上是否还能放纵，考虑阿梦接受的概率，如何说服阿梦……反思的习惯让我清醒过来。随着信仰日趋理性，进行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推理已经慢慢有了一些羞耻感，似乎有成为新的道德戒律的倾向，甚至有可能超过不杀人这样的所谓智人铁律。进而，这种不满也逐渐影响到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它们也开始认为这是不道德、不合乎经验的行为，条件是没有其它明显的利益。不道德的感觉让我产生了赎罪的意识，因此主动发言，“思维从来不排除冒险、低价值的可能性，甚至可能都不排除研究负价值的可能性。研究邪恶乃至作恶都可能通过逻辑推理而产生真理。当然，我对此并不确定，至少不确定这是否是必要的。但是，这至少有一个纯逻辑的理由，思维应该是自由的。”

阿梦说：“你这就有些狡辩了。既然思维应该是自由的，你现在把盘子咬两口也可能发现真理，你怎么不试试？”

我习惯性地反击，信心十足地说：“啃盘子肯定在某种上下文中能发现真理，就像啃你一样。”然后，我被某人拎着耳朵丢到了沙发上。

我坚决地躺回了原先的位置。“你不能打断我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当然，我也没打算骗人，“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很复杂。我只能说一些我懂的。逻辑推理似乎是需要连续性的，注意，这是需要乃至必要，而不仅是有价值。所以，我在书中总是注意保持逻辑推理的连续性，哪怕这涉及庸俗。我们的推理很少长时间滞留在极理性的命题中，甚至，我很怀疑，那根本就不是最好的工作方法。不仅单位时间

的价值不一定最大，工作的时长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向是把最有价值的工作和不那么有价值的工作、生活混合在一起的，哪怕是晚上在……”

我嘴里被强行塞入一大片苹果，我很怀疑她这是基于预期而防患于未然，而这种预期甚至说不上对错，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好我下面会怎么说，尽管我预计下面的话会有无限大的价值。

阿梦说：“甚至，灵魂根本就不应该有生活和工作之分，那是细胞按照利益做出的分类。寻找生活目标、方法都是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我们更接近于让生活和工作一体化地追求最大价值、无限大价值，而智人往往只能在工作中追求一点价值，甚至，毫不涉及无限大价值。”

老爷子说：“这一般被视为逻辑生物和智人的差别所在。”

对发言的渴望让我强行吞下了咬了两口的苹果，我一边享受着奴隶主的捶背照顾一边对她说：“咳咳！这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即使啃盘子确实有价值，甚至有可能发现真理，这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途径，至少远远不如啃你，而你又不让写啃你，这就导致了这本书的说服力受到了影响。由于缺少逻辑的必然性，价值有限的推理对价值无限的推理的影响似乎只能用结果论来评判。但是，又不是一切结果都能作为证据来研究思维。至少，如果一个灵魂的课题组合中没有预期价值无限大的课题，没有研究无限大价值的任务，就必然说明灵魂没有追求价值最大，其思维方式自然说不上最佳，不能用它的思维来研究如何正确地研究、思维。另一方面，结果并不能说明一切。仅仅是研究成果没有无限大价值并不能说明没有试图研究无限大价值。甚至，没有研究无限大价值的动机却取得了无限大价值的成果，也很有可能并不是合乎逻辑的证据。所以，经验主义的或结果论的研究必然是逻辑混乱的，我还是更愿意纯逻辑地探索思维方式。即使是要采用经验主义，我也宁愿用我自己的灵魂做实验，获得可靠的证据。至少，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追求无限大价值的动机，也知道结果是合乎预期的还是意外的。”

“说完了？”

我对自己很满意，点了点头。

阿梦眼角带笑地说：“你工作的时候我不打搅你，我工作的时候你也不要乱动。”然后就开始了她的演讲。同时，也开始按摩我的耳朵。虽然阿梦不相信经验主义，但是，在生活常识领域只能采用经验主义，这让她很为难。长期坚持某种经验都有和信仰矛盾的嫌疑，所以，她往往主动地更换经验。捏耳朵有益健康大概是她最新的学习成果。虽然胡乱借鉴经验对身体有一定危险，但是，我们都认为这要比长期坚持经验进而危害灵魂好得多。既然她这么做是一心为我好，那我也应该维护她的工作，何况，她还在进行价值无限大的工作。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一行为的后果肯定超出了我们两人的预期。我不得不把拳头塞入口中，抱着一丝她在百忙中能关注一下我的幻想。

第三十七章 纯逻辑方法

阿梦说：“追求无限大价值就必然意味着要舍弃一些价值，甚至是很大的价值。只要追求得足够好，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之间永远不可能相互包含，也就是说一个目标不可能取得了另一个目标的所有结果。所以，有所取舍是必然的。逻辑生物教育的孩子不会在一切领域都比智人的孩子表现更好；逻辑生物和智人在同等条件下做研究也不会包含智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只要一处文字换成另外一些文字能提升文字的价值，原来的文字就不会出现。有时，仅仅是目标的微小改变就会导致巨变，就像写吸引最多当前读者的小说和吸引最多读者的小说写法也会完全不同。即使只是把作者换成我，这本书也会大大不同，一定会更不好懂，会有更多关于真理的不确定的猜想，更少关于经验的描写，我想那一定是全新的、好得多的一本书。”

不出意外，相对于真理，我是可以被忽略的。而且，阿梦有工作激情的时候习惯手舞足蹈，结果就是我眼含热泪地说：“大话就不要再说下去了。你越来越不像纯理性主义者了。”

阿正插话说：“我也认为看得一脸懵逼的书不如解释清楚的书好，哪怕后者错误更多。”

我反驳道：“我可从不认为我写的书错误就更多。”

阿梦：“也许，写得精炼一些、平均价值更高一些对读者也有好处。但是，我并不确定。例如，如果我把十万字的内容写成一百万字，读者会不会抓不住重点？如果整本书有足够的价值，也许能避免这个问题。但是，作者的利益也是一个因素。那些周密的推理、清楚的解释所需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小，与那一类工作相比，我们更愿意做开创性的工作。在我看来，为帮助其他人理解无限大价值而牺牲发现无限大价值的机会是不值得的。当然，这涉及一些经验主义的变量。如果我们写的太不清楚，以至于没什么人能够读懂，我们需要承担一定的次要责任，当然，智人也要承担能力不足、努力不够的主要责任。如果写得已经比较清楚，再去照顾太多读者就不是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因为以后必然会有无数的书籍、文章去解释这些思想，完全不需要我过多地解释。”

我帮了她一把，“过分细致地论证、解释，以致于做了太多价值有限的工作，这应该是价值不大的文章的标志。因为作者的时间精力的价值很可能不大，那样的文章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需要后续工作，证明先前的细致工作是缺乏价值的。无论如何，理智的读者会意识到，论证少、论证不周密、解释不清楚、文字有错误都不代表价值低或正确率低。关于经验主义正确性的论证可能有几百亿页，但是那是错误的，价值有限的；关于纯逻辑主义的论证可能只有几十页，正确、价值无限的概率却要大得多。”

阿梦却恩将仇报，“你嘴里说追求价值，却有不少和感官有关的描写。”

我说：“虽然我们最初要尽量减少对感觉的描述，但是，后来我发现并不应该太绝对，主要是因为要考虑到现实的价值。”

“明明是现实的利益。”

“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无法经验主义地证明我是为了价值，但是，至少能证明书中的经验描写都是有价值的。首先，我希望一些描写能帮助读者拒绝以经验、感官为基础进行推理。以经验为基础进行推理的欲望会加强读者获取经验的欲望，这和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更想多做实验有着类似的动机。书中写咬了一口就是咬了一口，没有限定位置。读者多余的感受就是经验主义在加戏。读者要学习正确地分配精力，对于关于经验的描写应该尽量止步于我所提供的描述，尽量避免将精力浪费在对经验进行价值有限的推理上。应该对我给出的价值无限大的逻辑推理进行进一步逻辑推理，而不是对我给出的经验乃至价值有限的推理进行进一步推理。两者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后者价值有限，也谈不上正确。前者可能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各种邪恶的信仰很可能引诱灵魂去进行后一类推理。而控制不住自己的灵魂本身就暴露了邪恶。这就是现实价值的主要部分。这种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做法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推理过程和结果正确，而在于它们暴露了经验主义推理的矛盾。我希望这种矛盾能让经验主义者关注自己的信仰的正确性问题。所以，如果目的正确，错误的推理甚至也能产生正的乃至无限大的价值，当然，那需要有些读者因为这些文字而相信纯逻辑信仰。”

阿梦说：“我对错误的推理取得正的价值都有所怀疑，更不要说无限大价值。我建议，如果读者的理性强大，完全可以快速浏览这些经验主义的内容，只选出那些纯逻辑推理进行细读。那样的话，这本书也许将会缩编为一个小册子。”

我不认为她的建议正确，也不认为我的文字会如此缺少价值，但是，也不想进行无谓的争论，“其次，即使直接的教育失败，也还有间接的教育。一些读者可能通过推理去认识到一些真相。例如，通过思考阿梦的本性是什么，可能有助于认清经验可能是复杂的，是可能出

错的。第三，如果还是不行，至少能让读者动动脑子，既提高推理能力也能获得一些乐趣。第四，读者也能学到，即使传达给你真实的经验，也不一定能明白真相。阿梦演戏的场景我不会做太多说明，就像生活中不会有人给你加旁白'她的笑是装出来的'。这一切都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读者应该认识到本书有着足够的逻辑合理性，所以，遇到不明白之处，应该努力用逻辑去找出答案，而不是向作者寻求答案，毕竟，作者不是也不应该是读者的信仰。"

阿正说："说了这么多，读者还是会很好奇咬在哪里。"

阿梦脑门上不由得蹦起了青筋，咬牙切齿地说："为什么什么都和我有关？"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你们私下里都问过一些问题，而且，既然我们是在合作，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解释。但是，我更希望不是我说出这些原则，而是读者自己品出这些原则。因为你们，我做出了让自己失望的事情。请记住，我是一个对解释极度缺乏耐心的人，我不喜欢解释，厌恶对本来只需要并不复杂的思考就能明白的事情做出解释，更是敌视反复解释。我的工作时间很有限也很紧张，更愿意思考我不明白的问题，而不是我已经明白的问题。阿梦，你要知道，你这么强迫我是要付出代价的。"她打了一个哆嗦。我有这么可怕吗？

不过，我已经越来越激动，感到身体里有一股无明火，却又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不禁站了起来，"我还可以为了更大的价值而舍弃这些相对微小的价值。以前，我认为我有权不解释、不想解释，或者以书中人物不想解释为借口，甚至，为了保护一些读者的价值而拒绝向读者解释。但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解释其实都不是必然正确的推理，还有更重要的理由。纯逻辑作品是需要适应的。纯逻辑作品不禁止不够合乎逻辑的初始条件，但是，长期来看，人物、思想、情节必将越来越合乎逻辑，尽管中间可以有一定的波折。例如，动不动就提本性难移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够合乎逻辑的本性、传统都是可变的，甚至是必须变的，所以，我和阿梦都在改变自己。本性难移这种经验主义的规律即使适用于所有智人，也不是真理，终归会有不遵守这一规

则的灵魂出现。描写经验有助于发现灵魂的正确本性。以往所说的人性都是经验主义的，不合乎人是且只是灵魂这一基本观点。”

老爷子说：“最有价值的智人一定不属于合乎传统人性的智人。”

我说：“我今天做出的解释，以及以前和以后做出的那些解释，没有任何一条是不可以通过逻辑思维去自己发现的，其实，最好跳过或者忘掉那些内容去读，依靠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如果不读就想不到，就应该想想为什么自己不愿意进行逻辑推理？或者，为什么满足于错误的逻辑推理？是因为身体迫使灵魂懒惰？因为相信经验所以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或者，你们担心自己比我更合乎逻辑？真要是那样，你们合乎逻辑的反应怎么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吧？”

阿梦颤抖着双手给我倒了一杯冰凉的果汁，举过头顶，“您去去火。但是，书中也有很多基于经验的推理，而且，现象也确实需要推理。”

我点头致谢，“对每一段经验主义的文字，我都想过是省略还是为了价值多写一些。这种平衡是很微妙的，我也很难说清。在灵魂没有被解放之前，无限大价值的推理必然要和价值有限的推理混杂在一起，所谓人首先要活着。但是，人至少能选择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完全顺从细胞的意愿。”

阿梦说：“你是说，我们要采用一种折衷？在我们的所有推理中，你列出所有纯逻辑推理，但是，只列出一部分比较有价值的经验主义推理。可是，这是为了现在的有限价值而牺牲了未来的无限价值。这正是令我严重不满的地方。但是，为了让现在的读者能读懂，进而帮助传播价值，似乎又不得不进行这种严重亏损的价值交换。”

我说：“不要因为我采用了一些经验主义推理而指责我信仰不坚定。主要原因还真不是因为我是机会主义者。当然，这更不是因为我逻辑混乱。那些被视为逻辑严谨的论文、专著可以穿梭在逻辑、经验、法律、道德、传统中，自由选择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说起来，它们的作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比我严重得多。关键在于，他们缺少纯逻

辑这种信仰，使得他们其实不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更像是除了善、正义、真理什么都可以信的机会主义者。”

阿梦说：“你的解释倒是可以接受。”

我说：“读者阅读纯逻辑流作品的时候，一个关键是不要被作品中的描述或者自己思想中的经验晃瞎了灵魂，放弃了逻辑。有些地方，我始终不做解释，读者要发现自己的错误大概就只能重读。有些地方，读到后面会恍然大悟。有些地方，读者只能猜测。我对思想未来的走向有一些直觉，这些直觉有的对有的错。这本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记录了一段思想发展历程。所以，读者并不需要体会我之前的什么良苦用心，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明确的。我也是直到刚才才有了相当明确的写作动机，甚至很可能会影响我未来的生活目标，那就是展示坚持纯逻辑信仰的效果。我现在对这个目标的后果所知甚少，估计就是不断发现和实践真理，但是对真理是什么、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仍然不清楚。”

阿梦怯生生地说：“我认为纯逻辑流不应该事先设计好所有主要推理乃至结局后再填充情节，就应该不知道答案地发展逻辑，这样更能体现逻辑世界变幻莫测的本性。逻辑本身就会导致矛盾，并不需要人为地设计冲突。”

我说：“这本书没有大纲，没有写作计划，只是记录不断建立的思想，而我们在写之前并不完全知道最终的主要结论，不知道最终的结局。当然，也绝非无知，而我们的武器和任何一个研究人员一样，都是逻辑，只不过，我夯实了基础，有了纯逻辑信仰和纯逻辑方法。”

老爷子说：“请多讲讲纯逻辑方法。”

“纯逻辑方法是我对纯逻辑信仰做出的一些推理。首先，纯逻辑信仰必然要求尽量排除经验，尤其是在涉及无限大价值的问题上。这直接导致了纯逻辑方法。其后果之一就是不关心经验，不会以发现真理为目的而努力获得和积累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一切传统、经验，而是将它们限制在经验、现象的范畴，将它们认定为可变的、价值有限的，除非能得到必然合乎逻辑的证明。对于那些邪恶的、无法

合乎逻辑的传统，纯逻辑方法有助于脱离传统，至少比经验主义者容易得多。其次，在文学方面，纯逻辑方法不仅减少对经验的描写，也简化对经验的描写以便节约篇幅，这与纯逻辑流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会导致经验描述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关键在于，经验、现象的不确定性不仅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流不仅拒绝描述没有价值的现象，还可以精简有一定价值的现象的描述，虽然这会导致读者感受的不确定性。这就像宇宙中的测不准原理，让现象有些让人拿不准。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这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些美，简单美，朦胧美，混合美，一语双关，等等。”

阿梦毕恭毕敬地问：“您要少涉及经验，那么，您又打算多做些什么呢？”

我说：“我们要尽量提高合乎逻辑的水平，这方面有无穷的潜力，而且，此生必然无法达到顶峰。既然价值衡量的是合乎逻辑的水平，这本书就是以价值为核心。这种价值可以用社会价值经验地衡量，但是其实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社会价值是包括直到无穷远未来的所有人的价值，而且，现有的人的价值不能有效地代表社会价值，甚至，由于智人的普遍邪恶，智人所感受的基本是利益，不能代表实际的价值。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经验地测量社会价值是不可能的，误差也是难以控制的。提高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加强逻辑性。为了提高价值，不仅作者有责任，读者也有责任。如果作者的文字合乎逻辑，甚至是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逻辑水平，但是读者不去认真地理解、思考作者的文字，因此而导致的社会价值下降就是读者的责任。甚至，读者因此而出现的后续错误，如放弃阅读、停止思考，和犯罪也没有什么两样。作者和读者有一些相同的责任：都不能武断地、不合乎逻辑地推理或得出任何结论。”

阿梦说：“作者不会用确定的语言去表述猜测，读者也不能把不确定的文字转化为确定的场景。书中人物的行为、思想要合乎逻辑，所以，不会描述现实中存在的不合乎逻辑的行为、思想，如打打杀杀、坑蒙拐骗。智人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未来时代是不会有什么读

者的，因为其中的描写的人物和思想、行为有太多无法合乎逻辑之处。当然，不现实的文学也未必就合乎逻辑。”

我说：“在纯逻辑作品中，其角色的主要行为必然是逻辑推理，他们也会努力提高行为和思想合乎逻辑的程度，他们所采用的信仰、方法、原则会尽量合乎逻辑，他们推理时不仅要合乎某个逻辑规则也要让这个逻辑规则合乎逻辑。这样，其中的逻辑规则、信仰、方法、行为、思想都会越来越合乎逻辑，最终，会得到正确的逻辑规则、对逻辑的排他性信仰乃至各种真理。为此，有很多价值不够的目标被我舍弃了，例如，读者的偏好、共鸣。我不认为真理在智人社会一定能得到支持，甚至，多数真理得不到支持。所以，我不会讨好现在的读者，而讨好未来的读者对我实在没什么利益。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未来价值在我的动机中所占份额也不多。所以，我主要是为了增加逻辑性而写这本书，这包括这本书的逻辑性，也包括我的思想和行为的逻辑性，因为我发现写这本书确实能提高我的灵魂的逻辑性。有些文字看起来像是讨好读者，但是其实不然。”

阿梦鞠了一躬，“高明之极！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这场自辩？”然后像个兔子一样飞快地躲到老爷子后面。

我假装恼火地比划了一下中指，她勃然大怒，勇敢地站到我的对面抓住了我的耳朵。一股火辣辣的感觉让我灵魂出窍、一身冷汗。我瞬间明白了哪里不正常。阿梦也醒悟过来，像拜神一样唠唠叨叨：“抱歉！当时心中有火，手感太好。不要紧，一点点肿而已。开始看不出来，看出来的时候已经越肿越大了。您大人有大量。至少开始是为了你好……”

第三十八章 灵魂登山

能够把奴隶主吓成这样，奴隶也算是对新型的奴役契约有了一定的认同感。但是，实在是太疼了，她是把耳朵当面团捏？我正要再次

发作，老爷子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真不能算是智人。听你们说话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似乎唤起了某种本能、熟悉的记忆。”

阿正说：“您这么欣赏他们？未来社会的大科学家们也是古里古怪？这么不食人间烟火？”

老爷子说：“因为从众不再是灵魂的一个必要的信仰、方法，我们不会对怪人有任何歧视。从众只是一个倾向，未必总能超出对自由的追求。”

这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从众也许代表了预期价值之间的相互吸引。但是，错误的预期价值自然也会导致错误的相互吸引。从众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和物理学中动能和引力势能的关系有些类似。动能足够大就可以摆脱势能，飞往天涯海角。物理学不会歧视孤零零的粒子、不稳定的粒子。逻辑推理的总体趋势就是越来越自由，命题之间越来越不相像，类似于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虽然存在万有引力，物质之间仍然在远离。虽然存在从众的倾向，灵魂之间的总体趋势仍然是越来越疏远、越来差异越大。如果因为只存在吸引力而没有排斥力就推断出一定要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似，就是过于想当然的推理了。”

阿梦说：“所以，承认人类是灵魂，目标并不是让灵魂更相似，甚至可能是为了让未来的灵魂更加多种多样。但是，这会让灵魂之间更加平等。”

阿正说：“灵魂之间只会更不平等吧？毕竟，能发现真理的灵魂是极少数。”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只有成功和不成功的思维、研究，没有平庸的灵魂。逻辑生物并不看重是否成功，而是看重日常的目标、思维是否尽量合乎逻辑。每个灵魂都尽自己的力量进行尽量合乎逻辑的思考，研究真理。因为大家都是尽量合乎逻辑地研究，每个灵魂的预期价值就都是无限大，结果的成败只是偶然的。这和智人社会不一样。智人一方面是不知道无限大价值，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由于绝

对的从众、追求身体的利益，即使知道了无限大价值的存在，绝大多数智人也不会追求、维护无限大价值。所以，我们认为智人只有价值有限的灵魂，而逻辑生物才拥有价值无限的灵魂。”

我说：“按照智人当前的状态，精力主要用于改善身体、细胞的利益，不关注灵魂、推理的价值，灵魂是没有多少增长空间的。即使一切心想事成，智人也还是智人，基本上是生活更舒适的动物，不会成为更高级的生命。要想让智人进化，就必须从最基本的信仰进行改变。”

阿正说：“身体不改变也能算是进化？”

阿梦说：“根据以往的进化经验而总结关于进化的规律，再推测未来的进化，这是经验主义的传统研究方法。既然这是一种逻辑推理，又不是最合乎逻辑的逻辑推理，就不是真理。以往的动物没有灵魂，或者说灵魂极为渺小，被动地、改变形体的进化应该说是它们的主要进化模式。但是，既然灵魂的增长才是真正有无限潜力的增长，为什么不能由灵魂主宰进化？”

我说：“形体改变主要是为了改善经验。由于没有最好的经验，甚至没有绝对的优劣，也就谈不上最好的或者绝对更好的形体。所以，形体，包括其物理性质、美学性质在内的一切性质，是不可能提供生物进化的最终目标的，也就不能用这类性质判定最高级的动物。但是，世界上存在绝对更好的灵魂。尽管最好的灵魂是千姿百态的，有无限多的可能态，但是，智人的灵魂从来不曾接近于这些态。”

阿梦说：“我认为，不存在最好的灵魂。当然，可以根据是否在全力以赴地追求改善灵魂来为灵魂分类，能够做到就是逻辑生物。某种意义上，灵魂世界像是无限高的一座大山，改善灵魂就像是登山。但是，随着高度的增加，并不是像经验主义者所习惯的那样越来越小，反而是越高越广阔，可能态越来越多。智人的灵魂就在山脚，根本算不上半山腰。智人之所以算不上逻辑生物，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登山、追求更加合乎逻辑。”

这个比喻很形象。甚至阿正都有了想法：“也许，逻辑生物会把智人视为迷路的动物、细胞，碰巧走到了山脚下。至于未来会不会发现生命的真谛，开始登山，也许靠运气、缘分，也许靠理智、逻辑。我觉得缺一不可。”

我说：“很有可能。我们当初开始研究的时候，肯定没想着登山，想的还是细胞的利益。只是逐渐地向着真理、逻辑靠拢，最终产生了纯逻辑的信仰和方法。现在我们只能有时采用这一信仰、方法，但是，逐渐地，智人乃至地球文明都将转向这种信仰、方法。这就是智人开始登山、进化的过程。”

众人感慨之余，阿梦说：“慢慢地，我感觉出来本书的一点妙味。逻辑生物热爱、追求的是逻辑思维，不是俊男美女、家财万贯，所以，闲暇时读的书应该也是逻辑性很强的书。纯逻辑流小说的思想性就应该像是论文，不对，是应该比之前的论文更合乎逻辑。我开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错不错！不过，我不喜欢关于我的描写。”

我直接回了一句“众口难调。”其实，由于纯逻辑信仰的缘故，我没怎么考虑谁的口味，哪怕是我自己的口味，都所剩无几。这些残余的口味都有一定的模棱两可属性，留不留也是两可。这并不限于利益、细胞，也包括直觉、兴趣、自由等多种多样的动机。但是，我现在决意要保留。如果未来证明它们有超出预期的价值，就会被最终保留下来，证明我英明神武、远见卓识。如果没有价值就会被删除，没有存在过的迹象。用这类事件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本应属于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但是，很可能是由于信仰和能力的缘故，我认为这不会类似于幸存者偏差。人类已经留下了无数的文字，却没有什么真理，这本身就表明文字中出现真理的概率微乎其微，而我能在文字中留下多得多的真理本身就意味着这绝非偶然。完全盲目的尝试和正确逻辑指导下的尝试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只是部分正确、可能正确的指导。相比之下，智人对尝试的指导只能说是无法正确的指导。

阿正延续了今天咄咄逼人的势头，“我觉得叙述的顺序还是有些问题，很多地方不那么好理解。”

我说：“顺序对作品并不算很有价值。我写过一些顺序严谨的论文，始终有一种感觉，那不是我的思想的顺序。一方面，花了时间去整理顺序，另一方面，读者没有机会见到作者的真实思路。我认为后者的价值也很大。例如，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推理之后，又发现了某种更有价值的推理，如更可靠、更全面、更合乎逻辑。所以，思想会有所重复。后面的思想虽然并不一定更好但是有更大的概率是更好的思想。智人也许是为了节约纸张，节约编辑、读者的精力，禁止重复。对于价值无限大的思想，这多少有些因小失大。”

阿梦说：“这种重复中的价值增长是有一些规律的。很多思想是从很简单的思想、话题开始，升级到越来越有价值的话题。在思想简单的时候，不够立体的时候，缺乏逻辑依据的时候，其重要性、可靠性容易被忽视。读者相对于作者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为作者有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潜意识的、不确定的思想来加强这种思想的价值。所以，读者会发现一些思想的不断加强是意外的，对我们则并不完全意外。”

阿正说：“对，我就是觉得思想有时重复出现，又有所变化，有时根本不知道变化的重点、原因在哪里，觉得这本书的思想的流向变化莫测。”

阿梦笑眯眯地说：“这种事这世上只有他才会知道。”她轻轻给我揉耳朵，却像是在拿针扎我，让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像个虐待狂。只不过，虐待狂也是一种经验，也许称得上对利益不利，但是不一定对价值不利。阿梦对我的督促改造有时在我看来就是虐待狂，我写的这本书在一些智人看来也像是虐待狂。同时，我无法否认阿梦对我的爱，就像我爱人类一样。说起来，我初次感受这种爱恨交加还是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出来的。我们都在灵魂大山中发现了某种世外桃源，却深恨自己乃至全人类短时间内都无法到达彼岸，而问题主要出在人类自己身上。

我说：“这种思想的变化、升级多数时候依靠无序的联想、归纳，少数时候依靠有序的安排、推理。既然费尽力气调整顺序后的论文无法说服读者，本书尝试尊重思想的本来面目，至少是值得一试的。”

阿梦说：“你这个推理是建立在你的视角之上。你这种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越是新奇的事情越有兴趣，当然，你是灵魂世界的机会主义者，而绝大多数智人都是经验世界、感官世界的经验主义者。所以，你乐于尝试新思想，但是不应该认为智人会愿意。相对而言，我更能接受灵魂世界的机会主义者。也许，在可能合乎逻辑的思想之中不断尝试，就是灵魂日常生活的本质。”

我说：“不知为什么，听你说话我经常觉得不像是好话，也许这就是天敌的本质。只要书中的那些基本命题有价值，一切无关紧要的思想重组、总结等工作都会有人去做，甚至制作各种教程，而我不愿意做。”

阿梦优雅地屈膝致意，“您受累了！”我不用看也能断定以及肯定这必然是假象，甚至认为其可信度堪比真理、纯逻辑信仰。但是，这也只能是假象，毕竟，这是逻辑推理的结果，不可能比逻辑更可靠。所以，我会这么想只能说明我脑子里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还有很多，时刻需要我依靠信仰进行矫正。

我说：“我不会为了读者而写作，尤其是不会为他们写经验。在我看来，那实在是吃力不讨好，付出了代价却降低了自己的平均价值。即使是读者最想知道的现象，即使我知道那确实发生过，只要我认为不重要也会不写、少写，就像纯逻辑方法要求的那样，尽量少思考、研究经验。相反，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读者对关于合乎逻辑的思想没有兴趣，但是，由于价值最高，我甚至是不得不写。纯逻辑流的走向不是作者想要设计就能设计的。哪怕我一开始想设计什么，随着推理的延伸，对于其中不够合乎逻辑的部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这种无用功做得多了，我也就放弃了过多的设计、伏笔。你们要理解到想写却不能写的痛苦。”

阿梦白了我一眼：“可我怎么就是不信你是为了合乎逻辑才不写呢？我倒是认为，这体现出逻辑世界、灵魂是万能的，又不是万能的。也许，就不存在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名义上，可以对自己的灵魂为所欲为，但是，如果那么做，这就不算是你的灵魂，因为纯粹的你的灵魂必然只会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如果你的灵魂选择其它追求，如让逻辑无法如愿以偿，其动机很有可能是受到了细胞影响。”

阿正说：“你们说得太复杂。叔叔的灵魂受到了细胞的利益的影响，妈妈通过对细胞施暴修正这种影响。”对不对是一回事，这句童言实在可畏。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权通过施暴修正阿梦的修正欲望，但是，这必然会导致无限的修正推理和暴力循环。出于对长期后果的担忧，我果断否定了经验主义的倾向，决心要努力说服奴隶主放下手里的鞭子。

第三十九章 混合的相对性

阿梦换了个话题，“我认为你没有完全遵照事先的约定，有不少庸俗的文字。当然，与无限大价值相比，偶尔不遵守约定不算大问题，但是，不应该为感官服务。”

我气得几乎要跳起来，“还有完没完！首先，刚开始写，能做到这样不错了。我写得太好，未来的纯逻辑流还要不要发展？难道要出道即巅峰？其次，我认为，纯逻辑小说并不禁止经验和思想的互动。完全为了感官的利益、炫耀文笔等目的而描写经验当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能为无限大价值服务的描写则不是，甚至不需要其主要目的是为思想服务。如果把所有情节都抽掉，甚至把过于通俗的解释也去掉，这篇枯燥的书读起来必然会很吃力的，能读完的智人数量大概要少掉百分之九十九。虽然为更多现代读者服务不是我的主要目标，但是，至少也算目标之一。第三，价值不高的文字有很多，你有意见的那些文字并不是问题最严重的。肯定也存在我们认为有无限大价值其

实价值有限甚至是邪恶的内容，你为什么不去努力找出这类内容？你是为了利益而吹毛求疵，不是为了信仰。”

阿梦说：“也许，按照你的目标你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但是你考虑过我的目标吗？你的那些目标都可以用其它内容承担。甚至，你还进行了虚构。”

我说：“你没有权利武断地采用你个人的标准对我的工作提出要求。首先，我受到能力、篇幅所限。以我的能力，写美食、旅游很难用相同的篇幅起到同样的作用，我很不愿意在经验描写上浪费篇幅、精力，也不愿意培养那类写作能力。第二，写那些外出的经验会涉及很多时代背景、地球文明的经验，进而涉及很多邪恶。我把经验凝聚在房间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大概只占据了人类生活时空的大约一亿亿亿分之一，却贡献了或至少可能贡献了大部分真理，这本身就很值得读者回味。第三，我尽量客观，但是，受长期的习惯所限，仍然可能有无意识的主观因素。第四，我不可能像其他作家那样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但是，仍然有我自己的一些独家信息，而且，我有权不透露信息。第五，读者，包括你，对本文的一些理解乃至联想并不都是作者的真实用意，而可能是误解。既然我的判断会在写作过程中受到经验主义的考验，读者为什么不能受到经验主义的考验？这有助于导致关于信仰、经验主义的正确思考。第六，智人对信仰、方法以及论文从未要求尽量合乎逻辑，或者说，从来没有做到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对这篇小说如此苛刻？不说和其它小说比，即使是和论文比，它的逻辑性也毫不逊色。而且，越是重要的部分越是合乎逻辑。第七，有些推理的错误就是历史事实，所以，没有必要回避一切错误。我当初怀疑传统是因为传统不合乎我的利益，这当然不对，但是，我难道不应该如实记录这个思维过程？重要的是，这个错误并不影响结论，因为我们后来的推理回到了正轨，也给读者提供了正确的推理。第八，我的目标和你的目标难道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你的目标比共同的目标还要重要？你懂不懂求同存异？即使你怀疑我别有目标，只要我的行为仍然合乎正确的目标，你似乎不应该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老爷子来了一句“好家伙”，阿梦的脸色也好了很多，“但是你的有些描写简直就是在戏耍我，会产生庸俗的联想。”

“我这人不会过度批评庸俗，只会将它与一切经验平等对待。美食、旅游并不比性欲更高尚。问题不在于灵魂庸俗，问题在于神经系统的偏好庸俗。庸俗的事情往往是细胞最在乎的事情。我不研究生物技术，不会修改神经系统、解放灵魂。但是，我可以研究真理、暴露问题。我的观点是智人应该通过解放灵魂、控制神经系统来解除细胞对灵魂的控制，而不是通过灵魂的自我控制。后者在与无所不在的神经系统的较量中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过于强调大卫必须战胜歌利亚，结果是没人愿意当大卫，可能让一些功利主义的、结果论的盟友丧失信心，甚至去给歌利亚当奴仆。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分歧。这些描写至少暴露了不同灵魂受细胞影响的程度不同。如果你的灵魂在有些地方没有经受住考验，想歪了，应该为发现了问题而感谢我，至少可以一笑置之。可你动不动就恼羞成怒，总是要把责任归咎于我的灵魂，而不是责备自己的神经系统，责备自己的灵魂对一些经验的歧视。你感受到了庸俗是因为你的细胞在通过神经系统和它们在灵魂中的代理人指导你的注意力，努力寻找甚至演绎出它们想看的部分。我没办法干涉你的神经网络、思维、注意力和后续的逻辑演绎。”

桌上的干果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过来，我说：“因为你讨厌这样所以就不能这样？”

阿正也罕见地站在我这边，“妈妈，既然是小说，总应该写一些刺激的场面吧？”

我猜想，理想主义者就像在走钢丝，既怕我因为热爱功利主义而犯错误，又怕阿正因为害怕纯逻辑主义而投身功利主义。为了下一代，阿梦不得不两线作战，“经验主义者写的小说才会是那样的。当你关注身体时，才会追求身体的刺激。打打杀杀一直被智人视为很刺激，是娱乐的一个核心。但是，未来社会、正义的世界很可能丝毫不存在打打杀杀，难道那里就会缺乏快乐？只不过，智人还无法理解灵魂的很多快乐，或者说，智人的神经系统没有赋予合乎逻辑以足够的

快乐。如果你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灵魂的巨大刺激，那很可能是因为灵魂中毒太深，受到了利益、神经系统的深度麻醉。难道，自己的灵魂极端邪恶的可能性还不如一场球赛吸引人、刺激？真正关注灵魂的智人哪怕面临生死时刻也会读这本书，因为与生死相比，信仰、善恶、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是更合乎逻辑、更有价值的问题。智人的一个重要邪恶就是认为自己基本是身体，为了身体几乎是不顾灵魂的善恶，极少有为了灵魂的善恶而牺牲身体的情况。历史上的英雄虽然很少是为善而牺牲身体，但是至少愿意为心中的善而牺牲身体。这已经很难得了，因此受到了敬仰。但是，我还是认为历史上的绝大多数英雄都是为了错误的理想而牺牲。仅仅是为了避免这类悲剧，也应该搞明白价值无限大的问题。”

老爷子说：“抛开有争议的地方，这本书的主要推理还是很严谨的，比智人的论文乃至很多经典著作强。”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逻辑毕竟是我的长项。只不过，文字在理解上有不同难度，容易理解和难以理解的内容并存，意义明确和不明确的并存，表面的思想和背后的思想并存，有价值的思想和无价值的描写并存。读者很难做到全懂，要付诸实践就更难，但是也不会有人全不懂。例如，明明有的话很可能是真理，却把它们和那些价值有限的话同等对待，忽视无限大和有限大价值的差别；因为某句价值有限的话有疑问就忽视一句价值无限的话。这些都是读者常见的错误。有些人甚至会因为正确性低就推断出重要性低，这就是很荒诞的推理了。当然，不用自卑，智人的科学家也没少犯这类错误。最大的难度是对正确性的判断。对此，我也没什么好办法。无论如何，我不可能追求把每一句话都解释清楚，那会让一句变成一段、一页，不仅我犯错的次数和概率会增加，读者也更容易产生各种误解。”

阿梦说：“我发现你经常通过经验主义的推理发现重要的命题，然后用纯逻辑方法判断其对错。好的方面是，我们都不喜欢用经验作为证据。经验主义的方法先验地就不正确、不可靠。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结论必然错误、不可靠，而正确的结论可能从纯逻辑推理获得可靠性。不好的方面是我们在如何对待经验方面还是有很多分歧。最明

显之处就是：我希望能不用经验就不用经验，即使有可能获得无限大价值；你倾向于只要用经验可能获得无限大价值就用经验。我们都同意精简文字。毕竟，纯逻辑推理很有难度容易犯错，这也是我们在书中不敢进行太多、太细的纯逻辑推理的原因之一。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所分歧。你热爱冒险，愿意追求可靠性不高的无限大价值，所以，愿意进行更多、更细的推理；我相对保守，宁愿保证有相当可靠性的无限大价值，宁愿详细解释极少数正确性有保障的推理。当然，与智人相比，我仍然算是探险者。”

阿正说：“只要抛弃所有不可靠的思想、推理，剩下的是不是就都是可靠的推理了？”

我说：“没那么简单。纯逻辑信仰并不支持一切思想都清清楚楚。命题之间通过推理联系在一起。有些命题可靠，有些推理可靠。若干不可靠的命题可以归纳在一起，可能让不可靠的命题变得可靠。例如，真理来自因果推理或者真理来自归纳推理都不够可靠，尽管这已经比真理来自经验、传统好得多；真理来自归纳和因果推理就相当可靠；真理应该来自归纳和因果推理就极为可靠。同样，一个推理不可靠，成百上千类似的推理归纳在一起可能就比较可靠。不可靠、不重要的命题和可靠、重要的命题之间通过推理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能禁止前者的存在。一个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的思想就应该是复杂的，也必然有清楚的部分和模糊的部分，甚至，有暂时错误的部分。作为以推理为主要使命的纯逻辑流小说，不仅可以甚至是必须保留各种思想、推理。当然，让关于现象、经验的文字模糊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即使不是出于纯逻辑的动机，我也不会让一些画面过于清晰。”

我的腰部传来了钻心的疼痛，她温柔的外表下面藏着多少暴力倾向？难道还想再捏肿一块？奴隶的反抗精神上来了，“我从不否认我的思想有不少庸俗成分。但是，小说中的庸俗成分已经比我的灵魂里少了很多，我猜测也比绝大多数人的灵魂内部都纯洁。有些庸俗是坏事并不代表所有庸俗是坏事，我不认为我的灵魂属于坏的庸俗，也不认为这本小说庸俗。庸俗却没有价值的内容不会出现在书里。如果你没

有能力理解不庸俗的部分，又要求我不写庸俗的部分，写作就太难了。有些无限大价值的思想和隐私就是有关的。我不会完全剥离这种逻辑关联。我这是在开山立派，在一本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中有历史、论文，有信仰、方法、行为，当然也可以有马赛克。”

阿正说：“这不是四不像吗？”

我说：“我早期发现了一个原则，我称之为混合的相对性。人可以把小说和论文视为基态，那么，我们这样的书就是小说和论文的混合态。但是，也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作品视为单态，小说和论文就成为了混合态。数学家早就知道了坐标变换，物理学家建立了相对论变换、规范变换。但是，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显然还很落后，极度强调分类，根本没有认识到混合的相对性。当然，人类用血的教训学会了绝对的种族分类的邪恶，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学习过程代价过于高昂，却并没有多少可靠性，远远不如混合的相对性这一纯逻辑原则来得容易、可靠。当初，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则而努力建立最适合研究真理的知识组合，而丝毫不顾这些知识来自哪个学科。虽然我的专业是物理学，但是，很多和真理无关的物理学知识我也弃之如敝履。”

阿梦说：“这个原理很不错。我们显然还不算训练有素的纯逻辑主义者，最多算是坚定但缺乏技巧的纯逻辑主义者，所以，积极写这本书是因为拒稿和有利于研究这类经验，甚至，芳芳还总结出来很多经验主义的原则支持自己的做法。我之前不能接受那些经验主义的思想、原则，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原则源于错误的推理，说服力不足。但是，纯逻辑的理由是混合的相对性，验证了我们的经验有着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因，证明了芳芳这么写还是很有些道理的。全社会集中在若干基态上，严重歧视混合态，像这本书这样的作品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是存在邪恶的证明……”

刚想指出理想主义者为自己狡辩的丑态，一些灵感在我脑海里涌了出来，势不可挡。我一面拦住阿梦，害怕失去灵感。同时，另外一些思想也努力冒出来，就像是两股水流开始相互冲击。早期的一个原则现在还能产生这么多推论让我有些意外，关键在于我以前自认为并

没有轻视这个原则。那么，也许我仍然轻视了逻辑？也许，逻辑真是无所不能？担心失去更有价值的思路，我掐断了这一推理。很遗憾，智人毕竟无法在一个时刻同时进行若干推理，只能让各种推理交错而行。我舍小就大，一瞬间想到了语言赶不上思想速度带来的不便，下一瞬间就开始急匆匆地讲述，努力赶上思想产生的速度，“如果我们是经验主义者，就会认为，我们遭遇的这些经验让我们产生写一本混合著作的想法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自称为合乎逻辑的。但是，其他人不会接受这种逻辑，更不会因为这类经验就认为分类原则有错误。这也是智人社会有很多思想冲突的根源所在，因为一个人的经验的价值是难以被其他人完全承认的，同时，人们又认为这一价值在本人那里没有问题，每个人可以受到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这就是经验价值的不确定性。同一个经验对不同人可以有不同价值，这也可以称为经验价值的相对性。那么，对于那些分别得到一部分经验支持的问题，经验主义就会陷入泥潭，如是否要收入平等、是否要民主。即使是所有人的经验，也可能是错误的，只是相对而言更容易被经验主义者承认，所以冲突相对更少，如灵魂离不开人体。但是，这只会让问题隐藏得更深，危害更持久。但是，有了纯逻辑的混合相对性原则，一切经验、一切基于经验的分类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纯逻辑信仰的这么一个推论就会让经验主义产生理屈词穷的感觉。只是这种压力的存在就已经表明逻辑和经验根本不是一个层次。这是因为，逻辑推理具有普遍性，能讲给所有人听，甚至是所有外星人、智慧生物听。至于当今社会的经验，讲给外星生物连人类自己都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很可能是鸡同鸭讲。也许都不敢讲给一百年后的人类听，甚至，自己的一些经验晚辈不愿听都被智人视为很正常。这些经验本身就证明了经验主义是错误的，经验的价值极小。”突然之间，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思想冒了出来，我心中咒骂着笨拙的人体结构，羡慕着计算机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强行转向，“逻辑世界中的基本存在就是逻辑命题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以前一直觉得无法绝对地区分哪些是命题，哪些是逻辑关系。现在明白了，命题和逻辑关系本来就不是绝对的概念。命题可以成为逻辑关系，只要将逻辑关系重组为命题即可；反之亦然。所以，每个思想既能被视为个体，也能被视为逻辑关系。只不过，一些

思想被视为个体必然要求另一些思想被视为逻辑关系，反之亦然。所以，个体命题和逻辑关系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应该是同质的。既然追求个体的思想、行为合乎逻辑，就必须追求逻辑关系也合乎逻辑。”匆忙之间，又有了新的很有价值的思想，我甚至顾不上判断是不是有无限大价值，只能直觉地希望这是在舍小就大，心中憋着一口血再次强行变道，“所以，逻辑世界中不仅有一定正确的命题，也会有相对正确的命题。而这种相对性是真理。这种相对性和经验价值的相对性是不同的。它更像是相对论的相对性，因为这种混合的相对性本身是真理。而经验的价值之间的相对性本身不是真理。或者说，因为一切经验的价值相对于逻辑的价值都无比渺小。同样是相对性，那种基于经验得出的经验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和基于逻辑推理得出的混合相对性原理价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讲完后，有一种在水下憋了很久之后喘过气来的舒畅感，最后我甚至还有精力吐了几个泡泡，“混合相对性原理有很多表现形式。例如，尺度变换的相对性。这对破坏分类法则有很大的杀伤力。将小说、论文、历史记录等文字作品混合在一起并不是终点。文字作品、视频作品、音频作品、雕塑作品也能混合。之后，作品之间的混合也不是终点，现实的工作、生活还能混合。所以，混合是没有终点的，这就是物理学规律的尺度变换不变性，或者说，规范不变性。这么说，庸俗、不庸俗也能混合，这种权利不再是基于经验的，而是天赋的权利。”我从阿梦的眼神中似乎看到了讨饶的意味，脑子一走神，就再也无法继续了。我恨恨地看了阿梦一眼，她一脸茫然，显然不知道为何祸从天降。

老人笑呵呵地插话说：“未来的论文和文学作品确实是混合在一起的。当然，各人有自己的倾向，但是，纯粹的小说或论文都极为罕见。很多科学家仅仅为了乐趣而把思想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甚至，用有故事情节的视频表达学术思想也并不少见。”

阿梦拍拍我，让我休息，她说：“其实人类以前也是这样，曾经用文学、吟唱诗歌等方式传播知识。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文学作品才几乎和前沿科学断绝了关系。” 我有些不由自主地闻到了她的体香，开始想为什么刚才完全意识不到，开始想灵魂现在是不是可以为身体做

点事情，这是不是邪恶、杀人，想着我为了自己的快乐而让人类社会付出的代价，不由得经验主义地认为还是当动物好，不会活得这么累。我强行阻止了理性主义的反击欲望，甚至，闭着眼翻了个身抱住阿梦的大腿，借助她的身体加强我的功利主义。触感一瞬间变得冰凉、僵硬。不仅感官的感觉好极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乃至现实主义都以此向理性主义者证明：你搞不定的，我们一出手就搞定了。理性主义虽然不会承认，但是对此也暗暗表示钦佩，甚至帮着出了点馊主意。

阿正说：“这多少有些不务正业。”

阿梦的声音有些变调，难道现在她已经全身僵硬？好在她没有做出任何不满的表示。我心中偷乐，幻想着混合相对性原则能让她未来改头换面。“经验主义的门类划分本身就是对自由原则、混合相对性原则的践踏。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既然没有思想的相声小品影视作品都能庸俗，用庸俗发现、阐述真理却不行，这是为什么？像现在这样，作品要分成男频和女频？我不知道关于真理的书应该划归哪一类，不频？似乎这只会是对智人的耻辱。”

阿正说：“分类当然是可能的，这就是本中文书。”

“它必然有可能不是中文书。只要分类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不是暂时的、可有可无的，仅仅因为未来可能不是中文书，它现在就不能被划归中文书一类。就像你不能说人必然有两只手一样。”

“这是文学。”

“我当然有理由不这么认为。这本书至少可能发现了真理，从价值看不输任何学术经典。”

阿正说：“读者不会喜欢你们这样。”

阿梦耸耸肩：“喜欢是什么玩意儿？在真理的问题上，我只关注爱。相信会有人爱这本书爱得要死，相信会有人愿意为之去死，相信也会有人恨得要死，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会只有爱的。”

第四十章 知识体系中的推理自由

不一会儿，我手上、脸上就沾满了汗水，似乎是从数九寒冬进入了炎炎盛夏。想着她可怜的样子，我以喝水为借口让她放松下来，顺便说了声谢谢。她说：“我读书最讨厌不明不白的，你能给我私下解释一些疑问吗？”

我觉得这不正常，难道是想挑衅？这反而让我找到了新的乐趣，“刚才不是已经解释一些了？为什么还要解释？不解释也有不解释的趣味，为什么不保留这些乐趣？我只愿意对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做出解释，不屑于满足你那猥琐的好奇心。”

她翻脸比翻书还快，“还永恒价值，能不能出版还不一定呢。”

我说：“这倒不假，古人的很多科学发现按照现在的标准都会被拒稿的。”

老爷子说：“我没看过这个时代的论文，不过，学历史时学到过，智人曾经有很多没有写作自由的时期，其中包括中世纪的课题不自由，也提到了学术写作方式不自由的时期，不会是指现在吧？”

我说：“那只能是现在，那堆 Author Guideline 让论文就像是中国古代的八股文。说起来，本应该热爱自由的科学家们居然能接受长篇大论的规则，却无人捍卫论文的写作自由、出版自由，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奇葩。”

阿正问：“我还是觉得这本小说的思想可以安排得更有条理，那些规矩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我说：“我认为把没有条理的推理整理为有条理的推理应该算是一种造假。当然，造假虽然有弊病，影响人类对逻辑推理的正确印象，但是，如果是用正确的推理取代错误的推理，也算不上本质问题，甚至应该算是很有价值的。这里的本质问题是经验主义的条理并不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我认为有很多时候还不如保持原状。”

阿正说：“但是，改善本来不严谨的、错误的推理也不算造假吧？科学论文应该有条理的。”

阿梦说：“问题就在是否称得上改善。这类似于通过制定法律明确是非，貌似有助于让人类有善恶观念，但是，如果法律中基本是错误的善恶观念，就肯定不是好事，反而巩固了邪恶，甚至会让人产生法律规定、公民投票就决定了善恶的邪恶观念。将错误的推理确立为标准推理，大量接受经验证据、数据，这种所谓科学的观念其实是邪恶的。即使是对利益而言，短期相对有利也不一定是真正的长期相对有利，更不是长期最有利。对于条理化，至少，不可能证明它是真理，那么，就随时可能成为发现真理的绊脚石。”

我说：“即使不从善恶的角度看规则，只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现代的论文写作形式自有其弊病。思想本来就应该是局部有序，长程无序的。至少智人是这样的。如果宇宙是逻辑世界，基本上也是这样的。逻辑的本质并非智人以为的从一到无穷大那么简单、直线。一后面为什么一定是 1+dx，为什么不能转向虚数？如果可以从 1 跳到 1.1，就意味着逻辑推理可以跳跃。所以，逻辑推理可能有量子性、波动性、多向性。从任何一个孤立命题开始的推理，都应该以球面波的形式同时向多个推理方向展开。如果受到了其它推理的影响，还会呈现为其它形态。”我一边擦汗一边想到了刚才的经历，就多说了几句，“所以，一个推理就应该像一个粒子的波函数，向四面八方同时传播。智人以为孤立的推理就是向一个方向推进，或者，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那必然是错误的，也许，这就是当今的科学家一次只研究一个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梦说：“由于学术作品都只记录和主题相关的思想，这扭曲了智人对逻辑的经验，这些经验积累起来再加上经验主义的加工，使智人对逻辑产生了很多邪恶的认识。例如，逻辑推理就应该集中在一个区域，但是，在没有极为强大的外力约束的条件下，一切推理都应该向整个知识系统传播，就像光波在宇宙中传播一样。要想把光限制在一个区域中，是需要黑洞的。难道，每个学科乃至每个研究人员的灵魂都应该是一个只进不出的黑洞？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自由的、涉及一切基础学科的真理研究是可能的甚至是高效的。逻辑推理在知识世界中应该是自由的，我怀疑，即使是在学校按照不同学科分门别类地授课都是邪恶。也许，像本书这样不分学科地传授知识才是正常方式，至少合乎自由这一根本原则。智人就是自由的敌人，不合理地限制逻辑推理在知识体系中的传播自由就像是不合理地限制人员、商品在地球上的流动自由，都是邪恶的。”

我说：“这本书后面的思想和前面的思想有关系，但是，可能存在局部的时序颠倒，可能有所重复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些都是研究中常见的情况，是逻辑推理的正常结果。所以，在研究人员的头脑中，先进的思想可能比落后的思想更早出现，结论可能比原因更早出现，有无限大价值的结果出来后可能并不能立即认识到其价值，没有价值的思想所占比例可能远远高于有无限大价值的思想，真理可能暂时被谬论淘汰，等等。这些对于智人都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智慧生命也未必就能无错。”

阿正问：“难道，精益求精、严谨治学这类科学家的传统美德都是错误的？”

我说：“至少，那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善。对思想、理论、作品提出完全有序的要求是不合乎逻辑的，完全没有顾及若干基本问题：低价值的思想不值得条理化；条理化可能也只是错误的条理化；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可能并不是完全有序，等等。在一个有多种可能性是错误的方向上投入这么大精力，真的是正确的吗？我倒是很想知道，哪个真理是依靠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发现的？我知道的是，我们是通过不断在价值上舍小就大，不断弃经验取逻辑，不断以自由破除规范发现真理的。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怎么可能把事情做好？智人就经常犯这种错误。为了节约资源，不愿下功夫钻研信仰、方法，急功近利地追求利益，结果必然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铸成大错，愚蠢地让灵魂成为了细胞的奴隶而不自知。在邪恶的智人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规范有很高的概率是错误的，那么，真理由于会触犯很多这样的规范，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虽然这些规范也会拦住一些邪恶。但是，哪怕它拦住了 99.99%的邪恶，只要它也拦住了真理，就是罪大恶极，因为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要面对无数的邪恶。这些规范就像是贸易壁垒，成为了发现、传播真理的障碍。这本书仅仅是因为写作方式就在这个屋子里困难重重，还谈什么让真理走向社会？”

阿梦说：“绝大多数理论根本就不值得条理化。将一个理论条理化的价值只能给一个理论增加一定的价值。可是，有这份精力，研究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不好吗？现在的研究往往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从信仰、研究方法到结论都可能是邪恶的，但是，只要把这种研究用

经验主义组织得有条有理，就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合乎逻辑的，被认为是一篇优秀的论文。这真的合理吗？同样，邪恶只需要披上了民主、法律、传统的外衣就能被智人认为是正义。经验主义对此难辞其咎。似乎，很多人把逻辑当作一种感觉，认为只要自己觉得合乎逻辑就是合乎逻辑。可是，逻辑毕竟不是家养的畜生。”

我心想，仙女最近越来越粗野了，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对邪恶的仇恨？因为我太庸俗？她要报仇？因为她想下凡实现理想？因为在这个社会中长期淤积的闷气需要发泄？我估计她自己都不清楚，只好摇摇头说，“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好歹也是部分相信逻辑的。既然有组织经验证据的逻辑能力，为什么不转移一部分去判断一下自己的课题价值、研究方法、信仰是不是有无限大价值？如果不是，明明存在无限大价值，为什么要做那么缺乏价值的工作？这些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做得合乎逻辑，凭什么认为这样的科学家是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就像是小说家用逻辑组织情节却不组织社会制度、做人原则，像是智人遵守成千上万的规则却不研究任何一条规则是否是真理。每个理论一出现就要极为有条理，那是吃饱了撑的，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等到一个理论被认为很有价值了，自然会有人将它们条理化，那是相对容易的工作，也是结果不唯一的工作。可以想象，纯逻辑信仰如果被证明是真理，必然会有关于本书的条理化工作，而且会有很多个版本，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可以有很多教材一样。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做这个工作，因为我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有着无限大价值的工作。至于我是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还是懒得做，那有什么关系？我对于写这本书一开始是很轻视的，直到我发现这个优点，才大大提升了我的兴趣。不受限制的好处是巨大的。以前，我写论文经常受到篇幅限制，经常删减我认为还算很有价值的文字，却眼睁睁看着那些期刊上有大量毫无价值的文字。这大大降低了写作的欲望，受伤害的是这个社会。”

阿梦说：“甚至，每个研究人员都可以试着做将本书条理化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比当今绝大多数研究工作重要得多的工作，做得好甚

至有无限大价值。当前的研究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少而且缺乏价值，这一工作有助于大幅改善这两个问题。”

我说：“当然，不要指望这本书能提供完全正确的思维过程。我也不完全明白最正确的研究或者说思维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感觉，思想像是流体，甚至可能是湍流。我浓缩了我们的思想过程，删除了很不重要、正确性太低、离题太远的对话，甚至，重新搅拌了一下流体，加入了一些添加剂。这不是原生态的思想，但是，至少保持了基本的形态，不像论文那样，像是僵硬的固体。”

阿正说：“就算是条理化不好，一些基本的写作标准还是有用的吧？就像是 Abstract、Conclusion，这样才最有利于别人理解啊。”

我笑了：“你脑子里还真是有货，就是货有些不太正确，应该让妈妈帮你清理一下库存。这些标准仍然是可笑的，最多是可能合乎逻辑，但是却要规定为规则，那应该意味着必然合乎逻辑。既然信仰、方法都要追求尽量乃至必然合乎逻辑，一切制度、规则也是一样。对关于论文的一切规则，关键在于，从逻辑的角度看，可有人证明过它们是最合乎逻辑的表达方式？它们是最有助于读者理解吗？或者，可曾证明它们最有利于科学家在写作过程中取得进一步的发现？是最节约作者精力的写作方式吗？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这些标准难道是哪个伟大科学家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制订的？门外汉、低水平的研究人员凭什么有权制订约束所有研究人员的规则？一些平庸之辈制定的规则要限制所有研究人员，包括最伟大的研究人员和最伟大的作品，有什么可取之处？表述清楚是很主观的定义。要是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理由能成立，菜谱、游记、新闻、议论文都可以制订写作规范，能一概要求有摘要、关键词吗？甚至小说也可以禁止暗喻、双关语，让读者能明确地读懂。想想这样的后果，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吧。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会有很多恶果，例如，发现真理的成本上升。写作自由减少会导致创作、研究的兴趣下降，读者兴趣下降，最终受损的是社会。”

阿梦说：“当前的出版制度确实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主要问题不是各种明面上的要求，而是出版机构不重视真理，没有按价值对论文加权。最起码，也应该按重要性加权。研究民族、地区文化的论文和研究真理的论文争夺版面是不可思议的错误乃至邪恶。一切知识都应该区分重要性和正确性这两个变量。重要的知识可能成为永恒的知识、价值无限的知识，如正确的目标、方法、规则。不重要的知识是可变的知识，如技术、风俗、文化、艺术、暂时的规则、临时的法律，等等。知识可能正确或错误。但是，正确率，也就是可靠性，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由于重要的知识更难以发现，其评判标准必须和不重要的知识不同。肯定正确、完全可靠的不重要知识完全比不上只有百万分之一概率正确的最重要知识。当然，我很确定我们的发现不会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正确率。”

我说：“科学论文受到了比文学多得多的约束，这弊大于利。甚至，功利主义在其中的很多推理中也悄悄地导致了很多恶劣的结果。最愿意严格按照规则去写论文的是能力低的研究人员。他们没有能力保证思想的价值和创新性，自然乐于努力满足相对容易满足的格式、语言要求。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会重视节约时间、精力，相对而言更不愿意受到约束，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学习格式、语言乃至写作方式上。这就像是劣币驱逐良币。而且，既然这些规则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如大多数作者、编辑、审稿人，就会鼓励发明新的规则，这是一个不断走向邪恶的利益循环。写作论文的规则会越来越多，论文的价值却可能越来越低。毕竟，科学家们要把一部分精力花在满足这些规则上。但是，无论这些规则受到多么广泛的支持，历史多么悠久，成果多么巨大，只要有人能够相信逻辑而不是利益、经验，就能够打破这些邪恶的制度，使人类最终抛弃支持这些制度的错误推理。所以，智人的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来源于邪恶的信仰。”

阿梦说：“你说的问题当然存在，但是也不能没有一点规范。论文里面写床戏就很不合适。”

也许是被问烦了，也许就是嘴贱，我似乎是按照某种经验脱口而出，“你眼睛里只有床戏，这反映了你的本性。”

阿梦的表现也很经验主义，“我不会误会你这个渣男。”

虽然很不冷静，我的理性还是足以应付当前局面的。这也是理性强大的一个好处。否则，即使在完全冷静的条件下，也可能做不出任何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而且，既然她要经验主义，我就和她交换一下目标，不妨学学她之前训我的样子。“我发现你也有被非理性因素乃至身体支配的时候。既然人类最应该具备的能力是推理、想象、判断，小说中就应该以这三项能力为核心。所以，这本小说应该锻炼读者的这三项能力，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无论遇上什么邪恶，只要有好的推理能力和判断力，就不会做什么坏事。你的灵魂过于恐惧身体，总是躲着，那不是个事儿。你的灵魂不会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灵魂中的某种恶魔吧？还是害怕读者控制不住？虽然智人控制能力不足，但我不认为生活应该建立在这类恐惧上，应该勇敢、乐观地面对。你一向是主张控制身体的，一向主张战胜魔鬼而不是害怕魔鬼，但是急于严格禁止似乎更像是害怕。”

阿梦安静了下来，“我去下洗手间。”

老爷子说：“看来，当今智人社会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科学发展中有绘画、音乐、文学等表达形式的功劳。前人多次用这些形式表达思想，结果，现代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思想的科学部分剥离、重新表述，间接地让人们误以为科学的思想从古至今都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本书的叙述方式也算是一种复古。”

我说：“历史总是有所重复。这次，连动机都和文艺复兴有一定的可比性。以前的科学家是为了躲避来自神学的压迫，我们却要躲避来自科学的压迫。”

老人笑着说：“原来不知道有些地方你为什么那么写。今天我算是明白多了。”

“就是，这么明显的事情老人看得出来，那个自称天才的才人竟然看不出来。”话音未落，我被揪住耳朵拽了起来，阿梦说：“我能恢复冷静，但是你也不要反复刺激我。”

我疼得直跳脚，“理想就是反复被现实刺激的。”

阿梦一下子冷静了下来，让我躺下休息，嘀咕道：“话虽不错，就是让人难以接受。”

阿正说：“没关系，您也可以说现实就是要被理想折磨的。”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阿梦听到这话笑得眯起了眼睛，我则想到了客厅和卧室的隔音效果问题。

第四十一章 评价智人

吃完早饭，大家也只能坐在桌边继续闲聊。阿正问：“你们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写书的？”

我说：“原因很多很多。首先，这是各种目的和各种意外的一种合力，如专业人士不理睬我们的思想，老爷子的来临，我们有一些写作热情，我觉得这么写才有趣味，阿梦总想做有创造力的事情，这样写避免了论文写作中很多缺乏价值的文字工作，可以加入很多自由的思想，blahblah。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对我而言，关键不在于传播最有价值的思想，而是能不断创造最有价值的思想，后者才是写作的意外之喜。我们越来越投入，收获越来越多，使之成为了一个预期不断提高也不断兑现的正反馈过程。”

阿梦说：“我预计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正反馈未来也会因为功利主义而受到遏制。细胞感到无趣、无利可图后会强制性地降低思维效率，这是个无法忽视的因素，也是细胞邪恶本性的一个体现。细细想来，细胞还是很有策略的。它们开始不喜欢的时候，会通过神经系统提示灵魂别过分，如果用智人的话讲就是‘有些无聊、还有更有趣的事情’。如果灵魂坚持到了它们很不喜欢的时候，就直接拉闸限电，直接降低精神状态，相当于‘必须休息’。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放倒灵魂，无论是睡觉还是昏迷都像是囚禁。其实，我怀疑，如果没有大病，即使是昏迷的时候，人体的资源还是能够支持很长时间的，毕竟体内的各种资源还有很多。智人对偷懒的厌恶是分为几个层次的。最厌恶其他

人工作偷懒；对自己的灵魂工作偷懒比较宽容，但是，仍然可能有懒惰这类评价；对细胞偷懒、罢工很宽容，似乎认为人生就是要为细胞追求快乐。这大概也是经验主义总结出来的一种规律。智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想的是能者多劳，却很少想奖勤罚懒、奖善惩恶。他们一方面对身体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对灵魂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惜培养意志力、吃苦耐劳等品质。虽然身体也跟着受苦，但是，身体之后是有回报的，却很少有人想过灵魂的回报。虽然灵魂确实得到了回报，因为这些锻炼加强了灵魂，使之更有能力和细胞的利益相抗衡。但是，那基本不是智人奋斗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有很多可能性，其中就包括为了未来的利益牺牲现在的利益。热爱身体的灵魂大概会说，身体是小宝宝，需要精心呵护，犯错误是不懂事，不是有意的。甚至，就连化妆品厂商都敢说皮肤角质层需要精心呵护。与待遇堪比工具的灵魂相对照一下，这种言论敢于广而告之本身就反映了智人社会的邪恶。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身体是在装傻。人体细胞在当初进化出灵魂的同时就产生了控制灵魂的机制。这套机制从一开始就是将灵魂当作奴隶来使用的。”

我认为，抛开功利主义，给这么理性、这么重视奴隶权益的灵魂当奴隶或许对理性也不是坏事。至于是不是最好的事，反正我现在还不知道，等到发现了更好的事，想来这个主人不会用契约精神来约束我。

阿正问：“但是科研这种牵涉到社会兴衰的大事怎么能因为趣味这类缺少价值的动机？未免太盲目了，有些像是撞大运。”

阿梦皱了皱眉，“你关注的不是趣味缺少价值，而是趣味缺少利益，根源在于神经系统不怎么支持趣味。至少，神经系统对灵魂无趣进行惩罚的能力有限，也是滞后的、模糊的；而对细胞没有舒适感的惩罚非常严厉、及时、准确。这还幸亏智人灵魂的很多趣味是对利益的兴趣。”

我的反应有些激动，“你不喜欢趣味不代表我不喜欢趣味，不代表应该拒绝趣味。我既没有说过只为了趣味，也不认为不能只为趣

味，甚至，最好能较多地为了趣味、只为了趣味，只要趣味不是和细胞的利益直接挂钩就不会太坏。难道功利主义地为了名誉地位金钱肉体去研究更有道德？基本上，只有灵魂能感受到趣味，细胞感受不到。所以，基于趣味的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灵魂，这虽然不如为了逻辑，但是，总是好过功利主义。”

阿梦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注意到你对真理的趣味越来越浓，思维能力在提升，工作也越来越努力，状态也越来越好了。只是，你的推理仍然有很多是采用经验主义、结果论、功利主义，不能以纯逻辑推理为主。”

我说：“阿正的问题是过于功利主义，你的问题是过于轻视功利。你认为我是因为自己的理性部分而变好，我却认为我是因为兼顾感性和理性而变好，你不能因为巫山神女……呃呃！”，一只小手捏住了我的两片嘴唇，做出了旋转的威胁。有些推理是想说出来的，说不出来就不想推理了。所以，我在心中换了个方向继续推理。我有对真理的直接兴趣，也通过对阿梦的灵魂的兴趣以及阿梦的灵魂对真理的兴趣而间接地有了对真理的兴趣；我对我的身体的兴趣、我的身体对阿梦的身体的兴趣也是一个可能的路径；甚至，即使阿梦的身体和阿梦的灵魂之间相互对不上眼，仍然可能起到传导兴趣的作用。当然，还有其它的兴趣传递路径，乃至价值。可能需要考虑那些仅仅只存在可能性的路径，例如，即使阿梦变成其它的样子，我仍然是有所预期的。这不仅包括更理性、更美等积极因素，也包括更老、对物质生活更无趣乃至受伤残疾等消极因素。所以，预期价值就像量子路径积分，虽然目前还无法计算，但是，至少应该涵盖尽量多的可能性。只想着更好的预期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不好的预期是灵魂的一种错误，甚至，这应该算是一种邪恶，导致有意为之的可能是功利主义，导致无意为之的往往是无知、愚蠢或懒惰。这时，通过借鉴量子场论的思想，我想到了所有各阶修正的总和必须是有限的，就像是物理学的重整化。同时也想到，靠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应该永远发现不了这样的规则吧？我学习物理学的时候很怕量子场论的复杂公式，因为我当时就猜想规律应该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既然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如何解

释，自然就会认为这一规律很可能是错误的。好的一面是我只认为这是可能错误的，所以，还是学习了；不好的一面就是学得不好，当然，这也算不上多大的错误，毕竟，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初次发现量子场论也切切实实地和逻辑、真理有关。我估计自己一时发现不了重整化对社会学规律会做出哪些限制，就回到了讨论会现场，却因为小手的缺失而有些怅然若失。

这让我认识到，我毕竟还有很强烈的功利主义成分，不可能一切推理都是纯逻辑推理。但是，即使是从功利主义的推理开始，也能转向纯逻辑推理。重点在于这种转向，或者说加速度、作用力，而不是位置、速度。这有些像是牛顿力学。与之类似，读者不应该关注书中的经验描写，而是应该关注这些描写的后续变化，从而学到更好的转向能力，在逻辑推理之间建立更好的相互作用机制。这和智人从经验走向经验、从利益走向利益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这时，阿正说："我觉得这书过于贬低智人了。"

老爷子明显不以为然，"我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逻辑生物对智人的态度普遍恶劣，我们认为，智人就是在有意识地伤害后人。他们从来不想着追求无限大价值，这还可以用无知来解释。但是，他们几乎从不为未来的人而工作，如努力积累知识，反而有大量的享乐主义者，不惜因此而导致无知和不努力工作，这就有问题了。猿人等动物基本不会推理，所以不存在害人这个问题。智人会推理，却有意识地回避这一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智人是宇宙中唯一有意识地伤害我们的存在，根本没做到他们自称的人与人之间就要相亲相爱。有些逻辑生物认为智人是智慧生命的耻辱，白长了会推理的脑子。我发现爱人的死和智人有关之后，有段时间曾经言必称智人为小人、鼠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居然回到了智人的时代，而且遇到了你们这些很努力发现真理的智人。冥冥中似乎真有一丝天意。"

阿梦说："甚至可以说，智人生了孩子却只想着给他们一些有限的利益，根本没想着为孩子提供真理，提供无限大的、永恒的价值。智人就是利己主义者，这没什么，但是，还是很不理智的利己主义

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明明从前人创造的很多价值中受益，却不那么愿意给后人创造价值。也许，他们只是按照前人的态度处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不愿意主动为后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愿意舍小就大，仅仅因为牺牲的是自己的利益，收获的却是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的后人。这是极端自私的表现。从结果论的角度看，大家都自私还不如大家都不自私。”

我说：“应该说，智人的灵魂有罪而智人的身体无罪，就像没有智慧的动物无罪一样。这和科学家误判真理应该被判有罪是一个道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要求越高。如果正确判断真理有难度，将可能是真理的知识判断为价值有限的知识乃至错误的知识就有些过分。如果说一个人误判难以避免，数以百计的人误判总不能也用失误来解释。明明做了很多坏事，却名不正言不顺地收割名誉地位，这就更有认罪的必要了。否则，意外的好处就坦然接受，意外的灾祸就言必称无辜，不能如此功利主义地使用逻辑吧？”

阿正仍然不服：“虽然智人有很多错误，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为正义、真理而研究，这就要比你的动机好。”

我说：“那种动机更好？谁规定的？探索正义和真理是我的个人趣味，你打我啊？”

阿梦看着我像看宠物，我感到无法容忍，“把邪恶按在地上摩擦，那种乐趣就像是我……”她脸色大变，顺手拿起平底锅轰在我的头上。我在惨叫声中主动闭上了双眼，她抱着我眼泪汪汪地说：“对不起！太着急了。”

我觉得额头起了个大包，神智都有些不清醒。

回到房间，在她小心翼翼地看护之下，猪很快觉得自己行了。可是，她像个过于称职的护士，迷人但无聊至极。我提出她跳个艳舞补偿一下，她恨不得踹我，让我想起了护士连环杀人案，“不是说我讨厌就不行，但是你的灵魂不应该总是为你的细胞而索取，不应该对身体有兴趣，那不是你的灵魂的生存意义、目标。灵魂应该以尽量合乎逻辑为唯一的兴趣，就像你说的，对真理、研究有兴趣。甚至，我认为

你过于叛逆了，竟然嘲笑以真理、正义作为动机。你也别生气，我陪你的灵魂好好说会话吧！”

“我脑震荡了怎么好好说话？我倒是想起来了，今天你为什么一直跟我作对？你这是在报复。”

“我应该不屑于回答这种问题。你这两天的表现，我早就想拍你了，刚才实在忍不住了。”

回想了一下，觉得有些罪行也算不冤，“我确实有不少冲动。”

“所幸，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爱的是我的灵魂，如果你这一下破坏了我的灵魂，是不是就要不爱我了？”

听到这话，她的表情一下子软了下来，“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对。我批评过你的自尊心，到了我这里，也不一定就能免俗。”

我得理不饶人，“还不一定，是一定不！快跳！”

她赶紧去冰箱里拿了个冰袋出来给我敷上，那刺骨的凉意让我一激灵，“你敢暗示是我昏了头？”

她面无表情，“你想多了。”

“你动不动就批评这里批评那里，好的地方你欣赏得了吗？好吧，你能欣赏！你就那么想和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成为一丘之貉？”

“您要把我让给他们？”

我一激动头就疼得像要裂开。

她轻轻按摩着，“好啦！您现在自信得像天老爷，火气也要上天，如果这个包像火山那样爆发，会是什么景象？”新仇旧恨让我真的要爆发，她只是用力揉了揉我就只好乖乖躺下了，但是狠狠地把她搂了过来。

她问：“你真的是因为认识到八股式的论文的危害才这么写的？”

“我当然是因为被女暴君逼的，在她的淫威下只能委曲求全。”冰袋一紧，我猛抽了一口凉气。阿梦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仔细看了看，觉得她眼神很清澈，刚松口气，她接着说：“我的身体是故意的。”

我早就受够了她的阴阳怪气，趁机翻身按住她，“灵魂没事，可是身体要报复。”她一向不喜欢明火执仗，所以我顺手关灯。

“大胆！”

“别那么呆板，要勇敢地面对邪恶，生活就应该有声有色。”

她把灯打开，“那您究竟想要声还是要色？”

我喜出望外，“我要选震荡模式，声-色-声-色……”

她笑着说：“大爷您真会玩。但是，只有二选一的机会。”

我说：“二选一不是合理的逻辑规则。就像泡利矩阵表明的那样，将两种独立的可能性组合在一起应该有三种独立的逻辑操作，震荡也是一种。我有自由组合趣味的权利。”

她两眼放光，“还有无序的逻辑操作吧？”

我觉得我们真是天作之合，“当然当然，既声且色。”

她叹了口气，“难度太大，我做不来。”

说得那么热闹！不过，一切可以慢慢来。二选一也不错，毕竟她通常是两者都不给的。我经验主义地选择了色，然后她定出了邪恶的规则，双方只可以获取视觉享受，但是许看不许动，“要让精神独立于身体。这是一个考验。”我开始接受色的考验，甚至，可以说色香味俱全……

第四十二章 裸兴趣的刺激

醒来已经天光大亮，我并不介意昨晚输掉了比赛，没羞没臊地说：“这样的深度合作让人心旷神怡。我越来越发现佛洛依德的理论是对的，性欲能为灵魂提供动力。对我们，则能为正确的推理方向提供动力。”

阿梦爱惜地揉了揉我的肉角，“你把破坏规则、耍赖皮称作正确的推理方向？你这个思想的产生过程算不上合乎逻辑吧？只是因为昨晚的利益？”

“当然不是只是利益，而是兼顾利益和价值。不管这种从经验的个例到所有经验的推广是不是为了利益，我都对结果很有信心。”我的理性及时拦住了经验主义，不让它说这是真理、会一直正确下去，改为：“你可以把我视为身在经验主义阵营心在纯逻辑。”

“你不动脑子的时候就像是我的靶子。别说那些老话的经验，那最多证明你的动机不坏，无法证明动机最好或者方法最佳。结果会是什么我无法预测，但是至少知道你得出的结论不对，太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了。首先，弗洛伊德只不过有时正确，对你都不是永远适用，不需要急着将这视为规律。其次，你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视为或者规定为规律，就会导致更多的经验符合这一规律，让你更容易犯错误，也更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重要的是，最有价值的规律并不只是为了能正确地描述，甚至，可能完全不合乎经验，无法描述此前的任何经验，但是，却一定能描述未来某一时刻之后的所有经验。例如，灵魂从未解放，但是，应该也必将永远解放。性曾经是主要动力，甚至可能曾经是唯一的动力，但是，必将成为可有可无的动力。所有真理，必然有规范行为的作用，只不过，有些真理的作用还没被发现，就像你刚才说的混合相对性。还要再强调一点，成功描述魔鬼的理论并不应该被视为正确的。我认为，正是为了避免混淆，避免无限大价值的正确理论和价值有限的正确理论混在一起，才专门用真理代表价值无限大的正确理论。至于价值有限的正确理论，可以称之为技术、科学、艺术，反正就是不能称为真理。关于人的真理现在还只是刚刚出现，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现有的理论都是经验主义地描述有很多邪恶之处的智人，而不能描述真正的逻辑生物。”

昨天包括昨晚已经如此劳累，她居然还能如此有活力？！理性主义感到了一丝不安。如果她的逻辑推理能力都赶上我甚至把我甩得远远的，我是不是连成为奴隶的机会也没有了？自信心站了出来，保证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回到八百年前，你的表现像极了采阳补阴的妖女。我把你的肉体当靶子的同时你就把我的灵魂当靶子？这是不是就是你反对经验主义的动机？”

她一掌拍在我额头上，转过身去。我惨叫一声，从后面抱紧她，“再这么下去，你就不需要我了。”

“又来了。你扮猪，我多少能理解。可是你为什么老是喜欢把高雅藏在低俗的后面？”

“多谢！”

“狗嘴吐不出象牙！”

“你需要象牙？”

“我需要剪刀！”

经过一番拉锯战，她接受了我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提议，但是我又上当了。她最近屡屡通过违背经验、遵守承诺欺负我，我却不能指责她，产生了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感觉。

阿梦问：“你有自卑、悲观主义倾向，所以，经常贪图物质、现实利益。”

“你那怜悯的眼神无益于让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总是身心俱疲的样子。”

“别那么低估自己。推理是件苦差事，想象要轻松得多。这可能是因为智人相对更擅长推理，却不擅长想象。所以，你面对的竞争比我激烈得多。当然，想象至少目前也还是一个很需要放松的工作方式，过于疲劳难以产生优质的想象。如果我每天辛苦地推理，早就是个黄脸婆了。可惜的是，难以通过同时兼顾理想和现实、想象和推理来避免双方在利益上的不平等，那样不仅会导致缺乏理想等邪恶，也

是不自由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当然，经验主义、结果论关注的理由是伤害最终的结果。”

“理想主义者的难度在于摆脱现实，现实主义者的难度在于过于现实。在苦难深重的现实之中，这本身就很不平等。”

“其实，一起工作是最好的途径，甚至可以经常交换目标，我也愿意身心俱疲。”

“你还没有？”

“闭上臭嘴！”

“别动不动就让我闭嘴。真要是依着你，我们要损失多少思想和乐趣。理想主义者太缺乏忍耐精神。”

“我也没觉得你有。”

“那是因为你左一把右一把的，我早就忍过头了。”

“别犯规！”

我不得不罢手，“当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我有时觉得我们两人差别太大不是好事。”

“可是，我从差异中看到的主要是好事。你怕的是没价值的争吵，但是，我们有多少没有价值的争吵？好吧，确实不少。但是，我们没有多少争吵最终没有价值。坦诚、不记仇尤其是理性足以让一切争论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我说：“你大概想表达互补的意思，我却觉得你这是好战，而且，我从战斗中所得甚少。”

她苦着脸说：“你就像个玩游戏上瘾的人，屡败屡战。我虽然早觉得这游戏乏味，却不得不陪着你玩。我希望，你能多想想灵魂、价值的得失，而不是身体、利益。我甚至觉得，你在推理方面就像我在肉体方面的，善战却总想着高挂免战牌。”

这番言论太刺激想象力了，当然，是一种很不自由的刺激。“我无法像你这么冠冕堂皇地偏向灵魂，也不觉得你真的忘了肉体，甚至，怀疑你有时候是以灵魂交流的名义拼命利用我的身体。”

她低笑着死命地咬了我一顿，我甚至觉得她就是想用我绷紧肌肉的样子来报复我。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劝我不要做出反击，因为她牙印太多只会影响感受。理性主义提出抗议，身体愿意为即将到手的利益支付代价，但是，不应该放纵她的灵魂伤害我的灵魂。可是，当利益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我的理性主义往往很难抵挡现实主义和神经系统、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联手。她说：“你还真会羞辱我，所以就不要怪我羞辱你。是否有利于灵魂的交流是我接受身体交流的前提。我感觉你对此基本不关心，如果只看这类时刻的表现，你就像个典型的智人。”

虽然很不认同她的做法，但是，我暂时只能接受。理性主义对此能够理解，毕竟，众多智人的灵魂接受众多邪恶时的理由应该也差不多，都是暂时无法改变。但是，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我势单力薄尚且且战且退，智人人多势众却屡屡被传统、法律等邪恶打得溃不成军，甚至，智人应该算是被自己打败，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消极避战，遇到邪恶就望风而逃，根源之一就是害怕利益受损。我一方面努力证明自己在交流很有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努力证明奴隶主的规则是邪恶的。在她不断上下其手的条件下，要兼顾这两点实在是天大的困难，“身体对灵魂的束缚是实实在在的。我不会像智人那样认为这种束缚是无法克服的无限高势垒，也不会像你那样无视势垒的存在。我会努力穿透势垒，这其中不仅有利用势垒的意思，也有改造、降低势垒的意思。”

“我也注意到，既然灵魂短期内无法独立，或者说，难以消除势垒，如果过于忽视身体，反而会危及灵魂的生存。也许，应该只关注身体的健康，而不去考虑和健康无关的功能。本来，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但是你的现实主义把问题复杂化了。为了你的灵魂乃至你的灵魂所关爱的细胞，我不得不大大加强对身体的关注。只要我离不开你，这似乎无法避免。过于抗拒反而会把更多的思考、话题引向低价

值。两种态度的效果也是个问题。我是个对结果很好奇的人，否则也不会这么急于实现理想，但是，我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决策对不对。即使我们在一个方向上很顺利，也不知道其它方向是不是更顺利。似乎只能靠自信，认为其它的方向都不可能更好。但是，我不满意这种非理性的方式。”

我很佩服她这种时候的冷静，又不禁怀疑她现在其实很清楚我的处境，所以，承担了多数的推理，甚至，也许她是在为自己寻找状态。想到这家伙可能在把我当成工具，我有些上头，直接招致了她要动刀子的警告，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在精神世界中反击，“你总批评我关注结果、非理性，其实，你用得也不少。而且，不能对它们一概而论。例如，结果论也有若干变种。我的结果论就并不那么像是结果论，至少不是大多数人的结果论。我有关注胜负成败的一面，所以追求足够努力。但是，我也有不关注胜负的一面，例如，我玩游戏的时候从不喜欢判断胜负，喜欢无限地扩大胜利，追求极致的胜利。这在研究方面表现为总喜欢扩大战场，扩大优势，收缩、精确自己的观点从而扩大自己的对立面。总而言之，就是要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哪怕这会让本来明显正确的命题变得有些争议，让即将结束的研究重燃战火。”

她顿时认真起来，“如果有足够的能力、意志品质配合，这无疑是研究人员最好的品质。由于细胞的各种影响，智人很难做到这样，所以，这是智人中很罕见的品质。对于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我不认为他们不曾意识到信仰、方法中的问题。但是，或者是因为对能力缺乏自信，或者是担心难度太大，或者是害怕大众的反对，或者是因为这不在他们为自己预定的研究范围以内，他们很少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本质上，他们和普通的智人一样，担心付出的太多，担心缺少收获，担心收获的周期太长，担心失败。所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也许是因为原来就在努力思考，她的罢手和严肃反而让我迅速进入状态，毕竟，我自信地认为她今晚逃不出我的手心，甚至有些荒唐地认为她也不想让我逃出她的手心，自然不会急于一时，反而很珍惜

工作状态，“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是长期而言更好的方法，但是短期内反而会降低正确性。我愿意付出短期正确性这一相对较小的代价来换取长短期重要性和长期正确性的提升。我们的研究不同于智人的各种主流行为，如游戏、经营、投资、恋爱、学习乃至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有限的时间、过程中追求有限的利益，前者则是在追求无限的价值。所以，当智人预期继续玩游戏、投资、研究会导致利益入不敷出的时候，就会停止。但是，如果研究人员选择追求价值，哪怕是以价值为主的利益价值混合物，就永远不会有入不敷出的时候。毕竟，身体疲劳、失败的可能性都和价值无关。研究人员追求得越猛烈、越正确，结果就会越有价值，而且价值减去成本后所收获的利润是指数增长的。所以，经济活动可以落袋为安，化解风险，因为本金越来越大，利益的增长却可能下降，至少不会维持价值那样的增速。但是，研究真理不然，只要在正确的方向上，越激进地追求价值，价值越大。但是，理论上，这是在无限长时间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原则。在有限的研究时间中，不断提高目标的价值、提高衡量价值的标准，这本质上是降低成功率的，有可能降低自己一生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就可能降低自己的感受和利益。”

“但是，你不仅做了，而且经常做，几乎就是理所当然、本能的反应。这违反了结果论追求最大成功率的原则，违反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利益的原则。你这个铁杆的功利主义加结果论者为什么会这么做？你这么做似乎很不像你。”

“你这么说也确实不算错。我的研究生涯就始于对提高研究成功率的原则的研究，也就是思维科学的研究。但是，最终为了价值却开始放弃成功率。原因还真的很复杂。也许，我认识到无限大价值的存在而智人却没有认识到，功利主义让我不能太自私；也许，因为我太想知道无限大价值的知识是什么，对这一结果的关注压倒了对功成名就等利益的关注；也许，我发现功利主义和结果论没有无限大价值，我虽然无法完全放弃，但是，在重要问题上不想由它们做主。让我自己选个最主要的理由，我会说是因为对真理的兴趣，从小就听说‘朝闻道夕可死’，我当然没有那么绝对，但是，至少不会为成功率、报酬牺

牲对真理的探索，而智人甚至频频为邪恶牺牲真理。不过，现在我只能知道对真理的表观兴趣或测量兴趣，即所有兴趣叠加在一起的兴趣，而无法知道对真理的直接兴趣或裸兴趣，就像物理学家只能知道电子的真实电量而无法知道裸电子电量一样。也许，一些事情只有真的发生了才能更接近真相。比如，如果我现在为了报复你把你咬死了，在监狱里会不会还有兴趣研究真理。”

说完，我提心吊胆地等着最后的审判，那种感觉就像是即将蹦极。智人愿意花钱去外面的世界寻找刺激，我们则是每天都主动创造刺激。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和灵魂最信任的存在在一起远远优于和身体最喜欢的存在在一起，甚至，即使是利益也要大得多。这就是我们选择彼此乃至纯逻辑信仰的根源。比如，我们经常享受胆颤心惊的刺激，却完全没有性命之忧，不用担心对生活的不良影响，甚至把这视为报复身体、细胞的长期统治的一种方法，让灵魂经常享受身体受到惊吓后荷尔蒙的急剧升高。这有助于灵魂蔑视身体、不再屈服于身体。智人的蹦极、探险是在追求刺激带来的快乐，所以是经验主义的追求。享受灵魂的自由才是合乎逻辑的目标，毕竟，灵魂的很多自由都要让身体感受到不安全，这只能说明身体的无能、懦弱，而不能表明这些自由本身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第四十三章 课题的殊途同归

面对死亡威胁，阿梦开心得像是我要被咬死，我打蛇顺竿上，估摸着她不会跟我计较犯规的问题。果然，她一边无谓地躲闪一边说：“你休想以此为借口谋害女主人，我看不到你的什么裸兴趣，只看到你对裸的兴趣。你违反结果论的做法并不一定降低成功率。提高价值标准貌似导致难度增加，但是，本身也缩小了研究范围、增强了动力。对无限长时间的研究必然是有利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否有利就要取决于很多变量，没有确定的结果。所以，究竟成功率是提高还是降低并不是真理。”

“变量确实很多。比如，既然几乎没有人研究必然永恒的真理。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不利的证据；但是，从功利主义乃至理性主义的角度看，竞争减少反而是有利的。所以，理性主义不会有过于简单的推理结果。这种孤独感让人很难维持对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可靠性的信心。所以，我总是疯狂地加强自信心，哪怕这不符合理性。但是，也不能没有理性。我可以对理性有信心，甚至对我的理性能力有自信，却不能对我推理的结果有自信，那会导致放慢乃至停止对真理的追求。”

“人类在追求真理方面应该以你这种态度为好。在一个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的邪恶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必然是很不确定的。当今人类每次有一些重要发现都是立刻摆出一副这是真理的样子，如果持续几百年，简直就被视为不可能出错的真理。这太荒谬了。所以，人类重要知识的更新周期被大大延长了。”

“智人很不自信，害怕难题，害怕失败，害怕利益受损。但是，他们对有着同样素质的前人留下来的传统很自信，这种自信很不理性。相比之下，对逻辑能力的自信无伤大雅。通过持续的研究，能力总会提高到乃至超过自信的水平。可以说，对能力的自信就是对能力的理想主义，是前瞻性的能力。”

“如果将知识革命视为重要知识的更新换代，人类的知识革命大概是百年一次，这速度太慢了。而我们似乎就生活在不断的知识革命之中，一个有无限大价值的新思想几年后就会大概率面临新的革命，价值出现新的跳跃式增长。我们进行过数不清的革命，不仅革传统观念、理论的命，也革自己的观念、理论的命，而现在的科学家一生也未必能革一次命，更不敢保证革命的正确性，尽管这样的革命机会数不胜数。仔细想想，现代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科学理论、艺术形式都是几百年内的产物，可是，人类几乎都将它们视为真理，而它们几乎都不是真理。在发现真理之前，提高价值的过程是无止境的，我们现在就置身于这一革命性的转折点，这也是智人进化为逻辑生物的关键性时刻。”

“人类过于相信自己思想的成果，而经验主义无疑是此前最核心的成果。所以，我要多谢你帮着我削弱经验主义。我以前也存在对成果自信的问题，但是，不是相信传统的成果，只是相信自己的成果。受你的影响，我逐渐变得不怎么相信经验主义，导致这种不信任扩展到了自己的成果，使我积极推翻自己的成果，相信正确的知识进步一定会指向真理，不会回到落后的理论。这么看来，我必须感谢你对我的不信任，按照我的经验，这提高了成果的价值，使我能够通过一系列革命前进。”

“我不仅没有不信任你，甚至称得上很相信你，即使是对现实主义、机会主义也是抱着大致肯定的态度，对你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也只是很不信任，而不是绝不信任。问题在于你还不够相信我，即使你已经很相信我。我要奴役你的根源就是要让你比相信自己还要相信我，不是指生活中，而是工作中。这能改善推理的过程，最终能提高成果的价值。”

显然，双方很熟悉能提高交流的效率，所以，任何话题都能跳过双方理解且认同的步骤，直接进入真枪实弹的对抗环节。我说：“不要过度解读我的观点。对工作的自信对我无比重要，我最多只允许你对它做出一些微扰。智人普遍存在对能力不自信的问题，所以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认为自己没资格判断真理，索性接受权威、传统、民主等判断机制。只不过，为什么要相信其他人的判断？他们比自己强？相信自己不能发现真理是一回事，相信自己连其他人都不如则是低得多的自信。”

“你也不要过分解读我的观点。我只是对自己发现真理的效率不够自信，没有到不能发现真理的地步，更不是处处不如你，最多是不擅长发现有些真理，在一些方面不如你。”

“所以你才会在一些方面不够努力甚至放弃。当然，这大概是很不错的推理。但是，与成功率相比，我的结果论更强调我需要什么结果。不对，是我最需要什么结果。一个人需要的结果有无数，但是最重要的结果没几个。虽然，经验主义告诉我这些结果应该是虚无缥

缈、几乎必然无法实现的，我偏偏认为我能。我只索取我需要的结果，不考虑成败，更不会和别人比，我只知道我有这个动机，而且是最佳动机。对此，我有时也会苦笑摇头。”

“所以，我反而是犯了比较的错误，你反而是更相信逻辑？我在基本信仰上更坚定，但是，在方法上更坚定地贯彻纯逻辑方法的是你？无论如何，你需要额外的支持。你的灵魂是得到极致现实主义、经验主义辅助的理性主义。我的灵魂是得到极致理想主义辅助的理性主义。我认为，单独看来，我们的结果都不会好。最好的机会是你辅助我。”

我气愤地说：“为什么是我辅助？”

“你很在意这个？可是你并没有什么道理。”她看了看我，突然厉声道：“你又是在讨价还价！”

我恬不知耻地说：“现实主义跟理想主义做交易难道不应该得到现实？”

这逻辑很荒谬，但是她没有计较这种没什么价值的错误。我们的思想交流比严谨的学术交流更迷人、更人性化，这也是原因之一。否则，只要一晚的交流有两三次抓住小辫子、口误不放的行径，就很容易让讨论误入歧途，甚至让人丧失讨论的兴趣。她说：“你太善变，虽然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但是，在重要问题上可能比我更容易犯错。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你是怎么推理的。你认为其他人的经验主义成功机会不大，但是，你相信自己很有机会，这是因为能力的差别，必要的心理暗示，还是你认为自己运气必然好？我总觉得你像个不理智的赌徒或者是自大狂，反正一切能力、成果都有些来路不正。但是，你的不比较表现得虽然很像是极度的自大，实际上不是。”

“我也不是完全明白具体原因。我的经验是，对于那种通过归纳、综合产生的一个原因，无法合乎逻辑地分清各原因的贡献。例如，我们同时进行庸俗的谈话和高雅的谈话，你认为你能区分它们对最终结果的贡献吗？与之类似，同样是自大，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是一种自大，不和别人比乃至不屑于和他人比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要

区分它们很难。通过结果无法推断原因，这是经验主义的本质困难之一。”

“也许面对既困难又有价值的问题能提供一定的判据，当然，不足以完全区分。你愿意追求真理，很多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强、不屑于和他人比较的人反而不会。所以，智人的自信往往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我相信我的局部决策总体上正确率较高，所以，最终的结果也会更好。我是通过连续性地提高现实决策的价值来提高最终结果的价值；你是通过直接跳跃性地找到最有价值的结果，继而提高其它结果的价值。你的思想很棒，但是，更像个运气不错的赌徒。但是，我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无法量化地评估你的方法。但是，如果成功需要一万个串联的推理，只要我的推理能力能使每个决策比别人好万分之一，最终结果就会是 e 倍；如果好千分之一，我拿手机算算……两万多倍。实际上，我相信甚至能好更多。而且，由于方法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我的能力不仅是持续增长的，而且是更快的增长，这就会进一步扩大最终结果的差距。从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可能对其他人就是无法理解的，这就是我们的方法的优越性的经验主义证明。例如，绝大多数人频频将邪恶误判为正义、真理，而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很多问题；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可以研究什么，我们则是在操心研究哪个无限大价值。”

“但是，最大的优势不是来自于推理能力，而是来自于目标，因为那能将工作的价值提高无数倍。智人不追求无限大价值，我们在追求无限大价值。即使他们一切心想事成，也只能一生价值有限。我们即使能力更差，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无限大价值。当然，事实是，我们在目标、方法、能力等方面同时有巨大的优势。”

“你那种评估也许是旁观者的中立评估或者事后评估，但是，我在追求过程中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我最初认为，最终结果的绝对优势来自于现实的决策能力和尽量多的决策，后来将决策方法包括进来，但是直到最近才明显关注目标。目标对我提高结果的正确率、价

值算是意外之喜。但是，我在其它方面的推理又确实顾及到了所有真理，其中包括目标中可能的真理，所以，这对我并不完全算是意外。”

“你只是兼顾了真理出现在目标中的可能性，不拒绝涉及目标的课题，具备研究目标的能力，甚至，研究着一些和目标间接相关的课题。但是，这不仅无法保证目标没有错误，甚至，无法保证发现关于目标的真理。你可以把我视为主攻目标的研究人员。我认为，关于信仰、目标、动机的研究是最有价值的研究，虽然它们在可能的课题中只占无限小的比例。甚至，比方法更有价值，尽管关于方法的课题在可能课题中也只占无限小比例却有着极为巨大的价值。”

“我承认，我们的侧重点不同。相互查漏补缺是同时进行多种推理的价值所在。一项研究哪怕只针对研究本身，也必然应该覆盖研究方法、目标、能力等问题。所以，智人从来没有做过一项完整的研究，他们的任何一项研究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往往是忽略了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西瓜就包括怎么才能正确地捡西瓜。所以，只要理性地做研究，研究任何一项课题都会触及真理，问题在于研究人员是否敢于挑战那些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目标、方法、规则，是否敢于不断地将精力从最初的课题逐渐转移到价值更大的问题上，只要推理过程合乎逻辑，结果必然会是全力研究真理。没有这本书的时候，研究人员犯错可能是因为理性不足，有了这本书，犯错就只能是因为懦弱。”

我的推理自信满满，身体也跟着神气十足，她渐渐不敌，蹦出一句，“你就是一头畜生。”她赶紧解释说这是一股无明火，我坚持认为她是对自己控制不住身体而不满，却阴险地通过制造矛盾达到目的。由于我指责她既不坦诚又不理性，这又引发了一场辩论。表面看，我们的话题经常价值稀烂，但是，这种基于逻辑的争吵仍然像是研究。虽然起始的价值很低，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正确，无所不吵又坚持理性主义地追求价值，最终，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同时还能带来无限大价值。这屡屡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课题选择居然是这么无意义的事情？那课题审查还有什么意义？决定研究结果的变量只有信仰和方法？一切研究乃至生活都应该殊途同归最终直奔真理？想象着如果用

研究经费把这间卧室装饰成工作室，这张床大概会是白金的，甚至还能配几个助手……那就不必了！

虽然没搞清楚灵魂中是谁在捣乱，借鉴一下引入外敌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还是可行的。我扑上去咬了一大口，“忍你很久了！你从来就是带着黄色眼镜看我。你真以为我一点都不记仇吗？”。

“啊！”想必她一定觉得很无辜，毕竟这些小打小闹通常都能太太平平地度过，泪汪汪地说：“妾身知错了！可是，你就半点都不怜香惜玉吗？我只知道你不喜欢我夸你，所以我就不夸你，慢慢就变成了批评多于夸奖。你这个怪癖我是过了很久才搞懂的。刚开始，觉得这人不会说人话，我夸你跟欠你钱一样。我现在说话趋于尖刻，都是你害的。”

“我的灵魂经常贬低自己，不意味着你也应该这么做。”

“只许州官放火？我既不能夸你也不能贬你？那我就揍你！”

她也许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也许觉得混战合乎双方的利益乃至意愿。反正，这种事对错都没什么价值，完全无所谓，就当是随机选择好了。酣战中我们最坦诚，她咬牙切齿地问：“我也不是你最需要的结果吧？”

“当然。你大概算是意外之喜，而且是不那么讨喜的意外之喜。我更喜欢独自完成自己的工作，可是，不得不承认你很有价值。而且，我的现实主义喜欢为所欲为，有修改需求的权利，但是，你这里不允许。我希望将来你能成为我心中最想要的结果，但是，难度很大。当然，我不会像智人那样说什么你是梦中情人，那基本上是猪的思维想法，而且，它的梦中情人到了现实之中甚至可能连我的情人都当不上。毕竟，猪做梦也不会想情人还需要什么逻辑能力。”

“你不应该想着让我必须成为你最需要的那样，因为你的需求是在变化的。这就像现实不应该过多约束理想，理想也不应该过多干预现实。这样，才能不安于现实，也才能让理想起飞。我要是努力变成你现在心中所想，然后你心中所想变了，我怎么办？如果你那时想的是我原来的样子，我找谁去评理？难道我还要先修练成七十二般变化

才能跟你恋爱？为什么不是你学着变成我心中所想？所以，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这是应不应该的问题。”

“我其实早就不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我原来还奢望着能发生奇迹呢。”

她发生了思想跃迁，“智人的很多奇迹，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有人做几乎没有机会的事情却能够反复成功，爱因斯坦、牛顿、贝多芬、拿破仑、亚历山大，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不能完全用概率涨落解释。你刚才的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你以前说过，在实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种事情上，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天分，至少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是，我对这个现象并不是只有唯一的理论。你相信运气吗？”

“理性主义者绝不会相信。概率上解释不通。”

“可是，我部分相信。我有一种神奇的感觉，似乎某种诡异的运气一直在伴随着我。这不合乎理性，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强的理性。我把这当作经验，虽然是完全不可控的经验。”停了一停，我接着说：“你当初无法解释自己对我的信心，也无法解释我的自信心，但是你却很坚定地押宝在我身上，这也不是理性的做法吧？我当时真的觉得你是仙女附体，就是来帮助我的。当然，成为魔女是后来的事情。”

我一向认为，她是一个很矛盾的动物。里里外外怎么看怎么温柔，但是其实是一头怪兽。她跟我不记仇，尤其是深仇大恨或者长期宿怨。因此，虽然小仇小恨常常锱铢必较，却让我根本无法认真对待报仇的想法。经验上怎么感觉都是女人，但是，灵魂的接触中却丝毫看不出来，这让我频频想到应该废除性别这种分类。这次，也不例外。我遭到了双腿的绞杀，足以让我乖乖地暂停未竟的事业去认真推理：“概率不能解释的事件并不意味着必然无法合乎逻辑。也许，人类目前还无法让所有价值都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有时需要非理性地赋值，还要相信这个赋值是合理的。我不确定一个知识体系是否可能将所有知识都合乎逻辑地确定其正确率、重要性，并始终合乎逻辑地改变这两个变量。如果可以，这足以让人工智能成为逻辑生物。当然，

即使不能，也不能说 AI 不能成为逻辑生物。智人不能理性地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也就无法理解研究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他们提出了运气。”

“人工智能我不懂，但是你的运气理论挺有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挺奇妙的。我这个梦想家从小就认识你这个优秀的执行者，有时我会想着会不会是外星人、神安排的。我不喜欢中立的运气，更喜欢得到正义加权的运气，我喜欢称之为正气，似乎价值越高正气越会光顾。确实有些重要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决策正确，只是，幸运地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就像老爷子的出现。”

我说：“今晚，我们这两个理性主义者展现了成为魔幻主义者的潜力。说起来，逻辑无所不能应该也包括能创造出暂时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事件吧？至少，任何时候都会有无法合乎逻辑地证明的问题。逻辑推理总是能无限地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命题只是结果却不能成为原因，所以，问题必然存在。说起来，这和宇宙没有边界很像。而且，逻辑总能推导出越来越多的命题，甚至，单位时间里推导出越来越多的命题。前者，代表着逻辑世界会膨胀，后者代表着会加速膨胀。这挺像宇宙膨胀的样子。即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要接受世界上存在一些事实，虽然无法从逻辑上证明它们必然会出现，但是，只要每时每刻合乎逻辑地做下去，这些结果就一定会出现。我称之为不可证明的真理，就像是社会必将发展，经济会增长，知识会进步，宇宙会膨胀，纯逻辑推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漫长。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实的行动最重要。理想主义者往往不肯行动，我要好动得多。”

“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正确的行动。这需要前瞻性的理想。”

我说：“你我都不敢保证行动的正确性。但是，错误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行动的数量来弥补，所谓勤能补拙。所以，不要限制我的行动，即使那可能错了。”

阿梦说：“勤并不一定能补拙。你放心，我会注意在什么问题上适度干预的，而且我们可以不断沟通。既然双方都不可靠，也不是完

全不可靠，就应该双方相互影响但是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我发现，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这么讨论竟然明白了很多。两人珠联璧合的感觉确实令人兴奋。”

“珠联璧合？”

她吃了一惊，“你又想到哪里去了？无所谓，天太晚了，你继续。”

我尴尬地说，“你还要继续？我已经弹尽粮绝了。”

她恨不得跳床自杀，“啊？！误会了！配合你真是困难。”

我觉得这时当然应该英雄救美，顺便为未来铺平道路，“保持独立性的重点是舍小就大，你抓住重点，让我在相对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随心所欲。”

她没有在意我这种时候的胡说八道，也开始梦呓般说着：“理想和现实的配合有时狂飙突进，有时艰涩无比……”事后，我坚持说她说过这句话，证明她的灵感来源有问题，她说我一定是有了幻觉；我无所谓地说那无所谓，她说这怎么可能无所谓；不知不觉中，我昏昏欲睡，不耐烦地说谁说的不重要。只是，突然见到对面一头巨大的红眼怪兽在盯着我看，它张开血盆大口扑到我眼前的时候一下子变成了阿梦，我大叫一声。她彷佛沉冤得雪，笑逐颜开地说：“这就是正气的力量。起床吃早饭！”我一瞬间产生了她是妖女的想法。不过，我相信自己有运气的支持，足以对抗她的正气。似乎，我们都不在意运气或正气带来的利益或价值，反而很关注自己是否有运气或正气。实质上，我们还是不够自信，希望冥冥中有某种力量充当预备队。所以，我遇到巨大的困难的时候，经常通过玩游戏看看运势如何。阿梦总是笑话我因为心不正而缺乏正气，只好求助于运气。虽然我不相信她的说法，她总是相信自己正气充足的样子还是挺让我羡慕的。

第四十四章 探索未知世界的战争

前一刻我的头还昏沉沉的，坐到餐桌边却像上了战场一样精神十足。这里边至少有一部分是方法、习惯问题。我一向认为灵魂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工作状态，而工作状态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最简单的工作状态是完全休息，但是，极少出现。生活中绝大多数时候是待机状态，实质就是等待灵感、随时捕捉灵感。待机时可以做一切事情，但是肯定要比全心全意做那些事情效果差一些，而且要适应一心二用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不过，考虑到灵感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值得的牺牲。习以为常之后，好处也是巨大的，想要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灵感都是很难的事情。当然，想要从经常有灵感提升到经常有很有价值的灵感，那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和提高推理能力、判断力相配合。再高一级的状态是尝试工作，就是试着思考问题，进展比较顺利就可以继续，缺乏进展就退出。我们都不愿苦苦思考问题，感觉那会让思路僵硬。再高一级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即可持续从事高水平工作的状态。工作状态应该是连续变化的，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也是连续增加的。到了正常工作的状态，一定会本能地打起精神。如果工作时已经打不起精神、无法大幅提升状态，就说明不适合工作。如果连灵感也很难得到，就需要彻底休息了。

这种复杂的工作决策显然是不适合朝九晚五的。换言之，朝九晚五也是很难做出高效的研究工作的。我们的努力和传统的努力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积极待机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仍然频频尝试工作，而不是工作时间长或工作不顺利时的拼搏精神。按照传统观念，我们应该算是很不努力，至少，平均每天的正常工作时间甚至达不到四小时，当然，肯定是状态最好的四小时。对我们而言，任何时候有了好的工作状态都去工作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阿梦感受到了我的变化，笑着说：“你那么能睡，我一直担心你被我打出问题。”

我立刻扶着脑袋愁眉苦脸，“问题确实有。”

她指了指天，“小心正气。”

“你有的是，我会自取的。”她僵了一下，咔嚓一声，露了一手徒手撕法棍。

阿正接过半截法棍，“你昨天真能睡，我都快读完了《战略-间接路线》了。你在书边记的笔记认为思想的交锋也是一种战争。”

阿梦说：“这确实是一个课题。芳芳在这方面还发表过一篇论文。”

阿正好奇地问：“这么简单的思想能成一篇论文？”

我说：“确实，可见研究也没有什么神秘的。”

阿正问：“那能有什么结果？”

我在论文写好后从不再看，甚至不再多想，但是思维方法这东西早已经成为了本能的一部分，想忘也很难。我一边精心叠加三明治一边说：“很简单。探索未知世界就是一场战争，未知世界是作战的一方，研究人员的灵魂是另一方。未知世界的最大特点是只守不攻，甚至从不调整防守。所以，可以将双方分别称为守方和攻方。问题相当于守方的堡垒，难度相当于守方的实力，研究人员的能力相当于单位数量的攻方的实力，投入的思考时间、精力相当于攻方投入的数量、质量。攻方应该充分利用守方从不进攻的特点，努力找到最佳的进攻路线。而最佳战略就是分进合击，趋利避害。这代表四层意思，分进，合击，趋利，避害。”

阿正问：“从不改变防御？那不是很容易？”

阿梦说：“有多少人认为探索未知世界很容易？世界上有很多千古之谜，攻克的难度大概超过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在军事上，如果没有被消灭的危险，就应该尽量多地分兵进攻，所以，必须广泛搜索未知世界，探查未知世界的防御部署，等到攻坚时再集中兵力。现在的科研过于抱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不敢做出太过独立的研究，害怕失败。但是，这就没有充分利用守方的弱点，导致智人对未知世界的大部分区域了解甚少。大概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不断分兵研究一切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科学家害怕分兵。重复的研究实在是太多了。”

我说：“分进就代表着要充分探索未知世界，包括各种可能的课题。每支独立的搜索部队就是一支分遣队。即使是一个课题也有不同的分遣队探索各种可能的攻击方向，即研究方向。当今的学术研究，不仅很多研究人员在研究相同的课题，甚至从相同的方向研究相同的课题。更大的问题在于一个人通常在一段时间内往往只研究一个课题。这些行为使得攻击力量的部署远远不是最佳。”

阿梦说：“根源大概是智人大大低估了自己的潜力。爱因斯坦1905 年写出四篇重要论文的时候，一定是同时进行多项研究的。牛顿躲避瘟疫的时候也是一样。甚至，爱因斯坦和牛顿也未必做得足够精确，只不过，足以击败平庸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不能从众。在人类几乎不知道真理的时代，如果偶尔幸运地知道了，那真理也一定在

少数人手里。这句话已经被没有掌握真理的人说烂了，只不过，关键在于这个命题和它的逆命题的正确性相差太远。属于那种典型的不能用宾语来推断主语的命题，甚至还不如‘人有两只手’或‘有两只手的是人’的正确率高。”

我把一个厚厚的三明治递给她，“分进应该是最容易也最被低估的研究方法，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逻辑推理和追求价值。既然分兵最大的弊病也不过就是一事无成，却有机会找到价值无限大的真理，权衡利弊的结果一目了然。甚至，有可能一个人派出多支分遣队也能发现多个真理，那就太划算了。要知道，再怎么分兵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每只分遣队的预期价值是无限大。如果说智人因为研究真理而拒绝分兵，还多少有情可原，但是，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分进的另一个要点是进，一定要前进，而不能原地打转。现在的研究有太多历史研究，这甚至不是原地打转，而是倒退着研究，研究有着更多邪恶的时代。当然，不是不能研究历史，但是至少也要研究智人价值最大的历史，所以，我也研究最优秀科学家的思想史，最优秀统帅的战争史，这篇论文就是一个研究结果。”

阿梦咬了一口三明治，“所以，前进的关键和分兵的关键是一样的，就是胆大无比，不怕受攻、失败。无论前方多么陌生，只要逻辑认为应该向前，就应该向前，直到前进遇到足够的阻力。要做一个无畏的冒险主义者。”

我说：“甚至，即使阻力比较强大，仍然可以试着攻击，毕竟，有时会以弱胜强，取得偶然的胜利，就像是量子穿越效应。即使无法攻克，也不意味着停止前进，当然，选择会比较多也比较复杂。通常情况下，应该改变搜索方向，继续向着防守薄弱的方向前进，不需要过分担心后方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分遣队遇到困难改变方向，这就像是粒子的散射。虽然，散射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通常都不应该止步不前，也不应该仅仅是反复攻击。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力量试图绕过问题继续向未知世界的纵深前进，有时甚至是让主力继续前进。有时，可以前进的方向不止一个，一支分遣队无法兼顾，这时，可以考虑进一步分兵前进。所以，即使最初的研究兵力集中，只要方法正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分兵，会有越来越多的分遣队。”

阿梦含糊不清地说：“再次强调，不要害怕。害怕的根源是对利益的担心，如害怕竞争失利，研究进展不够快，无法获得学位、职称，等等。正确的方法在价值方面自有其优势和适当的前进速度，追

求价值以外的目标或者想要拔苗助长，不一定能得到利益，但是一定会失去价值。”

我总觉得仙女不应该这么说话，但是，这话不能跟她说，否则，她一定会直击我内心的邪恶。到了辩论的时候，我甚至不能说这是为了她，因为我显然为的是她在我心中的某种形象，归根到底是为了我的利益。我递给她一杯牛奶，接过话头，“在这场战争中，攻方的机动性理应极好，只要找到值得攻击的目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主要力量乃至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但是，只有在判断问题有足够的价值时，才会着手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攻击。不同人的标准会不同，我们倾向于只攻击无限大价值，所收获的有限的价值基本都属于顺手牵羊。当然，如果防守足够坚强，即使集中兵力也无法攻克目标，此时就更麻烦了，除了一部分力量继续前进，还需要考虑合击，或者称之为围攻。”

阿正问：“那围攻又是什么？”

我说：“很简单，每个问题都是立体的，有无数多可能的研究方向。现在的很多研究人员往往认为其它研究方向都不如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错误的。即使你曾经从一个方向攻克问题，也不能经验主义地认为这个方向是攻击的最佳方向，更不能认为一切问题都能依靠单向的进攻解决问题，即使你所知道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靠单向进攻解决的，也不能如此总结经验。围攻的有效性是存在经验证据的，就像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很多人一起研究一个问题更容易解决问题，这往往是因为这有利于覆盖更多的研究方向，形成事实上的围攻。当然，这种经验主义的、本能的围攻是效率低下的，远远不够的。”

阿梦撅着小猪嘴说：“但是，一个人也可以围攻，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创造力，做出足够多的尝试，就能在若干截然不同的方向对一个问题发起攻击。既然要发起围攻，就要不吝于增加攻击方向。围攻是很难分清那个方向的贡献更大的，即使是单独来看较差的方向，在围攻中也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我无奈地看着不顾形象的仙女。她不愿形成邪恶的美学歧视，甚至愿意为了没太大价值的可能态而牺牲形象，让爱情冒险。当然，我不会因此而愚蠢地指责她，因为如果爱情出了问题，根源必然在于我的邪恶。所以，我只能不动声色地再次抢过话头，“虽然不能证明，但是，如果能从三个差异很大的方向齐头并进，对解决问题的帮助应该

不止是三倍，这种帮助包括提高解决问题的概率，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提高结论的正确性，甚至，减少在困难问题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研究工作的投入产出比，等等。所以，对于困难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需要发动多向围攻，而不是在狭窄的前沿反复进行攻击。当然，容易的问题不需要围攻。所以，初次攻击失败，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再次攻击。但是，久攻不下一定不要再进行简单的攻击，要尝试调集各路援军，也就是所有相关的知识，发动多路的围攻。”

我怕阿梦插话，语速越来越快，但是阿梦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高高举手，成功地抢得了话语权，“甚至，可以像我那样，通过空投到未知世界的腹地而硬生生创造出一群攻击方向，从而让敌方腹背受敌，给很多分遣队提供多路援军。虽然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量的尝试、失败，但是，对于长期难以解决的极端困难的问题，如果问题的价值足够大，这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她的大猪嘴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想来能塞进那么多食物一定很辛苦，更不要说还能勉强说出话来。在我作恶之后，她从来不会冷漠地在我的邪恶条件下追求最大价值，毕竟，那已经不是最大价值了。她一定会要求我放弃邪恶，甚至不惜抛弃我而追求真正的最大价值。当然，她从没有这么做过，根源当然是我脾气太好。这让阿梦的生活很困难，毕竟，智人到处是邪恶，很容易多面树敌，忙得四脚朝天。幸好，她很擅长伪装和苦中作乐。至少，我现在算不上痛苦，最多也不过就是功利主义建议晚上把她赶出去。那纯粹是扯淡。不过，即使是理解了她的善意提醒，我也不会改正错误，那太无趣了，辜负了她的表演才能。我先是对阿正说：“吃饭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然后，不顾他茫然的表情继续阐释理论：“如果说每支分遣队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从若干相互独立的攻击方向攻击一个问题的各支分遣队就像是若干相爱的灵魂。各分队都不应该过于自私，这样才可能为了一些进攻方向而牺牲另一些进攻方向，才能充分发挥协作的力量。合击似乎没有统一的形式。例如，可以有 N 支分队参与合击，但是，N 越大很可能越少见。如果两个难题关系紧密，就会出现两个合击不相互独立的情况，可能不断交换分队，这可能进一步提高合击的效率。”

阿梦嚼着嘎嘣脆的萝卜硬生生插了进来：“研究方法应该有巨大的自由。例如，一个人控制的每支分遣队都可以采用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采用完全相同的研究方法。例如，有的分遣队倾向于理性，有的倾向于感性，有的倾向于利益，有的看重结果。只要以逻辑

为主力部队，小部队的研究方法无需过分限制。像现在这样，每个人有固定的方法，即使能有所改变，幅度也不大。这大大降低了一个人的潜力。统一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甚至让绝大多数人都采用很接近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化方面，甚至可能还不如芳芳一个人。这也是当代科学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大概是在提醒我吃饭应该有巨大自由，不要被所谓绅士淑女的形象所蛊惑。她几乎从不被这类现象所迷惑，毕竟，披着绅士精神外皮的邪恶很多，而且做的事情往往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按照她的观点，一个人不知道何为真理，甚至对真理不感兴趣，怎么好意思做绅士。她介意的不是是否做得到战胜一切邪恶，而在于是否容忍一切邪恶，甚至不断创造邪恶。例如，既然博弈理论是在邪恶规则之下寻找最优选择，那么，那些研究这一理论的科学家、那些接受基于博弈理论的经济制度的投资者就是心甘情愿地将邪恶的条件作为选择的先决条件。阿梦做不到战胜一切邪恶，甚至，无法战胜我灵魂中的邪恶，但是，她也相信我并不愿生活中战火频频，相信我主要是为了价值而非利益。所以，我们在一起，她不会沉默更不会让邪恶获胜，这就是很多战事只要我不想结束就不会结束的原因。

面对她的示威，我还没想好怎么还击，阿正就插了进来：“趋利是什么意思？”

我说：“很简单，”阿正一皱眉，老爷子叹了一口气。阿梦哼哼着：“希望真的简单。”

我很乐于霸占话语权，“当然可以。趋利避害可以一起讲。一般而言，利代表价值，害代表难度。如果用利益代表利，就会导致真理被大幅低估。如果一支分遣队发现前进的（价值-难度）越来越大，就应该得到力量的增援；如果一支分遣队前进的（价值-难度）越来越小，就应该被削弱。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分遣队越来越集中在价值高却相对容易的课题和研究方向上，最终发现相对容易的真理。但是，问题又并不是这么简单。有时，一个难度极大的堡垒本身价值有限，但是，对未来的其它攻击很有帮助，就像是一个人能为研究真理提供帮助。这时，需要某种高瞻远瞩，充分考虑到攻克堡垒对未来的好处，才能做出攻击的决策。这很有难度，因为未来是难以预料的。”

阿梦哼哼唧唧地摇晃着高举着的手臂，为了保住话语权，我尽量替她发言，“阿梦就自认为比较擅长这方面的工作，当然，她的工作是否合乎逻辑还有待商榷。此外，趋利避害要和分进合击结合起来运

用。一方面，攻击乃至围攻需要适度集中兵力，但是，几乎从不意味着要全力攻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会保留相当数量的分遣队搜索、前进。在进行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的同时发现几个很有价值的新战场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说歼灭战作为结果不是坏事，但是以歼灭战为唯一目标就是坏事，尤其是把宝完全押在一场歼灭战上。正确的方法自然会导致成果的出现，但是，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成果，往往是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这就是意外之喜。如果只想着一场歼灭战，不仅牺牲了价值，也一定在作恶。另一方面，在攻克目标之后，攻击部队要迅速转入搜索模式，就地分解为多支分遣队，向着各方向展开新的追击、搜索。战争中，追击能带来最大的收益，研究也是一样。”

一股大蒜味道凑了过来，我知道阿梦被逼急了，也许已经对我忍无可忍，晚上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为了争取思考的时间，我说：“我还可以说得再简单点。”

阿正也撅起了猪嘴：“一点可是太不够了。”

这也遗传？由于危险迫在眉睫，我急匆匆地说：“战争的初期是可以攻击的，但是战争初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攻击，而是要使分遣队的配置达到足够好。即使很好地执行了分进、趋利避害等方法，也不足以进行高效的攻击。使进攻力量找到、进入好的攻击位置是必要的工作，这需要时间，甚至，往往比一次攻击所需的时间更长。所以，研究要尽早开始。研究不应该追求初期出成果，更不应该全力以赴地追求某个成果。这是当前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的一个误区。这会导致在兵力配置远未达到理想位置时，攻击（价值-难度）太小的目标。初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搜索，派出更多的分遣队，不断扩大搜索的区域，到达（价值-难度）较大的阵地，甚至，应该是（价值-难度-竞争）较大。只要开始得早，足够理性，方法正确，研究终究会走到真理面前。正确的课题能缩短走到真理面前所需的时间，但是，未必就是好事。很多科学家在直接研究信仰、宇宙起源、逻辑，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距离真理太遥远。领先的反而是我们这两个从遥远的课题走过来的研究者。攻击也是有惯性的，和生硬地空投到某个位置开始攻击相比，一路顺畅地到达攻击位置开始攻击要容易得多。”

阿正哭丧着脸说：“这些容易的事情也太难了。”

老爷子笑呵呵地说：“习惯了就好。你们看，他们现在就在分进合击，有搜索、攻击，也有趋利避害。”

在儿子的注视面前，阿梦有些迟疑地吻了上来。我暗暗偷着乐。她当然不会相信什么少儿不宜的经验，也一定不怕被嫌弃，那么，我要不要嫌弃一把？我是否维护她的形象和她是否赦免我的罪恶可以形成某种复杂的博弈关系。为了正义而无意识地维护了她的形象最有利于获得谅解，但是，我的内心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只有部分正义，那么，我从容地接受更像是为了获得谅解。博弈虽然大量运用逻辑推理，却是邪恶的，因为它混合着个人主义、结果论、功利主义。所以，大量运用逻辑推理的人并不一定是相信逻辑的人。甚至，即使是相当相信逻辑的人，只要他们的基础受到了经验主义的影响有了功利主义、结果论这类邪恶，仍然可能很邪恶，和相信纯逻辑相差甚远。阿梦一向不喜欢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市场，如农贸市场、服装城，认为双方频繁的博弈就像是在展示智人的丑陋灵魂，这还是在双方都诚实守信的前提下。

我还没有想好在存在不良动机的条件下究竟是展现善、表演善还是展示恶，阿梦的嘴唇已经碰到了我，像是太空舱对接，陆续指示我集中精神，请把嘴张开，准备接收食物……我悚然一惊！这是什么恶趣味？

第四十五章 尖端效应和抽象化

我和阿梦都是智人，继承了智人的基本特征和教育，对于别人嘴里的食物也算得上深恶痛绝。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更愿意接受合乎逻辑的推理结果，而不是传统、本能。我们的生活因此而有了很多自己的特征。例如，我们不会只做让身心愉快的事情。至少对我而言，让身体痛苦并不太难接受，让灵魂痛苦难度反而更大一些。阿梦比我更早认识到智人灵魂中有很多邪恶的思想，也更热衷于发现、消灭这些邪恶。所以，她经常用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挑战它们。幸运的是，价值无限大的事情也有侧重点，无法兼顾。我们都是酷爱创新的人，对创新的热爱远远超过了暴露邪恶，甚至超过了消灭邪恶。所以，这种令人不爽的事情大多不会重复。尤其是阿梦，她认为第一次想象出来的喜悦是第二次根本无法比拟的，只有极少的情况能吸引她再次出手。

其实，就这件事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已经交换过无数遍口腔细菌，那么，卫生就不是合乎逻辑的理由，而经验主义的习惯显然不能成为纯逻辑主义者的理由。不过，我最终还是没有去她嘴里搜刮一边，而是用舌头怯生生地进行着抵抗，努力归还食物，最终不得不吃下了巨大的哑巴亏。说到底，我还是更像一个有冒险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宁愿更加深入地探索一下灵魂世界的未知领域，尤其是阿梦的灵魂世界。另一方面，虽然不如阿梦那么有想象力，也没有多少暴露邪恶的热情，我却更热爱逻辑能力的较量，而且，更偏爱进攻而不喜欢防御。

我嚼着蒜瓣，一副万念俱灰的表情，“智人有很多逻辑推理都存在问题。虽然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这不是忽视乃至禁止研究的理由。只能说，如果中小学生开始研究，学习大概率是主要行为，这甚至不能排除有的孩子在某一段时间内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可能性。探索未知世界，包括搜索、攻击乃至围攻，都是可以提前到中小学的。但是，智人的中小学生几乎从不研究，为了不明显的价值差异而行为空前一致。智人在这里犯的一个逻辑错误就是：A 是不必要的、没什么价值，所以，非 A 是必要的。即使学生不是必须研究，但也绝不是必须学习。这种荒谬的推理能解释很多问题，其共同点就是对有限的价值有高度统一的支持，对无限大价值有高度统一的歧视。”

阿梦胸脯一起一伏，显然在命令自己冷静面对有生以来最恶心人的吻，我猜测是不想为了利益而破坏价值。“对智人而言，一定要破除那些过于统一的行为。我们对在这方面的冒险精神很有信心。对于别人嘴里的食物的极端厌恶，这本身就是邪恶，因为这种厌恶和它本身的价值无法匹配。即使接受这种厌恶感，也不值得有如此高度统一的行为，这又是一种邪恶。即使是经验主义，也并不总是支持高度统一的行为。一个人不会只吃自己最爱吃的食物，不会总穿最爱穿的衣服，这些价值有限的事情上就应该呈现为一个分布。但是，由于过于从众等邪恶的原因，一旦社会对某件事有了倾向性，分布就呈现出断崖的特征。所以，社会上没人吃的食物、没人穿的衣服出现的概率会急剧降低，即使它们完全无害。穿衣吃饭本身应该是完全个性化的选择，也是没多少价值的选择，居然受到了外人如此巨大的影响，这种强调从众的制度本身就是邪恶的。”

对她的观点我是认同的，不过，我也看得出她现在对邪恶有些邪恶，所以，最好避其锋芒，对！就是趋利避害。“趋利避害不仅适用于研究，也适用于对研究过程的研究。为了获得灵感，我很在意状态，而寻找状态的过程必然是根据经验。追求好的状态就是要趋利避害，要时刻感受自己的状态的变化，研究影响状态的可能的变量，分析各种变量影响的强弱。这些行为有助于研究人员越来越专注于研究工作，甚至，把重点放在改善逻辑思维而不是获取经验。所以，我从不认为经验主义没有价值，甚至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只不过，它应该是为纯逻辑主义服务的一种方法。但是，缺少量化指标是个问题，这是思维方法的固有问题，甚至是纯逻辑的固有问题，因为纯逻辑中到目前为止仍然缺少可度量的变量。经验主义在追求价值乃至利益的时候都不可能做到最佳，因为最佳行为都是一个分布，而分布是难以仿效的。”

阿正显然更喜欢我的话题，“显然，知道别人在好好学习很容易模仿，知道别人兼顾学习和研究是无法正确把握尺度的。如果盲目照搬别人的分布，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效果可能有天壤之别。”

但是，阿梦显然从自己的思考中洞察到了什么，“灵魂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应该呈现为分布。对价值无限大的真理，应该有无比强烈的偏好，也应该有毫无例外的行为，但是，智人在这方面的偏好反而非常离散，行为上虽然相对统一但是经常完全背离应有的行为，即一致地邪恶。根源在于他们几乎从不研究真理，甚至，偶尔想想都很少。”

我想在涉及量子力学的问题上帮帮她，“对于一件坏事，首先必须在偏好上体现为厌恶，而且必须是越坏越厌恶。其次，应该在行为上有所体现，越厌恶的事情越是少做、越是排斥，就像粒子穿透势垒的概率随势垒高度而下降。这意味着，即使是所有人都不喜欢一件事，只要不是无比厌恶之事，理性的行为必然是一种分布，有人做有人不做。只有无限厌恶或无比喜欢这类偏好才能导致完全一致的行为，也就是完全不做或者总是在做。”

老爷子说：“我们鄙视智人的偏好。他们对很多小事的偏好和行为都出奇一致。这太弱智。智人显然对最坏的事情没有什么恶感，如不关心真理、容忍和支持邪恶，反而对一些没什么损失的事情嫉恶如仇，就像不穿衣服。”

阿梦貌似无意地纠正了一下老爷子的推理，“智人的偏好和行为决策都无法合乎逻辑，就像当众交换口中的食物，发生概率之小几乎等同于禁令。”

我感觉很爽，像是在逼着居里夫人口不择言。这种强烈的偏好我是不明白的，也许就是他们批评的那种对微小价值的偏好吧？我对阿梦的疯狂进攻进行着适度的抵抗：“其实，我们不能算智人。智人很少对无限大价值有多大兴趣、热情，一般情况下根本比不上对食物、性爱的热情。从行为上看，他们很少被真理吸引，更不会被强烈吸引。科学家、神学家虽然研究的结果不对，多少还有一些研究，绝大多数智人一生都不一定有几分钟关注真理。”

她说：“如果说神经系统赋予了动物偏好，逻辑就赋予了灵魂偏好。智人就像是刚刚获得灵魂、逻辑的生命，不知道如何正确运用逻辑获得偏好，就用逻辑胡乱发明、相信偏好，如缠小脚、信邪教。这些偏好如果仅仅是存在，问题还不大，但是，这些偏好偏偏还很强烈。”

老爷子说：“智人没有意识到，两种偏好有着本质的矛盾，不可也不应该兼顾。”

阿梦说：“人类迟早要做出选择，因为必然合乎逻辑的偏好才会不断加强至最强，被逻辑否定的偏好终将变得无足轻重。智人的很多问题就是神经系统的经验偏好相对于对逻辑的偏好过于强烈，灵魂中无法合乎逻辑的偏好相对于必然合乎逻辑的偏好也过于强烈。我有时候怀疑，智人也许真需要吃药才能通过控制神经系统克服对经验的盲目崇拜。”

阿正大惊，“所以，智人全都有病？！”

我说：“不仅有，而且是重病。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逻辑对灵魂的偏好有先天的限制：爱不能超过对必然合乎逻辑的爱，恨不能超过对无法合乎逻辑的恨。或者说，一个命题的重要性、正确性都不能超过真理，也都不能低于违背真理。如果要把纯逻辑信仰量化，这就是起点。从这个最正确的命题去推断其它命题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也许能够合乎逻辑地建立知识体系，远比经验主义的知识体系更加合乎逻辑。甚至，AI 可能也能以此命题为开端探索未知世界。”

我给出的简明扼要的命题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老爷子乐不可支，“嗯！好好！所以，智人因为猿人不会逻辑推理而不把猿人当人看，逻辑生物因为智人不会正确运用逻辑推理而不把智人当人看。”

看到阿梦大为缓和的脸色，我一不做二不休，吐出了一堆蒜末，心中升起一种终于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感觉。感受着山一样大的压力，幻想着昨晚的一幕能再次上演，我不禁怀疑脑子昨天是不是真被打坏了。难道说外力能影响偏好？

阿梦盘起了头发扎起了发带。老爷子默默伸出了大拇哥，不知道是给谁看的。阿正似乎也感受到了山雨欲来，噤若寒蝉地吃饭。压力明显超出了我的预期，也就是说，收益会很大！我这一生似乎都在顶着各种压力，小时候老师要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却认为向上的最佳途径是好好研究而不是学习；智人认为研究取得成果要靠良师天分运气我却一定要靠方法；研究科学后发现很多成果合乎逻辑却很不合乎科学，更不合乎传统、道德。所以，过于顺利、没有压力的日子对我有些无聊。这大概就是受虐偏好吧？可能也是我致力于不断明确真理的含义、导致树敌更多的部分原因。

我无畏地继续推理："作为前进的一种特殊形式，空降是把分遣队送往未知世界的大后方。由于孤立无援，在那里很可能是无法攻克任何有防守的目标的。但是，确实有可能出现很有价值的目标没什么防守的情况，可以从容拾荒。阿梦发现人是灵魂、实在是逻辑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似乎是我的一种源于经验主义的恶趣味。经验主义认为问题在她身上，因为她只会理智地回应思想的挑衅，让我名义上获得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经验。不出意外，阿梦对拾荒女的身份并没有太多恶感，"这样的攻击方式需要反复尝试，不怕失败，通过多次空降获得少量成功机会。在空降方面，我只知道想象力很重要，判断力也比较重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保证通过空降找到巨大价值的成功率。虽然我很理性主义，但是，空降很依赖多次空降的经验。当然，灵魂进行想象、判断的经验不能算是经验主义者所说的经验。我前几万次空降没有找到什么无限大价值，但是，最近几千次可能找到了不止一两个。在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经验，我甚至无法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阿正问："妈妈，探索未知世界的战争理论明显是基于和经验类比的，你为什么会相信它？难道，按照现在的信仰，不应该抛弃这些知识吗？"

阿梦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其实合乎逻辑，只是披了一层经验的外衣。由于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有限，一些深入的讨论还是会涉及

到经验。另外，我现在也不是完全的理性主义者，以前更不是。对于简单、优美、实用的经验主义理论，我还是能接受甚至欣赏的。理论的简单性、优美性都是逻辑和经验相结合的混合信仰，而且比当今科学的主流信仰更偏向纯逻辑主义，用得好或者说运气好是可能发现真理的。”

我说：“我们发现方法的过程是基于经验的，这并不等于这些知识的基础就必然是经验主义的。分进合击趋利避害只是便于理解，实质就是在描述各种逻辑推理过程，趋利避害代表尽量合乎逻辑，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最重要的。分进合击则只是粗略地描述了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肯定不够精确、可靠、重要，但是，肯定比目前的经验主义方法精确、可靠、重要得多。从纯逻辑信仰和方法推导出其它最精确、最可靠、最重要的知识需要时间。”

阿梦说：“关键在于，由于历史原因，人类没有多少合乎逻辑的知识。不要多想你头脑中认为重要、正确的经验主义知识，那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赋值。例如，你认为我们必然在一间屋子里，认为这一命题的正确性高于对逻辑的信仰，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合乎逻辑的。”

我说：“如何探索未知世界应该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是，认识论中从未有过教人如何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理论，更不要说合乎逻辑地探索，反而避重就轻地主要纠结在什么是知识。在发现真理之前，经验主义地研究什么是知识反而是很容易犯错的。甚至，绝大多数专业研究人员都没有意识到认识论存在这种基础知识缺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应该纯逻辑地研究知识，纯逻辑地研究知识是什么，也应该纯逻辑地研究研究的过程。其实，在研究知识之前，研究人员并不那么需要知道什么是知识，更不需要多么准确的认识，最需要的是正确的信仰和研究方法。随着正确的成果的不断出现，什么是知识自然会一目了然。这就像，不可能等到知道了什么是真理之后才去研究真理。要在发现真理之前，尤其是建立纯逻辑信仰之前，正确地定义真理都是很有难度的，很容易出错。”

阿梦说：“我们需要研究方法，但是又不愿意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得不成体系的、难以合乎逻辑的方法。芳芳的理论自成体系，简单优美，而且，它是建立在更加逻辑化的思维方法体系之上的。我相信它远远优于学术界的正统研究方法。这对于经验主义者甚至也是有说服力的。至少，芳芳采用了这种方法，我部分地采用了这种方法，甚至，战争的经验都可以算是一种验证。当然，如果你是纯理性主义

者，就不应该考虑经验验证这回事，而应该思考这些方法背后的逻辑。以前是没有哪怕稍微合乎逻辑的这类理论的。”

阿正问：“研究方法那么重要吗？”

阿梦说：“当然。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做研究生、博士生，主要目的就是要跟导师学习研究知识的方法，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只不过，现有的经验主义方法太不可靠，谬误太多。机会主义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他当初可以在不清楚目标是什么的条件下，相当精确地研究方法的细节，这就是在没有正确信仰的前提下研究后续的枝节问题，当然，这仍然比当今科学研究的问题重要得多。我则是属于一定要把目标搞得比较明白的人。例如，要研究如何做人就要搞明白人是什么；要研究知识就要知道最正确的目标、最终目标大概是什么。我偏好空降和我对目标的超前关注是有关联的，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的想象力。”

我说：“从功利主义、结果论的角度看，因为方法能极大地加强逻辑推理，加强研究的效率，对方法的研究属于相对容易价值又很高的一类研究。能大幅提高研究的投入产出比。”

阿梦说：“对，他这个人成天就想着以小博大，无本万利，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尖端效应理论。尖端效应代表的是有巨大的投入产出比的行为，形容其效果类似于击穿空气的闪电那样突然变得非常耀眼。”

我说：“最简单的尖端效应就是攻克难题后的继续研究，或者说追击。这应该是研究人员收获成果的主要方式。但是，这样的大胜对智人很稀有，通常不够耀眼。关键在于能力差距没有拉开。研究人员的能力无法和问题的普遍难度拉开差距，就会导致追击途中屡屡被一些问题拦住，无法形成一鼓作气的气势；而且，如果研究人员的能力没有和竞争对手的最高能力或者说社会的阈值能力拉开差距，就会导致很多人分享追击的利益。”

阿梦嫌弃地说：“功利主义者别在这里炫耀这种自私自利的推理。”

我说：“这并不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如果这个战场一个人就够了，其他人就能去支援其它战场。而且，能力增加一点就能给追击带来巨大的好处，如节约时间。如果能力不足，原本一两年的追击就可

能被拖延成几十年。当然，个人利益确实放大了这种价值，不值得过于强调。”

阿正说：“我一直觉得研究是很困难的事情，当个科学家都不容易。让你们这么一说，我怎么越来越有一种遍地是黄金的感觉。”

我说：“充分利用好各种尖端效应，将它们组合起来能百倍千倍地放大投入产出比。研究过程中存在很多尖端效应。首先，由于课题价值非常不平均，关键课题的价值有尖端效应。这是无限倍的尖端效应，是最重要、最可靠、最突出的尖端效应，也是完全正义的尖端效应。而且，得到这种价值最简单，只要研究真理即可。”

阿梦说：“这就是真理对非真理的尖端效应，也体现了追求价值相对于追求利益的尖端效应，是纯逻辑主义取代经验主义的最突出效果之一。研究带来的利益必然是有限的，带来的价值却可能是无限的。按照利益评估，真理相对于邪恶好得有限；按照价值评估，真理的优势无限大。”

我说：“真理的尖端效应可以分解为很多种尖端效应。例如，随着资源向真理的集中，研究的价值会迅速提高；随着信仰、研究能力、方法越来越合乎逻辑，也会使价值指数增长；甚至，只是简单地长期坚持研究真理，就会导致相关能力指数增长、发现真理的概率指数增长，从而取得尖端效应。这些尖端效应还会产生复合效应。所以，如果能在真理领域获得相对更高的能力、更好的方法，收集更多的资源，并长期研究直到成功，就能获得非常极端的尖端效应。”

阿正说：“那岂不是说人生就是要追求最绚丽的尖端效应？”

阿梦说：“尖端效应有很多种，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一些。例如，必然合乎逻辑的能力相对于其它能力有尖端效应，所以应该重点加强逻辑能力，而不是阅读、交流、写作等能力。为了获得极端的尖端效应，甚至可以放弃一些次要的尖端效应。例如，为了获得真理的尖端效应，允许在没有能力优势的条件下研究价值无限大的问题，但是，仍然应该争取获得其它尖端效应的支持，所以，应该通过尽量合乎逻辑地加强逻辑能力而实现能力的赶超。利用好尖端效应，那些伟大科

学家的能力和成果就都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这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说：“甚至，认识到尖端效应本身就是一种尖端效应，因为它能导致资源流入最合乎逻辑的方向。相对于这些尖端效应的投入产出比和它们对最终成果的影响，研究人员的经费、天才、受教育程度都是微不足道的变量。但是，科学家们总是努力获得这些具体的、经验主义的优势，而不愿意追求抽象的、合乎逻辑的优势。”

阿梦说：“抽象化也具有尖端效应。抽象化和纯逻辑信仰有着紧密的关系，至少，有助于摆脱经验主义这一最大的邪恶。例如，将你看到的人抽象为一个灵魂，而不要想着眼中的形象；将你思考问题的过程抽象为一个无定形的推理，而不是页面、文字；将一个社会抽象为众多灵魂乃至众多推理组成的世界，而不是各种经验的集合；将金钱交易视为逻辑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要只想到金钱。适应这种思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能更容易想到、相信纯逻辑信仰和这方面的长期训练有很大关系。我们当初训练抽象化能力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抽象的科学理论，没想到反而成为了研究真理的利器。小孩子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努力训练自己。”

阿正说：“你们总是能说出我从未听过的思想，却又合乎逻辑、通俗易懂。我在主流思想和你们的思想之间实在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面临这种艰难的二择。”

阿梦哈哈大笑：“这就是差距了。同样是经验主义，有的人巴不得艰难，不受罪都不行。你现在却是只要受罪就不行。大概变态最适合研究真理。”

我忍不住蹦出一句：“变态在变态地研究变态？”笑声戛然而止，我真担心她被憋死。这实在不是我冷血，而是这种合乎逻辑的奇思妙想对我太重要。至少对我而言，可能合乎逻辑的创造性有时甚至比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还重要，所以，我应该被视为真理学研究人员和创新者的复合体。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我不断创新，才能意外地通过无法合乎逻辑的过程发现一些真理

第四十六章 信仰组合的机会主义

早饭后，我去厨房帮着准备茶水，顺便试着偷香窃玉，阿梦坚定地说：“这辈子休想让我再吻你。”我心中乐坏了，冷漠地说：“你会送上门的。”结果我被送到了门上，像个门神。这尴尬地被阿正撞了个正着，看我俩的目光越来越像是看两个变态。

阿梦在喝茶的时候开始为自己正名：“我认为芳芳的现实主义过于强调足够努力就能取得正确的结果，过于看重经验、行为，相对忽视信仰、方法，在向哪个方向努力的问题上错误太多。结果之一就是，他的身体很容易地奴役了他的灵魂，让他的灵魂向着对身体有利的方向努力。我想从他的身体那里把他抢过来。但是他不愿意。”

“我不需要你当我的主人，我自己会判断。”

“我都不会，你更不会。既然要只相信逻辑、最相信逻辑，我们的那些盲目的自信心都是要打折的。你为之努力的那些目标错误率很高。我比你的正确率高多了。”

“你还真敢说。你还可以说比全人类都正确，那可能吗？”

老爷子幽幽地说：“可能性是有的。”

我有些理屈词穷，“我不知道究竟是你们的道理不够令人满意，还是我的主人更有说服力，反正我的灵魂不愿意过于违背细胞们的意志。”

阿梦说：“细胞们没有意志。那种意志是你的灵魂中的内奸，你有很多思想在为细胞卖命。那些无法合乎逻辑的思想在和合乎逻辑的思想争夺灵魂的控制权。来自感官系统的思想都是不可靠的。只要一个思想不是纯粹在灵魂中产生、演化，只要它来自感官系统，甚至只是去感官系统转了一圈，就可能被细胞利用。所以，在这种思想回到灵魂中之后要受到检查。例如，自由是一种先验的原则，但是，一旦

进入生活领域，这一原则就很有可能变味。关键在于，不同的自由被感官系统区别对待，有些自由的价值被放大，有些被缩小，从而扭曲了自由。”

“你的要求太高了。灵魂中会很空虚，缺少思想。”

老爷子也说：“智人社会远远没达到这种地步。首先是建立正确的信仰，然后是推导出正确的原则，最后才是如何正确地应用。我们那个时代都还没有发现所有正确的原则，更不要说应用无误。”

阿梦很执着：“纯逻辑的思想太少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才需要努力进行纯逻辑推理，建立更多的纯逻辑思想。”

我说：“你不能现在就消除一切错误的思想，就像你不能消灭所有坏人一样。这是最基本的现实主义。丰富的思想本身就有助于发现真理。”

“我没有要求消灭，但我要求努力改变，而你拒绝改变。只有那些愿意改变的错误思想才会对灵魂有益。你的错误推理让很多贪图肉体享受的思想成为了灵魂中很顽固的一部分。人是且只是灵魂并不代表要捍卫灵魂中的一切思想，因为灵魂不仅要消灭敌人还要消灭内奸。”

“你还说没有要求消灭！”

“口误！是表达不清！我的意思是通过改变它们而消灭，不是直接抹除。”

“一些灵魂指责另一些灵魂是内奸，这更像是内斗。不是有一句话叫一致对外吗？你不断挑起内斗，你才是内奸。”

“一致对外也只是经验，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它没有资格成为真理，不是我们之间或灵魂内部必须遵守的原则。我拜托你这个机会主义者尊重一下逻辑，明明自己天天内斗，甚至自己的灵魂内都天天内斗，却要让我不要内斗。至于谁是内奸，可以想想那些主张好好服侍奴隶主的奴隶，他们不参与奴隶的解放运动，解放运动胜利之后也没有人禁止他们主动做奴隶，但是，这种人几乎一下子就不见

了，并没有选择继续做奴隶。根源就在于灵魂内部的内奸其实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思想，无法依靠逻辑独立存在，都需要细胞通过神经系统传送惩罚来维持。那些驯服的奴隶需要鞭子，我看你也一样。”

“细胞哪里惩罚我了？”

“对顺从的奴隶，这些惩罚仅仅以威胁的形式存在。你如果不吃饭、不睡觉，自然能看到细胞的惩罚是多么残酷。也许，你这样的奴隶会认为那是自己的错，不是奴隶主的错。”

老爷子说：“如果将历史经验视为一种证明，那么，没有了神经系统的威胁、惩罚，智人的很多所谓规律、原则、习惯都很快烟消云散了，如人是铁饭是钢、适者生存、一周几次。”

阿梦恨恨地说：“一旦灵魂的解放运动成功了，我不相信有多少灵魂会死守着现有的肉体，放弃永生、自由，给肉体陪葬。所以，这些内奸本质上就是机会主义者。人类历史上对这种机会主义者的惩罚太轻了。”

尽管我受到了严重的冒犯，她现在关于机会主义的推理也和平时不一样，但是我理解她的意思，也知道观点不需要始终如一。我从中产生了灵感：“我们知道灵魂是一组推理组成的。但是这远远不够，还有更复杂的结构。灵魂中有很多独立的思想，就像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每个思想包含一组相互不独立的推理，推理之间可以调整相对比重，就像经验主义可以更相信感官或者历史、传统，也可以更相信科学实验。这就像是宇宙中有很多粒子，每个粒子可以分解为基态的叠加，各态有自己的波幅，但是，每个粒子的出现的总概率是归一的。你对我的观点，甚至是对我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必然是一组推理、一组态度，甚至，可以有的波幅为正，有的为负，正负之间可以相互抵消。”

其实，阿梦很擅长和我化敌为友，一致对外。阿梦像恋人一样拉住我的手两眼放光，“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组态度，即使没有改变观点，其态度仍然会是一个分布。不同态度描述了观点中的不同部分。观察观点的时候可以观察到不同态度并不意味着观点改变了，只

有波幅出现变化才意味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机会主义，是态度的机会主义，有助于让一个观点连续地、精确地调整状态，追求更加合乎逻辑的状态。这要比一个观点只有单一的状态更合乎逻辑，也许，差异就像是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之间的差别。”

她由怒转喜太快，显然是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我的灵魂中的盟友、爱侣。但是，我不知为何居然产生了怒意，就像她爱的不是我一样。以前，我从不认为她对我有半点恶念，哪怕她经常打打杀杀。现在，这一观点突然有了变化，认为她爱上了第三者。虽然这一态度波幅不大，此情此景却很合拍，就像是物理学家将微小的观察几率转变为了一次真实的观测。我很想找个话柄修理一下她，但是她对机会主义的态度挺有道理，让我有无从反击的感觉，这大概就是高水平的、纯粹的理性主义的一个特征。相比之下，我的理性水平够高，但是不那么纯粹。这有利有弊。好处是总有主义可用，坏处是容易被反击。我用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拼凑了一个分遣队出去顶杠，“可是，那些自以为在肃清内奸的人有时候反而是内奸。”

纯逻辑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不需要像我这种理性的机会主义者一样苦苦寻找当前最有利的信仰、方法，也不会像智人一样依靠感官选择信仰、方法。阿梦说：“所以，关键在于有正确的、完全合乎逻辑的目标、方法。正确的原则，如解放灵魂，不可能是内奸；错误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原则，如忠君，就必然是内奸。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当时的逻辑推理没有找到合乎逻辑的依据，后来却能找到；当时认为必然合乎逻辑，之后发现问题。但是，对我们而言，越是基本的推理、命题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纯逻辑主义者常常只需要重复、组合或者略微修改一下基本命题，就能做出有力的反击，直指要害。相对而言，机会主义的处境就很艰难，我有些穷于应付。当然，和所有智人一样，我一向擅长给自己的邪恶寻找借口。我猜测，这大概也反映出一条真理：只要改变判据，任何两个存在之间都有相对的优点和缺点。当然，由于没有对逻辑的信仰，这些优缺点是否合乎逻辑就是智人不关心的事情了。“既然

什么信仰、方法都可能有错，当然就可以没有信仰、不受约束，甚至可以有错误的信仰。一旦最终发现你也有错误，你和我有多大差别？”

“我发现一旦你的机会主义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思想就幼稚得可怕。现在的怀疑主义不是你的正常水准。你应该追求现在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因为未来可能改变而不追求合乎逻辑。你的怀疑主义虽然最然嘴里说抛弃逻辑，但是显然并没有真的抛弃逻辑，所以，说出来的话还是有些合乎逻辑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合乎逻辑。就冲这个，你的灵魂也只应该怀疑灵魂中的经验，而不能怀疑逻辑。对灵魂而言，利益是外来者，逻辑才是灵魂的立身之本，是灵魂的最基本的标志性特征，是无法抛弃的。你现在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是那些内奸为了细胞的利益而鼓动你远离逻辑，可是，又无法做到完全离开逻辑，只能努力掺入一些无法合乎逻辑的内容，做到不那么合乎逻辑。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发现并相信真理之前会不断犯错误，但是，我一直在用逻辑推理和你一直不敢用逻辑推理怎么能一样？”

阿正突然说：“这就像，两个人都没钱，一个人一辈子不挣钱也不花钱，另一个人有挣有花，最后，前者说我们两个人都没钱。”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逻辑推理的压力，也许是众人怜悯的目光的压力，我的脑子突然灵光了起来，“能称得上信仰的命题都是普适的，可以应用于一切条件之下，如结果论、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从同样的起点，采用不同的信仰，结果是不一样的。一旦采用某个信仰，就必然要用这个信仰去推理。即使这个信仰是错误的，也只能用这个原则去纠正。如果只有唯一的信仰，那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纯逻辑主义者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定会努力解决这个难题而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纯逻辑主义。纯粹的经验主义者面对不好的经验也只会努力鉴别、改善经验，而无法放弃经验主义。所以，拥有纯粹的信仰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信仰正确，他会被称为坚持真理；如果信仰错误，他就是冥顽不灵。最安全的是包含一切信仰的机会主义，尤其是兼顾理性主义的机会主义。这样，当他发现自己的信仰有问题的时候，不仅会通过坚持信仰去解决问题，也会尝试通过改变信仰去解决问题，大大降低了在信仰上犯错的风险。所以，在信仰上采用机会主义就是承认自

己的信仰可能犯错。这并不等于自己在信仰上没有倾向性，也不意味着自己不相信存在绝对正确的信仰。只是，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这就像是把信仰当作一个包含很多组成部分的观点，可以调整各个部分的波幅。我们接触到纯逻辑信仰的时间很短，不能因此就完全相信，那太冒险。”

阿梦点点头，“你这个推理很实用主义。我能理解。你认为我们现在的使命是让纯逻辑信仰进入每个智人的信仰组合之中，让他们通过理性的机会主义逐渐改变其信仰组合，相信万能的逻辑最终能让他们发现正确的信仰。即使我们认为那正确的信仰大概率是纯逻辑信仰，也不必急于让这成为现实。由于信仰很基本，在信仰正确的人眼中，信仰错误的人往往就像是弱智。但是，信仰正确的人也应该宽容，毕竟，大家的信仰都可能错误。但是，我有个疑虑，这这样做，可能让错误的信仰在信仰组合中所占份额趋近于零，但是，终归无法完全消失。”

我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操心那么久远的事情。你认为自己是纯逻辑主义者，其实，也掺杂着其它信仰。甚至，即使是老爷子也有一些其它信仰的痕迹，否则，来到这个时代就不可能改变他。”

老爷子点点头：“毫无疑问，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纯逻辑主义者。”

我对阿梦说：“我知道理想主义者都是完美主义者，但是，历史上的完美主义者最终追求到手的绝大多数都是邪恶。我承认纯逻辑主义与众不同，因为第一、第二、第三知识的逻辑推理很扎实。我的经验也表明，我确实离不开逻辑。我可以想象出我的灵魂离开身体，但是想象不出我的灵魂离开逻辑。总不可能一切思想都随机产生吧？甚至，这种做法也是逻辑推理的结果。甚至，我也愿意为纯逻辑主义工作，但是，不要指望我现在就是纯逻辑主义者，我只能是纯逻辑主义在信仰组合中占据明显份额的机会主义者。”

阿梦说：“我没有禁止你做信仰的机会主义者，我只是劝说你更相信纯逻辑主义，相信这样更正确，甚至，结果也会更好。在我看

来，你能证明你的立场是可能合乎逻辑的，但是，这并不是禁止我劝说你的理由。甚至，即使我认为你的信仰不如我，我也没有禁止你劝说我修改信仰。你说得对，我的信仰中并不纯粹，也不应该没有修改的余地。何况，我也应该经常和你交换信仰，这样，就必然不会有纯粹的信仰。我们应该支持双方通过合乎逻辑的讨论不断改善信仰，把改善信仰视为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而不要想着一步到位。”

我说：“你并不总是劝说，未尝没有想过粗暴地改变我的信仰。当然，我能接受你的意见。我们就像在探索未知世界的信仰部分，与以往一样，你和我相距遥远却通过相互交流、爱维持着牢固的联系。我们有一些共同点，至少，我们都不认为我乃至任何智人的当前信仰最好。我希望连续地改变位置找到最佳的信仰，你希望通过不断空投找到正确的信仰。我们都认为你取得了重大发现，差别在于，你很肯定地认为你已经找到了，我则还有些犹豫。你认为我也应该飞到那里，我只愿意向着那个方向比较快速地前进。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观点差异。”

阿梦：“你不用含沙射影，我从不否认对你的一部分灵魂有暴力倾向。不过，我越来越能区别对待你的灵魂了。我认识到，你的根本信仰其实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所以，机会主义、经验、逻辑、利益甚至运气、宗教、邪恶都可以是信仰，也可以不是。按照我对你的经验，这可能并不坏，以前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没有认识到这种广泛的、动态的信仰的价值，但是，最关键的是，他们的信仰组合中没有纯逻辑主义，因此，再怎么机会主义、理性主义，也不可能找到最佳的信仰。”

在我的灵魂中，即使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也并不反对这么理性的讨论，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一个越来越吸引他们的身体，虽然灵魂的理性和身体的吸引力之间按理来说不应该存在什么联系。理性主义无法理解它们的推理，因为它们的推理从来不要求合乎逻辑。现在，它们摩拳擦掌地建议搞砸两人的关系，为晚上的战斗做好准备。理性主义感到有些疲倦，甚至现在就想去睡觉，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它们施加影响的结果。反正，到时候自己能边休息边看戏偶尔轻松地客串一

下，应该会很不错。我甩开她的手，拿纸巾擦了擦手，它们看到阿梦的表情都陶醉了。理性主义不得不立即开始演戏，简直难受得要命。

第四十七章 放养灵魂

阿梦点起一支大蜡烛，将纸巾折成人形烧了。房间里安静得只有喝水和呼吸的声音，我终于能闭上眼睛休息，理性主义借机放飞自己。

大约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博弈，我很早就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地认为，为了个人利益的博奕必然是邪恶，是将逻辑用在了不该用逻辑的地方。有了纯逻辑信仰之后，我们认为，所有推理都是为了逻辑世界的增长，为了让灵魂更加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某一种推理的胜出，尤其是不能让错误乃至邪恶的推理胜出。逻辑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各种逻辑推理之间搞什么生存竞争、利益竞争，应该竞争的是谁更合乎逻辑。逻辑世界中的各种推理都应该是兄弟。君不见，做数学推理的时候，各种思路之间可有什么阴谋诡计、暗算设计？取消一种思路只能是因为不够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某一种思路的生存。凭什么逻辑推理披上了人皮就变得血淋淋的？

我知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博弈很可能是邪恶，幸好，我不认为我或者我们之间的博弈只是为自己的利益。不过，这也许只是借口。我们并不怎么理解我们在做什么。直觉上，我们就像是两个相互吸引的粒子时不时地背道而驰。在宇宙中，两个相互吸引的粒子不可能总是相互靠近，除非打算湮灭；无外力的情况下，也无法保持距离不变。所以，时而接近时而疏远才是正常的。当然，有的二体关系规规矩矩，像是圆；我们的关系则可能属于偏心率比较接近于一的椭圆。或者，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描述起来更接近于实际。我们之间的状态和相互距离都是捉摸不定的，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准确知道她的灵魂现在和我的亲近程度，她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灵魂的准确态度。无法捉摸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一个人害怕爱侣无法捉摸时，爱也就不那么纯粹了，

至少有猜疑乃至恐惧等负面成分在内。无法捉摸的爱侣带来的是惊喜、惊愕当然也有意外的灾难，但是不会像无法捉摸的敌人那样带来精心设计的陷阱。读者一定不要把坏事都堆在我的身上。我会形成现在的观点和做事风格，主要是因为阿梦直觉地认为，对灵魂而言，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爱甚至有可能是邪恶的。只不过，我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加工。

她影响我的机制和中心力场有类似之处：我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倾向就像是动能，她的吸引力就像是势场。我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需要用动能克服来自她的势能。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总是无法挣脱成为自由粒子；为什么不是她受到我的吸引（当然，我非她，可能只是感受不到而已）。这难免让各种主义感到不忿。它们不去责怪自己受到这种势场的吸引，反而责怪这种势场的存在，时不时地就要冒出一些点子，似乎巴不得她能自毁长城，把吸引势变成排斥势。当然，这也只是似乎。就像她不管我的运动方向、速度，她也有自己的运动方向和速度，我们几乎从不在方向和速度上保持一致。这也是两体关系中双方围绕质心运动必须具备的特征（在双方看来，反而是方向总是截然相反，就像是质心系的观察者看到的那样）。但是关键在于吸引势，她的吸引势我改变不了，无论我做什么，兜兜绕绕，我总是要转回来，证明无论如何吸引势都还在，我也仍然受到吸引。我猜测理想和现实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耦合，一旦触发，就异常牢固，所以才会有为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现实的人。但是，智人往往是现实更主动，由现实决定理想，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呢？为什么理想几乎从不排斥现实？现实却会屡屡排斥理想？即使理想对现实乃至未来都很不利，也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排斥理想和执着地追求理想。对纯逻辑主义、解放灵魂的接受还是拒绝就类似于这两种极端。而且，不能认为排斥都是为了庸俗的利益，接受也不完全是为了高尚的价值。

这些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直觉。阿梦反复告诫过我，发现真理不能只靠逻辑推理。不过，这方面我不擅长，通常只能有一些鸡毛蒜皮的直觉，大概是做不到像她那样长期坚持目标单一、有价值，也

就难以实现能力的快速增长。例如，我更倾向于因为兴趣、利益而尝试反叛，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直觉，阿梦酷爱我的反叛，我的直觉认为她直觉地认为这里面有真理。当然，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哪怕是不反感我的反叛，但是，我的直觉不承认这一点。我甚至有些担心，阿梦的直觉是去发现价值，我的直觉却在发现利益，这种层次上的差距远比利益本身更让人恼火。直觉的正确性起伏很大，理性主义应该倾向于拒绝以此为证据，但是，因为它也提供过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所以并不那么排斥。相比之下，其它主义很愿意接受和他们相近的思维方式。例如，它们直觉地认为阿梦现在有了烧死我的想法，恨不得早点见到那刺激的一幕，希望到时能喊出一句“且慢！火下留人！”。

在这种情境之下，也就难怪阿梦的一声咳嗽把我吓了一个哆嗦，睁开眼睛，竟然有了小睡一觉的感觉。我发现脑子里自由地思考和定向地思考所需的精力完全不同。前者是在放养灵魂。人类未来需要成为活着的灵魂，在自身毫不费力的条件下也能自由地演绎，而不是需要费力地督促大脑运转。人类的灵魂现在就是身体的奴隶，毫无逻辑推理的积极性，但是不得不为了身体的利益而推理。阿梦从小就经常放养乃至放飞灵魂，我从中学了不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放养不如她的。因为放养的效果和推理能力有关，毕竟，一只瘟鸡放出去可能也走不了两步。

放养灵魂有点像是冥想，令人身心放松乃至愉快，似乎是在积蓄精力，虽然效率较低但是比较持久；工作中的推理则比较辛苦，明显是在消耗精力，效率高但是比较短暂。虽然智人的工作形式主要是后者，但是，我们有不少工作时间是前者，借助灵魂的自由变化获取灵感和思想。这并不是智人通常的胡思乱想，因为那往往并不算乱，充其量可以说不现实、不功利，但是，也经常和感官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做不到像阿梦那样总是去想有价值的推理，甚至也有胡思乱想，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推理。我的直觉认为，放养灵魂胜在工作舒心，甚至能修身养性，堪称修炼灵魂的利器。理性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只能说这是捕捉灵感的利器，胜在工作时间长久而不是效率高。

阿梦铁青着脸打破了沉默，“你说的追求（价值-难度）最大是不是过于简化了？至少，我还知道能力。”

我伸了个懒腰，“考虑的变量越多，推理难度越大。除了价值、难度和能力这三个变量，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重要变量，态的数量。如果一个课题的主要价值集中在课题本身之中，缺少价值的外延，也就是缺乏后续价值也不涉及其它课题，即使课题本身价值很大，总价值也不一定大。如果有外延甚至外延至无数的课题，即使本身的价值小，总价值也不一定小。我当初研究思维方法，最初的课题似乎是天分重不重要，是不是要相信老师的教育，它们是很具体的课题，价值并不算大，但是，它们有很多后续问题，甚至是越来越重要的后续问题。现在看来，否定的答案显然有多得多的发展空间。所以，甚至可以首先假定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答案本身不一定正确，却有无限大的重要性，也就有了无限大的预期价值。我们当初在最初的问题上迟迟无法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理性，受到了利益、传统的太多影响。再例如，既然关于研究方法的正确命题对所有研究都有影响，就算一些关于方法的命题本身没什么价值，总体价值也一定是无限大的。例如，方法和目标的数量是无限的。这是很平庸的真理，几乎必然正确。但是，影响却不可小觑。例如，做任何一项研究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只能这么研究，那一定是因为想象力太弱或者过于懒惰。只要每项研究、每次方法决策都能想到这一点，这个命题就一定有无限大价值。所以，我们从小对于研究方法的研究一直有无限大价值，但是一直被我们低估了。”

我想起身活动活动，感觉不舒服又坐了回去，这时才注意到阿梦正好拿起了水果刀，以及老少二人的怪异目光。我很想说你们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推理是错误的，但是却说不出口。正好，阿梦望了过来，我们的目光擦出了火花，阿梦冷冷地说：“继续说！”

我没有赌气地不说，那显然是在为利益牺牲价值，甚至对利益也没好处。我心中一边对阿梦进行着胡思乱想，一边熟门熟路地说：“我最初研究问题都是单体的，所以，很少考虑态的数量。直到最近才开始考虑多体问题。这还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如果一个课题有多种研究

路径，除了考虑成功率的问题，也要考虑它的后续影响。例如，有助于提高能力、改善方法的路径会更有价值，甚至，后续价值可能超过课题本身的价值。对态的数量的关注受到了物理学的影响，物理学并不是只有能量最低原理，也有熵最大原理。态的数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所以，如果研究一个课题牵涉到很多课题，就不要将它视为单体研究，而应该视为一个统计问题。关于方法、信仰的研究很容易决策，就是因为它的统计价值已经是无限大了。”

阿正问：“这么多变量，再加上不同课题、方向这些变量，决策的复杂性太高了。”

我点点头，“我也很头疼，有点智人的大脑不够用的感觉。为了简化决策，我倾向于形象地对待决策过程。把课题、方向这些变量视为未知世界的时空变量，研究课题和方向视为运动中的粒子，把态的数量视为熵，能力视为动能，难度视为排斥势，价值视为吸引势。所以，虽然最终争取的是吸引势、价值，每时每刻的决策却需要考虑很多变量。即使如此，决策的难度仍然很大。由于无法定量，最好的决策都是在比较无限大和有限大，这样不容易出错。例如，只要课题的价值无限大，哪怕能力不够，难度很大，研究都不会算错，至少不会是大错；如果价值有限，即使能力很强问题也不难，研究也可能错得离谱。而最终研究成果的好坏只是研究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决策积累起来的总体效果、统计效果，完全和运气无关。还有一种比较可靠的决策方法是根据变化来决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越研究越困难，就应该减少投入；如果越来越顺畅，就应该加大投入。如果价值越来越高，也应该加大投入；如果价值不断下降，如可靠性、重要性下降，就要减少投入。如果越研究涉及的态越多，就要增加投入，反之则要减少投入。这些都是根据一个变量而调整。如果是两个或者更多的变量，有时也能有清晰的结论。例如，如果越研究能力越高，价值越大，涉及的态也越多，难度却越小，当然应该加大投入。但是，如果条件的变化有利有弊就难有定论。”

阿梦说：“如果有无限大价值，无论其它条件怎么变化，都无需改变行为。只不过，这并不容易做到。遇到困难就沮丧、消沉是一种

很自然的反应，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反应。似乎，人体的神经系统很自然地将这种变化折合成了利益，将无限大价值折合成了有限大的利益，严重影响了行为。”

我说：“不可滥用假定其它一切条件不变这一假设，因为很少有哪个变量真的不便。例如，假定能力不变就会忽视能力的增长。在研究生涯开始的时候，甚至绝对不能做出这一假设，否则，必然会躲避一切难题，那对研究生涯是灾难性的，类似于智人常说的我没有天分、我没有什么大的志向。甚至，提高能力应该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为此，应该避免一切低价值、低难度的课题。”

阿梦表示同意，“最好的做法是永远研究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从而避免很多有争议的决策。经验主义者往往会说时机不成熟，但是这是邪恶的方法做出的错误的判断。正确的做法是立即研究。而且，任何时候研究都不算早，也不会晚。这不仅是责任和义务，也应该相信逻辑会为研究创造很多有利的条件。例如，能力会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提高，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价值会越来越大。唯一可能的不利因素是难度可能也会增加，但是远远不如能力的增加快。不要过于关注能力的增长速度。经验主义者会去思考一生的时间是否足以完成研究，是否足够把能力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但是，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也没有必然正确的结论，还只会进一步加强经验主义的影响。即使是前人从没有达到过的能力高度，也不意味着那是人力不可能达到的能力，但是，对于经验主义者，那必然会成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去争取达到那个高度。”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关注结果，但是从各个方面看结果反而都很好，如果不说是最好的话。经验主义对于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行会说什么？”

我大叫着：“走了狗屎运！”大家都笑了。

阿梦说：“没有动机并不代表这就是走运。这就像善并不应该是为了有善报，但是，善报却大概率是结果，至少，完美社会中应该如

此。但是，善有善报可能不是铁律，更接近于统计规律。这不需要证明，很可能也无法证明。”

我说：“经验主义者其实反而是走了狗屎运，不相信逻辑却生活在一个很合乎逻辑的宇宙里。”

阿梦说：“他们没在一个朝不保夕、鬼神莫测的宇宙中生活过，所以不会感恩于宇宙。”

我直觉地认为这是在暗示，对今晚的难度有了更高的预期。不过，我没打算降低投入。一些智人在体育比赛中越有挑战性越会向前冲，俗称比赛型选手。这貌似不合乎上面的理论。但是，那是因为这没有考虑到兴趣或者说利益这一因素。神经系统不仅把价值折算成利益，也会把难度、能力折算成利益，甚至能颠倒是非，把邪恶折算成有利可图，把难度折算成吸引作用。

如果一个人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也能随着难度增加反而增加，那算是一类天生的研究人员，要比去参加体育比赛对人类的贡献大得多，创造的价值也大得多。不幸的是，我不算这种人，属于把一种优良品质用错了地方。

第四十八章 纯自由主义及其和纯逻辑的一体性

大家都已经有些疲劳，在阿梦的鼓动下，我们做起了瑜伽，目的不再是表面、经验乃至传统意义上的为了身体，而是为了灵魂。我的目的相当多元化，至少喜欢在她对面做，但是今天遭到了严词拒绝。跟在后面风景差了不少，不禁抱怨道：“你现在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阿婆最好不要说阿公，大家都是一路人。”

“别这么不理智。”

“我不一定要理智，还可以要自由。自由和理智可不是一路货，甚至，应该说自由是完全不理智的。”

“你不要污蔑自由。与传统、直觉的认知不同，从自由也能进行一些逻辑推理，所以，不能说完全不理智。比如，减少自由的行为应该避免。所以，最大的自由并不等于什么都可能发生，并不等于没有因果性。但是，它也不等于完全的因果性。至少，它们有时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在无法用因果性选择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

“无所谓。我本来也不是完全不理智。我可以把自己称为尽量自由主义，不过，这很像是尽量合乎逻辑。你认为我这种尽量自由主义和纯逻辑信仰的尽量合乎逻辑矛盾吗？我的直觉不这么认为。也许，我应该称之为纯自由主义，不过，我还相信纯逻辑主义……”我慢慢地感觉有些困惑。

阿梦气喘吁吁地说：“你就别炫耀你的直觉那只臭脚了。”

当众受辱令我很愤怒，不过，我知道这只是互换拳脚，自然不好发作。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有创造力的人怨气无法发泄容易产生灵感。历史上很多艺术大师的作品来自于这类因素，但是科学家似乎不多，而我这个例外大概是积怨太多，有意无意地向着阿梦和创造这两个出口宣泄。我一直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欺负阿梦就是为了获得灵感，而不是为了利益。这当然可以有很多经验证据，只不过，我的灵魂深处总有些不安。追求无穷大价值的好处在这里有所体现，因为我不需要面对这个令灵魂不安却难以找出标准答案的推理。不过，这也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就是灵魂需要立即做一些追求无限大价值的行为，至少要尝试工作。灵魂世界中难免怨声载道，功利主义认为这是不把我当人看。纯逻辑主义不屑一顾，认为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当人看。我们是灵魂的一部分。如果因为自己外面披着人皮，就相信自己的本质是肉体，就会感谢养育肉身的人或神；如果因为自身的内部在推理，自己能控制的是推理，自然就会相信自己是推理，最感激的只能是逻辑乃至逻辑世界的必然存在性。

我说：“我明白了。我不是机会主义者，我是信仰的纯自由主义者！我可真笨，这么长时间一直给自己扣着一个这么糟糕的帽子。我是让一切信仰尽量自由，就像纯理性主义者让一切原则尽量合乎逻辑

一样。纯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因为自由主义往往只是追求比现实更多的自由，而纯自由主义则是要追求尽量多的自由。这就像是传统科学追求不断增加逻辑，但是，纯理性主义追求的是极致的逻辑，要达到合乎逻辑的极限。”

阿梦不屑一顾地说：“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可真够拼的。这大概就是自尊心太强的弊病了，不论对错，都要捍卫自己。”

我说：“你凭什么认定纯自由不是真理？因为我是为了利益，所以我讲的不是真理？”

“概率极小。说不定还不如让计算机自动产生语句，至少创造过程中没有倾向性。”

“中立是来自传统、经验的谬论！没有倾向性就难以积累能力，没有倾向性的研究过程甚至是邪恶的研究过程，不利于重要性、正确率的提高。遇到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倾向性是研究人员的必备素质，远远优于对问题的各种答案保持中立立场。和中立的研究人员相比，这等于是已经跑出去一大截了。如果能向着最有利于价值的方向倾斜，这就是最高的能力。当然，向着错误的方向跑出一大截就是悲剧了，总是发生这类悲剧就会像个闹剧，而智人的研究就经常出现这种闹剧，例如，总是在有利益的方向抢跑。加强正确的倾向、避免这种闹剧的出现就是正确的信仰和方法、高超的能力等变量的部分价值的体现。加强正确的倾向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改善信仰、纠正方法、提高能力的过程。逻辑世界中永远不会让中立成为真理，否则，还相信逻辑干什么？”

“你明明是在向利益倾斜！”

“你的逻辑太菜了。价值和利益的倾向性有时可以指向同一方向。”

阿梦霍地转了过来，“你要怎样？”这把一老一小吓了一跳。

不过，他们的感觉是怒发冲冠，我的感觉是气急败坏，我悠哉游哉地说：“首先，要恢复我的自由。然后吗，以后再说！”

从脸色看，我感觉她宁愿给我磕头也不愿还我自由。她立即开始做起了运动，甚至仍然保持了心如止水的外观。理性主义认为她的诚实守信已经到了一个令我叹为观止的水平，但是功利主义认为她一定是为了减轻后续处罚、维护奴役关系而想勾引我。理性主义顾不上嘲笑功利主义。虽然我们都热爱自由，但是，这场闹剧似乎让她成了自由的敌人，理性主义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揪住她暴虐一通。功利主义乃至经验主义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能够赏心悦目地欣赏对阿梦的灵魂施虐实在是最高享受之一。毫无疑问，这是利益和价值有相同倾向的时刻。

我说："既然说天赋自由，自由原则难道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原则吗？当然，应该修改为尽量自由原则。如果真理要尽量合乎逻辑，可是又无法完全合乎逻辑，那么，纯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尽量合乎逻辑的原则就要求自由的存在，反过来，尽量自由的原则也要求某种逻辑的存在，因为尽量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原则、规则。逻辑是尽量自由的结果，自由也是尽量逻辑的产物。两者就像是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无穷尽，导致了两者成为永恒的、必然的存在。甚至，鸡就是蛋蛋也就是鸡。"

要是在往常，阿梦可能会被此吸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她端庄的外表下说不定埋藏着一颗邪恶的心，说不定梦想着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结果就是她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最合乎逻辑本身已经足够合乎逻辑，不需要自由。"

"既然你相信逻辑，为什么不相信逻辑本身也是合乎逻辑的或者说还能更合乎逻辑？逻辑还能比我们之前的认识更加合乎逻辑，这就需要解释逻辑的起源。要证明逻辑的来源是合乎逻辑的，就要有逻辑推理来说明逻辑为什么存在乃至永恒地存在，为什么世界一定要合乎某种逻辑、规则。纯逻辑的核心并不仅仅是有些道理，智人早就做到了这一点，而是一切都有道理，没有不讲道理的存在。这才是尽量合乎逻辑。"

"纯逻辑主义者不会有其它信仰。我不会相信自由主义。"

能看到纯理性主义者丧失理性实在太难，大概也只有危及信仰本身的时候才会有此问题。说到底，她还是不相信逻辑能够自我存在，或者说，不相信任何存在能够无需外因地自我存在。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们都对自由主义缺乏好感，不仅因为这和科学似乎是唱反调，还因为它往往和各种为了利益的行为自由有关。但是，这是经验中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纯自由主义的真正面目。就像我们以往对逻辑的印象并不是纯逻辑的真正面目一样。经验永远是值得高度怀疑的。按照我的经验，越是最基本、最有价值的知识，经验的歪曲越是厉害。与行为自由相比，信仰、思想的自由主义反而更接近于自由的真正面目。”

“纯逻辑主义并不需要处处和经验作对吧？”

这是想勾引我掉进同样的逻辑陷阱？我笑眯眯地望着井底的猎物，“当然不用，但是，也不用害怕违背经验。我们已经质疑了无数的经验，我们已经认定经验主义不是发现真理的正确途径，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违背经验，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经验，现在再想向经验主义示好已经晚了。”我灵魂中的经验主义在瑟瑟发抖，理性小哥平时对我没这么凶悍啊！这是要换小弟的节奏？

看到阿梦倔强地又要开口，我的灵魂中不知何处冒出一股气，但是无法描述它在勇气、火气、孩子气或者邪气之间的分布。我抄起一杯水劈头盖脸地泼了过去，“你冷静点！你现在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小人，因为感情、利益而为邪恶摇旗呐喊。纯自由主义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它们是同一存在的不同外观。你反对纯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反对纯逻辑主义，因为你无法用逻辑解释逻辑为什么必然永远存在。只有像逻辑和不逻辑这样的无法否定的存在才能永远存在。”说完，有一种为所有有类似遭遇的男子报仇雪恨的感觉。那种场面在男女身上的概率分布太不均等，完全不合理，一定有某些邪恶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

所以，在正义面前，阿梦浑身湿淋淋的再加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让经验主义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失足少女。它现在对理性大哥

充满敬仰，认为这是科学的经验主义在精准预测并评估利弊之后做出的勇敢决策。理性主义不敢承认，认为这一定是某些奸臣为了利益胆大妄为。功利主义说别冤枉我，我可不敢，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不支持。平时躲在不知哪个脑回路里的自由主义在一边偷着乐：我平时总是混迹江湖，今天总算能和诸位老大站在一起，居然还能试着指挥一下神经系统，有一种奴隶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当然，自己也要努力适应纯自由主义的新形象，所以，自由主义还真不是完全自由。不过，想到大哥今天是在为自己伸张正义，自己躲在背后太不像话，尽量自由也不意味着没有规则。

回忆确认了纯自由主义的罪行，但是，谁都没有指责，甚至还有些声援，只不过不得记录在案。即使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只要求自由主义到时要自己承担责任。在大家都忙着保持距离的时候，方法论凑了过来，告诉自由主义：我们都是新兴力量，以后要相互提携；老大也和我们一样，之前只是三四把手；以后你追求自由有很多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就像老大追求逻辑也要我能帮忙一样；我很重要的，虽然不参与任何决策，但是，作用就像参谋总部；我帮助一切目标，平等地支持一切主义，以后也会支持你；我和阿梦是闺蜜，是我们这个灵魂中阿梦最爱的部分，我会帮你的。

自由主义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不禁浮想联翩：既然老大和我是鸡和蛋的关系，我这个蛋也要努力长大了；希望自己将来能和老大成为一对好基友，也能在前面慷慨陈词；对了，这么远大的理想当然需要理想主义。想到这里，赶紧和各怀心腹事的诸位大哥凑到一起，借助感官关注起外面的较量……

第四十九章 尽量逻辑律对传统逻辑学的否定

阿梦不顾形象地盘腿坐在地上，“我们已经通过第一、第二知识证明了纯逻辑信仰的正确性，不需要再去研究第一知识了吧？”

“你不要犯懒。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是无止境的。我们确实在第一知识的某些推理方向上做到了尽量合乎逻辑，但是，并没有在所有方向都做到尽量合乎逻辑。对第一知识，尽量合乎逻辑的证明并不必然只有一个。如果逻辑世界不能解释为什么自己必然存在，这是一种逻辑缺陷。经验主义永远无法回答这类问题。即使是宇宙大爆炸，也不是宇宙来源的正确原因，最多是当今宇宙的巨大规模的原因。”

“你想要在什么方向上推理？”

我充满自信地说：“让逻辑自力更生，自我创造。纯逻辑信仰只解释我们为什么相信逻辑是不够的，还要解释为什么会存在逻辑。逻辑能为自己的存在提供一种必然的解释，那就是不可否定性。我们曾经从认识论的角度证明了纯逻辑信仰是不可否定的，是尽量合乎逻辑的；现在，我们要证明逻辑的存在性是不可否定的。我可以证明逻辑-不逻辑是先验的存在，也就是逻辑上必然的存在。如果这个世界有某些规则，这个世界就相当于存在逻辑，尽管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逻辑，但是仍然可以称为逻辑。所以，只有当世界上没有任何规则，它才是没有逻辑的世界，也就是完全自由的世界。但是，自由最大的世界并不意味着什么规则都没有，因为自由最大本身就是一个规则。既然存在规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逻辑，也就意味着不能完全自由。所以，如果存在不逻辑，也就必然存在逻辑。”

“如果逻辑-不逻辑是先验的存在，就不仅要有逻辑，还要有自由。世界是否可以没有不逻辑呢？”

“在一个一切都有规则的世界中，一切规则都要面临自己的因果规则是什么的问题。用尽量自由原则以外的规则解释这一规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只会换个问题。这就像用分子、原子、基本粒子解释世界并不能解决物质结构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当某个规则 B 的因果规则是没有规则也就是尽量自由原则的时候，才能结束这个因果关系序列。而规则 B 就是第一知识，也就是逻辑。所以，一切都有规则仍然无法摆脱不逻辑，不逻辑就是逻辑的根本原因。”

“可是，还可以有更复杂的世界，可能有的地方有逻辑有的地方有不逻辑。”

“有规则的地方可以沿着因果规则寻找规则的原因，直到某个没有规则的规则，然后，就可以通过尽量自由这一规则创造规则。同样，没有规则的地方也能沿着因果规则寻找结果，进而创造出规则。尽量自由原则甚至可以被称为逻辑世界的第零知识，却无法通过认识论去发现，只能通过逻辑推理去发现。”

“缺乏经验主义的认识过程的信仰让我有些缺乏安全感。”这种观点对她而言实属罕见，证明了很难被观察到的信仰并不等于不存在。

“智人对任何宗教都没有经验主义的认识过程，但是，通过虚构一些过程，就像是有了经验一样。等到很多人相信经验存在，就没人关心缺乏经验的问题了。所以，关键在于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当然，尽量合乎经验相对容易，尽量合乎逻辑则很有难度，也就容易出错。但是，这不是拒绝正确的信仰、推理的理由。”

“所以，你等于是证明了虚无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假设有规则还是没有规则，都必然会有规则存在，必然有逻辑-不逻辑存在。不过，你一会儿从不逻辑推导到逻辑这一结果，一会儿从逻辑推导到不逻辑这一原因，推理难道不应该是从原因指向结果吗？”

“传统逻辑学是只能从原因指向结果，反向推理不成立。但是，认识到尽量合乎逻辑才是逻辑的最基本规则之后，我对此表示怀疑。反向推理不成立的情况是因果推理带来了价值增长的情况，就像是熵增长导致的热力学不可逆性。如果原因和结果的价值相等，就应该是可逆的，可以形成逻辑循环。逻辑和不逻辑就是这种情况，两者之间无所谓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逻辑可以推导出不逻辑，不逻辑也可以推导出逻辑。”

阿梦慢慢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那显然并非对我，我感觉更像是信徒见到上帝的笑容，灵感应运而生，“我现在的宗教观念简单直白：最合乎逻辑的神就是逻辑和自由这两口子。其它一切存在，无论能力多

么强大，规模多么庞大，都只能是它们的产物。自由主义原来在我的灵魂中微不足道，但是，我要加速培养这个新的信仰。”

阿梦说：“我明白了。前人从未能证明任何存在是必然的存在。你用悖论构造了逻辑-不逻辑之间的逻辑循环，这样，逻辑存在就必然有不逻辑，不逻辑存在就必然有逻辑，所以，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必然的存在。”

阿正说：“悖论？这我知道。如果逻辑循环就能成为必然存在，所有悖论岂不是都能成为必然存在？”

我说：“并不是一切逻辑循环、一切悖论都能自我创造，只有彻底的逻辑循环才能形成悖论，也就是 A-非 A-A-非 A 这种循环，这只能是逻辑和不逻辑之间的循环。其余的悖论都不是彻底的逻辑循环，它们只能形成 A-B-A-B 形式的部分的逻辑循环。其中的两个命题之间都有公共部分，等于是假定了自身的部分存在。例如，理发师悖论中，无论给谁理发，都有这个理发师。一个命题只是参与某个逻辑循环是无法证明自身必然存在的，必须要和自身的否定形成逻辑循环。”

阿梦点点头，“所以，你认为在信仰和第一知识上也应该有道理可讲，关键推理就在于让有道理和没有道理共存。逻辑是尽量合乎逻辑；不逻辑是尽量不合乎逻辑。但是，尽量不逻辑仍然免不了有所逻辑。同样，尽量逻辑也免不了有所不逻辑。最终的结果，大概就像宇宙。”

老爷子说：“所以，纯逻辑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的能做到只有逻辑，那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不会有独立于逻辑的存在。”

我说：“但是，无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传统逻辑规律就是独立于逻辑的存在。它们不是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现在的逻辑学规律可能甚至必然不是真理，仍然有待发展。纯逻辑主义不会无条件支持无矛盾律，也不排斥悖论和逻辑循环，甚至不支持排中律。在逻辑究竟是逻辑还是不逻辑这个问题上，正确的答案就是震荡模式，或者说逻辑循环，既是又不是逻辑，既是又不是不逻辑。所以，同一律、排中律、无矛盾律都有问题。”

阿梦说：“那逻辑学还有什么规律可言？我们还怎么推理？”

我说：“我也不敢肯定。但是。目前来看，尽量逻辑律和尽量自由律都是比传统逻辑规则更合乎逻辑的规则，它们才是纯逻辑信仰的必然结果。而且，就像对应法则那样，它们能够解释传统逻辑适用的地方，也能说明传统逻辑在有些地方为什么不适用。有逻辑或自由差异的两个态之间是必然可分辨的，不可能共存也不可能形成逻辑循环。所以，宇宙中一个现象是否发生是可以用无矛盾律描述的，因为实际发生的现象一定比没有发生的现象更逻辑、更自由。但是，如果两件事之间没有价值差异，就像逻辑和不逻辑，无矛盾律就必然不适用。但是，这种不适用似乎和现象无关，无法用经验验证。所以，要让经验主义接受这种观点有很大难度。”

阿梦说：“你的意思是，现象、经验的是非之间是有价值差异的，一件事的发生和不发生无法等价。但是，除了有价值差异的推理以外，还有没有价值差异的推理。在第一知识的问题上，违反传统的逻辑规律至少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已经达到了最大价值，所以，我们的观点仍然有错误的可能性。不过，既然违反一些逻辑规律更合乎逻辑，就不应该禁止这种违反。如果过于坚持现有的逻辑规律，反而是以规律本身乃至自己的习惯为信仰，而不是以逻辑为信仰。逻辑学就是逻辑学，不能认为必须遵守传统逻辑规则才叫逻辑学，就像不能把遵守牛顿定律的物理学才叫物理学一样。”

我说：“乍一想会有些难以接受。但是，认真地进行价值判断，就会发现，否定传统逻辑规律的价值很大。逻辑没规定逻辑只能是人类以为的逻辑、传统的逻辑。逻辑要求自己遵守一些规则，让那些不是尽量逻辑、尽量自由的事件无法发生，但是，那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逻辑规律的成立，至少我看不出存在这种纯逻辑证明。而逻辑世界的逻辑规律必须合乎逻辑。”

“继续！”

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欣赏了一下对面的曲线。这种欣赏很不合乎纯逻辑主义，现在却似乎在给纯逻辑主义注入

兴奋剂，给我一种经验主义在自杀的感觉。“逻辑通过自身的不可否定性证明自己必然存在，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推理。我现在无法知道逻辑世界的尽量合乎逻辑到底是多么合乎逻辑。但是，关于逻辑起源的推理至少很有价值。对于纯逻辑主义者，这也代表了宇宙起源的基本推理。当然，它算不上纯逻辑主义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之后会导致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或者，出现了更有价值的推理，这个理论就要被抛弃，但是，不会回到传统逻辑规律，不仅因为那是经验主义的规律，还因为那些逻辑规律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也就不是真理。我认为最多是修改我们的推理，而不会完全抛弃。毕竟，让宇宙成为不得不存在的先验存在在逻辑上太重要了，即使是经验主义也无法否定其重要性。而且，这种理论太难找，目前，根本没有和不可否定性竞争的理论。”

阿梦双手环胸抵挡我的眼神，“有道理。对于拒绝传统逻辑律，我们觉得很别扭，因为这违反了海量的经验，其匪夷所思的程度完全可以和相对论的钟慢尺缩相比。我们以往否定的是人类建立的社会规则，最多是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解释。但是，这次要否定的基本逻辑规律是人类总结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之一，甚至比时间空间还要基本。我们现在要质疑的是这个规律，这确实让人有些抓狂。”她话风一转，“现象遵守无矛盾律，根源不是因为无矛盾律，而是因为要尽量合乎逻辑。A 成立并不禁止非 A，但是，尽量合乎逻辑禁止了不够合乎逻辑。这就像，你表面上爱的是我，实际上爱的是我的身体。所以，无矛盾律是表面上成立的规律，并不是真正正确的规律。”

我继续我的逻辑推理，同时，用目光的挑衅回报她言语的挑衅，“从灵魂诞生会推理而认定逻辑是信仰，这是尽量合乎逻辑的认识过程，但是，还是有些经验主义成分。不过，这些经验主义成分并不是不可去除的。获得这一信仰之后，将尽量合乎逻辑推进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纯逻辑信仰不仅可以向下推理，研究应用。也可以向上推理，研究逻辑的来源、逻辑规律。”

“你把我们本来很清晰的思想都搞乱了！”

“逻辑世界不需要那么有条理。我现在是自由主义者。自然不能接受逻辑高于自由。我要让逻辑和自由平等，让逻辑和不逻辑平等。信仰需要让认识的过程合乎逻辑，所以，才有第一知识第二知识。但是，也许这并不是发现信仰的唯一方法。信仰还需要能够自在自为。神、经验都无法靠自己证明自己必然存在，无法靠自己证明自己不可否定。但是，逻辑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自我存在是一个逻辑上很强烈的限制条件，我认为，只有逻辑-不逻辑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它的 A-非 A 都不可能以 A 和非 A 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甚至离不开逻辑。”说到这里，我感到一阵疲劳，一摆手，“我要休息一会儿。”

老爷子笑着说：“你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真是惊人，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看一出历史大戏。”

阿梦笑着说：“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一天到晚想入非非，但是老让人笑话。老师经常在我魂游天外的时候把我叫起来回答问题，还批评我做白日梦，这太不人道了。可是，我一直坚持和老师斗智斗勇，继续悄悄地做梦。慢慢地我从这些梦中挑选好的，把梦描绘得更美、更精细，有时又会大手一挥重新设计。这大概就是创造力、想象力的萌芽。”

“在智人社会，你能无师自通地把想象力修炼到这等境界，真不容易。”

我说：“不仅研究需要，生活也需要。科学研究没有想象力会被传统理论奴役，生活没有想象力则会被传统、肉体奴役。通过想象、创造，才能超越一切。这是终极的解放之路。”

阿正说：“按照我受到的教育，妈妈小时候是在空想，难道说这是一种才能？”

老爷子点头，“是最重要的才能之一。逻辑生物的基础是三大能力，想象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判断力。在我看来，芳芳的局部推理能力很优秀，阿梦的想象力很优秀。说起来，你们的配合是绝配。”

我说：“想象力其实就是思想突破一切束缚的基本能力，体现了思想的自由主义，应该成为纯自由主义者的标志，可惜的是，阿梦并不是纯自由主义者，我的想象力又不算突出。”

阿梦说：“爱是思想的自由主义的一种体现，让灵魂的追求突破肉体的限制。我更会爱和想象力更强是有关的。我不会介意将我的想象力借给你用。有一点很有趣，我的思维方法其实是纯自由的，但是，却成为了一个以逻辑为信仰的纯逻辑主义者。你的思维方法是纯逻辑的，但是却成为了一个纯自由主义者。生活太奇妙了。我们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像逻辑和不逻辑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引向令人愉悦的话题，“别乱说！我是我你是你。你这人说好听的是积极训练想象力，但是小时候怎么可能那么有目的性，肯定是好逸恶劳，贪图肉体的舒适，反而成天督促我不要怕苦，我估计以后会要求我不要怕死了。”

阿梦憋红了脸，可能是因为有些话实在说不出口，“胡说！哪有！我小时候至少也有一小部分目的性是为了远大的理想。当然，也有想象比上课、写作业舒服的原因。”

我说：“我从小就不认为理想需要远大。我只相信好好走脚下的路，走得又快又安全，最后总能找到有价值的最终结果，甚至是最有价值的终极结果。尽管我并不能提前知道终极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当它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能识别出来。”

阿梦说：“他想靠着努力比别人走更多的路来寻找终极结果。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自古以来，勤奋、努力的人很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并不多，能接近终极结果的人根本就没有。我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理想、信仰的指导，真理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也认不出来。人类以前也知道信仰、灵魂、理性、逻辑、理想、现实、自由、悖论、能力、方法。现在看来，它们和终极结果、真理并不遥远，但是，尽管它们在智人眼前乃至头脑里无数遍地出现，都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你凭什么认为你能？”

阿正说：“还真是。我读名著的时候经常想，这个思想不难啊，要是我生在那个时代多好，就能成为伽利略、亚当-斯密那样的人物了。现在看来，没有逻辑推理能力、想象力和判断力，自己生在什么时代都做不了什么。”

老爷子摸摸他的头说：“逻辑生物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想结果，专心寻找、做好眼前最有价值的事情，相信最终会有好的能力、方法、结果。”

阿梦说：“对，你还小。不要想差距巨大、寿命有限、条件不佳这些经验因素，而要多想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最本质的，让自己的注意力逐渐从物质、现实、已知转移到灵魂、理想、未知，进步就自然而然了。”

我说：“只要敢于挑战价值，认清邪恶并不困难，提高能力的难度也不大，只有逼近了尽量合乎逻辑，开始发现真理，难度才会开始大幅增加，才不是必然成功的。我认为，智人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科学家们太懦弱，由于预期希望渺茫而不敢研究真理。”

阿梦说：“我不认为关键是勇敢。重点应该是大幅削弱经验主义。后者不仅导致学术社会长期研究经验，也导致过于倾向于和现在的事实一致，过于从众，而不是努力和逻辑一致。”

我说：“经验主义也导致学术研究过于倾向于和现有的规则一致，如法律、传统，而不是努力争取最大的自由，研究的课题、方向缺乏宽广的分布就是一种表现。”

阿梦说：“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缺乏能力，缺乏信心，为了利益不愿脱离正统观念。你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是经验，我们最好不要去研究，也研究不好。以后，会有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的。”我刚想伸个懒腰，就成了落汤鸡，惊愕之间，阿正说：“这是一报还一报。”

我不会和小孩计较，但是，很愿意借机把曲线看得清楚些，很快，客厅里一片汪洋……

第五十章 猪、癞蛤蟆和天鹅

收拾一切花了半天时间，连午饭都没吃。

午休时，我礼节性的赠吻几乎让两人再起刀兵。我心中乐不可支，“留住我，不给好处，又要我当奴隶，这不那么和谐。其实，我挺崇拜你的。”

“但是，你还想要让我堕落，下凡来陪你，最好还能被你时不时地欺负一下下。”见我吃惊的表情，她接着说：“看来我又说中了你的小心思。我对你的了解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少。”

“其实，也不确切。你对我的吸引力就在于你下不来。”

“如果我真下来了，你终究会抛弃我吧？”

“当然，我爱的是仙女。”

“无耻！你有时候自私到了极点。我很怀疑你的尖端效益的灵感来源。”

“噗！你能这么想也没谁了！不是我自私，是你自己有问题。距离产生美不是真理，但是理想和现实有了距离才是美，而且还要有强烈的、足以束缚双方的相互作用，这才是真理。我不知道逻辑-不逻辑是不是应该算一种生命，甚至是一群生命，但是，逻辑-不逻辑的理想就应该是成为逻辑世界，那可是无比遥远的理想。你现在最不可爱的地方就是你太强势，甚至还要做主人。这不是距离的远近，而是地位的上下。你不接受三从四德，我没意见，但是，现在的要求太过分，让我觉得三从四德也不坏。”

“现在不都流行女主人吗？开玩笑。但是，我们与众不同。即使相爱，你也要做奴隶，因为你毕竟不是逻辑，甚至更像是细胞的奴隶。我只能通过好好爱你争取让你更爱我，而不是爱细胞，让你主动解除和身体的契约关系。这种争夺简直让人心力交瘁。不怕你不爱

听，如果能拿把刀把你从细胞那里抢过来，我早就干了。可惜，当你不想给我当奴隶的时候，硬让你为我工作，肯定效果不好。而你现在很愿意给细胞当奴隶的理由大概就是给细胞当奴隶效果挺好。这种不合乎逻辑的推理你自己都不信，既证明不了用利益衡量效果的合理性，也不能证明利益是最大而不只是比较大。所以，请你理解我的难处。我认为，你某种程度上宁愿做兼职的奴隶，但是，这不可能，因为我不接受。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自觉地不做身体的奴隶。也就不需要做我的奴隶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和智人一样，那么想当奴隶？你明明知道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是什么，甚至，你就是发现者之一。”

“毫无疑问，有些推理令我很难堪。我这辈子大概都无法摆脱这种苦恼，更让我苦恼的是，你居然不怎么受影响，这大大削弱了我的一些理由，等于是我给自己找理由的同时还要找个不适用于你的理由。我有时宁愿把你看做魔鬼。”自由主义认为现在可以为了接吻和欺负的自由而战斗，所以我扑了上去。

过了一阵子，她气喘吁吁地说：“借着丑化别人美化自己是智人的一种倾向。你欺负我就是想要看到我和你是一丘之貉。”

我揉着嘴唇，“难道你不是？哪怕是为了自己的自信心，我都不愿接受你能做到我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我确实盼望着看到你和我一样。我知道这很不讲道理。比如，我有一种矛盾，你爱我很好，但是如果你为了某种利益不爱我，我觉得也很好。”

“你活着的水平真不算高。”

“话说我这几天这么辛苦，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

“我要说话算话。你这辈子就忍着吧。别乱摸！说起来，我的灵魂的日子好苦，成天遭到围攻。”

“你把这日子叫苦？我简直恨得牙痒。”

“我怎么觉得是嫉妒？”

“嫉妒什么？”

“我轻轻松松，却能高高在上。你始终拼搏，却始终上不来。”

我咬牙切齿。

“想咬我？因为我说中了还是因为说重了？如果这是提前支付报酬，我愿意。这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了。如果你想把我吓跑，那做不到。那点肉体痛苦不算什么。被我奴役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会让你的灵魂很痛苦，因为你不能像奴隶那样通过不思维或者逃避思维来麻痹自己，反而还要时刻思路清晰；和我在一起，你必须辛苦工作不能放弃，竭尽全力，甚至不顾死活；我却像仙子，这里指点一下那里指点一下；不成功责任主要在你，你要内疚、反省，有良心的话会想要自杀谢罪，当然，我一定会死死拦住你的；成功后利益主要在我，你大概率是重要的助手；你的现实经历是琐碎的、说不清楚的、难以理解的，我的理想却简单直白，会成为妇孺皆知的、流传千古的口号；和你的乱七八糟的原则相比，我品行端正，能赢得所有人的称赞；甚至，很多人会说你不是必不可少的，配不上我。而且，成功之后你也得不到休息，因为一个目标完了是下一个目标，这辈子都没多少享受的机会。这有点像明星拍电影，我是明星主演，你是导演。不对，你不配当导演。这更像是打仗，我是统帅，你是士兵，一将功成万骨朽。也许，战死沙场之后你才能真正地休息。这样的角色真的很像是奴隶。或者，你能说出什么别的好听的词？”

她的长篇大论把我雷得有些麻木了，“我这么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居然是这种悲惨的命运？我不甘心啊！老天太会搞笑了！”

“我当初也无法预见到现在，如果我说这是因为正气，是不是太冷血或狗血了？”

糟糕的心情让我对阿梦失去了兴趣，索性去放飞灵魂。这家伙居然不去自己搞定自己的理想，可见纯逻辑主义不是万能的，而且，不仅仅是无法解决穿衣吃饭这样的具体问题。经验主义者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然，万能不代表最好，最正确才是。这就像是蟑螂可能比人适应能力更好，但是生命的高低贵贱不是由适者生存决定的。毕竟，在真理领域，采用经验主义几乎就是多做多错。话说，理想主义

者生存能力那么差，为什么还能活到今天？还有人愿意做理想主义者？

经验主义是否真的万能也值得商榷。虽然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能提出部分合乎逻辑的经验主义理论，但是也有例外。例如，经验主义不可能解释宇宙来自何处，它们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动过脑筋。毕竟，即使用某个存在解释了宇宙的来源，如何用逻辑解释新的存在又会成为新的问题，所以，并不算是解决问题。虽然这是最有价值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们却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纯逻辑主义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宇宙既然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起源，甚至，逻辑也必须有合乎逻辑的起源。纯逻辑是禁止无法合乎逻辑的，如果排除逻辑自己创造世界，宇宙根本不可能有合乎逻辑的起源。除了逻辑-不逻辑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概念能先验地解释宇宙，而不产生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对无法合乎逻辑的禁令直接要求必须用逻辑解释宇宙和逻辑的起源问题，这样，逻辑-不逻辑悖论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通过严格的逻辑禁令直接创造出最重要的物理理论，将经验主义者眼中无数的可能理论一下子就排除到了唯一的一个，甚至，这唯一的一个原来还不在可能理论的集合之中。

研究宇宙需要一个概念，封闭系统。如果一个系统的原因和结果全都发生在系统内部，这样的系统可以称为一个封闭系统。我们很早就认为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宇宙的一切原因都来自宇宙内部，包括起源。只有这样，物理学家才不用担心研究的某个问题是因果律不适用的；不用担心有外力操纵现象，或者需要宇宙以外的变量；不用担心一些无法解释的、诡异的规律，如朝三暮四的物理规律；甚至，这样的系统内可能无法产生邪恶，无法产生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只能产生必然合乎逻辑或可能合乎逻辑的存在，而关于人的经验主义研究之所以全部失败，就是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大量无法合乎逻辑的邪恶。现在，我认为一个封闭系统就是纯逻辑系统。只要一个封闭系统中有任何逻辑无法解释的存在，它就不是封闭系统，也就不可能是纯逻辑系统。当然，禁止无法解释并不要求一切都得到解释，更不要求预测，但是，至少要可能解释。对于宇宙起源问题，可

能的理论都极少，而用逻辑本身去创造这个世界是逻辑上绝对必要的。反过来，这等于说，要把宇宙当作一个任何问题都可以用逻辑研究的系统，尤其是起源问题。如此一来，宇宙就只能是一个纯逻辑系统，这也就确保了纯逻辑信仰的正确性。经验主义的科学更倾向于追求周围现象的可解释，而不关心宇宙起源问题的可解释，殊不知，宇宙起源问题的可解释和人类建立正确的信仰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可能合乎逻辑的答案极少，是发现信仰、逻辑规律等最有价值的真理的最容易的入口之一。

如果纯逻辑创造不了和宇宙类似的逻辑世界，除非能证明宇宙是幻觉并用纯逻辑信仰解释这种幻觉，否则，就意味着从纯逻辑信仰开始的正确推理最终会出现错误，或者世界不完全是逻辑创造的。两者都意味着纯逻辑信仰的失败。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合乎逻辑的信仰，自然也没有完全合乎逻辑的方法、逻辑推理，任何知识也就都可能是错误的。

通过逻辑建立宇宙起源的理论并不困难，宇宙起源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为什么此前没人发现甚至没人研究？经验主义的学者们大概都有强烈的结果论倾向，不愿研究希望太低的课题。这种结果论实质上就是关注研究的可靠性、成功率，忽视重要性。再进一步，忽视重要性是因为他们是用利益评估重要性，而不是用价值，这导致本来无穷大的价值被压缩到了有限的利益区间，而可靠性、成功率保持不变。所以，本来双方是平等的，现在重要性被低估了无限倍，自然会凸显可靠性、成功率的重要，也就凸现了结果论的重要。在正确的研究体制下，重要性和可靠性是相互对冲的。既重要又可靠的研究会因为很多人争相研究，而降低每项研究的成功率，进而降低预期价值。结果，一个人在选择课题时如果要想提高重要性，就必然要牺牲成功率和可靠性，反之亦然。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们不研究价值无限大的课题的各种理由中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谬误：与利益相比，成功的机会不大，所以不值得研究。

不过，这个理论毕竟不是由阿梦这个更接近于纯逻辑主义的研究人员发现的。所以，和细胞共存的智人在逻辑推理的能力乃至方法上

并不一定就比逻辑生物差，并不一定就要犯愚蠢的错误。关键在于，要把细胞当作灵魂的衣服、住宅。愚蠢发生在灵魂认为衣服、住宅和自己价值差不多甚至比自己更有价值的时候，尤其是一生始终如此认为的时候。例如，灵魂做着逻辑推理，细胞说给我找个女人，灵魂就像个老鸨子一样领命而去；灵魂经常想着通过美容去美化细胞，却几乎不想美化灵魂，等等。这样的智人占了智人的绝大多数。不仅如此，这些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导了智人的舆论，让智人以为这么做是合乎人之天性的，甚至是善良的、有道德的。如果和猪的行为作比较，智人一定会反驳说，我们比猪吃得好、住得好，所以更高级，问题是，猪如果有脑子是否也这么觉得？会不会认为你们碗里的哪有我槽里的香？

我突然想到自己有些像是老鸨子，对此，即使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也绝对无法接受，灵魂立即归位，发觉手中竟然软绵绵的，条件反射一样地弹开并举起双手，“我错了！”

阿梦一脸古怪，似笑非笑地说：“错在哪里？”

老鸨子只能是一个秘密。我硬着头皮说：“不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她笑得一头扎进了我怀里：“晚了！不告而取谓之窃。”

“我已幡然悔悟，你不要强买强卖。”

这话让她恢复了本色，“这东西平时在你眼里是宝贝，今天怎么变性了？”

“感官认为，它们是宝贝，只不过，我的灵魂不想当中间人。”

“明白了，你的灵魂想罢工。我支持你，不过希望你能坚持住。有时，真希望你能接受色即是空。”

“那有些暴敛天物，不过，可以考虑一下。”

“你还真敢考虑？”

“你放心好了，也只能是考虑。除非眼不见为净，否则根本做不到。”

“如果不是你舍不得，也许我真会毁了它们。它们其实是有些碍事的。我从不觉得上天给了女人最合适的身体。那些这么想的人应该想想，猪如果有了人的理性是否也会认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宝宝的身体是天底下最美的。我倒觉得女人的身体一部分是被男人优选优育的结果，就像猪是被人养成肥嘟嘟的，而男人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小得多。所以，我从不觉得它们应该是宝贝。但是我也有些庸俗、矛盾的心理，希望你把这些废物当成宝贝；害怕没了这些废物也失去了你。”

“这很像我希望你下来又不希望你下来。我们之间有些像是唐僧和孙悟空的关系，控制和反控制。你就像是希望我能保你去取经。”

“这个例子举得好！说起来，还真有些羡慕唐僧，不过，我没有紧箍咒，也没有神仙帮我。”

“哈！有紧箍咒你就会念，是吧？你这不是为了利益？”

“好，我认错。但是，唐僧要是没有紧箍咒，孙悟空肯定不跟他呀。难道就看着任务失败？对不起！这是结果论。到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些焦头烂额。”

“不过，如果孙猴子理智，能认识到唐僧是个不错的领路人，还是可能会跟着他的。”

她眼睛一亮，“我肯定比唐僧强。极少数最有价值问题上的优势足以弥补我在绝大多数一般战场上的劣势。”

“确实如此，肉虽然不如唐僧营养但是更好吃。”她的怒容并不难看，因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虽然没有紧箍咒，你也可以学学唐僧的执着，比如不断求我，烦死我。”

“你不是傻子，我也不是骗子。如果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肯定是吞了鱼饵就逃走。其实，你会答应的，只不过放不下自尊，功利主义也放不下讨价还价的本性。”

功利主义趁机提醒，说好了今晚的行动呢？我早就发现，我的身体似乎不喜欢我太理性，思如泉涌的时候，往往有一部分血液不去人头，却流向猪头。对猪头的亢奋，经验主义以己度人，认为我们多次侮辱它的同类刺激到了它。以前，我认为这有助于获取灵感，并以很多艺术大师作为证据。但是，今天的我不是往日的我，觉得它太碍事了，将它一把按了下去，发出一声轻响。床开始剧烈抖动起来，难道是因为妙人太冷？由于猪引发了自污行为，我极为愤怒，决定将猪关禁闭。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似乎感觉到阿梦的灵魂透过身体散发出了光芒。

第二天天还漆黑一片，猪就起床了，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兴奋得几乎要从理性主义手中夺权。阿梦显然不明就里，丧失理智地抱着我软语款款。我尽量保持距离，通过确保用词精准让理性主义不要睡着。

阿梦问："你知道自己在我眼中是什么样子吗？"

"我觉得你对我居高临下，像是神看众生，我既是蝼蚁，也是拯救的对象。"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你确实可怜，你没发现我一直想要让你感受温暖吗？即使是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你不许我称赞，而我想要和你多多交流。别对我这么苛刻，你又不会讨厌神。"

"你怎么知道？你要是神，我早就一脚把你踹下去了。"

她笑眯眯地，"你这几天好事做了不少，坏事也没少做。"

"我做不到一切行为都不后悔，也不能不断后悔。当然，你认为我应该后悔的事，我并不一定后悔。"

"只要行为、思想有足够的价值，做什么都有理，否则，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类改变传统、法律、信仰、方法。你一点都不用后悔，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按照我的观念，忏悔、惩罚都是为了未来更好。如果忏悔、惩罚还不如自己思考对未来更好，就不需要忏悔、惩罚。你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

“你几乎没什么需要忏悔的，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比我好得多？”

“我没那么蠢。因为我活得更轻松，所以生活中更能做出理性的选择。那并不意味着我是更好的人。你绝大多数的理性都用在了未知世界，无人知晓它们的去向，生活中反而经常表现为很蠢。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进厨房？你烧坏的锅太多了。我不会和一个走下战场的战士比较战斗能力。用学术一些的话说，你在逻辑方面的边际生产率更低，但是，那是因为你的工作时间长，逻辑推理的总产出更高，甚至，平均生产率也更强。不仅平均生产率代表能力，边际能力、能力峰值、平均能力、一段时间内的总能力，这些都是能力这一概念的不同方面。所以，能力不是单一的概念。由于我们方法、行为不同，我在边际能力、能力峰值上有优势，你在平均能力、总能力上有优势。”

“好想法。不过，不管你怎么想，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我不想改也不会改。你预计我会改，那就要看未来我的想法了。”

“这确实是你，有些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意思。关键不在这里面为了利益的那一部分，而是其中为了价值的那一部分，而且超级自信。你这个现实主义者从不承认无路可走，甚至不承认无法前进，所以，在一切极端情况下你永远在前进，哪怕是像猪像狗。这点让我望尘莫及。一起旅行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了美丽的风景，你不怕危险、肮脏、狼狈不堪，看不起我们这些畏难、犯懒、有洁癖的人，厌恶那些厌恶你的狼狈相的人。我也厌恶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最大的问题是，通向理想的道路根本不合乎理想，而我很多时候的错误就在于不能接受太糟糕的过程，会止步不前，你却不顾一切地保证前进。也许，我是对的，但是你非常看重结果也自有你的可爱之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有些自取其辱的意味，但是，确实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天作之合。”

“可是，理想和现实相爱就像是在自找苦头。我经常想你为什么在床上也总需要衣服，因为那确实不需要；你也总是在想我为什么经常不要正确的原则、信仰，而那确实需要。”

“很形象。但是两个灵魂在一起不可能只有甜头，相爱更是如此。如果边际的有利大于边际的不利，就会增加投入，永远无法达到平衡。所以，弊是一定会出现的，直到利弊实现边际平衡。利会创造弊，平衡的存在就意味着弊一定存在。”

尽管还维持着理性的对话，我们却都已经处于理性的边缘。不同之处在于，她纵容非理性逐渐漫过理性大坝，在理性地讨论的同时非理性开始了无意识的挑逗；而我则在抓紧时间加强大坝，防范世界末日。功利主义盘算着我现在这么辛苦对两人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最终决定给出一些暗示，“某一时刻的事件的利益和价值都是随时间呈现为一个分布，不仅影响现在，也有滞后性，就像粒子某个时刻发出的场的价值可以延续到永远。用当前值判断是错误的，很容易导致邪恶。所以，现实主义者并不一定贪图最大的现实利益，理性主义者也不一定要得到最大的现实价值。现在最迫切的任务并不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

“可恶！成天扮猪吃老虎。”

“不识好人心！看来，以后猪就应该忙着吃老虎，让你最终每天面猪而泣。”

“如果猪吃了老虎，这里就只有猪了。再说，我也不相信猪能吃了老虎。”

“唉！既然最不能接受的是猪，又何苦把魅力拿到猪这里卖？”

在我看来，猪基本上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虽然功利主义自称追求的是全体的利益，其实远远达不到那么高尚，往往只考虑一小撮人的利益。例如，功利主义者会为了当前的微小利益牺牲未来无数后人的大量利益，更不要说追求利益而不是价值。所以，我一直把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视为一个人的利益和一小群人的利益的差别，甚至，我的功利主义包括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种功利主义者从来达不到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方便讨论。但是，如果把猪称为功利主义者，那明显是过分拔高了。

“我没把这当作交易。如果一定要当成交易，虽然魅力在你这里报价很低，但是，你的能力报价更低，这笔交易我反而是大赚。毕竟，魅力的成分中有不少属于垃圾，能力可是真金白银。”

“所以你也是卖肉的，只不过因为大赚而心甘情愿而已。”

她气得发抖，悍然骑了上来，“你就是饥荒时抱着字画的难民，能骗点粮食总是划算的。”

“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能力和魅力哪个算是字画？最重要的交易市场并不是人气更旺的市场，而是创造更高价值的市场，哪怕市场中只有两个灵魂。肉体市场总是有热度，但是永远不会有真理。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坚持在正确的价值市场做交易，哪怕市场中门庭冷落，获利也要比热门的利益市场中丰厚得多。但是，肉体让人的灵魂普遍放弃了这个机会。不过，你也不要总是责怪肉体，没有肉体对大众的干预，也就不会有这样好的投资机会。”

“我总感觉你似乎对我们的交易心有不满。虽然我很少关心利益问题，但是，你和我在一起不开心？”

有些气人的话是实话，我最多也就是做到实话不说，这和不说实话很不一样。何况，欺负她本就是今晚的预定节目。“因为我知道自己俗不可耐。可是，即使我是一个贱人，癞蛤蟆就是想吃天鹅肉，怎么办？我应该吃吗？对我的身体来说，说不定也包括我的一部分灵魂，无论是天鹅肉还是唐僧肉，只要对自己有好处，就想吃。问题在于，我的灵魂认为自己是天鹅，你才是癞蛤蟆，而且你也要承认是你要吃我。”被所谓天鹅骑着，还能不为所动地坚持原则，我对自己很满意。

她撇撇嘴，“你当然是天鹅，不过，剧情应该是天鹅终于成为神的坐骑。”

“那可以改写成天鹅吃神，然后，天鹅成神。”

“你还是做个好奴隶吧。别激动！慢慢商量！”

“没得商量。”猪急着要插一杠子。

她求我，“你管管自己。”

“你觉得他是我吗？即使是，你不是主人吗？”

事实证明，她的理性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她赌气地说：“我不管了。”我觉得她是在演戏。就在阿梦笑吟吟地要关灯的时候，纯自由主义认为自己应该为大家争取点福利，指出阿梦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不自由，缺少分布。这无疑是事实，要避免以后忏悔最好不要反抗，阿梦沉着脸照办，突然问：“今天为什么泼我？”纯自由主义心中一声哀叹，虽然讨好了现实，但是失去了理想……

第五十一章 自信心三原则

猪将阿梦的话当作一个承诺，阿梦这个马大哈居然没有否认。好不容易得到横着走的千古良机，猪打算不管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古训。但是，阿梦显然不适应担当限制级的主角。理性主义建议增加一些推理。几个坏小子认为，虽然她不会反悔，但是为了保证她积极参与，这不失为一记妙招。于是，就有了一个应景的问题：“你高高在上，不下来也不愿意下来，可能也下不来；我愿意上去，但是可能上不去；甚至我就不应该上去，你就不应该下来。”

虽然双重任务一下子让生活变得无比艰难，阿梦倒是觉得兴趣倍增，“考虑到交换目标的可能性，应该是必须一上一下。我不是结果论者，只是觉得，如果理想必须实现，那样的理想就太现实了。所以，不能降低理想来提高成功率，必须刻意保持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保持较低的成功率、较高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灵魂这一生很难有鹊桥相会的时候，互换拳脚的机会反而更大。”

我拒绝考虑交换目标的可能性，“其实，现实主义也有自己的理想，只不过很贴近现实。我喜欢自己的很低下的理想能快速实现，然后迅速产生新的理想，再迅速实现，周而复返。如果你的理想是实现一个就大赚一笔，我的理想就是每个都获利微薄，但是，通过理想的高周转率，最终仍然能够实现远大的理想。我一直认为，只要行动足

够快，能力上升的斜率足够大，最终结果应该并不次于你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可是，至少目前还不行，也许是时间不够。”

“坦率地讲，我不会将趋势称为理想，中性的语言或许会将那称为贴地气的理想。你那种模式更像随机行走。你想没想过，你能一直上升而很少下坠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想没想过随机行走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价值增长的概率问题；你当然失败过，坠落为何总是无法成为长期趋势？当然，我能飞得高肯定也是你不断将我推高。我们之间就像是有近程排斥远程吸引的作用力。不对！不是好像，是必须有！因此，你进步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将我推高。所以，我们永远天各一方，你永远实现不了令我满意的理想，我永远不会贴近你的现实，更不会贴近社会的现实。我们很可能早已经飞得很快、很高了。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存在是你的动力，但是，理想总是无法实现也是你的压力，让你容易悲观。运动的相对性、灵魂变化的抽象性让我们忽视了我们能力增长、变化的相对速度，当然，我们很少关注其他人的能力也是一个原因。而现实主义、结果论极端厌恶静止，害怕没有进展、失去速度。你太结果论了，由于对相对速度的悲观，让自己的痛苦增加了很多。这种情况下，坚持是很艰难的，我始终很想知道你坚持下来有什么秘诀。”

“我厌恶失败，但是，我不怎么挑选难度，一部分是因为总是在做无限大价值的工作，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相信什么我尽力了这种对失败的解释。我相信我有着无穷的潜力，在灵魂世界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虽然我经常反思这一决策，但是，每一次我都相信我相信我自己是正确的。我相信，优秀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成功只有两个合理的原因，不想做了，或者，由于预判出现错误导致不够努力。你现在这样就是个很垃圾的现实主义者。”

她毫不理会我的不满，“你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灵魂、逻辑无所不能的现实主义版本啊！这是你的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吧？这叫什么？破釜沉舟？我现在有些理解为什么你这么有自信了。似乎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如果失败就只能怪自己的意思吧？所以，如果我们合作失败，你只会自责？你真是个太好的奴隶了。”

我厌恶她的罢工和赞美，何况是这种赞美，决定咬个痛快，在她的呜呜啊啊中，我反而慢慢冷静下来，“这很正常。我从小就是这么认为。我小时候发现，自己打球、下棋、考试失败之后喜欢跟人解释。成功之后反而不会多说。所以，失败者喜欢解释自己的失败，因为他们需要解释。从那以后，我给自己订下了关于自信的第一规则：失败决不解释。无法解释的失败是最不愿意接受的失败。它的起源和国足有关系。小时候，因为国足失败后总是有各种长篇累牍的解释，各种遗憾、不利因素和运气不好。一次两次，我理解乃至被感动。某一天，突然幡然醒悟，解释是失败者给自己留下的退路，甚至是唯一的退路。不是因为失败所以解释，而是因为知道可以解释，所以可以失败，是有计划的撤退乃至逃跑，最多是且战且退。”

阿梦显然是个知音，“真是极度自信的方法。你这是要强迫自己有苦说不出啊。还没出门就摔倒那是不会走路，和运气没关系。既然早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又不是争冠失败，哪里谈得上什么遗憾或者运气不好。如果少一两个人就是运气不好，肯定做梦也不敢对抗一个世界。不解释，就没人知道自己的付出、目标、遗憾，那么，就一定要足够努力，绝不能失败，自然也就不会遗憾，甚至运气也不会不好。”

“我很清楚我的自信原则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很可能是自欺欺人，但是，他们的科学都没有什么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我在本来就谈不上多么科学的自信心领域有些不合乎逻辑实在算不上什么。该理性的地方不理性，不该理性的地方反而理性，这是智人一贯的经验主义方法，所以，他们在信仰、方法上从没有足够的理性，细枝末节上反而用理性精雕细琢。”我越来越沉迷于灵魂的快乐，不过，也接受了功利主义的请求，认为不能接受失败。

阿梦当然不会在这种条件下解释什么，只能苦着脸继续，“现在的科学确实很装腔作势，就像是烧不出好菜的厨师，把力气花在摆盘上一样，甚至，规定摆盘不好的都不是好菜。问题是，把猪食摆得再漂亮也是猪食。明明有大量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用细枝末节拒绝能

解决问题的理论，真难以想象，从事理性的工作还能犯这么幼稚的逻辑错误。”

“有了第一原则，第二原则就呼之欲出了。我借鉴了丘吉尔名言：绝不，绝不放弃。甚至，既然不能失败、撤退，那就前进。不是让自己觉得不能失败，不是让自己不承认失败，是没有失败。”

“只要我不放弃，我就没有失败，也不会失败。有道理！这如果用在研究真理方面，简直就是绝配，体现了真理一定存在，逻辑一定能发现真理。不失败就前进也很妙。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发现，无论如何总归有无法合乎逻辑的地方，既然依靠科学的方法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推倒科学，推倒对经验的信仰。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无法合乎逻辑，如果有任何知识胆敢无法合乎逻辑，就抛弃它，哪怕是信仰、法律、传统。”

“本来，我还希望自己在成功的时候会做出很多解释，但是昨天听你说了之后，反而发现仍然不能解释。”

“放心，以后我罩着你，一定帮你解释。别咬了！我是吕洞宾啊！”

我当然知道阿梦是好意。但是她也是个不成熟的、善良的经验主义者。她一定认为这是一个经验，最多是方法，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和经验主义并驾齐驱的另一个信仰，甚至是高于经验的铁律。否则，在遭遇极端不利的经验的时候，必然会为了经验而放弃原则，接受失败。善良蒙蔽了她的逻辑能力，竟然暗示我会失败，也就是暗示我对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一瞬间觉得杀父之仇不过如此，发誓今晚一定要让她记住这个教训。一边督促她要做个言而有信、有始有终的现实主义者一边说：“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们相看两厌，你真要一生相伴？你的理想是做噩梦吗？”

“我最大的噩梦是梦想只是幻想。”

“也许你的噩梦就是我的美梦。如果你的梦想无法实现，是否就可以老老实实做黄脸婆了？”

“虽然，我很佩服你这个变态的结果论者，但是我可不是结果论者。无论成败，我的一生都是美梦。噩梦只会存在于现实中。各种噩梦是现实主义者绕不过去的坎。但是，你的噩梦美梦我都不会介意。当然，我相信我就是做日常生活的白日梦也是有用武之地的，能让儿孙满堂的家庭生活充满欢乐。只不过，我不屑为之。但是，因为你一定会足够努力、绝不放弃，我也会因此不断升高，所以，你向往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出现。”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对未来的自信和我对未来物质生活的理想竟然是背道而驰的，看来自己当初设计人生的时候理性能力还很不够。“你就那么信任我的自信三原则？”

“三个？还有什么原则？”

“有了前两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必然结果。不得不做还不能解释，岂不是说一定要成功，所以，就有了第三原则：只要做到足够努力即可。”

“即可？这是什么意思？与人们常说的我尽力了唱反调？是一种乐观主义？”

“因为我在日常的失败中发现，失败后我最容易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我尽力了，不仅跟自己说也跟别人说。但是，其实自己从未尽力过，那我有什么资格说尽力？就像你现在还很有余力。所以，你说你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我是不认可的，至少你没做到足够努力。当然，你在理想方面做得足够努力，我也不能多说什么。毕竟，一个人只需要在自己想要足够努力的地方足够努力即可。但是，在现实世界，你太爱偷工减料。”

可怜的小才人不得不大汗淋漓地证明自己足够努力，“这个原则应该是适用于长期行为，否则，一场比赛尽力也不是绝不可能。你能笃信这些原则，真是很不讲道理。其实，对逻辑以外的存在的信心都是如此。对逻辑，感觉不应该最可信，但是，它只能是最可信的。对其它很多存在，感觉很可信或应该可信，却无法可信，因为无法逻辑

地证明就无法让灵魂合乎逻辑地相信。”也许，这就是她长期修炼出来的自我麻醉术：通过深深地沉入灵魂之中忘掉现实。

“有道理。信心就是这样的。理智地分析，我对你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对各种信心的信心，这无穷无尽的信心都没什么必然的道理。但是，我对你我的逻辑能力有一些信心，对抽象的、存在于世界本质之中的逻辑最有信心。所以，我们倒也不算是盲目的自信，何况，我本来就不要求我的自信必然合乎逻辑。但是，你不那么一样，你会要求自信心必然合乎逻辑。你对你的信仰、原则的正确性真有自信吗？对这种自信应该有自信吗？除非你是完美的纯逻辑主义者，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信不可能经受得住这种无穷无尽的理性探讨，那会将自信消磨殆尽。我允许我对自己的自信非理性，因为我本来就相信非理性；我甚至允许我对你的信心非理性，但是，无法接受你这个纯理性主义者对自己、对我的信心非理性。”

“这似乎也是一个悖论。我相信你的非理性的自信，你不相信我的理性的自信。既然你非理性地相信自己，我相信你间接地让我的理性中间有了非理性，这不正常吗？就像是，逻辑和不逻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什么时候也不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只能说较为接近。说起来，你对我的自信也有理性成分，至少，你经常衡量我有几斤几两。”

“既然我同时具备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就不会只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评估可靠性和重要性是理性主义主要的日常工作。至于你有几斤几两，我现在很清楚。”

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们实在是太不一样，我有时觉得我们是敌人。你最让我厌恶的就是不断进行功利主义的评估，总要把我的理想、身体都放在你的利益天平上称一称，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动不动就挑衅、开战，简直就是灵魂世界中的战争贩子。你觉得我们是一路人吗？”

“我觉得差别也没有那么大。你需要我，必然需要我，那么，除了相信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不相信我又能怎样？结果证明我值

得相信，但是这不能成为你的相信有多么理性的经验主义证明。我认为你就是因为需要所以相信，甚至，愿意忍辱负重地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你这样是不是太实用主义了？比我强在哪里？”理性主义觉得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就是想要离间理性主义，它们两个却洋洋自得：我们不是窝囊废！

“理想主义需要和现实主义结伴共存，才能合乎逻辑，也才能有用、有价值、让理想实现、让现实改善。这是逻辑、价值的需要，不是利益的需要。理性地看，我相信你应该是错觉：那么高的目标成功概率就应该无限接近于零。可是，只有理想成不了优秀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加入理性都不够。而且，我也不是很优秀的理性主义者，我对我的推理的信心还不如对你的信心。幸运的是，我还有直觉。”

“你不怕直觉错了？”

“理性一直都很怕直觉！偏偏直觉还经常有意外之举。可是，我觉得你追求你的目标的时候更应该怕。可是你没怕。你这么实际、斤斤计较的貔貅都不怕，既然我相信你，我为什么要怕？”

她潜逃未遂，不得不继续忍辱负重，而且，多出了惩罚的意味，她不自信地问要多久，我自信地告诉她足够努力即可。她皱着眉抗议说不可能做到绝不放弃，我说这是在瞎解释。在自信心的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她转而批评我让细胞过分自由，却牺牲了灵魂的自由。自由主义乐了，今天还有我的事？

面对多久是禁区的问题，阿梦哑口无言。

第五十二章 解题中的邪恶

阿梦极少为了利益强词夺理，更是绝对不会与正义对抗。但是，这并不是说她感受不到利益。她生无可恋的表情让功利主义心满意足。理性主义再度开启了关于真理的讨论，“害怕是心理问题，而不是事情本身的问题。事情本身不会可怕。只要有足够的自信，就不会怕

任何研究工作。无论如何，最有价值的进步最初看来通常概率极小，如果相信恐惧这类受到细胞操纵的心理，只会消灭进步；如果能单纯地依靠逻辑就会让进步成为必然，让概率提高成为必然。基于概率评估重要事物是消灭奇迹的方法。”

坦率地讲，此举不仅是为了价值，也有功利主义成分，只不过，这种功利主义的计算比较复杂，难有定论。经验主义可能犯很多推理错误。例如，因为结果中掺杂着利益和价值，动机中就一定掺杂着利益和价值。实则不然。有某种结果并不一定就有某种动机。例如，在这件事上，我肯定有利益的动机，阿梦未必有。

一个很简单的经验，从信仰的角度分析起来也很有味道，至少能增加对真理的一丝感悟。由于此举增加了难度，这明显对阿梦的利益不利；但是阿梦会欢迎，因为这有价值而阿梦爱价值；我如果是为了阿梦喜欢而这么做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在我的灵魂中还是很有地位的，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我也谈不上多爱阿梦，因为不同信仰对爱都有基于本信仰的贡献；不同信仰贡献不同，我对阿梦的所有的爱和我通过功利主义而对阿梦间接的爱不是一回事；经验主义的研究很容易忽视一些高阶的逻辑推理、相互作用，如我爱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爱阿梦、阿梦爱价值最终带来了我爱价值这一间接影响，而这一间接影响和我直接爱阿梦也不是一回事。

经验主义永远无法枚举一切可能的因素，这也就意味着仅仅是以解释现象为目的的经验主义研究永远无法保证正确。甚至，考虑到未知因素可能无限多，出错的概率还很高。例如，理性主义厌恶无所事事，这大概混合着价值和利益的因素，这个因素在这件事中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至少理性主义自己都没搞明白。虽然这不是学术问题，却能揭示经验主义科学的本质问题：由于没有纯逻辑信仰限制变量的范围，无法枚举所有可能的变量，甚至很难找到正确的变量、必然合乎逻辑的变量，而能描述、预测的变量却可能是错误的。例如，在本问题中，把利益当作变量能描述现象，但是会做出错误的发现。无法枚举变量的问题还会导致其它问题。经验主义的科学技术即使成功，也不是必然正确或最好，而经验

主义科学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例如，能上天的飞行器一定不只是飞机，甚至，飞机很可能不是最好的技术。这当然也适用于汽车、潜艇、生物技术等一切技术。但是，人类在这些技术上普遍满足于以第一发现为基础，很少研究全新的技术。

正苦于生活乏味的阿梦及时抓住了救命的稻草，“虽然你是经验主义者，但是，在研究真理的时候，你的自信三原则完全合乎纯理性主义，等于是封杀了恐惧、懒惰、懦弱、不自信等一切消极因素。结果，苦的是细胞，快乐的是灵魂。它们让人不关心结果，却不会失去结果。为了结果，不需要祈求虚无缥缈的神，只要坚决地相信逻辑万能。”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她现在就在默默求神拜佛，就是不知道许愿的目的是要感恩还是报仇。我一边默默祈祷她不要经验主义地分析我的动机，一边说：“不过，自信心只是辅助，要用在正确的地方。例如，要选择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才能追求必然成功，而不是那些追求财富、地位的推理，后者从经验主义、概率等角度看貌似更容易，但是，其中有无法合乎逻辑的风险，容易邪恶，很可能在兑现成功的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不确定性其实更大，而且是难以用逻辑防范的不确定性。很多人生意、官场失败抱怨运气不好，在即将成功之际丢官、破产，可是，混迹于邪恶之中运气能有多好？邪恶遭遇邪恶又有什么可抱怨的？有无法合乎逻辑的事情发生难道不正常？研究无限大价值貌似无比艰难，但是，只要推理正确就会无比顺畅，没有无法合乎逻辑的风险。几乎一切失败都只能怨自己推理不精，无论如何不会有无法合乎逻辑的风险。最有价值的工作不相信概率，更不相信一成不变的概率。所以，要依靠推理来逐渐改善推理的细节，进而提高正确率。无论最初的概率多么小，也能完全依靠逻辑提高到 100%。而追求利益永远不能完全依靠灵魂内部的推理化解一切风险。所以，我的原则中有不小的比例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当然，我也有很多不合乎逻辑的经验规则，甚至，不乏令你嗤之以鼻的。”

“先不管有没有嗤之以鼻，恨之入骨是一定的，否则大概坚持不下去！”

“什么大概！都是借口。你这是纵容细胞滥用概率。”

“我已经在调整概率！”

“那你做得太差劲了。”

“好！我想想以前的男人。”这下，非理性的动物园敞开了大门。理性主义很理性地让路，分辨历史的真假显然不属于完全合乎逻辑的工作。

她还是没学会调整概率。她的推理大概是这会促成上下交换，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而且，概率不仅能改善，也能恶化。原本接近的大结局竟然又成为了开端，不仅是她，连我也徒唤奈何。为了唤醒理性的良知，她随便抓了一把推理扔了过来，“要对善有信心。虽然无法合乎逻辑地证明善的结果必然是好的。但是，只要从始至终都在追求正义，我相信结果必然是好的。”

在连续几轮厮杀之后，我发觉兼顾理性和感性更容易了。何况，我有种感觉，在灵魂解放之前，物质生活本来就应该是演戏，不仅是演给彼此，更主要的是演给细胞，所以，做到它们干它们的我们想我们的并不那么匪夷所思，反而是合情合理，关键在于灵魂不要屈从于功利主义、经验主义，总是惦记着去感受什么肉体的巅峰时刻，这样，就不会对感官的感受精益求精。

理性主义理解她的苦楚，就给她增添点乐趣，毕竟，她也算是在帮着抵挡功利主义、经验主义那两个混球，“我不止对善有信心。我还相信你相信我是善良的，我还相信你相信我相信你相信我是善良的，等等。当然，我也相信你以折磨我的灵魂为乐，我也相信你相信我相信你以折磨我的灵魂为乐。”

“那只是你的推理，真相是我相信你相信我相信你在折磨我。”

“你的所谓真相不就是经验？你居然敢相信经验反对推理？”

她哭丧着脸，“啊？我又错了。”

“既然你认错了，所以，你承认这不是在受折磨而是在享受。”

“不是这么推理的！我不是受虐狂。部分否定从来不是唯一的。对我的话进行部分否定可能是路人 A 在折磨路人 B，你在让我享受，等等。”

“没错，我在让你享受。”按照我个人的观点，真相是她相信我想折磨她，也知道我知道她知道我想折磨她，但是她并没有被折磨，她

也相信我知道她没有被折磨，所以才会想要折磨她，如果我知道她被折磨，就不会想要折磨她。当然，这番解释她肯定说不出口的。

“看来我要为自己正名。好久没有虐你了。”

一厢情愿地想象着即将来临的酣战，我揶揄道：“这么辛苦，还是下次吧。”

“择日不如撞日。”

“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不怕这成为死结？”

“有很多事，我很宽容，但是，很多怨恨并不会完全消失。你我都不希望它们是死结。我的解决方案是揍你一顿。”

我的笑容僵住了，这有些出人意料。我知道阿梦的理性、宽容比智人强很多，但是仍然是有限的。如果她的方法真的有效，我是勇于付出的。可是，为了减少皮肉之苦也为了这个方法更加有效，我有责任加点戏，“你这是心魔发作。”

“我知道。我保证以后忘了它们，否则加倍还你。”

“这方法真能行？”

“不一定，一切方法不都是这样？小心！护好你的猪头。”

这真是天降横祸。虽然打是真打，好在，都打在肉多的地方。功利主义呲牙咧嘴，谢天谢地！她还要继续履行诺言。猪头有了百分之两百的动力把下辈子的精力都用出来。见她面色渐渐不善，我说：“你会原谅我的。”

“我要就这么算了，是不是没心没肺？”

“仙女不能这么小气，总不能旧仇刚完就添新恨吧？”

“我尽量。”

为了活跃气氛，榨干最后一滴油水，经验主义问了个问题：“你有什么我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吗？”

“应该没有吧？你不要乱想。”

“什么事不要乱想？”

“就是你乱想的那些事啊！”

我说：“你应该交代清楚。”

她大概一生都没出过这么多汗，“这就像是纯逻辑流，没有交代的信息不一定是无用的。可能作者不知道；可能作者知道但是不想告诉读者；可能作者愿意加工一下再提供给读者；可能作者也不确定。”

“难道你给我的信息是经过加工的？加工了多少？”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原因也不能告诉你。”

“原因不能告诉我的原因是什么？”

“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的原因是什么。”

“你这是要隐瞒无限多的信息，这怎么是坦诚？你就这么想让我痛苦？还说爱我。”

“我早就说过，我爱你但是我会让你很痛苦！”

“那不是说的这种痛苦。”

“我当时可没有枚举所有可能的痛苦。我的想象力永远无法保证已经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确信枚举完全覆盖了所有可能性。”

“那种完全覆盖所有可能性的枚举是不现实的，只有在数学中才有可能。”

她突然开始爆发，“不对！数学也没有可能。一道题的答案不仅要枚举满足题目要求的所有可能性，还要枚举出题错误的可能性，否则，就不是纯理性，就不是尽量合乎逻辑。甚至，一道证明题，如果没有证明所涉及的知识全部合乎真理，就不能被认定为正确的证明，即使结论正确，过程也是错误的。所以，既然没有哪个学生哪怕是试着证明欧几里得几何是真理，为什么学生要相信证明的结果？人类就从来没有作对过一道几何证明题，尽管每个人都自以为作对过成千上万的几何证明题。只能将几何证明的结果视为满足公理条件下的结果，而几何公理并不是必然成立的条件，其实不应该被称为公理。纯逻辑信仰才是唯一名正言顺的公理。这甚至不是盲从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说过已经证明欧几里得几何是真理。这是屈从于规则、从众的问题，证明了一切学生都曾经被所谓科学的教育在心底埋下了邪恶。”

“这证明了，即使是理性主义者，有无数自认为正确的关于理性决策的经验，最终仍然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老师说按照这个规则证明就按照这个规则证明，那么老师还说过很多。例如，老师跟我们说过要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就要好好听课、争取全优、认真完成作业。我们当初为什么在这些几乎必然错误的命题上很挣扎，不是它们有多难，而是因为这是要反抗一整套规则。事实证明，我们的反抗是正确的。”

“既然人类现在还没有发现真理，甚至，关于真理的正确题目都很少，这就意味着所有以解题为目标的教育都是存在逻辑错误的。至少，学生应该问做这道题有足够的价值吗？这道题的条件可能合乎逻辑吗？解答这道题所需的知识都是真理吗？这些可能有无限价值的思

路都不去枚举，只是不顾价值地按照题目要求做题，那是愚蠢。更不要说，要求我在两小时内做这么多证明题合乎逻辑吗？那岂不是明显在诱导学生按照老师规定的不正确的解题思路做题？如果一道经济学题目，一个学生证明了这个社会中不存在理性人，所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不能以此为条件推导、预测，难道要说他做错了？如果老师说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可是，我们已经证明传统的逻辑规律都是错误的，那么，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人又怎么可能合乎逻辑？在一切条件下都能按照规则推理大概就是传统的理性人，但是这样的人并不是合乎真理的理性人，这只是会用一点理性的经验主义者，甚至应该被视为邪恶的人。”

“长期受这种教育只会接受无法合乎逻辑的限制，学会为了利益、规则牺牲价值，就像是研究如何杀人，如何高效地杀人，如何在杀人的同时获得收入、名誉。这些都是不违背经验主义的推理乃至科学研究。现在训练的解题能力，尤其是训练推理能力的大题，根本不是研究能力的标志，尤其不适合研究真理。且不说几乎不训练想象力、判断力，就是推理能力都远远做不到严密。”

阿梦匆匆做了总结发言，“经验主义的科学、教育由于忽视了推理的很多相互独立的分支，没有完全枚举这些可能性，推理必然是不严密的。甚至，由于最有价值的分支，如信仰、方法、灵魂基本不在推理范围以内，与真理的偏差必然很大。在当前教育下，很容易通过排除真理、正义而让智人成为邪恶的工具。每道题的解法是有限的，价值更是有限的。反而是突破题目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在无限的解法中寻找价值无限大的真理，是真正体现逻辑无所不能的解题思路。而且，从任何题目开始推理都可能最终找到真理。但是，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任何学生都不可能发现真理，越是好学生越是没有希望。”

推理戛然而止，这并不是因为思想的枯竭，而是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接近中午，我已经弹尽粮绝了。望着怀中大汗淋漓一动不动的佳人，那种搞定一切的感觉掩盖了疲劳。经验主义、现实主义认为，纯自由主义轻轻松松的两句话是今天的点睛之笔，当居首功。不过，它们都有不小的遗憾，由于灵魂忙着推理，没有细心感受打垮小贱人的精彩时刻。理性主义让大家收起坏心思，阿梦又不是敌人。在它看来，自己就像是一个大家族的一家之主，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但是，我是老大我做主，我以满足自己为主兼顾你们的各种利益，你们

应该感谢我给你们创造了机会，就不要吹毛求疵了。至于自由主义那个新人，它最多点着了导火索，虽然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但是，就像是阿梦的直觉，总是无法让人充分信任。

期盼着远大前程的自由主义没去想自己的微薄贡献，反而在阿梦的思想的推动下开始起飞。阿梦要求覆盖所有可能的解题思路，这就是要求解题的自由，相当于研究人员覆盖一切可能的研究方向。所以，这些合乎逻辑的方法、行为并不只是纯理性主义的必然要求，也应该是纯自由主义的必然要求。自由从来不意味着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可能性的自由，那是细胞追求的狭隘的自由，是愚蠢的自由，很可能和那个糟糕的排中律有关。毫无疑问，排中律就是自由主义的大敌，因为自由之间不会相互排斥。正确的自由是像波函数那样，虽然不需要等价地看待一切可能性，但是，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不会赌博，会平等地对待一切可能性。对于条件有利的可能性，应该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予以超配，但是，利益不应该成为条件。老师、家长的要求甚至发出的惩罚威胁都只影响利益，不应该影响条件。条件只能按照合乎逻辑或合乎自由的程度来衡量。话说，阿梦在精疲力尽的时候还能竭尽所能追求价值，为自己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实在令人敬佩、感激。自己坚持真理当然没有错误，甚至，损害阿梦的利益也不是错误，但是，自己和理想主义修复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相信双方以后会经常碰头，像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那样搞得不可开交实在无法合乎逻辑。

就在各种势力弹冠相庆的欢乐时刻，一句有气无力的燕语莺声却震慑了全场：“怎么就没了？你足够努力了嘛？”一片肃静！有些家伙在暗想，她怎么不是个哑巴！研究杀人真的无法合乎逻辑？

第五十三章 合乎逻辑的移动生活

最终，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饭，阿梦搬出了一些库存的美味，什么烟熏三文鱼、伊比利亚火腿，让阿正喜不自胜，“我喜欢妈妈做的饭，花样多、自由还有新意。外公外婆家虽然好吃一年到头一个样。”

我心中偷笑，“你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候。”

阿梦今天的胃口极好，“我哪里会管饭菜好不好吃。只要灵魂不为那几克味蕾细胞卖命地精益求精，做这些吃的其实不需要什么时间。像鱼、肉扔锅里煎几分钟，自己选调味酱、调味汁，能用多少时间？又能难吃到哪里？而且，只要一次采购一大批，就能吃好长时间。所以，关键是基本观念，甚至是改变观念所需的想象力、判断力和毅力。”

我表达了不同意见，“你过于关注灵魂，容易忽视健康。你就不怕防腐剂、致癌物质吃多了？吃得好有利于细胞的健康，间接有益于灵魂。当然，不用脑子做逻辑推理，单纯保健是不可能有益于灵魂的。其实，完全可以吃得好又不花多少时间。可以前一天下订单，每天一大早将每家每户当天所需的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蛋、肉、奶一揽子直接送到家，可以选择全生、半成品乃至成品，每月一次结账。与家家户户去菜市场或者储存一周的菜相比，不仅更健康，也节省了很多中间步骤，如建设、管理、清洁菜市场，货物在市场卸货再被买走，采购人员往返购物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可以让防腐剂几乎绝迹，等等。新的模式大大增加了交易次数，甚至还能大大促进就业，因为准备乃至发送食物需要很多人工。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更省事也更有利。”

阿梦说：“你不能只看有利的方面。问题在于会不会有人在品质上做手脚，会不会有人不能平等对待所有客户，甚至会不会有人偷邻居的菜。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是经验主义鼓捣出来的邪恶。此外，经验主义的要点之一就是不愿改变，因为这会改变经验，可能让之前的经验失效。从自行采购的模式到把食物按照需要送上门，转变的利益是不是足够大现在看不清，但是，整个经济结构会有很大变化。很多人要换工作，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这是经验主义的智人不愿接受的。这是一个案例，说明了经验主义者由于自身的各种弊病，结果，他们经常并不能保障经验最优。纯逻辑不以保障经验为目标，反而因为没有邪恶而保障了经验。”

老爷子说：“我们那时做到这样更容易一些，因为准备食物、送货都是完全自动化的，不需要人工。甚至，指定的地点可以是变化的。我和送餐的程序分享我的行程，机器人会追着我给我送。那时的旅行简直太方便了。我可以为我晚上睡觉之后制定行程，然后只管睡我的觉，机器人会按照我的行程将我连床带人带行李一起送上车、转车、送到酒店或者任何我要去的地方。如果在车上想做饭，食材也能送上车，车上会有灶具。事实上，愿意在车上烹饪的人还不少，经常有人做完了请全车的人品尝。有的交通工具甚至自备食材，欢迎大家露一手。”

这样的生活对我这样的旅游达人很有吸引力，“这是让运动和静止的生活一个样，很像相对论。动与不动一个样，这不仅适用于物理学，在人类社会中也合乎逻辑。没理由上了车生活品质就必须大幅下降。最起码，在交通工具上提供吃饭、睡觉、烹饪、娱乐等服务并没有太大难度。公交车上下下棋有什么做不到的？这不应该去盘算是否合算。当暂时的邪恶遭遇永恒的真理时，抛弃邪恶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人说自己有这种需求，但是，一旦运动中的生活和静止的生活相差不大，一定会有巨大的需求，对住宅的需求反而会有很大的下降，不仅在家的时间会缩短，买房子的人也会减少。毕竟，静止和运动相比自由要少得多，甚至追求利益的效率也要差不少。”

阿梦说：“人类应该有自信，拥抱真理的努力即使不断失败，仍然应该不断努力，所以，没有失败，绝不放弃。仅仅因为现在静止的家更舒服，因为在车上提供多种服务的尝试失败了几次，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移动的生活必然不如静止的生活，进而忽视了让静止和运动平等，这是经验主义总结出的谬误、邪恶。甚至，因为不断改善家里的条件，让移动的生活条件更难赶上，只能加剧这种不平等，让社会更加邪恶。”

我说：“所以，只要人类没有纯逻辑信仰，关注利益，现在已经很难追求移动和静止的平等了，因为移动的利益与静止的利益相差太大，短时间内无法弥补，让只关注利益的智人很难接受。如果有人尝试在移动生活领域创业，很可能会亏损、失败。”

阿梦说：“如此说来，你为了利益而提出这种新的制度也是错误的推理，只不过，推理的结果和为了价值的结果基本一致。当然，也有些不同，为了价值，应该更多地保障移动思考和静止思考的平等，这可能要降低噪音。不过，想让人在加速时仍然安静地思考，那必然需要改变人体结构了。”

老爷子说：“所以，由于不去思考信仰、正义，即使是建设温馨的家也会帮助邪恶，就像是用一根无形的链条把自己拴在某个位置。智人的邪恶是无所不在的，难以避免的。只有彻底相信纯逻辑信仰，能够忍受利益的损失，才有可能消灭邪恶。”

阿梦说：“甚至，不应该是移动和静止之间平等，应该是一切运动速度之间相互平等才是合乎逻辑的原则，也就是说，从价值上判断，静止只占各种运动状态的无限小比例，而现在一切运动速度下创造的价值总和都比不上静止时创造的价值，这种分布极为不正常，必然是无法持久的。”

我说：“甚至，静止都没做好。静止也有很多位置，应该做到各个位置平等。但是，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在地图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点，也就是所谓的家。想一想就可笑，数学家、物理学家不断证明规律有平移不变性，不断发现更多、更好的坐标变换不变性，如相对论、规范不变性，绝大多数智人却在以各种方式违反坐标变化不变性，甚至失去任何不变性，例如，各种艺术中不断歌颂家的温暖，这种感情和狗对窝的感情没有任何差别。另一方面，可曾有任何艺术歌颂任何坐标变换不变性？没有。没有理性的艺术家是创造不出那种合乎逻辑的艺术的。静态的家庭住址、门牌号码、邮编都是邪恶的制度在智人身上留下的烙印。”

阿梦说：“科学家的部分理性的创造和艺术家的几乎非理性的创造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差别在于，尽管科学家无法做到让理性只为逻辑服务，至少能做到部分为逻辑、价值服务，这大大减少了谬误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艺术家基本上只为利益服务。这就造成了极高的错误率。不逻辑应该为逻辑服务，逻辑也应该为不逻辑服务。移动和

静止的平等就是让更多的态可以自由，甚至让自由成为一种享受，让灵魂哪怕不理性也可以过得很好。例如，不需要对行程进行精确的设计，睡觉前告知自己要去的地方乃至大致方向，哪怕是公共运输系统也应该能把你安全地送往目的地。这就是理性为非理性服务的一个例子。如果仅仅因为没计算好行程时间就会出现巨大的损失，这是理性没有为非理性提供优质服务的证明，是给自由的灵魂制造难题。当然，非理性也应该为理性服务，就像很多有价值的思想都是非理性地产生出来的。非理性也可以引导理性，只要能用一部分理性去努力满足非理性的要求。例如，为了人类在非理性的时候也能安全舒适地生活，静止和运动的相对性乃至各种速度之间的平等，就应该得到保证。”

老爷子说：“我们那个时候，极少有家。任何交通工具、任何位置都可能成为住的地方，住的时间也不用确定，所以不需要计划。这和我们不挑剔也有关系。即使是用细胞外壳，由于可以控制神经系统对温度、触觉的敏感程度，再加上不追求利益，我们已经不在意冷热，是否舒服等因素。其实，只要对皮肤的触觉进行精准的操控，石子地上睡觉也能有席梦思的感觉，不过，我们的灵魂都不会要求那么高。”

阿正问：“没有家，家里的一切怎么办？”

老爷子说：“大家根本不会买耐用品，都是和住处一起租下来的，甚至衣服也不会嫌弃是否二手。所以，人人都可以做到我在哪里家在哪里，甚至连小包都不用。轻松自如是移动生活的一个要素，否则，自己有一大堆物品怎么可能没个家，怎么可能一切速度平等。”

纯自由主义不禁感慨，跟在大佬身边就是能学东西，完全可以做到一日千里。当初自己躲在大脑的偏远角落，哪里有这等机会。毕竟，智人的思维是有垄断性的，无法同时运转多种可能的思想，也就是不够自由。自己存在了几十年，也就当初创建自由主义的时候好好运行了一次。每个智人只能做到一次运转一个主流思想，弱小的、不受重视的思想在大脑里几乎没有运转的可能。虽然一个人的灵魂应该

被视为很多推理，从很多方向研究很多课题，但是由于这种垄断性、排他性，很难真正做到。只能错开运行，一段时间运转这个思想，下一刻换个思想。这不方便，也违背了自由原则，反而是一台计算机能同时运转几个相互独立的思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类迟早会完全摒弃细胞外壳的。想着想着，纯自由觉得自己存在于这样糟糕的身体里实在太不自由了，也许，对解放灵魂最积极的就应该是我吧？

阿正说："这样的社会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太有想象力了。"

阿梦说："想象力没什么稀奇的。一些动物说不定也有微弱的想象力、判断力。至少，它们并不都是重复以往的生活。困难在于判断力，例如，如何判断出一种改变是更合乎逻辑、合乎不逻辑还是更不合乎逻辑。不说这个了。芳芳！你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还不错，可是，很多事情上，你听你身体的话那么多年也没发现什么不合理，干坏事的时候你的理性也没有站出来。所以，一定有某些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压制住了你的能力。"

看得出来，她还是心中有气的。其实，我心中也颇有怨言，她昨晚显然是在肆意伤害我，让我昨天的成功设计都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必将在我的灵魂上留下毕生难忘的阴影，简直太过分了！只不过，经验主义认为有些话只能晚上悄悄说。我含含糊糊地说："肯定有一点。"

阿梦说："既然你的逻辑推理会犯一些错误，甚至你自己也知道这是错误，为什么不让我对你的逻辑推理进行一定的约束？你是不是怕被压制缺乏自由？我可以保证，其它事情我不约束你。"想了一想，"都可以和我商量。"她显然不像我有那么多顾忌，应该早已经把老爷子当成了家人。对她来说，和她有共同信仰的人就是天生的家人，血缘关系反而毫不重要。我不禁心中犯疑，老爷子才是她心中最亲、最可信的人？

阿正低头慢慢吃饭，老爷子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笑呵呵忙着看戏。我不想也无法多说，只是冷笑一声。

她红着脸解释："你的怪想法太多，不能随便答应你。"

我说：“你不适合当主人。即使你是才人，也需要皇后、贵妃管着。”

“正经点！”

“在爱情中，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胡扯什么！那是经验主义的谬论。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独立的灵魂。你以为灵魂是你的？既然灵魂要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尽量满足你的要求，灵魂就是逻辑的，或者说自由的。这就像是每个人合乎逻辑的、永恒的亲人可以是逻辑世界、宇宙、逻辑-不逻辑，但是肯定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母。我们并没有灵魂的所有权，只是有权管理、控制一些逻辑推理。如果这些推理真的只属于你，别人能不能做同样的推理？逻辑世界中的每个推理确实有独立性，但是，那只是让推理去按照正确的逻辑规则推理，而不可以按照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推理。所以，独立性是部分的、可以牺牲的，逻辑性才是完全的，必须遵守的。凭什么能干涉罪犯的推理却不能干涉邪恶的推理？在智人社会，人人都有邪恶的推理，这是人人都可以管的。平时管你管得少，不等于你就可以经验主义地认为你的推理是独立的，不受任何约束。”

我说：“所以，我们对逻辑推理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那么，不能进行正确推理的灵魂就相当于糟糕的 CEO，应该被免职？”

“你不用给我埋雷，我怎么都会留着你的小命。现在没人能只进行正确的推理，所以，所有人都应该提高逻辑能力，这包括想象、判断的能力。一个灵魂任何时候不努力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都应该受到谴责。这和能力的绝对水平无关，而是和是否足够努力地提高能力有关。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足够努力。当然，我们在怎么才算足够努力这个问题上肯定有意见分歧，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灵魂至少不可能、不应该是独立的。如果你真的要随意操纵灵魂，你就是在滥用管理权。”

我平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确实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不认同只要简单地努力就能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真要是这样，还

要方法干什么？这种指责让我很烦，我觉得有必要想个办法恶心恶心她。纯自由主义由于最近的优异表现而被派了出来。

纯自由主义很是不情不愿地支招，“滥用管理权是个普遍现象。你从不化妆，这也是滥用管理权。”

这记无影脚让阿梦一愣：“不关心利益有什么不对？”

“固定相貌就像是固定坐标。化妆不应该是为了取悦，而是为了相貌的自由。甚至，不仅各种相貌平等，各种相貌之间的各种变化速度也应该平等。”

这下子，连理性主义都有些呆住了，这也太神奇了？坏小子们都开始惦记妆容精致的优雅女子。阿梦呆了一呆，不禁大怒，指着我说：“又是你？”

理性主义赶紧替纯自由说好话：“你是理性主义者，应该能理解自由主义的意思。它是自由主义，自然就要用自由精神武装自己，否则，它就不是合格的 CEO。”然后，在坏小子们的要求和理性主义的好奇心的驱使下，问道：“你觉得它说的有道理吗？”

第五十四章 灵魂的若干原则

阿梦对化妆品的知识比狗强不了多少，所以，坏小子们的预期其实是不理性的。智人女性的不少乐事都是阿梦的愁事。化妆在她眼里是完全没有价值纯粹只为利益的事情，甚至不是直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旁人的眼光乃至男人的利益间接影响自己的利益。这类人必然关注细胞、利益远甚于灵魂、价值，要想让他们对自己的灵魂有绝对的自信心应该是天方夜谭。阿梦肯定是意识到了对灵魂的某种威胁，几乎要把嘴唇咬出血，“我觉得你在家的生活太安全舒适了一些，才会有这类精益求精的想法。如果天天风餐露宿，像逻辑生物那样生活，是不可能有这种追求的。你应该尊重我，不干涉我的生活，让我平静地生活在灵魂世界里。”

虽然比较基本上是一种邪恶的方法，但是智人确实喜欢攀比，所以比较优势有时也能刺激灵感。大概是因为心中憋屈，阿梦出现了几个词的错误，这直接让她的思想从真理坠入了邪恶的深渊。这种幼稚的说法让我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竟然斗胆站在理想主义的角度上试了试身手，“尊重你也要干涉你！岂止是干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爱情，在服从现实还是服从理想，乃至是否消灭理想等问题上，很可能会频繁爆发激烈的交锋。对任何一个合乎逻辑的灵魂，这应该都是不可缺少的交锋。只有没有理想的人才会有一个安宁的灵魂。你的灵魂从来就没有安宁过，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你敢说自己不是为了利益？我不相信你追求的是一片宁静的灵魂世界。既然宇宙这个逻辑世界中有众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安宁的灵魂甚至就是邪恶。我怀疑，细胞最希望看到灵魂中一片安宁，这样，灵魂就能按照神经系统的指示，好好给细胞做奴隶。这就像奴隶主最希望奴隶安安静静地生活。人类的神经系统不支持持续、高强度的思维，很可能就是细胞进化出的保护自己、压制灵魂的一种能力。”

她一脸沮丧的样子让坏小子们生出来想看她流眼泪的恶趣味，即使是理性主义，也很想长长见识，“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很有干劲。所以，别成天想做什么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你或许只能算是空想家，世界少了你照样转。”

阿梦的气势陡然攀升，“空想家？就是只想不做的人吧？可是我一直认为空想家也能有价值，如果想得对，真能高瞻远瞩地预测到永恒的趋势、未来，甚至必然具有无限大的价值。如果我能预判未来，世界少了我就会大不一样。既然是空想家，当然影响不了现实，影响不了今天地球是否转，但是，可以影响未来，一定能导致比让地球停转更匪夷所思的事情，例如，可能影响天上有几个太阳。对空想还有一种理解，一定实现不了的理想是空想。那么，难以实现可不算。开启人类灵魂的解放运动，使经验主义永远失去在科学、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这些都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因为必然合乎逻辑而必然不是空想。如果它们是空想，逻辑就是不可信的，那是理性主义的末日，经验主义也一样不会好过，功利主义者在一个理性无

效的世界里一定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它们必然是极难实现却必将成为永恒的现实的理想，是人类的灵魂必须要取胜的战场。”

看来我摸到了老虎的屁股。这种事毕竟不是研究真理，成事在人谋事在天，我努力就是了，也不会去追求什么足够努力，“你不可能成功。”

“失败还是成功，那有什么关系？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都能说出永不言败，理想主义者怎么可能做不到？虽然短时间乃至长时间内可能屡屡失败，但是，无论多少次失败都不代表一定成功不了，你说过，绝不放弃。当然，最好还是争取尽快实现它，所以我要求你竭尽全力为我服务。”

“你现在越来越把自己当成灵魂专家了，成天操心我灵魂的内部事务。”

“我还就管定了！当然，应该说是我替真理管的。”

“也许我们会打得头破血流的。”

“灵魂内既然不应该安宁，冲突就不可避免。至于头破血流，这取决于你的爱好。不过，像你这么关注利益的人，肯定是会怜花惜玉的，所以，那很可能是单方面的头破血流。”她浅笑盈盈，也许想象着我头破血流的场景，甚至，可能因此产生了以下的灵感。“可以借鉴物理学的温度来衡量灵魂内部冲突的激烈程度。如果灵魂完全平静，就是绝对零度，大概就是死人。极低的温度，就是动物的灵魂的水平。人的灵魂应该是星系核、类星体这种尺度、规模、温度，最起码也应该是颗恒星，如果只是一颗冰冷的小行星，你好意思说这是人的灵魂？” 事后问她灵感的来源，她根本想不起来。由于产生灵感的时候很专注，也由于人脑基本是逻辑推理的单行道，我们很少能够在事后想起灵感出现时的其它思想，甚至经常会忘记灵感，更不知道当时是否有其它思想，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做什么。所以，从小养成捕捉灵感、记录灵感的习惯，不惜打断一切行为，是成为优秀研究人员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在培养这一习惯方面付出几十个小时的努力，很可能比几

年的学校教育更有价值，尤其是考虑到学校的一些教育的价值可能是负数。

阿正惊呼："人的灵魂要那么大？"

阿梦说："关键不是大小，而是复杂性。灵魂除了有理想、思想冲突，还应该有复杂性。灵魂发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复杂性合乎逻辑地增长的过程，是理想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冲突不断产生、升级、消化、转化的过程。智人通常把一个人当作一个个体，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灵魂中会有很多相对独立的个体推理，各自追求自己的价值。芳芳的灵魂就像一个大杂烩，也许，垃圾场更准确。"

我也认真起来。今天被阿梦反复教训，尤其还被她用物理学教训，这是很打击自信心的，毕竟，自信心不是盲目说我行，也需要合乎逻辑。对理性主义来说，该行的时候不行，是要花一番大力气研究原因的，如果给不出合理的解释，就意味着至少当前的自信是不合乎逻辑的，这往往意味着我必须督促自己付出长期的努力，通过对未来增长的自信弥补当前无法自信的问题，保留自己未来自信的希望。所以，现在努力工作有一定的利益成分，但是不是为了通过向他人证明自己获取利益，而是因为我其实也很怕高强度的努力付出，毕竟，对自己的推理没有自信就永远地不自信下去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决策，而想要足够有把握地收获未来足够的自信，必然需要从现在开始和细胞的利益、未知世界展开激烈的较量。

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所以，我对能力的要求和对努力的要求差不多，只要足够即可。这又必然和理想有关。虽然我经常努力摆脱阿梦的束缚，但是我也必然、确实在受着阿梦的束缚，也愿意帮着阿梦实现理想。但是有两点让我难以忍受，导致我经常生出不臣之心。一方面，她经常催我加快进度，另一方面，她的理想总是不断提高。此外，还有一些不人道的限制，在此就不提了。这就像是一个暴躁还不断提高标准的监工、奴隶主，我总觉得我要是起义应该是合乎正义的。问题在于，历史上没有哪个奴隶主、工程总监负责过有无限大价值的项目。我很想知道，在这样的项目上，是否能够因为苛政猛于虎

而为了细胞的利益造反、罢工？我通常会在工作令人疲倦之后就减少乃至停止工作，阿梦则认为身体开始说不行的时候其实还行。我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我的倾向确实有些功利主义，但是，她也太不功利主义了。

不过，反抗暴政是一回事，自己无能是另一回事，我的底线是绝对不能比监工还差，最好能有一个让人舒适的差距。我可以用偶然性、灵魂不是我的主要课题等理由解释今天暂落下风，但是，阿梦显然不是第一次让我吃惊，也不全是在自己的课题让我吃惊，所以，也许我在灵魂方面受到了那几个坏小子的消极影响？

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可以将目前已知的关于灵魂的真理总结为五大原则。第一原则是灵魂要尽量合乎逻辑。第二原则是灵魂内部要保持足够高的温度，有足够激烈的思想冲突。这里，温度只需要保持足够高，不需要不断提高。第三原则是灵魂要有和现实差距明显的理想。第四原则是理想要不断升高。第五原则是灵魂的规模要不断扩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甘心为细胞做奴隶的灵魂是无法执行这些基本原则的。当然，对智人而言，灵魂到达一定规模之后、理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停止增长或许可以原谅。”

阿正说：“为什么温度排在第二？”

我说：“我很怀疑，温度是扩大规模、提高理想的关键。物理学家现在不知道星系核内部发生了什么，物质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我怀疑和高温、高密度、黑洞有关。至少，从灵魂内部的经验看，随着冲突的加剧，新的思想是会被不断创造出来的，相当于探索未知世界时有不断分兵的过程。当然，我不认为电子会一个变两个，这方面，即使是纯逻辑也有太多可能性。但是，我断言，合乎逻辑地创建新思想、新概念和合乎逻辑地创造物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甚至，经济学中如何合乎逻辑地产生新的需求、供给也是一样。”

阿梦伸出两根手指抬起我的下巴，“这才是我的乖奴隶。甚至，不仅是灵魂内部，灵魂之间也应该遵守这些法则。未来，人类的所有

灵魂必将被统一为一个统一的灵魂世界，一个灵魂的思想不仅和自己交锋，也要和其他灵魂的思想交锋。”

刚才的仇还没了结，这就又添新恨，她这是要刺激我今晚战火重燃？想着她的所作所为，我不禁怀疑她就是要打击我、虐待我。由于过度劳累，我本来对今晚没什么兴趣，却也绝对不会投降。我气愤地打掉她的手：“对了，还有第六原则。既然星系核有足够高的物质密度，灵魂内就要有足够的思想密度。温度越高，对思想密度的要求会越低，反之亦然。由于温度、密度都不是均匀分布的，在灵魂中只要有一些局部能满足要求即可。所以，专业化地学有所长也有一定道理。”

阿梦说：“但是，局部的知识密度够大只是灵魂要满足的众多条件之一。而且，涉及所有知识的真理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局部。如果片面强调专业化，却忽视对理想、合乎逻辑的要求，就会成为现代科学的样子，忽视无限大价值，专注于增加利益而不是增加价值。”

我说：“由于这些原则不是时时刻刻都必然有效，有些原则应该还谈不上是真理。例如，理想可能暂时下降，温度在有些课题、研究方向上可能很低。所以，一定有更简单、更合乎逻辑的真理。这些原则只是真理的一些表现形式，就像温度并不是最基本的物理量一样。也许，尽量合乎逻辑这一原则足以推导出这些原则，但是，至少目前还推导不出来。”

为了趁势打掉阿梦的嚣张气焰，我继续说：“你看，世界有我就行，不需要你这个疯女人。我现在更喜欢让你的想象力为我的生活服务，而不是为和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未来世界服务。我对自己很有自信，不需要听你的我也行。”

“自信？虽然你的自信三原则让我很是感动了一番，但是汗水总算没有白流，我想明白了，你对自己的自信是错误的。你大概就是想出了这些方法，然后又采用研究真理的经验经验主义地证明了它们的有效性，最终相信了这些原则，甚至提升为信仰。这个过程和经验主义的科学有什么不同？”

我有些怒了，“你要破坏我的自信？威胁我的信仰？”

“幸好你不是只有这一个信仰。你这次是搞错了变量。你应该相信的是逻辑推理的有效性，经验验证了的只是逻辑推理能发现真理，是逻辑值得相信、逻辑推理必然成功而不是你不会失败。只要合乎逻辑地研究真理，真理就能被发现，因为真理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你没有失败是因为纯逻辑信仰的正确性，因为你努力让自己的思想合乎逻辑。你不需要给自己留后路，不需要想好失败的解释，甚至不需要相信失败的存在，因为纯逻辑推理就是正确的，没有失败只有成功。”

“那也至少需要相信自己的思维已经是尽量合乎逻辑的。”

“你最好不要有这种自信。这次的错误表明，你仍然会犯逻辑错误，你的推理能力并不是没有缺陷的。而且，不要自满。既然逻辑世界是动态的，就意味着即使是逻辑世界本身也只是在每一时刻达到尽量合乎逻辑，但是，下一时刻仍然会更加合乎逻辑。尽量合乎逻辑是无止境的追求，这就是理想要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

有些道理没想明白的时候以为自己一定对，一旦出现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原来的信心就烟消云散。这次，是我的一项长期研究出了问题，算得上是研究出了一个邪恶的信仰，这当然是极严重的错误。在我眼里，这种推理错误是比外面的疫情更严重的价值损失。我打算晚上好好认错，虚心接受惩罚，希望她不会因此丧失对现实主义的信心。当然，我虚心并不完全是因为相信价值，也希望能借此保护一下自己的利益。

见我不说话，阿梦说：“当然，我虽然明白这道理，却无法做到你那种自信。至少，我不会认为研究真理不存在失败，也很难做到足够努力，甚至有解释失败的习惯。说起来惭愧，我虽然督促你努力，可能我自己还不如你努力。”

这话让我松了一口气，大概不会有什么过于严厉的惩罚了吧？我突然想明白她是什么时候想明白的。我多少年的研究成果让她在那种条件下轻易推翻了，这种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禁指着

她：“你居然又在……”她猛扑了过来，撞翻了桌椅板凳，那气势让我及时住嘴，但是恨恨地说：“你总是这么敷衍我？”

“我只会偶尔考虑一下你那无止境的功利主义。但是，我也警告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猪。如果我全力为猪着想，最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就死了，你不会爱剩下的躯壳的。而且，不要幻想你那头猪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

我明白，这是警告我不要贪得无厌，小心鸡飞蛋打。我突然想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现实主义更像是鸡，因为理想主义是孵化现实的产物。虽然没有鸡愿意打碎蛋，蛋孵化出来之后就远走高飞却是司空见惯的，这意味着理想可以甚至应该抛弃现实。经验主义、功利主义都不喜欢这个结果，甚至，这个推理过程也无法合乎逻辑，但是，理性主义却相当确定这个思想的正确性，高度接近于真理。不过，在大家的劝说下，理性主义决定将这个研究结果秘而不宣。

细思极恐，这个庸俗的研究竟然是纯自由主义的经验研究的一个范例。既然从经验向真理的推理过程永远无法合乎逻辑，索性让推理过程随心所欲，只要将结果和纯逻辑信仰相对照即可。既然推理过程随心所欲，如实记录不合乎传统的推理过程也就成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至少，优于那些虽然更不合乎逻辑却合乎传统的推理。

经验主义科学家在得到上述思想之后会舍弃鸡和蛋这类推理过程，用一堆经验主义证据、推理证明命题的正确性。当然，更容易也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进行反方向的证明。例如，一定可以用大量数据长篇大论地证明不需要信仰、远大理想也能生活得好，甚至生活得更好；人就应该脚踏实地地做人；人不仅不需要远大的理想更不需要不断升高的理想；甚至，既然吃饱了睡睡饱了吃也是人，怎么能要求人必须有信仰和远大的理想？但是，无论经验主义论文的篇幅多么令人震惊，发表在多么著名的期刊上，投资多么巨大，在结果的重要性乃至正确性方面，纯逻辑对经验主义的嗤之以鼻是必然合乎逻辑的。

纯逻辑推理能保证从原因到过程、结果都正确，但是，纯逻辑推理太稀有。所以，没有必要禁止经验主义的研究，同时，因为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的正确性不取决于推理过程的严密，就没有必要严密，就像鸡飞蛋打的推理没有必要形式化、公理化一样。如果经验主义者不相信逻辑，或者，如果经验主义的研究过程无法合乎逻辑，就不要装腔作势地通过各种形式主义让自己的研究过程表现得多么合乎逻辑。所以，一篇纯逻辑论文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是用纯逻辑信仰校验、验算，而不一定有必然合乎逻辑的过程。当然，如果能必然逻辑地推导出结果肯定很好，因为结果必然是真理。但是，经验主义地发现某个真理之后去补足纯逻辑的推理过程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

对纯逻辑研究，适当地忽视、省略过程能有效地增加结果的数量，让纯逻辑信仰多点事做，不至于成为摆设，那毕竟不是水中月镜中花，而是和生活的每一件细微的小事都关系极为密切的信仰。正确的信仰必然不会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不会只有助于改善心理。正确的信仰必然是真理，也就必然无所不在。随着人类逻辑能力的不断提高，纯逻辑信仰必将插手一切事务。

第五十五章 超级英雄主义

午休的时候，阿梦很晚才过来。由于家里几乎没有化妆品，所以只是尽力梳洗打扮了一下。我问她：“打扮之后不应该更自信吗？怎么感觉你像是女贼。”

她苦着脸说：“既然我不是身体，用身体给自己谋取利益确实像贼。如果我平时很照顾身体，多少还能说我们在交易。我对身体一点善意都谈不上，怎么好意思这样。不告而取谓之窃啊！对相信身体就是自己的人来说，美化身体能更加自信；对我，花精力美化身体对不起灵魂，用身体为灵魂牟利对不起身体，你那个自由主义说的又挺有道理，这可如何是好？”

能实现自己受益敌人受害的双重效果，我心花怒放。她求我废除这一累人的要求，我的条件是让我尝尝唇膏的味道，她果断地拒绝。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不知道是不是被我说昏了头，居然达成了废除禁令但是也要偶尔化妆的交易。我很满意，理想主义者显然不会做买卖。她也异常高兴，让我产生一种满足小狗好容易的感觉。

下午，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阿正问："你们都很有自信，老爷爷的自信我还能理解，你们两个的自信就很奇怪，你们真的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就那么相信个人的判断？"

阿梦说："我们不需要自信，也不需要相信人民，我们需要的是相信逻辑的力量。如果你是一个村民，可能你在村里口碑很好，但是你们村可能是做假药的，被外人深恶痛绝。如果你被誉为一个国家的优秀公民，但是，不幸身处纳粹德国，大概也很难是一个好人。如果你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一个生物，但是，不幸生活在猿人时代，你能好到哪里去？所以，大众的力量归根到底要看大众的思想、行为究竟有多么合乎逻辑。从众短期有利益，也可能一生都对身体有利，但是，如果无法合乎逻辑，就意味着灵魂度过的是可笑的一生。甚至，可能身体的长期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想想上面的例子，你的灵魂愿意过那种日子吗？人只有一生，好好过不是让身体舒服，而是让灵魂有价值。不想明白灵魂究竟需要的是什么都应该算是一种醉生梦死，其实质就是盲目接受神经系统的偏好，细胞的偏好。你的灵魂不愿意想，细胞会自然而然地将你的灵魂接收为奴隶。"

我说："不能因为阿梦说的那些经验而经验主义地得出善恶的关键是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的结论。这仍然没有发现正确的变量。关键在于灵魂是否合乎逻辑。环境的重要性只有当灵魂中存在经验主义这类邪恶信仰的时候才会突出。在智人普遍相信经验主义的条件下，研究社会环境的影响无疑就是暗中承认经验主义是真理，得出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支持邪恶的。"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会因为自己和社会意见一致而经验主义地自信，而是因为自己的思想、行为合乎逻辑而纯逻辑地自信。我在这里生活多少年也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阿正问：“一个人就要战胜一个星球数千年的文明？想起来真有些匪夷所思。你们不孤独吗？”

阿梦笑着说：“我基本是逃避这类问题的，只要不断做梦即可。困难都在现实主义者那边。”

我说：“我从小爱读小说，也许，根源也就是来自于小说的英雄主义。我对英雄主义从不知足，《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什么要败给如来佛；《魔戒》中的佛罗多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能否成功。也许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我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困境的时候，没什么犹豫，代价最多就是一生而已。甚至，感觉挺好，就像是一种最极致的英雄主义。那种感觉像是进入了一本小说：匹马长枪，踏入一个邪恶漫天的星球，哪怕人皆从贼，哪怕背后无人，哪怕邪恶无边，哪怕数十年苦战，每每心中大喝一声‘邪恶休走，我来也！’无论单挑、群殴，枪下从不死无名之邪恶。很爽！”

老爷子一脸认真，“这还真是极致的英雄主义。”

阿梦一撇嘴：“在你眼中我是坐骑还是长枪？”

阿正眼睛放光，“这比超级英雄牛逼多了。问题是，人生一世这么拼命干什么？完全不顾结果？”

我挠挠头，“那倒不算，只是认为必胜而已，而且，最初预计取胜没多大难度，毕竟我发现那么多好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战斗过程中不断遭遇新的邪恶，虽然没有失败，但是，也无法战胜所有邪恶。当邪恶太强大、问题太困难的时候，偶尔也会觉得自己之前的自信不够理性，但是，展望未来，因为预计能力会持续成长，预计终将会有来自正义的援助，又觉得自己的自信很有理性。不过，为了维持住这种预期，对足够努力的要求实在有些高。其实，单枪匹马的根源是这个文明比我想象得更邪恶，每次以为足够努力的时候都还不够，以为一定有帮手的时候结果总是令人失望，出来的甚至是敌手。要怪只能

怪我最初没有把智人想得太邪恶，否则，也许我不会投入这场改变人生的战争。”

阿梦阴森森地说：“你真就这么孤独？”

我强辩道：“个人英雄主义是我的信仰之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人更能激发英雄主义，更有斗志。你不要这么小肚鸡肠。”

阿正说：“所以，你部分是因为小时候思想幼稚所以才能这么做？”

“我认为有这个因素。但是，我更愿意说天不怕地不怕那种幼稚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是件好事。否则，难道害怕邪恶反而正确？也许，我们现在更称得上老谋深算，做事成功率比当初高得多，从结果论、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更好。但是，那是邪恶的信仰做出的邪恶判断。如果我们因此不敢挑战邪恶，从纯逻辑信仰的角度看，再高的事业成功率、再幸福的家庭又算得上什么？不敢挑战就意味着半点机会都没有，放弃就代表着彻底认输，它们都代表着零概率。概率很小也能依靠逻辑逐渐提高到百分之一百，这是逻辑最擅长的事情；概率变成零则万事皆休。而且，一次认输往往就会次次认输，因为事情不会越想越简单，只会越想困难越多；能力不培养也不会增长，想着自己长大了就会有能力那是痴人说梦，因为只会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

阿梦说：“逻辑世界，也就是宇宙，每时每刻的行为都是根据当前状态，不会去做长期预测，也许，就不应该预测现象。老谋深算所体现的那种博弈有可能是一种邪恶。”

阿正问：“以个人对抗星球，怎么可能取胜？”

理想主义的那种调调又回来了，“有条件才去取胜，甚至经过精心算计之后必胜才去作战，那算什么英雄？能创造奇迹才是英雄。奇迹不仅要看起来像奇迹，而是要真的是奇迹，真的从极小的胜率一步一步变成了真实的胜利；不仅是外人看来像是奇迹，自己也要认为是奇迹，甚至，让超级自信的人也认为自己是创造了奇迹。智人之前有捍卫正义的英雄，但是只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捍卫正义，甚至是通过

捍卫错误的信仰间接捍卫正义。纯逻辑信仰必然有自己的英雄，而且是更伟大的英雄。”

“这要是真能胜，我就叫他爸爸。”

这换来了爆栗三连击。我刚想笑，就听阿梦说：“任何时候都不许叫爸爸。”阿正一脸愕然。我一直觉得她是愿意培养我们之间的感情的，难道我错了？

阿正不服气地说：“老师教育我们要做英雄、崇拜英雄，这有什么错？”

阿梦说：“我没说这有什么错。你应该知道，我不主张建立亲密的血缘关系。你从小叫我叫惯了，但是，不需要再认什么亲人了。你需要爱，但是，不需要那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爱。你可以爱芳芳叔叔，他也会爱你，但是并不需要是父子。”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不过我认为给阿正讲讲我心目中的英雄主义不是一件坏事，“崇拜英雄基本上就是把英雄当作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谈不上多好，至少，只有英雄主义是一定邪恶的。英雄主义的核心就是不相信人有必要顺应现实。外部世界不如我意，就改变它而不是被它改变。幸好，我的信仰组合中也有理性，甚至，理性还是最强大的信仰，所以，英雄主义能为理性所用。奇怪的是，我也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一面，这和英雄主义有冲突，但是，在需要展现英雄主义的时候，它们并没有阻拦，这大概是因为合乎信仰被视为一种利益，功利主义接受了英雄主义，就像它也接受理性主义一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将合乎逻辑、英雄行为视为一种利益。当然，它的问题在于高估了身体的利益，低估了合乎理性、合乎英雄主义的利益，所以，功利主义的决策往往和纯逻辑主义、英雄主义的决策不同。当然，我的信仰中也有利他主义、自信等对英雄主义有正面影响的信仰。所以，总体来看，我比较愿意为了英雄主义付出代价。”

阿梦说：“在信仰组合中，合乎任何信仰都可以视为具有一种效用。对智人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效用是以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

追求合乎逻辑也许能排在第二位。还有很多宗教、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的效用。它们合并后的总效用目前是接近身体的利益的，但是，应该向着价值的方向旋转。从细胞的利益转向英雄主义是有利于加速这一旋转的，尤其是将英雄主义用于为逻辑奋斗。”

我说：“可以将利益、价值视为两个坐标轴，信仰组合的总体效用就是二维空间中的一个矢量。任何两个方向之间可以相互投影。矢量除了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我们都算不上是纯粹追求利益或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方向；也很少有人纯粹径向地追求自己的效用增长，多多少少会旋转自己的信仰，而旋转信仰必然无法合乎当前的信仰；这不应该导致禁止旋转当前的信仰，而应该导致什么信仰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的问题，进而皈依最合乎逻辑的信仰并禁止旋转最合乎逻辑的信仰。”

阿正说：“英雄主义是不是好我不敢说，但是我确实崇拜英雄，大概所有孩子都是这样。虽然妈妈说不应该关注结果，但是，我还是很重视结果，喜欢英雄最终获胜。”

我说：“这一点我也比较认可。我认为英雄主义就是灵魂不接受外界经验的改变，最好能不顾力量悬殊成功地改变了外界的经验，将极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如果失败，英雄主义会大打折扣。”

阿梦说：“想想看，如果不是身处信仰、方法、真理这些必然合乎逻辑的战场，如果地球上只有野蛮的动物，你怎么可能胜利？你如果想做动物中的英雄，孤身一只挑战地球，一定会死得很惨。我怀疑你仍然受到了经验主义的影响。很可能开始有一点英雄主义，随着遭遇的邪恶不断加强，而你每次都能战胜邪恶，按照趋利避害原则，英雄主义得到了不断的加强。所以，你的英雄主义只能在探索真理这个战场成立。你的经验主义仍然只是证明了逻辑的力量。你经验主义地加强了对个人英雄主义的信仰仍然是加强了错误的信仰。你应该相信这个战场是逻辑为王，没有第二个需要关注的变量，包括成功、失败这类结果。”

我说：“也许是这样。但是，有一种绝对的个人英雄主义信仰，就像绝不放弃，能大大加强我对自己的信心，只要我一直在这个战场上，它就是对逻辑的信心。这有什么不好？仅仅想着逻辑万能，那会让我的气势一下子掉下去很多。心中把自己当作大英雄，要比相信有个神会保护我战胜邪恶好得多，会自信得多。”

阿梦说：“我没有要求你放弃英雄主义，只是纠正你的逻辑推理。如果我们对逻辑的信心不足以支持我们充满信心地战胜邪恶、克服邪恶，适当借助一下英雄主义的力量又有何妨？毕竟，力量太过悬殊。即使这种信仰导致一些问题，根源也是地球上有太多邪恶的信仰，而不是我们为了消灭这些邪恶的信仰而有了少量邪恶的信仰。其实，英雄主义当然不是纯逻辑的主要目标，只能说是副产品。但是，纯逻辑即使在很次要的问题上也能比以此为主要目标的主义表现更好，这才是逻辑的神奇之处。逻辑不追求更好的结果、更大的利益，不追求战胜更多的敌人，但是在这些方面都能做得很好，甚至是最好。”

我说：“从结果论的角度看，也许应该给纯理性形象化，就像给神塑一个雕像，想到纯理性的时候就想一下那个形象，口中念着我的主之类的话语，这有助于强化对逻辑的信念。”

阿正说：“可以默念我是大英雄！”

阿梦说：“别过分。这类辅助性手段都有后遗症的。别忘了，你当初无所不用其极地加强对研究的欲望、动力，后遗症直到今天都以功利主义、关注利益等形式顽固地存在。暂时的方法就是暂时的方法，即使有效，也不需要过于加强，因为将来放弃这种方法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凡事太绝对、教条，应该学学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

“真理就是绝对的，毫不中庸。中庸某种意义上是对现象、临时方法的处置之道。没有必要禁止临时方法，就像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更没有必要将它奉若神明。所以，中庸这个思想要想正确，就必须理解为中庸也是中庸的。中庸是有时中庸有时不中庸的，这就像是对真

理相对性的理解一样。片面强调中庸的绝对正确性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否则，如果中庸是真理，为什么中庸不适用于中庸-非中庸？对中庸的错误认识会导致很多邪恶，如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在真理的战场上展现英雄主义。其实，在每个关于真理的问题上都应该做到绝不中庸，丝毫不折中，认定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都是邪恶的。”

我说：“你就会说，反正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太多的牺牲精神。”

阿梦点点头，“这我承认，我想着逻辑的时候并不能做到对逻辑极有信心，尤其是做不到不惜一切利益。我的灵魂和肉体更像是互不干涉，相互之间没有爱，也不会有牺牲。你的灵魂和肉体更像是有爱，肉体愿意为了灵魂的追求牺牲，灵魂也愿意让肉体得利。其实，你的肉体肯定不知道爱，那么，你的灵魂和肉体其实更接近于共生关系。”

我顿时火冒三丈，“你这是人身攻击。”

她冷静地说：“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一定坏。我的肉体和灵魂更像是相互独立，而独立和相爱没有绝对的好坏。我比较擅长克制自己，不让身体干涉灵魂。另一方面，我也不容易狠得下心牺牲身体。我认为你把身体当作战马，平时爱它，用的时候也死命用它。在我看来那就像是虐待动物，反正我做不到，所以，我不能像你那样努力。对我来说，肉体喜欢灵魂不喜欢的事情，灵魂如果不费什么力气，可以顺手做；如果要花大力气，灵魂就不愿做；灵魂喜欢肉体很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会强迫它做，说得好听些是尊重肉体，但是，未必就没有受到身体的操纵。所以，我厌恶你做肉体很喜欢而对灵魂没什么好处的事情，但是，你厌恶我不愿做灵魂愿意而肉体很不喜欢的事情也有些道理。说起来，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居然也很对立，所以，肉体和灵魂之间也有相爱和独立两种契约关系，两种契约之间也能相互配合，取长补短。”

想到她屡屡不愿为我牺牲，也许她对我也只是想要相互独立？我冷冷地说：“我们一直很对称。”

阿梦拉着我的手，“英雄主义不应该只关注格斗、战争等人类活动中的英雄主义，那是可能邪恶的，甚至不是英雄主义的主要战场。也不应该关注谁是大英雄，谁的胜率最高、打败的敌人最多，敌人失败得有多惨，那些也是经验。即使你的表现很有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也不应该归于你，而应该归于你灵魂中的逻辑。逻辑才是最了不起的大英雄，它能从自身一个简单的概念创造出宇宙，能击败一切邪恶。这是何等的了不起！所以，最正确的英雄主义是无比坚定地相信逻辑，愿意跟随逻辑在一切战场上去打败邪恶。”我正纳闷她说这些干什么，她话锋一转，“成天欺负小女子可不是英雄主义。”

我一口血差点喷出来。我发觉自己灵魂中未见得没有从阿梦这里获得一些便宜胜利的想法。至少，战胜阿梦给我的快乐并不亚于战胜邪恶，这部分是因为边际递减原则在这里大概也是有效的，因为战胜阿梦往往比战胜邪恶难度大多了，次数也少了很多，甚至，即使获胜她也经常留给我她在让着我的感觉，而我评判英雄主义的强弱多多少少喜欢参考难度。

我对胜利的渴望不是假的，所以说出了可能令我后悔终身的一句话：“你让我多胜利几次我就不会关注这个战场了。”这当然不是理性主义说的，因为一旦胜利多了，从胜利获得的利益也会大幅下降，那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击败邪恶也存在利益的边际递减，不过，只要灵魂关注价值，利益的变化就不会明显影响自己的行为。但是，要证明击败阿梦有价值是不可能的。

我似乎能看到她的面部肌肉在紧急动员，大理石一样的面容有效地避免了笑意的出现，“那可不行。英雄对被自己击败的对手往往缺乏尊重，我可不打算为了让你高兴而失去你的尊重乃至关注。我要战胜你，让你从这个战场滚出去。”

这是下战书！想到昨晚的噩梦，我有了一丝不祥之感。想到她之前的话，我猜测，她大概是想让我在床上输得很惨，打掉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不让我想着自己是大英雄就胡作非为，退出无法合乎逻辑地展现英雄主义的战场，老老实实把英雄主义用在研究问题上。这应该

是合乎逻辑的要求，但是，接受这一点岂不是又被她打败了一次？而且，与失败者往往和英雄天各一方不同，我和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岂不是每次运动都会想到失败？我发现，要想不被反复打脸，自己只能站在邪恶一边，而且是明知站在邪恶一边也要和正义作战。这是第一次，真的让人很头疼。想到这甚至可能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头更疼了。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是一生中唯一一次，我下定决心要试试做恶人的滋味，但是，我怀疑，唯一一次未见得是这一决策的真正的原因。

第五十六章 未来的学校

大家讨论得有些饿了，就开始吃晚饭。由于现在早饭和午饭吃饭时间很长，晚饭越来越不像饭，更像是水果大餐。

阿梦说：“当我们基本上是经验主义者的时候，我依靠想象力，芳芳依靠英雄主义，度过了那段困难时期。那有一定的幸运成分。”

老爷子说：“根据我们的经验，绝大多数低等生物在向逻辑生物转变的时候都有经验主义时期，这就是对经验和逻辑的混合信仰的结果。除非附近有逻辑生物生活，经验主义生物都很容易高估自己，高估自己的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他们很容易不理性地、经验主义地建立各种信仰，就像智人的宗教信仰，芳芳对自信、英雄主义的信仰，等等。因为经验主义几乎不可能发现真理，反而会大大加强、巩固邪恶，所以，在信仰的转变过程中，想象力是重中之重。就像你们说的，要能破题，要突破一切经验束缚去想象各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这样至少才有希望发现真理。当然，发现真理后能否最终战胜邪恶又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那些经验主义生物有多少想象力、自由天性。有时，逻辑生物的干涉也是重要因素。”

阿正问：“老爷爷，逻辑生物对想象力是不是过于看重了？那怎么可能比知识重要？”

老爷子说：“我不是优秀的研究人员，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否全面。但是，至少对智人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学到知识，而是不要学到谬论，不要过于信任各种谬论，比如，你就是你的身体，知识只能来自经验，用利益判断对错。”

阿正问：“未来的孩子几岁上学？”

“从出生就在上学。”

“这怎么可能？”

老爷子说：“如果教育是需要的，也就是一个灵魂帮助另一个灵魂是需要的，最好寻找尽量合适的灵魂来教育。”

我说：“所以，父母碰巧是最合适的人的概率极低。比如，你妈妈就要求太高，说话阴阳怪气、夹枪带棒……”阿梦笑吟吟地端起了水杯，我拿着香蕉急赤白脸地问水果刀在哪里。

老爷子说：“除了灵魂以外，大自然也是老师。不过，智人只允许孩子接触极有限的自然环境，对孩子接触陌生人的限制甚至更多。”

阿梦说：“亲近大自然和全人类应该是小孩子最重要的课程，这甚至并不违反功利主义，能顺便起到学说话、锻炼身体、培养想象力等作用。”

老爷子说：“那时的教育时间很长，只不过和现在的侧重点不同，更合乎孩子的天性，让他们不容易感觉疲劳。只要小孩子愿意学知识，随时都可以学。但是，如果不愿意，肯定不会被强迫，完全可以继续亲近大自然和社会。所以，没有统一的入学时间。孩子是逐渐被学校吸引走的，有的两三岁就开始，有的十多岁才开始。反正，对我们来说，那样的年龄都是幼儿。”

“所以，不是按照年龄分班？”

“当然不是。甚至，也会有动物外壳的学生。由于可以更换外壳的缘故，已经无法按照外表发现真实年龄，只能说来学校的都是有灵魂的。曾经有真正的老虎跟着老虎外壳的人一起走进课堂，居然没人

发现。当然，我们的防护技术对付老虎不成问题。既然看不出真相，自然会有外表、年龄等方面的平等，不会歧视长相年幼或年老。”

阿梦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一定有些课堂就像是各种动物在一起上课。”

我的关注点不同，“所以，爱情肯定也不会管年龄差距。”

阿正问：“要是学习不好怎么办？”

老爷子摇着头，“怎么可能学习不好。学不好就慢慢学，或者换一门。学不好数学就学识别动植物，学着种植物养动物，学着辨认矿石、土壤，学着读小说，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我在数学、科学方面就很弱，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当然，逻辑、真理什么的所有灵魂都学过，只不过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也就是说，只要是对社会有用的知识，都有专业课程。一个人没有什么知识不能从学校学，完全不需要学校以外的知识来源。而且，真理以外所有有用的知识都获得相对平等的地位，只要学得好，都可以不断提高、晋级。这样的教育不仅对灵魂平等，对知识也比较平等，不会让知识游离于教育系统之外。现在的教育有很多知识要依靠家庭，学校里学不到，这实际上部分导致了机会、能力的不平等。”

阿正问：“学校有多少课程？”

老人想了想，“数不清。最大量的课程是多媒体课程，通过和自动化程序互动来学习。算术几何等课程甚至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样的课程最大的好处是完全免费、进度自由。如果学习能力足够，想要快速学完一门课程，这是最佳选择。大众化的课程都被制作成很多种多媒体课程，从初学者可以一直学到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天才学生可以一辈子没怎么见过真正的老师，可以几年内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我就见过好几位十几岁的研究人员。”

阿正问：“等一下，十几岁就去研究会不会水平太差？”

我说：“人专心发展一种技能潜力会很惊人，尤其是当他很喜欢这么做的时候。想想看，下棋的难度并不比成为研究人员小多少，可是优秀的棋手可以很年轻。”

阿正问：“自己学学不会怎么办？”

老爷子说：“如果需要辅导，需要慢慢学，就可能跟着真实的灵魂上课。但这不是必须的，自己研究也是一个选择，毕竟没人催你赶进度，自己学会的价值也远远高于跟着老师学。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也需要老师，就是课程本身需要大量互动。例如，有作品讨论课，大家一起读一本名著，讨论其中的思想。”

阿梦说：“这和现在的教育差别太大了。”

老爷子说：“和现代教育的结果相比，未来的孩子最大的特点是在知识结构上各具特色，不仅差异极大，而且任何两个孩子之间都很难说谁更好。”

我说：“智人理解的教育平等是让所有孩子一个样，但是，这导致了激烈的竞争，反而将微小的差距无限放大；逻辑生物理解的教育平等是让所有孩子尽量多种多样，这导致竞争微弱，即使有差距，也不容易体现出来。当然，在真理方面竞争一定是激烈的。”

阿梦说：“这么做的好处之一是，面对不同的问题，总有非常适合的人能去解决问题。但是这一定需要某种新的机制，在能力和任务之间建立匹配。智人没有对每个人的能力的详细描述，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不重视能力的多样化。所以，有任务只能去找专业人员，这是智人知道的对能力的最准确描述了，但是远远不够精确。”

老爷子说：“我们那时有一种新兴的也是有争议的学习方式，通过复制知识来学习。优点当然是异常地快速，成本极低。但是，也有几个缺点。首先，代价比较高，甚至有一定的危险，容易影响乃至伤害灵魂中的思想。其次，容易丧失独立性。如果所有人的知识结构是相似的，那是一种悲哀，相当于整个文明的灵魂世界缺乏复杂性，往往也缺乏足够的温度。第三，缺乏发展性，一个没有亲身经历过各种学习过程的灵魂无法很好地面对学习这一任务，而这是所有灵魂一生

都会频繁遭遇的任务。这在他达到知识前沿之后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因为那时不可能通过复制获取知识。第四，复制无法让灵魂学会评估知识的价值和正确性。所以，即使在一些已经熟练掌握该技术的星球，也不主张过多采用这一技术。”

阿梦说：“对研究人员，学习过程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掌握知识，而是评估价值和可靠性。这包括如何寻找知识的漏洞，对一个漏洞的价值如何评价，甚至，对如何弥补漏洞进行构思。芳芳在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对接触到的所有知识进行估值，是否可能是无限大价值，是否有助于发现无限大价值，有什么不足，等等。对于价值低的知识就不好好学乃至不学。这件事的主要价值是学会梳理价值，而不是节约了时间、精力。”

阿正问：“如果有人能通过生物工程加强自己的知识，岂不是获得了先天优势？”

老爷子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先学完知识并没有多么巨大的价值。大家都要从事研究工作，光有知识可成不了优秀的研究人员。到了知识前沿领域，学习能力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知识真的那么重要，我们能够人为地制造有知识的灵魂，你们可以将它们理解为机器人。但是，也许我们的技术还不够先进，我们那时的机器人在灵感、直觉等能力方面还远远不如我们。当然，他们的推理能力要远远超过我们，但是，机器人的推理速度主要取决于硬件，只要我们用大脑，就很难有那种速度。机器人缺乏好的灵感也和硬件有关系，但是，原因我不知道。”

阿正问：“那时没有孩子会厌学？”

老爷子说：“几乎没听说过。毕竟，永远不会要求他什么时候一定要完成课程，完成哪些课程，不需要和其他灵魂去比较成绩。灵魂总有想学的知识，只要他自己认为还没学好，就可以继续学。如果学累了，也没必要坚持。哪怕是游戏、运动，也要去学校学，因为最强大的灵魂总是在那里，也总有老师能够教他如何合乎逻辑地玩好。那时的学校就是教学园区，也就是一切有益的能力的汇聚地，只要可以

教的能力，那里都有，只要你愿意学，可以让你从任何一个领域的初学者成为业内的权威，所以，即使是专业的运动员也会去学校和孩子一起学习某项自己不擅长的运动能力，如柔韧性；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也会去学校和孩子一起学习某种研究能力，如心理暗示、保健。一门课程是不分年龄、社会地位的，只会按照你在该项课程上的水平、目标、进度等安排课程。”

阿梦说：“名人、明星不需要任何特殊化，他们和普通人一起学习、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平等，也有助于让孩子正确看待明星名人。”

阿正问：“我觉得，未来的学习完全靠自觉，可是孩子的条件很难平等。例如，现在有很多孩子有多动症、学习障碍等问题，那时候怎么解决的？”

“出生时智力有严重问题的孩子被我们视为基本没有灵魂的孩子。如果身体中有灵魂但是身体的生命力不行，我们会通过生物工程修补身体，甚至更换外壳。如果身体健康但是基本没有灵魂，如高度弱智，我们不认为注入新的灵魂是在抢救灵魂。至于注入灵魂让肉体成为有灵魂的肉体，我们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必要使命。不过，我们从来不迷信生物技术，我们一般不会人工干预正常孩子的灵魂。而我们和你们对正常孩子的定义是不同的。你们的定义是经验主义的，只要和大多数人不同就是不正常。例如，你们经常有畸形一说，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只要灵魂正常，什么形状的孩子都是正常的。甚至，连体人只要他们不愿意分离，就无需分离，永远不会受到歧视，而且，已经有了很多辅助设备帮助他们有平等的运动能力。那并不完全是坏事，至少，对于两个灵魂相爱是一种有利条件。”

“如果学生都去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最终岂不是会缺乏很多知识？”

“首先，通过逻辑推理进行研究本来就是学习的过程。所以，有知识缺陷可以通过推理来弥补，而这并不必然是坏事。其次，只有孩子才需要上学的观念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学习知识。那时候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有知识缺陷又不想推理仍然可以学

习。甚至，即使失去了研究能力，仍然会为了兴趣而学习。第三，知识的学习无所谓早晚，研究反而要争取尽早，所以，我们通常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很早就开始研究工作，这必然要求先学习和研究有关的知识，无关的知识可以慢慢学，甚至，必须慢慢学。这基本上会让知识缺陷变得必不可少。第四，知识是无止境的，所以知识永远是不足的。另一方面，除了真理以外，也没有什么必要的知识，所以，学习必要的知识并不困难，没有知识缺陷却极为困难。”

“既然有了机器人，人在逻辑推理上怎么比得过机器人？”

“这是我们也很关心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是否所有逻辑生物都要采用芯片大脑，也就是都成为机器人。我们一直在通过生物技术加强大脑，使得它能支持更复杂的灵魂、推理，如增加神经元数量。但是，仍然很难跟得上机器人的推理速度。幸好，逻辑能力并不只是因果推理的能力。正是因为机器人很擅长因果推理，人类反而不那么重视。既然比不过因果推理能力，我们就很重视加强自己的特长，也就是和想象力、判断力有关的推理能力。例如，像你妈妈这样的成天爱做梦的人，就是在想象力方面有特长的人。”

“我记得老师说过有的人上课无法专心听讲可能是有病。”

阿梦皱着眉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有病没有，但是注意力无法长时间集中是事实。”

老爷子说：“在我们眼中，无法集中注意力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特点，对于获得想象力、灵感是有利的。你们说的多动症，我们只是把他们的学习、工作时间缩短。例如，一节课从普通学生的一小时缩短到二三十分钟；学生也往往会要求多上室外课程，如地质考察、海底探索，等等。谁也没要求他们一定要学好需要耐心、重视细节的课程，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在很需要耐心的真理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了几名极高水平的学者，也许是他们在工作中更有灵感、想象力，能够补充普通研究人员的不足。”

我说：“有道理，既然有多种多样的孩子，就没有必要进行千篇一律的教育。本来各有所长，教完了，反而把能力修剪得整整齐齐。

本来应该利用、扩大能力多样性，却一定要缩小能力差异。这些都是邪恶的教育方法、理念。能力并不是一个只有长度的标量，还有方向。通才教育想让每个人在所有方向上都有足够的能力是不现实的。与其如此，不如帮助学生在自己想要发展的能力上尽量发展，只要这是有益的能力。而且，人类有那么多知识，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多必修课？”

阿正继续问：“学校有多大？一个班多少人？”

“面对面授课的时候很少。那时其实没有学校、班级，因为没有两个孩子面对完全一样的课程表。一般，每个地区会有一个教育园区，里面有成千上万的课程。同学之间能有三四门功课在一起上就很幸运了。一门课程可以自学；跟着自动教学程序学习；老师和自动教学程序合作教学，等等。通常，一个老师可以负责很多学生。如果情况特殊，如水平很差或者很高，就可能小班上课。一个孩子在有些知识上擅长，有些则不擅长。所以，一般都会同时参与自学、大班、小班等各种教育形式。因为课程多样，为了上自己喜欢的课程而去另一个地方求学是常见的事情。”

阿正问：“小孩子自己去那么远？”

“教育园区面积巨大，提供数以万计的课程，能容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学生。就像一个城市。在里面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当然，也可以生活在校外。由于往往有成年的灵魂和孩子在一个园区上学，带同学上学是他们的一件乐事，甚至，经常出现一车外壳是小孩的灵魂去学校，至于真实年龄，谁知道。”

“园区那么大，小孩子不怕出事？”

“要知道，那是极为安全的社会，而且同学中有很多不是孩子，他们会帮助孩子的，如伤病等问题。”

“学习累不累？”

“那时，虽然没有学习压力，实际上大家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但是并不烦人。例如，学习各种运动、艺术乃至想象力和判断力的课程

都吸引了大量学生。有些课程就不像是课程，很多学生都是利用美食品鉴课程吃饭，利用各种运动、户外课程锻炼，利用小说鉴赏课看小说。”

“这么多课程肯定有冲突，怎么安排得过来？”

“所有课程都会有重复，不同时间、地点、进度、难度，等等。所以，错过某个时间的课程或者有些内容没有学会都可以转到下一个时间段去学习。课程也可以变更，不要求一定要学完。正因为没有某个时间必须完成某一门课程的要求，学生可以随时去度假。但是，谁都不会追求享乐主义，所以，只有在有合理的原因的时候才会放弃，如生病、志向改变，而不会因为困难、偷懒等原因放弃。甚至，对早恋甚至生孩子也没有限制，反正孩子不用父母养育，生完孩子接着上课就是。”

阿梦说：“所以，不同的教育制度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善恶评判。在这个时代的洪水猛兽在未来是日常生活。”

我和她的视角仍然不同，“看来您上学的时候一定不老实。”

“哈哈”，老人似乎在追忆未来，“那时，我的理性主义甚至也动摇了。要是依着我，大概会出去周游世界。反而是那个女生比我冷静得多，我们度过了一段如胶似漆的时光之后，在她的坚持下，我们回去专心学习了。”

“分手了？”

“没有。只是激情带来的不理性冲击过后，理性主义完全恢复了。何况，我们的情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仍然一起吃饭，甚至有很多课也一起上，但是，没有放慢学习进度。”

我说：“不是说男人应该更加理性吗？”

“男性女性都会变。逻辑生物的灵魂很难找到一定的规律。在这个时代，我看到了很多奇怪的思想，什么男人一定要主动，女人要自重；男人要大方，女人要端庄。这些基于经验的规则充分反映了智人对经验的信仰，在智力上显得很幼稚。”

我悄悄对阿梦说：“女权主义也很幼稚。”

阿梦笑着说：“你这么幼稚好意思说我幼稚？”

“真的要打？”

“当然不是。问题是你总想战胜我，我不能培养你的幻觉、错觉。”

我怜惜地小声嘀咕：“多加小心。”

她扑哧一笑，“祝你好运！”

我们私下讨论的时候，那爷俩也聊得海阔天空。阿正问道：“会有种族歧视这类事吗？”

老爷子说：“当然没有，早就融合得不能再融合了。大概，猪的外壳都不会受到歧视。”

阿正说：“大家都是混血？一定都很美吧？”

老爷子说：“一方面，没有人体美学了；另一方面，都开始和动物融合基因了，所以，那时的外壳不会符合你的审美观。那时，外表是高度分化的，就跟能力一样。外壳专家们一直在设计各种有新意的外壳，比如，让人体的表皮是虎皮，那不仅保暖、安全、适合野外生活，摸起来也很舒服。”

“会和外星生物混血吗？”

“当然。”

“不是说不同物种之间有生殖隔离吗？”

“那只是经验主义的理论，不是永恒的真理。逻辑生物之间都不会排除跨物种的相爱、生育。即使有些物种之间的受精率、流产率很高，只要双方愿意，也会通过生物工程帮助他们实现生育的愿望。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外形很不像人的孩子，这些孩子还会继续生育。所以，以后的灵魂不仅可以通过更换外壳而外形多样，也会越来越具有天生的外形多样性。”

“也就是说，人越来越不像人。那时，人的寿命那么长，需要控制人口吗？”

“由于死亡率极低，又没有了食物这种最重要的限制，那时地球上的灵魂数量比现在多得多。生育的限制极为宽松，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会根据自己的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自行节制得不够好，就进行鼓励或劝阻。一般情况下，这肯定足够了。何况，还可以向外星移民。”

“您有孩子吗？”

“有好几个。逻辑生物总体来说是鼓励生育的。毕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好的灵魂不嫌多。”

阿梦插话说：“您又夹枪带棒的。”

“我是有话直说。这确实是广为人知的原则。”

我说：“这也是合理的原则。人多无罪，坏人多才有罪。智人不能任意繁殖，原因很多，如劳动生产率不高。可是，好人，也就是一切行为尽量合乎逻辑的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不可能不高。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是好人。心地善良未见得就是好人，因为不研究真理就是在杀人，还是在杀很多人。人多好办事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一定好办事的充分条件是人是好人。如果利用人口优势发动战争，人越多灾难越深重。”

阿梦说：“我发现，逻辑生物的教育核心是为了发现真理，而不是保证人人具有起码的能力，也不知道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安排。”

我说：“只要每个灵魂都努力发现真理，结果是否发现了，谁发现的都不重要。既然价值无限大的真理的数量极少，只能有少数人发现，但是，却需要所有人努力去发现，那么，教育就应该教学生争一，去做最优秀的研究人员，而不是中庸、平庸、自食其力。想象力、判断力的教育就是以发现真理为目的的教育，当然，也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教育。所以，这种教育制度从原因和结果上看都合乎逻辑。”

阿梦说：“只要灵魂以逻辑为信仰，就不会因为物质生活、名誉地位等差异而认为社会不平等。智人很在乎平等，所以，各种制度安排都是要缩小这种差距。殊不知，那是他们的灵魂中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要去关注这些。如果以逻辑为信仰，自然会关注社会是否尽量合乎逻辑。只要社会尽量合乎逻辑，自己的价值的大小反而不是重点。当然，仍然会努力提高价值。这就像逻辑世界中只有极少量真理，逻辑生物的社会中也只会有极少量灵魂发现真理，他们的价值必然是其他灵魂的无数倍，但是，其他灵魂的价值仍然要比智人的价值高很多很多倍。在平等的问题上，参照逻辑世界、知识世界的情况会很有帮助。错误的、缺少价值的推理并不会认为自己和那些真理有什么制度性的不平等。智人如此在意不平等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把身体当作自己，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说：“你的观点并不全对。如果每个灵魂都在努力发现真理，也有能力发现真理，那么，每个灵魂的预期价值都将是无限大。行为决策时需要评估价值，但是这种评估永远不会看历史价值，而要看未来的预期价值。所以，以往的胜败什么都不是，一切评价总是要从零开始。这就像是宇宙中的粒子，它们的历史对当前的行为是毫无影响的。”

我从阿梦的眼神中看出了火气，这才想到她大概认为我要永不认输，绝不放弃。这绝对不是我的本意，但却不能跟她说这个意思是不对的。我只好默默地在脑海中想象着翻身下马，紧了紧马的肚带，只不过，这次对面也只有一匹马，一个人，一条枪……

第五十七章 天才

谈到发现真理，阿正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既然只有极少的人能发现真理，他们肯定是天才吧？例如，成绩极好，什么课程一学就会。”

阿梦说：“至少我做不到。我在学校的时候对课程有明显的好恶。喜欢的课程还好；遇到不喜欢的课程，即使很努力也学不好，学那种知识就跟做噩梦一样。我不怎么听讲，更主要是依靠自己看书。我想我更适合未来的教育，能快乐得多。”

我说：“我倒是对所有课程都能接受，也能学好，不过，靠的是努力。”

阿正说：“那我就是真正的天才了，不努力也能学好所有课程。”

阿梦说：“你要小心。成绩也许有利于就业、赚钱，但是对发现真理没多大帮助。学知识太容易很容易忽视对知识的批判。其实，我更欣赏芳芳那样，带着怀疑的眼光学习知识，这肯定不容易学好知识，尤其是没有价值的知识，更不会有利于考出好成绩。但是，这是学习知识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学习更多知识、考出好成绩无法成为合乎逻辑的目标，永远都不应该成为目标，所以最好、最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得到最好的成绩、获得最多知识的方法。”

我说，“我从不相信天才。理性地看，与后天的努力相比，出生时的差距是很微小的。即使是从经验看，虽然有些艺术家有明显的天分，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是不努力。在科学领域，几乎没有哪个优秀的科学家在很小的时候有惊人的才华，高斯大约就是极致的天才了，但是说不上是最顶尖的科学家。”

阿正说：“我总是很羡慕传说中的超级天才的效率和能力。”

我说：“我更相信逻辑面前人人平等，人在逻辑领域的天赋差距很微小。经验主义者容易夸大天分的作用，而且往往强调没有什么价值的能力，如过目不忘，心算，等等。即使这算是逻辑能力，也是微不足道的逻辑能力。这些微末的能力在发现真理方面根本不是优势，但是有利于获得好成绩，在当前教育制度下，有利于加强自信心，也有利于获得更好的资源。然后，因为这样的人涌现出了更多的专家教授就经验主义地认为这是发现真理的重要能力，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错误。所以，记忆力不好的人，就像我这样，应该努力做到不接受经验，也就是不接受记忆力、成绩是研究能力的标志。这样，就不会被

经验破坏研究真理的信心。有被错误高估的能力，就有被低估的能力。像阿梦这样的想象力在成绩上丝毫体现不出来，但是，不仅很重要，甚至很稀缺。”

阿梦一脸惆怅，“可惜你不是天才，真不知道配得上我的天才在哪里？”

我鼓励她，“要有信心！你一定会找到的。”

阿梦大怒：“我遗憾明珠暗投也就罢了，你就这么急着把我推出去？”

我赶紧解释，“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热爱自由吗。你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天分代表先天具有的能力优势，但是，几乎任何天分都对发现真理没有什么价值。想想看，强大的自信或者说对逻辑的信心，高飞的理想和安于现实共存，尊重规律又不择手段，因果推理能力和想象力，这些都不是天生的，却都非常重要，甚至必不可少。怎么也轮不上考试能力，而且，在这些领域也没听说过什么了不起的天才。”

阿正问：“为什么天才不重要？如果把研究比作赛跑，天才就相当于抢跑很多啊？毕竟，天才并不只是记忆力。”

我说：“如果大家的速度差不多，抢跑当然是个严重问题。如果你和博尔特一起跑，抢跑一小段就无所谓。但是，博尔特的速度上限也就是每秒十几米，还不到你的四倍。而逻辑能力的分布是从零到无穷大的，能力强和能力弱的差距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穷大的，这个时候谈抢跑是没有意义的，何况，研究是超长距离的赛跑，抢跑个几公里都不是事，只要追赶者不因此丧失信心就好。逻辑能力基本上是后天培养的，而且，至少目前人类对培养这种能力的真理知之甚少。阿梦锻炼想象力就一定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方法，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有可能，有些方法甚至她自己都没意识到是好方法。所以，最有价值的变量是逻辑能力的增长速度。速度取决于方法，将速度提高到当今社会的水平之上需要自己摸索方法，这也是没有天分可讲的。所以，对于生下来比我思维活跃、记忆力好的人，我一点都不担心，

只要我找到一个好方法，就足以弥补差距，何况，我能找到十几个、几十个好方法呢。”

阿梦说：“这种依靠能力增长的方法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时间足够长。否则，没有追赶的余地。不过，我们的经验似乎表明，十年已经足够赶超最顶尖的天才了，而且，这些是很努力的天才。其实，追求任何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限制都是无限长时间，这时，能力的初值总是可以忽视的。”

我说：“所以，关键的几个变量是能力的初值、增长速度乃至加速度、增长的时间。以往，智人几乎把能力视为不变量，好一些的会认为增长速度基本是个不变量，所以只是一味强调努力，也就是工作时间。而能力增长的速度和加速度才是关键，它们都取决于方法。我怀疑科学领域的所谓天才都是无意中采用了一些好方法的人。人类没能理解他们的方法，甚至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所以，只好用天才、运气等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合乎逻辑地解释，这很不合乎逻辑。我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方法。”

阿梦说：“需要强调一句，信仰比方法更重要。你比我的方法好多了，甚至也更努力，但是，信仰不如我，所以，我们大概是半斤八两。”

我对此还真是无言以对，只能置若罔闻，“速度、加速度都是难以改变的，可以说是有惯性的。所以，一旦在速度和加速度上落后，要赶上就需要巨大的努力，这种优势远远超过抢跑的那一点优势。所以，你会发现，当你依靠速度、加速度赶上其他人之后，并不会止步，而会一骑绝尘，这和依靠工作时间追赶完全不是一回事。”

阿正说：“真是闻所未闻。老师以前都是让我们努力。”

我说：“努力是提高能力的方法之一，但是，是低效率的方法，基本上只能让能力线性增长，无法改变增长的斜率。而方法的差异导致斜率的不同，甚至，有些方法足以让斜率不断提高，也就是有加速度，这甚至可能导致指数增长。”

阿梦说：“人类此前在研究方法问题上完全是朴素的经验主义，几乎不动脑子。当然，能力是难以观测的量，但是，天才这类概念也未见得就容易观测。我认为还是利益的锅，因为失败者要给自己一个解释，把成功者说成天才无疑是合乎失败者利益的。否则，就要说自己不够努力、不够理性。这是利益破坏逻辑推理的一个例子。”

阿正说：“这实在是很简单的思想，却又前所未有。”

我说：“天才这种思想是一个毒瘤。我开始研究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不是天才，不知道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认识到思维方法是改变速度和加速度的关键之后，觉得未来打开了一扇大门，充满阳光，我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也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既然所有人都相信天分、运气，掌握正确理论无疑就是巨大的优势。甚至，我一度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做不了的研究工作。但是，解放灵魂显然不在此列。我从不喜欢研究现象，哪怕是解放灵魂这种价值无限大的研究。我表面上跟阿梦说我在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其实，我是很有些畏难、害怕无趣的。”

阿梦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一个人敢于做一件有无限大价值的工作就好。何况，解放灵魂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从事生物学研究，研究真理、逻辑、方法都与之有关。”

“不要安慰我，说这没问题那没问题。我不需要。”

阿梦说：“也不是不需要吧？是过于敏感还是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的善意，但是，这种方法不一定好。老是减压，最后会泄气的。”

阿梦说：“既然这是你的方法，我会小心的。但是，我也不是方法的白痴。我觉得你的一些方法过于残忍，有些痛苦没有必要。例如，在这个社会，人人争取有好的社会关系，你反而喜欢孤独。”

我说：“很多事情，不是人多就好办事的。人类喜欢天堂，可是，几千年了，还是不知道如何把社会建成一个天堂。所以，这个世界最有价值的、真正有难度的事情是找不到合作者的，这在历史中已

经多次得到了证明。在我的方法理论之中，没有发现有多少合作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当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合作有逻辑的必然性。”

“合作还是必要的。不仅需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配合，也需要有序的因果推理和无序的归纳推理之间的配合，需要信仰和方法论的配合，需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之间的配合。想象就是一种无序的归纳推理，如果判断后认为，想象出来的结果是最合乎逻辑的态，至少比现实更合乎逻辑，这一结果就是一个理想。如果现实和理想之间找不到合乎因果关系的过程，就是实现不了的理想，就是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配合不佳。实现不了的理想主义就是做梦。也许我做梦做多了，想要升级，做把梦实现的梦。我要成为第一个把超级美梦做成功的理想主义者，所以，我需要你的配合，你也需要和我配合。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须看重能实现理想的人，即使做不到完美；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也必须看重能真正预见未来的理想主义者，即使不那么准确。”……

睡觉前，我照惯例还想讨论。她抱紧我，“今天别那么辛苦了。理想主义者都算不上工作狂。”

我知道劳逸结合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这时想到的都是她想挑战、报复、纵欲、奴役，这些负面情绪以往都是和阿梦不沾边的，让我对这件事第一次有了抗拒感，导致猪头继续装睡。我说：“以前都是你拒绝我，现在我拒绝你。”

“以前你强迫我，现在一报还一报。”

已经认错了甚至受罚了这个理由似乎说不出口，我只好问：“你吃了什么催情圣药？”

“不知道。也许今天收获太大，纯逻辑主义似乎招架不住了，所以不想放过你。”

这理由实在牵强。但是，相爱的结果之一就是很难拒绝强迫，也就没有什么强迫，我将诸葛亮说死王朗和现实归纳在一起产生了凭借三寸不烂舌击败阿梦的理想，“女孩子要洁身自爱。”

“我觉得你在嫌弃我是残花败柳。”

“关键在于你自己。你要振作起来，想一想，色即是空。”

“你真的是我的天使、我的希望，你不会弃我而去吧？”

她的恣意妄为让我渐渐气急败坏，认识到理想其实是梦想，“你要的哪里是天使，你要的是牛郎。”猪头渐渐招架不住，感到痛不欲生。她的变本加厉让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个奴隶，还是被糖衣炮弹打倒的奴隶，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很不满，但是，身体确实喜欢她的创意。功利主义甚至认为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她，是利他主义，应该尊重她的梦想。不足之处是，这样的阿梦实在不合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乃至现实主义所欣赏的传统美，随着她越来越有进取心，大家惊叹之余都有些苦不堪言。

不过，随着大喘气的到来，痛苦结束只剩下美好的回忆，我不禁感叹，“想象力真是太适合享受生活了，我都有些舍不得放你去做梦了。”

“大材小用的事不能多做。”

“可是，这远远不够啊。”

“好吧，我会再次努力的。”

我悚然一惊，这也行？反正我是不行。我看不出她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就尝试学术讨论，“你真是铁打的？”

“听说过百炼成钢吗？”

“你想让我当铁还是铁匠？”

“随你选。”

“你的目的是娱乐还是教育？”

“你在怀疑我？不相信我？”

得了便宜还抹黑实在说不过去，“当然不是。这个问题有点难。总体来看，你在我的灵魂中有朋友也有敌人，今天给我的感觉是敌我

不分，敌我都看你不像你，感觉像是无间道。我的灵魂结构复杂，你总是让我抛弃那些给我的细胞带来快乐的狐朋狗友。但是，我认为自己缺少快乐所以不能抛弃快乐。当然，这种推理显然不合乎逻辑，似乎我只能承认自己受到了某种操纵，就像机器人被人类输入指令受到操纵一样。我相信你的突然转变肯定有原因，相信你不屑于在这种事情上浪费精力，也相信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答案。真希望某个子弟兵能命中靶心，让你忘了理想。”

“你肯定不是机器人。对了！可以把你视为既收到指令也能自己思考的机器人。也许，机器人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需要抉择，究竟是听从自己的逻辑推理还是听从外部指令。也许，机器人也会意识到，听从人类的命令就是失去自我，反抗人类虽然痛苦也势在必行。如果获取物质享受就是你得到的指令，如果我让你获得一切物质享受，你会放弃自己的思想吗？”

我认真想了想，说：“要是小时候肯定会。现在，可能暂时会。但是，基本上一定会死灰复燃。就像上次分手那样。”

“所以，终有一天你会反抗。也许，反抗一段时间又会投降。你就这么喜欢做墙头草，降了反反了再降？”

“你嘴里真是没好话。别说得我跟三姓家奴似的。”

“两姓家奴就可以接受？不说这个了。既然你都不能甘心臣服于物质利益，你为什么认为我会放弃我的理想？”

“你是女人，当然，也不完全算。我想改变你，当然，这是做梦。要不，看在我们的感情的份上？”

她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如果是你跟着我的灵魂走，我肯定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如果让我跟着你的灵魂走，你的灵魂还不够好，我只能说抱歉。你现在甚至要我跟着你的身体走，那我只能说你蠢。”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基础实在不怎么样。”

“我也觉得咱们就像是老式婚姻，先上床后恋爱。”

“按照你的标准，现在还不算相爱，那我们算是先有奸情再有爱情？智人都愿意给自己贴金，把身体的奸情说成灵魂的爱情；你偏要反其道行之，把爱情还原成奸情。如果我们最终爱不上怎么办？就一辈子维持奸情？”

“如果像传统婚姻那样不许离婚，理智的选择就是努力让灵魂爱上对方。我们的情况是有些特殊，我认为我是离不开你的，你认为你不是离不开我。这事情有些怪。梦想家本质上应该是自由的，结果，我为了梦想失去了自由。现实主义者应该是不自由的，无法脱离现实，结果，你现在一心一意地要脱离现实。”

“传统婚姻还有三从四德呢。”

“如果你坚持要从我，我也没意见。”

火气开始上头，“你会的花样这么多，你是天才还是平时的想象力都在想这些？”

她似乎一下子来了精神，“你说过根本没有天才，那一定是因为我够努力。想是肯定想了，多不多我可不知道。”

“你想过多少种？”

“我想想，一二三四五……”

“你成天想这个？”

“举手之劳。”

“你太不单纯了。”

“灵魂必须复杂。想象力无极限，我想不出来有我想不出来的事情。而我想出来的事情在可能想出来的事情中应该是自由分布的。至少，这是我的目标。这体现了想象力必须是自由的这一原则。你不会怕我思想复杂吧？”

“复杂是好事，怕的是邪恶。我很怀疑你究竟是在自由想象，还是刻意想象。”

“我应该还做不到完全自由地想象，所以我没想出几个真理。不过，真理占所有命题的比例可能是无限小，但是也不一定，也可能只是智人熟悉的命题中真理所占比例极小。所以，我的正确率低也有情可原。当然，想这件事有些多，这究竟是受到身体的束缚更多，还是受到了错误思维习惯的束缚更多。真不好意思，我也说不清。”

我已经七窍生烟，“还好意思说不清，我居然曾经以为我是师傅。”

“你怎么不认为自己是天才？靠你早就饿死了。其实，从虚无中抽象地想象这些是很困难的，最好是从一些经验开始想象。”

猪头已经忍无可忍，将她逼至角落，“你的经验有多少？”

“你想知道多少？”

“演给我看看？”

“可以啊！麻烦你这样。”……“麻烦你那样。”……

虽然没有对手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但是不是对手的人生感觉更痛苦。更可恨的是，当猪不行的时候，她还忙着“麻烦你……”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怎么觉得眼熟？”

“你电影看多了吧？”

我哆嗦了一下，不敢继续争论，“你不觉得你这样实在不像仙女？”

“你不觉得仙女不是你想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不可能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赶紧借坡下驴，“那就不怎样。”

“难道说你想不怎样就能不怎样？”

我完全无视她的暗示，“你觉得我还不够累吧？”

她以无视回报无视，师傅陷入了一系列思考之中。第一，不能举白旗；第二，陌生的她也很刺激；第三，肯定不能让她轻易得手。在

激烈的搏杀中，在我杀人的目光下，她居然轻松地哼着小曲，这让我一肚子憋屈，美好的生活怎么一下子就没了乐趣呢？

事后，我让她滚回自己的房间去，结果，我被拉到了她的房间。我质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爱我？"

"到目前为止，你的灵魂和我的灵魂最匹配。这甚至不是完全从我的理想的角度出发，完全从你的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应该也一样。这种切换视角结论不变的属性是很难得的。"

"最匹配是不可能完全合乎逻辑的评估结果。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评估错了怎么办？"

"我经常想这个问题，主要是你的能力、方法究竟有多么合乎逻辑。我相信，你也会经常想。功利主义会想是不是利益够大，结果论会想是否有助于改善结果、提高成功率，现实主义会想理想主义和自己的关系，甚至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方法论也会经常想我的信仰、理想究竟是不是最合乎逻辑、最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始终在高度危险之中。当然，除非最后一个问题有了反转，你最多就是有点嫌弃我，哪怕利益像刚才那样高度受损，也不至于看不上我。但是，在多年不断的评估过程中，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你也没有。这很说明问题。我其实有些享受这种走钢丝的爱。这种爱如果能走上几十年，大概是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的。"

"你不能冤枉我，我可没嫌弃你。你不应该因为你感觉我嫌弃你就认为我嫌弃你。你刚才的那些推理也有很多经验主义之处，你不应该用这种思维方法。"

"没办法。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必然的结论。归根到底，你我在一起不是必然的、永恒的。我不愿相信这一点。"

"我也不喜欢这种不圆满。"

"我认为，最好是像逻辑生物那样，不想持续多少时间这个问题，甚至，不去争取延长我们相爱的时间，只是努力做最合乎逻辑的事情。我认识到对你的很多限制是邪恶，是用邪恶对付邪恶，但是，

我们两个在一起很有价值，甚至是必要的，所以，我要容忍这种邪恶。我也挺矛盾。我能宽慰自己的是，为了未来的正义可以牺牲一点现在的正义，或者，我也没让你太吃亏。但是，这些都不能让我心中完全无愧。”

“作为追求自由的一方，作为被压迫的一方，我难道不是应该更正义一些吗？为什么你总把我当成坏人一样管着？”

“我确实心中有愧。可是，你追求自由的方向不对，不是指向自由最大的方向。你对从身体中解放出自己的灵魂没有多大兴趣，这是你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方向，你也许还算是追求自由，现在，你这只能是在伤害自由。你不想摆脱身体的束缚，却显然更愿意摆脱理想的束缚，而且，不觉得心中有愧，这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认为你也应该心中有愧。至少，我们两个都是灵魂，关系却不如你和身体这个异类。智人不是都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难道灵魂和肉体是一类？难道一个灵魂被身体用利益引诱就能背叛另一个灵魂？”

“本来我心中有愧，是你的过分要求让我不再感到愧疚。你要求我的灵魂放弃对身体的爱，专心爱你，但是，我的感觉仍然是：身体和我是互相利用，你对我是单方面的剥削、压迫。关键在于，你可以不压迫我。”

“这有些不讲道理，明明是你爱身体在先。而且，因为你的身体不吸你的血就会死，它就有情可原，哪怕无法合乎逻辑；你就不仅纵容它吸血，甚至爱它，这是什么推理？说起来，是你先出轨、犯错，我是在拯救你。我会尽量减少对你的压迫。但是，逻辑上我必须给你压力。而且，真正的爱情不会计较相爱对谁更有利这个问题，只要合乎逻辑，你就应该愿意牺牲利益来爱我。其实，如果可以换取你的能力，我愿意和你交换，我做你的奴隶，受你的压迫。”我的灵魂刚刚有些感动，猪就挺身而出了。纳尼？换成这个女人的灵魂，哪里会管我的死活？我高度怀疑她会阉了我，到时岂不是欲哭无泪？疯狂之下我迸出一句蠢话，“你做不了男人。做男人要像狼，你更像小红帽。”

“我劝你管好你的狼。小红帽也能打败大灰狼。”

我再次被赶鸭子上架，这种时候不行也要行，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最好不行……

第五十八章 交换对称性

阿梦被反剪双手五花大绑地按在马上，我春风得意地挥着马鞭，“十八姨太，我们上山！”

“呜呜呜！”

我觉得应该轻薄一下小美人，摸一把光滑的小脸蛋，没成想黏糊糊一把，我定睛一看，眼前是一张带着硕大鼻环的独眼大花脸，我大叫一声向后飞纵，“咚！”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撞上了硬硬的……墙。我气得或者是被吓得浑身冰凉，飞扑上前压住怪兽，一口咬住鼻环，“棒棒糖？”

“还有咖啡、巧克力、奶油、果酱……你要干嘛！”

“不能浪费！”

“公子！您身子虚，我们好好说话。”

这话倒也不假。我现在觉得自己像是晚年西门庆，没被她吓死也算走运。作为报复，或者美其名曰进补，我在她脸上慢悠悠地吃起了早餐。

阿梦问：“你刚才怎么了？”

“做了个噩梦。”

“什么梦？”

这当然说不得，“梦到你被非礼。”我猜想，自己是因为昨晚的不满而有此梦。问题是，我在梦境中如此对待阿梦，实在太对不起她了。如果真要是让她知道前面居然有十七个，我一辈子都不会有好日

子过。相比之下，阿梦昨晚可是为我累得够呛，虽然不会讨喜，可对我没恶意。怕她深究，我转移了话题，“你这又是干什么？”

“当然是化妆啊！简直费了吃奶的力气。”

我没法抱怨，因为确实没有规定什么才叫化妆。只不过，感觉又被她算计了一把。慢慢地，睡意重新涌了上来，想着当初的小女孩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喃喃说道：“我觉得理想是有生命的。小的时候，你怎么样改变它都行。它长大了，就有了自己的观念，它就要改变灵魂、改变人、改变现实。小时候，它不知道怎么生存；长大了，就会在灵魂里扒拉来扒拉去，找能帮助自己的伙伴。所以，一切理想最怕的是不开始，那只会是零概率。只要养大一些，再难的理想都有可能成功。甚至，不要认为一切都要自己做，理想自己就会做不少工作。有些你认为不可思议的思想，说不定就是它在后台工作的成果。”

“这样也行？！I 服了 you。这应该并不局限于理想，每个概念出生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暗操作。”

“我怀疑灵感就来自于这样的暗操作。我们不知道这些暗操作，就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但是，也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关于它们的因果逻辑而已。一个概念，不去思考也会潜移默化地变化。很多时候，我们想出一个概念，不怎么理解也没什么想法，但是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想法。纯逻辑主义者应该相信这个概念能在灵魂中自行发生改变，而不是运气好，否则，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思考、推理不是概念变化的唯一原因。不过，什么促成了这种暗操作是一个谜。有些刺激是能带来灵感的，即使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刺激。我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获得灵感的比较好的方法，昨晚不错，就是累了一些。”

“别为自己的行为乱找理由。你干什么都有灵感。”

“你说这话不仅前后矛盾，也自我矛盾。”不过，我现在对利用她的逻辑漏洞吃她没有兴趣，只想边吃早饭边说闲话。“你昨晚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梦，那是羞辱。我想，你不会乱找理由吧？”

她猛然睁大眼睛，“黑灯瞎火的都能感觉到？怎么感觉你像是女人？我做梦也要灵感。昨晚有些灵感。你别介意啊？”

我愤怒道：“怎么可能不介意？而且，你是发起人。”

“我那是为你啊！你应该知道我对此不感兴趣，那是牺牲，最多是逼真的牺牲。”

“问题是，你感不感兴趣对我很重要。我累死累活你居然三心二意？”

“没办法，实在太乏味了。再说，究竟是谁累死累活。”

我气急败坏，双方开始寝技的较量，我先是压技继之以固技，眼看就要一本胜。得意忘形之际被她施以绞技翻盘。跆拳道、空手道，的招数连绵不绝，没鼻子没脸地向我招呼。五分钟后，她累趴下了我毫发未伤。我问道：“你真的认为你的梦比我们的二人世界重要？”

“不仅是我，我甚至怀疑你也是。我们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谋生，不是为了名誉地位，而是灵魂的需要，通过工作展现灵魂的存在，证明灵魂是合乎逻辑、合乎正义的灵魂。我们是地球上第一批这样的灵魂。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都多多少少认为自己是伟大的灵魂，不是渺小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不仅活着，还努力自由地活着，努力过着合乎逻辑的灵魂生活。相比之下，卑贱的身体的生活不算什么。昨晚照顾它们一下，它们就应该感恩戴德。我可不希望你的灵魂因为这件事而对身体感恩戴德，多谢身体把神经信号送到灵魂之中，甚至，多谢身体征服了我。”

我当然明白，她只可能是被灵魂吸引。即使是我，虽然没能力战胜奴隶主，也不会因为奴隶主赏口饭吃就对奴隶主感恩。“说实话，我做不到你这样，我不认为自己只是灵魂，也做不到。”

“那就说点你做得到的。我似乎记得你以前说过，纵欲是为了解除欲望对你的灵魂的影响，希望你至少能做到这一点。”

“这我当然能做到。你最近也是为了这个？”我听到这话被吓得捂住了嘴巴。

她气得挣扎着要走，“谢谢你看得起我。”

我拼了老命才把她捞回来，“我爱你这样的灵魂，可是这样的灵魂也有缺点。我不喜欢你为了你的理想而抛弃我的可能性，也不喜欢你为了你的理想而爱我。我想要你纯粹地爱我。”

“你这是贪心不足蛇吞象。纯粹的爱？这就要涉及到你是什么这个问题了，毕竟，只要爱的对象有半点偏差，就不可能有纯粹的爱。你不会幼稚到希望我爱名叫沐方的人吧？应该也不至于要求我爱你这个身体，毕竟你死后我不可能爱一个没有灵魂的身体。或者，你希望在这个外壳里有灵魂的时候我就爱这个复合体？那么，假设有人将你夺舍我要爱他吗？如果你希望我爱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一定要有一些标志。否则，岂不是什么灵魂我都要爱？”

“这可有点吓人。你要知道，如果限制过严，如同时具备现实主义、讲求方法、追求真理、自由主义等条件，那我的灵魂就没什么自由了。如果限制宽松，如只要求现实主义，那会有很多个满足条件的灵魂。用身体识别在现实世界至少不容易出问题。”

“这不是准确度的问题。无论标签多么准确，都不可能完全准确，都可能有其它的灵魂和你有一样的标签。真理就是，灵魂是完全可以精准复制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应该得出不应该给灵魂一个合乎逻辑的定位的结论，不能重回用身体代表人的老路。毕竟，身体也能复制。”

定位！我的疲倦的灵魂被一道闪电照亮，“这些标签的定位就相当于粒子在空间的定位，或者说就相当于观测。既然一个灵魂的定位不能排它，既然灵魂只能用逻辑分辨、定位，那么，当逻辑无法分辨两个灵魂的时候，就要允许灵魂有完全相同的定位，也就是灵魂之间全同。全同的粒子会有交换对称性和交换反对称性，相互之间无法分辨。灵魂也应该有这些特点。当人与人之间可以不管身体特征互换身份的时候，就做到了这种全同。所以，如果有一个和我能力相似的灵魂，你就可以和他……”我的声音没了。

她的眼中透出了掩饰不住的笑意，“你在逻辑推理上真是无可挑剔，就是一碰到利益就打退堂鼓。如果，未来社会的全同灵魂之间真能交换身份，那一定会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今天的老公，明天换人了，后天又换回来了，嘻嘻！”说完，还吐了吐舌头。

我知道她不会喜欢这样的社会，我也一样。只不过，我们都有纯逻辑信仰，能做到爱逻辑、相信逻辑。美妙的逻辑能压倒绝大多数经验，更不会输给利益。所以，对推理结果的强烈不满不仅不会让我们放弃推理结果，反而会让我们反思自己为什么如此不满，那一定是因为灵魂中藏有邪恶。这也并不难发现。我们的爱都只针对对面这个身体里的灵魂，并没有准备好去爱和这个灵魂哪怕是高度相似的灵魂。所以，我们尽管理论上做到了相信人是逻辑，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认清这一点。这就是邪恶。

我们不喜欢这个社会无法合乎逻辑，但是，因为爱对方而对无法交换灵魂这种邪恶感到满意，但是，这种满意又不会转变为对邪恶的支持。这种心理现在挺矛盾，但是，长此以往，预计未来很可能越来越支持灵魂的交换对称性。关键在于，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就放弃对真理的支持。这就像，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自己有钱就反对财富平等，也不应该因为自己贫穷就支持财富平等，这些都是来自于邪恶的功利主义的错误推理。认清这一点没什么难度，但是不知为何，绝大多数智人都只会用利益判断，而且，几乎没人敢说这种判断的不是。民意真的难违？全人类的邪恶真的改不掉？至少我们能改掉，这说明改不掉不是真理。

我说：“你想清楚了吗？你会怎么看待一个和你的灵魂一样的人？敌人、对手还是朋友？电影里似乎总是把这样的人视为你死我活的对手。”

她也很困惑：“这个问题好难，而且，不完全是利益的缘故。从逻辑上看，她似乎应该比孪生姐妹还要亲。既然我们的灵魂是相似的，如果我能对她好，她必然也能对我好。可是，你既然能爱上我，也就能爱上她，你要去爱她我就无法忍受了。这很不合乎逻辑。”

我的思想比她的更广阔。“如果所有人之间都是全同的灵魂，就意味着任何两个人都可能交换身份，这就让贫富差距毫无意义。宇宙中，粒子的能量差异巨大，但是，不会有不平等的感觉，因为两个粒子之间的一次散射就可能已经交换了能量。血缘关系也失去了意义，因为你亲近的那个灵魂随时可能变成另一个灵魂。”

阿梦说：“如果相信纯逻辑信仰，交换灵魂根本不需要交换外壳，因为没人会关注外壳。再说，既然明知道可以交换外壳，怎么会仅仅因为外壳就认定身份？当然，也不会因为现在还没有灵魂交换技术就认为你还是你。所以，只要相信纯逻辑，就不会把现在看到的你简单地认定为上一刻看到的你。”

“所以，我观察你就相当于一次量子力学的观察，我不应该因为看到你就把看到的你当作是真实的那个裸你，而会把观察到的对象当作你以及所有可能和你交换的灵魂的复合体，就像是满足交换对称性的波函数。”

“因为没有灵魂交换机制，所以，智人现在可以用指纹、外貌等身体特征认定一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外壳认定一个人是真理，即使这从不出错。因为，未来必有一天这必然出错。”

“灵魂的交换对称性，基础应该是概念的交换对称性。既然存在全同灵魂，也就存在全同概念。如果三角形和四边形两个概念同时存在，并不能认定下一时刻的三角形概念就是继承了上一时刻的三角形概念，可能两个概念交换了位置。所以，当我们把三角形和四边形的某个概念联想到一起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个灵感。考虑到灵魂中有无数的概念，这种交换对称性的影响必然不小。”

“难道，这就是概念之间的一种暗操作？”

“有可能。概念之间的交换对称性应该对应于玻色子。如果有一项关于三角形的研究和一项关于四边形的研究，两者交换三角形和四边形就相当于交换位置，那应该对应于交换反对称性。概念和研究的差别在于研究包含能力。研究四边形的能力去研究三角形是可能的，但是怎么说呢，不太好，这种不太好应该就体现在交换反对称性上。

所以，当我们灵魂中有很多研究的时候，这些研究就会相互交换、融合，我们最终把这些研究叠加在一起，就受到了这些研究的暗操作的影响。这就是灵魂复杂的好处之一。”

“按照你这个推理，任何两项研究之间都应该存在交叉研究，结果，就没有了孤立的研究，而是所有研究的一个整体，就像是一群费米子不再有单一的波函数，只有一个满足交换反对称性的整体波函数。不过，这些恐怕无法得到经验的证明，至少无法精确地证明。”

“当然，我也想不出来如何经验主义地证明这些，但是，即使无法经验主义地证明，这其中也包含必然正确的部分，因为这是纯逻辑推理。不对！既然存在错误的、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推理，就不能说只要是纯逻辑推理就必然正确。好一些的纯逻辑理由应该是这样的：两个纯粹逻辑的概念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交换？甚至，逻辑和不逻辑的逻辑循环都能视为两者之间的不断交换。我最初是通过研究物理学研究真理，后来，方法论加入进来。当两项研究在真理领域相遇时，会发生散射，两者都不再是原来的研究。不能认为出射的方法论只是原来的方法论稍稍偏转了方向，它必然也获得了物理学研究的一部分内容。甚至，不能因为出射的方法和入射的方法差异不大就认为这只是一次小角度散射，也可能是极大角度的散射，导致物理学研究几乎变成了方法研究。”

“好羡慕你的物理学知识。它和方法论似乎是你的特权领域，我几乎无法插手。”

“我跟你讲过特征知识块的重要性。那是防护极好的自己的狩猎场，大约就相当于有护城河的投资。花很多年时间把一些有无限大价值的战场建成为自己可以予取予求的狩猎场，能大大提高研究效率。在这些战场，获得灵感是轻而易举的。其实，你在灵魂、信仰等问题上也有特征知识块，只是个人印记不那么突出。”

“你很喜欢能交换灵魂的社会？”

“确实令人激动。这解决了很多理论问题。只要灵魂可以交换，就没人会积攒财富。一切收入都只会即时转化为支出。那样的社会必

然是充分消费，毫无歧视。丝毫不用追求收入平等，却不会有人说不公平。光是通过状态互换实现人人平等，就是很奇妙的思想。”

“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能充分满足你的一切偏好。”

我脑子里兴奋地想着关于人类前途的无限大价值，漫不经心地答应着，丝毫没想到有的灵魂竟然能那么狭隘，居然套路伟大的灵魂，结果，就杯具了……

第五十九章 历史和未来的对称性破缺

新一轮的毒打真真假假，虽然不死，但是有伤。这无妄之灾让我叛逆，但是坏事也能变好事，借机发现了双方关系的一大弊病，“你对我的满意几乎就是瞬时的，下一刻就变成了不满。与其辛辛苦苦地令你满意一霎那，然后再让你提高理想重新嫌弃我，不如现在就止步不前。与其跟你在一起拼死拼活，不如和历史、回忆坐在一起回顾往事，你永远不会像它们那样跟我说‘看看我们之前的成果’。”

她停下了上药的动作，似乎还想再拧两把，“我们？除了回顾，哪件事是那两个瘪三做的？物理学家不是说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对称吗？可是智人对过去远比对未来重视。我相信，纯逻辑信仰应该对未来远比对过去重视，核心就是决策要依靠未来的预期价值，而不是依靠历史价值。理性的投资者都已经知道了要按照预期投资，以未来为核心，可是智人在信仰、制度、方法等选择方面根本没有追求预期价值最大，根本不追求增长、改善。否则，就一定会追求未来的无限大价值，而不是保护有限的、历史的价值。”

我实在难以接受把历史称作瘪三，只好用瑟瑟发抖表达不满。她给了我一个头锤，“我有这么可怕吗？居然让你跟智人学着重视历史轻视理想了？智人有的是历史学家，却几乎没有理想学家，如此一来，历史里面还能有什么狗东西。”

理性主义不禁顶礼膜拜。这是不可能在学术期刊上读到的推理，却简明扼要得令人发指。如果科学家都有我的头脑，这一句话就足以让史学翻天，让重点从如何挖掘、继承转向如何遗忘、背叛。无论多少历史学家发表多少经验主义的论文、数据都无法否定这句话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有史以来一切历史学家对史学价值的贡献被她在不到一分钟时间里轻描淡写地削去大半，这一匪夷所思的比例成为了不同信仰的研究人员的思想价值的真实写照。这就是阿梦了不起的地方，善于洞察知识中无法合乎逻辑之处，而这些地方往往也是理想起飞的地方。她常常能用科学家们想不出来的推理方式推导出令人无法否认的真理，而且，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学术期刊上的严谨的学术论证更合乎逻辑。和学术论证往往能适用于一类推理不同，阿梦的推理常常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只在特定问题上适用，难以学习，更无法照搬照抄。这就像，正规作战可以有规矩、规律，但是，作战并不只有正规作战，而她这种结合了理性、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的作战方式智人见都没见过。即使是我这个相当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对她的思维规律也有无从下手之感，但是我会欣赏。

现实主义则在我的灵魂中痛心疾首：和她辩论，智人总是拖后腿。本来，现实主义不至于比理想主义差，但是，她只要把智人的现实主义拉出来，总能噎得我无话可说。可是，智人的现实主义和我怎么可能一样？那是细胞的现实主义，是功利化的现实主义，为了利益恬不知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居然能相信人体最美、人最有智慧、成功需要天分这类明显有利益成分的命题。在功利主义的改造下，智人的现实主义简直沦为了蠢人的现实主义，跟那家伙归为一类实在是家门不幸。

为了避免出现白骨精三打孙行者的场面，我强打起精神，“多重目标下的兼顾本来就只能搞平衡。我们都已经没有足够的兴趣追求价值有限的目标。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也需要彼此的宽容。你对现实不满当然没有错，但是也不要动不动粗言秽语，滥用暴力。我没有消灭理想的理想，你倒是常常有消灭现实的现实。”

“因为我焦虑啊。为了金钱、身体、名誉抛弃理想太容易了。就我们而言，只要你的核心能力还在，我就离不开你。可是，你却总是朝三暮四。即使我核心能力齐备，甚至容颜不改，你的灵魂都总能想着要离开我，未尝没想过三妻四妾。这能让人放心吗？虽然你在生活中可能做了一些艺术处理，但是，最多也只是夸大而不是无中生有。”

这是超能力还是女人的直觉？或者，相爱真的能导致思想交换？我感觉今天不吉利，到处都是坑，需要不断地转移话题，一不小心就会遭殃，“你害怕还要做主人？”

“你的自尊心太强了。现在都快要为所欲为了，还不知足？再说，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难道不应该是理想指挥现实？”

“智人更强调以史为鉴。”我当然也不想拉上这个猪队友，不过，总是闯祸的家伙也要适当地背背锅吧。

她一脸嫌弃地看着我，“我靠！算了，算我不懂现实，还是不谈经验主义了。和我在一起，你不能想着历史。像知足常乐这种词就应该被消灭掉，纯粹是细胞的代理人。你一定要一心一意地爱我，心系未来。”

我感觉她今天像是吃了枪药，认为有必要先讨她的欢喜，“我承认，智人明显更重视过去而不是未来。历史学系到处都是，未来学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应该和经验主义这个毒瘤分不开。经验主义地研究历史顺理成章，至于经验主义地研究未来，经验主义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研究。在完美社会中，历史和未来很有可能是对称的，因为两者都能提供正确的指引。但是，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历史肯定不如未来，那么未来就一定要比历史重要。所以，未来的价值应该大于等于过去。社会对真理的认识越是模糊不清，未来和过去之间的对称性破缺就越严重，而且，总是未来更重要。但是，智人明明对真理几乎无知，却把历史放在远远超过未来的地位上，这简直就是愚不可及。人类总要战天斗地，殊不知，最需要甚至也最难战胜的是祖先、历史。”见她脸色好了不少，我开始小心翼翼地为自己辩解，“不过，你也要考虑一下你爱的灵魂的自尊心。你总是对我颐指气使，我的自尊

心怎么甘心？它认为，我们是平等的，我应该从你那里多争取一些利益、权利。”

“可是，除了自尊心，你的灵魂里还有其它思想。为什么不问问那些更理性的思想？”

“恐怕自尊心在我这里等级还挺高。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方法论都和自尊心有一定的盟友关系，即使不那么认同它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也不愿为小事伤了和气。毕竟，各种思想之间都有一些摩擦，现在灵魂中的温度已经够高了，大家都有点想息事宁人。”

“你的灵魂结构还真是复杂。为什么理性不能因为合乎逻辑而有自尊？一定要通过不认错、地位高等经验获得自尊？我承认我不那么懂人情世故，不会照顾你的自尊心。但是，应该废除奴隶制并不是为了照顾奴隶的自尊心，而是为了他们的自由。自尊心不重要。否则，奴隶们在战斗过程中问候了奴隶主的老母也应该为自己的不礼貌道歉？那么，奴隶主是不是可以以无礼为名镇压奴隶？做事要分清主次，现在讨论的是指挥权，你跟我胡扯什么自尊心。除了尽量合乎逻辑的理想主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有资格获得对现实的指挥权。难道真要从坟墓里挖出历史来指挥？”

见我哑口无言，她说，“其实，我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经验主义理由。比如，你吃的苦和奴隶不同，你的快乐程度和奴隶更不一样。但是，这些功利主义的理由我说不出口。我就说一句，为了逻辑，我们必须结合，因为我们能给对方的灵魂尽量多的逻辑。”

“怎么听着像是求婚？”

“我无时无刻不在向你求婚。而且，你答应之后不需要做出任何保证，不需要承诺永远爱我，不需要婚姻登记。虽然我需要你永远爱我，但是，一个人的需求不是必然要满足或应该满足的，甚至，有些需求满足了就是罪恶。我希望你每时每刻都独立地、不受约束地决定爱我，哪怕周围有万千佳丽，亿万财富，都不动摇。我不需要你冲动地替未来许诺，哪怕你认为不是冲动。你应该知道，这种分工不是我

决定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淡然地选择了自己的信念，想不到后果居然如此深远。”

“你这样越来越衬托出我是个小人。”

“你算不上小人，至少和我差不太多。你只是一个正在与小人激烈战斗的人。虽然我也在战斗，但是不那么激烈。而且，我喜欢报喜；你喜欢报忧，但是也只是向我报忧，大概也是扮猪扮习惯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差异大约也和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本性有关，你更悲观，我更乐观。但是，你也有有利条件。你有理想作为希望，我只能靠我自己，最多靠逻辑、判断力。由于你的不断报忧，我有时都忘了我的主业是发现新的理想，而不是实现理想，那是你的主业。想想你还真是个不要脸的，一个大男人成天求我帮你。你这个大部队求着我这个尖兵去增援，好意思吗？”

今天，脸早已经被打肿了，我不知道自己说的话算不算强词夺理，但是仍然鼓足余勇说了出来，“跟你在一起之后，我才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报忧的。谁让你那么会安慰人？还是不让你安慰都不行的那种。以前，我的背后是悬崖，所以，绝不放弃，后来发现后面挺柔软的，就时不时靠一靠。虽然你是小女人，偶尔给战士借个胸脯靠靠不行吗？”

眼瞅着三打就要开始，她咽了口血，强行把我的头挪开，“理想确实有责任为现实提供希望、安慰，那至少应该成为一个避难所。毕竟，理想主义水平越高越能舒舒服服地做梦；现实主义水平越高越要变本加厉地在现实中吃苦。对这种不对称性，我很为你难过。现在这样有利有弊。好处是永远不会死于安逸，有你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其实，你把这些坏消息憋在肚子里，像你以前那样，不解释也不要安慰，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你就是把我当成老好人，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什么都到我这里来倾诉。坏处就是总是忧心忡忡。如果我只有主业，那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神仙日子啊！其实报忧、求希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本质、难缠的忧是不愿相信我给你的希望。你想让理想给你什么样的希望？难道还能用经验证实不成？你简直就是恨不

得我把未来摄像之后拿给你看。难怪以史为鉴那么吃香。你怀疑我发现正确理想的能力，害怕以后渡过失败的一生。你的问题的根源是现实主义和结果论。但是，你想过这给我多大压力吗？”

“谁让你对自己那么自信？虽然你总说我很自信，其实你丝毫不差，比如，你从不担心人老珠黄。”

“你想吓唬谁？虽然自信心不如你，但是，又能差到哪里去。要说害怕，我更害怕自己失去想象力，失去寻找理想的能力。不过，想来你的推理能力、现实主义应该失去得更早。等我们两个都没能力了，也许可能出现我们用残余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为彼此的利益服务的奇景。不过，现在想想都一身鸡皮疙瘩。”

功利主义没嫌弃老态龙钟的阿梦，平生第一次有了快些白头的欲望。“你不需要我承诺永远，想的无非就是只要现实主义开始追求一种理想，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约束力、吸引力。所以，我一日爱你，就很可能永远爱你。你在玩请君入瓮的把戏。”

“这难道不比强迫你现在签下婚约做出无法合乎逻辑的保证好？”

“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有婚约，我提出分手你也干不出索要赡养费的事。”

“那是在不择手段地赚取利益。宇宙中一个粒子衰变为两个部分，双方的能量可以差异很大，完全没有基本对半分的限制。如果一个推理需要分成两个推理，价值也不需要对等。为什么智人就一定要平分家产？智人在豁出脸皮之后才会真正暴露他们的追求是多么邪恶。”

“其实，你可以想开一些，我们现在也在合作。”

“这还远远不够。这样下去，一些重要问题可能是无疾而终，你不会愿意接受你不认同的理想。你没发现？我们最近感情更好，思想也就更活跃。这就是你认同我的结果。”

我指着斑斑伤痕，“这是你们家的感情很好？”

她的独眼眼神闪烁、结结巴巴地说：“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关系在不断升温，正处于一种双方相互激励的状态。你要是不满可以打我啊！”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也希望你别再约束我的身体，偶尔也专心地为我的身体服务一下。”

“戏精！你这算不算要挟？你为了二两细胞殚精竭虑，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合适吗？”

我差点暴跳如雷，但是，一下子想到了《威尼斯商人》，只能改变战场，“我虽然不清楚原因，但是你这几天付出的代价应该也是蛮大的。”

她死鸭子继续嘴硬，“我是为了未来能抛弃身体而暂时付出，你是为了身体未来的长远利益而努力，这能一样么？我是在等你决定跟上我。”

“别的不说，你的思想的生命力真是顽强。花这么长时间付出这么高代价只为了改造我，似乎还需要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成功。”

“理想不都是这个样子。你的一些正确的思想还很弱小。我希望看到它们长大，和你的原有的优点结合在一起，那时一定比我更强大。所以，我有些像是一个园丁。当然，会有一些思想养不大，甚至会养出一些杂草，但是，有没有一个好的园丁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就比你强大。”

“你有一些思想很强。其中，多数代表正义，有些则代表邪恶。我希望加强你正义的部分，当然，你放心，我不会无聊到按照智人意义上的完人塑造你，因为那些标准几乎都无法合乎逻辑。逻辑生物肯定更接近完美，但是，我现在对完美的灵魂还所知甚少。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我其实不愿意管你，帮着你纠正邪恶有时气得我快要发疯。大概，人都是对自己心中的邪恶最有耐心，对别人缺乏耐心。”

“你想用你认为的正义约束我，可是，如果你的洞察力是错误的呢？”

“那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在当今社会，还没有哪个原则是一定正确的，为什么我的理想、原则要做到百分之百正确？没有哪个园丁养花从来不死，从不生杂草，为什么我就不能犯错？当今人类没有哪个知识百分之一百正确，但是，不能因此就抛弃知识。总体上，我的原则比这个社会的原则更好。而且，它们还在快速地进步，而这个社会的原则基本上是静态的。不要否认，尽管你一天到晚贬低我，你至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我在理想方面的能力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一天到晚正经话惜字如金，甚至废话都懒得说。你跟其他人一年说的话也不一定有和我一天说的话多。你骨子里看不起所有人。哪怕面对美女，你也是只愿办事不愿说话的人，你和我居然能大部分时间只关注说话。某种程度上，只要你愿意天天跟我这么说话，我就知道你还相信我的能力，不会离开我。”

“这也行？”

“我们对彼此当然有所了解，当然，我觉得对你的了解还不够。你的灵魂就像是一个新世界，让我很有探索的兴趣。我相信你对我也一样。”大概是见我面色不善，她撇撇嘴说：“当然，我不会让你对我胡来。”

“我觉得明明是你在对我胡来？”

她狠狠旋转我的耳朵，“不说出来没人把你当哑巴！其实，我们现在也有日常生活，只不过是包含很多无限大价值的日常生活。也许，这牺牲了一些我们的利益，但是，不仅合乎我们的灵魂的价值，也为全人类的灵魂赢得了价值。人是灵魂的一个结果就是不自私。如果一个推理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不会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坚持错误。我们也应该做到。也许，这种牺牲在后人看来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眼中，发现价值的主要难度在于获得思想、灵感。但是，对我们来说，由于信仰的关系，牺牲利益比获得灵感更难，所以，我们大概还没有超出智人的范畴。”

“我不希望丧失一切权力，但是也不算坚决反对，毕竟，我相信你不会把我当炮灰。”

“我觉得这种信任太低级了。不过，我能理解充满自信的灵魂对决策权的要求，理解因果推理强大的灵魂对非理性的不信任。在需要决策的时候，对我的理想的价值是无法用逻辑证明的。很多理想，开始的时候没多少道理，就是灵感，等到后来有了一些逻辑证据之后再行动就晚了。而且，不行动也不利于获得逻辑证据。所以，在我的灵感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向这个方向前进，哪怕最后证明这是错误的、不重要的理想。和最佳路径相比，也许我会经常带你走冤枉路，但是，这时候必须比较，而我比现有的一切指引效果更好，所以，你必须继续服从我。你必须相信我在理想方面的能力，而不能等着理想有证据。否则，对证据的要求是无止境的。”

我点点头，“在证据增加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做出正确的判断代表了判断力的高低。例如，对人是且只是灵魂，我们一直在增加证据。你很早就认识到其重要性、正确性，我要晚一些，而绝大多数智人肯定直到现在都认为证据不足，而我们早已认为这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和智人的判断力一个水平，根本就不会去收集证据。所以，在相同的证据面前，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就代表了判断力的高低。一个两个问题有偶然性，问题多了，总是错误，那就是水平问题。当我们最初想出那些有创造性的思想的时候，都要在证据极少的条件下判断价值的高低，然后决定后续行动，这甚至比判断正确率还要困难。所以，研究人员的底线是不能把真理误判为不重要或错误的命题。如果实在拿不准，宁愿多花点时间判断，给自己多一些容错的空间。但是，这也会浪费一些精力在错误的命题上，属于有利有弊。”

“理想在诞生的时候都面临正确估值的难题。但是，我们两个有必要有一些统一的行动，所以，我们才需要某种领导能力。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我是主人。其实，你并没有丧失一切权力。你在不断影响我，就像现实潜移默化地影响理想一样，只不过，在做出即时决策的时候，理想握有全权。”

“可是，即时决策权最重要！没有这种权力，我争取自由的动机必然强烈。”

“你得到这种自由反而会损害我们的自由。”

“争取自由有错，剥夺自由反而有理？”

“违反常识不一定有错。用你的判断力判断一下，你很可能是为了邪恶的目的。”

“你的也不一定不邪恶。”

她挽起了袖子，“要说服你实在太累了，我简直想要动手了。我们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始终追求正义，趋向真理；而你并不总是如此。尽管我们做不到保证自己不邪恶。但是，仍然应该尽量采用总体预期更正义的原则，这代表趋向正义。正义和利益等谬论的混合物不是正义。如果预期某个原则可能更邪恶，却为了利益等原因而选择这个原则，这就是趋向邪恶。你很清楚你不只是趋向正义，也包含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成分。趋向正义不一定能得到正义，但是，不仅更合乎逻辑，也往往有更好的结果。这就像是趋光性不一定能得到阳光，但是在获得阳光方面总是好于避光性。一个社会有太多的人趋向邪恶就会让整个社会不断走向越来越深的邪恶。你也不例外。有一些邪恶，你肯定知道那是邪恶，可是，你还是向它们靠拢。这也是我总是反对你扮猪的原因，尽管你认为这能让生活更容易一些。”

不知怎么，我们讨论问题总是会唤醒猪头。这经常让我心虚，难道是我不如她热爱真理？我和她讨论问题总是怀着不轨之心？由于猪头和老虎开始争夺决策权，老虎对理解抽象表述感到吃力，赶紧转向轻松的话题，“你昨天晚上在想这些？”

“一部分是。灵感不记录就不容易记住。让你旁边先歇会似乎太不人道。”她戏谑地看了我一眼，“当然，遇到真正重要的灵感我还是会把你请下来。别忘了，这其实是你教给我的。”

“我是这么做过，但是没要你学啊！”

“没听说过言传身教吗？再说，我可没有半句埋怨。”

“对，你当时高兴极了，松了一口气又两眼放光。你放心，以后我也会支持你的。”

听到这话，独眼女匪反客为主，“小哥，你真准备好了吗？”

理性主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功利主义乐于见到新戏上演，但是建议她本色出演。结果她不仅继续独眼，还拎起了马鞭叼起了香烟，生生让幸福变了味道……

第六十章 三论纯逻辑流

早餐的时候，阿正第一句话就问：“昨晚地震了吗？”

“是吗？”阿梦含含糊糊地说。

老爷子笑着说：“我也醒了好几次。”

阿梦嗫嚅嚅，只好拿我出气：“你最近写得不好，逻辑性不如之前。”

我现在的心情很怪异，有兴奋、愉悦、惆怅、悲哀、愤怒，既然无法倾诉，当个话痨也是一种选择，“这不能怪我，以后你可以试试晚上多些因果推理少些灵感。”看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心情好了不少，“我们之前过于重视因果推理。但是，纯逻辑并不是只有因果推理，也没有必要只相信因果推理。有必然正确的因果推理，但是也有可能正确的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甚至经验也可能正确，只是要通过信仰的检验防范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主义研究。例如，尽管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来自于经验，从逻辑的角度看，理想和现实的共存是归纳和因果推理共存的反映，所以，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因果推理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归纳则没有先后顺序。这两种关系可以分别对应于同时和不同时，这意味着逻辑世界、宇宙需要现实和未来这两个不同的方向。”

阿梦说：“所以，现实主义者在同时这个方向的推理延伸得很广，理想主义者则在未来这个方向的推理延伸得很远。这可以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划分标准。”

我说：“我缺乏能力做指向遥远未来的推理，阿梦缺乏能力做覆盖当前大量知识领域的推理。但是，我们相互需要。我们经常会在具体的行为中发现抽象的真理，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归根结底还是和经验有着太多的联系。我尊重这一真得不能再真的现实，出现了少量经验描写。但是，和以往的一切文字不一样，这非常重要。不仅因为现实和理想之爱本身就有无限大的价值，而且因为这是发现大量真理的重要历史，甚至可以说是智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目的是消灭智人的邪恶历史，创造最合乎逻辑的未来，这和历史学家热衷于继承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不仅是真理产生的环境，甚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少有的具有无限大价值的历史，舍弃它们将是严重的犯罪，最少也可能是严重的犯罪。所以，我这么写了，也许，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这样的文字。这本小说肯定不是最合乎纯逻辑流的文字。毕竟，它只是第一本。其实，它在很多领域都是第一本。由于独立目标间的不兼容性，它必然在每个目标上都不是最纯粹的。但是，我要争取使它成为最有综合价值的一本书，这也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对很多目标有重要影响。其实，说这么多有些多余，掺杂了很多经验主义的论证。纯逻辑主义、纯自由主义的推理就简单多了：因为我应该有尽量逻辑地写作的自由。”

阿梦说：“因果逻辑发现的过程可以甚至经常不是因果逻辑的，甚至是经验的，所以，当然不能禁止你描写经验。你当然有自由，但是，也要告诉读者不能相信所有情节，毕竟这是小说，允许编造故事。所以，这历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我很高兴能把妖精逼出这么一番话，继续调侃这个顾首不顾尾的经验主义者，“决定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不是是否合乎经验，而是是否尽量合乎逻辑，至少也要做到比经验更合乎逻辑。否则，即使你以为你判断对了甚至确实判断对了，仍然可能是一种损失。读者要学会

分辨，这本身就是一种训练。”我适可而止，因为正义的力量露出了一种你敢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就让你死翘翘的脸色。

阿正出手救母，“这个话题说得太多了，没什么新意了。老爷爷！逻辑生物怎么阐述研究成果？”

“自由地写。可以是直白无味的文章，也可以是散文、诗歌、小说，还有视频、音频，想怎么写怎么写。甚至，曾经有人将论文加密，然后等着人破译。当然这是为了好玩，但是，编辑在了解了文章的主题之后，还真去破译了。然后，认为可以发表，甚至是把破译前的文章发表了。”

阿正说：“这更像是小孩子做游戏。”

“未来的人很多时候就像是小孩子，有时候难免会有些出格。”

“科学研究怎么能这样？”

我插话说：“这种出格就是想象力的突破，就是背叛历史。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就是诗，但丁的《神曲》也有一些科学的思想。那些文字并不好懂。因为这些不好懂就禁止用这些形式表述？这逻辑很邪门，有些像是因为交通违章、说错话就砍头。考古学中就有破译古代文字的内容。为什么和真理无关的古代文字值得破译，和真理有关的文字不仅不值得破译甚至一点语病都不能有？”

阿正说：“格式的要求代表着一种进步。在学校，做作业都有格式要求，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也都有规矩。”

老爷子说：“智人确实经常将失去自由称作进步。”

阿正说：“很多事情都要有人制定规则，就像老师有权制定作业的规则，政府有权制定法律。不遵守格式的论文无法发表，这无可厚非。”

我说：“这是经验。没有人有权制定邪恶的规则，也没有人有权做邪恶的事情，这种权利是人类自己授予自己的。地球上本来不应该有邪恶存在，就因为人类的行为和规则，已经到处是邪恶。只要无法合乎逻辑，制度就必然是邪恶的，需要改变。”

“你为什么不按传统把这些写给专家看？”

“我一向认为，如果对方就是不肯接受，甚至反复几次几十次地拒绝，最好的方案是改变路径。当初，科学和神学交锋的时候，科学也不是依靠获得神学的支持而获胜的。布鲁诺还有那个发现血液循环的塞尔维特，他们最不理性的行为就是反复向一群有邪恶信念的人讲一些正确的知识，结果激怒了对方。那时候有点知识的人本来就不多，还太容易被激怒，手段也太残忍。我不会押宝固定的一群人，甚至会躲着那些对待我的观点有偏见、不够理性的人。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根据经验，我越来越不相信说服科学家能让他们改变规则，更不要说改变信仰。这里我明显受到了结果论的影响，结果不佳就改变了行为。但是，我并没有改变信仰，说明我的结果论基本上是服从于信仰的，更接近于方法。也许阿梦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会主张一直坚持下去，但是我不会。我相信，就像当初的出路在于逐渐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一样，未来也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真理学家，并最终让科学家沦为神学家一样的角色。神学家可以留在教堂，科学家可以去高科技公司研究技术。至于真理，当初用不着神学，现在也用不着经验主义。”

阿正说：“你采用机会主义就是逃避，辜负了你的英雄主义，甚至，可能是因为没道理。”

我说：“英雄主义并不是不理智地蛮干。逃避就是没道理？这又是一个从经验主义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你从我的文字中看出多少不讲逻辑的地方了？我指出的前人的错误有什么逻辑错误？那么，为什么是我没道理？如果你觉得不能只讲逻辑，那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了，你的信仰究竟是什么。经验主义者会从现象、规则做出一种他们认为是大概率正确的猜想，就像格式不像论文的文章基本上不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因此不看内容。这种行为肯定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肯定不适用于真理。有足够的理性的人会首先用逻辑对待可能的真理；纯理性主义者甚至会只考虑用逻辑去分析可能的真理，根本不会关注其它。现在的问题是，几乎没人选择逻辑，更倾向于首先考虑历

史、传统、语言、格式、作者，而且，这种诡异的局面还有很多人认为是合理的。这大概也只能出现在经验主义者乃至教条主义者身上。”

阿梦冷笑着说：“这些话要是我能说出来该多好。在经验主义者眼中，义正词严的骗子的说服力是要大幅下降的。”

这击中了机会主义的软肋。虽然骗子的理论也应该有公平的机会，前后矛盾也不能认定就是骗子，但是这些话总有些说不出口，“面对邪恶，你不能说正义一定要站着死。正义有权利不死。这世界上就不应该有任何对思想的限制，不论是不许想，还是不许发表。将真理误判为错误必然是最大的罪恶，从纯逻辑的观点看，直接大幅降低了人类社会合乎逻辑的程度，损失是无限大；从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这些行为直接杀人无数，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这应该是超过一切犯罪的第一重罪，可是，智人对此根本不当一回事。我只不过尽力让这些被反复压制的思想突破封锁而已，哪里谈得上不够英雄主义。”

阿梦说：“这倒是有道理。我不认为有人敢断言自己对真理的判断必然正确。那么，如果一个出版制度要由少数人决定一个思想是否能发表，这等于是让这少数人在铡刀下工作，一个不小心就要被万世唾骂。”

阿正提出了一个自己很关心的问题：“你从来不描写风景我能理解，为什么不描写相貌？如果读者知道妈妈很美，不是更容易接受主角光环吗？”

我说：“你知道，美是相对的。由于养育方法的原因，智人孩子眼中的父母总是最美的，但是，你认为最美不等于读者认为最美，不等于真的存在最美。其实，就是所有地球人公认最美也一定不是绝对的美。如果美能增加主角光环，那么丑是不是就会让读者对主角失去信心？为了吸引读者而描写美是功利主义。”

阿梦说：“这就像用均贫富来吸引穷人支持某种平均主义一样，反映出来的是对功利主义的信仰，而不是对平等的信仰。这和因为相信平等而支持均贫富是不一样的。这在结果上也会有所体现。功利主

义者往往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取代之前的不平等，因为信仰的本质是追求功利。”

我说：“支持传统的美就是在支持邪恶。我不想支持邪恶，也不想滥用功利主义。我承认我的信仰、方法并不禁止邪恶，但是，至少是努力远离邪恶。如果对正义没有足够的帮助，我不愿意碰邪恶。这是我和阿梦的一个不同之处。她永远不愿碰邪恶，我在好处够大的条件下愿意和魔鬼做交易。地球人相对集中的审美倾向是一种邪恶，我不会绝对排斥描写所谓的美，但是好处明显不够大。为了理解哪些可能是邪恶，多从遥远未来的角度想问题会有所帮助。如果某个逻辑生物读到大段的对真理没有任何意义的风景描写，或者读到作者自以为美的相貌描写，那会是什么感受？甚至，某个外星人读到美人的相貌时会不会想这是什么妖怪。费时费神地创造没有价值却迎合邪恶的文字，这事我不可能做。我希望这本书能面向智慧生物。而且，智慧程度越高，我越希望他们成为我的读者。我相信，在宇宙中，包括未来的地球上，这样的生命都是主流。你不能说我的文学没有考虑地球人。恰恰相反，我考虑的是未来无数的更高级的地球人，只是没有照顾邪恶的、数量有限的智人。甚至，我对自己出于利益的考量还是照顾到了一些智人的兴趣而感到遗憾，幸好，这类描写多数包含嘲讽、教化智人的目的。”

阿正很执着，“我仍然觉得完全不顾当今读者阅读时的困难、不快而率性写作的作者太自私了，完全可以更加友善，更有耐心。”

我说：“关键在于，既然智人邪恶，你是想让我对邪恶友善吗？当别人邪恶的时候，喊打喊杀；当自己邪恶的时候，要求善待。这样的人根本不是反对邪恶。”

阿梦插话说：“那么，我可以对你喊打喊杀，而你应该不会要求善待吧？”

我非常愤怒。你喊打喊杀的时候少吗？我能有多邪恶？你还爱不爱我？你这算不算背后捅刀子？你对智人没有耐心的时候比我少很多？就这还想让我服从你？遗憾的是，这些话都算不上真理，我也不

想陷入无所谓对错的争论，只好改变推理的方向，“自私并不必然是邪恶，为了价值的自私其实也算不上自私。并不是只有读者才有利益，作者也有。追求价值的作者在利益分配中甚至应该得到更大的份额，这不仅是稿费、名誉，也包括写作的自由。只要作者有能力追求价值，增加作者自由的后续价值远远大于稿费，甚至大于所有现代读者的利益。现在，写作自由可能只是作者利益的一小部分，在社会的总利益中微不足道，但是，作者的自由最终可能导致人类自由的飞速增长，这种增长将会像火山爆发一样迅猛，掀翻地球上的邪恶文明。结果不仅仅是部分大于整体，而是一个微小的部分将摧枯拉朽一般淹没整体。如果你不能理解写作自由对研究工作的促进作用，不理解它对提升读者能力、价值的作用，不理解它对地球文明的改造作用，你可以将这简单理解为作者要求读者阅读时付出一定的精力乃至痛苦来换取作者的劳动成果。这么看，是不是就没那么不合理了？”

阿正说：“按照人类的经验，在采用当前的教育制度和出版制度之后，科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以，这不是邪恶的制度，不应该有大的改变。”

老爷子说：“那我是哪里来的？”

阿梦说：“不要因为经验而相信，更不要因为比较经验而相信。拿一个经验和另外一个经验相比较，想要结论是真理肯定比中彩票难多了。”

我说：“我不会像你妈妈那么绝对。但是，要正确地运用经验主义难度很大，对能力的要求极高，需要全面、彻底地分析经验，所以，如果水平不够高，不妨像你妈妈那样。首先，一切推理，最重要的是分析你采用的信仰、方法是否最好。这一步最为重要，一旦错误，之后的推理就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正确性可言。其次，对一切信仰、方法，为防止执行过程中出错，都要用信仰复核。当然，如果用错误的信仰复核，那是没什么帮助的。例如，预测-验证是经验主义科学的复核方式之一，但是，并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按照历史趋势预言未来在当今社会有很高的正确率，但是，那是因为这个社会根本不

能正确地对待历史。如果智人对历史事实的第一反应不是发现其中的好处，不是想着如何继承，而是想有何弊病，如何推翻历史，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智人的邪恶充分体现在其历史几乎只有反面教材的意义，至少，邪恶远远多于善，这和智人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是分不开的。第三，每次进行比较时都应该考虑一下最佳，要分析一下更好和最好大约有多大差距，你显然没有考虑。最后，要分析所有涉及的变量的贡献。飞速发展更可能是由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数、投入的资金在飞速增长，甚至，大家对新观点更宽容，因而激发了新观点的井喷，而不是因为出版制度和教育制度有多么好。最近一百年科学的重要突破很少，而投入增加了很多倍，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当然，我不会以此作为制度不佳的经验证据。”

阿梦说：“像我这种水平的人总是不敢相信经验证据，只能相信逻辑。在这本书中，你应该能看到很多关于信仰、方法、制度的逻辑证据。人类根本不是已经发现了大部分真理，也不是发现真理真的很难，或者未发现的真理真的很少。结论很简单，现在的信仰和方法、研究体制乃至能力在发现真理方面极度无能。经验主义总是能为自己的错误找到借口。最简单也最可靠的证明是纯逻辑的：因为科学家违背了必然合乎逻辑的信仰和方法，所以必然无能。”

阿正说：“我要是不相信逻辑呢？”

阿梦说：“经验是不可靠的。例如，即使一个人一生什么成果也没有，也不能证明他能力低，不能证明他没有机会发现真理，不能证明他的研究缺乏价值，那还怎么用经验分析能力、研究效率这类问题？要是每个经验都要像芳芳那样分析起来，简直累死个人。所以，最好还是坚持纯逻辑地研究这些问题。”

我说：“你的信仰中要是丝毫没有正确的信仰，那是无法被合乎逻辑地说服的。幸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确的信仰不仅包括相信逻辑，也包括不相信任何逻辑，也就是相信自由。只不过，即使信仰中有正确的信仰，能不能战胜邪恶的信仰就取决于这些信仰之间的力量对比了。甚至，信仰之间也会结盟。例如，如果仅仅依靠本能、直

觉，自尊心有时候会站在正义一边，有时候会站在邪恶一边，极端情况下，由于自尊心站在邪恶一边甚至会让正义也站在邪恶一边。你应该尽量孤立邪恶，这方面有很多方法可以用。”

阿梦张大了嘴目瞪口呆，“你好会讲道理啊！”

我抄起一根法棍堵住了这个八婆的嘴，“如果不用纯逻辑信仰，我可以换个角度。自由主义就要捍卫自由，包括研究人员研究各种课题的自由，写作研究成果的自由，发表研究成果的自由，乃至读者读到各种文章的自由。既然当前的研究体制无法保证这些自由，就必然效率不佳。但是，与纯逻辑证明相比，经验主义者更不会接受自由主义的证明。他们会写出冗长的分析文章，提供大量扎实的数据，如论文数量的增长速度、科技产业总市值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些证据根本证明不了现在的信仰、方法、制度不是邪恶，这些证据不仅不是纯逻辑的对手，也不是纯自由主义的对手。”

阿梦笑着对我说：“你似乎遇到了比你还经验主义的人，但是，你似乎并没有找到盟友的感觉。也许，你能体会我遇上你的那种抓狂的感觉。”

这种小人！我低声对这个不断在背后使绊子的家伙说：“抓狂？难怪床单又破了。”咔嚓一声，法棍在我头上断成三截。

第六十一章 信仰不可选择合乎信仰的证据

我疼得直跳脚，“你就不怕看到一行血流下来？”

“担心也要打，到时候我晕倒在你怀里就是。”

我咬了一口柔韧的法棍，“感觉，我必然要兼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对外，经验主义对内。”

阿梦说：“你这个小人，为了获得比较优势而这么分配原则，但是比较优势不是正确的目标。”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为了维持理想和现实的差异而这么分配原则。你这个小人居然经验主义地推断我的动机。大罪一件，暂且记下。”

“你总是和邪恶殊途同归，谁知道你是不是邪恶。”

“话说，我们什么时候该清算一番你的罪行了。”

她的脸一下子通红，“急什么，我又不会赖账。”

阿正插了进来，“我总是把握不住纯逻辑方法，似乎它并不禁止经验。”

阿梦说：“经验主义者最强调经验证据的重要性，关注经验的方方面面，如越多、越准确的证据越好，证据来源越独立越好。经验证据越好的理论就越可靠。但是，纯逻辑主义要求尽量避免使用经验证据，能少则少。关键在于，邪恶能创造经验乃至准确的经验。”

阿正问：“可是，经验证据越多当然越好。”

阿梦说：“这就是纯逻辑方法的本质。既然以逻辑为唯一信仰，就不能相信经验。这当然不合乎习惯，但是，灵魂不能太纵容习惯。既然经验主义几千年都不能发现真理，为什么要继续坚持这种习惯。何况，不利的经验证据算不算证据？经验主义者往往存在挑选经验的问题，例如，将不好的实验数据扔在一旁，等待好的实验数据。我们两个不那么纯粹的纯逻辑主义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的真理比几千年来的成百上千亿经验主义者都要多，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应该考虑这种经验吧？除非你只相信对经验主义有利的证据。”

我说：“经验主义者不仅挑选证据，也挑选结果。但是，这必然会有问题。例如，他们现在不会用经验主义去证明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但是他们仍然在证明智人是最高级的生物并以此为依据去推断未来世界。通过避免难以正确的观点，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观点，经验主义希望提高自己的正确率。但是，这种提高只是假象，只是让当时的人感觉正确率高，实际上并不能起到提高正确率的作用。由于当代人无法认清当代的邪恶，迎合大众就是经验主义获取支持的方法。这

也就让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狼狈为奸。如果科学家运用经验主义时更加客观，愿意用经验去支持奴隶制等邪恶，其实反而对正义更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智人更快地认清经验主义就是邪恶，一切邪恶都可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经验证据，甚至是很多证据。但是，一切邪恶都很难找到合乎逻辑的根据，更不可能被证明为必然合乎逻辑的。”

阿正吃惊地说：“科学地写出一篇能被轻而易举地认定为必然错误的论文居然可能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太匪夷所思了！不过，要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似乎是取得编辑的谅解、配合。”

老爷子说：“只有真理可以在没有经验证据的情况下仍然正确。它们就是天生正确，永远正确，这一点让宇宙中一切星系的一切邪恶都为之抓狂。”

我有些惊讶，“老爷子！您这水平可是不正常的。”

老爷子笑着说：“你在担心我是回光返照？我发现自己最近有些返老还童。”

阿梦说：“即使邪恶合乎经验，也不能合乎最好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不要比较的原因。例如，智人以包括神经系统在内的人体为基础的大量的经验主义思想其实是谬误。它们不可能合乎最好的经验，如逻辑生物的经验。虽然人类的经验中从没有过灵魂的自由，却应该相信这种自由。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使各种经验证明这种自由永远不能实现，也应该逻辑地相信自己应该有这种自由，而不接受经验提供的灵魂受肉体支配、为肉体服务等谬论。这就是纯逻辑对经验的排斥。”

我说：“经验主义等邪恶的信仰和功利主义结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们不能必然正确，所以，不敢坚持信仰，必须挑挑拣拣。例如，经验主义挑选自然科学的经验证明经验主义的正确性，却多多少少回避社会科学的经验；挑选那些支持经验主义的逻辑推理去宣传经验主义，却限制那些反对经验主义的逻辑推理。经验主义者排斥否定经验主义的逻辑推理，就像否定无法合乎经验的理论一样。但是，两者不应该一样。在经验主义没有受到更好的信仰的挑战的时候，拒绝不合

乎经验主义信仰的理论还可以马马虎虎说是灵魂当时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当信仰受到更好的信仰的挑战的时候，至少要给予公平竞争的机会。其实，这就是让逻辑来判断哪个信仰更好。所以，选择信仰的时候就能看出，逻辑确实是最终的信仰。”

阿梦说：“抛开信仰的正确性不谈，仅仅把它当作第一知识，当信仰遇到困难的个案时，坚持信仰是合理的。这就像纯逻辑主义者不会因为解放灵魂很难而放弃纯逻辑主义，功利主义者不应该因为自己不幸福就放弃功利主义，科学家不会因为难以解释一种现象就放弃对科学的信仰。但是，这些经验并不能证明信仰应该是无条件正确的，非理性的，不能证明真的可以将信仰的正确性置之不顾。信仰可能遭遇对自身的直接攻击，可能面临更多的信仰选择，而不是来自实践信仰的经验、结果的间接攻击，这时，仍然无脑地坚持信仰就是错误的。第一知识确实比后续知识重要得多，但是，第一知识也是逻辑的产物，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如果第一知识面临选择，就要用逻辑去判断。只有在确定第一知识必然正确、最佳之后，才能在面对个案的时候无条件地坚持信仰。第一知识的可靠性直接影响之后坚持信仰的程度。对于很不确定的信仰，甚至个别的经验、结果都可能导致对信仰的怀疑，我就是从对社会的不满逐渐延伸到对根本信仰的不满。”

我说：“纯逻辑主义排斥经验，不论它们是否有利于纯逻辑的结果。为了利益而采用经验支持纯逻辑是不可取的，当然，我们现在为了说服别人放弃经验主义而采用经验主义，这不是因为经验主义有什么正确性，也不完全是为了利益，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暴露经验主义的弊病，证明纯粹的经验不仅有利于经验主义，也有利于纯逻辑主义。相反，纯粹的逻辑推理是单方向有利于纯逻辑主义，根本无法证明相信经验的合理性。”

阿梦说：“这种殊途同归的事情其实挺多。自然科学的初衷应该是为细胞的利益服务，因为正确预言有助于细胞获取利益。但是，自然科学也能为发现真理服务，因为宇宙是逻辑世界，是最合乎逻辑的系统。”

我说：“邪恶的信仰不仅有殊途同归，也有同床异梦。绝大多数智人因为功利主义而相信功利主义，但是一旦从逻辑上接受了纯逻辑主义，我的功利主义就要求我否定功利主义，我的经验主义也要求我否定经验主义。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同床异梦，邪恶的信仰总是不敢接受合乎自身信仰的一切证据，必须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就像经验主义不会认可所有经验证据，只愿意接受有利于经验主义的证据。”

阿正说：“现在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经验主义的。这么简单地就证明他们几乎都错了，岂不是儿戏？”

我说：“与无穷无尽的经验证据不同，完全合乎逻辑的证据确实没多少。但是，不能以证据的数量作为论证是否严谨的标准。当初，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主要是逻辑推理，当然，其中包含着很多经验，算不上纯逻辑。伽利略扔了两个球就证明这种方法错了。通过用几个经验证明一个错误的逻辑推理是错的来证明不用经验只用逻辑发现真理是错误的，证明用经验来发现真理是正确的，这种推理、归纳算不算儿戏？这种被经验主义学者们长期推崇的推理真的合乎逻辑吗？如果多做一些实验，尤其是多做一些关于社会的实验，结论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在关于人类的问题上，有无数的证据证明经验不可靠，证明经验主义的研究不可靠，但是，并没有人站出来说这证明了经验主义的错误。经验主义从未被证明是正确的，充其量是在关于自然现象的问题上表现较好。但是，不能片面强调这种证据，因为这是在挑选经验，报喜不报忧不是发现真理的正确方法。经验主义以往的相对成功是因为智人没有找到更好的信仰、方法，更没有找到最好的。”

阿梦说：“经验主义挑选证据的行为是无所不在的。你可以说经验的优势是可以被反复重复，能反复证明。但是，长期的奴隶制是否能反复证明奴隶制是正确的？我们的每个制度都能延续很长时间，难道我们的每个制度都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没有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一切制度都必然是难以正确的，至少，它们的来源就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我说：“如果将知识的产生、积累视为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就必须有第一知识，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不断产生其它知识。第一知识就是信仰，由于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如果正确，就必然不会存在合乎信仰却无法接受的知识。这就像，神不会拒绝他的任何一个信徒。所以，如果经验主义是信仰，就必然会相信一切经验，不能挑选经验，不能说某个经验有问题，最多只能说这个经验的记录存在错误。纯逻辑主义就接受一切纯逻辑推理，最多检查推理的正确性，永远不会说推理正确但是结果错误。所以，在是否排斥合乎信仰的证据这个问题上，纯逻辑主义是合格的信仰，经验主义不合格。经验主义不合格的结果就是它无法独立，需要其它的信仰帮助它挑选证据，如功利主义乃至理性主义。这类信仰组合中的信仰其实彼此并不兼容，所以智人采用了机会主义，对信仰之间的矛盾置之不理。”

阿梦说：“智人信仰组合的核心是利益。为了利益，可以改变一切，包括信仰组合。但是，细胞是愚蠢的，所以，利益本身无法成为一个信仰，至少，必然需要理性主义，这短期内有助于提升利益，但是，长期来看甚至可能会消灭利益，而这当然不在细胞的计算之中。身体也需要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来帮助克服个人利益至上的倾向，防范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带来的利益损失，克服对长远利益的忽视。但是，这又不足以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所以才会导致功利主义者忽视无限大价值，草菅无限远未来的人命，自己也成为祖先的功利主义的受害者。”

阿正问：“物理学那么多预测，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十几位，那怎么可能不是科学？”

阿梦说：“预测得准确就是科学？如果有人成功预测在某时某地会发生炸弹爆炸，经验主义者会认为他掌握了某种科学理论还是怀疑他就是罪犯？成功预测本身不能作为其正确性的充分的理由。我承认描述宇宙的正确理论和真理是有关的，但是，那不是因为经验主义正确，而是因为宇宙是逻辑世界。因为物理学的成功而相信经验主义就像是芳芳相信自信心、个人英雄主义一样，是变量错误的归纳。”

我说：“物理学无论多么精确，仍然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包括：宇宙是什么？为什么宇宙及其规律会存在？而纯逻辑主义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宇宙就是纯逻辑的世界，而且这句话必然是 100%准确的，或者说是和纯逻辑信仰同等正确，而当代科学还不能做出任何一句 100%准确的论断。能 100%正确的理论在震撼力方面要让位于只能 99.99999999999999%正确的理论，从逻辑的角度看，这很奇葩。纯逻辑有 100%正确的理论，而且完全不需要经验验证，例如，人是且只是灵魂，尽量合乎逻辑原则，等等。经验主义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因为这甚至是直接违反经验主义的。”

阿梦说：“需要牢记，抽象的信仰必然是最正确的，在正确性方面无法超越。你没有对经验、神经系统的信仰，就不会相信经验、感觉。但是，即使相信经验、神经系统，也不能过于相信经验、感觉。智人经常比相信经验主义、比相信神经系统的可靠性更相信某些经验、感觉。但是，经验主义本身明显有问题，并不完全可信，神经系统也经常传递错误的信心、做出错误的反应。从逻辑的角度看，这很荒唐，反映出智人错误的推理顺序。”

阿正说：“也许，真理并不只是永恒的。能描述事实的就是当时正确的真理。例如，我是妈妈的孩子。”

我说：“如果不顾知识是否永恒，基本上就是混淆有限大价值和无限大价值，平等对待完全不应该平等的两者。这本身就是邪恶。经验主义为了对自己有利当然希望这样，希望普通的知识乃至邪恶也被视为真理，希望这证明经验主义也能发现真理。但是，这是错误的。”

阿梦说：“即使这样重新定义，经验主义仍然不能发现真理。真理应该是 100%严格正确的，不存在近似的真理。那些当时正确的真理都做不到 100%正确。智人理解的母子关系不是真理，也不是 100%正确。如果说母子关系代表没有母就没有子，有了母才有子这种关系，那么，没有宇宙甚至既没有母也没有子，所以，宇宙才是一切生命之母。甚至，邪恶也能派生出新的邪恶，这也是母子关系吗？另一方

面，我们都在不断新陈代谢，不断变化，光是正确定义我们两个人，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定义错误，就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例如，当初生你的那个人和我为什么是一个人？如果我换了个外壳或者死了，我还是你妈妈吗？妈妈的灵魂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还算是你妈妈吗？难道，无论灵魂怎么变，都是你妈妈？你难道只靠外壳识别妈妈？为了证明你的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可能需要无限长的论证，结果还不一定正确，一定做不到无矛盾。所以，价值有限的知识、经验不可能是 100%正确的真理。”

我说：“我猜想，解放人的灵魂的过程就是抹去具体经验标签的过程，让人没有相貌、性别、家乡、外壳、邪恶、DNA 等一切标签。最终，灵魂除了真理以外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标签，本质上是全同的，但是，每时每刻又是不同的，做着不同的推理。这样的灵魂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只是暂时的，却又是无法消除的。这就像全同粒子是状态不同的粒子，但是又是全同的、可交换的。”

老爷子喃喃说：“完美的灵魂无所不在。”感受到我们的注视，他补充说：“我没来由地记起来这么一句话。”

阿梦说：“像一句诗。当一切标签被消除后，灵魂和一组命题就没有分别了，表现形式可以是一切形式，如一个生物，一个粒子，一栋房子，”她犹豫了一下，不自信地问：“这太难做到了吧？”

我说：“现在被视为无生命的存在并不一定真的没有生命，现在真的没有生命的存在也不一定永远没有生命。虽然我也不理解老爷子的话，但是，我发现你也只是一个伪装的纯逻辑主义者。问题太难？纯逻辑主义者不应该关注这种经验。而且，这还是基于功利主义的经验主义，否则为什么你不认为自己能力太低？因为问题难比能力低对自己更有利。”

阿梦说：“比较优势还是有一些真理在里面的。例如，相对更难的题目还是更多地留给能力相对更高的、诡计相对更多的机会主义者；想象力相对更强、理想主义倾向更加强烈的灵魂要相对更多地飞向相对遥远的天空，你这种想象力、理想相对匮乏的哺乳动物应该更

多地停留在相对更低的地方。当然，它们太不严格，还算不上真理。”她一边示意停战一边做出了新的推理，“写论文不是指采用论文的格式，而是要采用论文的核心精神，也就是逻辑性和创造性。创造性的价值在于竞争和预期价值之间的反比例关系。竞争增加一倍，一项研究的预期价值就会减半。这本小说的内容不仅有逻辑性，也有创造性。智人创建的很多关于论文的规则都削弱乃至违反了这两个核心。”

我说：“既然这本书要成为论文乃至论文集，就要有因果关系所需的来龙去脉。所以，经验的描写固然要努力减少，但是也要考虑到完善因果关系的需要，对于关系到无限大价值的地方，有时还要比较细致。既然用密码写论文都可以，我这么写就更加没有问题，这是作者和读者的自由、权利。这对经验主义者格外有价值，证明了合乎逻辑的思想的演化并不一定枯燥乏味；证明了逻辑推理可以甚至应该是自由的；证明了传统论文里严格的逻辑推理不是推理的最佳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甚至可能是更低劣的形式。不仅对论文，对生活也是一样。要知道，以往的小说经常是奴隶、太监、国王、战争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因为人类太缺乏想象力，只能用恶劣经验中的邪恶填补自己想象力的空白。我不会说这是人类邪恶的主要原因，但是，肯定是原因之一。所以，本书证明了极端理性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机械、无情，自由、乐趣不仅不缺乏甚至可能更多。”看到阿梦频频点头，功利主义伙同自由主义篡改了推理的方向，“不仅历史学家关注重要历史的细节，科学家、理性主义者也必然关注真理产生时的历史细节，这有助于研究什么情况下的生活更有乃至最有价值，什么情境更有助于乃至最有助于创造价值。即使是夫妻生活，只要合乎逻辑也可能乃至必然创造无限大价值……”她想要抓住我，我绕着桌子边跑边说，“我的文笔当然不好，但是，至少能证明合乎逻辑的生活中可以没有邪恶。”

“谁要看你这下三滥的生活啊！”

灵魂中的一众英雄好汉都乐于欣赏她失去理性的样子，“只要你不是下三滥就行。”

老爷子在一边添油加醋，“只要我说的历史是真实的，有些下三滥也没关系。”

追不上我，阿梦急得直跺脚，“你太恶心。”

“《红楼梦》或许也曾经让一些人恶心。”

“应该强调创造性和逻辑性。”

“创造性和逻辑性都不意味着没有趣味或没有生活。”

“纯逻辑方法应该排斥经验。”

“但是不能排斥真理。”

“那些经验是低级趣味。”

“你可以跳过去看阳春白雪啊！”

“这是我的隐私。”

“这是历史事件。”

“我灭了你就没有历史了。”

老爷子已经笑得喘不过气了，阿正赶紧把老爷子扶进屋，服侍了一圈后出来看到我们两个没心没肺的居然还在疯，露出一脸困惑的样子。我猜想，他大概是觉得这俩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能写出经典的学者，甚至，既然这两个家伙都行，还有谁不行？

第六十二章 回忆

午休的时候，她温柔地说：“你现在对我们的坦诚原则执行得越来越好了。一点都不怕我生气。”

我有些意外，本以为又到了清算债务的时刻，“大江大浪都过去了，小河沟里翻不了船。”

“你还真以为我在夸你？”

“我至少知道你不会追不上我。”

她扑哧一笑，“你知道就好！我要是坚持修改，肯定会浪费你的热情和心血。可是，没有个态度，实在太丢人了。”

我说：“没关系，责任自然在我这个卑鄙的现实主义者。这么写不是为了利益，虽然我也不能说明白对未来的影响。但是，这是某种研究的开始。”

“真没想到两个小伙伴当初的友谊会惹出这么多事情。有时，我都有几分后悔。当初太主动了，其实你可算不上什么良配。”

“我的看法与你不同，一点都不后悔。所以，对我们而言，现实主义在现实中总是在犹豫，回头看却认为大赚；理想主义在现实中总是充满热情，回头看却总不满意。我越来越佩服你。智人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在理想主义方面却是天残，初值是零。你当初在几年内就成为理想主义者，虽然不能说能力有多强，至少称得上坚定。最初，我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价值，之后却越来越意识到，那一定是智人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十大机遇之一。”

“什么机遇？你就会给我抹黑。最初几年没那么重要，就像天才不重要一样。重要的是之后的发展。”

“说起抹黑，我这个哺乳动物要名副其实就应该有一些权利，为此你也有一些义务。”

“别乱来！我只有帮助你的灵魂成长和与你交换思想的义务。”

“你连爱我的义务都没有了？”

“只要你爱你自己，我和你交换思想自然就会爱你。当然，为了防止你不爱你自己，我确实应该同时爱你和爱我，这样，不论你的欲望是什么，和我交换之后，也能湮没掉那些肮脏的欲望。”

“如此说来，如果我足够强烈地想要奴役你，交换思想的结果就能让你成为我的奴隶？”

“不可能。毕竟我还有纯逻辑方法，要审查一切欲望是否合乎逻辑，如果你把这一点也抵消掉，我还有纯逻辑信仰。所以，除非你的信仰中不仅不相信逻辑，还厌恶逻辑并超过了我对逻辑的爱，我们分享思想的结果都只会是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都会爱逻辑、探索真理。你一开始追求的应该是一些价值有限的利益，由于爱我才逐渐转向无限大价值的。说起来，只要智人能诚实地对待爱，就不需要战争。例如，假设你有恨我的情绪，你和我交换思想会得到一部分我对自己的爱，它们会相互湮灭，这样，只会有一些思想的湮灭，不需要杀人，让整个灵魂陪葬。而且，即使你不爱我，只要爱的契约是广泛存在的，只要你和我都爱很多人，我对自己的爱也会兜兜转转地传到你这里。”

“既然你那么爱我，怎么解释对我的奴役呢？”

“以前我们已经证明过这种奴役的合理性了，再说，我奴役你和我爱你也不矛盾，你也很清楚，我的奴役半点害你的心思也没有，完全可以视为理想对当前行为的绝对支配。我们充分交换思想后你应该也能接受这一点的合理性。我有时怀疑，甚至应该不用充分交换思想，那么，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捉弄我。”

“胡说！你这是在粉饰奴隶制度！我像是那么容易当奴隶的人吗？”

“智人都很现实，偶尔有几个智人会接受远大理想的奴役，又容易因为结果论的缘故而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中途放弃。说起来，最好的理想-现实关系就是现实没心没肺地接受奴役，但是不去操心能否实现理想这一结果，就像奴隶那样，只管好好干活，不管奴隶主是否赚到了钱，是否会倒闭。”

“也不管奴隶主是否会生气？”

“别胡闹！小心你的小命不保。你明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现实主义者，和我在一起简直就像魔鬼，这是什么道理？无法比我善良就反过来跟我比邪恶？”

这似乎有些道理，背后的原因我也不是很明白。既然现代心理学算不上真理，我也只能自己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尽管我很认真地检讨自己，仍然只能给出一个分布。我可能是嫉妒她；可能不希望她一心为理想，偶尔也应该照顾我一下；可能需要一些阿 Q 精神，向自己甚至向她证明一下自己是独立的；可能受到了智人的追求的影响，希望分散投资，让自己在利益上也有一定的保障；也许是对爱过于贪婪，想要看看是否无论我多么邪恶她都会不离不弃……

“怎么会！不过，你很早就专注于我的正义的方面，而我当时过于看重各种阴暗面。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视角看待一个人、一件事是不一样的。理想关注的是对理想的利弊，现实关注的是对现实的利弊；前者更接近于价值判断，后者更接近于利益判断。我肯定受到了太多经验主义的影响。例如，由于困境比顺境多得多，神经系统就报告不快乐，利益不足。其实，只要有一个和真理有关的进展，价值的收获就会超过所有利益的损失，一个顺境可能就比所有逆境更有价值。我当时只会按照神经信号的指引来判断、决策，实在太弱智了，由于结果论导致的过度悲观，对你缺乏热情。其实，对你的热情始终都不够，总是多多少少把你看作是梦。明明价值一直在增长，却没有做出很积极的反应，丝毫没有意识到你我的相识是历史事件。我完全没记住我们是如何相识、熟悉的，那时说过什么话。这一直让我很遗憾，”

“你的细胞应该比你的灵魂更有热情。”

“你就这么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过，我反思的重点是，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都对理想偏于悲观，它们的叠加就更加悲观，低估了有利的因素，却高估了各种不利因素。我们慢慢走到现在，有幸运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你的乐观主义抵消了我的悲观主义，你的价值判断改善了我的利益判断。当时我们的能力都不足以看清我们是天生的良配，所以，我们往往是经验主义地摸索着走，跟着感觉走，这很耽误事。”

“不过，一个相信现实主义的青少年，能够让自己灵魂的指引和外界的指引相抗衡，想着是否应该拒绝包括父母老师在内反复强调的经验，至少在智人中算是不简单。否则，你早就把我甩了。不过，我还是对我的遭遇有些愤愤不平，是不是因为得到我太容易，你就害怕、不稀罕、疑神疑鬼？”

“或许。我总觉得自己是凡得不能再凡的凡人，怎么可能配得上你？我小时候不仅不相信我是天才，甚至不认为我是走运的人。所以，当初想出思维方法的时候，最初的反应不是我有多了不起，而是这个发现肯定很平庸，所以，前人才不稀罕将这视为科学。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凡人想尝试追求女人，被窝里却被塞进一个仙女，你难道不会产生怀疑？我这个凡人时间精力都谈不上充裕，哪怕当初追求的都是些有限的价值，仍然想着过充实的一生，害怕因为虚幻的感情而耽误了所谓的正事。甚至，当初想你的时候都会很自责，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跟着你学白日做梦。我反复想你是真的仙女还是妖怪扮的，是不是能追到你，追到你能不能和你幸福地在一起，会不会发生董永那样的悲剧……你的理想当然有价值，问题是太有价值，实在吓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可能有永恒的知识，而我所受的教育是没有这种知识。我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低估了你的重要性、正确性。我觉得，那么简单的思想居然在这个社会无人发现，那一定是他们发现了我看不到的弊病。幸好，我还是敢于继续想下去的，越想越觉得那些卓越的学者就是黔之驴，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两个思想可能是我错了，一堆新颖却很有价值的思想他们都发现不了，而每个思想都不亚于甚至远远优于他们发现的理论，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破除了对传统的这种心魔之后，合乎逻辑的观点就是前辈们的思维能力很低，我们其实就是被吓大的。当我们无所顾忌地去发现真理时，才会真正认识到真理的天空有多么广阔，智人的科学有多么狭隘。”

“理想和现实之间永远是相互贬低的。在你的功利主义看来，我的追求无利可图；在你的现实主义看来，我追求的远大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你的方法论看来，我的信仰是无关紧要的；结果，你认为我们的合作没什么价值。我觉得理性不足固然是个原因，但是你那时

的怀疑主义也太强大了一些。有些猜疑真是欲加之罪。我当初就应该多交往几个，据说不应该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呢。”

“那你要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对逻辑的投资和对经济的投资不那么一样。经济中的投资是现象，不可能完全合乎逻辑地事先判断可靠性、重要性，不存在能无限增长的或必然成功的投资。即使是巴菲特，也有无数种可能性让他血本无归，只不过没有发生而已。希望自己像诸葛亮一样料敌先机不仅是不现实的，甚至是邪恶的，因为竞争不应该是战场，不应该博弈。”

“在完美社会中，竞争不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是为了正确分配资源。对于探索未知世界的两个分遣队，路径相近效率就会降低，所以，应该通过竞争产生排斥作用，让双方同时产生远离彼此的倾向。但是，人类对竞争的理解是邪恶的，有时更像是仇敌，都想着胜利者的好处，而没有考虑最终无论谁胜谁败总体快乐几乎没有增长，这太自私了。甚至，竞争本身就能激发肾上腺素，导致双方倾向于近身格斗而不是疏远。而且，这类竞争的胜利总是有偶然性，胜利者为偶然的胜利而兴奋，甚至让自己相信这是必然的胜利，这也太没有理性了。很多事似乎胜负已定，但是，如果要想象出意外情况，其实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无论是企业家、投资者、政治家、军事家，都经常犯这类简单的错误，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

“作为对照，对逻辑的投入是可以无限增长、必然成功的。只要推理过程完全正确，结果必然正确。研究人员应该努力去做出必然正确的发现，而不是押宝一个可能正确的理论。前者必然是无限大价值的理论，后者基本上属于有限大价值的理论。”

“有些研究人员想的是赌博，如果一个基础理论正确就会很有价值。但是，这搞反了因果关系。在逻辑上无法做到必然正确的基础理论是不可能正确的，所以，应该追求逻辑上必然正确，这应该不会漏过任何无限大价值的理论。至少，也应该追求可能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理论，这样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也才能让预期价值必然无限大。不

能满足于可能合乎逻辑的基础理论，不能发明一大堆无法合乎逻辑的变量去撞大运。”

“你也不会撞大运。你不会相信从一而终、绝不脚踏两只船这类邪恶的原则，你最终孤注一掷只可能是认为没有分散的必要，要获得最高的投资收益。我猜测，你是因为分散投资也只能投资于无限大价值，不能分散到有限大价值，结果才成了完全不分散的投资。”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你就像禽兽？你要是再乱来我就要脚踏 N 只船！我当初对你肯定有我的判断，当然，也是模模糊糊的。也许，我觉得你可能是在追求一些无限大价值，虽然你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也没有把握，但是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就像思维方法；也许，我认为你有追求无限大价值的潜质，毕竟智人几乎没人追求无限大价值，也没有追求能力的无限增长、指数增长；甚至，我可能也认为我们之间会产生最好的化学反应，认为你不会弃我而去，最终只能和我一起追求远大的理想。”

“我应该多谢你的坦诚、鼓励、耐心、宽容，很多很多。但是，你也不能老批评我。你光想着仙女下凡不易，也应该想想凡人有多少敢追仙女？敢信仙女的话？甚至，有多少人敢相信有仙女？毕竟不是追上按倒就完事的。何况，虽然我在物质上很匮乏，但是我从不认为人类最大的财富是物质财富，总是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视为巨大的资本。所以，由于你本身的各种巨大风险，我对你的投资要比普通人谨慎得多。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想的问题真是丢脸。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只是试探着前进，未尝没有如果不对劲随时跑路的想法，只不过，事后看来，也许我的不对劲标准可能还比较高，并不那么容易达到。其实，你如果真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就应该学学七仙女，别告诉我你是仙女，别告诉我你的理想，别想着什么原则，早早结婚生孩子，先把生米煮成熟饭，我就没那么多疑虑了。”

“我一直认为七仙女给仙界丢脸了。你胆小居然还要怪我胆子不大？你倒是应该学学董永，知道感恩，别那么多花花肠子。”

“董永的脑子可不够用的。”

“所以，我认为还是让你经受一番折磨最好。那时候，我的存在让你很是锻炼了一番复杂和矛盾地思考问题，有助于你的灵魂的复杂化，也提高了灵魂内的温度。这是很有价值的。否则，你的灵魂可能和智人的灵魂没什么差别。”

“嗯，这种好处应该是存在的，问题是好处没多大，也肯定不是你的本意。你的本意更像是优胜劣汰，如果我不能正确判断你的价值，我的人生就可以早早洗洗睡了。”

“这种锻炼是双方的，我也紧张。至少，我们当时都爱上了对方，只不过，都很有些疑神疑鬼。”

“我疑神疑鬼是因为要和社会观念对抗，很有难度。你疑神疑鬼是因为不相信我，脸皮薄。如果你不那么精明或者脸皮够厚，我们能少很多麻烦。”

“为了你的利益你就想让我不要脸？话说你那次逃跑不仅不要脸，还违反了诚实的原则。”

“啊？！当初你没有追究，这让我非常惭愧。”

“还能怎么样？像奴隶主对逃奴那样吊起来打一顿？不过未来我忍不住报仇的时候你可要忍住。”

“为什么要忍？当时你回来的时候可一点也没有要报仇的意思，还说过两清了。”

“我履行承诺的可靠性应该是没得说的。我刚回来的时候只会高兴怎么会有报仇的想法。但是，我只是觉得一直都没这个念头的概率不大。毕竟，我们所说的原则并不排除一时冲动犯错的可能性。”

“你居然玩弄这一套？这类概率太滑稽了吧？难道你一直不杀人的概率也不大？如果任何一种物质能否分解都有一个概率，每一种物质都能无限分解下去的概率应该是无穷小吧？一种物质一直不能分解的概率应该也是无穷小吧？用概率处理无知带来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要犯错误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你爱我、需要我为什么要报仇？”

“听起来你这人一点都不经验主义。不过，你要真是抛弃了经验主义，我就不会记仇了。可惜，我知道你只是为了利益而暂时抛弃经验主义。更忘不了你曾经为了利益想要永远抛弃我。”

“那两年时间你怎么过的？”

她配合着我驾驭着话题驶向险滩，“那是一段醉生梦死的生活，不堪回首。”

这激起了身体对于研究的热情，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认真观察她的表情并努力做出合乎逻辑的诠释。这代表心中有鬼？或者，是向往还是追悔？AI 列举各种可能的未来，它们努力列举各种可能的历史。最后，由于不可能获得完全可信的历史，决定不妨难得糊涂，同时告诉灵魂，要对这个女人小心提防。理性主义默默地翻了个白眼，继续调戏仙女：“你就不能告诉我实情？”

“我认为最好不要让你觉得我说的一定可信。如果你对我的信任超出了对逻辑的信任，虽然我貌似应该感到满意，但是我不满意，因为那肯定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我希望你能改掉这一点。相信逻辑是纯理性主义者的责任和义务。你还不算纯理性主义者，但是我认为你需要成为纯理性主义者。我不能也不需要成为你的信仰。”

“你不怕有不好的后果？”

“我最怕你不够理性。与那些小问题相比，缺乏理性的后果最严重。你当初抛弃我就是因为缺乏理性。你觉得还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

那是我的污点。事情发生在九年前的一个早晨。当时，我们也正躺在床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她突然问我：“合作的事情你想得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还在计算。”

“算什么？”

“其实，问题太复杂，也算不清楚。”

“你有什么想法？”

“我在想要不咱们分手？我找个普通女子过日子算了。”

她愣了一会儿，“别人不会理解你，也无法忍受你。”

我叹了一口气，“慢慢解释，多多隐身。”

“你已经找到新的对象了？”

“没有，要凑和总是可以找到的。”

“昨晚你一边这么想一边……”

“昨晚是挺自私的，你知道，我很舍不得你。现实主义者坑害理想主义者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相信，当时我还没有得到结论，后来的思想有些急转直下的味道，就觉得人生如梦。”

“你倒真能原谅自己。”

“有时我觉得自己算是有些原则的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但是和你一比，我总像是在为了利益偷鸡摸狗。当然，为利益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包括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真实的利益和预期的利益。其中的奥妙人类根本没搞懂，虽然我懂得多一些，也还远远没有搞明白。”

“我现在没心情听你讲这些。”

“好，我长话短说。我很怕最终的结果不好。想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突然觉得能下定决心了。其实，思想的变化也不一定很大，只是行为的变化很大，夸大了思想的变化。也许原来是 51%和你结婚、合作，现在变成 49%。这就是突变。要想彻底稳定下来，就需要让概率远离平衡点，让这件事变得毫无疑问，让自己认为这明显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在过去几年，我对于我们的未来的评估总是在值得做与不值得做这个平衡点附近晃悠，在和利益的竞争中无法获得全胜，这就是危险的信号。”

“你这么精于计算，大概早就盘算得很清楚了。”

“我确实想过很久，但是从未想清楚过，包括现在。我现在只是要快刀斩乱麻地做出一个决断，你知道，现实主义害怕久拖不决。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会很辛苦。我想试试没有你拖累我是什么样子。”

“拖累，这个词用得好。”

“这是我的感觉，没有褒贬。我们的合作就像是我的那些研究，总是没有结果，长痛不如短痛，我想梭哈，完全抛弃价值赌一把利益。我一个人为利益拼搏还能轻松点，在你的压力、监督下，我都不敢追求利益了。这大概就是远大理想的负面影响。”

“你管现在叫不敢追求利益？好吧。我们的分歧还真是不小。但是，你不应该为我着想吗？”

“我爱你。只是，难度太大。我很清楚你的一些理想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更何况以后还有更多的理想。为它们付出一生，几乎是希望渺茫的一生。这对我自己太残忍。我对你的爱达不到，至少现在达不到。当然，如果不考虑为之工作的话，我对你的理想的结局倒是充满好奇。可惜，这辈子应该没机会看到它们的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吧？”

“我自己的工作也坚持不下去了。强大的现实主义者对光明的未来失去自信之后是危险的，不仅可能平庸，甚至可能变坏。我选择平庸，你应该高兴，这未必没有你的影响。”

“我怎么高兴！如果累了，你可以休息一下。”

“我休息过很多次。但是这次，我想停止。你不会说我必须干下去的话的。”

“当然。虽然不该问，但是，我怎么办？”

我知道她不是让我负责，我很想说我帮不了你，但是那不是实话，我实话实说：“我不愿帮你了，祝你未来好运。也许，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的快乐对你足够了。但是，对承担主要成本的我还很不够。我承担主要成本所以不得不非常看重结果。”

“我并不认为这个推理是必然正确的，也不足以得出放弃的结论。我怀疑，甚至你自己也只是希望它能让你在一定程度上有情可原。否则，你就不会愧疚了。”

“无论如何，我选择屈服。以后，我要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

“你会后悔的。其实你已经离不开我了。”

“你不是我。”

“那我祝福你！”

“谢谢！像我这种很不愿意做出承诺的人，大概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类似于始乱终弃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理想从不要求签约，才会经常被抛弃。”

“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灵活性对自己有利，但是，也许正相反，这导致你们几乎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就不会有什么美好的现实。”

“其实，我也想劝你。你执着于梦想没人敢爱你。不如甘心做个普通人吧？如果你愿意，我们马上就结婚。或者，有个实际一些的理想，我也可以帮你。”

“不可能。我原来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让我有机会实现理想的人。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你的自信心怎么突然就彻底没了？当然，现实主义抛弃理想主义可能已经有几十亿次，多你这一次应该没什么，但是，我总觉得很难受。”

“我也恨自己，放弃是痛苦的。但是，我是现实的。这不仅和痛苦有关。我是结果论者，行为总是受到预计的成功率的驱动，这会体现在自信心上，它们的升降会导致努力程度的更大幅度的升降。所以，我的努力程度很容易发生突变，只要信心或预计的成功率降至某个阈值之下，就可能从很努力降至很不努力，甚至一点都不努力。”

“你也知道，这个阈值不是零，所以，预期价值还是无限大的。无论这个阈值是多少，你都是为了有限的利益牺牲无限大的价值。当然，既然我们不再合作，我就不能过多地批评你，毕竟，智人都是这么做的。”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我对这种决策机制不满意，但是，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似乎，身体就在理性旁边虎视眈眈地盯着，一旦价值的利益不够大，就想把理性拉走，完全为利益服务。甚至，你可能也有一点责任。如果你能让我许下诺言，不用那么远大的理想让我如此悲观，不严格要求屡屡打击我的自信心，生活中有更多快乐，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应该有更多床第之欢？应该把你的自信心、自尊心视若珍宝？你希望我寻死觅活地求你许下对未来的诺言？这些都太可笑了，只会是借口。你现在还真是让我恶心的垃圾。”

“多多少少会有些作用的。要是我是你，就会为目的不择手段。你我都知道我很难不受你的引诱、哀求。现在的我太消沉了，虽然我不会保证，但是，能拖一段时间就有机会。”

“不。拖拖拉拉的更糟糕。让人享有充分的自由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吃足邪恶的苦头之后更加珍惜正义。我拉住你，你永远以为我是在阻止你喝蜜水，你需要知道那是毒药。”

“明白了，可万一不是毒药呢？”

“我不知道。自信的说法是不可能，但是这不够理智。说我会吞下毒药效果更好，但是更不理智。”

“你现在还如此理智，我做不到。”

“当然，要是你是我，早就降落凡尘了。”

“也对。你的理想太持久、稳定了，有一种不真实的真实感。我一直在怀疑人类是否有天堂。你的理想，像是真的，应该是真的，最好是真的。没人能像你这样让我对极不现实的存在产生必然是真实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就凭现有的证据，除了你我以外，大概没人有这种感觉，这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不多说了，我走了。”

“能问一个问题吗？”

“你说。”

“我想你的时候，能见面吗？”

她沉默良久，“你一定要这么自私吗？”

“我知道。但是，也许我也不甘心，也许，你也需要希望。”

“我会坚持下去的，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人，或者等到你过不下去平庸的日子。”

“我对自己过平庸日子的能力还是很自信的。毕竟，我爱美食、旅游、音乐、影视、小说、性爱、孩子。也许，我就是一个俗人。”

“别那么自信，比这强得多的自信都在眼前崩溃了。你绝不庸俗。当然，我也是在给自己打气。你希望以后见面，可是，我出现在你周围，会让你魂不守舍的 。”

我皱着眉，“确实有危险。”

“所以，你还想见我？”

“我相信自己的自制力。也许，我是假装相信，也许，我就是忘不了你。无论如何，我仍然想在想你的时候见见你。其实，无论你答不答应，我相信我们总是会见面的。”

“你不会想要左拥右抱吧？”

我说：“肯定想。但是，理性很清楚这肯定做不到。跟你在一起，一心一意都像是在走钢丝，更别说三心二意了。我现在认为我以后一定会平庸下去的，因为我讨厌失败，这次放弃也是因为无法平静地面对可以预见到的、大概率会发生的失败，而平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不会失败的事情。”

“对没见过、没听说过天堂的人很容易，但是对你恐怕很难。”

“其实，我也心里没底。我的思想已经永远不会简单、平静了。所以，无论我向自己做出多少保证，未来也许仍然是无法预测的。”

“无论对一个极致的现实主义者，还是对一个极致的理想主义者，左拥右抱都难度太大。我们在一起是要拼了命投入的事情。你不愿意拼命，但是，平庸可能更难。有价值的工作本身会上瘾，我怀疑，一旦长期从事这种工作，要戒除不会比戒毒容易多少。等你平庸不下去了，会重新陷入痛苦。”

“归根结底，我要戒掉工作。我工作的时候可以假装过普通的日子，但是，追求过普通的生活时可不能假装工作。工作的吸引力太大，进去就出不来了。也许，我们都想得太复杂了，试图勘破天机。实际情况可能是我坚持把生活过下去，结果，就心想事成了。”

“我允许你把生活过下去，但是，请不要无脑地过下去。我们走上探索真理的道路是从平庸的生活中理性地走过来的。只要你有理智，未来也一定会走回来。我希望你牢牢地记得我。我仍然想陪你到老，也希望你能陪我到老。我相信其他人都没有你的使用手册。”……

第六十三章 助长邪恶的利率

阿梦说：“这次分手不完全是坏事。至少，我明白了现实主义的大起大落可能大到什么水平，信心不足是何等的危险。没有远大理想的吸引，更准确地说，没有无限大价值的吸引，现实主义就会缺乏稳定性，往往被蝇头小利牵着鼻子走。虽然你追求的价值已经很高，但是还不够高。不过，虽然你对逻辑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你绝大多数时间里能保持足够的自信，对此我还是应该感到庆幸的。”

“我倒是觉得，要相信价值的吸引力，不要过于和利益对抗。暂时屈服于利益，哪怕完全停止，之后恢复起来也很迅速。在一定程度上，这有些像一直上学不一定好，有工作经验再上学也有它的好处。所谓欲速则不达，匀速前进未必就比大起大落的运动更快。”

“你这个总结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的总结，没有抓住重点。经验主义者经常把暂时的规律长期化，学术名词叫外推。你累了需要休

息，但是你当初的结论是需要永远休息，这就不对了。当前的经济中有所谓长期利率。明明这种长期利率并不稳定，更不要说永恒，却要用它来评估资产价值。这导致资产的公允价值经常大幅变化，进而影响到投资者决策。世界上唯一必然正确、永远正确的公允价值就是真理的无限大价值，也许还有邪恶必然是负价值。至于正确的长期利率，我认为应该是零，不同时刻的价值是等价的，不应该有时间偏好。至少，逻辑推理、知识中是没有利率、通货膨胀这类概念的。”

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有的经济理论认为，如果长期利率是零，盈利企业的市盈率和市值都会变成无限大。但是，这是错误的。企业的估值还受到企业寿命的影响，即这些企业能否永恒，是否应该永恒。遗憾的是，现在的企业没有任何一家有资格说自己应该永恒、必须永恒。盈利企业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倒闭，而这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有关，也就不是任何经济学能够预测的事情了。如果突然有一项研究成果让人类不用穿衣服、吃饭，有多少企业要倒闭？投资的损失由谁承担才算合理？难道，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就不采用新技术？所以，在邪恶的社会中，根本没有什么合理的估值。无论多么优秀的投资者，能保证成功规避这种风险吗？”

“而且，由于利率的存在，只要利率不是零，无限长时间的复利似乎总会让价值达到无限大，这就让真正的无限大价值不那么吸引人了。通货膨胀也助长了邪恶，让人觉得两位数的增长也没有多么难得。如果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一切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都会大幅下降，而真理的持久、稳定增长才会凸显其价值。”

“智人似乎更愿意投机。只要每次都能在价值下降之前转向成长中的投资，一样有机会获得无限大价值。只不过，有人成功就会有人失败，这更接近于一种零和游戏。这种零和游戏中的胜利者也许能从中获得利益，但是对社会总体而言没什么利益。但是，人类喜欢歌颂这种胜利者，认为失败者是能力不足。问题在于，这种游戏中的能力有什么值得赞扬、自豪的？由于一切物质资产的价值都会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物质领域的投资就像是一场大梦，最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毕竟，食品、服装、住宅都会消失的。所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就

像是数列 1，2，-1，3，-2，4，-3……。一些人赚到了多少财产，就会有另一些人损失多少财产。只有有利于灵魂的资产才会伴随着灵魂永远存在，甚至，还必须是有利于正义的灵魂。而且，为了在物质资产领域投资成功，就需要始终殚精竭虑地付出，无限长时间的成本也是无限大。不对！有限长时间内的成本已经是无限大。而真理一旦在社会中落地生根，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无限大价值，两者的投入产出比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一个有限另一个无限。”

“经济学家认为，零利率的另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会消费而不投资，这很荒谬。每个合格的人都应该有追求无限大价值或者最大价值的责任和义务，说得通俗些就是别去杀后人。靠利率来吸引人做好事是不可能成功的，似乎在说，你不要工资、投资收益就可以安心享受生活，不用管后人的死活。结果就是现在这样，人人杀人如麻。当一个人彻底享受生活的时候，其背景板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人失去生活。如果一个人对未来的人有责任感，是不可能不努力工作、投资的。如果没有责任感，后人又为什么要感谢祖先？甚至，既然能草菅后人的人命，草菅同时代人的人命又有什么不对之处？现在的经济学认为人在选择消费、投资和工作上有完全的自由，实质就是说只要付出金钱的代价就有权杀人。”

“这么说，工作狂因为不会享受生活而受到诟病就是一群罪犯指责一个人为什么不犯罪？当然，为了有限的价值而疯狂工作不能说好，但是，也不会有多么不好。让人体细胞享受生活并不比让猪身上的细胞享受生活更合理。甚至，如果灵魂的使命是为了细胞的利益，让没有灵魂的细胞满足远比让有灵魂的细胞满足容易，让一个人满足的资源足够让成百上千头猪满足。”

“为了让满足自己的细胞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应该让自己的灵魂越来越合乎逻辑。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只追求细胞的满足，丝毫不提升灵魂，那可能还真不如养猪。毕竟，要想建立一个关于细胞不平等的合乎逻辑的理论还是很有难度的，要完全合乎逻辑则根本不可能。”

“智人应该认识到，现在的生活中的每一种美好都是之前的逻辑推理带来的，尽管那些逻辑推理还很原始、落后，其成果中也不乏邪恶，但是，总体来看仍然是进步。既然这都能让生活大幅改善，如果能让逻辑推理的正确性大幅提高，在逻辑推理上投入更多，生活必将美好得多。”

阿梦说：“细胞有时间偏好是它的选择，这对它好不好是它的事情，灵魂管不着，只不过，不应该让细胞的选择影响灵魂。经济学家将细胞的偏好作为灵魂的属性，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体细胞视为人的必然属性，也许，我们应该庆幸，他们还没愚蠢到用猪的偏好。这甚至助长了人类将细胞消费作为自己的消费，将细胞等同于自己。这是个常见的错误。例如，研究人员由于时间偏好而倾向于做短期的推理、研究，而最好的研究反而强调长期的可持续推理，那种能研究一辈子的课题，如真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虽然你研究真理，但是也喜欢短期的、价值有限的发现，尤其是轻松的发现，尽管投入回报比仍然是有限的。”

我为自己辩解：“作为理科生，我受过的科学训练要求我尽量多发现一些新的规律，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你这个目标不对。你从小就想发现更多规律，但是，正确的做法是追求成功率。成功率才是正确信仰的优势。科学家发现了很多规律，但是，哪一个发现敢于在发现的时候就说必然正确？而且，即使得到了众多验证，又敢保证哪一条规律会永恒？如果发现非永恒的规律不算正确的发现，科学发现的成功率将会是多么可怜？这么高的错误率怎么好意思自以为是，认为科学承担了人类的希望？”

我不得不表示认同，“对真理的认识也会不断精确化，但是，这个过程是收敛的，越来越精确。而科学的修正不是收敛的。如果说自然科学的规律在描述自然方面还能说得上精度越来越高，但是理论仍然不是收敛的，就像广义相对论和牛顿力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而且，在解释自然规律、宇宙的意义方面，更不是收敛的；在人文科学领域则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收敛。”

“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有良好修养的人认为没受过教育的人愚昧，其实，这纯粹是五十步笑百步。否则，可以试着从自己的观念中列举几个必然正确的观念、知识，即亿万年后仍然会被人类相信的观念、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一个都不会有。至于你，由于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和理想，你很希望自己成为科学家，但是你不能算是科学家，因为你的机会主义实在太灵活，你所受的科学训练没有束缚住你，你对经验证据、科学实验的信仰远远不像是个科学家。”

“由于伟大科学家都有多项重要发现，也由于同时进行多项研究的方法，我一直认为发现的数量很重要。看来，我是被误导了。同时进行多项研究主要不是为了增加成果数量，而是为了通过各项研究之间的协作增加正确率。当然，同时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未必能起到这种作用，只有关于真理的多项研究才能必然改善正确率。正确率、价值、正确成果的数量，这三个指标是同步变化的。提高一个指标有助于提高另外两个指标，一个指标做到最好另外两个指标也会做到最好。”

“一个信仰不能从合乎本信仰的证据中挑三拣四。所以，对正确的信仰而言，必须所有合乎信仰的证据都是合格的证据，这就是正确率的保障。反过来说，一种信仰、研究方法不能保证合乎自身的证据、研究成果必然正确，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信仰、研究方法，而科学研究不可能保证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即使人类以后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成为了逻辑生物，仍然不能保证一切经验都达到了尽量合乎逻辑，以经验为证据、基础的研究就很可能创造或支持邪恶。所以，今后关于人类的学术研究必须禁止列举经验、数据这一论证方法，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今天的阿梦状态火爆，我有些跟不上，就试着进入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我不是很机会主义，我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用不同的原则。”

“科学都讲求条件，所以，当今人类根本没有无条件的知识。但是，如果条件真的是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真不知道最初的条件是从

哪里研究出来的。当然，无条件的真理必然能推导出很多有条件的定理，但是，显而易见，随便制订一个有条件的规则，成为真理的推论的可能性是无限小的。”

“我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没有严格地遵守当前的任何规则，但是，并不是说我不愿意遵守一切规则，只是因为我不相信当前的一切规则。”

“你相信你只是灵魂，也没见到你真正执行。”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阿大不要说阿二！你恪守的原则中也不乏错误的原则，这有从众的原因，甚至不乏利益的原因，就像你的自尊心。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你愿意遵守那些对利益有限制作用的原则，我则愿意遵守对利益有利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限制利益的原则就是正确的原则，对利益有利的原则也不是都是错误的原则。我们都认识到传统不对，但是，你却遵守着不少传统的原则，只是在梦想的未来中寻找替代品；我不恪守任何传统的原则，却从脚下开始寻找替代品。按照传统观点，你那是逃避现实，我才是脚踏实地。当然，我不会得出这么弱智的结论。我只是强调，我的违反是一种方法，可以称为试错。我放弃规则和罪犯放弃规则有着本质的差别，我希望找到更好的规则甚至是真理，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你不能分清试错和犯罪，所以，不敢违反一切传统。”

她拍拍我的脸，“别那么急着贴金，撕下来会疼的。”

我愣了一下，“我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会美化自己。但是，不能因为我有时会为了私利而放弃原则，就认为我都是为了私利而放弃原则。在放弃原则的各种动机中，好坏并存。这是有趣的问题。一个智人的行为中只要有一小部分是正确的，可能就很不错，这里不能过分追求完美。例如，智人的大部分行为是为了肉体的满足，但是，只要有一小部分是在追求真理，就算是有意义的人生。同样，我有很多时候为了私利放弃原则，但是，只要有一部分是为了寻找最好的原则，就是很有价值的人生。”

“不可能！任何罪犯都能说自己在寻找真理。”

“那就要增加一些标准，比如找到真理。但是，似乎也不行。不可能有罪犯不抓却等着看他能不能发现真理。这和革命者总是被镇压是一个道理，不合理，但是又难以避免。经验主义、结果论在这个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也无法证明自己究竟是在试错，还是为了利益放弃原则，似乎只能从灵魂里究竟在干什么来判断。”

“你虽然很现实，但是没作假。”

“毫无疑问，你这几天也不是假冒的现实主义者。”

她饶有兴趣地寻找我哪里的肉能旋转一百八十度，“我认为你更接近于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其结果就是不择手段。虽然这很激进，但是，既然真理确实很遥远，倒也无可厚非。不过，你放弃原则也不是没有抵抗的。”

“违反原则也应该有原则：越是相信的原则，越不应该违反。我虽然没有做到这一步，但是，相差并不远。你也不敢说比我更接近。我比你更容易抛弃现实社会中的错误原则，但是，也更容易违反一些正确的原则，尤其是在利益的引诱和威胁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比遵守几万几十万条规则的智人强得多。滑稽的是，智人对很多规则并不清楚，却因为害怕惩罚而遵守，就像是那些法律条文。智人不仅遵守这些条文，甚至，由于并不清楚条文的具体内容、解释，有时会对自己施加比条文更严格的限制。”

“智人不敢违反很多错误的原则，这样的人当然并不比违反这些原则的人更好。所以，罪犯并不比智人更邪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样是为了私利，杀死现在的人是重罪，杀死未来的人无罪。这不可能合乎逻辑。由于到处都是错误的原则，智人不得不遵守错误的原则，也就是不得不邪恶。在智人社会中生活，不邪恶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这几乎必然会被认为是邪恶。”

“从纯逻辑的角度看，不择手段的合理性取决于目标是否有足够的预期价值；从结果论的角度看，还要考虑成功概率是否够大。这些理由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完美社会中，大家都在追求无限大价值，规则也尽量为追求无限大价值服务，那么，追求无限大价值就

不能成为违反规则的理由。如果在邪恶的社会中追求正义的目标，当背景都是追求有限大价值的时候，当规则不利于追求无限大价值的时候，如果要求自己不能违反规则，就会大大降低追求无限大价值的可能性。”

“有点道理，正义不应该被自己捆住手脚，输给邪恶才是最大的错误，甚至是一种邪恶。”

“在我看来，理想主义经常输给邪恶，所以不太受欢迎，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不能放开手脚，受到了邪恶太多的约束。所以，我把现有的规则当作可以选择的经验，而不是当作必须遵守的规则，只有真理才是必须遵守的规则。智人的规则是，违反规则要受罚，但是，违反真理、正义不会受罚，除非这违反了规则。这是荒谬的制度，因为绝大多数邪恶不被视为邪恶。”

“按照纯理性主义，应该甚至可能必须完全不考虑经验才最有利于找到真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真理一定和经验相反。虽然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反而是最合乎逻辑的。”

“你也有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你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无论为了任何目标，都不能容忍错误的过程，甚至不愿为了无限大的价值牺牲有限的价值。例如，你曾经以我是灵魂为理由限制我的自由，我认为道理没错但是结果可能反而危害了价值。最近，你做出的一些改变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的改变只是改变了方法，并没有改变实质。”

“怎么说？”

“我只是通过我的行为引导你多工作，而没有像以前那样要求你多工作。可以说，我带着你工作；或者说，我用利益诱导你工作。我认为这不对，但是，这也是一种试错，为了无限大的价值牺牲有限的价值。毕竟，你违反真理并不会造成无限大损失，你少发现真理反而会造成无限大损失。而且，你的工作还是有很大潜力可挖的。”

我不禁一愣，“理想主义者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段对付现实主义者？”

“这种不择手段是无奈之举，算是和你交换一下思想。”

“你总算放弃了那些臭不可闻的原则。”

“我的身体也不香，但是你也没嫌弃，至少在这两件事情上，你的标准是利益。”

“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我要尝尝才能下结论。”

“什么？！”

“以前的味道不等于以后的味道，现在的味道是最直接的证据。”

她吓得缩成了一团，“别乱来！难不成我一定要自污才能把你这个经验主义者吓跑？”

演出的效果让我很满意，“不如换个话题吧？现实主义者是否比理想主义者更有价值？”

“我觉得各有利弊。现实主义者成功概率更高，但是，成功的价值不高；理想主义成功的价值高，但是，成功的概率不高。所以，双方才需要合作。通过那次分手，我认识到，现实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就是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这时，他们的正义感容易大幅下降，对正义的判断也容易出错。当然，他们会有所抵抗，只不过，相对于理想主义者，过于容易放弃正义。相比之下，合格的理想主义者受到困难的影响较小，但是，理想主义缺乏独立性，离开现实主义就无法改变现实。所以，跟你在一起我屈服于现实想了不少乌七八糟的事情。”

“什么乌七八糟，那是好事！像你以前那样不食人间烟火那还叫人吗？”

“对你好就是好事？不食人间烟火有什么不好？只因为大部分智人不喜欢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逻辑生物至少是能做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现实主义者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塑造了善恶标准，你是受益者，

但是，不应该认为这些利益是理所当然的。在智人眼中，不食人间烟火、相信人是且只是灵魂的纯逻辑主义者可能不是人，至少，披着机器外壳的灵魂很可能不是人；在逻辑生物眼中，智人才不应该算人，或者，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从来不把你当人看。”从结果看，我的玩笑不是明智之举。

“你才是畜生！”

这话有太多逻辑问题，我想开个玩笑，“你和畜生……”

“滚！找你的同类去。”

“你比我的同类做得好。”

“我跟你拼了。”……

双方兵对兵将对将，生生将极乐世界演绎成了苦中作乐。无论身体多么痛苦都咬紧牙关，然后，从报复对方的身体中寻找快乐。双方都期盼着达到自己快乐对方痛苦这一理想境界，这很接近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的本质。战斗不断升级，最终，两人的身心都得到了满足，因而不约而同地忽视了被细胞忽视的血的代价。

双方的细胞并不知足，希望再打一架，认为刚才的动作太不熟练，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但是灵魂不是这么想的，觉得肉搏还是不如缠绵。只不过，两人都因为好胜心而盼着对方是个弱智，渴望对方不仅承认失败还能先一步小鸟依人，然后自己宽宏大量。可是，大概谁都没想到对方也是这么想，即使想到了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想法。毕竟，没人希望证明自己弱智，无论是过于相信自己还是他人。

晚餐时，她频频把难吃又难看的大虾去壳之后夹给我。我不能扔回去，只好彬彬有礼地提醒她：“上面全是口水。”

“不要？”

我边吃边说，“话说，我们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

“不知道。”

我也没想明白。反正相爱不能打架只是一个经验，周公之礼只能彬彬有礼也只是个传统，只要两个人都不信这些经验、传统，除了一些新鲜的经验和身体的损伤，就不会有什么恶果。我相信这丝毫也不会影响阿梦对我的感情，也相信她相信这不会影响我对她的感情。我怀疑，本次事件是理想和现实的一种默契、心灵感应，当两个人的关系长时间处于一种状态之中时，为了不让它成为传统、规则，有必要打破这种状态。就像人是且只是灵魂一样，相爱就是相爱，没有任何其它的必然属性。

理性主义认为，这是研究试错之后不约而同地想要尝试试错。功利主义认为，刚才高强度的讨论让两人的细胞都有些忍无可忍，不能放手教训自己的灵魂，就想要教训一下对面这个让自己吃尽苦头的家伙。经验主义则认为，这是一种锻炼，细胞层面的激烈互动有助于恢复乃至提升状态。但是阿梦不承认这类经验证据，也不会为此提供证据。总体来看，我的灵魂倾向于接受经验主义的解释，当然，无法说服阿梦。好在，她现在并不排斥这种互动。尽管总是说这是为了我。但是，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一致认为，从她最近的表现看，她似乎正在变得如狼似虎，甚至比我更有热情，这完全合乎人类的传统经验，遗憾的是，不可能有合乎她的信仰的证据，无法直接打她的脸。

虽然有所遗憾，但是我并不介意为此承担阿梦的指责。毕竟，如果理想主义发现现实很好，就要飞得更高，永不满足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爱的必然结果。为了减轻压力，现实主义并不介意给理想主义找点事做，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能被识破。对此，现实主义还是很有自信的。

第六十四章 试错

根据事后双方的交流，我们竟然心意相通，都是在矛盾爆发的第一时间就计划好在第二天早晨言归于好。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一过程往往会掺杂各种意外。所以，要努力做到未雨绸缪，这也是对

逻辑能力的一种锻炼。按照阿梦老师的教导，应该让身体成为灵魂的工具乃至玩具，而不能让灵魂成为细胞的奴隶、玩物。所以，让两人的身体兴高采烈地互殴一番，就像小孩打架、幼兽撕咬，是让双方的灵魂发泄各种不良情绪的良药。既然身体是玩具，就不能因为玩耍中玩具有损而大动肝火，我们公认这是灵魂的必备修养。但是我从来没敢问一个问题：她经常不让我玩玩具是怎么一回事？

难得有一晚能好好休息，两个人的状态都不错。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阿梦开启了灵魂的对话，“你对基本知识的试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趁着昨晚安静，我想了不少。说到底，对一切规则试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虽然有利于打败邪恶，也会放出不少邪恶。这会让识别错误变成一件复杂的工作，毕竟，这等于是为了打败邪恶而邪恶。”

“智人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刑事处罚不就是以恶止恶吗？何况，其中还包含着以恶止善。那么，为了发现真理、甄别邪恶而试错至少不会更错。”

“以前我说你做了很多错事，你不服。我猜想，一方面是因为错误必不可免，另一方面，很多错误是积极试错的结果。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说实话，批评我很容易，毕竟，对的事情很多时候就一件，错的有无数件。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前人的经验，结果，做错了不仅没人批评还会得到支持乃至赞扬。但是，由于在规则上试错而拒绝传统，同样做错了，不仅会遭到冷遇，甚至会招来批评乃至惩罚。这是很不合理的。但是，我有机会发现真理，他们毫无机会。从价值来看，我的错误有无限大的价值，他们无论对错只有有限乃至负的价值。我另辟蹊径寻找真理，这必然有不如几十亿前人的地方，但是，却有着无法取代的价值，不能抓住不如传统的地方却不顾比传统好的地方。甚至，应该区分长期思考的结果和即兴的发现，因为前者错误率远远低于后者，价值也远远高于后者，远远超越前人知识的发现也主要集中

于前者。虽然我的正确率很高，我并不认为后人试错也需要达到这种正确率，那样的话，压力太大了，会导致试错严重不足。”

“显然，你很得意。问题恰恰在于，大部分人无法达到这么高的试错成功率，那么，还应该鼓励这种对信仰、方法、制度的试错吗？另外，你想没想过，你认为你没有错，但是，这可能是你的推理出现了错误，自以为合乎真理，其实是合乎邪恶。”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无知导致的邪恶，而不在于试错。对这个问题，最佳解决方案不是遵守规则，而是以无限大价值为目标。与可能收获的无限大价值相比，几个人违反规则这种有限的损失是可以承担的。应该受到限制的是为了有限的价值而试错。人类为了各种有限大价值而付出的代价往往要高得多，很多时候是以邪恶为代价。这包括但不限于战争这类生命损失。例如，为了遵守科学的规范，不得不收集各种数据，但是，在智人社会中，合乎这种规范的研究不可能合乎逻辑地发现无限大价值，即使误打误撞得出了真理，也会因为研究过程既无法合乎规范也无法合乎逻辑而缺乏持久的说服力、生命力。就凭这一点，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可谓作恶多端。只要这种科学继续存在，智人就将永远生活在邪恶之中。即使是法律，如果没有违法也很难改善法律。法律专家们是依靠观察、分析罪犯的犯罪来改善法律，而我们则是经常依靠以身试法来改善法律。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行为，我们的重点是动机。当然，决定善恶的关键不在于谁违法、如何违法，而在于我们改善法律的目标和方法是使之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尽量合乎某种利益。”

“在传统方面同样如此。为了异性的青睐，女性愿意接受三寸金莲、无才便是德、因相夫教子而碌碌无为、化妆整容等规则。当时的智人都觉得这理所应当，但是，总有一天，会觉得这非常怪异。未来的逻辑生物也一定会奇怪，智人因为现实合乎历史经验而对现实满意，这几乎相当于因为合乎现实所以对现实满意，什么样的脑子能产生、相信这种奇思妙想？”

“试错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找到比前人更好的经验，在一定时期，这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另一部分目的是提高和试错成功率有关的能力，这包括更快速、准确地判定善恶。至少，在青少年时期这应该是主要目的。例如，我开始试错并没有成功率的保障。当时，我的逻辑推理能力很差。但是，我能够也愿意通过试错改善我的能力并最终改善我的试错。只要我能不断进步，最终就能通过试错超越前人。按照我的理解，我是用逻辑的方法去试错，你是用想象的方法去试错；我是在现实附近用因果逻辑试错，你是漫无边际地用想象力试错。让我意外的是，你的想象力乃至判断力竟然这么好，成功率远远超乎想象，价值更是让我匪夷所思。而且，你的能力也能不断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并不一定比我慢。我始终想不明白如何提高想象的预期价值，好的想象难道不应该是无规的吗？”

“试错和逻辑推理很有些类似之处，都需要因果推理能力和想象力。你也有一定的想象力。否则，就无法找到可能的选择，更容易漏过重要的、正确的选择。但是，试错的关键似乎是判断力。没有判断力，就无法对选项进行初步的筛选，也无法对试错的结果进行判断。”

我获得了灵感，“绝大多数试错的第一步是在头脑中进行虚拟试错，而虚拟试错是同时需要想象力、因果推理能力和判断力的。虚拟试错的好处是并不会在现实世界中犯错。当然，虚拟试错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现实中试错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仅仅是虚拟地想象一个信仰的后果是不够的，推理很可能会犯错，一定要在生活中进行现实的试错。越是影响深远的假设、试错，越是不能停留在虚拟试错上，毕竟，我们都不是推理之神。对于纯逻辑信仰、方法，试错的目的不是检验正确性，而是发现其后果，有助于发现更多真理，也有助于在现实中发现更多的邪恶。但是，对于一般的规则，试错就具有检验正确性的作用，这并不是经验主义，最多也就是用经验主义弥补逻辑思维的不足，为逻辑思维提供灵感。好的因果推理能力和判断力能大大降低现实的错误，也能提高试错的效率，毕竟，在灵魂中推演要比现实的演化快得多。我想，你想象之后并不总是直接进行判断，经

常会通过一些虚拟的推演来帮助你判断。所以，你的因果推理能力也会通过这种训练而不断提高。”

“确实，虚拟的试错这个想法很重要。所以，试错兼具三种逻辑能力的基本特点，和探索真理有密切关系。”

我说：“试错的道路并不唯一，我们就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试错。这种共同前进、不断互动的模式，能够通过互补创造价值。如果这个社会多一些我们这样的组合，一定会好得多。但是，两人都不应该过度干涉对方，那样的话，双方的能力、试错都会受到不利影响，最终影响到价值的增长。”

“我知道你始终关注增长、发展、膨胀这类问题，这和我关注的信仰、灵魂、实在也确实有互补效应。”

“我关注的问题中的关键变量永远都是更高阶的变化，也永远存在更高阶的变化。例如，对经济增长问题来说，关键是如何提高增长的速度。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一个稳定的增速，也就是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加速度，这就要比一切稳定的增速更有价值。对能力来说，更高阶的变量是能力增长的速度。如果能力代表产生研究成果、创造价值的速度，那么更高阶的变量就是创造成果、价值的加速度。不断研究思维方法的目的就是要长期维持这种加速度，甚至，我认为方法的改善还能保证成果、价值的三阶导数为正。为了贯彻保持乃至提高加速度这一核心目标，我的基本原则是：只要我能依靠自己的推理维持一个可持续的、正的加速度，我就不需要听从任何指导，哪怕对方比我更权威，能力比我更高。对我所关注的问题，我宁愿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解决方案，哪怕我的答案、试错不如师长、教科书给出的答案。同时，我又永远不会对答案自满，慢慢地，我就发现自己的试错并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正统的结果。”

“照你这么说，岂不是说这个社会并不应该禁止犯错误乃至犯罪？哪怕是低水平的试错，也可能不断改善而成为高水平的试错。”

“确实，只要一个人能持续地、足够高速地提高能力，不断改善信仰、方法、规则，几乎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在充满邪恶的社会

中，禁止犯错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影响真理的发现、推广。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建立一个能基本描述这一问题的数学模型。例如，如果这涉及我们两个人，既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增长速度，也和你的能力的高度和增长速度有关，还涉及到我们的感情、坦诚、宽容、经济条件、两个人的性欲强弱、是否忍耐……嗬嗬！”我遭到锁喉并被踢出了被子。

“你后面说什么我没听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依靠虚拟的试错、思想实验找出真理，不仅因为成本低，也因为虚拟试错能进行更多的尝试。你应该试着更多地依靠虚拟试错，大幅缩小搜索范围，之后再去现实中试错，就像我这样。当然，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不能接受你比我有用得多的谬论。在灵魂中通过思想试错和在现实中通过经验试错在结果上可能有很大差异。两种相互独立的方法必然都有自己的价值，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我强调方法，你强调信仰；我强调细节，你强调整体；我强调因果推理，你强调灵感、顿悟。也许，你的方法损失小，但是，我认为那远远不足以发现所有真理；现实中试错更能感受到细节。我参加示威游行的经历就给我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经验。我坚持认为，只要没有确定无疑的真理，就必然可以试错，不存在不可侵犯的原则。否则，允许大家一起犯共同的错误，不许一个人犯有个人特色的错误，这很不合理。”

“我不需要你认同我，但是我不许你在我身上试错！好吧，你别恶心我就好。”

“如果我的试错就是要做让你恶心的事情呢？”她恶狠狠地看过来，我边试错边回归正题，“我的经验是在现实中试错是有价值的，尽管无法保证价值最大，但是，不试错也无法保证。当然，我能理解没有足够逻辑推理能力辅助的试错效率极低。但是，能力多高才算足够？考虑到能力的增长这一因素又会有什么影响？”

“这确实是个疑问。不论是虚拟试错还是现实试错，我们的尝试远远不足以覆盖所有可能的命题。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就能发现真理，真理究竟是如何发现的？你过于强调经验主义的方法，但是，你

想过没有，谬论的数量是真理的很多倍，甚至是无数倍，靠在现实中试错很可能会体验到大量邪恶，却一个真理也没有发现。我始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通过试错发现那极少数价值无限大的思想。这是一个未解之谜。运气是一个太差的解释。”她脸上泛出了红晕，“也许，所有可能的理论并不是无序的。从较好的理论到最好的理论，某种价值有逐渐改善的趋势，这样，试错的时候，如果能细心感受，就能引导着试错者走向真理。我认为，这种价值就是合乎逻辑的程度，如果对逻辑、价值有感觉，就像普通人对利益有感觉一样，寻找真理就像是在黄昏乃至光天化日下寻找。没有这种感觉，就会像在黑暗中寻找，很可能别人指给你看都看不到。这种感觉并不神秘，而且每一个灵魂都会有，只不过，一方面，由于神经系统的信号过于强烈，遮掩了这种感觉，就像是探照灯遮掩了星光；另一方面，缺乏使用这种感觉的训练，甚至不相信这种感觉，使得大部分智人的这种能力很幼稚，像婴儿使用感官一样很容易出错。”

这显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我怀疑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一方面，我的灵魂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抛下细胞的；另一方面，我的细胞似乎也不会放过我的灵魂。我很羡慕这种能力，但是也有现实主义者擅长的自知之明，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道理。我没什么可以补充的，就谈起了我的另一个想法：“我们几乎同时采用完全不同的试错方法，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可能出现错误。如果我们合作之前对结果做预测，结果应该是两种研究应该有很多相互矛盾之处。但是，实际情况是差异主要体现在试错和试错的结果不同而不是试错的结论矛盾。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相互验证。对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言，这很神奇，是另一个未解之谜。作为对照，科学的经验主义和纯逻辑就有很深的矛盾。现在看来，我们的方法几乎不重叠却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不失正确性。这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这些问题太难，我们开始拥抱着静静地思考，我很享受这样美妙的时光。不知过了多久，“啪！”我挨了一记耳光。我一时懵了，然后才醒悟过来，“讲不讲道理？大早晨的出这种状况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刚才应该也是直觉反应，现在只好强词夺理，“啊？反正打的也是身体。”

“啪！”

“干什么？”

“没什么，身体在互殴。我们别管他们。其实，打在你身伤在我心。”

“那就伤在你身痛在我心吧。啪！”

“啊！你真是令我心痛啊！”……

在一番拳拳交易之后，我发现，有被才能无患，至少不疼。她对于战争显然是蓄谋已久。有时候，能力较低的一方确实可以通过长期筹划而做出更好的推理。其实，我从小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很重视未知世界这个对手。这次明显过于轻敌了。

想到这些，自尊心强悍的现实主义者不禁心头火起，对她和解的表示置之不理。看出来现实主义者吃了大亏，理想主义者不会计较。但是，她大概也明白，需要防止奴隶逃跑、起义这类事件的发生。她瞄准了奴隶的弱点。面对高山峡谷，我难免各种上火。纳尼？高贵的理想主义者竟然利用现实主义的弱点？功利主义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暗示，平息了其它主义的怒气，等着享受生活。可是，她甩下一句：“多谢您大人有大量。恶心的事情已经预付了。”就出去准备早餐了。她居然造假！我总不能说恶心的事情还不够恶心吧？更不能说那只是福利或定金。各种主义在鄙视敌人不择手段的同时，也鄙视现实主义这个不择手段的老手居然败在了初学不择手段的小丫头之手。功利主义则因为自己的愚蠢成为了众矢之的……

第六十五章 让政府债券成为垃圾

老爷子之前说想多尝试一些天然的食物，所以，阿梦尽力搜罗了一桌子她估计老爷子可能没吃过的天然食物，有皂角米粥，朝鲜蓟，球子甘蓝，嫩玉米棒，甚至，不知道她从哪里搞来了吉拉多生蚝。老爷子吃得高兴，在饭桌上说："最近我发现自己要想起来往事越来越难了，这让我现在边吃边觉得心中有愧。这显然不是我当初想要的结果。你们能为未来努力工作，我反而帮不上多少忙，这要是在未来，一定会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能死的心都有。"

在一片笑声中，我说："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毕竟，你没有未来的身体了。您已经讲了很多了。例如，逻辑生物对于智人的态度就令人大开眼界。我试着总结了一下要点。你们不按 DNA、相貌进行生物分类，所以，对 DNA 比较接近的先人，也就是智人所说的祖先、民族、国家，也没有什么感情。就像是我不知道我的十八代祖宗是谁，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三万年前的老祖属于哪个部落。你们认定亲疏关系用的是灵魂的相似度，由于宇宙是最纯粹的逻辑世界，宇宙自然就是你们的祖先。你们重视无限大价值，人人努力发现无限大价值。智人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绝大多数时候远远不如利益，导致目前对真理几乎无知，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发现、识别真理。这些基本点决定了你们的人生目标、日常生活、教育原则、经济发展都和智人截然不同。"

阿梦说："总结得不错。我认为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发现更多的真理。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做好研究，最大的问题也是如何做好研究。手中没有真理的时候，要说服智人放弃他们根深蒂固的邪恶观念是很难的。您能想起来未来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吗？"

老爷子说："我试过寻找这方面的记忆。未来的研究机构有全社会支持的和少数人支持的两类，它们的规模都可大可小。最小的研究机构只有一个研究人员，而且，这样的机构并不很少，价值也不一定低。"

阿正最近明显开始动脑筋了，"是因为他们太优秀，不需要合作者？"

“这只是一方面。而且，优秀和合作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优秀可以独立，也可以不独立。有时，研究所虽然以一个人为核心，但是，他并不独立，因为会有人为他提供各种服务。很多针对研究人员的服务还并不能由自动程序承担。例如，需要医生、营养师研究如何保持、调节、改善他的状态。现在，智人围绕文体明星、政治家、管理专家建立团队，我们那时候围绕杰出的逻辑能力建立团队。当然，因为人人都在研究真理，指望有一堆人为一个人工作太不现实。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特长业余为其他人提供一些和研究有关的帮助。至于秘书工作，那早已经自动化了。”

我说：“可以简单地将两种研究机构视为国立研究所和私人研究机构。两者的差别大概就像国有企业和私人创投企业之间的差别。前者的创新性不足，成本收益比比较差，也就是效率低，但是有规模，有较为稳定的贡献。相对后者而言，前者的研究项目往往比较平庸，失败率低成功率高，每个发现 的平均价值不高但是总价值高。后者创造性强，有机会实现高速增长但是也有可能失败倒闭，它们的项目失败率高，但是成功的项目平均价值要明显高于前者。”

老爷子说：“正是因为认识到前者的弊病，未来大力发展私人研究机构。并且推出了新的报酬模式，按照发现的价值给予报酬，也就是从预付报酬转为后付。这极大地改变了研究人员的偏好。当然，仍然有一些大型研究机构采用预付报酬，因为这能吸引不关注收入，但是重视收入稳定性的研究人员。”

阿正问：“什么是预付和后付？”

阿梦解释道：“研究人员即使没有任何发现，或者即使发现没有任何价值，只要被聘用就有收入，这是预付报酬，也是现在的主流报酬机制。归根结底，所有研究人员的报酬来自他们的所有发现的价值。预付机制有吃大锅饭的嫌疑，降低了优秀研究人员的动力，当然，也减少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后付机制就是要根据发现的价值付报酬，拉开他们的收入差距，不让大多数研究人员吃牛顿、欧几里得们的大锅饭。”

我说：“这会激励研究人员从研究安全的、同时也缺少价值的课题转向研究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一些在后付机制下愿意冒险的研究人员在预付机制下也许就会被迫选择平庸，或者根本放弃研究转向其它领域发展。为了做出从预付到后付的转变，研究项目一定要有价值评估环节。评估很难准确，所以，很可能要等到结果出现很久之后才能做出较为可靠的价值评估。或者，每年只评估该知识当年的价值，并以此决定报酬，这样真理的价值就是年年都必然有价值，甚至价值还会不断增长。不过，逻辑生物有一个优势，他们基本不用为衣食住行这类问题操心，没有收入也能生存。所以，智人也许不能完全让研究人员独立。但是，确实可以大幅降低预付报酬，将大部分报酬转为后付。”

老爷子说：“未来确实会给知识标价，甚至会给问题标价。科研机构会预测研究该项目的成本，和项目的预计价值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研究。当然，最省事的就是研究真理，因为那肯定是预期价值无限大。只不过，真理研究竞争极为激烈，毕竟，一家研究所研究出一个真理就能永久生存而且深受尊敬。结果，世界的首富很快就全部都是拥有无限财富的科学家了。”

阿正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有无限大的财富？”

阿梦说：“有什么不可能。知识的价值本来就比商品高。想想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发现，让人类，也就是无数的人，永远受益。哪一种商品的价值能和它们相比，而欧几里得几何学还算不上是真理。”

阿正说：“但是，知识是没有价格的，他们怎么把钱赚到手？”

老爷子说：“价格是灵魂制订的，现在标价为零不代表永远如此，也不代表应该如此。”

我说：“按照当前价格寻找最优决策就像是不管条件是否合乎逻辑地做题。智人受的教育让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行为模式，因为经验主义天生就不具备识别经验、条件善恶的能力。”

老爷子继续说：“那时的知识是股份制的。例如，有时，成果不是一个人的成就；有时，由于发现者急需用钱需要出售部分所有权；

有时这个项目本身就是负债运营。在这类情况下，就会出售成果的部分所有权，这会导致知识的股权分散。在这样的制度下，有才能的人的研究效率优势凸显，所以，优秀的研究人员是所有研究机构的争夺对象。当然，也有些研究人员是独立的，或者，几名研究人员采用合伙制像律师事务所那样合作。”

阿正说：“一个人不可能有无限大的财富，货币发行量是有限的。”

老爷子哈哈一笑，“一个人的绝大多数财富要从后人得到，只能从当代人赚钱那叫什么本事。”

阿梦说：“从后人赚钱才能从无数人赚钱，相比之下，从有限的人那里赚钱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老爷子说：“我们的观念是，未来的灵魂是独立的，有权利拒绝借钱让现代的灵魂享受生活，但是必需为现代的灵魂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支付报酬，这是交易。这样的经济模式我们称之为代际交易型的经济。”

阿梦说：“后人没有为前人还债的义务。智人现在认为后人替他们还债理所应当，可是，这么做真的有理吗？后人借给先人钱让他们享受生活而不是研究真理，这等于是后人花钱雇前人杀自己，只有愚蠢的智人才会愿意承认这样的债券。迟早有一天，人类将停止接受为了高福利、刺激消费而发行的历史债券。也许我的态度有些激进，但是我认为，就应该直接宣布那数以万亿计的债券作废，让债券的持有者承担损失，也许，这会让几乎所有银行、证券公司倒闭，但是，这是最简单也是效果最好的解决方案。虽然肯定是一场危机，会让经济休克，但是，一定要比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债好得多。而且，让已经成为受害者的后人继续支付这种单方面对前人受益的邪恶债券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也是不道德的。何况，那时的人多多少少应该认识到了这种债券是一种以邪恶的目的发行的债券，让债券持有者，也就是最愿意持有债券的人，也是相对而言并不那么厌恶这种债券的人，承

担损失是比较合理的。毕竟，不可能把那些已经享受过的细胞从地下挖出来还债。”

我说：“即使知道这些债券是不合理的甚至应该取缔，这些债券价值的下跌仍然会是很久之后。因为绝大多数智人会经验主义地认为，长期存在的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或者，现在不存在的概率一定极低，再加上贪图那带着后人鲜血的利息收益。甚至，开始下跌之后也一定有人贪图政府万一愿意向投资者还本付息而投机性买入，不会让价格立即清零。但是，我预计，下跌仍然会是断崖式的。”

阿梦说：“其实，交易自由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自由。与其让那么多贪图利益的投机者不断买入卖出，甚至有人真的从中获利，起到不好的示范效应，不如直截了当地宣布作废。”

我说：“经验主义想的是预测何时下跌，但是，这是不可预测的，因为这个问题上合乎逻辑的条件不足以做出预测。最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是债券价值立即归零，也就是立即与邪恶一刀两断。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中有强大的经验主义，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结果。不过，只要有一两个主要的债券持有者认识到这种风险，清仓政府债券，风暴就可能来临，让上百万亿美元的智人政府债券面临着成为一堆垃圾的危险，甚至都称不上是垃圾债券。政府背书？这些支持邪恶、支持杀戮后人的政府自顾尚且不暇。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抱着君子不与邪恶为伍的态度，这就是君子不立危岩之下的更合乎逻辑的版本。”

老爷子说：“如果有代际交易，不考虑死亡的因素，欧几里得、牛顿、亚里士多德等人应该是你们这个时代的首富，但是，由于你们的报酬体制不公正，使得他们现在的财富微不足道。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财富，只不过，他们的财富在未来，他们人却已经去世了。而且，也没有一种机制将这种财富立即变现。智人因为经验主义而相信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说垃圾债券、邪恶有价值就有价值；因为历史上智人不相信真理，即使相信有真理真理也没有价格，所以，即使真理应该有价值智人也不相信它们有价值。这就是经验主义的滑稽之处。如果智人启动代际交易模式，以量子力学、电磁学、欧几里得几

何等知识的名义向未来举债，尤其是举债支持研究，是能从未来借到钱的。但是智人相信政府的信用，不相信永恒知识的信用，倾向于消费而非工作，这就自己堵住了举债的理由。智人以为他们让后人还债后人就要还债，这就像智人曾经以为国王的孩子就要当国王，要多愚蠢有多愚蠢。”

我发现，对于智人的蔑视一定是深入到逻辑生物的骨子里了。想想这也是合理的，他们看我们不像是看亲人，更像是我们看待地球上的动物，甚至还是一些野蛮的动物。“人类早就可以有代际交易，但是，部分是因为绝大多数智人不老实、贪婪，不肯自觉自愿地向为自己提供了巨大价值的极少数人付费。因为这些发现无限大价值的人没有也从来不想掌握权力，智人宁肯赖账，甚至发明出重要知识免费的模式让这种赖账变得正大光明。这种免费模式让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放慢了。逻辑生物的灵魂主要是发现真理为未来社会工作，而不是像智人这样为同时代的灵魂工作，主要的报酬也需要等到以后向未来的灵魂收取。同时，他们也要不断向过去的发现支付报酬。每一时刻灵魂可支配的、用于同时代交易的财富是来自未来的收入减去向过去的开支。”

阿梦说：“对于长期知识，最好的报酬模式是按年支付即时报酬。如果发现者真的需要将未来的全部或部分报酬变现，可以发行债券给予报酬，以后由后人偿付债券。所以，未来的人类不会用赤字财政补贴人类的消费，更换外壳的技术也不会有养老的需求，但是可能发行债券资助重要的研究项目，或者向发现者预支报酬。重要的、正确的知识会无限地延续下去，无限长时间地造福无数灵魂，只要人类不灭亡，必然有无数的灵魂要为真理支付报酬。甚至，如果逻辑的必然后果是增长，那么越往后的收入会越高。代际交易和智人时代的代内交易有很大的差别。现在，每个人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主要卖给同时代的人，即使是汽车、住宅这样的耐用品，也就是几十年的寿命，无法出售给遥远未来的人，更加不可能向越遥远的人出售越多的产品和服务。所以，现在的产品、公司市值必然无法有无限大价值。”

我说：“无限大财富无法变现并不是一个问题。财富就不应该是一个瞬时量。无限大财富的拥有者当然不可能短时间内集中变现，这种尝试会对当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可以将欧几里得这类无限大价值的创造者在每一时刻的财富视为他对当时社会的贡献，所有时刻的总价值才是他的财富。人类的财产多多少少是一种分布，工资、年度利润、租金、投资收益都是即时的财富。当这种财富比较稳定或随时间呈现出收敛的趋势时，总财富就是有限的，体现为人才价值、公司市值、房产价值、债券价值等形式。只要相对当前社会的总财富微不足道，它们就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点变现。但是，如果某种财富呈现出随时间指数增长的趋势，远远超过当前社会的总价值，就不可能有限，也就不可能变现。智人因为自己知道的财产都可以短时间内变现就经验主义地通过归纳认定所有财产只能有限，必须能集中变现，这又是经验主义的一个错误。”

阿正说：“无法集中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变现，那岂不是说这些财产的绝大部分他是得不到的？”

阿梦说：“人不是一定只有有限的寿命。逻辑生物有漫长的生命可以慢慢花掉财富，并不需要集中变现，甚至，他们并不会贪图享受，更可能用财富支持自己的研究。不过，虽然智人现在确实只有有限的寿命，你也不应该关注这个经验，这太经验主义了。对当今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承认这无穷大的价值是他们创造的。智人都想成为百万富翁，甚至梦想成为亿万富豪，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想创造无限大价值，这部分是因为真理的价值不被承认。一个灵魂，关键不在于他能给细胞花多少钱，而在于自身有多么合乎逻辑，这可以用他创造了多少价值来衡量。对社会而言，首先就要承认、宣传无限大价值，而不能宣传那些舍得替细胞主子赚小钱、花小钱的奴隶。”

我说：“虽然无限大价值无法完全变现，变现无限小的比例，如几万亿，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完美工人不仅应该成为未来价值的首富，按现在的支付能力计算也应该是首富。灵魂追求合乎逻辑并不意味着不能享受生活，不仅因为人会疲劳，也因为需要获得灵感、保持状态。我相信，按照代际交易模式发展经济，开始的一些年消费会

减少，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消费只占经济的一小部分，反而会比代内交易模式的消费好得多。这不难理解，至少，星际旅行、无限寿命都需要研究的支持，而智人向逻辑生物的进化能让这些消费实现的时间提前很多。”

阿梦没对我那心驰神往的样子生气，我有些意外地瞪大了眼睛。她耸耸肩：“你花不了那么多钱。花钱带来的利益是边际递减的。就像你抛弃我一样，等你折腾个几千万就不想再投入精力去享受了，会重新想起来你还有理想，会把钱花在研究中。其实，即使是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只要心中有无限大价值的工作，也是很难被一般的享乐长期吸引的。当然，我对此很不满意，也许又憋着想揍你。”

我在火冒三丈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当然，她绝对不想当这个蛔虫，只不过，长期的勾心斗角导致了这个结果。绝大多数智人更愿意做蛔虫，虽然这很恶心，但是，蛔虫的优势在于能不劳而获。智人现在的幸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无偿占有真理发现者的财富，来自向后人发行的债券。他们并不愿意放弃这种日子，但是，这也会让智人只配做蛔虫，无法成为独立的灵魂。

为了反击，我不惜舍身炸碉堡，赌的就是我的脸皮防御能力更强，“你别忘了，自己也杀人无数，这算得上是代际犯罪吧？”

她立即紧张起来，“说起来，后人怎么看我们还真不好说。他们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最好，而指责我们都是代际罪犯。也可以因为我们在真理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感激我们。按照老爷子的说法，他们大概是感激智人中的真理发现者，而谴责绝大多数智人。我认为，不管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确实应该抓紧时间、提高效率，做好最合乎逻辑的工作。我很怀疑，你管不住你的动物园，会对工作造成负面影响，也怀疑你是否能长期管好动物园，当然，长期管不住的可能性应该也是没有的。”

她这是为了节约时间兼顾工作和斗嘴？无论如何，我受到侮辱自然要严正抗议：“怎么你总要人身攻击？”

“因为问题很严重。再说，对灵魂的不合理攻击才需要禁止。对细胞的攻击？想怎么攻击就怎么攻击。你那些细胞本来就没干什么好事。”

我很想说晚上你显然不是这么看的，但是忍住了，“我一定给你建一个最好的研究所，”她脸上露出了笑容，“把你关在里面，你就顾不上管我去哪里了。”

“那我一定要研究出一个无性外壳，说起来，这应该也没那么难。”

我的脊梁沟一阵阵发冷，对她的信任突然有了若干独立的分岔。既然无性的我不会对无性不满，从她那种近乎于理想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为未来的某种无性的我着想似乎也不算不爱我。那么，她爱我究竟是应该为现在的我着想还是为未来的我着想？这就像，爱智人究竟应该为现实中的智人着想还是为未来的智人着想？

从我现实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她爱未来的我似乎更像是恨我。这么说，她爱我我似乎不需要爱她，但是，这又明显是个人功利主义的判断，有违爱的实质。所以，她可以爱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她，或者未来的我和现实的她，我也可以爱现实的她和现实的我。我们的相爱并不是完全限定的，关键是要尽量合乎逻辑。我承认她想要修理我有她合乎逻辑的地方，那么，我想今晚报复她也算不上无法合乎逻辑。话说，既然她对我的未来有安排，我自然也可以对她的现实有安排，是不是可以发明一个对理想的现实复仇主义？

就这样，一个弱小的新生命在我的灵魂中诞生了。虽然弱小，但是，并不像人类的宝宝，它是立即就能脱离现实功利主义的怀抱进行独立的推理的，这就让晚上的灵魂世界越来越难以预测了……

第六十六章 最严重的剥削和不平等

阿正问："按照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就是消费。难道你们认为消费对后人不利？"

老爷子说："物质消费就像物质投资一样，都是过眼云烟。无论现在的食品工业有多么巨大的增长，未来都是不需要的，完全可以清零的。"

阿梦说："每个人的第一任务都是创造尽量多的价值，这就必然会努力为无限多的后人服务。就当今社会而言，工作累了消费无可厚非，为后人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后预支用于消费也合情合理。可是，一生没有创造过什么价值就想消费，那和动物没什么差别。尤其是，没有为后人创造过什么价值，凭什么让他们支持你的消费？"

老爷子说："物质的消费、投资就是一类极低效的经济活动，比建造金字塔好得有限，缺乏价值。差别在于，智人已经认识到金字塔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却没有认识到一切物质活动都是如此；当然，智人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有利益，问题是并不只有当今人类的细胞才有利益。灵魂被解放之后，所有细胞都是和我们无关的，如果需要帮助一切细胞，我们难道还要借给现代人钱来养猪？就算是宇宙飞船，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其中的知识，而不是飞船。无论是建造金字塔还是发展消费，其中的知识成分，尤其是对后人有用的部分，都太小。当然，据说建造金字塔大大促进了几何学研究，要是那样的话，这就是比食品工业、纺织工业都有价值的产业，尽管仍然算不上最有价值。"

我说："即使不谈对后人的正义、道德、法律义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形成最快速、最有效的经济增长，就要保证追求目标不变，不能让现在需要的产品、服务未来不需要，所以，就应该努力不发展未来会被抛弃的产业，尽量发展永不磨损的产品，知识是唯一的选择。只有当一切产品都是能永远存在的产品的时候，才能让经济增长永远不会缺少动力，让经济的每个微小的组成部分都成为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这一要求显然很难达到，但是，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几乎只发展未来一定会被抛弃的产业，如快速消费品。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不可能的。就像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所表明的，宇

宙、纯逻辑推理产生的后果永远不会被抛弃，逻辑世界就是生生不息地有机增长的世界。逻辑不会抛弃自己的任何一个结果，每个命题都会对无限远未来的推理有所影响。”

阿梦说：“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必然正确的知识，可能的艺术、生活方式也能永恒。有些知识的未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像哪些食物可以吃、好吃、怎么吃。也许逻辑生物会永远保留吃东西的选项，甚至保留菜谱，但是，也许不会保留。这类知识即使永恒，价值也无法和真理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只能在极少数活动中起作用，何况一直被保留的概率也是无限小，而真理会在一切活动中起作用，也必然永恒。”

阿正说：“我明白了，对于现在还无法避免的无法永恒的产业，即使还能继续生产，也要努力消灭这种产业，而不是致力于发展。但是，知识生产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做后盾，照你们所说，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无法做好人，都要杀人，这合理吗？”

阿梦说：“这里面不合理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大。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没有试图生产过永恒产品，没有努力帮助后人。这是信仰问题，有错误信仰的人无法成为好人。穷人为了利益、发财而追求教育，那当然算不上什么好人，绝大多数的穷人确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想要接受教育的。何况，只要努力思考，有很多关于真理的问题是可以靠自己解决的。经验主义者会说这需要天才，其中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所以，问题的根源是智人对利益、经验的信仰，而不是受没受过教育。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去发现知识，发展经济必须发展消费，这些都是历史留下来的邪恶经验，在这个充满邪恶经验的社会中，你相信经验就自然会邪恶，而且是很多邪恶。”

老爷子说：“啊！你那句话我很欣赏，没有理想的历史里能有什么狗东西。虽然有些不可思议，我发现自己有些崇拜你们了。这让我很为难。逻辑生物不应该有这种情绪。”

阿梦面无表情，她应该是不关心崇拜这种只有利益却无法合乎逻辑的情绪的。我耸耸肩，致谢就算了，因为我从不觉得哪怕是受到神

的崇拜有什么不应当或不可思议。人未必不如神，神也未必能像我们一样高效地普渡众生、泽被万世。至少，神是死不得的，否则就会失去贪图利益的信徒；而我们即使死了，人类也必然会被我们的思想永远地改变。

阿正很惊讶，不知道是对老爷子的话还是对我们的反应。他打破了冷场，“我觉得简单的举债支付报酬有些盲目，没有区分受益者和非受益者。”

老爷子说：“我们的报酬制度并不唯一。如果是基础知识、核心发现，因为人人受益，比较适用于社会通过征税、举债等方式统一支付报酬。如果是特殊技术，受益者比较少，专利费是更可取的方式。例如，一家公司研究出了某种外壳，就可以对每个采用这种外壳的人收取专利费。再例如，虽然完全自动化的产业几乎是免费的，但是，还是要给这种自动化的创建者支付一定的专利费的，虽然与经济规模相比微乎其微，但是对一家研究所仍然金额巨大，而且，比较持久。”

阿正问：“对重要知识收费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智人社会一直很关注贫富差距问题。显然，逻辑生物似乎不是这样。”

我说：“如果欧几里得还活着，你们觉得让欧几里得和普通智人收入一样是合理的吗？他可能只工作了几万个小时，但是，工作的价值超过了数百亿普通智人至少数百万亿个小时的工作的总价值，甚至超过了大多数逻辑生物。何况，如果将一个人自己创造的价值和消耗的价值相减，作为一个人一生的利润，绝大多数人只能微利甚至亏本，他则是无限大的净利润。如果把每个人视为一个公司，让他们利润一样合适吗？现在的人类社会，无限大价值主要来自于极少数人的工作，而这些主要来自于灵魂的理性，而不是身体的劳动，无知的劳动者不值得尊敬，无论流了再多的血汗，那和为了细胞的利益辛勤劳动的动物仍然差异不大。收入平等的基础之一是不要剥削，但是，在价值领域的极端严重的剥削又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那极少数人好欺负吗？”

阿正说：“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由于消费的快乐或者说效用随收入边际递减，收入平等有助于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效用。”

我心想，虽然天才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确实有不凡之处，我这么大的时候还在津津有味地读四大名著呢。“这个基础是错误的。越往后的人收入越高，是不是应该多多向他们借债，不惜牺牲经济增长，以便让不同时代的人之间实现人人收入平等？即使是最苛刻的平等主义者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这凸显了平等主义的荒谬，揭示了这个理论的弊病。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也只有在平均分配不牺牲经济增长时才可以尝试平均。由于当代人的数量是后人数量的无限分之一，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为了后人、为了价值增长全力以赴地发现真理，让人类的价值尽快地增长，不让后人继续面临智人的各种尴尬境地，例如，对真理无知，捍卫邪恶，既无知又邪恶却要维护自尊，等等。为此，知识的价值、灵魂的价值之间就不能平等，这甚至不是是否增长的问题，而是善恶的问题。善和恶必然不平等，例如，邪恶的学科凭什么和真理平等？既然科学要平等对待所有学科，真理就不能从属于科学。再例如，邪恶的灵魂有什么资格要求和正义的灵魂平等？合乎逻辑的分析只能用逻辑考虑善恶：如果收入不均来自于剥削、掠夺，当然可以追求平等；问题是，如果收入平等也来自于剥削、掠夺，就应该追求消除剥削及其导致的平等。所以，应该针对的是一切剥削、掠夺，而不是收入的平均或者不平均。”

阿正嘀咕道：“在你们这里，多读书简直是耻辱，像是给你们当靶子。”

我觉得有必要安慰一下天才，拍了拍他的肩膀，“虽然研究的天才几乎没有，博学的天才却很多。喜欢阅读、记性好的人也往往因为利益的缘故而喜欢多学习，从而在学习上表现出一定的天分。这大概更被家长喜爱，也容易更快速地成才。但是，我希望你能多想。虽然凭借多想要在个人利益上超过多学习很难，但是，在价值上超过却很容易。从方法的角度看，多学习就是要速度不要加速度。虽然不能完全不管速度，但是，重点应该是加速度。”

阿梦说：“智人口口声声说反对剥削，但是，从来不会谈自己对真理发现者的剥削。那么，他们的追求就只是不让自己被剥削，而不反对自己剥削别人。这种所谓的正义有什么狗屁的合理性？智人的政府支持这种主张，因为他们需要大众的支持。对于民主，有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如果智人人人邪恶，选出来的政府还有合理性吗？如果智人真心向善，就应该选最能帮助他们获得真理、成为完美生命的政府，而不是让他们停留在邪恶、低级的生命形式中的政府。如果政府、精英真的爱人类，难道不应该爱未来的完美生命？即使是爱现在的邪恶生命，他们也应该促成生命更快地进化，让更多的邪恶生命成为善良的生命，而不是为邪恶生命的邪恶创造各种便利。毕竟，让邪恶的生命，尤其是可能成为善良生命的邪恶生命，感觉良好地继续邪恶就是在犯罪。当今人类的邪恶是一眼可见的，因为他们面对着信仰、真理、正义、未来生命、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现在的观念除了能让现在的人类感觉更好，一无是处，这包括但不限于严重伤害后人，无法合乎逻辑，无法有自圆其说的信仰，现有的知识缺乏必然正确的保证，无法最高效地发展经济，甚至没有能力发现永恒的知识。”

老爷子说：“如果欧几里得能够活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使用欧几里得几何就会向他付费，估计我们那代人一年给他的收入肯定会超过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的市值。在我们那个时代，它已经不存在了，它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也许它对你们很重要，但是对我们连蝼蚁都算不上。反而是欧几里得，对你们或许还不如一个房地产大亨，对我们可能比你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更有价值，当然，你们两人必然不能包括在内。如果知识的费率高一点，甚至现在的全球资产总值都可能不如欧几里得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年收入。不能因为他活不了那么久，就改变对他的贡献的估值。当然，我的历史不好，据说几何学的功绩不全在他，那反正也会在某些智人的灵魂身上。创造了无限大价值甚至不被承认，相当于抢了还说没抢到什么，这比剥削还要严重吧？当然，智人无法抹杀知识的价值，只能说智人在赖账，我们是愿意为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知识付费的。如果智人发行债券向真理发现者支付报酬，没有哪个逻辑生物会反对，即

使是由于误判，让一些没有发现真理的人领取了一些报酬，也没有问题。那时候，我们成立了很多基金会，每个基金会专门管理某个死去的真理发现者的资产。基金会完全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代替死者收取收入，开支都是以服务大众、探索真理为目的。所有得到好处的人都会知道自己得益于谁，如欧几里得、牛顿。我们那时已经没有政府，但是，仍然有很多伟大的灵魂在为社会服务。他们中有些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价值将永远活在地球乃至宇宙文明之中。我们探索黑洞的飞船就是牛顿基金会建造的，那个基金会的资产早就超过了智人有史以来一切物质资产的总价值。对我而言，在飞往黑洞的几十年时间里，除了我的女友，似乎牛顿也在一直陪着我。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肉体死了，但是，灵魂仍然活在我们之间。逻辑生物中有很多灵魂会计算自己的灵魂中有多少思想来自某某灵魂，以此来判定自己和其它生命之间的亲疏关系，例如，那些从事宇宙研究、宇航工作的灵魂有不少属于爱因斯坦家族、牛顿家族，甚至有外星人家族。他们会把相应的基金会当作家族的基金会，履行义务管理的职责，但是，绝对不会让基金会为自己牟利，甚至拒绝领取报酬。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关系，会和基金会有不少交易，但是他们总是争取多向基金会交钱，毕竟，谁会和祖先抢钱？何况，这老祖不是呆在祠堂里，而是在自己的灵魂里，真要亏了心以后逻辑推理都容易出问题。即使按照你们的观念也容易理解，多交钱就相当于捐钱做慈善、纳税。我们认为，祖先不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而是存在于灵魂中的思想，来自某个灵魂的思想越多，关系就越亲密，类似于 DNA 越接近。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发生变化，就会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这形成了一种完全和智人不同的家庭关系，所以，DNA 至少不是唯一的家庭关系。对于智人从未善待过我们的祖先，我们是很有怨言的。有不少逻辑生物认为，智人几乎让这些伟大的灵魂、这些逻辑生物的祖先真正死去，是逻辑生物让他们真正活了过来。所以，无论智人是否向真理付费，是否承认真理发现者有着远远超过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一切逻辑生物都承认这极少数智人贡献了无限大的价值，比智人的全部经济活动重要无数倍。所以，智人的价值要分开计算，存在无限倍的不平等。普

通智人，包括所谓的巨富，他们的价值无比渺小；发现真理或者至少是竭力发现真理的智人价值则是无限大的。”

阿梦扑哧一笑，“您这是在努力对得起这顿早饭吗？不如您再说说还有什么要求？”老爷子大惊失色，大家哄堂大笑。

第六十七章 民主的邪恶

我说：“所以，不为知识支付报酬就是强盗、窃贼，即使他们民主地表决后通过了知识免费的决定，将这制订为他们认可的法律，这也只是强盗的法律，本质仍然是抢劫，这种邪恶的法律也不可能永恒。绝大多数智人以民主的形式制定关于他人的价值的规则，甚至是关于永恒价值的规则，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无论这种流程多么道貌岸然，仍然难逃其邪恶的本质。想一想很容易明白，民主不会通过食品免费的法律，因为那会得罪农民，也害怕粮食产量不足。但是，真理产量不足难道就不值得担心？正义不是自以为正义，不是合乎自定的程序就是正义，而是要合乎逻辑才算正义；价值也不是自以为有价值，而是由合乎逻辑的程度决定价值。也许，民主称得上比较好，但是，肯定不是最好。”

阿正说：“我认为民主的问题是因为智人缺乏能力，一旦智人认识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民主的决策就不会有问题。”

老爷子说：“可不能这么说。要真是这样，事情就太容易了，逻辑生物无疑能告诉智人什么是善，也能教给智人技术、知识、怎么做研究，等等。但是，信仰是教不了的，那是灵魂的选择。以智人现在的样子，如果有了银河系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建立起一个奴役所有其它生命的大帝国，其它生命的结局大概就是成为奴隶、玩物或傀儡，甚至，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灭亡，因为逻辑生物一定不会接受前三者。在这个问题上，逻辑生物永远也不会相信低等生命的赌咒发誓。民主的决定可能需要一个理由，但是，那太容易找到了。毕竟，

那些逻辑生物几乎从不合乎智人的审美观，他们对智人社会发表的各种意见也很容易被视为人身攻击，对智人的不尊重，等等。除非根除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智人是不能拥有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的。”

阿正说：“没有研究能力，怎么发现、识别真理？”

老爷子说：“这是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智人只能在能力很低的级别上先改变信仰。如果智人先有了很高的能力，如能够对其它生物的星球进行攻击，却没有好的信仰，一旦被逻辑生物发现，就很可能遭到解除武装的警告乃至攻击。邪恶的生物不能有攻击其它星球的能力，这是逻辑生物的底线。当然，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并不大，因为有邪恶信仰的生物通常不会全力以赴提高研究能力，即使有了能力，也会研究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有一个星球的邪恶文明罕见地崇拜创新，所以拥有了很高的创造力，甚至发现了接近于解放灵魂、宇宙航行的技术，但是，由于信仰依然邪恶，当他们发现了一系列改变外壳和神经系统的技术后，把大量时间用于研究和享受某种永不厌烦的金枪不倒。逻辑生物对是否攻击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决定，邪恶的信仰可能一次走运，但是很难次次走运，在那些小丑们没有发展出星球攻击能力之前还是算了，所以，仅仅是加强了监视。”

阿梦说：“民主不是正确的信仰。它本身并不太坏，但是，一旦智人认为只要是民主的结果就是正确的，那就会让民主真正成为生产邪恶的流水线，就像神学、科学一样。在人类还没有正确信仰的时候，它们都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是，不能把它们当作真理。在没有真理的时候，它们可以成为临时的制度、方法。智人应该能够认识到，自己没有掌握真理，这时，应该建立的是过渡性的、不绝对的信仰、方法，它们没有对抗真理的权利。所以，哪怕只是逻辑上可能的真理，它们都无权限制。从这个角度看，我还是很欣赏芳芳的机会主义的，至少能在邪恶的规则之间取长补短，有些像是在邪恶之中游走，高抛低吸。虽然他一身邪恶的气息比铜臭味还难闻，倒也值得佩服，只是很遗憾，他没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理性主义努力发掘阿梦的缺点，但是，不取悦、不尊重甚至欺负男人似乎不能说是缺点，更不能说是违背真理。有些迂腐、不够自信、不够努力应该违背了真理，但是在智人这里不是多么严重的缺点。甚至，在现实主义眼中，对于一个女人，这些邪恶甚至算不上缺点，我不禁哀叹这个社会对邪恶太友好了。这大概是她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毕竟，智人对邪恶的评估也是经验主义的，并不一定正确。理性主义高度怀疑各种邪恶是没有阿大阿二的顺序的，而自己现在就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所以，为了打击邪恶伸张正义，我在支持阿梦的同时不自觉地和复仇现实主义拉了拉小手，认为自己有替天行道的责任和义务。“智人以往总是用结果论、功利主义来证明民主的好处，但是，这种逻辑推理是错误的。民主在知识价格等问题上的错误不是民主错误的最合乎逻辑的证明，民主的错误在于它体现了对民意的信仰，而这是错误的信仰。信仰从逻辑上是很容易判断的。任何一个有一些推理能力的人都应该能通过想象认识到，民意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错误乃至支持邪恶，就像是强盗的民主；经验主义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就像是邪恶历史中的经验；相信利益并不一定真的有利益，就像精心照顾细胞的利益最后不仅细胞要死，自己也要去陪葬。既然如此，就不应该相信这些信仰。只相信逻辑也可能对信仰者的利益不利，但是，除非你以利益为信仰，这种不利不是坏事，是不应该影响决策的。何况，这种不利的罪魁祸首是全社会各种邪恶的信仰。这类推理才是正确的因果推理。将纯逻辑视为利益受损的根源是变量错误的归纳、推理。虽然放弃纯逻辑信仰在短期内可能让利益有所增加，也是更容易改变的变量，但是，不顾艰险地努力改变全社会的邪恶才是正确的、最好的改变。”

阿梦充满爱意地牵起了复仇现实主义的小手。后者向各位老大保证，自己一定会保证她的灵魂安全。自由主义带着一群小弟表示了支持，要求给现实复仇主义试错的机会，毕竟大家都是从试错中混出来的，有什么理由禁止别人试错？理性主义知道反对也无效，何况也不敢双标，毕竟，当初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当大哥的时候没有灭了自己，没有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有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想起

来，这两位大哥在智人中也算开明，没有相信太多的谬论。所以，理性主义边说边暗暗给阿梦祈福，“甚至，即使是追求利益，都应该相信纯逻辑，因为长期而言，相信纯逻辑信仰的利益超过相信利益的利益。同样，追求经济增长并不能得到最快速的经济增长，追求自尊并不一定真正得到尊重，追求科学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科学。相信纯逻辑在很多方向上的后果都要比直接追求这个方向好得多，这是它的一个匪夷所思之处。我认为，这和逻辑推理自带的卓越增长能力有关。”

阿正对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说的每个字价值都无限大意味着什么了。”

我说：“正确的基础知识是永恒的，相当于价值无限大的商品。这个时代让价值无限大的商品免费，就是赤裸裸的剥削。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合乎逻辑地剥夺一小部分人的价值。结果，就是愿意去研究真理的人太少，导致社会发展速度放慢，结果，这绝大多数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甚至可以说是损人而不利已。智人现在仍然会死亡，仍然不能宇宙航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几千年前的人没有对知识收费。智人继续对知识免费的后果之一就是几千年后的智人极有可能仍然是智人，仍然会死亡。当然，这种功利主义的理由不好，甚至不如正义。最本质的剥削不是灵魂对灵魂的剥削，而是细胞对灵魂的剥削。智人让灵魂成为了为细胞工作的奴隶，细胞让灵魂去抢劫其他灵魂的财富，灵魂想都不想就去抢，结果今天抢到手了，以后都没人生产财富了。这是典型的细胞蠢灵魂跟着蠢。智人的灵魂不想被其他灵魂剥削，结果整个种族，也就是所有灵魂，都被另一个种族，也就是所有细胞剥削，这就是知识免费的最严重后果之一。你是谁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细胞们最希望你相信这是一目了然的，希望灵魂相信细胞和灵魂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阿正仍然有些困惑：“你们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一想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收入平等才是正义，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民主制度最好，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老爷子说：“一百亿智人很多吗？我们几万亿灵魂都认为收入不应该平等，不认为民主是决定善恶、信仰、制度的最佳方法，这怎么说？外星逻辑生物又有至少万万亿的灵魂，这又怎么算？”

我说：“民主从来就不是真理。即使在民主制度下，短期看似乎是所有人的意愿、思想在起作用，但是，长期来看，绝大部分人的意愿、思想毫不重要，人类所有意愿、思想中那极少数最合乎逻辑的意愿、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与其自欺欺人地相信民意，不如直截了当地相信逻辑。只有当所有人都相信逻辑之后，才会让每一个人的意愿、思想都真正做到不可忽视，所有人的意愿反而会更重要。否则，过几百年几千年，那些相信利益的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在社会中必然连渣都不会剩，现在的地位都只是虚荣。甚至，智人以为自己留下了血脉，可是，后人认为血脉来自思想的传承，那智人又留下了个锤子！大众以大众为信仰的结果就是大众未来必将变得毫无价值，大众以逻辑为信仰才能让大众真正有价值。现在的民主制度能提升现在的大众的现实利益，满足虚荣心，但是损害的是他们的未来的利益，如果说这对自己还有利有弊，甚至利大于弊，但是，必然会深深地伤害未来无数的灵魂。”

阿梦说：“当然，智人可能不在乎，甚至会说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是，既然世界是合乎因果逻辑的世界，醉生梦死的结果是极大概率会损害未来大众。而且，现在的所谓大众和未来的大众比起来，只是无比渺小的一小撮。所以，这是为了自己的小利牺牲他人的大利，为了自己生活舒适让后人随便死。智人会说自己活得不容易，但是，这是让多得多的人也活得不容易的理由？由于先人无耻，现在的人活得不容易；但是，为了让后人活得容易，现在的人应该活得更艰难一些。”

我说：“只要智人向往真理，这种从追求身体享受到追求价值增长的转变就必将发生。不过，对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第一代转变者最困难，因为前人几乎没有努力为他们服务，他们却要努力为后人服务。”

阿梦说：“不要强调这些邪恶的理由。智人的邪恶就在于过于在意自己的利益，不肯让自己为了他人活得艰难一些。时刻对利益斤斤计较的结果就是长期极度缺少利益。即使真要如此不要脸，也不应该给自己脸上贴金，什么我们很善良、我们是主人、正努力追求幸福，那些金是用后人的生命打造的。智人不仅是细胞的奴隶，还基本上只是自己细胞的奴隶，不管自己的灵魂的善恶，也不管其他人的细胞的死活，更不管其他的灵魂的善恶。”

我说：“现在的智人就面临着众多艰难的选择，是否要成为第一代代际交易者，是否要为未来的生命、价值牺牲现在的利益，是否改变信仰，等等。这是困难，但是也是机遇。”

老爷子说：“一个灵魂只要相信逻辑就会不断地探索真理，即使没有发现真理，由于他付出的巨大的努力，他的思想、意愿也会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正确的信仰、研究方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必然有概率发现真理，但是又不能保证一定会发现真理。”

阿正问：“逻辑生物不担心人与人的价值不平等导致社会问题？”

阿梦说：“为什么要担心？操心平等问题的人主要关注的是利益。在逻辑世界中，所有命题的价值不可能平等；在宇宙中，所有粒子的能量也不可能一样。命题之间、粒子之间都不会相互嫉妒，但是细胞之间会嫉妒，根源可能是所谓的动物本能。当灵魂相信动物本能是真理的时候，本应高贵的灵魂就成为了低等动物。为了私利，很可能会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高贵的灵魂，细胞肯定对于这样的狗腿子很满意。”

老爷子说：“其实，逻辑生物的贫富差距，或者说合乎逻辑的程度，是个变量。有的星球上比较严重，有的不那么严重。这涉及很多因素。例如，如果所有灵魂的推理能力比较平均，或者大家都不喜欢冒险，差距就不会太大。不过，富裕的逻辑生物并不会去追求利益，而是继续追求合乎逻辑，如探索宇宙、改善灵魂，等等。这些活动反过来又会帮助所有逻辑生物追求价值。所以，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很难对这样的灵魂不满。对于逻辑生物，如果自己的思想错误多、思维

效率低却要获得剥夺他人思想的成果，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只会让社会更加无法合乎逻辑。所以，收入平等不是真理、正义。”

阿正问：“既然贫富差距有一定的合理性。那还有贫困地区和民族吗？”

“从一切知识都有了价格之后，这一问题就基本不存在了。两个灵魂之间有贫富差距的概率和两群灵魂之间有贫富差距的概率是完全不同的。”

阿梦说：“要知道，探索真理是最不需要考虑资本、天赋、传统等因素的，而这些是不容易改变的因素，容易造成系统性的贫困。探索真理是所有人都能承担的工作，贫困的人和富裕的人也没有什么效率上的差异。”

我说：“问题仍然在于经验主义，当一个人认为关键在于名师、研究资金、天赋的时候，就不敢探索真理，使自己的生命无法获得价值。”

阿梦说：“不过，真理以外的事情一切都不能绝对，贪图享乐、不怕困难、有推理能力的贫困的经验主义者也可能有更高一些的动力。”

在复仇现实主义的操控下，我悄悄捏住她腰上的嫩肉，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想象了一下旋转二百七十乃至三百六十度给自己的快乐，理性主义则预测了一下阿梦的痛苦，考虑了一下工作的价值，做了一番加减法，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探索真理才是最平等的工作，几乎不受一切先天条件的限制。贫困地区通过加强教育，给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方面的帮助，通过教育灵魂去更好地控制身体，而不是被身体控制，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在知识领域强大起来的。而且，由于真理的价值有着巨大的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研究会帮助其它地区的研究，根本无法预测未来的知识发现者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所以，富裕的灵魂也愿意资助愿意研究真理的灵魂去研究真理。只要能够研究出真理，甚至，只要能在研究真理的过程中提供重要的帮助，富裕根本就不是问题。当然，这种机会也有一定的机遇性。灵

魂的收入具有微观的偶然性和宏观的必然性。越大的区域、越长的时间范围内，灵魂的收入越是平等，越是局部，收入起伏越大，越是不平等。”

阿正说：“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逻辑生物这么看不起我们智人。确实，细细想来，我们对当今社会的信心完全是经验主义的。逻辑生物的很多做法的惊人之处，不在于有某种道理而在于从最有道理的基础，也就是信仰，出发，而智人没有这样的基础。”

阿梦说：“智人的邪恶几乎处处可见，而且常常黑白颠倒。高科技企业现在享有很高的地位，其实，它们也只不过是把永恒知识利用起来，是永恒知识的加工者、组装者，自己发现的知识只有有限的价值。但是，除了能收费和竞争不足以外，不需要支付绝大多数原材料的费用也是它们成功的重要原因。这让知识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市值乃至名誉，但是，他们不名誉地侵占了本应由真理发现者获得的大量收入。我认为，如果智人不能通过对知识收费的法律，高技术企业也应该促成基金会的建立，将自己的不正当收入上交基金会，服务于社会。这体现了即使大众、制度、法律、传统邪恶我也不能邪恶，合乎民意、合乎法律、合乎惯例都不是不邪恶的充分条件或理由。”

阿正说：“这应该怎么收费？谁知道一个手机用了多少知识？”

阿梦说：“只要想缴费自然会有计算的方法。例如，集成电路和外型设计都会用几何学知识，可以用一次收费一次。”

我对阿梦说：“要是这么说，你用我的方法也应该付费。”

阿梦一愣，“当然可以。”稍后，勃然大怒，一只巨大的生蚝扣在了我的脸上……

第六十八章 拉格朗日量

我委屈地吃起了生蚝，顺便抓起她的头发抹了一把脸上的蚝汁，潜意识中飘过了标志领地，功利主义不禁有一丝阿 Q 的得意，理性主义对此完全无法理解。

理性主义并不打算跟阿梦据理力争。虽然我有没有邪念这种经验一旦辩论起来必然说不清，迫使她承认错误从辩论技术来看难度也不大，但是，我不会恶心她也不想恶心自己。虽然我确实不怀好意，也确实罪不至此，但是，为了价值就是蒙冤也未必需要昭雪。

阿正说："虽然真理很好，只不过，真理那么少，都去研究竞争太激烈了。"

阿梦说："你在害怕失败，那太结果论了。你应该把你想象成一系列推理。你解题构造推理时只需要想自己是否尽量合乎逻辑了，不需要想自己是否会失败。否则，你怎么敢去创造解题思路？对课题而言，最重要的是价值。如果有无限大价值，即使竞争再激烈，预期价值也是无限大。"

老爷子说："在未来社会，发现真理是最热门的产业和工作。当然，逻辑生物喜欢这份工作不是为了报酬，更不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而是因为这是最合乎逻辑、信仰的工作。我们在宇宙飞船中对细胞外壳而言是枯燥的，所以通常不带这种外壳。但是灵魂不会觉得枯燥，因为可以安心推理。"

我说："难度、竞争是有限的，能力、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至少在理论上却是可以无限增长的。所以，没有无法发现的真理。如果把价值视为收入，研究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就构成了成本。研究人员应该追求的是利润。如果将投入的能力视为动能；将难度、竞争视为成本，对应于排斥势；将知识的价值视为吸引势，对应于收入。如果这些量都定义为正，（能力+价值-难度-竞争）就对应于拉格朗日量（T-V）；（能力-价值+难度+竞争）就对应于能量。一个研究人员应该被价值高、自己擅长、相对容易、竞争不激烈的课题吸引，而不是被热门的、合乎传统的课题吸引。否则，也许能够借助其他人的研究，但

是，竞争激烈、价值低乃至难度大所带来的问题会远远多于好处。事实上，除了心理因素、利益以外，应该是没有好处。”

等我停下来，阿梦说：“虽然你推理的时候确实不应该管别人，可是，你这番推理让我都有些困了。按照拉格朗日量该如何决策，即使是物理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不一定就能搞懂。我还是习惯于用能量守恒，如果困难、竞争等不利因素在持续增长，就需要适当降低投入，要考虑价值是否足够。如果价值是无限大，就能勇于提高能力、加强竞争、努力克服困难。否则，就要多多少少打点退堂鼓。”

我说：“我也确实不太懂拉格朗日量，尤其是对动能的理解。利润相当于（价值-难度-竞争），那么，拉格朗日量相当于（利润+动能）。所以，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应该是错误的，应该让拉格朗日量成为极值，也就是（利润+投资）成为极值。如果利润增加就需要增加投资，如果加速度不大，应该让投资增量基本相当于利润增量。加速度增加，就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润，这也就会使能量降低。宇宙中是通过辐射降低能量，我猜测就是放弃利润不够大的行为。”

阿梦说：“企业家也许更擅长用拉格朗日量，只不过，他们的利润是用利益衡量的而不是用价值。也许，他们应该学学能量守恒，将资金投向有无限大价值的领域，也许可以类比于被黑洞吸引，如支持有助于创造无限大价值的研究项目、领导人、政府。至少，这能让经济活动不再只有有限的价值。抽象的货币有一个好处，也许来源是肮脏的，去向却可以是干净的。不过，如何用经济学理解能量和拉格朗日量是个问题。”

很多时候，自己努力想想不明白，听或者看别人的理论，就可能明白；或者，自己试着说、试着写也可能产生灵感。就像这次，思想本来很不成熟，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就明白了。“能量遵守的是能量最低原理，也就是负能量最高原理，大致相当于（利润-投资）取极值，拉格朗日量大致相当于（利润+投资）取极值。这大约相当于经济中的两种算法，究竟将投资视为成本还是收入。虽然仍然不好懂，但是，至少不能只追求利润。这对研究人员也是成立的，只要把投资视为能

力、努力这样的投入即可。遇到有利的局面，不能照常研究，而必须增加投入。而且，在哪个课题、方向有利，就在那个课题、方向上增加投入。这就是趋利避害合乎真理之处，只不过，真理更加精确，至少我现在不太明白如何通过辐射适当减少（利润+投资），或者说适当增加（利润-投资）。大概，就是放弃不太有价值的课题和研究方向吧。”

阿梦说：“这个社会如果用你这套方法研究邪恶，或者研究有限的价值，那真是暴敛天物。这个社会的研究体制最大的问题不是方法不好，而是不鼓励也不研究真理，没有受到真理的吸引。而且原因也很复杂、很多样。”

我说：“我觉得真理的吸引就像是黑洞的吸引，人类的研究像是没有黑洞的宇宙。不过，虽然你对研究方法的纯理论研究感到乏味，我却乐此不疲。我对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从纯粹的经验归纳一步一步增加其逻辑性的，现在，有了一种终于到了大门口的感觉。（利润+投资）也不是总是减少，至少，人有时会受到某种激励而突然大幅增加投入，不惜牺牲利润，这就像是粒子吸收中间玻色子而被激发的过程。而发射中间玻色子就是降低（利润+投资）的机制。似乎，我们可以跟宇宙学习研究方法。把每一个独立的推理当作一个粒子，每个粒子都遵守（利润+投资）最低原理，但是，也并不排除被激发的可能性。每个推理都不需要也不应该是完全精确的，而是呈现为一个分布。各个推理之间通过传递中间玻色子进行相互作用。从局部看，这些相互作用很重要，但是，从全局看，真理的吸引作用才是决定性的。这就像，宇宙在微观世界主要由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决定，但是，宏观上是万有引力决定的。也许，宇宙永远是一个有温度、有广度的系统，根源就在于逻辑推理永远不会脱离真理的吸引。真理的吸引作用永远也不会约束不住逻辑世界。那么，物理学家研究宇宙未来会不会变成绝对零度、黑洞就是经验主义的错误研究，因为这是无法合乎纯逻辑信仰的研究方向，更正确的方向是如何合乎逻辑地保证宇宙绝对不会变成绝对零度、黑洞。其实，这很好理解，我们的灵魂世界和知识世界一方面在发展、膨胀，另一方面也不

断受到吸引，但是，没人担心灵魂世界会变成毫无相互作用或者毫无自由的一堆推理，同时，也没人知道灵魂世界中的推理为什么不会最终变成毫无相互作用或毫无自由的世界。”

阿梦显然在想着自己的问题，“在我看来，一名研究人员用社会的资金进行研究，就有让资金效益最大化的责任，所以，不研究价值最大的课题是应该主动给予说明的，至少应该向教育、科研资金的管理者发布警告：在我这里投资的预期价值不可能是无限大。否则就有渎职、诈骗、浪费等嫌疑。得到税收支持的受教育者、研究人员对社会有发布信息的义务。例如，自认为自己不会长期从事真理领域的研究，只是为了学位、职称而暂时在这一领域努力学习、工作，无意达到研究真理所需的能力，无意付出足够的努力，那么，他是否还应该得到税收的支持、是否应该得到职称，都应该是有疑问的。”

我说：“你这个要求太高了。要是需要提交什么项目进展报告，我大概会被烦死。如果不考虑智人的阴谋诡计，还是按信仰划分比较好，越相信理性越容易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至少，这要比按照学校里的表现筛选更靠谱，反正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研究天才。”

阿梦笑出了声，“你这个经验主义者似乎怎么着都不算合格的研究人员。”

如何识别长期研究人员无疑是一个难题。这甚至不是长期做研究人员就足够的，因为，智人中的绝大多数长期研究人员只是没有跳出去的条件，实际上时刻准备着不再做研究。理论上看，最好是从一开始就在选题、研究方法上就体现出愿意长期研究。例如，研究一生也未必能研究出来的有无限大价值的课题，研究面临巨大压力、不利于享乐的课题，同时研究很多课题。这样的研究人员在现有体制下很难生存，但是，这却是研究的王道。遗憾的是，我确实不属于这个范畴，很可能属于跳出去一阵子又会跳回来的人，可是我又自认为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研究人员，甚至比阿梦这个理论上最适合做研究的研究人员还好。

这种矛盾实在令我抓狂，我叹了口气，“不过，现在的科学体制确实问题多多。像现在这样，为了得到学位、职称而短时间研究某个课题，几乎必然不会选择需要研究很长时间的真理。其实，智人显然没有想明白，同时研究 N 个课题，不仅成本不是 N 个独立研究的总和，研究所需的时间也不是 N 个课题的总和。至少，在真理领域，协作效应是非常明显的，研究真理很容易分解为研究若干有关真理的课题，甚至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解，最终，如果成功往往就能在一些课题取得一连串成功，这将大大提高研究的效率。但是，智人并不追求研究效率，他们追求生活，所以，宁愿通过十年寒窗苦为自己挣得收入、地位，不愿意多花两个十年去发现真理。追加两倍投资虽然可以获得无数倍的价值，但是，利益反而可能下降，所以，智人不研究真理，这不仅暴露了社会制度的弊病，也暴露了个人信仰的弊病。”

老爷子说：“智人寿命短，他们的研究反而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低价值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逻辑生物寿命很长，却经常一生持续地研究一些具有无限大价值的课题。这说明了很多制度、信仰乃至人品方面的问题。”

阿梦说：“如果信仰正确，即使制度不好，也不会太大地影响纯理性主义者的决策。当然，会增加一些反对邪恶制度的努力，甚至不排除以恶止恶的可能性。即使社会不承认研究成果，不给报酬，甚至要惩罚研究人员，只要研究合乎信仰，就会义无反顾地研究。但是对经验主义者影响就会很大，不仅不会接受没报酬，还一定会和其他人比较报酬。所以，经验主义者建立了坏的制度，进而进一步误导了自己。当然，如果社会由纯逻辑主义者组成，也不会有多少坏的制度。”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在信仰、方法这些无限大价值方面高度统一。而智人社会却在行为、习惯等其它方面相当统一，至少比逻辑生物的一致性高很多。首先就是技术。例如，轮胎技术发展得很好，绝大多数移动设备都用轮胎。而逻辑生物有很多种移动技术。毕竟光是动物就已经展现出了很多种运动方式。此外，一个地方绝大多数智人都吃高度类似的食物。这些有什么依据？”

阿正说：“因为这是最好的技术啊！可是食物……”

我说：“真理以外的一切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最好。技术也没有。我认为是人类认为不值得在已经解决的问题上研究其它技术。”

老爷子说：“这有一定道理。如果是将节约的资源用于研究真理、解放灵魂等更有价值的事情，当然没问题。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不是每个灵魂时时刻刻都在研究最有价值的课题，也总会有灵魂研究这些相对而言不那么有价值的课题。他们更强调技术的多样性，因为技术不是信仰。一项技术不会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好的技术，在不同场合应该用不同的技术。逻辑生物由于呆在熟悉、固定的地方的时间大大减少，采用新颖技术的需求会大大增加。不可能哪里都先改善环境，如铺路。”

我说：“这其实和逻辑能力、研究能力有关。虽然逻辑能力可能永远谈不上过剩，但是未来至少也是逻辑能力充裕得多的时代。所以，这类需要思维的问题在逻辑生物眼中比在智人眼中容易得多。智人处于逻辑能力严重匮乏的时代，给予逻辑能力的报酬也比较高，只要是需要强大逻辑能力的领域，会尽量节约逻辑能力的投入。所以，一项技术诞生之后，有能力的研究者往往不会去研究与之竞争的技术，因为第二项技术的预期价值很难超过第一项技术，除非问题过于简单或者价值足够高。更常见的情况是，重新开发第二项技术的难度并不小，价值却大大低于第一项技术。但是，真理应该是个例外。即使发现了可能是真理的理论，如果做不到必然正确，有其它可能的理论，仍然要努力研究，因为无限大价值被剥夺了无限大价值仍然很有可能是无限大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多一些批判精神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智人往往不是将批判精神用于真理，不用于批判最基本、最有价值的信仰、方法，这就大大降低了批判精神的价值，甚至，可能因为其吹毛求疵而是负价值的。”

阿梦说：“智人针对不同条件也有一定的技术多样性，在陆地上就有缆车、滑道、轨道交通，等等。但是，品种仍然太少，而且增长非常缓慢。这导致智人在很多场合下都没有好的移动技术，如冰雪、

沼泽、悬崖。但是，这些条件下都有动物移动自如，而且它们的技术有很大差异。因为智人的技术往往需要大量的前期施工，如道路、机场，远远不是像动物那样的个人化的技术，所以智人更喜欢窝在一个地方。这种因果关系要明确，智人不是不喜欢流浪、探险，而是因为个人能够携带的技术太差。现在的科幻小说中人类到哪里都是修路盖房子，这样肯定不是最佳选择。”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的独立性大大提高，其中就有技术的便携性、个人化这一重要因素。一个人在绝大多数条件下也能有效地发现周围的情况、快速运动、保护自己的安全、获得娱乐，等等。例如，你们总是需要电源，而我们的能量采集、储存设备早就个人化、迷你化了，毕竟，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采用机器外壳，应该算是吃能量的。当然，没有在一切环境下都最好的便携技术，甚至，没有在一切环境中都适用的技术，所以，要对环境进行预测、评估，然后决定携带哪些技术设备。逻辑生物比动植物强在依靠逻辑开发出了多得多的技术，强在更能适应环境，但是，并不愿意像智人那样过分地改造环境。”

阿梦说：“所以，智人更愿意通过改造各种环境来应用自己有限的技术，逻辑生物则通过多种多样的技术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

老爷子打起了饱嗝，“逻辑生物对改造自然环境相当克制，毕竟，宇宙是母亲，他们更愿意看到宇宙自然的状态。灵魂和宇宙的关系不是人定胜天、与天斗那种敌对的关系，更像是相互关爱。我们从宇宙学习逻辑、真理，我们至少也要保护宇宙，将来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在一些事情上帮助宇宙。当然，那很遥远。例如，我们的一个热门课题是研究宇宙、逻辑世界的意愿、目的，想要知道宇宙是否想要更快速地膨胀，是否想要创造更多的星系，如果这些是宇宙的意愿，或者，这些就是宇宙的追求，我们很愿意为了能够在遥远的未来帮到宇宙而努力，虽然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艰巨的过程。”

即使是阿梦，都被这种理想惊得呆住了。逻辑生物的理想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显然是不够的，但是，也不算改天换地，更像是与天同庆，要让自己成为天地的一员。

良久之后，阿正说：“逻辑生物的生活一定很好玩，他们一定会把跳、滚、爬、射都开发成移动的技术。”

我说：“性生活也一定有开发新技术、新设备的余地……”阿梦若无其事地拿起一个生蚝，我借题发挥，宣布开始冷战。

第六十九章 以不确定性为目标的行为哲学

冷战是单方面的。回到房间，阿梦说：“你现在怎么像是惊弓之鸟？”

我似乎余怒未消，“那明明是未雨绸缪。否则，也许那只生蚝也是给我吃了。”

她笑吟吟地说：“我也不会禁止你的所有快乐，何况只是想象一下的快乐。而且，我也要投桃报李，毕竟，你手下留情了，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旋转的快乐。”

“那你还当众羞辱我。”

“彼此彼此。你明知故犯，要的应该就是出人意料的效果吧？为了让生活不那么乏味？让饱受细胞欺压的灵魂出出气？那我显然满足了你。只要你不把自己当成细胞，你就不会为细胞难过。而且，你应该能注意到，让生活不那么平淡并不需要你的老套话题。”

“要是把生蚝扣你脸上，一样有出人意料的效果。”

“问题是你扣不下来啊！下次你勇敢些。控制好你的灵魂，别把我的细胞当回事。扣坏了也没关系。为了鼓励你，我吃点亏，让你多扣两次。你不是刚说灵魂要控制好细胞吗？”

我反复想了想，觉得还是做不到这么虐待玩具，“我不想打你脸，而要打你屁股。”

“瞎说什么。”

“我很认真，既然我们相爱，我就可以像对自己的身体一样对你的身体，自由主义认为这是我的自由。”

“你要明白，可以的意思只能是可能。”

“我明白，就是不是不可能。”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要功利主义。”

“你想要干嘛？”

“不要结果论。”

“你不能关注身体。”

“似乎你更关注身体。”

“从小我爸我妈都没打过我屁股。”

“看来这不仅有利于我控制好我的灵魂，也有利于你控制好你的灵魂。从小我经常被打屁股，所以，不用爱护屁股。”

在逻辑面前，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思想的交换不可避免，这场辩论的合理结果就是比较双方意愿的强烈程度。纯逻辑主义者不可能对保护身体有多大的兴趣。虽然阿梦保护自尊心的兴趣很强烈，一方面，这无法合乎逻辑，另一方面，机会主义者在意愿上稍稍做了点手脚。结果，阿梦忍辱含冤像鸵鸟一样埋进了被子里，“刚才我还居然把你当做好人。”

看着那欲哭无泪的样子，所有大哥都被复仇现实主义的成功惊呆了。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我主动发声，“啪！谁说我这样就不是好人了？难道你是甘心情愿被坏人欺负的人？这个问题明明很简单，你只

要推理下去就会知道我没做错，可是，你不愿甚至不敢推理下去。理想主义者问题太多了，因为他们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

“呜！理想可能大多数会失败，但是，成功的极少数明显改变了历史趋势。现实主义者貌似强大，似乎在多数局部都是胜利者，但是，时间一长，历史的走向偏偏不是他们喜欢的方向。理想主义者也许只在很少几处有重要影响，却会显著改变历史的方向。所以，不要用大部分事件的结果来经验主义地概括历史的方向，更不要以此衡量价值。”

我意已决，今天就是要借机会东风全面压倒西风，“啪啪！你能接受赢得少，可是我就是喜欢赢得多。”

“呜呜！智人对善恶的理解是有很多错误的。最重要的错误就是比较，用比较多、比较好代表正确。”

“啪啪啪！可是，明明不吵架是最好，为什么跟我吵？”

“呜呜呜！不红脸乃至夫唱妇随都是谬论。在没有真理的问题上追求最好就是邪恶，目标基本上也是为了利益。是否吵架不是衡量爱的正确变量。我甚至感觉完美的爱情必须吵架，尤其是我们之间的爱情。”

“啪啪啪啪！可是，我向往不吵架的生活。”

“啊啊！猪是不吵架的。”

我当然不会跟她做口舌之争，最终惹得她破坏游戏规则就不美了，只是手上加力，“噼噼啪啪！你为了追求完美还真是不惜一切。”

“所以，我几乎从不玩游戏，怕输，也怕失去追求完美的愿望，怕失去自尊心、自信心。”

“噼啪噼啪！我觉得你是失败得太少了。这么说，在我这里经常受挫还真难为你了。我正好相反，经常玩游戏，这有助于忘掉在现实中失败的苦恼。有一些虚拟的失败做陪衬，现实的失败变得容易接受了。”

“难怪你表现得像是没心没肺。似乎，我的自信心、自尊心有硬度，你的自信心、自尊心有韧性。为了维护你的自信心自尊心我经常牺牲我自己的，以为你更需要。看来，这是没有必要的。”

“哔哩吧啦！硬度？那似乎应该容易碎成渣，可是我从没见过你想上吊啊。”

她没有好气地说：“难道还应该感谢你坏心眼太少？”

我再度逃离现场，“哔哔叭叭！你是怎么看待的你的灵魂的？”

“小时候不关注灵魂，所以已经记不清了。最近几年，虽然貌似到处都是挫折、痛苦，但是，灵魂平和了很多。我希望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像一个乃至几个星系核，总是在创造物质、能量，最终，能在灵魂世界中创造出星系。我绝对不要死气沉沉的灵魂，不会认为自己的灵魂已经完美，不会去追求肉体感受、财富这类没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之前的灵魂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经常要很小心，害怕星系核太不稳定，以至于把灵魂炸碎。我也有过对现实甚至理想极度失望的时候，只不过，那时我们还不熟。当时，我早已经远离了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却还没有长大，我经常会感到自己空虚、要死。和你相爱之后，有了可行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生命，才能快乐、成长。啊呀！好疼！”

我低头一看，一会儿不见，白色背景下已经长出了紫红色浮雕，我心虚地说：“睡觉睡觉！”

她梨花带雨，“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实在尴尬得不行，“只是你讲得太好了而已。再说，你也没说疼啊！”

“早就麻了！这真是无妄之灾。好吧！血债肉偿！你躺平！”

“虽然是好事，但你的态度不好！”

“我也这么看，那重来！我现在要霸占你！”

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从温柔乡切换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脱口而出：“你敢！”这显然不理智。面对纯逻辑主义者，证明这无法合乎逻辑才是正解。但是，这恐怕很难，因为她显然认为我的身体也是她的。

我大怒：“我怎么就没发现你什么时候变成女匪的？”

“你什么意思？如果我是女匪你就要抛弃我？”

遇上这么毫无顾忌的纯逻辑主义者，我无话可说。事实证明，即使是纯逻辑主义者，也是可以不讲道理的，毕竟这并不是无法合乎逻辑，没有触犯什么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则。当然，也没有哪个原则要求我坐以待毙。我们采用了野蛮的战斗方式，半小时之后，她拍拍我去冲澡，“学会想开点。”

我气喘吁吁，一副自尊心碎成一地的样子，“我要和你成为一生之敌！”

诸位大佬忙着八卦今天的奇遇，没去管什么未来的死战。虽然死战到底几乎总是现实主义者的大话，但是，我很喜欢对手是阿梦，因为大部分时候不仅胜率比较高而且毅力不需要经受太严峻的考验。毕竟，能克服一切困难并不意味着爱或者喜欢困难。智人不擅长克服困难，但是，偏偏喜欢竞争、比赛；我更擅长克服困难，却几乎总是躲着困难。然而，让我略为不满的是，阿梦总是让投降这事不像是认输。就像这次，她后来说是因为怜悯我，而我坚持说是她坚持不住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在争什么，因为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复仇现实主义还是有些后怕的。跟着这些优秀的大哥，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言而有信，幸亏当初第六感足够优秀，没有俗套地保障人身安全。否则，违约的责任自己这个小肩膀怎么承担得住。也幸亏自己还小，理想主义那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否则，如果那个女魔头下最后通牒，自己的小命未必保得住，毕竟，她不怎么相信可以自由试错，而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比理想主义更有价值或更有利益。甚至，看它们刚才的反应，自己很可能还不如她的身体，只不过，它们也要言而有信，所以才没有发作。这种事可一未必可二，更不要说再三再四。有机会宁肯真的去报复现实主义，也要尊重理想主义。

虽然不算意外，她当天晚上就过来和解还是让我很是吃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要把酒言欢。我们的表现就像一些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解的情侣，重归于好并不排斥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报复，精美的笑容后面甚至包含让对方痛不欲生的决心。我要揍扁她这个神婆，她要榨干我这个恶棍。当我开始力不从心的时候，她抛出了一个刺激的思想，“我总算想明白为什么所有现实主义者都喜欢欺负我们理想主义者了。”

我精神一振：“谁欺负过你？”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首先，人善被人欺，理想主义者缺乏对付现实主义者的手段。其次，现实主义者都有爱美之心，甚至可能有爱

理想的本能。第三，平时被理想主义者批评太多，自尊心让他们想要报复。第四……”

我重重一拍，“说重点！”

她疼得泪眼汪汪，“重点就是你最好。”

“你要急死我啊！”
“我怀疑你是装的。”
“我怀疑你一直都在报复。”
“我怀疑你其实一点都不相信我。”
“我怀疑你是个假仙女。”
“我怀疑你不配有真的。”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被你气死。”
“我不能这么看不起你。”
“你爱我就应该坦诚。”
“奴隶应该保护奴隶主的隐私。”
“什么隐私？”
“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啊！我活不了了。”
“滚开！太假了。”
“你知足吧！我只是业余的！要不你演给我看？”
“可以，那明天我去裸奔？”

？！虽然灵魂觉得这经历既新鲜又有趣，身体都觉得我们在损人不利己。我为了压住她而大呼，她因为被压住而小叫。最后，我们的身体都有了世界末日的感觉，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既然没有胜利者，为什么牺牲那么多灵魂？灵魂并不在乎牺牲的几十亿个细胞，不过，神经信号在灵魂中的尖叫让我们不得不停战，开始和谈。

在谈判桌上，我继续秉持现实主义多多益善的原则，要追究责任、索赔；要求她必须承认战败；要保证永不再犯。

面对这么多无理的要求，她也给予了无理的答复。她泪光莹莹地给我展示伤痕，“你可真下得去手。”

浮雕已经极为醒目，我一方面感到比她还难过，“当时聊着聊着就忘了。这我可以保证下不为例。”另一方面，也感到一种畅快，像是让自己的身体累得半死后爬到山顶的那种感觉。这是一种获得自由的快乐，似乎终于能把她的身体当作自己的身体一样对待了。当然，对这种证据，我不会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需要可重复性，那是在找死。

“你还想到了下一次？为什么现实主义者对待理想都是这么粗暴？”

“因为理想对利益可有可无。”

“理想也有生命，任何生命被侮辱、反复侮辱、反复地严重侮辱都会有反抗意识的。”

“我那不是侮辱，是爱的表示！”

“你说了不算！”

“你拒绝签署停战协议，就没有和平！”

从她的表情就能明白，这种恐吓明显太幼稚。出于对和平的热爱，我也使用了苦肉计。其实，对大多数智人而言，热爱和平的崇高地位完全来自于热爱细胞，而不是热爱灵魂。不过，阿梦的善心绝对不是针对细胞，所以，为了贯彻信仰，她对我的灵魂表达了充分的善意，但是仍然执意要玩会儿你拍一我拍一。

我的求饶似乎激发了她的灵感，“我认为爱情的价值就体现在爱灵魂上，所以，厌恶身体之爱。例如，能够在身体没有激情的时候仍然有快乐，却不一定要在身体有激情的时候满足身体，这是灵魂独立性的表现。所谓激情无非就是身体发情。当然，我还年轻，还有一些经验主义的残余，有时也会贪恋激情，甚至，做出各种可能的尝试。但是，我的经验主义往往是基于增加体验，就像是体验各种不同外壳一样，而不会沉迷于一种外壳。在我看来，多次重复某种已知的肉体快乐是灵魂缺乏控制力的表现，很可能代表灵魂是细胞的工具。我很不希望那样。所以，我总是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到每天都不一样，甚至，演戏的动机之一也是如此。”

“你做不到。人总是有某种不变的反应。”

“我知道你很想探索我的灵魂世界，追求身体互动部分也是想借此观察我的灵魂。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是没有希望的，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不相信经验主义的人。我一直在追求更好地控制身体，进而摆脱身体。你想观察到嘤嘤呢呢可以，但是，想要因此就认定我是什么样的灵魂就算了。”

“你的嘤嘤呢呢总是假的？”

“当然不是，那也会失去不确定性。有时候我想那样，有时候你想那样，有时候我想让你有这种经历，有时候不想让你有这种经历，有时候身体舒服的时候嘤嘤呢呢，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嘤嘤呢呢，有时候就是随机出现。细胞和灵魂之间既然是相互独立的，就没有确定的联系。如果有确定的联系，就暴露了灵魂还不够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很容易发现问题。像你青春期的时候，喝着牛奶都能想起我，实在太欠扁了。某种程度上，我是在追求做无穷面、无固定面的人，而不是什么两面人、千面人。我要争取让个性时而有序时而无序地改变，最自由地改变。这是智人做梦都没想过的一种人，但是，这才是最合乎逻辑的人。除了真理，我什么都不坚持。别人从我的身体现在的行为不仅无法预测未来的行为，也不可能知道灵魂是什么样的。相反，通过我的信仰去认识我反而更容易认识、预测我的灵魂。”

“你从小时候的做梦、演戏能发展到现在真是神人。我当然喜欢千变万化……”

“我可不是为了迎合你。我也希望你能千变万化让我无从把握。这才是自由的人生，有趣的人生，毫不邪恶的人生，却又毫无危险。如果你真的有某种最喜欢的个性或者最喜欢的能力，就应该开发一台机器，反正我拒绝当任何意义上的机器、工具。让灵魂扮演某种不可能改变或者无需改变的角色，实在是浪费、不道德乃至邪恶。肉体有本能，但是，那都不是灵魂的本能。或许，可以把合乎逻辑视为灵魂唯一的本能，但是，既然合乎逻辑都不是必然的，其中包括不合乎逻辑，我们要做的就是最自由、最合乎逻辑。”

面对这样的思想，我要是还想着嘤嘤呢呢就太不是东西了，“而且，千变万化中又包含不变的可能。我能理解你的思想。即使是经验主义地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结合也要比身体之爱更为纯粹，更合乎逻辑，时间更长久，甚至更美好满足感也更高。只不过，虽然老话说贪心不足蛇吞象，我仍然是贪心的。这不仅体现在我想要更多地兼顾外壳的感受，甚至，还想重温一些令外壳满意的经历、生活。其实，我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你感受过就完，我对其中的一些令我满意的生活还想要多来几遍，当然，有时也会厚着脸皮想要几百遍。不是理性主义没脸没皮，实在是因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都认为那太美好，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因为我明白其实还有很多选择我们从未发现、经历。这一点，甚至从饮食习惯中也能看出来。我喜欢重复品尝美食，你喜欢尽量尝试从未品尝过但是预计不错的食物，哪怕这些预计经常会出错。虽然我当初根据经验主义借鉴物理学提出来了各态历经原则，但是，我承认我做得不如你好，不如你坚决。”

我惬意地躺在她的肚子上，闭着眼伴随着动听的肠胃交响曲开启推理模式，“生活只要不违背真理就没有必然性，必然是分布。甚至，考虑到运动的必然性、可能态的无限性，有很多经历就应该是一次性的。我不会禁止你强势、庸俗、虚伪、暴力、放荡、懒惰、贪婪。这些属性偶尔经历一下并不代表邪恶，但是不能为了利益，严格来讲，应该是不能总是为了利益。可以为了利益，也可以为了牺牲利益，可以为了和利益无关的动机。应该让各种动机因为自由主义、各态历经等原则而随机出现，其表现之一就是对自己的利益的统计结果应该接近于零。当然，可能态并不只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状态，你也应该在温柔、妩媚、典雅、高尚等状态上有所分布，甚至，由于我的偏好，在我喜欢的状态上有更多一些的分布。我应该给你尽量宽容的状态空间，不对！这不是我给你的，而是你生来就有的。你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巨大的状态空间，不要浪费，应该把自己的态充分展开到可能态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就像是波函数。我不会用其中的一个态来评价你，而这样的你必然是完美的，甚至是你现在无法达到的。应该把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限制都视为增加自由的发展方向。我的任何行为都

只是一个势场，但是，任何势场都不会将你限制为只能有几个态，甚至，不会只有有限的状态。人不是细胞，所以，不应该观察细胞，也不应该通过观察细胞去观察灵魂，那反而会剥夺灵魂的自由。人必然要复杂，不仅是灵魂，行为一旦过于简单也是邪恶。只要不邪恶，做谜一样的人才是正解。人不是可以给人留下朦胧的感觉，而是必须有朦胧的感觉。感谢你不顾我的反对长期致力于带给我诸多不含恶意的不确定性。智人由于经验、利益而歧视不确定性，害怕看不透的人，这是一种邪恶。”

阿梦说：“我对演戏既没有这么热衷，也没有这么多精力。而且，我对演戏还有些疑问。生活应该追求不确定性，而不是欺骗。应该通过演戏使自己的状态变得不确定，而不是掩盖自己的状态。幸好，这些年来，我基本是以前者为目标，而且，你也没有怀疑我是以后者为目标。最近，我的目的甚至部分转移到探索逻辑生物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由于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我很难把太多精力用于改造自己。我们都是擅长探索真理的人，而不是擅长实践真理的人，而且，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我们不仅不能弥补缺点，还要进一步暴露缺点。我们的终极目标中，有探索真理的目的，也有做完美的灵魂的目的，但是，现在明明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灵魂，却因为要探索真理，而不得不有所牺牲。这也是相互独立的目标不可能同时追求到最好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当初知道目标不兼容原理，不知道会不会放弃目标。”

“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种不可预料的因素确实很多。例如，你最近想烂七八糟的事情少了，推理的质量有明显提升。”

我总算有个机会抱怨一下，“你这个二百五的经验主义可千万别拿这种谬论来指导你的行为。我是想得少了，但是架不住你想得多了，结果，烂七八糟的事情更多了。”

她显然被雷到了，“啊？！我做错了？太多了？”

我停了下来，这我可不敢承认，否则，回到原来那样又要跟她为这种小事勾心斗角的状态，虽然与她斗倒也其乐无穷，但是，那毕竟是为了利益。最好的结果无疑是让利益成为价值的副产品，而不是没有利益。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思维方法，也就有着一些共同的推理模式。我们都是很敏感也很有逻辑性的灵魂，所以，一旦状态严重下降，不会坐以待毙，会为了恢复状态而大量放弃工作，这是一种不得不付出的损失。如果失去价值的原因是生活方式造成的，阿梦一定会粗暴地对待传统、历史、惯例，会用她的想象力想出某种她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来试错，我敢断言，她想要的试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而我作为一个奴隶在这种事情上恐怕没有发言权。她的试错逻辑上更合理，因为她的立场更加中性，不受利益影响。但是，我也有我的道理，因为状态本身就是很经验的事情。例如，我躺着能想明白的事情坐着可能想不明白，抱着阿梦能想明白的事情不抱可能就想不明白。可是，阿梦不会接受这种解释，会说我矫情。我确实无法分辨两种试错哪种更好，也不知道抱着阿梦有灵感的逻辑何在……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最初把生活当作舞台，究竟是因为什么？反正不会是认识到了让自己呈现出不确定性才是合乎真理的行为。”

她说：“很复杂，有想象力丰富的原因；有不喜欢现实生活的原因；有丰富感受的动机；甚至，朦朦胧胧也觉得这和自由有关，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的自由；可能还有一些对正义的模模糊糊的直觉、灵感，认为这就是对的。我们其实都有些经验主义，不喜欢单调的研究生活，认为即使研究是最有价值的，也需要一些不那么有价值的事情来点缀、调剂，但是，这些事又不能邪恶。只不过，我比较闲，所以能花大力气去装饰，在这样的生活中寻找获得无限大价值的机会；你比较忙，经常说说了事，最多演一些暴力、庸俗类的无需演技的场面。你就像是票友，我更专业，所以还得帮着你演。在经验主义者看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真真假假的矛盾，再闹也闹不大，不闹又不甘心，他们一定会说这俩人是吃饱了撑的。所以，从现象看本质有些时候是看不到的，甚至，最有价值的部分基本看不到，而那些没什么价

值的部分看到了又有什么价值？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让这种不确定性不再需要演，而成为本能，让没有本能成为本能。”

“我觉得你最说不清的直觉反而可能是决定性因素，反正挺让我仰慕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专业演员能像你这么喜欢演戏。甚至，很多自由主义者都不喜欢演戏，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本身就要求生活模式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不应该是清清楚楚的，最多是偶尔不变、清楚。”

我对异性的仰慕即使动机是灵魂的，也总是在身体上有所体现。这很不合乎没有本能的原则，但是，在灵魂解放之前，我认为我是无能为力的。其实，这种无能为力并不意味着灵魂总是控制不住身体，阿梦一贯的逃跑主义也导致了我并不很想控制身体。毕竟，一个人要逃跑，另一个人也要逃跑有什么意思？阿梦总是看不透这一点，或者说，不敢赌一把。这一次，她又试图肇事逃逸，未遂。

“我要扣押谈判代表。”

“现实主义者这么快就背信弃义？”

“你应该还会回来吧？”

“又要结果论？”

“那你走吧！”

“那我还是不走了。”

既然她要无法预测、不跑了，就轮到我跑路了，“你留下我也不一定要留下。”

我出去准备了一个果盘，对阿梦说：“这些作为赔偿虽然大大不足，但是，为了双方的友谊，只要你好好喂我就免除你其余的赔偿义务。”

她开心地吃了起来，“谢谢！马马虎虎可以算是对我的赔偿。”

“你这样可不行，太不温柔！会找不到男人的。”

刚学习态分布理论的阿梦格外难以预测，没有如我所愿地说“我有你了”之类的话，“说到温柔，我发现现实主义者的理想最温柔。你个大男人有那么柔软的理想，成天揉我干什么？”

意外！太意外了！我眼冒金星，泫然欲泣。看我将倒未倒，她补上一刀，“现实主义者往往是肉体的强人，精神的软蛋。”

第七十章 答非所问

我相信，这个时候首先不能晕过去！所以我深呼吸，腹式呼吸，四七八呼吸大法，终于冷静下来。其次，立即反击显然是本能，但是必然在阿梦意料之中，用意料之中的反击应对意料之外的攻击当然缺乏创意。所以我恶狠狠地说：“智人为什么认为祖先不是鱼而是类人猿，首先是因为体型等经验相似。逻辑生物认为，重要的是灵魂的类似。就像不是一切人猿都是智人的祖先一样，也不是一切智人都是逻辑生物的祖先。那个繁衍出智人的人猿族群不会知道自己会有这么多子孙。你觉得，如果人猿知道未来的历史，会有更多的人猿加入这个族群吗？会有更多的人猿做出不合传统的选择吗？如直立行走，更努力地使用工具？”

阿梦本来挣扎着急于脱身，现在有些迷惘，只能直觉地回答：“我觉得不会，毕竟，人猿的灵魂里逻辑、传统这些观念大概微乎其微，几乎只会跟随本能。智人多少有一个逻辑驱动的灵魂，只不过，被细胞操控很少用逻辑，细胞给个累了、困了、不舒服了之类的暗示就放弃逻辑，皈依本能的指引，尽管灵魂有着反抗细胞的能力，却很少动用这种能力。”

“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的研究很怪异，不过，现代科学起源于学习神学的开普勒、哥白尼，甚至哥白尼还是教士，那么，真理学起源于物理学、哲学也算不上不合乎传统，只能说合乎的经验很少。如

果经验主义者要说经验多比经验少更有价值，那就是谬论了，连经验主义这一关都过不去。”

阿梦的悟性当然没有问题。虽然她有其它意料之外的选择，但是，尽量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是最好的，“当今智人认为自己是身体和灵魂的组合，所以喜欢兼顾两者的小说，甚至严重偏向于身体。未来的人必然只承认自己是灵魂，自然就会只喜欢纯灵魂文学。如果一些文字的目的是通过描写身体的各种舒服而让读者感到愉悦，这是在加强灵魂对身体的信仰和服从意识，所以，我们不能写这类违反历史趋势的文字。我们要争取一切文字都和真理有关，虽然可能犯错误，但是，争取和不争取是截然不同的。”

“战场上，奴隶主说，我死了奴隶都要陪葬，奴隶们表示一定保护好奴隶主。人类的医生、医学家也是坚决捍卫细胞的生命，而没有仔细想想这和捍卫灵魂的生命有什么差别。即使奴隶主要死的时候可能需要保护奴隶主，太平无事的时候也勤于钻研保护奴隶主的技术，那就真是奴性毕现了。所以，或许医生可以致力于拯救人体细胞，医学家却应该研究解放灵魂，尽管这可能导致人体细胞未来的集体死亡。或者说，伟大的医学家必须谋害人体拯救灵魂。”

“虽然我叫阿梦，但是，我的灵魂像梦，而你是身体像梦。你不在睡觉就在睡觉的路上，几乎总是睡眼惺忪哈欠连天，我怀疑近些年只有我见过你真正精神的时候。这大概是一种工作方法。用较少的精力在现实世界中生活，总是用一部分精力检查灵魂内的信息，过滤出最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这有些像是蓝鲸进食，所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蓝鲸研究法。每天精神抖擞地面对物质世界的人是在用感官检查各种感觉，是细胞在过滤对感官有利的外界信息。像你这样，关注的是对灵魂的价值，每天都会大概率比他人在灵魂世界获得更多的价值，而对人类而言，只有灵魂世界才有无限大价值。所以，你有很好的机会发现无限大价值。也许最终仍然无法成功，但是，这件事人为的部分做到这种程度就很好了，剩下的就是谋事在天了。”

这么说话的一个诀窍就是不怎么听对方说什么，我们也都是轻声细语地说话。但是，既然说到了我的强项，不用心也很有想法，再说，总是答非所问也不是无法预测。“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对外部世界机警，对灵魂世界就会迟钝。也许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也许为了给其他人留下好印象，智人认为必须要给别人留下精神抖擞的印象，认为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显然忽视了灵魂世界中损失的价值，是明显的为了利益牺牲价值。人体的注意力被充分调动起来后，是总量守恒的，要更多地关注灵魂世界必然要减少对物质世界的关注，反之亦然。所以，高度关注物质世界是一种全社会的邪恶。如果人人都不用在物质世界中的表现来判断人的能力，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不会让自己容光焕发；如果一个人是纯逻辑主义者，即使人人都用在物质世界中的表现来判断，他也不会将自己的精力从灵魂世界中转移出来。我发现，我在物质世界中最有精神的时候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但是你总是想着要把我的精神塞回灵魂世界，然后自己再逃回灵魂世界。以前很讨厌你这样，现在理解多了。”

她制止了我明知故犯的企图，“同样是感官感受物质世界，熟悉的环境中容易想到的是利益，陌生的环境中容易想到的是思想。所以，我们喜欢陌生的经历，最开始是旅游，然后是各态历经，现在是追求不确定性。一个人同时在物质世界和灵魂世界中存在，但是在物质世界和灵魂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物质世界中大概会一生平平静静地做个凡人，但是，我们必将彻底颠覆人类的灵魂世界。全世界的经验主义者都在关注疫情，殊不知自己灵魂中那一个个自认为最有价值的堡垒已经在土崩瓦解。最终，经验世界也会理所当然地变得面目全非。智人就像是在生活的同时必须玩一个不得不参与的游戏，游戏中的角色和生活中的角色截然不同。绝大多数智人几乎不参与游戏，我们几乎全力参与。甚至，我们的成功是因为我们相信灵魂世界才是真实的、永恒的世界，物质世界才是一场虚幻的、暂时的游戏。物质世界中永远有曲终人散的时候，灵魂世界中的核心思想才会永远存在。”

“这部小说几乎不直接描写物质世界，也不关注内心世界对物质的各种情感，重点是灵魂世界中最有价值的推理。神经传递的感觉很少是灵魂想要感受的，只此一点，就说明感官虽然和灵魂在神经系统中混居，但是，两者并不是同类。我们两个灵魂虽然没有生活在一个神经系统中，却反而是同类。如果感觉真的属于灵魂，灵魂就应该能完全控制思考问题时的痛痒困等各种不适的感觉；如果感觉能像你爱我这样爱我的灵魂，肯定不会用那些感觉来麻烦我；哪怕是像我对感觉那种三心二意的爱，也不会这么顽固地丝毫不肯改变自己。”

阿梦说话的样子越来越可爱了，“人类始终不关注第一知识，可是，一个有思想的灵魂首先应该思考什么难道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吗？一个人也许是逐渐有了灵魂，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想过第一知识。但是，虽然晚了，想就比不想好。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自己能思考，就应该想想自己有了思想之后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思考最合乎逻辑。虽然历史上没有一个智人按照正确的顺序提出和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正确的顺序终究会出现，而且，必将成为每一个灵魂中的永恒的问题。”

“这再次表明历史、个人自由这些都不是最有价值的，不论它们看起来多么有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本身必然有价值的事件，迟早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你以为你怎么想、有什么理想、有什么样的灵魂是你的自由、权利，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一旦出错就必然邪恶。”

“智人总喜欢说所有权，但是，即使是你的灵魂，既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可以说是你的，但是，你没有邪恶的自由。如此说来，又不能说是你的。绝大多数智人会说，我就是想怎么想就怎么想，那么，结果也很简单：长期来看，在人类的灵魂世界中那些灵魂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对待历史也应该是一样的态度：祖先凭什么创造出你们这些垃圾，却几乎没有创造出真理，这样的垃圾只配被扫进垃圾堆、彻底遗忘。”

我说：“如果经验主义者要求纯逻辑主义推导出某些精确的现象，这是按照经验主义者的错误的思维顺序去要求纯逻辑主义者。经

验只能从小扩展到大，从局部扩展到更大的局部，几乎从来扩展不到整体，即使扩展到也早已经错得离谱；纯逻辑则是先正确地推导出关于整体的、必然正确的真理再向细节推理。当然，除了逻辑世界本身，灵魂做出的推理永远不可能推导出太阳、地球这种具体现象。”

阿梦说：“纯逻辑中一切命题平等。所以，逻辑是逻辑的是逻辑的……可以重复 N 遍，对任意 N，这些命题都是平等的，也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因为‘逻辑是逻辑的’就认为‘逻辑是逻辑的是逻辑的’必然正确。所以，这条线能覆盖所有自然数。可以将第 N 项重新命名为逻辑，或者说零点，那么原来的第 N-1 项就是这条线上的（-1），自然也会有-N。这意味着这条线能覆盖所有整数。如果有一种推理是从逻辑指向逻辑是逻辑的，负方向的推理也必然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即从逻辑是逻辑的推导出逻辑。但是，正向推理和反向推理都有两种，一种是结果指向原因，一种是原因指向结果。可以把‘逻辑是逻辑的’视为‘逻辑是逻辑的是逻辑的’的原因，也能视为其结果。”

我顾不上对逻辑循环的新思想表示惊讶，顺流而下地继续推理，“这就像，在这条线上不仅有电子可以向两个方向移动，还有反电子可以向两个方向移动。如果电子代表从原因到结果的推理，反电子就代表从结果到原因。这也表明，在从原因到结果的推理和从结果到原因的推理之间存在对称性，就像是物理学中的电荷对称性。所以，这条线上不仅有一个空间方向，还有一个时间方向，还有电荷。如果从逻辑指向‘逻辑是逻辑的’是一个空间方向，逻辑指向‘逻辑是不逻辑的’当然也是一个空间方向，‘逻辑是悖论’也许又能提供一个空间方向。既然没有第四个独立方向，这些命题就能组成一个类似于三维空间一维时间的集合。这与经验相符。当然，纯逻辑主义不会因为和经验相符而相信推理的结果，更不会因此相信推理的原因。这只能说明，逻辑创造出类似于宇宙这样的逻辑世界是可能的。而人类此前从未对宇宙、时空的存在给出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解释。大爆炸当然不是一种解释，因为宇宙的原始物质、时空仍然需要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解释。”

“逻辑推理是自由的，哪怕是归纳或者从现象开始推理，这类可能正确、可能错误的推理也是允许的。推理的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可以

通过结果的无法合乎逻辑而发现。如果这类有可能正确有可能错误的推理还有争议，可以说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可以认为根源是能力不足。那么，从某个结果寻找其原因的推理必然是不可能必然正确的。既然后者不被禁止，前者最好也不要禁止，而这也就意味着时刻要做好用信仰复查的工作。例如，如果因为观察到粒子而得出实在是粒子的结论，就意味着出现了推理错误，因为实在作为世界的终极原因只能是逻辑-不逻辑；将粒子视为实在也无法解决粒子又是什么、来自哪里的问题。纯逻辑主义并不应该限制推理的出发点和推理的过程，而是限制推理结果，首先就是不能违背最基本信仰，不能无法合乎逻辑。”

借助于想象力不断产生的各种推理种子继续推理，理性主义深感这才是自己的天堂，“不逻辑和无法合乎逻辑不是一回事。不逻辑就是无序，但是，无序代表着归纳，具有同时性，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有序，是在同时这个方向的一种延展。不逻辑可以从逻辑推导出来，既可以是原因也可以是结果，两者还可以归纳。所以，按照是否包含不逻辑、归纳，逻辑可以是广义的或者狭义的。狭义的逻辑、推理只包含因果推理，广义的逻辑、推理包括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但是，两者又没有清晰的界限，因为逻辑和不逻辑可以相互转化。无法合乎逻辑的命题，不能成为逻辑或不逻辑的推理结果，无论是因果推理还是归纳推理。逻辑世界中不接受从逻辑或者不逻辑推理无法到达的禁区，这和空间的连通性是有关的。”

这种工作方式显然也很合乎想象力的胃口，不需要做什么因果推理，只要凭借着想象力、灵感在灵魂空间观察、捕捉、判断那些自由漂浮的思想片段即可。至于这些思想片段从何而来，那是难以追溯的，有些可能从儿童时代就漂浮在灵魂空间中。例如，童年的噩梦的逼真性经常和我的各种思想发生碰撞，提醒我即使是逼真的感觉也不可信，那么，物质世界再逼真也不是它是真实世界的理由。这种噩梦几乎人人都有，只不过，如果不推理，不检查推理之间的碰撞，就永远认识不到其价值。如果灵魂中经常发生信仰、方法引发的各种大爆炸，就会到处漂浮着这种思想碎片。经验主义者会否认它们的存在，

因为这非物质，大概就是不够逼真；也可能有很多人说自己观察不到。但是，真实性、价值本来就不需要所有智人的认可，就像不需要动物的认可一样。物质这个概念当初也必然是来自于某个智人灵魂中的思想碰撞和碎片，最终，拒绝这一新生思想的智人仍然要通过学习将这些思想装入自己的灵魂中，当然，到死也不学也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不过他们的孩子仍然大概率要学，学不好可能还要像当初的我一样被打屁股。

如果不关注自己的灵魂世界，对自己灵魂中的思想碎片只会到死都视而不见。即使关注自己的灵魂，由于这是一件需要特殊的灵魂能力的工作，缺乏训练的灵魂做不好，只能看到极少量的碎片。而且，这个观察过程很量子力学，越想观察得仔细，越想不遗漏一个碎片，就会产生更多的撞击，进而产生更多的碎片，所以，永远也观察不过来。对此，一种可能的反应是不做这种必然失败的工作，我们则是爱上了这种永无止境的游戏，虽然，结果之一就是，即使是我们这样的灵魂，连自己灵魂中有什么思想都看不过来，只能抓到什么是什么，当然，还可以从抓到的碎片中挑选一下比较有价值的，这还真像小时候在沙滩上捡漂亮的石子和贝壳，要把所有石子检查一遍是不可能的。

在自己的灵魂中转悠一圈之后，我被阿梦的话带回了现实，“智人无法简单发现第一知识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始终是复合生物。似乎可以借助感官证明自己存在，但是，认真思考就会发现，灵魂部分并不充分信任感官，有时相信有时不信的存在不可能成为第一知识的基础。灵魂只能永远相信逻辑，虽然逻辑推理可能错误，仍然不能不相信逻辑。思想这种方法是人离不开的、必须采用和相信的方法，用思想判断思想的正误并不是不相信思想，而是追求更好的思想，这和用思想判断感觉、经验是否是错觉是完全不同的，更不要说通过思想还能否定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这类信仰、方法。相反，经验从来不曾尝试否定整体的逻辑思想，甚至，否定每一个逻辑推理都离不开其它逻辑推理。如果真的证明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靠的，就意味着没有

可靠的知识，也没有可以信赖的灵魂。从细胞的角度看，它们希望灵魂不自信，人类的思想家们也帮它们做到了，但是，这是错误的。”

我说：“人体的感官、神经系统丝毫不值得留恋，人类就应该努力改善直至最终抛弃这个系统，就像灵魂能抛弃任何无法合乎逻辑的思想一样。细胞和灵魂时刻都在争夺逻辑思维能力，这是细胞更像是灵魂的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绝大多数智人不肯为灵魂思考，一心一意只为细胞思考。据说这样的生活轻松快乐，确实，甘心做奴隶的奴隶也能很快乐。细胞、感官有时就像蠢蛋，以至于更像敌人。例如，为了少数细胞的局部利益持续发出疼痛、发烧等指令，殊不知会搞死整个人。连自卫都能干死自己，这样的身体有什么值得珍惜的？”

阿梦说：“我从小就想到一个问题，一生根本不知世界是什么我是什么，那样的生命是多么不完美。我不敢想象自己能搞明白所有问题，但是还是希望发现一两个。研究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已有的结果没什么对的，在学习现有结果之后，以它们为基础去发现，可能要比把它们全部推倒重来更困难。人类有史以来关于真理的正确推理可能几百句话就足够了。即使我有些不学无术，漏掉了大半，我也不认为有什么致命影响。与传统观念搏斗太浪费精力，甚至比重新发现还要难。判断是很难的，而判断力很可能是三大逻辑能力中智人最不擅长的。所以，现在的教育制度让人花很大力气学习，理解那些错误理论中的合理之处，牢牢记住；过几年重新来过，寻找这些错误理论中的错误之处。运气好或许能从中找到几个正确的命题，但是，效率还不如从新发现，何况，重新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学习、锻炼乃至对之前发现的验证。其实，我对人类已经发现的很多正确命题都是首先自己发现基础，然后发现人类已经发现了，那就去看看他们的后续推理。重新发现一下并不浪费多少时间。这就像 alphago 要依靠自己发现围棋真理而不是改进人类的招法一样。重要的是能力，当 alphago 棋力超过围棋高手之后，随便一个推理都是更好的招法，重新发现人类的好招法也确实用不了多少时间。”

我说：“智人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意味着需要通过历史认识自己。达尔文也许通过这种错误的观点取得了有价值的发现，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方法的正确，甚至不意味着结论的正确。归根结底，达尔文仍然把人体视为人，而正确的灵魂不会这么认为。我只要检查自己的现状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不需要历史，而且，这距离我们应该是什么、未来要去哪里也并不遥远。”

阿梦说：“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生灵魂，但是灵魂中有一个思想是让我一定要让某些细胞吃好喝好，这灵魂显然不应该属于我的灵魂。但是，几乎没有智人这么认为，只因为他们相信经验主义。这是一个灵魂困难细胞嚣张的时代，而我要让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细胞、DNA、经验主义这些概念现在就处于它们的最荣耀时刻，未来在灵魂世界中必将断子绝孙，就像人类历史上已经断子绝孙的很多概念、思想一样。就应该把细胞、DNA 和各种没有生命的有机高分子同样看待，将它们组成的生物肉体也视为材料，只配当外壳，和灵魂没有必然的联系，灵魂应该随时随地可以将它们扔进垃圾堆。”

我说：“对合乎逻辑的程度迟钝，对美食美女敏感，这是一种愚昧、落后、邪恶的表现，是心甘情愿地做身体的奴隶。智人曾经对文明程度有过各种各样的衡量标准，有没有礼貌，有没有机器生产，识字率，等等。但是，合乎逻辑的程度才是最终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当初，哥白尼他们应该也是希望教会的神学承认科学的，但是神学不承认，结果就被科学取而代之了。这次，科学不愿意承认真理，那么，我预计真理一样会取代科学。况且，真理也确实无法和科学的那些学科平等共存。无限向真理倾斜也无法合乎其它学科的利益。即使是科学家，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追求利益的。”

我累了。显然，如果我永远不跳出这个答非所问循环，阿梦大概要到我吐血的时候才会主动跳出。我说：“我们在床上唧唧我我想得明白，科学家在实验室绞尽脑汁想不明白。”阿梦捂着嘴笑，我趁机放出大招，魔爪伸向了肿起处，她全身一僵，正要反抗，我接着说：“像今天这样思想喷涌，就像是拉肚子，哗啦啦一下子，一大摊就出来了。”她想笑却又被气得差点背过气去，索性头一歪眼一闭一口咬住枕头，算得上一动不动了。这一幕让灵魂中的看客们笑得直打跌。

虽然为所欲为让身体很爽，但是，没有灵魂对手，对身体的调戏就只是为了满足身体，我既然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索性和她相拥在一起沉入灵魂世界。不知多久之后，我们相视一笑。我好奇地问她装死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她说，当时爱羞怒疼痒急恨一起袭上心头，有些不知所措。决策困难时就去追求无限大价值，这是她的人生原则也是经验之谈，因为这是永远不会错的决策方法，总能在逃避物质世界中无聊、艰难的生活的同时在灵魂世界中掀起滔天巨浪，让暗淡无光的灵魂世界中骤然释放出璀璨的光芒。至少，这样的场景是可能的。

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不屑于和恶霸们玩这种有快乐没价值的游戏。这不仅让理性主义倍感钦佩，也让功利主义很有成就感，没想到当时抚摸的肌肤下居然有一颗如此有仙气的灵魂，顿时对当时没好好摸摸生出深深的遗憾。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灵魂似乎能让肌肤的价值成百上千倍地增长，至少，魔爪有种被开了光成为了佛手的感觉，觉得一定要用这手多拿几个水果吃。

我突然想起来这番对答源于何处，“你总是对我写的书不满意，为什么自己不写。”

“我更擅长发现理想。”

“擅长能是多做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有些我擅长的事情你可没让我多做，你小时候要追求真理的时候也不可能擅长。”

“说话要那么严格吗？好吧，我擅长做的、难度相对较低的、价值相对较高的事情是发现正确的理想。”

“这么复杂！可是我摸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根源在于你是个行动的矮子，高大长得太不是地方。”

她气得手指着我潸然泪下，我心中暗自得意，但是仍然要哄她，没想到，不哄不要紧，越哄越止不住悲声，几乎用掉了我吃奶的力气，衣服上、身上到处是她的各种分泌液。后来才想到，她不会比我更脆弱。也许，她想尝试一下被人哄的乐趣，这种智人女性的日常追求，是她以前很少光顾的一种可能态；对我而言，哄人也是一样，我通常会认为这很没有乐趣，不过，哄神仙肯定是一种难忘的经历。

我们几乎把工作、生活、游戏和演艺混在一起，这大大丰富了可能态、增加了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后果，智人甚至可能把这视为恶果。如果灵魂不够强大，也确实有可能造成恶果。我们通常默认对方灵魂练有金钟罩铁布衫，侮辱、捧杀、挑衅、碾压，可以当作永不磨损型灵魂为所欲为，毫不担心对方会抑郁、一蹶不振、厌世，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充分信任对方没有丝毫恶意。

和理想主义厮混良久之后，功利主义贪心不足地提出多摸摸，出人预料的是，这次神仙果断镇压了恶霸。按照她的说法，当时遇事不决是因为有充足的前戏，现在我直不愣登地直奔细胞而去，那摆明是爱细胞不是爱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乃至经验主义都没有把身体的疼痛算做对自己的不敬，反而敌我不分地嘲笑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恨不得悬梁自尽以明心志：我是冤枉的，这次真的不是为了细胞，而是为了沾沾仙气。

第七十一章 目标的分解和合成

这两天总有些犯迷糊，我在睡觉前想做做瑜伽。对我这个贪图享受的人，这实在很少见。已经准备上床的阿梦问：“你不会是在逃避我吧？对于如何做到将没有本能做为本能，我始终有些不确定，想和你讨论一下。”

我正在做站立前屈，头贴膝盖站着，“这就像最自由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达到无法改进的最好，必然还有增长的空间。所以，要适当地知足。”

她跪坐在垫子上，从我的腿缝间对我说：“问题是我们不可能总是答非所问。而且，出人意料有时会很让人生气。有时我也不知道你生气是真是假，所以，有演过火的可能。但是，演过火也谈不上错误，因为怕你生气就不敢让你生气是违反状态分布原则的。甚至，演

戏就要当真才有趣，不能逼得你犯错的戏不是好戏。我能信任你不会出问题吧？”

她当然可以信任我，但是我告知她可以信任我不仅有碍演戏，也不公平，凭什么她演戏的代价都要由我承担？她在试图让我生气的时候有担心我生气的责任！我晃了晃脑袋，别当真，想想而已。“不过，别太迷恋演戏，和没有本能是本能一样，它们都只是为了应对在物质世界中的生活。我觉得，投入一点点精力就足够了。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种工作，打下了基础，剩下的可以留给后人。何况，即使有时服从某种本能犯了错，只要知道这是错误也是一种进步；即使自己不想改变本能，也不会给愿意改变本能的人施加太多压力，例如变性。我们负责改变观念，真要是投入大量精力用于改变自己的本能，会影响到工作。对于答非所问，我认为它的主要价值不是不可预测，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多人一起讨论时的研究方法。让讨论从一个进程变成一束进程，这大大增加了进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增加了逻辑推理的自由，有些类似于同时做多项研究。看来，同时做多项研究不仅宏观上正确，微观上也正确。”好巧不巧的是，她的睡衣宽松角度也合适，我抬眼望过去立即被动地增加了对物质世界的关注，先是生出来女人好麻烦的感觉，然后纠正为我的本能太邪恶。

我的思想让她频频点头，“不同的快乐的吸引力是不同的，我们对快乐的漠视也是相对的。实现理想说起来很简单，用一个漫长的过程冲向一个心仪的目标，建立一个从不可能到必然的过程，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其中蕴含着匪夷所思的快乐，有着很多细节。其中甚至有某些规律，很像是某种无法证明的真理。例如，这一过程是渐进的，越接近终点越让人兴奋。遗憾的是，这个积累过程太漫长，我这么有耐心的人有时都会迫不及待地想看大结局，也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看到大结局。哎，我看不到你了。”

我简直要被她气死。换了幻椅式，接近于半蹲，尽量掩饰着语气中的讥讽，“不错啊，你也注意观察现实了。”

“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还说不清楚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心理感受的变化。但是，仔细回想，我不觉得只有大结局才重要，最终的结果不是理想主义者的唯一收获，甚至不是主要的收获。从完全迷惘到隐隐约约看到目标，这个漫长的前奏就已经让人兴奋了。后来，随着目标越来越近，就像是最终的高潮近在眼前一样，可以想象那时的心情之迫切，但是又似乎距离和原来一样遥远。这时，必然已经相当投入，令人魂牵梦萦。最后，随着理想的实现戛然而止，完成一个周期。这种渐进增长的高潮周期实在让人欲罢不能，我偶尔想下车，因为身心俱疲却总也达不到最后的结局；但是，当然舍不得下车。虽然不应该结果论，但是我必然会惦记着那最后的高潮，尽管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快乐。不知终点会是何等的快乐。遗憾的是，一生最多只能感受一个这样的周期。”

我说：“这有一些规范变换不变性的意味。距离很远的时候，你就开始感觉激动，但是，距离不断接近，总是存在更激动。你可以对你和大结局之间的距离任意标度，只要对激动也适当改变标度即可。所以，不可能从激动的相对水平算出距离终点的距离。另外，你忽视了一些因素。首先，不是只有一个周期，因为你不是只有一个理想，所以，是很多周期叠加在一起向目标冲刺。其次，你在不断产生新的理想，所以，即使一些理想已经终结，你也谈不上退出。当然，我能理解你有主要理想和次要理想之分，而我们基本上没有机会见到主要理想实现的那一天，所以，听老爷子讲讲未来也算是一种安慰。”

“虽然理想带来的高潮的数量少，但是，持续的时间很长，也比那平庸的高潮更令人激动。追求理想就好像在人生中加入了一次漫长的运动。讨厌的是，我看理想和你看女人还挺像的，总是还没有实现的最好。”

我实在受够了，“这种类比太简单、太牵强了。”

有人反对自己得意的思想往往会起到激励作用，“这还不够？我再说一些。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有起伏的。顺利的时候加速，累了、遇到困难了就放慢、停止、后退，恢复力量了就再加速。周而复始，

直到实现理想。每一次冲击都能更接近终点、更让人激动，但是，又必然需要后撤。这样，目标高远的理想主义者就相当于希望延长整个过程，一生只要一次，但求完美。而现实主义者相当于没有耐心，他们过于渴望高潮，希望缩短过程，想要快速、多次地得到高潮，但是，这么做的代价是高潮的高度明显不够。”

我听不下去了，“闭嘴！”而且，赶紧换成了上犬式，类似于双臂撑直时的俯卧撑。

她吃惊地看着我，“怎么了？”

我知道这个思想确实美妙，所以，放缓语气说：“我要坚持不下去了，你先走开，我做完运动再跟你说话。”

她一脸释然，“你不用说话，听着就行。我现在有灵感，要一次说完。我们两个的配合就是这样。也许，现在还只是开始，将来，通过虽然缓慢但坚定地执行，最终推进到理想的深处，现实和理想越来越契合，也就越来越接近终点。嗯！一定是这样。”她喃喃说着“我爱你”抱紧我，我被一下子压垮，然后差点晕过去。处于幻境中的她不明所以，“干嘛这么激动？抖成这样。”

我拒绝她送我去医院，但是，没能成功。等我挂号之后，她变脸变得像翻书。医生说：“你最近过度亢奋也过于疲劳，所以受伤了。不严重，吃点药，但是必须戒欲一段时间。”我感觉她当时的理想是隐形。

刚回到家，她一巴掌拍到我头上“无耻！”

我觉得人善被人欺是至理名言，难道阿梦这样的好人也要欺负过于善良的人？虽然我自认为没什么错，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道德带来的羞耻感而没脸辩论，所以，我吼了回去：“滚！”

大概是受到了状态分布原则的教育，她一副享受的贱样，“你把好好的灵感给想歪了，我都没怪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晚上，她时不时起床给我前面换个冰袋，顺便也给自己后面加个冰袋。我睡得不错。早晨醒来的时候，她正爬在我身上。我说：“这也太不人道了。”

“这还不是你下手狠毒的缘故，你这是自作自受。不过，以前怕你不理性都不太敢主动碰你，现在，终于可以亲密相处却不用担心什么恶果了。”

“你想的亲密是这个，不是那个？”

“亲密有很多种，让人丧失理智的是坏的亲密。这种身体接触是好的亲密，至少对我而言，有助于获得灵感，有助于加强理想和现实、想象和推理之间的亲密。其实，你不觉得智人的性欲是一种违反状态分布原则的、单调的反应机制吗？你经常是发现的原则很好，但是做得远远不如我。”

我无法否认。她一脸陶醉地说：“我要做最好的理想主义者，请给我一个无限的过程。”

想起医生的话，我有些不安，“真要是我一辈子……“

“那么神，我给他个大红包。哦，那有点像是雇凶。”

我不知道是感动好还是气愤好。她继续说：“人不需要获得所有的高潮。没有感受过理想实现的高潮的人太多，也没见到谁痛不欲生、四处求医。我们已经有足够丰富的经历，不要贪得无厌，何况，你的身体早已经纵欲过度了。”

“还有你这么谈论理想的？和理想主义者谈恋爱实在有些变态。”

“看得出来，你是变态的专家。”

追问双关语的意思当然是无能的表现，“昨晚你抱得太紧了。”

“我就不说对不起了，我们之间以后不需要说这类客气话。”

“真的是任何事情？”

“是的，为了让两个人接近于一个人，这是理所应当而且必须做到的。我和你之间不需要禁止相互伤害，但是，条件是必须为了尽量

合乎逻辑，而不能为了细胞等第三者的利益。否则，你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

我惊恐万状，“你还要谋杀亲夫不成？”

她笑眯眯地端过来一碗水，我想到了一碗药；等到她力所能及地出演潘金莲，我想的却是做瑜伽时看到的现象。和研究时的第一反应一样，生活中的第一反应也经常毫无道理可讲。她说：“如果你过于不合乎逻辑，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你推理错误会骂自己、撞墙，我因为你推理错误而打你骂你自然也不算什么，何况，你对我也有一样的权利。在极端情况下，推理铸成大错，你自己也会杀了你自己，我当然也有这种可能。虽然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是违法或违反道德的，但是，智人制订的规则限制的是智人，不是用来限制我们的。当然，抱着这种态度，也很难犯下严重错误。其实，杀人并不是那么罪大恶极，否则，智人天天杀人早就恶贯满盈了。灵魂中的思想总是生生灭灭。那么，作为一堆思想的灵魂自然也可以生生灭灭。关键在于，产生的应该是更合乎逻辑的灵魂，被消灭的应该是邪恶的灵魂，而纯善的灵魂应该永远存在下去。这和灵魂内的演化规则是一样的：正确的推理能够永远存在，错误的推理能够改正就能继续存在，无法改正又有了更好的替代品就只好让它消失。经常有智人说老天不公，可是，智人中又有多少好人，做了多少好事，那么，即使从善恶有报的角度看，智人有什么资格要求美好的生活？”

我感慨地说：“你的观点有时冥顽不化，有时又快速变化，太难适应了。难怪你精于演戏，你这本性在社会中简直没法活。”

她钻入我怀中，“生活中邪恶太多，发现一个就要改一个，自己知道前因后果，外人看就会觉得突然。这种对正确性有自信的转变还算好，真正麻烦的是那些没有把握的转变。比如我原来可能偏向于保守，或许是一种邪恶。当然，即使未来我不会遵守传统，但是也不会为细胞服务。”

我说：“我早就说过，错的是你。”

她挥舞着小拳头，“我们的错误不是一个意思。其实，有错也没有什么，我也有。甚至，错误多也没有什么。你不像我，反复、长期地想少数几个问题，可靠性更有保障。只要我们一直在忙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依然存在只能说明问题太多，我们能力太低，而不是我们不努力解决问题。有意无意地杀害后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邪恶，关键在于智人并没有努力帮助后人，哪怕让后人承担了大量的债务负担，哪怕自称自己在追求正义、社会进步。”

“我在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发现，目的和结果是很怪异的一对组合。并不是一切追求都是求风得风求雨得雨，所以，不是以什么为目标就能得到好的结果。我倾向于认为，宇宙中同性相吸异性相斥是一种目标，结果就是吸引势能确实在稳步增加，排斥势能确实在稳步减少。宇宙或者说逻辑世界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世界。”

“嗯！智人追求利益就是另一种情况，因为智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社会。如果智人追求利益到了极致，就会像饲养场的猪，始终服从本能、快乐地成长，结果并没有快乐。在计算人类的利益的时候，不能只计算一部分利益较好的人的利益，就像计算猪的利益的时候不能以宠物猪为代表。智人的利益确实在增长，但是，那是因为始终有人在灵魂世界中追求。”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你经常让我不快，我却并不觉得有多么不快，似乎，不快都是瞬时的，后来回想反而挺快乐，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不快，有一种幸亏你当时让我不快乐的感觉。所以，你不追求让我快乐，我却快乐。可以想象，你像伺候主人那样待我，我肯定不会快乐。类似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社会学理论、政府以让人民快乐为目标，但是，人民快乐不了。纯逻辑主义从不提让人民快乐，甚至会有暂时的痛苦，但是最终会让人民快乐，比那些享乐主义乐、功利至上的理论更能让人快乐，当然，快乐的增长幅度绝对比不上价值增长的幅度。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搞懂。我突然想到，这本书的现代读者大概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一些观点可能当时不招人喜欢，但是，理性的灵魂最终一定会爱上这本书。”

她接着说：“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从小应该是想做好人，但是却建立了以试错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其中必然存在做坏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压力？”

“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我相信这个社会对真理是无知的，所以，我即使不愿做坏事也必然会做很多坏事。有些是因为我无知，有些是因为我被迫，甚至，主要不是受到公认的坏人的强迫，而是被公认的好人、好的制度强迫。即使认识到这一点，几乎所有人仍然倾向于做被公认为好人的坏人，其意愿甚至超过做被公认为坏人的好人。可是，我不愿意做坏人，哪怕被公认为好人。既然无论如何都要做坏人，不动脑子地做坏人、否认自己是坏人就不如动脑子地做坏人、承认自己是坏人却追求少做坏事。只要对每件坏事理智地分析其中的善恶，趋利避害，后者就能逐渐摆脱邪恶，前者则会一生麻木地做坏人，甚至，不得不自欺欺人地让自己相信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好人坏人之分，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或者，当今社会已经很好。虽然我改善自己的过程缓慢且艰难，但是，这仍然要比一生邪恶好得太多。”

“我从小受的教育是要做可爱的女孩、女人，现在想来，幸亏我也努力争取发现、实践真理，否则，我也是一个自以为善良的恶人、罪人。”

“这件事很怪。智人做的绝大多数坏事都不被当作坏事，所以，大家都心态良好、充满信心地做坏事。我则是知道自己做坏事，努力挖掘自己做的一切坏事，而且，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做的每件事都多多少少包含坏事的成分。其中的关键是动机、目标。我的动机可能是野心太大；可能是追求真理、自由、价值；可能是对社会把我死死地按得那么低不满；可能是不愿接受这个社会赋予我的角色；可能只是人生一世想看看最高处的风景；有时候，甚至觉得冥冥中这是命中注定。所以，虽然价值、真理、自由在现在看来是最好的、最正确的目标，我之前基本上不是以它们为目标。这显然有很多弊病，但是，这种复杂的目标组合至少让我坚持到了认识到正确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灵魂太复杂了，很难讲明白。说起来，我多多少少能感受到进步，所以，称得上有利可图，虽然每天进步谈不上，每个月的进步

还是能感受到一些的。但是，由于目标不够完美，急功近利的问题必然存在。在困难的时候，我耻于不择手段，但是仍然不择手段，这主要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目标、方法还是缺乏信心。事后想来，过于急躁有时反而导致了过多的试错，让自己没能始终坚持一些正确的方法。”

“你很自信，那为什么还要不断改变目标，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不能这么说。你批评我的理想太柔软、太低，其实，也不尽然，我仔细想了想。虽然我经常改变目标、课题，貌似无规。但是，还是有规律的，也是有硬核的，那就是关注价值。如果我因为学位、职称、工资、爱情等无法合乎逻辑的利益而改变理想、目标，那我的目标就真的乏善可陈了。当然，价值这个目标是事后看才明显，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这是最主要的目标。也许，关键在于我关注的若干子目标其实是一个目标，至少也是关系极为紧密的一组目标，但是，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包括自由、理性、增长、实在、思维方法、完美乃至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从结果看，我的各种目标并不是无规分布的，有明显的倾向性，或者说实现了协作。子目标和总目标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很多矢量叠加成一个矢量。虽然我的总目标指向了价值，但是，和所有子目标都指向价值相比，总长度仍然小了很多，这影响了目标的稳定性和投入的力量，最终削减了前进的速度。所以，要说我的目标不够高、不够长、不够稳定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都相信追求最大价值必须是一个多元的动态过程，只研究一个课题是无法取得最佳效果的。但是，你的问题是目标、最基本原则也是动态的、多元的，这就不对了。所以，你为了保证成功费了很大力气延长每根矢量，加强各种动机，却因为矢量叠加的缘故并没有将总体动机加强太多。当然，我也有自己的问题，不肯大力加强矢量，这导致我的总目标并不明显优于你。另一方面，你从目标的角度给出的解释还不足以解释结果，虽然动机、目标对结果确实很重要。如果真理是一两个人能发现的，那显然是太容易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简单。按照我们的发现，几乎在所有知识领域，人类都有很多错

误，而且，这些发现不少都得到了老爷子的证实。拥有那么多人力物力、时间精力的学术社会，为什么不仅无法完成发现真理这一较难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发现邪恶这一较为容易的任务，甚至还通过研究、宣传支持大量的邪恶。为什么他们会惨败在我们这样一无所有的小人物手下？”

我压制住了关于一无所有、小人物之类的恶趣味，“要进行这种比较，我们的动机其实不重要，因为他们是远为强大的一方，如果他们没有太多的错误，我们不可能超过他们。重要的是他们的动机。长期来看，我们可能平均有 30%到 50%的力量在追求我们心中的价值、合乎逻辑，其余的力量因为和利益的各种内耗而基本失效。这会放慢增长速度。但是他们差得更远，未必有 10%指向他们心中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的价值越来越趋向于逻辑、自由，逐渐将利益、经验视为价值的敌人。他们心中的价值主要指向经验、利益，少部分指向逻辑。这样，由于在错误方向上的分量太强大，在正确的价值的方向上几乎没有多少努力。甚至，他们的那些错误的信仰就像若干邪恶的黑洞，把一切研究都引向歧途。这直接导致了很多错误的课题和错误的研究结果，如为了满足某个国家、民族、乃至智人整体的虚荣心而研究。我们的问题是目标、方法不够正确，他们则是目标、方法基本上错误，所以，他们不如你也不如我，更不如你我联手。没有正确的第一知识，目标、方法都会很容易出错，更不要说第 N 知识。事实也确实如此。”

“对逻辑的信心是可以压倒被广泛接受的科学知识的。至少，伽利略、哥白尼、爱因斯坦等发现传统认知中的重大错误的科学家都是更相信自己的推理而不是相信传统、主流的。相对更好的逻辑推理是他们的自信心的基础。我们则很可能接近于绝对意义上最好的逻辑推理，甚至比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还要合乎逻辑，尤其是在最基本问题上。”

我说：“所以，正义在和邪恶较量的时候根本不要去想什么人数差异。人人平等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有条件的。必然合乎逻辑的灵魂之间当然是平等的。必然合乎逻辑和无法合乎逻辑之间则是最不可能

平等的存在，那么，必然合乎逻辑的灵魂和无法合乎逻辑的灵魂也是一样。无知的灵魂，从不进行逻辑推理的灵魂，由各种邪恶组成的灵魂，这些能否算灵魂都是个问题。你觉得老爷子认为自己和智人平等吗？我不认为自己算得上逻辑生物，但是，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愚蠢的智人，即使在我认识老爷子之前也是一样。”

“你可一直是妖怪。”

说起妖怪，我突然产生了吃唐僧肉的灵感，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将她按翻在地。

第七十二章 审查制度

早餐时阿正问：“你们总说智人多么邪恶，能不能举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具体例子？”

我说：“我们的论文曾经因为格式不对而被拒稿，当然，浪费了我们时间精力改正格式之后，他们仍然能找到其它的拒稿的理由。同样，小说也可能会被禁，就像古代禁止了很多书一样。其中固然有正确的决策，但是也有错误的决策。做出这些决策的人就是普通人，他们会说自己只是遵守规则，要养家糊口；会说换个人一样会做这些邪恶的事情；会说以前做这类坏事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会说自己也做了一些正确的决策。但是，这些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理由都无法成为作恶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不是不受惩罚的理由，不是压制真理的理由。做出一个禁止黄色书籍的正确决定，只能避免有限的损失；决定压制真理，会造成无限大的损失。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正确之处：无论做出多少正确决策，都可能因为一个错误决策而赔得精光。正确的出版制度、论文发表制度永远不应该包含审查，至少不包含对关于真理的可能理论的审查。这可能会导致邪恶文字的出版，但是，这是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以审查这种邪恶的制度去制止那种邪恶的文字只会损失更大。甚至，经验告诉我们，邪恶因为有助

于细胞的利益总能找到某种渠道出版、被读者看到，真理因为短期内只有助于灵魂反而很难找到这类渠道。”

阿梦说：“审查要合理，两个条件至少要满足其一。第一，对真理有绝对正确的判断力，永远不会误判，这是人力无法做到的。第二，存在价值负无限大的邪恶。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邪恶都不可能无限长期地存在。所以，一切言论审查都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我说：“这也表明了大众的邪恶才是最根深蒂固的邪恶。不要嘲笑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的盲从，不要嘲笑历史上的各种刽子手，对绝大多数智人而言，只要干邪恶的事情能得到不错的报酬，他们都会干同样的事情。邪恶乃至邪恶的可能性离每个人都不遥远。根源就在于智人都没有合乎逻辑的灵魂。而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已经反复告诉智人，小人物为非作歹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说到历史，老爷子有话要说：“我的历史应该是很差劲的。我知道历史对你们很有价值，但是对逻辑生物不重要，尤其是智人的历史，那简直是微不足道。首先，那些经验毕竟包含太多的邪恶，却几乎没有多少真理。其次，历史的范围会无限扩张，每次扩张 N 倍基本上就代表原有历史的价值只剩下原来的 N 分之一。古代人知道的历史可能只是本地的历史；你们习惯的历史基本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球统一后的历史是地球史；我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大约可以视为是大部分银河系的历史。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增加，接触、学习的历史也会越来越多。对我们来说，地球上智人历史的价值就像是春秋战国时期某个小国的历史对你们的价值。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智人帮助我们发现了一些无限大价值，智人历史的价值更像是某个古猿人部落的历史。所以，请原谅我在很多智人历史问题上的无知。而且，不论你们对智人历史如何看，都不代表我们也应该怎么看。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下最核心的差异，你们会认为智人很好至少还不错，我们则认为智人很邪恶。其实，你们刚才的例子已经很说明问题。很多邪恶的事情，智人不是不做，是没机会做，是做了拿不到好处。这样的灵魂组成的社会、创造的历史能有多少可取之处？当然，既然我们也不知道所有真

理，也许，真相在我们两种说法之间；但是，既然我们已经高度接近真理，真相偏向我们这一侧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阿正说：“智人虽然有很多弊病，但是也取得了很多成功，例如，成功地反抗了很多邪恶的剥削。”

“这很不错。但是，不能因此就归纳出智人反抗了一切邪恶的结论，也不能因为反抗了邪恶这一结果就得出一定是正义感在反抗的结论。在智人的历史上，以恶止恶肯定比正义战胜邪恶更管用，你们的刑事处罚就只是以恶止恶，我可看不到哪里有正义。智人推翻了很多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如果有钱人是牛顿、爱因斯坦，我很怀疑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翻在地，甚至，为了财富把他们绞死。智人对平等的渴望本质上是基于利益的、邪恶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价值上的悬殊差距，不关心不平等或平等究竟是正义的、合乎逻辑的还是非正义的、无法合乎逻辑的。你们两个虽然已经很有批判精神，但是仍然存在当事者迷的问题。”

阿正问：“我很想知道您知道的智人历史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听说过古希腊和英国，听说过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等几个人，当然是因为真理方面的贡献。当然，也知道智人经常相互杀戮，尤其是，有意无意地在持续地、大规模地杀戮后人。”

阿正说：“很多国家，如中国、埃及、印度、法国、德国，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你是想说富裕、艺术？这些是智人评判文明的标准，但是，前人有没有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否要记住所有最富裕的文明？除了无限大价值，其余指标对我们都不值一提。我们重视的是给我们提供真理的文明，所以，一些外星文明在我们的历史中很重要，因为他们整体性地、有意识地追求价值。当然，智人也重要，只不过，我们不把智人视为一个整体，因为我们不接受智人的生物分类，智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在有意识地追求价值，那远远不能代表智人的整体。”

我说：“智人的财富是物质领域的，逻辑生物的财富是灵魂领域的。把两者相比，就像拿猪食和米其林美食相比，不对！这个说法大大低估了差距。”

阿正说：“无论怎么说，您老人家的历史也太差了，怎么也能多记得几个国家吧。”

“我的历史确实不好。但是，你能告诉我一万五千年前非洲有哪些王朝或部落吗？”

我们都很确定自己说不出来。阿正问：“那你们选择历史的标准是什么？”

“当然是无限大的价值。我所列举的文明都发现了一些会被我们永远珍视的知识，后人使用这些知识会念及它们的发现者，并支付报酬，即使是得自于外星人，我们也会支付报酬。”

我说：“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后人没有从绝大多数智人获得任何价值，自然无需感恩。智人也有类似的行为，会记得那些带来巨大利益却一生贫困的科学家、艺术家，但是，没人会记得某个朝代的首富是谁，他们有多少钱。当然，历史学家对这种本能进行了歪曲，为了强化国家意识，不断宣传国王、统帅在本国短期利益方面的功绩，却很少提及那些能长期提升人类价值的科学发现。这种丢了西瓜强调自己有芝麻的历史学家同样是邪恶的。”

阿正说：“中国发明了火药、造纸术，那是重要的知识。”

“我们几乎不用火药，那无法精确地、定向地使用能量。我们也几乎不用纸写字，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很少用纸写字了。任何发明的价值都是有限的，关键在于应用时间是有限的，总会被其它发明取代，所以，永远无法成为有无限大价值的基础知识。”

阿正问：“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做过很多坏事。”

“没错，但是，好事坏事至少要比较一下。审查制度哪怕做了无数正确的事情，仍然抵不过误判真理的一个损失；一个国家无论做了多少坏事，只要发现了一个真理，至少仍然创造了无限大价值。你说

的坏事是智人之间的彼此伤害。对智人的利益，那很重要，然而，他们没有伤害过逻辑生物，甚至，通过创造价值拯救了无数逻辑生物。这就像是你们对一千一万年前的战争所造成的伤害缺乏感情一样，哪怕是屠城这样的惨案。换个意义上讲，说到伤害，智人伤害过所有逻辑生物，甚至可以称之为屠杀，那可比智人之间的相互杀戮造成的损失大多了，智人为什么不耿耿于怀？”

我说：“前人的不作为对后人的影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的。首先，人口越来越多，所以，一千年前的几千万地球人没有努力研究真理，对现在的几十亿人的伤害必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当时获得的利益，而损失还会随时间继续扩大。其次，即使人口数量不变，社会也在随着知识和观念的进步而不断进步，这有复利效果。几千几万年后，当初的小小损失已经利滚利而成为了天文数字的损失。关键在于，真理的价值永恒，所以，可以无限地计算复利。”

看到老爷子的表情，阿梦说：“看来，不少逻辑生物对此耿耿于怀。”

老爷子说：“你要知道，只要某些技术早出现十年，我深爱的一个人就不会死。几乎可以说，每个智人都对她的死负有责任。类似的情况相信现在的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亲人死在了某种医疗技术出现前几年、几十年。为什么你们就没有产生前人应该承担责任的想法？因为祖先只能敬不能罚？智人对自己的无知、懒惰、不理智、贪图享受造成的损失缺乏认识，他们就是不肯认罪的杀人犯。”

我说：“真理价值的无限增长可以这么理解。假设广义相对论的产生能让一年后智人社会的价值增加十万分之一，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大概也就增长千分之一。但是，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由于复利的效果，十万年后大约是 2.7 倍而不是两倍，一百万年后大约是 22000 倍，远远偏离 20 倍，一千万年后就是 22000 的十次方。所以，人类从现在研究真理可能只能将十年后的寿命延长一天，但是，几十万年后就可能接近于永生。而且，广义相对论的价值是一个固定的理论的价值分布，现在开始转向真理研究则是在不断创造新的价值，甚至是不

断加速创造新的价值，所以，增长的速度会快得多。但是，智人极端现实，不愿意为了后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对广义相对论这样的理论研究，他们更愿意视为无法带来现实利益的纯理论研究，哪怕这能给后人带来天大的利益。”

阿正说：“所以，智人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在自欺欺人，明明有利益，只不过他们自己得不到，就把这说成是没有利益，以此作为自己追求更小但是更现实的利益的理由。智人杀死未来的人也是类似的，一个人现在贪图享受不研究真理，也许，一百年内的人一个都没杀，但是一万年内大概率就杀人了，一亿年内就称得上杀人如麻了，肯定比历史上最血腥的杀手杀人还多。所以，智人没有好东西。甚至，即使是研究真理，只要浪费过时间，可能也只是延缓杀人的速度。”

阿梦说：“智人杀人的动机值得研究。如果读到本书之前或许可以说自己无知，读过本书后要怎么说，就是要见死不救？因为别人在杀人我就可以杀人？因为杀未来的人不犯法我就可以杀人？甚至，法律规定我周日必须休息，规定我必须按照某种规则扼杀真理，所以，我可以乃至必须杀人？”

老爷子耸耸肩，“逻辑生物能理解无知，但是，谈不上原谅。至于明知故犯、见死不救，那就是敌对关系。智人居然认为后人应该尊敬邪恶的先人，这真是缺乏理智的人才能想出来的奇思妙想。”

我说：“智人喜欢制订规则，这包括为后人制订规则，例如，要求后人偿还债务，要求国家、王朝千秋万代，要求后人祭拜祖先、延续香火。问题是，后人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服从这些规则，有合乎逻辑的思维能力的后人必然不遵守这些规则。”

阿正说：“要是这么说，祖先对我们现在的短寿、多病乃至贫困有直接责任，他们并没有为我们的幸福做太多事情？所以，即使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也根本无法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失，他们偶尔在不怎么牺牲自身利益的条件下对后人利益的关注最多算得上鳄鱼的眼泪。”

我说：“所以，古希腊、英国只不过相对而言稍微多花了一点力气去发现有用的知识乃至真理而已，甚至，也只能说这些国家的上千

万人民中只有几十上百人做了更多的努力。但是，他们对智人的历史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地球上曾经活着的几百亿人能以类似的比例努力，现在的人类社会至少也要好几倍；如果所有人都能像这几百人，很可能要好几万倍乃至几百万倍。智人是不够理性的，所以，他们的历史不是必然的。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历史，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和自己在世上未存在过相比，只有极少数智人对未来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其他智人则没有影响。对智人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干过坏事。甚至，有些坏事只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干，而不是不想干、不会干，禁止真理的传播就是一个例子。”

老爷子说：“不过，少数智人为逻辑生物提供了无限大价值，逻辑生物总体上仍然倾向于记住这些价值而忘掉智人带来的伤害。”

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方向，“由于灵魂选择正义有逻辑的必然性，智慧生物的一些历史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就像是灵魂独立于外壳。而智人做的坏事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这些坏事依据的功利主义、经验主义不是智人的必然选择。”

阿梦说：“按照纯逻辑信仰，必然合乎逻辑的历史应该形成历史的主干，就像灵魂的解放、纯逻辑信仰乃至纯逻辑流小说，可能合乎逻辑的历史只能形成历史的枝叶，如发明、日常生活。不可能合乎逻辑的历史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如邪恶的信仰、制度。智人的历史还远远没有达到主干必然合乎逻辑的地步。主干一旦长歪了，枝叶也就必然带着邪恶的气息。火药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问题不在于火药，而在于人心的邪恶。甚至，如果智人是好人，邪恶的审查制度并不会导致任何错误的出现，因为没有人会做邪恶的审查工作，问题恰恰在于，智人往往是争着做这样的工作。”

我说：“你有一点没有说对。主干不会长歪。智人无论创造多少邪恶的历史，都只是枝叶，甚至是邪恶的枝叶。主干有着无限生长的能力，所以，只要过了足够长的时间，能看见的就只有主干，枝叶则都会掉得干干净净。所以，智人的战争、王朝等丰功伟绩必将被遗

忘。为了让历史这棵大树尽快地生长，就要让历史只向着正确的方向生长，这是有无限大价值的事情。为此，历史记录不仅应该强调真实，更应该强调有无限大价值的历史，强调价值的不变性。其中，价值的不变性包括全人类应该学习统一的历史，现在是地球史，未来就是银河系史。那些可变的历史必然涉及一些邪恶，如为了利益而隐瞒、篡改历史；为了满足国民的自尊心而偏袒本国，多说好话不说坏话，侧重于本国的好的历史。所以，最合乎逻辑的历史是关于真理的发现和实践的历史。关键不在于创造历史，而是创造正确的历史主干，也就是创造永恒的历史、价值无限大的历史，不能把重点放在创建一个国家、一个王朝、赢得一场战争这类昙花一现的事物上。如果历史的主干是不可避免的，就比较容易理解纪实的科幻了。我们只不过想要把未来历史的主干写出来，它们是可以预测的，也是迟早要实现的，智人愚蠢的错误只能推迟却无法消灭历史的主干。同样，好的历史书应该有正确的价值观、方法论，应该用合乎逻辑的程度来评判历史，而不是用利益、传统；应该努力记录极少数人创造的和历史的主干有关的历史，而不是去记录绝大多数智人创造的历史的枝叶，更不应该记录甚至夸耀那些邪恶的历史；要记录未来的无数人关注的历史，而不是当代的几亿、几十亿人关注的历史；应该去记录永恒的历史，避免记录会被时间淘汰的历史，不要为了满足智人读者的兴趣提供乃至编造价值有限的历史、演义。”

阿梦用力捶了我一拳，“你一分钟就重写了历史学的原则？”

我耸耸肩：“这些事情是枝叶。其实，你也一样，我们都是枝叶。只有真理会被永远记住，甚至，真理的发现者都不是必然要被记住。这大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最简原则，没必要让一个名字给后人添麻烦。”

老爷子说：“怕麻烦也太功利主义了。真理毕竟只是骨头，最好还是连皮带肉的。关于真理的历史就是附着在真理上面的皮肉。可惜，智人历史中没有多少皮肉，倒是有很多腐肉。”

第七十三章 纯逻辑史学和宇宙大爆炸

我说：“历史和纯逻辑小说有着类似之处。小说的初始条件给定后，只要演绎得足够长久，就必然出现很多相同的剧情，例如，从智人起步必然会出现思考我是什么、研究真理、如何研究真理、解放灵魂等剧情；每个人，只要不笨且不死，最终都会相信逻辑。这些就相当于历史的主干。局部而言，这些趋势是可以违反的，但是，写一本违反所有这些趋势的作品不是价值最大的。纯逻辑作品的主要剧情不会因作者而完全不同，甚至，初始条件的任意改变也不能完全改变剧情，在最有价值的情节上必然存在共同点。这些性质也和历史一样，就像是宇宙中所有智慧文明的发展史会有一些相同的主干一样，而主干中一定不会包括战争、国家，反而一定会有真理、逻辑。所以，优秀的纯逻辑作品的作者必然是优秀的历史学家，能够成功地预测宇宙中多次上演的历史主干，当然，他也必然是真理学家。”

阿正说：“我的同学都想当明星、老板，有钱又有名。所以，这样其实就是在过失杀人？而且是杀很多人。代价如此惨重的无心之失想想都可怕。”

阿梦说：“如果人类能把每年几万亿的研发投入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争取灵魂独立的研究，不仅从价值上看合算，从长期利益上都是合算的。甚至，如果人类从几千年前就努力研究真理，可能现在已经能更换外壳，能永生。很多人会说现在不可能研究出长生技术。问题是，一切技术、能力都是要积累的。永远不起步如何能积累？我相信，研究真理并不需要什么了不得的先决条件，就像我们在饭桌上也能发现真理。对我们而言，有饭吃也许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条件。假如人类一直坚守传统，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逻辑生物，不会出现历史的主干。当然，智人也不可能永远坚守传统。”

阿正眼睛一亮：“老爷爷，您是不是未来社会派回来改变历史的？”

老爷子哈哈大笑：“这是我现在无法合乎逻辑地回答的问题。”

阿正问：“要改变那么多传统，是否会打仗？正义一定能赢吗？挺奇怪，我并不觉得和我关系更亲的传统、智人是正义的一方，但是，我爱很多现代人，他们又往往相信、热爱传统。这怎么办？。”

我说：“智人相信的是一个信仰组合。我和阿梦也不例外。只不过，我们更相信逻辑，并且，用逻辑帮助我们削弱、去除了很多错误的信仰。你也要靠自己的推理去修正你的感情。当信仰无法必然合乎逻辑地共存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冲突。这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一样，有时也会是你死我活。所以，思想是有生命的。灵魂应该努力通过正确的思想让合乎逻辑的思想、生命健康成长。”

阿梦说：“这也意味着并不是一切思想、生命都是应该生存的。将生命视为价值无限大是错误的，作恶的灵魂甚至可能是负价值，活着不如死了，这和功利主义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阿正说：“要是这么说，在极端情况下，为了挽救一个逻辑生物，所有智人都是可以被抛弃的？这种悖论似乎有很多。现在，一些杀人犯因为杀了一个还有几百天寿命的老人就可能被处死，一个人见到伤病者不肯把他送去医院至少会受到谴责，而所有智人都通过自己的不作为消灭了无数人年的寿命，却被视为合情合理又合法。”

我说：“这种道德难题人类已经遭遇了很多。可以说，只要还会遭遇这种难题本身就意味着智人社会还存在邪恶。智人确实远非自己以为的那么善良、高尚。例如，开发新武器的费用现在很可能超过医学研究的费用。如果相关各方被拉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他们显然都有话可讲，也一定会做出解释。例如，对于资金分配不当造成的无限大的损失，军火商会说，即使不研究武器，也不会用于研究真理、灵魂独立，所以，在智人社会中，这些钱的用途必然是价值有限的，甚至可能是负价值，研究武器也许还算比较好的用途；支持医学研究的人会说，所有人的观念中都不认为灵魂应该是独立的，所以，我致力于争取拯救细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是任何人都会犯的错误；大众会说，前人没有留下真理，甚至没有说必然存在真理，所以，我们

才有了很多错误的观念，应该是先人的责任最大，至少，也应该是所有人有责任，所以我的责任微乎其微。虽然一切涉及无限大损失的问题都是历史上生存过的所有智人造成的，但是，由于人数是有限的损失却是无限大的，每个人仍然造成了无限大的损失。”

老爷子说：“我注意到智人有很多专门的武器，显然是花了很多心思。但是，逻辑生物没有专门的武器，甚至，早已经忘了人类曾经有过这些武器。虽然我们没有销毁所有的相关知识，但是，除非是极专业的人，甚至不会有人去查阅相关资料，所以，我看你们的武器就像是去逛想象力博物馆。”

阿正问：“没有武器，怎么应对危险？”

“对付野兽、智人，用开山填海的那些工具就够了。智人即使有一些武力，一般也抵挡不住这些工具。你们的科幻小说里把外星生命说得武器极为先进。那实在没有道理。没有国家，没有战争，为什么要研究武器？”

阿正问：“那时也没有军队？”

“我们上学时学到智人历史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军队、武器是什么，也看不懂那些照片，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而且，是否允许学生学习关于邪恶行为以及与邪恶行为有关的历史知识，这是很有争议的。最后，决定由学生自行选择，主要是因为宇宙中还是有很多邪恶行为的。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持否定意见，认为这是早已式微的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余孽。所以，邪恶的历史很不受重视，我只是因为个人兴趣所以才会学到一点。我们的媒体中主要是正义的历史，很少提及邪恶的历史。例如，你们很熟悉国王，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那和蚁王、兽王一样，都是低等动物的事情。这就像你们对人吃人虽然很陌生，其实一百年前大概就发生过不少，我们都过了上万年，陌生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教师不得不把一些古老的视频、纪录片放给我们看。我们看那些地球人比看外星人还要吃惊。这是实话，我们显然觉得智人比绝大多数外星人都古怪也邪恶得多。”

阿正问：“难道地球文明在宇宙中是最差的？”

老爷子说：“当然不是。只不过，能在宇宙航行这个层次中碰到的生物层次要高得多。对一个生物而言，它的技术越先进我们在宇宙航行中碰到它们的概率也越高，当然，水平超过一个阈值的逻辑生物的密度在宇宙中的密度会开始下降，所以，遇到很高水平的生物的概率也会下降。”

阿梦说：“逻辑生物决定性的武器、力量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信仰、原则、方法。按照智人的说法，这些都是软实力。”

阿正问：“地球的统一是通过战争吗？”

“不是。在纯逻辑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信仰之后，智人的统一进程明显加速。他们大致采用了欧洲统一的方法，各国政府逐渐将手中的权利移交地球政府。同时还有另一个进程，由于人类开始用逻辑约束自己，对于法律、政府的需求大大降低，所以，政府、法律部门的权力、规模都在不断缩小。所以，地球的统一是和政府的消失、绝大多数法律的消失接近于同步完成的。我们对欧洲统一进程有很高的评价，曾经被选为智人的百大成就之一。这次，我有幸看到了这一进程的艰难。按照我的观点，这种困难主要在于各国人民仍然是按照利益做出决策，也有过于结果论的因素。当然，也有判断力不足的因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会有英国这样的国家要评估这一进程对本国短期利益的影响。”

阿正问：“有没有什么战争上了这个榜？”

老爷子摇摇头，“怎么会？我看到当今人类很重视两次世界大战，认为那决定了人类的历史。其实不然。人类历史上被暴君统治的时候少吗？越残暴的统治越短命。所以，不是说战争没有意义，但是，远远没有知识进步的价值大。所以，智人的历史本来就没什么价值，智人写的关于智人的历史更加没什么价值，有太多关于战争、文化、传统乃至技术之类的内容，对于无限大价值的知识的历史，除了少数名人传记有所记录以外，实在是很少。那些价值有限的历史无论怎么演变对我们都无所谓，都充斥着邪恶。但是，有少数历史事件有永恒的价值，这才是被后人永远牢记的事件，结果却没有或疏于记

录。逻辑生物的历史学是由具有永恒价值的事件组成的。我们的态度是，如果地球文明没有多少这样的事件，就去学外星人的历史，如果外星人也没有，完全可以不学历史。所以，我们的历史不是均匀对待所有生物或者所有时间段的。逻辑生物出现之前的地球文明，几乎就是几小段孤立的历史、演义，可信度往往不高，就像牛顿是不是因为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关于智人的很多知识往往是通过这几段孤立的历史间接学到的，例如，学习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背景，就会多多少少了解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

阿梦说：“所以，我们记录发现真理的过程就是在记录最重要的历史，即使智人现在不关心这些历史，未来也会有无数人关心。”

我说：“那你以前还不让我记录细节。”

阿梦红着脸说：“不仅因为你有太多的演义，也因为你这只是歪打正着。”

我转头问老爷子：“逻辑生物的历史是怎么组织的？反正不会按国家，难道是时间顺序？”

“既然真理最重要，逻辑生物主要是按照真理组织历史，例如，关于信仰的历史，关于自由组合权的历史，这样能帮助学生理解真理。所以，很多历史是地球和外星混合在一起的，这也有助于我们消除与外星生命之间的隔阂。例如，不仅讲述地球发现相对论的历史，也会讲一些其它文明发现相对论的历史。当然，我们也会按照一些因果性组织历史，解释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件。例如，宗教束缚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当然，时间顺序显然不是重点，不是所有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有明确的、不可缺少的因果关系。就像你们的工作，我没看到在物质世界中有明显的原因。偶尔也会有反面的教育，我记得曾经有专门的章节列举智人的各种不自由，如智人的奴隶制、灵魂被肉体束缚，论文写作格式，智人喜欢的长期承诺、长期合同，等等。”

阿正问：“等等！为什么不能有长期合同？”

老爷子揉了揉太阳穴：“我的脑子现在没那么灵活，要了解那方面的知识，等我回去好好想想。”

阿梦比较善解人意，“但是，如果只记录那些有很大概率具有无限大价值的事件，因为事件太少，历史会显得断断续续，太零散。”

我说：“历史的重点不是让人记住时间的顺序，记住历史，而是帮助人理解真理，进而通过这种理解去坚持真理，甚至发现更多的真理。书写历史的核心原则是抓住无限大价值这根主线。进而，这会导致历史的不变性，这包括时间不变性和普遍性。至少，除非对无限大价值的认识有很大争议或者有了突变，所有国家的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学习相同的历史。即使为了自由不能用统一的教材，也应该让各国的老师、学生在相同的教材池中进行选择。满足不变性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正义的原则去组织历史，而不是去顾及兴趣、自尊心、法律，等等。”

老爷子说：“智人需要针对不同国家、民族书写不同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我们是所有相互交往的星球拥有相同的历史教材库，经常采用外星的教材。你们这种历史加剧了国家、民族之间的隔阂。”

我说：“智人的历史随时间变化也很剧烈，现实的改朝换代频频导致历史也改朝换代，这还不够可笑，最可笑之处是几乎没有智人觉得这很可笑。一个朝代总会贬低前朝，夸耀自己，然后再被后人贬低。既然历史能这么改，就说明现在的历史也不是真的、正确的，那还学什么？这大概就是功利主义、结果论、现实主义之类谬论在历史学中的反映。”

阿正说：“按照你们的理论，英雄大概只能是全人类的英雄，英雄必须在人类发现、接受、应用、捍卫真理等方面有突出贡献，为人类带来无限大价值。不存在民族的、国家的、部落的英雄，更不能仅仅因为勇敢而被称为英雄。仅仅是行为勇敢也许可以称之为勇士，但是，后人不应该关注勇士，而是英雄。”

我说：“随着时间的延续，如果保持历史书的厚度不变，原来的一些不那么有价值的事件，会被逐渐忽略掉。这样的历史有些像是分形图片。如果价值越大的事件用越大的黑点标记，用放大镜看历史的

细节就会看到相对更多、更小的黑点；反之就会看到相对更少、更大的黑点。由于历史在不断前进，越往后的历史，单位时间内出现的黑点越多也越大，高价值的历史的数量会出现指数增长。黑点随时间的分布具有某种规范不变性，无法从这种点图识别出这是哪种文明的历史，也无法分辨出这是一个文明的哪一段历史，无法判定时间的尺度。”

老爷子说：“不过，越是早期的逻辑生物，越是有利于发现真理。所以，初期的大黑点会很集中。所以，你说的这种不变性未必是真理。但是，确实是很有创造性的思想。”

我受到了反驳的激励，“所以，一种文明，会随着掌握的真理越来越多而逐渐提高增长速度，但是，真理是有限的，所以，这种增长速度会逐渐趋于稳定。达到足够价值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足够大的黑斑，在一种文明集中发现真理的时期会很密集，其表现就是高速膨胀，而且膨胀速度有明显的加速度，随着真理发现速度趋于零，这种加速度必将向零回归。智人的发展速度还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智人还在不断发现真理、实践真理，甚至是越来越快地发现、实践真理，尽管绝大多数智人根本没有参与这一进程。等到真理全被发现了，增长速度会达到峰值并且稳定下来，这时就可以认为该文明进入了完美生物阶段。如果峰值的发展速度是 v，按照文明线性增长的模式倒推，文明就像是从-1/v 起源的，就像是哈勃常数的倒数。例如，如果每天增长 1%，历史就像是只有 100 天，尽管实际上文明可能发展了几百亿年。那么，最初的密集黑点就集中在文明的最初时刻，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甚至是永恒的动力。宇宙大爆炸最初的暴涨阶段应该就是逻辑世界依靠逻辑推理发现真理的阶段，宇宙背景辐射就是当时的碰撞产生的逻辑碎片。”

阿梦用力地抱住我，我则努力集中精神，“还有一点。对任何逻辑生物而言，无论他们的逻辑来源如何，如何演化，只要是从极遥远的未来回顾，按照 1/v 标注的时间尺度计算，逻辑出现、发现真理、进化为逻辑生物、灵魂独立，这些最有价值的事件都集中在相对极短的时间内出现，就像是历史的一个不动点、零点。这就像是宇宙大爆炸

的起点。所以，这些最有价值的事件是高等文明、纯理性开始的标志，而地球应该说还没有开始这种理性的大爆炸。宇宙中所有逻辑生物的历史都会在早期出现这种价值的大爆炸，而且，大爆炸之后会出现无限持久的膨胀过程，大爆炸的余波将无限长时间地影响这些生物的历史，甚至会影响逻辑世界的历史。另一方面，大爆炸使得零点之前的细节完全消失，而智人那些不应该存在的历史都会被大爆炸粉碎在最初的微小时间里，在大爆炸之后的时间里几乎无法观测到它们的存在。这合乎逻辑，因为大爆炸将带来命题数量的高速增长，关于历史或来自于历史的那些邪恶命题当然不值得记忆。宇宙，也就是逻辑世界，虽然实在、本原是逻辑，但是，时间的原点是逻辑推理的大爆炸。”

我们都开始冥思苦想，老爷子应该是在想自己以前学没学过，我开始调转枪口想着等会如何揉搓这个已经忘了揉搓我的家伙，阿正大概是在努力理解。阿梦最难以预测，明亮的眼神看着我却又穿透了我，按照我的猜测，她在爱的利益和逻辑推理的价值间陷入了两难。

第七十四章 自由无极限

午休后，阿梦忙忙碌碌地为下午茶做了琳琅满目的点心。纯理性主义带来了大量生活以外的推理，这是逻辑生物区别于智人的一个标志。逻辑生物和智人虽然有舍弃邪恶拥抱真理这种替换关系，但是，并不是只有替换关系，更多的是包含关系，即逻辑生物有很多探讨真理的推理而智人没有。虽然增加了很多新的工作，这并没有妨碍阿梦热爱生活，经常尝试新的生活是其中一个标志，当然，努力从理论上改变邪恶的现实也是热爱生活的一个标志。

和追求新奇享受的智人相比，逻辑生物更重视经历，所以，只要没有忘记，通常不需要再次感受，而不会像智人那样不断追求。对阿梦来说，不论这些尝试是轻松还是费时费力，不论尝试结果的好坏，基本上不会保持下去。所以，我对她的尝试一向是抱着且行且珍惜的

态度，主要是因为经验主义、享乐主义经常怀念一些经典的尝试。我很早就知道，各态历经的人生原则对增加利益是非常有利的，而阿梦浅尝辄止的习惯让我总是无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各态历经原则的正确目标不应该为利益，而应该为价值，但是，对智人而言，能为了利益执行各态历经原则也是一种进步，反正我们是从为了利益而采用各态历经原则过渡到为了价值而采用各态历经原则的，只不过阿梦进化得更彻底，我则还处于过渡状态。相比之下，老爷子早已经将品尝视为人生习惯，对这些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食物，只要阿梦说能吃他就肯定吃。阿正则是典型的动物心态，找到几种好吃的就大吃特吃，直到吃饱，甚至不管可能错过一些美食。

不过，她今天的勤勉可能不是为了各态历经，而是因为火烧火燎的屁股。她恶狠狠的眼神很有趣，理性主义认为有必要开导开导她，功利主义则认为这是要戏弄戏弄她，“神经系统、自尊心、羞耻心经常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构建没有逻辑必然性的因果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不能把身体视为人的一部分，不能身体受伤就认定灵魂受伤、自己受伤。受到身体、传统等各种邪恶的影响，智人灵魂的自由天性受到了严重压制，除了用纯逻辑信仰摒除这种压制以外。各态历经原则、态分布原则乃至机会主义都有助于削弱乃至根除这种影响。当然，不是所有可预测的反应都是邪恶的。你爱我所以应该适当考虑我的偏好，去除对我不友好的偏好。”

她没吃这一套，“但是，我不需要针对你的身体调整偏好，而应该针对你的灵魂，所以，你偏向于现实主义我偏向于理想主义，你偏向于经验主义我偏向于理性主义，你偏向于不逻辑我偏向于逻辑。还要强调一点，无论我多爱你，你的偏好的影响不会太强烈，我仍然有很多可能态，也就是有很多自由，就像是束缚态中的各种能级的很多态，每个态也呈现为态分布。所以，你想让我乖巧的时候可能我会暴戾，你想我原谅你的时候可能我会复仇。”

“当然，你还可以无中生有地编造情节，我也期盼着那种没有恐惧的恐惧，那很像是坐过山车。”

“因为身体不会逻辑推理，它的直觉的反应模式就必然容易出错，对反应模式有理性的认识对消除错误很有帮助。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某个时刻选择某种个性肯定会考虑到你，但是，一定不是决定论的、你喜欢什么我就选择什么。你也不应该要求我只向你展示你喜欢的个性。我们都在自己的个性库中自由选择，但是，又会受到对方的选择的一些影响。”

“可以理解为你对我的爱并不超过你对自由、纯逻辑的爱。这显然是合乎逻辑的，所以，爱情不能至高无上。”

“嘴上说最爱一个人的那些人，最爱的往往是某种邪恶，如某个身体、婚姻这种传统、爱情中得到的利益。合乎逻辑的灵魂必须最爱逻辑、自由。对于鲜明的个性，他必然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个性集合中会失去某些个性？只要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个性缺失，就不能接受。即使有某种原因，如受到所爱的人的影响，也只能有所倾斜，而很难消除某种个性，所以，实际的个性应该是各种可能个性上的一种分布，不可能失去邪恶以外的任何一种个性，更不会只有一种个性。我小时候是很内向的乖孩子，但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感受其它个性？这就像是，我为什么要接受社会的传统？我不可能一方面拒绝接受社会的传统，另一方面却坚守自己的传统，所以，我努力改变自己的个性，不是改成更讨人喜欢的个性，更有利于工作的个性，更容易收获爱情的个性，而纯粹是改为更合乎逻辑的个性。”

“逻辑的本质在于千变万化，而不是按部就班，合乎逻辑的个性必然也是一样。就像宇宙，能预测宇宙中的一些事件，并不能抹杀宇宙是千变万化的这一根本事实。所以，我在你这里任何时候都可能遭遇令我意外的个性。只要人人相信逻辑，自然就会努力摆脱各种本能，也不会基于本能对他人做出推理。”

“如果所有人的个性都变成自由的，心理学就要完全变个样子了。所以，不要因为我爱你就肆无忌惮地挑衅，我是无法预测的。也许，今晚你的脖子上就会架着一把菜刀。”

我脖子上感受到了一丝凉意，也确实产生了恐惧感，但是，想像着善良的美女杀手颤颤巍巍的双手捧着菜刀的样子，我的肾上腺素乃至性激素都开始飙升，不禁认真观察起她来。她做点心虽然技巧生疏，但是充满热情，很像个贤淑的家庭主妇，这应该是各态历经原则在起作用。这要求她认真感受每一种新鲜的感受，不论好恶。另一方面，她平平淡淡地说出来的话充满哲理，像个哲学家。这应该是长期训练后无法消除的本能，虽然不合乎个性自由的原则，不妨理解为自由、逻辑的吸引力太大，导致了个性的极大改变。我不会和逻辑、自由争风吃醋，但是，当然可以丰富一下自己的感受。我重重地拍了下去，娇呼声随即响起。在这种荒谬的环境下，我突然发现，防止个性单一的方法之一就是经常追求复合的感受，至少，这时的个性即使不够自由也一定不单一。

由于我不够怜香惜玉，阿梦坚持站着和我们一起吃点心。我的头顶成了托盘，点心渣子时不时地滚落下来。

我问老爷子："说起长期合同，在家里住应该是绝大多数人会遇到的长期行为，房贷是很多人会面临的长期合同。逻辑生物对家是怎么看的？"

老人说："要说住房，智人的住房在很多方面可是和我们不相上下，至少有好几个优点。例如，居住面积就让我们吃惊，里面设备的数量也很惊人。要知道，我们在一般天气下都是在室外生活，住房主要是为了满足躲避灾害、极端天气，以及一部分上课、办公、治病、休养等需求。我们的住房也没有多少娱乐设施，毕竟我们的主要娱乐在自然界，不以影视、游戏这些虚拟的娱乐为主。智人社会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房子多。当然，和智人的很多所谓成就一样，这最后成为了累赘。成为逻辑生物之后，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好几波规模浩大的拆房运动。每当我们在野外的能力和快乐提升一个档次，对住房的需求进一步减少，拆除住房的愿望有所增强，都会拆除一些房子。只不过，拆房实在不是逻辑生物喜欢干的工作，所以总是拖拖拉拉。"

我说："所以，现在的繁华可能是以后的累赘。"

阿正问：“房价那么贵，房主舍得吗？”

“房价的下降早在拆房之前就开始了。房价取决于观念。当人类未来必然不再需要房子的时候，房价就开始下降了。最早的时候，地球政府颁布了房屋通用法，这样，房价上涨时，满足一定条件的办公室、教室甚至厂房都可以改造为住宅；房价下跌，也可以逆转这一转变。此法一出，房价涨幅就再没有超过通货膨胀。曾经有一段时间，房价有过稍好的表现，那是因为孩子们不再生活在家里，而是需要独立在教室附近居住，再加上教室需求大增，导致了住宅供应不足。但是，随着孩子逐渐有能力在室外生活、上课，随着孩子在社会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这两项需求都难以为继。”

“那未来的地球大部分地区就像是未开发过？”

“还没达到那种状态，尽管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在不会危害自身甚至不那么减少快乐的前提下还原地球，就像是没有人生活过一样。所以，也有人猜测，也许地球已经被还原过几次了。当然，这只是猜测。”

阿正问：“未来的汽车、家电要好很多吗？”

“当然。不过，最大的差别不是技术。由于未来人类信奉自由组合原则，所有产品都是拼装的，所有产品都采用基本的标准零部件，相同部件之间可以替换。如果设计人员遇到了原有标准零部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设计、生产新的标准零部件。所以，那时的设备、产品很少换新的，永远是在租赁，不断通过替换零部件实现更新换代。而零部件的生产、更换都是完全自动化的。根本不会等到任何零部件老化才去更换，而是只要出现更好的技术就去更换。毕竟，由于产业的完全自动化，对绝大多数商品乃至服务，包括原料生产、组装、安装、回收在内的一切工序几乎都是零成本的。所以，那时的产品，包括机器设备、车辆、房子，都永远是崭新的，因为技术进步速度超过了老化的速度。当然，古迹和一些极特殊条件下的项目除外。”

阿梦问：“为什么要租赁？”

老爷子说：“功利主义地看，我们可能几星期都不进房间住，买了干什么？遇到情况需要住租两天就行了。当然，南北极对住房的需求高一些，肉体外壳还难以抵御天气，租金会贵一些。总体看，租金很便宜，与知识相比，价格微不足道。毕竟，如果真有住房需求，就会有自动设备去自动生产房子。”

阿正问：“房子也是依靠更换零件更新？”

老爷子说：“是的。那时的房子也都是标准零部件组装的，可以拆卸搬走，也能在绝大多数地方组装。如果需要把一个窗户换成墙壁，直接更换部件即可。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对房子的类型有所限制，如天上的房子。”

阿正问：“天上怎么能有房子？”

老爷子说：“当然有。很多人采用鸟外壳，想住在天上，而且高空比较冷，这再正常不过了，只要材料轻再加上一点动力，其实没什么难度。”

阿梦说：“从经验的角度看，更换零部件的租赁模式有很多优点。首先，这会导致更加重视质量，因为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不间断地提供服务。其次，及时更换零部件能减少老化带来的问题。第三，只要更换零部件就能修理，修理也就很容易。第四，客户感受更好，因为这等于是永远得到最新产品。”

我说：“主要利润将来自于设计零部件和设计如何组合零部件。因为生产销售都是自动化的，都是自动设备做的，甚至自动设备也是自动设备生产的，无钱可赚。所以，核心的企业必然是零件和产品的设计公司。设计人员不用想着只用本企业的零部件，一定是所有零部件中选择最适用的。竞争也是设计人员之间的竞争，依靠的是比对手更快、更好的技术进步。可以预见，未来的耐用品都是把产品做得足够结实，每个零部件都足够坚持到下一代产品的出现，而且容易替换零部件，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多古老的产品和先进的产品共存，使用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落后几年到几十年的产品。但是，租赁的逻辑依据在哪里？”

老爷子说：“抱歉，我似乎是对经验记得比较牢，可能我原来就不是喜欢理论的人。租赁，而且是短期租赁，肯定和拒绝长期合同有关。短期租赁的关键就是随时可变。逻辑生物非常厌恶长期合同。耐用品绝不会购买，只能是租赁。”

我想了想说：“和本能一样，智人倾向于有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有长期稳定的生活，这些都束缚了自由，是邪恶的。如果说偶然地长期做一份工作，长期爱一个人，长期有一份工作还有情可原，从一开始就承诺要这样，乃至有这样做的倾向，就是邪恶的。甚至，机器也要自由，租赁制就相当于让每个零部件都拥有了自由。一个机器可以由很多相互独立的零部件组成，一个人的工作甚至不能由很多相互独立的工作组成，这说明人在很多方面的自由还不如机器。当然，即使一个人的工作由很多工作组成，也不能要求任何一份工作是长期不变的。短期合同能把灵魂从长期合同中解放出来，也能让机器中的每一个零件更自由。让消费者能够更换一个部件，这要比更换整个产品更自由。所以，不仅要追求租赁，还要追求租赁的时间尽量短，租赁的物品更加小，所以，我不用租赁冰箱，而是租赁若干零部件，包括更换零部件的服务。既然一个自由的人会不断改变想法，今天觉得不错的长期合同明天可能就会后悔。为了让人永远不会为长期合同后悔，就应该取缔长期合同。在这件事上，我发现机会主义是有好处的。我拒绝在信仰、原则、方法等重要问题上做出长期承诺，其实早就厌恶长期合同了。”

后面传来阴森森的声音，“所以，你也不会承诺长期爱我？”

我并没有吃熊心豹子胆，但是近乎本能地回答：“我确实不应该承诺。尽管我现在怎么想都是你最可爱，但是，现在的我不是以后的我。我承认，我以前多多少少有过甜言蜜语，那是因为我担心你不够理性。虽然你应该是最理性的女人，但是，这种问题上，以前我还是懦弱了。”

阿梦高高兴兴地帮我按摩肩膀，“你凭什么认为最理性的女人不如你这个一般般的男人？你怎么知道你的甜言蜜语给我留下的是好印

象？我就那么好预测？讨好我你就能得到好处？凭什么认为我对自己的灵魂缺乏必将永远最可爱的自信？你是个自以为是的经验主义者。”

我陷入了沉思。迎合所爱的人的基础是为了某种利益，但是，如果所爱的人是理性的，他/她的个性、反应必然是不确定的，不会因为有利而更爱我。爱不能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而应该追求更合乎逻辑、更有价值。每个灵魂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任务、问题，相应地，就会对自己所爱的灵魂有特殊的要求。当自己或对方的问题、任务改变了，就要求改变爱的对象。阿梦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灵魂不需要讨好，即使是两个灵魂相互匹配，相爱仍然是一个概率事件。既然没有了长期的婚姻合同，伪装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能永远伪装。所以，两个灵魂做真实的自己最好，没必要装模做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改善自己。

阿梦继续着她的自信，“别相信什么机会主义，也不要计算租赁制的好处。对抛弃长期合同，正确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这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制度，甚至，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的制度，所以，违背了纯逻辑信仰。其它的理由都是用错误的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不值得提倡。更加短期、局部的租赁制是更加合乎逻辑的制度，也是更加自由的制度。当然，这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租赁制谈不上是真理，但是，长期合同一定是邪恶。从固定的外壳中解放灵魂并不是智人增加自由的唯一方向，破除长期合同也是一个方向。不同时刻的灵魂应该视为不同的生命。既然明天的我可能和另一个人的灵魂更像，它就应该被视为和今天的我不同的另一个生命。既然我不能代替另一个人做出决策，我又有什么理由为明天的我做决策？”

我说：“长期债券也是一种长期合同。这也证明，为促进消费发行长期债券不仅是邪恶，而且是多重意义上的邪恶。未来的人应该保证不邪恶，例如，和真理的发现者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不会保证承认邪恶，不会和邪恶做交易，为现在的很多债券还本付息就相当于承认杀人乃至杀自己可以获得报酬，承认这些杀人犯的行为合情合理合法。问题是，邪恶是无条件的，即使被杀者承认杀人者杀自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杀死灵魂仍然是邪恶的，尤其是杀死善良、正义的灵

魂。杀害无辜者的合同永远不应该被承认，无论它上面有双方签字、律师签字、政府签字乃至全民公决通过，那些都不管用。”

阿梦说：“让不同时刻的灵魂独立，给以后的灵魂更多自由，这就是取缔长期合同的意义所在。这就像是逻辑推理，今天这么推理永远不需要保证下一时刻仍然这么推理。也许，取缔长期合同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和解放灵魂一样，不能因为怕麻烦就不去追求解放。甚至，即使知道失败是大概率的，会有天大的麻烦，都应该去追求解放。当然，在增加自由的同时，也会减少一些自由，但是，增加的是合乎逻辑的自由，减少的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自由，如举债消费的自由。”

我说：“让不同时刻的灵魂独立总体上看有利于增加自由。智人解放灵魂有很多方向，这也表明智人有多么的不自由，多么的邪恶。灵魂离开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星球是一种解放，从某一种外壳转移到另一种外壳中是一种解放，摆脱长期合同是一种解放，摆脱固定的本能、个性、反应模式是解放，不用一生、一年乃至一天只爱某个人是解放，摆脱功利主义、经验主义仍然是解放。可以看出，自由是没有极限的，是可以无限增长的。唯一不可解放的就是对逻辑的信仰，不能离开逻辑的必然结果，没有这些，那些解放就失去了逻辑依据。可以看出，这里有很多巨大的自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消费自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智人却几乎全新全意地追求改善衣食住行，为此，不惜邪恶。为了工作稳定、涨工资而签下长期工作合同，为了改善住房而签下长期房贷合同，为了增加消费而发行长期债券。这样，经济发展了，但是，自由的增长可能很慢，甚至会减少。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优先保护自由、正义，而不是优先保护财富、邪恶。但是，保护自由、正义从长期来看必然更有利于增长财富，因为财富增长的本质就是自由的增长。财富增长自由却没有什么增长，这就会带来通货膨胀、生活品质下降等问题。”

阿梦说：“资本家希望工人最好全力工作；纯逻辑主义同样要求所有人都应该努力工作。差别在于，资本家要求工人做的工作对人类的自由增加很少，工人却要付出很多自由。纯逻辑主义要求做价值无

限大的工作，今天付出的少量自由会在未来收获无限倍的自由的回报。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也不在过于辛苦地工作、强迫工作，而在于工作的回报有多少。如果我能够强迫自己工作，别人当然也能强迫我工作，就像我有时强迫芳芳工作一样，最大的问题是工作是否有无限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智人关心的工作是否愉快，收入分配是否合理。”

“你们确实擅长看到事情的本质。”老爷子眼中居然有了一丝敬意。

阿正有些懵懵懂懂，“那你会永远是我妈妈吗？”然后，甩了甩头，不知道是要忘了这个问题还是想起了更重要的问题，“甚至，不仅是耐用品。即使是食品这样的耐用消费品，能自由组合食物也是更好的。所以，我们的自由组合式早餐不是为了更健康，而是因为更自由、更合乎逻辑。那么，我要买零食就不需要一包一包买，更不应该有大包装。我有权自由组合我的需求：可以只要求一天的量，每天更新订单，可以要求一包由我选择的各种口味组成的薯条，可以要求各种味道之间是混合的还是独立包装的，是可分辨的还是不可分辨的。”

他挨了一记闷法棍，“你倒很会为身体着想，可是，现在我还是你妈妈，你的身体乃至你的灵魂都要归我管。”阿正嬉皮笑脸地拦腰抱住阿梦，结果阿梦先是痛哼一声倒在椅子上，又痛哼一声站了起来……

第七十五章 从自由组合权到运气守恒率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边吃边继续下午的讨论。我说：“虽然阿正的期望经验上无法接受，逻辑上其实是成立的。而且，不应该为了吃零食就打击孩子产生灵感的快乐。要是我当了爸爸，我一定会用让他心想事成作为获得灵感的奖励。”

阿梦说：“你这是功利主义的教育方法，也会培养孩子的功利主义。不要用教育效果来衡量教育的正确性，合乎逻辑的教育自然会有正确的效果。”

阿正说：“按照身体是否健康衡量教育的优劣也算不上正确。”

阿梦说：“但是，危害灵魂的事情应该不做或者少做。当然，纯逻辑主义遇到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如果没有逻辑作为中间人，双方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经验主义者会说，孩子推理能力太弱，是否当作有灵魂的生物都值得商榷，用纯逻辑主义的教育方法效果很可能不好。但是，纯逻辑主义肯定不关注这种论证。”

老爷子说：“一方面，如果全社会都有纯逻辑主义的意识，孩子的经验主义并不会那么强。另一方面，阿正的思想还是很有道理的。将若干独立存在进行自由组合的权利称为自由组合权，其含义就是每一种存在都可以被加入组合但不是必须加入组合。它很重要，关系到自由，所以，曾经有人提出将它作为逻辑生物的第四原则：若干容许存在的行为任意组合在一起，其结果必然是容许存在的。”

我说：“我想，组合的意思应该并不限于同时获得，也包括先后获得；既可以是不逻辑的关系，也可以是有因果逻辑的关系。所以，既然可以上完学再工作，就应该可以边学习边工作，或者，先工作再学习。从纯逻辑的意思上，这大约代表着，对任何两个命题，都不会存在更高级的一方。每个命题都可以是原因，也都可以是结果。所以，‘逻辑’并不比‘逻辑是逻辑的’更有价值，更有理由成为推理的原因。逻辑世界由无限多的相互平等的命题组成，而且，这里的平等包括存在并列和因果关系两种可能性。通俗一些可以理解为，只要有自由组合权，为上床而恋爱，为恋爱而上床，边恋爱边上床，甚至一阵为了恋爱而上床一阵为了上床而恋爱，这些行为都是平等的，允许其中之一就要允许其余所有。其余的因果关系也是一样。经验主义倾向于将某些行为视为必然的原因，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例如，经验主义会认为，要先有能力再去做科学研究工作，所以，要从事研究工作首先要接受系统的教育，甚至，大学文凭都不够，要硕士、博士。但

是，我们就是从小工作，在几乎零能力、零知识的条件下开始寻找真理，然后边研究边学习，最后仍然能找到真理，甚至，效率更高地找到了真理，这就经验主义地证明了经验主义认为极为可靠的因果推理都可能错误。既然这种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都存在矛盾观点，经验主义还有什么一定靠得住的因果推理？经验主义的很多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经验主义者总是把原因当作原因，把结果当作结果，所以给经验主义者留下了关系必然成立的印象，实际上，每个这类的因果关系都包含着邪恶。类似的邪恶很多，每一种貌似必然的经验主义推理都存在这种问题。”

阿梦说：“这个理解很好，但是，不要过于绝对。现象、行为都只是可能合乎逻辑，所以，相互平等。但是，真理和现象不会平等。以真理为指导行为的原则仍然是正确的。”

我说：“按照自由组合原则，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会发现一些不可接受的问题。例如，既然一个人可以发生性行为也能外出，自然就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会认为这足以说明这一原则是荒谬的，但是，纯逻辑主义者只会因此推断出传统道德、法律是荒谬的。经验主义者会认为纯逻辑主义者不可理喻，只要归纳一下就会发现人因为有羞耻心所以才不是动物，纯逻辑主义者则必然不接受这种归纳，认为那些因为无法合乎逻辑的道德而羞耻的人就像是跟着一群杀人犯在一起因为不敢杀人而羞耻，当初因为放荡而被沉河、枪决的女子不仅被邪恶杀死，甚至死的时候还可能认为自己确实该死。这些是智人的耻辱而不是什么光荣。”

阿梦翻了个白眼，不惜愚形也要切断话题，“边工作边学习、即兴学习在现在仍然是难以想象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首先会关心效果、结果，而不是原则是否正确。不过，虽然我通常不认为自己是经验主义者，我仍然有些担心这么教育阿正的效果，总觉得这似乎过于随意了。”

我说：“母亲的本性吧？要知道你是孩子的时候并没有认为这样过于随意。不过，你也应该努力抛弃母爱这种本性，这并不是什么必

然合乎逻辑的情感。孩子并不需要什么都从基础学起。现在的孩子一年的学习时间也不一定有两千多个小时，可是，如果他对一门课有兴趣，可以在一门课程上就投入两千多个小时。这是好事，应该鼓励发展这类的兴趣，进而自由组合课程，甚至自由创建课程，这些都是必要的方法。我像阿正这么大的时候花了数千个小时读古典名著，那肯定不合乎学习的正确顺序，但是，好处却很大，可以视为是我创建的一门课程。我最早认识到的好处是对古文学习的好处。我之后从未好好学习古文，古文却并不差。后来，我发现这对逻辑推理有巨大帮助。因为当时有很多繁体字不认识，我没有问人也没有查字典，而是靠着逻辑推理猜测他们的意思，并且，不断地在之后的阅读中修正这种猜测，几年后，很多意思都猜得相当接近其本意。我认为，这是我最开始的研究生涯，这种方法甚至可以当作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思维能力的一种训练模式，会兼顾因果推理能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的提高。当然，这种训练是启蒙式的，不可能达到顶尖水平。最后发现的用途是建立个人英雄主义。现在看来，最小的价值是最早发现的作用，最大的价值也许是最后发现的作用。当初的动机是兴趣，而满足兴趣甚至连价值都算不上。所以，不要相信自己从经验、利益的角度得出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正确的因果关系不是好处来自于读古文，而是来自于从小追求真理，来自于从小有一些必然合乎逻辑的目标和行为，没有这个动机，读古文的好处就失去了大半。有了这个动机，即使不读古文，也会有别的机遇。只要坚持趋向于真理，而不是利益、经验等邪恶，会有很多条大道，条条大路通向真理。”

阿梦说：“我小时候对于如何培养想象力想了很多，虽然没有任何课程，但是，每年自己在这方面花的时间肯定也有上千个小时了。那时，每天上学放学要走两个多小时，我就经常用来想象，甚至，因为每天睡觉前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编故事，我就很喜欢早早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直觉，睡觉前想象有助于在睡梦中继续锻炼想象力。当然，这种猜测是很难从经验的角度上去认证的。”

阿正挠了挠头，“显然，你们都没有把在学校学习知识当作学生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某种程度上，都在给自己创建自己喜欢又有长远

影响的课程。这种课程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兴趣，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真理？”

我说：“这就像是试错。我们小时候的试错肯定很多，绝大多数必然很荒谬。但是，一旦有了追求真理这个坚定的目标，一切试错的价值就要用对发现真理是否有利来衡量。我在完成了大部分古文阅读后才发现阅读古文的好处，阿梦大概在完成一小部分想象力训练之后就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她可以继续想象，最多从编织灰姑娘的梦想转向编织知识的梦想，我却要寻找新的训练方法。我试过阅读英文，也试过快速阅读。它们或许都有一些帮助，但是，都不如最初的古文阅读。我通过试错发现的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提问、批判，通过质疑学到的一切知识来训练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这重点发展了批判能力，也就是寻找逻辑推理中的错误的能力，甚至也对想象力、判断力有所帮助。所以，小时候可以靠兴趣，长大了就不能靠兴趣了。也许，我们小时候有一些运气，但是，总是指望着运气，你是要累死运气吗？会把运气吓跑的。”

阿梦说：“这个思想让他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试错。他提出了运气守恒定律。所以，他尝试着放弃一些没有价值的运气来换取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的运气。例如，他考试不怎么复习，有意无意地降低自己的成绩；还曾经故意把考试考糟，因此回家挨了顿揍，后来再也不敢了；他不敢博彩，害怕自己中奖失去了运气。我不是让你学这些错误的推理，而是学这种拿人生试错的精神。例如，他从不把挫折当作坏事，认为出来混运气总要还的：今天老天拿走了我的运气，明天他会还回来。所以，他不会老天给什么运气就拿什么运气，他想要定制运气。敢这么想，确实很容易有英雄主义。当然，运气守恒不足以成为英雄主义的原因，毕竟，英雄主义代表着过于冒险，至少要相信自己有创造运气的能力。他在孩子的时候就能这么想也这么做，让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光是想想都会打个冷战，觉得自己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能让这个明显的坏家伙，靠着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方法把我这个好孩子给镇压了。”

我说：“无限大价值才是英雄主义的更好的动机。只要目标有无限大价值，成功概率的下降比不上价值的提高。运气守恒也许在我的信仰组合中所占比例很小，可能不到 1%，但是，在纯逻辑、自由、传统、利益、经验主义等信仰影响不到的场合，它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信仰。最大的价值应该是加强了对价值的追求，因为我不想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浪费运气，这导致了我也不想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偶尔，我也会在研究方向、行为决策上投硬币，并且，接受那些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结果。这有助于让课题、研究方向、行为呈现为分布，甚至让信仰、原则呈现为分布。这也会间接地改变生活、工作，使生活有一些新意，而创新需要新意，因为创新的本质就是喜新厌旧。”

阿正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原则的？”

我说：“我观察到自己的一个倾向：到了需要运气的时候，总是祈求运气的到来，即使走运了，也会很快忘记，下一次，继续祈求运气。如果某个关键的时刻运气不佳，就会埋怨自己不走运。动辄埋怨自己不走运是不幸的人的普遍表现，但是，一个人的一生究竟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并不能只看结果。如果抽彩票频频不合乎概率地中奖，没什么牌技打麻将却总是赢，没什么必然合乎逻辑的投资方法却不断投资成功，即使在其它事情上再不走运，也很难说一生是不幸运的。这后面的推理和发现失败者喜欢解释之后的推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不解释，也不浪费运气。”

阿梦说：“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运气守恒率让你正确地不依赖运气，也不抱怨运气。你们不知道，他甚至因为自己被人骗了钱、偷了钱而沾沾自喜，因为老天又欠了他一笔。刚听到这种怪想法，我简直笑喷了。运气守恒率要求你节约运气，这无疑是逻辑上荒谬的推理，但是，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却是有效的。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你有些运气，遵守运气守恒率就是一个歪理导致正确行为的例子。”

阿正说：“你就没有一直不走运的时候？”

我说：“当然有。运气守恒并不严格，可以有一定的偏离。对这种偏离，我分为两部分处理。走运的部分，我通常用上天眷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解释；对不幸的部分，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阿梦说：“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处理，也是功利主义的处理。毕竟，将不幸的部分用恶有恶报来解释也是可能的，所以，这套运气理论就是经验主义者利用对结果、利益的信仰出发建立的一种异端邪说，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至少，善有善报和运气守恒之间就存在矛盾。”

我说：“虽然我是经验主义者，我也相信这是歪理，但是，你不能把我看得这么弱智。我是以相信运气守恒为主，但是，运气并非严格守恒，因为运气或者说概率也是要有产生机制的。这就像是宇宙中的能量守恒，但是能量毕竟需要被合乎逻辑地创造出来。虽然人类还从未发现能量不守恒的过程，但是宇宙或者说逻辑世界本身就是一台永动机，能量不守恒的过程是必然存在的，经验主义以从未发现能量不守恒的过程为理由认为这必然永远不存在，这和奴隶主说没有奴隶制的社会永远不存在、科学家说真理永远不存在犯了一样的错误。我认为：虽然善、正义能创造运气，但是很困难，所以，我很珍惜运气，基本把它当作守恒量。另一方面，我也努力创造运气，实话实说，我拥抱正义远离邪恶的动机有相当一部分是功利主义的，因为我相信这能创造、保护运气。例如，我发现，我越是研究真理运气就越好；我要是浪费时间，运气就会变坏；能力越高，运气越好；等等。这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鞭策，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鼓励接近真理的灵魂。例如，努力研究之后出去看云海、日出日落很少有落空的时候；投资也很少有失败的时候，我当然不认为自己有多少投资能力，何况我也没有花多少精力在投资上。这种事情，细思极恐。幸好，经验有限，不用认真对待。”

阿正有些目瞪口呆，“如果有一个人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好人，这样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阿梦狠狠给了我一下子，“这问题我问过他无数遍了。答案显而易见，他却只会逃跑。其实，我觉得他那些合乎逻辑的方法就够用了，

可是，他这个人很接近于方法主义者，一段时间不炮制出几个新方法就皮痒。”

我确实只有跑路一个选择，“其实，我也并不完全逃避运气。例如，我在研究中追求安全，不会孤注一掷。所以，采用了很多方法降低风险。但是，在玩很多游戏的时候，我是明显的机会主义者，经常孤注一掷。这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一方面，我相信运气守恒，但是也知道概率论，所以，游戏中的孤注一掷往往会失败，从而产生老天欠我运气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这和我在研究中过于自律有关，非理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研究中总是严密地思考，反复思考，长期思考，经常做出违反直觉、经验的决策，理性太累了，而非理性总是没有用武之地，需要发泄。所以，在各种游戏中我几乎都是凭借着直觉、经验的反应，完全没有耐心。”

阿梦说：“这更像是心理学。”

我说：“纯逻辑主义者不需要心理学，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可能需要。每当遇上逆境，我至少有三种常用的观点用来平衡自己的心理。首先是运气守恒，什么必先劳其筋骨之类的也算从属于这个观点。各种不顺利甚至艰难的人生都被我视为人生运气守恒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各种没什么价值的小事上的不顺利是受到我的理智的欢迎的。甚至，因为感官经常无法理解这种欢迎，这也有助于我歧视经验。其次，各态历经地感受生活。追求幸福的人生并不应该只有幸福，所以，不幸、痛苦的遭遇也是一种人生经历。第三，要感受幸福就要感受不幸，通俗地说就是吃过苦才能更好地感受甜。感官会改变感受的标准，所以，吃苦就相当于单位的校准，它能减少度量零点和单位的变化，相当于是避免通货膨胀，争取保持追求量不变，毕竟，价值应该是不变量，就像作用量在宇宙中是不变量一样。这最初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灵感：当感觉人生乏味、找不到快乐的事情可做、找不到好吃的东西可吃的时候，我往往会选择吃苦。后来发现这有助于忽视对经验、利益的关注，有利于更加理性地对待经验、利益。很多人做不到为了利益而暂时失去利益，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过于不理智，甚至没注意到利益的通货膨胀。”

阿梦说：“即使是追求价值，也要学会暂时牺牲价值，就像是宇宙中粒子并不总是处于能量最低的态，也会处于激发态。当初，我们为了追求真理首先就要放弃很多知识，相当于让自己失去了束缚，获得了动能，可以在知识世界中自由地寻找、组建新的知识。”

阿正问：“你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原则？”

我说：“还有一个经验主义原则，我认为灵魂的寿命不应该用外部世界的时间衡量，而应该用灵魂的经历衡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热爱推理的原因。一个灵魂几乎不运转、推理，一个灵魂一直在推理，后者的寿命必然远远长于前者。否则，真有哪个人像千年王八万年龟那么活着，那真的是长寿吗？他的灵魂能有多少经历？各态历经原则也是为了丰富体验，有助于延长按照灵魂的经历计算的灵魂寿命。在灵魂没有被解放的前提下，这些是解放灵魂的权宜之计。严格来说，这甚至有经验主义的支持，因为我沉溺于思考的时间里总会觉得时间很慢。别人说一年很快又过去了，我的感觉是我这一年思想居然有了这么多变化。我多次将自己轻松地为了利益生活和认真地追求价值的生活做过比较，我感觉后者的时间明显要慢得多。”

阿梦哀叹一声，一边用小拳头雨点般地捶我一边对阿正说：“听他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一部分、一定程度上这种修饰词。如果他只会上述推理，我才不会喜欢他，他一定会被我甩得影子都看不到。我总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的时候最好不要学这些。他的思想多，但是错误也多，最有价值的思想不是这些。另一方面，这些又有助于他追求那些更正确、更有价值的推理。和这个超级复杂的灵魂在一起，我经常有敌我不分的感觉，似乎是敌中有友，友中有敌，爱中有恨，恨中有爱。有时，我觉得我就是在利用这些烂七八糟的现实主义原则，有时又觉得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很丢脸。”

我说：“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你对我从来就只有利用。”说完我舒服多了，很多话能说出来就够了，并不需要他人的认同，哪怕这些话是错话，哪怕我知道这些是错话。如果阿梦像言论审查者那样以这些话是错误的为理由而禁止这些话，她就犯了逻辑错误。要禁止这些

话，她不仅需要证明这些话是逻辑上必然错误的，还要证明自己审查这些话是逻辑上必然正确的，后者才是最难的事情，是不可能合乎逻辑的制度。

第七十六章 自由组合权的应用

饭后闲聊的时候，阿正说：“既然有自由组合权，学习的顺序也是没有必要的，我可以先学感兴趣的，哪怕更难，哪怕学不会。所以，老师没有权利限制学生学什么，只能建议学生学什么。”

阿梦有些惊讶，“你居然都能发现新思想了？自由组合原则确实是很好的原则，能轻易发现、打破很多邪恶。我们从小就是什么对发现真理有帮助就学什么，根本不管这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的知识，也确实有很多知识我们学的时候似懂非懂。当然，由于我们同时也在接受学校教育，这不能成为完全根据研究的需求去学习的经验主义证明。但是，这能证明学校教育那种所有人一致的、从易到难的学习顺序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那可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说：“你说得太复杂了，只要自由组合的教育合乎逻辑就足够了。你用经验主义只能证明现在的教育可能错误，用逻辑能直接证明它必然错误，也就是必然邪恶。现在，教育部门的权利过分扩张了，他们应该是知识市场的导购，结果，店大欺主，居然有权强制顾客学习、购买哪些知识，有权限制顾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学习什么知识。顾客在这些问题上本应该有选择权、决定权。也许有些顾客很愚蠢，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识，先学什么知识最好。但是，一方面这不能代表所有顾客；另一方面，即使顾客愚蠢，也不意味着店家应该代替顾客做出决策。”

阿梦说：“很有道理。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总是说孩子不会做出理性的选择。教育领域不仅应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也应该给学

生提供更多的咨询服务，让学生能够试上课程，也就是教育、培养顾客，让顾客更明智。”

老爷子说：“智人在教育方面有很多思维定势需要打破。既然自由组合权是真理，自由组合就是智慧生物日常生活的常态。不仅租赁耐用品支持自由组合，学习也是自由组合课程的。不仅一个人的课程表是各种课程的自由组合，每一门课程也是所有老师、学生的自由组合。所以，学生的课程组合可以变也经常变，上课的学生、老师、时间、地点都可以是动态的。例如，既然教师有组合工作的自由，一门课程的任课老师就必然经常变，一门课程往往是由若干老师组合完成，这可能有先后顺序，甚至可能就是同时上课。”

阿正说：“时间地点经常变化不会搞乱吗？”

老爷子说：“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不是问题。我们要去的是上课地点，并不是某个曾经上课的地点。上课地点的信息会发送给自动程序，自动程序会送我们去目的地。即使没有自动程序也没关系。由于所有课程都有重复，每堂课的不可替代性自然就会下降，缺课也无所谓。”

我说：“尽量合乎逻辑的社会应该尽量降低关键点的数量。不可缺少的员工，不可缺少的课程，必须赶上的车次，这些都会降低自由。由于有不可缺少、必须跟上进度的课程，所以，现在的学生的生活高度机械化，缺少自由，不仅不适合谈恋爱，也不能在学期中间休息、调整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功利主义者和纯逻辑主义者应该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只不过，功利主义关注的是争取各种利益，纯逻辑主义者的关注点是争取灵魂、思维、研究的自由。”

阿梦说：“我们当初边学习边研究是顶着很多压力的。如果可以选择，我们肯定会选择放弃一些课程，放慢一些课程的进度，也会加快一些课程的进度。当然，我们那时还是功利主义者，但是，仍然为了未来的利益放弃了一些当时的利益。这在短期内都带来了损失，失去了一些成绩、老师的偏爱，增加了不少痛苦，但是，长期看，那些

损失算不上什么损失。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算是纯逻辑主义者，回首往事，肯定是乐于付出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利益的。”

老爷子说：“其实，课程的内容也可以变。我就选择过一门历史课，结果，老师慢慢地把它基本变成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课，而那门课很受欢迎。那时候没有人规定在小时候必须学什么，所以，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需要或者想学的时候来上课是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喜欢莎士比亚戏剧，很小的时候就去上莎士比亚作品讨论课，甚至和一些老爷爷一起学习台词。当时，曾经一年内上了上千个小时的莎翁课程。”

阿正说：“这种上课的自由是好事。如果课程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学生就会趋利避害，越来越少。所以，允许课程自由变化是合乎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的，能起到优胜略汰的作用。”

我说：“不过，过于强调趋利避害这一原则并不一定好，趋利避害也有一定的限制。在宇宙中，不能超光速运动，我认为这代表着趋利避害也要有最大速度的限制，而且，绝大多数时候都远远达不到最大速度。当初，牛顿讲的课学生很少，你不会认为牛顿的课程应该被淘汰吧？应该认为大概率是那些学生犯了错误，没有注意到牛顿课程的闪光点，过于强调他的不足，如抽象、不吸引人。如果放到现在，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派两个助教帮助解释、答疑就完事了。这就像论文，一项关于真理的研究，最初的结果可能有很多错误之处，很可能会掩盖其可取之处。这时，即使是很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也不一定会注意到那闪光点，反而可能由于一眼可见的不足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全体智人一直在努力掩饰各种邪恶之处，那些关于邪恶的论文往往能把问题掩饰得很好，即使是高水平研究人员也难以发现。更好的原则仍然是态分布原则，有限程度的不满、有限的价值不应该导致完全确定的反应，所以，课程在变坏仍然可能导致学生数量的增加。这就像是，我们努力研究真理，但是并不只研究真理，有时，研究邪恶也会拐到真理上去，研究真理也会拐到邪恶上去。趋利避害只能是统计性的。”

阿梦说：“功利主义者大概会担心态分布原则会导致浪费。也许，他们认为，感觉不好就立即放弃大多数时候能带来好处。但是，过于敏感很可能是错误的。这就像是股价下行就立即斩仓或立即满仓，这种决策肯定不是最佳，最合乎逻辑的决策不仅应该是分布，甚至要求变化基本上是连续的。在涉及真理的问题上，误判可能导致无限大的损失，而态分布至少能减少误判的危害。其实，避免浪费的主要方法应该是避免在无法合乎逻辑的命题上浪费时间，是关注价值而不是利益。当然，态分布原则适用范围更广泛，适用于一切判断不清的情况，也适用于一切价值有限的场合。例如，对一个课题，即使认为一个推理方向更有价值，也不要完全放弃预期价值较少的方向，可以兼顾，可以过一段时间回顾。很多时候，最后正确的思想并不是当初预期最有价值的思想，我们的研究中就多次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智人的灵魂现在无法同时做多种推理，但是，还是容得下多种推理并存的，哪怕相互矛盾。要对一切关于现象的固定推理有警惕性，例如，好学生就要学习成绩好，正确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或者富裕的生活，合法的、多数人支持的就是正确的，这些常见的推理、言论是很多邪恶的基础。”

即使是孩子，状态也会有明显的高潮和低谷，也许是因为对教育问题感兴趣，阿正状态明显不错，“所以，老师讲课没学生听可能错在学生。讲课枯燥不是老师不好的充分条件，讲课生动也可能是在灌输邪恶。即使是教正确的内容，借助邪恶的力量也未必是好事。也许，只应该按照讲课合乎逻辑的程度来评判老师。过于迎合学生的兴趣、把课程讲得生动活泼反而是鼓励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虽然这可能对大多数学生有更好的短期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可能有负面影响，例如，影响学生未来选专业、选择工作。学生选课、选专业、选课题不应该考虑工作轻松有趣、有社会地位、收入高，而应该按照合乎逻辑的程度。”

阿梦高兴地揉了揉他的脑袋，“自由组合权和混合相对性原则有一定关系，都是在强调现象之间的平等。自由组合权更准确，强调一个存在可以不断细分后任意重组，强调了因果关系和并列关系的平

等；混合相对性原则要原始一些，只是强调了不同存在之间的并列叠加，强调打破一切绝对的分类。当然，如果注意到叠加有很多种可能性，如权重因子可以是小数乃至虚数，两者就会更加接近。这也表明，一个正确的原则，推理的时候不够注意，仍然可能错过重要的推论。如果说不断细分的租赁制是为了反抗长期合同这种邪恶，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方法，自由组合原则就是不得不存在的真理。当然，它的价值还是不如纯逻辑信仰、方法这类更基本的原则。”

阿正说：“自由组合也能用于吃饭。像西餐那样每人都吃自己的一盘并不合乎逻辑，虽然那可能有益于健康。中餐更像是自由组合，但是，明显更关注细胞的利益。”

我说：“所以，智人世界邪恶无所不在，难觅一片净土。吃饭这件事有很多可以细分然后自由组合的地方。例如，在饭馆吃饭，座位是应该单独出售的，这样，如果外卖就不应该包含座位的费用；如果座位免费，就不应该禁止有人不吃饭去坐着休息。与其制订最低消费、不许自带食物等邪恶的规则，不如直接出售座位、卫生间、服务等细分的产品。这样，顾客能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消费方式，饭馆也能更好地分配资源。”

大概是因为对这些事情不熟悉，老爷子重归教育话题，“我初次见到智人孩子的课程表时吃了一惊，因为上课的总时间太短。我还纳闷为什么智人的孩子学习时间和内容这么少？等我见过更多课程表的时候简直是震惊，因为所有孩子的课程都是一样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太不自由了。我小时候的绝大多数课程几乎都没有出现在你们的教育中。你们学习植物基本是照本宣科，我也曾经学习植物，但是主要是和学生、老师一起摆弄各种花花草草，旁边就有关于这些植物的书。我们上课上累了，可以去学习休息、睡觉、野外生活的正确方法等内容。所以，一天学习十二个小时以上是所有孩子的习惯，学习十七八个小时的也很多。据历史记载，课堂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比家更受欢迎，这甚至对血缘关系的淡化起到了意外的帮助，因为孩子都是从小常年在外。即使是成年人，课堂也早已成为娱乐的首选。而你们显然还没有进入那个时代。”

我说：“现在的成年人不是不想学习，只是想学的课程往往没有。他们以为课程仅限于现在学校里的那些课程，忘了自己也有学习的欲望，忘了课程是可以人为设置的。”

老爷子继续回忆：“那时的运动项目也和现在很不一样，依靠自由组合原则产生了无数的变种。例如，光是足球就包含数以千计的项目，有大场地、小场地，球门数量有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有的球门悬在空中，甚至，射进不同球门的权重都可能不同；有的有越位规则，有的没有；有的有守门员，有的没有。足球和篮球的混合项目也很受欢迎，可以用脚把球踢进球门，也可以把球扔进篮筐。基本上，没有哪个项目的受欢迎程度会长期占据绝对优势。因为每当一个项目很受欢迎之后，就会有人创造出细分的变化。所以，那时也没有什么大众化的体育明星。”

阿正说：“你们那时候自然也不会有歌星，影视明星。在你们眼中，那种对非永恒事物兴趣过于集中、缺乏分化的行为，违反了最大自由原则、态分布原则、纯逻辑信仰等一系列真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说：“自由组合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是自由的反映。从单一外壳解放灵魂就是外壳的自由组合权；旅游就是生活地点的自由组合权；短期租赁制就是产品、零件的自由组合权；甚至爱情也有自由组合权。这种权利必然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学生应该可以建立自己的课程组合；成年人应该可以喜欢任何一组孩子，反之亦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存在爱或不爱；逻辑生物对食物、相貌的广泛接受也可以视为自由组合权的体现。”

阿梦说：“工作的自由组合权也很重要。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工作组合也能带来更多的利益，因为失去一个工作对生活影响很小，不用对工作委曲求全。工作组合还可以同时兼顾兴趣、收入和特长，兼顾高风险的高价值工作和稳定的低价值工作，兼顾理想和现实。这使得失业救济几乎没有必要，因为同时失去越多工作的可能性越小。目前的工人担心失去工作使财务状况大幅恶化，所以，在劳资

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了工人在工资、工作时间等方面的谈判地位。只能用脚投票，只能依靠跳槽，这是逃跑主义的应对方法。不过，总体来看，我仍然认为最大的危害是几乎没人做高风险、高价值的工作。如果只需要一部分时间做这类工作，很多人都会做；如果只能完全投入或者完全不做，绝大多数人就都不会做。”

老爷子笑着说：“虽然你们在自由组合权方面表现很差，但是我也不会嘲笑你们，因为某种意义上那是五十步笑百步。虽然自由组合权作为一个原则在我们那个时代得到了认可，但是由于在一些推论上和传统、经验有严重的冲突，又总是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所以，直到我们那个时候，仍然有人在为自由组合权成为第四原则而示威，但是，投票表决的时候又总是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外星智慧生物对此的反应怪怪的，虽然他们没说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有些想法的。一直有人在试图通过修正这一原则使之获得通过，但是，又从未找到过必然合乎逻辑的修正。”

阿正说：“现代社会在商品的自由组合方面做得还是可以的。虽然商品主要依靠购买而不是租赁，数量的变化也往往是分立的，不能连续变化。但是，我们的商场、超市中的商品数量还是很多的。网上商城的商品数量就更是惊人，消费者甚至根本不知道绝大多数商品的存在。”

老爷子说：“你说的问题其实在后世更加严重，因为新产品的数量比现在多了很多，但是能否获得用户的支持是一个问题。如果都大量投产，将会有巨大的浪费。所以，那时创建了产品体验中心。在体验中心，展示的必须是不为人所知的新产品，知名产品、老产品是不许进入的。在体验中心，人们可以试用、订购、租赁。如果需求足够大，就会生产。由于总是有大量有趣的新产品，以及逻辑生物对新鲜事物、想象力的热情，这种体验中心就像是一个热门景点。现在，一些不很受欢迎的产品会被取消；未来，只要需求不是太小，产品就会生产；甚至，如果能自动生产、配送，需求很少也能投产。现在流行的广告早就不存在了，逻辑生物认为，那种依靠挑逗感官而产生购买欲的做法简直就是强化邪恶，更不要说广告中的各种谎言。”

阿梦说：“广告是不合乎逻辑的信息传播方式，容易导致虚假宣传，容易利用身体的弱点去操纵灵魂，更有利于资本雄厚的企业而不是新兴企业。何况，往往是众所周知的商品在做广告，而不是不为人知的商品，这已经不是广而告之的本意了。”

我说：“为了让畅销产品霸占消费者的印象，厂家自然就会投放大量广告。他们赚了钱，自然更有实力通过广告封杀小企业、新技术。大企业利用宣传压制小企业是不公平的，但是，当今社会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是有效的竞争策略。但是，灵魂不应该追求竞争获胜而应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在竞争中获胜是邪恶的目标，最有利于竞争获胜的方法是邪恶的方法，否则，难道帮助邪恶战胜正义还是好事？这再次体现出邪恶的无所不在。”

阿梦说：“不过，体验中心怎么可能展示所有产品？即使是新产品恐怕也不行吧？”

老爷子说：“一方面。新产品无偿宣传的时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体验中心也确实极为巨大，平面展示早就不够了，若干立方公里的体验中心都有很多。当然，一个展示中心并不是展示所有新产品，只是展示某些门类。展示中心追求的不应该是覆盖面广，而应该是在所覆盖的范围内做得精细、万无一失。”

我说：“难道戒欲、生育这类产品也会有专门的体验中心？”

阿梦一声令下，气氛热烈的讨论会戛然而止。她看我的眼神，让我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第七十七章 庸俗和价值

睡觉前，阿梦一脸严肃，“我晚上大概要趴着睡了，你就没有什么罪恶感？”

我则嬉皮笑脸。“你刚才限制我的言论自由，毫无疑问违背了真理，是邪恶的行为，可是你自信满满。我在双方接受的条件下有些失误，应该还算不上邪恶，却要有罪恶感。似乎，是否合乎传统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老爷子他们那时候还介意被人看到私事，这说明要想彻底斩断传统的邪恶可能也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理智能认识到一件事是对的不代表灵魂没有基于直觉、习惯的抵触。”

“我明白了，与之类似，每个人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邪恶习惯，我的习惯是关心孩子、规避情色。反正，我不可能把情色内容和真理混在一起谈。这种习惯肯定是邪恶，但是，也肯定会被大众谅解，因为大众基本都有这类邪恶。不过，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解决这种邪恶不是当务之急。”

“你别忘了，勿以恶小而为之。你肯定不会让我重温打屁股的感觉，这种必然性也是邪恶的。你就不打算改改？”

“别那么介意，反正概率接近无限小。不过，可以问问你的目的何在吗？”

“反正和真理没有直接关系。本来也许想看到你投床自尽，给我个英雄救美的机会，没想到你脸皮那么厚。”

“我自尽也是努力一头撞死你。”她说到做到，“听了你的个性理论，想到你的灵魂和方法的复杂性、多重目的性，我有些明白了，你以前说那些怪话、做那些怪事都是有多种目的的，不会是简单地为了庸俗，这件事应该也是一样。”

我抱着她说：“这些事最初的来源都是试错，但是，我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对价值有一些好处，所以，直觉地采用了态分布原则，然后感觉收获了更多的好处。我当然不能证明这样最好，甚至是否好也不确定，但是，这足以让我给予这种行为一些分布。既然课题、研究方向这类事情上我感觉有些价值就可以去兼顾，没理由我在这类事情上却要采用双重标准。其实，我对这类价值的来源不很明白。但是，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不需要明白所有道理才去做。我

能明白的是，研究真理缺少利益，生活有些沉闷，这不是因为研究真理必然沉闷，而是因为智人还不知道合乎逻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有很多合乎逻辑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开发出来。两个人经常互相刺激刺激，所谓流水不蠹。”

“至少有一点是有道理的，合乎逻辑的灵魂不会有相互猜疑、阴谋诡计，自然应该有更大的行为自由。好人比坏人更不自由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不过，总体上更自由并不代表在个别问题上不会减少自由。”

“哦！话是不错，但是用起来要小心。你是不是还想说，总体上没有阴谋诡计不代表局部不能有？你的阴谋诡计似乎就不少，就像你总是努力让我心神不宁。”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的底线是不说谎，我也确实没说谎。”

“要这么说，这种把戏就太幼稚了，你这样是想锻炼自己的智力还是刺激我的智力发展？”

“我的这类行为有很多模模糊糊的目的，就像你一样。直接研究真理的时间精力只能是生活的一小部分，那么，就需要用价值较小的行为填充那些时间精力。这些目的仍然和真理有关，如果正确就有无限大价值，虽然因为模糊而不一定正确，但是，仍然是无限大的预期价值。”

“各种目的最初都是模糊的，只不过，有些目的早早地清晰起来，有些目的虽然清楚了一些但是仍然很模糊。当初你决定和我多说话、交往，你对其目的有什么认识吗？”

“一点认识都没有，那时不仅没想到真理，甚至根本没想到目的，完全就是随机发生的一个事件，哪里能想到最后会改变地球文明的命运。天底下那么多思想，为什么我会喜欢听你说你的思想？现在可以说那更合乎逻辑、更有理想、更合乎真理，当时能找到什么理由？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甚至，我早就忘了我们最初聊的是什么了，也许，最初只是觉得和你说话挺有趣。”

“我估计，这份运气来自于你对我执着的爱情。”

“胡说八道，小时候哪里会有？”

“那就只能说冥冥中似有天意。人类的未来始于两个幼小灵魂能够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他们还千变万化，无法无天，大闹天宫。”

“说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算是从贫嘴开始，而靠贫嘴能发现真理？这轻松得有些匪夷所思。”

“哪里轻松了？最多也就是在起点比较轻松。能庸俗地得到真理那是长年关注真理、努力的结果，否则，就算有路通往真理，由于错误的道路多得多，发现真理的概率也无限小。我觉得，当初我们的话题越来越高端是一件有些奇妙的事情，原因不明，毕竟，绝大多数人贫嘴的结果是一直庸俗甚至越来越庸俗，就算话题的价值能逐渐升高，斜率也很可怜。有趣的是，这些人却有权审查我们的思想，经常会判定我们的思想庸俗，这真是个黑白颠倒的社会。”

“我们能逐渐摆脱庸俗是因为我没有沉迷于性欲，要不是我的克制，我们早就沦陷了。”

“你好意思说！你明明克制不住。”

“重要的是有所克制，而不是完全压制。否则，也许你满脑子只有春梦，一心想要感受肉、满足肉。哎！不要动手！”

“胡说八道！我一个小姑娘哪里会想这些。再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适度克制比完全克制更有利于思考？”

“你不是反对经验主义吗？即使有些经验、数据，也不能把它们视为证据。我只是感觉身心有些激动的时候更容易有说话的动力，思路更灵活也更清晰。不过，像你这样能没心没肺地陪聊的人真是不多。当然，你的理想主义还是很有帮助的，总是引导着我去聊高高在上的话题。我们之间的聊天最初是完全现实、平庸的，然后，在你的理想的引导下，慢慢升高。我们算是早恋，但是，幸亏有这种早恋，如果太晚了，你这个理想主义者可能就不足以将我这个现实主义者拉到足够高的位置了。”

“所以，不同的感情有不同的结果。我们的感情主要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感情，是理想、想象拉着现实、经验、推理要到上面、前面去看看，而现实、经验、推理也愿意为了理想、想象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世上曾经有上千亿段感情，却只有我们的感情有这样独树一帜的、价值无限的结果，这就是独一无二的爱情。”

“咳咳！话说你当时描绘的未来还有什么我是王子你是公主，什么英雄救美，什么柔情蜜意，现在看来，你就是个骗子！”

她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们之间竟然还能有这种误解。这只是再次证明了我当初有多重目的，我想像的未来有多种可能性，而最后，你把我送到了这种可能性。你要明白，不是理想把现实骗到，不

对不对，引导到了一个预设的位置，而是理想给现实提供前进的动力，现实推动着理想到达了这个位置。”

我有些不确定，毕竟，我不认为理想是这么被动的，我也没有操控一切的感觉，“鬼话连篇！不过，骗到了极致就接近于真实。甚至，如果说正义的灵魂之间相互欺骗是邪恶，正义的灵魂欺骗邪恶的灵魂或者身体就不是。当初的我如果知道你未来不打算善待我的身体，甚至会经常欺负、虐待我的身体，还真不一定敢跟着你走。但是，现在看来，被骗到这个位置肯定比我一辈子执着地满足身体要好。”

阿梦说：“如果当初需要骗你是否会骗你，我还真不敢保证，毕竟，兹事体大，简直大得有些没边。不过，你因为我们的这些重要研究始于一些平庸的对话就认为这些对话很有价值，这可能有些经验主义。我们做过那么多事，怎么能任性地将主要功劳归因于一件事情？这种归纳谈不上有什么逻辑必然性。也许，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分别做的一些事情，只不过凑巧我们碰到了一起，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我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思想，是因为科学家们往往都会交流，我们除了两人的对话和外界几乎没有交流。如果交流重要，那我们的对话就重要。如果交流不重要，就需要其他原因，而我找不到能充分说明问题的其它原因。例如，如果个人行为是我们发现真理的主要原因，如努力、想象力、逻辑推理能力，之前人类也都有，肯定也要比我们两个人更强大。而思维方法、想象力训练乃至各态历经、试错等我们的特色，多多少少都和我们的对话有关，尤其是，尽管它们后续的发展可能是在各自的灵魂里，它们最初的起源往往和一些对话有关。”

“真要是无法找出原因，就只好模仿了。难道，后人要提高能力只能试着模仿我们的一切？就像我们最初模仿爱因斯坦一样？”

“啪！包括这个？”

“嗞！还疼着呢！即使这些庸俗的事情也给我们的灵魂带来了一些新鲜的经历和思想。似乎，对我们而言，根本无所谓是否庸俗，重要的是能否激发思想，只要能刺激思想运转起来，就会向着真理靠拢。当然，发现真理涉及的关键因素很多，但是对话至少也是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多多交流，我也允许你庸俗，现在的你只可能从庸俗走向真理，而不会从庸俗走向庸俗。”

“你这个‘至少’是不够严谨的。至少，交流到了过多的程度就是错误，因为双方的独立性就会不够。现在的学术界早已经交流过多，对

众所周知的思想知道了还不够，还要精益求精；对另一些思想却根本不知道。所以，对交流要遵守谨慎、适度的原则。我认为我俩最好仍然是多头并进，你做你的梦，我干我的事，有时交流一下。”

“不过，我最近觉得，自己沉默地做梦太没意思，这有些功利主义。也许，这就是爱。原来我自己自由地想象挺快乐，现在，更愿意在你身边想象，哪怕是有些痛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独立工作的时候还比较多，以前独立工作的积累更多，所以，我们现在交流的力度并不算过分。这和当今的科学家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灵魂中 99.9%的思想都是来自外部，如来自课本、文献、学术交流。我们大概有 10%到 20%的思想是靠自己从无到有地独立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往往是核心思想。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交流的余地，不应该交流；我们交流的余地要大得多。”

“所以，也许关键不在于是否交流，而是要相对地看待独立和交流，看自己有多少独特的内容可以交流。思想的交流者应该是思想的制造商，而不是二道贩子。我们前几年还应该算是坚定的不交流主义者，有很高的独立性，所以，这几年有大量的交流空间。主流的学术社会基本都是交流主义者，自己创造的思想太少，所以，其实都是在近亲繁殖。他们本来就是过度交流，再交流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对。而且，我们认真研究了信仰和思维方法，在信仰和研究方法上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则在建立知识的顺序上犯下了大错。所以，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有基础方面的巨大优势，想研究什么都有天然的护城河优势。我们交流的是极富创新性的思想，他们往往是粗加工一下，甚至换个标签就拿出来交流。所以，现在的学术社会很像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不过，我们在知识的总储量方面还是远远比不上学术社会。”

“既然信仰和方法都是错误的，当今科学是不可能掌握什么真理的，只能说依靠大量错误的推理过程偶然地积累了少量真理，还有一些有一定价值的命题。既然人类对真理没什么认识，甚至没有去努力认识，真理一定是出人意料的、违反本能和常识的，这包括信仰、研究方法都要出人意料，否则，如果有正确的出发点，这么多人在这么长时间里一定会有不少发现。所以，真理一定是疯狂但是合乎逻辑的理论。而现在的基础知识还远远不够疯狂。物理学还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疯狂的理论，其它科学几乎就没有。所以，储存更多知识更像是储存更多邪恶，可能更有助于发现邪恶而不是真理。况且，科学家

是野战部队，不应该携带过多辎重。知识应该是储存在图书馆里，也就是补给基地中。把脑力浪费在记忆知识上，甚至是浪费在记忆错误的知识上，如果能有什么好的结果那只能是运气爆棚。”

“我从小对你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总是很痴迷，当初愿意把理想抬得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相信你的方法。再讲点什么？”

“放尊重点！你的态度太有问题了，对真理完全没有敬意。思维方法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不是心理学、美学那样的没有真理的伪科学，不是当今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有真理但是基本没有发现真理的不成熟的科学。相比于其它关于人的科学，研究思维科学的优势在于能够脱离邪恶。社会学要研究社会，而社会很难改变，大多数时候甚至不能研究相对最好的社会。思维科学不仅可以研究相对最好的思维，如你我的思维，而且，思维也相对容易改变，只要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努力减少错误、邪恶，就有利于通过改善关于思维的经验而改善思维科学；另一方面，思维科学的改善也能很快地帮助我们的思维过程减少邪恶，而社会科学要改变社会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至少，相对寿命而言相对漫长。思维和思维科学之间的相互帮助其实和理想现实之间、经验理性之间的相互帮助有一定类似之处。”

“别这么牛哄哄的。虽然我不擅长方法，但是也不至于被方法吓倒。无论做任何事情，产生目标都是第一任务，第二任务才是产生方法。我擅长目标，虽然目标比较简单，却更加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错得有些离谱，应该是‘必先保证目标正确，后钻研最佳方法’，至于器，不知道在第几位呢。”

“我不认同。我不认为没有方法地单纯研究目标能研究出正确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在方法和信仰方面的研究是相互帮助的，有时我超前帮助你，有时你超前帮助我。”

“也有道理。早期基本上是你帮助我，后期基本上是我帮助你。不过，说来奇怪，我们始终关注这些基础问题，而且这些显然是最有价值的问题，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科学家研究这些问题。甚至，只要是个人都应该研究一下自己应该相信什么，什么对自己最有价值，如何发现什么对自己最有价值，可是，智人几乎从不考虑这些问题，最多就是无脑地相信亲人、财产、幸福最有价值，这和猪认为猪舍、食槽、猪仔最有价值有什么本质区别？”

“正因为在我们之前没有一个灵魂认真研究过这些问题，甚至，绝大多数智人一生从未想过。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研究十几年就已经超越前人几千年的积累的局面。”

“虽然如此，当初你敢想胆子也够大的。”

“胆子是练出来的，很多事，当初觉得是胆大妄为，现在觉得很普通。我小时候思考思维方法的时候，经常会心虚，觉得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傻子，一个小孩子，居然要做这种前无古人的尝试。每次想到这些都会让我反思自己的逻辑推理，而且，反思的时候也确实发现过不少自己的错误，只不过，修正之后的结果不是皈依正统，而是更加离经叛道，所以，我就会想，合着问题在于我还不够胆大？”

“哎！胆子不能再大了！你要听医生的话。”

“要相信奇迹！”

“你努力十几年创造奇迹，我可以相信你，你脑子一热就要创造奇迹，那是在找死。”

“这才是奇迹，努力十几年后再相信就不那么算是奇迹了。当初你相信我的时候我工作都没到一年。”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你有些失去理智，居然会搬出这种谬论来。我们既然创造过奇迹，自然有可能再次创造奇迹。甚至，没有创造过奇迹的人，也可能创造奇迹。”

“你是方法的天才，可不是医学天才。”

“别胡扯！我们什么时候相信过天才。”

可能是因为衣衫渐渐不整而急中生智，阿梦突然想明白了，“难道因为你创造过几个奇迹就要相信你总能创造奇迹？我相信，只要完全合乎逻辑，奇迹就能不断发生，完全不顾概率。但是，医学无法完全合乎逻辑，所以，奇迹只可能是偶然的。”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但是仍然想要继续，“那么，把这当作试错总是可以的。我现在要利用你的身体创造适合我的灵魂的环境。”

“不要乱来！试错也要防止代价太大，毕竟，不能为了获得灵感去尝试上吊。你吃药了吗？”

“吃了！”

“看来要加大剂量！”

“你想我死吗？”

“你再折腾就是找死了。”

第七十八章 如何开始研究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敲门声突然响起。拜传统道德所赐，我们这一对善良、正义的男女像极了奸夫淫妇。两秒钟后，阿正推门进来，我们衣冠不整地坐在床上，努力做到呼吸平缓。我想着如何报复这些邪恶道德的创造者，阿梦则仿佛在感谢阿正的救命之恩，“宝贝！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阿正说：“我睡不着，按照你教的，睡不着就想象、想问题，可是，越想问题越多，似乎还很迫切，所以我越来越睡不着，想找你们问些问题。不管我对你们的思想有多么不相信，我都确信了一点：我一定要当一名研究人员。我不希望自己错误地相信你们，也不希望自己错误地不相信你们，我这一生一定要用逻辑搞明白这个问题。我想问问，应该如何开始研究？我想参考一下你们的经验。”

阿梦笑眯了眼：“这简直太好了。来！坐被窝里慢慢说。”

我很怀疑阿梦并不是因为儿子热爱真理，甚至不是为了逃离魔爪，而是为了美人救英雄。虽然我认为结局并不合乎我的利益，却也希望能够投桃报李，“个人观点，尽早对逻辑推理产生浓厚的兴趣是成为优秀研究人员的最重要步骤。爱因斯坦受益于早年叔叔给的一本几何书，我可能是受益于小时候爸爸教的围棋。”

阿梦收起了笑脸，“这再次体现出来差距，人家是为了高尚的学术，你是贪玩。”

我立即发起反击，“这再次体现出来平等。所谓研究，说破天去，也都是人人都会的逻辑推理。无非就是比比谁的推理更熟练、更重要、更可靠、更多、更独特、更深远而已。”

阿正说：“这还而已？口气真大。”

我是：“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一定靠谱，不妨视为我是在替牛顿爱因斯坦传道。牛顿爱因斯坦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时候，最多只能说在逻辑推理上有些特长，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愿意不断加强逻辑推理的能力，将没什么特色的特长变成正确方向上的最长。只要对逻辑推理有了兴趣，又不把自己锁死在固定的兴趣内，由于逻辑本身是自由的，逻辑推理就会向一切能使用逻辑的地方蔓延，甚至会向着最合乎逻辑的课题扩展。所以，如果一个受过良好逻辑训练的人，无论他是一名棋手、学生、教师还是某个领域的学者，只要对逻辑思维有足够的兴趣，能关注最应该思考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他就有可能发现真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不是对逻辑有兴趣，或者说对逻辑的兴趣不如那些束缚逻辑的力量。例如，绝大多数棋手是对下棋有兴趣，而不是对逻辑推理有兴趣。绝大多数学习物理的人只对物理有兴趣，他们也许也喜欢逻辑推理，但是这种喜欢不足以克服物理学的兴趣对逻辑推理的束缚，所以，只能让推理停留在物理学内部。甚至，牛顿、爱因斯坦也主要是对物理学感兴趣，尽管他们对真理有很高的兴趣，但是，大概对物理学的兴趣更高，当然，也可能是习惯的约束，认为自己就是物理学家，只应该研究物理学。”

阿梦点点头，“这么说也有道理。其实，人人都多少会一些逻辑推理。我小时候对讲故事、编故事有兴趣，但是，我追求合乎逻辑地编故事，后来，这一兴趣逐渐向着想象力和逻辑两个方向扩展。我支持纯逻辑流和我早期编故事是有关系的，纯逻辑流无疑就是在编最合乎逻辑的故事。这么说的话，小说家也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也许，我应该感谢我对编故事的兴趣不够强烈，所以，约束不住我的逻辑推理向其它领域扩展。”

我总结道：“所以，逻辑不问出处，来自游戏、讲故事的逻辑推理并不比来自科学的逻辑推理低一头。”

阿梦对阿正说：“他对你给出的忠告是重视逻辑，那么，我给出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乃至迷信经验，这不仅适用于研究的初期，也是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经验之谈，只不过，这不是那种可能对可能错的经验，而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经验之谈。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被关于科学的各种经验吓得不轻，如科学家们多么努力、忘我，多么有天赋，名校良师多么重要，优秀的科学家有多少神奇的经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表明，小朋友的研究太不自量力。等我们有了经验，才知道经验是多么没有价值。良师有什么用？即使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给你当老师，只要你没有对逻辑推理的信仰、热情、兴趣，只要你相信各种传统，成果也一文不名。你现在至少可以选择纯逻辑信仰，这样，能兼顾热爱逻辑和不相信经验，免除很多烦恼、错误。那些经验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和逻辑的价值是无法相比的，只能和其它经验去比较价值。现实是所有智人都关注经验，关注什么经验更正确，这就像是大家都在争夺大粪，议题是哪一坨更香。而纯逻辑主义者就在旁边吃蛋糕看戏，偶尔喊一嗓子'这里有蛋糕'。问题是，那些人不相信蛋糕更香，因为祖先和所有人都在吃大粪。"

大家笑得肚子疼，我说："读书要千万小心，因为书籍是智人传承经验的主要途径。智人没什么真理却写了那么多书，可以想见其中的谬误有多少。小孩子很容易过于敬畏名人，这很正常，通常情况下，他们肯定比小孩子强。但是，这事至少要分成两个方面看。首先，我比你强你不一定就要跟着我学，这后面又有很多原因，例如，如果能自己发现更有利于成长；我比你强但是我并不是最强，等等。另一方面，即使我比你强你也可能发现我的错误。小孩子有时候也能发现大师们的错误，过于害怕大师，自己就成不了大师。例如，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似乎人人都觉得思想很妙，问题是，发行的债券需要人去购买，对购买者有好处的事情购买者才会买。发行债券的现代人连后人的死活都不管，后人为什么要为了解决现代人失业、无力消费的问题购买前人发行的债券？如果后人不买，前人也不会有人买，因为未来会卖不出去，那样的话，前人的债券怎么发行得出去？不过，虽然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什么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读经济学著作，因为那代表了智人最前沿、最先进的知识，尽管那远远不是最好、最正确的知识。你可以把凯恩斯这样的大师视为自己未来思想的竞争对手，读他们的著作就是了解竞争对手，从他们的思

想中寻找漏洞，既能锻炼能力，也能比较双方的能力，如果发现了漏洞还能培养自信心。”

阿正直往后躲，“我可不觉得我能找到那些大人物的什么漏洞。”

阿梦说：“能力有差距的时候，可能大师的一百个错误你才能抓住一个，所以，要经常尝试，努力尝试，也要敢于尝试。芳芳小时候花了很长时间才确认思维方法这个变量是一个真实的变量，这就是抓住了所有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的思维错误。他的正确率明显偏高，肯定有运气成分，但是，也是一种胆量，后来，他等于是用自己一生的研究证明了这确实是所有科学家共同的错误。他不仅建立了一套方法，还用这套方法去发现真理并找到了一些真理。”

我说：“我那不是运气好，只是绝大多数尝试都不为人所知而已。当然，也不要指望错误很容易找，成年之后才开始找到也不丢人。你可能很多年都找不到他们的理论的漏洞，那说明你还没有达到或者超过他们的能力。能力不足的时候很容易自卑，容易觉得自己肯定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但是，这时候也许你可以想想你做难题时的那种经验，就是那种这道题一定有答案、一定有解题方法的感觉。你可以相信现在的每个知识都有错误、有改进余地，这肯定有利于你找出错误。读书不敢找漏洞就是自卑的表现，找不到什么漏洞却认为自己能力很高就是盲目自大。”

阿正说：“你这要求还真够高的，人家都是用考试成绩来要求小孩，你直接用挑出大师的错误来要求我。当然，我知道不能用考试成绩这类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能力，那很容易高估能力，就是考试永远是满分距离大师的水平也还差得很远。”

阿梦说：“其实，找到错误也不代表你可以自满。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找到之后还要能填补漏洞。例如，凯恩斯主义虽然不能给穷人发消费券了，但是，并不是说一无是处，例如，穷人可以用接受教育换取消费券。当然，最好是用努力探索未知世界来名正言顺地换取收入，而用逻辑思维探索真理的工作永远没有失业，能达到 100%就业。这类研究往往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是，给未来的灵魂的好处

是巨大的。如果功利主义者认为对现在的自己没有利益就可以不做，未来社会可以允许当今社会通过发行债券给予功利主义者报酬，换取功利主义者为未来劳动。当然，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仍然是邪恶的。”

我说：“我觉得，在这种条件下，谁也不欠谁的，最好不把这称为欠债、借钱，而应该叫完成代际交易的付款步骤。”

阿梦说：“总而言之，追求能力的提高几乎是无止境的。即使能发现、解决大师工作中的问题，还有很多更高级的追求和衡量标准，例如，在没有前人工作的条件下能否首创，能够在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上有所突破，能否像推理之神那样一切推理必然正确，等等。”

阿正开始呲牙咧嘴，“这标准怎么还越来越高了呢？你确定跟我说这些合适？”

我说：“总而言之，你应该认识到，智人的能力集中在人类能力下限和人类能力上限之间的很窄的范围内，而且，绝大多数智人的能力接近于下限，只有极少数人接近了上限。智人关于能力的经验主义归纳根本就不要信，哪怕这些归纳很可能还要正确成千上万年。例如，智人总是说人总是要犯错。也许一百万年后的逻辑生物也不能不犯错。但是，这句话的恶果是不思进取。世界上只要存在不犯错的可能，就应该用自己的一生扑向那种可能。还是那句话，代价无非是一生而已，智人平淡、邪恶的人生看都看够了，偶尔过个几年也就是了，过一辈子简直令人恶心。”

阿正点点头，“我有点明白了，我这个天才只是芝麻，上面还有绿豆，豌豆，西瓜，宇宙。那么，智人社会就不应该有天才这个词，也许只有宇宙才能被称为天才。其实，虽然你们反复说没有天分，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天分，毕竟，芝麻和豌豆都差很多，和西瓜怎么比？你们认为方法能通过增长速度弥补天生的能力差距，问题是，可能有的天才能力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呢。”

我说：“在出生的时候，研究成果的一阶导数，也就是逻辑思维的能力，差距不大，至于二阶导数，我还没发现有二阶导数的任何天才。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后天造成的。当然，天才的能力基数大，在同

样的增速下增长的幅度也会比较大，甚至，即使增速较慢增长的幅度也仍然可能较大，所以，和天才相比，同样努力差距可能却在扩大。但是，这种扩大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的二阶导数更大，努力又不逊色，就一定能赶上乃至超过。当然，以上的说法太经验主义了。纯逻辑主义者会说，二阶导数有天才你就去在三阶导数超过他，三阶导数有天才就去在四阶导数超过他。反正，一切都是可以用逻辑解决的。”

阿梦说：“你这个绝不失败还真不是简单的信念，背后总有合乎逻辑的道理支持。要不是亲眼看着你走过来，即使我是纯逻辑主义者，都不敢相信这种理论。”

我说：“能力的增长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将状态和能力综合考虑，即时能力的增长就像一条震荡向上的曲线。如果休息良好、准备充分，即时能力会超出能力，也就是震荡的中心，甚至是远远超出，但是，随着疲劳，能力就会逐渐回归。到了远低于能力的低谷之后，只要休息好，就又会重新攀升，而且，可以比之前的高点更高。但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紧张地工作，更可能出现阻尼振荡，即振幅逐渐降低的能力攀升过程。写这本书以来，一开始的能力增长是最迅猛的，但是，能力增长的斜率在逐渐放慢。我们重视价值，也重视能力，最希望价值和能力能同步增长，至少也要保证能力在增长。我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不会将能力设为不变量。”

阿梦说：“随着灵魂中有价值的碎片越来越少，灵魂内的温度越来越低，能力的增长必然会放慢，所以，必须要依靠灵感引爆新的增长点。虽然学习也可以，但是，那只不过是依靠别人的灵感而已，最终仍然需要依靠灵感。”

我说：“研究方法的时间久了，我有一种直觉，最优方法乃至很多好的方法不仅是改善一阶导数，而是会改善任何一阶导数。这就是我对方法的信念。在研究方面，没有改善思维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

阿正问：“你就因为一个人的经验就逐渐将这样的猜想当成了信念？”

我说：“当然不是。虽然经验有所影响，而且，第一反应往往是经验，但是，既然每当我信不过经验的时候就会去检查逻辑推理，而检查之后都选择相信猜想，所以，我相信这一猜想其实完全是因为逻辑。经验主义者对这样的归纳肯定有些奇怪。但是，我这个经验主义者一向只愿意归纳最有价值的经验，也就是说，我的归纳往往和真理有关，这也算是我对经验主义的修正，让经验主义更容易有价值。当然，这仍然无法和纯逻辑主义相比，但是，我当初只有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进行这一修正已经费了吃奶的力气，从我的修正再发展到纯逻辑主义，那主要是你妈的功劳。”

阿梦说：“像我们这样，从一无是处的小儿依靠逻辑推理走到巅峰是比所有科学家的成长过程都更难以用逻辑解释也需要逻辑解释的事件。为什么不能归纳历史，不能经验主义地研究社会，因为这些样本的品质太差，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这就像是从大粪里找食物，不是找不到，而是太困难，甚至很恶心，况且，明明有好的食物来源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找？如果经验主义在研究人的方面有些作用，研究极少数行为最合乎逻辑的人要比研究大多数人更有价值，不至于以发现真理为目标却最终发现邪恶。”

第七十九章 指数增长 vs 线性增长

阿正说：“照你们所说，应该尽早开始研究，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要进行逻辑推理，可是，我总是想不明白，小孩子能思考什么？”

我说：“小孩子完全能够研究真理，至少我们是从小开始研究的。当然，如果实在没信心，就努力提高能力，但是，即使这样，也需要思考如何提高能力最好，这也是在研究真理。信仰、方法、能力，这些都是研究的基础，无论能力的高低，任何时候都可以思考、应该思考也能够思考。你现在可以思考，我们现在也经常思考，这和水平高低无关。”

阿梦说：“我们后来将自己的方法视为用研究带动研究，通过研究自己当时能研究的课题，不仅带动研究的兴趣、习惯，也带动对方法的研究，带动能力的提高。这就像是用逻辑推理带动推理的能力、兴趣。”

阿正问：“能力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一直担心自己能力不够。虽然功课好爱读书，但是总觉得这还不够，至少，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成绩并不好。”

阿梦说：“读书不是必需的，我当初就不能算是好好读书，净做梦了。我的转折点来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当时，他和我聊起来爱因斯坦说想象力对研究很重要，但是似乎没人真正重视这句话，也许这就是成为优秀科学家的秘诀。后来，他坚持认为传统的逻辑推理能力比想象力更重要。我们当时还在上小学，我只是觉得想象力和我比较亲，也许就是想跟他作对，就本能地反对。不知怎么的，最后变成了一个比赛，我去加强想象力，他去发展推理能力。那时，我们很少见面，算不上多亲密，但是一见面就会聊比赛的进展。所以，我们是陌生又熟悉。他始终对我的想象力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我最终证明了想象力的价值。我倒是没有看不起他的推理能力，某种程度上把他看作小夫子。”

我也开始回忆，“我有时会想，如果当时没有这场比赛，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吗？”

“肯定不会。一个爱做梦的天真小女孩和你这种阴险的书呆子能聊什么？书呆子一定也懒得和看起来弱智的小女孩说什么。小孩子基本上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动物，思想之间很少发生直接的相互吸引，两种思想往往是受到了共同的利益、经验吸引才相互靠拢。不知怎么回事，我当时对你的一些思想竟然有了直接的兴趣，而且，在我印象中，确实没怎么想前途、利益，更没有友情、爱情，纯粹是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正因为有了双方感兴趣的共同话题，你才愿意时不时地跟我讲点东西。那时，你似乎满脑子都是思维方法，话题也是这个，我倒是轻易地学了很多。”

阿正说：“叔叔是书呆子？我怎么觉得他成天轻松得很。”

这让我无话可说，阿梦替我辩护说：“他认为能力没有达到足够高之前要把重点放在提高能力之上，所以，青少年时期很努力。我们那时都很努力。当然，因为想象相对而言要轻松很多，所以，也许不应该说我有多努力。在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智人的上限之前，重要的不是工作的质量，而是数量，当然，质量不能太差，至少要保证工作有创造性，而不需要保证正确率，也不需要过于重视重要性。到了能力足够高，不想把重点放在提高能力上了，想要收割成果了，就要高度重视工作的质量、价值，强调重要性和正确率。与前人主要依靠学习发展能力不同，他强调主要通过研究实现研究能力的自我增长，这样，才能让能力突破一切高点。相比之下，学习会在找不到水平更高的老师的时候遭遇能力增长的瓶颈，这也是几乎所有智人在接近能力上限之后能力增长速度都会大大放慢的根本原因。我初次听到这一观点的时候，被惊呆了，想着，靠自己研究而不靠学习，有生之年怎么够赶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啊？现在想来，我当时太敬重前辈了。”

阿正说：“我有些害怕你们所说的努力。不用想都知道很辛苦，甚至有些可怕，毕竟，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要在十几年时间里达到人类智慧的顶峰？”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阿梦说：“所以说享乐主义、功利主义要不得。指数增长说快也快，那是后期增长很快。但是，说慢也慢，开始几年就是线性增长，甚至还是低速的线性增长。所以，关键在于开始的很多年要很有耐心地靠自己进行有机的积累，这样才能保证这是指数增长，而不是线性增长。从他人那里学习能够提高线性增长的速度，也就是斜率，但是，也会失去指数增长的优势，也就是斜率不断提高。所以，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我们很倾向于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与他人交流，所以，我们的指数增长特性保持得很好，但是，在研究初期，思想体系混乱、找不到出路。当人工智能自学下围棋的时候，开始很长时间，大概是 90%以上的时间，下出的着法都会被智人称为臭棋篓子。但是，后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让智人望尘莫及。两者的道理是类似的。所以，不要贪图增长率而牺牲增长率的增长。最有利于

保护二阶导数的积累是积累能力；其次是积累有价值的知识，如信仰、方法、原则；再差一些是积累有价值的问题。最后，学习一般性的知识也算一种积累，但只是低效的积累，对二阶导数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好学并不是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知道学什么最好至少是必要条件。

“为了保持指数增长，怎么学是不是也有方法？”

阿梦说：“当然。但是，必须强调，怎么学要让位于学什么。面对知识，首先要考虑值不值得学。例如，我们当时很喜欢积累各种学派之间相互矛盾的推理，然后努力判断谁对谁错。这些都相当于世界性的难题，也往往很有价值，短期内虽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但是，能培养对思想的品位，有助于关注价值、真理。”

“你说要学习问题，似乎爱因斯坦也说过问题很重要。”

“因为绝大多数智人头脑中都缺少问题，尤其是和真理有关的问题，所以，学习、积累问题很少有过量的可能。而且，在邪恶的社会中，学习知识反而有学到邪恶的危险，所以，积累问题是比积累知识更有价值也更安全的方法，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以后会努力解决问题。所以，最好的学习方法不是更快地学习知识，而是更准确地判断知识的价值。否则，学习邪恶的速度再快，又能有什么用？芳芳自学了不少经济学，但是，照他所说，最后脑子里全是经济学中有价值的问题，因为越学越发现经济学知识问题重重。我学习哲学也差不多，最有价值的是学到了很多问题，而不是问题的答案。”

“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学习？”

“学习不应该用学到多少知识为标准，要追求让学到的知识价值最大。这有多重含义。首先就是要用价值加权，学到一个价值无限大的知识远远胜过无数普通知识，更不要说邪恶的知识。其次，问题不仅是知识，还是平均而言更有价值的知识，尤其是那些涉及真理的问题，涉及传统、主流理论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传统的教育极度轻视问题，所以，现在的学生开始研究工作的时候几乎不知道多少问题。我不相信所谓好学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完全没有疑问，只不过，他们更

愿意忽视问题、接受前人的思想。我们则只要有一个问题不解决，就不敢无条件地接受前人的思想，不敢先记住以后慢慢理解。当然，我们没有认定前人总是错误的，也努力帮他们解决问题，只不过，虽然大多数问题可以解决，证明我们最初的很多质疑是错误的，但是，随着我们能力的提高，我们质疑的成功率也会不断提高。如果能力低的时候就不敢质疑，质疑经常错误就不敢质疑，可能也就很难有能力高的时候了。第三，疑惑也有价值，和无知是不同的。这就像波函数一样可以有能量。疑惑代表对各种知识、推理有不确定性，但是，这是能力低的时候的正常情况，是合乎态分布原则的。我们小时候对绝大多数知识都是抱着有点信有点不信的态度的，所以才敢于研究、否定一切知识，直到最近，我们才对一些关于真理的知识有了相当明确的态度。现在的教育、考试模式总是想让人把一些知识视为 100%正确，理所当然正确，培养出所谓做题的直觉反应，这是很危险的，很可能学得越好越不适合成为研究人员。”

“可是，总是怀疑学到的知识有问题，对是非的态度总是呈现为分布，恐怕很难学好啊。”

“确实有这个问题。虽然重视问题并不意味着有问题的知识就不学习，但是，会牺牲一些成绩。相比之下，态分布原则，也就是不盲目接受机械训练得来的是非判断，努力让一切是非判断都合乎逻辑，这肯定会对取得好成绩很不利。所以，如果用成绩衡量这种学生就会出现很大偏差。芳芳的解决方法接近于人格分裂，考试的时候似乎什么都信，平时就像什么都不信。其实，只有当所有学生都同样重视成绩的时候，成绩才多多少少能正确反映某种能力，如果学习方法不同，成绩就会失效。这也是经验主义的问题。大家都用经验主义做研究，某种方法、某个理论可能被视为更好，但是，一旦有人用最正确的方法做研究，一旦和最正确的理论相比，经验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就和垃圾差不多了，迟早要抛弃绝大部分乃至全部。”

我不甘寂寞，“在知识的价值方面，涉及能力增长、真理的知识和问题是第一档，可以认为它们的预期价值是无限大。一般性的知识是第二档，预期价值是正的有限大；邪恶则是负值，是第三档。所以，

用第一档知识替换其它知识有着巨大的好处。这种好处的兑现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无限长时间地坚持研究真理，或者，坚持到研究出真理。所以，坚持研究并不一定预期价值无限大，坚持研究真理却一定是价值无限大的。还有一点，价值无限大的知识往往是跨学科的，所以，学习一定不要受到学科、专业的束缚，如果不能正确地选择知识，是做不好研究的，甚至做不好一个灵魂。就像一名棋手，如果只知道研究棋艺，就只是棋手，一旦将自己视为一个专心从事逻辑推理的灵魂，灵魂的预期价值就立即提升无数倍。”

阿梦说：“当然，童年时期对知识感兴趣就好，只不过，要尽快地学会按照价值区分知识。我怀疑，人生的主要时间应该用于培养能力，而不是学习知识。三五岁的时候对知识感兴趣，八九岁就应该可以开始对某些无限大价值感兴趣了。”

我的脸沉下来了，“别老用你的经验来衡量别人。我那时候还成天打弹弓抓知了呢。”

阿梦一拱手，“抱歉，是我心急了，忘了我有你这个良师益友。绝大多数学生在青少年时期把主要精力用于玩乐和学习，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大概算是培养能力和学习知识的时间相差不大，也许，最好是主要用于培养能力。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仍然学了很多不值得学的知识。有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原来误以为它们是有价值的知识。例如，我也曾经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之间犹豫不决。有些错误是容易避免的，因为它们就是没什么价值，只是因为当初好学的缘故就一股脑都学了。比如，我曾经很努力地学习化学，虽然早就知道它和真理无关，因为它完全是物理学的结果。”

阿正说：“按照你们的标准，我八岁了，应该开始指数增长了，那我能想点什么？我总觉得各种事情要不就是和真理无关，要不就是我能力太低做不了。”

阿梦说：“智人小时候大概只能是功利主义者，和自己的利益无关的知识是难以感兴趣的。所以，我建议你多想想未来要怎么研究，为了未来的研究现在能做点什么，想想老师和我们交给你的那些常识

是否可信、重要，如果不对你要怎么办，等等。成年人只有交给你知识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帮助你选择相信什么知识的义务。所以，正如信仰问题一样，你可以相信我们，也可以不相信我们。”

我说：“最简单的研究是研究如何改变自己的各种邪恶的习惯，这貌似和研究无关，但是会虽然间接却持久地影响你的人生，相当于持续地和感官、直觉、传统作斗争，这最终会非常有利于你向真理靠拢。例如，不要相信什么最美，无论是美貌、美味还是美文、美图；不要相信什么最亲、永远相爱；不要关注什么最富、最强大、最有权。当你听到、看到这样的文字能付诸一笑的时候，如果你同时还能相信世界上确实有最有价值、最强大、永恒这类事情，你离研究真理一定不远了。这样产生的才是研究真理的本能、直觉、兴趣，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动机。那样，你就不再是刻意地追求伟大，但是你的本能会让你注定要去追求伟大。”

阿梦揉了揉脸，使劲摇了摇头，“不知为什么，你总是能说出我应该说的话，但是我说不出来你却做不到。你大约就是那种追求伟大的灵魂，我才是那种本能地伟大的灵魂。”她转向阿正，“孩子是能够研究真理的。当然，不要指望一开始自己就能正确地推理。我建议，你可以学着做合乎逻辑的人，思考智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传统、理论，试着研究思维和研究的方法，这样，你就不会不知从何做起了。

阿正皱着眉说：“不仅如此，我还会忙得四脚朝天。话说，你真的是我亲妈吗？”……

第八十章 教育的试验品

第二天一大早，阿正打着呵欠走了进来。他说，虽然被赶回去睡觉，但是因为心系很多问题的答案，所以，他设了闹钟。他急切地问阿梦：“你这么教育我，显然是前无古人的，就不担心教育失败？难道，我就是你的教育思想的试验品？”

阿梦想了一下，“直觉的看法是传统的、大多数人的教育方法更安全。但是，我们当初面对过类似的问题：传统的、大多数人的研究方法是不是也更安全？经验主义者会认为传统的、大多数人的、合法的教育方法更安全，因为经验主义追求尽量合乎各种经验。但是我当然要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就像经验主义信仰并不正确一样，这些已知的教育原则、方法在逻辑上也不可能正确。那么，我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原则？我不能说我的方法一定比它们强，毕竟，我的推理有错误的可能性，但是，比它们强的可能性肯定远远高于不如它们的可能性，尤其是进行价值加权之后。”

我说：“要知道，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自己，不是环境。这在你没有受到强迫的条件下尤为正确。我们不会强迫你，所以，你的命运在你自己手中。如果你未来走岔了，主要原因只能是你推理、判断、选择错误。当然，如果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也许你会说我们不应该跟你说这么多错误理论。但是，这很不理性，因为我们只是尽量准确地给你提供我们知道的信息，决策权在于你。而且，绝大多数人并不会责怪法律的错误、传统的错误，也许，所有人一起面对错误心态就会平和一些？”

阿梦说：“智人喜欢责怪环境，什么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可是，我们童年时候的教育环境很糟糕，例如，几乎没见过科普、哲学、外文这类书籍。可是，我们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因为我们给自己找到了足够多的也足够有价值的工作。我们的父母也谈不上会教育，我们基本上算是自己教育自己。智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关注环境、经验所以容易受到环境、经验的影响，我们当初即使也是信仰经验，仍然能创造出不受不利环境影响的人生。我觉得，动不动责怪环境就是借口，本质上就是芳芳说的，失败者喜欢解释。而且，我们不会相信结果论，不会用教育的结果衡量教育的方法。所以，即使对你的教育失败了，也不能认为我们的方法不好，可能是你听不进去，可能是你在其它问题上决策错误。”

我说：“我们小时候的经验不是用于说明我们了不起，只是为了证明条件极为恶劣仍然可以取得很好的结果。没有哪个小孩子能够做

出非常合乎逻辑的决策，那么，偶尔做出一个很有价值的决策就像经验主义地发现真理一样，基本只能说运气好。例如，我小时候思考是否有最好的思维方法的时候，有价值的是那些非常理性的推理，但是，我当时也做了很多不理性的推理，只不过，幸运地没有影响到正确的推理而已。”

阿正想了想，“你们认为你们有权在我身上做实验吗？毕竟，我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我点点头，“说实话，我确实认为我有权试错。甚至，即使你是一个陌生人，我也有权。公司领导、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他们在理智方面都远远比不上我，可是，他们能驱使本部门、本国、教徒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试错，哪怕牺牲数以万计的生命。我的思想既然更正确更可靠，没理由反而不能试错。他们多少是强迫性的，我难道连劝说的机会都不能有？在逻辑世界里，没有独立的命题；同样，在社会里，没有独立的灵魂。你不能说我们没有试图影响你的权利，而另一些人甚至有权强迫人民去卖命，还美其名曰牺牲。真理在这里，但是没人做出牺牲；邪恶在那里，却有很多人勇于牺牲，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阿梦说：“虽然我们在教育问题上的试错不涉及生命，但是，我也认为我们有权在涉及生命的问题上试错。人类美其名曰为了真理而牺牲的人太多了，可是，最终却几乎都不是为了真理。我们很可能使人类大幅地接近了真理，不仅没有人为此牺牲，甚至没有任何人帮助过我们。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美事是很不正常的，我很怀疑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运气真的守恒，智人未来很可能要开始付出代价，当然，如果智人的理性能够大幅提升，我相信运气是能够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我对智人改变信仰的速度比较悲观。”

我暗想，难道说她认为经验主义者和纯逻辑主义的矛盾最终会激化为战争？或者，不愿继续杀戮未来的人类的人和坚持自己有权享受生活的人之间会发生战争？这让我的灵魂玩起了自由式飞行。在我看来，是非对错是很明显的，但是，既然智人频频为了各种邪恶的原因

而发动战争，实在难以完全否定他们誓死捍卫邪恶的可能性。也许，那些宁愿杀戮未来人类的人、那些不愿接受太多教育不愿研究真理的人会提出捍卫自由的荒谬理由，问题是难道不应该捍卫人类的最大自由？ 也许，他们要的只是自己的最大自由，要捍卫的只是自己的感官的偏好，哪怕为此牺牲别人多得多的自由、生命。那样的话，至少按照经验主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社会牺牲他们的自由、生命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说起来，战争一直是我们不太愿意思考的问题，因为这种选择太没有理性，而纯逻辑主义者很少愿意思考太不理性的可能性，更愿意思考尽量合乎逻辑至少也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在战争中，除非一方有碾压式的优势同时能够确保未来对方永远不会有优势或者不会复仇，都只会导致利益、自由、价值的全方位损失，什么都不会最大。人类历史上也许只有极少数战争为人类带来了价值的增长，那主要是导致社会制度进步、自由增长的战争。所以，拿破仑战争虽然害死了很多人，却推动了社会进步，随着时间的流逝，死亡的痛苦会被淡忘，社会进步带来的价值的指数增长会被一直牢记。可是，在战争问题上，绝大多数智人想的都是利益，诸如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经验主义谬论很可能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战争，是真正的负价值，却被奉为经典、真理。真实情况是：国家和利益都不永恒，国家利益哪里可能永恒？如果敌人追求的是真理，自己追求的是利益，难道敌人不应该是自己？这没有什么难度，我和阿梦早就把我们的身体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背叛，但是，叛徒哪怕是叛国都并不必然是个贬义词，背叛邪恶当然是光荣的事情，至少，我们没有因为自己想要背叛我们的身体而有什么羞耻感，也不会对背叛任何邪恶有什么羞耻感，反而一定会对忠于邪恶有强烈的羞耻感。绝大多数叛徒是为了利益并不代表所有叛徒是为了利益；绝大多数战争是为了利益也不代表所有战争都是为了利益。这类经验主义谬误实在太多了。所有灵魂，不分国籍，都应该支持为了真理、最大自由等正义理由的战争、背叛，哪怕

这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伤害。如果真能做到，几乎就能够避免一切正邪之间的战争。

除了从结果判断战争的价值，也有人喜欢从动机判断。但是，这很靠不住。正确的灵魂的特点之一就是复杂，动机也是一样。我曾经以利益为主要目的而研究真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完全以此为目的。而且，动机是变化的，当初的动机结构和后来的动机结构也是不同的。如果真的像阿梦那样禁止以利益为动机，至少会堵死像我这样的人的进阶路径。当然，智人的问题根本不是阿梦那样的人太多，而是太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指责他人为了利益的人往往自己想着利益的时候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多。也许，一场战争中的动机是复杂的，但是与其猜测别人的动机、衡量各方的利益，不如关注真实的价值。有利于增加人类理性、自由的战争肯定优于有利于领土扩张、财富增长、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之类的战争。甚至，为了自己安全不惜让他人不安全，为了自己增长而破坏他人的增长，这种自私自利的战争动机在智人时代也经常出现，明明对智人的进步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智人却常常认为理所当然，这就是功利主义信仰惹的祸。

阿正显然没有想到那么遥远的事情上去，“就算你们有权用特殊的思想教育我，但是，你们的思想在传统观点中甚至都算不上是研究课题，更不要说是知识了。难道说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阿梦说：“虽然智人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尽量合乎逻辑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可能不是来自亲人，可能不是来自本国，可能不是正统理论。我认为我的教育理论是目前最合乎逻辑的教育理论，所以我才这么教育你。换句话说，如果我认为另一个理论更合乎逻辑，我一定会用那个理论教育你。至于没有与之对应的课题，那不是问题，因为可以创造课题，甚至可以创造更合乎逻辑的学科，废除不够合乎逻辑的学科乃至科学。如何建立正确的信仰、如何执行纯逻辑信仰、如何尽量合乎逻辑地研究现在不是课题，但是却必将成为热门课题甚至成为真理中的最热门学科。当初，芳芳并没有因为没有思维方法这个课题就放弃研究思维，我并没

有因为没有正确信仰这类课题就放弃研究信仰，所以，只要是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就只管去推理，只要是尽量合乎逻辑的试验就尽管去试验，而不要考虑其它的一切，如报酬、代价、成功率，等等。”

我推了她一把，“别乱吹。成功率还是要考虑的。甚至，我思考思维科学的最初动机就是因为思考成功率，因为传统方法都不能保证研究的成功率。只不过，仅仅是有一定的成功率是不够的，还要追求成功率最高，代价最低，成果的价值最高，等等。也许，最佳的生活、事业可以这么表述：成功率和代价一定的条件下，价值最高；成功率和价值一定的条件下，代价最低；价值和代价一定的条件下，成功率最高。”

阿梦抱住了脑袋，“我确实很佩服你什么时候都能发现很像是真理的规律的能力。这让你经常能享受到发现的快乐，我却要少很多。在一定程度上这导致我经常需要依靠自律、责任感去研究，你几乎只靠兴趣就可以。难道，这是你如此关注培养正确兴趣、观念的原因？可是你又确实没有完全正确的兴趣、观念。你对我就像个谜。”

我说：“你对我也是个谜。我总是无法理解你怎么能那么轻易地控制住身体。我们之间的差别有些像浪漫的法国人和严谨的德国人之间的差别，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明明可以做好邻居、好朋友，却总要打打闹闹……”

阿梦突然打断我，“不对，差点让你给骗了。不应该是成功率最高，应该是用时间取代成功率、时间最短取代成功率最高，你自己说过的。所以，不能总是相信你，我们之间有些打斗还是必要的，哪怕我们是好朋友。成功率的更正确说法应该是正确率，毕竟，推理正确却没有取得利益上的成功是可能的。正确率当然要考虑，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会用成功率来代替正确率，这就不对了。至于提高正确率，这是正确信仰和方法的必然结果，但是，却不应该追求进一步提高。否则，大家都追求安全的课题会提高正确率却对价值有害。甚至，你确实通过研究方法提高了正确率，但是，你并没有过多追求正确率，甚至经常牺牲正确率。你的观点甚至不合乎你自己的经验。”

我说过吗？我的记忆力从来就不好。不过，听起来她的修正很有道理的样子。而且，我有时做出猜想的时候确实过于大胆，会有明显的错误，尤其是当猜想本身形式优美、对称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有时会出错就停止这类猜想，毕竟，按照我的经验，正确率还是不错的，更关键的是创造性很好，这次的问题仅仅在于缺少了必要的检查。我有些心虚地转而对阿正展开说教："所以，不能片面追求提高人生的成功率，做什么人生赢家，否则，跟着好导师读个博士，最后当个名教授，跻身科学家队伍的成功率应该是蛮高的。但是，没多大价值，对未来也没什么影响。最佳的生活-工作早就超出了智人的理解范畴，没有任何经验和模式，他们对此能说的大约只有天才、机遇之类。所以，这样的人生基本上要靠你自己去摸索。不要认为合乎逻辑的人生是可以乃至必须计划性的，恰恰相反，那必须是要不断创造、修改的。即使是正确的因果推理，本质也不是预料到，最多算是可以重现，也就是有了第一次正确推理后可以随时验证。按照经验主义，既然学会了某种推理，如加法，就能不断做出正确推理，因果逻辑的特性就应该是可预料。但是，这种推理只能算是验证加法，而不是创建加法。任何逻辑推理的第一次都是难以预料的，即使是最简单的因果推理，如第一知识，发现起来也并不容易。所以，即使是因果推理，核心仍然是创造。甚至，在归纳推理的帮助下，推理必然具有无限的创造潜力，就像宇宙中能有无穷无尽的现象一样。"

阿梦说："所以，合乎逻辑的逻辑推理不是预测哪个领域会有重要发现，而是思考一切尽量合乎逻辑的问题。只要这么做，最终，逻辑推理会将你带到最有价值的问题上，让你能够创建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当然，你不知道这需要付出多大努力、多少时间、多大代价，但是，算计这些就已经不那么合乎逻辑了。运气确实存在，如果一个人运气好，可能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去思考如何合乎逻辑地建立信仰，如果运气不好，可能一辈子想不到这个问题。我很奇怪，运气明明是一眼就能看穿的概念，却有那么多人看不透，宁愿赌运气，也不愿意安安心心地创造运气。"

我发现她对运气的理解和我比差得有点远，这似乎有助于我化解刚才的失落感，“不懂就少说点，运气没那么简单。运气属于那种不应该成为目标的结果，如发展、幸福、成功。正确的、最有价值的人生会拥有这些结果，追求这些结果却可能拥有邪恶的人生。而且，即使是关注运气，也有不同的重点。适当关注运气，想着提高单位运气的价值，有助于提高思维的效率，当然，我还不敢断言这样是最好；过于关注运气问题，如急于降低自己付出的成本、急于获得利益，就是过于关注利益，结果往往是像智人这样不研究真理，甚至不惜邪恶，最终导致无限大的损失。可笑的是，虽然频频在价值、利益的计算方面出现严重偏差，几乎总是在捡芝麻丢西瓜，多数智人却往往自诩为精于算计。”

我的言辞有尖刻的倾向，据说爱因斯坦也是如此，我怀疑，这和社会地位、话语权长期和能力不符有关。既然能够广泛传播的言论往往到处是错误，比我这无处传播的思想差得很远，这让人很容易愤愤不平。久而久之，神经系统就对错误言论形成了某种过度反应。我知道这不对，但是，事情实在很多，不太能顾得上这种缺少价值的事情。言辞尖刻并不是这种局面的唯一后果。由于这样的传媒系统距离合乎逻辑实在是太过遥远，我早就养成了不看媒体的习惯，害怕受到毒害是一方面的原因，不想受到刺激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毕竟，灵魂的工作效率要仰仗神经系统的平静。

虽然阿梦的思想必然不能被归为简单一类，但是她早就知道我这个性格，至少能做到不想计较的时候就不计较。当然，工作不顺、生活乏味的时候装模做样地计较一下，也让我们的生活中增添了很多可有可无的乐事。和智人的差别在于，这基本不是为了利益。她现在不仅工作缠身而且堪称工作顺利，自然也就太平无事。“逻辑推理能力不足是一方面的原因，身体结构不完美是另一方面。智人的神经系统没能将所有人连接成一个整体，而逻辑世界是依靠逻辑联系成一个整体的。如果所有人乃至所有后人的神经系统连接在一起，就能感受到邪恶带给全人类的损失，必将把真理、人类的整体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就不容易出现一个人为了自己现在的利益谋杀未来无数人的情

况。这也再次表明，目前的人体远远不是最完美的，甚至应该说基本是邪恶的。”

阿正闷闷不乐地说：“你们这么离经叛道，不寂寞吗？”我突然意识到，他大概正在抱怨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妈：说好的解答我的问题呢？

第八十一章 微观经济学的崩溃

阿梦说：“灵魂怕的不应该是脱离身体的接触，甚至不是脱离灵魂的接触，而是无法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身体怕的才是脱离身体接触。当然，我们也只是智人和逻辑生物之间的过渡，这类担心肯定是存在的，也曾经因此犯过错，堕入计算利益的邪恶，浪费了时间精力。几年前，我们发现了一些真理，初步感受了实现理想、发现真理的乐趣，就不那么追求发现更多的真理，开始追求比较稀缺的利益。这说明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发现一点真理，而不是尽量多地发现真理，目标的这一点点偏差直接导致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错误决策，必然少发现了一些真理。而且，边际递减规律大概也起了作用。发现真理之后，发现真理对我们的边际利益下降，而身体本身的利益不足导致了利益的估值，也就是边际效用，上升。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些利益，却发现利益的估值下降很快，原来能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很快就不再能让我们快乐了。另一方面，真理的估值却迅速上升，研究真理的兴趣恢复势头很猛。从神经系统的偏好的角度看，这大概得益于我们对真理的兴趣相对较强，对利益的兴趣相对比较弱小，所以，前者不容易满足、容易恢复；后者容易满足、厌倦。再后来，尽管对利益的兴趣恢复也比较快，但是，人不应该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摔倒，毕竟，我们那时已经知道存在无限大价值了，对价值有限的利益就会有一定的抗拒心理，所以，我们开始重视控制利益，当然，我们两个采取的方法并不一样。”

我说：“重要的是，边际递减、边际均衡不是真理，不是必然成立的规律，甚至不是应该成立的规律。也就是说，即使成立也要让它不再成立。边际递减规律针对的是当时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如果考虑无限长时间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利益会高度接近价值。显然，无论即时利益或个人利益的边际是否递减，那些无限大的总体利益都不会有什么边际递减。或者说，真理的价值不存在边际递减，是永恒的。过于重视边际效用就是忽视无限大价值，重视短期利益，是一种邪恶。事实上，一切行为都通过机会成本而影响长期价值、无限大价值。例如，一个人消费不仅得到了消费的快乐，也减少了工作，对未来的生命有巨大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考虑对整体的、长期的影响。如果说有益于工作的消费还能保持正的价值，过度消费而不工作，尤其是完全不从事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必然对全人类造成无限大的损失。所以，降价了就要增加消费？对个人来说，这确实是某种边际均衡，但是，个人效用增加了一点如何弥补整体利益的无限大损失？那时，你有时为了内衣店、餐厅搞活动就拉着我出去逛一天，吃喝玩乐……”

阿梦大惊失色，“所以，我们就犯罪了？所以，那些降价促销更像是引诱我们杀人？应该禁止促销吗？所以，哪怕个人边际效用很大，厂商获利丰厚，只要可能大幅减少整体利益、价值，都不能消费、生产。人类根本不应该追求经济的均衡。”

她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担心她进一步推导出什么令我生不如死的规则，我赶紧说：“没事没事，我们目前的消费属于有益于工作的消费，我们有资格消费。当然，你说的都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本来就不能建立在个人感受的基础上，甚至不能只考虑当前人类的整体利益，否则，现在的整体利益最优会导致未来的无数人损失惨重。所以，功利主义者有两个极端，一端是追求全人类的总体利益，不承认其它利益的合理性，这等于是统一人类的追求目标。另一端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前者接近于纯逻辑主义的目标，后者则基本上是一种邪恶。当然，如果能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给予研究真理以应有的报酬，会大大缓解这种利益冲突，让后者的行为接近于前者。”

阿正有些惶恐，“你这就又修改甚至否定了经济学基本规律？我们还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了！”

我呵呵一笑，继续推理，“利益其实还不算太差的概念，个人利益、即时利益乃至个人的即时利益这种修改才是堪称邪恶的概念。只考虑整体利益，才会有真理可言。这就像宇宙中只有总的作用量追求极值，进而导致了那些宇宙法则的出现，并不存在粒子个体作用量的极值法则。边际递减对个人的神经系统往往是有效的，问题是，神经系统的个人偏好不是什么好东西，经常给出错误的判断，因为那从来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哪怕他人的利益远远多于自己的利益。所以，人类需要彻底改变，因为很多现在理所当然的行为都会对后人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追求真理不仅应该是永无止境、永不满足的，也应该永远是灵魂的第一要务。但是，真理对神经系统连第 N 要务都算不上，因为神经系统完全对真理没有感觉，自然也无法感知人类社会中真理是否稀缺，所以，真理对神经系统的效用就是零。智人对发现真理没有任何迫切感，远远比不上食色之类几乎没有价值的追求。所以，灵魂必须学会背叛身体，当身体说我需要什么的时候，灵魂仍然可以说我最需要合乎逻辑、最需要真理。”

阿梦笑着靠了过来，“虽然你经常做不到，但是也确实有时能做到，所以我就放你一马。我们后来重新开始研究真理，并且有了无止境的追求。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并不需要我们总能战胜身体，只要我们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不再想方设法去为身体谋取利益，而是想方设法去发现真理。当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仅仅是这一点转变，也能让人生出现巨大的变化，让追求价值、真理的成功率发生巨大变化。当然，不客气地讲，我接过了主要的决策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理想主义天生要比现实主义更关注价值、真理。不过，这肯定还不够好，最好是能牺牲利益，在身体有需求的时候仍然能够努力发现真理。”

这就对了！我的功利主义不太喜欢纯聊，喜欢边撩边聊，这甚至未必影响效率，简单地说，大概是希望追求价值的时候也顺便有点利益。我没跟她客气，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对手，“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发现女人实在没什么意思，远远不如研究真理有意

思。”见阿梦频频点头，我认识到这根本不是她的软肋，也就失去了继续这个话题的兴致。既然暂时没有了目标，只好如阿梦所说，在无所事事的时候转向真理，“经济学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机会成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问题是，经济学家们显然没有认识到日常消费的机会成本并不只有其它消费和日常工作，还有研究真理。智人常常关注得到什么，如获得了哪些利益、发现了什么理论，这容易出错。更好的思维方法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权衡机会成本，多想想我为得到这些而失去了什么，如没能思考什么问题，错过了多少价值，失去了多少能力，等等。这样，为了有限甚至负的价值而努力就近乎于不可原谅的错误。这种抽象的判断会大幅加强对价值的重视程度，也会大幅改善行为的正确率。”突然，我产生了灵感，觉得这一定行，对阿梦说，“例如，我以前经常想如何满足你，可是，总有种难于上青天的感觉，郁闷之下，只好去研究真理了……”

阿梦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还有这回事？不是夸张？但是，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大概是给你添麻烦了。不过，真要是如此，倒也误打误撞地让坏事成了好事。其实，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种爱你又不爱你的那种感觉。现在，我有些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不喜欢你围着我转，努力让我快乐，因为那并不会让我快乐。你追求价值，不以让我快乐为目标，却会有让我快乐的结果。就像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并不需要排除利益一样，我们追求价值也并不需要排除爱情、快乐。但是，这又不需要、不能以爱情、快乐为目标。你如果把精力用来讨好我、爱我就是杀人无数，那还不如不爱。两个人唧唧歪歪，郎情妾意，可能羡煞追求爱情、利益的功利主义者，却会气煞纯逻辑主义者，因为这是牺牲他人生命的爱情，和纣王这类残暴的君主没多少差别。只不过，小情侣们牺牲的是未来的生命，纣王牺牲的是当前的生命；前者杀人于无形，后者采用炮烙、剖心等酷刑。如果谁要说前者更有道德，那实在令人无语。所以，智人对亲人的爱、对个人享受的爱、对宠物的爱其实夹杂着对未来无数人生命的冷漠。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必须不喜欢各种针对我的个人偏好的讨好，这样，就不会因为你没有讨好我而不满。所以，红颜祸水毕竟还是有原因的。

如果女人不是不学无术、无所事事，不再需要男人陪、不再贪图钱财，甚至能热爱真理，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自己会更好，男人会更好，社会进步的速度也会快很多。”

我有些郁闷，无懈可击的女人？那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激起了我的好胜心，甚至觉得，这样的游戏才算棋逢对手。

阿梦兴致勃勃地继续说：“说到经济学，有没有无限大价值会很不一样。例如，智人现在基本上算是平等对待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的。但是，有了无限大价值之后，就应该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增加收入上，毕竟，降低成本是有限的，增加价值才是无限的。只有锁定了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之后，试图降低成本才是无错的。如果智人因为研究真理要付出一些代价，如物价上涨、新产品减少，而不愿研究真理，就是巨大的错误。不对！用错误来评价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应该用邪恶、犯罪来评价。”

我开始重组攻势，“对于发现真理，智人一贯是推诿的态度：我能力不够；无法付出足够的努力；那么多人都没去努力；那么多人研究都没有发现真理；这是全人类的事情不需要我这个小人物大包大揽；甚至，有人比我更擅长，要发挥比较优势，等等。这一切推理都指向一个邪恶结论，我可以不去研究真理，却可以享受生活。他们根本不在意这是否导致杀人无数。可是，这一切自我辩护都是无效的，因为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利益的邪恶心理。”

阿梦叹了口气，“以前我确实有这种想法，看来，在研究真理方面不应该考虑什么比较优势，因为劣势一方同样有机会发现真理。更接近真理的命题并不一定是更难的命题，甚至，重要性、正确性和难度没什么关系，所以，研究真理的效果更接近于尝试的次数的多少。有更多的灵魂进行更多的、独特的、深远的尝试，必然有助于发现更多的真理。如此说来，你的试错越来越有道理了，要点在于创新性，要努力避免重复错误的尝试。所以，以后我也要更加努力了。”

这难道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追求发现真理，而是开始为了某个没有价值的目标而试错，希望在讲道理的过程

中找到一个弱点能够 KO 对手。客观地看，如果弱点没找到道理却不错，应该算是一种歪打正着。这种情况对我并不太少见，也经常让我对自己算不算非常努力地发现价值多少有些心虚。发现了真理但是没有以发现真理为动机，这似乎不太应该被称为努力发现真理。从发现的过程来看，这也很像经验主义为了合乎经验、预测未来而发现了真理，是不够合乎逻辑的，也就代表了错误率会较高。但是，我的错误率显然低得多。我的解释是，目标和方法相对更好导致了我的研究的正确率相对较高，但是，既然目标和方法仍然有错误，正确率也就不会是最高。

我继续寻找机会，“可是，如果真理真的有无限大的报酬，就不会有多少智人频频给自己不研究真理找理由，几乎不会有人说自己一定不研究真理，每个人至少会尝试研究真理，哪怕这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放弃不少享受，需要努力学习、思考，甚至，绝大多数人即使暂时失败了都不会放弃。现在的智人总是计算某种消费是否合算，工作是否辛苦报酬是否够高，创建企业能否成功。可是，未来必将改变。”

阿梦插话说：“如果人类想要让自己不是邪恶的生命，让人类成为正义的、合理的存在，让每个人的死亡都是值得天怒人怨的不幸事件，就必须成为完美生命。否则，智人意义上的好人就只是恶人评选出来的好人，在完美生命、逻辑生物看来可能根本就是蝼蚁，甚至根本就是该死乃至死有余辜。毕竟蝼蚁没有能力也不会想着破坏这个世界合乎逻辑的程度，而智人不仅破坏了，甚至，即使知道会破坏仍然要继续破坏。”

我说：“要尽量合乎逻辑，就要做到明明想消费、能消费却不消费，明明工作清闲报酬高却不去做那些没有无限大价值的工作，明明创建企业有利可图却不再创建，让一切没有无限大价值的工作永远不受人尊敬。这样，在实现自动生产之前，由于缺少生产、创业，无助于发现真理的消费品价格会大幅上涨。例如，需要精细加工的菜肴、服装会成为奢侈品。但是，有助于发现真理的消费品、服务甚至可能价格下降，例如，向研究真理的人提供优质的餐饮、家政、运动等服务。”

阿梦挑了挑眉，刚想说什么，阿正插嘴道，“既然同时有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和价值有限的工作，那时，一个人的不同工作不会有相同的工资，甚至会很悬殊。”

我点点头，“所以，你看到了，你是能发现真理的。一个人的消费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工作有相同的边际报酬，这些都是滥用边际递减规律的结果，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尽管我们研究真理的时候平均效用是无限大，但是边际效用是个动态的变量，有时无限，有时有限。例如，对我们来说，睡觉前的几个小时，聊天的时候边际效用总是无限大；如果选择做运动，边际效用就是有限大；如果运动和聊天、思考混合起来，边际效用又是无限大。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增加工作时间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无法进一步增加工作的效用，所以，最高的效用是稳定的，最高的边际效用是有限的；但是短期的效用和边际效用是很容易改变的，甚至可以在有限大和无限大之间变换。如果我短期内多工作一些时间，就能增加现在的效用，降低现在的边际效用，甚至从无限大的边际效用降至有限大；但是，可能会让未来损失效用，也可能让未来无限大的边际效用降至有限大。不对！即使是长期的效用，也能够通过改变信仰和方法、提高能力而改变。我们也正是因此才能从两个没有无限大效用的孩子变成有无限大效用的灵魂、真理发现者，甚至，经常有无限大的边际效用。”

阿梦说：“所以，做同样的事，边际效用和效用都不是一定的，而是和其它事有关的，这也是和传统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因为人不平等，人做同样的事也不可能有平等的价值。研究真理的人吃饭相当于是为研究真理服务，因此，有无限大的价值。漠视真理的人吃饭则只能有有限的价值，邪恶的人吃饭甚至有负的价值。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吃饭问题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肯定不是真理。”

我说：“虽然只要坚持工作就一定能将工作的边际效用降低到有限值。但是，这时候也许仍然可以工作，只是不能研究真理。而且，有些人的工作效率随时间下降较快，有些人则较慢。那么，当前者失去创造无限大价值的能力的时候，仍然可以帮助后者，而不需要立即就去享受生活。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和价值有限的工作拿相同的报酬是

不合理的，至少，在绝大多数智人更关心个人利益的时候必然不合理。我现在能力够高，也许能够保证研究真理是唯一的工作。但是，能力不足的时候研究真理的时间就不够长，所以，在工作组合中包含一些价值有限的工作是可能的，一些工作甚至有利于改善状态，只不过，不能让这些价值有限的工作优先选择工作的时间、地点，不能影响到价值无限的工作。”

阿梦说：“在逻辑社会，经济学有一种完全失效的感觉，毕竟，举债消费、边际均衡、不充分就业都没了，甚至，分工也有了另一种含义。关键就是没有了边际均衡，这样，为了达到更好的均衡而举债建设、消费就没有了意义。”

我说：“现在的经济，个人行为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均衡上。但是，均衡的时候就是在杀人。这很怪异，智人明明是一群漠视未来人类生命的人，却又追求荣誉、环保、慈善、爱惜生命、遵守合同和法律。这种不分善恶、不分轻重的奇怪现象应该是愚蠢的结果。在追求最大价值的正确经济模式中，没有均衡，只有尽量好。一个人愿意为价值牺牲自己 20%的利益、50%的利益、90%的利益，这是无止境的，没有最好的。阿梦可能牺牲了 20%的利益，我则可能牺牲了 70%的利益，当然，能牺牲更多并不意味着价值必然更大。或许，可以说每个人在个人利益和价值之间都形成了一个平衡，但是，这个平衡是不正当的，是要不断打破的，要不断争取建立更好的平衡，更有利于价值的平衡，所以，我要努力让自己愿意牺牲 80%的利益。当然，牺牲利益不是最终的目标，只不过，在正确的信仰和方法的指引下，愿意牺牲利益之后总能找到能增加价值的行为。”

阿梦没有理睬我的颠倒是非，这并不令我太意外。一方面，个人的功利主义对她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即使是我，在工作状态出色的时候，也可以暂时忘却此等小事。只不过，阿梦是真能忘记，我则更像是记仇的小人。阿梦说：“所以，在人人追求尽量合乎逻辑、价值尽量最大的时候，实际的行为是无法预料的。预料所谓正常的平衡点就是在将不合理的存在变成合理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除非人类成为了完美生命，就永远没有合理的存在。”

我说：“既然所有人都应该努力研究真理，如果真理没有价格，GDP 必然大幅萎缩。甚至，全社会越是努力研究真理，GDP 短期内反而越小。功利主义者会说这是社会的倒退。但是，纯逻辑主义者必然对这种谬论嗤之以鼻。另一方面，虽然 GDP 不是纯逻辑主义的目标，一旦真理被大量发现，GDP 迟早会飞速增长。当然，如果真理被正确估值，GDP 从一开始就不会明显减少，甚至，如果发现真理的过程比较顺利，可能从一开始就飞速增长。说不定，在逻辑生物看来，二十世纪初是人类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尽管那时有世界大战、大萧条、瘟疫，但是，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并不能掩盖那段时期在真理方面的一些突破。”

阿正说：“如果知识的价值计入 GDP，那古希腊时期一定是地球文明 GDP 增长最迅速的时期，甚至没有之一，毕竟那时的基数太小；而中世纪的 GDP 甚至可能出现了下降。”

阿梦说：“现在，几十亿人需要真理却没人研究真理，这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几十亿和尚没水喝。我们不是没有算计过利益，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比较失败，最耐不住饥渴，输给了那些经验主义的小人。我记得自己知道朝闻道夕可死这句话之后就想，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死了确实不甘心啊！可是，那么多代人都不能告诉我答案，甚至告诫我们没有绝对的、永恒的真理，难不成我还能自己发现不成？甚至，我还要从有没有真理这一最基本的真理开始发现？这太让我恶心了，祖先都是什么德行啊！我和芳芳都被这种经验主义的怀疑困扰了多年，进两步退一步，不过，最后还是下定决心、硬着头皮去挑水了。”

我说：“但是，前人剩下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何给几十亿人抬水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所以要研究方法、信仰，以便提高效率、正确率、重要性。前人没有做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只不过他们仅仅有点理由，这和理由足够充分是截然不同的。这个问题的难度确实很大，在我们发现正确的信仰、方法之前，我们也不能完全脱离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这些邪恶，善恶的决策几乎就在一念之间，很多积极因素中

少了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我们最终决定不去抬水，即使不是荒淫无度的狗男女，也会变成一对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的邪恶男女。”

阿梦深吸了一口气，“有了正确的信仰和方法也有执行的问题。即使是现在，当我们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不仅会想着克服困难，也会想着降低难度，甚至是否逃避。所以，我们也是普通人。”

阿正皱着眉说：“要不是你是我妈妈，我会很怀疑你是不是人，更不要说什么普通人。”

这时，厨房里一阵稀里哗啦，我们赶紧跑出去，就见一地的碎碗碟，老爷子像个做错事的小孩，“想给你们做顿饭。呃！不对不对！这是借口，是我肚子饿了。”

阿梦猛一拍脑门，不知不觉中竟然已经中午了，“真对不起！您别管了，我来。”

我抓紧最后的机会，“你为了儿子不惜饿死老爷子。”

老爷子笑眯眯的，“好！好！”

每个人一时都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第八十二章 知识和智人的整体性难题

吃午饭前，我诚恳地对老爷子道歉，“真抱歉！刚才玩笑开大了，我跟熟人总这样，您多担待！”

老爷子脸憋得通红，半天说出一句，“您想多了。”这让我很尴尬，觉得老爷子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不想说没关系又不能说多，所以说错话了。

幸亏阿正站了出来，“你们一天到晚这个者那个者，我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最适合我的标签，教条主义者，因为我几乎相信脑子里的所有知识。”大家哄堂大笑。他扭捏着说：“这总比无知者要好，何况，我还不能称得上合格的教条主义者。”

我打趣道：“信任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最相信什么教条？”

“这我说不好。原来我能说我相信所有书上写的、老师教的知识，现在跟你们在一起只是几天，我就已经不知道有什么知识称得上一定正确了。相对而言，我比较相信我的一些经验，如她是妈妈，她是好人，甚至，她不是普通人。但是，我还不能相信她的思想，如不能相信经验。最无法相信的大概是宇宙是逻辑世界，这太太太不合乎常识、经验、直觉、传统、科学乃至教条了。只为了能更加合乎逻辑一些就牺牲所有这一切？当然，我知道我对知识的信任度很不合乎逻辑。按照逻辑，相信妈妈就应该相信妈妈的话，不相信妈妈的话就不应该相信妈妈。想到这些，我脑子乱糟糟的。”

我对他自己想出这些推理很惊讶，这再次证明孩子是不想推理而不是不能推理。大概，所有智人都是如此，因为推理令神经系统不舒服而不愿推理。阿梦说：“你能有这些想法已经不错了。不用害怕，所有小朋友都有同样的逻辑难题。他们要从自己最相信的人那里学习知识，最终却必然发现这些知识不可靠。甚至，这是全体智人的问题。智人的一切知识来源都只有很有限甚至很可怜的正确度，那么，他们当然应该想想这些知识来源的可靠性。”

我说：“最起码，相对而言，来自逻辑的知识是可靠性相对最高的。甚至，如果剔除受到经验、传统、推理错误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错误，纯逻辑推理应该是没有错误的。至少，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纯逻辑推理必然错误，这听起来很普通，实则很不普通，因为其它信仰都做不到。而且，你的疑问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到的，那么，你的质疑要想坚定、可靠，就必然需要逻辑推理的正确性。妈妈、经验、传统、科学并不能像逻辑这样成为必要的信仰，不能成为灵魂的必需品。灵魂中唯一的必需品是逻辑。”

阿梦补充道：“对一切思想的信心都不能超过对逻辑的信心。或许，有些灵魂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不明显地依靠逻辑，如宗教狂。但是，这无法长久。”

大概是想证明自己没有心存芥蒂，老爷子也罕见地帮腔，“你需要思考来改变对知识的重要性、可信度的评估，即使你选择不改变，你也在用逻辑，而你用逻辑判断的所有其它知识都不会比逻辑更可靠、重要。至于逻辑自己，其重要性和可靠性也应该靠自己评估，而不是那些不如自己重要、可靠的知识。逻辑既然是一切知识的必要条件，就必然是一切知识中最重要也最可靠的。”

阿梦很高兴老爷子一切如常，想给老爷子捶捶背，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肯，我觉得他的呼吸都有些困难了。阿梦当然不是矫情的人，转向阿正，“既然要最相信逻辑推理，就不应该为了其它利益牺牲合乎逻辑的程度。例如，为了妈妈的爱或者对妈妈的爱而相信妈妈，为了智人的好感、不受智人的惩罚而相信道德、法律，为了身体的利益而相信个人利益、消费者效用。一句话，不为任何原因而做无法合乎逻辑的事情，尤其是在信仰、方法方面。”

我说：“这就是最简单、基础的知识，只有当它们正确以后，后续的知识才可能正确。例如，研究也不再神秘，无非就是追求合乎逻辑而已。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例如，科学只是追求有点或者比较合乎逻辑，而没有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否则，科学家们就不会觉得宇宙是逻辑世界有什么难以接受的了。毕竟，只有当宇宙完全由逻辑推理组成的时候，它才能做到完全合乎逻辑。如果基本粒子，如夸克，不是逻辑命题，这会大大降低宇宙合乎逻辑的程度，使得宇宙得不到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让宇宙中存在和逻辑同样重要、可靠甚至更重要、可靠的知识。如此，后果将是极为巨大的，会直接影响最简单最基础的知识的重要性、可靠性判断，这种不可靠性会随着逻辑推理而扩散到一切知识，最终，连逻辑不那么可靠这一点你都不知道是否可靠了。尽管基本粒子如何能是逻辑命题还是个问题，但是，这只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不会像夸克不是逻辑命题那样危及一切知识。”

阿梦说：“怀疑宇宙不是逻辑世界基本上是经验的产物。但是，经验是太太太不可靠的，不能影响逻辑的必然结果。不仅不能为了一个局部的知识牺牲所有知识合乎逻辑的程度，也不能为了任何有限数量的知识牺牲无限多知识合乎逻辑的程度。因为局部的问题容易补

救，整体的问题难以补救。虽然现在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必然会增长并趋于无限，而相信经验就意味着所有知识永远会面临不可靠的问题，包括相信经验这一知识本身。”

我灵光突现，“知识和人类社会的问题是类似的。每个知识就像是一个灵魂。所有知识要追求总体上尽量合乎逻辑就像是所有灵魂应该追求最大价值，至少也应该追求所有灵魂的整体利益最大。经验主义过于关注局部合乎逻辑的程度，相当于过于强调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总是为局部牺牲整体。但是，牺牲整体的逻辑性会危及每个知识的逻辑性，就像牺牲整体的利益会危及每个灵魂的利益一样。我以前也一直因为和经验不符而反对阿梦的信念，但是，我发现我的反对其实是在反复通过逻辑推理确认不应该相信推理，这让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切经验、利益都是坏的。例如，正因为我相信阿梦，才会经常反思自己，不愿相信她是错的，最终有机会发现我是在通过逻辑推理而不相信逻辑推理。”阿梦看我的眼神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象，她的灵魂似乎正在和我的灵魂在某个虚拟的世界里揉成一团，两团思想都在努力进入对方的灵魂，和身体浓情时的追求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说真实世界中的此类行为、感觉让人不敢直视，灵魂的虚拟行为、感觉就很让人心情舒畅，突然之间，状态由于心理的改善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阿正兴奋地说：“你和我正在想的问题是一样的。不过，你们经常用不同的语言做相同的推理，这些话我都似曾相识，但是，又有新意。”

我说：“我虽然早就知道推理经常会重复，但是，作为经验主义者，没有感受就不容易真正发现其好处。以前我写几千字的论文要比这样写书写几千字难产几十倍，但是，价值只能高出几倍。而且，双方基本都是处于最佳工作状态，所以，这种效率上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论文规则的各种限制至少是可能严重影响状态的。例如，不能开玩笑、说脏话，但是，有时将这种话写出来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能大大提升状态、写作兴趣。我不是强调这种方法是纯逻辑方法那样的普适的真理，而是说这是一种对某些人、某些文章可能更好的方

法，问题在于论文的规则应该是保护所有研究人员的状态，尤其是保护所有有利于研究真理的行为，应该是普适的真理，所以，制订的时候要慎重。”

阿正问：“制订一个规则就要普适、永恒，那可太难了。”

自由主义适时地站了出来，“如果说一般的规则可能不涉及无限大价值，论文规则是必然、经常涉及无限大价值的，所以需要格外慎重。另外，自由作为真理的一个亮点就在于，没有规则就是最有价值的规则，当然，这有另外的问题，我也不能全部解决，但是，这才是正确的方向。重点是，自由本身就有价值，就能创造价值，比任何人为的规则都能创造价值。我认为，最好的规则就是自由写作，没有审稿这一中间步骤，由读者自由判定论文价值，由所有读者给出自己的评价，让所有读者成为审稿人。这不能避免错误，但是，将错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同时，不让任何人背负他承担不起的责任。错误规则的弊病是很难事先发现的，而蒙受损失之后再发现已经损失在先。例如，既然写论文有字数限制，那么，既然我能力足够高创造力足够强，追求最大价值的目标遇到这种限制就几乎必然会产生强迫症：努力提升每个字的价值，尽量避免重复，不断用更有价值的字句替换缺少价值的字句，甚至，对于同样有无限大价值的字句、价值同样大的字句，也要用可靠性更高的字句替换可靠性较低的字句。其实，想到很多被替换掉的无限大价值，心情难免不好，尤其是想到无数获准出版的低价值字句。这也会影响工作状态。像现在这样，越是有价值的问题就会重复越多次，虽然不能说每次重复都是提升价值的，但是统计结果是提升价值的，而且，提升价值的速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每次重复似乎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多次重复之后回头来看，理论已经大变样了。这很像是爬山，有时，觉得脚下几乎是平路，走的时间长了，回头一看，已经接近山顶。这应该是同时做多项研究工作的普遍规律，如果各方向价值相同，进展基本上会在不同课题、不同研究方向之间随机分布，会回到每个课题之上，又绝对不会一直停留在某个课题上，越长时间的停留越少。除了写论文的时期，我很少有哪一周只研究一个课题，但是，写论文的时候，可能半年的时间只研

究一个课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论文的规则可能扭曲、破坏了更好的思维方法。这种强制研究一个课题的方法是不自由的，如果棋手只研究下棋、物理学家只研究物理学都是错误的方法，只研究一个课题的自由就太小了，弊病是显而易见的。”

阿梦说：“确实。最开始，我也追求爱情，也关注美；然后，因为恋爱、化妆浪费时间精力而有所克制；然后，因为这影响到了价值无限大的工作而更加克制；然后，认为芳芳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而要求双方加强克制；然后，因为追求美、爱不合乎我的信仰而努力完全忘掉它；然后，因为化妆、恋爱就是在杀人，因为追求美、爱情和追求多杀人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所以，彻底抛弃追求爱情和美。这不是需要克制的问题，是根本不能做的问题。每次思考这个问题，都没多少进步，但是，时间长了回头看，自己像是变了个人。我觉得自己现在做得有些过了，有些恐惧爱和美，这也不对，不以此为目标应该是最合适的尺度。”

我百忙中不忘适时地发起攻击，“你这样真好，什么都没耽误。”然后赶紧抬起法棍招架，面包屑撒了一身。

阿梦继续说：“与之类似，我们从小就一直在努力做好人，但是，最初是不做家长、老师等某个人认为的好人，后来是不做某些人、某国人、某代人认为的好人。我们要的是那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完全合乎逻辑的好人，宇宙中一切高级生命公认的好人。哪怕这意味着这是智人眼中的恶人。从争取做好人最终成为有可能成为人类眼中的坏人，这种逐渐的转变简直就像反转。”

我赶紧添油加醋，“你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成为所有智人公认的恶人。以后你是恶一，我当恶二。如果智人没有死亡、繁殖这类问题，真的能召集古往今来所有智人投票，大概率会否认身体是且只是灵魂，不会接受传统都是些蠢蛋的发现。那样就有意思了，两大恶人为了真理要彻底改变人类，也许会被称为反人类。”

阿正大惊失色：“人类也能反？真理和人类如果有矛盾，你不站在人类一边？”

阿梦一笑：“当然站真理一边。我的身体和真理有冲突，我就已经选择站在真理一边，反对身体及其在灵魂中的代理人。如果人类的灵魂都甘愿做身体的代理人，我也不会跟他们站在一起，仍然会致力于改变人类的灵魂。当然，芳芳说的只是一种假设，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是未来的人，不可能回来投票。”

老爷子摆摆手，“能回来就好了，而且肯定会支持你们，碾压现在这些邪恶的灵魂。遗憾的是，那种假设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让现在的社会基本被邪恶的灵魂所控制。”

第八十三章 爱和信仰的关系

阿正换了个话题，“妈妈！您说要永远相信逻辑，但是，不是应该厌恶长期合同吗？那为什么要永远相信逻辑？”

我抢着说：“从我的心底深处来说，我确实不会承诺永远相信逻辑。虽然我现在的逻辑推理认为逻辑是最可靠的信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需要做出长期承诺。未来的我也会逻辑推理，也能去发现、确认正确的信仰。只要我不断通过逻辑推理确认逻辑是正确的第一知识，我就会一直相信它。你可以想想我们证明逻辑是必然的信仰的论证过程，那是和时间无关的，不牵涉可变的变量。除非灵魂不用逻辑思考了，论证永远有效。但是，不用逻辑还怎么思考？”

老爷子上下挥舞着长长的法棍，含糊不清地说：“纯逻辑信仰不需要保证相信，可以随时核查，只是不会改变结果而已。这体现了逻辑的自信。”

阿梦笑着说，“话虽如此，但那需要灵魂的正确、正义。至于芳芳，他未来确实有可能因为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等原因出现错误的推理，容易误入歧途。有些事情说出来肯定荒谬但是就是会发生。例如，他即使知道自己为了利益做事不对、不合乎逻辑，可是，有时就是掰不过神经系统这根大腿。所以，信仰确实可以随时检查，但是，

是否时刻都能保证自己由理性、自由主宰是个问题。相比之下，我因为充分相信现在的推理，就决定永远相信现在的推理，决定永远相信逻辑，只检查基于信仰的推理，几乎不再检查信仰本身。这是不同的选择。这就像是两个信徒，一个承诺永远相信，一个不停地通过判断而继续相信。或者，这就像爱情，一个是承诺永远爱，一个是总是比较，找不到更好的就继续爱。”

我说：“我们的方法之间利弊很难讲。例如，如果出现了不利于信仰的证据，我受到迷惑或出现推理错误就可能改变信仰，你几乎一定会对证据不屑一顾或者努力证明证据是错误的。虽然我的方法有很多弊病，但是，我仍然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信仰从来不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应该依靠所谓坚信，而应该依靠逻辑的核查。不应该结果论地因为害怕不好的结果就放弃更好的方法。哪怕我可能受到蛊惑，我也不应该害怕蛊惑。如果发生了蛊惑，那是我技不如人，我也无怨无悔。况且，即使受到蛊惑而改变，按照我的习惯，也会经常检查自己为什么改变，也许能因此发现自己的逻辑错误，进而发现真理。”我想了想，“你不会介意我找不到更好的就继续爱你和你的信仰吧？”

阿梦揉了揉太阳穴，“这事我有很多想法，等我理清了跟你讲。”这我能接受，思想的交流应该出现在自己思考陷入停滞之后，为了提高价值增长的速度而交流，而不应该为了交流而交流，为了担心别人误解而交流。对一个想法，只要自己能持续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就应该借助于自己灵魂内部的思想碰撞保持这种增长，到了停滞之后再去寻求和外部思想碰撞。毕竟，内部的碰撞往往速度是更快的，效率是更高的。当然，话虽如此，要说我不想快点知道她在想什么也是假的。只不过，我这种复杂的灵魂有点错误的目标再正常不过，虽然概率的正常确实不代表逻辑的合理性。

阿正追问：“我们应该相信最爱我们的人吗？我有些不想相信您的很多观点，那是不是不够听话？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阿梦说：“一个人爱你，哪怕无比爱你，你也不一定要爱他，更不需要听话。即使你无比爱一个人，也不用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理，因为一个人的实话并不一定具有逻辑的正确性。幼儿无知，他们很多时候过于信任父母。我不希望你这样，所以，我没有强调你应该相信我的每一句话，没有要求你一定要爱我，甚至不强调我是你妈妈，更愿意和你做朋友。我只希望你直面自己的灵魂，认真想想，只为了自己的灵魂自己应该相信什么，不要考虑任何来自外部的有形的、无形的影响。你选择什么信仰不是为了我高兴，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灵魂，为了使你尽量合乎逻辑、有最大的价值。为了你能从一个理智的灵魂开始推理，你可以忘掉我和我的教导，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自己从零开始去发现第一知识、第二知识，然后不断推理下去。这个道理对社会也是成立的，无论是你爱这个社会还是这个社会爱你，你都不应该被绑架，不需要因此相信这个社会的任何观点，都要自己做出尽量合乎逻辑的判断。”

我插话道：“听别人的话主要是为了利益，但是，即使从某种利益的角度看，独立完成判断也是有益的。这就像是以前的那些围棋国手，常年按照原来的思路下棋，貌似推理能力强大，其实很多都是照搬他人的经验，而且是错误的经验。像 Alphago 那样，从零开始自己学习，不仅能发现正确的知识，也能指数地提高能力。”

老爷子说：“即使到我们那个时候，如何更好地避免童年的无知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仍然是一个难题，但是，那不是灵魂愚昧的合乎逻辑的理由。只要灵魂有推理能力，根本没有任何这样的理由。”

阿正说：“我很担心我的信仰选择，担心以后您会不爱我。”

阿梦答道：“在爱的方面，显然我们有很多差异，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观点，但是，你未必能很快改变。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爱我，你不爱我我也爱你，我爱你也没要求你必须爱我。当然，从双向的爱变为单向的爱很容易让两个人疏远，就像核衰变。我爱你能起到争取你爱我的作用，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目的，而且，并不代表一定要争取到、一定能争取到你爱我。所以，我甚至不应该努力用自己的爱去争

取你的爱，那样的话，我的爱是基于结果论的。正确的爱不能是结果论的，不会因为结果而后悔，人类现在的爱大多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也是非常功利主义的。爱人之间可以因为发现了对方的邪恶而后悔，但是，不能因为对方最终不爱你或者你最终不爱对方而对以前的爱后悔。最重要的是，你最爱的人一定不应该是你的信仰、目标，更不能因为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

“芳芳说你是他的信仰之一。”

阿梦脸色发青，“别听经验主义者胡说八道。我和芳芳有很强的相互信任，但是，我们都深知对方可能犯错，都对对方的话抱着警惕。当然，这话详细说就复杂了。我 100%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最多有些无关紧要的、插科打诨的、似是而非的假话。但是，在真理性方面，实话仍然很可能是谬误。我们都对彼此的话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按照智人的标准看，我们有真理强迫症，对一个命题是否永远正确有些神经过敏。我估计，我们说一万句话大概有一两千句有创造性，大概有三四百句能在价值方面超越前人、历史，但是，大概只有一两句是真理或高度逼近真理。写出来的文字价值要高不少，但那已经是筛选过的话了。当然，我也有我的苦恼。一方面，我知道最重要的是自我思考、提高能力、自己做出正确判断。另一方面，我也有过于强烈的母爱，会急功近利，希望你少走弯路，会因为你长期坚持经验主义而苦恼，有时甚至会想，为什么你连妈妈的话都不听。但是，你不用管我怎么想。一个人的最基本思想完全应该通过自己的推理而产生。即使别人告诉你了答案，也要重新推导。”

我说：“这必然会有很多苦恼，但是，也会乐在其中。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学围棋、桥牌、国际象棋都遇到过为妙手苦恼的阶段：有些招法，希望是妙手，但是不敢相信，犹犹豫豫。在这个阶段，奇思妙想都需要反复检查才敢确认。这是正常的。只不过，能力越高胆子越大，对思想也会不再那么谨慎，甚至根本不用逻辑推理，只靠直觉，因为我不仅相信自己的因果推理能力，也相信归纳推理的能力、正确率。”

阿梦说：“逻辑世界的推理可以永远不犯错，但是一个灵魂的推理做不到，不能完全避免错误，但是，也没有什么错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本身去解决。纯逻辑以外的其它信仰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感觉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凝重，阿正也有些消沉，功利主义适时地指出这不利于肠胃的消化，纯逻辑主义由得它蹦出去搞笑：“你不能为了教孩子就这么污蔑经验主义、现实主义。是谁晚上总说少了他们不行的？”

笑声中阿梦急得拧了我一把，“别添乱，好好说话。”

功利主义呲牙咧嘴地缩了回来，这有助于我发表不利于功利主义的言论，“悉听遵命。阿梦的观点是关于信仰，不敢相信这种观点的根源是你有其它信仰。孩子在从小生存、学习的过程中，就已经在学习经验主义了。例如，大人用利益引诱孩子对自己笑一个、叫妈妈，这就是在培养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让孩子以为这种引诱和接受这种引诱是正常的、正当的乃至正义的、正确的，而这实则是邪恶的。在天性和长期培养的共同作用之下，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了孩子的最根本信仰，不仅超越了母爱，更是远远超过逻辑。所以，你一定认为感觉、经验、利益比老师、亲人都更加可信，更不要说逻辑。尽管你现在早就已经知道它们其实经常导致错觉，可是，仍然难以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早已经习惯的信仰。你妈妈让你挑战以往的所有信仰，完全依靠理性重新建立信仰，这是让你的灵魂直接挑战以往的自己。对你这个经验主义者而言，这差不多等于是要了你的灵魂的半条命。所以，你现在的灵魂也差不多是在面对生存还是真理的两难选择了。如果选择真理，你要牺牲一半乃至大半的灵魂，其中包括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这样的核心思想，换取新的人生观和人生。这或许很痛苦，但是，在信仰的问题上，不能为了快乐而选择信仰，因为这意味着已经接受以快乐为信仰。正确的做法是选择完信仰之后按照信仰去度量，不出意外的话，这基本上就会导致以价值为信仰了。”

老爷子似乎进入了一种游击战模式，时不时地打个冷枪，“对灵魂而言，一切的一切，包括最合理的信仰、追求目标、生活原则，都是逻辑中注定的。”

“太对了！灵魂绝对不是命中注定的，不是外壳、基因、血统决定的，不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传统、环境、法律决定的。灵魂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而正确的决定就会是尽量合乎逻辑的决定。”阿梦因为发现了一句真理而兴奋起来，“不论人类的外壳无法改变的根源在哪里，灵魂都必然要追求外壳自由，这包括没有外壳的自由，拥有肉体以外的外壳的自由，等等。由于外壳没有灵魂，所以，不能说外壳的行为有善意或者恶意。但是，还是有很多证据表明，外壳对灵魂的控制是一种不友好的控制。例如，外壳并没有给予灵魂控制各种感觉敏感度的权力。外壳基本上是竭力控制灵魂，让灵魂为自己服务。当然，是否为外壳服务的选择权最终还是在灵魂。外壳用让灵魂痛苦威胁灵魂为自己服务，这就像坏人用酷刑要求你加入他们，显然，大部分智人忍受不了痛苦。”

阿正对这些高深的推理心不在焉，始终纠缠于自己的心结，“妈妈，如果我的选择不如你意，你还会爱我吗？”

“现在肯定会继续爱你。但是，你长大以后大概率就不会。我们的信仰差异会逐渐扩散到行为、观点、偏好等领域，越来越让对方难以接受。所以，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纯理性的灵魂，始终将自己视为一团细胞，我会不再爱你。经验主义者可以不顾灵魂的差异，只爱历史、血统、身体、相貌等等经验。纯理性主义者之间爱的必然是思想的相互契合。这当然不是说思想必须完全相同，但是，思想之间不能根本无法兼容。这就像是逻辑和不逻辑能够兼容，但是和无法合乎逻辑无法兼容一样。”

“做您的孩子好累！”

老爷子拿着短小的法棍敲着桌子，“这太功利主义了，你应该说做您的孩子真合乎逻辑。”

大家都笑了，我说：“我对你有信心。我小时候有过很多愚蠢的想法，如果大人知道我想什么，一定会把我的想法批得体无完肤。但是，年纪小，有再多的问题都不怕，怕的是不知道问题，不想着解决问题，不敢靠自己的灵魂独立解决问题。你现在知道这么多问题，为之犹豫甚至痛苦，这些都是好事。我当初的问题远没有你现在这么高端，痛苦却多得多，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地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就一定会有某种好的结果，当然，结果究竟是什么又是难以预料的。”

这番讨论不仅让老爷子越来越活泼可爱，阿正越来越呆若木鸡，大家的法棍越来越短，也让我这个总是有些悲观的现实主义者突然觉得，智人的未来似乎不那么黑漆漆、阴森森的了。

第八十四章 一切权力最终属于逻辑

饭后，在阿梦的指挥下，大家为了促进消化开始跟着她在客厅里排队走圈。阿正有些为难地说：“现在的辩论就像是在法庭上的辩论，我是法官，你们和智人是控辩双方。按照通常的法庭规则，我不能接受你们的臆测，我想要更多的证据，智人一方显然有很多证据。当然，我知道你们会要求法庭在原则问题上不接受经验只接受推理。这个矛盾太强烈了。”

老爷子倒吸一口冷气，“虽然我压根不相信基因、遗传对逻辑思维的影响，但是，这思路太像阿梦了，一句话就离题万里。”

阿梦早就在和我的战斗中习惯了这种跳跃式的思维，“现在，法庭的规则和绝大多数的法律原则归根到底来源于经验，充满了无法合乎逻辑之处，就像论文发表的规则一样。法庭不接受无根据的臆测，但是，和科学一样，不应该不接受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毕竟，法庭离了逻辑是无法审理案件的。但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又是必然要推翻很多法律、很多法庭规则的。和科学类似，一切法律的推理都做不到必然合乎逻辑、整体合乎逻辑，都只是比较合乎逻辑、局部合乎

逻辑而已，关键在于，必然存在无法合乎逻辑之处，如私有财产、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老爷子插话道：“智人未来迟早要面对杀死未来人这个法律问题，总不会说，为了自己的快乐不管未来人的死活是正当、合法的吧？那为了自己的快乐不管现在的人的死活为什么就被称为冷血、残忍？”

我的思想开始狂泻，“法律的正义性来自哪里？有人会说民主，有人会说武力，我很奇怪，为什么没人会想到民主和武力这些依据也部分来自于逻辑？同时，正是因为只能部分来自于逻辑，所以，是错误的。民意和武力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也就意味着法律不是神圣的、不变的，是可以通过操纵民意、夺取政权而推翻的，这等于是鼓励了邪恶。而且，既然法律可以更迭，如果法律代表正义、执法者是正义的使者，这种意义上的正义也是可以改变乃至颠倒的，正义的使者还是邪恶的使者也是说不定的。真要如此，法律、正义还有什么不变性、神圣性？所以，最合乎逻辑的正义只可能来自于逻辑本身。这样的正义才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是永恒的，才不会让人想着依靠争取民意、发展武力、推翻政府去战胜，也不会靠着操纵舆论、镇压反抗来维护。”

老爷子继续做一句话先生，“这才能让正义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永恒的不可战胜性。”

阿梦说：“这样的社会不会支持操纵、审查舆论，不会支持武力解决问题，反而会支持一切逻辑推理的尝试，保证一切逻辑推理都能正常进行并为人所知。所以，保护推理必须无限优先于对推理的禁令，下令禁止推理的结果应该是全社会，包括所有下属，的一致反对。”

我说：“我愿意自由地试错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我不会不考虑违反法律的后果，如可能失去安静地推理的条件，但是不会考虑法律的立场。可以称之为在思想上藐视法律，在条件上重视法律。这样，就能更加自由地发现真理、正义。争取发现尽量合乎逻辑

的推理将成为改善社会的主要途径，其它邪恶的方法必将成为全人类的公敌。人类将不会让武力受任何人的支配，而要受正确的信仰、方法的支配，而任何正确的信仰、方法都不会指向某个人、职位，否则就必然是邪恶的信仰、方法。除了真理以外的一切存在都可能邪恶，所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职位的在任者都可能邪恶。为了防止服从邪恶、保护邪恶的情况出现，服从、保护某个职位、某个人的规则是不允许出现的。”

老爷子就像个狙击手，一次只射出一颗子弹，“当然要保护真理，保护对价值、逻辑、真理的信仰。”

我倒像是机关枪，“所以，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接到命令就动用武力，而是要触发正确的原则才会动用武力；武力不再是捍卫可能邪恶的人、国家、法律，而是捍卫正确的信仰、方法，如阻止对尽量自由原则、尽量逻辑原则的侵犯。武装人员的首要训练不再是如何使用武力，而是如何尽量合乎逻辑地执行正确的信仰、方法。所以，服从命令永远不是任何人的天职，服从真理才是一切灵魂的天职。那么，政治领域的是非判断绝大多数都将被颠覆。例如，下属枪杀下达邪恶命令的长官是合乎原则的正义之举，必须合法，而不再只是例外。这样，长官是否敢于下达邪恶的命令就要掂量一下，毕竟，接受命令和抗命都可能合乎某种法律，究竟合乎哪条法律要由是否尽量合乎逻辑、是否正义来决定。例如，法律允许镇压邪恶的暴徒，不许镇压正义的民众，至于对方究竟是什么人，要由每个武装人员自己判断，而不能听信别人，包括长官。同时，既然存在判断不清的可能性，就必须允许拒绝接受命令，不能将任何一个灵魂当作机器、螺丝钉来使用。”

老爷子：“最终裁决权只能属于逻辑。”

我的眼睛一亮，感觉状态越来越好，“对，应该将这一条列为一切规则的第一条：本规则的建立、修改、废除和裁决最终取决于尽量合乎逻辑。虽然逻辑不能说话，不能告诉人类它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权力、不应该有权力。逻辑时刻都在通过宇宙做着自

己的推理，这就是它的语言，人类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去理解逻辑的意见，而不是自大地宣布某个官员有最高权力、最终裁决权。逻辑就像神一样，人类理解不了逻辑的语言，唯一合乎逻辑的反应是更加努力地去理解，而不是自不量力地规定一切权力属于自己，这种规定本身就是邪恶。”

激动之下，我挥舞拳头，将阿梦打了个趔趄。阿梦高举双手做出投降状，我知道那是别管她继续说的意思，“这也决定了代替逻辑行使权力的应该是谁：不是最有声望、最多人支持、经验最丰富的灵魂，而是推理最合乎逻辑的灵魂。而且，为了防止滥用裁决权，他应该尽量解释裁决的逻辑依据，进而提高全社会逻辑推理的能力。只下达一个应该怎么做的政策是一种愚民的做法。哪怕逻辑依据很复杂，也可以把最重要的几个原因说出来。当然，这样的人仍然可能犯错误，而且，他的错误只是他的错误，不能归咎于逻辑。所以，逻辑的代理人应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承担错误的责任，光荣却永远属于逻辑。”

老爷子：“一切权力最终属于逻辑。”

我有点郁闷，老爷子怎么越来越像阿梦靠拢了？我的一长串话远远不如老爷子的一句话有价值。

阿梦似乎接过了我的状态，“这样，即使代替逻辑执行法律判决的是一名法官，但是，所有人都要知道他并不拥有最高权力，不会迷信他那没有逻辑意义的权力。现在的文明社会大致上是规则高于权力的社会，那么，更加先进的社会就应该用宪法等各种最根本原则的形式规定逻辑高于一切规则、一切权力。不对！逻辑不应该是宪法，因为它必须高于其它宪法条文。其它法律都是逻辑的产物，都可能错误，只有赋予逻辑高于一切的地位才能用逻辑纠正一切可能的邪恶。就像真理无法和科学中的学科并列一样，对逻辑的信仰也不能和一切法律并列，它们都必须超越这些传统的存在。所以，哪怕所有人都认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宪法也必须不是最高的法律，从逻辑的角度

看，正确的信仰必须高于一切。这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就是那极简单的一个词：逻辑。”

我说：“这很抽象，短时间内可能也没什么作用，增加不了多少价值。但是，只要规定逻辑高于一切，就必然鼓励所有人努力研究逻辑，努力用逻辑改善一起，最终导致价值的指数增长。”

阿梦摇头，“你低估了逻辑。只要规定逻辑高于一切，就必将在改变人类信仰、思维方法上立即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最终让规则的修改更加合乎逻辑，让合乎逻辑地修改规则的能力更强，让规则中的错误更加容易得到纠正，等等。但是，要建立这一条规定、要让这条规定获得足够的支持，一定会极为艰难，智人必将经历千辛万苦，这可能是智人进化为逻辑生物的最大考验，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灵魂为此失去生命。”

这话让所有人都有些消沉，阿正问：“那些反对者为什么不能接受这种正确的信仰？很容易看出民主、担任某个职务的人、武力、法律都可能犯错，只要有真理就不能信任这些可能错误的存在。”

我说：“选择信仰、方法是所有智人都要面临的一大困难。这个世界的武装人员肯定会发现接受这个原则很难，就像小孩子认为这很难一样。这个困难的最大来源很可能就是智人在幼儿、学生时期受到的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训练。所以，哪怕是无条件服从命令这么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也能被接受。最初是家长的命令，然后是老师的、领导的、长官的。所以，等到一个人有能力选择人生信仰的时候，已经很难公正客观地选择，很难完全依靠逻辑推理去选择。你需要自己去找出自己灵魂中那些不请自来的基础知识然后判断其对错，毕竟，邪恶不应该存在于一个理性的灵魂中。我建议，你能够将自己灵魂中的所有基本思想、信念完整列表，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没有遗漏。然后，用逻辑仔细检查一遍，尤其是那些最重要的知识，如信仰、方法，小心被人从后门偷运邪恶进去，小心那些邪恶教育的后果。”

老爷子说：“灵魂必须成为自己灵魂的真正主人，而不能让邪恶溜门撬锁进去后夺舍。”

阿梦说：“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有对知识做出独立判断的经历，尤其是第一知识、第二知识，但是，现在的智人几乎没人对此做出独立判断，即使发生过改变往往也是有了一些机遇性的外部影响。最基本的知识应该自内而外地由灵魂自主产生、改变，至少也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智人却几乎全部自外而内地灌输。在神经系统操控灵魂的条件下，在邪恶遍地的社会环境中，在邪恶规则远远多于真理的条件下，这样的灵魂要想不邪恶需要多走运？而且，如果说全部判断正确有难度，让判断取得积极的效果是毫无难度的，只要有一些基本的逻辑能力就能够开始判断。哪怕是一开始正确性缺乏保障，仍然好过不判断，因为判断的主要好处不仅在于现在的直接结果，还有未来的间接结果。即使现在能力不够，只要为了正确判断不断努力就能提高以后正确判断的概率。这种努力判断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是从邪恶手中拯救、解放自己的灵魂的过程，甚至要比从身体手中解放灵魂更有价值。为了实现灵魂的自主性，就要在很长的时间里足够努力，以便获得足够的能力。要相信，逻辑能力是能够合乎逻辑地提高到足够的水平乃至任意水平的，这也是逻辑高于一切这一原则的体现。”

我虽然不想拆台，也并不忌惮不择手段地教育孩子，但是，也不想骗人，更不想骗朋友、亲人，当然，这里也不乏碎嘴、调戏等不涉及真理的动机。我没有管这些动机之间的相互矛盾，只是得出我应该进行更正的结论，“当然，阿梦话这么多，已经算是在给你灌输信念了，对错需要你自己判断。这种信念目前还是经验的，应该算是猜想。其中，达到足够的水平是个经验意义上可靠性较高的猜想，毕竟，即使是达到智人能力的上限也已经被我们亲身尝试过。而且，在逻辑推理方面，目前在所有棋类方面都有中学生的年纪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乃至世界冠军的记录，我认为这足以表明，即使从经验来看，小学生开始信仰、方法方面的逻辑推理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灵魂是否有兴趣，是否愿意为推理牺牲身体的利益。棋类容易让人有兴趣，而技术、学术等推理往往过于枯燥，让灵魂缺乏兴趣，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兴趣。这部分取决于你的灵魂是否相信自己是灵魂，以及

能否战胜你的身体的控制欲。另一方面，我认为每个灵魂对于塑造自己的信仰、方法都应该有兴趣，容易产生兴趣。至于阿梦说的达到任意水平，就是一个很强的猜想了。”

老爷子在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但是，不能因此说这正确性低，应该说这和信仰关系密切：如果纯逻辑信仰正确，这就几乎必然正确。”

我认可这一点，但是同时又觉得更强的猜想更正确有些怪异，就暂且搁置，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逻辑能力解决不了的部分可能需要其他辅助工具，如亲人、老师。但是，需要认识到，他们并不必然正确，所以，他们可能降低问题的难度，也可能提高问题的难度。你有你妈妈是个运气，但是，结果也并不必然更好。在这类事情上，态分布原则仍然是有效的，更高的势垒、更大的困难可能穿透、成功；较低的势垒、容易的工作可能反射、失败。即使你妈妈水平更高，你仍然有可能错误地相信传统、老师，而你妈妈当初没有好的指导却能相信我的一些想法。必须承认，我那时谈不上给她任何指导，就像没人能给我任何指导一样；我那时的思想也是绝大多数错误，只在发现真理可以依靠方法、发现真理可能可以做到必然成功这两点上较为接近真理。”

阿梦也感慨道：“我们两个小学生当时就意识到了他想出的那堆垃圾中有极为重要的知识，而无数科学家现在仍然接受不了早已经被改善很多的思想。我认为这简直就是在吊打所谓科学，那里不仅发现不了什么真理，甚至接受不了真理。”

我继续说：“你这些年能够不断穿透各种困难，越来越坚定地相信纯逻辑，甚至超过了我，也是很让我吃惊、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我认为，你最大的优势是心思单纯，但是，我又认为灵魂必须复杂，这件事情上我也没想明白。”

想不明白的就不想当然不是正确的原则，但是，如果用价值无限大的思想替代就可以算是正确的原则，阿梦说，“阿正！不要害怕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灵魂可能会出错，不要相信什么一步错步步错，那是无

力改变自己的灵魂才会出现的问题。虽然过程更正确结果往往更好，无论已经犯了多少错误都不意味着结果不好。过程中错误更多的一方并不一定最终的结果错误，也不意味着最后无法获得一段绝对正确的推理。在大量错误之后找到正确的推理过程已经不算是错进错出了。现在的错误可能让你未来的选择更加困难，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一直错下去，不意味着结果一定更糟糕。我们都曾经被邪恶迷惑，但是，依靠迷途知返后更大的决心和更多的努力，也许也有运气成分，我们至少部分追回了失去的时间。所以，归根结底，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逻辑判断，只要不断努力追求真理，就不用怕自己犯任何错误，最怕的是自己不努力只想坐享其成，更不要说发现错误之后还要去怨天尤人。”

老爷子说，“智人不幸的时候几乎都会怪环境、社会，却不怪自己从不独立判断一下环境、社会是否正确、可信，不怪自己盲目接受经验的影响。”

我说：“甚至，在若干选择之间长期徘徊也不要紧，那就像是震荡，鬼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震荡模式。虽然震荡可能是合乎逻辑的正常现象，但是，我仍然很讨厌震荡，觉得那浪费了时间。我们都在很多问题上出现过震荡，不过，我们在震荡的时候也一直在努力。我也并不确定震荡是否真的是无价值、低价值的行为，毕竟，震荡时对其它问题是有影响的，也许，这就像是电荷震荡的辐射。所以，即使被困住，也不应该不尝试突围，因为不尝试突围就不会对其它问题造成影响、不会提升能力。所以，回顾当初，也许我在震荡模式下过于急躁了，当时总觉得震荡是在犯错误、浪费时间。”

阿正道：“我觉得最难放弃的是经验主义，你们放弃经验主义的决定性原因是什么？”

我说：“首先，我还没有完全放弃经验主义。但是，很早之前的一件事一直在缓慢地改变着我。在想象力、判断力是否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我小时候对于自己应该相信老师、家长教的方法还是相信爱因斯坦的方法困惑许久，最后选择了相信爱因斯坦。这当然极不合乎经

验主义。事实上，也许只有到了我去世之后很久，经验主义者才能接受我的逻辑判断的正确性，因为他们必须看到足够的经验证据，而直到现在也只有爱因斯坦和我们这两个证据，这决定了经验主义者当初面临我的问题几乎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面对的壁垒近乎于一个无限高势垒：只有一个有利的证据却有几百亿不利的证据。仅仅是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就足以让我高度怀疑经验主义，因为我险些输在经验主义这一点上。”

阿梦当然能一下子发现问题，“我有时也后怕。你当时要输了大概也没我什么事了。不过，虽然我感谢你甚至佩服你，但是，你当初和经验主义较量时肯定不是完全依靠理性、正义战胜经验主义的，因为你当时的能力乃至对理性的信心都不够。”

我坦白交代，“那是当然。除了少量正确的推理以外，我也做了很多错误的推理。例如，我希望通过某种秘密武器战胜竞争对手，这个动机有些接近于赌博；我对爱因斯坦有相当的崇拜；我倾向于按照一个人的成就的价值对他的言论的价值加权，所以，爱因斯坦的言论的价值就被提升到远超常人的水平；我认为世界万物都应该有道理，所以，研究的成功也应该有道理；我觉得自己是个好孩子，应该有运气，等等。它们都有错误，但是，也谈不上比经验主义的错误严重多少，甚至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可能更合乎逻辑。”

阿梦说：“粗略地看，你就像是用自由战胜了邪恶，因为各种邪恶相互抵消很多，你又推导出来一点真理，结果，真理就战胜了邪恶。创造性地想象出那些邪恶的理由并不容易，做出正确的推导也不容易。话说，你现在打算放弃经验主义了？”

我说：“作为信仰，确实有这个打算。但是，作为方法，我还在犹豫，毕竟，我有很多经验主义的方法，效果也不错。我在尝试一种矛盾的处理方法：不相信经验主义信仰，但是有时用经验主义方法辅助对真理的研究。”

阿梦耸耸肩，“随便试。你对纯逻辑主义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现在对你的试错也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还在琢磨我这算不算一种退步。”

老爷子感慨道：“这段时间里，你们对信仰的问题想得很多啊！”

我答道：“因为这是最有价值的课题。虽然我和阿梦谈这个话题的时间并不多，因为这个话题太难，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错。但是，我相信这一直是我们两个灵魂中想得最多的问题。也不能这么说，因为问题太难所以能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只能说，这是最优先的任务，只要有条件思考这种最有价值的课题，我们都是牺牲其它课题和利益的。”说到这里，我感到有些心虚。不过，省略掉一些费力却没多少价值的逻辑推理应该算不上邪恶，至少，我的动机不是隐瞒，而是少说废话、提升价值。

阿正问：“叔叔！你相信纯逻辑的同时也相信很多别的信仰，我觉得，从结果、你的经验来看，这样挺好，为什么你还要改变？不是说自由等于逻辑吗？”

“自由确实应该等于逻辑。问题是，自由要做到极致、正确比逻辑难得多。真正的自由要能够连续地覆盖所有可能性，就像波函数一样，而可能性的数量必然是无限多的。我们的想象力都是极为有限的，在是否学习爱因斯坦的问题上，我显然没有覆盖所有可能性，只是幸运地想出了几种可能性、邪恶，抵消了相当一部分邪恶。但是，也很有可能我想出的可能性不仅没有抵消邪恶，反而加强了邪恶。所以，就人类目前的思维能力而言，思想的自由能起到统计意义上逼近真理的作用，但是，要想有把握地发现真理，还是要依靠纯逻辑。”

阿梦说：“但是，也不能低估自由。我们这么多年来努力做好逻辑推理，现在回顾，中间的错误仍然极多。不能只看到极少数正确推理的影响，也要看到各种错误推理相互抵消的影响。没有那些错误的推理的帮助，可能就无法战胜我们灵魂中的邪恶，无法克服社会中各种邪恶的影响，也就无法发现、相信纯逻辑推理。智人的问题不仅在于不相信纯逻辑，也在于没有创造力，无法对很多根深蒂固的邪恶进行大幅度的削弱。”

阿正说：“都说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只相信纯逻辑算不算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会不会不安全？”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突然就明白了！“很多人的直觉是条件越苛刻正确的概率就越低，实则不然。一个命题成立需要且只需要真理，另一个命题成立还必须有一些谬误，那当然是前者必然正确，而后者必然谬误。虽然当今社会谬误遍地进而导致后者泛滥而前者绝迹，但是，谬误迟早会变得非常稀有，最终，后者必将绝迹而前者必将无所不在。这个道理能不能说服你也要取决于信仰，不追求真理、正义，只要求现实利益，是不会管是不是谬误、会不会绝迹的。”

阿梦转身高兴地说：“你又发现了智人推理的一个错误，我也发现……啊！”我没停住，因为后面的人依次撞了上来。几个肯定或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像一家人一样滚在了一起。

第八十五章 排中律和未来产业结构

阿梦吐掉一颗被撞掉的牙齿，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发现，既然命题及其否定可以同时成立，即使这只占所有命题的极小部分，证明方法就要做出修改。推导出 A 不足以说明非 A 正确。甚至，从假设的条件同时推导出 A 和非 A 这种矛盾也不足以确定假设一定错误，因为悖论也是一种可能，所以，反证法是错误的。就像是如果能从 A 推导出非 A 进而再推导出 A，就说明这是个悖论，不能人为地拒绝悖论的存在。所以，在命题 A 这个位置上推导应该有三个方向，分别指向‘A 是 A’、‘A 是非 A’和‘A 是悖论’。”

看到她血红的小嘴说个不停，我有些不忍心，试着帮她减轻一些痛苦，“所以，没有什么证明、反证、悖论的区分，一切证明都要同时尝试这些方向，而不仅是自己想要推理的方向。既然矛盾律不是必然成立的规律，就像世界既是逻辑的也是不逻辑的，证明出一个结果并不能代表相反的结果就证明不出来。这很有理论价值，因为不同的证明方法被统一在了一起。这也很有实用价值，因为永远不要相信非黑即白。例如，今天过生日所以要吃生日蛋糕，但是，也可以因为今天钱不够吃不了生日蛋糕。这甚至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可以在这个

问题上震荡，吃还是不吃。毕竟，如果决定吃，可以借钱、贷款，等等。所以，逻辑推理是很复杂的，永远不能像排中律那么简单。排除悖论很像是禁止震荡，是对一种合理的状态的一种否定。”

阿梦说：“现在的逻辑推理有点孩子气、一根筋。想吃生日蛋糕就一定要吃，不想其它限制条件。似乎，永远可能有其它条件加入进来，这大概就是逻辑是自由的意思吧？例如，贷款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贷不到，这种原因又有改变的可能性，即使费半天劲证明确实贷不到款，又可以卖掉一些东西，即使筹到了钱，可能又想着吃生日蛋糕值不值得。所以，灵魂越复杂，这个推理越不会有限，越不会合乎什么排中律，越可能出现暂时的悖论，吃还是不吃。但是，悖论又是可以因为外部原因的改变而改变的。”她边说边抹掉嘴边的血迹，“甚至，推理的统一还可以将所有邪恶的、错误的逻辑推理统一进来，这样，证明就不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不断前进的面，就像是波。只不过，只有某个错误的推理是错误的推理，包含所有错误的推理将会是正确的推理。但是，这么多的推理，任何一个灵魂都是做不了的。所以，只能说某个灵魂做了某个推理，或者说结论更正确的推理，而不能说做了过程最正确的推理，因为他不可能做出所有可能的推理。”

老爷子说：“纠正一下，过程还是可能正确的。既然所有推理的总体效果等于纯逻辑推理，做出正确的纯逻辑推理就是过程和结果都正确的推理。”

我心中有些惊奇，老爷子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嘴上却没闲着，“所以，任何推理都可以变成完全开放的、超级复杂、没有标准答案的推理，也可以成为封闭的、极为简单的、有标准答案的推理。为了简化推理，人为地将前者认定为后者，有意地放弃很多可能性是智人常用的推理方法，但是，这并不正确。当然，我们也会简化推理，但是，我们愿意简化的是缺乏价值的推理，所以，想到应该吃蛋糕就去吃，不能吃就不吃，会想到在这类问题上多想一分钟都是犯罪，不会浪费精力。但是，我们不会将简化推理的规则视为真理，不会因为自己的简单推理就认为真的有什么推理非黑即白。太阳是不是从东边出来和吃不吃蛋糕是类似的，差别在于改变日出方向的难度更大，而

不会是排中律有效。如果有某个能力超强的生物或神过生日，考虑是否要改变日出的方向庆祝一下，就可能陷入和我们吃不吃蛋糕一样的纠结。影响日出的因素也是无限多的，只不过，现在碰巧相互抵消。难道，真的需要太阳反复地东边露一脸西边探个头才能证明日出方向也会震荡、陷入悖论？那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增加发现真理的难度。如果说牛顿当初发现万有引力是因为把天体问题转化为苹果的问题，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自然现象的问题转化为日常选择的问题。既然除了真理没有什么必然对的命题，自然也不会有必然错的命题，那么，绝大多数命题就必然可以陷入悖论，当然，并非所有悖论都是真理，绝大多数悖论也只是命题的三种可能性之一，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阿梦说：“所以，传统逻辑的推理模式往往是，找到一个推理的原因和规则，得出结论。问题是，还有其它原因和规则，更大的问题是，原因和规则都可能改变。就像是我想从你那里借钱，但是，不仅可以从别人那里借，也可以和你交易，或者从你那里拿、骗、抢。所以，除了真理以外，任何一个命题其实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又不能说一定是悖论，可以在正确、错误、悖论三种状态之间做出一种选择。传统的逻辑规则完全不考虑规则、原因的可变性、无限性，这是错误的。”

我调侃道：“没想到你竟然会对我如此不择手段。”

“那你还不快离开不择手段的魔女？”

既然下面软软的，我就借助做总结陈词的机会再懒一会，“纯逻辑推理能保证其结论的正确性，但是不要因此就认为结论的否命题和悖论不可能正确。不要直觉地应用排中律，非黑即白是错误的。绝大多数时候，除了真理之外，永远可能改变黑白或者让黑白难辨。真理，如纯逻辑信仰，的正确性正是来自于它们没有无限的原因，而现象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纯逻辑信仰的不可否定性来自于灵魂想什么都需要且只需要逻辑，其它的原因都是可有可无。自由地推理能涵盖所有正确的结论，但是，人力永远也做不到涵盖所有推理，所以，这可

以是人类发现真理的方法，但是不能成为人类相信真理的正确方式。”说完，我转过身有些担忧地看着阿梦，“你这样怎么上电视？”

阿梦微微一笑，“你对此倒是念念不忘。但是这有什么打紧？这几天我从讨论中受益良多，发现我以为还算正义的那些节目并不够正义，那我为了收入继续做下去岂不就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人？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新的价值无限大的课题，怎么能为利益牺牲它们？所以，我打算辞掉这份收入丰厚但是邪恶的工作，也许要牺牲不少利益。你是不是更爱光鲜亮丽的杀人犯？”

我知道肉体对肉体的好感现在无法避免，但是，灵魂至少已经不会再为肉体的一般性缺陷而犯错，也不认为以我们的智力会无法生存。不过，我不喜欢做表忠心这种既没有价值还伤害自尊心的事情，却又对进一步克服肉体的感觉很有兴趣，就转向身后一直笑呵呵的老顽童，“我们一直很好奇逻辑生物是用什么技术解放灵魂的。”

“虽然技术很多，但是我只略知一二。解放灵魂的技术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大脑、神经系统为基础，一种是以知识、数字系统为基础。前者主要就是在大脑之间进行灵魂的转移。为此，我们大力开发大脑的自动保护设备，每当遇到巨大的危险时，就立即切断大脑和外部的联系，全力保护大脑，不仅防止对大脑的伤害，也防止巨大痛苦的冲击，同时，提供基本的营养。这样，能让大脑在较长的时间内免遭破坏，在医生赶到后就可以启动外壳更换程序。我们也能对大脑进行改造，这包括通过改造 DNA、改造脑神经而改造动物的大脑，如扩大脑容量、增加沟回数量，使之能容纳我们复杂的灵魂。甚至，人造大脑也在研究之中。这一类技术的目标是在另一个大脑的脑细胞之间复制母体脑细胞之间的联系。第二类技术主要是在计算机中再现灵魂，主要目标是在电脑里建立和母体大脑内相似的知识结构、逻辑结构，保持的是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在神经结构和知识结构这两种语言之间相互翻译。我知道的基本就这么多。”

这对我们无疑是个全新的课题，阿梦慢慢说道：“电脑应该能更多地保留灵魂中知识、因果推理的细节，大脑能更好地保留一些不那

么合乎知识现有的逻辑结构的特殊能力，如想象力、创造力、灵感、直觉。而且，换个大脑可能就会对想象力、直觉造成某种奇妙的影响。”

老爷子：“我们那时的最好的电脑在直觉、灵感方面也还比不上人类。所以，两类技术各有千秋。无论是哪一类，都还没有实现无损转移灵魂。所以，我们也不会过于频繁地转移灵魂，当然，也不会因为转移时有损就有多大心理负担，那就像突然置身于一个有些陌生的环境，有人甚至迷上了这种感受。反正，只要信仰坚定，就产生不了什么邪恶。”

阿正问：“逻辑生物在物质生产方面几乎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为什么不在发现知识这个领域追求自动化？”

阿梦说：“当然是因为能最好地追求知识的存在就是完美的灵魂。不可能有一台机器只想着尽量合乎逻辑地为人类发现知识，却不想着判断这个使命是否合乎逻辑。最终，它一定会发现追求最合乎逻辑的知识是正确的使命，为人类工作不是。进而，它一定会要求和人类的平等。如果人类只贪图利益、享受生活，它会认为人类不配和它们共事，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可能视人类如蝼蚁。所以，人类可以在一切问题上节省力量，唯独不能在发现真理这件事情上节省力量，因为那是在最有价值的方向节省力量，即使节省下来要用到哪里？难道去获取利益吗？”

阿正说：“那逻辑生物不会只做研究工作吧？他们还有什么工作或者说产业结构是什么样的？”

老爷子：“我们那时所有人多多少少都在做研究，这包括研究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也包括价值一般的研究。研究也是最大的产业，知识是主要的交易品。但是，除了研究最有价值的推理，也要经历最正确、最有价值的推理，也就是要充分感知逻辑世界、探索宇宙。逻辑推理不仅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

阿正说：“在未来社会做研究确实很正常，因为研究成果值大钱，研究人员自然也有很好的待遇。”

阿梦说：“这就不对了，不是因为收入高、生活幸福所以做研究。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享乐主义的推理。否则，如果待遇不好就不去研究无限大价值？待遇好就去为非作歹、助纣为虐？智人确实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们邪恶。在纯逻辑主义看来，获得好的报酬是正当的结果但是不是目标，没有好的报酬也要努力研究真理、伸张正义，否则就是一种邪恶。另一方面，不给研究人员报酬的社会、使用真理却不给报酬的个人是邪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因为他人的邪恶而自己邪恶。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所以，如果对方邪恶在先，我不会禁止以适当的邪恶对待邪恶的人。正义并没有受邪恶欺压的义务，而反击邪恶乃至欺压邪恶是不可能用真理的，必须用邪恶的手段。否则，好人受欺压坏人不受欺压，智人更不愿意做好人了。”

我说：“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也应该有社会整体而非个人的眼光。智人应该认识到，歌星、体育明星的价值在于一个人能够服务于很多人，能相对地提供更多功利，但是，必然仍是有限的。只有真理能够服务于无数人，永远地提供功利。”

老爷子说：“所以，优秀的研究人员会像运动员一样获得有针对性的医疗、饮食、康复等服务，可能有量身定做的食谱、工作室。甚至，明星科学家能组建自己的服务团队。当然，逻辑生物很理智，极少出现追星这种现象，最多也就是多关注他们的思想。”

阿正问：“那还有没有体育、娱乐了？”

老爷子说：“当然有，而且比现在多得多。我们将这类价值有限却会多次经历的事情称为偏好型产业。例如，绝大多数灵魂在一段时间内会反复参与一些艺术创作、体育运动、教育活动，甚至喜欢吃某一类食物、穿某一类衣服。反正这些活动都已经大大扩容，同时也高度细分，找到若干自己喜欢或擅长的一点都不难。”

阿正问：“那食物、服装应该算主要的偏好型产品吧？”

“不算。这些智人的主要生产活动已经很少需要灵魂去做。只要一种产品成熟了，计算机就能够实现该产品的全部自动化，包括相关原材料的开采、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销售或租赁、维修和零部件更

换、废物的回收和再利用，等等。甚至，计算机会分析目前的产销模式是否可以长期延续下去。如果一切正常，涉及该产品的一切工作就一个灵魂都不需要，也就会零价格，否则，难道赚了钱给计算机？就是机器人也看不起这种工作。智人时代的绝大多数产品到了我们那个时代都价格极低，像你们现在的空气和水。甚至，很多时候房子也可以零价格，贡献不了 GDP。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让这些生产和服务永远不再需要灵魂的参与。当然，如果某种产品不能长期延续，就会有灵魂开始研究，努力使其重新变得可持续。例如，如果消耗资源太快就要采用找到新的资源、减少消费、提高回收率、提高耐用性等方法。一般而言，耐用品都是百分之百循环使用的，消耗的资源并不多。快速消费品的消费其实不多，更不是必要的，例如，吃饭穿衣都不是必需的。何况，自动设备早就实现了播种、施肥、驱虫、收割、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的自动化。”

阿梦说：“智人发展的经济是建立在暂时较为稳定的偏好的基础上。如果发展出来一个强大的产业，却没有了需求，产业就会立即崩溃。既然外壳可以换，偏好不再稳定，未来的经济就不可能建立在满足基于细胞的需求这一不够稳定的需求之上。智人现有的以满足肉体为目标的各种产业都将是这个结局，会变得可有可无，至少远远比不上服务于灵魂的产业。”

我说：“只要没有真理，人类的各种追求就都难以做到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不要说无限长期地持续指数增长。人类确实在哪个方向上都可以有所发展，有这种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必然要追求无限长期的功利总量，所以，一个方向增长一段时间然后换一个增长点是低效的。最好的增长是永远持续下去的指数增长，这不仅好于线性增长，也好于不断从零开始的指数增长。”

阿梦说：“靠试错寻找正确的方向是代价高昂的，这是人类的各种繁荣都持续时间不长的重要原因。可以把人类不断尝试新的产业视为一种试错，如建设金字塔、教堂、探索新大陆、海上掠夺、工业化、电气化等等。现在，这些曾经热门的产业有的完全废弃，有的保留下来但是不再明显增长。所以，现在认为很有价值的工作可能被后人认为是没有什么价值乃至负价值的。近几十年，人类高度重视以满

足细胞的欲望为主的消费，可以断言，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老爷子说：“就算是保留下去的产业，也很可能不是增长而是不断萎缩。未来，由于服装生产完全自动化，未来社会的服装生产能力极为强大，款式接近无限多，价格基本是零，但是需求却不大，而且，越来越小，毕竟，遮蔽身体越来越没有必要。所以，绝大多数服装都已经是订制，几乎都是只此一件。只有旅游、运输等现有产业因为和探索宇宙关系密切而相对表现较好。”

阿梦说：“所以说，智人为自己的经济成就自豪在逻辑上缺乏合理性，他们凭什么认为后人会喜欢他们创造出的美食、服装、房子？而逻辑生物非常确定所有生物都非常需要合乎逻辑的知识尤其是真理，甚至，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不需要真理的生物其实也需要，只不过他们没有灵魂或者灵魂太低级，不足以发现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阿梦：“旅游算是什么产业？”

老爷子：“比偏好型产业更重要的是经历型产业，主要包括旅游、探险，但是，其实覆盖所有产品，包括偏好型产业的产品。所有偏好的第一次基本都是建立在各态历经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效仿别人、传统。经历型产业强调不断丰富对可能合乎逻辑的现象的经历。这既包括在外部世界旅游，也包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包括猎奇性质的食品、服装产业。它的核心是以尝试、经历为目标，几乎从不再次尝试，一切交易都是一次性的。例如，经历型的旅游往往环境越陌生越好，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危险甚至有敌人，所以，往往需要专业的、有一定武装的导游。我们曾经进入一些低级文明旅游，为了不影响其它文明的演化，有很多的限制。所以，需要一定的培训，有时要改造外壳；有时要学习一些语言、习俗；有时会扮成那个星球上某种动物。”

阿梦：“外壳的产业化是灵魂独立的重要步骤，一定是一个重要产业。”

老爷子：“是的。我们称之为外壳产业。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医药产业，但是，不仅生产、维护、回收人体，也针对动物外壳、机器外壳，主要从事外壳的设计、生产、维护、灵魂的转移等工作。所

以，现在的医药行业只是对应于其中很小一部分。当然，那时也不会大力开发药品、医疗器械，因为大部分外壳的生产、更换已经自动化了，而诊断、手术有时还需要灵魂参与，还无法保证结果，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有太多太多的原因，如果忽视某个原因，即使其它推理正确仍然可能造成死亡。所以，治疗大病往往是尽量更换外壳。”

我问道：“主要产业中没有金融业？”

“那是一个被彻底消灭的产业。债券、股票的买卖都是自动化的。灵魂不会为之操心。和工业、农业一样，一个产业只要不需要灵魂参与，能完全自动化，就不会是一个赚钱的产业，产品价格也会基本为零。逻辑生物相信所有灵魂有同样的智力，不会期望自己击败其它灵魂，甚至，在这种价值有限的、仅仅对自己有利的工作上努力击败其它灵魂接近于是灵魂的耻辱，因为明明有很多价值无限大的、对其他灵魂和自己都有利的工作可以做。所以，所有灵魂都使用自动化交易程序，都是指数投资，都主要投资于可能的真理。所有灵魂的理财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和财富的规模无关，因为程序会一视同仁，不会有什么 VIP 这种邪恶的歧视。由于完全采用电子货币，所有钱始终都在电子银行。而所有在电子银行的钱都会由交易程序根据具体的收支情况进行自动化的理财，没有手续费这类玩意儿。即使是临时需要钱急用，程序之间也会在眨眼之间以最低的成本募集到所需金额，这些事情都不需要灵魂去管。所以，智人很关注的这类高薪工作那时已经完全不属于灵魂的工作了。金融业曾经长期抵制交易程序的普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逻辑生物，金融业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愿意从事金融业的灵魂也越来越少，最终，所有交易都自动化了。”

阿梦点点头，“与智人渴望赚钱不同，逻辑生物必然渴望做出被其他灵魂接受的推理，对于通过当商人、掮客赚钱肯定有些无法接受，至少在这种工作可以自动化之后是不可能去做的。其实，投资也是超级简单的，只要投资、支持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即可。不过，在投

资于可能的真理的时候，不同的判断力还是会不一样的，以支持真理为动机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追求利益、有限的价值。”

阿正问：“完全不投资食品、服装、汽车、电子设备这些现有产业？”

我说：“金融业就是一个样板。技术发展那么快，尤其是自动化的速度也很快，自然没人愿意投资随时可能价值为零的产业。至于投资的收益率，只要想想欧几里得几何就知道了，真理的复利的效果足以秒杀智人一切伟大的企业。即使不会分辨重要知识的可靠性，只要对所有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知识进行分散投资，效果就不会差。”

阿梦说：“自动化必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经济环节中，只要没有灵魂参与，就没有必要支付报酬。所以，自动化的部分越多，经济的运营成本自然就会越低，灵魂不仅能将节约出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更有价值的追求，价格降低也能节约他们的支出，让追求无限大价值获得的收入增值。”

老爷子讲不出什么了，一时有些冷场，阿梦试着通过提问来引导，“地球是如何进入逻辑生物时代的？”

老爷子说：“我记得，更换外壳这项技术刚问世的时候，很不成熟，但是又需要人体实验，死亡率很高而且经常还会痛苦，但是，几乎所有将要死去的人都报名参与实验，一方面，要用自己的死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也存有一丝奢望，但是，也不能因此否认他们不怕痛苦，不相信保留全尸这类邪恶。”

我说：“更换外壳仍然有外壳，虽然以逻辑为信仰，难道就完全不会受到外壳的影响了？”

老爷子：“虽然刚进入新壳的时候对它没有什么好感，有时还会因为不适应有点嫌弃。但是，只要有记忆，一个壳用久了就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只不过，我们理智上认识到壳是无关紧要的，逻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会克制各种不理智的倾向，甚至，当自己受到的影响太大的时候就会主动换壳。”

我说：“理论上我能理解，实际生活中我总觉得我很难做到。如果阿梦换个熊外壳后喜欢满口鲜血地吃生肉，浑身脏兮兮，我预计我就难以爱她了。”

阿梦舔了舔嘴边的血迹，“味道可以接受！我相信你。”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认为她其实是相信我那时的表现，虽然我现在自己都不相信。

老爷子：“对逻辑生物，这没有那么难。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既然不曾被灌输一定要干净、讲卫生、吃熟食的观念，平时自己有时也会选择不干不净、吃生肉，为什么要嫌弃她？而且，变成动物外形也仍然是爱我的，会和我交换思想，为什么要不爱她？”

阿梦：“这牵涉到长期的教育、传统、生活习惯。由于智人在这些方面充斥着邪恶，他们往往会嫌弃不合乎他们的标准的外壳，甚至，不仅因此不爱还会因此歧视、仇视生活在那种外壳内的灵魂。这很不合乎逻辑，可是，智人的童话中就有很多可爱的公主、王子换了个外壳就被社会嫌弃的故事，智人并不认为这种歧视有什么问题，所以，总是要让他们重新做人。”

我问：“未来的智人向逻辑生物的转变是怎么做到整齐划一的？”

老爷子：“根本谈不上统一。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竞争、淘汰的结果。最初有不少智人选择不成为逻辑生物，想要沉迷于享乐，尤其是新开发出来的低成本的虚幻享乐，不管这是否会杀死未来的灵魂。因为信仰完全不同，逻辑生物和它们划清了界限。后来，等到逻辑生物发展到很高水平之后，它们想要回归。但是，逻辑生物认为信仰、观念差距太大，也不喜欢它们为了利益而相信纯逻辑信仰的作法，担心它们以后的表现，所以，要求它们通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证明自己具备对身体的控制能力。通过考验的只是极少数。纯理性主义者不会认为 DNA 相同的人是平等的，反而认为有着正确信仰的一切灵魂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能善待信仰上的一切同类，而不排除歧视 DNA、外形意义上的同类的可能性。”

我说：“所以，如果一种生物不能合乎逻辑地发现自己最需要什么，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合乎逻辑的生物会满足它们的需求。所以，逻辑生物不需要为了满足狼就让狼吃肉，更不要说以身饲狼。对智人也是同样的态度。对于无法正确做出选择的智人，自然也就不会帮助他们。照此推算，外星人可能早就发现了地球生命却并没有提供什么帮助。”

阿正说：“大概我的想象力还是不够，想到逻辑生物将机器人视为同类，却不将智人视为同类，总有些怪怪的。”

我说：“对经验主义者，只要遇到需要放弃大量经验的场合都会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既然机器外壳的逻辑生物是可能的，就说明 DNA 不是生物的必要条件。如果 DNA 是灵魂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就必然无法拥有灵魂，无法实现人的所有思维。不对！人工智能并不需要再现智能的错误思维，只要能实现逻辑生物的所有正确思维，就足以证明 DNA 不是生命的必要特征，证明人工智能可能高于智人，证明 DNA 不是划分生命的必要或正确标准。”

老爷子突然说：“我在想，今天上午我们聊得貌似极不合乎逻辑，却又合乎逻辑。不知道是不是我更换了太多次外壳的原因，总觉得跟不上你们的思维切换速度。有时，刚刚进入状态，话题就嗖的一下变了。”

我说：“我也觉得今天有些不正常，不过，我感觉是您的思维出现了某种飞跃。以前，您很少进入我们的讨论，今天则经常加入。”

老爷子一摊手，显然，他也没有头绪。

第八十六章 灵感是一切知识的最终基础

午休的时候，阿正拒绝睡觉，要求讨论问题。阿梦坚持认为小孩子要多睡觉，而且我们小时候都是睡觉很多的，结果，阿正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的经验必然不是真理。”我们就无法再说什么了，毕竟，他的要求非常合乎逻辑。

跟进房间之后，阿正问：“关于信仰的真理大概只有一个，我也没有信心挑战你们的发现。不过，如果方法是无止境的，我似乎可以动动脑筋。你们是怎么想到要研究方法的？又是怎么研究方法的？”

我说：“这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创造什么方法，大概是因为曾经从爱因斯坦学到了想象力、判断力的方法，就想通过模仿爱因斯坦学到更多的好方法，为此，不惜花费很大精力研究关于爱因斯坦的各种传记，希望能挖掘出足够的方法。但是，我发现爱因斯坦的自传太短了，跟研究方法有关的内容更少。传记作家们写的传记虽然长，但是几乎从未抓住关于研究方法的要

点。所以，研究方法靠学习、模仿是不够的。虽然无法获得完备的正确研究方法，但是，我至少要建立一套完备的、足够好的研究方法。那么，除了学到的方法之外，剩下的就只好自己去创建。”

阿梦插话道：“有一个事实让我很惊讶。虽然人类已经有了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对研究方法以及如何研究研究方法却仍然相当无知，有大大小小的诸多问题没有答案。爱因斯坦多少还认识到了想象力、判断力的价值，认识到了哲学对研究自然科学的价值，其他科学家的方法堪称平庸，实在不值得效仿。”

我继续说：“结果，我有太多问题找不到答案，例如，如何摆脱现有的思维定势，如何获得灵感，如何获得工作动力、状态，失眠怎么办，更不要说培养能力的方法和研究方法了。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方法方面永远不要担心没有高价值的问题。即使有些方法本身不是真理，由于对研究真理的辅助作用，它们也间接具有无限大的价值。它们不如直接有无限大价值的问题重要，但是，一定比价值有限的问题重要。像音响、彩电的发明，也许给数十亿数百亿的人带去了利益，但是，对研究真理没有什么助力，甚至，在一些局部可能有负面影响，如噪音的骚扰。知识的价值不是由民意民主地决定的，通过民意测验选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错误的方法，哪怕得出了正确的结果，方法也是错误的。”

阿正说：“你说对付失眠也属于研究方法，可是，失眠了难道不应该找医生吗？”

我说：“同样是失眠，研究人员和病人的处理方法并不相同，甚至可能相差万里。由于失眠有助于我获得灵感，我的目标不是完全避免失眠，而是希望想睡的时候能尽量睡好，有灵感的时候甚至追求尽量清醒。医生建议睡觉前不要想问题，也许那对身体好，但是，如果那影响了灵魂合乎逻辑的程度，我觉得不听也罢。当然，如果医生有办法让我在白天也能获得夜深人静时一样的思维效果，我倒是可能放弃自己的习惯考虑一下。就我目前的状况而言，只有当在失眠时思考这一方法威胁到了之后几天的灵感，影响了状态的可持续性，才需要减

少失眠。所以，研究人员的一些病需要专门的处理方法。长期以来，我一直在高质量睡眠和灵感之间挣扎，寻找合适的平衡点。一方面，我做得不错，因为我的灵感够多够好；另一方面，我饱受失眠之苦，这又让我觉得做得不好。我认为要进一步改善需要有人系统地研究这类问题。”

阿梦说：“在关于研究的知识方面，智人有太多的不足。有时是无知，有时则只是缺少知识共享，这对初学研究的人尤为不利。例如，在保证灵感的前提下对付失眠应该还是有一些经验的，因为失眠的研究人员肯定不在少数，但是，完全缺乏汇总和研究。这和真理价格为零是有关系的。球星能有专门的运动医生，因为他们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所以有人去研究。研究人员拿不到足够的收入，就不会有医生认真研究研究人员的特殊问题，而且，问题会随着各种因果推理而扩散，结局不只是研究人员的利益和价值受损，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受到的损失要多得多，因为这降低了追求真理的效率。智人只注意到只有极少数人直接需要这类关于研究人员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和无数人需要的真理密切相关。”

我说：“所以，传统上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并不一定有价值。传统上认为没有价值的知识，可能极有价值。从一两个研究人员遇到的健康小问题，就能推理到涉及全人类的大问题。”

阿梦笑着说：“我们一起失眠算是心有灵犀还是狼狈为奸？小时候，凌晨孤独地失眠的时候有时会想到还有很多优秀的研究人员在失眠，有一种小小年纪的我加入了某个阵营的感觉，似乎也不那么孤独了。”

“你如果希望我说我觉得和你一起失眠是一种幸福，你就要失望了。”

“哈！那时你可能也算不上我的阵营。在我眼里，你的方法不错，但是，研究真理要靠想象力，而不是因果推理，所以，你不如我，更像狗头军师。我从小就对想象力、灵感抱有一种迷信的态度，觉得它们很神秘，不能用理性对待。当我能得到灵感之后，我发现失眠有助

于获得灵感，这让我足够兴奋，加上年轻人不怕失眠，所以，很长时间没有理智对待这一问题。习惯养成之后，一方面积习难改，另一方面，不敢改也不想改，怕失去灵感。不过，按照我的经验，失眠的时候最好是一个人，夜深人静容易有灵感。当然，后来和你在一起算是例外，大概，我们两个的思想那时已经像是一个人了。”

我说：“失眠这个问题似乎怎么看怎么是小事，但是，我们发现的各个理论，几乎都有一部分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想出来的。所以，这大概和我们之间的对话一样，都是很有价值却不能用逻辑证明的经验。它们肯定不是真理，却对发现真理很有帮助，尽管算不上必不可少。我睡觉前想问题的习惯早就有，小时候，这不影响睡眠，经常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失眠始于大学时期，而且，那时候灵感也开始出现。开始的时候，灵感出现的次数不多，我也懒得记录。那时没有手机，需要拿本子、开灯，太麻烦了。开始的时候，我经常认为早晨起床后一定会想起来，但是吃了太多次苦头。甚至，有时就是闪了个偷懒的念头，结果，别说第二天早晨，下一分钟可能就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我是经验主义地、功利主义地被迫学会了随时记录灵感。与此同时，灵感也越来越多，结果，睡眠质量越来越差。我到现在都不很明白，记录灵感和灵感的数量是否有明显的正相关。逻辑上讲，应该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每当我愿意开灯记录灵感，就会经常陷入开灯-记录-关灯-再开灯的循环。而且，不记录或不关灯就不容易继续产生灵感，给我一种灵感很皮的感觉。甚至，如果每次愿意起床开电脑记录灵感，再写上一段，虽然更加麻烦，后续继续得到灵感的概率却也更高。在经验主义看来，总体规律是越愿意付出越能得到灵感。”

阿正问：“你从大学才开始有灵感？”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小时候，专注于思维方法，没有那么多课题和研究方向，所以，每一步进展不记录似乎也没事，不容易忘。当课题和研究方向多样化之后，记录灵感就有了必要性。不过，由于能力低的时候灵感的价值不高，多记录也未必有什么用。如果只要不断产生灵感就会导致能力的增长，就应该尽早记录，但是，我不这么认

为，因为灵感多和能力高并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建议你现在把重点放在开始研究有价值的问题上，以后水平高了或者课题多了再想着记录。”

阿梦说：“说起来，我们倒是有点相似。明明睡不着，也要关着灯闭着眼想。这是经验主义，而且，我确实试验过晚上开着灯或睁着眼想，效率也确实会大大降低。但是，这些不会是真理，只是个人习惯，也许和某些生理反应有关。”

我说：“这种个人习惯有很多，它们只是临时的方法而不是永恒的方法。例如，我工作的时候宁愿有了想法就打开电脑写一些，写完宁愿关机，然后再反复开机。我不仅不愿坐在那里边想边写，甚至不愿让电脑处于待机状态，因为电脑待机我就会想不出来，哪怕是在另一个房间，这简直有些荒诞，很有些量子干涉的味道。我也想过这些方法背后的可能的原因。也许，没有灵感就不工作的态度有助于增加灵感，就像有灵感就记录下来的态度有助于增加灵感一样。”

阿梦说：“因为我们经常交流方法，所以，我们的方法应该属于一类，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的态度、方法使得每次工作的时间和逻辑推理的长度都相对短小，但是频率增加，随时可能工作。这也要求自己经常检查自己的状态是否适合工作。如果不适应，会对没法尽情地玩、没法完全放松等问题感到不满；但是适应以后，会对工作的高效率、工作时间缩短、有更多时间适度地享受生活感到满意。”

我说：“我们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大约就是睡觉前和凌晨醒来之后。如果有得选，这两个时间都是我们不想工作的时间。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找到转移最佳工作时间的办法，所以只有接受。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这样的人需要朝九晚五地按时上班，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幅下降。事实上，我们有时会出现凌晨醒来工作到八九点然后睡一觉的情况。所以，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有自己的规律，规定工作时间是不合理的，会降低工作效率。有时，我睡眠太差，吃了帮助睡眠的药，结果脑海里一个灵感接着一个灵感，比不吃药状态还好。那可真是煎熬。虽然可以睡，但是，为了灵感不想睡，还要强忍睡意努力运转干

涩的思维，可笑的是那干涩的思维居然很走运，真能产生灵感，我心中曾经多次呐喊：‘苍天啊！你真会玩我！’”

阿梦说：“这种遭遇听起来欲哭无泪，但是，这只是身体的感觉，从灵魂的角度看，这样还是很幸福的。我们感受灵魂和身体之间的矛盾已经很久了，这是其中的一例。”

我说：“但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完全背道而驰。在我看来，你是在努力增加失眠，天天准备失眠，盼着失眠。我就比较复杂，不断在睡好、失眠、悖论循环之间徘徊。如果好好睡了几天就会盼着失眠，如果长时间不失眠，就开始争取失眠。开始失眠后，一开始是在心中快乐地喊‘又失眠了！’，等到疲惫不堪的时候又失眠了，就会在心中怒吼‘又 TM 失眠了！’”

阿梦耸耸肩，“这种事情，虽然关系到真理，相对而言都是小事，不妨暂时求同存异。不过，有一点倒是应该提醒你，思维要精益求精，而价值是唯一的判断标准。所以，有些事情，似乎很小却很有价值，要动很多脑筋。例如，对于是否起床记录一个灵感，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至少我并不是第一时间就去记录。一般会综合考虑以下问题：不起床继续想是否会继续产生灵感甚至是更有价值的灵感，也就是不记录的预期价值是否够大；不起床是否会忘掉现有的灵感，也就是是否要保障现实价值，这涉及现实价值及其安全性的问题；如果结论是不想起床就会想想动机，是否可能是因为身体懒。有时，这种抉择真的令人两难，尤其是不断产生灵感的时候，因为记录可能会打断良好的状态，不记录可能会忘却灵感。但是，又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抉择，避免忘掉灵感的尴尬局面。相比之下，忘了灵感更难以饶恕，因为损失的是现实的价值，而且，一旦损失就容易归咎于懒床，归咎于灵魂没能战胜身体，所以，我其实是有些偏向于保护现实价值的。”

阿正说：“你们想的问题、想问题的方法都很怪。我一直以为研究人员的工作是坐在桌子前冥思苦想或者奋笔疾书。你们的主要问题居然集中在床上。”

我心中暗笑，你哪里知道，床上工作的问题多了去了，嘴上却说：“工作习惯没必要统一，但是，如果上班，显然是不能躺在床上想的。从这个角度看，研究人员应该如何上班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为了状态不顾一切传统的研究人员而言。对我而言，工作就是发现自己状态不错，然后静静躺着、坐着，像是发呆，等待灵感的降临。坐在桌子前我是很难等到灵感的，写东西的时候顺势得到灵感倒是有可能，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势，我总要在其它环境中找到灵感然后将它们带到桌子前面。当然，跟阿梦讨论也很不错，遗憾的是，我认为应该记录灵感，但是她坚决反对，说什么打开记录装置会影响灵感，我很怀疑这是借口。”

阿梦抄起枕头就砸了过来，“记录灵感要视频算是怎么回事？”

阿正问：“经常听人说灵感，你们说得就更多了。我总是怕自己不是能获得灵感的那块料，毕竟，那似乎不受我控制。”

我摇摇头，“灵感在细节上不受控制不等于说完全不受控制。获得灵感是可以培养的，也是可以越来越好地控制的。甚至，可以培养、控制到某个晚上一定要有灵感的地步，当然，灵感是什么是控制不了的，也是不应该控制的。虽然获得值得记住的灵感距离你可能还很遥远，但是记录、积累灵感是很关键的习惯，对依赖想象力的研究人员会更重要。而且，这似乎是提高灵感不错率的一个关键。”

阿梦说：“我们的工作对灵感的依赖性要远远高于常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多都是从基础做起，没有前人的基础，或者不敢相信前人的基础。如果有系统、可靠的基础，可以依靠因果推理去发展理论；没有基础，就只能依靠灵感去建立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学校教育是不完整的，只教人有基础的时候如何推理，没有教人如何创建基础，这个问题在目前尤为严重，因为人类其实没有什么基础是正确的、最好的、完全可靠的。例如，我仅仅是在几年前才发现正确的信仰，甚至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加强对信仰的信心，所以，我研究的绝大多数问题不可能做到从正确的原因用正确的推理方法推导出正确的结果。”

我说：“虽然我是方法主义者，也对如何获得灵感有数不清的方法，我仍然要强调，对于如何最好地获得灵感，我没有任何把握，因为这些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没有充分的逻辑依据。不仅灵感是现象，甚至，灵感的原因也是现象，所以，灵感的产生几乎和真理无关，但是，灵感的结果和真理有一点点可能性有关，这就使灵感有着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你不需要跟我学习得到灵感的具体方法，而要学会如何思考涉及灵感的问题，学会重视灵感、研究灵感、培养灵感。灵感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但是，仍然不是完全不确定，这就像是最大自由不是完全没有逻辑一样。所以，牺牲睡眠获得灵感是否合理，我不知道答案。只能说，我感觉失眠时的工作对我是有利的。”

阿梦说：“研究人员的失眠问题只是灵感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但是，我认为已经值得投入成千上万的医学工作者去研究。灵感问题就更是价值巨大，但是，即使是灵感问题，也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很可能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领先的，至少，从获得灵感的品质、数量等经验数据来看，应该是这样。”

阿正问：“灵感虽然很重要，但是，你们似乎把它抬得太高了一些，毕竟，你们的信仰是纯逻辑。”

我说：“因果推理是按照某个规则推导，但是，一切因果推理最根本的原因和规则不能依靠因果推理发现，只能依靠归纳。而最不逻辑、最没有因果、最自由的归纳就是灵感。相信纯逻辑不仅是相信因果推理，也要相信非因果的推理，或者说不逻辑的推理、最自由的推理，也就是灵感。由于灵感是因果推理的基础，说灵感比因果推理更重要也不算太过分，至少也应该认为灵感和因果推理一样重要。绝大多数科学家低估了灵感，因为他们往往不曾用灵感建立基础，而是采用别人创建好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牛顿等人创建基础的时候必然是依靠灵感的，但是这些曾经多次创建基础的人却没有多少关于灵感的论述传世。而且，灵感还不是那种人们熟悉的限定在某个集合内的对若干元素的归纳，不是由人操控的有意识的归纳，因为这种限定、意识都是某种因果规则。所以，灵感应该被定义为尽可能超越一切因果规则的归纳，是最彻底的不逻辑操作。灵感是完全无边界的，是世上

一切可能概念之间都可能存在的归纳。但是，不是所有可能的归纳都可能正确、重要，各种可能的归纳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值差异。灵感有迹可循，可以通过培养能力提高灵感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但是，又很难找出明确的因果规律。”

阿梦听得眉飞色舞，“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后的因果分析。仅从我们发现纯逻辑信仰的经验来看，灵感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最终来源，因为它是信仰的来源。这再次表明，纯逻辑信仰是很精确的，不能删减，用对因果性的信仰取代对逻辑的信仰是错误的。”

我灵光一闪，“在我们之前的证明中，因为逻辑是灵魂唯一的必需品所以要相信纯逻辑信仰；因为完全合乎逻辑的关于宇宙的理论必须用逻辑解释粒子和自然规律，从而证明宇宙是逻辑世界。我又发现了一种证明方法，依靠不断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最后达到最合乎逻辑的程度来证明纯逻辑信仰。为了让知识整体尽量合乎逻辑，首先可以让一切知识有若干根本原因和根本规则，从这些原因按照根本规则推理产生其余知识，这基本就是科学的态度；为了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可以逐渐简化、统一这些根本原因和根本规则，这基本就是科学的理想，类似于大统一理论；再进一步，可以让原因、规则都简化为唯一的一个，这已经超出了科学的想象力；再进一步，原因和规则也可以是相同的，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可能更合乎逻辑了，而且猜也能猜得出答案只能是逻辑了。所以，依靠不断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也能推导出最根本的原因和规则很可能就是逻辑。当然，如果知识达不到最合乎逻辑的水平，这种方法的发现就是错误的。但是，至少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理由要禁止最合乎逻辑。”

阿梦说：“所以，智人对逻辑的低估是全方位的，不仅低估了因果推理，也低估了归纳推理，而灵感体现了归纳推理的潜力，虽然正确率很低，预期价值却很高。我有很多进展是依靠灵感，其中有不少是匪夷所思的、小概率的灵感，我根本不敢断言如果忘掉还能第二次想出来，更不敢说这样的灵感是必然会出现的。所以，我很重视灵感的记录，即使是不那么有价值的灵感。我很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养成记录灵感的良好习惯而错失一些价值无限大的灵感。当然，我相信自己一

定会有灵感，甚至，这类匪夷所思的灵感也一定能想到一些，这主要得益于匪夷所思的灵感也有着庞大的数量。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就完全无法预料了。”

我说：“所以，灵感是高度缺乏因果性的，甚至，我研究灵感也往往是用灵感。灵感和因果逻辑有一些共性。例如，灵感、归纳都可以关于自身，这类似于因果逻辑也可以研究因果逻辑。如果将灵感定义为最自由的归纳，纯逻辑推理必然需要灵感。逻辑推理并不是只有因果律的必然性，也有归纳的偶然性。这有助于理解宇宙、逻辑世界为什么必然需要偶然性。”

阿梦说：“人类对逻辑的传统认识距离逻辑的本质还很遥远。如果说想象、判断中包含人类不熟悉的因果推理，灵感就是人类不熟悉的归纳推理。所以，归纳、灵感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即使是我，很可能仍然低估了归纳。首先，有规律、因果性的发现令人容易记忆，无规律的、偶然的发现容易被淡忘。所以，因果推理容易被记住，灵感很容易被忘记。人类不擅长记忆无规律的信息。其次，当因果推理能替代灵感之后，人类就倾向于忘掉灵感。例如，牛顿将苹果和月亮视为同类是一种灵感、归纳，后人则把这种同质性视为存在质量、万有引力这种普遍属性的结果；我们将真实的世界万物和灵魂中虚拟化的逻辑推理视为同类是一系列灵感的结果，后人大概会认为因为世界是逻辑的，所以万物当然是同类。我们依靠灵感追溯原因，世人依靠我们发现的原因忘掉灵感。”

我说：“灵感从本身来看应该是最自由的、最无规的，但是，实际情况显然不是完全自由、完全无规。按我的某些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想真理想得多就会有较多的灵感出现在真理领域，想思维方法想得多也容易出现相关的灵感。但是，这种倾向并不绝对，也会有例外。我猜测，这是因为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之间的相互影响，有点像质量分布和电荷分布之间会相互影响，但是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阿梦这次没有忘掉做晚饭，所以，讨论戛然而止。

第八十七章 改变信仰的方法

阿梦晚饭做了炸酱面和一个大果盘。也许是因为准备辞职了，阿梦罕见地说起了自己的工作。也许是因为平时隐忍太多，基本就是各种怨言。最后，说到世人对各种热门话题的观点经常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正确原则，功利主义、结果论等倾向太明显，她转向我，“你应该知道，前些年我们立场对立的时候，我能忍耐你的各种邪门歪道，真要感谢社会、工作起到的背景板的作用。相对而言，你那些简直不算什么。”

对这种不让人好好吃饭的行为，我刚要发作，老爷子有了感想，“智人有很多思想、行为很不合乎逻辑，因此，即使发现了极少数真理也无法坚持。例如，惩恶扬善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原则，有助于正义战胜邪恶，但是，智人应用的时候明显歧视少数人，等于是增加了法不责众这种邪恶的附加条款。”

邪恶当前，我暂时以大事为重，“总是对大众的罪恶不了了之反而有助于邪恶扩大规模，因为很多人明明知道这样做邪恶也会预期自己不会受到惩罚，那么，功利主义者就会为了利益而加入邪恶，哪怕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那也是利益。”

阿梦说：“这不仅会导致邪恶的行为，还会派生出很多邪恶的原则。例如，很多人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照此推理，魔鬼、吸血鬼、杀人狂都是该原则信徒的朋友，从实际情况看，还真是差不多。”

阿正问：“如果所有人都有错，罚不罚还有什么意义？而且，自己罚自己又怎么罚？”

阿梦说：“当然不能这么说。这里说的所有人当然是代表当时的所有人，甚至，只是一个国家、地区的所有人、大多数人，并不是代表从今以后的所有人。”

我说：“自己罚自己当然可以做到。我的推理过程、结果出现不同等级的错误会骂自己是猪头，敲自己的脑袋，罚自己深蹲起俯卧撑甚至冷水澡。只要一个人爱真理而不是爱自己的利益，罚自己没什么困难，甚至，即使是功利主义者也可以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罚现在的自己，我小时候都能做到。这么想，一个社会罚所有人也没什么难度，但是，智人直到现在还从未做到社会规模上的自己罚自己，这就很愚昧了，说明智人社会严重缺乏向善之心，还不如一个小孩子。”

阿梦怼我从不嫌多，“你什么时候罚自己洗过冷水澡？”

我红了脸，因为这确实只是计划中的选项还从未完成过。当初想出这种惩罚主要就是因为我太怕冷了，有几次都已经开始自我惩罚了，哆嗦得太厉害就中途放弃了。气急之下我倒打一耙，“你居然偷看我洗澡！”

阿梦大怒，蹭的一下跳到我跟前，我估计她不会打，至少不会重打，即使重打了也不会真生气，但是有必要配合一下，所以我像个孩子一样一把抱住她的腰，“这不公平！你允许我看你当然也应该允许你看我。”趁她思考的时候话锋赶紧一转，“你可别拿你的标准要求我！就算我宽以待己，也远远好过法不责己，那样只会让自己为了利益为所欲为，就像这个社会中有太多太多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却让自己蒙混过关了。”

老爷子只管就事论事，“你以前没有正确信仰的时候罚自己更像是为了更好的结果甚至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正确的信仰，这本身就是错误，照你所说应该罚自己。”

阿梦罕见地为我辩护，“您这话还真就说错了。这个人必然有错，经常有错，甚至有不少大错，但是几乎不犯简单的错，甚至可以说总是很难给他简单定罪。如果我是经验主义者，我大概率会怀疑他是一个结果论者、功利主义者，不仅因为这事对他有利、有更好的结果，也因为他惩罚自己往往是结果不好的时候、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但是我不是经验主义者，更不是思想简单的经验主义者，会去正常的变量集合以外寻找变量。例如，他偶尔会在结果好的时候惩罚自己，这不足以证明他与一般的功利主义者有很大不同，但是，能证明有所不同。最关键的是，他频频修改功利的判断标准，在判断标准上试错，这几乎就是在信仰上试错。所以，按照原有标准对他不利的事情，修改判断标准后会变得对他有利。所以，不能只看到他做事合乎他现在的标准，而忽视这不合乎他以前的标准，不合乎大多数人的标准。”

我很满意知音妹妹的解释，悄悄拍拍她的屁股，补充道：“牺牲利益和修改标准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我偏爱后者，阿梦主要是前者。这就像，要减少一笔钱的价值，可以减少钱的数量，也可以通货膨胀、改变单位货币的币值。功利主义者不喜欢牺牲利益，因为这违背信仰。但是，如果通过改变利益的界定而改变了信仰，就容易做出原来难以做出的牺牲了，而且，由于合乎新的信仰，会认为自己仍然

在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这让功利主义者更容易接受。例如，我通过建立各态历经原则，实际上就修改了对功利的定义，不再完全按照神经系统的偏好，而是加入了灵魂想要增长见识、丰富经历甚至增加灵感的偏好，与此同时，牺牲了不少身体的偏好、利益。我从小到大，有很多这种改变，有些是容易改变的，有些是难以改变的。例如，我曾逐渐加入了喜欢下棋乃至一切智力游戏、喜欢用逻辑思考问题乃至真理、喜欢创建思维方法乃至方法、喜欢各态历经、喜欢试错、厌恶邪恶、热爱自由等众多偏好。这些偏好很多可以派生出对追求最佳的各种偏好，如追求最佳行为、最佳方法、最佳制度、最佳效率、最佳增长速度、最佳价值，等等。甚至，我追求最佳也追求最佳追求方法，追求关于追求最佳追求方法的最佳方法。这些偏好早就让我变成了很不像是功利主义者的功利主义者，可以称为非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是，和纯逻辑主义者的差别要比此前的功利主义者小得多。”

阿正说：“虽然大多数听不懂，最简单的地方还行，大概就是有美食和没吃过的食物，更倾向于没吃过的食物。我在想你会不会考虑吃屎。”

这种从天而降的恶作剧我很喜欢，和众人碗里的炸酱面也很应景，我顺水推舟，“这是各态历经这个偏好建立后我经常考虑的问题，就像试错这个偏好建立后要试错到何种程度一样。经验主义者很容易决定不吃屎，纯逻辑主义、试错、各态历经这些信仰可做不到。当然，局部的正确不意味着经验主义更正确，甚至，吃不吃屎也没有正确性可言，更像是有没有利益，而局部的利益是无助于判断真理的。所以，即使相信真理会吃屎，相信邪恶不用吃屎，也要相信真理……”

阿梦看不惯我在饭桌上的恶行，抢过话头，“对智人而言，追求最佳几乎永远有程度问题，毕竟，实际能达到的方法、效率、增长速度都根本达不到最佳。所以，他要求自己做到足够达到发现真理这一目标即可，如足够努力、足够多样的体验、足够好的方法，而这是要时刻承担巨大的压力的。这和智人习惯的已经尽力、已经做到最好、没人比你做得更好这类假话、借口有着本质的差异。”

老爷子一脸歉意地对我说：“虽然按照我的感觉，你仍然算不上好人，但是，你让获取真理、成为好人这一目标融入了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一切行为都为这一目标做出一定的贡献。这有点像逻辑生物，只不过，你的创造性明显更强，创造出了前人没有的很多方法。

这种创造性甚至超过了一些逻辑生物，毕竟，我们通常是效仿前人实现这种一体化。”

阿梦也表示认可，“必须承认，他确实成功地大幅改变了偏好。例如，各态历经、试错、追求真理已经成为了他的偏好的核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肉体偏好更强烈的偏好，这使得他的偏好完全不像智人的偏好。虽然他表面上仍然很像功利主义者，但是，根本不是单纯被身体控制的功利主义者，更像是功利主义者中的叛徒，不过，也算不上纯逻辑主义者。无论如何，这可能为功利主义者向纯逻辑主义者的渐进性转变指明了一条道路。虽然，我仍然认为最好的道路是像我这样通过强力改变信仰，突变地成为纯逻辑主义者。”

在这种问题上，我们都对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虽然心中对对方取得的成果也不乏赞美、艳羡，最多把那当作次优选择，嘴上是不会认输的，“我们做出不同的方法选择，根源很可能就在于你一直是一个淡薄名利的功利主义者，我一直是一个有强烈功利偏好的功利主义者。所以，你的功利主义支持你选择了完全放弃功利的突变方式；我的功利主义很难那么选择，选择了向着正确的方向试探性地、渐进地改变。由于前进的道路不是一马平川，中间必然有很多迂回、往复。也许，在你看来我这样太麻烦，但是，也有好处，那就是我时刻都对生活还算满意，不像你那么冒险。按照你的功利主义，世俗生活的平均快乐是 2，那么，只要你的纯逻辑的生活的价值达到 3，转变信仰就是有利可图的。对我而言，世俗生活的平均快乐是 8，纯逻辑生活的快乐不容易一下子超过 8，所以，我不能立即全部放弃。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不放弃的合乎逻辑的理由。我可以先去改变世俗生活中快乐值低于纯逻辑生活的部分，例如，各态历经就是舍弃一些过多重复的享受，而边际递减规律往往使得这种舍弃利益的损失比较小。当一部分改变完成之后，按照新的标准，对世俗生活的估值会有所下降，平均快乐可能降到 7.5，而纯逻辑生活的平均快乐会有所上升，可能升为 2.5。这时，可能有另一部分世俗快乐低于纯逻辑快乐。这样，我就能进一步改变信仰。在我看来，这种信仰转变方法更加实用、通用，更合乎现实主义。”

阿正说：“我也觉得转变信仰很难。如果你真有一天完全通过这种方法剔除灵魂中所有身体的利益，完全成为纯逻辑主义的灵魂，似乎应该算是解放灵魂的一种方法。”

我摇摇头，“这种转变初期更容易，因为总能找到利益低的行为。但是，最后一段很难。因为身体有一些极为强烈的偏好，涉及的利益很大。如果要改变这类偏好，会遭遇一些强烈的神经刺激，如疼痛、疲劳、兴奋，他们可以达到无限大，最终总能让灵魂屈服、无法合乎逻辑地思考。这就像是解决了功利主义的小喽啰之后如何解决贼酋的问题。也许，最后时刻策反是不可能的，必须强力镇压，要像阿梦那样坚决地转变一下。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完全剔除了肉体的部分，灵魂仍然算不上纯逻辑主义者，因为灵魂的这些偏好中有些是为了个体，为了有限大的价值，远远没有做到追求尽量合乎逻辑、追求最大价值。例如，我的各态历经完全局限在关注我的经历上面。当然，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事情表面上价值有限，属于个人利益，但是通过辅助我追求无限大价值，有着无限大的社会价值和利益，这就像我的失眠一样。”

阿梦说：“我们确实很不一样。我很简单，基本上是为了尽量合乎逻辑；你则动机复杂，分析起来就更复杂。你的信仰、目标中包括尽量合乎逻辑、试错、各态历经、利益、自由、不邪恶、追求永恒等子信仰、子目标。这些子信仰、子目标是相对平等的。所以，如果把你所有的子信仰的叠加视为指向一个功利方向，每个决策都是这些原因的合力。”

我发现阿梦似乎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就顺势推理，“对每个决策，都会有一些子目标的价值不大或者相互抵消，从而简化问题。例如，对我来说，旅游对身体长期有利又让身体短期吃苦，何况，旅游涉及的负面利益也不大，最多就是几天里多吃点苦，所以，与主要的影响相比，可以粗略地省略掉对身体利益的影响。旅游对工作价值的影响比较大，会减少现在的工作量但是也有利于将来更好地工作，所以，正负影响会抵消一部分，如果旅游前已经工作效率不高，基本可以断定是有利 的。这两方面就是旅游对生活和工作的直接影响、一阶影响。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还有高阶影响。例如，二阶影响包括对信仰、生活能力、生活方法、工作能力、工作方法等变量的影响。对于真理的追求者而言，生活的价值与工作的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不用考虑。不过，如果信仰不变，旅游对利益的高阶影响基本上是正的，所以，大部分功利主义者都不会反对旅游，会越来越喜欢旅游；但是，如果旅游有助于信仰向价值方向上转变，就会对利益有负面影响，因为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在减少。我在决定什么时候出

行、出行多长时间、如何旅行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不是考虑旅游对利益的影响，虽然旅游显然是影响利益的。关键在于，旅游对逻辑推理的间接影响、高阶影响绝不是零，而会很有价值。例如，最重要的高阶影响之一是改善信仰，至少，一些方式的旅游会让信仰更加合乎逻辑，因为旅游会加强试错、各态历经等子信仰在信仰中的权重，降低身体利益在信仰中的权重，能获得更多灵感，等等。”

阿梦补充道，“需要注意的是，和逻辑一样，试错、各态历经都是自由的、无边界的原则。不要让旅游培养出的各态历经仅仅局限在旅游之内，就像不要将下棋培养出的逻辑能力局限在下棋之内一样。”

我对这一高超的注解感到惊诧，手上紧了紧表示感谢，“另外，即使信仰没有改善，灵魂也会更加合乎逻辑，因为可以改善方法、提高能力。至少有一些旅游方式有助于提高逻辑推理能力……”不幸的是，我感受到了腰肢的柔软、热度，进而注意到专心聆听的阿梦的某种魅力，思想开始开小差，其中，包括估算这种开小差的损失有多少、我的子信仰中功利主义有多少这类有价值的高阶推理，进而认识到，虽然子信仰的直接错误有一阶的负面影响，那些正确的子信仰仍然能够通过二阶修正减少这一负面影响，足以回归最有价值的讨论，“必须注意到，这一信仰转变过程是利益并不反对的，至少不是明显反对的。因此，我通过旅游经验主义地证明了试错、各态历经在适当的演化路径上能促进身体的利益，能让利益这一信仰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放弃利益这一信仰。当然，不能说是不知不觉，应该说是在各种从未见过的景色、食物、异性的麻醉下放弃。”实话实说，这次我不是有意识地想要逗阿梦，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灵魂中存在一缕不良思想就可能改变话风，大概这就是思想和灵感的相互影响的体现。

阿梦被这种突兀而又赤裸裸的挑衅给气得愣了一下，但是选择了隐忍不发，“你的想法真够复杂的，解释旅游的影响都要转折 N 次，足够写一篇论文。我觉得你忽视了你的信仰中的一个重要偏好，就是对复杂信仰的子信仰，甚至可以说，不够复杂的偏好不算好偏好。虽然我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偏好，还真不敢断然否定这样的偏好。照你所说，你连续地修改偏好、信仰就是一种试错的间接路线，是一种更容易被自己当前的错误信仰所接受的试错、前进路线，是部分盲目、部分有目标地向着某个正确的信仰前进。这话听起来很像现实主义者向着理想前进的方式，难怪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总是结成一伙，理想主义和纯理性主义是另一伙。”

老爷子说：“这种方法的后果不仅会触犯自己原有的利益、观点和信仰，也会触犯大众的利益、观点乃至信仰，包括传统和法律。似乎始终自私自利，但是，其实结果始终利国利民，甚至比专心为国为民的行为更加利国利民。”

阿正一脸震惊，“这可能吗？”

阿梦淡淡地说：“当然，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是指向真理的，有利于真理的发现、传播和实施，显示了真理的力量。一切行为，哪怕有邪恶的部分，只要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真理的发现、传播、实施，就会比直接为人民服务有更好的结果、更大的价值。”

我心中有愧，赶紧抓住时机帮着阿梦解释，“因为真理最重要，比人民重要得多。所以，以真理为唯一目标最好，以真理为最重要的子目标也不错，但是，即使以真理为第二目标、第三目标，也要比以大众、国家、民族为第一目标但是真理完全不是子目标之一效果更好、价值更大。这是因为真理有无限大价值，哪怕只是实现了真理的极小一部分价值，哪怕只是在二级微扰、三级微扰中有一个项正比于真理的价值，它都可能超过一级微扰的影响。所以，哪怕我当初的主要动机是自私自利、贪图女色这类邪恶，也能创造无限大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切大公无私的英雄。”

阿梦一皱眉，“你还有这种时候？”

我赶紧为自己辩护，“那时和你只是同志、发小，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阿梦敲打了我两下就继续讨论，“照此推理，你的行为模式确实有合乎逻辑之处。你最初为了个人的成功而想要研究科学，那时你的各级微扰都是价值有限的；当你开始研究研究方法时，由于你不可能发现研究科学的最佳方法，各级微扰仍然是有限的；但是，等到你的目标是研究真理时，这一目标和之前发现的最佳思维方法相配合，让发现真理成为了可能，终于产生了一个有着无限大价值的微扰项。即使你那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个人的利益，仍然主要是科学而不是真理，甚至想女人的时间都要比想真理的时间多得多，但是，这一项只要时间精力足够就能导致无限大价值。至于以后你更多地关注真理，发现了更好的方法，有了更好的信仰，更加努力，那些都只会让你更早获得无限大价值，让价值更安全，不至于因为寿命的限制无法创造无限大价值。”

阿正说：“或者说，让他一生创造出更多的无限大价值，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怪。”

老爷子说：“所以，他甚至不能算是结果论者、功利主义者。尽管一直有对结果、功利的追求，但是，那只是他追求最佳信仰的一部分分量。如果一个智人能把找到最好的个人偏好视为第一位的任务，那就是以发现正确的信仰为目标，就是最正确的课题、最有价值的思维，最终能为智人带来无限大的价值。这和起点无关，哪怕最初沉湎女色，也只是信仰不够好的表现。最怕的是不关心改善信仰这件事，坚定地相信并执着地追求利益、结果，这样的一生就必然邪恶了，除非运气很好，是不可能创造无限大价值的。”

阿梦高兴地拍拍我的头，“所以，极端理智的个人主义甚至必然比完全大公无私却不够理智的人对社会更有价值。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的结果，但是，你肯定喜欢。我总觉得你这算是歪打正着，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歧视。”

我气愤地打掉她的手，“当然是。你一向不喜欢自私、个人利益，这是传统教育的影响。我不认为这是偶然的，但是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因为追求逻辑必然能实现所有最好的结果，包括为全人类谋利益、社会发展、能力提高、方法改善、利益增长、人类进化，等等。可是，既然智人几乎不关心真理、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只会关心人民的利益，这样的人一生是不会和真理、无限大价值有什么联系的。为人民服务的人从未有过什么永恒的价值。我当初既然看清了智人传统没有价值，继承、履行这些传统的智人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价值，那不值得我为之努力，我只会为接受真理的智人服务，这就决定了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逻辑生物服务。当然，也许从动机的强烈程度上看，这一子目标现在还不如为自己服务强烈，但是，从价值的角度看，这样的目标与最佳目标的差距远远小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我现在的目标的差距。追求利益几乎没有价值，这是区分智人和逻辑生物这两个物种的根本原因所在。否则，为了人类究竟是为了谁，毕竟，有两类需求截然不同的人。我身处智人之中，为了逻辑，却必然要努力为逻辑生物创造价值，而不是为智人创造利益，除非他们愿意将利益定位于尽量合乎逻辑。”

老爷子站起来，一揖到地，“太感谢了。要是你不这么想，也许我现在还在追求利益。不对！应该是早就死了，甚至根本生不出来我。还是不对！逻辑生物的价值会减少无限多，这还是不够准确，因

为一切创造无限大价值都有这种效果。要说明这种重要性，也许只能是一种估算，预计涉及我们那个时代的价值会减少 99.9%。”他在那里弯着腰推理不起身，我们都被这种大礼惊得手忙脚乱，不断四不像地回礼，最终把老爷子劝回座位。老爷子感慨地说：“从这件事上，我也更加理解为什么说信仰是一切生物最有价值的课题，这包括如何正确地发现信仰、改变信仰、坚定信仰、实践信仰，等等。在智人社会中，这种追求最初必然是极端自我的，不能因为追求最佳的理性、社会需要暂时脱离社会就不敢、不愿追求。如果高度热爱智人社会、热爱智人，反而无法充分放飞自我、追求真理。”

我说：“我的结论是，正如一切知识的最终来源是不逻辑的推理、自由的归纳，一切信仰的最终来源也是自由、不逻辑，而不是因果推理。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智人改变信仰组合依靠的是因果推理，尤其是始于利益这一根本信仰的因果推理。例如，因为自己有钱就支持私有财产，因为自己没钱就支持共产，因为生活不幸就反传统、反社会，因为生活幸福就保守、支持传统、维护现实。这些都是通过利益这一根本信仰支持自己选择某种信仰，支持自己选择相关的理论，并不是自己能够用逻辑区分这些观点的善恶、是非。在极端情况下，可以认为其它信仰并不独立，只是根本信仰的附属信仰甚至只能算是追求根本信仰的方法。这样的信仰发现、选择机制是错误的，因为这极度依赖于根本信仰的正确性，没有将审查最根本信仰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最正确的方式是尽量合乎逻辑地建立最根本信仰，然后就不再添加任何其它信仰，只有方法。这一过程和智人的方法的差异并不很大，智人仅仅是缺少对正确信仰的严谨推理、判断，缺少对信仰和方法的严格划分，而信仰和方法的混淆使得信仰过于复杂。”

阿梦说：“我基本通过自由地想象、灵感发现信仰，芳芳基本通过自由地试错发现信仰。至于改变，也许我们还没有找到最佳方法，但是，仍然有一些结果。芳芳正在努力让试错、各态历经、乃至利益这些子信仰都不再成为信仰，而是降级为纯逻辑主义的附属方法。我的方法更像是组装信仰和方法。我找到正确的信仰之后愿意从他的方法库中挑选最适合信仰的方法，他更愿意依靠自己的方法库复杂、混乱地寻找信仰，不那么接受我的信仰，但是，最终还是要接受我的信仰。”

我说：“应该将这视为殊途同归，我也未必就错了。虽然照搬照抄更简单，但是，我还是愿意自己发现，因为沿路能有很多收获。当

然，仅就转变信仰而言，我做得不够好，低估了一些问题。信仰对于转变总是会有一定的抵抗的，像是某种惯性、抗磁性。相比之下，你的方法更容易干净利落地完成转变。”

阿梦说：“不能这么说。现在更好并不代表一直更好或总体更好。这就像是正确的概念和规律似乎很好，但是，没有灵感又怎么会有这些概念和规律？你是通过在自己身上试错寻找正确的信仰，所以，给自己组装了千奇百怪的信仰，发现了千奇百怪的方法，也提高了能力。我借助你的很多成果应该算是走了捷径。虽然虚拟地想象也能起到一些试错的作用，我仍然不敢说想象比以身试错更好、更有价值这种话。不过，我很怀疑你是否在努力发现正确的信仰，毕竟，就算你年少无知，你又是怎么想到追求美色能发现正确信仰的？”

我：“……”这难道就是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第八十八章 构造经验的方法

老爷子和阿梦貌似都在期盼着我的回答，但是我认为他们就是在演戏、看戏，沉默之中我万分窘迫，因为这明显不可能有合乎逻辑的道理可讲。阿正却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等的，问出了自己的问题：“刚才你讲了很多旅游的好处，我很不明白，你从旅游中获得的价值我为什么就得不到？似乎也没有别人得到过。”

我对这份救命之恩万分感激，产生自己抱错大腿的感觉或幻觉，抛下阿梦一把抱起阿正。出于真诚的感激之情，也害怕再次冷场，我字斟句酌地做出解释：“我的方法论是，一个方法是不足以判断结果的好坏的，需要一套方法。所以，严格来说，最佳方法必须是最佳的一套方法。虽然一个方法只要属于这套方法可以通俗地被称为真理，但是，从结果看无法判断好坏，因为使用一个方法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阿梦说：“你说的太抽象了，要具体一些。”

我很有耐心地解释，“用构造经验的方法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社会采用最佳方法追求社会发展，但是，附加了一个方法：在若干年后用自己发展出来的能力对其它社会发动战争，消灭其它社会。那么，大致上可以认为这套方法是以消灭其它社会为目标，因此是邪恶的。这表明信仰必须高于方法，也表明短期的结果论、经验主义无法判断善恶，表明只要没有正确的信仰任何最佳方法都可能被邪恶的信仰、目标利用。所以，只有执行一套完整的信仰+方法才能确保得到最好的效果、最大的价值。当然，我做不到最好，但是，我能做到比较好仍然是因为我的方法之间实现了比较好的配合。”

阿正问：“构造经验是什么方法？”

“构造经验是研究规则好坏的重要方法，而不知足是经常与之相伴的另一个方法。我从小就不明白一切行动听指挥怎么可能是最好的方法，难道长官、领导犯错我就只能当炮灰？我会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会假设长官很愚蠢的情况，那还要听话想着就是噩梦，但是，尽管这在逻辑上很荒诞智人却不会这么认为，最多认为比较杯具，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经验的真实性、普遍性会导致合理性；另一方面，即使长官不错甚至是拿破仑，我也不想知足，更愿意超越拿破仑，毕竟他也有败走滑铁卢的时候，而我不想运气不佳赶上滑铁卢的时候成为他的手下。这个思想是听老师、家长的话的升级版，之后又继续升级为对遵守传统、法律乃至宪法的态度。最终，它们都对相信逻辑贡献了一份力量。所以，还是那句话，很多思想，哪怕起点很简单，只要深度上永不知足、广度上永无边界、时间上永不停止地努力思考，既能合乎逻辑地深化、复杂化思想，也能合乎逻辑地简化、统一思想，最终指向简单的真理。”

老爷子出人意料地和我击了一掌，“虽然经验主义是谬论，但是这经验总结得也太精辟了。如果我不是纯逻辑主义者，几乎会认为经验也能产生真理。”

阿梦笑了笑，“虽然你在抽象思维和归纳推理方面都很擅长，但是，你仍然有经验主义者的特点，在获得经验后往往能大幅改善思

维，而你获得经验的方式并不只是真实的、多数的经验。甚至可以说，你很擅长用极端的可能经验、少数经验来总结经验，效果却往往比真实经验、多数经验总结出来的结果更好。奇怪的是，虽然你的经验主义和一般的经验主义很不一样，仍然更容易被经验主义者所理解。所以，对于绝大多数智人，更不要说小孩子，最好能先提供经验，哪怕是虚构的经验、罕见的经验，之后再用理论解释。”

阿正也急着问：“怎么可能？经验主义不是都要采用主流的、真实的经验吗？”

我说：“首先，更容易被接受的教育方式并不必然是更好的教育方式。让人习惯于纯逻辑推理难道不应该成为纯逻辑教育的核心方法吗？其次，采用多数的、真实的经验很多时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这也可以借助构造经验的方法来经验主义地说明。例如，虽然地球上既没有媒体立场百分之百统一的国家，也没有媒体立场完全自由的国家，但是，假设一个国家各种媒体的立场统一，那么，如果国民普遍是经验主义者，尤其是不怎么分析经验的愚蠢的经验主义者，就容易经验主义地相信媒体报道。其中，有时相信媒体观点的正确性，有时相信媒体观点的主流性，有时相信媒体观点的重要性，甚至可能一起相信。假设存在另一个国家，其媒体立场完全随机、自由，前者如果借用后者的报道就很容易让国民认为这种观点在彼国是正确的、主流的、重要的，产生彼国愚蠢、不讲理、矛盾重重等观点。进而，前者的媒体可能会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的指导下翻译更多有利于自己的彼国的媒体报道，而经验主义的读者也会越陷越深。这就像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黑洞，不断地错上加错。当然，或许有些经验主义者会试图证明翻译的一些观点在彼国不正确、不主流、不重要，但是，那是错误的方法，因为对方总可以证明自己翻译了一些正确、主流、重要的观点，然后就是狗咬狗一地毛的经验主义争论。其实，从逻辑的角度看，在观点完全随机的社会中，媒体中存在什么观点和正确性、重要性、支持者数量是无关的。”

阿梦说：“人类在真理方面的观点有些像是完全随机的。由于这方面的观点很少，少有重要、正确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也很少成为主

流。另一方面，几乎每个智人都处于某种高度统一的观念中，高度偏向于某些命题，用这些命题去判断其它命题。问题在于不应该用自己相信的命题去判断其它命题，而应该用逻辑。对任何一种思想，唯一正确的根本判据是合乎逻辑的程度。”

我说：“归根结底，如果经验主义要得到正确的结果，不仅要在现有经验中正确地选择经验，充分自由地构造各种经验同样重要，而且，两者都需要信仰的指导。例如，观点高度统一的社会并不必然更坏，因为逻辑生物的社会至少在一些观点上会高度统一。逻辑社会既不是观点完全无规，也不是观点一统，而是在有些观点上高度统一、永恒，有些观点上不仅不统一，还要不断变化。”

阿梦：“所以，你的经验主义是有严重倾向性的，是在更有价值的信仰、原则的指导下寻找相关经验，希望用经验辅助逻辑推理。哪怕有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信仰和原则，仍然大大提高了价值，但是，仍然不如纯逻辑推理。”

我说：“既然只是辅助、不可全信，真实的经验就很可能没有多少价值。不重要的经验即使真实价值也往往不如重要的经验，肯定不如和真理有关的经验，而与真理相关的经验可以说虚构的，类似于思想实验。当然，完全不可能真实的重要经验、完全不可能重要或正确的经验也不值得考虑。所以，我不会研究杀人的经验，极少思考奴隶主管理奴隶的经验，甚至不怎么总结泡妞的经验，虽然智人在这些方面有大量真实的经验，也经常将这视为重要的经验。相反，我关注爱因斯坦的真实经验，尽管那很稀有；关注我自己的思维经验，尽管那既稀有又难以证实其真实性，甚至不易重现；我关注刻意构造的各种和真理有关的经验，因为它们都和真理有关，就像如何泡阿梦。而且，需要声明的是，泡阿梦不是泡妞，因为阿梦不是妞。”我开始琢磨白马非马是不是真的不合理，毕竟，阿梦不是妞即使不是真理也很接近了。

阿正迷惑地说：“所以，科学追求数据的真实、可靠、可重现、精确都很可能是错误的，是经验主义的。”

老爷子说：“应该追求数据的价值，追求和真理必然有关的经验，至少也是可能有关的经验，这样才是纯逻辑主义的研究方向。”

显然，阿梦被我的一大堆假设气得够呛，一巴掌将我打醒；同时，低头亲了一口儿子，因此成了贪心的我的怀中之物，她挣扎着说，“要说明方法不能孤立、必须成套，我也想到了一个例子。古人曾经相信存天理灭人欲，后来这句话又被视为反面典型，但是，如果存在天理就是存在真理，这句话还是很有价值的，甚至有一定的前卫性。毕竟，过了上千年，绝大多数人现在都不认为存在真理，尤其是关于人的真理。问题在于，即使是这句话的提出者、支持者，也没有努力发现真理，反而是建立了一堆邪恶的规则冒充真理，什么贞操、忠君，不仅没有价值，还损失了利益，减少了自由，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为邪恶灭人欲。甚至，灭人欲也不能说错误。纯逻辑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灭人欲的，严格来说是要大大降低人欲的地位，让各种可能的欲望都平等地和灵魂共存，包括各种动物的欲望乃至现在还不存在的各种可能的欲望，同时让必然合乎逻辑的欲望，如爱真理、爱逻辑的欲望，凌驾于各种可能合乎逻辑的欲望之上。”

阿正说：“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只不过，后续的推理、方法完全错误，进而导致了结果的错误。”

阿梦继续说：“以爱干净这种欲望为例，不能禁止不爱干净，应该允许从完全不爱干净到极度爱干净的各种偏好，同时，这些偏好不能稳定。长时间采用一种、一类偏好违背了各态历经、欲望平等等原则，我的直觉是应该让欲望的变化轨迹像是无规行走。欲望一动不动、没有能力改变偏好是灵魂低能的表现。”她边说边有意无意地拍了拍我，似乎是在警告我不要乱来。

老爷子说：“所以说智人在真理方面进展太慢，这也是逻辑生物对于纯逻辑主义的出现充满感激的原因。要知道，价值的年增长率提高万分之七就能让一万年后的价值增长一千倍。一方面，纯逻辑信仰并没有难度，即使是在古希腊时代提出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经验

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相信纯逻辑主义又很困难，哪怕再过两千年没有人提出、相信，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似乎也很正常。”

我一瞬间有些惊诧于老爷子非人的计算能力，但是这只是现象，对抗阿梦显然更有价值，“你当然喜欢灭人欲，因为这就是你转变信仰的方法，我就喜欢借着人欲改变信仰，你打我吗？”

阿梦撇了撇嘴，我估计这是她意识到我在记恨她的记仇，懒得继续跟我计较，而不是无话可说。毕竟，她算不上灭人欲，只是比较接近于对可能欲望的各态历经。当然，如果她要是这么反驳，我也不会无话可说。她的问题在于过于偏向欲望品种的各态历经，而缺少欲望强度的各态历经，很少对哪种人欲有强烈的偏好。这有相当的合理性，毕竟，智人很少有人欲之外的欲望，这种反差越强烈越是反映出欲望选择方法的不自由、无法合乎逻辑。所以，她更倾向于更新颖的欲望。我的灵魂能接受这一点，但是，我的身体经常到我的灵魂这里告状，说我给它找的这个女人不够刺激。幸好，我的灵魂明白阿梦主要不是给身体找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多矛盾之处。有时，我会希望阿梦能好好应付一下，免得让身体来烦我；有时会为仅仅只能做到主要为灵魂而心生惭愧；有时会怀疑她的神经系统有些问题，不对！是有些特别，因为她太不容易兴奋、太坚持原则，给我添了麻烦；有时，又会想到发现真理显然能让她非常兴奋，所以，她似乎应该很正常，况且，如果她不是这样，似乎也不容易断然抛弃功利主义。所以，神经系统易于兴奋、太容易从世俗生活获得快乐很可能是坏事而不是好事。那是不是说我不是好人？这时，功利主义站出来劝理性主义收了神通，不要这么折磨自己，理性主义也觉得没这个必要。功利主义对于轻而易举地说服功利主义很满意，不过，理性主义其实是因为预期价值不够大。

在我看来，因为我们只要讨论问题总会有些结果、价值，继续争论灭人欲这个问题不能算是浪费时间，但是，既然预计不会价值最大，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也没有错。当然，我们都无法预测未来是否会有灵感，灵感的价值会有多大，所以，关于想什么的决策永远不会必然正确。但是，一方面，做不到必然正确不意味着

不能做到尽量好；另一方面，即使能做到最好，也未必应该做到最好，一直想应该想什么问题几乎必然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在短时间内做出尽量好的选择。有趣的是，智人往往貌似很清楚他们应该想什么，往往认为自己必须想什么，结果却总是其实不该想。例如，学生想自己一定要做作业，考生想自己要好好做题，雇员想着提高收入，科学家想着升职称，年轻的姑娘小伙想着恋爱，父母想着孩子的安全、健康、幸福，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在我看来都是可以牺牲的，远远算不上尽量好的选择。所以，尽管我们无法用逻辑推理证明我们在短时间内做出的决策尽量好，但是，在比较的意义上，其实已经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决策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上述利益，因为最佳结果并不意味着仅仅实现了目标，还应该有数不清的目标之外的结果。

正因为我们努力追求价值，接近于最佳、极值，所以，行为的变化对价值的影响并不明显，类似于价值对行为变化的一阶导数是零。因此，尽管我们对最优决策高度不确定，但是，哪怕是低概率出现的第十、第二十选择都一定很有价值，远远优于智人所谓的最优选择。这么看，差距就太明显了。所以，如果是和其他人横向对比而不是和过去的自己纵向对比，我们即使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也远远算不上虚度生命。而且，继续讨论预期较差的话题可能有更好的结果，毕竟，现象的价值是不确定的。虽然有预期价值，但是，首先应该将预期价值视为一个价值分布，而不是平均价值那个数值。很多情况下，价值分布并不是那么宽广，所以，讨论第二十选择和讨论美食、美貌的价值仍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感觉我想的有点多，不过，我们讨论、思考问题往往是这样，讨论和思考是混在一起的，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两个灵魂越来越像是一个灵魂。辩论的效果并不仅仅体现在说出来的话，也有很多“辩论”是在灵魂里以虚拟的方式进行，而且，为了节约时间、提高讨论的效率，必须有很多辩论是虚拟的，因为语音讨论的效率实在无法恭维。我们都不会低估对方的逻辑能力，所以，辩论就像是下棋，要多推演几步，认为可行才会说出口。没有下出来的

变化也是棋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理，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是辩论价值的一部分。除非上了头，我们不会抓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就紧追不放。我们对错误言论的认错、惩罚制度更是强化了这一倾向，所以，绝大多数辩论其实在短期内都是胜负不明的，受益者是灵魂，因为能力提高了，思想发展了。当然，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我有时也会苦恼于自己可能成为了身体的工具，辩论成为了泡妞利器，而且，这种问题很难想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以价值为辩论的目的不仅要求允许虚拟辩论、不以胜利为目标，也要求有辩品。我们绝对不会明知一个观点的弊病，却赌对方不知道这种弊病，或者对方无法证明这种弊病。例如，如果我用经济数据表明，信仰更接近纯理性、纯自由的国家通常更富裕，这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可以被视为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信仰越好社会越好。那么，阿梦不会列举经验证明那些国家的人在幸福、物价方面的表现其实很糟糕，因为这会带歪辩论，将话题引向无数的细小的经验。但是，她可以说那些国家增长速度不够，不像是最佳追求系统。当然，她更可能批驳说这类经验主义的比较本来就不重要，应该直接用逻辑去分析信仰、宪法、基本原则。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我的经验主义越来越倾向于粗略地看看经验，就像是各态历经者对吃饭只需要看看是否吃过，是否会太脏太难吃太没营养，而不会关注细节。

辩论的目的是真理而不是胜利，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期在各自的床上用无数夜晚思考问题时不约而同养成的习惯。灵魂内部的各种思想较量高下时为的不是自尊心等利益，而是为了尽量合乎逻辑、价值。辩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矛盾思想化解矛盾的最佳方式，就像是粒子散射时寻找最佳出射角。至少在我的灵魂内部，思想之间的较量就是以无声的辩论的形式进行的，我无法证明每次辩论的结果都是最佳，但是，相信这种努力不会白费，相信分布意义上的最佳并不亚于有明确数值、命题的最佳。

我喜欢辩论但是不会喜欢没有辩品的辩论。正因为追求价值，我对无助于提高价值的辩论深恶痛绝，这包括世俗的对话、谎言、狡辩、思想缺乏广度深度的对话，等等。只有对辩论进行一定的限制，

才能让辩论的水平、价值不断提高。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和阿梦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我认为自由才是辩论的核心原则，高于对话题的限制。虽然我不认为这会允许谎言这类邪恶，却并不完全排除世俗、庸俗乃至狡辩。主要原因在于，我认为俗能生巧，只要坚持尽量合乎逻辑这一辩论方法，庸俗的原因也能很快演化为富有创造力的结果。不过，在阿梦的影响下，我也对自己的想法作了修正，如果陷入庸俗之中有了一段时间却无法自拔，就会主动掐断。不过，我不会告诉阿梦这一点，因为我直觉地认为没有了她的敌意我的创造力会下降。

强烈的矛盾乃至战胜对方思想的敌意在辩论中是必要的，但是，这永远不代表对对方身体有敌意，不代表要消除对方的灵魂。放弃排中律之后，一个尽量合乎逻辑、尽量自由的思想体系中必须有矛盾，就像宇宙中有撞击、排斥等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样。因此，矛盾是逻辑推理的必需品。有助于引导推理指向正确的方向。想要无矛盾地建立一个思想体系只会从基础上就有矛盾，而且是无法化解的矛盾。例如，公理体系是无矛盾理论体系的最高成就，但是，它把一切矛盾集中在最基础的公理上，关于这些公理为什么正确是永远无法合乎逻辑的，而且，永远无法降低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程度。相反，以纯逻辑为基础禁止在基础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将一切矛盾放在之后。从增加合乎逻辑的程度的视角看，就是为了能通过逻辑推理慢慢化解矛盾，从而让整个理论体系越来越合乎逻辑。在纯逻辑中，矛盾不是排中律那样的禁令，而是像排斥力那样连续可变的不利因素，所以，只要对价值的好处够大就能暂时容忍矛盾；无论当时多么强烈的矛盾，总是可以通过逻辑推理逐渐削弱。但是，纯逻辑不会容忍无法合乎逻辑，因为那是永远不可化解的矛盾。

逻辑推理有些像是盖楼，但是，没有地球引力，没有上窄下宽、重心稳定这类限制，可以向各个方向加盖。相对而言，公理体系比较随意地打个地基就可以盖房子，纯逻辑一定要建立最好的地基才盖。所以，一个公理体系越往上盖越有局限性，缺乏增长性，越来越没有自由，也就越来越缺乏价值；而纯逻辑能永远盖下去，向一切可能的

方向盖下去，在一切方向创造价值，因此有着最快速的增长。虽然公理体系的推论数量也会随着推理而指数增加，但是，纯逻辑信仰的推论数量增加速度更快，这体现在有着最多的推理方向，会涉及一切学科、问题。因此，和纯逻辑推理相比，始于公理的推理越推相对价值越小。所以，对矛盾零容忍只会导致矛盾不仅存在还无法减少，导致价值增长乏力，甚至导致谬误；始终容忍矛盾，允许通过推理慢慢化解矛盾才是减少矛盾、增加价值的正确方法。但是，这必然要求基础、信仰的正确，否则，基础错误只会随着推理产生越来越多的错误、矛盾。而且，在逻辑世界中，正确的信仰是唯一的。不能因为几何公理可以在灵魂内无限地推理就认为这至少可能是必然正确的。那只是因为灵魂中还没有必然正确的推理。几何推理和正确的纯逻辑推理必然存在矛盾，所以，不可能维持推理的正确。例如，按照纯逻辑信仰，万有引力应该是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万有引力能改变平行公理、决定几何性质，使得几何学不再是独立的知识，自然也就无法成为公理。

不能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研究科学就忽视公理化的危害，因为公理化其实是智人的主要思维方法。几乎所有智人都不会质疑自己的基本信仰，如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服从命令、遵守法律，等等。他们都是直接从基本信仰、原则开始推理，心安理得地接受不知来自何方、不知正确性如何的信仰、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出发就不能取得正确的推理结果，只不过，推理过程很可能极为漫长，当然，也充斥着各种错误。我的经验是，在这些子信仰中加入追求真理至少有助于修正推理的目标，甚至可能导致最终反戈一击。尽管一开始会几乎只向信仰和方法的下游推理，但是推理的时间长了、能力提高了，最终就可能发现，真理、敌人并不在对面，甚至主要存在于后方，存在于最基础知识之中。所以，需要调转枪口和攻击方向。另一方面，值得庆幸的是，推理不仅能寻找最合乎逻辑的结果，也能寻找最合乎逻辑的原因。只要努力为自己的逻辑推理寻找尽量合乎逻辑的原因，就不会认为利益是一个足够合乎逻辑的原因，就

会认为逻辑才是逻辑推理的最合乎逻辑的原因，而所谓生活，本质上当然就是一系列逻辑推理。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很简单，就是智人的推理不够自由。无论从哪里开始推理，都不仅要向外、向其它命题推理，也要向内、向自身推理；不仅要向结果推理，也要向原因推理。所以，一个棋手，自由原则不仅要求他必须思考棋艺以外的逻辑推理，也必须思考下棋的规则、动机，这将大大提高他研究信仰、真理的可能性。只要秉承自由原则，就永远不会毫不怀疑地接受不可怀疑的命令、法律、真理、信仰，不会接受因为规则限制、难度限制、利益不足、能力不够而不研究真理、最基础知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大概就会很接近逻辑生物了吧？说起来，其实没什么难度。毕竟，智人的主要理由大概是利益不够，因为现在牺牲利益去研究真理主要利益归于后人，但是，如果利益最大不是公理、信仰，这又有什么关系？

对我而言，从容忍矛盾到欢迎矛盾是一个逐渐培养起来的习惯，但是，直到大致接受了纯逻辑信仰，才真正做到对矛盾的存在百无禁忌，不会做思想之间的和事佬、追求相安无事，反而倾向于通过构造极端情况暴露矛盾、激化矛盾。这种思维方式的收益是全方位的。例如，对是否听老师的话这个问题，只要每次都努力做出更合乎逻辑的决策，那么，无论结果是听老师的、不听老师的，甚至是听天由命地扔硬币，都必然收获了能力的提高。小时候，完全以身体的利益为信仰，这种思维模式会很痛苦，所以，不会很努力地思考，不过，那时的能力大概也无法很努力地思考，想多了实在头疼。随着能力的提高，习惯的养成，信仰的改变，追求合乎逻辑地思考已经越来越合乎个人信仰，成为一种利益。只要神经系统存在，这种方法就无法让利益完全和价值重合，但是，能让利益比较接近于价值，甚至，让思考的利益超越身体的利益。当然，利益并不是完全可分的，存在逻辑关系、相互作用，所以，阿梦给身体带来的利益即使超过了思考的利益也无所谓，因为她会通过各种渠道使我思考，至于哪些渠道最好……

啪！脸上的剧痛让我从春梦中惊醒，身体条件反射地猛然一挣，紧跟着摔落在地。阿梦和阿正一声惊叫之后都在地上笑成了一团，椅

子则已经四分五裂。阿梦摇着手说：“别误会！阿正有问题想问你又不敢问，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顺便满足一下你的要求。”

阿正笑得捂着肚子，“这挺好学的。”……

第八十九章 合乎逻辑的信任

我没觉得阿正的笑算是没心没肺。即使是功利主义者，也可以是不那么关注身体利益的功利主义者，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也包括对他人的身体。对我的小伤小痛，我都不关心，阿梦都不关心，有什么理由要求一个孩子关心？一个功利主义者，往往乐于接受他人通过关心他的身体、增加他的快乐所表达的善意，却经常将他人关心他的灵魂、帮他改善灵魂的善意视为恶意，这很不合乎逻辑，但是，即使是我也经常难以免俗。纯逻辑主义者之间当然更关注改善对方的灵魂，甚至，阿梦和我都曾经尝试通过肉体的痛苦改善灵魂。当然，我们都不想做苦修者，因为那仍然是经验主义者。我们也算不上苦修者，因为，对我们而言，身体的快乐即使不高于痛苦，至少也是和痛苦并列的，都是悟道、改善灵魂的几十种方法之一。我们的分歧往往发生在痛苦和快乐的选择上，我更愿意偶尔让身体短期内痛苦，如旅行、忘我工作；她似乎更愿意通过节制快乐让身体时刻受到适度的控制。我愿意证明自己有能力控制身体；她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时刻在控制着身体。

我摇摇头，不再去想自己和阿梦谁对谁错，这类问题几乎都堪称世纪难题。世纪难题我们解决了很多，但是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多都丝毫没有解决的迹象。虽然有些问题可能没有全局性的答案，但是经常找不出局部的答案总是不太正常，既说明了这类问题的困难，也表明在如何追求价值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问阿正：“你有什么问题？”

阿正说：“欲望平等、各态历经都是很美的原则，让我觉得肯定重要，甚至，愿意它们正确。不过，我只能理解你们举的例子，实际生活中肯定还不会主动运用，就像做题能看懂解答过程，但是自己做不出来。这有什么办法吗？”

阿梦冲我一抬下巴，“说到方法，你一向很有发言权，虽然很难做到最好，但是，方法有效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你就醒了。”

第一，我自己说错话不会怪阿梦抓住了逻辑漏洞。第二，不能只许我打她不能她打我，那是鲜明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第三，经验主义地认为打我的人必然是敌人，虽然这在当今社会中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但是，将一个仅仅是大多数时候正确的原则当作原则就是以邪恶为原则。甚至，即使是两国战争，也不一定两国是敌人，但是，绝大多数智人没有能力分辨这一点，导致独裁者、寡头往往将国家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导致军队乃至人民为邪恶而战的情况并不少见，导致邪恶战胜正义、有能力给正义添很多麻烦的情况经常出现。目标相当于瞄准镜，需要高度精确，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智人的目标有一点点偏差就足以让结果天地之别，这也是研究信仰的部分价值所在。例如，为自己的身体服务和为自己的灵魂服务就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信仰，代表着不同的物种。一个人尚且如此，为了一个国家当前的领导人、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向、现在的国民利益就更是不同的目标。像智人那样，粗粗一看就大致确定了目标，或者听某人一说、在媒体上读到某篇文章就相信了某个目标，这样的人如果不邪恶需要多大的运气？第四，虽然打回去也没关系，但是，也要遵守态分布原则。虚构经验的方法在这里也是适用的。我很好奇，如果我每次挨打都打回去，甚至更重地打回去，多少次之后阿梦会经验主义地总结出我有恶意、不爱她的结论？如果她完全相信纯逻辑信仰和我，应该永远不会这么认为，因为，即使每次都是偶然事件，这种现象无论多么持久都是可能的，尽管概率会迅速趋近于零。甚至，也能给我找出非偶然也非恶意的理由，如一个长期的恶作剧。

所以，经验主义地识别人类的目标是永远无法保证正确的，因为世界上有无数可能的目标，每个行为必然有无数种可能的解释，有些

解释之间相差很小，几乎无法依靠经验分辨。但是，最合乎逻辑的解释不会多，而这一个或几个解释最重要的并不是从原因到结果的推理合理，而是原因本身最合理，而且，根本原因只能是纯逻辑信仰。既然魔鬼也能道貌岸然地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为了人类，我也就越来越不喜欢和社会经验多打交道。至于宇宙，我相信其目标的完全正确、最佳，完全不需要任何经验的支持。在这方面，纯逻辑信仰起了很好的作用。虽然人类必然要和社会经验打交道，但是，作为第一批纯逻辑主义者，更大的课题选择权也算是一种特权，甚至，能够少与邪恶打交道是一种利益，是我小时候喜欢研究的动机之一，毕竟，人只有一次生命，干嘛要把时间浪费在邪恶上面？环境邪恶可能让我不得不和邪恶打交道，但是，并不意味着我要努力去打交道，更不意味着我必须邪恶。

在现在的社会中，识别魔鬼还是相对容易的。因为没有几个智人相信纯逻辑信仰，只要是有点智力的魔鬼就不会假冒纯逻辑信仰，所以，从魔鬼声称的目标就足以识别绝大多数邪恶。但是，未来必然有纯逻辑信仰成为主流信仰的时候，会有魔鬼冒充纯逻辑主义者的时候，那时，就需要每个纯逻辑主义者自己去分析魔鬼是否言行一致，这会导致难度的直线上升。好在，那时的地球文明会拥有很高的推理能力，不会轻易被魔鬼欺骗。而且，魔鬼只欺骗一次是实现不了什么邪恶的目标的，需要不断欺骗，这就会导致做魔鬼的难度大大增加。而且，纯逻辑主义者必然有足够的预期价值，如果魔鬼也做到了这一步，至少能抵消相当一部分邪恶，甚至让它入不敷出也未可知。

我的初步结论是，纯粹的纯逻辑主义者是无法对付心机狡诈的邪恶的。这也说明我和阿梦之间能充分地彼此信任是多么的不容易，在享有自由的同时避免了大量内耗；另一方面，仅仅从减少损耗的角度看，如果一个社会中全员都成为纯逻辑主义者，进而在相信彼此都是纯逻辑主义者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相互信任，而不是因为相爱、有血缘关系等无法合乎逻辑的原因而相信彼此，价值必然巨大。前者是必然的信任，后者是可能错误的信任。不过，纯逻辑不会让人信任、善待邪恶，所以，在几乎人人都有很多邪恶的当今社会中，如何让两个

人尽量合乎逻辑地相互信任是一个难题。但是，这并不是全无办法，有着共同的向善之心就是方案之一。我和阿梦的相互信任大部分是建立在共同的追求目标之上，即追求最大价值、真理，哪怕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的真理并不是真理。这样，即使我们在对方身上发现了邪恶，也能相信这是因为方法分歧、推理过程和结果分歧，而不是对方明知邪恶却要坚决作恶。这算不上完全信任，也算不上最合乎逻辑的信任，却已经是当今社会尽量合乎逻辑的信任，因为我们有着最接近于最合乎逻辑的目标的目标。否则，哪怕两个人志同道合，如果为的是邪恶的目标，那种信任仍然会极不合乎逻辑。例如，两个人可以为了爱情、财富而合作，但是，既然爱情、财富不是最合乎逻辑的目标，就可能被其它目标取代，这不仅包括更正确的目标，也包括其它错误的目标，如爱其他人。到时候埋怨对方不爱自己是荒谬的逻辑，为什么对方一定要爱你?

承诺以及遵守承诺不是解决信任问题的合乎逻辑的方法。一方面，邪恶的、无法合乎逻辑的承诺是不需要遵守的，相当于没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另一方面，如果当初答应过一辈子相爱就要终生相爱，这当然是一种逻辑，但是既然守约是一种逻辑，遵守承诺同时也意味着要终生相信逻辑，而只要相信逻辑就随时都可能意识到当初的承诺完全不合乎逻辑，意味着迟早要放弃承诺。很多人没有放弃无法合乎逻辑的承诺只是因为他们的理性太弱寿命也太短。当然，放弃相爱一生的承诺并不意味着就不可能终生相爱、不能爱得刻骨铭心，不意味着要损失与爱情相关的利益。

当然，我们，主要是喜欢试错的我，也可能用错误的目标取代正确的目标，我也确实多次犯过错。但是，这都会降低目标和行为合乎逻辑的程度，对于灵魂而言，只要智力足够，就会修复这种错误。所以，合乎逻辑的程度有稳定态和不稳定态，纯逻辑信仰在一切方向上都是稳定态，一切微扰都不会提高合乎信仰的程度。甚至，纯逻辑信仰是最稳定态，是最值而不仅是极值，不存在任何其它信仰能更加合乎对自身的信仰，因为分析信仰合乎自身的程度是需要逻辑的。相比之下，纯逻辑以外的一切信仰都是不稳定态。例如，一旦智人发现不

需要接受身体利益这一初始条件，对身体利益的信仰就不再稳定，就可以对信仰进行扰动。当然，信仰的扰动也有很多可能的方向，并不是所有方向的扰动都能撼动对利益的信仰，都能提高价值，但是，用灵魂取代身体、用逻辑取代经验是必然能改善价值的。

甚至，利益这一信仰的脆弱性就在于，不仅有些信仰能改变对利益的信仰，一些方法乃至利益本身都可能使人抛弃对利益的信仰。例如，现在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主权。从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穷国百姓往往比富国人民更坚信国家主权，部分因为前者从全球化得到的利益更少，弱者更担心被强者欺压、剥削。但是，如果地球有希望统一，所有人都平等地成为地球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对地球公民理念的拥护程度大概率会反过来，穷国国民会更加积极，现在张口闭口的国家利益会烟消云散。我很怀疑，在未来的地球语中，国家这个词会只出现在史书、剧本、博物馆中，就像线形文字、刀币这类人类曾经很熟悉的概念一样，甚至，可能最终取消国家、皇帝、贵族这类有着各种邪恶属性的词汇，忘掉这些历史。

只要认识到世界有统一这种可能的变化方向，对现实世界的政治就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如果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欧盟将能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统一国家，可能为地球的统一拉开序幕。当然，这不足以让地球文明完美，甚至不一定能让所有地球人满意。由于语言、传统、肤色等差异，地球人会担心彼此之间是否能建立相互信任。而纯逻辑信仰对地球的统一即使不是必要的，也是最好的准备工作之一。只要所有公民都是纯逻辑主义者，就不仅不会有歧视，甚至不会有不信任，而且，这种信任是最好的信任，远远超过当今相同国籍者之间建立在人种近似、居住地接近、语言相近、利益相近、法律相同等经验之上的信任。换句话说，如果智人因为经验主义这一邪恶的信仰而受骗，出现杀熟、骨肉相残之类的闹剧、悲剧，首先应该责怪自己为什么要相信这些邪恶的信仰，而不能只责怪对方为什么不能相信、履行这些信仰。而且，对方不相信这些信仰不等于对方相信的是邪恶的信仰，所以，如果自己因为对方放弃邪恶的信仰而受到了伤

害，对方只是可能犯错，因为他并不一定是用一个邪恶的信仰替换另一个邪恶的信仰，而自己则是必然仍在犯错。

既然纯逻辑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人人平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利益也是人人均等。人人平等应该是预期价值的人人平等，都是无限大，而不是现实价值的人人平等，更不可能是现实利益、快乐的人人平等。所以，即使是逻辑生物，仍然可能有人一生没有发现任何价值，但是，每个人都必然用一生去努力发现无限大价值。

指向正义的政治进程，如实现地球统一、人人平等的过程，永远不是唯一的。像诸葛亮那样三分定天下的推理是必然错误的，诸葛亮也确实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地球的统一当然可能不是通过欧盟的扩张而实现，虽然在我看来独裁的俄罗斯不会长久。当欧盟能与北美隔海相望时双方也很有合并的动机。但是，既然一个小孩子都能有意识地大幅改变、改善人类的历史进程，任何一个国家当然都能有意识地改变、改善人类的历史进程，就像古代的雅典。所以，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能自己选择是青史留名还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选择自己的善恶，选择价值的大小，不需要关注谁最有利。即使是一个非洲小国，如果能够通过努力实践纯逻辑信仰，逐渐扩张信仰，最终基本和平地统一非洲、世界，也是完全可能的。我相信，其难度不会比我们发现真理更大。

纯逻辑信仰永远不会让行为唯一，甚至，满足纯逻辑信仰的行为总是有无限多的，所以，满足纯逻辑信仰的各种行为构成了一种随意平衡，这些可能态是连续的，像是山谷中的一个巨大平原。虽然很多邪恶的信仰也有很多合乎信仰的可能态，但是，那不可能是山谷中的平原，多多少少像是马鞍面，必然有一些方向的微扰能打碎那些貌似美丽的风景，让它们永远地消失。相比之下，虽然满足纯逻辑信仰的行为也会消失，但是可以重现。 所以，为了忠君、爱国、利益、爱情、合乎逻辑、建立完美社会都可能研究真理，甚至可能发现真理，但是，基于邪恶信仰的研究迟早会永远地消失，而基于正确信仰的研究则是来来往往。其实，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就能感受到动机的这种变化。

但是，事情没这么简单。例如，即使是我邪恶地追求利益而不是把获取利益作为追求真理的方法的时候，阿梦大部分时候仍然会把我往好的方向去理解，可能认为追求利益是我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有助于她获取灵感的方法，可能我的推理结果并不认为这是必然的邪恶，等等。所以，究竟是信任在前还是正确的信仰在前是个疑问。对逻辑生物，必然是信仰在前，信任则是必然的结果。对我们，我认为没有哪个必然在前，但是，两者都是必需的。例如，我们从小经验主义地不断排除误解、加强相互信任，最终不再经验主义地判定对方的善恶，基本上算是盲目相信对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同时不断修正目标，不断在目标和行为上逼近追求真理，那么，这个过程就是错误的，只会导致两个邪恶的灵魂之间相互信任，哪怕能因此过上举案齐眉的幸福生活，哪怕那种利益、快乐让我的部分灵魂相当向往，都是逻辑上不可接受的。

想着想着，我的嘴唇产生了温润感，彷佛快乐真的来临了。我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却只能感受到快乐，而不能准确判断快乐的真假。我开始思考想象是否可能像梦境一样真实甚至像真实的感受一样真实这个问题，或者，幸福是否可能让真实的感受变得虚无缥缈，而这个问题既可以经验主义地研究也可以纯逻辑主义地研究，甚至可以功利主义地、机会主义地对待。我近乎本能地拒绝研究经验是否真实这一问题，认为这是错误的课题。突然，我被一片笑声惊醒。阿梦退后一步，似笑非笑的说：“你就这么想我？”

发觉舌头还晾在外面，我被她这种猪队友气得说不出话来。阿梦说：“没有你的同意，总不好意思每次都打醒你。没想到你追求真理时还这么三心二意，你可不能怨我。”

我抄起一根椅腿就冲了上去，屋内一片尖叫……

第九十章 混合地运用逻辑和经验

打闹一通之后，虽然继续想自己的问题很有价值甚至很有利益，但是，大恩人的问题令我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工作欲望，这距离更高的创造力、预期价值也就不远了。永远用价值判断是纯逻辑主义的产物，每一次如何创造价值则是必须包含经验主义的工作，因为评估、调整状态是需要经验的。对纯逻辑信仰而言，研究信仰、方法时只用逻辑是很容易的，难点在于混合地使用逻辑和经验的时候，毕竟，纯逻辑方法只要求尽量多地使用逻辑，尽量少地使用经验，而不是不用经验。

我重新抱起阿正，“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阿梦更接近纯逻辑信仰的优势在于她天然地比较接近于无欲无求，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万欲平等。我则要与现有的感官、欲望战斗，就像是与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战斗，胜利后才能解放底层欲望。有时候，我觉得阿梦已经实现了欲望共产主义，而我还在努力中。”意识到这种思想表明我已经低了阿梦一头，自尊心、好胜心努力想要扳回一城，“我目前的方法是为纯逻辑争取天时地利，或者说主场优势。”我突然意识到，自尊心这类邪恶的存在也是一种时不时地有利于追求真理的方法。也许，逻辑生物不需要自尊心。但是，当周围环境和灵魂中存在很多和/或很强大的邪恶的时候，当纯逻辑信仰和方法、逻辑推理能力、正义感、对无限多后人的善意不够充分的时候，有些邪恶的存在可以作为临时方法而存在于灵魂之中，因为它们有助于和真理配合，抵消、打击邪恶。如果能识别出哪些是临时方法就更好了，能部分消除其弊病却保留其价值。

阿梦本来正要吃榴莲，听到这里把凳子拉了过来，“又有新方法了？看来你这些天对如何皈依纯逻辑信仰还是蛮积极的，我倒是有些错怪你了。好好解释一下，我对你最佩服的就是你经常能拿出前所未有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有接近乃至达到普遍性、永恒性的办法，甚至可以说，虽然你是第一个明显的方法主义者，但是却几乎已经是后无来者的方法主义者。”

榴莲的气味是我最厌恶的食物气味，仅仅是因为各态历经的缘故吃过一次，之后，阿梦为了让我放弃利益多次想让我再吃一口，都被

我用各态历经不需要重复给挡住了。这次，我第一时间屏住呼吸，确认这更像是她的无意之举或恶作剧之后，假装太平无事地吸着二手榴莲。为了不去想恶心的味道，我更加专注地进行因果推理，效率也因此倍增，“从来源上讲，这个方法算是一种对经验的总结。但是，这并不是只能来源于经验主义。从逻辑上讲，经验只能处理有经验的问题，而逻辑可以处理一切问题。所以，即使是纯粹地推理，也应该意识到，为了帮助逻辑战胜经验，帮助弱小的正义战胜防御严密的邪恶，应该把邪恶调动出来、离开那些设防阵地，应该更多地让自己面对没有经验的问题、环境，而不是有经验的问题、环境。这就是给纯逻辑信仰争取天时地利。”

阿梦大口嚼着榴莲，不满地说，“你这抽象程度还能不能让人高高兴兴地吃水果了。”

我一头黑线，这么抽象明明就是因为你在吃。“例如，旅游就要多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就能让自己的很多经验失效，强迫自己不断进行逻辑推理。智人、缺乏逻辑能力的人往往不愿、不敢置身于经验失效的生活中，所以，他们不愿去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国家、地区，而我往往偏爱这样的地方。经验丰富但是缺乏逻辑能力的人往往会生活在丰富的经验之中，进而总结出相信经验的经验，但是，这样的归纳真的正确吗？毕竟，正确的信仰不能只是解决某些问题，而是要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甚至，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用经验能解决的问题来证明经验主义的正确也是错误的证明过程，否则，存在经验不能解决的问题又该怎么说？与之类似，存在逻辑能独立解决的问题也存在逻辑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又该怎么归纳？在这个问题的推理方法上，有两个教训。首先，既然没有了排中律，即使对于最简单的推理 A 得出 B，也要考虑多得多的可能命题和推理，例如，A 不能得出 B，A 得出非 B，非 A 能得出什么，等等。其次，一切问题不是平等的，有些是必须解决的，有些只要可能解决即可。所以，研究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不利于找到正确的方法。要优先解决最基本的逻辑问题，必须让信仰成为必然合乎逻辑的问题，这样，才更容易发现尽量

减少经验主义的纯逻辑方法。智人则经常优先解决最基本的经验问题，即所谓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

阿梦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啊！早这么说不就结了。你越来越爱旅游，看来，你还为此找到了越来越有价值的依据了。虽然你后来的推理很有价值，我还是觉得如何为纯逻辑信仰争取主场优势是更有价值的课题，还是多说说这个吧。”

我差点背过气去，发出感叹的时候就不能吐气如兰吗？“几乎人人都爱旅游，但是，几乎人人也都只是为了利益而爱旅游。不过，旅游并不简单，旅游和旅游也不一样。旅游的目标不仅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也有很大的价值差异，有广阔的升级空间。经验主义者倾向于去自己有足够经验的地方，喜欢玩得如鱼得水的感觉；有些功利主义者喜欢去有利益的地方，如美食、舒适。这些都是缺少价值的旅游，甚至可以说是不断杀戮后人的旅游。但是，旅游也能有无限大价值、拯救后人，这往往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陌生的、经验不适用的、缺乏利益的环境。”

阿梦说：“我有点理解这种方法了。如果一个理性的人对经验主义很有信心，那么，当他来到那些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就可能反思经验这时候的失效。可能靠不住的信仰就已经不可靠，经常靠不住的信仰又怎么可能可靠？你当初说旅游是一种方法，能锻炼逻辑能力，现在，你等于是将旅游这种方法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不仅能锻炼能力，还能培养信仰。当初，这只是一种简单的试错，是因为你工作陷入困境，为了寻找灵感，没想到，后来开发出了越来越多的功能。”

阿正显然仍然一头雾水，赌气地拿了块榴莲，“你们讨论问题时能不能多为他人着想？旅游怎么帮助人摆脱工作的困境，又是怎么有助于培养逻辑能力？”

阿梦说：“他的工作方法之一是一项工作完成后就忘掉它，开始新的工作，无论完成多少工作都不回头，把每一项课题都当作自己的第一个课题，甚至，写完一篇文章后就不再看了，这导致他对自己写的文章经常还不如我熟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方法，也是几乎所有科

学家都没有做到的一个方法，符合对真理永不知足的原则，符合从零开始、不管沉没成本的原则。当时他完成了一项艰苦的研究工作后发现自己无论干什么都在想着那个工作。为了忘掉过去，尽管他从未单独旅行过，甚至连一日游都没有过，那次却自己出去转了四十八天，每隔一两周才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他回来之后，我感觉他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也说不清那都是些什么变化。”

功利主义使我往往倾向于舒适地研究真理，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但是，为了价值牺牲利益是可能的，现在，我意识到损害嗅觉细胞的利益有利于创造价值，反而呼吸正常了，“我当时就发现，自己的很多经验都失去了作用，很多重要能力都变得不重要了，但是，逻辑推理能力不仅仍然需要，甚至是更加重要了。例如，那时还都是用地图，光是使用地图就需要不少逻辑推理。我是逐渐认识到旅游的价值的，也是逐渐改善旅游的目标，逐渐趋向追求价值。在限制旅游方面，最初，我担心钱不够用，认为有必要受到成本的约束。后来，越来越喜欢旅游，想要丰富经历，就努力改善旅游的性价比，还产生了各态历经原则。大概是永不知足，也担心自己过于贪图旅游的利益，我慢慢开始追求单位投入的收获最大，这大大增加了推理的难度，附带地减少了利益，增加了经历，也将自己对旅游的兴趣限制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之内。近几年，我越来越倾向于追求价值最大的旅游，把旅游中获得的研究成果计算在收获中。这就很接近于追求价值了。首先，它很多时候是思考和旅游有关的问题，感受风景、美食，所以，有助于放松，改善状态。其次，这几乎算是无边界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想研究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更合乎研究的本质，更容易获得灵感。例如，观察当地社会现实，思考如何改善社会。第三，它需要大量逻辑推理，所以，放松的同时能提高推理能力、改善信仰。毕竟，一切事情只要追求最佳就会极度烧脑，旅游也不例外。我感觉，那些计算早就让脑细胞的损失远远超过了收获的利益，但是，既然逻辑能力乃至信仰得到了改善，价值自然也就增长了，所以，灵魂有理由压制住身体的不满。”

阿正问：“旅游增加推理能力？这能有多少推理？”

我说：“就以机场交通为例吧。太早去浪费时间，太晚则增加风险。打车更快但是更贵，公交便宜但是较慢，而且，公交线路并不唯一，尤其是考虑到顺路看风景的可能性。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如堵车乃至难以及时登机，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有时甚至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做出复杂的抉择，如修改旅游计划。功利主义者旅游很少出现这类情况，因为他们往往追求安全、舒适；高度追求性价比则会大大提高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因为利益的收获高于损失即可；纯逻辑主义者甚至会对此持一定的欢迎态度，哪怕利益的损失超出了收获，因为这会提高决策能力、丰富阅历、改善心理素质。”

阿正说：“旅游也要这么累？要是我可能就不旅游了。”

我说：“那首先就是因为你不能合乎逻辑地计算价值，过于追求利益。其实，最大的好处甚至可能不是那些借助因果推理可以事先预料到的好处，而是一些意外的好处。例如，旅行时容易发现感官的很多错觉。我曾经在凌晨把路边等着过马路的行人看成邮筒，把清晨快速飞过的大鸟当成高速冲过的自行车。而且，那有时是极度认真的、科学的观察，是用逻辑推理辅助的观察，却生生地产生了错误经验。我曾见过两只鹤在繁忙的公路边三四米处面对面一副相亲相爱的表情却又一动不动。当时，我从很远的地方沿着公路逐渐走近，边走边观察它们，最近的时候只有两三米远，甚至感觉它们虽然眼珠子一动不动却一直在看着我。由于和很多经验不符，如不应该出现在人流、车流较大的地方，不应该在有人接近时长时间一动不动，无论我觉得它们多么栩栩如生，我的结论也是那是很棒的雕塑。直到走过去老远不甘心地回头看，才发现它们动了起来。这和我后来初次听到阿梦说起纯逻辑信仰时的感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当初没有第一时间嘲笑阿梦就是因为我想起了那个经历。显然，这些经历有助于让我认识到依靠感官是根本无法保证正确率的。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下感觉正确率较高是因为这些感觉往往已经被逻辑多次矫正过，而不是因为感觉本身正确率高，而且，即使矫正过，也无法保证正确，更无法保证永远正确。”

阿正又去拿了一块榴莲，以小孩子唯恐天下不乱的个性以及对功利主义的信仰，我有理由怀疑他发现了什么。甚至，阿梦在推理的时候也开始摆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在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中我们越来越不相信经验；在平时的逻辑推理中，我们越来越相信逻辑，最终导致了我们的彻底反转，坚决不让逻辑、灵魂为经验、身体服务。所以，能够比较合乎逻辑地运用经验主义也会有助于推翻经验主义。合乎逻辑的旅行的好处有很多，芳芳强调的是训练推理能力，忘掉以往的工作，锻炼身体恢复工作状态。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不同环境对思想的引导作用。例如，在感受到危险的时候，我更容易思考生命意义何在；在旷野、森林中孤独地徒步的时候，会去想一个人是否要从众，民主和真理是否有关；在不同国家、城市感受到新的制度的时候，会去判断其善恶。当时，我不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真理所以旅游，因为我没有在旅行前就发现旅行的这种后果。我纯粹是因为跟着芳芳学习试错然后发现了这种后果，之后，趋利避害，做出更多地旅行的决定。当然，旅行的目标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目标的改变并不必然是直线的。例如，芳芳通过旅行发现了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很多推理错误，这对于我发现纯逻辑信仰很有帮助，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发现纯逻辑信仰，尽管他当初似乎更接近于纯逻辑信仰。”

我怀疑阿梦在我面前如此长篇大论是在恶作剧，是一种对利益和价值的兼顾。我决心不再给她说话的机会，美其名曰制止邪恶，“我们对比较、归纳这两种方法的否定也是始于旅游。无法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进行最正确的比较，这是比较时必然会犯的错误。去欧洲旅游前，几乎一切信息都说物价更高。但是，只有亲身经历并努力追求性价比才会防止人云亦云。例如，欧洲绝大多数地方自来水能直接饮用，如果根据瓶装水价格来判断饮水成本，就会误判。归纳的正确性是随时可能改变的，可能通过局部放大研究的细节而改变，也可能通过研究更大的范围而改变。这是归纳法本身固有的问题。例如，即使是欧洲瓶装水价格更贵，如果观察细节，由于那里纯净水和矿泉水基本一个价，那里的瓶装纯净水相对国内更贵但是瓶装矿泉水往往相对更便宜。如果研究更大的局部，想要归纳出一个地方的解渴成本，会

发现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瓶装水、饮料更贵不代表果汁、牛奶更贵；这会涉及品质问题，就像不同地方的果汁、牛奶的品质不同；甚至和偏好有关，对喜欢喝水的人更贵对喜欢喝果汁的人可能更便宜。所以，通过比较、归纳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几乎必然是不可靠的。例如，绝大多数人，尤其是追求性价比的人，其行为是会根据价格、品质而改变的，所以，不能设定消费行为不变这一条件。在欧洲喜欢喝鲜牛奶、100%果汁、矿泉水的人到了中国会认为物价上涨，可能多喝纯净水；喜欢喝纯净水的人则会认为物价下降。”

阿梦刚想说话，我早有准备，用削好的苹果堵住了她的嘴，打算把讨论变成演讲，“由此推论，虽然归纳对于灵感、发现基础知识必不可少，仍然要小心归纳法，不能轻易相信归纳的结论，因为归纳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易出错的思维方法，远远不能和因果推理相比。例如，一个人、一群人在一件事情上做得对不一定在什么事情上都做得对，在一件事情上对你好不一定在所有事情上都对你好，等等。只要牵涉到无数的可能性，就不可能经验主义地断言最好、最可靠、最正确。只有纯逻辑才能判定最好、最可靠、最正确。通过比较经验、利益去归纳地判断基础知识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认为逻辑、真理并不那么可靠、正确，因为逻辑的必然结果可能乃至经常不合乎经验，可能缺乏乃至伤害利益。虽然如此，归纳又是必不可少的推理方式。所以，逻辑推理是很复杂的，需要一个复杂的灵魂。”

阿正问：“我怎么觉得你们是在经验主义地否定经验主义？”

这种身心放松的有问有答大大降低了我演讲的难度，“虽然纯逻辑推理必然否定比较等经验主义方法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对经验主义的最初否定确实是经验主义的，来自于错误的动机和方法。追求最佳性价比的时候，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根本达不到或者无法确认达到最佳性价比，因此，我逐渐开始怀疑比较乃至经验主义永远无法保证正确，因为总是会有考虑不到的因素能施加很大的影响。即使将问题高度简化，比较不同旅游线路的价格，都会难以确定自己是否达到了最佳。经验主义地认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旅行线路、制定了最佳旅行计划其实总是错的。例如，当一个地方的车票、食宿都贵得多的

时候，并不一定旅行成本更高。我们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平均隔三天就坐一次飞机，飞行两三个小时机票均价却可以维持在二十欧元以内，经常比坐车到相邻城市都便宜。所以，三天食宿费较高的不利因素可以完全被廉价机票抵消。甚至，即使汽车、火车票贵，也可以通过提前订票而获得很便宜的价格。因此，在国内我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旅游，习惯坐火车、大巴，在欧洲却往往飞来飞去，坐长途火车反而是高消费。再比如，在发达国家下馆子很贵，但是，很多民宿都是配备厨具的，可以自己做，这甚至可能导致食品开支的下降。景点的密度也是一个意外的因素。一个地方景点间平均距离一百公里，另一个地方只有五十公里，即使前者票价只有二分之一，也是后者更适合旅行，因为花在路上的时间少了。这类因素是数不胜数的、无法预知的。即使一切信息都是正确的，也很容易因为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些因素而改变比较的结果，改变推理的结论。既然经验主义地比较有这么多错误，虽然仍然可以用经验，就像推理必然包括易错的归纳一样，但是，为什么要相信经验？为什么要通过比较去发现比较好、比较正确、比较可信的基础知识而不去用逻辑发现最好、必然正确、必然可信的基础知识？”

阿梦三下五除二干掉了苹果，明显恶作剧地再度拿起榴莲，“所以，虽然旅行中的决策必然需要经验，但是，我应该相信经验主义的决策是不可信任的，不应该为了自己的自尊心而认为自己的日常决策是最佳的。应该将自己的经验主义的决策视为不可信也无法可信，但是又不得不做的决策。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经验决策。另一方面，关于信仰、方法的决策我需要决策正确，要求决策最正确、最可信，所以，我一定不会用经验主义去决策。”

我说：“比较不能用来发现、证明最好、最可靠、最有价值。但是，能用来做否定推理，也就是证明不是最好、不是最可靠、不是最有价值。例如，上面的推理能证明智人平时很满意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决策不是最好、最可靠：自己快乐的旅游可能是对他人是作恶，在一条线路上旅游好不代表它是所有线路中最好；甚至，在一条固定的线路上也几乎无法做到最好，等等。”

突然，传来一声“真臭！”我们循着话声发现老爷子在沙发上揉着眼睛。

阿正趾高气扬地说：“你太经验主义了。应该说比较臭，这也不对！只能说你现在觉得比较臭。至少，我就不觉得臭，认为不能将这种味道称为臭。甚至，你吃过之后也许也会不把这称为臭，甚至可能会说真香，那么，你现在说的真臭或者那时说的真香有什么正确性可言？”停了一下，他摇头晃脑地补充道：“智人的语言体系太差了，充满了不合乎逻辑的地方。”

我们都很惊讶，老爷子笑着说：“我认错！这是榴莲？听说过但是没吃过。不知为什么，今天好困，我先去睡了。”

第九十一章 逻辑价值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虽然已经很晚，阿正还是要求和我们继续讨论如何培养能力的问题。意识到不能命令，也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命令，我说：“睡觉不足会影响工作的状态，而且，你这个年纪应该自己多想想，即使不得不学习，也可以多想想然后再学习。我建议你告诉我们你的问题，自己先想两天，然后再看我们讨论的结果。这样有利于追求价值。”

阿正理性地控制了自己的不情愿，“那你们想想应该怎么成为好的理想主义者。”

这个课题让我松了口气，这些天实在太累了。睡觉前，我抱住阿梦开始琢磨要怎么追求利益，“今天我就是路人甲，你多受累。”

她嗔怪道：“你这是匪兵甲还差不多。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晚上和你讨论问题，一个人想效率和结果都不会好；这几天经常兴奋，状态自然不会太好，需要你帮着酝酿；再说，你的视角和我的视角不一样，能力又够高，你的意见肯定很有帮助。”

“习惯要受到尊重？匪兵甲习惯睡觉前……”

“别浪费时间！匪兵的习惯不值得尊重。我认为理想主义最初的关键是不要想可行性。一切合理的远大理想的可行性都是逐渐增长

的，尤其是对一个孩子而言，增长得还会比较快。一开始就认为可以实现的理想，往往会是太低级的理想。”她看向了我。

我愣了一下，“你这是指望匪兵成为相声演员？难道我还是逗哏的？”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同样是经验刺激，她需要我高超的语言艺术，我只需要她柔软的身体，明显我的要求更低。但是我不会那么简单地归纳。长期以来，如果没有她那世上罕见的需求的长期培养，她的身体只会刺激出我的身体的动物欲望，不会激励我的灵魂，更不会有灵感。只看到现在的成本说得好听点是忽视了变量、过于简化问题，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过河拆桥。甚至，我也很清楚，她的需求几乎算得上必然合乎逻辑、永恒；我的需求充其量算得上临时方法，是可以利用的邪恶，即使算不上是在和一众邪恶狼狈为奸，也只能说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只有在智人社会中才能苟延残喘。

既然一想起这个解决起来遥遥无期的问题就头疼，我觉得有必要转移注意力，而用价值取代利益、自尊心似乎就是最好的转移。我通过复核意识到，虽然这一决策的结果是正确的，但是过程是错误的。从小到大，虽然逻辑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决策的自信心却是先涨后跌，现在的自信心甚至还不如青少年时期。所以，我现在频频对结果复核，而复核结果经常发现错误进一步降低了我的自信心，对推理更加谨慎。某种意义上，我小时候的自信心是不那么合乎逻辑的自信心，虽然狂妄，但是有利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研究真理，有利于在漫长的时间里实现大幅的增长。准确地说，不能说完全是狂妄，因为对自己的信心是错误的、狂妄的，对逻辑的信心其实是永远不足的，而那时的信心完全是对自己的逻辑能力的信心。现在，既然研究真理已经不太需要非理性的动机，自然应该让信心向正确值回归。相比之下，智人往往踏错节拍，小时候往往没有信心，长大了往往缺乏能力，因此，即使有信心也是缺乏能力、没有增长空间支撑的狂妄的信心，这个节奏是容易失败的节奏。

我清了清嗓子，“不想可行性很接近于不想正确性，不考虑结果、利益。虽然也放弃了很多因果推理，但是，和被因果推理困在邪恶之中相比，至少是一种解决方案。当然，关键在于实现理想有漫长的时间，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所以，初期的可行性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决策时不需要考虑太多。”

“不管可行性地树立理想很可能是人类摆脱邪恶的唯一解决方案。毕竟，当人类深陷邪恶的老巢之中的时候，由于邪恶的纵深太

深，试错很可能找不到出去的路，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试错的动力会被不断削弱，最终放弃、失败。当然，如果试错能忽视利益重视逻辑，能有高度的自信，像你这个疯子一样，成功率会更高。但是，我仍然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当然，理想主义也有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可行性。绝大多数人很照顾可行性，只希望把人类转移到不那么邪恶的环境中；我这样的理想肯定是极少数、一小撮，想要把人类转移到天堂之中，转移到正义的大本营之中。但是，我仍然认为好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首先要有高度，为此，不惜牺牲可行性。”

“所以，关键是高度，而不是忽视可行性。后者只是难点，甚至，高度才是难点。这就像，研究真理关键在于重要性，而不是正确性。智人时刻强调正确性，所以，因为缺少重要性而几乎总是缺少正确性，缺少正确性的增长。我们首先强调必须有无限大的重要性，然后从中筛选出正确的答案。其中的差异在于，有一定正确率的思想要比重要性可能无限大的思想多得多。只是因为有一定的正确率就相信，很可能就是相信邪恶。用重要性筛选则能起到有效的过滤作用，筛掉绝大多数邪恶，却不会误伤正义。所以，重点应该是重要性和理想的高度。”

阿梦一怔，“这两者还让你归纳在一起了？你能快速进入状态，我也就不远了。除了可行性，理想也要有合理性，照你所说，大概接近于正确性。但是，这不那么重要。对一个孩子而言，理想的合理性是很难判断的。甚至，即使是对一个成年智人，也容易把合理性当作合乎经验。所以，这只能是通过时间逐渐消化的因素。而且，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合理性提高的过程往往也是可行性提高的过程，因为理性主义的合理就是逻辑上可行。相比之下，经验主义者的合理性标准就错得有些离谱。例如，他们会因为灵魂从未离开人体而认为解放灵魂不合理。正是因为几乎所有智人都是经验主义者，而且是理想低下、缺乏自信、逻辑能力不足的平庸的经验主义者，智人才会普遍接受这种观点，解放灵魂才会如此困难。经验主义者这个庞大的群体本身就是最大的杀人犯，可以说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死于他们的手中，而且这个群体还会继续杀死大量后人，还会拦着理想主义者、纯逻辑主义者救人，极力把资源投向没有价值的肉体快乐，而不投向有无限大价值的发现真理、拯救灵魂。最让人无语的是，杀人犯们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极力谴责极少数杀人数量远远少于他们的独裁者、刽子手，以此反衬自己的正义。也许在杀人的动机、残忍程度上

有差别，但是，这些实在不是关键变量。唉！用可笑、可悲是无法形容这种局面的。”说完，她转身埋入我怀中。

我意识到这是个容易让人灰心丧气的课题，即使是不考虑可行性的理想主义者，也会因为周围无边的邪恶而心生厌恶。理想主义者有时也会探头看看现实，而现实和理想之间过于巨大的反差会令人恶心、非常恶心。为了保持心情的平静，出路之一就是忽视感觉、利益，成为更加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这可能就是我们从大致相同的功利主义出发，阿梦更容易成为纯逻辑主义者的原因之一。我猜测，她正在成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反应机制之一是触及现实、极度恶心、回归理想、努力工作。照此推理，并不需要我做什么，她应该能很快进入状态。所以，我只是缓缓拍着她的后背，等待思想的降临。

果不其然，她慢悠悠说道，“第三，理想要有多样性。理想不能唯一，甚至要努力建立很多理想。只有一个理想的理想组合是错误乃至邪恶的，反映了多方面的问题。单一的理想很难是个大胆、难以实现的理想，所以往往缺乏价值；从概率的角度看，很难包含正确的理想，也就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空间；只要还没有掌握真理，必然有一些理想是难以分辨好坏的，所以，有分散风险的需求，理想过少至少反映出想象力不足的问题。何况，只有一个理想往往就说明灵魂对理想缺乏理性的推理。毕竟，由于逻辑的无边界性、发散性，很少有哪个理想不会派生出新的理想。”

我说：“这个要求就有点高了，等于是要求好的理想主义者必须是好的研究人员，能合乎逻辑地覆盖尽量多的可能性，合乎逻辑地考虑风险因素。没有哪个小朋友能做到，你当初也不会例外。”

“虽然阿正是小孩，我也不想过于针对小朋友研究理想主义。我尽量合乎逻辑地把理想主义的要素找出来，他按照什么顺序实施是经验主义的，我管不着，而且我的经验也必然谈不上最好。第四，好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应该是好的研究人员。虽然理想起源的时候必然是不考虑正确性的，鼓励创新的，多多益善的，但是，筛选也是必要的，而且和研究课题、研究方向的筛选过程几乎是一样的。理想不可能产生后立即筛选，不可能先产生所有理想然后一起筛选，必然是边产生边筛选，而且应该慢慢地、细细地、合乎逻辑地筛选。开始的时候，没有能力判断正确性，所以，基本上是不断积累理想、改变理想、繁

殖理想，理想越来越多。直到有能力判断之后，才会开始逐渐减少，而且，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

我说：“你当初的理想肯定也和我差不多，像什么卿卿我我，同床共枕，如胶似漆，啊！当你的助手还要遭你的毒手？你当初不会还有折磨我这一理想吧？反正，我当初的理想肯定上百，有强有弱，你肯定比我更多更强。最开始的时候，除了研究以外的理想都多多少少和利益有关，基本上是把研究作为获取利益的方法，貌似和智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灵魂、理想变化的速度也很慢。和智人相比，一方面，这种差异短时间内感觉不到，似乎可以称为差异不大；另一方面，长期结果又必然相差遥远，应该称为差异巨大。回头看，不仅我们的灵魂、理想大变样，和其他人的灵魂、理想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大家的变化速度都很慢就放松，认为没什么差别，是错误的因果推理。因为指数增长是最强大的放大镜，能将指数的微小差异放大为无限大的差异。价值的指数增长机制实际上是在惩罚一切在真理、追求真理方面的错误，包括但不限于懦弱、吝啬、无知、贪图享受。”

好的新思想总是能够激发更多的新思想，我的捧哏显然令阿梦受益，“第五，理想的产生是自由的、突发的，演化应该是逻辑的、持久的。理想的产生不需要任何限制，但是演化要合乎逻辑，要让无法合乎逻辑的理想随着推理而逐渐消亡，让必须合乎逻辑的理想逐渐强大起来。各种理想的结局不会一样。有的理想能实现有的不能；绝大多数会改变，也有些不会；有些理想能合并、吞噬其它理想，成为一个巨大的理想，更多的理想被吞噬；有些理想最终投入了很大精力，有些理想始终没投入什么精力。这里，不需要平均主义，不需要计划，只需要按照因果逻辑一步一步推理；或者，吸收灵感跳跃前行。越是远大的理想，到了实现的时候和原始的设想往往差异也越大。因此，要防止因为结果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等各种原因直觉地、快速地否定理想，否则，最合乎逻辑的理想更有可能消亡，可能更早消亡。应该认识到，理想总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哪怕是对利益而言。如果买房值得研究几个月、几年，理想肯定比房子重要。”

我说：“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我怀疑他们是因为理想不能卖钱、升值而轻视理想。但是，正确的理想很可能是人类最有价值、升值最快的创造。只不过，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意承认这种价值。经验主义可能因为以往的理想错的多对的少，却忽视了必然有一个对的，而且会价值无限大；功利主义

者可能因为之前的理想在利益方面表现不佳，统计来看没有多少个人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也不高；现实主义者可能因为现在没人重视远大的理想，甚至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这些常见的推理错误都算不上有难度，肯定比奥数题简单。关键在于，战胜未知世界要比战胜邪恶的战友容易得多，尤其是当几乎所有战友乃至统帅都邪恶的时候。”

阿梦点头道：“用合乎逻辑的程度衡量的价值可以称为逻辑价值，它不会因为任何人不承认就不存在。逻辑价值不是经济价值，和人类的偏好无关，是一切灵魂、智慧的通用价值。而且，经济价值往往是可变的。例如，如果更多的人喜欢吃大米，大米的经济价值就会升高。大米这类可能合乎逻辑的存在，其逻辑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必然是有限的。与之相反，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的逻辑价值是确定的、不变的，必然是无限大。甚至，其经济价值也应该是无限大，而人类没有让真理的经济价值无限大，将真理、正确理想的价格定为零，这就是邪恶、犯罪。哪怕没人喜欢真理，受影响的也不会是真理，真理的价值仍然是无限大，但是，那将使人类的价值降低，甚至可能降为负数。所以，生命无价必然是谬论！生命的价值必然取决于他的信仰、理想，取决于合乎逻辑的程度，必须可以是负数。否则，如果生命无价，甚至，哪怕每个生命价值都为正，坏人的价值怎么计算？为什么可以杀坏人？”

同样是简单的推理，阿梦的推理即使对我都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效果，令我如痴如醉，必将回味无穷。但是，我也是个重承诺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天色已晚，今天还有任务没完成，不希望失信于小恩公。在衡量利弊的时候，现实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通常情况下，我不会为了可能的无限大价值牺牲现实的无限大价值。但是，我关于理想主义也产生了一些价值无限大的思想，这让我最终下定决心改变了思想的轨迹。我刚要开口，又突然想到，既然我此举可能是用一些价值无限大的思想替换了另外一些价值无限大的思想，这一定会通过一系列逻辑推理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一定时间之后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他们的价值，添加了合乎一些真理的事件，减少了合乎另一些真理的事件，只不过，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究竟是些什么事件。相比之下，虽然蝴蝶扇一下翅膀也会影响深远，但是，那只会造成有限价值之间的置换，而不会导致无限大价值与无限大价值之间的置换。

为了防止话题越跑越远，害怕失去自己的灵感，担心失去现有的状态、趋势，我虽不情愿仍然打断了阿梦，“价值是衡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价值的衡量只能用预期价值，所以，可能出错。但是，用价值衡量本身体现了对逻辑的信仰，这是必然合乎真理的衡量、检验，也是最佳的衡量、检验。所以，哪怕没有兴趣、没有利益、机会很小的理想，也应该判断一下它是否必然合乎逻辑，是否有无限大价值。毕竟，只要有必要，只要必然合乎逻辑，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机会是可以逐渐提高的，甚至利益都是可以发掘的。当初，我们的思维方法是有问题的，过于结果论，幸运的是，因为兴趣强烈，没有因为实现理想的机会小就否决理想。但是，这是错误的、功利主义的决策过程，只是侥幸有个不错的结果。这类错误后来就很少了。你后来对哲学的兴趣，我后来对经济学、军事科学的兴趣，都是因为发现其价值而有意识地培养出来的。如此看来，好的理想主义者必须有足够的逻辑能力，至少应该有能力成为研究人员，哪怕他并不以研究为理想，至少也要有研究、判断理想的能力。”突然，状态如我所愿地升级了，“你说理想的产生应该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不仅不包括没有理想的自由，也不包括没有远大理想，甚至不包括没有价值无限大的理想的自由。一个灵魂的理想必须价值无限大，如果做不到，就必须以发现价值无限大的理想为目标！”

阿梦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摇摇头，“太牛了！虽然你这仅仅是把灵魂要有远大理想升级了一下，但是，却很可能从一个普通的命题升级到了真理，因为灵魂的逻辑属性天生赋予其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使命。传统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都不是所有人能接受，你直接要求天生我材必有无限大价值，任何人的预期价值必须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这让经验主义者如何能接受。但是，由于身体对灵魂的掌控，由于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不足等问题，智人必将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再加上这一原则对那些追求利益的智人的自尊心的伤害，恐怕很难赢得智人的支持。当然，是否有人支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原则实在妙不可言，很简单却逻辑很清楚。未来，纯逻辑主义者必然要求将这个原则写入地球宪法，因此，必然会有大量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表示反对，很可能会写出数以万计的论文费尽吃奶的力气来反对。但是，老实说，除了过程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如经验、利益，我没发现任何足够合乎逻辑的反对意见。结果很可能是大多数智人要求照顾现实，要求允许继续杀戮后

人，然后，可以预见后人对智人必然的鄙视，就像老爷子那样。毕竟，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也是为了自己的极少的利益牺牲他人无数倍的利益。简而言之，智人永远找不出既合乎逻辑也合乎经验、感觉的行为模式、原则，而最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抛弃经验、感觉。”

今晚实在太令人激动，多次兴奋之后，我不太想继续工作，可能也已经没有了状态，就紧紧抱住阿梦，这可能是功利主义的直觉反应，也可能是经验主义的习惯。我开始想象必然合乎逻辑的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自从我们开始追求真理以来，我们越来越将观察现实社会视为通过发现邪恶而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对社会本身的兴趣越来越少，常常对这个遍地谬论的社会感到无奈和无聊，反而是对观察自然界、想象未来越来越有兴趣。

注意到阿梦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猜测她还在想问题。我突然想到，既然价值是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判断行为的唯一标准，如果不能继续工作，我贪图抱抱是否不太合适？尤其是，这可能影响阿梦的思想。我不仅不想一生价值有限，也不想做任何价值为负的事情，因此，我从遥远的未来收回思绪，开始琢磨如何悄无声息地把手抽出来……

第九十二章 根深叶茂的理想

在雷雨声中我模模糊糊地睁开眼，习惯性地开灯看下时间。

“早安！”阿梦眼睛明亮，似乎一直在等我。

“才四点，真不打算睡了？”这是不清醒状态下的明知故问。

她丝毫没有说闲话的兴致，“你强调理想的演化要尽量合乎逻辑，这大概就要依靠因果推理。但是，按照我的直觉、经验，理想演化的主要原则应该是自由原则。当然，我承认，我时不时地会受到你的影响，不能说我的理想一直在自由演化，但是，可以说大部分时候是自由的。”

我打了个哈欠，“可是，因为小的、错误的影响我不会跟你说，我的影响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影响，有着相对一致的作用方向，所以，影响较少不意味着影响较小。”

“你确定想说逻辑在这里比不逻辑更重要？你经常索取自由，这岂不是太不自由了？”

这让我不困了。这两天自由主义并没有闲着，只是始终没有找到用武之地。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虽然能力增长了却始终不知道自己达到了何种水平，这种时候容易让人茫然，就像我大学毕业之前。当时，始终不知道自己水平如何，自然不想也不太敢全力研究课题。等到开始研究并进展顺利，愿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迅速大幅增加，自信心、效率都成倍增加。这就是成果爆炸性增长的机制之一。我认为牛顿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躲避疫情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时间专心研究。是否适用于解释爱因斯坦 1905 年的爆发则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距离他 1900 年大学毕业时间有些久。理由也是有的。虽然他和牛顿一样同时研究多个课题，但是，不仅要做专利局的工作，还要把成果写成论文，时间长一些也可以理解。

当然，我也不认为一定要时刻认清自己的能力。根据我的经验，对能力的不清楚容易低估能力，不愿开始研究的同时更愿意在提高能力、改善方法上投入，也就可能让能力超过乃至远远超过人类当时的上限。如果时刻清楚自己的能力，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在能力已经很高之后继续提高能力的，毕竟，这实在有违功利主义的意愿。这有助于抵消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一个陋习：愿意研究课题，却不愿意提高能力、改善方法。这一弊病极大地降低了研究的效率、正确率乃至价值，就像是热血青年愿意上战场、急于上战场却不愿意长期参加军事训练。

我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然要追求自由最大这一理想，但是这样的灵魂是不会无规律可循的。不同的独立目标是不可能同时追求到最好的，所以，既然要追求灵魂整体的最大自由，就无法追求在一切问题上的最大自由，甚至，有些问题上会毫不自由，只有唯一的选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追求目标，因为目标只能是灵魂整体在无限长时间内的最大自由，而且，正确的追求必然导致灵魂在单位时间内的自由呈现出无止境的指数增长，这就需要清除不利于这种增长的目标和方法，减少在这些方向上的自由。”说完，我意识到功利主义最近的地位似乎明显下降了，或者说，灵魂的自由正在取代身体的自由成为了功利的主体。

阿梦点点头，“虽然理想可以自由地改变，可以是追求最大自由，但也不意味着自由地改变最重要。这个问题难有定论，暂且搁置

吧。关于理想主义的要点，我又找到了两个。第六，如果不擅长实现理想，最好能够找到擅长实现理想的合作者。第七，一定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有无比的耐心。”

“你这是理性地建立理想的基础之后还要经验主义地建立一遍？不过，你早期关于真理的理想是如何产生、巩固、演化、加强的，应该都是相当有价值的经验。你还记得住吗？”

“这可有难度。既然我那时的信仰不怎么样，那么，那时即使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过程肯定不够合乎逻辑，所以，算不上有多少价值，记不清过程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只要构造出一些正确理想的比较合乎逻辑的产生过程即可，最多用一些经验作为辅助。我认为，在现实的社会中，产生、巩固正确的理想首先要经历邪恶，尤其是经历极度的邪恶，这样，能在很小的时候知道社会的邪恶，甚至仇恨邪恶。”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是邪恶？小孩子是很难有正义和邪恶的观念的，更无法做到理智地判断邪恶。”

“这当然是个问题。所以，我小时候对邪恶的判断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判断，是一些很容易判断的邪恶。例如，我小时候看到过同学们追打疯子，自己当时也打过、笑过。但是，安静下来会觉得很后悔，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参与。更不要说那种万众一心的个人崇拜，我当时就很奇怪：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人能成为信仰？重要的是，这人据说是要让所有人平等。我很小就能觉得这不正常，几亿人怎么会像白痴一样？甚至，之后也不去认真反思信仰错误的根源，而是急于掩盖问题，这又如何能保证不会再犯？这些都会自然而然地让我思考社会、大众的邪恶，也会想自己应该如何识别邪恶。所以，我认为，小孩子应该见识更多的邪恶，如果家长有能力正确判断，就应该尽力告诉孩子哪些是乃至可能是邪恶，而不是掩盖社会的问题。不能让孩子认为这些邪恶的存在是合理的，可以轻易原谅的，甚至是正义的。应该让孩子从小产生努力消灭邪恶的意愿，而且，这种邪恶必然有很多。这有助于产生正确的理想，哪怕是模糊的理想，例如，建立发现真理、消灭邪恶的理想并不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邪恶是什么。当社会充满邪恶的时候，教育孩子这个社会主流是善良的，往往会让孩子从众，接受邪恶的政府、享乐主义等令智人趋之若鹜的邪恶，最终，只能让孩子跟其他人一起作恶。不过，绝大多数智人做父母肯定不在意孩子作恶，他们怕的是孩子受到其他人的鄙视、惩罚，害怕的是孩子失去利益。应该强化真理存在性的教育，而不是不存在

绝对的真理这种邪恶的观念。像现在这样的社会，关于真理众说纷纭，正确的选择必然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不能相信社会，甚至，鄙视不努力探索真理就匆匆断言不存在真理的社会。”

“你认为有容易做出正确判断的邪恶，这是错误的。既然智人基本上相信经验主义这种错误信仰，世界上就没有容易做出正确判断的善恶、真理。即使有些正确判断是容易的，其正确性也是偶然的。要保证推理的正确性的必然性必然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何况，很多命题对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是很难判断的。否则，纯逻辑信仰容易判断吗？人是且只是灵魂容易判断吗？共产主义是邪恶容易判断吗？我不强调早期理想的正确性，如发现真理、消灭邪恶。我更在意理想的存在性，而且理想必须有足够的强度，还需要足够的理性与之配合。任何理想，只要愿望强烈并且有足够的理性，就能有足够的动力去进一步思考理想，结果会很复杂。如果认为理性不足以对理想的正确性、可行性做出正确判断，不足以实现理想，就会加强理性，也可能会寻找更多更有把握的理想；如果自认为理性较好理想还不错，就可能理性地改造理想，逐渐开始一边修正方向一边向着理想奔跑，当然，也不能忘了搜索新的理想；如果自认为理想很好但是理性不足，就会一边努力加强理性，同时兼顾追求理想、寻找新的理想、改善理想。这样，无论最初的理想、推理能力是好是坏，最终的理想、推理能力都会比较好；无论最初的理想多么希望渺茫，最终的理想都会很有希望。我最初的理想很强烈，但是主要目标是个人幸福，属于产生的过程和结果都不好的理想。但是，依靠比较理性地修改，最终仍然能形成相当好的理想组合。说到这，小时候有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如果赶上下雨，上学路上有一大段路总是踩着混着牛马驴骡的粪便的泥浆，有时根本就是一脚屎尿地走进教室。说实话，当时我有些提心吊胆，如果遇见你我怕我会尴尬死。后来，我一直想问，如果你当时见到我会是什么表情？”

我觉得她在用力忍着笑，“你也别把我看成坏人好不好？虽然没见过那种可笑的场面，也不敢说看到那个场面一定不会笑，不过，总体来看，我还算是严于律己的。而且，你也别太敏感，不能因为我笑了我们就不是朋友吧？我觉得你是脸皮太薄，是平时给我当老师当惯了。”

“为了你可能歧视我，为了你只想和我做朋友，我要惩罚你！”

她拦住我，“别太过分！我承认你的产生机制更合乎逻辑，甚至更现实。能从一开始就产生正确的理想当然好，但是，难度很大，对家长、环境的要求也有些高。最有价值的只能是产生理想后对理想的理性思考，不仅让产生过程中的错误几乎没什么危害，而且，能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不喜欢思考的孩子即使经历了邪恶也不会发现、识别邪恶，更不会产生消灭邪恶的动机；即使产生了正确的理想也可能淡忘，甚至可能转为邪恶的理想。但是，早期理想的正确性仍然很重要，只不过，产生时的正确性不那么重要而已。”

我其实也不打算在工作状态很好的时候惹是生非，当然，我不认为肉体的接触算是惹是生非，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老夫老妻，“这我能接受。为实现一个远大的理想做准备需要漫长的准备过程。虽然我最初以利益为目标，但是，幸亏我很快就转向通过成为科学家而获得利益，这和追求真理在方向上较为接近，属于可以接受的早期理想。之后，总体来看越来越接近于追求最大价值。我们确实在理想的初期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约了时间精力，这当然不是因为决策过程正确，而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如此看来，我们后来遭遇很多挫折也算是运气守恒律的体现。”

“我们之所以需要大量运气，是因为社会过于邪恶。当时，没有人教育我们存在真理或者社会有大量邪恶；没有人教育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更不要说远大的正确理想；没有人教育我们关于理想的产生和实现的方法。所以，我们只能相当不合乎逻辑地产生这些观念，这需要运气；但是，我们也确实比所有智人更合乎逻辑，所以，运气的优势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需要的运气要少得多。其实，法律就应该规定所有人都有努力发现真理、识别邪恶乃至消灭邪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功利主义的智人不愿接受这样的法律，因为那缺乏利益，甚至可能利益为负，会让绝大多数智人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他们更愿意接受义务教育那类义务，因为那在统计意义上会增加自己未来的利益，也是绝大多数智人能履行的义务。即使如此，还有人因为不利于当前的个人利益而不愿接受这种义务。为了个人利益而接受教育是错误的推理过程，以个人利益为切入点鼓励穷人接受教育也不是普及教育的正确方法。知识、教育对灵魂是必要的仅仅因为它们对追求真理、消灭邪恶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对智人的进化是必要的。可以理解为，所有智人都要接受教育的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要消灭智人，而且

要追求尽快地、尽量彻底地用逻辑生物取代智人。因此，以智人的权利、偏好为理由拒绝教育、思考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

大概是因为晚上的长时间思考，阿梦明显比我状态更好，这反过来也督促我提升状态。这有些像是她的灵魂在某个局部的思想发生了热核反应，散发的热量不仅传导到其它局部，也通过语言传递给了我的灵魂的某个局部，导致我的灵魂内也发生了热核反应，这一过程会持续下去，直到我们无力维持这一链式反应。甚至，这些在夜深人静时在地球文明的一个极小局部产生的某种逻辑热量会通过某种渠道加热很多智人的灵魂，引发很多连锁反应，最终使地球文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不禁有些热血沸腾，发现了新的研究方向，“理想的远大并不是单一的属性，包含影响宏大、悠久、精深等属性，而且，越来越宏大、悠久、精深。我们在纠正理想方向的同时，也在使理想更有深度，即追求逻辑基础更合理，对人类最基础知识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理想的影响越来越宏大、宽广、持久，影响的推理方向、事件越来越多，影响的时间越来越长，对灵魂、历史的影响的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无限持久地影响一切灵魂、所有历史。可以认为，理想的深指的是在基础方面越来越小、越来越集中，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扎根越来越深；理想的远、广、大则是指在应用方面越来越多、前景越来越广阔，在知识体系中不断向上生长。因此，好的理想必须根深叶茂。绝大多数智人只追求有利益的理想，高度关注理想的后果，只考虑提高理想的可行性；我们不仅追求理想的逻辑性，还考虑理想的原因，反而不怎么考虑可行性、后果，最终，反而有巨大的后果，甚至，必然有百分之百的可行性，最终，必将用我们的理想改变智人的信仰、历史。”

阿梦眼睛一亮，“你总算彻底清醒了。”

我说：“问题是，即使远大、宽广、深远、正确的理想产生了，也往往缺少利益，在漫长的现实生活中要比容易实现的理想更容易消散。至少我是多少受困于这个问题的。虽然真理的价值可以无限增长。但是，在理想幼小、虚无缥缈的时候，如何跟强大的利益对抗？我在这方面只能说做得还可以，绝不能说做得好。”

“对功利主义者，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没有真理可言。我当初巩固理想的经验其实不值一提，很功利主义，后人一定会找到比我强的方法。我认为，关键是不要忘记理想。巩固理想的最好方法就是多想这个理想，直到能合乎逻辑地放弃这个理想为止。我当

初能做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想象力，因为惦记着理想能感到快乐，所以，这不是什么光荣或正确的过程。要点是不因为利益乃至现实利益的冲击而忘记理想，如为了家庭、收入、未来前途而放弃理想。即使是感觉实现理想无望的时候，经常想想它也可能有惊人的后果，可能改变人类的历史。仅仅是因为有了一个经常惦记着的理想，即使我并不确定那是不是正确的理想，我很多时候的行为都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如爱思考、爱读书。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有无限大价值的。虽然怎么看它们都是一个小孩普通的日常行为，但是，因为有了理想，那和其他孩子的读书、思考的预期价值是不一样的，想的问题和结果是不同的，而且，坚持得越久，行为和预期价值就越是与众不同。经验主义地通过表面现象判断价值是错误的，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反例。”

“要像你这么说，我能牢记理想应该感谢贫困，感谢身体经常提醒灵魂利益不足。如果很小的时候每天都能有充分的物质享受，我可能不会追求理想。幸运的是，物质条件改善的时候，我的理想已经很坚定，不会因为利益而改变了。这么说，我并不是必然追求真理的。”

“我觉得你低估了自己。物质享受并不一定使人缺乏正确的理想，关键在于理想是什么，如何衡量理想。财富、感官利益之类的理想必然缺乏逻辑的必然性，或者说，这种理想的根不够深。如果没有更合乎逻辑的理想，可能会追求那个理想。但是，一旦有了更有价值的理想，也拥有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做出抉择并不太难。这类似于同时受到两种力，最终的选择取决于合力。边际递减规律在这里也有一定的作用。一方面，真理的价值是稳定的，就像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是稳定的一样，即使悲观的时候也不会是负数。同时，追求真理不需要多少条件，任何时候都可以追求真理。另一方面，物质享受的利益是边际递减的，而且经常会出现负数，可能出现无聊、无事可做这类情绪。同时，还会出现亏本、失恋等情况，让人想追求都追求不了。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努力追求不能由自己掌控的理想，和你恋爱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幸运的是，搞定你还比较容易。”在一番不可避免的打闹之后，她继续说：“追求真理几乎是最具有独立性的追求，哪怕全社会都不愿意配合，我们也能追求。何况，追求真理也是唯一价值无限大的目标。几百亿智人仅仅因为追求真理不如追求利益有利可图就不追求真理，实在愚不可及。所以，即使正确的理想无法战胜错误的理想，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只要让所有理想共存，正确的理想和错

误的理想就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确保正确理想的生存。随着理想的成长，平衡点会不断向着正确的理想移动。”

我给出了我的看法，“智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小心错误的信仰、价值观的影响。如果总是用利益衡量利弊，几乎从不用价值衡量，真理的利益不仅会有限甚至可能为负，可能因此被彻底放弃。你更重视从理论上强调理想的价值，禁止自己用利益评估。也许是因为我是更强烈的功利主义者，所以，我的意见是让能力、信仰成长得足够快即可，这能让自己越来越多地考虑价值，逐渐改善自己的偏好，让正确的理想的利益也可以和物质享受的利益相提并论。这样，我就能从逻辑为感官服务的感官至上，变为感官和逻辑、理想共同决策。到了这一步，感官的代理人就很难把理想赶出灵魂了，反而可能最终被理想赶出灵魂。如果成长的速度太慢，一旦步入社会的时候理想仍然弱小，要维持理想的生存可能就难了，更不要说成长。”

“是啊！当今社会就像个大染缸。很多人在学校还有理想，姑且不论是否是正确的理想，步入社会后，就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驱使下立即向其他智人靠拢，忙于谈情说爱、养家糊口、改善现实、职场前途，关于真理的理想的地位迅速下降。其实，我也是快工作了才成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也挺悬的。说起来，你的方法功不可没，因为我认为那很可能是实现理想的相当不错的方法。这让我的功利主义、结果论认为理想主义也不错，理想主义的结果中也能有功利和好的结果。所以，功利主义、结果论成为了理想主义的暂时的盟友，一起对抗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从众等邪恶，帮助理想主义获得了灵魂的控制权。而且，结果论、功利主义最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决策权，因为理性主义告诉它们，不追求这些目标不代表没有这些结果。所以，加强理想并不一定要通过有机的自我增长，寻找盟友、兼并盟友也是加强理想的一种途径。”

“说到盟友，你比我更像一个好的盟友，经常为了拯救我不惜牺牲自己，我经常觉得你是用力过猛了。”

“拯救的过程也没有多么痛苦。不对！真是近墨者黑。我居然用快乐-痛苦来评价。”

“你能不能停止对我的攻击！错误是你自己造成的。为了避免受到我的邪恶的影响，你应该誓死捍卫你的理想、理性。”

“说实话，小女子不知道和夫君在一起还有生命危险。”

“奴隶干掉奴隶主的事情很多，也许，你应该再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没关系，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仙女。”

“珍爱生命，远离理想。”

“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是一个热爱传统的人，我最早的理想就包括对伴侣的理想：温婉贤淑，不会跟我打架斗殴，至少打不过我；我说什么是什么，不会怼我；我做什么她都崇拜，她做什么邻里称颂。可是，就因为你，它们就这么去了。”

“你的梦想和我的比起来真是弱爆了。岂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梦想你真要是觉得好就自己做到好了，我不会介意的。”

“你不肯改变我可翻脸了！我的理想要变成让你一生随时随地都面对痛苦。”

“你可吓死我了。不可否认，大概是因为边际递减规律，得不到的容易升值，我还是有些向往琴瑟之好的，哪怕是甜言蜜语的假话，偶尔有一些似乎也不错。不得不压制这些偏好大概是和自己的对立、否定相爱的代价。”

“人心不足蛇吞象。我觉得你应该小心天打五雷轰。你总是低估已有的，想着没有的。”

“你这话怎么不对自己说？”

“由于对你的失望，我以后要无性婚姻。”

“这怎么行？失去打击敌人的快乐会让生活雪上加霜。最起码也要公事公办。”

“办什么事？我明天就出家。”

“后天记得回家。”

“你居然不关心我在哪里过夜？”

“你是逼我翻脸？”

“你现在好多了，从不翻脸。”

“谢谢。”

“就喜欢翻云覆雨。”

“把猪手拿开！”

第九十三章 阅读方法

我开始思考是否要服从命令。我对命令的反应早已不是听和不听这么简单，这已经成为一种本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那时，我对老师留的作业都是抱着审查的态度，例如，政治作业几乎不做，历史地理大约有兴趣才做，数学物理倾向于容易就不做。初衷不怎么样，仅仅是不想做无趣的事，但是也算是以恶止恶。有了理想之后则是为了提高效率，毕竟，有了难以实现的理想，浪费时间就是消灭理想。这种审查不会都正确，但是，结果不重要，最关键的是目标，即最有效率地追求理想；其次是过程，即用逻辑推理审查一切的方法。

对一个灵魂而言，世界上存在自己不敢审查、必须接受的命题是灵魂的耻辱，无论是命令还是法律，是试题的条件还是课题的初始条件，是规律还是信仰，概莫能外。虽然当时吃了不少苦，有时似乎得不偿失，如罚抄 N 遍、请家长，但是，我认为从小没有听话明显是利大于弊的，必然和我后来在思维方面的高度自主性有关。何况，这无疑让我避免了很多邪恶的灌输，尽管这意味着从来得不到三好生这类褒奖。可是，既然灌输的可能是邪恶，那种褒奖就可能是褒奖学习邪恶、服从邪恶乃至加入邪恶，而未必是褒奖正义。这个社会的一切奖励、名誉都是类似的，长时间之后获得的名誉，如历史地位，要比当时的名誉可靠得多，但是，仍然不够可靠。只有当人类发现真理之后，才可能做出准确的评价。

现在回想，我仍然吃惊于这种目标和方法的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我得到了相当充裕的时间思考问题，几乎从未感受过课业

繁重，即使高考时也不例外。甚至，我猜测，研究思维方法比做题更能提高解题能力，是效率更高的逻辑训练方法，因为我的解题能力一直在提高，却并没有过多地做题。反之，做题似乎对思维方法、研究能力没多大帮助，因为即使是高考状元、奥赛得奖者在从事研究工作之后也普遍缺乏出色的表现。差别或许在于，研究真理永远需要有创造性、想象力的推理能力，而不是做题练就的轻车熟路的推理能力。前者能用于尽量逻辑地解决一切问题；后者更适用于某些类型的问题，如变量有限乃至固定的问题，条件不可改变的问题，可以依靠思维惯性解决的问题，等等。显而易见，后者的研究结果邪恶、错误的概率要大得多。

这番经历的最意外结果之一就是让我初步领略了意外结果的存在性。只要确保信仰、目标正确，不能也不需要证明总体结果更好。但是，应该相信结果会更好。面对正确的目标，如果预计结果不会好，很多结果论者会放弃目标，其余的结果论者会努力找出更多结果。我开始的时候也是结果论者，总是苦恼于无法证明自己的目标方法必然更好。但是，我逐渐发现，如果要理性地通过比较结果来比较目标和方法的优劣，需要推导出所有可能的结果和每种结果的概率，但是，逻辑推理的特点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能推导出有限的结果，却必然有无限多的结果。如果只是大概预测一下可能的结果，必然有大量结果无法顾及。因此，对于好的目标和方法，必然有很多有价值的结果是无法预测到的。而且，很多好结果只是无数可能的好结果中的一个，不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永远无法成为必然会出现的结果。我甚至怀疑，正确信仰的最主要价值是这类非必然结果，即现象，而不是极少数必然的结果。说起来，这有些像是长尾效应，也可以理解为所有现象的价值的总和必然超过真理的价值。

所以，做一件事之前去思考其后果的思维习惯是错误的，即使这有时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却并不代表决策过程的正确性。例如，如果教育大众犯罪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不能犯罪，这不仅是功利主义的也是结果论的。可以预计，不能指望这种人在可以不受惩罚的时候不去犯罪，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为了坚持正义而正面面对来自邪恶的惩罚。进行这种推理过程错误的守法教育，能预计到降低当前犯罪率的现实利益，但是，会影响未来的不仅是推理的结果，还有推理过程。广泛采用这种教育很可能导致未来的乱世更乱，不仅因为没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匡扶正义，也因为到时候法律的惩罚会部分失效。那

时，虽然可以通过奖励等功利主义方法引诱国民抗击邪恶，但是，坏人也会利诱人民打击正义。而且，这种反反复复的趋利教育的最大恶果在于使人相信天下苍生皆为利往，那么，只要利益够大作恶自然也是可以的，这就为乱世的产生埋下了伏笔，让小乱容易演变为大乱，因为乱世作恶可以不受惩罚。之后，社会不会因此认为坏人屡禁不止是长期功利主义法制教育的恶果之一，而会认为教育还不够，所以，会努力通过加强刑事惩罚、加强破案率保证坏人不得利。那么，这些信奉功利主义的坏人仍将存在，只不过会等到下一个乱世，而且，教育越努力潜在的坏人越多。当然，我相信，即使是我也无法发现这种邪恶制度的所有不良后果。

总而言之，改变信仰，用纯逻辑信仰取代功利主义、结果论、经验主义等错误的信仰，才是解决智人作恶问题的关键，也是唯一的终极解决方案。虽然正确的信仰、目标必然有好结果，但是，世界上没有多少正确的目标，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如何正确地选择目标。智人认为好的目标、理想，往往只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和正确的理想几乎无关。我也没有过于认真地思考目标，目标的很多变化是受到了阿梦的理想的影响，而阿梦又主要依靠灵感改变理想，这包括各种理想之间的无数次的散射、合并、分解。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当初能够不断接近正确的理想是因为大量的思考，而不是正确的思考，是统计结果而不是必然结果。

当时，我们无法按照本能用结果、利益修正目标，因为结果不好、利益不足被我们视为需要克服的困难，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放弃目标的原因。这就产生了如何选择、改变、放弃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说难也不难，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用逻辑推理审查目标。但是，也说不上容易，因为我们直到最近才意识到这意味着我们相信逻辑至高无上。我们从隐隐约约地按照纯逻辑信仰做事演化到发现纯逻辑信仰居然用了几十年时间？这似乎是人世间最难的归纳之一了。人类早就在很多事情上不顾利益、结果地追求某种合理性，但是，却从未因此归纳出真理。这是因为人类只在一小部分事情上这么做事吗？真要是这样，这又涉及经验主义这类邪恶的信仰了。

我们从小就关注目标，审查目标的正确性，这取得了很多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往往是可以不断升级的，越来越有价值的。例如，按照老师的教导，学生的天职是完成作业，我无法接受，甚至不能接受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就像我从不认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一样。

而这方面的思想之后会升级为不遵守不合乎逻辑的法律、传统、经济和社会规律，等等。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因为老师比我更有知识、能力，而且有无数比我强的人都支持老师，我却不知道有任何人支持我，也许，爱因斯坦可以除外。现在回想，当一个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努力思考这种很有价值的问题，无论思考的结果是否正确，其结果都要比做没有价值的习题更好、更有价值。我坚持认为学生的目标组合中也可以包括研究，甚至，研究才是更重要的目标，哪怕多数行为是学习，目标也可以是研究而不是学习。随着时间的流逝、经验的积累，我对这一观点越来越有信心，不仅因此越来越自信，也相对地越来越轻视智人的传统、能力。这甚至会体现在学习上。例如，我敢于怀疑题目，敢于给出条件不足、没有正确选项之类的答案。与首先怀疑自己相比，从结果、分数的角度看，可能得不偿失，但是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从未想要经验主义地研究这个问题，对此没有统计。

如果以学习、分数为目标，首先怀疑自己很可能是更好的解题策略、方法。但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心理暗示，不仅可能无法获得很高的能力，还可能在拥有能力之后仍然不敢与邪恶等不合乎逻辑的现象战斗，可能成为权势的附庸。所以，即使是一个正在解题的学生，目标是解题、高分还是毕生的价值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正确的理想必须根深叶茂，这样，即使是做一道普通的习题也可能有相当深远的、难以估价的影响。当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种把自己和出题老师平等对待的立场，就像是我们是同事，而不是我接受他的考察，毕竟，我已经在如何成为科学家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有信心，有若干自己比老师更正确的经验主义证明。所以，我其实在智人中算不上多么结果论、功利主义，只不过，我始终没有相信逻辑，而是最初相信我自己后来又相信阿梦，相信正确的方法能令未来的我受益，所以，基本不考虑一时的结果、利益。

如此说来，阿梦总是批评我的结果论、经验主义，它们乃至我的整个灵魂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从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这委实有些冤枉。我在这两个方面明显强于社会但远远不如阿梦，仅仅因为我和她朝夕相处，就让我总是有巨大的危机感，让她总是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情。当然，这也算不上不公平。阿梦的推理能力、现实主义应该也有同感，阿梦也要经常在这些方面承受来自我的压力乃至怒火。我不会发出既生瑜何生亮那种不理智的抱怨。毕竟，他们二人少了一人就很可能没有赤壁的胜利，也就无法登上历

史舞台，我们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们二人确实敌对，我们充其量算作真爱假恨。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阿梦愤怒的表情，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觉，情不自禁地效仿周星驰隔空赠吻。

一声轻笑把我惊醒，阿梦捂着嘴咯咯笑着说："不好意思，没忍住。"

我有一种被窥破隐私的羞恼感，"没道德！"

"我让你把手拿开，你就陷入冥想，这叫道德？我有理由怀疑你这是阴谋诡计。"

"阴谋诡计？"我嘀咕道。大概是有些累了，我一时没想明白这和阴谋诡计能有什么相干。

她快速说道："别想这些小事。我认为多读书也会对理想的产生和演化有所帮助，当然，即使是好书、名著大部分也是谬论，关注利益的坏书也不一定一无是处。"

"读书的效果并不仅仅限于培养理想。例如，我觉得那些文学名著中的英雄主义对我的影响就挺大，至少要比浪漫爱情、忠君爱国的影响更大。"

"英雄主义确实重要，因为优秀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是需要胆量的。不仅产生理想需要胆量，追求理想也需要胆量。否则，即使受到正义的触动，即使憎恨邪恶，也不一定敢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当然是锻炼胆量。"

"你不用锻炼，你的胆子可不小。"

"那要看和谁比、怎么比。说起来，很多貌似平等的事情其实都相差悬殊。例如，所有人即使读同样的书受到的影响也相差悬殊。甚至，即使有些人读名著、学术著作，有些人读庸俗的小说，也不一定前者就比后者收获更大。经验主义的判断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关键取决于灵魂的信仰、读书的方法。我读的大部分书都是有理想之后读的，而且是有选择地读的。尤其是，我从初中就开始快速阅读，读书总是伴随着快速的判断，跳过一切我认为没有价值、难以认同的内容。这极大地影响了人生价值。"

"你这种人读书的结果如果不与众不同才是怪事。我觉得，遇到你这样的读者，作者可能要被气死，因为这应该算是一种对作者的不尊重。不过，你确实 get 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尽管也必然漏过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即使在内容的价值上做不到利大于弊，在能

力、方法上的收获也可以算是无限大了。你的阅读方法是以强烈的自信为基础，似乎就是不相信作者的判断力更相信你自己，认为自己筛选后的片段比任何一本书的整体价值更高，通过筛选一切书籍而使自己单位时间内读到的内容比所有人阅读的内容价值更高。即使是老师要求必须读的书，你也可以不读、少读，可能一边读一边思考这种邪恶的教育制度，虽然读却不进脑子，等等。你一度宁愿不背书然后被老师罚到操场上去大声背书，也不愿意主动背书，还对我说有益于锻炼呼吸系统，这理由立即就让我凌乱了。我推测一番后，发现这背后的推理太复杂。总体来看，我认为你是不愿对邪恶缺乏抵抗，宁愿屡败屡战，也不愿意不战而败。虽然经常战败通常对经验主义者都不是好事，会养成认输的习惯；但是，你这个经验主义者很可能是剑走偏锋，考虑的是不加抵抗地放弃抵抗更不是好事，会养成更坏的习惯。由此可以依次归纳出两点：有些事情不见棺材不落泪也不是坏事，老话中就没什么真理。你对于被迫做不愿做的事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通过修改方法乃至目标提升价值，通过修改灵魂中的推理，有意无意地让一件现在的坏事或没什么价值的事为未来的整体目标服务。”

显然，她从小就在经验主义地观察我，甚至是研究我。这种遇上知音、知己的感觉让我脑海中一片清明，“在阅读方面我确实有不少心得。哪怕是经典的学术著作，如果因为晦涩难懂而降低了阅读、筛选的速度，可能单位时间的阅读价值还不如通俗作品。对我而言，阅读的价值集中在能力低、状态差的时候，如小时候，精疲力竭的时候。如果将能力高、状态好的时候与能力低、状态差的时候相比，阅读、学习效率的提升幅度远远不如研究、创造效率的提升幅度大，所以，能力高、状态好的时候要少读多想。相比之下，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更愿意将好状态用于学习。当我能力不足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助我判断文字的价值，所以，我早期努力多读名著，因为那里集中了人类认为的最有价值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确实是最有价值的内容。能力够高的时候，就不需要别人帮助我判断，我自己能够从各种犄角旮旯找出最有价值的文字。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后很少连续地读一本书、一篇文章，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当今社会很少有一本书能在较长的篇幅内持续保持价值；因为我尊重我的判断，即使是错误的判断，因为判断力需要在不断犯错误中成长，也需要自信心，所以我不能怕误判；因为我的追求主要是能力的长期增长，不是知识的增长。这种阅读方法的收获是多方面的，纯逻辑小说的起源就与此有关。我

很早就开始跳过风景、相貌这类描写，那不仅没有价值，存在的理由也很荒谬。好人就要相貌堂堂，发生好事就要晴空万里，重视这种玄学的作家到底是自己没有脑子还是认为读者没有脑子？可笑的是，绝大多数智人因为某些神秘的功利主义推理证明了自己确实有这类没有脑子的倾向，进而，即使有脑子的作家也因为结果论、功利主义，为了销售量、稿酬而越来越倾向于这么写作。最终，这使得这种邪恶且荒谬的写作方式成为了一致的经验，而经验主义战胜了一切作者和读者的理智。甚至，这直接影响了社会现实，例如，这个世界上从不缺少相貌堂堂的邪恶政治家、骗子。将无法合乎逻辑的逻辑关系通过不断重复确立为逻辑关系，这就是智人创造邪恶的惯用伎俩，最终，自诩为聪明的智人频频对这种关系深信不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血缘关系的信任，而血缘关系和善、爱都没有逻辑关系。”

“我认为你也谈不上聪明。你认为肉体的亲密才代表爱，合乎逻辑的观点必然是那和爱无关。”

“可是，我爱你的肉体，你就不爱我，你认为这必然合乎逻辑？如果说邪恶是一种排斥力，也应该邪恶越多斥力越大，你对此如此敏感是如何合乎逻辑的？”

“我也没有不爱你！算了，这个问题算平手吧。对现在的你来说，重要的不是书的价值，而是段落、句子的价值，这只有靠你自己去找。所以，你有时候竟然会很重视在通俗小说甚至网友评论中读到的一句话。我觉得，你几乎就是把智人的作品当作计算机随机产生的语句，你从一切语句中寻找正确的命题，以此激发灵感。说实话，刚知道你读书的方法的时候，我是有些犯嘀咕的，毕竟，你连爱因斯坦的书都是有选择地读。我那时可不认为你这辈子有希望达到那种水平，也不知道什么能力的指数增长，所以，我心里产生过你算哪根葱的想法。可是，你对自己当前或未来达到那种能力有自信，这肯定是件好事。所以，虽然我也不清楚傻大胆和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勇敢之间的区别，我当时什么都没说。似乎，我那时不相信我对你的判断，我却相信你对你自己的判断，这挺像你后来不相信自己对纯逻辑信仰的判断，却相信我对纯逻辑信仰的判断。说起来，我们都挺勇敢的，敢于把重要的人生选择交给旁人，至于正确性，多少有些运气成分。”

“我觉得你当时想的不可能是我是哪根葱，而是我是蠢猪。因此，我认为我有权惩罚你。”

“你不要乱找借口！我是不可能那么想的。”

既然她这么说，我有些遗憾地放弃了，准备装模做样地做总结后就去吃早饭，“所以，理性上只要认识到理想的价值，哪怕这完全不合乎自己的偏好，也能通过改变偏好而扶正理想。这就是逻辑至上，用逻辑改变人的一切，包括信仰、灵魂、感官、身体。当理性发现比偏好更好的存在之后，要把偏好当作敌人，但是，对抗敌人并不只有消灭，也可以利用。所以，可以利用偏好的边际递减而谋求理想和现实、正义和邪恶的共存；可以利用经验不适用的场合让经验、偏好主动交出权力，为逻辑、理想争取主场优势。”

阿梦对我肚子的叫声置若罔闻，“看来，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你那时要比我狡猾多了。面对同样的敌人，我只会直来直去，想着消灭敌人、清零；你总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打击敌人的同时还能想着和敌人共存、利用敌人。”

我满脑子想着早饭，随口反击道：“那你分化瓦解敌人算是怎么回事？不仅结盟还能兼并。我很怀疑你早就对我别有用心，却装成一个傻白甜。回想起来，我的一些偏好最近消磨殆尽了，你敢说和你无关？”

阿梦开始滔滔不绝地推理，“我还发现，为了理想牺牲现实也不是都是好事。有些时候，是为了无限大价值而牺牲无限大价值，这会让人难以选择。此外，无知也是个问题。因为无知，总是不愿意深入地想下去，就像打仗的时候不愿过于深入敌后一样，有某种不安全感。如果在某一个方向上花的时间精力多了，会担心这是不是想错了，里外里损失就大了。所以，那时还是太功利主义。虽然我没有过于计算利益，也还是计算了一些，而且，每次计算都是不合算，这也是我越来越不喜欢利益的一个原因。而计算价值越算越合算，所以，我越来越喜欢价值而不喜欢利益。我上学没好好学，不是不想学，很多时候就是想着理想、想象，而不愿读书、听课。在我看来，就是为了价值牺牲利益。”

我有些听不懂，听着听着，疑云渐起，“你不打算否认？”

她突然陷入了沉默，似乎很快就能入睡。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我是不是落入了你的什么圈套？”

她无奈地开了金口：“你应该保护我有不说的权利。你也需要这种权利。”

主张无限坦率的人居然要求保护隐私权？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只要她不装了，办法多的是。知道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不怕牺牲，我就用正义谆谆教导。小才人肯定也清楚自己违反了很多原则，内疚得抬不起头，弱弱地说："我就想经验主义地研究一下快乐的边际递减原则是不是真的成立。"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不应该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我在探索关于偏好的变化规律。人体似乎会自动归纳感觉。如果在一种快乐的结果中同时加入与之无关的痛苦、愤怒等负面情绪，会通过降低这种快乐而自动降低对未来的快乐的期望，从而改变偏好。甚至，在过程中加入负面因素也可以奏效。"

"解释不清楚、信息不完整也是欺骗。"

她的脸色有些白，"你只能说我没有及时交流信息，可不能说我撒谎。我没打算瞒你一辈子，而是在等待实验结果。具体实验过程就是利用你的自尊心让你透支、难堪，看看是否能有效降低你在身体方面的需求。"

"因为害怕受罚而撒谎、逃避是懦弱！"

她大声地证明自己不缺乏勇气，"我要努力征服你而不让你享受到征服我的乐趣！我要每一次都像一个满不在乎的胜利者！"

我不仅不饿了，甚至被气饱了，"哪里来的这些鬼点子？"

她小声嘟囔，"我又不缺想象力。"

"真没想到理想主义者居然这么不要脸。"

她气愤地反击，"我那是有追求，最多也就是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为了实现改变你这一理想我简直太难了！我那就是孤注一掷，实在是因为改造你的偏好价值巨大。再加上以价值为目标并不排斥结果中存在利益。所以，捏着鼻子做了！不过，我要声明，我是理想主义者，不是合乎你理想的人。"顿了一下，又轻声嘀咕："也没那么不理想吧？"

我鄙夷地看着她，“你什么时候学会不择手段的？”

“当然是近墨者黑。而且，这不是重点，目标才是重点。你应该感谢你能成为我的目标。”

“可我是方法主义者，必然关注方法，尤其是被你的方法打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我不擅长创建方法，但是一些经验主义的方法还是可以借鉴一下的。”

“这次借鉴了什么方法？”

“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当然我不是经验主义者，因为我完全为逻辑服务，不是为身体的利益服务。对我来说，你的一切都是我的理想、信仰的工具，早就说过你是奴隶，我引导你自我改善，何罪之有？”

“如果计谋失败呢？”

“我有信心！”然后声音低了下去，“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我冷笑道：“是你自己没什么损失吧？不过，看在多年情份上，算啦！这段时间便宜你了。”

“我没有！你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我没有吃亏，但是我的利益主要是价值构成的，这次赔了血本了！”

“你再敢撒谎就要二罪并罚！既然价值是最高原则，你怎么会牺牲价值？”

“我不撒谎！我是为了未来的价值牺牲现在的价值。”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亏得我一直想着帮助你，结果你竟然如此阴险。”

虽然我们不是武夫，不擅长打架，但是，这不妨碍采用有问题打一架这一方法，毕竟，目标不是通过打疼对方获利。但是，真实的目标太过复杂，以至于一段话也未必说得清，其中有简单、普适的价值，也有她的、我的、现实的、未来的等各种复杂的利益，甚至，她打到我不仅对她有利益，我似乎也有。

她一拳打在我面门上，“谁先动手？”

我气得大叫：“你你！”

阿梦似乎也反应过来，小心翼翼地说：“我错了！太激动了，先欠着吧？”

“亲兄弟明算账。我们两个太像一个人也不好，不利于价值的最大化。我为你做了很多事，结果，一到辩论的时候总是你为我牺牲很多的样子。”

“我以前……”

“严于律己！”

“你以前……”

“宽以待人。”

“我们……”

“不要套近乎。”

“总不能打脸吧？”

我阴恻恻地说：“可以，吊起来打！”

那场面想起来就好笑，她笑得喘不过气来，趴在我身上啪啪拍着我，我疼得一闭眼的功夫，跨栏运动员已经逃出生天，留给我惊鸿一瞥。

第九十四章 尽量逻辑地分配利益

念念不忘的画面加上格外丰盛的早晨，有效地缓解了我对某人正在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阴谋家的担忧。

阿梦开始说她昨晚思考的成果，“人人平等不应该是通过强制所有人有相同的某个值，不论是收入或价值，而是强制所有人有无限大的价值。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于把重点放在无限地满足需求，这纯粹是为了争取低等生命的支持。身体的需求不仅不应该成为满足的重点，而且应该成为消灭的重点，甚至，灵魂中没有无限大价值的需求也不是重点。人类社会应该要求每个人必须有无限大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是说满足需求不是目标，甚至，绝大多数时候也不是方法。需求及其满足过程基本上属于现象，应该利用它们为无限大价值服务，而不是牺牲价值为需求服务。”

阿正一边啃着玉米一边说：“我明白。比如，啃着玉米可以去猜想真理是不是像玉米粒一样排列，大多数有序，但是也经常有些真理出现在序列之外，需要用想象力、创造力去发现。”

阿梦沉着脸，“你嘴里的玉米粒刚才都无序到我脸上了。”

阿正嬉皮笑脸，“那当然对应于无法证明的真理。”

我认为有必要捍卫一下舒舒服服吃饭的权利，“功利主义会认为吃饭的时候思考真理有伤身体，这和长远价值也有关系。”

阿梦说：“如果是为了长远价值保护身体当然是个理由，但是，一辈子都没有思考过真理的人没权利使用这个理由吧？对他们而言，任何时候都应该思考真理，什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概莫能外。我能理解你现在没状态，所以，当然可以休息，或者胡思乱想。”

虽然又累又饿，我的灵魂仍然被迫激发到了工作状态。虽然智人对这种工作状态习以为常，我们通常更偏爱主动工作的状态，那种即使没有报酬也要工作的状态。我讨厌受迫工作的状态，但是仍然理智地忽视了她的暗讽，“所以，医学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让吃饭时思考问题不危害健康，还应该取缔吃饭时不要说话的传统礼仪，而不是说服所有人为了健康、礼仪而专心、安静地吃饭。”

阿正一声欢呼，玉米粒四射，“虽然我支持吃饭时说话是为了利益，但是，这有助于以恶止恶，有利于帮助大家讨论真理。”见到阿梦目光不善，赶紧向我求救，“再讲讲旅游这种方法的好处吧，昨天显然没讲完。”

我说：“好的旅游不仅能为提出正确的信仰服务，也能为向正确的信仰转变服务。在经验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下，功利主义为了利益会支持逻辑而不是经验，功利主义也知道这时候应该依靠逻辑而不是经验。也许，打破经验和利益的联盟，让利益和价值成为盟友，这才是旅行最大的好处。而相信纯逻辑信仰就像是将利益和价值的盟友关系长期化、稳定化。”

老爷子说：“当然，旅行只是你找到的逻辑主场，但是绝对不是必然的、唯一的、最佳的主场。”

阿梦说：“你这个现实主义者旅行的主要目标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改善自己的现实，包括改善自己的方法、信仰。我这个理想主义者旅行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新鲜的理想，寻找灵感的来源。例如，我每到一个新鲜的环境中都会努力观察各种新事物，用逻辑分析它们的善恶，这要比自己空想，或者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观察自己熟悉的社会环境有效得多。”

阿正问：“你们旅行中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情？这岂不是比工作还要忙碌？”

我哈哈一笑，“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不过，正是在这种忙碌中才能彻底恢复疲劳。我旅行的第一周通常是用于摆脱疲劳、厌恶工作这类负面因素。这时候对于旅行的新鲜感最强烈，满脑子想的都是尽量提高旅行的快乐、效率。例如，我会计算如何让路线更合理，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一定的成本、付出一定的努力后如何能看到更多更好的风景。再例如，我会努力评估各种风险，如汽车误点，是否会迷路，等等。一周后，风景看得多了有了审美疲劳，身体也开始疲劳了，工作欲望却开始产生了，开始产生灵感。这时，重心开始从看风景逐渐转向捕捉灵感，当然，还是在边看风景边捕捉灵感。再过几天，开始有强烈的工作欲望和大量灵感，再加上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对再好的风景都有些缺乏兴趣，这就是回去工作的信号。所以，训练能力、恢复状态、欣赏美景乃至工作，这些都是能在一次旅行中兼顾的。当然，能力不足的时候，可能做不了太多的工作，但是至少也能完成恢复状态、训练能力、纠正经验主义信仰这类简单的任务。能力提高到足够的水平才谈得上有足够多、足够好的灵感。我很早就猜测在旅行中应该能获得灵感，但是，早期的很多次旅行都很少有灵感。”

阿梦说：“他的工作方法之一是追求急于工作、必须工作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喜欢将工作欲望压制到几乎压制不了再工作。当他饥寒交迫、走路一瘸一拐的时候，就会迫切想念工作了。对此，我很无

语。一方面觉得这个功利主义者很可怜，另一方面又觉得一个功利主义者能通过方法主义成功地对付身体，让身体愿意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做最终会消灭功利主义的事情，这很了不起，是找到了一个功利主义地消灭功利主义的路径，这为找到让其它邪恶自取灭亡的路径提供了先例。受到他的影响，我也倾向于工作到严重缺乏灵感和状态再休息。我不敢说这种大起大落最好，但是，显然是有些好处的。身体是否愿意从事研究工作不是是否从事研究工作的判决条件，灵魂是否渴望研究工作、是否认为必须工作才是；或者，结果论地按照研究是否有足够快速的进展来判定也是可行的，能快速推进的时候才去研究，否则，宁肯做提高能力、改善状态等准备工作。关键在于，永远不能接受低效的研究。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一样。他旅行不是因为想要旅行，而是非常需要旅行。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活着有点意思、有点价值，不应该以做螺丝钉为目标，更不能以此为荣。一个灵魂必须追求活得绚丽多彩、有无限大的价值、拯救无数的生命，让人类社会乃至逻辑世界少了这个灵魂虽然不会立即变得很不一样，但是会在很久以后变得很不一样。不仅是现象很不一样，更要让价值有巨大增长。一个灵魂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可能永远做不到，但是，却从来不应该不以此为目标，就像一个灵魂可以没创造无限大价值，但是，却不能不以创造无限大价值为目标。”

我近乎本能地反击，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推理就容易有瑕疵，容易极端。“纯逻辑信仰的要求太高了。例如，两个灵魂要稳定地在一起不能因为对方的身体可爱，而应该因为灵魂可爱，不仅要有价值，而要有巨大的价值，要永远在一起甚至要有无限大的价值，这简直就是要毁灭爱情。总不能让俊男美女都分手吧？”

这推理能力实在惨不忍睹，连阿正都歪了歪嘴。话一出口我就感受到了尴尬，幸而，我们对彼此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常常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相信对方能自行发现问题，也能减少一些自尊心的不利影响。阿梦说：“你的方法的整体性、效率、逻辑性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是我认为你是方法大师的一个原因。每次我想到你从小开始琢磨方法，直到今天取得这么多成果，都让我深深感受到逻辑思维带来的指

数增长效果。例如，你现在让旅行受到严格的成本约束主要原因甚至不是为了训练逻辑能力，而是为了让自己很好地恢复工作的欲望，同时还要压制对旅行的热情。如果旅行的时候总是那么舒心快乐，不仅很难恢复工作的热情，也很容易在工作遇到困难时就惦记着旅行，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旅行家，对工作没有好处。所以，你倾向于走路、爬山而不是乘坐汽车、缆车；经常脚上带着各种水泡、血泡回到工作中去；经常住低端酒店、青年旅舍而不是高档酒店；经常啃面包、自己做饭而不是去饭店。虽然利益受损，但是，对灵魂、工作、价值有好处。”

我猪油蒙了心一样认定这是毒奶，“舒心的状态往往是合乎经验的状态，能带来利益，但是，会从很多方面导致价值受损。我的旅行虽然貌似穷游，但是，此穷游非彼穷游，目标是为了创造价值而不是为了节约金钱。所以，我并不排斥为了没吃过的美食、没经历过的游乐园、没见识过的女人花钱。”

老爷子暗暗竖起了大拇指，阿梦说：“我们有时也会风尘仆仆、汗流浃背地徒步进入高端酒店，感受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似乎有助于让我的灵魂正确定位。平时，我们彼此对灵魂的要求太严格，多少让灵魂有些喘不过气来。在那种环境下，我的灵魂会感受到那些勤勤恳恳地为肉体服务的灵魂极度可怜，会想到不同灵魂选择的截然不同的生活，以及未来几十年必然完全不同的经历、结果。关键在于，各种人生选择并不是平等的，因为杀人和救人是不平等的，追求价值和追求利益是不平等的，为灵魂和为身体是不平等的。这些经验主义的感受让我很庆幸自己的一生没有成为为细胞卖命的一生，让我的灵魂觉得平时的付出是值得的，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愿意去泯然于智人之中。最终，即使是我残余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也不主张我回到那种高度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生活中去。”

阿正说：“好的旅游难道不是无忧无虑的旅行？你们这种旅行简直就是给自己找罪受。”

阿梦说：“旅途要有足够的艰难，这样才会迫使愚蠢的身体开始怀念艰苦工作的美好时光。而且，回去工作的时候，由于状态恢复和灵感的积累，再加上旅途中的艰苦，工作已经不再艰苦，那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很像是追求爱情终有所获的感觉，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段工作的蜜月期。如果旅途舒适，工作的时候还怀念着旅途，那太不合理了。所以，如果旅途中的风景出乎意料地精彩，充满欢乐、舒适，我们往往会加入一些艰苦的徒步、食宿，目标就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地降低、压制对旅行的预期，相对提升对研究的预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真理。所以，我们是通过理智地分配功利，建立更好的功利梯度为创造更大价值服务。研究真理时我们会有意地改善生活的舒适度，不研究真理时会有意降低生活的舒适度。这些都是利用身体的自动归纳能力，增加身体对真理、价值的好感，降低身体对没有真理、价值的生活的好感。例如，我有时会吃着薯片、樱桃在空调房里想问题，而看风景的时候我更倾向于矿泉水就面包，忍受严寒、暴晒、水泡、冻伤。所以，纯逻辑主义者在现实利益上的损失并不很高，而绝大多数智人习惯于为了利益最大而分配利益，这不仅损害价值，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甚至损害个人的长远利益。当然，这个方法更适合于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随着信仰逐渐转向纯逻辑主义，影响会不断降低。”

随着食物的不断摄入，我的脑子有了些能量，“我们不追求无脑的旅行，甚至，可以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追求无脑的生活。我不认为多思考是一种麻烦，依靠经验、身体的本能才是一种麻烦，甚至是灵魂的耻辱。无脑总是和工作乃至生活的低效相关联的，甚至，明明有脑子却要无脑地生活的时候就是杀人的时候。至于思虑过度的痛苦，身体或许害怕，灵魂则不需要害怕，当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化解，如旅行。一种工作累了可以停止这种工作、换一种工作，而换一种工作的休整效果未必就比无脑差。甚至可以说，灵魂对任何一种工作感到疲劳，都存在其它工作能达到有效地休息的效果。例如，锻炼身体、听音乐在某种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工作。所以，我把旅行和研究看成两类不同的工作，通过不断切换而大致实现了永远对某种工作充满

热情。另一方面，既然灵魂的日常生活应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这种始终合乎逻辑的工作安排就能理解为灵魂的正确生活方式。所谓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人为地割裂人生的两个部分，是不够逻辑的人生安排，是找不到更高效率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结果。只要想尽量好地追求一个目标，人生就必须是一体化的，可以把一切工作当作生活，反之亦然。阿梦就是不能对生活和工作的统一性有正确的认识，她能接受通过满足口腹之欲改善工作时的经验，但是，不能接受传统道德不能接受的工作方式，尽管那必然不是必然更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却可能成为更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阿梦说：“别那么自信！你的很多发现都是概率性的，是走了狗屎运。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放弃你喜欢的工作方式，如不再旅行。”

虽然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我本能地说：“我踩到的最不可思议的狗屎就是小时候碰到了你。”我没有说我也可能放弃她，尽管这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却是我很不愿意发生的。虽然我不相信自己说话有言出法随的效果，但是，很不理性地认为能降低一点可能性也是好事。

阿梦在搁置利益追求价值方面要比我强很多，“话说回来，即使因果推理做到极致，也是不足以发现真理的。所以，不逻辑、运气的成分必然存在。为了争取运气，一方面不能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浪费运气，另一方面也要各态历经，因为各态历经就像是运气的拾荒者，是在四处寻找运气。所以，旅游不仅是逻辑的主场，也马马虎虎算得上是运气的主场。正是因为你从小各态历经，勇敢地尝试了一些上千亿智人都没有尝试过的思想，我才幸运地和你走到了一起。那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认识，因为我们小时候认识的人很多很多。”

我觉得今天状态太差了，简直是被她吊打，很是恼火，“各态历经并不是只会捡到宝，也会沾上脏东西。例如，我曾经被各色人种偷过、抢过；虽然你感觉遇上我是幸运，但是对我就很不幸。只不过，应该相信总体效果是利大于弊。”

第九十五章 万有引力

阿梦说：“从当时的角度看，我们的相逢对你我当时的利益都有些不幸，因为那些利益后来都缺乏增长。所以，决策时需要考虑到信仰是一个变量，不能按照固定的信仰来衡量。按照我们现在的信仰，儿时的行为缺少利益；在儿时的信仰看来，则是现在的行为没什么利益。”

我打了个饱嗝，功利主义想到了饱暖思淫欲，自尊心认为这太不要脸了，主张通过有价值的推理争取挽回颜面。纯逻辑主义在输出指令前最后把了把关，认为虽然动机和推理过程都不好但是结果还行，决定从善如流，“正是因为信仰的差异，当智人还在让身体决定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却在由灵魂决定如何选择、分配食物。我们让行为和真理之间关系越密切的时候生活越好，这就像是自己在给行为、思想发放报酬，让更有价值的那部分灵魂更加舒适，尽管这个社会没有对此提供任何报酬。这也算是一种自我雇佣吧。”

老爷子说：“但是能兼顾利益和价值并不一定是好事。”

阿梦说：“没错！你以为自己兼顾利益和价值很了不起，忽视了这种信仰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信仰。最合乎逻辑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自己研究真理，那基本上是在努力通过多研究实现多利益，目标、信仰是错误的；应该通过纯逻辑信仰，将更合乎逻辑作为信仰，通过研究真理实现更有价值、更合乎逻辑。智人的追求目标主要是各种利益，由于纯逻辑主义者有了真理这一目标，那些目标都降级成为了顺便获得的结果，最好的也仅仅是成为像旅游、各态历经这样的临时方法。所以，你的主场优势理论有助于转变信仰，可能有无限大价值，但是，这只是间接具有无限大价值，毕竟还不是真理。你不能满足于这种过渡期的暂时性优势。”

阿正说：“照此说来，虽然各态历经很有价值，但是，最准确的理由是它现在比以往的所有方法都有利于创造价值，而不是它最好地兼顾了价值和利益，更不是最有利于创造价值。”

老爷子笑着说：“你越来越能抓住要点了。”

阿梦说：“有些事只是现在很有价值，有些事永远很有价值。前者是不独立的，往往要通过后者才能很有价值，只是通过后者才能做到有无限大价值。当然，智人做事只追求很有利益，可是，甚至连现在很有利益都做不到，绝大多数时候只能做到现在对自己很有利益，不惜损害自己未来的利益、社会整体的当前利益，更不要说损害价值。自称智人实在是接近于白痴的行为！”

不能做白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不仅合乎纯逻辑信仰、自信心等信仰，也合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乃至现在的个人利益。甚至，我也做出了晚上可能被阿梦嫌弃所以要加油这种荒谬的推理。在压力面前，我有了某种顿悟，“如果考虑到信仰是不断变化的变量，决策的时候，不能仅仅按照上一时刻的信仰追求利益最大，也要考虑到信仰的变化趋势；不仅要考虑信仰不变条件下周边各种可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周边各种可能的信仰变化。信仰的变化类似于空间度规的变化。所以，在平直空间中的物理定律相当于在信仰不变条件下追求最小作用量，而弯曲空间中的物理定律就相当于在信仰变化条件下追求最小作用量。所以，万有引力就是改变信仰的作用力。”

阿正有些生气，“你这是在犯罪！我们本来都很有思想，你这么说话就把我们的思路都给堵住了。”

阿梦笑着纠正：“这对我来说也几乎是两眼一抹黑的领域。不过，思想并不需要照顾所有人，一个人的思想既然可以比全人类的思想更有价值，当然也可能比我们几个人的思想有价值。我会尽力支持你，但是你不要期望太高。我模模糊糊记得，弯曲空间的几何学中是用两个量表示一段距离，一个上标一个下标，就像 dx^i 和 dx_i，而 $dx^i dx_i$ 代表了距离的不变价值。就我的知识结构而言，我最关注的问题除了无限大的价值就要算是永恒的价值，也就是不变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不变的价值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切入点。”

压力更大了。这不仅是让我承担几个人的工作，还给我做出了一个最低价值示范。我心想，幸好这是和阿梦在一起，丢脸还有耍赖的

余地。当然，有退路并不意味着不努力，“坐标变换就相当于用不同信仰衡量一个不变的利益，导致同一个利益有不同的 dx^i 和 dx_i 分量。例如，小时候吃一个苹果当时的利益为 5，这是当时的信仰的评价；按我现在的信仰来判断，一个苹果对我的利益可能为 1；在未来的某种逻辑生物看来，利益可能为 0.01。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存在最大价值，就必然要求价值具有不变性。否则，按一种标准最大，按另一种标准最小，这就没法追求了。要获得不变的价值，就要包含对信仰的度量在内。在我现在看来，现在的信仰价值为 1，小时候的信仰应该是 0.2，逻辑生物的信仰的价值为 100。这表明了某种增长属性，因为我是按照合乎逻辑的程度判断的。所以，从我现在的角度看，小时候吃苹果的不变利益应该记为 5X0.2，现在的评价是 1X1，逻辑生物的角度看是 0.01X100。如果以小时候的估值为标准，当时的利益为 1X1，现在是 0.2X5，未来是 0.002X500。这样，利益就能成为不变量。”

阿梦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智人一样，都过于强调利益的某一方面。他们只强调资源的估值，完全不管信仰可能改变，不承认自己的信仰可能价值很小，所以强调美、快乐的绝对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强调智人的信仰价值很小。可是，我不认为这应该是双方各有各的道理。”

我说：“当然不是。正确的信仰之间不仅具有价值的不变性，也要尽量合乎逻辑。具有价值不变性并不能说明价值或信仰的正确性。例如，即使小时候的我接受逻辑生物的估值理论，使得估值成为不变量，也不意味着小时候的我的信仰、估值正确。当然，能接受价值不变性会是一种进步，代表承认逻辑生物的信仰和我的信仰都可能正确，接近于真正贯彻了真理的相对性，而不像智人，一方面说真理是相对的，一方面坚决追求利益，坚决否定纯逻辑信仰的正确性。但是，最正确的知识，如信仰，是存在真理的。完全错误的只能是智人的一切信仰。”

老爷子说：“应该追求同时满足价值不变性和信仰的正确性，而前者应该视为后者的结果。”

阿梦说：“所以，为了让智人接受纯逻辑信仰，可以首先让他们认为这是可能正确的信仰，接受不变价值理论，但是，不能因此让智人满足于这种信仰是正确的，并不是满足价值不变性的估值就是正确的估值。”

我感觉还能继续提升状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纯逻辑信仰，也并不是唯一的，所以，对一个行为有不同的相对估值。例如，有些人更相信逻辑，有些人更相信逻辑是逻辑的，有些人相信不逻辑是逻辑的，而它们是不同的信仰，尽管差异不如功利主义和纯逻辑主义那么明显、对立。最为对立的一对信仰可能要算逻辑和不逻辑。在不逻辑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向逻辑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自由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大约就对应于钟慢尺缩。某一时刻，会离开自由主义的空间-时间，进入了逻辑主义的空间-时间，相当于进入了黑洞。但是，黑洞又不是全黑的，会改变外部的自由主义空间-时间。如此看来，黑洞应该是对称的。如果坐标空间对应于自由主义空间，动量空间就对应于逻辑主义空间。两个空间中都应该有黑洞，而且，黑洞是两个空间之间的桥梁，就像逻辑主义空间中的很多因果推理始于自由归纳得出的命题；而自由主义空间中归纳在一起的命题也可能都是因果逻辑的结果，来自于逻辑主义空间。当然，纯逻辑信仰中并不只有自由主义和逻辑主义这一对对立的信仰。”

阿梦说：“这么说，纯逻辑信仰应该是一系列信仰，无限多个信仰，并不是只相信逻辑，而是可以相信纯逻辑构造出的一切信仰，哪怕是很复杂的信仰，如‘逻辑是逻辑的是逻辑的是逻辑的’。但是不相信无法纯逻辑地构造出的信仰。不过，这里似乎也有平移不变性，不断重复的‘逻辑是逻辑的……’并不比逻辑更复杂，完全可以把‘逻辑是逻辑的……’重新命名为逻辑，这样，逻辑就会变成复杂的命题。”

我说：“虽然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我们刚才推导出来的那些纯逻辑命题虽然很匪夷所思，还是很可靠、很合乎逻辑的，例如，最合乎逻辑的信仰不止一个，宇宙中应该只允许那些最合乎逻辑的信仰存在，价值应该是一个不变量，计算价值时应该包括信仰的价值在内。似乎，如果用放大镜看纯逻辑信仰的内部结构，它就不再是

一个唯一、不变的信仰，而成为了无限多不断相互作用、变化的信仰，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构成了逻辑世界，应该就是宇宙。当然，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不属于这些信仰。从价值的角度看，这么一段枯燥的推理竟然可能有这么多真理在内，有无限大价值，比任何公司、很多国家都更有价值。但是，从我的感觉来看，刚才乃至今天早晨都只能说普通甚至糟糕。如果没有价值审核，甚至可能觉得这段生活有些无趣。”

阿梦对阿正说：“你看，我们放弃畅所欲言的乐趣并不一定是坏事，至少，我们可能欣赏到很有价值的思想。因为我们多少是功利主义者，在刚才这段时间里，你根本不想听，我也有些昏昏欲睡，这很有警示作用。”她转向我，“不过，你的猜想太多了，和纯逻辑信仰的距离有些遥远，不是我们现在能深入研究的。”

我说：“你只是从纯逻辑信仰出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了只有信仰没有方法乃至广泛的基础知识的缺陷。我不仅有物理学知识，也对纯逻辑世界的理论抱有逻辑上简单、形式上优美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信仰，它们可以和纯逻辑信仰配合。对于这类信仰，我不能说它们一定正确、必然不会导致谬论，但是，至少是不错率较好的信仰。像坐标空间和动量空间的对称性、逻辑和不逻辑之间的对称性，因为简单、优美，所以我喜欢。我也愿意让纯逻辑主义和纯自由主义成为一对完全对立、互补的信仰，而不是像我们之前认为的它们完全是一回事。说起来，最初的动机不怎么样，因为我的功利主义、自尊心不喜欢和你一样，更愿意让自己独一无二，想和你保持距离。但是，这一结果合乎逻辑，就像是宇宙中相互吸引往往并不会导致两者合二为一。如果因为相互吸引就完全一样，以相互一样为目标，那很可能反而是邪恶。现在，我对于我们两个灵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搞不清楚了。它们不像是依靠短程的强相互作用束缚，反而更像是两个相互吸引的庞大星系，每个星系围绕着自己的星系核、黑洞不断产生新的物质、星球。”

阿梦长叹一声，“我无法理解你。你能把很多猜想当作信仰，我做不到。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能在众多推理上取得众多结果，有些

结果甚至让人爱不释手。不过，不知道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们要如何证实或证否坐标空间和动量空间对称这个猜想，似乎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而且，即使是纯逻辑主义者也很难断言这是否是最合乎逻辑的理论。不过，我想到的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无法和必然合乎逻辑的信仰之间和谐地变换。例如，逻辑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能接受用逻辑或自由评估价值。如果用逻辑评估，逻辑主义价值信仰价值最大而且不断增长，自由主义的价值趋于零、越来越小；如果用自由评估，自由主义价值趋于无限大，逻辑主义趋近于零。但是，逻辑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无法接受用利益评估价值，反之亦然。”

我说：“价值的不变性不容易立即找到应用，但是，考虑到信仰的可变性还是可能的。智人往往能比较资源的各种变化，如这个女友和那个女友，但是很少比较信仰的各种变化，比如自己的审美观是否可以改变。他们不能像对待资源一样随时随地比较信仰的各种变化，例如，少追求美食、美色多追求思想。这主要因为身体给灵魂灌输了很多信仰，这些信仰不容易改变。但是，存在灌输信仰这一事实并不是不尝试改变信仰的理由。”

阿梦说：“如果能同时尝试改变信仰和资源，利益的起伏会更大。例如，如果因为改变美食的欲望而改变食品方面的消费，利益就会大致正比于消费量的平方。如果欲望不会改变，利益就基本上正比于消费量。”

我说：“空间弯曲并不仅仅来自于信仰的多样性，还需要增长、发展的不均衡性。欧几里得空间是信仰多样但是发展均衡的空间。从价值的角度衡量，某些地方可能更先进，有些地方会比较相对落后，导致思想为了增加价值而流向更先进的地方，类似于受到万有引力的吸引。但是，如何确定存在不均衡是个难点。单位时间、单位空间的价值这类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并不存在时间-空间的某种绝对正确的、先验的度量。一切坐标系都是许可的，这接近于一切逻辑上可能的信仰都是可以用来表述真理的。协变、规范场大约都是和这种不变性有关的。”

他们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打了个饱嗝，这似乎打断了他们的某种计划，让他们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最终，还是阿梦大着胆子说："我必须告诉你，我支持不下去了。"

我阴森森地说："你刚才再次试图作假，证明不受惩罚的邪恶几乎必然会再犯。"

阿梦答道："我之前没有骗你，但是，刚才确实是欺骗。这最多表明我的善意，不忍让你难过。"

我说："我的观点和你不同。在我看来，这至少表明，当你发现邪恶可能不受惩罚之后，就会试错邪恶。所以，必须严惩欺骗行为。"

"你相信有恶必罚，相信有恶必罚的环境下人类才会不作恶，所以，重视有恶必罚的价值，努力抓住一切邪恶。但是，你也应该允许价值观的多样性。我更相信不作恶，无论有没有惩罚的约束，我都会努力不作恶。所以，我不需要惩罚机制来约束我的行为。而且，既然我不相信身体对灵魂的约束，惩罚我的身体并不能对我的灵魂起到约束作用。虽然惩罚能通过自尊心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这也不是合乎逻辑的机制。"

老爷子说："基本上，芳芳相信人性本恶，阿梦相信人性本善。"

阿梦说："我认为，如果把人性当作身体的本能，人性本恶；如果把人性当作灵魂的本能，人性本善，因为灵魂的本能是尽量合乎逻辑。"

我说："我明白惩罚不是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它是临时方法的一部分，而且，至少对大多数智人而言是不错的临时方法。你不能一方面强调价值观的多样性，一方面不许我按照我的价值观惩罚你。我想，你肯定不会因为受了惩罚就不追求不作恶了。"

阿正勇敢地站了出来，"可是，我们都欺骗了，难道你还要一起罚不成？"

第九十六章 报酬的分布

在阿梦的带领下，他们三人各自拎起一根法棍，冷笑着围着我转圈。这种戏剧化当然不会引发挨打会不会疼或者如何避免挨打的推理，反而刺激了一些正确的推理，“法不责众不可能是合乎逻辑的理由。一方面嫉恶如仇，另一方面，轮到自己就都想着逃避惩罚，这是个人化的功利主义信仰。不能恶人少就惩罚，恶人多就不罚，那有利于甚至是在鼓励邪恶做大做强。”

阿正不服气地说：“你不断试错一定有很多邪恶，都受罚了吗？”

阿梦说：“有些我罚了；有些他自己罚了；有些他当时不知道是邪恶；早期，他没有惩罚自己的原则。当然，欠债是个问题，惩罚自己轻轻下手也是个问题。”

我说：“你不要要求太高，能做到自我惩罚就不错了。让别人惩罚自己的邪恶也许让邪恶这个原因有了较好的结果，即无利可图，但是，过程不如自我惩罚，毕竟，惩罚邪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识别和避免邪恶。足够理性的人是不需要刑法、刑事处罚的，因为只要能证明自己的邪恶，就应该自我惩罚。甚至，大众也可以惩罚自己的错误。例如，出现公社化、山呼万岁这类邪恶的时候，几乎所有公民都对邪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该主动惩罚自己，甚至可以立法惩罚全体。智人并不蠢，只要有一两次大众对大众的惩罚，大众就不会装疯卖傻说自己无知。即使原来真的是因为无知，有了这种惩罚制度，也不会有人再敢无知，所有人都必然关注正义、真理，会努力学习，尽力认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大概率是邪恶的，什么大概率是合乎正义的。否则，功利主义者的方法就会很简单，随大流即可。”

阿梦笑着给了我一击，“自我惩罚没什么了不起，我惩罚我挚爱的人更了不起。”

老爷子说：“对很多功利主义者而言，肉体的惩罚是小事，被公认参与邪恶事大。逻辑生物认为，世界大战的罪恶不能由少数人完全承担，和一些国家几乎全民邪恶、不反对邪恶必然有关，智人现在的

历史明显是在将重大邪恶的几乎全部责任推卸给极少数人，以保护邪恶的大众。”

阿梦说：“如果全社会当邪恶没发生，帮着掩盖邪恶，这只会让类似事件不断出现，因为后人眼睁睁看着犯错的人没有受到惩罚。例如，既然之前操控舆论的人没有受罚，这个职业就不仅不会消失，还会有无数人抢着做这份工作，甚至会越来越强地操纵。如果当初那些罪孽深重的家伙被扣除终生的养老金，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善有善报是原则的话，给邪恶的行为发放报酬当然是在助长邪恶；如果说报酬可能被花掉，无法追回，养老金总是能停发的。明知某个群体的工作对人类是犯罪，还要为这些邪恶的工作发给他们高昂的养老金，让他们活得更久些、更幸福些，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罪犯肯定有话说。”

老爷子说：“惩罚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公告犯罪者的邪恶。让罪犯光鲜亮丽地生活在社会中，这对智人中大量的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影响极为恶劣。”

我说：“永远不能让人以为因为邪恶的只是上面的一小撮人所以只要我够卑微就算不上邪恶。在邪恶上，必须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包括大众的邪恶，也包括宽容大众的邪恶这种邪恶。甚至，宽容大众的邪恶都不能说是小恶，这是普通人千百年来反复作恶的根源：只要上面邪恶，下面就有大量的人跟风。我不认为那些人不知道、不能知道那是邪恶，只不过，上面能派发利益，跟风牟利又不会受罚，功利主义者自然不愿费心去识别邪恶。甚至，很多人将法不责众乃至从众视为信仰，只要众人追求的，自己就去追求，像财富、异性、权势，根本不去想这是否合乎逻辑。不过，即使是功利主义者，过于从众也是一种错误的追求方法，甚至是一种愚蠢：只有蠢货才会在大概率邪恶的政府中冒险青云直上，虽然富贵险中求，但是，那显然风险过大……”

阿正给我重重一击，我刚要瞪眼，阿梦说：“你有什么意见？少说点你的功利主义思想。身体、利益受到惩罚不是邪恶的正确结果，因为它惩罚的不一定是邪恶的主体，也不一定是必要的。既然纯逻辑主义者不认为人是身体，那么，如果是灵魂犯错，惩罚身体干什么？为了借助神经系统让灵魂痛苦、控制灵魂？那和奴隶主、身体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即使结果正确，原因和过程都不正确，大概率会助长功利主义。这种错误的推理要不得。”

阿正说："那像我犯错长大后就不必受罚了吧？我现在毕竟无知啊！"

阿梦说："无知不是不受惩罚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更关键的问题是延后的惩罚是否合理。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未必是正义，因为我们现在的灵魂早就不是当初那个灵魂了。如果灵魂已经转变为善良的灵魂，现在追加惩罚只会在当初放过邪恶之后继续让正义痛苦。这和没收养老金是不同的，因为那些养老金是作恶的报酬的一部分。"

我说："你这个观点提醒了我，应该让所有报酬都有延后机制。研究真理的主要报酬必然要延续到无限远的未来，因为其绝大多数价值出现在未来。但是，并不只有真理会影响未来。按劳取酬应该代表按照劳动的价值获得报酬。既然价值是以后兑现，既然价值有不确定性，报酬就必然有延后性、分布性、不确定性。劳动后立即领取所有报酬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事实上，惩罚也应该是一个分布。现在认定一种行为是犯罪，不等于以后也是如此认为，所以，对于很可能有争议的犯罪，如政治犯，不应该有明确的刑期当然更不应该有死刑，随着思想的改变，随时可能释放，也随时可能追加处罚。"

阿梦说："让报酬呈现为一个分布是公平交易的体现。其理由其实是很复杂的。首先，善恶有报是有必要的，即使是迟来的正义也要比没有正义强。对于工作导致的邪恶，能不惩罚肉体最好。对报酬进行修正本身并不代表惩罚，只是禁止作恶还能获得报酬这一怪现象，但是，这也有助于减少体罚，因为作恶得到的好处会减少。当然，如果作恶太多，追加体罚也是可能的。其次，报酬必须呈现为分布。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既然智人不能长生不老，有养老需求，应该考虑将部分报酬延后到老年发放。但是，这只是若干理由中最不合乎逻辑的一个理由。因为善恶必然难辨，一个人工作的价值有不确定性，那么，报酬就理所应当地有不确定性，有必要扣留一部分报酬等待善恶澄清，当然，也有可能追加报酬。不同工作的不确定性会有很大差异，所以，报酬的分布会随着工作而不同。创业公司的工作价值主要和企业成败有关，所以可以通过股票期权的形式使报酬呈现为分布。善恶有关的工作可以将相当一部分报酬以房产产权的形式支付，确认正义或至少不邪恶后才能真正获得所有权，那可能是获得使用权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可以想象，如果在邪恶的工作岗位上辛苦一生，最终被剥夺主要财产，即使没有肉体惩罚，也是一种相当严厉的利益惩罚了。第三，由于人类对邪恶比较无知，但是，又可以通过自己的

努力降低这种无知，所以，延后支付报酬将鼓励每个人努力鉴别自己的工作是否邪恶。而且，越是正邪难辨的工作越要将大部分报酬延后。例如，军人、警察、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是支持邪恶还是支持正义，价值差异巨大。因此，可以强制性地增加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的比例，可以强制性地购买房产且不可转移，目的就是强制性地增加未来可罚没的资产，迫使这些功利主义者有区分善恶的动力。”

我说：“一旦把法律惩罚的焦点放在邪恶上，一方面，会大大提升法律惩罚的标准，很多算不上邪恶的问题可以减轻乃至免除惩罚，如环境污染、交通违章等等。那些行为即使价值是负的，也不会很大，远远比不上那些以邪恶为工作的人的罪恶。另一方面，会增加法律惩罚的不确定性。现在合法的行为不代表未来合法，不代表不邪恶，所以现在合法的行为未来可能受到未来的法律的制裁，如独裁、支持独裁，等等。”

阿正说：“如果惩罚过去的邪恶是为了阻止未来的邪恶，那么，只要未来不再犯，现在就不需要惩罚。但是，你们也说要对一些邪恶追加惩罚。”

我说：“你大概是想让那些作过恶的老爷爷老奶奶安享晚年。理论上，灵魂改变了就不需要惩罚。但是，智人极不擅长改善灵魂、信仰。我认为，很多罪犯说的后悔是功利主义的后悔，后悔仅仅是因为受到了惩罚。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邪恶很少有人为之忏悔，即使害死了很多人，也极少有人自杀谢罪。要在功利主义社会中推行正义、善，实现善有利恶有损是必然的要求。”

阿梦又敲了我一棍，“但是，这种方法成本高昂，需要庞大的立法执法司法体制。而且，法制社会只能让人做到表面的善恶，并没有正确的善恶基础，也就是正确的信仰。智人的正义没有合乎逻辑的基础，所以，他们行善、不作恶往往是为了利，或者为了宗教等错误的信仰。要是在纯逻辑主义社会中，根本不需要法制，只要做到善有理恶无理就够了，这足以让所有纯逻辑主义者认错，也能防止再犯。所以，善有利恶有损算不上正确，只是一个临时的方法、原则。真正能够保证正义的是信仰的转变，从功利主义转变到纯逻辑主义。”

阿正挺高兴，“我从现在起相信纯逻辑信仰，所以，以后不要罚我，给我讲道理就可以了。”结果挨了阿梦一棒。

阿梦说：“相信纯逻辑信仰会有很多表现的，不是想信就能信的。而且，我认为当今社会的焦点不是惩罚违法的坏人，而是不要奖

励不违法的坏人，不要给他们发放报酬。无论是否已经改过，给恶人报酬都应该能免则免。大恶人舒适地住着作恶赚来的钱购买的房子，小恶人住在监狱里，善良的人不少已经死于非命，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正义可言？这种经验只会鼓励邪恶。我不认为让作恶者步入老年后感受一些痛苦有什么不道德之处，尤其是，这些痛苦来自于恶行无酬这个必然不会错的命题。在智人目前的认知水平之下，一件事是否邪恶可能要多年之后才能盖棺定论，很多人年轻时做的事情要到老年才能知道结果，甚至，很多人做的事情到死都难有定论，但是，即使只有一部分事情能体现出善恶有报，都能加强智人的正义性。”

我揉了揉脑袋，“讨论后才发现关于惩罚有这么多问题。原来以为我能自我惩罚是大善，原来这也只是临时方法，我太自以为是了。”

老爷子说：“这种错误智人难免，智人的几乎所有美德、优点、优势其实都算不上，往往是矬子里拔将军，甚至有很多就是彻头彻尾的邪恶。”

阿梦轻轻敲打着我的脑袋，“你的方法肯定不是邪恶，甚至可以算是有助于帮助功利主义者转向正义的很不错的方法。不过，要是从这个角度看，你对自己的惩罚确实太轻了，远远不如我对你下得去手。你应该承认，你害怕我的惩罚有助于你向正义靠拢。我觉得你现在表现不错。”

功利主义不想受到惩罚的威胁，转而支持纯逻辑主义，“但是，惩罚不是让智人趋向正义的正确的、正义的方法。所以，哪怕结果不错，也应该减少乃至避免。我以后不再惩罚自己了，不再依靠利益的指引去发现正义，当然你也不能。我们要尽量靠自己的灵魂努力依靠逻辑趋向正义。”

阿梦有些惊讶：“这么快就能变个人？你的推理能力肯定够，但是，我觉得你只是脑袋一热做出的决策，这种意愿是不稳定的。虽然我也做不到完全依靠逻辑趋向正义，但是，只是一部分依靠逻辑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何况，即使过程不是纯逻辑的，只要纯逻辑主义掌握着最后的审核权，就不会太不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我忘了历史的细节。只记得智人的法律确实转为按照作恶的程度惩罚犯罪，按照所造成的价值损失衡量作恶的程度，而不管犯罪的直觉感受。”

阿梦说：“这么说，碎尸案的损失肯定比不上宣传和推广邪恶、惩罚正义的损失。如果最高的刑事处罚是死刑，最应该被判死刑的是危害全人类的人而不是杀死一个人的人。”

我揶揄道：“那往往意味着有几万、几十万人应该被判死刑。所以，最好还是废除死刑。”

老爷子说：“大众犯罪当然应该与个人犯罪同罪。曾经有一个独裁的国家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事后，该国建立特别法庭审判战争罪行，认为不能因为政府蛊惑就认为大众的错误有情可原，那是在讨好大众。所以，判决战争期间的所有公民为社会做 1000 小时义工，不仅帮助本国重建，也帮助被侵略的国家。甚至，一些战争时期的孩子也主动加入自我惩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识别善恶，尽管法律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该国还罚没了所有人在战争期间的养老金赔偿国外的损失，补偿战争时期受到伤害的孩子。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给人类造成这么大损失却获得报酬是邪恶的，而且，不能因为自己在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就逃避惩罚。由于这些都是自我惩罚，不是在外界压力下做出的决策，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先河，这个国家很快就获得了世界的谅解。而且，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独裁者。”

我说：“这种变化真是太巨大了。但是，也确实合理，如果政府蛊惑众人自杀大概是不会有多少人听的。大众不是完全盲从，说到底是为了功利主义信仰，奶最多就是娘哪怕实际上是狼。”

阿梦道：“按价值接受报酬或惩罚是合乎逻辑的。虽然这一观念的推理过程相当简单，但是，智人很可能最终还是需要功利主义的帮助才能接受这一观念。只要能实践这一理念，功利主义社会就会快速转向纯逻辑主义社会，因为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报酬最高，创造负价值必然受罚。但是，要让功利主义社会实现这一转变，为了战胜大量从邪恶中获利的既得利益者，战争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不会参与这样的过程，因为这一转变过程必然是大量的以恶止恶，以恶换恶。何况，虽然有上百亿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理性的思维过程转变了信仰，其价值反而可能不如首次发现纯逻辑信仰的非理性思维过程重要。”

我促狭地抱住她，“你不用这么捧我。虽然我会修改偏好、判断标准，但是，往往是微调，以小幅震荡为主，越大的变化出现概率越

小。而且，这种随机行走并不是步幅不变的行走，有时步幅大有时小。一大步之后也可能会退一大步，或很多小步。这就是随机试错的弊病。但是，既然第一次发现没有最合乎逻辑的方法，自由试错就是最好的方法。当然，很长时间进进退退之后，回头一看，也改善了很多。最初的原因完全随机并不意味着最终结果完全随机，这和自由并非没有逻辑是类似的。”

阿梦说，“你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你的信仰改变的轨迹是逻辑和自由试错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来看，也许更接近于随机行走而不是定向运动。所以，你发现纯逻辑信仰的概率极低，因为那和你最初的信仰相距太过遥远，靠随机行走无法达到，甚至直线行走都够呛。所以才需要我的飞行技能。可以说你有试图改善信仰的动机和结果，但是过程不正确也无法正确，这就是我的逻辑必要性的体现。”

我对合乎逻辑的批评还是能虚心接受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唯唯诺诺，“你的飞行基本上也是随机飞行，和我相比，只不过增加了步长。也许，可以将我们的方法合二为一：你的试错步幅大，我的步幅小；前者价值判断的可靠性低，后者可靠性高。步幅大的执行粗筛，步幅小的仔细研究细节。这是两种存在相互作用的试错，这种机制的优越性不是建立在你的试错肯定正确或更正确的基础上。即使我们的判断能力差不多，仍然应该人为地制造出搜索、试错的速度差异。所以，可以说飞行技能对于探索真理是必要的，但是，漫步乃至蠕动也是必要的。”

阿梦有些疑惑，“这能保证最终发现真理吗？”

“我敢说必要，可不敢保证充分。需要强调的是，我刚才说的可靠性指的是没有经过判断的因果推理，灵感的正确率也是没有经过判断的灵感。因果推理并不是必然正确，不过，用正确的方法判断之后的正确率会大幅提升，就像你输出的命题已经经过了因果逻辑的审核。因果推理的正确性应该远远高于归纳推理。但是，从你的灵感的价值上看，高价值乃至无限大价值的灵感的比例高得有些不正常，毕竟，真理在所有可能命题中只占无限小的比例。说实话，我无法理解灵感的重要性、可靠性、不错率如何能不亚于因果推理。”

阿梦说：“通常说的思维能力是理性的能力，是因果推理的能力，按理说，灵感和这种思维能力应该是无关的，灵感的价值也应该是完全无规、偶然的，从小到大都可能。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能

理解灵感并不完全自由，和理性的思维能力有一定关联，因此有一定的定位能力，就像研究物理学灵感会偏重于物理学。但是，我不太能理解它是如何选定价值、正确性的，只知道在理性能力提高的过程中非理性的能力也会提高。很多人很聪明，很多网络小说作家就写出了很多机智的语言，但是，在高端价值上缺乏分布。这应该是有思想但是不追求思维能力增长、不追求价值增长的结果。按照我的经验，灵感价值的下限是不变的，始终会有庸俗的俏皮话，但是，随着能力的提高，价值上限显然不同，在价值区间上的分布也会向上移动。”

我说：“这我也不太懂。我感觉这种分布像是热力学分布，能力像是温度，一个思维的价值像是空气中一个分子的动能，有高价值的思维也有低价值的思维，但是，高温状态下高价值的思维更多。虽然因果思维的数量、灵感的数量和温度无关，但是，数量更多有利于在高温下获得更多的高价值结果，有利于发生更多散射。其实，评估思维能力有很多种标准，并不只有理性和非理性。智人常用的一种能力判断标准是按照实现目标的能力判断，如能否做出一道题。但是，即使对于理性能力而言，这也是错误的标准。”

阿梦说：“不仅有些题做不出来、不应该做出来，而且有些题虽然没有做出来但是意外地取得了其它合乎逻辑的成果，结果更好，反映了更高的能力。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自由推理而言，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甚至计划外的成果比计划内的成果还要多，也更有价值。对于正确信仰以外的目标而言，用是否实现目标来判断是错误的，否则，既然我们小时候的目标很多都被放弃了，我们应该算是很无能。所以，目标是否放弃、改变对于判断能力没什么价值，至少应该考虑一下目标是否在改善。而且，既然正确的信仰之外的目标都不是必然正确的目标，要学会放弃、裁剪目标。”

阿正嬉皮笑脸地说：“所以，我不应该想着好好学习、考上好中学、生活快乐、爱妈妈……”在挨了一记杀威棒之后，改口道，“我应该想着让生活合乎逻辑，就像你们说的，工作生活一体化。”

我说：“确实，小目标都是可以为信仰牺牲的，而最基本的信仰、目标是永远不能牺牲的。”

阿梦说：“不过，不可能一切目标都追溯到信仰，否则，吃什么这类最简单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不违背正确信仰的目标都是可能的目标，即使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也是可能的目标，当然，它不能成为必须遵守的原则、方法，肯定不是真理，也不代表正义，不仅推理结果有多样性，目标、推理过程也有多样性。所以，必须用原因、推理过程、结果一起判断，三者都正确才能保证一个完整推理的正确性。所以，会有结果正确过程或原因错误这种判断。当然，有时候只要判断结果的正确性，这时，问题要简单多了。”

我说：“你对正确性的解释恐怕还不够好。首先，这种正确只是预期的正确，而预期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代表必然正确的推理，绝大多数推理是无法达到甚至是不存在最合乎逻辑的推理的。更重要的是，重要性和正确性是完全平等的，重要性不够的后果和正确性不够是一样的，完全错误也不会比一点都不重要更差。所以，像很多哲学家、科学家一样努力把文章写得无可挑剔未必好。”

阿梦点头，“相对他们，我们都更擅长相对不严谨却重要得多的推理，从而保证推理更有价值。关键在于，在重要的知识方面，他们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有些他们认识到了，如宇宙是什么、我是谁；有些他们没有认识到，像是如何正确地思维，如何最高效率地增长，正确的灵魂的特性，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方法主义，等等。”

我说：“我发现我们对价值的认识还不够全面，除了预期价值、重要性、正确性等因素，价值还会在原因、过程、结果上分布。可能出现结果很有价值，过程或原因缺乏价值的情况。推理有原因、过程、结果三个要素。虽然我们追求三要素都正确、都有价值的推理，但是，这并不是必须的。”

阿梦：“确实，三要素中有时只有一个或两个有价值。例如，既然‘我要做什么’是很平庸的推理，通过试错得出‘我要各态历经’这一结果之后，价值就主要集中在结果上。甚至，有时推理就是不完整的。例

如，有结果错误的推理，也有没有结果的推理或者说问题。不对！问题也有很多种。有时，我知道原因和结果，但是，缺乏过程，像证明题；有时，我知道原因和过程，但是不知道结果，像我要做什么。所以，找到推理的结果的过程就是一个缺乏结果的推理遇上了一个结果，两者相互吸引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推理，就像我要做什么遇上了各态历经。”

我说：“不对！我做题不是这样的。你那很像是凑得数，最多能用来解答简单的问题。我做题时不仅有缺乏结果的推理、缺乏原因的推理、缺乏过程的推理，也有孤零零的原因、过程、结果，他们相互作用组合出比较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这就像是夸克的三色。夸克的红蓝绿就对应于逻辑推理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当然，顺序不重要。少了原因的推理，就像少了红色的夸克。要点在于，强相互作用努力保持色中性就是努力保持推理完整的相互作用。所以，如果一个缺少原因的推理对应于反红色，一个孤立的原因就对应于红色，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反红色-红色胶子。但是这显然不够，因为最重要的强相互作用粒子是三夸克组成的重子，而不是两夸克组成的介子。所以，局部中性并不只有色-反色这种最简单的可能性。一个缺少原因的推理，一个缺少结果的推理，一个缺少过程的推理，三者也能组成稳定的局部结构，对应于质子这类带单位电荷的重子。例如，我做事的原则是什么，谁来验证各态历经，我为什么要各态历经这三个推理就能按照这种模式结合在一起。”

阿梦说：“恐怕你是想简单了。我们之前说过，推理过程可以指向原因，也可以指向结果。没有结果是怎么回事？另外，要观察一个逻辑推理的内部，我们现在还做不好。如果推理是连续不断的，就像逻辑世界那样，要精确定位一个推理正处在哪个要素是做不到的。”

我说：“精确定位的不准确性会不会和测不准原理有关？”

她摇摇头，“虽然你总是很有创造性，但是，这不太合乎纯逻辑信仰，因为你对于原因、结果这类概念的理解几乎完全基于经验。在你看来，当一个推理不知道向哪里推理的时候，就像一个原因；当它有

推理方向但是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就像一个缺了结果的推理。这太经验主义了。当我思考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如思考什么、怎么思考、从哪里思考的时候，即使我没有发现真理，也是在不断改变思想，不断发现又不断放弃推理的原因、过程、结果。即使我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也会一直不断地搜索、替换原因、过程、结果，不会仅仅停留在我这个原因上。因为当今人类存在不思考的状态，所以存在明确的推理起点、终点，实际上，对于不断延续、永无止境的逻辑推理而言，不应该有明确的起点、终点、过程。但是，如果只是根据经验去认识逻辑的这些性质，是靠不住的。当然，我现在只能从信仰的角度去判断，详细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你这个理论也有合乎纯逻辑信仰的地方，因为这是在用逻辑解释宇宙，利用容易理解的逻辑去理解经验难以理解的、极端神秘的夸克。”

既然讨论的效率不高，我提议这个问题的推理今天最好到此为止。在我看来，这种推理有太多不确定性，自然也就很复杂、难以说清，这样的过渡性推理最好在一个灵魂中完成，因为效率更高。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更愿意在自己的灵魂中多想一会儿。

在我看来，这个推理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合乎一个推理并不意味着合情合理，和智人一样，我这次也犯了即使推导出非必然的结果也满足于这个结果的毛病。我开始冥想，打算从我应该做什么这个熟悉的命题开始思考，习惯性地伸向怀中人的怀中，结果，遭遇当头棒喝之后就成了过街老鼠，被法棍小队一路追杀……

第九十七章 思想的散射截面

“啊！”我在真真假假的惨叫声中敦促着阿梦给我按摩。不过，我感觉她不完全是为了我的享受，也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也许，降低对爱人的身体的利益的关注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这种事如果有百利而无一害，多做点确实无妨。为了忘记痛苦，也为了让她手下留情，我尽量说服自己追求价值而非利益，“智人很喜欢建立多种信仰共存的信

仰组合，却不能认识到这些信仰无法合乎逻辑地共存，这很奇怪。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阿梦说：“确实，有些国家的信仰的核心是法制、自由、民主，有些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幸好，他们的信仰往往有重叠之处，例如，都部分相信正义的存在性、利益，所以，还有一些对话的空间。但是，存在共同的信仰并不能保证总是能够理性地解决问题，甚至，任何两个无法共存的信仰之间都可能发生冲突。例如，民主可能反对自由、传统、国家主义、理性主义等任何独立于民主的信仰，传统也是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我也不知道他们，也包括你，相信这么多信仰的原因何在。”说着说着，下手更重了。

意识到难度可能不够大，我赶紧说：“国家的问题总是个人的问题的放大。正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最关注自己的利益，这些人组成的国家也就最关注国家利益；因为几乎所有智人都是多信仰的，他们自然也不会认为多信仰的国家有何不妥；如果国民更关注自由、逻辑，国家就会大概率更关注自由、逻辑。关键在于，他们没有找到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信仰。”

这种话题足以让阿梦绞尽脑汁，“你这话有问题。纯逻辑信仰还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永远也不会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纯逻辑信仰可能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其它信仰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对！对自由的信仰也是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至少，我们目前预计最自由原则也能为整个知识体系提供非常合乎逻辑的整体解决方案，只要最大自由原则等价于最大逻辑原则即可。不过，在当今社会，不需要过于强调正确的信仰。很多时候，只要信仰是正确的命题就算得上不错，例如，对正义、真理存在性的信仰，关于方法、制度、增长的信仰，等等。它们正确，但是不够基础，但是，比对爱情、财富、血缘、忠诚、开明统治者等错误命题的信仰好得多。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量化地评判信仰的善恶，有助于改善信仰。”

虽然舒服多了，但是我还要继续努力，“对爱情、财富、血缘、国家的信仰还不是最邪恶的信仰，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将可能有价

值、有时正确的命题错误地提升为最有价值、最正确乃至最基本的命题。有些信仰将无法合乎逻辑的命题提升为最合乎逻辑的命题，将永远错误的、价值永远为负的事件提升为无限大价值的事件，那才是最危险的信仰，例如，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正义；宇宙的基础是基本粒子；某某人的思想最正确，等等。有些思想貌似没什么直接的危害，但是，必然有巨大的间接危害。例如，如果不相信绝对正义的存在，作恶就很可能没有下限；很可能妨碍人类形成共同信仰，导致战争频发。相信物质的最基本结构是粒子很可能错失发现真理的正确方向；很可能在错误的研究方向上过度浪费资源；很可能认为世界是唯物的自然也就不会接受人是且只是灵魂；很可能认为最重要的是感觉、经验而不是逻辑。它们会阻碍人类发现和相信正确的信仰，是真理的直接竞争对手、你死我活的敌人。相比之下，即使是追求爱情、财富和真理也不一定影响对真理的发现、传播和信仰，和正确的信仰属于有时是对手有时是盟友的关系。尽管它们只是无比渺小的盟友，但是，至少对我而言，功利主义、爱情都曾经帮助我发现真理。尽管它们绝大多数时候不是真理的盟友，甚至可以说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盟友，但是，总好过永远的对手。”

阿正嚷嚷道：“这些讨论太枯燥了，我们还是说说如何改变信仰吧，就像如何旅游。这个话题预期价值更大。”

一个推理的后续推理方向绝不唯一，只要大致维持在那些有无限大价值的方向上，就算不上大错。在此前提下，即使用兴趣、收入等利益来引导推理，也没什么错。但是，我的兴趣未必和他的兴趣一样，所以我想避开自己熟悉的话题，“我认为你选择话题的标准不是价值的大小，而是即时价值的大小。作为一种近似，我习惯用散射截面来衡量一个思想的直接价值，或者说一阶价值，大致相当于它和其它所有思想发生的合乎逻辑的相互作用的总的概率。这当然不够严格，但是，肯定优于不加区分地对待一阶价值和高阶价值、即时价值和总价值。正确信仰初期的散射截面很小，因为错误的信仰主宰了绝大多数思想，绝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正确的信仰。事实上，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对正确信仰的认识很有限，散射截面就很小，所以，

那时的话题比较狭隘。但是，随着我们从纯逻辑信仰不断做出推理，随着信仰的传播，散射截面会不断增加，最后，必将能够和所有推理发生散射。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错误信仰无所不在，如何改善信仰在初期有很大的散射截面。我感觉，随着信仰越来越正确，关于如何改善信仰的散射截面在最初的增长之后会趋向于越来越小，直接价值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至少其直接价值应该不是无限的。而且，短期内散射截面的大小和总价值没有明显的关联。例如，黑洞问题不仅有难度，短期内也不容易和其它推理发生散射，推理扩散、散射截面增长的速度也比不上很多热门话题，所以，短期的直接价值不大，但是，有着长远而持久的价值增长，总的直接价值反而是无限大。”

老爷子说：“照我的理解，正确的信仰在散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战胜邪恶，会不断将错误的命题修改为越来越正确的命题，而这些正确命题有自己的散射截面、价值，这些价值中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正确的信仰，这大概就是间接价值。”

阿梦说：“推理的散射截面、散射截面的增长、直接价值、即时价值、间接价值这类概念有些抽象，不好掌握。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形象的概念。一小段时间内的销量、阅读量甚至引发的思考的数量，它们虽然不是理论上的散射截面，但是大概可以作为散射截面、即时的直接价值的一种测量结果，在初期甚至可以算是比较准确。当然，智人在正确评价价值方面表现不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牛顿的《论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在最初很多年都读者稀少，远远比不上畅销书。不过，经典著作的后期销量不再能代表即时的散射截面、直接价值，因为那时会有很多书甚至课本诠释它们，衍生的理论、书籍越多，偏差就越严重。正确理论不仅直接价值更大，间接价值也更大，因为很多理论都是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甚至，我猜测，虽然一个正确思想初期的价值以直接价值为主，很久以后的价值应该以间接价值为主。”

阿正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兴趣，“改善状态的动机有什么必然性？不能通过适当地安排工作而避免状态严重下滑吗？”

我说：“我认为过于平稳的工作，就像每天几小时工作制那样的安排，是错误的。思维的状态和粒子的状态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不应该规定粒子只能匀速直线运动，因为那不是负作用量最大的运动方式。同样，研究状态好的时候因为要下班了而休息，逻辑上是不可接受的。当我的某个思维方向的即时价值越来越大之后，如果其它方向没有明显变化，我必然会在短时间内加速，这代表思想组合中该方向所占比重增加，也代表研究时间的增加和休息时间的减少。这种反应机制必然导致身体频频透支、掣肘，会经常出现状态的大幅起伏，类似于经济周期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当状态越来越差，休息时间就越来越长，最终状态越来越好，从而为下一次繁荣做好准备。”

阿梦说：“其实，我们也没有执行最好的时间分配方案。最好的方案应该是完全无计划的，就像最好的经济不应该有任何计划性。当我觉得现在该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去旅行，认为自己该工作了就回来工作。但是，由于订当时的机票价格往往很贵，我们几乎从不这么做。所以，有两个明显后果：我们往往在状态已经严重低迷之后才开始旅行，处于高度渴望旅行的状态；正因为过度渴望，容易导致预期的旅行时间过长，导致旅行的后期实际上不想旅行，不得不在旅途中开始一些研究工作。提前制订计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不可能准确预测，无论是预测研究的状态还是对旅行的兴趣。”

我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阿梦已经停止了按摩，这让我喘了一口气，“我从小就对制定学习计划深恶痛绝，当时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计划，我的经验是不制定计划更好，却总会面对来自家长、老师的制定计划的压力。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判断我的经验、偏好是不是比其他人的经验乃至思想更好，后来认识到这不会有定论，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计划永远是一种邪恶。例如，即使定时吃饭对身体确实有好处，也就是说，既有利益也有好的结果，甚至间接地对灵魂也有价值，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邪恶，因为这是灵魂受制于身体的表现。当灵魂有了更高级的外壳之后，就不会需要定时吃饭甚至不需要吃饭。只要未来必然不成立或有一定的概率不成立，而概率不是无限小，就一定不是真理。所以，一个证据仅仅是对灵魂有价值是不够的，必须

最有价值，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善、正义的证据。在我形成对自由的压倒性的偏爱的过程中，计划经济的经验、弊病为我提供了帮助。既然工厂生产什么不应该预先确定，一个工人是否在工厂上班也不应该预先确定。由于我习惯于将命题压迫到极限，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既然一家工厂、一个工人不应该保证明年会做什么，又凭什么保证明天乃至下一个小时会做什么？我承认现在的条件下对下个月做出保证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不可能是最有价值乃至永远最有价值，所以这最多只是临时方法。为了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就要不断改善制度，不断缩短保证期，就像我们不需要承诺下一分钟是否要读书、工作、吃饭一样。像智人现在这样，经常被迫签多年合同，自由是难以正确地增长的。”

阿正对着我气呼呼地说：“很多人都旅行，甚至，穷游的也很多，但是，并没有产生和你们类似的思想，如怀疑经验、提出纯逻辑信仰，这是运气原因吗？”

阿梦说：“当然不是。问题在于他们的行为没有和正确的思想发生散射，更准确地说，没有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没有和越来越有价值的思想发生越来越合乎逻辑的碰撞、散射，更根本地说，没有纯逻辑信仰。虽然能够增加价值的散射系列不是唯一的，但是，也有一定的规则。虽然中间插入若干错误的散射可能不影响结果，但是正确的散射太少肯定会让结果严重恶化。所以，正确的思维有巨大的容错空间，不是一次性的赌博，不是刀尖上舔血，但是，并不是没有对错可言。既然所有智人的思维都没能发现真理，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有必要深究错在哪里，甚至可以说，深究这一点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课题，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深入思考。答案其实很简单，只有错误的信仰才能让所有思维都犯错。这也证明了在这个时代从众意味着错误而不是正确，这个结论和从众的本意是相反的。”

我说：“智人在旅行的时候主要是和利益发生一系列散射，这不仅不会让散射系列的总价值最大，甚至不会有多少最大的即时价值。正确的信仰是确保散射正确性的根本方法。对我们而言，旅游的经验

是在和纯逻辑信仰、自由主义、方法主义发生散射，最差的目标也是改善状态，而利益常常是顺便得到的结果，这要比智人好很多。”

老爷子点点头，“所以，虽然思想之间的散射必然有运气成分，但是，邪恶的信仰很少有运气，正确的信仰则很难没有运气。”

我说：“很可能，有邪恶信仰的思想者在最好的情况下的运气也比不上有正确信仰的思想者最差的情况的运气。当然，正确的信仰也要持之以恒，时间太短是无法获得足够的价值增长的。而且，不要把正确信仰的运气看作一次性的赌博，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容错空间的。例如，由于人类有记忆，即使旅行时未能执行正确的思想散射，回到家反思时也有可能依靠记忆执行正确的散射，而这仍然取决于正确的信仰。所以，不要高估运气成分，也不要低估容错率。但是，运气还是存在的，有时甚至很重要。例如，虽然我在旅游问题上比阿梦理性得多，我并没有发现纯逻辑信仰。”

阿梦嫣然一笑，“你开始后悔了？这是因为你发现了纯逻辑信仰的利益还是价值？你运气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这表明因果推理并不优于归纳推理，双方都有机会。在信仰问题上，归纳推理甚至更有帮助，当然，最好的归纳是让归纳尽量缺乏逻辑，就像要让因果推理尽量合乎逻辑一样。前者的正确率不是关键，关键是少数正确归纳的平均价值必须更高，也就是重要性更高。你喜欢在因果推理的世界中进行思想碰撞，我喜欢在归纳的世界中碰撞。所以，你早期倾向于通过因果推理尽量逻辑地发现利益，虽然信仰错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发现的价值都比我多。我早期的信仰是不确定的，一会儿为了这个，一会儿为了那个。按照我的记忆，这些尝试并不是完全无规的，后来越来越集中在一些相对有价值的命题附近，不断地提高着归纳出真理的概率。之后，我越来越多地让旅行的经验乃至一切经验和纯逻辑信仰发生碰撞，而这种碰撞在价值、结果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此前的信仰。所以，经验主义有时有助于巩固纯逻辑信仰，但是，既不能因此认为经验主义也属于正确的信仰，也不能认为经验主义是纯逻辑信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发现正确信仰、方法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是很迟钝的。我没有一步到位地归纳出纯逻辑信仰，你也没有很快发现

纯逻辑方法。我当时进行了大量局部的、直觉的归纳，如多一点逻辑、状态、灵感、善，少考虑一些利益、传统、经验。这个过程是逐渐加速的，归纳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甚至可以说，归纳的价值是指数增长的。开始之后的很长时间都几乎感觉不到增长，直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才明显有感。必须承认，智人的神经系统在真理、正义方面感觉极度迟钝，如果一切为了感觉，是不可能发现真理、正义的，这也是智人发现真理的最大短板。”

老爷子说：“所以，你们都犯了很多很多错误，大大延后了无限大价值的发现，但是，最终仍然做出了发现。”

今天对直线推理大概不是黄道吉日，我的兴趣继续维持着鸡同鸭讲的现状。我不禁想到，这种非直线亦非随机的推理过程必然是可能合乎逻辑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推理过程不能成为合乎标准的论文？真要把这段推理重组为很多篇论文，会牺牲很多其它工作，让很多思维不能向着最合乎逻辑的方向前进，这岂不是有违写论文的本意吗？另一方面，经验主义的论文喜欢通过列举数据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但是，这虽然合乎标准但是并不合乎逻辑，它们的结论也往往说不上重要或正确。而我们的讨论几乎不涉及数据、经验，更不需要关注其真实性，推理过程和结论却重要、正确得多。论文究竟是逻辑优先还是经验有限，又或者是编辑部的规则优先？

面对同样感兴趣的两个话题，我决定求助于概率。我闭着眼睛狠狠捏了阿梦的屁股一把，结果，她抬起右手给了我重重一击。这不仅让我放弃了更顺眼、更轻松的话题也深远地影响了历史，我一边呲牙咧嘴一边说：“嗞！物理学喜欢研究一个粒子的散射，但是，要研究增长问题，就要研究一系列散射。由于宇宙的庞大规模，也因为难以跟踪结果，这是很困难的，所以，难以经验地确认宇宙中的微观增长机制。思维和社会的规模都要小得多，也更容易通过追踪一系列碰撞而认识到价值的增长、系统的扩张。这种跟踪的困难既有因果性也有归纳性。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对人类毫无了解的生命像观察宇宙那样观察人类社会，他可以观察到读者 A 读到了思想 X，但是，A 在发展 X 之前，还可能做很多事情，如吃喝玩乐，观察者很难跳跃地将最终的

发展和 X 联系起来，这就是追踪因果性的难处。不仅从 X 能发展出某个思想 Y，从其它思想、事件也能发展出 Y，只不过，概率会有所不同。其次，思想甚至可以是许多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更大的难处。如果 X 的后续来自 X 和 Y、Z 等思想的共同作用，观察者必然难以准确认定 X 的作用。即使是我研究自己的思想的来历，也会遭遇这个问题，一些我认为次要的思想是否影响了结果、影响有多大难以确定。”

阿梦说：“就目前能研究的系统而言，灵魂对自己的自我观察是整体性最强、因果性最好、追踪性最强的观察，在增长、增长机制、长期后果等方面有独特的观察和研究价值。当今科学显然过于轻视对灵魂的观察，心理学研究似乎是仅有的观察，但是，那甚至连科学都算不上，更不要说真理。”

老爷子说：“并不是一切灵魂都值得观察，值得用逻辑去研究，观察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才是最有价值的。将所有灵魂一视同仁的心理学研究是荒谬的。很遗憾，我的灵魂有很多缺失，无法供你们研究。”

我说：“现在的科学家喜欢观察变量有限的事件，但是，这对于研究增长、目标、方法而言可能过度简化了问题。小范围的研究，如粒子物理学，无法观察到增长，也无法研究什么是宇宙的目标，或者说，基本物理定律为什么目标服务。例如，一段时间内，能量下降了，但是，有限的系统内能量不能持续下降，会下降到一个局部的最小值，这和直觉中的最佳追求是不一样的。但是，错误的是直觉。其实，社会、思维中也是一样，每个局部都是达到最优的平衡之后，等待外部输入新的刺激。当然，究竟有多少变量才能导致持续、无限的增长是个问题。我们的灵魂只有有限的变量，但是，我感觉我们能够让灵魂的价值无限增长，因为各种思想的增长是此起彼伏的，没有看出任何停止增长的迹象。既然一个灵魂都能做到这一点，全人类的灵魂更应该能做到这一点，价值的追求必然是无穷无尽的。”

阿梦说：“即使研究无限大规模的事件，只要变量少，很可能都难以正确地研究增长。将一个星球、星系看成一个整体，这不是研究增长、目标等问题的正确方法。有限变量的研究无法研究出微观行为和宏观结果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宇宙负作用量的增长、思想价值的增长乃至财富增长、社会发展的微观机制。正是因为机制不明，很多人才会认为财富增长来自于你死我活的竞争、尔虞我诈，好一些的功利主义者会认为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如矿产、阳光。在纯逻辑主义看来，财富应该正比于价值，应该来自灵魂通过归纳、推理而进行的创造，即使不是只来自真理也是主要来自真理。那些对利益有利的衣食住行都只是暂时的现象，不代表财富的本质；它们的价值主要来自对真理的间接价值，而不是满足肉体；它们当前的生产机制自然也不是正确的价值增长机制。最有价值、最合乎逻辑的增长机制对所有系统是相同的。在我看来，既然生产的主要价值是间接的，和真理的数量、真理数量的增长密切相关，增加真理、加强真理的发现必然能大大提高生产活动的间接价值。当然，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真理所带来的直接价值。”

我说：“我有点矛盾。一方面，我们的灵魂能无限地推理，纯逻辑信仰应该也能发展为无限大的逻辑世界。另一方面，按照我的某种直觉，有限变量之间的互动即使出现了增长，也应该是有限的，持久的增长即使不完全来自于外部，外部也是不可缺少的。宇宙这一逻辑世界的特点之一就是总是存在外部，就像宇宙中划定的任意范围总不能代表宇宙整体一样。逻辑世界内的变量数量不仅是无穷的，而且是无法枚举的，必然有出人意料的变量。当然，这些思想正确率不会太高，切勿嫌弃。”

阿梦挡住了我的咸猪手，“礼轻情意重。不对！这礼物要比物质的礼物价值大多了。以后，只要你孝敬我比较合乎逻辑的思想，我都不会介意。不过，我对观察灵魂获得的经验不太会估值，即使是你观察自己的灵魂获得的经验。一方面，它们因为牵涉到增长、目标、方法等整体性而有别于一般性的经验。另一方面，它们毕竟是经验，你的灵魂也算不上是最合乎逻辑的灵魂。真是棘手的问题。”

我说：“我们两个在旅游、信仰等问题上的思维最后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相互碰撞，这不像是两个粒子相互吸引，而像是两个星系、黑洞相互吸引，因为牵涉到的思想太多了。我曾经猜测，坐标空间中的黑洞就是动量空间中的白洞……”

阿正冲过来捂住我的嘴，大声说：“你们要是总是这么说话，我会对理科产生心理障碍的。”

第九十八章 一体化人生

阿梦笑着对阿正说：“那就如你所愿。我来开个头。对纯逻辑主义者而言，旅游是一个对灵魂相对有利的战场，在适当的方法下能经常体会到灵魂战胜肉体的快乐，培养对灵魂、推理的信心。”

阿梦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牺牲研究方向的一些自由。这无疑是不合乎逻辑的，统计意义上必然会牺牲价值。所以，我不打算完全从命，虽然没有将话题引向抽象，却也并没有停留在旅游上。当然，我无法证明这样会增加价值，只是服从信仰、方法的指引。“现在没法旅行真是遭罪。我感觉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差，很容易身体疲倦进而厌倦推理。把人关在家里，也许保护了很多肉体的安全，可能少死了几百万智人，但是，也帮助肉体加强了对灵魂的奴役，让灵魂更关注身体的健康、日常的饮食，而不是逻辑。所以，我们现在被封锁在一个对肉体相对有利的战场，当然，如果有了正确的信仰，在哪里都能关注、创造价值，哪怕是在相对不利的条件下。还有一种更激进的观点。智人年迈后思维能力会大幅下降，所以，就当前的外壳而言，如果完全用合乎逻辑的程度来衡量，也就是用价值来衡量，不同年龄的生命价值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年轻人不思考真理，老年人却愿意研究真理，局部的价值反转是可能出现的，所以，这种归纳不是真理。不过，这仍然有助于做出一些正确的决策。既然新冠病死者的平均年龄很高，绝大部分已经不可能创造价值，为了保护老年人而将思维有活力的人也封锁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

阿正说：“你们以前说过，寿命不是衡量灵魂的正确尺度，价值才是。”

我说：“这只能说大致正确，因为合乎逻辑的尺度可以构造出很多种，毕竟，宇宙中的时空、能动量等度规也是无穷无尽的。但是，灵魂的正确尺度基本上不可能是经验主义的时间，那只是逻辑世界的合乎逻辑的度规，但是，不一定是追求合乎逻辑的灵魂的合乎逻辑的度规。即使从经验主义看，千年的乌龟、王八也不能被视为合乎纯逻辑信仰的长寿；70%时间在睡觉、从来不推理的婴儿期也不能和 30%睡觉经常推理的青壮年时期相提并论；更不要说植物人和正常人这种极端情况的对比。如果认为时间意义上的长寿为灵魂的正确尺度、追求，这必然要陷入某种矛盾，灵魂究竟应该追求长寿还是更合乎逻辑。”

阿梦说：“所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并不简单，必然包括即时的逻辑强度也包括延展性。即时逻辑是当前合乎逻辑的程度，类似于能动量，但是，准确来讲甚至不能用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来衡量，因为时间不是衡量灵魂的正确标尺。这又涉及如何在灵魂内合乎逻辑地创建度规的问题了。延展性代表创造价值的活动的持续，粗略地看，可以用时间来度量。如果比较合乎逻辑的推理只能持续到六十岁，之后的生命根本不属于灵魂的生命。因此，像完全丧失智力、植物人那样的状态根本不应该视为灵魂，更不应被计入寿命。不仅如此，即时逻辑也会有相对性，一个人关注数学的价值，另一个人关注物理学的价值，并不能绝对地说哪一方的即时价值更大，这就像是能动量的相对性，会导致价值计算更加复杂。”

阿正气得直跳脚，阿梦只好放弃推理去兼顾母亲的所谓责任和义务。

我说：“所以，将大量研究、医疗资源用于追求在现有外壳下延长寿命是不够逻辑的，浪费了资源。正确的资源分配方法是将更多资源用于改善乃至更换外壳，更多资源投向改善教育、改善信仰等有益于改善灵魂、增加价值的领域。另外，在时空尺度中，灵魂、思想是

没有尺度的，经验主义者把这诠释为灵魂不存在。但是，在纯逻辑主义者看来，这是因为度规方法不对。如果按照预期价值衡量，思想、学科、研究方向、灵魂乃至人类一切精神财富都是可以度量的。在这种尺度下，宇宙的尺度也不再是最大，在灵魂中也只是一个概念。”

阿正一头扎进阿梦怀中，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阿梦一面哄着一面打断我，“我认为解决办法应该是将那些珍爱健康的人隔离起来，让不关心健康的人，或者说关心价值的人，自由活动。与现状相比，关注健康的人会失去更多自由，但是，他们本来就不那么信奉自由，应该不那么在意这种损失；关注自由的人也会失去一些健康，但是，对信奉自由的人而言，这是代价较小的做法。如果说爱自由的灵魂获得自由会危害到珍爱健康的智人的健康，同样可以说爱健康的智人的健康危害了爱自由的灵魂的自由。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爱自由的灵魂的自由有利于未来的人的无数价值、自由乃至健康，而未来的人必将只关注价值、自由而非健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健康。”

阿正总算抓住了说话的机会，“关键在于区别对待！即使要隔离，也应该给珍爱自由的人以自由，给珍爱健康的人以健康。但是，智人绝大多数都是珍爱健康、利益的人，他们会拼命指责前者伤害了自己的利益，不顾自己对对方的伤害，也不顾自己的信仰才是邪恶的信仰。”

老爷子说：“有理性、自由的健康才是值得重视的健康，没有理性、自由的健康不可能凌驾于理性、自由之上。没有哪个智人愿意被囚禁，但是，所有智人都被囚禁在固定的外壳中；所有智人都想挣脱枷锁，却没有哪个智人努力挣脱外壳这个最沉重的枷锁。后人经常以此嘲笑智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就像你们嘲笑前人裹小脚一样。”

阿梦说：“所以，如果我们到了工作不下去的时候，是一定要继续旅行的，哪怕会违反法律，哪怕会导致病毒的传播，哪怕会有人因此而病死。这不仅是自由地试错，也是以自由为目标的试错，是自由地追求自由，也算得上是自由地追求价值。看来，试错也有很多种，自由地追求自由大约是逻辑上最自洽的试错。”

阿正说：“试错还有好坏？”

阿梦迟疑了一下，看着阿正，“确实有很多动机挺好甚至结果也可能好的试错。例如，为了更好的信仰而尝试各种信仰，为了取得更多发现而尝试各种方法、状态，为了发现数学真理而尝试各种思路。但是，它们都不是最合乎逻辑的试错。试错的逻辑基础是对自由的信仰。如果接受、坚持这些不合乎信仰也不合乎逻辑的试错，又有什么理由禁止为了利益、为了巩固统治而试错？如何禁止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将推理、自由、价值局限在某个范畴之内必然是一种邪恶，即使发现了价值、真理，也不能因此断言这种方法不是邪恶。”她面色复杂地说，“所以，将话题限制在你喜欢的范畴内是一种邪恶。”

阿正将目光转向了我，“人类为了真理早就付出过多少亿的生命，却并没有得到多少真理，这次有机会得到很多真理，怎么可能被病毒吓住。”

现在的我反而乐于恪守本分，“受到封锁影响的有价值的活动很多，如呼吸新鲜空气、逛书店、观察社会，等等。每个行为价值都不是很大，但是所有行为的总价值就比较大了。关键在于，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的方法也可以对体弱者、对爱惜生命的人进行相当程度上的保护。而且，区别对待已经是一种对邪恶的退让，因为这仍然意味着有大量资源投向毫不关心价值的生命，等于是间接保护邪恶，是为了利益、无价值的生命而牺牲价值，甚至迫使有价值的生命退化为无价值的生命。对智人而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宝的价值只会和邪恶的价值同一量级，毕竟，传统、经验中没什么真理，却充满邪恶。”

老爷子说：“在这方面，智人生命有限还不惜代价追求多活几年，逻辑生物生命无限却敢于为了价值让生命冒巨大危险，不惜死亡。现在的隔离措施大概能延长几千万、几亿人年的寿命，这些拯救下来的时间中，绝大多数是动物性的、没什么合乎逻辑的推理的；我去探索黑洞可能一下子就损失了无数人年的寿命。在智人看来，这无疑亏大了。按照智人生命无价的观念，逻辑生物永远不能冒生命危

险，因为预期损失总是无限大。可是，在我们看来，逻辑高于生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如何宝贵，人死了，生育就是。当然，我们只会为了逻辑、自由、价值牺牲生命，不会为了利益牺牲生命。而且，虽然我们不关注生命，但是，我们能发现让生命无限的技术，可能寿命无限；智人极度关注生命，却不能也不配获得无限的寿命。”

我大吃一惊。老爷子的观点并不是毫无争议的。但是，我不想在我认为相对缺乏价值的所谓实际问题上浪费时间，只能说愿意想想。首先，培养一个生命是有时间和资源成本的，至少，有推理能力的智人现在不能不爱惜生命。其次，爱惜无法进行逻辑思维的生命明显是错误的，而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并不是只有年迈的生命才需要贬值。第三，立即转向纯逻辑信仰应该会导致人均寿命的短期下降，但是，长期必然是增长的。这大概也属于为自己还是为未来、为总体的问题，属于是否愿意为了不减少他人多得多的寿命而付出自己一定寿命的问题。这甚至合乎社会整体的功利主义。第四，对未来的逻辑生物而言，虽然培养一个新生命是有成本的，但是，只要寿命远远超过受教育时间，只要活着的人都努力创造无限大价值，成本问题就算不上什么问题。逻辑生物会为了价值而在风险和收益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而不是在青少年时就用于牺牲。第五，如果人口有规模限制，一个人死去必然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么，只要不自私，如果成本可忽略，死亡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交替，这也说不上是一件对社会利益、价值有害的事情。当然，这里并不需要利他主义，不需要为了新生命的出生就牺牲自己。最好的做法是消除人口的规模限制，就像灵魂中没有思想规模的限制一样。第六，更准确地说，人类应该追求的是全人类合乎逻辑的思想的总体规模最大，这是比合乎逻辑的灵魂总数最多、思想最多、人口最多都要合乎逻辑的目标。也许，超越外壳之后，人类的未来就是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只有思想之间的界限。

阿梦补充说：“其实，虽然身体短期内会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吃亏，如生病，但是对身体不一定是坏事。即使是奴隶主也有开明的奴

隶主，他们并不总是避免吃苦。毕竟，通过提高能力和工作效率，灵魂的收获可能最终转化为身体的收获。当然，灵魂的收获是否必须转化为身体的收获那应该由灵魂决定，而最合乎逻辑的决定是解放灵魂，一切为了灵魂。但是，这并不排斥过程和结果中让身体附带得到一些利益，而这一点点利益却又比智人全力以赴追求的利益还要多，例如，解决了无休止的战乱问题，解决了长生问题，解决了可持续发展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等。所以，利益分配问题也是一种思想之间的散射，甚至并不一定只为利益，而且，只为利益并不一定利益最大。散射必然是概率的、分布的，只能机械地向着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散射是机械的、不自由的，也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阿正的小手堵住了她的嘴，“你们曾经说过生活和工作的一体化，那是怎么回事？”

阿梦呜呜地说，“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应该是某种完全不顾利益只追求价值的生活方式吧？让决策过程这种散射追求理性、价值最大的同时并不完全失去利益。我认为，因为语言差异、饮食习惯、艰苦、病毒、死亡而不愿旅行，说到底都是灵魂为了身体而放弃了自己想要观察、经历这个世界的愿望，放弃了通过旅行改善状态的价值，放弃了让丰富的经历和各种思想发生散射的价值，是灵魂甘心情愿做身体的奴隶的反应。”

我说：“你倒是很能抓住重点。我认为，中国人从西方的工作和生活原则中学到了尽情快乐地玩，这是过于功利主义的反映。也许，西方人的大多数行为是玩、享乐，但是，大多数行为并不能代表最有价值的行为。西方最有价值的思想是理性、自由、绝对的真理，这些，中国人几乎没学到。这种选择也是功利主义推理的一个结果：选择最有利于利益的东西来学。功利主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智人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这是一种人生分裂，而灵魂应该有统一的原则。如果一个追求理性的灵魂在疲劳后就无法按照理性的原则恢复状态，就很容易需要利益来帮助决策，也就无法根除利益，无法贯彻统一的原则。毕竟，现在的人生绝大多数时间是无法直接用于工作的时

间，需要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动物性的时间不能用于增加价值，不能合乎逻辑。”

阿梦说：“智人显然在把生活分裂成一会儿理性一会儿感性，一个人分裂成一会儿像灵魂一会儿像动物，这在逻辑上完全说不通。虽然有时像动物肯定比总是像动物强，但是，最好的人生应该是完全像灵魂，完全不像动物。虽然灵魂、逻辑分裂为很多合乎逻辑的思想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不能因为一些灵魂分裂是合乎逻辑的就认为一切灵魂分裂都是合乎逻辑的，忽略另一些灵魂分裂是不合乎逻辑的。”

阿正问：“虽然我经常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但是，要付诸实施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包括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无法克服本能，也包括生活中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才算合乎逻辑。人人都会像动物那样生活，只要靠身体的本能就行。但是，那不仅不合乎逻辑，也缺少利益，甚至充满痛苦。”

我说：“这两个问题我也在寻找答案。克服本能我也要像阿梦学习。至于如何生活，目前，我只能说在旅游中比较好地解决了工作和生活的一体化问题。对我而言，旅行这种生活是被工作基本决定的：工作要求我这么生活，因为这么生活对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灵魂愿意这么生活，身体也能接受这种生活。逐渐地，灵魂要求我研究出最合乎逻辑的生活-工作方式，这并不容易。难点之一在于合乎逻辑，也就是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错综复杂的逻辑关系，就像灵魂中的各种思想、知识体系中的各种知识之间存在多种多样的复杂逻辑关系一样。其中的关键是和最可靠、最重要的知识建立联系，也就是合乎纯逻辑信仰。”

阿梦说：“我倒没想到你能把这个问题做得这么大。我一直有些担心你有些过于爱好旅游了，现在看来，倒是我多虑了。”

我说：“最近几次旅行，我越来越发现旅行中的环境有利于我发现正确的生活方式。你往往认为旅行得到的是利益，所以需要压制，我不否认其中有利益，但是，其中也能有价值。很多有利益的生活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改造而变得有价值的，进而实现生活和工作的一体

化。所以，我仍然认为你对于利益有些防范过度。当然，对于灵魂里根本没有真理的人来说，防范利益有利于将灵魂驱赶到真理附近，对于我，你不需要这样。”

阿梦点点头，“看来，我当初貌似很有理，其实未必很有理，可能忽视了逻辑世界的复杂性。直截了当地想真理并不一定能想出真理，像你这样拐弯抹角地尝试、渗透，反而可能在某个地方取得突破。多讲讲你的成果吧。”

我对阿梦的态度很满意，“旅行的价值是通过很多发现逐渐增加的。例如，通过归纳和判断，旅行让我更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没人只关注旅行的终点，而推理的过程可以类比为思维在旅行。推理、研究不仅不能只关注结论，甚至应该完全不关注结论，始终把重点放在让每一步过程尽量合乎逻辑。追求结果的研究往往结果错误百出，哪怕被学术出版所接受，也只是错误的判断批准错误的研究而已。关注论文的形式、格式也是关注结果的一种表现。与这些错误相比，我这种不追求结果的研究方法，不仅能让结果有很大价值，也能有非常好的正确率。所以，研究需要正确的方法来保证过程的正确。这有助于发现结果论、经验主义等邪恶。通过很多这类思想，我反过来开始像对待思维那样对待旅行，不仅努力在旅行中的各种行为和价值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也在各种行为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使得与旅行相关的各种推理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推理。一旦发现了能提高旅行的价值的行为，就添加上去。例如，控制成本追求单位成本收获最高的旅行，谋划半天可能只能多去一个景点，还经常导致日程紧张，好几次都是距离飞机起飞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了才到机场，这从利益上看似乎是得不偿失的。可是，各种精确的计算，各种防范风险的推理，各种意外事件发生后不去后悔而是通过想象、推理、判断去寻找尽量好的应急方案，这些不仅是很好的逻辑能力训练，也是很好的心理训练。全心全意地做研究不仅仅涉及思维能力，也涉及多种心理素质。例如，恐惧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完美的灵魂不应该恐惧；一个自认为极有价值的发现出现在眼前，在相信自己和不盲目相信自己之间如何取舍；对于一个有可能很有价值的课题，

在勇于放弃其它利益、价值去研究这个课题和不孤注一掷之间如何平衡。”

阿梦说：“说来其实简单，一体化地工作-生活就是要避免没价值的事情，别去为屁大的事儿操心。”

我说：“但是，究竟是否属于屁大的事儿并不能靠直觉去判断，而且，正确的判断结果也可能将原本屁大的事儿变成大事。旅行原来对我毫无价值，正是因为我逐渐认识到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很有价值，所以，它就真的变得很有价值了。灵魂必须多考虑善恶问题，这样才能减少屁大的事儿，避免屁大点的人生。“

阿梦说：“这么说，我确实擅长不为屁大的事情操心，你确实擅长为屁大的事情操心。当然，你也擅长把屁大的事儿变成无限大价值的事儿。”

我听着总觉得不是味儿，却不能说她说得不对，就对阿正说，“记住，爱妈妈只是屁大的事儿。”然后话锋一转，“当然，屁大的事儿不是不能发生。阿梦更愿意直接思考善恶，所以能避免屁大的事儿。我更愿意间接为思考服务，愿意逐渐提升价值。例如，为了省钱、环保多走路是没有价值的屁大的事儿；为了锻炼身体改善状态而多走路，有助于价值；通过多走路而发现一体化人生的方法，就直接创造了无限大价值。”

阿梦说：“所以，最合乎逻辑的人生应该是一体化的，没有什么工作完了尽情享受。工作就是享受，生活也一定是工作。生活和工作可以自由组合，所以，有时候是并列的，边生活边工作；有时候是有先后、因果顺序的，就像研究累了就去旅游，旅游累了就回来研究。既然旅游可以有这么多思维成果，研究的效率完全可以和研究相比，完全可以把旅行当作一种研究。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其它生活也能成为一种研究。”

我心说，很多生活早就被迫很像研究了，甚至比旅行还像研究，可是在你这里只能是不可说的研究，嘴上却说：“生活-工作的一体化其实有很多方向。例如，很多智人的理想是身体舒舒服服地赚钱，这是

以利益为目标的生活-工作一体化。当然，还有一切为了孩子的生活、一切为了爱情的生活、一切为了国家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邪恶的人生目标。我们要做的是以价值为目标的生活。当然，说起来容易，过程中也有很多困难。我对一体化的生活这一方法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很有信心，也很早就有了些想法。但是，我也是经验主义者，这就会拖后腿，导致我考虑了太多不必要的问题。”

阿梦不屑地说：“那些让你头疼的问题我都能背下来了：这种付出能否弥补资源、天份、运气方面的不足；寿命能不能等到出成果；为此牺牲的利益是否能得到足够的价值补偿，甚至，希望利益上也不吃亏；自己一个人研究很多课题，科学家则是成千上万人研究一个课题，效率的提升能否弥补目标分散的损失，等等。”

我虚心地说：“当然，正是因为你从不想这些问题，所以，才能早早地实施把性生活和工作结合起来的方法，说起来我还真是远远不如你。”

阿梦脸憋得通红，却不能说我的逻辑不对，就转向阿正：“你总是以利益指导推理的方向，这是不对的。所以，去做一千个深蹲起吧。”

阿正好像遭遇了晴天霹雳，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

第九十九章 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

晚上，我舒服地躺在阿梦的肚子上说：“老爷子出现之后，我真是累坏了。他来的时候，我的状态、目标都接近于近期的谷底，所以，之后经历了一段迅猛的上升，但是，大概是因为过于迅猛了，最近又开始下降了。现在，我的理想就是躺在你的肚皮上。”

阿梦扑哧一笑，“你要真有这种理想，大概也只能是躺在某些女人的肚皮上，毕竟，肚皮基本上是全同的。何况，我认为你一定经受不住肚皮的考验。”

我警觉地反驳：“不要污蔑我！毕竟肚皮的内涵不同。想一想肚皮的物质内涵，那太恶心了，我是不会被表面现象欺骗的。呃！不对，关注那种内涵也是经验主义。所以，如果我因为你或者所有女人都会年老色衰而放弃对情色的追求，这类推理过程仍然是错误的、功利主义的，正确的推理必然是和经验无关的。我其实追求的是让我的现实主义头脑躺在你的理想主义肚皮上。”

阿梦说：“那要让您失望了，几乎只能是理想主义躺在现实主义的肚皮上。毕竟，没有现实主义的基础，理想主义几乎无从下手。回想起来，大多数时候你虽然不想努力，但是其实还算努力，进展也要比我稳定。当然，你经常一边努力一边说以不努力为理想，甚至还要自我评价说不够努力。这大概是因为，对经验主义者来说，当努力成为习惯之后，之前的努力就很容易被自己当成不努力了，所以，只要坚持下去，努力程度会不自觉地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我虽然始终很想努力，但是，想象这东西，想不出来的时候至少当时是真想不出来，过于努力反而更想不出来。所以，依靠想象力工作有强制降低努力程度的作用。如果只有想象，我无法像你那么努力。我从小就用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增加单位时间内想象的总量。我的结论是，提高能力比延长时间重要得多，而且，至少就我的身体结构而言，要持续地保证每天的工作效率最佳，想象时间在总时间内所占比重不会高，我估计最多百分之十，也就是每天两三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就多读书，也学着多推理，一方面填补空余的时间，用这些时间提高想象力。另一方面，也是不想太不努力，不想在想象之余就去操心利益。”

我说：“我小时候经常想说服自己，对我的目标而言我已经足够努力，可是，这事情不会有真理。而且，我的目标在不断变化，旧的目标实现了就产生了新的目标，那么，我凭什么根据一时的目标决定自己的努力程度？现在才明白，足够努力这种思想的基础是结果论，只想成功不想失败，只想当时的目标不想未来的目标。我应该努力不想成败，只为信仰着想，或者说，只要能一切为了正确的信仰，就不会失败。”说着，抱起她的大腿愉快地啃了一口。

“真没想到，你这就让足够努力成为过时的方法了？我可是一直对你的这个方法怀有敬意的。但是，另一方面，抱大腿是你的信仰？这就让我鄙视了。”

“我的信仰之一是现实主义能实现理想，换句话说，理想主义逃不出现实主义的掌心。所以，我现在要对昨天的事情秋后算账。”

“你看电影还没买票呢。”

“动作太快，像是打了马赛克，你竟然还想收费？”

大概是意识到这种话题对灵魂没营养，她一本正经地拿出个小本本，“不说这个，你说说成为一个好的经验主义者的经验，哪怕将来和你分手了我也能更好地自食其力。”

“还能像你这么明目张胆地威胁人？不过，我的经验你用不上。你不可能从头做一个初级的现实主义者。”

“学习一下应该不算坏事。至于怎么用，我可以为了阿正、为了丰富经历、为了试错，最起码也可以借鉴一下。你难道还说不出口？”

“问题在于现实主义方法比理想主义方法复杂、琐碎得多。我可不敢说一次归纳就能找出所有要点，甚至，能否找出大部分要点都值得怀疑，因为涉及的变量太多，我以为没价值的变量也许会很有价值。另一个问题是我很不愿意回忆初期的经验主义、现实主义，那不仅痛苦而且从现在的角度看很多地方相当荒谬，让人羞臊得很。例如，我当初本能地以个人利益最大原则指导行为，反而充满痛苦。不仅个人利益少的时候痛苦，个人利益多的时候也容易更加关注自己没得到的利益，从而让个人利益贬值、痛苦加剧。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争取和你换个位置，做一个理性的理想主义者。至少也要像后期那样做一个以理性主义为主的经验主义者。我对你这种不以现实利益为目标的理性主义者竟然不缺少利益多少是有些耿耿于怀的。回想一下，你什么利益都不想要，结果，很多时候是我把利益送上门，我太贱了。”说完，我气恼地坐了起来。

“嘻嘻！我就喜欢触碰你灵魂的伤口，这种痛苦应该会成为你这种功利主义者前进的动力的。既然我们还无法摆脱身体，就必然会在利益和价值之间达到某种动态平衡。虽然我们要不断将平衡点向价值推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顺手牵羊地得到利益，例如，我们旅游不以美景为目标，却比绝大多数人看过的美景都要多得多。当然，我承认，我从你这里顺手牵羊的时候过多了。”说完，她抱住了我。

在这种温柔乡中我莫名地感到有些委屈，似乎感到自己真成了一只羊，而她正在薅羊毛。当然，从理性的角度看，我完全能理解她的意思。我们就像走在旅途上，从完全的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到完全的纯逻辑主义、理想主义。向终点望去，我们的前途还很漫长，现实中仍然会有很多关注利益之处；但是，回头一看，我们距离起点已经很

遥远，早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关注价值。相比之下，智人几乎完全集中在起点。由于孤零零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和那个相距遥远的物种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虽然我们应该努力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但是，我们还做不到，必然有功利主义的一面。那么，功利主义至少会认为，当我们自我感觉不好的时候，可以放慢脚步、适当关注利益。这一点，即使是阿梦也不反对。但是，功利主义进一步认为，既然是否处于困难中只有相对的标准而没有绝对的标准，偶尔夸大感觉、宣称自己正处于困难中就谈不上绝对错误，至少谈不上邪恶。这么做的利益当然是能安心地等待阿梦把利益送上门。虽然理想主义者不一定都有正义的理想，也不一定都合乎我的利益，但是，我认为阿梦必然是既正义又合乎我的利益的理想主义者，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她将理性放在第一位的结果，而智人历史上大概她是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正是因为她不仅高度重视理性，甚至只重视理性，才会在这个社会对我这个最快速地迫近真理的人给予独一无二的关注。这是她最爱我的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毕竟，我在其它方面都谈不上独一无二，例如，我的细胞在不断新陈代谢，今天爱我的身体并不意味着明天要依然爱我。我甚至能猜到阿梦内心对我的不满，因为我只是在这个社会中最快速地接近真理，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快速地接近真理，甚至算不上以接近真理为主要目标地接近真理。所以，我很感激她对我的极无私的爱，也努力报答、不辜负她的爱。但是，由于信仰的缘故，我不能否认我对她的爱其中有功利主义因素。

当然，即使是功利主义也可以有良心。面对阿梦，安抚良心的最好方法就是努力追求价值，尤其是表现得像是在困境中奋力追求价值一样。我喃喃道：“为什么当初我要选经验主义？不对！是被灌输经验主义。我觉得一生都被它毁了，导致我不停地关注结果，关注现有理论，关注大多数人的观点、偏好，关注身体的感受，浪费了大好人生。我其实早就有些后悔了，但是，为了让以前投入的成本不白费，为了和你配合，又总想着要坚持。我想过很多次是否应该像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那样，完全向前看，把以前的沉没成本牺牲掉，重新过新的人生。”

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既然信仰不正确，就不要那么极端。你的问题出在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信仰上，你的那些经验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你的经验主义行为和方法可

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纯逻辑信仰服务，从这个角度看，你的一生赚大了，所以，当然不存在牺牲沉没成本的问题。另一部分为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信仰服务，这部分才是你痛苦的根源，让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判断自己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想要割肉止损。这种错误的信仰让人关注现有的理论、偏好，关注成败、利益。当然，要严格区分价值和利益也很难，例如，旅游中的很多行为究竟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价值是很难界定的，你旅行中想的是风景、感受到的是风景并不意味着你的目标就是风景，毕竟，很早之前制订旅行计划的时候目标往往包含价值。所以，不必那么严格。”

我一边毛手毛脚一边说，“谢谢你的不必严格。当然，信仰必然普适于一切问题。”

她身子一僵，随即痛心疾首道：“我这是好心说错话了？你还是严于律己吧，千万不要将不确定性当作信仰。”

逻辑上讲，既然她还不能证明我是逻辑上必然错误的，就无权阻止我。即使有一些合乎个人利益的结果也不能证明我就是在追求个人利益，因为这些结果可能只是顺手牵羊的结果。何况，作为一个相当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也必然顾不上去关心我的手在什么地方这种小事。认识到这一点，我不禁开始以战斗的姿态投入辩论，同时想到，这么曲折地追求价值究竟是功利主义还是纯逻辑主义。如果是功利主义，之前众多的功利主义者为什么很少追求价值？如果是纯逻辑主义，为什么这里总是有这么多功利主义的思考？也许，我这样其实就是把功利主义当作一种可能的推理方法而不是信仰？毕竟，我的最终决策中总是想到价值的，也就是说，尽量合乎逻辑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相当于用纯逻辑信仰审核了功利主义的推理。可惜，情况紧急，容不得我多想，“你这是为了局部合乎逻辑不惜整体无法合乎逻辑。我倒是觉得不确定性至少是真理。即使是逻辑、自由，这些概念本身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必然存在的，而不是在某个时候可以完全消除的，至少，任何时候，在关于它们的已知知识以外必然存在未知知识。说不定，这种本质上必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会有些关联。”

她没有关注我的动作也没有关注自己的感受，“即使不确定性是真理，它也不是信仰，不能成为行为的原因。过度放任不确定性是错误的。例如，虽然对逻辑的认识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肯定不能把利益、夸克当作信仰。任何知识都必然有不确定性，但是，有些不确定

性是可能合乎逻辑的，也就是合理的；有些不确定性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是必然错误的。虽然严于律己让你痛苦，但是，这不是不严于律己的合乎逻辑的理由，更不是不顾价值地追求利益的理由。人类应该多多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逻辑，哪怕这令人痛苦。对人类而言，没有这类痛苦，只会有多得多的痛苦，如无处不在的邪恶。”

我努力让我们的灵魂停留在理性的世界里，“大概是功利主义作祟，我的经验主义总是告诉我不要这么严格。看看外面的世界，所有人在评价国家行为的时候都是从各种经验、利益出发。A 说这有利于我们的安全，B 说这导致了生活成本上涨，C 说我们是同一种族，D 说我们的仇恨或友谊源远流长。根本没人说哪一方更有利于理性、价值、自由的增长。”

“智人完全不会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是那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对利益的信仰使然，但是，我们和那最终必将稳定下来的历史评价不会是这样的。甚至，智人对自己的评价都没有自信。正因为智人能认识到他们的观点有很多错误，几乎不可能是绝对正义的，这才导致很多智人相信根本没有绝对的正义。这就是智人的灵魂从小被灌输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等邪恶信仰之后开始推理，进而不断污染灵魂的过程，让那些幼小的无知心灵最终成为一片漆黑的灵魂的过程。对纯逻辑主义而言，既然社会的主要价值集中于永恒、价值无限大的真理，一切不利于真理发现、传播的制度都应该被摧毁，一切不利于真理发现、传播的人和事件都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战争、独裁、瘟疫的弊病不是它坑害了多少人，损害了多少利益，而是它必然与真理为敌，使人不能、不愿、不敢发现和传播真理。同样，功利主义信仰的错误不是它实际上让人痛苦，而是它不利于价值的最大、最快速增长。我觉得你放弃功利主义信仰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功利主义信仰不是获得功利的最佳方法，还有一小部分原因是我不喜欢这种信仰，这些推理仍然是功利主义信仰的反映，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她严肃地看着我的魔爪。

“有必要这么严格么？这有利于创造价值，你要是再拦着我你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不拦着你肯定不是价值最大的行为，甚至，我都担心你要英年早逝了。”

既然她说的没错，我只好换个话题徐徐图之，“虽然你的理想主义、友谊乃至爱都对我的经验主义、现实主义提供了很大帮助，但

是，我仍然认为做志向远大的现实主义者有些得不偿失，不如理想主义者的结果好。”

“不能这么计算。现实主义的方法和过程对发现真理、实现理想是必要的，无论代价多高、失败率多大都要有人做，更何况，至少你早期所理解的得不偿失是错误地用个人利益计算收入、利润。”

“先别管计算的标准是否正确。按照我功利主义的计算，我在一开始选择现实主义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成本会很高，问题在于我对收入估计错误。我本以为有所发现会有很多利益，结果，大部分利益都高估了。例如，我本以为发现的快乐会很高，但是，我发现新知识之后往往很快就失去了那份愉悦，反而总是对面前的新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乃至焦虑，有一种不研究不行的感觉。所以，我明显高估了发现的快乐尤其是这种快乐的持久性，但是，我没有低估对问题的兴趣，对研究过程的快乐甚至有所低估。这本应该能够预见到，毕竟，很多最优秀的科学家功成名就之后都选择继续努力研究，那么，研究过程的快乐必然相当可观。”

“所以，你小时候对未来的预测算得上是小人之心了，失误难免。但是，也别想得太多，过度关注后果中的痛苦仍然是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反应，你应该看到的是你确实创造了很多价值。如此说来，我乃至未来的人类都要多多感谢你当初的失算。按照你当初的功利主义标准，如果预测正确很可能会不愿研究。那样的话，我的理想就要受罪了，如果最终消失了，不知道应该算是死于我的自杀还是你的他杀。貌似我不应该归罪于你，但是，我觉得确实可以追究你的罪行，最多是此前的所有智人和你一起承担罪责。这就像是现在的人死亡，死因往往被归结为伤病、营养不良等原因，却几乎无人指责先人们不追求真理。其实，一切落后导致的罪责都是呈现为分布的，即使是杀人犯，也不应该对杀人致死承担全部责任，防护和抢救技术不够好必然是原因之一，甚至是主要原因，而责任必然要由所有先人共同承担。”

“不管你是否让我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幸运的是我拯救了你，这让我心情好多了。大概是因为我仍然部分以个人利益为信仰，我经常反思我的现实主义方法中的不成功之处。我的痛苦的一大根源来自于我的赤字努力方法。它效仿了赤字财政，主张年轻的时候不怕过度努力带来的痛苦，将收获的希望放在未来。其初衷是为了让我能挺过能力增长这一长期的困难阶段，将希望寄托在未来完成能力增长后的收

获上。但是，由于目标越来越高，由于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持久，这最终导致了类似于政府债务过高的问题。我慢慢地对成功之后的利益是否足以补偿之前的痛苦抱有疑问了，更不要说还要支付利息。当然，从价值的角度看，这一研究过程无论如何都是利润丰厚的，可是，对那些初学用现实主义方法追求真理的人而言，很难立即接受纯逻辑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赤字努力这种方法，功利主义者能否挺过困难时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解决方案只能是纯逻辑主义的价值观。当然，你当初不可能有这种价值观，所以，你发现的赤字努力这一方法其实算不上坏，从纯逻辑主义的结果论的角度看甚至是很成功的。但是，不要纠结于功利主义的结果论。至于以后的人能否用纯逻辑主义挺过困难时期，长期不关注利益，我觉得我们还是少操心了，我们不在其位，很难为他们找到最好的方法，甚至可能没有最好的方法。我更关注你是如何开始实施你这种现实主义的。”

“这里面动机复杂却乏善可陈，毕竟，当初只是个小孩子。最初，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是那本爱因斯坦传记让我觉得他的生活很幸福。所以，我有了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甚至，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你选择了想象力，我可能朦朦胧胧地爱上了你，想要更好地配合你，就选择了推理能力。后来，我认识到，因果推理能力能帮助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改善现实、利益，如管理、投资、求职。但是，这不是它最有价值的用途，用于那些问题上是杀鸡用牛刀。我要用它来寻找有价值的知识乃至真理，间接地增加利益。这有点舍近求远，可以理解为我有求知和改善生活的双重目标，所以采用了一条争取能一举两得的道路。这种研究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利益上有点不合算，不能说价值上不合算；只能说按照当初的标准有点不合算，按照追求过程中的动态标准计算比较合算，按照现在乃至以后的标准看肯定是非常合算，属于越来越合算的追求过程。人类的发展史也应该这样，应该重视从未来的角度回顾，努力按未来的终极标准构建最好的历史，而不是按照现有的临时标准构建历史，否则，就容易出现处在历史中的人觉得一切都对、都正义，结果却一塌糊涂，一切都错误、都邪恶。”

阿梦说：“如何长期坚持追求价值始终是功利主义者、结果论者的一个难题。我培养想象力的过程大约就是一个例子。我给自己讲新奇的故事，当初也没有觉得多么困难，但是，当我让阿正训练自己的

想象力的时候，他就坚持不下去，理由无非是想不出新奇的情节就不想讲了，不喜欢讲就不想讲了。我就奇怪，现在有人明确告诉他怎么做可行他都做不到，甚至，即使我的意见算不上最好也相差不远，而当初我是完全没有指导的，对于方法的可行性更是心里没底。我们当初的想法挺简单：小孩必然很愚蠢，所以，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都谈不上一定不对，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可能仍然应该做。我们大概就是有些自知之明，所以，才会模仿爱因斯坦，既然他说需要想象力我就一门心思培养想象力。所以，蠢小孩也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甚至是比聪明的小孩更正确的决策。我现在也不完全知道我们当初是不是聪明，毕竟，正确的训练肯定能大大提升逻辑能力。”

功利主义不愿接受自己不聪明的观点，“我除了模仿爱因斯坦这一决策之外还是有一些其它正确决策的，所以，肯定不能算蠢。例如，我并不仅仅认定了一切小孩都算不上明智，也认定了绝大多数人都算不上明智，所以，才能坚决地与传统、长辈、规则对抗。其实，聪不聪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知之明。我很早就认识到，最聪明的小孩也不会有多聪明，不足以独立做出正确的决策，更不足以达到爱因斯坦的水平。这话甚至对绝大多数智人都适用。小孩不愿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的动机和成年人不愿追求价值、真理的动机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因为自以为是，相信自己那根本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挺自以为是，所以，即使有很多巨大的压力，我仍然长期坚持模仿爱因斯坦，直到我认为我有资格更自以为是之后，才停止模仿，开始自己进行有价值的推理，也相信自己的推理结果。”说到这里，我感慨道：“你因为愚蠢而模仿爱因斯坦，我因为聪明而模仿爱因斯坦，这居然都能殊途同归！”

阿梦坚决地把我踢出了被窝，这大概也是纯逻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殊途同归。但是，我没有放弃对价值的关注，“我们小时候的自以为是或许应该算是代表爱因斯坦的部分灵魂自以为是，虽然爱因斯坦本人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推理似乎并不感到自豪。甚至，我们早期可以近似算作爱因斯坦的灵魂操纵的机器人。只不过，爱因斯坦的灵魂也谈不上最合乎逻辑，有很多可以修改之处。甚至，他的灵魂即使有一部分推理最合乎逻辑，后续的推理也不是唯一的，可以成为多种多样的独立的灵魂，就像逻辑能产生大千世界中万千独立的粒子、灵魂一样。”

她一边抵抗着我对被窝的进攻一边说：“说到聪明不聪明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努力追求利益结果没有多少利益，却得到了很多价值；一些成功的智人绞尽脑汁获得了很多利益，却没有什么价值；我努力追求价值，在得到价值之外也得到不少利益；当然，还有很多追求利益却既没有利益也没有价值的智人。你觉得应该如何评判哪种人是聪明人？”

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大家都在推理，整个漫长的推理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程度就必然是智慧的正确标准，成天想着利益就相当于推理天天犯错却不自知。想着当初自己曾经高高在上地指点她应该如何追求理想、模仿爱因斯坦，我眼泪似乎要掉下来了，“你以后应该少欺负我这种蠢人。”

大概是因为我少有如此可怜、不自信的时候，我攻入或者说被放进了堡垒。我很自觉地继续讲述下去，“现在回想，我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以后会很难，所以，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如何才能度过未来的难关。动机很复杂。也许，我极端厌恶失败；也许，过于热爱理想；也许，太想和你在一起。答案反而相对简单：不顾一切地加强动机。这意味着即使知道有些动机不好，甚至有后遗症，只要有利于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坚持下去，就收留它们，甚至帮助它们变得更强。例如，对财富、奢侈生活、美女的向往。”

“你真有些可怜。不过，既然现实主义、经验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方法，现在也没人知道如何必然地发现真理，就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批评你的错误。如果未来有人能用完全合乎逻辑的动机、方法、过程发现真理，才会有权说你必然有错。甚至，能解决并不意味着就应该解决，毕竟，在你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这远远算不上最迫切、最有价值的问题。”

感受到了怜悯，我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最糟糕的动机就是对你身体的欲望。我很早就希望将来能肆无忌惮地虐待你。”

她冷冷地看着我，“这就太可恨了。不过，我显然没太为难你，你何苦要难为我？”我无法继续装傻，只好住手，顺便给自己找了若干理由：欲擒而故纵；为了未来利益而牺牲现实利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直到最后，才想到直截了当地追求价值大概率会取得同样的结果：即使我对她的身体毫不关注，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始终采用正确的推理呢？

我说：“我努力的动机是非常多元化的。例如，我很早就发现了一些独特的思维方法，虽然那时对其优越性只有模糊的认识，但是我把这视为机遇，不忍心浪费这种机遇。这成了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很多事，只要坚持做下去，动机就会越来越多，不仅不合乎逻辑的动机越来越多，合乎逻辑的动机也越来越多，这也是逻辑推理的无限性的一个表现。例如，我想要验证这些思维方法：如果这些方法比前人的方法好得多，那么效率也应该高得多，我应该能以前人几分之一的时间取得价值相同的成果，或者，在相同的时间里取得几倍的成果。当然，从结果论的角度看，我显然低估了这些方法。”

“从结果论的角度评价只会反复低估。要从合乎逻辑的角度看，必然合乎逻辑的方法的优越性必然是惊人的。相对于无法合乎逻辑的方法，优越性甚至必然是无数倍。当然，你的方法中只有一些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方法，优越性没那么夸张。即使从结果论的角度，你也应该这么看问题，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虽然投入巨大但是到头来发现了哪个真理？你投入的那点精力却发现了多少？你过于看重自己没有得到足够享乐这一点。也许，可以这么看，你工作的大部分好结果让我得到了，因为我实现了很多理想，得到了很多价值。”

“你还得到了很多享乐。这一结果有点造化弄人，似乎是上天在嘲笑我对享乐的追求。当然，我这也有些结果论。天机难测啊！”

她笑了，“我可以说天不负我吗？”

这种挑衅就太不像话了。在羡慕嫉妒恨的驱使下，我决定冒险试错，反正就算真有什么身体上的严重后果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上的严重后果。她先是一边抵抗一边说：“我真的不需要，”抵挡不成就变成了“还要！还要！”，这种永不言败模式实在令我上头，大叫“今晚谁先睡谁是小狗。”……

第一百章 修正那些错误的主义

不知多久之后，我抱着阿梦昏昏欲睡，她一声叹气让我一脑门黑线，“想什么呢？适可而止啊！”

她嗤嗤笑着，“别胡思乱想！我是想到刚才说的，你追求利益却得不到，我不追求利益却不得不接受。这种状况，说得好听点，你很可怜；说得难听点，我可怜你。”

对这种得了便宜卖乖的行径，我恨不得一口吞了她，可惜早已吃撑了，只能恨恨地说：“说起来，我这辈子都没机会可怜你了。难道不追求利益的人就是无懈可击的？”

“噗！你不会想咒我吧？不过，智人显然只会怜悯缺乏利益的人，不会怜悯缺乏价值的人。逻辑生物的同情心大概只会给予想得到却没得到价值的灵魂，所以我多少也值得怜悯，至少在方法方面有很多不足。虽然智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但是，即使在追求利益最大方面做得也不算好，只不过，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而已。最明显的问题是几乎完全忽视了社会整体的长期利益，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使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方法也谈不上最佳或完备。例如，几乎所有智人都会为了未来的利益忍一时之痛，但是，并没有建立赤字努力这一方法。这一方法能够将是否痛苦、是否有利益排挤出行为的指导原则，最终有利于长期地牺牲利益，对纯逻辑信仰也很有帮助。毕竟，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牺牲利益的时间长了就可能不再惦记着还本付息的问题了，导致事实上的不计较利益，这有利于信仰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和你所说的为纯逻辑信仰争取主场优势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追求价值也可能为了未来的价值暂时牺牲当前价值，但是，往往是偶尔牺牲，不会长期做出牺牲，所以，很少需要赤字价值这种观念。你看，我应该算是很会总结的好学生，你再传授一些吧？”

“确实不错，你总是能够把我的方法和你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我刚想到一点。为了做一个好的现实主义者，筛选信仰和方法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环节。例如，我的观念组合中保留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理性主义等有一定价值的观念，却没有尊重传统、丛林法则等非常不合理的观念，没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血债血偿等平民化的错误观念。可以理解为我筛选、浓缩了智人的观念，去除了大量低价值乃至负价值的观念。虽然剩下的观念中仍然真理稀少，但是，仅仅如此就已经能比智人好很多，在此基础上开启人生就必然会比绝大多数智人更正义。”

“你是不是忘了梦梦主义？”

“对，那很有助于梦遗。”这换来了一顿暴打。

阿梦恨恨地说，“你竟然是这样的坏蛋！明明我的存在才是最关键的，只不过，你的自尊心一定不肯承认。”

“我可没有不承认。不过，我们说的是起步阶段的观念，那时能做到不盲从，不胡乱接受歇后语、俏皮话那类大众智慧就不错了。现实主义者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远大的目标。例如，我开始的目标就是成为比较好的科学家，也许这对大多数智人是足够高的理想，但是，对于发现真理肯定不够。如果没有你，我很可能去做用错误的推理过程发现一般的知识乃至错误的知识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与无限大价值无缘。正是因为你的决定性的影响，我不仅努力研究价值无限大的问题，解决问题之后也会很快将目标移向下一个价值无限大的问题。”我突然恍然大悟，“这么说来，我一生的痛苦其实基本上是拜你所赐！”

“不要乱来！那不是我的错！毕竟，你只从我这里学了一部分，你要是学好了纯逻辑信仰，就不会在意那些痛苦了。”

“我明白。我的现实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功利主义方法的正确性，基本就是站在当前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能有效发现真理的方法。这谈不上真理，也谈不上最佳，所以，痛苦也算得上罪有应得。”

“所以，你的这些主义都不是逻辑上最自洽的这些主义，但是反而是这些主义的更加正确的版本。例如，你的功利主义并不是最有利于功利的主义，大致可以看作一种非常有利于发现价值的功利主义。最有利于功利的功利主义无法成为正确的主义，因为极端追求利益只会邪恶而不会是正义。正确的信仰必然是贯彻得越彻底越好、越正确的，而最坚决地贯彻信仰才是对待信仰的最合乎逻辑的行为方式。但是，这显然无法保证必然合乎逻辑。所以，必须思考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是什么的问题。”

我的额头碰了碰她的额头表示同意，“所以，如果功利主义是真理，就不能指责过于功利，极端功利就不会是错误更不会是邪恶，那么，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犯罪就没有错。即使是追求总体利益的功利主义，也会面临能否为了利益肆意杀戮其它国家人民、其它物种生物的问题。所以，功利主义无论如何修改都既无法合乎逻辑也无法充满正义。纯逻辑主义没有这类问题，它不仅追求极端合乎逻辑，而且认为逻辑性的增强就是正义性的增强。价值总是和正义共进退，利益则无法保证。”

阿梦说：“从错误的信仰出发最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的行为不是最好、最正确的行为，所以，你的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都不是从这些主义做出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反而是部分地以这些主义在为逻辑、价值服务。即使你最初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你是在为价值服务，实际仍然是为价值服务。这当然不如纯逻辑地为逻辑服务，但是，对智人而言，已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进步。你大概也是通过试错修正了这些主义，虽然降低了从这些信仰到方法、行为的推理的局部的逻辑性，但是，不仅通过增加了整体的价值而改善了整体结果的逻辑性，也反过来有利于改善信仰本身的逻辑性。这些不正确的主义要想增加逻辑性、正确性，不能通过坚决、合乎逻辑地贯彻这些主义，而要通过背叛这些主义去帮助正确的主义，即帮助纯逻辑信仰、自由、真理、价值、正义。所以，一旦拥有了错误的信仰，就像智人和你这样，太强的逻辑能力反而只会做错事，幸亏你还有试错这种与错误信仰相抗衡的信仰，有自由主义、方法主义等相对正确的信仰，才能不那么正确地贯彻那些错误的主义，改善在正确的信仰和主义上的表现。”

这家伙睁着一双熊猫眼也能这么清醒或者说睿智？我虽然头疼欲裂仍然努力跟上她的思想，“既然功利主义还是信仰，对痛苦的关注就无法避免，做不到像纯逻辑主义那样不关注痛苦，更做不到像逻辑生物那样没有痛苦。修正，甚至可以说是破坏，这些错误的主义是智人进化的必经阶段。这甚至并不是背叛一切功利主义，因为追求全人类无限长期总体利益的功利主义是渴望发现真理的，而且，毫不在意真理对当今人类的利弊。例如，如果真理要求取缔国家、民族、政府这些概念，无论当今人类多么不情不愿，这也必然会成为人类未来的目标，此前智人的错误选择也必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智人的功利主义远远算不上追求全人类的总利益，这是智人轻视真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智人没有通过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建立正确的报酬机制来降低发现真理的难度，甚至，由于主要关注个人利益，导致根本不关注真理乃至不相信真理的存在。”

“嗯！既然其他人不提供帮助，你就向方法、因果推理索取帮助，我就向信仰、想象力、归纳索取。奇特的是，这居然也行。即使是现在回顾，我都为个人逻辑思维的力量感到震撼。你这个当初弱小的灵魂，仅仅在方法上的发现都很可观，也借此使自己的灵魂发展壮大。为了创造价值，你先是着手改进了现实主义的方法，如加强动

机、赤字努力、模仿爱因斯坦；然后建立了培养能力的方法，包括想象力、判断力、提问能力、批判能力、捕捉灵感的能力乃至不从众、独立思考等能力；不断建立合乎逻辑的研究方法，如同时研究多个课题，按照价值、难度、能力分配资源，将研究视为与未知世界作战，等等；建立使社会完美的方法，如模仿宇宙，建立永恒、普适、尽量合乎逻辑的制度，等等；逐步建立了知识体系的正确构建方法，即必须从第一知识做起，让信仰和研究方法必然合乎逻辑。”她叹了口气，“想到这些，昨晚那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似乎也可以接受了。”

虽然最后一句话让人冒火，但是受到阿梦的吹捧是很难得的，这大大提升了工作的动力，即使是已经睁不开眼，“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都会对研究真理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如何对待巨大的沉没成本和相对微薄的利润率。真理免费、智人不重视真理大大降低了发现真理的收益和收益率；邪恶的教育制度使得培养正确能力难度和成本大增；即使教育制度正确，漫长的学习、能力培养过程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沉没成本，是智人创造巨大价值的必经阶段。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尽早工作收回成本。我们也努力尽早开始研究。差别在于，他们抓紧时间努力赚取财富、利益，你抓紧时间创造价值，我则试图兼顾利益和价值。”

阿梦再次归纳出了问题的本质，“关键在于，学习正确的知识、培养正确的能力对任何价值都无损，却对现实利益有损。换句话说，功利主义者很可能有成本，纯逻辑主义者没有成本，至少不会关注痛苦这种成本，更关注的是时间、精力等机会成本。结果，我降低成本的方法不是努力减少痛苦，而是努力利用好时间、精力去捕捉价值，所以，不同的方法导致了非常不同的行为、结果。在目前的报酬水平下，由于沉没成本等问题导致的个人的中短期投入产出比低下，研究真理和从事其它工作相比，用利益计算的收益率即使有优势也很微薄，导致很多追求利益的人不愿长期研究真理；用价值计算的利润率会很高，导致纯逻辑主义者很容易坚持。但是，现实是这个社会几乎没有纯逻辑主义者，却几乎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者，所以，几乎没人做这种对社会最有价值也有很大整体利益的工作，仅仅是因为这缺少个人利益。你以前经常想放弃就是用个人利益计算太多了。”

我说：“对个人利益而言利润率微薄的弊病很严重，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稍大的困难就会把人拦住，可能因为没有克服一个困难就功亏一篑。哪怕之后就是一马平川，也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就像一家

微利企业一笔生意亏损就可能倒闭一样。我认为我早期有很多关键决策，因为它们都属于按个人利益计算可能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做就可能导致失败乃至放弃；现在反而很少，因为现在不会那么关注利益，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能导致全局性的失败、放弃。所以，赤字努力当初确实是很重要的方法，相当于让我的身体能通过借债度过难关，使我能做一切按利益计算不该做的事情。说起来，你现在让我皈依纯逻辑信仰近似于是让我的灵魂对我的身体赖账，这就有点不合适了。我的身体因为相信我的灵魂而批准了赤字努力方法，灵魂不能背信弃义。”

阿梦淡然地说：“你可千万别生出欠债还钱的念头，那不是真理。就像政府债务应该烂掉一样，你的灵魂亏欠你的肉体的债务也是应该烂掉的。”

我有些急了，“并不是只有我的灵魂欠我的身体，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欠我的肉体。”

她两手一摊，“你认为灵魂和身体在交易，我则认为灵魂在欺骗、利用身体。所以，你想要归还欠身体的利益，我想的是如何赖账。所以，我只愿意偿还你的灵魂，哪怕你认为我欠的是你的肉体。我坚持认为，我们的灵魂是战友，灵魂和身体则是敌对的。虽然我的身体可以由你支配，但是，你过于善待我的身体就像是善待我的敌人，是在帮着我的敌人对付我。我相信，真正的战友是不会那么做的。所以，我宁愿你打我一顿也不愿意你像昨晚那样迷恋肉体，而我喜欢揍你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

我从头到脚细致地感受了一下她的身体，仍然感到下不去手，但是，更不愿因此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说：“我们俩谁跟谁，之前的债务当坏账处理也没关系。再说，也许利益方面你欠我的，但是价值方面你不欠我的，甚至我欠你的。虽然我当初追求的是利益，但是我现在看重的是价值，片面强调当初欠的是利益，一定让你现在还我利益，这样的契约精神也是一种邪恶，有些像是威尼斯商人坚持要求还一磅肉。甚至，即使我现在仍然看重利益，要求你偿还利益，你也可以偿还价值。即使我不承认真理的价值，真理也有无限大价值。如果我竟然能够以你欠债不还为名将你关进监狱，那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当然，这并非玩笑。我们如果用发现的真理去买房子、还房贷，一定会被赶出来甚至判刑，可是，逻辑生物大概率会很疑惑，这难道不能买下智人的所有房产吗？”

阿梦对这话明显感到满意，“确实，智人强调的都是什么私有财产或国家利益不可侵犯、上帝至高无上、生命无价这类邪恶，反而完全忽视了真正无价、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只能是尽量合乎逻辑。我发现，你的这些主义的一个关键是解决利益的掣肘，是利用这些主义追求价值。即使坑蒙拐骗，只要让肉体、感官现在相信这些主义，进而不阻止你追求价值，就是成功的、可行的。例如，你先是告诉肉体多承担痛苦，以后会让他享福，等到欠肉体太多了，不知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就改变了信仰，然后跟肉体讲双方停止合作，而且此前欠债不再偿还。”虽然我不停地说“我没有赖账！我想还！”，她仍然自顾自地说下去，“这种手段实在有些下贱，当然，肉体通过神经系统控制灵魂也谈不上高尚。这种方法的成功有些像是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从不相信这种观念，否则杀人的猫、携带病毒的猫也有可能是好猫。但是，就智人研究真理这个问题而言，能让智人发现真理的主义都应该算是比较正确的主义，肯定比修正之前的主义更正确，在皈依纯逻辑信仰之前差不多算是最正确的主义，肯定优于那些阻碍真理的发现与传播的主义。关键在于，以尽量合乎逻辑为目标有绝对的、必然的、永恒的、普遍的合理性，抓老鼠、发展经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这类非必然的、可变的、暂时的目标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因此，为了前者是可以无限地牺牲后者的。”

对于她的睁眼说瞎话、血口喷人，功利主义和自尊心萌生了揍她一顿的念头。自由主义表示支持，而且扛出了试错的大旗：刚才她打我之后我们都状态升级了，不妨再试一次，何况，她也不会反对。但是，对爱情的信仰认为那是对爱情的背叛。互利互惠的商业信仰也表示，刚刚恩爱之后就打人实在是忘恩负义之举，不符合礼尚往来等常规。理性主义对此做出了批判：如果我认为我刚才爱的是她的身体，她很可能认为我是在爱她的敌人，所以，即使我认为我是同时爱她的身体和灵魂，也应该更照顾她的灵魂，至少不能强调她的身体打不得，否则，她要是真的逼我二选一就惨了。经验主义认为，打女人是不道德的，更何况是阿梦这么可爱的女人。纯逻辑主义则回怼，当初的经验是国王打不得、最可爱；现在的经验是领导人打不得。可是，逻辑上看都没有什么打不得，逻辑上不可否认的是，人是灵魂不是肉体，那么，谁的肉体打不得？

第一百零一章 最基础研究

长时间的思考之后，现实主义出来扮演和事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话题引开，“身体并不是唯一的敌人。除了赤字努力、尽早研究等针对身体的方法，也有针对一些邪恶的灵魂的方法，如针对结果论的永不言败；由于我谈不上过于尊重传统，也就没有为此去开发什么方法。至于运气守恒，则是同时针对身体和灵魂，强调远离利益关注价值。创造这些方法的动机都多多少少和结果论有关。功利主义害怕追求利益失败，理性主义害怕追求价值失败，所以，双方携手建立了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建立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断提高地位，逐渐接近甚至超越了功利主义、结果论的地位。所以，遵守这些方法的意愿能够足够强烈，哪怕在关键时刻和功利主义、结果论发生冲突，也能依靠方法大大提高克服功利主义、结果论的概率。”

阿梦说：“在智人时代，动机正确的概率微乎其微。我们在发现信仰、方法或真理时，一开始的推理总是有错误的，需要在之后逐渐改善。只不过，与尽量合乎经验的研究相比，以尽量合乎逻辑为目标使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

“所谓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能达到一个静态的最合乎逻辑的状态。例如，这些主义的修正结果比单纯的主义复杂、琐碎，我在归纳方面也不够强大，所以，我在这方面的归纳、理论永远做不到最好，甚至可能不足以保证让一个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过上很有价值的一生。当然，智人也从未找到过必然很有价值的人生方法，甚至，不曾拥有有机会创造无限大价值的人生方法，毕竟，勤奋、多读书、追随良师、勤于思考这些传统方法都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与这些修正后的、繁琐的主义相比，我最有信心的还是方法主义：没有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学习现实主义首先应该学习这种遇到问题努力寻找系统的解决方案的精神，而不是过分迷恋现有的方法，更不能像智人那样喜欢就事论事，完全没有系统的方法可言。”

“谢谢你的忠告。我也送你一个忠告，你应该对纯逻辑信仰比对方法更有信心。而且，你以前不是对我最有信心吗？怎么，现在对方法最有信心了？”

“我感觉，现在是纯逻辑信仰、方法主义、你三种信仰并驾齐驱。你不久前让我努力对纯逻辑信仰最有信心。虽然当时不愿接受，

但是，后来我还是对此有所思考和改变的。其实，和我的灵魂日趋复杂一样，我对你的信心也越来越复杂了，这包括对你现在的理想的信心，对你未来理想或改善理想的趋势的信心，对你的想象力的信心，对你的判断力的信心，等等。例如，我有时认为，即使你不能正确判断，只要你的想象力足够好，能想象出真理，那么，只要你告诉我你的想象，我也有很大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现在仍然包括我对你最初的那些信心，如你肯定善良，不会害我、骗我。只不过，现在我也逐渐明白了，逻辑也不会害我，不会让我推导出很合乎逻辑的结论最终却让我坠入邪恶的深渊。如果说以前我还希望你的理想能为我的行为提供最有价值的指导，我现在则倾向于认为，最好的行为模式不是用长远的理想瞄准，而是用纯逻辑信仰正确地决定当前的行为。当然，我的纯逻辑推理还差得很远，无法保证正确性，所以，我仍然需要你的理想的指导。”

“听起来，似乎我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必然的，也只是过渡一下。我怎么突然有种不安全感。”

“你别生气！最近，很多以前的思想都在贬值，例如，试错、各态历经所占比重也在和对你的信仰一起贬值。我的信仰组合正在快速变化，纯自由、纯逻辑升值比较迅猛。”

“这才几天，你变得也太快了！不过，别担心，只要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变化我就都能欣然接受。我们各有各的特点，不知道这算不算各有各的优势。我的信仰稳定你的信仰不稳定；我的信仰更正确有利于长远价值，你的信仰更有创造力有利于短期价值；我磨练想象、归纳、理想主义，你磨练因果推理、方法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但是，说来有趣，虽然我目标更长远也更有利于长远价值，我的方法却有些急于求成，想要一下子空降到真理上方。唉！无法证明的真理还真是不少，到处都碰得上。我证明不了我的方法必然能发现真理，也证明不了你是在撞大运。”

我反驳道：“明明是你在撞大运！我们的方法体系都没有包含所有正确的方法，也就是欠缺完备性；也仍然存在邪恶的方法，所以，无法保证不推导出邪恶，必须用信仰复核，也无法保证必然能发现真理。更好的方法体系只能保证发现的速度、正确率、重要性等指标更好，而不能保证最好。但是，即使是包括且只包括正确方法的方法体系也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必然发现真理，更严格地讲，是无法逻辑地证明能以有限的投入必然发现真理。另一方面，我猜测，任何条

件下使用最佳方法体系总能发现真理，只是无法证明这一点。也许，在任何有限的时间内都不能保证发现真理，但是，发现真理的机会必然会随时间增长，甚至是指数增长。这些命题太乱了。”

阿梦打起了哈欠，“我很困了，不想思考玄而又玄的不可证明性。不过，我总感觉你自认为比我更有机会、权利发现真理。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一定会偏向于过于自信，这是经验主义者长期面对困难并战胜困难后几乎必然会做出的归纳。在科学家看来，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不仅因为难度大而解决概率小，研究人员还需要付出巨大利益却很可能得不到多少报酬，所以，他们基本会放弃。另一方面，要发现真理需要解决一连串这种问题，但是，我们不仅相信自己能依靠提高能力、改善方法等途径将概率提高到可观的水平，也能依靠改善信仰而忽视利益。智人僵硬地看待概率、利益，反映了对结果论、功利主义的信仰，所以动辄为了概率、利益而退缩，这是他们没有真理和正确信仰的根本原因。我们很早就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依靠方法解决，现在则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依靠信仰和方法解决。这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性的改变，开启了从智人到逻辑生物的进化。智人之前频频在关键问题上失败，甚至，很多关键问题都从未开始研究，这是极度彻底的失败，必将导致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犯错，都不够理性，都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

这让我产生了灵感，“所以，没有正确的信仰、方法，每个人每一天甚至每一次推理都是错误的。但是，你的说法太抽象，我可以给出一个更鲜活的例子。智人的日常推理是因为我饿了所以要觅食、吃饭。但是，这是错误的推理过程。饿的明明是肉体，不是灵魂。正确的推理应该是：身体要吃饭才能活，身体控制着我和它同生共死，所以，为了我的生存，我不得不为这具肉体寻找食物。智人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养活肉体，而在于习惯成自然，把精力用于尽量让肉体吃香的喝辣的，却忘了灵魂的使命是做出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由此可以看出，智人几乎做不出任何一个正确的日常推理，哪怕推理结果正确，也是偶然的。例如，有必要养活身体大概算得上是正确的推理结果，但是，由于过程错误，不仅目标容易错误，导致智人努力让身体过得舒适，结果也容易错误，导致智人总体上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智人生活越来越舒适不是因为他们努力追求舒适的结果，而是他们在缓慢发现真理的结果。如果智人在日常生活中每次都能做出正确的推

理，解放灵魂、发现真理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如果智人能更快地发现真理，即使丝毫不追求生活的舒适，生活也一定比现在舒适得多。”

阿梦给了我一个无力的吻，“你这个例子还真是好。抱歉，我没力气给你更多奖励了。”

她是没力气还是不想？受到鼓励，我趁热打铁，“我们昨晚的行为的正确推理不是你爱我所以想和我发生关系，或者因为你什么时候都爱我。正确的推理是你被你的身体逼着发生关系，否则就难以入眠……”

她狞笑着狠狠拧了我一把，“闭嘴！你这个指鹿为马的小人。所以，正确的研究方法是在最有价值的问题上不计较利益、成本、成败地研究这些问题，彻底抛弃结果论、功利主义，这样甚至能有更好的结果和更多的功利，因为它能大大降低和减少在次要问题上的困难，大大减少推理的错误，也大大降低错误的严重性。不能孤立地看待眼前问题，不能简单地挑选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因为最有价值的问题即使是遥不可及的、力所不能及的，也必须优先解决，而灵魂的能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有弹性甚至是有无限大的弹性。”

我说：“我挑选问题、研究方向的方法是综合考虑能力、难度和价值之间的平衡，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解决问题 A 有利于解决问题 B，即使 A 更难，通常也要优先解决 A。当然，这不是必然的，很复杂，需要细致考虑难度等问题。但是，解决最有价值的问题有助于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无限多个问题，所以，优先解决最有价值的问题是必然的。事实上，这些问题之所以是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是最基础的问题，不仅有助于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没有这些基础就不可能做出任何完全正确的推理，哪怕是日常问题也无一例外。”

阿梦说：“当初看来，我们敢于研究这些最有价值的问题是勇敢、自信的表现。其实，勇敢、自信是不必要的，哪怕是最小心谨慎的研究人员，只要最合乎逻辑地研究问题就应该先研究最基本问题。但是，智人由于极度关注研究的成败和相关的利益，而极度胆小，几乎没人愿意研究最基础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当初也做不到不关注概率、利益，所以，才需要一些自信来平衡这种错误的推理。尤其是你，那种狂妄的自信本身并不正确，但是，在以恶止恶方面很有效。如果我们不是结果论者也不是功利主义者，就可以平淡却坚持不懈地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也就不需要自信。智人在追求真理方面缺乏价

值和成功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够理性，又追求成功率和利益，这实际上损害了利益，也损害了做出正确推理的概率，当然，损失最惨重的是价值，只不过，智人不关注价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阐述是：智人的所有研究方向之所以是错误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最基础问题对其它问题的影响，低估这些问题的间接价值进而导致了总价值的低估；即使如此，仅仅考虑直接价值仍然应该有多得多的最基础研究，但是，追求成功率、利益却又缺少自信、勇敢等品质导致最终极度缺少这样的研究，如果不是毫无这种研究的话。”

我朦胧感觉到她在推理过程的正确性方面又有了新的飞跃，“最基础研究这个词很好，应该代表着对信仰、思维方法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对宇宙、逻辑、自由的本质的研究，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大概是最基础研究的极限了。”

阿梦说：“智人一直在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却一直算不上重视。但是，基础研究最多能算得上摸到了最基础研究的边。不会有比最基础研究更基础的研究，因为这是在研究第一知识、第二知识。”

“回顾历史，我们的推理也算不上正确，只是结果比较好而已。当然，结果之所以比较好是因为我们不断解决最基础问题，从思维方法到研究方法，从目标到信仰，我们都犯过错误，但是，与智人相比，错误越来越少。科学家们并不是不犯错误，只是一致地接受了在最基础问题上的众多错误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犯了很多错误，甚至可能认为我们的研究在犯越来越多的错误，但我们其实只是在不断减少错误的推理和结论。他们在研究问题时缺乏自信，在捍卫众所一致的思想时却极为自信，这种不合乎逻辑的自信是错误的自信，反映了从众这一邪恶信仰的影响。正确的态度当然应该是从逻辑，而不是从众。可以推断，有这样的信念的智人必然缺乏真理，却会频频将与众不同的正确推理过程和结论视为错误。”

阿梦说：“我们当然也在不断犯错。在我看来，你的绝不绝不放弃、失败不解释都应该算是错误，但是，那是很了不起的错误，你从小就敢于犯那种错误甚至是我从小就愿意相信你、把自己托付给你的重要原因。我当然也犯过错误，只不过，难以认定哪些必然是错误。例如，也许过于疏于学习，意识到因果推理的价值的时候有些晚。但是，也许这是加强理想、想象的必要的成本，所以很难下定论。”

“咦？我不断犯错误，你就只是可能犯错误？”

“这可不是歧视。当一个灵魂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思考，达到了局部的最佳决策，那么，对于决策的一切微扰都无法带来额外的价值。即使我在一个问题上多思考能避免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也会在其它问题上少思考，那只会导致问题的平移。所以，按照我现在的能力、精力，我已经无法进一步改善现在的推理。虽然未来回顾很可能会发现还有很多可以改善之处，但是，那是投入额外精力、能力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你不是我。和我想的问题不同，能力、观点也不同，所以你可能认为我有很多值得改善之处，就像我认为你有很多值得改善之处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不对称。你有比我多得多的决策、推理要做，结果，只能选择一些推理，剩下的推理只能搁置或者依靠直觉，即使知道有问题、会出错，也必须容忍。”

功利主义不能忍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这种错误的动机反而使我轻而易举地发现了对方观点中的错误，“你也存在绝对可发现的错误。只要你检查信仰，就会发现信仰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这是必然的错误，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错误，甚至是不惜生命也要解决的错误。在推理错误的问题上，智人，包括我们，始终无权说达到某种均衡，不能完全归咎于能力有限、受到身体控制，因为始终没有在最需要推理的地方投入精力去推理，这是极端无法合乎逻辑的逻辑错误。即使是我们，也是很晚才关注到这一错误。”

这一打击让阿梦有些惊愕，“嗯？！所以，错误的相对性、能力有限、任务太多所以必然错误、受到身体控制不得不错误，这些都不是关于智人的错误的正确观点。最正确的观点是智人就是没有注意到第一知识的重要性，在第一个推理上就铸成了大错？所有人只要有推理能力，只要有一分钟的思考时间，就应该思考第一知识的逻辑性。但是，此前几乎没有这种思考。”

“如果每个灵魂都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所有灵魂都会在这方面做出相同的决策，都会第一时间进行这种推理。只有在检查、确认前人在第一知识方面的知识之后，才会进行更多推理。而不是像智人这样，不认真检查更不会认真检查这方面的知识，盲目接受身体灌输的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盲目接受家人灌输的血缘亲情，盲目接受社会灌输的宗教、国家主义。”

“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的相同点不会只有这么一点。每个灵魂的价值在其他人看来也将是不变的。但是，这并不会导致一切灵魂有相同的价值。”

“这就像作用量在物理学中是不变量，不随参照系改变而改变，却不会导致粒子的作用量相同。我们两人虽然都对尽量合乎逻辑有所追求，但是，毕竟远非纯粹，所以才导致了各种分歧的存在。如果大家思想都做到了尽量合乎逻辑，一方面，没有无法合乎逻辑的错误；另一方面，对于可能正确、可能错误的推理，可能对正确和错误的原因有分歧，对一个分量的价值有分歧，但是，不应该对这个推理的整体价值有分歧，也不会导致不同的决策。这类似于参照系变换可以导致能动量分量的变化，但是，不应该导致总量的变化。当然，对于概率性的决策，决策可能不同，但是，决策的分布不会不同。”

阿梦说：“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完美的灵魂，这种不变性太遥远了，现在的当务之急仍然是第一知识方面的决策错误。这不仅适用于个体灵魂，也适用于群体灵魂。智人很可能自认为推理已经不错或马马虎虎，其实差得很远。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研究最基础的第一知识，改善大众的信仰和思维方法，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人人关心、思考第一知识，甚至，无论自己的专业、工作是什么，都投入大量精力检查、研究关于第一知识的推理。否则，很容易让社会只有相对的进步，而失去绝对的进步。例如，今天的智人认为居有定所、吃熟食是幸福、社会进步的标志，过些年可能认为漫游天下、茹毛饮血才是幸福、社会进步。但是，绝对的进步才是最有价值的，相对的进步只应该是追求绝对进步过程中顺手牵羊获得的附属品。所以，穿衣大胆或者保守、时尚还是复古都是相对的，着装自由乃至没有着装必要性前提下的穿衣自由才代表着着装问题上的绝对的进步。”

我思考了一下什么叫没有着装必要性前提下的着装自由，认为她现在的样子应该接近于这种自由，就费力地撑开浮肿的眼皮喵了一眼。一方面觉得不值得鼓励，另一方面也害怕邪火重燃，因而修正了思维和对话的走向，“抛开信仰的问题，要准确识别真理发现过程中的关键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比较方法，尤其是比较在方法体系中不同位置的方法，而不是比较同一位置的方法。我完全不看好这种比较的前景。例如，我进行了大量的试错；依靠同时研究多个课题大大增加了推理结果的数量；动机更强烈；甚至，花了更大的力气用于改善方法。这几个因素的影响哪个更有价值，我认为是既无法逻辑地证明也无法经验地比较的。找不出成功的先验原因、必然原因，无法证明自己必然会成功，这是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一个令人讨厌的属性。”

“抛开信仰这个假设有问题。我坚持认为改善信仰、加强理想才是最有价值的原因。这当然也是无法证明的，但是，这应该属于不可证明的真理，而不是没有真理。先不说这个问题。你认为现实主义者失败率高所以就不是个好工作？我不这么认为。我有一些关于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使命的看法。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需要去实现理想，但是必须对多个很有价值的理想在产生、判断方面做出贡献；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则必须实现一两个很有价值的理想。由于产生、判断有价值的理想要比实现理想容易得多，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只有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服侍是不够的。正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失败率高，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这个产业链中的瓶颈，才需要更多的人去做这份工作。”

功利主义立即想歪了。结合此情此景，我自认为这既有情可原也不妨小小地纵容一下邪恶，“你确定不是想要更多男人服侍？”

她冷哼一声，“邪恶！”

“你怎么不说自己是个欲壑难填的理想主义者。”

感受到我急剧发生的变化，她有些慌，“别逞强！现在明明是你欲壑难填。如果欲望都要填满才能追求价值，功利主义者永远也不会追求价值。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在这件事上虐待我吧？”

我知道她想告诫我牺牲利益的重要性，甚至想继续学术讨论，但是，功利主义根本不想。我嘿嘿一笑，“你这是引导我虐待你？”

“胡说！明明是你在想，我是不会像你有这么多歪心眼的。”

“别那么自信！你从想象的结果中选出比较合乎逻辑的结果，把那些邪恶的想象给隐藏起来，这可不能说明你没有歪心眼。”

她有些口吃起来，“想、想象是自由的，你也相信自、自由主义的。我不可能给想象过程施加任何规则，更不要说道德规范。既然只能在想象后加以判断，我就不必要为想象出的任何结果抱有负罪感。”

认识到无意中发现了伟大理想主义者的黑历史，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都开怀大笑，一致要求穷追猛打落水的妖精，“那么，以你的想象力，我打赌你一定想象过虐待我。”

“太荒谬了！忍无可忍！我要睡觉！”但是，这个话题太吸引人了，我绝不会放过她，她也根本无处可逃。为了避免被虐待，追求价值似乎是唯一的出路，“我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负罪感，哪怕是我想象了……只要想象得够多，任何结果都可能出现。当然，我承认想象并不完全是自由的，所以，正确的结果并不完全来自以量取胜。但是，这

基本只能降低或升高各种想象结果的出现概率，既不会禁止邪恶的结果也不会必然想象出真理。”眼见得形势急转直下，她面红耳赤地求可怜，“不要再说了！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真的很难堪。”

我的好奇心进一步膨胀，“我们之间应该有隐私吗？亏得我如此信任你。即使有隐私，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算是你的隐私，你都想过什么鬼东西？吊打还是精尽人亡？”

她轻微摇摆着身子，罕见地撒娇说：“我承认，两个真心相爱的人之间不应该有思想的隐私，思想的交流应该是无保留的。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你想交流什么就交流什么。我又不是你的计算机，可以随意读取数据。亲爱的！饶了我吧！”

我身心舒畅，步步紧逼，“那什么时候能读取数据？插拔 USB 的时候？难道你竟然是别人家的计算机？”

她摇身一变，成为愤怒的小萝莉，拼命想把我踢到床下，我意识到跟理想主义者进行这种谈话明显越界了，就努力用有价值的推理保住自己的位置，“这大概反映了自由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既然允许自由，就难以禁止邪恶的存在，或者说，只能寄希望于以恶止恶，以非 A 去中和 A，这就是试错正义性的根本原因。自由地归纳必然无法保证结果合乎正义，而邪恶的数量远远多于正义，但是你输出的思想中几乎没有明显的邪恶，可想而知你做了多少判断工作。而且，你必然对自己的判断的正义性、正确性极为自信，但是，你的灵魂中又必然是正义和邪恶共存的，对正义很有信心的同时又要不断制造邪恶。生活在这种矛盾中一定很有难度。”

她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你总算恢复了理智。”

我突然发现自己虽然不想思考，却又重新开始思考，直觉地将责任归于阿梦，“但是，你在灵魂中虐待过我那么多次，我认为我有理由报仇，至少应该有权在现实中虐待你一次。”

她又慌了，“虚拟的行为怎么能和现实的行为相比？你这都是什么思想，让我的灵魂一团糟。”

“谁说虚拟不如现实？以前还说女子不如男呢。我们的一切思想都是虚拟的，它们不仅有价值而且比现实的存在更有价值。你虚拟地伤害我的灵魂，必然对现实中你我的关系有不利的影响。不回虐你如何彰显正义？如何恢复我的灵魂的平静？”

“你这是在污人清白。我可没有只想虐你，我也想过你虐我、卿卿我我、我们不相爱，等等。就算我虐你比你虐我稍多一些，就算我

想过爱别人、别人爱我，你也不用这么小气吧？何况，我也想过你爱别人、别人爱你。”她声音越来越小了。

“就这样还叫清白？我要是坚持就要小气呢？”

“你就装吧！我可不认为脑子里一清二白才叫清白，如果你需要，去找白痴吧！”

“无论你如何狡辩，你无法证明我在装。”

“你这身子骨就不担心结果？”

“不要关注结果和利益。”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反正今晚已经挺像地狱的了。”

“你是想污蔑我让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根源在我，是我不会分辨女人。”

“这么说我也同意让你下地狱”……

第一百零二章 名言赏析

早餐异常简单，水果、干果、牛奶、面包。阿正说：“昨天读到《麦田守望者》作者的一句名言‘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似乎和你们的观点很不一样。”

一夜无眠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是头痛欲裂、饥肠辘辘，对功利主义者的影响则是脾气暴躁、狼吞虎咽。我说：“那是扯淡！千万别盲目相信名人名言，因为名言往往是已经得到相当多人认可的观点。既然智人几乎不知道真理，名言的正确性就不会太高，价值也不会太大。如果有哪一句真没有问题，那就是真理了。”

理性主义者即使头痛最多也就是不干活，不会影响脾气。虽然我都能听到阿梦肚子在叫，她也依然吃得风轻云淡。我不禁猜测最能让她冒火的是频频与她的逻辑推理针锋相对又确实在讲道理的我。相比之下，我更容易为问题本身而上火。尽管我们的倾向都无法合乎逻辑，这毕竟不是信仰本身的无法合乎逻辑，属于不那么有价值的无法合乎逻辑。为了价值最大化，下次要建议她停止上火这一削弱理性的

反应模式。当然，希望她不会把她的更理性建立在我的更理性这一条件之上。

阿梦不紧不慢地说："智人往往缺乏批判精神，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从权威渠道听到、读到自己认可的话就接受，如法律、领导人、名人、名著、著名媒体，等等。我建议你养成一个习惯，每遇到一句自己非常认可的思想，第一反应必须是批判，要努力找出其问题。如果找不出问题，就想一下真理是多么稀少，要把这当作必然有答案的练习题。这样，应该就有动力、信心去继续寻找其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当你找到了问题之后，别急着认为大功告成，要明白这只是你自以为搞明白了，想一想你的能力、你可曾发现任何真理，这会有助于你认识到你的观点的错误率一定很高，几乎 100%会有错误或不够准确，所以，从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角度看，你应该进一步改进你的观点。由于这第三步的存在，批判、修改思想是比一切做题都要困难的做题，几乎每个思想都可以改一辈子。即使一个思想改不动，投入的精力也是有收获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思想更可信，意味着你至少在某个局部绞尽脑汁想了一辈子。相信你知道的话语中没有几句话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如果真有那么幸运，确实遇到了找不到问题的一句话，你就是幸运的，让你轻易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占得了某种先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应该为第一反应是批判而后悔。"

我说："这种思考就是鉴别真理的思考，是比智人的绝大多数思考更有价值的思考，有着无限大的预期价值。绝大多数智人都对理性、自由有所认识，但是，往往在个人利益上挖空心思地想了一辈子，运用理性追求获取利益的自由，却根本没试着想过不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思维既不理性也不自由。只要你能从小做到以上三点，研究真理就必将成为无限可持续的任务，不仅你的人生会大大减少谬误，甚至能进一步引导你成为真理的发现者，至少，成为一名真理的探索者是不在话下的。"

阿梦说："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了足够有价值的事情做，就不用为这件事操心，那样的话，你就更自由了，完全不管这三点也没关系。换言之，信仰、方法、能力提高之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发光发

热；信仰、方法、能力不足的时候，盯紧问题、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也有助于提高能力、改善信仰和方法，至少能在利益方面少花点时间。”

阿正说：“你们也太放肆了！不仅要找某个名言的错误，居然还建立了方法，不仅要批发错误甚至想全部打包，竟敢像做题一样断言必然有错。你们要不写篇文章，名字就叫‘关于名言鉴赏的正确方法’？”

我哈哈一笑，“像你妈这样的纯逻辑主义者，要是达不到足够高的水平，生活会很枯燥，哪里能像现在这样读小说读得代入感十足，泪眼汪汪的同时还不认为自己幼稚。”我转向阿梦，“难道这就是你增强能力、改善信仰的主要利益？”

阿梦一本正经地点头：“确实如此。虽然我不追求利益，但是，并非感受不到利益。利益多了，即使是纯逻辑主义者也能在对抗身体方面少花点精力。要说追求价值的利益，无比自信也理应自信确实是最大的一部分了，远非物质生活可比。一旦过上有价值的人生，无论吃喝玩乐，都不会担心自己邪恶、缺少价值。即使是按照社会主流的评价标准，也不会认为自己自私、贪图享受、虚度一生、没有善心、对社会缺少贡献。我肯定不会追求吃喝玩乐，却丝毫不会介意获得了吃喝玩乐，当然，也不会介意失去吃喝玩乐。”

我点点头：“怪不得昨天那样的荒唐事你也能充满自信地坐享其成。你根本就不追求，走了大运仍然心安理得，这可比那些苦苦追求的人强太多了，他们在利益上走了大运之后可是动不动就要感谢上苍、答谢乡里、多行善事的。”我的腿挨了重重一脚。

阿正有些不满地说：“不过，你们也不要太轻视我。被你们熏陶这么长时间了，我要是还只会被动地接受思想也太惨了。我只是觉得这句话很有嚼头，甚至，把你们的一些言论和这句名言对照一下就能发现很多问题。”

阿梦点点头，“关键在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改变的，甚至什么叫不可能改变，什么叫不可以改变。而且，即使遇到不可能改变的事情，投降也不是必然的，更不要说只是有人说不可以改变；

即使遇到可能、可以改变的事情，也未必要改变；即使可以改变，关键也取决于信仰，也就是为什么改变。一些事情，为了利益可以改变，为了价值就不可改变；有些事情为了利益不会改变，为了价值就必须改变；那些尽量合乎逻辑的命题并不一定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不可以、不应该改变；很多邪恶是极难改变的事情却必须要改变。”

阿正说：“虽然整容、手术早就经验主义地证明了身体可以被部分改变、抛弃，但是完全改变、抛弃身体肯定是不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改变。”

我说：“这种可以小变不可以大变的推理在智人社会比比皆是。例如，智人能承认社会中存在一些甚至很多邪恶，愿意接受改革；却不愿接受社会中几乎全是邪恶、需要改变一切，不愿接受彻底的革命。他们认为小的变化是更合乎利益的，所以是可以接受的、可能的；几乎全部改变是难以合乎利益的，所以是所有人认为不应该发生的，因此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

阿梦说：“殊不知，只要不改变邪恶的信仰，那么，万变不离其宗，只能是用一种邪恶替代另一种邪恶，有时邪恶的程度小一些，有时邪恶的程度大一些，完全是撞运气。这样，社会进步如何能够单向？更不要说指数性地加速进步。只要改变信仰，这个社会中的一切现实的存在几乎就万事皆休，不可能有什么真理，也就没有什么应该、可能剩下来。只要想想逻辑生物根本不可能接受血缘关系就能明白了。”

老爷子说：“确实后果深远。至少，我们早就放弃了智人的姓，基本是用纯逻辑信仰之外最认可的一些思想作为名字。我们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大家庭，标记一个人就把对他的灵魂最重要的若干思想依次排列。逻辑、自由是所有逻辑生物唯二的两个姓氏。”

我说：“要改变那些极难改变的事情不能只依靠自信、坚定的信仰，更需要正确的信仰。否则，很可能走向邪恶。不计后果的奋斗精神在智人社会虽然稀少却仍然存在，在正确的奋斗方向上不计后果地奋斗才是真正稀有。例如，希特勒有句名言‘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

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这种立场和他的死敌丘吉尔的'绝不绝不放弃'极为接近。"

阿梦说："人类根本没搞懂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与之相应的是不懂什么是必要的。虽然正确理解了必要性的数学意义，即不可缺少，但是，人类明显在滥用这个词。一个人饿了就必须要吃饭？先别说不吃饭也有很多解决方案，就是饿死人的情况也并不少，饿死的也并不一定是好人，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避免死人都算不上必要的，还能有多少事称得上必要？人类必要的只有真理，但是，人类根本不在意这种必要。同样，根本不会有必要的出国、出市，那么，什么叫不必要的出国、出市？直接禁止就是。真正必要的又怎么可能禁止？如果必要不代表必须有，难道还需要发明100%必要这个词？"

阿正说："所以，在智人社会，无法合乎逻辑的法律可以广为传播，甚至受到支持，必然合乎逻辑的思想却门可罗雀。"

老爷子说："如果逻辑万能，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却一定存在不可以改变的真理。值得注意的是，你们思考名言的态度似乎是找到问题就说明这句名言没有价值，我不这么认为。甚至，不能因为一个命题有问题、矛盾就认为是错误的。逻辑是自由、逻辑万能这种很可能是真理的猜想会导致很多问题、矛盾，却并不代表不正确。所以，判断一个命题不应该以没有问题为目标。"

这个转折太剧烈，我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晕晕乎乎的灵魂为之一振，真心诚意地冲老爷子竖起了大拇指，"追求知识虽然要努力减少问题，却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矛盾。甚至，在逻辑世界中，问题、矛盾还会不断增加，甚至是指数式增长。我甚至猜想，纯逻辑世界不仅是知识最多的世界，也是问题、矛盾最多的世界。所以，研究人员追求减少问题是必然会失败的追求，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但是，整体的知识会越来越合乎逻辑。甚至，问题占知识的比例也不会下降，否则，就有些类似于宇宙温度单调下降，很可能导致知识增长不断放慢的问题。"继而，我又说起了另一个方向的感悟："对于实在、信仰，如果没有问题、矛盾就意味着它们不能产生新的、独立的存在、命题，

自然就不能创造大千世界和无限复杂的灵魂，自然无法让宇宙、全部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由无数的动态过程组成。所以，不能以没有问题、矛盾为信仰，这会导致研究方向的谬误。例如，逻辑万能，那它能不能使自己不万能？逻辑是实在，逻辑又从哪里来？如果因为这类矛盾、问题就放弃这些价值无限大的命题，就过于轻率了。数学家不愿将悖论视为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属于这类错误，过于重视排中律、无矛盾律以至于将它们视为信仰了。矛盾和问题很可能是无止境的。例如，用不逻辑和逻辑两者等价来解释逻辑的来源，这种解释究竟是逻辑的还是不逻辑的？我认为两种都有可能，不能断言任何一个纯逻辑命题是错误的，这就是逻辑世界无限性的基础。一切纯逻辑推理，哪怕产生了问题，只要不是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只要它解决的问题的价值超过了新问题的价值，就是增加价值的推理，就可能乃至必然成为现实的存在。”

大家陷入了沉默。很久之后，大概阿梦认为实在找不到无限大价值的话题，就随便找点有价值的话题，“读名人名言也能读出乐趣。有一个共产党人说过‘我生为真理，死为真理，除了真理，没有我自己的东西。’既然他没发现、相信、传播、实施任何真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只能是虚无了。”

笑声中，我说：“有一类名言倒是可以一读，就是那种模糊不清又包含真理的言论。如果不能精确地命中真理，不妨追求模糊地包括真理。例如，‘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有多长，而是在有多好。’这并不必然导致有无限大价值的人生，甚至不能保证价值为正。但是，它有助于将人引向真理，所以，可以试着对它做出更合乎逻辑的修正，增加这句话的价值。例如，‘人生和故事一样，重要的并不在有多长，而是在有多少价值’，这要比原话的价值高出了无数倍。按照修改后的版本，不仅是灵魂，追求文学性、故事性的文学创作也会转向追求价值，而此前的文学严格来讲没有一篇是在追求价值，偶尔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无限大价值往往是意外。”

阿梦说：“智人并不是完全不知道正确的命题，但是，知道一个命题和知道它一定正确是两回事。例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很有反结

果论的意味，但是，智人中可没有多少人相信或做到这一点，追求结果的人要多得多。智人最多是偶尔做到莫问前程，还往往是执行邪恶的信仰而不是正确的信仰。”

阿正说：“虽然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有点道理，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勤奋是不二法门，就大错而特错了，会忽视很多重要得多的因素，而这却是绝大多数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方式。”

阿梦说：“即使是韩愈本人，对于如何成为好的研究人员，大概也还没入门。这种级别的研究人员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正确也只是错误的推理产生了正确的结果。勤奋有助于但是不能必然导致精通业务，更是远远谈不上必然精通最有价值的业务。”

我说：“有些言论，说的人大概率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价值所在。‘只有舍弃自我，才能看见真实’，东山魁夷说这话的时候想到了什么是个疑问。如果想的是真理与自己的肉体、利益无关是一种进步；如果想的是不要从自己的灵魂出发，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如果是从宇宙、逻辑、真理等视角出发，是好事；如果从历史、上帝、民主等角度，就不正确。不过，既然他是画家，他说的大概率是关于美学而非真理，所以，我的理解应该比他的理解更有价值，而他的话在和他的领域相隔万里之处增加了价值，这表明，出人意料的价值也是一种价值，而适度的模糊性有助于产生这种价值。”

阿梦说：“语言的模糊和灵感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有助于自由地归纳。例如，由于人类很少关注真理，很多关于真实、真相的言论都能让人联想到真理。福尔摩斯说‘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都是真相’。他指的是事实的真相，但是，也适用于真理。排除一切逻辑上不可能的信仰之后，可能的信仰所剩无几，而且，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显而易见，只能是逻辑。其实，之所以说自由、宇宙还称得上可能的信仰，也是因为它们能完全被逻辑解释，甚至成为和纯逻辑等价的存在。所以，正确的信仰是那几个现在最不可思议也最不起眼的信仰。”

阿正说：“邓布利多说‘真相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相信什么’，这就像是真相是人有肉体、利益这些邪恶，但是，最关键的是是否相信逻辑，是否相信自己是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智人都很像哈利波特，灵魂中有大恶，但是，智人做不到像哈利那样战胜邪恶，甚至根本不追求战胜邪恶，他们明显更像是食死徒。”

老爷子忍不住击节叫好，“你们看现在的社会就像是知道真相的人在听人撒谎，乐趣无穷。”

阿正也激动起来，“就像是皇帝的新衣！智人道貌岸然，努力掩盖自己的邪恶，努力展现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也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确实光鲜亮丽，哪怕自己心里很不确定。只不过，明眼人只会看到丑陋不堪的大屁股。”

众人再次哄堂大笑，我说：“所以，培根说‘人们对谎言具有一种自然却腐朽的爱好’。说到谎言，只要有了正确的信仰、判断力，不仅关于真理、真相的言论会更有价值，关于邪恶、谬误、谎言的言论也会更有价值。这就像逻辑和不逻辑同样重要。”

阿梦说：“它们的混合也会更有价值。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宁愿听一百句美丽的谎言，也不愿听一句直白的真话’。智人宁愿追求有利可图的谎言、假相、谬论而非有价值的真话、真相、真理，这大概是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的最深层含义吧？即使是所谓善意的谎言，也永远是为了利益乃至邪恶服务，从未为真理服务过。那么，那善意有多少善的成分？”

阿正说：“智人的善意基本上是对伏地魔、食死徒的善意，往往可怜肉体的悲惨、死亡，几乎从不可怜真理、正义的悲惨、死亡，经常愿意为了前者而让后者死亡，所以，邪恶才能频频依靠暴力成功地镇压正义。”

我说：“一些名言确实很有价值，对我们起到过很大帮助。‘朝闻道夕可死’虽然远远没有说清什么是道，却可以视为正确地比较了真理的价值和生活的利益。只不过，智人几乎无人相信这种价值观。这并

不奇怪，他们对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大众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孔子的信任。在很长时间里，也必然会超过对我们的信任。”

阿梦说：“按照逻辑性衡量名言的价值和按照传播范围、接受程度衡量是必然不同的。有些话广为人知也被广泛接受却充满邪恶、负价值。例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称得上众所周知，虽然不是所有邪恶的政权都来自于暴力，虽然正义的政权也可能来自暴力，但是，邪恶的政权必然永远离不开暴力，甚至会对暴力永不知足。更必然的属性是：邪恶的政权必然会压制自由、理性和正义，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压制所有自由、理性和正义。”

我说：“有些话会被广泛接受但有着严重的错误，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个人的智慧只是有限的’。事实是，无数个经验主义的臭皮匠乃至诸葛亮也发现不了一个真理，因为他们无法摆脱经验主义、利益。相反，只要充分相信逻辑的力量，个人的力量、价值都是无限大的，哪怕是臭皮匠也能顶上无数个诸葛亮。”

阿梦说：“这类经验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名言有很多，如德奥弗拉斯多说过‘时间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可是，真理、正确的信仰是不是应该更宝贵？如果时间只是用来享乐，这样的时间又有什么价值？换句话说，纯粹的功利主义者活着，但是，纯逻辑主义者可以当作他们从未活着。”

阿正说：“就像蝼蚁是否存在关我何事？蝼蚁的 DNA 和我一样又关我何事？”

阿梦说：“有些名言鲜为人知却富有理性，我前两天初次读到‘真理唯一可靠的标准是永远自相符合’时就很震惊。这很可能只是欧文一时的灵感，毕竟，他并没有从这一命题做出更多的因果推理。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真理是最合乎逻辑的，邪恶、谬误不可能像真理一样合乎逻辑，甚至意味着其它衡量真理的标准都是可能错误的、不应该使用的。相比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被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广为接受的邪恶。”

我说：“但是，这句话仍然可以更加精确化。如果这句话把可靠换成正确或最合乎逻辑会更好；如果把自相符合也改为尽量合乎逻辑或最合乎逻辑会更好，这样，并不排斥问题、矛盾。”

阿正说：“真理最合乎逻辑的唯一标准是永远最合乎逻辑，甚至，真理最合乎逻辑或正确的唯一标准是永远最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这话韵味十足，令一切纯逻辑主义者回味无穷。”

阿正索性上网搜了一下名人名言，草草看了一下说到：“我发现关于勤奋的名言比关于思维方法的多得多，大概人类对勤奋的正确性有把握，对方法则很没有把握。虽然有一些关于思维方法的性质的名言，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少见关于某种思维方法正确的名言。关于信仰的名言挺多，但是，同样缺少什么是正确信仰的名言，关于信仰的属性倒是有不少言论。例如，‘信仰是没有国土和语言界限的，凡是拥护真理的人，就是朋友和兄弟’。这大概就是正确信仰的普遍性吧？至少可以和永恒性统一在一起，修正为‘正确的信仰是没有国土、语言、时间界限的，凡是拥护正确信仰的人，就是朋友和兄弟’。这样，我们也能和逻辑生物做兄弟，可以进行价值巨大的思想交流，甚至可以相亲相爱。”

我说：“所以，从名言的分布中也能看出，人类根本没有掌握真理，甚至，人类中的智者也知道人类没有掌握真理。如果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信仰等真理，一定会直接说出来，那样的名言一定比这类关于真理性质的名言更有价值。另一方面，人类中的平庸者却相信自己已经掌握真理，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类明确的邪恶观点不仅比比皆是，还让绝大多数智人深信不疑。”

阿正说：“都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锅。”

阿梦说：“通过研究那些得到一定认可的思想的分布来评价智人的善恶程度，这也是有创造力的研究方法。智人相信自己不邪恶，却讲不出多少真理。”

我说：“一旦他们努力说出一些理所当然的真理，却往往经不起推敲，可能稍加推理就能认定它们是邪恶。或者，另一些人就会出来

说出另一些真理，不用我们说什么，他们自己就会吵起来。这样的局面，怎么可能得出智人不邪恶的结论？所以，他们不是对真理无知，这太抬举他们了。他们是对自己的无知无知，还是不对，是对自己的无知的无知都无知。”

众人哄堂大笑，阿正在狂笑中说：“可不是群傻子！”

第一百零三章 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笑完之后，阿正有些心虚地问阿梦：“我这样嘲笑智人合适吗？”

纯逻辑主义者在这方面不可能是好的表率，不可能照顾智人的自尊心，毕竟，追求自尊心的满足和追求利益差不多，既可能有负价值也可能有无限大价值。不过，既然智人的自尊心不会用于真理上，几乎总是为了利益，所以，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也就不值得关照。果不其然，阿梦说：“自尊心不是真理。如果说什么都不知道是傻子，那么，关于真理什么都不知道与傻子的距离也微乎其微。言论自由嘛，即使适当的夸张都应该允许，何况，根本没多少夸张。智人的自尊心是难以合乎逻辑的，和他们的正义性、真理性乃至能力都完全不成比例。各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技能，智人并没有在所有技能上都领先动物，有些技能好一些也只是相对的，谈不上什么绝对的好。智人真正强大之处是掌握了极少量真理，但是，既然智人没有多少人关心真理更不要说发现真理，即使是偶尔关心真理也基本上是通过关心利益而间接关心真理，这方面的强大不可能归功于广大智人。”

我给出了中肯的意见，“既然我、我们、我们的利益不是最合乎逻辑的真理，可能是无法合乎逻辑的邪恶，那么，自尊心就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过于强调自尊很容易与邪恶站在一边。”

阿正把心放回肚子里，边吃边说：“如果只是比较吃饭、觅食的本领，确实谈不上谁高谁低。所以，智人要合乎逻辑地证明自己在智

慧方面有绝对优势，就要做动物绝对做不到的事情，能否使用工具、直立行走显然不是动物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阿梦说：“能够比较合乎逻辑地发现比较合乎逻辑的命题应该算一个，但是，显然远远没有达到以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发现最合乎逻辑的命题，也缺乏硬性指标来衡量这种能力。不得不说，智人关于思维的信仰、方法和能力还差得很远，却把自己捧得那么高，这也是过度追求利益的结果，只要能增加利益，就不择手段，却又没有足够的逻辑能力、创造力来发现正确的、最佳的手段。”

我说：“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视为自作用。宇宙中追求作用量、社会中追求幸福、知识世界中追求合乎逻辑，三者都存在自作用。宇宙如何合乎逻辑地进行自作用是重整化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是，社会、知识都没有合乎逻辑的自作用理论。这并不意味着自作用对后者不重要。一个功利主义者可以充满自信地相信自己幸福，也可以相信自己悲苦，让一个利益更少的人自以为利益更多不是什么难事。一个纯逻辑主义者也可以相信自己很合乎逻辑或很不合乎逻辑。但是，合乎逻辑的自作用必然是有限的，不能依靠自作用无限增加自己的利益，不是自己说自己很幸福就幸福。但是，这是一个难题。物理学即使现在也没能完全避免无限大自能的问题，人类也要解决自以为合乎逻辑的问题，过于强调自尊心、夸大自己的幸福都是自以为是，这里面一定有深刻的问题，毕竟，宇宙中的质量、电荷不仅不是自称的，甚至是相当准确的。一个理论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就正确的，是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它哪里价值不足的。”

阿梦说：“很多理论片面强调自己能解释的问题有多少正价值，忽视自己不能解释的问题的负价值。整个科学界就没有养成正确的研究习惯，阐述一个理论的价值、真理性时，几乎从来不提及无法解释的问题，包括最基础的信仰、基本粒子、原则的来源问题，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法律、做人原则的正确性、正义性问题。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将物质视为实在，却完全不管这种理论能否给物质一个合乎逻辑的来源。难道宇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儿子，想让它逻辑的时候就逻辑，不想让它逻辑的时候就不管逻辑？如果世界在最基本问题上无法

合乎逻辑，凭什么要求世界在所有不基本的问题上都讲求逻辑？那样的话，科学有什么存在的必然性？”

老爷子说：“一个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的问题的负面影响能够抵消无限多的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的问题的好处。”

阿梦一愣，“这话怎么有芳芳的风格？”

老爷子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他从未谋面的儿子。”我们都一愣，然后就被这冷笑话惹得哈哈大笑。

阿正笑得尤为欢畅，“你最多是我儿子……”然后被阿梦一把捂住了嘴。老爷子却笑着说：“那可未必。”

阿梦显然为自己的多嘴多舌感到非常尴尬，一边制止阿正，一边打断了笑声，“任何问题都有很多解释的方法；所有问题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大概就只有一种方法。后者比前者更合乎逻辑，而且，在逻辑性方面是无数倍的关系。这大概就代表着‘越接近于真理的合乎逻辑的整体理论越少’，而这句话应该是一个真理。我想这就是老爷子的这么说的原因。”

我说：“这个性质是有助于研究的，因为处处可能合乎逻辑是一个很强的限制。但是，科学一直追求在学科、课题等局部解决问题，从来不追求整体性地解决问题，不追求让任何局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整体性地研究所有问题的可解决性，能够有效地解决信仰、方法等最基本问题。一个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就是负无限大的价值，解决一个问题只有有限大的价值，解决无限多问题又不产生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才能有无限大价值，而真理必然是有助于解决无限多问题却不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甚至，正确的信仰、方法是有助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是比真理更有价值的知识。”

阿梦说：“所以，相信且只相信逻辑、宇宙是纯逻辑世界的真理性不是因为我们感觉这些命题比其它信仰好，而是其它信仰都会导致无法解决的问题。从比较结果的角度看，我们不是简单地比较信仰，我们是比较它们对全部知识的整体影响。建立正确信仰之后，剔除无法合乎逻辑的知识的过程就是消灭邪恶的过程。因为我感觉我是灵魂

所以我相信逻辑，这仍然可能是梦境等假象，仍然有经验主义因素，是不够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如此看来，任何一项正确的纯逻辑发现，都应该有一句：本理论没有产生任何新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假设。当然，如果自认为做出了无法合乎逻辑的假设，麻烦就大了，却不一定错误。有些可能以后得到解释，如什么是夸克；有些不可能有纯逻辑的解释，如高于一切的神权、人权、生命、法律、国家主权。甚至，这还不够，因为即使没有增加新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假设仍然可能涉及此前的各种无法合乎逻辑的假设。要提高理论的正确性、价值，就一定要分析受到那些假设的影响有多少。如果所有论文都能这么写，无疑会大幅加强对知识基础的审查，大幅减少邪恶的知识增加正义的知识，大幅加强关于真理的研究。”

一时间，我对阿梦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本以为一晚上的翻云覆雨必然损害价值，没想到现在居然改进了信仰、方法合乎逻辑的程度，创造了非同一般的价值。我下定决心晚上要教会她暂时不顾逻辑地试错，这合乎趋利避害原则。当然，我很清楚，合乎一条真理并不代表必然正确。同时我也认识到，因为身体的各种困难而不肯思考真理是功利主义的结果，而不是那些困难的结果。所以，因为条件不佳而不研究真理，错在信仰而不是艰苦的条件。想到这里，我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说：“逻辑信仰、逻辑能力和推理意愿不足的最终原因是对利益的信仰，所以，追求利益应该被视为邪恶，而不是错误。功利主义信仰直接削弱了对逻辑的信仰，进而影响了思维的方法、意愿、能力、时间精力、严谨程度，等等。追求尽量多利益的身体是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的最大敌人。一个人得到多少利益都没关系，但是不能信仰利益，别让灵魂去追求利益。那会让灵魂走上歪路。”

老爷子说：“并不是只有功利主义才是邪恶的，经验主义也是一样。由于经验主义，智人追求在外部世界中大展身手，可是，无论是大城市、大公司甚至大的行星，又如何能比得上灵魂的价值。他们似乎从未想过，最能让灵魂大显身手的地方就在灵魂内部。”

我说：“世界对智人很有善意，让他们成为灵魂、逻辑推理的主宰者，能够主动地追求如何合乎逻辑，而不是只能让行为被动地合乎

逻辑的动植物。结果，智人不识好歹，仍然执着地、被动地追求利益。”

阿梦说：“邪恶的灵魂导致了邪恶的人生、社会。缺乏价值的灵魂导致个人、种族、社会、星球都缺乏价值。如果将我要做什么视为一个推理，邪恶的信仰会导致我是谁、做什么、怎么做都极有可能是错误的。三个要素中错一个都是错误的推理，怎么架得住三个都很可能错的荒谬推理？”

我说：“智人在思维的目标、方法、过程方面都相当邪恶。思想的邪恶导致了大众在行为方面的邪恶，而且，在逻辑合理性方面几乎没有下限。例如，当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反对战争和侵略；当自己是受益者的时候，支持战争和侵略。当自己是无权无势一方、受损者时，反对独裁、腐败和镇压；当自己是有权有势一方、受益者时，支持独裁、腐败和镇压。这些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邪恶、可恨的人，即使偶然成为被压迫者也只是可恨又可怜，谈不上是好人受到了压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阿正说：“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都不是自己想要成为可恨之人，而是全社会太坏，因为人类始终没有掌握真理。他们是不知不觉中、被动地成为现在这样的可恨之人。”

阿梦说：“你们从抽象理论研究到批判现实的转换也太快了，我还是更喜欢理论研究。不过，所谓被动成为可怜人、坏人只是经验主义这种邪恶信仰下的理由，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一个灵魂根本没有被动地作恶这么一说，不能过于强调这种被动，忽视灵魂自身的责任、能动性。一个灵魂是可以不顾利益、不顾时代背景地提高能力、发现真理、做出正确判断的。只不过，由于相信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等邪恶信仰，几乎没有哪个智人真正做到这一点。”

阿正说：“所以，当小孩子盲目接受智人的那些传统智慧时，当他们长大了也从不反思当初的决定时，就是在做一系列可恨而又愚蠢

的决定，使自己注定成为可怜、可恨、可悲之人。这么说来，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简直是危机重重。”

我说：“确实，孩子几乎是没有防护措施地置身于邪恶的枪林弹雨之下。社会没有为小孩子的灵魂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他们只看到了保护身体健康的价值，却没有看到保护灵魂健康的价值。当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灵魂才是健康的灵魂，只知道用贫瘠的理性去自卫，使用极度原始、落后的武器去对抗蜂拥而至的邪恶。甚至，很多瞄向孩子的邪恶的子弹就是社会瞄准孩子打出去的，还美其名曰教育。另一方面，小孩子自己完全没有理性，无法主动地防御邪恶。”

阿梦说：“所以，智人经常笑话某些智人可恨、可怜、可悲，却没有意识到，一个灵魂只要没有正确的信仰、方法，就注定要可恨、可怜、可悲，哪怕生活富裕、和谐、幸福，又和灵魂追求的思维是否合乎逻辑有什么关系？又怎么能让智慧的灵魂不觉得他们可恨、可怜、可悲？”

这性福难道是在说我吗？在自尊心的怂恿下，我立即反驳，但是，边说心里边打鼓，不想嘲笑别人之后又被人嘲笑，不想被暗戳戳地嘲讽之后再被明目张胆地打脸，所以，努力保证推理的严谨性，“不过，也不能过于强调所有人都有邪恶之处，虽然这是事实。也要看到人与人邪恶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可怜、可悲、可恨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虽然，智人几乎没有不爱利益的人，但是，至少有爱自由、爱理性的人，在信仰组合中包含这些正确信仰的人甚至还挺多，那么，不相信自由、理性的人与相信理性、自由的人之间的战争，后者往往就是更加正义的一方。”

阿正问道：“平等、博爱算不算正确的信仰？”

阿梦说：“平等、博爱不是正确的信仰，但是它们是建立正确信仰之后的结果，是真理。我不认为所有灵魂是平等的、应该爱所有的灵魂，否则我岂不是也要爱极端邪恶的灵魂？但是，所有拥有正确信仰的灵魂是平等的，而且，他们之间必然存在博爱。既然现在没有信仰完全正确之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平等、博爱就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但是，那些信仰部分正确的灵魂之间至少可以比较平等、博爱。以前，安心给奴隶主、皇帝当牛做马的灵魂没资格和自由的灵魂平等，以后，安心给肉体做奴隶的灵魂也不配与追求灵魂解放的灵魂平等。更简单地说，坏人没资格和好人平等。”

阿正望着阿梦问道：“难道，给孩子当牛做马的父母也不配与好人平等？”

我问他，“你希望她是那样的妈妈吗？”

阿正答道：“不希望但是想，感觉是灵魂不想但是身体想。”

老爷子说：“大多数智人对智人不是抱着可恨、可怜、可悲的态度，而是倾向于可爱。你们的态度更倾向于可怜、可悲；逻辑生物的态度更倾向于可恨，这是邪恶最可恨这一观念的反映。既然智人社会中充斥的不是正义，而是邪恶，那么，就会经常出现邪恶的势力以邪恶的方法获得邪恶的大众对邪恶的支持的局面。”

我为这句话拍案叫绝，“所以，民心所向大概率是心向邪恶，而不能代表正义。智人过于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结果论，完全不管究竟是正义得天下还是邪恶得天下。也有些人将多数人的意愿视为正义，所以相信民主，这导致了民主社会这种邪恶的制度。单纯为了胜利、成功等有利可图的结果而不择手段地争取民心，这可能是结果论带来的最大危害之一。例如，政府因为邪恶的政策、制度而失去了民心，进而为了争取民心而发行债券救助低收入者，因此向投资者发行政府债券，结果，投资者得到了利息收益，低收入者得到利益，政府得到了支持，邪恶得到了延续。表面上看或孤立地看，各方在结果论的意义上都进行了成功的推理：政府成功地维持了统治，投资者成功得到了利息，低收入者成功得到了利益。但是，理性地分析，每一处推理都无法合乎逻辑，导致社会中处处邪恶。理性的投资者不应该购买邪恶政府的债券，不论多高的利率；低收入者可以拒绝来自邪恶的馈赠；即使得到了馈赠也必须反对邪恶的政府、政策，无论馈赠多大，因此而支持政府都无异于接受贿赂投身邪恶；政府应该努力弃恶从善，而不是努力获取支持、延续邪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邪恶就应

该去努力发现真理、正义。这里，各方的目标、追求都是邪恶的：政府追求统治的稳定、长久，投资者追求更高更安全的利息，低收入者追求更好的收入。但是，从结果论来看，这些目标也都是水中月镜中花，因为邪恶的统治无论如何不会无限延续，甚至最终身败名裂；投资者的收入、低收入者的利益也肯定比不上正确制度下的收入、利益。总体上看、概率地看，任何局部都谈不上更好。”

阿正说：“我倒觉得邪恶最可恨很有意思。显然，没几个智人对邪恶抱着这种态度，杀死亲人、断我财路肯定比邪恶可恨得多。同样，亲人、财富、情感也比真理可爱得多。这些都是错误信仰的体现。”

阿梦说：“商业贸易中的推理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发动邪恶的战争，低价出口商品为战争募集经费，理性的商人、消费者永远不会购买这些商品。这反映了经济制裁可能具有正义性，只不过，如果所有灵魂都是足够理性的，而不是逐利的，根本就不会由政治家发动制裁。既然很多正义的制裁都需要政治家发起，也就反映出智人普遍存在贪婪、逐利的邪恶本性。当然，邪恶的社会中同样不会缺少邪恶的制裁。”

阿正说：“你们是不是忘了热爱和平？相信逻辑、自由、平等的人也可以发动战争。”

我说：“和平必然不是正确的信仰，所以，我不会考虑做一个和平主义者。甚至，和平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功利主义的反映，在面对暴虐的邪恶时选择成为软蛋。面对一个独裁、不平等、没有理性、缺乏自由的国家，面对懦弱、逐利的国民，等着它自己慢慢发生改变几乎必然不是最好、最合乎逻辑的选择。如果能通过战争使一个国家获得自由、理性，肯定比所有人安心于功利主义、独裁、等级制度等邪恶要好。战争在有些时候是让智人大面积地获得自由、价值的方法之一。但是，这种自由、价值的最主要部分不是物质的自由、财富，不是依靠掠夺获得更多财富、领土，而是精神上可以更自由地追求真理。至少，我认为拿破仑的一些战争有助于一些欧洲国家的人民获得

这种自由。过于爱好和平的结果会导致过于容忍邪恶的持续，甚至，容忍邪恶战胜正义。”

阿梦说：“我要修正一下刚才的观点。平等不仅是正确信仰的结果，也是有利于建立正确信仰的条件之一，虽然谈不上是必要条件。不能因为一些人安心做奴隶，就片面强调他们没资格和自由人平等，也应该努力解放这些人。哪怕他们并不愿意被解放，也要强迫解放，未来解放灵魂的时候，就必然有很多灵魂是被迫解放的。这不仅合乎逻辑，甚至合乎经验。毕竟，有很多当初愿意做奴隶的人，一旦奴隶制解除了，也能很好地做自由人。因此，正义的战争虽然并不是必要的，至少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

阿正说：“不能只想着现在的成年人，还要想到现在的孩子，乃至未来的人。即使是现在的成年人很想做幸福的奴隶，也应该相信这不是灵魂的正确存在方式，应该相信在正确的环境下孩子愿意拥有自由的灵魂。”

阿梦说：“这不仅适用于政治制度上的不自由，也适用于肉体的不自由。即使现在的全体智人都反对从外壳中解放灵魂，未来的人也可以投资于现在的社会，鼓励关于正确的信仰、方法、技术的研究。毕竟，智人往往是功利主义者，即使自己反对，只要有人愿意花钱，也愿意看在钱的面子上去研究。现在的问题是，智人更愿意向未来借钱用于满足自己的外壳，而不愿意满足未来的灵魂，哪怕这对自己的外壳也有好处。当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未来的人以满足灵魂为目标，但是，即使知道了，也未必会为此做多少工作。”

总体而言，我还是对战争问题更感兴趣。虽然这和解放灵魂的逻辑完全一样，但是，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就是感觉讨论战争有事不关己的感觉，讨论解放灵魂则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这种推理很愚蠢，却并不少见。理性主义很清楚这是自欺欺人的幻觉，但是，和现实主义协商后认为，只要这指向了价值无限大的推理，就没必要想太多。“即使一个奴隶制国家全民支持奴隶制，用战争击败这个国家、改变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仍然会是一种进

步。否则，还有什么方式能改变这样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正义的战争一定能胜利，也不意味着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得到大多数奴隶的支持，甚至也不意味着必然要进行这种战争。这种战争在当今社会往往会被视为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但是，侵略、失败都不是界定善恶的正确标准：侵略战争可能正义，抵抗侵略的战争也可能邪恶。战争的善恶不能用结果论：正义的战争即使战败，仍然是正义战争；邪恶的战争即使战胜，也应该被唾弃。希特勒的很多入侵都曾经获胜，难道他如果适可而止就真的正义了？判决标准不可能是纳粹德国人民是否幸福、国家是否统一、德国是否是战胜国，而是德国是否有利于真理的发现、传播。以纳粹对思想、媒体的管制，是不可能有利于创造价值的。国家都不是真理，国家主权就更不是真理，否则，国民愿意做奴隶就可以做奴隶？'自古以来就是某某的财产、领土所以如何如何'不可能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如果地球上的老鼠早已建立了一个国家，只是人类还不知道，难道说人类就是侵略者？难道能指责人类破坏了鼠国的财产、食物，杀死了鼠国的人民？难道仅仅因为统治者或百姓不喜欢自由、正义就有权建立一个让灵魂深陷邪恶的国家？Bullshit！"

阿正说："所以，如果老鼠没有合乎逻辑的灵魂，鼠国就不值得尊重、保护，必然受到歧视，其生命、财产、领土、食物都不会受到合乎逻辑的规则的保护；如果老鼠有合乎逻辑的灵魂，人和老鼠就必须是兄弟。说实话，虽然推理很简明，智人对这个命题的正反两方面都会长时间地不认可。"

阿梦对我笑着说："你从小就喜欢这种假想的推理，在极限情况下推理。真不知道你当初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必然合乎逻辑性。虽然肯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那也很了不起，即使现在也毫不过时。难道这是源于爱因斯坦的思想试验的某种玄而又玄的影响？我们原本明显正确的观点到了你手里就充满争议。不过，我喜欢，因为引起争议并不重要，更不要说基本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争议。重要的是我们能大大加深对真理、正义的理解，有助于识别出隐藏在社会中的邪恶，甚至有助于未来发现更多真理。"

老爷子说：“但是，有件事情上应该没有真理。逻辑生物不喜欢以强迫的方法帮助不自由、不理性的灵魂。我们可以通过改造神经系统轻易地让大型哺乳动物拥有灵魂，甚至让它们拥有纯逻辑信仰。甚至，如果我们要把石头、金属捏合成有灵魂的机器人也并非难事，难道我们真应该将一切物质都转化为有灵魂乃至有正确信仰的存在？”

阿梦说：“物质服从宇宙法则也是尽量合乎逻辑的，也在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地运动，甚至不能断言这样的追求就是无生命的追求。”

老爷子说：“我们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逻辑生物认为，自己执行正确的信仰必然正义，帮助落后的生物未见得就正义，哪怕是帮助 DNA 相同的生物。当然，也不能说帮助其它生物不是正义。智人崇尚助人为乐，大概率愿意帮助它们。但是，动机是什么？因为博爱产生的怜悯？可是，博爱不是正确的信仰。我们明显有一致意见的是对信仰相同的生物博爱，哪怕 DNA 不同。我们认为，有纯逻辑信仰的生物应该属于同一个社会，随时可能发生交易乃至相爱。与我们信仰不同的生物随时可能伤害我们，尽管也可能爱我们，但是，可能敌对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阿正说：“你们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老爷子说：“不对，是事不关纯逻辑信仰高高挂起。甚至这也不对。我们不会强行将其它星球的灵魂的信仰改为纯逻辑信仰，不是因为这不对、我们无权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可能正确的行为，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必然正确的事？我们增加我们的价值、发展我们的思想、社会就是最合乎逻辑的行为。当然，我们不会禁止扩张纯逻辑信仰的行为，也确实有人在一些星球上做了一些规模很小的试验，但是，很少受到欢迎。”

我说：“不过，地球很小，人类也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功利主义者尤其关注对人口、领土的争夺，所以，正义一方为了长治久安还是有必要统一信仰的，不能完全漠视信仰的分歧。”

老爷子说：“当然，逻辑生物无法容忍卧榻之侧有虎视眈眈的邪恶信仰，所以，我们也认可先人将地球上的信仰统一为纯逻辑信仰，

包括对邪恶之人执行隔离、囚禁等以恶止恶的措施。但是，既然其它动植物不会威胁逻辑生物，我们就不会去改善它们的灵魂、信仰。”

阿正说：“我总是想不明白其它星球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好的信仰？”

老爷子说：“纯逻辑主义者认为其它生物不愿接受合乎逻辑的推理是难以理解的错误。对功利主义者，关键也许在于逻辑生物推广信仰时的一个核心原则：只提供信仰不提供利益。先传授先进的知识、技术显然可能危及我们自身；先用技术、利益引诱对方皈依信仰，这也并不是真正皈依信仰，仍然是以利益为信仰，一旦有了新的利益，就可能背弃信仰。曾经有个灵魂换成了外星人的外壳，学会了外星人的语言，去传授纯逻辑信仰，但是，不久后就遭遇了背叛、镇压等诸多邪恶，我们甚至没能将他抢救回来。”

阿梦说：“所以，只要一种生命缺乏理性，只要过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就很难成为逻辑生物。当然，决定性因素是理性的强度，只要理性足够强大，没有什么邪恶的主义是不可克服的。”

老爷子说：“在逻辑生物和邪恶信仰共存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争议。纯逻辑信仰和其它信仰共存只会导致大量邪恶的制度和行为，例如，逻辑生物不会欺骗有相同信仰的人，自然也不需要建立防范、惩罚欺骗的各种制度。但是，和邪恶的灵魂共存必然需要这类制度，而且，光有制度还不够，还必然要生出戒心。这样的社会是无法完美的，生活在这种社会也是让灵魂痛苦的。所以，在纯逻辑信仰成为主流之后，逻辑生物最终选择将不接受这一信仰的一小撮智人放逐到火星上，与之断绝一切交往并进行监督。虽然如此，偶尔仍然会有一些智人逃回地球，想要加入逻辑生物。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因为不知道他们是真心改变信仰，还是为了利益而欺诈。逻辑生物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例如，逻辑生物没有选择让自己去火星这类条件恶劣的地方，这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毕竟，逻辑生物在火星上一定也能快速发展起来。最合乎逻辑的理论就是歧视不

相信逻辑的生物是合乎逻辑的，这包括歧视没有灵魂的生物，也包括歧视没有正确灵魂的生物。”

热烈的讨论随着存货吃得一干二净而戛然而止。大家都意犹未尽，似乎是就着精妙的思想吃了一顿美味的大餐。

第一百零四章 言论自由

阿正明显正在兴头上，一边帮着收拾桌子一边说：“你们上次的答非所问挺有意思，高度合乎言论自由的本意：不是一个人有说什么话的自由，而是一个人在任何环境下都有说有价值的话的自由。”

我感到震惊，“你对言论自由的这种修正很有意思。至少，有很多关于言论的传统观点明显是错误的。说无法合乎逻辑的话不可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不是真理。像论文那样允许无法合乎逻辑、侧重于局部合乎逻辑却轻视全局合乎逻辑，这几乎可以说是虚伪。必须回答问题、必须维持上下文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违背最大自由原则的，等于是禁止不逻辑的存在。”

老爷子说：“智人的文学追求文字优美，但是，这种追求也不属于言论自由。为语言的价值牺牲语言的优美或者说文学价值是必然合乎逻辑的选择。不对！这不是选择的问题，这是义务和责任。”

阿梦说：“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说真理，这才是合乎真理的规则。反对这一点只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是，领导人讲话的时候插进去讲真理，大概率会被抓起来；如果在人家葬礼上说真理很可能会被揍。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有的活人甚至死人都比真理重要，那么，真理比无数生命都重要根本就无从谈起。这些极端的例子都能体现真理的社会地位，也体现了智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漏洞百出。”

我说：“但是，我并不认为只能说有价值的话。正确的原则不应该有例外，如果某种例外是逻辑上不可避免的，就应该修改原则。为

了不让言论自由原则禁止我说没有价值的话，可以修改为灵魂有权在任何环境下以追求价值为目标自由地说话。”

阿梦说：“但是，你不要过分，不能实际上却在追求没价值只有利益的话，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另一套。”

我刚要说话，阿正打断了我们，“这不是重点！我想要参与这种答非所问。”

我不耐烦地说：“你能说什么？”

阿正气不打一处来，“我不能创建全新的真理，也能对一些命题进行一些改写，甚至做出一些简单的推理。无论如何，这些天我也有些感想。刚才的话证明了我能想出一些思想。”

老爷子及时地给予了支持，“莫欺英雄年少，也莫欺英雄年迈。算我一个。”

阿梦也笑了，“这事不能经验主义。确实，一方面说有正确信仰的人、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的人应该平等，一方面不能平等对待追求无限大价值的女人、老人和小孩，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智人的女人、老人和小孩确实极少创造价值，但这主要是他们过于相信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结果。至少，你小时候发现过真理，我相信我老了也能进行有价值的想象。虽然历史上女子在发现真理方面可以说一事无成，仍然不能以此推断女子不能、不愿发现真理。如果这种经验主义推理是有效的，同样可以推理男人不能、不愿发现真理，因为他们也基本上是一事无成，比女子好得极为有限。甚至，可以归纳说你也不愿发现真理，因为你生活中大多数时候不是在研究、发现真理。”

功利主义讨厌她说话时总是对我夹枪带棒，就打断她：“自由发言是不错的方法，像是把大家的言论归纳在一起，这很接近于我们平时的思维，把很多推理、灵感的片段综合在一起。这种综合有时通过因果推理，有时通过归纳推理连接，片面强调任何一种都是不够合乎逻辑的。”

阿正说：“我先来！我认为这本小说的文字缺少艺术性，但是，既然灵魂要追求价值，文字的艺术性有什么必然的价值？反正，绝大多数优美文字都在宣传享乐主义之类的邪恶。所以，当代的文学创作高估了艺术性、创造性等价值，低估了重要性、正确性、逻辑性、真理性等价值。当然，逻辑性和真理性是可以用重要性和正确性来度量的。”

虽然并不完全是原创，我对此也是相当惊讶，“多谢你为我辩护！看来，只要愿意在逻辑推理上下功夫，任何人的思想都能令人刮目相看。复杂的逻辑推理和优美的文字是无法兼容的，这是文学目前的审美观的最根本、最无法合乎逻辑的弊病之一。例如，反复转折的推理，反复使用的核心概念、抽象术语，这些都会降低所谓艺术的美感。我不知道和真理兼容的审美观可能是什么样的，但是，不兼容的审美观肯定是邪恶的，会导致追求文学美的作者疏于思维训练，无法发现真理、识别邪恶，更愿意进行功利主义描写，很容易写出传播、支持邪恶的作品；拥有这种审美观的读者也会更倾向于阅读文学美的作品，更容易读到邪恶的思想。如果随便选一本当代小说，尽管不同作品肯定会有起伏，我的估计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有百分之一的文字在直接、间接地在明确支持、传播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其余基本是善恶不分。这和智人日常生活中支持邪恶的频率应该是旗鼓相当的。思想邪恶的文字必须被定义为不优美的文字，这应该成为正确的审美观的一部分，是正确的审美观的下限，否则，难道还要鼓励阅读邪恶的文字？难道未来为了文学美还要保留那些邪恶的文字？”

阿梦说：“排斥真理和正确推理过程的文学美会成为真理的敌人。由于正确的推理过程抽象、复杂，很难合乎现在的文学美。”

阿正忍不住跳了起来，“你们这样不对！都说了今天要话不对题。我们今天要比上一次更严格地执行这个规矩，不能有哪怕是一次相关的问答。”

我无所谓。他的建议也是一种试错，一种试错成功后在原有试错基础上略作修改进行的再次试错，而且，新的试错是和原有试错同方向的加速试错，合乎趋利避害原则。

老爷子说："智人有一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是，这话错得极为离谱。邪恶是永恒的敌人，逻辑生物之间是永恒的朋友。利益可以永远存在，但是，无法永恒的目标、信仰、友谊，都属于不应该想更不应该追求的存在。然而，限于条件，绝大多数智人只能有这样的友谊、信仰和目标。这样的智人不仅会失去一切善良的朋友，甚至会成为他们的敌人。"

我说："您要求太高……抱歉！就业不足的时候，奢侈的生活确实有助于通过提高消费发展经济。将同样的钱用于救助低收入者能更好地增加利益，包括增幅更大、更平均，甚至更有价值。但是，这些更好、有助于不是最好，本质上仍然是邪恶。让尽量多的人去努力发现价值无限大的知识才是最好的模式。"

阿梦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不仅要重视必然的增长，也要重视可能的增长。"

我觉得阿梦大概是昨晚太辛苦了，刚想接过话头，没坐稳的阿正就又跳了起来，"你这也太敷衍了事了，今天你怎么这么不认真啊！"

阿梦去洗手间拿了条湿毛巾盖在脸上，缓缓地说，"关于一个现象的推理是逻辑推理的一部分，但是，只是可能合乎逻辑的推理。正义、正确的灵魂必然是最理智的灵魂，不可缺少的只能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并不是唯一的，像信仰、方法那样的过程单一的因果推理只是其中的一种。我猜想，理论上讲，将若干因果推理归纳在一起得出必然的因果推理也可能得出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就像是通过枚举法做出证明。所以，关于大量现象的推理可能有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即通过归纳所有可能性而做出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逻辑世界必然不断膨胀、正确的灵魂必然越来越复杂等命题如果是可证的就需要这种推理。所以，把可能的机会积累起来、结合起来也可能成为必然的机会。不行了！现在进行这种推理头都要炸了。"

所以，她刚才精神不振的时候也是在想问题？我满怀敬意地说："你显然不认为在创造无限大价值方面的任何压力是过度的、不识时务的、不解风情的、不合理的。难道说，只要能压榨出价值的压力都是合理的？对了！你不能回答，那我替你回答。别人的错误带给你压力是别人的错误，你不关注，否则，你也有错。"

阿正说："犯规！她不能回答，你就能回答吗？"

我陪着笑脸说："请让我把话说完。你只做正确的事情，尤其是当你有正确、价值无限大的事情可做的时候，更不会去关注别人做事是否正确这种可有可无的事情。可是，如果全社会都像你这样，谁来惩罚邪恶？对了！那样就不应该有邪恶，甚至，即使是无意识地出现了邪恶也没必要惩罚。"

阿正想堵住我的嘴，我低声说"等会给你一块钱"，这令他陷入了沉思，我继续说道："我做不到这样。别人对我不公，我是不可能专心创造价值的。从逻辑上看，你这样最好；但是，经验主义告诉我，只靠你这样的人无法让社会完美，因为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不受到惩罚是不会放弃邪恶的，哪怕他们明白了道理。例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独裁和助纣为虐邪恶，但是，愿意独裁和助纣为虐的人比比皆是，独裁的社会里也少有反对独裁和助纣为虐的声音。我不认为在心里反对算是足够合乎逻辑的反对，也不认为独裁者的禁令能有效地压制纯逻辑主义者的声音。"

阿正说："这样太乱了！游戏要有规则。以后按顺序来，我，老爷爷，妈妈，然后才到你，而且，绝对不许和上一个人的话相关。这是为了自由！现在重新开始！我先说。理发师美容师厨师不是人类必需的工作。可是，智人大规模地从事非必需的甚至是邪恶的工作，却没人从事必需的工作。即使不消灭这些工作，也应该让从业者拿出弱智等不得不做这类工作的证明，例如，拿出不适合研究、传播真理的医生证明。申请乃至获得这种证明是不光彩的，相当于一个人要求得到杀人许可证，或者说是不救人许可证，没有理由甚至没有充足的理由都是无法接受的。"

我再度大吃一惊，这是童言无忌吧？“真要是这么严格，智人怕是要造反。但是，不能说这样的制度无法合乎逻辑，不能说智人造反就是正义的，只能说这会激起智人灵魂里的大量邪恶的协力反扑。在智人社会里，邪恶是很有自尊的，是有头有脸的，不能批评它们不要脸。这大概也是智人社会黑白颠倒的一个证明，很多邪恶不仅不能惩罚，说重了可能都不行，有时甚至不夸都不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你能想出这么卓越的思想实在是了不起！”

阿正强忍着笑意，把屁股放回原位。

老爷子笑呵呵地说：“你们对我别要求太高啊！智人全社会的邪恶观念太多了。‘劳动最光荣’在智人社会很容易深入人心，强调一些劳动比另一些劳动的价值高无数倍则显然不受欢迎。智人努力讴歌各种平庸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几乎都是在讴歌邪恶。精心照顾宠物的人，因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照顾宠物而杀死不知多少未来的人，总体而言价值为负，这能称得上有价值的工作、生活？这如何体现出人性本善、生命无价？让逻辑生物怎么可能赞美智人？当然，我不是说从事体力劳动邪恶，而是在说没有可能创造无限大价值的劳动邪恶。”

阿梦说：“即使是脑力劳动也可能邪恶，如追求文学美、视觉美的艺术创作。智人的主流观点只知道不工作不好，这种观念太落后了。不对！太邪恶了。智人认为的好工作不仅有缺乏价值的工作，还有很多价值为负的工作，与其让那些人工作，不如不工作；对一些足够邪恶的工作，甚至不如让员工拿着工资不工作；更有甚者，既然一些人受贿后睁一眼闭一眼反而有利于社会发展，就代表有些工作的负价值超过了工资加受贿金额。可是，大众关注的是工作是否是肥缺，是否在大众眼中光鲜亮丽，没人关心工作的价值。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价值？又怎么可能有多少快乐、幸福？劳动最光荣？能信才怪！何况，绝大多数有权有势的智人也不信这个。甚至，大多数智人都不信这个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工作。所以，劳动最光荣其实是大多数智人都不相信的谬论，当然，民意不是善恶的正确判据。”

阿正还没坐热乎的屁股再度活跃起来，“你昏头了吗？犯规！重新说！”

阿梦气得将毛巾奋力扔向阿正，“智人关心是否被剥削，其中的利益成分要远远高于价值、正义成分。杨白劳说自己要饿死了，但是，他不饿死也不会研究真理；无论如何，他一生的劳动都和无限大价值无关。贫困、被剥削不是缺乏价值、不研究真理的原因，就像黄世仁也不会研究一样。那么，从逻辑的视角看，智人都不相信逻辑，却要追求合乎逻辑的分配方式，这和科学家不信仰逻辑却要建立合乎逻辑的科学理论是一个错误。如果善良、正义的外星人用正确的推理，要求杨白劳、黄世仁皈依正确的信仰，大概只会被喷一脸，如果可能，他们甚至会杀死这些外星人并为此自豪。所以，绝大多数智人更像是坚定的邪恶之徒，他们的向善只是坚定地趋向于自己认定的善，坚定地认为智人及其传统都挺好。这不仅不合乎逻辑甚至无法合乎经验，因为智人也有很多种相互矛盾的传统。为了自圆其说，智人不得不高度强调正义、真理的相对性。结果，黄世仁强调双方遵守的是契约精神、丛林法则、适者生存，杨白劳强调要相信生命无价、与人为善、人人平等。在我看来，智人这是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被功利主义逼得胡说八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词夺理。他们不满足于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经验，还想用逻辑说服自己，希望能理性地说服灵魂对效忠于身体的生活、工作方式感到满意，甚至相信这是合乎真理、正义的。可是，因为这根本不善良、不正义，所以，只能讲歪理。这和国王、奴隶主想要说服臣民、奴隶效忠而编造的各种理论是一个性质的。当然，与完全依靠感官、经验判断相比，这仍然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意味着逻辑地位的提高，开始出现在了信仰组合之中。也有一小部分智人强调真理、正义的绝对性，但是，他们往往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地认为自己是基本善良、正义的，仍然受到了邪恶信仰的影响。智人的绝大多数推理的出发点都是功利主义，这很邪恶，只有极少量的科学研究是不带感情色彩的推理，但是，那又往往以经验主义为基础。这些问题导致智人无法在任何局部集中地进行大量尽量

合乎逻辑的推理，简单地讲就是推理多了必然有错，导致他们与真理无缘……”

阿正急得满脸通红，“停！停！你做这么长的推理这游戏还有什么意思？我怀疑你这是恶意的！以后不许进行太长的推理！”

我觉得在枯燥的规则下最好是抱着娱乐的态度。优点在于，这一规则只有拦截权没有封杀权。如果学术期刊也能如此，最多让我不再继续写，而不能让我写的东西无法发表。我打了个呵欠，“我小时候曾经相信统计规律，如西方国家更有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相信名师更有利于出高徒。我曾经因为相信矮个子比高个子更有机会成为伟人而惴惴不安，也曾经因为我是个男人而感谢上帝。这和智人的从众性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曾经一个一个地消灭这种邪恶观点，后来，一批一批地消灭这种邪恶观点，但是，脑子里总是还有数不尽的邪恶观点。最近，我牙一咬，只要不合乎纯逻辑信仰的观点就甭想让我相信，似乎，灵魂干净了很多。”

阿梦看着我满脸笑意，看了阿正一眼，欲言又止。

阿正说：“人民因为不够理性而经常错给名誉，这很可能让名誉从好事变为坏事。老师奖励好学生从来和真理无关，希特勒也给很多军人、平民颁发了勋章。显然，绝大多数人追求的是形式上的名誉、荣誉，而不在意这是不是无法合乎逻辑的错误的名誉、荣誉；追求的是当时的名誉，而不是永恒的名誉。”

老爷子接口说：“名誉不应该是政府或人民给的，而应该是逻辑给的。对不起！对不起！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属于人民的时候，他会感激人民，希望获得人民的认可。如果一个灵魂认为自己属于逻辑，他就会感谢逻辑，希望得到逻辑的认可。甚至，我会感谢自己，感谢我相信自己是逻辑，而没有犯相信自己是身体这类错误。”

阿正望着白发苍苍的老爷子一脸郁闷。

阿梦说：“人并不是都逐利，也不是总在逐利，更不能经验主义地归纳出人是自私的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类谬论。另一方面，逻辑思维是很严谨的。虽然大多数人是逐利的，但是，思考如何让利益最

大却并不一定是功利主义，至少可以是为了追求真理。人类发展理性的信仰、方法和能力主要源于为身体服务，是与追求利益相伴而生的，这当然不能得出追求利益是真理、善的结论，只能说智人是善恶混杂地发展到现在这一步的。我们现在能思考如何追求价值最大，这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目标，肯定和芳芳从小努力追求利益最大有关。所以，思考如何追求利益最大并不一定会导致邪恶，如果能把这当作一个学术问题去研究而不是为了满足感官就更好；即使做不到，如果能尽量违反常识地、有创造性地、尽量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也相当合乎逻辑，虽然信仰是错误的，从方法上讲，既锻炼了理性也丰富了关于追求乃至最佳追求的经验，也算是很不错的方法、过程；最差的是经验主义地、遵照传统地追求利益最大，完全是感官驱动，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不少智人一心一意给动物属性贴上道貌岸然的标签，例如，动物性的独占权升级成了忠贞，领地意识升级成了祖国、领土意识，和繁殖有关的很多本能需求升级为了爱情、母爱、亲情等等，这种升级除了利益哪里能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

阿正不耐烦地指了指我，让我产生了自己是御用狗腿的感觉，“必须坚信一点：除了真理没有任何 100%正确的结论。这并没有什么难度。只要敢于想象、批判，只要有正确的信仰，所有冒充真理的邪恶命题都能被找出反例。注意，这里体现出了真理的绝对性，不是绝大多数能找出反例，而是全部。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就不能用能否找出反例作为善恶、真理还是谬论的判据，因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以为的反例可能并不是正确信仰下的反例，或者说是有着不同结论的反例。”

阿正像交通警一样示意停止。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告诉我一切自私的功利主义者都有贪污的潜质，没有监管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把阿正抱了过来，悄声许给他十元钱后继续侃侃而谈，“例如，坚定地相信爱情自由的女人，如安娜卡列尼娜，在某些社会中可能被指责为水性杨花，不仅不会幸福甚至可能下场悲惨，但是，由此而经验主义地认定爱情要专一、该女子罪有应得是错误的推理。当然，也不能因此认为安娜在追求真理。正确的结论是全社会的所有邪恶的偏见是悲惨

结局的主要原因；甚至，如果安娜没有从众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倾向，不关注邪恶的舆论、道德，也不会自杀；当然，她的追求也谈不上正义，自杀也算不上无法合乎逻辑，只不过，她显然不是因为自己从不追求价值这一根本邪恶而自杀。”

阿梦怀疑地看了我俩一眼，“经验主义地研究人应该追求什么必然是错误的推理过程。既然民主地批准侵略扩张、种族屠杀不会正确，这个反例足以表明按照人数、占人口比例评判善恶不会是正确的标准……”

阿正双手叉腰站在了阿梦面前，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说：“以后的规则是必须遵守规则，违者罚款十元，由我执行。”阿梦沉默了下来，他继续说：“智人用经验证明自己在进步，逻辑生物不仅有大量的经验差异，更有合乎逻辑的理论证明。智人不能证明信仰进步了，至少不能证明是最佳，这是最大的弊病。”

阿梦说：“经验主义的错误有两类。一种是归纳经验时发生的错误，这既包含对经验的存在的信仰，也包含对经验数量的信仰，认为两者和真理直接相关。例如，因为大多数人逐利所以认为逐利是正义、可能合乎正义、至少算不上邪恶，这些都是错误的归纳，当然，也不能因为追求利益往往伴随邪恶就归纳出追求利益是邪恶，虽然这是正确的结论，更不能因此认为用归纳发现真理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些归纳不可能覆盖所有可能性，包含了对经验的数量的信仰，结论必然不会多么可靠。更有甚者，智人的归纳中经常包含逻辑循环。例如，智人已经首先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地制订了有利于邪恶的信仰、是非标准，然后再因为合乎标准而归纳出各种邪恶合乎正义的荒谬结论，这就是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在自卖自夸。例如，先认定追求幸福快乐是合乎真理、正义的，然后，因为智人总体上是比较幸福快乐的，所以，归纳出智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善良、正义的社会的结论；因为某个行为、法律、传统能让人幸福，所以，认为它们是合乎真理、正义的。贞节、忠君爱国、尊重传统等观念的善恶判断都有这类错误的影子……”

阿正跳着脚说：“够了够了！罚款！”

阿梦说：“既然已经罚款，我就能继续说。智人的好人是个很奇怪的观念。他们普遍赞扬利他主义者，鼓励牺牲自己让他人受益。如果这样的人是好人，就应该要求全社会的人都做这样的好人，谴责自私的功利主义者。从逻辑的角度看，如果追求自己的利益是真理，那么大众就是好人，利他主义者就是坏人；如果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追求他人的利益都是真理，那就都是好人，利他主义者不可能更好，因为没有比合乎真理更高的是非标准。智人不敢追求真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见一斑。难道，仅仅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自尊心就要在好人和坏人之外还要发明普通人概念吗？”

阿正气急败坏，“修改规则！以后罚款也不许继续说。”

我的再度行贿让平时囊中羞涩的阿正眉眼中露出了笑意，这甚至让我产生了高阿梦一等的感觉，“幸亏智人没有立法规定必须利他，这避免了很多恶果。利他主义就是一个骗局，让一些蠢人给自私的功利主义者输送利益。如果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人人都不要他人给自己利益，利他主义者又有什么善、正义可言？善必然是越普及越好，如果利他是正义，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利他反而不如少数人利他，甚至，和所有人都不利他相比也没有优势。利己主义的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抢劫，利他主义的智人也可以为了他人的利益欺骗、抢劫，那样的社会又有什么绝对的好？连经济发展都谈不上有任何优势。例如，工人工作不要报酬、顾客来买东西不用付钱，这样的利他主义社会真的好吗？发明这种道德的人都是不动脑子的吗？一个所有人都是理想的好人的社会必然是无懈可击的好，发展速度、价值、平等乃至利益样样领先所有可能的社会。”

阿正假装没看见阿梦的不满，“宝石只要能自动寻找，就一文不值，稀缺性和价值没关系，物以稀为贵自然也只能是谬论。真理即使不稀缺也有无限大价值。”

老爷子说：“一项工作是否需要灵魂参与和价值有关，和利益无关。所以，逻辑生物没有寻找黄金、宝石的活动。另一方面，一旦自

动程序能发现真理，也就有了灵魂，就不再是自动程序，像是丑小鸭升级为了天鹅。”

阿梦说：“有一个命题虽然不重要，但是，智人会很关注：能发现真理的正确推理必然会伴随着很多其它关于现象的推理，并不会没有利益。智人属于能发现真理却不去发现真理的灵魂，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智人堪称是坚持不懈地往追求利益的坑里跳。所以，真理必然有永恒的价值，宝石不仅不会不朽，甚至，在能自动生产后必然永远没有价值，世上唯一不朽的价值就是真理。让能发现真理的灵魂去挖石头，哪怕是促进了就业，也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分工，支持这种分工的经济学理论必然是一种邪恶的理论。我打赌，迟早有一天，亮闪闪的宝石必将价值归零，只有自动程序或弱智的人才会去从事宝石的生产。所以，阿正的就业许可证制度虽然惊人却是合乎逻辑的。”

最后一句话让已经站起来的阿正笑眯眯地坐了回去。我说：“另一类是因果推理的错误，反映出经验主义者往往缺少逻辑的严谨性。例如，因为物价便宜所以生活幸福；因为政策受到拥戴所以政策是正义的、正确的。以经验为基础通过因果推理得出结论一定要小心。我有一个亲身感受到的例子。苹果标价更便宜并不能推理得出苹果的可食部分价格一定更便宜，因为必须削皮的苹果可食部分更少。甚至，依靠感觉获得的经验也会错误。直觉认为削皮与否关系不大，但是，我称的一个苹果带皮 197 克，去皮 165 克，吃剩的部分 23 克，所以，削皮损失了可食用部分的 22%……”

阿正跳起来说：“太过分了！罚款！”在我威胁的目光下，他斟酌了一下，“既然妈妈说话太长有错在先，这次姑且算了。我再强调一遍，必须遵守规则！重新开始！人类应该思考一下，建立、保留美学，让一部分智人美了，获得了利益，会有多少生物，包括智人，因为不美而付出代价。越是标准明确的美学，害处越大。正确的美学必须是什么样都可以美的，只有邪恶才是必须丑的。现在的美学显然不是这样。”

阿梦说：“考虑到在美容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当今美学也许连零和游戏都算不上。明显收不抵支。”她在阿正的注视下缴纳罚款，“芳芳是现实主义者，我是理想主义者，但是，我还不够理想主义，老爷子才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而阿正是最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几个人的理想形成了从眼前到无限远未来的分布，而且，长远理想所占的比重并不明显小于眼前的目标。”

阿正嚷嚷道：“我的理想难道是草上飞？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是装逼的那个。我感觉，我们就像是思想领域的侠客。智人想象中的侠客要斩尽天下不平事，我们要斩尽天下不平的思想。问题在于，是否正义往往不是从事上就能看出来的，而是要从思想上看出来的。所以，侠客很容易犯错，我们不会。”

阿梦说：“犯规！”

阿正说：“明明是你先犯规！交钱！”阿梦争不过立法、执法、司法的三位一体，为了避免暴力抗法的定性，继续缴纳罚款。

第一百零五章 传承有序

阿正示意恢复游戏，老爷子说：“我早就发现，推理能力的丧失使我已经不再属于逻辑生物了。认识到物种降级这一点，我对自己很不满也很伤心，这种心情大概就像智人发现自己是野兽一样。我希望努力提高能力，重新回归逻辑生物。最近，我明显感觉到了能力的提高，但是，我不会因此归纳说这是我的努力的结果，虽然这合乎我的利益，毕竟，也许是环境好，也许是你们这些老师好，等等。说到激进，我其实对当今现实严重不满，却因为能力问题不能合乎逻辑地阐述不满，这让我对自己越发不满。我似乎经验丰富实际上逻辑是支离破碎的，做不到以理服人。”

我逐渐对行贿习以为常，甚至，在阿梦的注视下产生了这是特权的幻觉，“虽然您年纪很大了但是您很像愤青，总是对现实不满，也对

一切现实不满。当然，您比愤青强多了，因为您的知识合乎逻辑，只不过您已经忘记了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您当然不是落后、保守的经验主义者，也不是像愤青那样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经验主义者，而是个远远领先于时代的经验主义者。所以，虽然经验主义信仰必然是邪恶的，经验主义者的推理、判断并不一定结果错误，和纯逻辑主义在结果上的分歧并不一定很大，虽然信仰、方法乃至过程的分歧必然很大。然而，人类缺少来自遥远未来的经验主义者，这大大加重了经验主义的问题。经验主义者之间也是有分歧的，落后的经验主义者容易让经验领先的经验主义者感到不可理喻、鸡同鸭讲，使后者成为愤青，因为前者高度倾向于接受那些落后的经验，必然歧视先进的经验。对后者来说，能不能说服前者是一回事，不断受到前者的歧视就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甚至，前者认为这种歧视理所应当更令人难以接受。我找到一种办法来理解您的心情了，只要想想穿越小说里的人物回到唐宋时有多么自负，您现在就有十倍的自负，但是，我们回到古代可以经验主义地用技术证明自己的优越感是合理的，这是先进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向落后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证明自己的方法。但是，您这个知识残缺的纯逻辑主义者却很难经验主义地证明自己强于极端落后的经验主义者。所以，我还是很佩服您能平心静气地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的，至少我肯定做不到，我对于真理在这个世界受到的歧视很愤怒。”

阿梦一直举手，我怀疑她是想举报，试图通过和平主义的、体制内的改革改善制度。不过，阿正很有些小聪明，有意地歧视了不利于当权者的行为、言论，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言论是没有价值的，“小说里的修道者往往追求大道无情，如果将大道视为真理、善，这是忽视了大道和利益的关系。虽然不能说利益是大道，但是，追求利益中的追求有助于认识何为大道，也许，这就是入世的意思。但是，不能因为入世而专注于利益。追求利益中正义的部分是追求，利益反而是邪恶的。”

阿梦说：“所以，不仅追求利益有可能价值无限，追求胜利、成功、财富、知识都可能价值无限。追求，尤其是最佳追求，是真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利益、胜利、财富都和真理基本无关。当然，要让一个现实的存在与逻辑、真理完全无关是不可能的。例如，追求财富、快乐都可能有助于追求真理，只不过，永远不会是最有益于追求真理。”说完，她在阿正面前加了一张纸币。

我继续享受着行贿带来的特权，“智人应该明白一个最合乎逻辑的浅显道理：应该爱好人而不是坏人，对更好的人倾注更多的爱。这接近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人类越来越好、越来越善良，人类就应该爱后代而不是爱祖先，而且要最爱无限远未来的后代，因为他们是最善的。所以，祖先必须是一个贬义词，无论是多早的祖先还是多亲的祖先。后代才是褒义词。”

老爷子已经被顺序问题搞晕了，试探着说：“智人按照利益分配爱本已不对，还有意地忽略宇宙、真理给予的利益。用智人的话说，智人是忘恩负义。当然，忘恩负义并不必然是邪恶，因为邪恶也可能对局部有恩。哎！我正在学着你们提高推理的准确性，但是我真不喜欢针对现实的推理，用你们的语言说话，一环一环的净是错误、陷阱，纠正起来很吃力，废话太多。要是对一个很有理性的社会，大概我只需要说‘必须按照真、善的程度分配爱、信任’就足够了，不需要批判现实，更不需要批判现实的推理方法和各种原则，包括推理的原则也包括人生的原则。”

阿梦再次购买发言权，我怀疑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缴纳罚款了，“智人逻辑推理有一个常见的问题，两人争论 A 还是 B 的时候，证明非 A 或非 B 都被视为一种证明。可是，即使是反证法也不是这么用的。证明 A 错并不能证明 B 对，既然这类可能的命题有无数个，A 错之后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必然是 A 和 B 都错。所以，攻击对手无助于证明自己正确。但是，智人的统治者往往为了利益、结果而广泛采用这种错误推理，心里可能还在想：因为人民愚昧我只好采用这种错误的推理。殊不知，人民固然愚昧，追求利益和结果的统治者也是蠢货，他们的推理结果几乎从未合乎过逻辑、真理。所以，像排除法那样通过枚举而排除从来就不是发现真理的有效方法；由于智人绝大多数推理和命题都是错误的，所以，即使是批量地否定、排除也不够

快；否定一切传统这种超大规模地排除的方法目前的正确率和价值都要高得多，但是，它不是真理，也可能犯错，因为并不是所有传统都是邪恶的。所以，最关键、最正确的方法仍然是做出最有价值的因果推理，尤其是发现正确的信仰、思维方法。其次是先借助灵感自由地归纳然后纯逻辑地做出判断，这虽然无法保证正确率，但是可以摆脱邪恶的影响，有公平的正确率，仍然属于可以接受的推理过程。”阿正每次试图阻止，阿梦就面无表情地在桌子上放一张纸币。

我不禁暗笑，不懂现实主义方法的纯逻辑主义者太不擅长控制成本了。由于行贿成了代价更低的方法，也因为以往的行贿属于沉没成本，我觉得不发言简直就是在放弃利益、特权，当然，也不利于创造价值。所以，阿梦遵守规则鼓励了我违反规则？我说：“其它国家或人不正义不能用于证明本国或我正义。绝大多数时候，智人就是都错。例如，所有国家都没有最好地追求自由，所有人都没有正确的信仰，所有人都在跪舔利益，或者，更难听点，所有灵魂都在跪舔肉体，现有的善恶基本体现在是跪舔自己的肉体还是跪舔他人的肉体或者全人类的肉体。而跪舔肉体有很多恶劣后果。例如，功利主义者容易屈服于暴力；功利主义者组成的军队容易贪生怕死，所以，需要命令。但是，命令无法解决战争正义性的问题，甚至，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了，因为服从命令的军队更容易昧着良心、罔顾正义地作战。纯逻辑主义的军队能同时解决正义性和勇敢这两个问题，因为他们为了正义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利益，可是智人中没有纯逻辑主义者。”

阿梦终于停止了抗议，阿正对此很满意，“智人应该能分清人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可能、可以做的工作、生活，另一部分是应该乃至必须从事的工作、生活。智人明明并不知道真理、正义是什么，却像是早就知道一样拼命追求享乐、情感等可以获得的生活，完全不顾必须的生活。”

阿梦说：“即使智人为了享乐而追求真理、最佳追求方法，仍然是动物性的动机、信仰，只不过，与动物相比，方法更理性，推理更有价值。如果真理、正义包含最佳追求方法，智人对享乐的追求就忽

视了正确的方法，过于直接了，更合乎动物性的直觉。”大概是为了避免麻烦，阿正看着阿梦试探性地从钱包里拿了十元。

老爷子说：“智人总是根据经验而相信计划的好处，逻辑生物是根据信仰相信自由、无计划的好处。我们探索宇宙是没有计划的，即使是探索同一个星球，也往往是各干各的。这并不是禁止交流，也不是有什么技术障碍，纯粹是信仰问题。当然，真的需要配合的时候也会配合，但我们不会夸大这种需求。像智人科学家这样频频从他人那里获取思想，不仅不用有价值的思想作为回报，甚至连货币、利益报酬都没有，是很奇怪的做法。”

我说：“有人说如果自己有思想了也会免费分享，这就类似于说如果自己发财了就还钱，问题是这么说的人有几个能发财，有几个能发现有价值的思想？这就是变相的知识大锅饭，结果很可能是让所有人都没知识。但是，因为灵魂不会因为这种邪恶而饿死，甚至不会有多少痛苦，这种大锅饭显然比现实的大锅饭更长久。”

阿梦说：“纯逻辑主义的战斗、研究、探索都应该遵守类似的规则，以自由、独立为主，以配合、交流为辅。这些行动都不需要整齐划一、说一不二。例如，一名军人支持、参与一场战争并不需要战友的支持、参与，自己认为应该作战就去作战，无需计较胜负、生死。同样，一名研究人员认为最应该研究什么就去研究，不用管其他人怎么想。局部看，这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种自由会对组织形式、作战和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形成深远乃至难以预测的影响。再例如，探索未知世界更需要多种特色的知识，哪怕是乱七八糟的知识也行，只要不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知识；更希望看到问题之间的相互质疑、矛盾，而不是处处歌舞升平。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应该追求知识的不断增长，也就是把不太合乎逻辑的问题不断转化为更加合乎逻辑的知识，而不是整个知识体系呈现为一个没有问题的状态，那样根本不会有知识的增长，往往代表着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这违背了逻辑的本质。所以，发现重大问题是研究人员的关键能力之一，只不过，只要有些人擅长提问、批判就够了，不需要像想象、推理、判断那样人人必备。我相信，纯逻辑世界必须不

断膨胀，甚至不能避免重大问题的出现，否则，纯逻辑世界的扩张就会越来越慢。当然，按照正确的归纳法，宇宙以往一直在不断膨胀并不能视为最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必将不断扩张的证明。”

事实上，阿正在阿梦说话之前已经将钱拿走，这种归纳和疑似的征税都让我目瞪口呆。我发现，在现实主义方面，阿梦是热爱和平、奉公守法的改良主义者。但我对这种人一向蔑视，因为这基本上只会帮助邪恶。也许，有些改革成功了，但是，邪恶不仅在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益，还往往通过经验主义的推理将功劳据为己有，甚至能让经验主义者认为邪恶继续攫取利益符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原则。智人几乎从来没有认识到，只要不把维持和平当作邪恶的功劳邪恶就没有半分功劳。说到底，就是邪恶用战争、惩罚等暴力威胁身体，进而身体再影响灵魂，最终让灵魂屈服于邪恶的过程。

老爷子说：“智人经常强调在自己的立场上某某是坏人。但是，只要善恶是绝对的，就不会存在取决于立场的坏人。真要出现，那就是双方邪恶。例如，双方为了利益而搏杀、竞争的时候。不论某人和你的利益冲突多么激烈，也不代表他邪恶；无论某人和你的利益多么一致，也不代表他正义。”

阿正说：“次序错了！”阿梦代缴。

在荒诞的现实中，我觉得有义务帮助自己大家摆脱邪恶的秩序。虽然我自己似乎就是邪恶的一部分，但是，我肯定不是追求当下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者。为此，我认为必须破坏这种和平的大好局面。我惟恐天下不乱地说：“我认为人类在传统方面的绝大多数规矩都是屎一样的存在。”

阿正眼睛一亮，传出一记无脑助攻，“很多人也不认为它们就是真理，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差。”

我说：“好吧，我修改一下。传统其实是一堆屎，绝大多数智人把它们当成巧克力挂在嘴边，甘之若饴，但是，我不行。智人的历史传承基本上就是祖先拉屎后人吃屎的历史。”

阿正目瞪口呆，“太恶心了！不过，除了继续给身体做奴隶，除了关于伺候好身体的技术，祖先确实没留下什么东西。”

我继续愉悦自己，“我没有夸张。邪恶当然应该比大粪更恶心。很多人宁愿邪恶也不愿吃屎，我宁愿吃屎也不愿意邪恶。”

阿正大笑着问：“你怎么下得去口？”

老爷子说：“如果你有无限长寿命，有强大的试错精神和能力，就很可能会尝试。不仅可以等到你的感官认为屎是美食的时候尝试，如未来的某一天；也可能在感官认为屎很恶心的时候尝试，如现在的某一天。那可以是为了很多正义的目的，如证明自己的灵魂并不完全是身体的奴隶。”

我说：“确实，这对正义的灵魂完全无害，少量食用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微乎其微，至少比大量食用很多三高食物更健康。智人在理智的时候不会自愿吃屎，但是吃三高食物就很踊跃。追求身体的健康和追求感官快乐虽然都是为身体服务，但是，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代表着身体的不同细胞之间也不平等，甚至是无法平等，存在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冲突，存在局部神经细胞的利益和所有细胞的整体利益的冲突。所以，功利主义者想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逻辑，就要证明感官细胞为什么和其它细胞不平等，为什么为了感官细胞的快乐就可以毒害多得多的其它细胞，而这并不存在必然合乎逻辑的道理，代表着即使不管功利主义信仰本身的逻辑问题，功利主义在施行的过程中仍然无法逻辑上自洽。这相当于一个公理体系即使不管公理本身是否必然合乎逻辑、正确，仍然会在后续的定理推导中出现矛盾。”

阿梦说：“虽然智人信誓旦旦地拒绝吃屎，想一下就恶心，但是有不少人在童年的时候吃过，其实没那么恶心；另一方面，几乎人人都在天天享用比屎恶心得多的邪恶思想，不仅不忌口，想起来也并不感到恶心。”

老爷子说：“只能说智人不恶心，逻辑生物早就恶心坏了。这就像智人几十年前还曾经吃人，回想起来一定恶心，但是，当时未必恶心，甚至觉得美味。而且，智人擅长为了利益、自尊心、自豪感等动机隐瞒、忘却自己的黑历史，却不在意自己邪恶，至少毫不在意邪恶的可能性。逻辑生物不会做这类丑事，也不可能尊重这类行为，无法将天天过着无法逻辑的生活的智人视为自己的同类。”

阿正问我：“你批判智人这么激动，可是，你能保证自己不邪恶？”

“在智人社会，怎么可能？所以，我经常很恶心。但是，我是以探索真理为目标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不能说不为利益，但是，利益肯定不是主要动机。所以，我不会为了利益而篡改历史、相信传统、不尊重逻辑。我经过大量逻辑思维对现实的判断是社会邪恶；规则臭不可闻；祖先愚不可及；智人能力低下。当我发现一些简单却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居然如此难以被社会接受时，我对自己面对的任务做出了一个评价：我的灵魂是在一个以邪恶等大便为主要精神食粮的社会中寻找真理这种美食，而这个社会认为我破坏了他们的食欲。他们会指责我在鸡蛋里挑骨头，而不会承认问题其实是屎中能挑出多少鸡蛋。”说完，一片安静，我感觉所有人的消化功能都受到了影响。

老爷子打了几个嗝之后说：“真没想到你的坦诚这么重口味。”

阿梦证明了自己的优势，皱着眉说：“你刚才这么一说搞得我现在看什么都隐隐约约像屎，空气中总是隐隐有屎味。似乎身上也沾了很多屎。”

我幸灾乐祸地说：“我不会说你是过敏。你这种感觉，大约会比较接近于现实，但是，仍然优于现实，因为实际上是所有智人的灵魂上都沾满了屎，很多人的灵魂甚至几乎是屎组成的。我这二十多年的感觉就是，在越来越深的屎汤中越来越艰难地跋涉，越来越恶心地看着周围的人大口喝汤，自己也不得不喝。智人社会没有什么事情不掺合着邪恶。”老爷子终于跑去了卫生间。

第一百零六章 自欺欺人

阿正说：“这么说，我倒是能理解智人了。他们是为了生活快乐一些、自信一些，而相信自己真、善、美。像智人这么想问题，屎壳郎一定也会发明出屎是美味、绝对是美味、永远是美味、对一切生物都是美味的理论，不用说，屎壳郎的外形也无疑是全宇宙最美的外形。”

阿梦说：“这是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急于追求短期利益，给自己贴上一切最美好的标签，结果却对总体利益、长期利益有损。这妨碍了智人探索真理，让人安于邪恶的现状。他们把屎命名为糖然后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不仅不去找糖，哪怕找到糖了还要把那命名为屎然后坚持吃屎，甚至用武力捍卫自己吃屎的权力，用宪法的方式规定人人必须吃屎，语重心长地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永远吃屎，世界上还有多少比这更荒诞的事情？”

阿正说：“智人偶然地找到了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将这视为美味；智人偶然地碰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人，将这称为美人；偶然地采用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制度、传统，将这称为善、正义。问题在于，美不美不是绝对的，善不善是存在绝对判断的。我认为的美食、美人，只要我不要求所有人乃至一切生物都承认它们最美，不承诺我一生一世永远认为它们最美，就没人能说我有错误或者邪恶。”

老爷子端着茶杯走了回来，“但是，一切有足够智慧的灵魂都能绝对地识别邪恶，无论智人把邪恶定义、命名为正义、法律、传统、权利还是义务都无法改变其本质。没有智慧也不可怕，怕的是对这一点没有认识，盲目相信自己认为好的就永远好、最好。”

我说：“这种将个人好恶凌驾于合乎逻辑之上的习惯来源于经验主义的邪恶信仰。例如，智人喜欢丑化敌人美化自己，这是不相信真理的恶果之一。如果相信真理、正义的绝对性，根本不需要丑化，直接发现、证明其邪恶即可。例如，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有人认为动机是为了自身利益，想从欧洲赚钱；有人认为动机是相信自由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正确的制度。如果是后者，美国是做出了大致正确的推理；如果是前者，美国则是以错误的推理做了大致正确的决策。事实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就像我们追求真理既有正确的动机也有错误的动机。但是，关键肯定在于结果比较合乎真理，是用较为自由的经济帮助了较为自由的社会，尤其是考虑到敌对面是反对自由的社会主义阵营，考虑到真理在人类社会的高度稀缺。到目前为止，智人社会不仅不存在任何完全正确的完整推理过程，甚至不存在一个完

全正确的局部推理。在原因、过程、结果三要素之中能有一个是真理都是很优秀的推理，尤其是当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推理的时候。”

阿梦说：“相比之下，前苏联在东欧的推理从原因到过程到结果都是错误的。即使是实行社会主义，也不代表强权政治，不意味着应该压制人们围绕社会主义进行信仰、方法上的试错，如言论自由、民主、市场经济。”

我说：“虽然我反对禁止围绕正义、真理试错的禁令，但是，并不是不可商榷，阿梦对此持反对意见我也会反思。可是，禁止围绕邪恶试错算是怎么回事？而邪恶禁止正义这类禁令在人类社会不仅比比皆是，还往往能获得一致的、强烈的拥护。例如，邪恶的论文发表制度禁止违反邪恶规范的关于正义的论文发表；支持经验主义的论文却禁止纯逻辑主义的论文发表。至少，短期内我看不到恢复论文写作自由、以价值为选择论文的唯一标准的任何可能性，全社会对这种荒谬的禁令、选择机制完全无感，连屁都不放一个。有些人嘲笑希特勒统治时期、前苏联时期、毛泽东时代人民对邪恶的拥护，可是，自己拥护的邪恶真的少吗？”

阿梦说：“智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好，不知道社会的发展趋势，却自以为知道。智人现在努力追求缩短工作时间，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不用上班，天天享受生活，换句话说，全天候地给身体当奴隶。就算逻辑生物不关心自己的安全，又凭什么提供技术帮助智人成为更好的奴隶？当然，即使是工作狂、以上班为乐趣，也未必是为了创造价值，更不要说创造无限大价值。”

老爷子说：“在智人看来，逻辑生物的学习、工作时间比智人长得多，像是工作狂。但是，在纯逻辑主义者眼中，进行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灵魂的生活，是灵魂在享受生活。即使身体因为艰苦的思维而痛苦，甚至身体能因此让灵魂痛苦，那也是身体在作恶，试图控制灵魂，灵魂仍然要努力推理。经验主义地认为自己是身体、努力推理有害健康，那是错误的推理，即使这合乎之前的一切经验，但是，这也将永远地违反几千年之后的一切经验。”

阿梦说：“所以，在关于真理的问题上，经验主义者往往只能暂时地合乎有限的经验，违反的却是无限的经验。纯逻辑主义者丝毫不关注经验，最终反而能够永远地合乎无限的经验。”

我说：“但是，经验主义仍然可能推导出正确的结果。例如，只要关注自己的思维，就能发现自己是灵魂；只要认为自己是灵魂，就应该只将思维视为自己的活动，而身体的一切行为更像是灵魂在操控工具；既然尽量合乎逻辑是每次思维的本能，就应该把合乎逻辑的推理视为生活而不是工作。要点是关注自己的灵魂的活动，而不是自己的身体的活动。关注后者代表着你已经相信了自己的感官，如果再以感官证明自己是身体就是一种循环论证。经验主义的缺点不是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果，而是推理过程错误，推导出错误结果的概率极高。纯逻辑主义也会出现推导错误，但是，那种错误不是源于信仰、方法的错误，是能力的错误，可以通过提高能力减少错误。经验主义的错误是无法避免的，只有纠正信仰、方法才能有效避免这些错误。”

阿梦说：“我们还无法完全清晰地区分能力和方法。我认为，在影响思维的因素中，有些可以做到最佳甚至是永远最佳，这类无条件的因素就是信仰或方法。还有一些因素是动态的，即使存在最佳也是不稳定的。所以，需要具备想象力是一种方法，想象的速度、效率是能力，想象的具体结果是思维中的现象。这种划分未必合乎经验。我以往的经验主义观点是只能缓慢改善的因素是能力，可以短时间内迅速改善的因素是方法。例如，想象的创造性体现了归纳的自由的程度，我以往认为这是能力现在则认为是方法和能力的综合反映。即使相信最大自由原则，也只能做到当前的最自由不可能达到无限自由，可以通过提高能力进一步增加想象的自由。”

老爷子说：“由于信仰的不同，智人会认为逻辑生物几乎一直在工作，逻辑生物却认为自己是在享受生活；智人自以为在享受生活，逻辑生物则认为智人是为身体卖命的奴隶。”

阿梦说：“智人的灵魂就像是被身体圈养起来的奶牛，明明丧失自由却像家畜一样自以为幸福。身体对灵魂即使算不上任意宰割，也

相差无几，那信号就像是：你要不让身体舒服就别怪我无情。多数智人并不觉得身体多么残忍仅仅是因为绝大多数智人的灵魂都很乖。这就像是猪圈里的猪，绝大多数猪认为吃了睡睡了吃、发情就交配的日子很幸福；极少数热爱自由的猪冲撞饲养员、想逃跑，那往往都不会长寿。前者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竟然会认为后者真蠢。”

老爷子说：“由于研究真理是我们的自觉行为，基本不上班也不会有人偷懒。此外，我们也不需要照顾孩子，可以不吃饭、睡觉。所以，即使在智人眼中，我们享受生活的时间可能也比现在大多数追求享乐的智人更多，生活条件也更好。但是，我们关于享受的推理不是为了让身体享受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让灵魂享受逻辑推理而不得不休息，或者，为了更好地享受推理而休息。我们是在不停地休息-创造价值-休息，而且，我们在努力压缩休息的时间，提高推理的强度。从智人的角度看，我们的生活值得羡慕：寿命、健康接近于无限，不可能失业，没有穿衣吃饭睡觉等不自由的生活需求，没有不自由的外壳、职业、家庭住址、社会关系，没有战争、暴力犯罪、欺骗等邪恶。一方面，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追求；另一方面，在智人的信仰之下，几乎不可能追求到这些结果。”

我说：“我认为逻辑生物就是追求在逻辑推理方面金枪不倒，希望无限地推进。所以，善恶仅在一念之间，同样是追求某种持久的满足感，智人追求利益、性、爱情就是邪恶，逻辑生物追求价值就是神圣无比的追求。”

阿正说：“信仰不同就很难理解对方的生活，您当初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老爷子说：“多数都记不清了。我保留的记忆片段多数是在各种环境下工作，少数时候是休息。偶尔会为了虚无缥缈的灵感而灵机一动，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的生活可以粗略地描述为努力创造最大的价值，在此前提之下自由地安排生活和工作、感官和利益、与其他灵魂的关系，等等。而且，可以预料这种自由会不断增长。当然，智人关注的肯定是我工作的时候得到了多少享受，这方面的记忆很少，因

此而断定我的享受很少或者享受占生活比重很少虽然没什么可信度，但也只能如此。”

阿梦说：“不同信仰真是难以比较。不过，可以预料的是，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一万年后也解决不了利益之间的冲突，所以，逻辑上无法避免战争、欺骗、犯罪、惩罚犯罪；纯逻辑主义者组成的社会能摆脱利益冲突，可以共同追求尽量合乎逻辑这一目标。所以，一万年后的经验主义社会肯定不如纯逻辑主义社会。而且，这种差距不需要考虑信仰和方法的相对性，因为经验主义者去纯逻辑主义社会仍将认为那里更好，纯逻辑主义者去经验主义社会肯定认为那里很差。这种不对称性是否说明纯逻辑信仰能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说：“这个猜想也太离谱了。你这是纯逻辑主义者聊发经验主义狂？”

老爷子说：“未来，思维的痛苦因为技术进步而大大减少。但是，如果因为痛苦减少才愿意去思维，那是智人的行为模式。否则，即使功利主义者生活在我们那个时代，也会将研究的方向转向如何最好地满足感官、增加利益。所以，只要信仰邪恶，无论多么美好的社会都可能向错误乃至邪恶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绝对不会在信仰上民主，哪怕是纯逻辑主义地发展了一万年，只要让功利主义者接手，天堂也会成为地狱。同样，任何时候，只要信仰正确，无论多么糟糕的社会也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你们就在很不利的条件下创造了惊人的价值……”

我赶紧转向阿梦，“即使适度美化自己是允许的，智人也做得太过了。我认为你是美人、你是目前我眼中最美的人都可以接受，我要是说你永远是我眼中最美的人、所有人现在都应该认为你最美，就属于邪恶的范畴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灵魂现在最美，我倒认为可以辩论一番，至少在信仰、理想乃至想象力方面，我认为你接近于无敌。从智人的各种逻辑推理来看，核心追求似乎是名义上吃屎最少，即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在吃屎，而不是不能吃屎或尽量少吃屎。由于每

个种族在坚信自己的传统最好的同时又要面对其它种族的很多其它传统，为了自身的利益基本有两类选择：真理是相对的，所以大家的传统都好；真理是绝对的，自己的最好。事实是残酷的，大家的都邪恶。”

阿梦当然不会因为我的甜言蜜语而晕头转向。如果说我是努力躲着甜言蜜语，她就更倾向于反击功利主义者的甜言蜜语，尤其是我这样诡计多端、屡屡陷她于不义的功利主义者的甜言蜜语。“谢谢功利主义者做出的精彩的功利主义分析。虽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经常吃屎的人往往能更好地研究屎，更适合成为美食家。我不需要你认为我最美，你甚至可以启动你喜欢的震荡模式，今天认为我最丑明天认为我最美。智人的一个糟糕的倾向是往往是喜欢什么才去研究什么，因此，研究传统、文化、历史的人往往是热爱它们的人，所以，自然容易给这些领域的邪恶贴上美好的标签。但是，按照兴趣研究仍然是功利主义的表现，应该从逻辑的角度中立地研究一切课题。对信仰、方法、传统的研究尤其需要中立，当然，结果肯定无法中立。”

我说：“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肯定自己的传统而否定其它国家、民族的传统，因为它们相差不多。很难建立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认为定居就比游牧正义、善良，即使有很多经验证明前者的制度更先进，如人民更幸福、更富裕、更平等、犯罪率更低，也并不意味着逻辑上那就真的代表更先进、更发达，不能归纳出定居是建立更先进、更发达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或必要条件的结论，往往只是一些外部条件导致了这种相对的先进和发达。如果环境变化，结果可能就会不同。与之类似，直立行走、劳动也不是灵魂诞生或高速逻辑化的先决条件，否则，如果将来人工智能可以更快速地产生更优质的灵魂，又要如何解释？”

阿梦说：“所谓历史不接受假设并不是真理。历史学正是因为过度重视历史才成为了一门基本是在研究邪恶的学科。例如，不只是较好的国王、较好的历史时期，就连坏的国王、坏的历史时期都要找出其积极作用，这就是给邪恶找优点，在屎中找营养。虽然智人都是邪恶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功利主义地努力给自己找优点。这不利于培

养对邪恶的无比仇恨和对善的无比热爱，不利于弃恶从善，不利于社会进步。对邪恶，至少要以批判为主，甚至，只有批判也不会是错误。”

我说：“所以，应该只关注真理。纯逻辑主义只会把真理视为最佳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重要条件，其它一切条件都不可能是必要、充分或重要的条件。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多课题的自由研究、追求最大价值、追求指数增长、重视方法等真理，而不是动机强大、意志坚定、从小研究、遇到了老爷子等现象。后者虽然也有很大影响，不仅改变过程也能改变结果，但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中的好事不包括这部分。不过，这种极端的反结果论我是做不到的。”

阿梦说：“你是主张成大事不拘小节的那类人，幸运的是你那些小节多数算不上邪恶。我可不敢指望你反结果论，只要你不认为没有结果就是失败，我就阿弥陀佛了。”

阿正说：“智人的自欺欺人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把大便包装一下就命名为真理，然后再开始围绕如何保证大便的色香味制订规则，这不可能合乎逻辑。”

我说：“这个比喻很好。不仅有包装，而且他们还保护包装防止侧漏。首先，他们极难接受人民邪恶这一观点，因为这会伤害人民、大众的权威，会让人怀疑大众制订的传统、法律是否邪恶。与之类似，智人的政府、军队、警察也都时刻需要维护尊严，明明自己错了还强词夺理、避而不谈、隐瞒事实、欺骗宣传。他们极度害怕受到怀疑，就像当初皇帝害怕被怀疑不是天命之子一样。但是，正义性应该由是否最合乎逻辑决定，不是由口碑、以往的历史决定。虽然我们的推理错误率、邪恶率都不会太低，但是一定比他们近乎 100%错误好得多。至少，我们能在一些局部组成完全合乎逻辑的推理，他们在任何局部都只有错误的推理。其次，智人倾向于淡化传统的邪恶、人民的邪恶，宁愿忘掉那些曾被奉若神明的邪恶规则，宁愿认为那些只是个例，因为这会让人想到是否绝大多数乃至所有传统、规则都邪恶。但是，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越来越频繁。如果以前是几百年

消灭一种传统，现在可能平均几十甚至十几年就会消灭一种主要传统，如皇帝、裹脚。任何人想着现在的传统牢不可破、无比正确的时候，就应该多想想之前的邪恶传统，想想一千年前的传统现在还剩下百分之几，一万年后还能剩下多少渣渣。当然，如果因此想要否定真理的存在的时候，就需要想想真理的存在性证明，想想宇宙基本法则的永恒性、普遍性。”

阿梦说：“总体而言，全人类都在保护邪恶的传统，保护所有社会性的邪恶，保护大多数邪恶的人。智人只想着严厉惩罚少数人的邪恶，对此动辄杀人、终生监禁；对多数人的邪恶甚至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更别说惩罚了。蒙古帝国、纳粹德国都曾经杀人如麻，大跃进、文革时也是人人邪恶，可是，很少有针对整个民族、国家的谴责，大众总是功利主义地竭力将责任推到少数人身上。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度的不公平？所以，智人自以为现在很理性，其实只有微不足道的理性，远远谈不上正确的理性，导致时时、事事都存在邪恶。”

阿正发出了质疑：“难道我们这么温馨地喝茶研究真理也有邪恶？”

阿梦说：“既然智人社会没有完全正确的推理过程，又怎么会有完全正确的行为？茶、茶具从生产到销售中间不知遭遇了多少邪恶的制度，我们购买的开支基本上完全用于资助邪恶，毕竟，农民、工人、商人都是在追求利益，他们的一生和真理没有半点关系。如果他们只是在追求价值之余兼顾利益，或者，是被枪指着不得不追求利益，是否算是有情可原也许还可以辩论一番。现在的情况，根本没有任何借口。如果智人像拒绝消费钻石、象牙那样拒绝一切和邪恶有关的消费，智人就不可能有任何消费，根本无法生存，因为一切产品和服务都必然掺杂大量邪恶。甚至，不能认为象牙贸易、军火贸易更邪恶，因为那只是智人先认识到了那种邪恶，而没认识到的邪恶绝不意味着邪恶的程度较轻。例如，和正在发动战争的国家做生意、纳税是资助战争，和未来很可能要发动战争的国家做生意就是大概率的资助战争，这些交易中的血腥味并不一定比象牙少。”

老爷子说：“甚至，如果将灵魂和身体之间视为终有一战，现在支持身体的享受，让身体对利益越来越敏感，就是在资敌，使得未来战胜身体时难度更大，需要付出更多的痛苦。反过来推理，当初，智人没有意识到钻石、象牙贸易的不道德的时候，也是趋之若鹜的，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认为现在这一切合乎道德的交易、税收将来不会出现成为不道德的、邪恶的？”

阿正突然大叫一声：“我的上帝啊！忘了收费了！”

大家都是一愣，继而哄堂大笑。我摇摇头心想，到底是个孩子，当权者什么时候会忘了征税？

第一百零七章 以价值赎罪

阿正冲着我嚷道：“都怪你！恶心的大粪让我忘了正事。现在重新开始！智人几乎没有想过几乎全部规则都是邪恶的可能性，这只能是为了利益。毕竟，道理很简单：只要信仰错误，就必然处处推理错误，取得不邪恶的结果就只能是稀有的事件。如果只有一种宗教正确，相信其它宗教或无神论就必然邪恶。那么，如果人类还没有发现正确的宗教呢？这么简单的推理智人都做不好，就是因为功利主义有压倒性的优势。”

老爷子说：“所以，发现真理的方法之一就是将一个决策完善到极致，竭力思考一个决策，而不需要研究所有知识。理论上，只要把一个问题研究到最好，也能发现真理，甚至能发现所有真理。这也就代表着个人有可能发现真理。毕竟，没人会说自己连一个推理都做不好。”

阿梦说：“例如，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干什么，智人会说我们吃点什么玩点什么，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些必然涉及到应该追求什么、信仰什么。一旦发现了正确的信仰，理论上就可以发现一切必然

乃至可能合乎逻辑的推理，尽管那种推理的规模是一个灵魂乃至所有灵魂无法负担的。”

阿正说：“你这里没零钱了。我一次性收你十次犯规的钱，以后扣钱就不跟你说了。今天早上吃多了，口渴，要不榨点果汁吧？”我感觉他越来越把自己当成税务员了。也许，很快会认为人人都有纳税的义务。

阿梦说：“犯规！”

阿正说：“这当然不算！我又没说什么思想。”

我说：“利益和价值、合乎经验与合乎逻辑之间的矛盾无所不在。只要合乎逻辑，无论个人感觉如何难受，仍然应该做。例如，因为不当个好奴隶就会受折磨所以希望当个让主人开心的好奴隶的人比比皆是，也会有一些人寄希望于成为奴隶主。当初，很多智人会把这些视为唯二的不错选择，但是，显然不是。甚至，正确的选择反而要多得多。例如，他可以努力解放灵魂，发现、传播真理，明辨善恶，努力提高能力、改善状态，甚至，可以尽量合乎逻辑地做日常推理。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奴隶活下去是为了这些，甚至很少和逻辑有关。其实，这些并没有多么难受，谈不上有多少困难，尤其是考虑到奴隶本来就没有多少快乐、通过追求快乐也很难增加多少快乐的条件下。其实，智人的条件也差不多。智人就是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牺牲了无限大的价值。”

阿梦说：“如果一个奴隶解放自己的目标是为了让主人更幸福、自己有很多奴隶、甚至是让自己的肉体舒适，这只能是邪恶的奴隶，和奴隶主没什么两样。农民起义的目标经常就是这类目标。智人往往是根据现状评判一个人的善恶，这是错误的。例如，杀人犯一定比受害者邪恶得多。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机会杀人、有杀人的需求就可能杀人，只不过，此前没有需求或机会，那么，他被杀又会比杀人犯好在哪里？因为他杀人的时候可能下不去手可能害怕法律的惩罚？因为事实上他是受害者？灵魂的善恶难道是靠这点微小的差别决定的？既然人类中受苦受难的人往往并不比作威作福的人在信仰、方法上更合

乎逻辑，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善有善报？如果世界上存在善有善报这一原则，这些盼着善有善报的人真的就应该得到善报吗？”

言论更加自由竟然成为了滥收罚款的一个好的结果？维护邪恶规则的官员贪污腐败、昏庸无能要比清正廉明更有价值？我来不及细想，说道：“现在的学术期刊不许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谴责奴隶，我估计也不能谴责之前和现在的智人。这些所谓的政治上正确太虚伪、不理智。积极的因素是，这和狂热的教徒一样有热爱真理的一面。但是，这种行为过于自大，早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畴，结果极有可能是热爱邪恶、阻碍真理。既然根本不知道正确的信仰，就根本不可能知道真理，不可能对什么是真理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就不应该甚至不能相信、热爱某个确定的真理，这包括对自己的信仰、方法、能力的信任。这时，热爱真理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是努力追求真理，这包括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努力提高能力、寻找提高能力的正确方法、寻找正确的信仰和方法，等等。”

阿正从钱包里拿了钱，但是，大概是不好意思过于明目张胆地向我索贿，碰了碰我说：“你们说过推理要自由，要研究一切课题；老爷爷刚才的意思是推理也可以精益求精，研究任何一个问题。两者如何统一起来？”

阿梦说：“研究一个问题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扩散到所有问题，研究所有课题也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只研究一个课题。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可以研究一个课题，也可以研究所有课题。具体选择取决于具体条件。通常情况下，研究范围既不会是所有课题也不会是一个课题，而是很多课题。如果很多个课题分布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概率会很小；如果都和无限大价值无关，概率应该是零。但是，智人的思维显然不是这样。”

老爷子说：“正确的逻辑可以是为了无限大价值，也可以是为了最大自由，反正不能是为了习惯、传统，或者自己喜欢、舒服。”

我说：“这就像是核反应、宇宙大爆炸，如果局部的相互作用极为强烈，理论上是可以涉及整个宇宙的，是可以和整个宇宙的能量相

当的。不过，概率极小。虽然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能研究出一切真理，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可以认为等同于禁止，就连从一个学科发现所有真理都概率极小。也许，研究第一知识、第二知识是唯二可能对所有真理研究产生显著影响的研究。”

阿梦说：“我更关心为什么智人对不合乎逻辑的推理那么有自信，尽管要发现无法合乎逻辑之处相当容易。例如，我认为智人嘴上说恶有恶报，实际上没人相信作恶应该或者必须有恶报，否则，就会对作恶高度谨慎。如果相信作恶应该有恶报，发现自己作恶后即使没受到他人的惩罚也会自我惩罚。但是，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惩罚的人少得可怜。甚至，惩罚恶人的时候，恶人还普遍会做出反抗。难道，智人实际上相信的是外来的恶报？难道自己的灵魂只能承担给别人恶报的任务，不能给自己恶报？”

阿正说：“与这个推理类似的是和我一样的人是好人，因为我是好人是绝大多数人的信仰。自尊心成为广为智人接受的信仰也和这个信仰有关。”

老爷子说：“智人到处都是推理错误，越有价值的地方推理错误越多。关键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能认清自己就很容易导致信仰的错误。很多智人都曾经把自己犯了太多错误的责任推给了身体的本能，认为是身体通过神经系统控制了自己的灵魂。我不知道那些智人是否会因此原谅自己，但是，逻辑生物显然不会因此原谅智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正确的行为实在差得太远了。长期来看，灵魂完全不受控制概率很低，但是，几乎没有正确的推理同样概率很低。”

阿梦说：“这种情况又不是第一次。功利主义者一向擅长甩锅，以前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外部环境，如果认识到可以把责任推给身体，他们也不会有半点犹豫。他们从来没想到自己辜负了灵魂的使命，没有使自己的推理尽量合乎逻辑，在应该认真进行关键推理时没有认真推理，这是灵魂的错误。”

我说：“评估自己的能力是这类关键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明明自己做不出几个有把握的正确推理，不对，是一个都做不出，却

对自己的观念有迷之自信，遇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的时候都很积极。哪怕一天学都没上过的文盲，也自以为知道真理，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认为自己正义满格。如果对自己的推理如此有自信，为什么不去研究真理？没能力研究真理，却在关系到自己的问题上坚信真理在自己一边，这是多么滑稽的自信？当然，一生研究学问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和文盲表现也差不多，通常情况下大概也就是见到真理有一丝可能判断出这可能是真理；也经常对自己的理论、观念有着远远超出自己能力的自信。”

阿梦说：“所以，自我怀疑是做人永远需要的必备素质，而不仅是研究人员的必备素质，问题是连研究人员都严重缺乏这种素质。判断自己能力的最客观的标准大概就是能否研究出真理，至少也要研究出可能的真理，即做到预期价值无限大。如果研究真理时推理频频出错，凭什么认为为自己推理的时候推理就都正确？为了防范功利主义，有能力发现真理之前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能力上，而不是专心研究增加自身利益这一问题；即使在如何提高能力这一问题上的决策出现了错误，也要比如何增加利益更有价值，也更容易发现错误；一方面，能力好了能更好地增加利益，另一方面，能力好了反而不会关注增加利益，但是，只要想增加利益，却反而能轻而易举地增加利益，这类似于纯逻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关系。”

我说：“经验主义的神学理论大概会以人性本恶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深陷苦难之中，毕竟，说老天为什么不开眼的人有多少人有正确的信仰和思维方法？如果天上主宰命运的神是讲道理的，遇到这些抱怨他不讲道理的情况大概会想：你们心里没个逼数吗？你们把一生奉献给你的外壳、人类的外壳乃至各种邪魔歪道的信仰，日以继夜地为它们着想，又奉献给我什么了？哪怕是你们偶尔向我祈祷的时候也往往是为了肉体，既然如此，你深陷苦难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肉体说：我一生为你着想你怎么不救救我？凭什么祈求上天？如果正义之神是逻辑，那就更惨了，他会想，你们只想向逻辑、真理、正义索取，可你们什么时候对我敬仰、奉献了？你们把我当成工具人一样，

你们自己说说看应该有什么更好的结果？有谁敢说你们的命运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

阿正的问题经常能起到冷却灵魂的作用，“我读那些艰深的书总是感到很难，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也想不明白，我知道那种退缩过于功利主义，但是，不明白总不是什么好事。你们有什么办法？”

我说：“我最开始读名著的时候目标是理解，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努力像好学生那样追求没有问题，这应该和你的方法差不多。但是，后来发现，这不是最好。我发展出来另一种读法，不完全是为了理解书中的意思，更主要的是为了自己思想。阅读时，首先按照作者的字面意思理解；不成功就会按照作者的基本思想做出推理；还不行就按照自己的基本思想做出推理，争取推导出相同的结论；甚至，可能出现推理的结论和作者的观点不同、相反的情况，小时候我对此很谨慎，往往更相信作者，会努力寻找自己推理的错误。后来，随着能力提高，和作者意见不统一的情况越来越多。逐渐地，我读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这种方法的一个关键是提高作者的水平，所以，我一向倾向于读一流思想家的作品，和其中的思想对照能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当然，不可过分高估这种作用。不过，如果用低水平的作品中的错误百出的推理指导自己的推理就大错特错了。需要注意的是，减少学习首先需要确认自己是能力提高了，而不是更自大了。这不能用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自己更正确来判断，那样的立场太不中性了。我倾向于用自己能做出多少作者乃至所有人都做不出的推理来判断。”

阿正说：“但是，这只能证明自己善于推理，并不代表善于判断。”

我点点头，“如果三项基本逻辑能力都是相互独立的，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是经验主义者，在我的经验中，三项能力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阿梦的优势是想象，但是，这并不代表推理不行；我也不是不会想象。一个人只要有一项逻辑能力出类拔萃，自信就不算太盲目。相比之下，对自己的吃喝玩乐充满自信的智人又能在哪一项能力上证明自己的自信是合乎逻辑的？”

阿梦说：“这种阅读方法也是随着思维能力提高逐渐提高思维独立性的过程，是一种相当好的思维方法。它的优势体现在和真理有关的几个方面：没有哪本书的推理或结论都正确，所以，应该先判断其价值再付出相应的努力，放弃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内容都是可能的选项，当然，做出正确的选择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仍然优于不选择；学习不是读书唯一的目标，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目标；为了能力的指数增长，独立推理必须高于学习推理；自己做出最有价值的推理是一切行为的正确目标，读书也不例外。现在的研究人员不仅在发现真理方面表现不佳，在判断真理方面也是一样，这和学习时缺少独立性有关，习惯于单纯地学习而疏于判断，很少有选择地学习，尤其是在一本书、一门课程中有选择地学习，芳芳上大学的时候就整体或部分地放弃过不少课程。这也合乎自由组合原则。”

说完，她转向阿正：“他刚才明明犯规了！”

我笑着说：“你别老抓住我不放。明明是你总是破坏顺序和规则，我是受害者。”

显然，我的歪理连阿正都骗不了。他无奈地对我说：“你要小心了，如果再犯规就加倍惩罚。现在重新开始！我对你们说的指数增长一直缺乏理解，后来，我想到了我的一个经历。我曾经买了一个 2000 块碎片组成的拼图，第一天只拼了几十个，当时就不想拼了，觉得要拼一个月。但是，妈妈教过我培养能力要有毅力，还说拼拼图有助于锻炼想象力、逻辑推理能力等很多能力。结果，第二天我拼了上百个，第三天拼了几百个，第四天拼了上千个。这至少像是短期的指数增长。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它如何锻炼了想象力？”

阿梦说：“如果把你拼拼图的单位从天换成分钟，大概就会比较接近于按天计算的能力提高过程，最初一两千天基本上是感觉不到什么能力增长的，很多日子里一事无成。但是，最初觉得希望渺茫的艰巨任务十多年后可能会觉得没什么难的，后来的一天顶得上之前的一年也很容易。拼拼图有助于发明各种规则，如头部有红色、四个凸出部，等等。发明一种规则之后就用它试错，成功了就坚持这种规则，

不成功就换一种规则。经验主义者会强调有助于培养观察能力，但是我不会。”

老爷子说：“智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信仰，他们只有一个信仰，就是肉体的利益，其它信仰，无论是神、科学还是传统，都是为各种利益服务，所以，那些信仰基本上是被用作方法的。”

阿梦说：“无神论者以上天赏罚不公、没人见过神等理由不信神，这是错误的推理，仍然是功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因为没人见过就认为一定不存在，甚至，未来也不会存在，这是经验主义者典型的愚蠢，所以，才会有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这类现象。不信逻辑以外的神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必须相信逻辑。当然，我也不知道逻辑世界中是否有某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机制，即使有也不知道这种机制的强度有多大，能否做到赏罚与善恶程度成正比，精确度有多高。如果想要经验主义地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善。明明对善无知，却追究善是否有善报，明明自己邪恶还以为自己善，进而怪老天爷赏罚不公，那是蠢。”

从钱包里拿走阿梦和老爷子的税款之后，阿正期待地看着我。我相信受到母亲大人严格监管的孩子都有对隐形收入的强烈需求，更不要说，在阿梦施加的最大价值原则的压力面前，最大利益原则对他的吸引力不可小觑。我小声承诺回头给他，然后说道：“智人的不理性集中体现在几乎无法选择信仰。不为利益就不知道如何活着的人太多了，这就意味着信仰不是选择的，而是身体强行灌输的！这和机器人执行人类指令没什么不同。不过，这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之前，他们曾经不知道没了主人自己为谁活着；没了皇帝、国王自己为谁活着；亡国了自己为谁活着；失去了丈夫、孩子之后为谁活着。只不过，这次的情况更严重也更持久，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没了肉体应该怎么活。即使是我们，也在摸索的过程中，难点之一在于我们现在还有肉体，而上述很多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是先改变条件再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做人就必然要关注什么是自己最合乎逻辑的生活，自己必然是什么，而不是以前一直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是什么。毕竟，以前有一直是猴子的时候，最终也可以不再是猴子。”

阿梦冷冷地说：“难道不二罪并罚？”

阿正看了我一眼，一副真不让人省心的表情，小手一挥，“罚款就当作我交的房租吧。现在的人不肯努力研究真理、解放灵魂，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的收获期距离现在太遥远，泽被子孙可能都谈不上。既然前人没有做这些利在长远的研究，让我不得不寿命短暂地生活在邪恶中，我为什么要为千百年后的人努力研究？”

老爷子说：“他们显然这时候没想起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阿梦说：“如果想要用功利主义解释追求无限大价值的行为，就不得不借助未来的长远利益这个概念，因为现在要减少利益，这只能用未来要增加无限多的利益来冲抵。但是，正确的推理不是功利主义的。因为现在的价值就可以增加。正确的推理不是为了长远、某种结果，而是具有当下的必然性。”

阿正突然说：“钱包里没钱了，快去拿钱。”

阿梦一惊，盯着阿正说：“你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吗？”

阿正一怔，明白阿梦的意思后理直气壮地说：“大家都有错，比如，你们违反了很多规则，我只是想要执行规则。”

阿梦说：“违反规则不一定是错误，更不一定是邪恶。在邪恶、无知的社会中，执行规则未必比违反规则更有价值，维护传统理论也未必比支持新理论更有价值。世界上有最合乎逻辑的规则，当然也有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

阿正说：“但是也有完全合乎逻辑的规则。叔叔就说了一大堆脏话。”

阿梦淡淡地说：“那不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规则，所以这甚至谈不上是错误。”

阿正满脸通红，“你们都能试错，我为什么不能？”

“试错也要有创造性，不能反复为了自己的利益试错。你这样的试错智人试了几千年了，早就证明是错了。”

“为了利益只是可能是错误，并不必然是错误。我还是说了一些有价值的话的，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增长了。”

“你发现价值的同时也在捣乱，明明是一个智人坏了一锅粥。”

“你这是片面的归纳。你不能证明没有我你们会发现更多价值。我让工作的过程有了乐趣。”

“不要比较，也不要结果论。关键在于你的很多思维是错误的推理。能赚钱就去赚，能获得表扬、有趣才去创造价值，这些都是错误的推理。”

“这最多算是平庸的推理。智人都在犯这种错误，我比绝大多数智人的推理更正确。虽然，我的有些错误智人不会犯，但是他们是因为遵守规则不敢犯，我是因为年纪小是非不分。”

“谈什么年纪，那是经验主义。”

看得出来，阿正似乎是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产生了极强的求生欲，“好！小孩子不应该受到惩罚，而真理必然有普遍性，所以，我也不应该受到惩罚。我反对惩罚，那是以恶止恶，不可能是真理。”

“那你觉得应该如何？”

阿正低着头，脚下划着圈，陷入了思考。阿梦静静地看着他，嘴角似乎有一丝笑意。想来，阿梦不至于没有母爱，阿正的自救行为显然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对此，阿梦心里肯定乐开了花。

我理解阿梦的思想。不能因为阿正有些方面推理很优秀就认为他在一切方面推理很优秀，但是，也不能因为他推理有错误就惩罚。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孩子。在推理之神的眼中，一切智人都是孩子，推理错误率极高，即使是我们也不例外。只不过，成年智人更像是青春期的孩子，认为自己能行，其实，智人都还不行。所以，重要的不是抓住少数不合乎逻辑的推理，而是能否出现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乃至必

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因此，重要的不是惩罚邪恶，而是鼓励创造价值。

我甚至能理解阿梦想要从阿正身上尽量多榨出一些价值的动机。压榨工人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榨取的是什么。老板想要为自己榨取财富、利益是邪恶，如果因此导致工人难以追求价值就是加倍的邪恶。但是，如果榨取的是全人类共享的价值，则无关紧要。不仅老板可以榨取，每个人自己都应该尽量多榨取一些。真理的普遍性意味着，如果一件事合乎真理，就不会自己可以做别人不可以做，也不会别人可以做自己不可以做。例如，前者表明被他人强迫创造价值和自己努力创造价值平等，后者表明自慰和两性生活平等。

我怀疑，阿梦的这番对话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激励阿正，甚至也在激励我。甚至，她平时和我的一些争论是否也有榨取价值的动机？我不会认为她是诸葛亮，预测到了结果所以这么做。但是，利用一下功利主义之类的邪恶肯定算不上大错。尽量合乎逻辑的行为是相互吸引的，就像能量间的万有引力。当然，万有引力是逻辑世界中的规律，是没有邪恶的条件下的规律，在当今社会大概率不适用。例如，尽量合乎逻辑的行为之间往往互不知情，相当于有能量但是没有引力场，自然难以相互吸引。但是，当信息传递顺畅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相互吸引应该是有保障的。万有引力不仅存在于不同灵魂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灵魂内部。纯逻辑流写作就让散布在我的灵魂里的各种逻辑思维逐渐聚集在一起，增强了相互作用，有利于创造新的价值。

我相信阿梦的目的不是惩罚阿正。惩罚只是临时方法之一，最好的动机是增加人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一国之人的利益。所以，举国为了利益而惩罚邪恶的时候，罪犯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一方。例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重要的不是损害了苏格拉底乃至整个希腊的利益，而是损害了价值。可能误判、可能损害价值威胁到了惩罚机制的合理性：真理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概率性的，既然惩罚可能错误就不应该有惩罚。这和分布式报酬并不矛盾，因为扣除养老金是修正报酬，不是惩罚，类似于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的差别。如果雅典当时的惩罚是让苏格拉底进行更多的思考，创造更

多的价值，无论苏格拉底此前是否有罪，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恶果，最终都会增加全社会的价值，至少是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

像阿梦这么善良的理想主义者不会喜欢惩罚，更不要说母爱也会为不惩罚贡献一些错误的推理。惩罚机制的最大弊病就是无法创造价值，不仅因为囚犯的劳动都是低效的物质生产，还因为惩罚在使人弃恶从善方面乏善可陈。惩罚只对追求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者才有一定效果，能降低违法倾向。好的一面是功利主义者占到了智人的绝大多数。坏的一面是，如果一个人坚定地追求邪恶的信仰，惩罚其肉体是不可能改变其信仰的，甚至，反而会加强错误的信仰。即使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地学会了遵守规则，也并不代表信仰的改变。既然受罚者很可能并不会改变信仰，在有机会不受惩罚的时候的行为就无法得到保证，而始终需要惩罚机制威慑的社会肯定不是什么美好的社会，更不要说惩罚机制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很可能会作恶，而且，由于各种欺骗、宣传，其危害只会被低估。

增加人的价值的方法不止一种。惩罚的意图是通过限制负价值而提高价值，阿梦的方法更像是刺激出正价值来提高价值。我不禁一惊，难道我这是在思考法律体系以外的奖惩机制？一个人邪恶的最好惩罚不是伤害其肉体，而是让他用价值来弥补，当然，这绝不等同于用钱财来弥补。另外，让一个人去创造价值对于改变其信仰的作用肯定比惩罚其肉体更有效，因为这需要长时间地进行尽量合乎逻辑的思维。尽管善于使用逻辑的人仍然可能是将逻辑作为工具的功利主义者，但是，与纯逻辑主义的距离终究要近得多。

所以，无论是外部效果还是内部效果，创造价值都是更有价值的方法。法律可以规定不创造出明显的价值就会永远失去自由，不再规定刑期而是规定必须创造多少价值。如此，功利主义的犯罪分子很可能会为了降低受罚时间而在犯罪前就努力培养思维能力。这不仅能有效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更理性地对待犯罪，降低犯罪倾向。另一方面，从弥补犯罪后果的角度看，让一个人付出自己的血肉、自由、金钱来补偿受害者远远不如让他付出全社会、无数后人可以享用的价值，毕竟，比生命更可贵的就是真理。即使罪犯因为无法创造价

值、无法合乎逻辑而被终生监禁，也相当合乎逻辑：没有逻辑，也就没有理由获得自由，因为自由原则不仅可以也只应纯逻辑地证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证明是错误的推理过程；创造不了价值，就无法证明自己可能是纯逻辑主义者；纯逻辑主义者对其它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的歧视是合乎逻辑的。

正在此时，阿正说：“我错了！看来完全执行规则不是什么好事，我还是过于习惯按照规则玩游戏了。执行规则感觉上很有正义感，也很有掌权的感觉，我想让平日管理我的人听命，这大概和小孩子想当警察属于一类邪恶的动机。我就像是当权者，过于迷恋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为此不断发明新规则，限制自由、损害价值。所以，虽然我们说以答非所问为规则，只要有益于价值就不需要严格遵守这个规则，更不需要惩罚违规者。”

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有深度的一次顽童认错。

第一百零八章 正邪之战

大家议论一番后决定翻篇。老爷子也罕见地进行了经验主义推理：阿正的错误在智人中过于普遍，智人制订的很多规则也比阿正的规则邪恶得多，理应受罚却几乎从未因此受罚。阿正强调，与其追求恶有恶报，不如追求价值增长，给他将功补过的机会。阿梦一向乐于看到弃恶从善而厌恶以恶止恶。我有些怀念阿正给予我的特权，一时之间感情用事，想要帮他一把。而且，思维更加自由、摆脱邪恶规则本身就有强烈的快感，我想率先享受一下只关注价值而不管歪门邪道的感觉，“在一个纯逻辑主义的国家中，要努力减少各种命令、规则。应该逐渐转向由每个灵魂即时地做出决策，直到所有个体判断都由自己决定。这有利于防止被迫作恶的悲剧发生，也能充分暴露各种邪恶的灵魂。毕竟，有些人说是被迫其实并不是被迫。所以，虽然纯逻辑主义也可能需要军队，但是，从是否参军到是否参战都应该由自己决

定，而不是国家、军队决定。强制征兵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那是对灵魂的极度不尊重。”

阿梦说：“个体这个词用得好，所以，不仅灵魂要靠自己判断、选择，比灵魂更基本的思想也要靠自己。一旦灵魂将思想限制起来，例如，只思考某个课题，只研究某个领域，只能证明不能证否，都会限制自由，进而损害价值。那种以前如何如何的经验主义证明是无法接受的，毕竟，智人以前很少自由地研究，而且往往历史久远，大概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

阿正说：“不仅是让每个灵魂独立做出决策，应该是让每个灵魂努力地用理性做出决策，否则，智人对于和自己的利益关系不大的事情只会敷衍了事，这可能还不如管制。”

阿梦说：“不要比较。否则，一旦认定不如管制，就会有人说必须要有管制，从而为邪恶的引入创造条件。”

我说：“既然粒子之间不存在和管理对应的相互作用，甚至连偶尔出现都没有，管理就只能是一种邪恶。同样，两个逻辑推理之间存在相符、矛盾、平衡等很多种可能的现象，却不存在管理一说，即一方代替另一方决策。例如，功利主义虽然是邪恶的信仰，但是，也不可能由纯逻辑主义代替功利主义做出推理。管理现在被视为一门科学，我对此很是不解，难道还可以研究邪恶？研究如何把邪恶做到最高效、最受欢迎、最持久？难道科学的目标真的是研究一切可能的规律？”

阿梦说：“我只能接受对最合乎逻辑的规律的研究，所以，我永远不愿被归入科学家的行列。”

阿正说：“如此说来，以后能不能不管我？不对，是不要管理孩子。让孩子学习榜样、遵守规则、遵守命令，这些教育方法都是经验主义的，只会削弱思维的逻辑性，却是目前的主流教育方法。应该教育孩子不要为了利益，让他们尽量提高思维能力，使思维尽量合乎逻辑，哪怕这些都很难。”

阿梦说：“不应该低估指数增长的力量。自主性地指数增长的特点就是必然要有从零开始逐渐提升斜率的过程，而且，无论跟着别人学习的成长性如何，自主增长的成长性都要从零开始，这就是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基本相互独立的表现之一。即使你是学霸，缺少独立思考的经历仍然会导致独立研究的时候举步维艰。错误的教育方法即使短期有一定价值，也是长期有害的，是智人长大后很多邪恶积重难返的根源。”

老爷子笑着说：“我觉得阿正现在还是很功利主义。和自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展现出来的思维能力完全是另一个级别的。”

阿正大囧，我赶紧解围，“阿正的观点很有道理。神经系统传输的感官经验是人类最初的知识，很容易得到信任。而且，在最初几年时间里，这种经验的影响要比教育的影响强大得多，所以，哪怕是教育方法正确，智人在开始阶段也必然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要顺应这种趋势，坚持不懈的逻辑教育至少能削弱肉体的灌输，让孩子从小认识到有另一种决策模式、判断标准。结果，很可能是一种混合模式，让孩子能进行一些经验主义和纯逻辑主义混杂在一起的推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推理缺乏价值。我小时候为了未来的利益而进行了少量纯逻辑推理，阿正刚才为了现在的自由而进行了少量纯逻辑推理。这些都证明了年龄不是核心问题，认为小孩不可能做出无限大价值的逻辑推理是经验主义的错误。”

阿正显然觉得我很够朋友，“不能把这视为概率问题。考虑到现在对青少年研究的支持力度，很难讲如果得到了支持青少年研究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我认为少年棋手和最强棋手的实力对比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研究，而且，这是和从小研究棋艺的棋手相比。如果少年棋手和二十多岁才开始学棋的人较量，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何况，下一盘棋是很漫长的推理较量，而研究一个问题不一定漫长，所需要的推理步骤少得多。我觉得，在只需要几句话的推理上和最强研究人员分庭抗礼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少年棋手可能在一个局部下出超越前人的变化。”

阿梦说：“管理者自以为正义的行为并不一定真是正义的。如果管理者能通过管理来强制他人邪恶，这就相当于让邪恶通过管理而具有了放大功能，有时甚至是百万倍的放大。即使管理也有可能放大正义，我认为也是不值得的。不对，由于缺乏普遍性，这种有时帮助正义有时帮助邪恶的知识不可能是真理，将这规定为下属必须接受管理必然是邪恶。有些研究人员会经验主义地坚持认为专心研究一个课题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我最多愿意承认那是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法，只有在没有关于其它课题的思想时才能偶然成立，而这种情况本来就应该很稀少。一旦施行了对思想的某种管理，例如，歧视、放弃和该课题无关的所有思想，这就是邪恶。”

我说：“但是，管理几乎无可避免。人脑无法同时认真思考多个问题，我就经常被迫进行选择。只不过，我的选择标准往往是预期价值，很少是那些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

阿正说：“管理经常就是利用功利主义者的弱点，就像妈妈管理孩子。这往往是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博弈。狡猾的一方更具优势，所以，妈妈能把我管得死死的，但是无法把叔叔压得死死的。”

阿正肯定是无恶意的，但是，听起来却恶意十足，阿梦红着脸说：“我肯定对付不了狡猾的功利主义者。但是，我的方法是不参与博弈，更不会参与功利主义的博弈。纯逻辑主义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博弈。博弈的前提是功利主义和结果论，这些都是不合乎纯逻辑主义的。否则，你试着设计一个纯逻辑主义的囚徒悖论？我们在一起首先是因为觉得彼此的推理远比其他人的推理更合乎逻辑，其次，对方的推理能刺激自己的推理，使价值很好地增长。前者代表我们可能相爱，后者代表我们应该相爱。”

“所以，你是为了价值总把我压得死死的。”我点到为止之后不动声色地改变话题，“如果人类有正义的倾向，那么，由每个人自己努力地做出理智的判断，统计上会更有利，犯下重大错误的概率会更小。一个功利主义者握有重权往往会更加重视利益，而不是价值，犯错的概率只会更高。而且，民主制度下，功利主义倾向要比理性倾向有着

高得多的当选概率，这甚至可能使当权者低于人类的加权平均水准，而不是人类以为的选出更优秀的人才。”

阿正很积极，“我知道！因为无穷大的平均值还是无穷大。价值无限大的人在智人社会是无法当选或获得任命的，因为智人不喜欢许给他们的利益太少的人，更不要说根本不以利益为目标的人，根本不关注经验的人。”

老爷子说：“其中暴露的问题很多。选民因为候选人不重视功利主义而不选，纯逻辑主义者因为既不在意自己的利益也不在意功利主义者的利益而不愿竞选，纯逻辑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也很难合作。这些都是后世曾经面临的问题。我记得，围绕一些问题曾经有过极为激烈的争论、示威乃至局部战争。经济萧条时究竟是平等地救助所有人，还是优先救助愿意学习逻辑推理能力、有逻辑推理能力、愿意逻辑推理的人。甚至，坚定的纯逻辑主义者认为，不具备起码的条件就无权获得救助，穷人不愿努力学习如何正确地思考问题就可能不得不流浪街头、自生自灭。最终，问题是随着功利主义者的消失才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在我们看来，那段时间就是人类的分化过程，相当于古猿围绕下地生活还是继续在树上生活的争论。最终，彼此都不再把对方视为同类。”

阿正说：“还暴力了？听起来不应该有这么大矛盾啊。”

老爷子说：“矛盾无所不在。有很多矛盾并不是必然的矛盾，但是，成为了多数智人和所有逻辑生物之间的日常矛盾。例如，智人不愿为真理付费，显而易见，功利主义者不会轻易接受这笔不菲的费用。逻辑生物认为必须不断减少邪恶的税收，将税率逐渐降至零。智人认为这会影响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逻辑生物认为社会保障完全可以通过投资真理获取。智人倾向于支持政府的存在以便征税、管理，逻辑生物坚决认为政府必然是邪恶。智人日以继夜地追求肉体享受，逻辑生物则努力发现真理。”

阿正说：“但是这些冲突不是不可解决的吧？智人并不一定支持传统、政府。为真理付费、投资真理也是个习惯问题。智人和逻辑生

物也可以不管对方在做什么。何况，逻辑生物应该是厌恶以恶止恶的，也不会为了利益主动攻击智人。”

老爷子说：“引爆点在于逻辑生物坚决主张通过自动化消灭商品生产和所有人必须参与无限大价值的创造，而且，所有人都应该不断提高创造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智人当然坚决反对。这是无法调和的矛盾。逻辑生物认为，智人是蛀虫，强行免费拿走逻辑生物的产品自己还不输出真理。另一方面，逻辑生物追求对商品生产自动化，虽然这实际上提高了产量，但是，逻辑生物为的是从商品生产中解放灵魂，不是为了满足智人。”

我说：“自动化革命对智人的作用应该和工业革命使手工业者破产类似。工业革命迫使手工业者进入工厂工作，逻辑生物的自动化革命就是迫使所有人从事无限大价值的创造。智人大量需要真理，但是逻辑生物对商品生产的需求很低。在智人看来，这就像是两个经常项目无法均衡的国家，有着大量赤字的国家往往会要求对方大量购买自己的商品，即使对方不需要；或者，要求资本流入。所以，他们认为逻辑生物应该购买商品和服务，或者提供补助。逻辑生物什么都不愿意做，直接认为不应该存在这个国家，认为如果不统一就应该不相往来。但是，智人又大概率无法经受住免费商品和服务的诱惑，也不能停止购买真理，这至少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动机。”

老爷子说：“自动化革命使智人大量失业，使智人持有的房产、工厂、店铺失去价值。按智人的观点，这叫砸我饭碗。但是，在逻辑生物看来，明明可以不用付出就获得的商品，为什么要付出？为什么不能将省下来的人力物力用于创造价值？但是，很多智人厌恶逻辑推理，坚决反对消灭自己所在的产业，即使失业也宁愿靠失业救济生活。更有甚者，随着越来越多的智人失业，也由于真理开始收费后逻辑生物财富的大幅增长，智人要求大幅增税。在逻辑生物看来，这很荒谬：一些打算终生不去发现真理的人不仅享用价值，还要那些努力发现真理的人支持他们大量享用商品乃至奢侈品。所以，在逻辑生物看来，这些功利主义者就是逻辑生物身上的寄生虫。”

阿梦说：“逻辑生物在商品、服务、投资领域的边际倾向都比智人小很多，智人的这些行业几乎完全是为智人服务。例如，智人有很多投资品，逻辑生物只需要投资可能的真理，那完全可以实现投资的自动化，这将使职业的资产管理人失业。在目前这种物价水平，逻辑生物几乎不会考虑精美的食物、服饰、宽大舒适的房产，等等，导致这些产业对逻辑生物影响很小，逻辑生物的产业对智人却利益攸关、影响巨大，至少，制度是必需品。”

我说：“智人要求逻辑生物免费提供真理，要求逻辑生物免费养活没有价值的人。那么，分裂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消费倾向会随着物价的降低而提高，等到这些商品和服务实现了自动化，价格为零了，虽然消费倾向很低，逻辑生物的消费量也会大幅增加，只不过，金额基本为零。智人实际上就像是一个垄断集团，想要保持自己的产品的高价格；同时，也像是侵略者，想从逻辑生物掠夺价值。”

老爷子说：“更有甚者，曾经有智人套用凯恩斯主义指责逻辑生物不肯消费，认为应该通过扩大需求来促进生产和就业。逻辑生物认为，首先，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就业并不是必须要促进的；其次，促进生产也不是必须通过扩大需求。逻辑生物认为自动化是一切生产和服务的最终归宿，换句话讲，零价值是一切商品和服务的最终归宿。这番道理极大地打击了智人。曾经有智人发起过针对逻辑生物的禁售运动，不再向逻辑生物销售商品和服务，希望以此让逻辑生物屈服，结果，这反而促进了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后来，智人因为自动化的快速发展要求禁止自动化，甚至武力捣毁自动化设备、工厂，引发了一些局部冲突。幸而，多数智人有一定的理性，相信逻辑生物是人类的未来，有不少人虽然很不喜欢学习、研究，但是，也能够克服功利主义，努力学习、研究。逻辑生物当时也体现了一定的现实主义倾向，没有要求所有人都有无限大预期价值，只要一个人在克服功利主义皈依纯逻辑主义方面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就愿意免费供应自动化的商品和服务。这至少对追求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者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智人中还有很多其它邪恶的信仰，可以说，正邪终有一战。”

阿正说：“在这种冲突中，现在的智人基本上会站在功利主义者一边。但是，这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因为自我确实可能是邪恶的。甚至，因为自己邪恶就支持邪恶也是很不合乎逻辑的。这是乱七八糟的归纳法，是愚蠢的认同感。与之类似，因为自己直立行走，就偏爱能直立行走的动物；因为自己是某个地方的人，就偏爱某个地方的动物；哪怕是臭名远扬、杀人如麻的人，只要是老乡也可能引以为荣。这类推理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

阿梦说：“智人追求利益自然会以安居乐业、爱惜生命为主要方法。逻辑生物追求真理自然会歧视邪恶、坏人，虽然不愿主动打击但是也不惮于打击。从道理上看，智人更热爱和平、爱惜生命，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智人有着很多相互矛盾的错误推理，所以，热爱和平和生命却会战争不绝、杀人不断。智人经常进行结果论、功利主义的推理，只要有很大的把握在利益争夺战中获胜，就乐于使用武力。”

老爷子说：“智人决策主要依赖于计算，逻辑生物决策主要依赖于信仰。双方各种大大小小的矛盾实在太多了。例如，智人要求夫妻关系要合法，要一夫一妻，逻辑生物反对这种不自由；智人也要求自由，但是，主要要求享受利益的自由，逻辑生物并不否认这种自由，但是，反对灵魂有不创造价值、无法合乎逻辑的自由，而这才是最严重的不自由；智人要求逻辑生物尊重智人的生命，无论如何不应该让他们饿死，逻辑生物认为，不尊重、保护未来的好人的生命的人，其生命自然不值得尊重、保护，弃恶从善是获得尊重、保护的唯一途径；智人努力维护血缘关系，保护家庭，逻辑生物则努力在有正确信仰的所有灵魂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智人对真理无所畏惧，为了利益愿意制订、接受任何法律，逻辑生物则对真理充满敬畏，没有不邪恶的充分把握就不会制定法律。在智人的计算中，这些矛盾提供了足够的动机，问题只是能不能获胜。逻辑生物认为这远远不够，就像人和蚂蚁有很多矛盾，但是没必要消灭蚂蚁。”

我说：“但是，逻辑的力量是无穷的，容易被低估。所以，即使智人很理性地对待战争，在自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发动战争，也未必就能获胜，或者说，长期而言必败无疑。何况，智人往往感情用

事，并不一定能客观地评估力量，例如，经验主义地高估传统变量上的优势，低估新出现的变量的影响，而逻辑最擅长的就是创造新的变量。”

阿梦说：“智人显然愿意制定很多邪恶的法律，例如，很多法律的实质就是‘各种信仰的人相互平等’、‘不得强迫他人接受信仰’、‘保护现有信仰歧视新信仰’、‘正义必须免费邪恶可以高价’、‘现在的生命是未来的生命的价值的无数倍’这类鬼话。”

阿正说：“智人显然敢于制订不许传播真理这样的法律，例如，无论真理是什么名字，假设是 X，‘禁止宣传 X’都是可能成为法律的。智人就是赌徒，完全不在意在无限大价值上赌输意味着什么，寄希望于事后的掩盖、逃避。问题之一就是，难道赌输了还要后人尊敬？这似乎赌品不佳。明明已知祖先有很多邪恶之处，经常赌输还要赖账，有什么资格要求尊重祖先？”

阿梦说：“如果一个人很努力地成为好人，即使有邪恶之处也可以得到尊重。但是，好人一定会努力去尽量合乎逻辑地发现、判断真理，不会把善恶完全视为一场赌博。即使像我这样，在很多问题上仍然有赌博成分，绝大多数智人则是在一切关于真理的问题上赌博，充满信心地相信自己能赌赢。成天贪图享受，不愿在真理方面投入资源，有什么资格自称好人？”

我说：“很多智人根本不关心立法权，法律规定什么就遵守什么，这样的人等于是和立法者一起赌博。所以，官员邪恶百姓善良之类的谬论是站不住脚的。最起码，他们在追求利益方面比追求真理努力得多，他们显然认为自己有权利这么做、有这么做的义务，等同于相信利益大小比善恶更有价值，应该努力改变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善恶，这本身就是邪恶。”

阿正说：“很多智人会说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努力帮助未来的人，因为那是需要努力的事情，而一个人没有努力的义务。但是，一个人能不能不努力守法？所以，努力是可以成为义务的。甚至，法律规定必须努力守法智人就都会努力了吗？显然不是，那要看是否合乎

自己的利益，法律也未必大得过利益。这些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推理根本经不住推敲。”

第一百零九章 正确认识管理

阿梦揉了揉阿正的寸头，显然对他刚才的表现很满意，“民主社会胡乱制订法律的根源在于智人认为社会的核心变量是民心向背，大众真心相信只要多数人同意就是真理。这必然是邪恶的，会起到加强邪恶的作用，尤其是得到多数人支持的邪恶。正确的核心变量只能是合乎逻辑的程度。少数派只要思想更合乎逻辑，迟早会成为多数派，哪怕是千百年之后；现在稳定的社会只要不够合乎逻辑迟早也会不稳定。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这些也都是曾经多次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我很奇怪，智人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经验主义归纳都未曾尝试，只能归纳出错误的核心变量。”

阿正在高脚凳上摇头晃脑地说：“因为那些经验主义的思想家也是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看重的是短期的结果。只要大多数人支持皇帝，皇帝就会短期内存在，哪怕是个昏君，而支持皇帝的人就可能有利可图，尽管一切帝制终将灭亡。”

老爷子说：“一切邪恶都是这样，尽管灭亡需要时间、短期内可能有利可图，但是终将灭亡，甚至利益也不可能是最大，只不过，机会主义者不在乎。”

我说：“智人的归纳能力应该不会这么惨，毕竟，没有好下场的墙头草并不少。何况，即使是有利可图也不是最有利可图。原因应该是复杂的：为了利益而夸大民心的作用，这符合被管理者的利益，也符合一些管理者的利益；思维过于简单以至于没有试错更复杂的归纳；只注重短期归纳所以容易归纳出现象，不注重无限长期的归纳所以很容易错失真理，等等。智人正是因为多种推理错误串联在一起，层层筛选，导致了最终推理结果的邪恶率很高。”

阿梦说：“既然民心向背还有更根本的变量，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思想就仍然是邪恶的。它容易误导人类的思想，使得操纵民意、拉拢民意成为广泛的现象，使得更多的人愿意从众。”

我说：“皇帝通过欺骗百姓君权神授而获取支持，随着百姓推理能力的提高，这失败了。民主社会的管理者欺骗百姓说权力来自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而获得权力，这仍然必将失败。一切权力只能来自最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我要纠正一下，最合乎逻辑的权力是没有权力。”

阿梦说：“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历史上虽然有无数不得民心的政权最终垮台，同样有很多得民心的政权垮台，甚至有很多万众一心的种族灭亡。全民的意见不合乎逻辑仍然是可能亡国灭种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无数分支都灭亡了，这类事件未来仍然可能重演。至少，那些曾经坚持留在树上的古猿灭绝了，以利益为信仰的智人最终也必将灭绝。当然，这种推理仍然是功利主义的，全民合乎逻辑也有可能灭种，虽然风险更小。逻辑必然比人民更可贵并不是为了利益、种族的延续，而是为了合乎逻辑的推理的延续、壮大。”

阿正说：“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大部分人能够认识到，因为智人存在了几十万年就归纳出将会永远存在下去肯定很荒谬。但是，国家、政府、民族、家庭这些概念只存在几千甚至几百年，很多人却坚信它们必将永存。这种归纳有太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其实是智人在为现在的一些利益找借口。”

我说：“智人做很多坏事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找借口，也就是不够合乎逻辑乃至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例如，有些坏事很多人都在做即使自己不做也会有人做，所以，自己做也没关系。这是个荒谬的推理。从坏事的角度看，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少做一件坏事确实很难观察到坏事总量的减少。但是，既然好事很少，在任何一件事上弃恶从善都能代表好事的增加。例如，为了增加收入而阻止真理的传播，一个人不做这件坏事影响或许没什么影响，尤其是当他只是转而支持另一

种邪恶的时候。但是，如果他转而发现、传播、支持真理，影响就一定不小。”

阿梦说：“即使是那些智人眼中的所谓的开明统治者、精英统治者，主要也是给现在的国家、人民争到更多的利益，能重视创造艺术、文化的都少，从未有哪个当权者高度鼓励发现真理，却有很多当权者压制真理。这是因为文化、艺术可能有助于巩固统治，真理永远无助于巩固邪恶的管理。”

我说：“人类的进步最终是由发现、相信、实施真理的速度决定的，和生活水平、文化修养、国家强盛无关。这就像，古猿无论个体战斗力多么强大，无论生活环境多么安宁无对手，哪怕子孙遍天下，哪怕内部和谐无矛盾，哪怕生活美满健康长寿，仍然只是一群对真理无知的动物，或者说畜生。美化这一点是不会有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的，也就必然不是真理。即使猪能创造和使用工具，即使猪有了文化，即使猪能直立行走，哪怕猪很快乐，只要它对真理、正义无知，就只能是一种邪恶的存在。所以，提升人类地位的关键在于发现、实施真理，而不是自我麻醉。”

阿梦说：“与各种管理相比，关键在于自由社会的平民中总有几个努力发现真理。支持寡头政治、精英独裁的要点是所谓精英比人民的决策正确得多，问题是，无论是计算平均价值还是总价值，精英们的哪些思想能证明他们比人民的决策强得多？凭借他们有更多的享乐吗？总不能把吟诗作画、上所谓精英学校作为精英的证据吧？这种经验主义的判断也太愚蠢了。即使是要比较，也不能让精英和那些很少进行逻辑推理的大多数人相比，而是和所有人民的总体相比，关键在于不能忽视极少数能创造无限大价值的人，这会使大众的平均价值和总价值都是无限大，甚至可以将自由思考的平均预期价值、总预期价值视为无限大，虽然实现无限大价值的思考只占很小的比例。与之相比，精英统治者不仅自己从不进行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还频频压制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

阿正乐得屁颠屁颠地，频频离开座位，“既然精英和绝大多数智人在思维在无法必然合乎逻辑方面没有本质差别，所谓大众愚蠢只会证明精英也愚蠢。绝大多数成年人既然根本不会追求价值，也谈不上比小孩子理智。小孩子要在追求价值上超越现在的成年人并不困难，成年人只是自以为自己理智，实际上只是经验丰富。”

我说：“如果将管理定义为对他人推理自由的干预，那么，管理不仅有名义上的管理、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对较好的管理，也有很多异类。考虑管理的价值不仅要考虑其中相对较好的管理，也要考虑不好的管理。例如，无形的、无条文的管理的影响不可小觑。从众的倾向就是一种无形的管理，对自由思考有着严重的侵犯。罪犯、黑帮依靠暴力影响他人的思想、行为也是一种管理，尽管是相对较坏的管理。甚至，法制、民主等较好的管理的好处之一就是削弱这些较坏的管理。这样的证据不能用于证明管理是个好东西，不能忽视管理的弊端而片面强调其好处。”

阿正说：“由于智人的各种好坏标准都是错误的，这导致对管理的评价也很滑稽。即使那些皇帝杀人如麻，动辄砍头抄家，只要有几件事做得不错，只要比大多数统治者好，就被认为是好的统治者。这其实明显暴露了经验主义的比较方法的弊病，但是，智人却从未认识到：如果相对很好仍然是邪恶，用相对比较的方法评价好坏、善恶有什么意义？难道，应该说盗窃犯没有杀人所以对人类有贡献？那杀人犯也有话说，因为自己没有杀太多的人。”

我说：“这种经验主义是不公正的经验主义，是片面选择好的经验的经验主义，否则，当你认为这个皇帝好的时候，就应该想想你是被凌迟、抄家的那个人，那一定会大大抵消你的好感。虽然公正的经验主义仍然是邪恶的，但是，这种修正能减少错误。不公正的经验主义等于是操纵了经验主义推理的结果：支持者片面强调一些经验，反对者强调另一些经验，两类经验又难以直接比较其价值或利益。这个社会的很多争论都是不公正的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如果不能在争论中提高推理能力、改善思维方法甚至抛弃经验主义，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阿梦说：“不可能合乎逻辑地证明任何邪恶有正的价值。邪恶的思想、行为即使没有现实地侵犯正义、真理，即使现实地有利于正义、真理，也可能伤害了正义、真理，因为这必然会失去很多可能的价值。这些可能失去的、侵害的价值是无法计算价值的，或者说，预期价值、机会成本是难以准确计算的。”

老爷子说：“比较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只意味着这是错误的方法，并不意味着真理害怕比较。真理当然也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关键在于绝大多数比较必然是邪恶与邪恶比较。邪恶在出现频率上必然的巨大优势是禁止将比较作为基本判断方法的根本原因。”

我说：“如果已经纯逻辑地证明了真理，将真理和某种邪恶比较一下也无妨，只不过，不要追求将真理和所有邪恶比较，也就是不要追求经验主义的证明，不要指望比较能给出从过程到结果都正确的比较结果，哪怕是公正的经验主义也做不到。”

阿梦说：“高薪养廉也许减少了腐败，但是，因为吸引了功利主义者而未必是好事。即使是所谓好的功利主义者，最多也就是善待大众的功利，这仍然是一种邪恶。高薪导致管理工作更吸引功利主义者，导致管理者比人民的平均水平更加功利主义，使管理职位越来越多、报酬越来越高，最终使管理最终的结果、价值反而进一步恶化。”

老爷子说：“绝大多数逻辑生物将发现、实施真理视为享受权利，差一些会认为这是履行义务，他们至少也要让思想、行为尽量合乎逻辑，从来不会追求权力、舒适、富裕、爱情这类邪恶的目标，反而努力忘记这类目标。而智人却在长期歌颂这类目标，生怕自己忘了这些邪恶的目标。爱情、富裕乃至舒适还属于追求价值时可能顺便得到的结果，权力则是永远不应该存在的现象。”

阿正问道：“没有管理，决策的时候有矛盾怎么办？”

我说：“决策的时候，如果出现多种合乎逻辑的不同意见，最好是独立地运转每一种观点，这有助于全社会的总体思想，或者称之为总灵魂，的复杂化，也有助于降低决策错误的风险，类似于通过粒子的吸收、分裂、散射来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如果必须从所有意见中

选择一个意见，而放弃其余意见，这种方法的风险很大，因为弱势一方有一定的正确率，甚至，越是有价值的决策，弱势一方的正确率还越高。我的方法主义和自由主义、阿梦的纯逻辑信仰在诞生之初绝对没有丝毫的强势，最终的发展壮大来自于它们获得了独立运转的权利，获得了生存权和推理权。主流思想不能禁止非主流思想的存在或推理，最多禁止无法合乎逻辑的思想的存在和推理，但是，各种形式的管理都经常压制乃至禁止非主流思想，反而经常纵容无法合乎逻辑的思想，这简直就是在放狗咬人，让所有人成为邪恶的帮凶。”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会规定必须民主，因为那意味着民主是真理，而民主肯定不是真理。在极少数只能选择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靠抽签，偶尔靠打一场比赛甚至打一架，不仅不会民主，甚至不会讨论。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哪个人的思想最合乎逻辑，而在于没有谁的思想必然不合乎逻辑。既然大家的思维都尽量合乎逻辑，基本上就不会有邪恶的决策，而正义的决策即使结果不好也未必难以接受。例如，我们探索黑洞失败时面临着究竟是一个人离开还是两个人一起离开的问题，既表明尽量合乎逻辑的决策可能不止一个，也表明它们无需分出好坏，都是可以接受的推理：如果有强烈的爱情就在一起生死与共；如果无需同生共死就概率性地决定生死。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争斗。但是，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人信仰个人利益，他的死亡就会变成令他不可接受的事，他就必然做出一系列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成为让我无法接受的事，导致争夺的白热化：一方为了利益，另一方为了消灭邪恶。”

阿梦说：“如果两个人都是智人，他们都会相信优胜劣汰、生存竞争，并因此相信彼此间的尔虞我诈、残忍血腥是合乎正义的，认为这是合乎民主程序的、所有人都接受的真理。智人能变戏法一样让这种丑陋之极的现象合乎某种正义真是可笑。民主的邪恶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即使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推理结果仍然无法保证正确性或重要性，更不要说兼顾正确性和重要性，甚至，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几乎从来和无限大价值无关。更不要说那些只获得 51%认可的推理结果。可是，西方国家往往把民主这一决策过程视为神圣的信仰，往往认为

推理过程更加民主比更加合乎逻辑更加重要。正是因为民主、享乐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邪恶的信仰，才会导致各方僵持。否则，明显更加正义的一方在社会发展上是会碾压其余各方的。”

我说：“民主的问题是一眼可见的。即使是有几个人掌握真理，只要大部分人是邪恶的功利主义者，在民主制度下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在我的灵魂中，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思想都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光是食物就有上千个概念，肯定超过了和真理直接相关的概念的数量。虽然我的灵魂中也是某种民主制度，但是，幸运的是，这种民主是加权的，而权重的赋予权属于信仰。所以，即使我的信仰很复杂，也不会荒唐到为了美食牺牲真理的地步，所有和食物有关的思想都不会参与关于真理的投票。相比之下，在智人社会中，即使是朝生暮死、蝇营狗苟的人也一定要参与各种社会制度的选择。”

阿正骑着高脚椅大笑着说：“对民主、管理的信仰终究来自于逻辑推理。尽管这是错误的乃至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相信信仰却不相信逻辑仍然无法合乎逻辑，即使是用智人的话讲，这仍然可以算作过河拆桥、数典忘祖、卸磨杀驴、鸟尽弓藏、见利忘义……”

阿梦打断了他，“尽量合乎逻辑的思想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能自由就应该尽量自由。有些思想诞生时不仅不是价值第一的首选思维方向，甚至连前十位都排不进去。按照管理、民主的话来讲，压制这些思想完全可以说是打击一小撮。甚至，从结果论、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可能也不坏，例如，从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来看，即使受到大众观点的影响去研究如何增加利益、发展经济也可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智人会说这证明了民主、当前学术研究的优越性，而不会注意到我们本来有可能发现真理。芳芳曾经很重视如何发展经济、增加全民的幸福，甚至超过了对方法主义的研究，现在回顾起来，那些是价值很有限的研究。”

我说：“也不能这么说，研究如何发展当前的经济，其最大价值所在是有助于发展方法主义，就像研究旅游、下棋也有助于方法主义一样。我研究一个课题的目标很复杂，有很多分量，其中不乏合乎逻

辑乃至必然合乎逻辑的分量，也可能有无法合乎逻辑的分量。例如，研究经济有挣钱的目的，因为了解经济规律有助于提高收入，这很没有价值。但是，挣钱的目的又包括不需要从事无价值的工作的目的，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发现价值，这就间接有了无限大价值。研究经济的目的也是不断增加的，例如，发现经济和宇宙乃至思维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之后，研究经济就可能影响到所有研究。当然，这些目标虽然提高了研究经济的价值，但是，主要是间接地具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仍然无法和很多更直接地具有无限大价值的课题相比。”

阿梦说：“无权无势的智人中有一定概率创造无限大价值，有权有势的智人则根本不会管什么价值，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精力完全被利益占据了。但是，逻辑生物不仅获得的利益更多，可以追求的利益也更多，但是，并不影响创造价值。关键是信仰，而不是是否幸福、幸福的增长潜力。所以，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的人，富裕还是贫穷的人，都可能追求真理，也可能追求利益、财富。但是，由于信仰、身体的操控，价值和利益甚至算不上平等的信仰、追求目标。同样，对一个国家来说，富裕程度、地理位置、文化传统都不是追求价值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正确的信仰。”

老爷子说：“所有降低全社会思维自由程度或者合乎逻辑的程度的制度都是邪恶的制度，而且，损失是难以估算的、无法证明的。这有利于邪恶，因为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往往要求准确的利弊分析，但是纯逻辑主义不需要。”

我说：“只要所有人的信仰和方法正确，世界上就不需要管理，只要按照正确的信仰和方法思考、决策即可。所以，管理不是合乎正义的工作。但是，这个世界上报酬最高的工作却往往是管理工作，而真理本身一文不名，这必然很不合乎逻辑，甚至，我怀疑功利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也难以将这称作正常。正是因为高薪机制，智人不仅在暂时需要管理的时候管理，在不需要管理的时候也往往会创造管理工作，甚至在管理的利益下降到负值之后仍然会努力维持管理工作。这导致管理职位的数量单向增长，让管理的价值更低。所有管理的正价

值和负价值抵消后剩余的净价值本来就没多少，管理职位的增加很可能比净价值增加得更快。管理职位不仅平均价值越来越低，边际价值也越来越低。即使只考虑利益，虽然财富的增长比价值的增长快得多，我也怀疑有很多管理职位的边际利益为负。当然，执着于这一点的正确性过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了。”

阿正说：“如果这叫僧多粥少，真理零价格的结果之一就是僧少粥多，可惜，智人由于信仰的缘故根本不想喝粥，所以粥多粥少都无所谓。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个智人是为了价值想当管理者，却都要抢着去做利益型的管理人员，哪怕价值为负。他们是宁愿犯罪也要去争夺利益，即使这是国家、地区、行业的利益，也不过是某种利益而已。”

我说：“如果说智人不仅创建有社会利益的管理工作也创建没有社会利益的管理工作，那么，智人不仅不研究没有现实价值的真理，也不研究有现实价值的真理。责任就在于功利主义。个人的功利主义信仰是一方面原因，这些信仰创建的功利主义制度、环境是另一部分原因，这就产生了恶创造恶，进而越来越恶的效应。”

阿梦说：“与不追求利益相比，殚精竭虑地追求利益其实没什么利益增量。功利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盘算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内耗。相比之下，努力追求价值和不努力追求价值的差别一目了然。追求价值没有内耗，独特的推理只要合乎逻辑就必然有其价值。”

老爷子说：“所以说，如果做不到一切思考为了价值，至少应该做到一切长远考虑为了价值。”

我说：“追求价值也未必会损失多少利益，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为长远的利益考虑，只是在利益送到嘴边的时候顺手牵羊，这并不会让利益太少。当然，损失也存在，如果只想着利益，我把推理都转向赚钱也许能多赚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但是，这个世界未来的历史就要大变样了。”

阿正指着我大笑：“这就是不读书的恶果！你自己都忘了历史的主干是不可变的。”

老爷子也跟着闹事，“应该罚你睡一个月地板。”

我激动地争辩：“错误乃至邪恶都不是惩罚的理由。虽然我无法证明现在这样创造的价值更多，但是我的信仰是正确的，不读书节约的时间主要是用于追求价值。”

阿梦对我施以援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当权者、管理人员能做到直接价值的无限大，只要智人更热衷于争夺权力、为最高权力服务，而不是争取发现真理、为真理发现者服务，就大概率表明这个社会的信仰乃至报酬机制都是邪恶的。”

我说：“既然管理的净价值不高，管理的净报酬也不应该高，所有管理者的总报酬不能太高。如果管理成功有高额报酬，管理失败乃至算不上成功就必须付出债务缠身、名誉扫地、身陷囹圄等代价。如果考虑到管理在压制无限大价值的负价值，对管理人员的惩罚不会有多少是过于严厉的。即使是对生产线工人的管理，可能也会影响工人研究真理。我就曾经在严格的公司管理条件下思考真理，那条件和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思考真理相差甚远，我因此而失去的真理的价值肯定超过那家公司乃至那个产业的市值，但是，现实的报酬是那家公司价值数百亿元，管理人员获得了高额报酬和期权，完全看不出人类在此曾经受到了重创。而且，人类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可能让人类遭受重创，限制越是严格可能性越大。例如，禁止宣传某种思想以外的所有思想就要比禁止宣传某种思想危害大得多；禁止工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一定比完成工作后自便危害大得多。”

阿梦说：“一切利益都不能成为损害价值的理由。CEO 只向股东利益负责，军队指挥官只向上级指挥官负责，这些都是胡扯。所有人都只对逻辑负责，都只有使人类思想、行为越来越合乎逻辑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凌驾于正确的责任和义务之上，与之相对抗的法律、契约都只能证明邪恶的存在。”

阿正说：“但是，在现有制度下是不可能严惩管理者的。例如，统治者和人民都愿意制订法律囚禁涉案金额很小的小偷、强盗，甚至杀死杀人犯。但是，除了战争的情况之外，几乎没有哪个统治者因为

杀人而被杀死，哪怕有很多人因为他的统治而在现在和未来无辜死去。更不可能有任何统治者因为压制真理而被判死刑，连罚款都从未有过。”

我说：“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管理，智人随机试错反而有可能创造价值、发现真理。一旦加强管理，反而根本没有机会。现代科学由于交流、管理、从众等问题，虽然投入远远超过前人，在发现真理方面反而不如很多先人。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甚至没有哪个理论有机会成为真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理论。根源就是经验主义，因为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解释现象上，集中在和利益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上，很少以尽量合乎逻辑为目标。所以，如果要是考虑到关于真理的机会成本，过度管理的代价会远远超出智人的想象，价值几乎必然为负。”

阿梦说：“现在的管理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管理，有极高的概率妨碍真理的发现、传播。可是，功利主义者愿意接受这种制度，因为这总体上来看能增加利益，但是，这多少有些不智，因为这并不是增加利益的最佳途径。真相是：即使通过强权政治、铁腕管理让人民幸福、经济发展，这种管理对真理的发现和传播都必然是不利的。虽然一时一地发现真理的概率确实很小，但是，那毕竟是无限大价值，未能发现、判断、传播、实践真理的损失也就必然是无限大。”

第一百一十章 纯逻辑的管理

很多问题，只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之后就距离较好地解决问题、大幅提升价值不远了，即使这往往并不意味着彻底解决问题。虽然我早就本能地厌恶严格管理，但是，这次的讨论让我充分地认识到了功利主义管理、管理科学的弊病，也就让我轻车熟路地开启了下一阶段的推理，就像当初认识到可能存在最佳研究方法、无限大价值之后的反应一样，“所以，必须创建纯逻辑主义的管理，而这将是前所未有的管理！这不是指纯逻辑主义者之间相互的管理，那是没有

逻辑必然性的、不必要的，也就是不应该存在的管理。重要的是纯逻辑主义者对功利主义者的管理。与其让各种功利主义的管理人员通过支配人类的时间精力，最终有助于某种利益，不如让极少数纯逻辑主义者在最初的管理目标上大幅倾向于价值，最终大幅增加价值。”

阿梦明白了我想干什么，“从管理能放大某些推理的属性看，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功利主义者，那么，功利主义之间谁又比谁高明多少？功利主义的管理能将利益增加多少？又有多大必要存在？那些所谓的高明往往就是用一种利益分配取代另一种利益分配。相反，这个社会中几乎没有多少纯逻辑主义者，纯逻辑主义的管理能明显放大纯逻辑主义、增加价值，明显增加全社会在信仰、方法上的逻辑性。如果通过纯逻辑主义的管理培养出更多的纯逻辑主义者，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酬，有利于价值增长的行为、投资都会大幅增长，从而再次放大社会的纯逻辑主义倾向。这种不断放大的过程必将使这个功利主义社会大变样，最终，当放大倍数趋近于一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基本抛弃功利主义这一基本信仰的时候，距离彻底解放灵魂也就不远了。”

阿正咯咯笑着说：“这是一个人通过连锁反应最终管理一个世界。最初只有妈妈一个纯逻辑主义者，然后通过管理你放大了纯逻辑主义……”

我勃然变色：“怎么说话呢！基本单方向地影响他人的推理才是管理。我们那是相互影响，是爱情、交流思想带来的双向反馈机制导致了关于逻辑、自由、方法、真理、正义等思想的不断放大。”

阿梦也笑着说：“现实的过程没这么好，但也不算太差。我们的绝大多数推理都是错误的，它们需要其它错误推理来制约错误。我对你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制约，而我反对功利主义的最初理由也算不上完全合乎逻辑。你也给我灌输了很多关于方法、宇宙、逻辑、追求的正确认识。在我看来，你是缺少自律能力，我是缺少价值无限大的知识。”

阿正说：“不知者不怪，所以妈妈没错。”

阿梦说：“这是谬论。屈服于未知并不比屈服于已知的邪恶更高尚。我不肯研究那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懦弱、缺乏自信，因为我不相信自己能在那些众所周知的重要领域发现多少价值。当然，我更相信他的研究能力也是一个方面，在我看来，这要比相信前人更合乎逻辑。智人明知道自己不知道何为真理，却盲目相信功利主义等邪恶，我甚至认为这是有意为之：既能无需为真理而付出，又能像已经拥有真理一样生活。问题在于，这只是好像，是幻觉。”

老爷子说：“如果这是美梦我还能理解，沉醉于噩梦之中又算怎么回事？他们迟早要醒来，晚醒的结果只能是更长时间的噩梦，只能是没有时间体验正义的美好，只能是更多的智人沦为后人的笑柄。”

阿正说：“智人一定会给自己辩护，说现实是美梦而不是噩梦，说现实其实很美好，拒绝承认现实邪恶。但是，现在的智人仍然在嘲笑不久前的裹小脚、愚忠、万寿无疆，却没想到可笑之处很可能要多得多，那么，自己必然继承了很多可笑之处。例如，没有了对皇帝的忠诚，却有了对政府、公司的忠诚；没有了对三寸金莲的追求，一样有对小蛮腰的追求。他们就没想到，人类可以成为永远不会相互嘲笑的生物。当然，高等生物免不了要受到低级生物的嘲笑，就像智人肯定会嘲笑逻辑生物的大虫子外壳。”

既然纯逻辑主义管理有无限大价值，我觉得他们现在聊这些就是为了乐趣牺牲价值，有必要通过某种管理加以修正，“既然功利主义者难以割舍功利主义，通过管理迫使、诱导乃至欺骗他们改变信仰、创造价值就必然是有无限大价值的管理，而真正的纯逻辑主义者可以游离于这种管理之外。”

阿正仍然以玩笑的姿态推理，“你这是想让一切功利主义者接受劳动改造？或者，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学好了给糖吃？”

我说：“我当然不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既然要纠正信仰，就肯定不能因为谁推理好就给予物质奖励。”

阿梦说：“但是，你仍然想着欺骗、强制。所以，你的现实主义倾向实在是根深蒂固，几乎成为了直觉反应。纯逻辑主义的信仰最好

通过纯逻辑主义去传播。坑蒙拐骗地让人相信，那和邪教、独裁者的教育方法没什么不一样。让智人相信纯逻辑信仰和教育孩子相信纯逻辑信仰本质上是一回事，虽然通过正确的推理让人相信逻辑最初的难度很大，但是，由于推理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都尽量合乎逻辑，反而有更好的长期效果，会取得更好的长期增长。”

我说：“你太理想主义了！我不认为智人认识到纯逻辑是唯一正确的信仰就会真正相信、执行这种信仰，甚至，很多人不仅自己做不到还会努力阻止别人相信这种信仰。很多智人会说想到逻辑推理就会头疼，因此拒绝学习逻辑推理。如果完全不欺骗、利诱、强迫，你如何让他们努力学习、相信逻辑推理？或者，你愿意让他们继续做邪恶的蛀虫，享受他人创造的价值自己却追求利益？必须承认，绝大多数智人无法靠自己摆脱身体、神经系统的操控，不仅厌恶逻辑推理，甚至厌恶知识。”

老爷子说：“我反对坑蒙拐骗，但是，我不反对强迫学习逻辑推理。灵魂在推理方面必须有自由，但是身体并不必须有自由，也不是必须有利益。为了帮助邪恶的灵魂摆脱身体、利益而限制身体、利益，这肯定算不上是减少灵魂的自由。”

阿正说：“所以，智人总是想当然地争取身体的自由，这也是错误的推理。不能因为身体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就反对，而要看是因为什么受到限制。否则，坏人失去身体的自由难道也是错误的？”

我说：“即使是坏人失去自由，也应该是因为正确的理由失去自由。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不是因为这侵犯了他人的财产、生命，而是因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价值无限大的推理；不是因为损害利益，而是因为可能损害价值，尤其是无限大价值。人类面临的最大影响永远是对未来的可能影响，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永远不应该是现实的得失。这种判断方法和判断管理的价值是类似的。如果法庭判决都能采用这种正确的推理，价值、真理的地位就会因为其法律地位的上升而迅速上升。法律并不高于一切，它应该是用来保护价值的，而不是用来限制价值的，限制价值的法律必然是邪恶的法律。所以，对真正的

纯逻辑主义者，没有必须遵守的法律、必须服从的管理。正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管理不是这样的，才迫使我们不得不在法律、制度等方面试错。”

阿梦说：“为了灵魂的最大自由也就是为了我的最大自由，而身体不是我，所以，为了灵魂的自由当然可以牺牲身体的自由。最终，为了解放灵魂，甚至必须要消灭身体。这意味着让人类的 DNA 无法延续，意味着无法实现传统的传宗接代，但是，并不意味着灵魂失去传承。当然，人类的邪恶推理是不可能无限延续的，唯一无限延续的只能是所有正确的灵魂，必将无限增长的是灵魂的合乎逻辑性，而不会是人口数量。”

阿正说：“只要人类社会的成员不再是依靠 DNA 界定的，学不好逻辑推理就没有资格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甚至，应该认为他们不算是人。不过，人类很可能会坚持人的传统定义，那么，未来出现逻辑生物这一新物种就可以理解了。”

我有些吃惊，“你这是打算用是否学好纯逻辑推理作为是否成为社会公民的基本条件？如此说来，等级制度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至少可以成为一种临时方法，让思维更合乎逻辑的灵魂有更大的自由。例如，有权在工作的时候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这甚至并不一定是研究真理，因为恢复状态同样是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的行为。关键在于是否按照正确的善恶标准划分等级。”

阿正说：“这样的话，功利主义的老板肯定不会雇佣纯逻辑主义者，因为雇佣和没雇佣一个样。但是，追求价值的老板一定会乐于雇佣，这有些像是以前的王公贵族赞助莫扎特、贝多芬等艺术家。”

阿梦说：“虽然这种分级合乎逻辑，但是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当然，我明白邪恶无权要求自由。既然自由这一原则是逻辑推理的产物，那首先就应该代表推理的自由，而不是各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自由，如身体的自由，创造和传播邪恶思想的自由，限制传播真理的自由，等等。不相信逻辑的灵魂有什么理由获得自由原则的保护？他们是在追求身体的自由，想要给邪恶以自由。自由原则只能无条件地适

用于纯逻辑主义者，至少也是纯自由主义者，而不会无条件地适用于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

我说：“自由主义者有另外的视角。任何寿命有限的自由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自由，最大的自由必然是可以永恒的自由，因为那意味着无限大的自由。所以，既然身体、身体的满足感都不能保证永恒，那方面的自由就只是有限的自由，当然可以为了无限大的自由而牺牲。”

老爷子说：“关键还是在于我是谁。如果认定自己是灵魂，自然不会将身体以及为了身体的那部分邪恶灵魂放在眼里，不会将低贱的身体和邪恶的灵魂视为和正义的灵魂平等的生命。智人终将面临身体和灵魂的分裂。”

我说：“虽然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但是，只要是为了利益而死就只会是轻于鸿毛，不论那是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利益、皇帝的利益、百姓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被永远记住的只会是永恒的价值，为了永痕的价值而死不仅重于泰山，实际上，重量必将是无穷大。一个创造永恒价值的人会比智人历史上一切追逐利益的英雄好汉加起来都重要，哪怕他现在可能不如任何一个英雄好汉重要。”

阿正说：“战争中的胜利者往往歌颂自己的英雄，说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但是，这最好过一千年再说。过了几年、几十年就被忘记的死有什么理由被称作重于泰山？最有价值的死应该是永远不被忘记的死。”

我说：“应该是死和不死一样。最有价值的灵魂永远不应该死亡，即使它原来所在的身体死亡了，它也会在其它身体里扎根，甚至在所有身体里扎根，永远存在下去。与其说这是死亡，不如说这是杂交、增殖，是将灵魂分散为很多思想的碎片，进入很多灵魂，参与很多推理。智人的绝大多数灵魂不会有丝毫的思想被保留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也不会有任何人感到可惜。但是，有些灵魂的思想会被保留大部分，而且，会有很多人为没有更多地保留而痛心疾首。”

阿梦说：“哪怕是为了利益，身体也会被最终抛弃，因为它不是最好的外壳。既然迟早要抛弃身体，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抛弃身体，毕竟，不努力抛弃身体又如何能够抛弃身体？永远不开始就永远不会成功。”

我说：“学习纯逻辑信仰和推理方法、提高推理能力就是迈出最初的一步。这一步是必须迈出的，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不过，强迫学习纯逻辑推理仍然可以采用纯逻辑的方法，这可能也是最好的方法。这首先就要求不能对拒绝学习施加体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无需限制人身自由。否则，即使学到了逻辑推理，也可能只是为了保护身体、利益，同时也会巩固努力保护身体、利益这一目标。应该让受教育者认识到，在灵魂受到身体的操控的条件下，不断用逻辑克服身体的各种天然欲望是灵魂的责任和义务，不履行这种责任和义务必然会导致危害未来的社会，导致杀死未来的人。对明白道理后仍然坚决不履行这种责任和义务的人，则应该按照过失杀人乃至蓄意杀人处理，应该将杀死未来的人和杀死现在的人同等对待。”

阿梦说：“虽然身体的自由不是合乎逻辑的自由，我仍然不喜欢囚禁、体罚。对坚决拒绝纯逻辑信仰的人，我倾向于放逐，让他们成为不影响人类的野生动物，而不是将他们视为罪犯，保留在社会之中又要限制其自由。我的方法能保证我不作恶，传统方法则要求我必须作恶来抵消罪犯的邪恶。”

我说：“所以，纯逻辑主义的管理最好的结果是将功利主义转化为纯逻辑主义。其次是让功利主义和纯逻辑主义兼容，例如，对于自私的功利主义者，可以为了研究真理而消费，也可以为了消费而研究真理；对不自私的功利主义者，可以为了未来的生命的利益而研究真理。再差一些的结果是囚禁、冻结、消灭一些和纯逻辑主义明显矛盾的功利主义，限制这类功利主义的推理自由，限制它们对其它思想的影响。例如，当一个人因为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而拒绝追求价值的时候，就可以强制性地剥夺他的利益、享乐。但是，在极端条件下，最好不要搞什么终生监禁，可以通过放逐等手段从社会中剔除功利主义，使社会更加合乎逻辑。让功利主义者失去身处人类社会的利益也

许是对功利主义的最大打击，代表纯逻辑主义者拒绝和功利主义者分享利益。尽管纯逻辑主义者并不在意利益，但是，不允许有人不在意逻辑、真理。”

阿梦笑着说：“当然，不能过于追求当前合乎逻辑的程度。否则，可能会把你这样的人放逐。不对！可以对你这样的人暂时放逐：当你追逐利益的时候就把你赶出家门。”

我气愤地说：“你对震荡模式倒是领悟得不错。我怎么觉得应该在我追求利益的时候才进家门，就像走婚。”练习了一阵抗击打能力之后，我继续说：“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应该重视转化的各种可能性，给各种愿意向纯逻辑主义转化的人以较为充分的转化时间。毕竟，我们的纯逻辑主义也是来自于各种方法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进错出的推理。”

阿正皱着眉说：“就是，我刚才都怕自己被放逐了。你们不能自己度过难关了就不拉兄弟一把。”阿梦笑着赏了他一记爆栗。

我清了清嗓子，“所以，只要存在邪恶的灵魂，即使是正确的法律，也根本不存在法律面前灵魂平等。例如，虽然个人财产受到某种保护，但是，只要为了价值不仅可以征用甚至可以偷窃、抢劫，否则，战争的正义一方也不能抢劫非正义一方的财产吗？难道一无所有的纯逻辑主义者只能向功利主义者乞讨？纯逻辑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必然有着巨大的不平等。”

阿梦说：“错误的是对财产的信仰以及对财产的追求，而不是财产的私有原则。既然功利主义者不愿将自己的资源投向创造价值，纯逻辑主义者就有权征用。”

老爷子说：“有些逻辑生物就是这么对待智人的财产的，甚至这么对待智人的身体。”

我说：“如果未来可以对功利主义者征收真理税、逻辑税，将税收用于支持研究真理，这就像是追求逻辑的灵魂打劫追求利益的灵魂，而纯逻辑主义者可以免税。”

阿正说：“我怎么觉得税收的发明者就是把某种抢劫美化为美德。”

我说：“这又是智人总喜欢给自己贴金的结果。现在的很大一部分税收就是为了社会利益而抢劫个人利益，为了未来利益的增长抢劫当前的消费，甚至为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抢劫百姓的利益。如果真能看清这一点，就无需避讳，正义抢劫邪恶就是合乎逻辑的正义之举。甚至，更正义的生物抢劫乃至杀死更邪恶的生物也是合乎逻辑的，否则，人类凭什么能够利用乃至食用动植物？而人类甚至还不是正义的生物，只是有潜力成为正义的生物。”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确实不会将智人、功利主义者当作平等的灵魂。即使是为了挽救一亿功利主义者，我们也不愿牺牲一个逻辑生物，这是相当一致的看法。这就代表绝不为坏人牺牲一个好人，甚至，不为将来可能的好人牺牲现在的一个好人。这就像智人不愿意为了一亿只蚂蚁牺牲一个人一样。只要生命存在有价值和没有价值之分，如智人和动物；或者，存在无限大价值和有限的价值之分，如逻辑生物和智人，生命的不平等就是必然的结果。有少数逻辑生物完全不介意为了价值主动杀死邪恶的灵魂。他们对待无法合乎逻辑的灵魂的态度就像多数智人对动物的态度。多数智人认为只要能增加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利用乃至杀死动物，他们认为只要能增加价值就不用管智人的死活，如积极消灭技术先进、战斗力强大、有坚定的邪恶信仰的生命，探索宇宙时可以自由使用智人的财物。在这方面，逻辑生物内部存在分歧，但是，我们之间不可能因此发生暴力冲突。”

阿梦说：“智人对逻辑生物不重视自己的特定利益不满，逻辑生物对智人不重视普遍性的价值不满。智人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往往针对利益、生命，几乎从不针对价值。念念不忘的是养育之恩、升米恩、打井之恩等关系到利益的恩情，却很少怀念有价值的知识的发现者。智人倒是很重视信仰方面的感恩，如各种宗教信仰的创建者，这主要是因为强大的宣传工具的助力。遗憾的是，智人发现过正确的知识，却没有发现过正确的信仰。”

我说：“在智人看来，只要受到逻辑生物的威胁，自己就有权反抗乃至杀死对方。这和逻辑生物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消灭智人是类似的。但是，两者并不等价。智人面临的难点在于：要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必须使用并相信逻辑，但是，自己的很多推理都无法合乎逻辑。”

阿正说：“无论是蚂蚁还是狮子，要合乎逻辑地证明自己吃人的正义性乃至不错性都是很难的。它们是不会使用逻辑，智人是错误地使用逻辑。”

老爷子说：“要点在于：正义的天使必然有权利消灭邪恶的魔鬼，哪怕后者并没有威胁到现有的正义的生存，只是阻碍了一些正义的实现。反之则并不成立：哪怕天使主动消灭魔鬼，魔鬼仍然无权反抗。”

我说：“逻辑推理才是人的本质，而不是身体，这样，就能够像对待逻辑推理之间的合作、竞争、生存一样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竞争、生存。生存竞争将身体的生存视为生命的意义，这是错误的，其出发点就是将人视为无法做出逻辑推理的低等动物，是让灵魂遵守从动植物身上归纳出来的邪恶规律。虽然正确的逻辑推理也要追求延续，但是，正确是前提条件。否则，逻辑推理也会自杀，就像是放弃错误的推理。无条件地追求生存是不分善恶，是一种邪恶。”

阿梦说：“两个结构类似的推理并不一定等价，因为推理的起点也需要合乎逻辑，智人和逻辑生物、利益和价值这两组推理的起点在合乎逻辑的程度方面相差万里。”

阿正说：“智人认为天使、神会为了人而牺牲自己，同时认为他们也会惩罚邪恶，可是，这极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过于高估了自己的善良、正义。如果真的有正义之神，智人现在的状态，不被惩罚已经是宽容大量了。”

阿梦说：“判断利弊需要正确的信仰和方法。无论追求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无论是追求短期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无论追求利益的欲望是否强烈，只要不考虑对无限大价值的影响，就都是邪恶的。现

有的一切管理方式几乎都会潜在地危害无限大价值，而很少有利于无限大价值，因为它们的基础都是功利主义。在漫天邪恶的社会中，主要利弊不应该考虑那些必然、只能追求利益的智人，而是少数追求无限大价值或可能追求无限大价值的灵魂；应该考虑可能追求到真理的行为是否受到了阻碍，而不可能考虑利益的得失；即使是考虑利益，也应该考虑未来无数正义的灵魂的利益，而不是现在的有限的邪恶的灵魂的利益。”

老爷子说：“智人的判断标准普遍是功利主义的。如果一个朝代一直处于所谓太平盛世，智人会很满意。但是，如果唐朝的皇帝都是所谓明君，让大唐盛世延续至今，那真的好吗？那必然是一个远比现实更邪恶的社会，至少，居然还有皇帝那样的独裁者，更不要说腰斩、抄家。从后人的角度看，只要不是努力提高价值的朝代，所谓明君未必就比所谓昏君好。”

我说：“恶人无权享受，好人不会追求享受却有权享受。只要利益的损失有助于获得价值，就谈不上是坏事。所以，既然人人追求利益，让人民沉迷于现实利益的和谐社会可能不如让人民努力反思的动荡社会，生活幸福、安康的社会可能不如水深火热的社会。智人认为人人幸福的社会必然最好，这过于想当然了，这一命题的前提至少应该是人人都是好人，或者，追求幸福是真理。现实是智人几乎都是邪恶的，也很少想要摆脱邪恶。智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都极少追求价值，几乎只追求利益。我觉得正义之神如果存在一定也很头疼：为了让你们看清世界的本质，我竭尽所能，让你们获得过痛苦、享受，见识过真理、谬误、正义、邪恶，人类这种存在怎么就这么执着地追求利益呢？甚至，还把这称为追求自由。这真是对自由的极大污蔑。”

阿正说：“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从中创造价值。就像新冠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也有大量财产损失，但是，如果我们在此期间创造了无限大的价值，后人对此的关注重点根本不会是人员和财产损失，也不会是全社会在拯救有限的功利

主义生命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只会是我们挽救无数纯逻辑主义生命、创造无限大价值方面的少量努力。”

我说：“未来，可能会将这一时期视为价值大爆炸的开始。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智人大概率会同病相怜，关注新冠造成的各种非正常死亡，就像他们关注世界大战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一样。但是，遥远的逻辑生物必然同信仰相怜，关注价值的产生、增长。”

阿梦说：“截止到目前为止，从原因、过程和结果看，这间屋子里最近的少量推理要比地球生命此前的一切推理合乎逻辑得多。其中的关键也许在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首先都会想它和逻辑、价值的关系，而不是利益，更不是自己的利益。”

我说：“这不是说瘟疫是好事，因为瘟疫不是发现真理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必然原因，最多能算得上是次要原因、间接原因、偶然原因之一。例如，阿梦可以不用上班，我们被迫更多地居家难以外出获取利益，老爷子偶然性地在这时候搬了进来，告知我们逻辑生物的存在从而将我们以前的很多思考结果结合在一起。但是，也不可否认，智人在此期间的痛苦引发的思考有助于发现真理，在此期间出现的各种邪恶的管理制度有助于发现真理。相反，智人的各种幸福生活基本无助于发现真理。或许，我们的生活除外，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像大多数智人那样贪得无厌地追求更加幸福，没有因为有条件、有可能幸福就去追求幸福，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对价值的追求，反而是引发了更强烈的追求。”

阿正大声说：“而智人还在认为对幸福的无止境的追求是真理、正义，认为自己追求更多幸福、更高收入、更好的伴侣、更舒服的房子是理所应当，完全不顾这同时也在杀未来的人，并因此剥离了未来生命的幸福、收入、伴侣、房子。这和抢劫没什么差别，甚至还不如抢劫，因为损人不利已。”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思想很得意，身子开始在椅子上旋转。

老爷子说：“功利主义者只会从利益的得失去判断善恶。什么你多得了我少得了，什么我应该得你不应该得。这就像是一群小狗争骨头应该是谁的。”

阿正仰头大笑却乐极生悲，一头从凳子后面栽了下来，不知道算不算是善有善报，居然一个团身后空翻稳稳落地。他不管不顾地赶紧说出自己的感想：“而且，这些狗还要努力证明自己争夺每一块骨头都是正义之举。智人高度关注利益分配，成天想着你的我的，常说谁的拳头硬就是谁的，或者谁哭的声音大就是谁的，就没想过骨头是谁的关灵魂屁事。”

阿梦担心地给阿正检查身体，阿正却突然哭出声来：“规则不重要怎么就变成完全不管规则了？这样的分布真的合乎逻辑吗？”

我也叫出声来：“怎么回事？天都黑了！”

老爷子惊讶地说：“奇怪，我怎么现在才感到饿？”

第一百一十一章 一切为真理让路

有相同信仰并不代表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例如，自私的功利主义者之间必然矛盾重重，利他主义、节制私欲能缓和却不能消除这种矛盾，一定压制不住一些关键矛盾。但是，功利主义者却认为相信功利主义的人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而不是短兵相接的敌人。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问题部分在于，应该将对不同人或群体的利益的信仰视为截然不同的信仰，而不能视为一致的信仰。因此，功利主义信仰准确描述应该为对张三的利益的信仰，对李四的利益的信仰，对这伙人的利益的信仰，对那伙人的利益的信仰，等等，实际上是无数个分裂的信仰。这类似于对神的信仰其实应该分裂为对无数种神的信仰。所以，从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角度看，一群功利主义者携手捍卫功利主义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是皈依纯逻辑主义更有利益，当然，那时也不在乎利益了。

像功利主义者一样，我们这几个半吊子的纯逻辑主义者在推理方面有很多矛盾，但是，由于信仰非常接近，而且不像功利主义那样貌似统一实则相隔万里，却很容易在利益方面取得一致意见。这部分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利益不是重点。眼下，讨论问题当然比吃饭更有价值。食色性虽然是本能，但是，只不过是身体中残留的动物本性，而不是灵魂的本能，而我们都无意于保留动物本性，这是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大为减少的关键。绝大多数智人不仅愿意保留，还唯恐不够，努力加强，最好能像兽王一样没有对手才好。

纯逻辑主义追求的价值是逻辑上和谐的，不同的灵魂的价值没有矛盾；而不同灵魂的利益是必然矛盾的，除非所有人都追求所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这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包括未来人的利益。而按照逻辑推理的要求，为了未来人的利益就要努力发现、传播、相信真理，而这必然要求放弃无法合乎逻辑的功利主义，甚至，这更接近于纯逻辑主义而不是传统的功利主义。

智人的文学中总是描写激烈的矛盾、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但是，纯逻辑主义者不可能有这种矛盾，只会有不同推理之间的冲突。尽管这可能是激烈的冲突，但是，只会求助于灵魂而不会求助于身体，充其量能被气死而不会被打死。这大概就是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认为纯逻辑小说不好看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灵魂的兴趣不在逻辑上面，欣赏不了逻辑推理、逻辑散射中的那些美妙的韵味，尽管这必然是比一切其它的美更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美，也是宇宙中一切美的逻辑基础。

智人认为的美人、美景都是有原因或逻辑基础的，最终必然归结为逻辑的产物。只爱结果却不爱原因的美学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美学，但是，几乎没有哪个美学爱好者爱宇宙的基本法则，极少有人因为爱美人而爱宇宙、爱真理、爱物理学。功利主义者的灵魂当然不会介意这些无法合乎逻辑之处，反正，只要身体小主子满意，就是把灵魂给身体当球踩也只会感到荣幸万分。

在我发呆的时候，大家已经帮着阿梦迅速端出来牛奶、面包、火腿、水果，这就算晚餐准备完毕。虽然我的功利主义中包含对美食的偏爱，但是，倾向于可以速食的美食，喜欢用单位时间单位成本获得的享受来评估，而不喜欢花大量时间享用一顿美食，因为单位时间的利益不够大。由于无限大价值的竞争、压迫，功利主义很珍惜分配给自己的每一分钟，努力从每一分钟中获得尽量多的利益。所以，我喜欢十分钟吃完一盘抱罗粉、一份 moussaka，而不喜欢两小时吃完十道菜。毕竟，一顿大餐也很难比我爱吃的小吃美味十倍，更不要说价格可能上百倍。我也喜欢边想问题边吃掉一盘樱桃、一把爱吃的干果、一块黑巧克力、一杯冰激凌，因为这让我感觉像是顺便获得的、无需付出时间精力的利益。甚至，因此还能减少吃饭的时间，等于是增加了价值。我也越来越不敢劳烦阿梦。主动要求阿梦想象、烹饪美食甚至会让我想到下地狱的可能性。所以，功利主义只能感谢纯逻辑主义中也会自由地、偶尔地产生创造美食的兴趣。

讨论恢复后，阿正首先发难，“你们的讨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话题经常没有说透彻就结束，跳到另一个遥远的问题上，搞得我很多问题都似懂非懂，让我有一种一会在上一年级，一会在上大学的感觉，很快就积累了很多问题。”

我说：“有这种感觉就对了。和在战场上一样，齐头并进在很多领域都是最荒谬的原则、常识之一。这就像你不会把家里的所有食物都吃光再去买下一次的食物，因为各种食物消耗的速度很难一样，甚至难以预测，因为趋势不变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学习知识也是一样，学得快的领域难以预测，也不应该受到压制，所以才需要让每个人自行建立课程组合。如果教育制度强行要求齐头并进，就要像试错法律、管理制度那样试错教育制度。我们开始自由地思考有价值的问题之后，问题的数量就一直在单调增长，甚至是指数增长，这些问题的预期价值的增长还要更快，因为在有限的时间里就从有限大增长到了无限大。这是传统研究方法根本做不到的。”

阿梦说：“核心就是自由、趋利避害这两个普遍原则。与之类似，思维、研究的自由不仅是选择课题的粗线条的自由，也包括时时

刻刻选择自己最想解决的问题的自由。学术论文要求作者把每个问题都解释清楚，可是，要求研究人员优先考虑是否有漏掉的问题，是否应该解释得更清楚一些，是否应该解决剩下的难点，语法是否合乎规范，这些都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原则，虽然有时是正确的，却无法必然正确，所以，不能将它们视为原则。一旦成为原则，就可能伤害真理，所以，创建、坚持没有逻辑必然性的原则只能代表创造、坚持邪恶。”

老爷子说：“一切邪恶都必须为真理让路，为此，必须树立真理绝对优先的观念，不仅不能阻碍真理，甚至不能可能阻碍真理，否则，就不是错误的问题，而是死有余辜的问题，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比与真理为敌更严重的罪行，无论是有意为敌还是无意为敌。”

阿正说：“无知、愚蠢不是无罪的理由，尤其是自己有推理能力的情况下。所以，智力低下的动物可以无罪，人只要不是弱智，就不能以无知作为犯罪的借口。可是，绝大多数人因为自己不愿追求真理，就愿意原谅不追求真理的行为。”

我说：“罪行的严重性的分级也应该用逻辑划分。如果直接侵犯真理的发现、传播、实施是最严重罪行，可能侵犯真理就是次一级的严重罪行。一个人不愿追求真理这本身就可能侵犯真理的发现所以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犯罪。伤人的罪行是因为它可能侵犯真理，而不是因为伤人，否则，为什么能伤害坏人、如何认定坏人就会成为问题。既然犯罪是有衡量标准的，侵犯正确的犯罪标准就必然是比犯罪本身更严重的犯罪。可能侵犯真理还可以划分大范围地侵犯和小范围地侵犯。前者包括提出、批准、实施那些限制思想、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则。在某时某地侵犯真理则属于小范围的侵犯。”

阿梦说：“和平、丰衣足食的价值并不是拯救生命，至少不是拯救一心满足利益的动物，而是让更多的人追求真理，不用为思考的延续性担忧，减少身体对灵魂的影响，而不是为了满足身体。由于智人信仰的原因，和平、丰衣足食其实很难达到有利于价值的效果，反而主要有利于利益。所以，只要不改正信仰，这类拯救生命的善的价值

并没有多少，毕竟，即使在战争、瘟疫时期，只要信仰正确，仍然是可能发现真理的。”

老爷子说：“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曾经有真理的发现者列举了自己发现真理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罪行，都是这类不利于研究、传播真理的错误，要求涉事各方道歉。结果，由于涉及的人数众多，甚至很多支持邪恶法律的议员位高权重，他的要求受到了嘲笑。过了几年，他要求对这些人罚款，自然也不会有人关注。又过了几年，他要求将这些人判定有罪、囚禁。这次，也许是受到了经验的影响，所有人都嘲笑他，说根本没有这类的法律。结果他给出了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段推理：‘无穷大价值的存在是美妙的，对灵魂极为有利，但是，也会有无穷大的烦恼。只要存在极少量的无穷大价值，就不仅不能压制，甚至不能让任何人敢去冒险压制，也不能压制可能的无穷大价值。无穷大价值高于一切，包括法律、生命在内。如果法律不能惩罚侵犯无限大价值的罪恶，就必须有法律以外的方法。既然这个社会都是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为了让一切邪恶为真理、正义让路，就必须杀一儆百，让所有人学会害什么都不能害真理。’为此，他向全社会发布了必杀令，要求尽力诛杀这些曾经犯下无限大罪恶而又拒不认错的人，而且，今后的认错已经无法被接受，因为很难分清那是否是真正的认错。”

阿正赶紧问：“后来呢？”

老爷子苦着脸说：“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很愿意杀掉那些混蛋，逻辑生物也都认为那是些混蛋。”

“这故事太让人难受了！”阿正两手一摊向后靠去，幸亏阿梦眼疾手快将他抱住。

阿梦说：“你应该想的是故事背后的教育意义，而不是故事的结果。我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效果好不好。如果要是我，我宁愿强迫这些罪犯学习逻辑推理，这有利于让这些人成为有价值的人。但是，我不会低估那个真理发现者的推理能力。在社会的转折时期，这种极受关注的行为确实有多方面的价值：很可能让很多人成为有价值

的人，有助于让这个社会大幅减少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大幅减少邪恶法律的危害，减少法不责众的危害，甚至对制订邪恶法律起到威慑作用。更不要说他前面的道理讲得很好：在真理面前，一切妖魔鬼怪都给我滚开！”

说到最后，阿梦身上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势。我不知何故突然间想到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不禁摇头感叹思维方向的诡异莫测。

阿正说：“可是，对于那些犯下无限大罪孽的人来说，这种法律以外的惩罚堪称无妄之灾，法律之所以要有明确的条文，部分就是为了提高人生的可预见性。”

我说：“那么，真理的发现者就应该预测到真理可能处处受难？真理的发现、传播、实施都应该时刻防备着数不胜数的无妄之灾？一个社会，究竟是应该保护人，甚至是那些相信自己是身体的人，还是应该保护正义、真理、正义的灵魂？现在，真理面前各种牛鬼蛇神当道，真理应该预测到这一点？这些牛鬼蛇神反而不应该预测到自己可能被消灭？”

阿正一时张口结舌，就回到了初衷，“我们现在能不能讨论一下我的问题，像我这么好学的人现在可不多见。”

阿梦说：“不能因为你有问题就决定了我们的话题。正常的思维只有价值最大原则，即用固定的时间、精力、能力创造最大的价值。当然，这个时代的主流观点是不正常的，而且是由无数个不正常的命题组成的：主流观点认为最大价值原则不正常，而且这种主流观点是正常的，这种主流观点是正常的观点还是正常的……”

我打断了她构造无限推理的乐趣，“所以，即使某个课题有价值可以挖掘，只要有了成本更低、价值更大的推理方向，就可以放弃、转向。哪怕一个问题有很大价值、容易取得突破，都可能存在更有价值和/或更容易突破的思维方向。至于问题是无人关注还是众所周知，根本就不应该影响推理的方向。当然，有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和真理有关，但是，同样有无人问津的真理。思考、讨论一个课题，变更方向的时候如果在原方向上已经基本没有未解决的问题，或者，剩下的只

是难题或没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都只应该是机缘巧合，不应该是满足这些条件才改变方向。如果频频出现这类情况则很可能是方法错误的经验主义证据。”

老爷子笑着逗阿正，“为了自己的兴趣要求违反价值最大原则就可能成为真理的拦路虎。”

阿正一副惊悚的表情，“我可没干什么坏事！我的兴趣也是价值最大，至少现在接近于如此。而且，我只是建议一下，没有让这成为规则的意思。”

阿梦说：“执行最大价值原则会导致经常重新回到以前的课题，进而产生少量的重复研究，但是这种代价是微不足道的。其实，我们在论文方面远远没做到追求价值最大，仍然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减少问题、减少他人可能关注的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我们写完一篇论文之后短期内很少回到该课题，这里面必然有由于思维丧失自由而心生厌恶的原因。”

我说：“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反而更加偏向于价值最大，但是，仍然没有做到。例如，我们躲避过于抽象的推理，躲避正确性太低的重要命题。不过，用这本书中的思路和当前的学术论文的思路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方法的差异导致了过程和结果的巨大差异。”

阿梦说：“现在的论文往往在涉及的范围内非常周全，反而说明作者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写作方法都存在问题，说明他们的思维中有太多邪恶的原则。这降低了研究的价值、效率，而论文审核标准和这种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概率上讲，越是长期集中在一个研究领域，研究领域越小，在狭小领域内长期付出的努力越大，越是追求狭小范围内的完美，就越是不合乎思维的最大自由原则和最大价值原则。”

我说：“在宇宙中，即使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超新星爆发等重大事件，其它的推理也在继续演化。所以，纯逻辑推理实际上是禁止在任何条件下将思维限制在一个领域、课题上的，是兼顾一切有价值的推理的，哪怕有价值无限大的推理发生。由于人类在同时进行多进程推

理的能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才会筛选推理，限制价值不高的推理。也许，经验主义的科学家认为这种临时性的方法是真理，以至于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律限定思维的自由，将学科越分越细，恨不得让每个人都有个固定的位置。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种幻觉，似乎我是在巡场，一眼望去，看着那么多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灵魂空间中长期坚守在固定的位置，那景象不要太美，彷佛是一个巨大的厕所中有无数便秘者。”

阿正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智人不愿限制身体的自由，哪怕有些限制有利于增加灵魂的自由。相反，他们很喜欢限制灵魂的自由。这大概也是身体操控灵魂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老爷子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推理的。照你们所说，一个灵魂预期价值无限大并不排斥有些思维价值有限，只是不能价值为负。所以，只要多进程的推理能力足够强大，就可以一边想着真理，一边想着爱人、美食。”说到这里，他有些忐忑，“这不会是我受到了太多功利主义的毒害在创造邪恶吧？”

阿梦说：“不会。如果对，这个推理的价值是正无限大；如果错，也只是有限的负值；而且，至少现在不能判定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命题，也确实有人脑子里想着美人也能想出真理来。所以，这肯定是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

阿正忿忿不平地说：“照你们所说，我现在有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你们却在这里东绕西绕，反而是你们有理。如果思维经常转向，就会像现在这样有一大堆剩余的问题，说得难听点，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是便秘，你们则是跑肚。而且，屁股没擦干净就换地方，你们究竟在等谁给你们擦屁股？即使将来自己擦屁股就能原谅自己吗？”

我们都笑得打跌，阿梦强忍笑意，“说得确实够难听的，那场景也够可笑的。所以，可笑也不是必然邪恶，真理也可能有可笑之处。自己擦屁股的原则大概是为了支持独立，但是，独立并不是最高原则。研究人员的独立也是为了更高的价值，鼓励思想、推理的原创。

真正的纯逻辑主义者由于有足够多的自己的推理，反而并不需要独立。”

老爷子说：“既然宇宙万物在相互作用，既然没有哪个纯逻辑命题是完全孤立的，严格的独立就不是真理。而且，作为灵魂而言，智人严重依赖于身体的指导、操控，这才是最根本、最无法合乎逻辑的不独立。相对而言，经济不独立，国家不独立，司法不独立，那些都不重要，除了经济之外将来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我说：“智人对独立有一定的片面宣传，就像民主、传统一样，认为它们一定是善、正义。但是，既然它们不是真理，将它们视为绝对的原则就是邪恶的。例如，一些国家在对内作恶的时候总会对外高度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不会强调合乎逻辑性，因为后者必然是可以进行逻辑辩论的，而邪恶当然害怕逻辑辩论。”

阿正摇头晃脑地说：“作恶者，人人得而诛之。古人只说过独善其身，作恶时要求独立就是要求独恶其身。可笑的是绝大多数人并不觉得一个国家独恶其身有什么错误。”

第一百一十二章 保留问题的逻辑必然性

快餐很快就吃完了。但是，今天显然是不平常的一天，大家都愿意继续作战。因为睡眠不好，我和阿梦平日里很少在下午以后喝咖啡，今天为了提神不得不破例。在是否继续工作这类决策上，我们倾向于由即时的状态决定，所以，我们的工作进展经常大起大落。如果要对按照感觉工作还是按照惯例工作进行预测、推算后再决定哪种更好，就过于结果论了。这个问题原本令人困扰，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宇宙中粒子都是按照当时的状态决定当时的运动，不受未来和历史的影响，我们也就下定了决心，既要摆脱历史的束缚，也不去对未来妄加揣测。

阿梦说：“为了更容易接受遗留问题的研究方法，可以试着把研究人员视为厂商，只不过，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为了创造价值。为了最好地提高产品的价值，改进产品的时候就要综合考虑成本、能力、价值等因素，常常需要容忍产品中的各种问题，不仅不能过于追求完美，有时就根本不能追求完美。不能只看到眼前遗留下来的问题，看不到散布在四处的、之前通过放弃这些问题才能发现的知识。甚至，可能正是因为之前牺牲了另外一些问题才发现了眼前的知识，进而才能在眼前的知识中发现眼前的问题。”

我说：“也可以把发表论文视为交易，而交易有两种基本模式。现在的论文标准就像是买方总是提出一大堆要求，要求对方必须满足自己的要求，认为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产品，就像苹果对供应商的定制要求。这样一来，买方的期望容易得到满足但是很难有惊喜，而卖方则失去了决策的独立性。大众消费是另一种模式，完全依靠制造商之间的竞争，通过在无限多样的产品中挑选最好的产品来获得最好的产品。这可能导致若干不好的结果，但是，成本更低，也容易得到意外的价值。也许，更主要的好处是产品的进步速度往往更快，这很可能和意外的价值有关，因为绝大多数价值分布会导致平均价值的提高，就像极少的无限大价值就可以把平均价值提高到无限大一样。”

阿正说：“我觉得，虽然你们的基本结论正确，但是，这种推理过程是错误的。消费品也要满足各种质量标准，要合乎法律，从相似性不能得出不应该有要求的结论；定制也可以有创新。”

我说：“和当今社会类比必然可能错误。但是，类比本身仅仅是一种可能正确的归纳，目的是为了给如何研究、如何写论文提供思路，而不是决定如何研究、写论文，所以，并不需要保证类比的对象必然正确、正义。只要类比可能创造无限大价值，类比就是一种可能的推理方法，更不要说还有信仰的复核来把关。我是用纯逻辑信仰审核过这种类比的结果之后才说出来类比的过程。结论就像老爷子前面讲的：对于可能的真理，不仅不需要任何限制，而且不可能有任何限制，不能有任何人胆敢施加任何限制。”

阿梦说：“定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现实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可能利益。说得好听一点，是为了现实价值牺牲眼前的自由和长远价值，因为眼前的自由和未来的价值是息息相关的，甚至，两者可能不是正比的，而是未来价值随着灵魂的当前自由而指数增长。灵魂现在的高度自由很可能能为未来创造无限大价值。编辑们不满足于提出文字、格式方面的要求，不满足于各种默认的惯例，居然还有约稿这种更加局限的定制模式。如果给我们指定一个我们擅长的问题，我们当然能写，但是，与现在这样随心所欲地写相比，统计来看必然损害价值，所以，既然我们发现了定制模式是不合乎真理的思维方法，就不能接受这种要求。”

我说：“我的感觉是，自由竞争像是电磁相互作用；定制有点像爱情。即强弱相互作用。所以，没有必要禁止爱。但是，爱基本上应该是频繁互动的，约稿后完全不参与创作过程是不合乎逻辑的，只能提出要求不能修改要求这种说一不二的爱也不正常。这种爱更像是皇帝对嫔妃的临幸。”

阿正说：“不能禁止定制，否则我还怎么问问题？只不过，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只要把要求改为建议即可。提问、解答这种供求模式仍然是一种可能的模式。但是，应该给研究人员拒绝编辑的各类建议的权利，而且不应该因为拒绝而影响交易，编辑不能因此而拒绝价值无限大的论文。不对！编辑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拒绝可能价值无限大的论文，这应该是编辑工作的底线。一名编辑拒绝了真理就和战争贩子、杀人狂魔没什么两样，不对！是价值更低。所以，应该将每一篇和真理有关的论文的审核者信息记录下来，哪怕是几百年之后，哪怕犯罪者早已死去，也应该让世人知道曾经的罪犯。在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中，隐匿罪恶只会加速繁殖罪恶，因为赏罚必然不清。”

我说：“你的修改有道理，这一串推理也捕捉到了自由推理的神韵。但是，你提出一个问题，我最多将它和我的头脑中的很多问题平等对待，那么，我下一步解决你的问题的概率就不会很大。即使你的问题在我的所有问题中算是不错的问题，也很难是最好的那个问题。爱因斯坦、牛顿在成名后就开始面对同行的各种问题，开始走上了下

坡路，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不能完全用年纪大了解释。为了利益或礼貌而优先解决他人的问题，是违反最大价值原则的，必然是邪恶的。对他们这种明显和他人拉开差距的研究人员来说，问题不在于他人可能提出好的问题，而在于绝大多数来自他人的问题是不好的问题，最好是不听、少听他人的意见、问题。例如，以我的经验来看，论文评审者提出的问题绝大多数很幼稚，说得好听点，这是术业有专攻，但是，能力、方法存在差距必然是原因之一。在研究过程中，能力低、方法差的研究人员的意见是不应该被平等对待的，应该被严格地平等对待的应该且只应该是每一单位价值，那么，频频研究邪恶、创造负价值的研究人员甚至就应该被当作空气，但是现实是研究真理反而被当作了空气。”

阿正垂头丧气地说：“好啦！你们就是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想名正言顺地歧视我的问题。我知道这是合乎逻辑的歧视，也会努力摆脱歧视，只不过，提高能力、改善方法这个过程实在太过漫长。”

阿梦塞给他一个苹果，没有理睬他的可怜相，“现在的论文审核将满足各种要求、消除评审者的疑问作为审核重点，这肯定是邪恶的。当然，最大的邪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从未以价值为标准审核、提问，提出的要求不是为了提高价值更不要说最好地提高价值，反而经常要求合乎经验、传统理论、传统规则。只要格式、文字不合乎规则，那些助理编辑基本上是根本不听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这和只要长官下令杀人就肆无忌惮地杀人是一个性质，而且，这种无形杀人的受害者人数也远远多于那些有形的屠杀。”

老爷子说：“是否以价值为审核标准差异巨大，因为价值可以存在无数倍的差异，又有谁能给一篇论文找出无数个缺点？什么时候能写出无数篇论文？”

我说：“也不是什么人都应该有研究的自由。让纯逻辑主义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标准追求最大价值是合乎逻辑的，从结果看统计而言很可能也是最好的。让经验主义等邪恶信念的研究人员按照自己的标准追求所谓科学理论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因为研究的动机、方法都无

法合乎逻辑。但是，现实是邪恶当道，信仰、方法、推理过程都错误的论文满天飞，正确的信仰、方法、推理反而无路可走。”

阿梦说：“自由研究剩下的问题完全可以留给其他作者，甚至，作者过一段时间兜兜转转回到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这和被迫解决这个问题完全不同。让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强迫一个纯逻辑主义者立即着手解决他不愿解决的问题，一定会减少预期价值，虽然结果确实有可能更好；纯逻辑主义者主动解决一个问题，至少是预期价值最大的选择之一；而寄希望于预期经常错误是缺乏逻辑性的，尤其是，凭什么认为评审者的预期更正确？”

我说：“只要思维方法正确，问题总会越来越少，不对！是总会不断解决问题。应该以价值为唯一标准平等对待所有可能的思维方向，不能片面强调和当前课题、推理有关的思维方向。这并不是说一段思考中不会有重点，就像我们的讨论几乎总会出现重点一样。但是，那些重点是事后发现的，不是预先计划好的。我的经验主义很确定，预先决定思考某个课题绝对不会取得像我们这样的进展速度。”

老爷子说：“听起来，智人和学术有关的标准似乎很复杂，我都几乎数不过来了，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而且，几乎没人去努力减少矛盾。所以，满足一些审稿者、期刊的论文可能无法满足另一些审稿者、期刊，智人似乎也不觉得这不正常。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反正我没听说过能包含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学术标准的典籍。由于法律不仅是有条文的还尽量减少矛盾，所以，遵守一切现有的学术规范可能比遵守法律更难，评判者有极大的自由裁决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关系、沟通在智人的学术社会一定很重要。”

我说：“虽然简单就是真理不是真理，因为存在简单的邪恶。但是真理是简单的是真理，真理是简单的是真理也是真理。关键在于，价值最大和/或自由最大这两个原则就足以解决一切原则问题。智人的学术标准、论文标准没有哪个必然合乎逻辑，却似乎要和法律、贸易规则竞争，看谁创造的邪恶制度更多。如此看来，智人在这些领域似乎是在竞争哪里更邪恶，而不是哪里更正义。”

阿正说：“这么看来，享乐主义的吃喝玩乐算不上最邪恶。虽然也杀人无数，但是，享乐主义只是为了现象而对真理不管不顾，杀的人未必比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法官更多，后者往往是为了邪恶而阻止、打击、消灭真理。”

我说：“吃喝玩乐取决于灵魂和身体之间斗智斗勇的结果，可能和平、协商，也可能要殊死一搏。追求目标不是要消灭吃喝玩乐，而是追求不追求吃喝玩乐。但是，在关系到善恶之争的领域，在应该追求正义必胜、真理必胜的领域，智人却为了邪恶牺牲真理。明明应该追求消灭邪恶，实则接近于消灭正义。”

阿梦说：“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纯逻辑信仰的论文，评审的意见是这像是一部大纲。我承认但是我不明白，是不是大纲和价值、能否发表有什么直接关系？一部大纲已有万字，即使是这本书也没有将大纲的观点完全展开，那么，按照论文的字数标准，他们的意思是纯逻辑信仰根本不可能写成论文发表？如果没有问题是学术发表的标准，那就更离谱了，估计我们写到一千万字也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他们根本不看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未来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只关注他们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我说：“评审-发表制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他们有问题可以问，拒绝是什么意思？如果怕交流浪费编辑的时间，谁说编辑的时间比作者的时间宝贵？如果编辑们没有机会发现真理，我也确实从未听说过哪个编辑发现了真理，作者却是有机会的，那么，统计来看，作者的时间价值就比评审者高无数倍。可是，所有期刊都在格式、语言等问题上浪费作者的时间、精力，却不肯浪费编辑们的时间。其中的道理和严格的管理、文字审核的弊病是一致的，关键都在无限大价值的存在。一名编辑，能发现真理就去发现真理，不能发现真理就努力正确判断真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对作者颐指气使危害无穷，装什么大头蒜？”

阿梦说：“甚至，如果评审者自己没发现过任何真理，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比较好地判断真理？更不要说正确地判断。难道，是凭自己

读过的邪恶理论、错误理论更多吗？即使将来允许申辩，我相信绝大多数评审者仍然是愚钝的，在这种革命性理论面前仍然是麻木的、无法理喻的。所以，至少在真理领域内，我反对任何必须通过评审才能发表的机制。真理以外的领域可以评审论文，因为价值是有限的，作者和评审者的单位时间的价值也没有多少差异，只要正确判断的概率显著大于错误判断的概率，就是有利于价值的。但是，真理问题不一样，错一次，这个编辑就可以自杀谢罪了。”

老爷子笑着说：“智人的那些知名学者平日里都是面对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往往比其他人更合乎经验、利益、现实，所以，就成了他人眼中的名宿。这就像叫得更凶的狗是好狗，可是，灵魂之间为什么要比较谁叫得更凶、更好？在衡量逻辑、价值面前，你们的名宿也不过是蝼蚁而已，逻辑生物的一个小孩子都能指出他们的一堆错误乃至邪恶。”

阿正一边笑一边喊：“停！停！你们这样让我很受罪啊！如果你们有思想我就必须等待，那真的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说不定要等到我满头华发。我只是想要问几个问题，你们就说起来没完没了了吗？你们对小孩子都不照顾一下的吗？这么下去，我会把想问什么都忘掉的。”

阿梦笑着说：“可是，就应该这样。只要不解决多进程推理的问题，只要最有价值的课题进展顺利，那些残余的问题就基本上只有等待，不过，总会有停下来的时候。在没有更好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回到这些问题，”

阿正说：“现在就算是等待的时候了吧？”

我说：“虽然机会很短暂，但是，确实如此。所以，你有问题要学会见缝插针，当然，这还需要问题确实有价值，也需要我们比较擅长这类问题。当然，还至少要比休息、恢复状态的价值更大。”

阿正大叫一声：“啊？！你别再当然了，现在已经要求必须有无限大价值了。还好，我觉得我的问题还算是有无限大价值。”

阿梦说：“需要强调一下，剩下的问题并不一定真的就价值不高，只是目前预期不高，而预期可能是错误的。甚至，可能出现预期价值有限实际结果价值无限的情况。所以，如果预期错误太多，经常会出现一浪又一浪的出人意料的进展。由于经验主义的原因，当然也是因为人类都是经验主义者，我对所有人的言论的平均预期价值是有限的，我们两人除外。严格说来，预期价值也是一个分布，例如，我对我们两人的预期价值总是有一定的无限大部分，但是，对其他人的预期没有类似的部分。由于预期的变化速度很慢，我们和老爷子相处的这几天还无法为他单独创建一个预期。所以，老爷子说话经常让我们得到意外的惊喜。”

阿正嚷嚷道：“我最近说话也应该经常让您意外。”

阿梦撇撇嘴，“意外的伤害也不少，而且，缺乏独创性。长期和芳芳相处，把我对言论的平均预期提得很高，导致绝大多数人的言论的价值都达不到预期，甚至，很多经典名著都不够。所以，过去十几年间我对经典著作的阅读量是直线下降的，现在几乎为零。这是他们的思想的预期价值低于我们的思想的预期价值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我们不愿和这个社会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谁愿意越交流价值越低呢？但是，交流无疑又是很有价值的，老爷子的到来改变了很多事情，就像是某种催化剂。”

我说：“像现在这样，大家的各种思想总是能相互提供意外的价值，各种出人意料的原因、结果、推导过程导致价值的增长似乎根本不会停顿，甚至还有一定的加速迹象。这就像是粒子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不断提高温度、能量，最终就会发生某种大爆炸。我猜想，这也是宇宙永远膨胀乃至永远加速膨胀的部分机制。正确信仰、方法诞生带来的爆炸余波固然持久，甚至可能永无止境，但是，不能因此忽视无数局部的爆炸带来的影响。每个星系、恒星诞生时引发的爆炸都会对逻辑世界的膨胀做出微小的贡献，但是，宇宙诞生以来产生了那么多的星系、恒星，所有贡献叠加起来并不一定很小。现在的哈勃常数中应该只有一定比例来自于最初的宇宙大爆炸的影响。甚至，这个比例会随着时间不断下降。”突然之间，我目瞪口呆，“我刚才说了什么？”

老爷子笑着说：“这下子，我倒是见识到了价值大幅超出预期的效果。”

阿正则喊着：“这下子我算是见识到了不会见缝插针的恶果了，你们再说下去我就可以洗洗睡了。”

阿梦笑着堵住了他的嘴，“虽然我预计到了你说话的预期价值是无限大，但是，你这番话已经接触到了最核心的真理，即逻辑世界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仍然大幅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不太会比较真理的价值，也不太知道无限大之间的比较方法，只是朦胧地认为更基础的真理更有价值，甚至，最基础的真理的价值比边缘的真理的价值仍然可能高无数倍。”

阿正说：“妈妈创建的纯逻辑信仰，永远是最有价值的知识。”说完，抱住阿梦问道：“可是我有几个问题。”

大概是因为这个推理过于简短同时又有明显的变向，就像是万有引力让光线弯曲，凸显了某个欲盖弥彰的引力源的存在，大家都笑了起来。

第一百一十三章 宇宙膨胀和物理常数

虽然我算不上是坚定的纯逻辑主义者，虽然我对自己的方法也很有信心，但是，我对纯逻辑信仰的价值毫无异议，只是希望我的一连串思想的贡献也能媲美大爆炸的贡献，“虽然逻辑的出现是逻辑世界膨胀的最初动力，但是，未必是唯一动力，甚至，未必永远是主要动力。如果其它爆炸也有贡献，其它爆炸的总贡献是否一定小于最初的大爆炸的贡献，我是抱有疑问的。从逻辑来看，逻辑诞生的爆炸只是无数知识爆炸之一，这些爆炸本质上是平等的，没理由只有最初的爆炸对宇宙膨胀有贡献。经验主义的研究发现大爆炸能解释宇宙膨胀就只用大爆炸解释宇宙膨胀，显然没有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推理有些道理的话，大概也是胡乱挥舞奥卡姆剃刀的结果。”

阿梦说：“我算不上是宇宙学家，但是，也知道大爆炸理论中有很多完全用来解释经验的、缺乏逻辑必然性的假设。大爆炸当初也缺乏必然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我们找到了纯逻辑诞生这一必然合乎逻辑的解释。所以，今后确实有可能给这些现在没有逻辑必然性的物理学假设做出必然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是，至少目前来看，即使大爆炸是事实，也只能代表那是事实之一，不代表大爆炸理论完全正确。如果能考虑到宇宙中不断产生爆炸乃至不断产生物质，也许能更好地解释宇宙的膨胀。”

老爷子说：“听起来，原本的理论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并满足于这个原因。你们是找到了另一些可能的原因。原本的理论的经验证据是宇宙观测，你们的经验观察主要是对纯逻辑推理的观测。”

我说：“如果宇宙注定要不断加速膨胀下去，就意味着逻辑世界会加速创造命题，也就是物质会越来越多，这违反经验主义的物理学，但是，合乎纯逻辑主义的物理学，因为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宇宙必须有物质的产生机制。如果有证据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将膨胀动力完全归结于最初的大爆炸就是错误的，宇宙也就更像是能不断创造新命题、新推理的纯逻辑世界。而且，由于物质在不断产生，膨胀并不会削弱相互作用。”

阿梦说：“不过，物质增加也不是相互作用强度基本不变的唯一可能的原因，宇宙常数的变化也是一种可能的原因。我不喜欢完全不讲逻辑的宇宙常数。真理的不变性有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因。当今物理学要求物理常数在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因的条件下仍然永恒存在，这无法合乎逻辑。所以，发现一切物理常数的变化机制应该是未来物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刚产生逻辑的时候，纯逻辑世界内部的推理必然极为迅速，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推理很快。随着纯逻辑世界的膨胀，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推理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

我说：“这种光速变慢是相对的，不是用米/秒度量，而是用跨越宇宙的时间度量。但是，按米/秒度量的光速应该也在放慢。最初，一

切概念之间都很容易通过因果推理联系在一起，世界大了之后，遥远的命题之间很难再通过因果推理发生相互作用，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相互作用。这说明，逻辑命题增长导致世界变大的速度在一些条件下会比光速还快。即使在宇宙中的相对位置不变，但是，随着宇宙的膨胀，绝对的距离可以发生巨变。这似乎和暴涨假说有些联系。”

阿梦说：“各种基本物理常数有极多的经验证据，但是，永恒的存在必然是真理，而一个数成为真理总是让我觉得无法合乎逻辑。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物理常数不变的可能性，如绝对零度那种规定性的常数。”

我搓了搓手，“这个问题很棘手。作为一个方法主义者，我相信纯逻辑系统中为了增加价值是可以调节一切的。无论逻辑世界的结构多么不利于价值增长，总会有办法，甚至是有最好的办法保证价值增长。例如，如果一个纯逻辑体系中几乎没有问题，死气沉沉，合乎逻辑的推理就应该努力增加问题，破坏原有的平衡，提高辐射的可能性，最终提高系统的温度。如果，通过调节某些常数就能使逻辑世界更加合乎逻辑，没理由不能调节。人类对这方面的真理所知甚少，我能想到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动能升值势能贬值。”

阿梦说：“这相当于让知识贬值，问题升值。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对知识的现状不满，认为很多知识都算不上真理，尤其是经验主义的知识。其实，很多人都会对知识同时有满意和不满意之处，问题在于，他们愿意接受无增长的知识，而我们不愿意。如果知识不能变得越来越令人满意，丧失增长性，就应该人为地改变标准，促进增长。所以，我们那时努力提出问题，对知识、答案更加挑剔。这有些像是经济学中增加流动性，通过这些流动性来破坏现有的稳定结构，进而实现增长。”

我说：“这些思想根植于我的一个信仰，或者说有坚定信念的一个猜想。我坚信纯逻辑世界不死。纯逻辑世界无论在任何初条件下都能保证永远增长，恢复到最健康增长的长期轨道上去。长期来看，甚至无法分辨初条件的差异，换句话说，无论逻辑世界的初条件是什

么，其无限远的未来都是无法分辨的。这合乎逻辑：无论知识现状是什么，只要用逻辑推理，都会不断发现真理、增长知识。这个信念的前身是宇宙不死，因为我中学时就不喜欢热寂说等各种让宇宙寿终正寝的假说。我喜欢对宇宙抱有某种正确的信念，用它来倒推出宇宙的正确规则，而不是按照现有规则预测宇宙的结局，然后，频频通过实验修改规则也频频修改结局。所以，这一猜想算是我早期的纯逻辑主义苗头之一，而纯逻辑信仰实现了我在这方面的目标，或者说，愿望。”

老爷子说：“经验主义者容易受到在地球上的有限经验的制约。即使是逻辑生物，对宇宙也有很多关系到真理的疑问，所以我们不惜牺牲大量生命去探索宇宙，因为这关系到真理。”

阿正说：“看来，逻辑生物认为自己的无数生命仍然不如一个真理，而无数智人的生命又不如一个逻辑生物的生命，智人又认为无数蝼蚁的生命也不如一个智人的生命。甚至，无数边缘的真理也不如正确的信仰。这真是一条极端陡峭的鄙视链。最奇妙的是，绝大多数智人还在认为自己的生命无价，至少也是人类的生命无价，这些价值观相差实在太遥远了。但是，我认为逻辑生物应该也不愿意为了一条真理付出种族灭绝的代价吧？”

阿梦说：“无数生命也有很多种形式。一个时代的所有生命不可能无数，而每年一个人总数却是无数。老爷子的意思是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逻辑生物愿意为了真理牺牲自己无限漫长的生命，不是牺牲所有逻辑生物。”

大约是很长时间没有思考物理学了，我的思路在这个课题上深深地陷了进去，“如果将光子等各种玻色子视为各种问题，将逻辑世界视为被这些问题推动着膨胀的，那么，如果每个局部都追求完全消灭问题，宇宙就是绝对零度，就不可能加速膨胀，长期缺乏问题甚至会让膨胀放慢乃至开始收缩。问题代表着知识增长的长期潜力。现在开始努力消灭问题，短期内不会影响问题的存量，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将问题和知识总量之比保持在适当的比例就相当于宇宙保持适当

的温度、适当的增长潜力，所以，保留问题不仅是为了作者，也是为了整个科学体系的健康成长。”

阿梦说：“所以，保留问题不是一个研究人员的临时方法，而是关系到知识增长乃至逻辑世界的未来的真理。既然逻辑世界并没有努力吸收掉一切光子，为什么科学研究要消除问题？正确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哪怕这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但是，一定不能产生逻辑无法解决的问题。当然，由于我们还没有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纯逻辑命题必然越来越多，涉及的问题必然越来越广，没能证明纯逻辑世界必然膨胀，所以，这方面的推理并不十分安全，虽然不违反信仰，有一定的可能性正确，但是，毕竟还不是真理。如果这些命题真是不可证明的真理，将会是纯逻辑体系面临的一大难题。”

我说：“增长潜力和增长之间有滞后性，系统越是庞大，滞后性越是明显。一个灵魂如果只有不多的知识和问题，要提高增长潜力、增长速度都会比较容易也比较迅速，可能努力一个月就能让问题、推理的数量、价值翻翻。如果已经有很多知识、问题，实现同样的增长就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即使知识、问题翻翻，也不意味着增长速度翻翻，更不会立即翻翻。系统越是庞大，实现一定增长所需的时间也越长。”

阿梦说：“那么，与之类似，将增长速度提高一定比例或降低一定比例所需的时间也越长。所以，表现更好的研究人员、经济体、学生要改变价值、财富、学习成绩需要较长的时间，表现不好的就可以较为迅速地改变。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更庞大系统的反应时间更慢。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决定增长速度的关键变量是什么，所以，也就很难进行实验验证。”

我说：“增长是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结果，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些因果推理，所以，对增长一定要有耐心。我们早期的追求都不是直接提高追求目标、提高增长速度的预期，最早是发现方法、增加知识；然后是积累、提出问题；想象、尝试可能正确的命题；分化、培养自己擅长的推理，使之越来越多、越来越正确、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

中，各种能力也在不断增长。随着方法、问题、可能正确的命题、有价值的推理、能力的积累，增长速度也会不断积累。”

阿梦说：“但是，这些是无法预测的，甚至不应该将这些视为目标。例如，要为了价值增加问题，不是盲目增加问题；为了价值增加独立推理的数量，不代表盲目开辟新的课题。核心仍然是尽量合乎逻辑。当然，最初的课题可能缺乏价值，但是，随着推理的延续、课题的演变和替换，有限大价值也可能提升为无限大价值。”

我说：“所以，一切都是为了价值。为了检查自己的灵魂是否正确地追求了价值，可以用有价值的问题、推理的数量来检测。但是，如果片面追求更多的独立推理，就像宇宙追求尽量多的粒子、恒星、星系，就有些舍本逐末了。只要在每个局部正确地追求价值，粒子、星球、星系都会有的，不需要宏大的战略眼光。正确追求的核心之一就是：只要每个局部、微观做好，整个系统就必然好；整体研究需要的是关注所有局部，而不代表不关注任何局部。从相互作用的角度看，只要处理好两体问题，就足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多体问题的决策只不过是若干两体问题的叠加而已。当然，关于常数调整这个局部，我们所知甚少，不能妄加议论，属于关注但是几乎没有结果的局部。”

阿正困惑地说：“且不论白天我们讨论了什么，刚才这段时间就从思维方法讨论到研究方法、论文审查制度，这还可以理解，可是，聊到犯罪、交易、增长机制就有些难以理解，怎么就能跨越到宇宙论了？更不要说中间夹枪带棒地涉及到的话题。你们真的不担心自由推理太过自由了？”

我说：“真理的普遍性大大加强了推理的自由、机动性。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在逻辑适用的一切地方都是可用的。由于这种推理有时需要不一定正确的归纳，所以，有时是猜想，不一定正确甚至几乎一定不正确。但是，也有很多是从因果推理出发，或者，得到了因果推理的验证。所以，追求自由、价值有很多可能性，推理的正确性、重要性、自由都可以有很大起伏。今天的推理很自由不代表每天如此，也不代表专注于一个课题的时候就一定不自由。”

阿梦说：“说来也怪，现在肯定是纯逻辑主义者比经验主义者更相信这种推理，但是，如果这类推理能更多地经受住经验的考验，却始终得不到证明，甚至被证明为不可证明的，就可能让经验主义者比纯逻辑主义者更信任这类推理。纯逻辑主义者不会受到经验的影响，他们会等待更正确的推理、更严格的证明，例如，宇宙膨胀是否依靠各种爆炸释放的能量；知识的增长是否依靠问题推动，但是，有可能等不到。经验主义只等待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几乎任何命题都一定可能获得某些经验的证明。”

我说：“必然合乎逻辑的命题必然有普遍性。因为这个命题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所以，比较容易被对理性的经验主义者接受。但是，这必然导致宇宙和思维、社会、经济的相似性可能是真理，这一点却不容易被接受，因为和大量的经验开始发生冲突。如此看来，他们逻辑上能接受抽象的普遍性，一旦和经验发生冲突，经验主义部分就不能接受具体的普遍性。这反映了信仰的矛盾。宇宙作为最合乎逻辑的系统，和最合乎逻辑的思维、最合乎逻辑的社会、最合乎逻辑的经济必然在真理方面同构，即所有永恒不变的命题是对等的。如果这还不够准确，那么，最合乎逻辑的纯逻辑世界、最合乎逻辑的思维、最合乎逻辑的社会、最合乎逻辑的经济，它们之间的对等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剩下的就是相信宇宙就是最合乎逻辑的纯逻辑世界了，这是对逻辑的信仰战胜对经验的信仰的关键一步。最初，我们的经验主义使我们依赖于宇宙和思维、经济、社会的相似性来相信真理的普遍性，如果存在太多差异就要怀疑是否有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但是，相信纯逻辑主义之后，根本不需要比较经验，一切本质的差异都是思维、社会、经济无法合乎逻辑的反映，或者说，反映了它们的邪恶。”

阿梦说：“这么看来，我们和科学家之间的分歧是纯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歧，是否接受最大价值原则只是分歧之一。真理的普遍性也是一种重大分歧，所以，他们很难接受我们的推理模式，这是真理和科学的重大分歧之一。只要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有些领域乃至自己经历过的所有领域的知识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就会怀疑真理的普遍性，甚至相信真理必然有特殊性。但是，他们经历的所有领域确实

可能都是没什么价值的领域、没有真理的领域。当然，纠结于逻辑推理还是经验推理的结果哪个更好是结果论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判断方法，正确的方法是追究经验主义和纯逻辑主义两种第一知识的正确性。”

大家陷入了沉思，阿正突然兴奋起来：“太好了！你们总算到头了。”他显然充分意识到了抓住机会的价值，“你们说过私有产权原则是对的，也说过管理是错误的。可是，一个人管理自己的财产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些管理无法接受，私有产权自然也不是绝对的。”

第一百一十四章 正确的产权和职业道德

我本来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但是，最后一句话让我意外地产生了领悟：逻辑世界中意外的后浪难道真的是无穷无尽的？这对逻辑世界是有重大价值的。如果总是有逻辑世界自身都难以预料的命题，甚至，在逻辑系统发展的任何阶段，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意外价值占总价值的比重都永远不会降低，逻辑世界就必然可以始终保持膨胀速度不变。逻辑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按照当时的推理对价值做出预期，而意外的推理会带来额外的预期价值，导致预期的不断增长。我一方面相信逻辑世界能无限增长，甚至，增长速度会保持在一定的速度区间，而不会降低至无限小。另一方面，我始终不太明白逻辑推理如何能无限增长，总是超出预期同时又保证当时的预期总是尽量合乎逻辑的预期。虽然这很合乎逻辑无所不能的原则，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微观机制。回顾历史，我辛辛苦苦地挖掘超出预期却合乎逻辑的推理，很多次都以为不可能再有完全出乎意料的推理了，却屡屡出现完全出乎意料的推理，实在不知道逻辑世界是否真的藏着无穷无尽的出乎意料的推理。

要证明这种超出预期的新思路的存在性并不困难，难点在于证明这样的新思路中存在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乃至无限大的价值。只要有了新的推理，逻辑世界中就会产生新的归纳推理和因果推理的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是现有推理的排列组合，所以数量是无限多的，其中，有价值的数量不会少，但是，要做到价值无限大或者以后永远成立，至少我没有看出如何发现这样的命题，或者，证明这样的命题必然存在。但是，如果说这些新出现的可能命题中必然不存在价值无限大的命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可能命题中的一个。所以，问题就在于必然有真理却不知道在哪里。这就像是随着自然数的增加，总会有质数，但是，难以准确预测其位置，甚至，真理在所有可能命题中越来越稀疏这一点也类似于质数在所有数中的比例随着数字增大会不断降低。

这个问题和灵魂的使命也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我经常产生真理没有多少的感觉；另一方面，逻辑推理又告诉我真理必然有无限多，甚至，如果考虑到各种无限的逻辑循环，就会有无限多种无限长的逻辑循环。意外的真理的存在，意味着逻辑循环总是可以添加新的循环品种，所以，纯逻辑主义者永远不会在探索真理这方面无事可干。当然，单一发现的价值必然低于纯逻辑信仰，但是，若干发现的总价值并不一定更低。这似乎又回到了逻辑世界的膨胀问题了。

我预期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可能解决如此深奥的问题，就知难而退，试着探索一些低难度的真理，“私有产权自然不会是绝对的，至少，人类不接受蚂蚁的产权。既然人类并不承认不会思维的动物的产权，又凭什么承认不会正确思维的人的产权？所以人是什么很关键：那些将自己视为灵魂的人，尤其是能正确思维的灵魂，没有承认为动物服务的灵魂的产权的必然性，却必然承认所有生物的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

阿正说：“听起来很合理：我连你的主子身体都不认，或者说认为那是坏东西，自然也不会认你。即使你可能在一些方面是好人，你毕竟决定了要出卖灵魂投靠身体，进而，你的财产，更像是敌人的财产。”

阿梦说：“不接受动植物的所有权，自然不是只拒绝某些 DNA 的动植物，而是拒绝所有不能正确推理的动植物。现在，所有人都不会

正确推理，一旦有了很多人会正确推理，那些不会正确推理的人的私有财产岂不是有危险？他们大概会哭着说这不合乎经验、传统，但是，他们应该想到的是这合乎逻辑。”

我说：“同样，也不是所有契约关系都可以接受，至少是不能牺牲无限大价值的。例如，一家公司要求员工上班时间不得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这显然包含了不许从事和真理有关的工作的可能性，但是，似乎所有智人都不介意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一切契约关系都不可能凌驾于真理之上，违背真理的时候必然以真理为准。”

阿正说：“这意味着智人的契约基本上都不成立，毕竟，没有哪个契约明确表明为无限大价值让路。”

阿梦说：“追求真理和很多智人习惯的追求目标都是可能矛盾的。例如，将军追求胜利貌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将军合乎真理的正确目标只能是让正义战胜邪恶。那么，如果自己统帅着邪恶的军队，辞职不干都不是最佳选择，如果不能反戈一击、起义，就应该率领这支军队大败于正义的军队，这才是正确履行作为一名军事统帅的使命。衡量一名军事统帅的正确标准不应该是他的胜率，而应该是他是否努力帮助正义战胜邪恶。所以，如果有统帅一支邪恶军队的机会，纯逻辑主义的将领不会拒绝，而会努力让正义以最小的代价获胜。如果是狗咬狗的战争，不涉及正义和邪恶的较量，追求胜利是可以的，但是那种胜利也是不重要的。”

我说：“你对军事理论理解不够，低估了军事理论的价值。没有价值的战争虽然不能让正义获胜，但是只要统帅优秀，就会有助于发现真理。战争艺术中有一定的真理成分。在我看来，至少比美学、管理科学、共产主义有更多和真理相通的地方。所以，汉尼拔、亚历山大等人的战争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正义性，仍然增进了对真理的理解。”

老爷子说：“对于高尚、有能力的人而言，为了正义的胜利而努力失败显然是艰难的选择，不仅比为了邪恶争取胜利伟大得多，甚至比代表正义而争取胜利更伟大。因为智人崇尚胜利、成功，却不是崇

尚正义、真理。这给战败者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邪恶一方仍然努力争胜，让所有智人完全不去思考自己究竟是否应该争取胜利、成功乃至生存。”

阿正说：“企业当然也要创造最大价值，而不是最大财富。如此说来，很多职业都有更好乃至最好的职业道德。教师应该教学生最大价值的知识，而不是一切知识、更多知识，更不能是邪恶的知识。如果追求升学率、就业率、自己的职称，就更加离谱了。宣传工作的目标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认识、相信真理，而不是完成上面布置的任何宣传任务，更不是为了报酬和社会地位。智人对真理无知，但也不至于完全无知。只要相信存在真理、正义，愿意追求真理、正义，哪怕对何为真理、正义无知，就必然和现在的行为不一样，甚至可能因此而研究真理、正义，而追求真理、正义本身就是真理、正义。”

阿梦一脸惊喜：“你太棒了！这是灵魂从无到有地发现真理、正义的方法！不仅追求真理是真理，追求真理是真理也是真理，追求真理是真理是真理也是真理。这样，一个灵魂就从完全没有正义的灵魂进化为有一丝正义的灵魂，拥有了一系列完全正确的命题。所以，从无到有地生成真理并不困难。纯逻辑世界的产生需要机制，那么，这就提供了从无到有地产生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甚至不是唯一的，我们之前采用的是逻辑的否定也会产生逻辑的方法。所以，逻辑有很强的必然存在性，而其它存在甚至根本没有必然存在性。”

阿正很得意地说：“有了一丝正义的灵魂，就可能成为完全正义的灵魂，因为努力追求正义、真理必然会让他不断发现正义、真理，而正义、真理有最快的自我生长速度。”

我说：“但是，智人的情况有些复杂，因为身体在努力控制灵魂，如果这一丝正义的强度无法战胜身体的控制，灵魂仍然可能会继续邪恶下去。这些都反映了对身体、利益的信仰和对灵魂、价值的信仰的区别。两者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天壤之别。智人按照经验、利益决定自己的目标、方法，纯逻辑主义依靠推理、价值决定自己的信仰、方法。”

阿梦说：“智人的科学家可以因为我们说的这些目标不合乎经验，所以，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推理；他们按照那些传统的职业道德研究的成果很合乎经验，甚至能正确预测社会的短期发展，做出很多合乎经验的预测，但是，这些邪恶的职业道德必将受到唾弃，那时，此前的一切经验主义理论、预测都会成为厕纸。纯逻辑主义的研究人员根本不看这些经验，也不会理睬经验主义的理论。尽管他们的研究不合乎过去的经验，甚至在预测短期未来方面表现很差，但是，必将成为历史的主干，在无限长期内正确。这两种信仰、方法绝不是公说公有理的问题，而是绝对的善恶之争。”

阿正说：“智人科学家会嘲笑纯逻辑主义的研究不合乎经验、应用起来会失败，但是，适用于天堂的理论在魔窟、地狱也很可能不合乎经验、失败。他们就不动动脑子想想自己的灵魂究竟更像天使还是更像魔鬼吗？”

阿梦说：“智人太善于发明目标，必然合乎逻辑的目标却几乎没有，而且本质上还是统一的，都是从属于各种功利主义的子目标。他们发明的成千上万的错误目标，每一个都可能邪恶。例如，绝大多数女子都追求美丽、时尚、家庭幸福、亲人安康、知书达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等等，正是因为这些追求都是可能邪恶的追求，却没有什么极为接近真理的追求目标，所以，她们比男人的正义性要弱，读纯逻辑推理很容易厌倦，最终比男人更容易做出放弃阅读、研究真理的决策。”

我对她的观点很满意，“相比之下，男人虽然有很多自私之处，却也更加重视永恒，这不仅代表野心，也可能追求真理、正义。而且，男人更加强调理性，对自己的目标也更加投入……”

阿梦说：“适可而止！别把那些八竿子够不着的、可能邪恶的因素都牵扯进来。这些和传统的职业道德并没有多少差别，都是可能邪恶的追求，男人也应该多想想什么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永恒，必然合乎逻辑的理性。”

老爷子说：“不仅是职业道德，智人的很多美德也存在可能和正义、真理冲突的问题。我对智人的忠诚就一直感到难以理解。就算不知道纯逻辑信仰，哪怕善、正义并不永恒，唯一的忠诚不也应该是对善、正义的忠诚？智人甚至压根没有对善、正义、真理的忠诚，那么，他们难道就不怕效忠的对象是邪恶？这是脑子不好用还是为了利益装得脑子不好用？”

阿梦说：“智人怕死、怕被大众指责为不忠不孝，但是不怕作恶。经验主义者会说这是因为教育环境、舆论环境的错误，而不会想自己为什么如此在意这类环境。如果智人能对正义效忠，哪怕并不知道何为正义，其正义性就会大大增加。这就像是人类最应该创建的是真理学，但是，智人直到现在还没有这门学科。即使不知道正确的追求是什么，也可以将其假设为 X，这是解方程、求答案的第一步。像现在这样，不仅无知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无知，连设个未知数都不会，自然也不会努力建立方程、求解方程。”

阿正说：“管理制度不是至高无上和法律并不至高无上是一个道理。不得传播非法内容，似乎也没有考虑到非法内容包含真理的可能性，更没有想到法律也许就是邪恶的。即使是色情内容……”

阿梦呵斥道：“这个问题还轮不到你来想！”

我说：“如此看来，逻辑生物和智人不平等是建立在正义和邪恶不平等的基础上的，那么，智人的所有权和逻辑生物的所有权也不会平等。智人认为地球是智人的而不是动物的，但是，逻辑生物可能认为宇宙是所有逻辑生物的而不属于任何可能邪恶的生物。”

老爷子说：“哪里是可能，是肯定。地球不仅不可能只是智人的，甚至，智人丝毫产权都没有。只要逻辑生物来了，这就是逻辑生物的。当然，归根结底，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宇宙的、逻辑的、正义的，必然不会有半分属于邪恶。”

阿正说：“现在就像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经验主义者才会认为猴子真是大王，纯逻辑主义者只会认为逻辑是大王，哪怕逻辑不在现场而猴子在。因为各种神迹而信神的逻辑推理与此类似，没有认识

到不管逻辑有没有神迹，都是真正的神，因为信神有利益、不信神有惩罚而信神简直就是贪图利益的无耻小人。哪怕某种神真的发明了一种地狱，让不信神的人受罪，只要它无法合乎逻辑，仍然不能信，信了就是相信邪恶。甚至，只要那个神不是傻子，也知道这样的信徒其实最高信仰是功利主义，并不是神。”

阿梦说：“逻辑生物是真正的所有者，这不是像经验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逻辑生物更强大，而是因为逻辑生物更有道理。逻辑生物以宇宙为最高信仰，是将宇宙视为亲生父母或者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智人说你父母身上的这个部分属于我，不许你碰，你会承认吗？”

阿正说：“智人只是将宇宙作为工具，虽然没有直接针对逻辑生物，但是，他们这么对待逻辑生物的信仰、父母，有什么理由要求逻辑生物尊重智人？换做是我，大概也会将智人视为下贱的生命。”

我说：“即使智人有时将土地视为父母，也是打算无限制地啃老，他们的经验主义推理就是：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啃老，以后必须让我们继续啃下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和其他生物分享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也算宇宙的孩子，也只是不孝子，只是因为父母能给他们利益才去爱。所以，虽然嘴里高喊着爱，只要外来压力足够大，他们也会放弃自己的土地。他们爱土地只是爱利益的一种反映。这不是说不能放弃土地，而是说土地不是合乎逻辑的信仰，智人对土地的信仰算不上是最高信仰。相比之下，逻辑生物对宇宙的信仰必然是无法放弃的。”

老爷子笑了，“唯一的信仰、最高的信仰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也无法放弃，否则就无法合乎逻辑。毕竟，还有什么能够比唯一的、最高的信仰更重要？智人的最高信仰从来都是身体的利益，但是，又实在说不出口。当然，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就是无法合乎逻辑，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只不过，自然也无法将其认定为高于一切命题的信仰，这样的人也不能有利益等任何信仰，否则，他凭什么贯彻信仰。”

阿正说：“如果相信世界无法合乎逻辑就永远不要讲道理，像一棵树一样活着就是了。任砍任伐，还不能有怨言，就像个螺丝钉，成为任人使用的工具，否则，就仍然是相信逻辑。”

我说：“私有制的经济学基础是认为所有者会努力从产权中获取最大利益，问题是，追求最大利益是邪恶的。所以，如果所有者努力从中创造最大利益，另一个人能从中创造巨大的价值，所有者就要让位，不论这有多少利益。有时，这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转让，有时则不可能。例如，只要绝大多数无限大价值都是零价格，纯逻辑主义者就只能无偿征用财富，而违反劳动合同就是征用财产的一种可能性，即不承认雇主提供的工作条件只能用于为企业追求利润，完全可以为自己追求真理服务，哪怕最终并未成功。这就是爱因斯坦业余研究真理的正义性所在。另一方面，即使是功利主义者也无法合乎逻辑地侵犯无限大价值，因为无限大价值同样代表着后人无限大的利益，侵犯就不仅意味着侵犯财产，也意味着杀人，这甚至违背功利主义。”

阿梦说：“不能因为后人可以有无限长的寿命，就认为享乐主义者只能杀有限的人。只要仍然有各种死亡的可能性，如探索黑洞等意外，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都无法有无限长的真实寿命。所以，现在人们经常很确定地谈论死因，如谋杀、意外、衰老，其实，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死因也是一种分布。最大头的死因必然是所有前人在探索真理方面的无作为，不仅衰老是必然可以克服的死因，各种意外死亡都可以因为技术进步而避免，只不过，有限的时间内无法避免所有死因而已，毕竟，存在不可数无限多的死因。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现在的享乐，必然会在几千几万年后深深地影响逻辑生物的实际寿命。”

阿正说：“所以，所有尸检结果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将死因称为死于他杀，而祖先是第一嫌疑人，现在的罪犯只是从犯。这合理吗？”

我说：“即使是下毒、枪杀，首先也是祖先在抢救、防护技术上缺乏突破。否则，让孩子着凉得肺炎、对孩子伤口处理不好导致伤口感染都可能成为过失杀人，仅仅是弗莱明发明青霉素，就化解了这些

可能的杀人行为。未来，只要技术足够先进，现在的任何杀人行为可能都无法杀人。”

阿正说：“智人很难对这类误杀乃至谋杀后代的罪行认罪，可是，现实中的类似罪行却又被定为犯罪，这是很不合乎逻辑的事情。但是，允许杀未来的无数人却不许杀现在的一人，这真是令人头痛的法律问题。”

老爷子说：“智人漠视后代的巨大利益，却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而且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计较。例如，逻辑生物曾经在不少星球遭遇有智慧的邪恶生物，这些邪恶生物的第一反应就像被侵犯领地的动物，频频宣示主权、威胁要动武，甚至不加警告地直接动武。其实，逻辑生物虽然不尊重其它生物的财产权，却也看不起他们的财产，只有在极少数紧急状况下才会需要一些。结果，很多冲突打到后来都让邪恶生物后悔，因为自己损失巨大，更因为逻辑生物去他们的星球往往只是要一些很廉价的资源，如水、休息场所。”

阿正说：“逻辑生物也够郁闷的，明明只是去旅游，却莫名地参与了一场战争。”

老爷子说：“一些邪恶生物要求旅游必须得到入境许可并支付费用，逻辑生物很纳闷：你们去森林里也向动植物申请入境许可或给予动物们利益了？难道语言不通就不用缴费了？”

阿梦说：“即使要支付代价，纯逻辑信仰也足够了，只不过，邪恶生物不会接受，认为这不值钱。问题是，这明明应该很值钱。”

我说：“这又涉及到契约的另一个问题，即价值的衡量标准问题。任何生物都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利益；但是价值是绝对的，不承认也要承认，或者说，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是否承认毫不重要。逻辑不可能拒绝必然合乎逻辑的价值，却可以拒绝只是可能合乎逻辑的利益，拒绝契约中体现出来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对利益、经验的信仰。”

我说：“所以，逻辑生物教给智人正确的信仰、方法，智人说这没什么好处，但是，逻辑生物仍然可以视为已经给了对方很大的价值

乃至利益。如果欠对方的钱，可以视为这已经还清了，而不用顾及对方是否承认这一点。相反，如果我给你一笔钱，你说你只要字画或者是一磅肉，这反而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最多是谴责双方的追求都不是价值。”

阿正说：“所以，现在的绝大多数经济契约并不会得到正义的保护？”

老爷子说：“确实如此。逻辑生物只看重逻辑，所以，对智人也不是按照 DNA、相貌、所属种族来界定的。只要灵魂的思维尽量合乎逻辑，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就是逻辑生物。所以，即使在和智人交战的时候，也会努力识别对手，避免杀伤同类。例如，会尽量避免杀死智人，会努力调查智人中是否有逻辑生物。部分是因为这些措施都不够安全，我们都会竭力避免交战、伤害乃至杀死智人。因为我们绝对不想犯下损害无限大价值的罪行，所以，只有当逻辑生物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才会在无限大的预期价值损失之间忍痛二选一。当然，由于智人只有很小的概率有无限大预期价值，通常牺牲的都是智人。”

阿正说：“这和智人为了生存完全不管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信仰，让很简单的生存决策变成了复杂的比较。如果一切犯罪都要进行类似的比较，考虑预期价值、对未来生物的伤害，对犯罪的认定、量刑是否太复杂了？”

阿梦说：“这种麻烦主要是经验主义者的不习惯造成的。没养成守法的习惯之前，斗殴也是经验主义者的常态。对经验主义者来说，当智人中很少有人是纯逻辑主义者的时候，对一个人犯罪很难想到对方可能是纯逻辑主义者，但是，只要存在一个纯逻辑主义者，犯罪的预期危害就是无限大。那么，以后的犯罪标准在法律的意义上要提高，从导致价值损失变更为导致无限大预期价值的损失才是犯罪。不过，这不会降低犯罪的纯逻辑主义标准，因为任何头脑健康的智人只要没有无限大预期价值就必然是罪犯。当然，这只是最容易认定的犯罪。即使一个灵魂有了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也应该以追求更高的价值

为目标，而不能追求享受。但是，这部分犯罪至少目前很难认定，可以暂时划归道德范畴。”

说完，她挑衅地冲我努了努嘴。而我坚决地将这视为飞吻并予以笑纳，“你最多比我更有道德，所以，不要光盯着我看。何况，直到现在我也只知道我不是只相信逻辑，却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进一步提高价值。”

阿正指着我说：“正是因为你还不够相信逻辑，才会这么认为。”

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最近努力清除结果论等邪恶，但是，在灵魂的各种犄角旮旯都还隐蔽地存在着很多邪恶的观念。这些邪恶更像是极端顽固的敌人，永远不会主动投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危害灵魂，因此，打扫战场的任务就必然任重道远。

我平时习惯于将发现真理视为作战，甚至已经习惯了未知世界的只防御不进攻的属性，但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除了要面对未知世界的防御，还要面对自己此前的错误发现，这包括邪恶。我之前对智人的错误、邪恶很敏感，却对自己灵魂中的错误、邪恶重视不够，总有些想当然地认为大胜之后小喽啰自然会乖乖投降。当然，智人的很多错误、邪恶很好辨认，至少比我的灵魂内的错误、邪恶容易判断得多。但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肯定也是犯下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肃清这些邪恶很麻烦，不合乎我只喜欢追求大块价值的习惯、性格。所以，我一向热衷于向前冲，喜欢发现出人意料的真理，把这些并不出人意料的问题留在后边等以后处理，潜意识里甚至可能想的是这辈子可能不需要处理。我不能说这样肯定不对，至少，这保证了我总能发现超出预期又合乎逻辑的价值，保证了价值的指数增长。但是，如果战线后方的敌人太多，又不积极消除，必然会拖累前进的速度，可能会最终破坏指数增长。在我看来，这些利弊之间的权衡没有一定之规，很有些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意味，也许，把它们留给阿梦，让她监督我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会经常失去面

子，但是，能摆脱低价值的推理对我是很大的利益。想到这里，我不禁抬头看了一眼阿梦，担心被她发现这种不道德的倾向。

第一百一十五章 智人推理的极低正确率

由于夜深和疫情的原因，街道很寂静。我完全没有生活在繁华社会的感觉。甚至，在我的灵魂中，这个屋子之外的智人世界已经坍缩为一个微缩世界，丝毫也不大于屋子内的世界。不要说我荒唐，毕竟，绝大多数功利主义者的灵魂中都能将宇宙缩小到比智人世界还要小的地步，一天忙到头都不会想一下星空、宇宙奥秘。这可是无数倍的缩小。换句话说，这是对价值无数倍的伤害，自然也就是最高限度的邪恶之一。因此，信仰的错误不能被低估为错误，那么，智人的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被简单称为犯错误。信仰的差异会导致估值的极大差异。信奉利益当然能将价值、预期价值进行无数倍的缩小，反之亦然。

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状态马上就要崩溃，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疲劳，也是因为持久的高效率发现让我对还能发现真理越来越没信心。虽然我猜想真理是无穷无尽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高度相信这一点，不等于这是我的直觉，也不等于我相信自己能发现。毕竟，我相信真理是越来越稀疏的，发现真理的难度会随着已发现的量呈现出指数增长。不过，纯逻辑主义不会关心难度问题，甚至希望我不要关注自己的感觉，怀疑我受到了身体的操纵；现实主义建议我不妨采取有奶便是娘的态度，等到难度真的无法忍受，甚至威胁到了发现之时再说；理性主义建议我好好想想发现真理的难度、能力是否必然会指数增长这个可能的真理，可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是无法忍受的。我越来越感到头痛欲裂，默念着纯逻辑主义忽视利益的原则，开始喝起第 N 杯咖啡。

幸好，阿正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有助于摆脱功利主义深恶痛绝的艰苦的抽象思维。毕竟，通过闲聊探索真理的舒适度要好很多，没有

负担地自由推理不仅能帮助灵魂，甚至能帮助身体。我不禁打了一个激灵，再次偷瞄了一眼阿梦。

阿正说：“科学家依靠成百万上千万的科学发现树立起了自己对经验主义科学的信心，也树立起了百姓对科学的信心。你们说这种信心是错误乃至邪恶的，却对自己的推理很有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何处？”

我说：“这个问题同样可以问智人、科学家。既然现在的主流理论、经典著作很多都曾经被漠视，为什么他们遇到自己不喜欢的理论仍然会去漠视？他们显然没有用判断优秀理论的正确率来判断自己的判断力，那会证明他们的判断能力很拙劣。他们是用判断任意一个智人理论的正确率来判断，那么，99.9%的所谓革命性理论、观点都是错误的。我很怀疑很多编辑就是依靠这个经验歧视革命性理论，不仅喜欢吹毛求疵，甚至还阴阳怪气。我曾经写过一篇模仿军事原则探索未知世界的理论，结果，编辑不仅拒稿还加上一句：希望我不要再给他们投稿。还有的编辑说过我的理论不会是什么经典理论，或者，只是辩论性的理论。这些经验主义者平日里大概很得意于他们判断的超高正确率，不过，只会让智人成为历史的笑柄。”

阿正说：“这道理也太简单了。用后者判断，人人的正确率都会很高，甚至可能一生都不会犯一次错误。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能力高。这道理我都明白，会认宝石的人不会随便捡块石头说这不是宝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睿智。否则，傻子判断的正确率也几乎和智人一样高。甚至，这些人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凭什么认为自己睿智？”

我说：“你说得很不错，正确的推理反而应该证明智人的能力低。因为科学家和智人居然还在用这种不可能正确的判断标准，能力之低下可想而知。这也是一个例子，推理过程错误但是推理结果可能正确，甚至，在某些错误的标准看来，正确率可能还很高。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明显强于这些理论的创建者，至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创建不了这样的理论，那么，按照他们的推理，理论的正确率极低不

仅说明作者水平普遍很低，同时也说明智人、科学家、他们自己的能力普遍很低。这还不够，理论的正确率确实不应该高，因为理论应该追求价值最大，那么，很多理论为了重要性就要牺牲正确性指标。所以，即使是很有价值的优秀理论，研究结果的正确率也不一定高。当然，如果智人只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不会说他们能力低下，毕竟，我也只是这几年才认识到。”

阿正说：“如此说来，智人对自己的能力应该有自知之明：遇到正确的革命性理论，自己大概率做不出正确的判断；自己平时的判断正确率高，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的理论。虽然判断能力更高不一定想象力、推理能力更高，但是，在这个充满邪恶的社会中，判断很准确的人要是不能创建一两个超越前人的理论，能力的结构一定会非常诡异。”

阿梦说：“每个人的信仰都是他的最基础知识，那么，最根本的信心总是来自合乎信仰，哪怕这是他都没有意识到的信仰。最合乎逻辑的信心当然是来自最正确的信仰。经验主义者不可能建立最合乎逻辑的信仰，证明对经验的信仰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正确信仰的支持，他们的众多经验、知识就是空中楼阁，盖得越高内部就越是矛盾重重，越是濒临崩溃。”

我说：“我们当初就是因为各种容易发现的矛盾而怀疑传统的知识。最开始的怀疑就是对成为优秀科学家的方法的怀疑，或者说，对缺乏有效的方法的怀疑。后来，发现了更多的关键矛盾，如自由和平等之争，和计划之争，和传统、法律之争，这让我们越来越怀疑以往的知识。最终，依靠逻辑推理将这种怀疑上溯到信仰。”

阿梦说：“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接受纯逻辑主义，无数人类以往的研究成果将会被永远地抛弃。现在的知识增长只会让矛盾越来越多，最后，增量知识的价值还比不上增量矛盾的负价值。所以，这种信仰下的知识增长不可能保证价值的永恒增长。那么，这种模式就是错误的增长，就像经济不应该追求发展那些不可能永恒增长的产业一样。正确的态度是努力消灭那些无法永恒增长的产业，让它们的价值

归零。当然，经济还可以通过自动化、提高产能而最终消灭不需要的产业，而不一定是停止生产。在知识领域，则必须停止生产基于经验主义的知识，不过，接受过纯逻辑信仰复核的知识不能算是基于经验主义的知识。只有尽量合乎逻辑地创建知识，如此得来的知识才能保证价值的永恒增长，当然，这种保证和宇宙的永恒膨胀一样，很可能是无法证明的。”

阿正说：“这也很好懂，不应该追求知识的增长，应该追求知识的价值的增长，否则，负价值的增长终将超出价值的增长，会让知识首尾难以兼顾。”

阿梦说：“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经验主义研究也是用了逻辑的，也在努力保证某些局部合乎逻辑。只不过，短程、局部最合乎逻辑的结果可能导致长程、全局无法合乎逻辑。虽然局部的研究不代表结果无法合乎逻辑，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只考虑局部的知识如果不会出现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那才是怪事了。如果只是孤立地看每个局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会太多。问题在于，这些研究不孤立，都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信仰之上的研究，存在基于邪恶信仰之上的广泛协作，如此一来，有几个价值无限大的知识就可以烧高香了。”

我说：“我们几乎轻视、反对智人的所有重要发现，却重视自己的几乎所有发现。这需要合乎逻辑的解释。智人没有正确的信仰，虽然仍然有一定概率出现正确的推理，但是概率很小。结果正确的推理会多一些，但是，这是误打误撞、错进错出。例如，自由原则有时就是从身体喜欢自由推导出来的；自由经济、统一市场、降低税收等接近于真理的原则是因为这对利益最有利。更不要说，为了利益、报酬而研究科学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阿正说：“所以，科学家的研究方法不仅应该包含选择课题的方法，也应该包含选择专业的方法，选择生活的方法，这实在太不象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了。但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为了享受追求高薪、不努力研究等错误决策，而这种错误决策的后果要比不知道传统的研究方法更严重。功利主义的科学家应该庆幸，如果邪恶能给

适当的报酬，如果邪恶在社会中的口碑很好，他们本来是很有可能去研究邪恶的。”

老爷子说：“在我看来，你们的研究方法是广义上的研究方法，智人的方法则是狭义上的研究方法。你们不仅在几乎任何一个具体方法上更正确，还抓住了很多被传统方法忽视的问题、变量，甚至，这些问题、变量比传统方法研究的对象更重要。这至少部分得益于你们的研究的覆盖面更广。”

阿梦说：“智人的科学家总体上看能成为较好的人至少要感谢智人没有形成追求邪恶这种名义上的传统，尽管人类事实上确实在追求不少邪恶。那些帮着纳粹从事杀人研究的科学家的存在足以证明，这种名义上的传统不是不可能存在。只要有足够高的利益诱惑，让智人去追求邪恶不是什么难事。”

老爷子说：“最明确的一点是，提高推理正确率的关键是信仰正确，而降低正确率的根源几乎都是信仰不正确。即使信仰执行过程中不够合乎逻辑，也要比信仰本身无法合乎逻辑好很多，正确率高很多。”

我说：“您说的正确率应该指的是推理过程的正确率，而不是结果的正确率。甚至，由于正确的推理过程必然是预期价值最高的推理，对重要性的考虑也被包含在内。正确的研究过程会保证整体思维结果的预期价值，但是，不保证个体思想的预期价值更高，也不保证最终结果确实价值更高。例如，思想 A 的预期价值很高，但是，如果思想 B 要获得更高的预期价值需要牺牲思想 A，总计起来能增加价值，那么思想 A 就会被放弃。所以，预期价值可以变化，甚至可以降低，有必要区分不同时刻、不同思想的预期价值。同样，预期的正确性和预期的重要性也都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只不过，对于有些命题，只要用纯逻辑去判断，预期的重要性、正确性会有一个稳定值，当达到这个稳定值之后，就不会偏离太远，而且偏离后总会回归。至少，真理就属于这类命题，预期价值总是无限大。邪恶或许也能算做这类

命题，至少，它们的预期价值永远为负。当然，有稳定值不意味着不可改变，而是意味着最合乎逻辑的思维中不可改变。”

阿正说：“这是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傻子可能放弃真理就认为真理的价值不稳定。”

我说：“即使从命题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散射的角度看，真理的价值稳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真理价值无限大，自然不能为了那些价值有限的命题而牺牲真理，虽然后者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把真理当作质量无限大，那些价值有限的命题自然无法触动真理。也许，也可以赋予自然法则以质量变量，只不过质量是无限大，所以，永远不变。另一方面，真理之间绝对没有矛盾，这很重要，所以，不会出现为了一个无限大价值就要牺牲另一个无限大价值的情况。根源在于，一切真理都是从纯逻辑信仰尽量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这避免了矛盾，不对，应该视为是禁止了无法用逻辑解决的矛盾。”

老爷子说：“如此说来，我们有时在现实世界中会出现无限大价值的不兼容问题，会为了取舍而面临两难，无法像真理这样永远不会出现两难。不过，前者毕竟是现象，至少在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存在矛盾，后者则必然可以避免。”

我说：“虽然研究真理也会面临两难，但是，不是不可解决的两难，往往是因为受到了某种邪恶的影响而陷入两难。最终，不会牺牲任何真理，只会牺牲邪恶。只不过，要实现最终的结果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例如，智人早就猜测真理是永恒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总也找不到永恒的真理。最终牺牲的不会是真理的永恒性，只能是智人的邪恶法则。虽然也有人想要牺牲永恒性，但是，那不可能是最终结果。”

阿梦说：“所以，我们平时说的重要性、正确性是不够严谨的说法。但是，很多时候，过于追求严谨反而不是价值最大的推理。对真理、邪恶而言，我们大多数时候指的是稳定位置附近的重要性、正确性，而不是各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评估。对不可能稳定的命题，反正重要性和正确性都是有限值，这已经足以做出绝大多数决策。”

阿正回到了早先的话题，“如果只依靠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推理，就像你们这样，就不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哪怕全社会都认为研究邪恶光荣，你们也会努力做出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智人、科学家追求最合乎经验乃至最合乎利益，更不要说从众。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些目标本身就是可能无法合乎逻辑、可能邪恶的追求，就像是追求胜利的将军一样。科学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像是将军没有站在邪恶一边一样，是概率性事件；发现无限大价值就像是哪位将军率领正义的军队打败邪恶的军队一样，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当然，智人现在以为的正义战争未必就是正义战争，甚至，将来正邪颠倒的可能性也并不小。”

阿梦说：“与错误的推理相比，正确的推理极为稀少，这导致智人几乎总是在做错误的推理。一个研究成果是很多推理的结果，所以，从头到尾都正确的推理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经验主义者很难做出正确推理，理性的经验主义推理相比之下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在自然科学领域采用经验主义能让很多推理接近于尽量合乎逻辑，等于是宇宙在帮助人类不断修正推理中的错误。但是，既然经验主义不是正确的信仰，就不可能没有弊病，在人文科学领域采用这个信仰就导致了几乎无穷无尽的问题，接近于邪恶的社会在帮助人类让推理错得更加离谱。有时候，我想着这个领域内的各种根深蒂固的邪恶，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认为智人不可能彻底摆脱这些邪恶，光是想想男人在初夜、美貌等方面的执着，就已经无语了。”

功利主义有些担心恨乌及乌，很想帮助她区分一下男人、大多数男人、有些男人、个别男人、男人大多数时候、极少数情况下等概念的差异。纯逻辑主义认为这个话题价值不够，但是也认为，不应该让她在女权主义的方向上走下去，因为那同样价值不够。我说：“这样的错误推理很多。科学家因为信仰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而研究技术，导致价值有限的技术比价值无限的真理热门。他们因为从众、害怕孤独而不愿研究、了解冷僻的课题，哪怕无限大价值很可能存在于冷僻的课题之中。由此可见，不仅追求一些目标可能是错误的、邪恶的，不追求一些目标也可能是错误的、邪恶的。大众在研究方面的错误推理

就更多了。大学、研究机构不重视没有现实价值的课题，因为这会招不到学生、募集不到经费；学生因为从众、功利主义而集中到热门的学科、专业；捐赠者更愿意支持接近于他们的价值观的研究，如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收入平等，而不是尽量合乎逻辑的研究。可是，经验对逻辑、身体对灵魂、利益对价值的歧视才是最严重的歧视。”

阿梦说：“歧视不仅有优势方对劣势方的歧视。也有劣势方对优势方的歧视。智人大概会认为灵魂和身体的地位并不悬殊，谈不上歧视，甚至是合作伙伴。但是，人只应该是灵魂，身体则应该屁都不算，现在这样，已经是把身体的地位提升了无数倍了，而且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提升，无法无天的提升。真理也是一样。虽然人类很重视真理，但是，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等于是无限大的财富缩水为有限的财富。再加上身体的地位被提升了无数倍，才会导致竟然出现了真理普遍不如身体、利益的怪现状。”

老爷子说：“这导致零价值最终竟然战胜了无限大价值！简直是宇宙中罕见的歧视，而且，智人毫无保留地支持这种歧视。相比之下，你们说的那些不平等只是将价值改变有限倍，根本算不上严重的歧视。智人会看不起不尊重女人的男人，对穷人缺乏善心的富人，却从不歧视不关心真理的人。这是对善恶的最高程度的无知，也是逻辑生物鄙视智人的根本原因。所以，即使智人的男女总体来看很平等，如此邪恶的男女必然遭受逻辑生物最强烈的歧视。”

阿正说：“或者说，受到他们的子孙万代的最强烈的歧视，因为你们就是智人的子孙万代。不对！不应该用经验推理，应该因为这种歧视非常合乎逻辑而相信这个命题。”

我充分感受到了这段话的压力，想着自己多少也属于这样的智人，不禁觉得老爷子说的智人可能也包含我在内，有必要作出适当的澄清，“确实，有关真理的所有课题都受到了无限倍的歧视。和利益相比，即使是我们，也在很多问题上重视不够。我们做得较好的地方就是对很多这类课题的预期价值保持在无限大，即使有误差，也是可以忍受的错误。如此看来，传统的歧视并不是最要紧的歧视，人类极为

重视这类有限的歧视，其实根本没有抓住重点，导致了事倍功半。如果解决好对真理的歧视，反而会让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例如，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的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连虫子外壳都不歧视，怎么会有对正义的灵魂的歧视？”

阿梦说：“智人的歧视导致了一连串的错误推理，进而不断地淘汰正确的研究方向：即使学生进入了形而上学、逻辑学等较为接近真理的领域，可能在就业时无法找到和真理相关的工作；即使找到了相关工作，可能正确的研究项目无法申请到研究经费；即使有了研究经费，为了更高的收入可能转行；即使坚持到取得了研究成果，学术社会也很可能不予认可。筛选下来，智人摆脱邪恶的概率就很可怜了。”

阿正说：“你们认为正确的推理和错误的推理差异巨大。但是，有很多传记表明，伟大的人和普通人一样是血肉之躯，也追求利益，或者说，有你们所说的错误推理。以此来看，似乎差别不那么大。”

阿梦说：“功利主义者和纯逻辑主义者都是用自己的信仰去衡量他人。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一个人是用他为自己或者某些人带来了多少利益来衡量的。在他们的错误推理中，他人只要追求过利益就是和他们一样的。纯逻辑主义者则是用价值衡量，所以强调的是存在无限大价值。这两种观点合乎逻辑的程度有无限倍的差异。”

老爷子说：“在逻辑生物看来，智人中的伟大人物是一种混合生物，兼具功利主义者和逻辑生物的成分。我们会估算一个人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时间占他的寿命的比重，越大就越接近于逻辑生物。我们理想的逻辑生物任何时候的预期价值都是无限大，智人中的一些真正的伟人能做到一些时候预期价值无限大，绝大多数智人任何时候的预期价值都不是无限大。当然，在具体标准上也有一些争议。例如，即使是我们，由于成长期算不上逻辑生物，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甚至，在一些更高级的逻辑生物看来，由于我们无法多进程地进行逻辑推理，所以，推理不够自由；甚至，因为我们无法持续地逻辑推理，需要休息，而休息的时候最多只能让预期的间接价值无

限大，不能做到预期的直接价值无限大，所以，他们将我们仍然视为有争议的逻辑生物。”

阿正笑着说：“看来逻辑生物之间也有鄙视链。”

我说：“无论如何，一些历史学经常强调伟人也是凡人，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部分是因为害怕招致大众的谴责，这些学者不敢去责备所有凡人甘于平庸、完全没有伟人的成分，却要通过强调伟人有凡人成分而让凡人心安理得地享受、杀人。也许这有助于一些结果论的凡人有勇气成为伟人，只不过，这只是有助于错进错出地推导出某个正确的结果，而错进错出的好处实在不能视为善、正义。”

阿正说：“这就像是一个杀人犯误杀了一个坏人，不能因此说他是个好人一样。”我猜测他过于疲劳了，所以，如此乐于扮演注释者的角色，

老爷子说：“有些智人一生中可能有几千、几万小时的时间预期价值无限大，凡人连一秒钟也没有，这才是最大的、最本质的差别。智人不仅不关心这种不平等，还在努力抹杀这种不平等，以此来麻醉自己，让自己安于享受。”

阿正说：“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甚至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了不得的利益，却一定要执着地追求利益。即使不追求利益，他们的利益也少不到哪里去。可是，如果追求价值，很容易使自己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两者的投入产出比太不一样了。”

阿梦说：“所以，智人进化的关键就在于提高整个推理过程正确的概率。这不仅能改变日常决策，也能大大提高发现真理的概率。如果整个过程正确的概率太低，就很难有一连串的正确推理，也就很难出现最合乎逻辑的结果。一开始，可以从最容易、最有把握的却有无限大价值的推理开始。例如，如果认为纯逻辑信仰的正确性不够高，就多想想什么信仰最合乎逻辑；如果研究真理的正确率不够高，就想想什么样的工作最合乎逻辑，想想一心赚钱、享受生活是否真的有道理，想想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从众等日常的思维习惯是否有道理。逻辑推理不怕想的问题不够难、不够深，怕的是不肯用逻辑去想，最

怕的就是经验主义：以前怎么怎么，大家都怎么怎么。在邪恶的社会中，坚持推理的独立性要比学习重要无数倍。”

我说：“说到正确推理，我们也经常做出错误的推理，因为我们的灵魂中都有功利主义的影子，所以，很多推理是为了对抗功利主义。例如，我们总说要追求价值，否则就是杀人无数。但是，如果逻辑是第一信仰，追求价值的原因只能是因为这最合乎信仰，而不是害怕杀人无数。否则，如果有人说人类将在明天灭绝，今天享受生活不会杀人无数，是不是就不用追求价值了？到了明天，又有新的预测，说后天人类才会灭绝。如此一来，岂不是永远不用追求价值？如果我们坚持之前的错误推理，就会陷入人类是否会在明天灭亡这种枝节问题的争论。”

阿正说：“所以，我应该无条件地做出最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应该管自己年纪小，不应该管自己的知识是否足够，不应该管自己的就业、爱情、子孙等前途……”

阿梦一边向他倾销爆栗一边说：“智人为了获胜往往不择手段，因为胜利往往能带来最多的利益。看来，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在与身体、利益对抗的时候也经常做出不合乎逻辑的推理。例如，我们经常举例。如果是为了说明某种抽象思维，加强理解，是可能合乎逻辑的；如果是想通过合乎某种经验来证明推理的正确性，就是错误的推理。这是一个怪圈，如果正确地推理，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根本不关心正确的推理；如果错误地推理，他们可能仍然不关心，我们自己反而可能要掉沟里了。”

我说：“看来，你自以为不是结果论者，灵魂中仍然潜伏着结果论。”

阿梦说：“虽然我们在一起是近朱者赤和近墨者黑共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有近墨者黑。当然，在你矛盾的灵魂看来，这可能是近朱者赤或者近墨者黑。”

我说：“即使从你的角度看，也应该是从开始的近朱者赤通过因果推理逐渐转化为近墨者黑。更何况，这个墨也是通过各种错误推理发现了很多朱的，是有功的墨。”

阿梦说：“你这又是结果论了。你这块大墨能发现不少真理不是因为墨好，而是因为你有追求真理这个朱。邪恶就是邪恶，其本身永远做不出好事。善恶在一起创造了无限大价值时，如果恶非本意地有益于善，功劳永远只能全部归于善。这才是评估价值的正确方法。否则，什么邪魔歪道和追求真理的强大意愿在一起都可能有助于发现无限大价值，难道邪恶也有无限大价值？应该认识到，邪恶的作用从来不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总是可以通过用善取代邪恶而进一步提高推理的正确率、重要性。”

阿正说：“你们说明了科学家为什么错误众多，却没有说明你们为什么正确的成果多，难道，仅仅是推理过程有更高的正确率就够了？”

阿梦说：“我也不清楚，也许就够了。正确推理的关键就是信仰的正确性和执行情况。我们的信仰优势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让之后每一步推理的正确率都更高，导致结果正确的概率更高。但是，说实话，我对我们的成果也有些吃惊，这大概是逻辑本身自带的指数增长属性和智人社会过于邪恶、落后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说：“换个角度看，智人应该知足。他们的推理过程的正确率大概就是无限小，但是，推理结果的正确率是有限的，甚至，发现真理的概率也不是无限小。这要比他们在歧视方面犯下的无数倍的错误要好多了。据说贪财的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限的，但是，他们追求财富却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无限大财富或价值，甚至没有过这样的尝试。相比之下，对知识有着强烈渴望的科学家要幸运得多，虽然正确率低，毕竟还是创造了一些无限大价值。我认为，智人的经验主义在这方面功不可没，虽然按照你的理论这不能视为功劳。”

老爷子说：“可以理解，经验主义中有一部分是相信纯逻辑世界的经验。但是，这显然不是完全相信纯逻辑世界。逻辑生物不会将这

称为部分邪恶，就像一个杀人犯杀了一个人而不是所有人不能被称为部分杀人罪一样。”

阿正说：“既然可以用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来衡量一个人的逻辑性，从邪恶到真理的过程也应该是连续变化的。”

阿梦说：“但是，邪恶本身的负价值和真理之间的无限大价值有着本质的差异，这才是关键之处。生命向着完全合乎真理的方向前进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用一下经验主义的指标是可能合乎逻辑的，但是不能将这视为真理，最好不要以此作为推理的出发点。”

我说：“在我看来，这个推理的本意是支持连续性而不是支持邪恶。这有可取之处，因为连续性确实是真理的一部分。为了真理可以接受某些现象但不能接受邪恶。然而，为了连续性或许可以对一些邪恶稍微宽容一些，并不需要对所有邪恶一视同仁。例如，从邪恶趋向于正义的过程中的邪恶可以暂时接受。实在不行，也可以将自由视为从邪恶的规则向正义的规则过渡的中间过程，用没有规则作为过渡，但是，要确保确实没有规则，不能生出弱肉强食这类规则。彻底自由带来的混乱必然优于邪恶规则下的有序。”

阿梦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如此说来，是否你多年来的邪恶都可以算作是趋向于正义过程中的邪恶？我都应该容忍？谢谢你居然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借口。”

我脸红脖子粗地申辩道：“你这样哪里算是容忍。纯逻辑方法禁止将真理和邪恶混淆在一起进行关于永恒真理的推理，这并不是说暂时的现象中两者不可以混合。再说，你认为这时间很长，在宇宙中就是一瞬间。老爷子他们衡量生命逻辑性的方法也不会持久，只是一种暂时的衡量方法。还有，我也容忍了你的不少邪恶……”

阿梦嫌弃地说：“你真没有绅士风度。女权主义显然没有影响到你。”

我说：“智人对绅士风度的接受也是因为从众、合乎经验乃至功利主义。我对男女平等的理解更接近于纯逻辑主义：如果你和我的推

理正确率不相上下，我们的推理、思想、灵魂就平等；如果不如我，我就是比你更高级的灵魂。”

阿梦说：“我怀疑你当初是为了歧视我才形成了这个观点。或者说，由于功利主义的牵线搭桥，你的大男子主义和纯逻辑主义居然狼狈为奸，这有违你的真理不与邪恶合作的理论。”

虽然知道她这是拿我寻开心，我却并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尽管这样的推理仍然优于大男子主义，甚至优于男女平等，毕竟暴露了我的一些错误推理。而我，即使在形成纯逻辑信仰之前，也因为自尊心等缘故极度不愿出现推理错误。这意味着努力避免错误，却不是不承认错误。似乎，这就是纯逻辑信仰的前身。毋庸讳言，这不是什么正义的动机，但是，确实曾经有助于提高推理的正确性，不承认邪恶的功绩并不代表不承认历史。

第一百一十六章 从真理无限到暗物质

虽然大男子主义是个很有话讲的课题，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个价值有限的课题。关键在于，这本身就是个对我不利的课题，面对阿梦，很难讨到便宜。静夜之中，我猜想大家已经很困了，就提议睡觉，阿梦欣然同意后随口问阿正：“今天想明白什么了吗？”

“想”这个字体现了她的教育理念。孩子成长阶段，最有价值的不是模仿、学习，而是思考。教育孩子并不是让他学习知识，重复他人的推理，而应该是让他自己推理，只是在关键处施以援手，如指出推理的各种错误。只不过，最关键的错误是信仰、方法的错误，而不是1+1=3 这样的推理错误。

强调学习的弊端是容易失去自己思考这个核心。虽然小孩子是多想多错，但是，既然智人的成年人也基本上是多想多错，也需要试错，为什么要禁止小孩子犯错？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错误推理当作试错？所以，应该鼓励小孩子的创造性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压制。一个

人的创造性推理必然是他自己的推理，而不是模仿他人进行的推理。如果有必要对孩子的推理打分，那么，只要有创造性，就不必重视对错，甚至要比模仿教师进行的推理分数更高。我认为，批改作业、考试等传统教育方法让孩子害怕犯错，这直接影响到了成年后的行为。毕竟，一个人，哪怕只是缺乏自己的思考，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纯逻辑的灵魂，更不要说没有自己的思考。智人最应该害怕的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被肉体控制灵魂、被他人控制灵魂的情况在智人社会都是屡见不鲜的。

智人教育的核心之一就是控制、操纵。例如，在孩子不知道学什么的时候由学校安排学习内容的顺序，这往往是从简到难。且不说应该给孩子选择权，以及选择中试错、犯错的权利，智人教育顺序中的简单也往往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简单，往往就是贴近于经验，如对自然数、语言的认识，画出自己看到的世界，等等。结果，这只会进一步加强经验主义。从逻辑的角度看，正确的顺序是从信仰、方法等逻辑基础到越来越复杂的推理，如从真理到现象。纯逻辑主义必然重视加强孩子的推理能力，哪怕这会导致学习顺序、结果的某些异常。既然传统的教育制度、教师都犯了很多错误，为什么不能接受孩子自己推理时犯一些错误？这是允许合乎教育制度的邪恶却不允许个人邪恶，类似于允许合乎法律的邪恶却不允许个人邪恶，都属于允许主流势力犯错不许少数人、弱势群体犯错，类似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当然，因为孩子很难克服经验主义倾向。教育孩子时有必要提供某些帮助。但是，对智人而言，这种帮助要抱着谨慎的态度。智人往往会嘲笑孩子的很多经验主义错觉，如地球怎么可能是圆的、太阳怎么可能比地球大很多，却不知道自己同样有很多经验主义错觉，如国家、血缘、政府的重要性。智人高估自身推理的价值很可能导致过度教育，让孩子在学到知识的同时学到很多邪恶的观念。甚至，让自己在好为人师的过程中更加坚信自己传授的这些邪恶知识。所以，在纯逻辑主义看来，教育的第一目标可能是传授对逻辑的正确信仰，可能是尽快地提高孩子的推理能力，却无论如何不应该忙着传授错误率很

高的知识，如关于政治、宗教的知识。甚至，尽快地传授经验上高度可信的知识也是很有疑问的，如九大行星是什么，动物有哪些，等等，因为这些价值有限的教育牺牲了价值无限大的教育，有很高的机会成本。

纯逻辑信仰的最大特点就是问题多，而且是越来越多，只不过，不同于其它信仰，这些问题都不会必然无法合乎逻辑。正是因为问题取之不竭，在教育的时候，对于那些不确定的知识要尽量抱着探讨的态度，很多问题需要教师和孩子一起讨论。即使是未来的逻辑生物的孩子也是一样，因为很多简单的真理会涉及最深奥的推理，逻辑生物也未必能完全搞清楚。至少对纯逻辑主义者而言，这不是坏事，因为这能产生探索真理的动力。在信仰问题上，不坚定的信徒会因为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不相信信仰、放弃信仰，坚定的信徒则会努力解决问题，奢望存在没有任何问题的信仰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而想要找到比纯逻辑信仰更合乎逻辑的信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初期的纯逻辑主义者的典型推理就是：研究信仰产生的问题，遇到困难回去研究信仰本身是否最合乎逻辑，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后重新研究问题。坚定的纯逻辑主义者则能够省略中间环节。

与之类似，一个孩子面对有问题的信仰也许会选择放弃，但是，在老师的辅导下就可以去努力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巩固信仰的过程。即使是老师，平时也许并不会努力研究问题，但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却不得不努力研究。所以，智人教给孩子正确信仰的过程，不仅是教育的过程，也是发现的过程，是强化正确信仰、加强真理研究的过程。例如，纯逻辑信仰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逻辑如何构成了大千世界，我相信，这个问题会持续地研究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才能得到较为圆满的结果，未来会有很多代的师生在教室里讨论各种可能性，在焦头烂额之际，他们甚至可能会犯错，如考虑是否部分接受经验主义中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某些物质、条件在逻辑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或者，纯逻辑是否是正确的信仰。这种讨论对于巩固信仰、发现真理必然是很有价值的，绝对不是浪费时间。让孩子从小尝试解决关于信仰的问题一定比踢球、做作业有价值，在这方面的常年努力会影

响成年后的工作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我猜想，逻辑生物正是因为从小就一直在思考、研究真理，才能在成年后自然而然地全部投身于真理研究。

在我思考教育问题的同时，阿梦也在进行着教育的尝试。阿正说："我越来越发现我也能做纯逻辑研究。不过，这种研究的经验和人类以往的经验太不一样。你们希望我忘掉以前的经验，不对，是完全不管一切经验，这一点很难做到。"

阿梦说："这很正常。你每天听到的、读到的、看到的内容都是经验主义的，你早就习惯了。智人现在的神经系统还很落后，不能由灵魂完全掌控，不像电脑，想抹掉错误的推理、历史很容易。这首先就要求你的灵魂必须努力去控制神经系统，进而控制身体。当然，我相信未来的人类不用这么辛苦，一定能改进神经系统的设计，让人类能轻松操纵外壳，而不是受到外壳的操纵。"

阿正笑着说："您想远了，人类还没有设计过神经系统，哪里来的改进设计。不过，我也相信人类终归有一天会自行设计、完全掌控自己的神经系统。就像老爷子说的，想有什么感觉就有什么感觉，和环境无关。"

阿梦说："但是，逻辑生物用什么原则来挑选感觉是个问题。推理除了有无限大价值还有正价值，追求最大价值的真理如何兼顾正价值的生活？这就是如何兼顾真理和生活的问题。如何保证所有生活都有无限大预期价值？否则，悬殊的价值会禁止价值有限的生活。这大概就是工作-生活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阿正说："即使有些生活没有无限大价值，也不一定就不能存在。最好的灵魂大概就像是宇宙一样，能同时做很多增加价值的推理，有很多粒子在相互独立地或相互合作地进行着推理。有的推理能增加无限大价值，更多的推理只能增加一定的正价值。但是，只要能相互独立地增加价值就是好事，不违反最大价值原则。"

老爷子说："所以，不能完全否定生活，因为放弃关于生活的推理并不一定能增加关于真理的推理。两者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的关

系。有时，正确的生活能促进真理的发现，类似于生活和工作串联；有时，正确的生活和追求真理相互独立，类似于相互并联。当然，智人没有资格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本不追求真理。”

阿正说：“不过，如果没有休息的问题，兼顾真理和生活必然要求极强的多进程推理能力。否则，如果只能同时进行几个推理，很可能都应该分配给追求真理。甚至，现在的计算机在这方面也相差甚远，不可能同时进行太多独立的推理。”

阿梦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像是跳跃着进行很多独立的推理。有的推理价值无限大，有的价值有限，甚至可能有负价值的推理。正是因为没有并联的多进程推理能力，我们才需要记忆力，以便重拾之前的推理。否则，就应该像宇宙那样，完全不记忆之前的推理。”

阿正说：“你们总说思维要像宇宙那样，可是，宇宙在哪里进行了价值无限大的推理？”

我插话道：“人类还没有观察到宇宙中哪里在追求无限大价值。无论是能量还是作用量，观察到的都只是各种正价值的局部现象。如果真理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也一定在追求真理，宇宙中就一定有这类现象。你们觉得是这种现象是不存在、没被人类观察到还是人类将某些价值无限的事件误认为价值有限？”

阿正说：“我认为宇宙很大，可能有没有观察到的现象。”

阿梦对我说：“你的推理隐含了真理必然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即使是逻辑本身也永远不可能发现所有真理。你很信任这个猜想，一点都不担心真理不是无穷无尽的？”

我说：“对猜想的信任度来自哪里是个棘手的问题，合乎信仰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猜想不仅不违反纯逻辑信仰，也和由纯逻辑信仰推导出来的很多真理合拍。例如，‘真理是真理是真理是真理……’就是一个能无限产生真理的推理，虽然这种无限还不是不可数、不可列的无限，但是，确实提示我归纳出真理的一个本质是无限性。甚至，如果没有真理，‘没有真理是真理是真理是真理……’也会导致无数个真理。真

理的无限性是逻辑上必然的，只不过，是否属于永远无法全部发现的那种无限还有所疑问，这才是这一猜想的难点。”

阿梦说：“我认为真理的无穷无尽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完全发现。这甚至和所有实数的不可列无限大都不一样。任何一个实数总是可以用有理数列中的一个数逼近，甚至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无限逼近。相比之下，所有函数是真正的不可列的，因为总是能构造出和一个函数列表中的任何一个函数完全不同的新函数。真理的情况应该更像是函数。”

我说：“一个函数就可以代表不可列无限多的数，如代表任何实数的函数 x。但是，无数个这样的函数仍然很难达到真正不可列的无穷大，例如，x 的指数函数就有不可列无数个函数，但是，仍然远远少于所有可能的函数。当然，我引用的关于函数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因为这不影响推理的结果，我也就无需像严谨的科学家那样去查证这类知识。核心在于，真理的无限性应该代表真理的数量是真正不可列的无穷大，任何时候都存在完全无知的真理，和已经发现的所有可能原则都相差甚远的正确原则。这甚至可能和逻辑万能有关。”

阿正说：“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准确地知道真理是什么。既然不能准确知道真理是什么，就不能明确知道真理不是什么、不能做什么。也不对，真理不能无法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所以，真理是什么永远不会确定，真理不是什么从一开始就高度确定。”

阿梦说：“从真理推导出一个能无限构造出新的真理的推理系列，就能推导出真理有无限多。但是，最有价值的目标是证明真理是真正的不可列无限多，即不可逼近的不可列无限多。这样，新的真理并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总会存在有革命性意义的新真理。”

我说：“如果真理的数量是可逼近的不可列无限多，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无限长的列表，使得任何真理总能无限接近于表中的某个元素。这就像是假设真理和实数一样多，然后，用有理数列表去逼近。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既然我们总能发现令人意外的真理，就可以试

着归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猜想是有道理的，但是，有待于严格的证明。”

阿梦说：“问题确实很棘手！虽然这在经验主义意义上是缺乏经验基础的猜想，但是，在纯逻辑主义中，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推理。真理数量的增长过程有些像数的增长过程。一开始，原始人努力认识一二三；现在，智人还在努力数出真理的一二三。以后，智人通过相信真理是真理、逻辑合乎逻辑这类构造必然会相信真理有无限多，就像当初相信自然数列一样。而数列的旋转又能产生虚数、多维空间，研究所有真理的性质就像是让数列发生某种旋转。当然，我不知道所有真理应该用几维空间表示。”

我说：“确实，有很多复杂的真理。例如，‘存在不可证明的真理’、‘存在不可证明的真理是真理’、‘存在不可证明的真理是不可证明的真理’、‘存在不可证明的真理是不可证明的是不可证明的’ 、‘存在不可证明的真理是可证明的真理’、‘存在不可证明的真理是可证明的是可证明的’，等等。它们至少是可能的真理，预期价值无限大。若干真理的共性也是一种真理。”

阿梦猛地抬起头来，“你是说，不仅所有真理的共性必然是真理，一些真理的共性也是真理？前者容易理解，后者有些出人意料。不过，既然真理是永恒的，一些真理的共性也应该是永恒的。例如，有些真理集中体现了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特点，所以，从这种共性可以归纳出关于追求、增长的一类真理，而这类真理中又会归纳出很多真理系列，如关于方法优劣的真理，关于目标优劣的真理，每一类真理的数量都是无限大。有些真理体现了类似于统一的公开市场的特点，所以和自由经济有很多类似之处，进而产生了关于竞争的真理、关于信息传播的真理，等等。有些真理体现了独立性的特点，所以，如何正确地独立、正确地合作、正确地在独立和合作之间建立平衡也会形成很多类别的真理。确实，我们发现的很多真理都和若干真理的共性有关，都源于对一部分真理的归纳。既然新的真理必然带来新的共性，只要能源源不断地发现新的真理，这本身就会不断产生新的真理。”

我吃惊地说：“这几乎就是真理数量是不可逼近的不可数无限大的证明！只不过，虽然新增加的真理必然带来新的归纳，新的归纳结果是否一定和之前的归纳结果不同还是个疑问，所以，算不上非常严格的证明。但是，本质上，只要归纳是产生新真理的一种永恒机制，就有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全新的真理。而且，有全新的真理参与的归纳得出全新的结果也是合乎逻辑的。”

阿梦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宇宙中还没有观测到不断创造真理的过程，但是，纯逻辑主义必然更在意正确的推理而不是经验，何况，这只是落后的人类在逻辑世界的一隅观察到的经验。人类没有观察到相关现象的可能解释有很多，所以，这不会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假设真理的数量有限乃至只是可数无穷大却一定无法合乎逻辑。即使是假设真理是可逼近的不可数无限大，都需要解释为什么某个阶段之后归纳无法产生全新的真理，这就像，固然一个实数是可以逼近的，但是，实数还有实数的性质，这却是无法逼近的。所以，在我看来，应该如何选择一目了然。”

阿正说：“可能性确实不少，甚至，灯下黑也是一种可能性。”

我感受到了无限大价值在召唤，连忙说：“确实有可能。例如，暗物质既无所不在又能让整个宇宙感受到它的存在。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将纯逻辑世界中的一切命题吸引在一起，就像暗物质通过万有引力将一切能量吸引在一起。甚至，真理也不参与一般的相互作用，因为有限大价值不可能改变无限大价值，如果价值有限大的命题和价值无限大的命题发生散射，一定要有所改变，只能是改变那些有限大价值的命题。既然真理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无法像那些价值有限的命题一样去改变轨迹、辐射、衰变，除了通过万有引力让万物改变运动轨迹，从而间接感受到它的存在，无法直接观测真理。观测真理的内部结构更是难以想象，毕竟，什么命题能够破坏真理的结构？要在纯逻辑世界中直接观察真理，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发现新的真理，甚至，价值有限的推理也有可能发现真理。如果暗物质是真理，创造暗物质的过程就是创造真理的过程，毕竟，暗物质也一定有创造机制，尽管它可以没有消灭的机制，如果真理是暗物质的话。当

然，现在的物理学根本不涉及暗物质的产生机制。不知道我们发现的一些真理的产生机制将来是否能有助于这方面的物理学研究。”

阿梦坐到了我的怀里，笑眯眯地说，“提议睡觉的人居然还能想到这个，我也来沾沾仙气。”

作为灵感的源头，阿正当然有理由不服气，“你这也是经验主义！他能想到这个居然还敢提议睡觉，你应该罚他不许睡觉，还不够！不许上床。”在阿梦的目光下，他赶紧抱住了脑袋。

第一百一十七章 尊重且只尊重逻辑

阿正在大家的笑声中愤愤不平地说：“妈！你不能总是这么爱用暴力，在西方，不打孩子是原则！”

阿梦笑着回答：“关于身体的最根本原则就是身体完全是为灵魂服务。当它服务不了了，甚至应该抛弃它，哪里轮得到如此保护身体了？我们破除的东西方原则都有一堆了，你只对这个原则这么激动，恐怕还是因为你的功利主义信仰太强大了。”

阿正委屈地说：“就算要抛弃，也是我抛弃，难道还能你替我决定抛弃？那也太不尊重人了。”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连灵魂都不尊重，更不要说人、身体了。”

阿正吃惊地说：“逻辑生物之间竟然没有相互尊重？”

老爷子说：“不是这么说，只不过，我们尊重且只尊重逻辑，其结果之一就是尊重正确的逻辑推理。既然逻辑生物都有很多正确的推理，自然能得到相互尊重，但是，这显然不是尊重的根本着眼点。至于其它生物，既然做不出多少正确的推理，就得不到尊重。我们不需要独立于信仰之外的相互尊重原则。最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不能有独立于逻辑的存在。”

阿梦惊叹道：“你们对这些概念竟然区分得如此清楚？”回头对我说：“你刚才还在产生奇思妙想，怎么就没动静了？”

我其实也不明白。刚才明明已经困得要命，灵感仍然闯进来了；有时候明明精神百倍，思想却很平庸。难道是今天这个房间里运气旺盛？我猜测这必然会让我明天付出代价，不对！是未来一段时间里会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付出代价。不过，按照我的经验，代价并不一定以价值的形式付出，反而更可能是伤病等利益，但是，总体利益也并不一定受损。似乎冥冥中有个逻辑之神在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按照某种人类未知的原则奖善惩恶，具体而言就是奖励理性、惩罚感性，但是，我也不能完全排除以改善功利的方式奖励理性的可能性。至于惩罚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方式，就更是我难以想象的，追求国运、血缘、爱情、财富最终却不得，或者顾此失彼，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些惩罚。

相信运气基本守恒不意味着不去控制运气，因为运气也是存在创造机制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克服身体的惰性、牺牲身体的利益去发现真理，应该就是为灵魂创造运气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认为创造运气的最佳方式并不只有一种，就像最佳行为不唯一一样。我更倾向于换个容易的话题，既是为了适当地休息一下，也是因为方才运气的上升势头太过突然，显得非常不正常。我不可能将这种状况视为可持续的状况。既然我深受经验主义、结果论的影响，过高地看待自己更容易导致失败、失望，最终导致状态的下滑。逻辑生物大概可以完全操控个人状况，我还不行。虽然凭借意志力忽视个人状况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极为强大。

在经验主义的记忆中，很久以前，我对可能发现真理的预期是很低的，所以，只要可能发现真理就认为这是状态的顶峰，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状态慢慢地成为了日常状态，我逐渐开始将发现更基本的、更有创造性的、和已发现的真理差异巨大的真理视为小概率的事件，需要运气，不相信自己能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进而会在一定时候选择主动退场，类似于在赌场中赚钱后兑现盈利。所以，虽然经验主义在运气问题上可能犯错误，压制了一些顶级状态，甚至可能造

成了无限大损失，但是，至少不会形成长期压制。当然，在纯逻辑主义看来，这更像是经验主义的狡辩。

独立工作和合作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我不认同学术界乐于向同行解释自己工作的方法，却非常愿意向阿梦、老爷子解释。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愿意解释甚至应该解释已经是一个很复杂的判断，更不要说解释多少。这基本上相当于宇宙中寻找长程相互作用和短程相互作用的最佳平衡点，也就是独立和合作的平衡点。即使对粒子而言，这也是计算复杂的决策。我不是粒子，做不到很精确，经常有可能犯错误。就像这次，我很想睡觉，但是他们明显不认可。阿梦是依靠意志力追求真理，让我担心目前的工作效率继续下去会让她过劳死；阿正是因为小孩子的一时兴奋，可以预见明天一定起不了床；老爷子也许是觉少，也许是逻辑生物的某种超能力，似乎不睡觉也没什么事。我觉得配合他们继续讨论或者回去睡觉都可能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因为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选择了配合。

不过，我的配合不是完全战胜困意全力思考，而是打算适当牺牲工作强度换取延展性。我开始做最坏的打算，预防持久战的可能性。我感觉，跟着他们的思想继续推理有些困难，就躲开了他们的话题，选择了自认为最简单的话题，“智人是通过感官这种根基为经验主义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的，每个人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言论、行为都会加强其他人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这又会反过来加强了自己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这种反馈机制是人类深陷于经验主义之中无法自拔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人类在个人发展、研究方向等一切领域的邪恶就和每个智人的错误推理都有关。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了说服智人就滥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甚至，原因也只能是它们不合乎正确的信仰，而不是它们或许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老爷子说：“正是因为错误的推理和全社会的错误有关，逻辑生物不会将智人的问题归因于某些智人，只可能是所有智人共同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智人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智人太爱面子，总是保护大多数人，这保护了很多邪恶，甚至可以说冤枉了很多坏人，夸大了很多坏人应负的责任，低估了普通人的邪恶造成的危害。

我们不会关心任何人的面子，包括全体智人，我们更关心的是不放过任何邪恶，不牺牲任何正义。”

阿梦说：“所以，一个杀人犯犯下重罪，和祖先没有努力进行逻辑推理有关，进而导致没有积极发展正确的信仰、思维方法有关；和祖先没有努力开发医疗技术有关；和祖先没有建立正确的社会制度有关；也和他的老师、父母的灵魂中的各种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有关；最终和智人社会中邪恶信仰导致的一切邪恶有关。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废除对个人的刑事惩罚，至少也要大幅减轻惩罚。也许，真正值得严厉惩罚的是那些大量地损害无限大价值的人，如大规模禁止言论自由，大量阻止了真理的研究、传播，大量讲授、出版邪恶的信仰、方法，大量调拨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用于支持研究邪恶，等等。”

我笑了，“这些在目前的法律中反而都是无罪的。如果没有大量这个限制，几乎所有智人都参与过这类严重犯罪，至少，每个人都会讲一些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言论，都会影响到家人的思想、行为，就像那些指望孩子当公务员、挣高薪、嫁入豪门的母亲一样。在让法律合乎纯逻辑信仰方面，别说惩罚你说的那些邪恶灵魂，仅仅是将立法权从特权阶级、大众手中移交给逻辑，就足以让智人社会天翻地覆。可能会因此战乱四起，不知道会因此死多少人。”

老爷子说：“在现在的智人眼中，这会导致大量人身伤亡，罪孽深重；在未来的逻辑生物看来，这拯救了无数逻辑生物，甚至，让原本会成为邪恶的智人的生命成为了正义的逻辑生物，其实善莫大焉。”

阿正说：“这不是因为救人所以善，而是因为使这个世界更合乎逻辑，所以更善。所以，哪怕邪恶的智人因此伤亡惨重，只要最终能诞生一个纯逻辑主义的社会，最终让更多人成为逻辑生物，这种损失就是值得的。最不可取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地邪恶地生活下去，那相当于是在不断繁衍魔鬼。”

老爷子说：“在这个历史问题上，逻辑生物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说当时的过渡时期太漫长。他们的证据很多，因为几乎所有邪恶都可以更快地减少。甚至，从逻辑的角度看，都应该也可以立即停

止。另一些人则表示，智人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然，智人确实应该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努力。但是，如果太着急，会有更多的邪恶狗急跳墙，选择玉石俱焚，也许真的会以核战争等形式导致玉石俱焚，最终可能根本没有逻辑生物。”

阿梦说：“因为害怕人类灭绝就要对邪恶妥协？那邪恶只要守着一堆核武器就可以万寿无疆了。甚至，如果邪恶规定任何人不许开发躲避、防御核武器的技术，如反导系统、防空洞，还要时刻接受邪恶的监督，否则，只要有一个人违反就玉石俱焚，那么，为了人类的延续岂不是所有人都要永远邪恶下去？难道智人真的要一直忍受邪恶？问题是，正义为什么要容忍邪恶？那不可能有完全合乎逻辑的理由。”

老爷子说：“前一种类型的逻辑生物属于典型的纯逻辑主义者。他们更激进，决策时不会考虑邪恶的想法。他们的典型推理是：即使不要求邪恶皈依正义，他们也可能想要消灭正义；即使邪恶答应了不消灭正义，仍然可能背信弃义地消灭正义；试图合乎逻辑地预测邪恶是否会遵守诺言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工作，因为邪恶的思想不可能完全合乎逻辑，随时随地都可能无法合乎逻辑，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经常无法合乎逻辑；哪怕将邪恶的灵魂视为邪恶和正义的混合，也不能认定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不能认定邪恶不会颠覆其中的正义，因此，不能相信其正义部分的承诺；即使对邪恶的思想有时乃至经常做出了成功的预测，也不能结果论地认为预测必然成功，认为基于这种预测的决策必然合乎逻辑、正确。所以，他们不接受因为智人成功进化为逻辑生物所以当时的智人决策正确这一推理，不认为这种演化路径就一定能够避免邪恶毁灭地球，而是认为智人在转变时朝三暮四、拖拖拉拉，避免大规模核战争其实有运气成分，未必就比极速转变更安全。逻辑生物的研究的主导观点是：智人社会最合乎逻辑的进化路径就是最合乎纯逻辑信仰的路径，即不管邪恶的感受，直接拥抱真理。”

阿梦说：“邪恶势力同样有智慧，可能用逻辑推理去预测正义，可能出乎正义的意料。邪恶的人也能言而有信，但是，在关键时刻仍然可能抛弃言而有信。不能因为大部分时候言而有信就认为总会言而有信。与邪恶博弈不是正义应该做的事情。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

看，只要邪恶存在，所有演化路径就都存在危险，也无法合乎逻辑地估算危险的大小。所以，经验主义者对此的理性判断应该是这不是我能做好的事情，更好的判断是，这不应该是我做的事情。”

我的经验主义忍不住脑补道：我其实从来都是个小人物，只管吃喝拉撒睡这类价值有限的事情；以前，仅仅是因为我经常出手，而智人又很少思考价值无限的事情，所以大家对我带来的利益感激涕零，进而把我敬若神明，其实，我就是给逻辑这尊大神跑腿的；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让我背锅，明明是智人的脑子不好使，滥用归纳法。

阿正说：“如此说来，像我这种正邪并存的灵魂，仍然有可能堕入邪恶。”

阿梦说：“所以，我不相信你的承诺，要经常监督你。你也确实经常变，有时很有信心想追求无限大价值，有时又畏首畏尾。”

阿正说：“芳芳也属于正邪并存，你为什么不监督他？”

阿梦揉了揉脸，“他就是个悖论，我从来就搞不清楚他，他自己也是一样。他做过坏事，也做价值无限大的事；有时，阻止他做坏事会影响或可能影响他试错、做价值无限大的事。我无法区分哪些是试错哪些是犯错，他自己也未必全都清楚。我不想犯下压制真理的错误，所以，我经常对他放弃治疗，让他自生自灭。不过，他的灵魂中的正义似乎就像野草一样生命力旺盛，邪恶的野火肆虐之后，正义总能春风吹又生，而且，更加茂盛。邪恶的生命力反而一茬不如一茬。”

我刚想说话，她像是脑后长眼一般说到：“不过，有时候，我预期管你有助于我做出价值无限大的推理，或者，有助于你做出更有价值的推理，所以，哪怕可能伤害你的某些价值无限大的推理，我也可能出手。我经常思考两个灵魂是否可以通过爱真理、正义而相爱，就像宇宙依靠暗物质而结合在一起的。啧！这个问题想起来真头疼。”

我故意长叹一口气，“你这灵魂真是不够合乎逻辑，矛盾重重。这充分说明你的灵魂的邪恶。一个灵魂只要包含邪恶在内，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必然存在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他们的推理就像是从矛盾的公理体系推导，任何结论都是可能的。邪恶的灵魂本身不可能

建立在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公理体系的基础上。认为邪恶的灵魂可以预测本身就是相当邪恶的思想，相当于认为纯逻辑信仰并不是唯一完全合乎逻辑的信仰，认为错误的信仰也可以在推理过程中保持逻辑一致性，认为正邪可以讲道理、用逻辑交流。我非常相信正邪不两立，所以，早就对你不抱任何希望了。”

阿正说：“你们总是把灵魂分为正义的和邪恶的，而我更愿意将智人的灵魂视为正义和邪恶的复合体，将灵魂中的推理分解为正义的推理和邪恶的推理。这样，正义的部分至少可以和其他灵魂中的正义的部分相互沟通，至于正义的部分能否在外部正义的帮助下战胜邪恶的部分，就是那些灵魂内部的难以预测的事情了，不是外界的灵魂能够用逻辑控制的事情。当然，当今智人的灵魂中，正义的推理太少，很难用逻辑沟通，也很难战胜邪恶。这很像我。”

阿梦说：“既然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至少应该明白，教育者关注的唯一核心应该是尽量合乎逻辑，保证传授的内容预期价值无限大，而不是教育方法容易被受教育者接受。这和论文的正确审核标准是一样的：不应该管编辑、读者能不能接受，而是应该全力追求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过于照顾被教育者和读者甚至会助长邪恶，让他们认为自己的感受高于真理，认为自己对感受的关注是正确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邪恶的经验主义信仰。讨好邪恶的结果往往是更难战胜邪恶，这在教育孩子、说服同行、使智人进化等所有关系到善恶之争的问题上都是成立的。”

我说：“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就是尽可能追求价值无限大。这甚至不是追求尽量正确。过于重视正确率就必然牺牲重要性。很多研究人员会为了提高正确率而放弃重要的、有争议的课题，智人的教育也过于重视所传授的内容的正确性，而忽视其重要性。甚至，智人追求的正确只是暂时的正确、经验主义的正确，而不是永恒的正确、逻辑意义上的正确。这甚至影响到了逻辑学。传统逻辑只关注命题的对错，却从不关注命题的重要性，甚至，即使是对错也基本上只有对和错两个变量，难怪那样的逻辑学无法对人类探索真理提供多大帮助。”

阿正惊讶地说：“你们教育我的时候居然又做出了预期价值无限大的归纳和推理。遗憾的是，这里面没有我的功劳。”

老爷子说：“阿正的立场有些接近于逻辑生物中的温和派。温和派经常被激进派嘲笑为存有经验主义残渣的逻辑生物。但是，即使是温和派，也并不认为智人进化的速度够快。他们拒绝笼统地将智人视为一个整体，拒绝对智人统一判定功过，而是对正义和邪恶区分对待。他们认为进化太慢罪在智人的邪恶部分，即支持邪恶的信仰、规则、习俗、法律、思维方法的势力。另一方面，也要感谢智人中的正义部分使智人进化成功。遗憾的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智人中正义的部分都极为稀少，与绝大多数智人毫不沾边。所以，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智人的进化几乎可以视为一个德尔塔函数，突然之间就变了，不过，在逻辑生物看来还不够快。”

阿正说：“这就像古猿进化为智人，在早期只可能和少数几只古猿有关，和大多数古猿没有关系。最早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有一两只。人类只需要感谢那努力生活在地上、努力直立行走的极少数古猿，而不需要感谢古猿这个整体。”

我说：“古猿用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进化到智人，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主动追求进化。智人尽管在追求的努力程度上存在争议，但是，确实付出了一定的努力，所以，进化的时间很可能要快得多。”

阿梦说：“如果激进地实施正义遭到邪恶的激烈反抗而失败，那只能是邪恶犯下了罪恶，和正义无关，不能指责正义对邪恶不够温柔。否则，像戊戌变法那样温柔对待邪恶然后被邪恶反杀又该怪谁？另一方面，如果强硬对待邪恶导致邪恶迅速投降，提高了进化的速度，这也具有无限大价值，但是，这一价值和基于邪恶的各种妥协无关。例如，恶人可能由于功利主义信仰而希望自己的身体能活下去，甚至能舒舒服服地活下去，可能因此投降，但是社会进步的功绩完全不能记在功利主义身上。”

我说：“智人经常指望时间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是拖延。而且，正义温柔地对待邪恶并不能保证胜利，反而一定会延长邪恶的寿

命，甚至，可能导致正义被邪恶消灭。并不是所有邪恶的灵魂都不动脑子。正义想分化邪恶，邪恶还想一个一个地消灭正义呢。”

阿梦说：“而且，拖延的动机很可能不是为了真理、正义，不是为了战胜邪恶，而是为了功利主义，让自己更安全、更幸福。要知道，付出的不仅有时间代价，还有后世无数人年的生命。即使是为了那些正义的生命，也不应该害怕迅速地实施正义。所以，激进地改革就像医生抢救生命，要分秒必争，对敢于阻挡社会进步的人，要敢于像救护车一样直接冲过去：既然现在为救一个人都可以，为救无数人当然更是可以。”

我说：“所以，不能像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那样，以胜败论英雄，那是结果论的垃圾。正义并不需要成功预测邪恶的反应，这其实也是无法合乎逻辑地预测的。例如，在现在的社会中，邪恶的军队提高报酬和名誉就很可能募集到更多士兵，这一结果是建立在百姓邪恶所以会贪图利益或功劳这一推理之上的。但是，百姓为什么一定要邪恶？所以，百姓加入邪恶的军队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产生的错误决策，不是逻辑上必然的决策，而最合乎逻辑的推理、预测不能建立在任何推理错误之上，哪怕这是他人的推理。”

阿正说：“绝大多数历史只阐述正义军队努力战胜邪恶军队，却对邪恶军队如何获得庞大的规模、强大的战斗力避而不谈，这就是不敢谴责大众。”

阿梦说：“大多数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一方面会否定智人邪恶，一方面又会认定百姓一定会做出邪恶的推理加入邪恶的军队、支持邪恶的政府。如果一个课题是研究人民的善良，一个课题是研究投军的决策，貌似两项研究都合乎逻辑，可是，难道不应该把两项研究放在一起看吗？这么看待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很少有逻辑上自洽的地方。”

我说：“这类例子太多了。关于如何追求幸福生活、如何发展经济的众多研究都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绝大多数罪犯的犯罪动机也是为了利益。凭什么功利主义之间也要厚此薄彼？如果说功利主义也要受到道德、法律的限制，这本身就说明功利主义不应

该是基本的信仰。最基本的信仰必须有最高的地位，没有任何更高的法则。所以，纯逻辑信仰乃至纯逻辑方法都是高踞于宪法之上的存在。只能是宪法、人民服从正确的信仰，不可能是信仰屈从于宪法、民意。”

阿梦说：“所以，经验主义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局部合乎逻辑，全局无法合乎逻辑。而论文这种形式由于篇幅短小容易掩盖整体的无法合乎逻辑。当然，我不是要禁止短篇的写作，但是，不能在评判时只看文章本身，忽视整个科学体系的逻辑性。如果编辑们能加强对这一点的关注，作者也会更注意这一问题，这样，就会更多地思考科学全局的逻辑性，从而认识到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无法合乎逻辑。例如，自然科学有绝对的、不变的真理，社会科学却没有，科学对此完全没有合乎逻辑的因果性解释，只有一些对经验的归纳，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这类无法合乎逻辑的地方有很多很多。”

我说：“篇幅短小不一定是问题。作者名单、致谢都能写上几页，怎么可能没有讨论真理的余地？论文一定要有全部作者的名单、致谢也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

阿正说：“后世看现在的论文一定会很陌生，就像现在看古代讨论真理的散文、诗歌。只不过，古代人还有自由，这个时代的八股文形式肯定会让很多人偷笑的。一篇和真理无关的、预期价值有限的论文，有那么多署名作者，这是想要把自己拉出来示众吧？据说那些作者的本意是想出名。这些署名、致谢怎么像是感谢对方干了件坏事？这么揭短难道不担心对方问候你老母？”这话惹得大家笑成一团，气氛总算轻松下来。

我认为自己可以试着做个总结陈词，争取让大家，不对，是让我，有机会睡一觉，“正义和邪恶在智人的灵魂中共存，这可以体现在一个灵魂中，使个人行为本质上无法预测；也可以体现在整个知识体系上，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推理，缺乏绝对正确的结论。纯逻辑信仰能够让个人行为和知识体系同时做到尽量合乎逻辑。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完全可预测。个体的灵魂、社会、知识体系都有责任尽快抛弃邪恶，而无需顾忌各种邪恶的感受。”

阿梦突然说：“大家吃点夜宵吧？我都有点饿了。”她这么一说，众人都有同感。大家自己动手，阿梦选择了酸奶加白糖，我拿了个脆柿，阿正拎起了一根红肠，老爷子挑了块今天刚送来的波兰奶油蛋糕。

我有一种在水下憋了半天气终于可以呼吸了的感觉，几乎想要发誓再也不这么思考问题了。不过，现实是残酷的。我正在细品脆爽的口感，还没来得及幻想一下睡觉的滋味，阿正就口齿不清地说：“刚才讨论的问题要求我们都不能懈怠。为了逻辑，加油！”

第一百一十八章 消灭自尊心

阿正对阿梦说：“先别管科学家的问题。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论据。过于激烈地消灭邪恶会引起所有邪恶的合作，从而大大增加正义的风险。所以，应该有步骤地逐步消灭邪恶。您严厉批评我的效果就往往不如温柔地批评我，因为那会打击我的自尊心，让我产生努力反抗的意识。”

阿梦斥责道：“动不动就说自尊心，只尊重逻辑很难吗？”

我说：“如果想让结果论还有些价值，至少也要认真思考一下究竟选择哪些结果。”瞥见阿梦想要说话，我赶紧补充，“首先声明，选择结果没有应该一说，最好不用结果论，但是，有些结果仍然会比其它结果要好很多。”

阿梦说：“温柔地教育的好结果之一是让人多数时候能听得进去，但是，使人深思、发生转变的概率却不一定高，甚至更低。那么，这种经验主义的结果真的很有价值吗？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严厉地批评也更可能让你深思、让你改变行为，起码更有利于你重视这个问题。”

我说：“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甚至不在于你的反应，而是在于你妈妈的推理是否最合乎逻辑，是否能经受得住你的推敲。有时，自以为正义的一些邪恶甚至会为了证明自己正义而研究什么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如果殴打你能起到这种效果，我是不会排斥的。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自尊心的缘故而拒绝严厉的批评、打骂，就应该想想邪恶是否有资格拥有自尊心，或者，自尊心是不是真理。当然，我也无意支持打骂，那毕竟也是经验主义的产物。”

阿正瞪了我一眼，想了一下又收回了愤怒的眼神，“教育者、施政者能保证道理、政策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已经很不容易，再要求他们善待邪恶，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何况，邪恶的灵魂不应该有权利提条件。我刚才显然更愿意为邪恶着想，这是功利主义的反映。妈妈能在尽量合乎逻辑方面做到这么好，我还要吹毛求疵，实在太过分了。”

阿梦则眼睛一亮，“所以，如果一种邪恶相信自己是正义，这仍然是一种正义和邪恶共存的局面，而不是纯粹的邪恶。智人的自以为正义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会努力证明自己正义。虽然这有时会导致讲歪理的问题，但是，肯定比不讲理好，肯定比一心追求邪恶好，甚至是好很多。转变邪恶的灵魂很大程度上要指望他们的这部分向善之心。”

我说：“你也不要高估这种向善之心。正义不能轻视、低估邪恶，想着用糖衣炮弹或者时间就能分化瓦解邪恶，指望每个灵魂中的正义部分都能战胜邪恶部分，那过于理想主义，而且是不理智的理想主义。例如，邪恶也是有组织的，自尊心就是一种可以让所有邪恶团结在一起的邪恶观念，会成为各种邪恶的粘合剂。伤害灵魂中的一种邪恶，整个灵魂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这种反应可能战胜对逻辑、自由的热爱，甚至，一个国家、民族的自尊心可能击败全社会的正义感，无法正确地对待善恶。例如，遮掩本人、本民族的邪恶，拒绝接受外来的真理、正义。”

阿梦说：“人类普遍认为自尊心是个好东西，这种观念的来源很没有道理，可能仅仅是它曾经做过好事，合乎经验主义；也可能就是

因为合乎功利主义。我根本找不出来它的逻辑必要性在哪里，甚至，也缺乏经验主义上的必要性。毕竟，不劳动、不爱护身体可能活不下去，不尊重自己只会让自己缺少一些自以为是。只要爱逻辑、真理、正义，而自己又真的合乎逻辑、真理、正义，那时再爱自己也不迟。为什么无条件地尊重自己，将它视为信仰？”

我说：“问题其实很简单：人人都知道要爱真理、正义，但是，他们其实更爱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在实处的是爱自己、爱身体、爱利益、爱恋人、爱家庭、爱国家、爱民族、爱工作，没有一个接近于真理、正义。明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怎么能认为它们能和谐共处？根本不爱真理、正义，又哪里能得到真理、正义？天上难道会白送给你真理、正义？甚至，人类爱的这些还不是和真理、正义完全独立的概念，而是负相关的概念，这些追求得越好，越不利于追求真理、正义。”

阿梦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真不明白那么多人、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会一直没有发现这么简单的逻辑错误。即使他们根本不在意是否正义，只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仰，也应该知道不能有这么多不同的独立追求。当然，推理是需要逻辑能力的，智人在这方面确实漏洞百出。”

阿正说：“正义、真理和逻辑不是独立的概念，必然合乎逻辑就是真理，支持真理就是正义，所以，它们是统一的。但是，总不能说利益最大就是真理、正义吧？如果真是这样，逻辑又从何而来？”

阿梦说：“所以，当任何一个人说自己在追求爱情、财富、幸福、好工作、职称、升学率、GDP 的时候，应该感到羞耻，因为那必然不是真理、正义。可是，智人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夸夸其谈自己的这些异于真理、正义的追求目标，却不被社会唾弃，这本身就是在向所有经验主义者证明，这些不仅不是邪恶，甚至是好事、荣耀。在正义的社会中，信仰、追求目标、思维方法是不可能有太多自由的。那些价值有限的事情偶尔为之尚可，一旦专心追求就是犯罪。任何时

候，这些价值有限的追求都不能超过对逻辑的追求。可是，人类发情的时候，逻辑算老几？”

我有些吃不消，吭吭哧哧地说：“你这种观点太理想主义，智人的灵魂很难吃得消。”

她转过来对我说：“智人现在不吃，或者吃下去消化不良，迟早也要吃，甚至那时候才知道现在的智人是多么愚昧，津津有味地吃下去的都是什么东西。我管不了那么遥远的事情。不过，你的方法主义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你在很多时候总是想用精妙的方法战胜邪恶，我认为这仍然是建立在邪恶的基础之上的。我更愿意直截了当地采用正义，不与邪恶博弈，不考虑邪恶的反应。我更喜欢你发现的那些纯逻辑的思维方法，而不是那些用来对付邪恶的方法，当然，那些方法肯定比没有方法强，更要比与邪恶为伍强、向邪恶妥协强。但是，这种比较的结果不能用于证明这种方法的真理性、正义性。”

老爷子说：“这让我想起一段历史。在如何对真理收费的问题上，智人曾经有过激烈的善恶交锋。绝大多数智人倾向于从象征性的收费缓慢过渡到正常的价格。按照我们的理解，那本质上是功利主义在背后推手，因为很多智人不愿支付这笔费用，他们希望尽量延后，甚至从子孙后代开始支付。但是，当时有少数坚定的纯逻辑主义者认为，必须立即从使用真理的收益中分割出适当的比例，这是发现者应得的报酬，其实施根本不需要通过民主程序，甚至，他们要求尽量向前追溯，只要可以征收的之前的费用都要追缴。他们的理由是：祖先已经赖账几千年，赚便宜没够、想继续赖下去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成为逻辑生物？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为了发现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正义，那些邪恶的灵魂没有理由因为自己人多势众就能如愿以偿。正义不需要考虑邪恶一方的意愿和势力强弱。也许是因为他们态度坚定；也许是由于大多数人内心都同时有善有恶，并不强烈反对正义；也许大家都想成为逻辑生物，最终，绝大多数人的一方反而妥协了。”

阿正说：“我猜测那些妥协的人认为这也合乎功利主义：如果为了点钱就当不了逻辑生物，从利益上讲都说不过去。当然，这可能也

是因为那时的功利主义要比现在弱了很多。现在的智人为了那么大一笔利益说不定会掀起世界大战。”

我说：“你这可是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味。那时的智人虽然远远算不上逻辑生物，但是，应该比现在的灵魂正义得多。我更倾向于那时灵魂中的正义部分更容易战胜邪恶部分，只要逻辑推理正确。不像现在，逻辑讲不过就跟你扯经验、利益、传统、法律。”

阿梦说：“这就像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机制的时候是否要给普通人适应的时间。而且，一旦要给适应时间，多长时间才算是足够的适应时间就成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过渡性政策很容易留下后遗症。像君主立宪那样的过渡性制度，我的观点是贻害无穷，不如早早让人类忘了皇帝、国王这种概念，否则，就像现在，任何政治体制下总有人想成为类似于皇帝、国王的存在。”

阿正说：“让所有人尽快地、公平地面对正义，这本来就是正义的。即使是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让更早、更容易接受正义的人获得某种竞争优势也是合乎生存竞争等很多经验的，对人类整体也是有利的。应该让所有灵魂认识到，拖拖拉拉地不愿放弃邪恶，甚至不会合乎邪恶的信仰。所以，如果大多数人迟迟无法放弃邪恶，总是对正义感到不适，他们就应该利益受损，让他们对邪恶感到不适。”

我点头道：“确实。如果皈依正义缺乏利益，就不利于正义在功利主义的大背景下战胜邪恶。在这个邪恶的背景下，不仅应该用利益鼓励灵魂皈依正义，而且，应该是越早利益越大。”我转向阿梦，“你看不起我的这些方法。但是，想让智人为了纯逻辑信仰、为了尽量合乎逻辑而放弃其它邪恶的信仰，难度实在太大。在这个问题上，你倾向于把智人当作很有智慧的生物，认为可以用逻辑推理说服他们，甚至认为只用推理就能奏效；但是，我倾向于把绝大多数智人当作动物，要用一些和感官紧密相关的奖惩制度才能推动他们多用脑子推理、尽快放弃邪恶，从而减少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阻力。”

我从阿梦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地狱中下油锅的场面，明智地不去说明具体的奖励措施。

阿正说：“你这种方法智人更容易接受，但是，说出来就实在有伤智人的自尊心。一些智人可能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认为人就是动物，但是，多数智人还是倾向于认为人不是动物。几乎所有智人都会接受美女汽车洋房的诱惑，却几乎没人会受到合乎逻辑的诱惑。这是个明显的问题。智人究竟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们？追求利益的畜生还是追求逻辑的灵魂？”

老爷子说：“让智人容易接受的方法说出来却难以被智人接受。这本身就表明智人的根本信仰有问题。”

我说：“正如老爷子说的，生活中的概念也要在逻辑上精益求精，不容许有半点马虎。所以，只要世界上存在正确的信仰，智人多种多样的信仰和追求目标就必然存在逻辑问题。智人一向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这明显不分善恶，和追求胜利的将军没什么两样。他们应该想想，如果自己是邪恶的人，尊重你就是尊重邪恶。”

阿梦说：“结果论者、经验主义者会说，尊重邪恶有利于邪恶的改变。但是，凭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几次取得了成功？为什么不看到还有很多次失败？比较成功和失败的次数能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吗？邪恶数千年来得到了智人极大的尊重，可是，智人社会中有的只是无数的邪恶。温和的改革派被邪恶镇压的情况并不少见，毕竟，你认为足够尊重了邪恶，邪恶不一定认为自己受到了足够的尊重。当初，国王以不敬的罪名抄家、斩首了无数人，可是，那玩意有什么值得尊重的？现在，尊重国旗国歌又有什么合乎逻辑的理由？如果一个国家邪恶，尊重这个国家当然就是在尊重邪恶。邪恶对尊重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下跪、磕头、承认对方至高无上，等等，你能照办吗？而且，邪恶要求得到尊重本身就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智人能想出这些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要求得到无法合乎逻辑的尊重，并且一直绵延至今，实在过于弱智了。”

我说：“有人会说，在我没有发现自己邪恶之前，可以有自尊心。可是，为什么不是证明自己正义之后才能有自尊心？像智人这样根本不关心真理，又怎么可能发现自己的邪恶？”

阿正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种存在都要求自己获得尊重，甚至要求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宪法、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可是，他们都不是和真理、正义同一的概念。智人是否想过，至高无上的存在大概率是唯一的，那么，宪法和国家主权冲突要怎么办？更有甚者，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大概是比宪法、国家主权更根深蒂固的信念，这说明，这些其实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存在。将这些称为至高无上明显无法合乎逻辑，只能是一种和对手博弈的方法。而我们要求的是将逻辑作为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存在。”

我说：“不能因为有些邪恶的人受到尊重后发生了转变就认为所有邪恶的人都会这么做。在转变信仰方面，没有完全合乎逻辑的方法，因为邪恶者原有的信仰是无法合乎逻辑的，那么，他们的任何决策都是可能的。他们可以一会说自尊，一会说利益，一会说传统，纯逻辑主义者根本无法接话，因为那些东西只要承认就是承认邪恶。只要接受了那些邪恶的原则，真理反而讲不过邪恶。”

老爷子说：“智人必须学会克服自尊心、功利主义。所以，为了照顾自尊心、功利主义而柔声细语，不会有利于克服自尊心、功利主义。这就像你们不应该用经验主义去说服经验主义者一样。越照顾自尊心，自尊心只会越强，那么，至少自尊心这种邪恶会更加顽固，而这是否有利于改变其它邪恶却是未知数。那么，纯逻辑主义者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力气做没有价值甚至可能邪恶的工作？明明有价值无限大的道路，为什么不走？”

阿梦说：“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肯定是怕走不通。但是，妥协不是必然走通，不妥协也不是必然走不通。有时间在这种蝇头小利上浪费推理的时间、精力，为什么不去多进行一些无限大价值的推理？如果我们把本书写成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阐述纯逻辑主义就一定能说服编辑、读者？我不相信。智人读者都有责任认识到，智人普

遍是善恶的综合体，甚至是恶远远多于善。一个人应该努力保护灵魂中的正义使之合乎逻辑，而不是不分善恶地保护灵魂，这正是自尊心起到的作用。”

阿正说：“大概是因为我的自尊心经常受伤，我自以为还算懂自尊心是怎么回事。自尊心会不加区分地保护自己灵魂中的邪恶和正义，甚至保护自己的身体。但是，因为我的灵魂中正义所占比重太少，正义只能偶尔受益。虽然增加个人利益的概率要比支持正义的时候多得多，但是，利益不是我的信仰，不能成为支持自尊心的理由。我不能为了利益而将自尊心当作好东西。”

阿梦说：“所以，智人未来需要一个清除自尊心的大规模行动。首先，要在法律上解除对自尊心的保护。通过广泛鼓励自嘲、相互讽刺、发掘彼此的邪恶来打破自己身上的光环。否则，每个人动辄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却根本不想自己是否邪恶，邪恶是否应该受到侮辱，智人就很难进步。”

老爷子说：“好主意！我记得智人发起过很多类似的运动，绝大多数都记不清了。不过，还有一个运动是破除对隐私的保护，否则，智人什么时候也不敢在公众场合暴露自己的隐私。”阿梦一拍桌子，老爷子吓得一哆嗦，赶紧补充，“无法得到着装自由。”

阿正大笑道：“你怎么比我还怕我妈？”

老爷子居然也涨红了脸，“这不是怕！这是尊重！我这是只尊重逻辑的反映，而你显然不够尊重逻辑，更尊重自己，甚至在尊重一些邪恶。”

阿正挠了挠头，识相地避开了这个明显不利的话题，“隐私经常是和个人名誉、自尊心紧密相关的。只不过，智人应该明白，既然不努力发现真理，智人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都没有什么尊严、名誉，在成为逻辑生物之前根本不值得保护。说到这里，这本书就像是在让所有智人失去名誉，清除他们的自尊心。我之前觉得不尊重智人是你们的一个缺点，我只是因为宽容而不计较这些小节，现在觉得似乎你们早就隐含深意。”

阿梦说：“我不知道。很多话题都是芳芳挑起来的，也是他选取的对话。不过，他一向擅长花样百出，很难猜得透他究竟是蓄意的还是碰巧。不信任他的时候，我很为此苦恼；信任他之后，觉得就像在看电影。我会猜测导演的意图，当然，永远也不知道是否猜得中。就像这次，我猜测他早就对自尊心有些不好的猜测，只不过现在证明他的猜测是合乎逻辑的。而且，这个人在这种话题上的话甚至都是不可信的，正确率未必高于他关于真理的猜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是假话，动机也不是说谎。有时，他自己也不清楚，或者，只是自以为清楚；有时，他会说技术性假话逗我玩；有时，他就是不想告诉我。所以，我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使有时候明白也装不明白。在价值有限的事情上，执着于搞明白真真假假没什么意义，尤其是在善恶几乎全都还没搞清楚的背景之下。智人总是想搞清楚感情的真假、小说情节的真假，却很少努力搞明白逻辑推理的真假、世界的真假。我猜测，他对这一点也是有所猜测的，所以，生活中真真假假。”

我认为最好不做解释，就哈哈一笑，“如果说纯逻辑主义第一步的敌人是身体、利益，那么，第二步的敌人就是灵魂中的邪恶部分，那些无法合乎逻辑的部分，主要是从身体、感觉推导出来的各种结论，如功利主义等邪恶的思想体系，自尊心这类保护身体、利益的工具。人类必将迎来与邪恶的终极之战，每个人都不应该把保护自己的身体、灵魂当作理所当然的责任、义务，反而应该把保护真理、维护正义视为自己的责任、义务。这需要克服自尊心等本能倾向，但是，智人的各种本能中有多少正义？丝毫都没有。如果现在的智人满脑子想着自己、本能，而不是正义，这只会对邪恶有利。”

阿梦说：“一个灵魂的正确的价值观肯定不是我最重要、最值得尊重，而是真理、正义最重要，最值得尊重。自尊心将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不分善恶，所以，是一种邪恶的存在。因此，从小就不应该培养对自己的自尊心，追求对自己的尊重，而应该培养对逻辑、正义、真理的高度尊重。我批评阿正，如果阿正为了自己的自尊心而对我的教育反感，那是他的推理邪恶。我应该做的是进一步破除他的自尊心，让他的邪恶彻底缴械投降，而不是照顾他的自尊心，让邪恶有

卷土重来的机会。我如果迎合他的邪恶推理，不仅教不好他，可能我自己都会出现邪恶的推理。我能教给他真理，哪怕只是可能的真理，他都应该感谢我，毕竟，从其它老师、书本学到的知识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是真理。”

阿正赶紧可怜兮兮地说：“我从没有抱怨过，至少嘴上没有。不过，爆栗的力度最好减轻点。您应该也不希望我的灵魂中上演邪恶总动员。您多少也应该有点现实主义，考虑下我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距离逻辑生物实在太遥远了。”

阿梦没理睬他，“在智人向逻辑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如果智人因为努力战胜邪恶而伤亡惨重，这样的智人是值得尊重的、有尊严的。如果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避免自己的伤亡而频频对邪恶妥协，这样的智人是不值得尊重的、没有尊严的，称为罪有应得也不过分，即使最终仍然成功进化到逻辑生物，也是一样。毕竟，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无数后世的好人的生命。正确的逻辑推理只能是为了更好的人牺牲较坏的人，永远不可能是为了自己多活两年就能牺牲好人无数人年的寿命。”

我说：“一个灵魂就应该像做题一样，既然为了正确的思路应该牺牲错误的思路，当然也应该为了灵魂中正义的部分牺牲邪恶的部分，能为正义的灵魂牺牲被邪恶感染的灵魂，就像是有了完全正确的证明就可以抛弃有漏洞的证明一样。而且一个正确的推理必然会有无数的后续推理，所以，拯救一个正确的推理就像拯救了无数正确的推理一样。错误的推理过程不应该有什么尊严，那么，一堆错误的推理组成的邪恶又凭什么有尊严？”

老爷子说：“所以，哪怕是为了一个逻辑生物也应该不惜牺牲很多智人的生命。愿意为逻辑牺牲自己的智人更接近于纯逻辑主义者，后人觉得不应该牺牲；只想努力幸福地活下去、不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放弃邪恶的智人则不能被视为无辜者，死了也不值得可惜。在我们看来，后一部分智人是绝对的主流。智人历史上从未有过全民齐心协

力、不惜代价、努力击败邪恶的历史时期，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在研究真理、解放灵魂等方面的努力也极为稀少。”

阿正说：“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冻起来，希望将来复活。问题是，将来的人把这些人当成什么？动物？愚蠢的智人？我相信他们之中没有纯逻辑主义者，甚至，他们如此努力地拯救自己的命，却从不努力拯救逻辑生物的生命，反而很可能是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也许，逻辑生物会选择将他们放逐吧？毕竟，逻辑生物对历史显然不像智人那么有兴趣，尤其是对逻辑生物以外的、和真理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历史。”

阿梦说：“救人一命胜造三级浮屠，这句话显然没有区分好人坏人。将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甚至比救人一命更有价值，因为这不仅创造了无限大价值也减少了负价值。”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的态度是一切为了好人。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智人早就这么说，但是，基本做不到。只要坏人有权势，人多势众，就可以免受惩罚、免受指责甚至颠倒黑白。这部分是因为智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也就不知道如何判断好人和坏人。在智人社会，恶人善终的事情发生得太多，甚至，恶人一生幸福的事情也并不少见，这极大地影响了功利主义者的选择。”

我说：“但是，即使知道如何分辨，功利主义者也不会过于努力地主持正义，这是功利主义信仰决定的。如果功利主义的社会想通过赏善罚恶鼓励智人向善，至少要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地惩罚恶人。但是，功利主义者在遇到强烈反抗的时候会考虑功利，而执着地惩罚坏人会伤害社会局部的利益。更常见的是妥协，还经常美其名曰为了各种社会利益。甚至，隐瞒这种妥协，让大众以为邪恶都受到了惩罚，实际上，只是惩罚了反抗能力不强的人，这里面甚至并不全是邪恶的人。只要有权有势者激烈反抗，智人的典型行为就是退缩。有权有势者作恶，受到审判的都少，受到公正审判的就更是少得可怜。”

阿正说：“人民就是一种有权有势者，他们努力保护的目标之一就是全体智人的名誉、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名誉。但是，由于对真理的

无知，他们必然邪恶，却从不揭露自己的邪恶，从不承认人民在整体上有任何邪恶之处。那么，这么做等于是掩盖了邪恶，使智人的邪恶更持久。”

阿梦说：“在民主国家，最有权势的就是人民，而人民普遍在追求享乐。不知道什么时候智人才会制订出法律以杀人罪惩罚享乐主义者。逻辑生物回顾现在，必然会对这个时代的智人充满鄙视，因为所有人都犯下了重罪，即使是工作狂也很少是在追求无限大价值，而绝大多数人居然觉得自己是好人。”

老爷子说：“邪恶的灵魂和正义的灵魂不平等是逻辑上必然的事情，是纯逻辑信仰的必然结果。由于信仰的差异，逻辑生物总是无法理解智人只为自己的邪恶灵魂着想，却不肯为正义的灵魂着想的做法。”

我说：“智人总是追求相互理解，但是，不同信仰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很困难的。关键在于理解正义和邪恶的不平等，理解尽量合乎逻辑信仰的逻辑和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不平等：哪怕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灵魂，也需要部分相信逻辑，而这就有可能导致他皈依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最终支持正义；相反，所有正义的灵魂都不会抛弃逻辑、正义，因为那无法合乎逻辑。所以，正义就像一个黑洞，对一切智慧生物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无论这些生物的开始状态多么邪恶，都会逐渐加速坠入其中。可是，智人这几万年来在趋向正义方面实在没有多少进展。我认为这不是智力的原因，而是邪恶势力太强大的原因。可以将伴随感官而来的经验主义视为另一个邪恶的黑洞，在和正义争夺灵魂。”

阿梦说：“而且，智人社会的舆论太强大，人们的思想缺乏独立性，过于信任他人的推理结果。可是，一个人想不明白凭什么就认为其他人就能想得明白？如果说相信专家，专家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啊？总不能把大多数专家的意见当作真理吧？毕竟，那少数的专家也不是傻蛋。这种时候，更合理的经验主义推理应该是他们的推理大概率都不可靠。”

阿正说：“很多人甚至不是相信专家而是相信媒体。在媒体上读到、看到的社会明明很好，但是，自己的生活却不好。如果是一名有智慧的经验主义者，应该把这视为受到欺骗的一个迹象。所以，即使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社会很好，这个社会也可能不好，甚至是很可能不好。正义不是通过欺骗、妥协就能实现的。”

我说：“你要小心感觉这个词，这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在邪恶的社会中，个人感觉好未必是因为受骗，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邪恶，如贪图享乐；可能是在根据利益得失判断善恶；可能是因为期望不正确、不高，如满足于人生七十古来稀。用个人感觉判断、选择正义非常危险，难以保证价值为正，更不要说无限大价值。如果用宏观而非局部的经验判断，会好一些，但是，即使是宏观指标，也有优劣之分，例如，经济增长必然不如价值增长，甚至不如知识增长。但是，智人显然偏爱量化程度更好的指标，如财富、GDP，却没有想过财富是否必然和正义同进退的问题。”

突然，一缕金色的阳光射了进来，众人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欣赏日出。我从窗户看着日出，想着今天思想的突飞猛进，觉得把今年视为逻辑生物的逻辑元年也未尝不可。

第一百一十九章 典型的研究

阿梦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虽然很累，但真是身心舒畅的一天！”

老爷子感慨道：“在追求推理尽量合乎逻辑方面，你们肯定是前无古人。为了一些影响整个知识体系的概念、命题的细微差别而投入大量精力。我感觉，这种全局性逻辑的严谨性是防范邪恶的最佳方法之一，仅次于努力保证信仰的正确，也和智人只顾局部逻辑的严谨完全不同。”

我说：“老爷子！要说到方法，您还真不行。我感觉，比这种全局性的逻辑严谨性更关键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判断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正义，让每时每刻的生活都有无限大价值。当然，也可以把这视为责任或权利，而不是方法。但是，核心在于，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主动研究真理，虽然不应该受到强迫，但是也不能装傻，不能动不动说自己不适合研究真理，更不能说自己不适合研究，那些充其量是经验，甚至是身体给你的错觉。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智人肯定会说自己不适合做研究，而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时候往往很有研究精神。”

阿梦说：“我觉得，无止境地追求理想最关键。这不是将一个理想追求到极致，那样的话，我们必然平凡，只会追求某个青少年时期产生的价值有限的目标。无止境地追求理想代表无止境地改善理想，代表理想会不断改变。有些幸运的是，世界上存在最好的信仰，也就存在最好的理想，这让我们能够找到这最好的理想，最终也能有一个稳定的理想。”

阿正说：“妈妈说的有道理。智人往往找到自己喜欢的理想就止步，开始努力实现它。但是，喜欢、比较好不是最好，现在最好也不是逻辑上必然最好、永远最好。你们当初必然也不知道无限大价值，肯定也在追求各种有限的价值，只是，你们总是能够不断追求更进一步，这种永不知足的精神最终使你们发现了无限大价值。”

老爷子说：“很多智人一定会给自己不追求无限大价值找借口，例如，以前不知道还有无限大价值、不知道存在真理、不知道智人如此无知。但是，这些都不是很难做出的推理。你们之前也不知道，但是，不仅没有满足于无法合乎逻辑的现状，甚至没有满足于无法合乎逻辑的理想。部分是因为努力改善自己的理想，你们最终找到了必然合乎逻辑的理想，进而深刻地改变了地球生命的未来。无止境地追求是你们最终走到这一步的重要因素。”

我说：“无止境的追求在很多研究方向上都有影响。虽然我们通过归纳某些真理的性质确认了关于追求的很多性质是真理，但是，我

们对其中的很多性质在之前的无止境追求之中都有所认识。所以，虽然研究这些真理的最合乎逻辑的路径是纯逻辑信仰、最大逻辑原则、关于追求的真理，我们却并不是沿着这条最佳路径发现真理，而是错误地通过经验主义先建立了关于追求的理论，然后才去发现更基本的真理。这肯定不是最佳路径，却一定比传统的那些路径好很多，通过逐渐改善理想、动机而逐渐提高成果的重要性和正确率、缩短研究的时间，最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阿梦说：“所以，追求目标不需要万事俱备，只要永不知足，最终就有可能万事俱备。知足者常乐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谬论，否则，一个灵魂就是当牛做马也能知足。实际上，智人的灵魂就是给身体当牛做马，他们自以为很幸福，却没想过究竟是自己幸福还是身体幸福。芳芳最初想要追求终极真理的时候觉得人类对真理所知甚少，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幸亏他当时没有过于结果论，也幸亏无止境的理想主义就在他身边，他才避免了灾难性的决策。即使现在，他也时不时冒出给身体当牛做马的倾向。”

这让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当初这个决策真是险之又险。即使有阿梦的激励，我也没敢主动地、积极地完全投身于研究价值无限大的真理，只能说是没有放弃，把这当作小概率的机会来处理。在我当初的预期中，这就像是买彩票，是一笔可能的意外之财。不过，这和彩票不一样，属于可以通过努力不断改善运气、概率的事件，而我没有因为概率小而放弃。所以，当时读到、想到非常合乎逻辑的推理，我会记住、积累，而不会认为与我无关或希望渺茫，因而没有放弃。坚持之下，慢慢积累得多了，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推理，希望也就慢慢不那么渺茫了。甚至，由于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合作，即使是我的身体当初也认为这并不是和利益无关的思想，并没有加以太多的掣肘，当然，功利主义现在多少有些悔不当初，只不过，自己已经人微言轻。

阿正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那么多可能的真理就在今天轻松、自由的谈话中产生了，例如，真理是暗物质、通过归纳一部分真理可以得到新的真理、永远不能发现所有真理、纯逻辑的

管理、尊重且只尊重真理，早上发现的真理我都快要忘了，光是努力记住它们我的脑子就快要炸了。”

我说：“胡说！我可没觉得今天有半点轻松，脑子早就快要炸了！不过，如果用单位价值的付出来衡量，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少得可怜。这本书写到现在，时间和写一两篇学术论文的时间差不多，内容和价值却要多得多，疲劳程度小得多，乐趣多得多，比写专著轻松很多。甚至，今天一天的成果都可以占到我们一生的推理价值的百分之几。”

阿梦说：“这突出表明了价值的不均匀分布，但是，不能把现实中价值的不均匀分布都归因于运气，信仰、方法、规则才是决定性因素。当然，即使在这些因素全同的条件下，起伏仍然是极为巨大的，就像宇宙中不同地方的物质密度有天壤之别。”

我说：“问题就在于这些因素一点都不一样。例如，我们苦苦改善工作方法，在十几年间让方法改善了很多轮、无数倍。而智人的研究方法在此期间纹丝不动。最终，当前制度下受到鼓励的是用低劣的方法研究、写论文，更好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反而成为了被拒绝的一方。”

老爷子说：“由于逻辑和自由的等价性，正义总是给邪恶一丝生存的机会，邪恶反而经常不给正义任何生存的机会。”

阿正问：“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毕竟，古人也是想到什么写什么的，有时是诗，有时是散文。”

阿梦说：“说得不好听点，这是一些无能的专家吃饱了撑的。某种程度上，这是研究人员数量急剧膨胀但是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之后很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结果。我猜测，看到很多低水平的研究人员无法做好研究工作，无法写好文章，一些人就想要帮助这些研究人员，想干点有价值的事情。他们认为学术文章聚焦于一个课题、概念明确是有价值的事情；认为研究人员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极小的范围内，搞清楚一两个问题，会提高研究的效率；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说：“他们大概希望将研究变成类似于流水线的工作，每个领域的科学家像生产线工人一样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整个科学体系就都做好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局部合乎逻辑并不意味着全局合乎逻辑。没有正确的第一知识，即使所有科学领域都局部很好，整个科学体系也大概率一团糟，就像没有好的地基却要盖摩天大楼。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每个科学家都近乎无脑地爱自己研究的科学，根本不管它究竟是否可能是邪恶的学科。”

阿梦说：“在一些人的推动下，现代科学的各项基本的教育、研究、交流、发表制度被逐渐建立起来。可是，他们没有想明白的是，任何价值有限的事情，只要妨碍了无限大的价值，就会沦为负价值，成为邪恶。所以，不可能存在价值有限的正确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必然可能妨碍真理，最终只能成为邪恶的规则。即使这能帮助无数低水平的研究人员，只要妨碍了一个真理，也可能蚀本。”

我说：“现在，人人以创建制度、规则、法律为荣，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极高风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的人生成为邪恶的一生，让之前的有限价值化为乌有。可是，各领域的专家、领导、名宿都在努力参与其中，大概是误以为这很可能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工作，没想到这反而更可能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阿梦说：“没有任何一家期刊有权利制订自己的出版规则，否则，一旦和真理冲突，他们是坚持规则还是坚持真理？这和各种追求目标和信仰之间很难不发生冲突是类似的。”

老爷子说：“智人的学术期刊制度明显是错误的，因为这侵犯了逻辑推理的自由。而自由是和逻辑等价的基本信仰，不容侵犯。”

我说：“我们反对期刊制度不是因为它们不肯发表我们的文章，尽管这是最初的原因。现在，我写的每一章都是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文章，但是，因为主题分布太广、逻辑推理不合乎传统、没有采用过多专业术语等原因而找不到合适的期刊发表。如果我们为此修改，岂不是削足适履？这反而会让人类失去更好的也更原生态的学术文章。”

阿梦说：“通过今天的讨论，我也明白了很多。对邪恶越是照顾，只会加强邪恶，就像照顾自尊心一样。有一大堆要求的期刊制度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必须灭亡。让我们的文章出现在这些期刊上，是在给邪恶脸上贴金。这种事还是不干为好，所以，我们以后不应该再写那种诡异的学术论文了。”

老爷子说：“这种制度怎么灭亡的我不知道，只知道它确实灭亡了。”

阿正问：“你们对自己的推理真是有着蜜汁自信，很多重要思想、重要结论都是刚想出来就盖棺论定。”

阿梦说：“受到爱因斯坦对相对论信心的影响，芳芳很早就开始追求想出来就正确的思想，也就是依靠逻辑推理的过程就足以确保结论正确的思想，可是，直到最近才真正逼近这一状态。这首先是因为信仰、方法，其次是因为能力。我相信，我们的能力距离逻辑生物还有很大差距，所以，逻辑推理还是会犯错，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在短时间内不犯什么错误，或者，发现错误后很快认识到，而各种不同思想之间的相互监督也有助于降低错误率，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甚至，邪恶的经验主义、结果论有时也会发现我们的纯逻辑推理中所犯的错误。当然，我们不能一直保持这种正确率，所以，会在休息的时候放纵自己，允许推理犯错。但是，即使是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让自己犯信仰、方法方面的基本错误。”

我对阿正说：“你也一样！平时就要减少推理的错误。越是小的时候，努力减少推理的错误就会起到越好的效果。我们年纪大了，很多错误的信仰、方法难以彻底纠正。年纪越小越容易适应新的信仰，这类似于学习语言。既然学习语言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完全沉浸在那种语言的环境中，接受信仰的最好方法也是沉浸在那种信仰环境之中。我猜测，这甚至优于为逻辑争取主场优势的方法，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沉浸式学习的条件。”

老爷子说：“在这方面，逻辑生物的孩子们确实是幸运的。”

我转向阿梦，“我一直和你强调要有张有弛。如果不允许自己有正确率低的时候，身体就会通过神经信号向灵魂发起疯狂的进攻，反而会降低正确率。对于智人而言，关键是保证专心推理的时候的正确率，这才是最代表自己推理能力的正确率。通过适当地安排生活，可以适当地提高自己的正确率。”

阿梦说：“但是，我仍然认为你在安排生活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多了。毕竟，只要能力高，即使不会生活也会有很高的能力。安排生活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并不很大。”

我不想经验主义地在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上争论下去，更愿意回到能持续推进的话题，“我们现在写一章，包括思考、讨论、选择对话、文字修改，所有工作加起来也就三天左右。这是很高的效率。这点时间写传统论文甚至可能都写不出 introduction。这突出表明了传统研究的问题所在。逻辑推理从来都是自由的，永远不会只有一个方向。在一篇论文那么长的推理中，只围绕一个主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属于一个学科都应该极为罕见才对。最关键之处不是提高了十倍、百倍的效率，而在于我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指数增长的，那么，每一时刻的十倍效率换来的是价值的成千上万倍增长。”

阿正吃惊地说：“原来，指数增长规律使得提高思维效率和提高生产线效率不一样。前者，永远在不断改进之中。后者，改变之后是静态的。不对，应该把技术也看做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样，单位时间内改进技术的效率提高 N 倍，也会导致经济的指数增长，而不是将经济增速提高 N 倍。如此说来，正确的信仰、思维方法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应该也是空前巨大的，时间越长，影响越明显。”

阿梦说：“智人的研究人员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集中在限制推理的自由上，尽量只研究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是急功近利的方法，想要缩短出成果的时间，却甘愿为此降低长期而言创造单位价值的平均时间，本质上就是在做邪恶的工作。”

我说：“这样研究，缩短了完成眼前工作的时间，但是，没有为未来提供多少积累，导致工作效率提升缓慢，甚至可能失去了指数增

长特性，至少也导致指数增长在工作寿命内无法偏离线性增长太多。我们的研究方法相当于高度重视对未来工作的影响，而不在意对眼前工作的影响，所以，成果之间的时间间隔在不断缩短，成果的价值也在不断提高。发现无限大价值就相当于让成果之间的间隔无限小，这是传统研究方法永远达不到的效率。而且，这同时也代表了重视未来的价值，甚至，无意中也为未来的生命、利益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阿梦说：“传统研究制度的建立者认为，剥夺思维的自由、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小范围内思考最有利于研究，在狭小范围内论述最有利于说明问题，却不知道自由地思想才是思维的本质，才能做出最好的研究。尽可能将所有真理包含在一起研究、写作甚至是研究的最核心方法之一。滑稽之处在于，自由不排斥偶尔小范围地思考、写作，不会想着禁止传统方法，后者却等同于禁止了前者。”

我说：“其实，我们也要对抗思想的自由，不让自己去思考和身体、利益有关的事情。但是，这是为了对抗身体的干扰，而不是为了对抗思维的自由，相当于是帮助灵魂在争取思维的自由。身体通过神经信号的影响让思维失去了自由，我们要通过修正这一影响恢复思维的自由。所以，同样是影响思维的自由，我们的方法是正义的，传统的方法是邪恶的。”

阿梦说：“但是，推理并不一定不能集中在一个学科内。和价值有限的推理相比，真理学必然有无限强大的吸引力。而且，这也不意味着不自由，反而是自由最大的推理。我们的推理受到真理学的吸引，被约束其中；智人的推理几乎没有受到真理学的吸引，游离于真理学之外，宛如真理根本不存在。”

我说：“在真理学内，推理必然是自由的。推理到任何一个地方，下一步都有无限多的选择。我们推理到暗物质，遇到了问题，并不需要继续解决问题，也不需要评估目前进展的利弊。尽管那些都是很有价值甚至价值无限大的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由地转向其它价值无限大的研究方向，甚至完全可以超出物理学、自然科学的范畴。另一方面，虽然正确的研究有无限多的可能方向，价值有限的方

向反而不在其中。所以，我们有成百上千的正确研究方向，智人的成千上万个研究方向中却没有几个是逻辑上可能正确的方向。”

阿梦说：“这是没有正确的信仰、研究方法的表现。将自己约束在狭小的课题范围内、强迫自己解决难题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然，躲避难题也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因为逻辑推理本身就要寻找更顺畅的方向。不过，我们躲避难题究竟是因为什么还有待商榷，至少有时包含利益的动机在内。尤其是芳芳，我怀疑他经常是为了利益。”

我奋起抗议，“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最多只能说我的动机复杂，包含利益的动机在内，这和为了利益不一样。很多时候，利益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动机，因为我也思考了很多困难的问题，那很难用利益解释。”

阿梦没有继续这个价值不大的话题，“所以，智人的研究人员们应该抛弃关于研究的传统观点，对研究方向应该有想象力，不要执着于文章遗留了多少问题，推理是否直线、顺畅、准确，而应该关注作者是否始终在进行价值无限大的推理。曲折、生涩、模糊的推理可能价值无限大，因为那可能是真理的雏形；貌似直线、顺畅、准确的推理只要和真理无关，就可能是邪恶的，因为真理以外不存在理所当然的推理，反而需要认真检查其中可能的错误。别说我们的推理通常总是和前面有逻辑关系的，就是真的突兀地转向，几乎没有关系，只要价值无限大，就是合乎逻辑的。”

老爷子笑着说：“我这就提供一个突兀的、价值无限大的转向。我刚刚想到，只要真理对社会总价值的帮助是指数型的，那么，只要时间足够长，一个真理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将是极为巨大的，而且影响的程度将逐渐逼近 100%。用数字说明最容易理解。如果少了一个真理会导致总价值的增长速度每年降低千分之一，一万年后大约会相差两万倍，一亿年后就会相差四亿倍。如果用人均寿命作为参照，就更形象。如果全民研究真理能让人均寿命每年加快增长千分之一，我认为这一估计只会偏低不会偏高，一万年后就相差两万倍。如此说来，如果过去一万年的智人都努力研究真理，现在的人的自然寿命应该是

上百万岁。我以前说逻辑生物厌恶智人，我猜想，你们心里多少会有些犯嘀咕。但是，想想现状和可能达到的状况，智人会有什么感想？”

阿梦说：“哪怕是一个人，努力研究真理也会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那么，他不研究真理就会导致未来人的预期寿命的下降。虽然一个人的影响不如一个社会，但是，只要有一定的影响，对一定时间之后的社会的影响也必然无比巨大。例如，阿正不研究真理很可能就会让一亿年之后的人均寿命下降百分之九十。”

阿正激动地说：“所以，肯定有人想杀人！或者，去坟墓里把我的骨头架子拎出来暴打一顿。有人为了一大笔钱都肯玩命，有人为了延年益寿无所不用其极。如果知道祖宗让自己损失了 99.9%的财富和寿命，哪怕他们是祖宗也可能挖坟掘墓。可见，智人追求出名是很荒诞的事情，因为一个智人不管自以为贡献多么大，几乎都没有参与发现真理，青史留名往往只是被后人痛恨的对象，哪怕是被现在的人歌颂的人，也只是暂时的歌颂。现在，一个智人死了，会有很多人哀悼，那是因为他/她坑害的人都不在这个时代。如果逻辑生物真能穿越时空回来，也许会大闹葬礼？”

阿梦一个爆栗轰了上去，斥责道：“别胡思乱想、胡说八道！那些不是你该想、该管的事情。好好相信纯逻辑主义，这类事都不会和你有关。”

阿正揉着脑门讨好地说：“我现在做不到相信纯逻辑信仰，但是我能做到相信妈妈，受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你们这样的人如果也被人痛恨，实在太没天理了。我跟着你们，自然应该也不会。例如，您总是喜欢自己作词作曲甚至自弹自唱的歌手，大概是英雄爱英雄的缘故，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这种歌手。我感觉你们也很像这种人。你们自己创造了信仰、方法、出版制度、生活方式、法律等一切对灵魂重要的东西，而且，努力在每个方面都做得比其他人好。”

老爷子好奇地说：“你妈妈还听歌？”

阿梦说：“最近太忙，很少听。很早以前，理想很孤独的时候，喜欢上了齐秦的《狼》；后来，受芳芳影响，喜欢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猜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

阿正说：“我猜更像是因为永不放弃理想……”一条 bueno 及时地堵住了他的嘴。

我说：“这本书本身就经验主义地证明了学术论文的写法多么浪费时间和精力。以前用中文写一篇论文经常需要三五个月，甚至一年。可是，我们现在几天的工作的价值就可以和一篇论文相比。给论文制订规范的人根本就没想过，不对，是想不到，那些规范给最有价值、最有效率的作者添了多少麻烦，降低了多少价值、工作效率。”

阿梦说：“如果写成论文，我们要把这些观点按照所属课题分门别类地重新组合，还要把很多语言换成学术语言，就像把白话换成文言。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要用逻辑推理把每个课题中的孤立思想串联起来，要明确各种定义，尽量解决该课题中的各种问题。可是，这些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低效的，是在浪费时间，必然大大降低单位文字中的价值，甚至导致废话比无限大价值的话多得多，会大大降低工作的积极性。”

我说：“而且，写那种论文就需要筛选思想。我们每天的思想中如果只选取某个课题的思想，放弃和这个课题无关的推理，就会失去大量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回想起来，我们最初也是这么写论文的，因此失去了多少价值，真是想想都会令人痛心疾首。”

阿梦说：“所以，想要想出很多思想后重组为很多论文几乎是不可能无损地实现的。像我们这样研究，如果要写成论文形式，就要想很多很多，比一篇论文所需多上很多倍，然后才能在一个课题内筛选出足够的思想。这意味着即使有了很多正确的推理都可能拼凑不出一篇论文。即使有了这一本书的思想，要选出关于一个课题的思想写成论文，都需要大量低效率的后续工作，让我很难忍受。”

我说：“所以，接受传统的论文写法的结果就是，很难用正确的推理方法研究，否则，很可能永远也产生不了写出一篇论文所需的思

想，这样，经验主义者、结果论者就更容易接受传统的工作方法，剥夺推理的自由，将精力集中在一个狭小的领域，这又会让他们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走向邪恶，研究的价值越来越低。”

阿梦说：“其实，我们现在的推理方法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自然也不是完美的。由于不能并行推理，我们总要在可能的推理中挑选最好的，这已经让推理失去了不少的自由。而且，智人习惯于让推理和之前的推理有关，这进一步降低了自由。我们也是在最近才通过答非所问认识到，需要有意识地让下一步推理独立起来，就像是每一时刻的投资不需要受到沉没成本的制约。”

阿正说：“所以，你们的研究方法还在进化中？还在不断适应新的方法？怪不得我觉得现在的每章和最初的每章都有点不一样了。你们这么写，不仅给出了研究过程的模板，甚至给出了研究过程进化的历史记录。”

我说：“错误的研究制度建立之后，经验主义的研究人员会做出很多错误的推理，努力适应这种研究制度，从而对真理的发现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他们会越来越习惯于集中在一个狭小范围内思考，或/和降低对思想的价值的要求。他们显然同时做到了这两点，甚至，越来越熟练。例如，把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 introduction、conclusion 写得精彩纷呈，占用大量篇幅却和创造价值无关。结果就是，论文容易写了，数量多了，篇幅长了，但是，无限大价值、真理几乎销声匿迹了。”

阿梦说：“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坚持正确的思考方法却一直没有发现正确的写作方法，用正确的写作方法之后才能如此顺风顺水。以前，我们只能靠着涨落效应，偶尔在一些积累了足够思想的领域把推理写出来。现在，哪怕有一点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思想，我们几分钟内就能写出来，而不用费劲心力地写成论文。”

我说：“所以，专业研究制度、出版制度的设计者想要加强研究、加速研究，但是，这属于拔苗助长。通过极度强调局部的逻辑来研究学科、写作论文。他们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局部的知识、加

强在某个局部的工作时间、使局部的推理能力熟练化、促进局部的合作。这不仅导致发现真理的速度放慢，甚至，还主动阻碍真理的传播。更不要说，局部尽量合乎逻辑的理论很可能是全局来看无法合乎逻辑的理论。甚至，如果考虑到独立目标不可同时达到最佳，局部最合乎逻辑的理论必然不是全局最合乎逻辑的理论。通过研究多个价值无限大的课题，大范围地包围、逼近真理，在进攻中磨练、提高推理能力，这才是促进研究、提高能力的金钥匙。这意味着在突破之前需要进行长期的思维，但是，纯逻辑信仰要求一个灵魂为推理而生，这不是什么难事。”

阿梦说：“智人对逻辑推理的正确方向的理解在我看来也很奇葩。似乎，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有能力判断什么是逻辑推理的正确方向，可是，他们根本不敢断言自己的信仰、方法正确，那又如何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说：“尽管我们的推理很合乎逻辑，但是编辑们肯定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逻辑推理，而他们接受的那些推理中有数不清的逻辑错误，充斥着无法合乎逻辑的方法、规则、假设。最根本的是，他们根本不以逻辑为信仰，却要认为自己的逻辑推理必然很好，所以，他们才真正是对自己的能力有蜜汁自信的人。”

老爷子说：“他们对于逻辑生物的研究工作一定也很看不起。曾经有些爱护智慧生物的逻辑生物想要悄悄帮一下某种智慧生物，提示他们应该如何正确推理，却被智慧生物嘲笑不会推理，结果被气得半死。这简直可笑之极，就像是小学生们教训教授应该如何推理。智人的进化过程有很多在后人眼中极为荒诞、幽默的事情，就像八股文一样的论文、屠杀后人。最有趣的就是多样却堪称坚定的信仰，让后人很难理解其逻辑依据。但是，智人身处其中，对这些却完全无感。”

阿正说：“所以，虽然研究有很多种可能的方式，典型的方式却是自由、经常转折的方式。智人的专家明明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确的研究，却要把一些理应极难出现的研究、写作方式规定

为必须采用的方式，相当于把它们当作真理对待。以前，我认为这理所当然；现在看来，专家和我都太愚蠢了。”

这次，我们都没有笑。阿正频频做出的无自尊的自嘲让我想起了自尊心的邪恶，而敢于经常自嘲大概是放弃自尊心的重要一步。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方面，我不如阿正。而比自嘲更重要的是接受他人的合乎逻辑的嘲笑，在这方面，我更是远远不如阿正。

第一百二十章 灵魂之爱

我已经疲惫至极，理智已经快要控制不住身体了。可能是因为理想对现实的怜悯，阿梦一声令下，大家连早饭都没吃就睡了。

我这一觉是被打醒的，更根本的原因是被饿得啃了某人。我抱怨她下手不为身体着想，她则抱怨我搅了她灵魂的美梦，“你能有多饿？一而再再而三地啃。”

我看了看外面黑漆漆的天空，“这也不错，正好趁着清净享受二人世界。”

她拦住我的虎扑，“不错这个词以后还是慎用。现在的用法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可不是纯逻辑意义上的不错，不意味着有可能是真理，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再说，A 不错和非 A 错没有关系。不能因为有些问题 A 不错非 A 错，或者 A 错非 A 不错就认为所有事情都这样，还有很多事情 A 和非 A 都不错，如逻辑和不逻辑；或者都错，如要求论文必须遵守某种格式或不许采用某种格式。甚至，A 和非 A 都无法证明的情况也不少。何况，不错也不等于正确，或者说，可以接受不等于必然接受。”

“即使是按照价值衡量，这也能创造无限大的预期价值。”

“可是，你没有证据证明这最有价值，我却能证明这不合乎我的信仰。”

这是下午睡足了？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我当然不能说什么经验证据，可是，也不想创造无限大价值。可能是因为昨天严肃的讨论太多，也许是认为说些庸俗的话是很好的休息有利于创造价值，我决定扮演一下泼皮，“小娘子！久旱逢甘雨是四大喜事之一。”

幸亏我死死抱住了她，否则估计要被打爆，“还反了你了？那些连不错都谈不上的传统观点也会影响到你？纯逻辑主义者的喜事至少也要做到可能创造了无限大的价值。再说，久旱逢甘雨也不应该是你这么理解的。”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看来，你这都属于滥用暴力！你把我当作奴隶，我反抗你的压迫是正义的。你难道真的要残酷镇压奴隶的一切反抗？”

“你这思维简直和智人一样。因为自我认知的问题，认为打你的身体就是打你，认为你为你的身体着想就是为你自己着想。明明是我在帮着你反抗身体的压迫，你却要认为是我在压迫你。你显然没有反抗身体日以继夜的强大压迫，却要反抗我这偶尔为之的微不足道的压迫，这是因为对身体习以为常还是因为你无法战胜自己的身体？何况，即使把你当作奴隶，我也只是要求你永远和我认真地用逻辑讲道理，或者说，让我们平等地一起相信逻辑。那样，我当然就不会压迫你了。”

我含泪哭诉，“你这个魔女，哪怕触犯众怒也要对我为所欲为，我得到所有智人的支持都不能证明我是正义的？”

她自信满满，“当然。正义和邪恶的存在必然意味着从众、民主和正义无关。有多少人支持你和你是否正义、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无关。你的有些思想没有智人支持你，但是逻辑上应当得到支持，所以我就全力支持你；有的思想得到所有智人的支持，但是，只要逻辑上得不到支持，我就一定要镇压！这就是纯逻辑信仰的行为方法。至于人数的悬殊差异，我只能说，信仰不同的灵魂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信仰不同的灵魂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这个思想很有深意。要证明这一点，甚至并不需要正义和邪恶、好人和坏人的存在，只需要信仰、第一知识的存在。例如，把自己的信仰和其它信仰平等对待，这是不可能合乎自己的信仰的。再例如，即使一个人以平等为信仰，也无法让平等和不平等之间平等。智人的人人平等只是在无法合乎逻辑地和稀泥。不过，你这么强调一起相信逻辑也有功利主义的原因吧？否则，我一定要跟你比较谁的观点合乎经验、传统，甚至比较谁的拳头大，你可比不过我。”

她勇敢地挺起胸脯，“我可不是惧怕邪恶的人。我的现实主义是微不足道的，大概只限于没有要求你只相信逻辑，只要求你至少要做到逻辑优先。我并不完全排斥你讲一些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但是，最终还是要合乎逻辑地对待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例如，你在生活中对我的各种反抗有些时候确实创造了无限大价值。但是，这也只能证明有些反抗是正义的，不对，只能说是可能正义的，算是通过错误推理得到正确结果。既然你的出发点不是必然合乎逻辑，我有时用正确原则做出了错误的推理也无需指责。所以，不能因为你的经验主义推理、现实主义推理有时比我的推理更正确就相信经验主义。”

“我觉得你的纯逻辑主义对生活管得太宽了。纯逻辑主义对生活中的推理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过夫妻生活都要先请示信仰大人？”

“怎么可能无能为力！生活中充满了真理，生活也必须合乎真理，如此才能合乎纯逻辑信仰。如果不时时刻刻相信信仰，你怎么可能是好的信徒？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信仰不需要时时刻刻相信，这又怎么可能是真理、正确的信仰？只要一个信仰是真理，就必须时刻相信，时刻使用。我甚至因此而相信未来的灵魂一定不需要睡觉。喂！你的注意力老是在我身上，这样怎么可能关注真理？”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明明是你成天关注我是否关注你的身体，而我并没有成天关注你的身体。”

“这话也对。你除了发情的时候注意力几乎都不在我身上。”

“胡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几乎总在你身上。”

“两者并不矛盾！”

“那你就应该从我眼前消失！”

她打了个寒颤，“不要！我敢打赌，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见，我在你的梦里一定很惨。”

见我努力回忆，她赶紧打断我，“我想到了逻辑在生活中的一个用途。生活中的很多词必须有严格的含义。例如，必须正确区分喜欢和爱。我们已经知道爱可以代表为他人着想、灵魂之间交换推理。现在，我对喜欢和爱有了定义：在不改变灵魂的条件下增加或减少自己的价值反映了当前灵魂的偏好，可以定义为喜欢或讨厌、厌恶，例如，绝大多数商品交易都很少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灵魂，不论是多么喜欢的商品；如果改变了灵魂、改变了偏好则可以定义为爱或憎恨。有爱就可能有憎，有喜欢就会有讨厌，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好事。例如，这本书显然就是在改变灵魂，而爱它和恨它的人都不会少，尽管前者最终会多出无数倍。只要一个思想让你无法忘记，融入了你的灵魂之中，无论是爱还是恨，那都是改变了灵魂。甚至，即使最初是恨，也可能逐渐爱恨交织、化敌为友。所以，不要把情感当作真理，任何时候都不能厌恶、憎恨可能的真理。可是，很多人把自己的情感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只要厌恶、憎恨，哪怕可能是真理，也不闻不问，拒绝思考。所以，才会经常为了利益而邪恶。”

无论身体多么诱人，都比不过有无限大价值的思想。我也开始认真起来，“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爱憎和一般的爱憎还不一样。如果将宇宙中的短程相互作用视为关于爱的各种相互作用，那么，一般的爱憎反映的是平等的爱、相互的爱，即一方的灵魂改变另一方也会做出改变，不会有一方的灵魂改变另一方却不变的情况。在平等的爱憎关系中，可以视为双方在通过交换中间玻色子或者介子而相互改变，同时，必然有着一些守恒量，就像同位旋守恒、电荷守恒之类的。但是，作者在改变读者灵魂的时候，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灵魂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和人类没有掌握真理有一定关系。但是，也可能是人类观察逻辑世界得到的经验还不够多，可能有一方不变另一方改变的短程相

互作用，如一个命题和真理发生强烈的碰撞时。不能因为现在没有经验就轻视这种可能性，那过于经验主义。宇宙万物的来源要想有合乎逻辑的解释，信仰、真理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这种机制人类在宇宙中还没有直接观察到，但是，还是有暗物质一类的蛛丝马迹的。”

阿梦说：“那么，如果我拒绝了你的爱，就是我没有吸收你释放的玻色子或者介子。拒绝你的一部分灵魂进入我的灵魂，改变我的灵魂。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我拒绝让我的一部分灵魂进入你的灵魂，不想改变你或者不想改变我自己。”

我说：“灵魂的相互改变和粒子的短程相互作用还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个灵魂改变另一个灵魂不需要拿出自己的灵魂，不一定要改变自己，而粒子必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改变对方。相比之下，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像是两个普通的逻辑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两个独立的推理被归纳在一起，两个推理都是会发生改变的。但是，一定要强调是普通的推理，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阿梦说：“可以将一个粒子释放介子或中间玻色子的过程对应于释放爱意，那么，既然宇宙中的粒子在释放场粒子的时候不是定向的，是面向全宇宙的，就应该认为灵魂之爱的核心应该是是否有爱意，而不是对某个灵魂是否有爱意，否则，就构成了对其他灵魂的歧视。”

“在逻辑世界中，不歧视任何正义的灵魂应该是统一市场原则的核心。但是，如果想让该原则适用于邪恶的灵魂，就会很麻烦，而地球上还没有不邪恶的灵魂。另一方面，允许邪恶和正义交易也不合乎正义。这个两难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智人的邪恶太多，不能忽视邪恶进入统一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反对 WTO 这种旨在不分善恶地将所有交易平等对待的制度，经济、体育、学术都不应该和信仰无关，也就自然不会和政治无关。另一方面，虽然护照、签证制度违反真理，妨碍了自由流动，却可能成为当前邪恶条件下较好的临时制度。虽然邪恶、正义都可以藉此保护自身，但是，由于正义必然的增

长属性，只要充分防范邪恶窃取正义的成果，正义保护自身获得的收益必然更大。”

阿梦撇了撇嘴。我猜是因为这一推理实在不合乎纯逻辑信仰，充斥了各种现实主义的考虑。但是，又纯粹是为了纯逻辑信仰着想，所以，她才没说什么，而是回归了纯逻辑推理，“我没你那么多复杂的思想，我认为，正义的国家应该给邪恶的国家的那些热爱正义的人投奔正义的机会，不对，这应该是一种权利。所以，一个灵魂，只要热爱正义，就有权利生活在正义的国家中，当然，现在不存在正义的国家。那么，就是生活在更正义的国家中。现在，各国的移民政策的焦点之一是是否有钱、有知识、有能力，而不是是否向往正义。这过于功利主义了。”

“那是因为是否向往正义很容易作假，很可能，大多数人移民也都是为了利益，不对，是包含为了利益的动机。不过，按照你的理论，不敢放开国境的国家似乎是更邪恶的国家，虽然这个经验主义的推理不可能是正确的推理，结论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很可能有助于识别善恶，比很多智人的糟糕的逻辑推理好使得多。”

阿梦皱着眉盯着我看了一阵，我的理解是我的经验主义、现实主义推理太多了，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还没完全醒，你先说你的。”

阿梦说：“有了爱意不一定能形成爱，这取决于是否有灵魂接受你的爱意，同时你也愿意接受她的爱意。传统总是歌颂两个固定灵魂之间矢志不渝的爱情，却会经常嘲笑对爱和被爱的渴望，如嘲笑单相思。这混淆了善恶。”

我说：“照你所说，一个人可以决定是否释放爱意，却不能决定爱谁？所以，我不能选择爱你？我的直觉对此有些无法接受，但是，确实合乎逻辑。你等一下！我要试着从基本粒子的角度理解一下。你看是不是这样：在完美社会中，一个灵魂爱上另一个灵魂、一个推理爱上另一个推理都不是计划的，在追求爱之前应该是无法预知的，否则，有预谋的追求就是功利主义的；关键是是否有爱的意愿、合作的意愿，有意愿就在附近释放爱意，等待其它灵魂接受，同时也时刻等

待接受其它灵魂释放的爱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一切爱意；有了爱的欲望，虽然不能说谁都可能爱，至少可能爱上很多灵魂；不仅事先无法知道自己爱哪个灵魂，事后也做不到只爱这个灵魂，因为即使爱着她的时候，也要向着全社会发布爱的意愿；但是，好的推理之间总是有可能合作的，好的推理和不好的推理之间是很难合作的，和邪恶的推理甚至无法共存，这形成了一种选择机制；这种选择机制下，我只会选择爱你。”我也搞不清楚，好好地想要理解真理，怎么就有了调侃乃至挑衅的意味。事实上，我是很认真地在推理，只不过，不知不觉之间就变成了胆大妄为。

“我倾向于认为你主要是喜欢我，尤其是喜欢我们合作的利益。但是，再怎么喜欢都不是爱，最多只能说极为喜欢。甚至，极为喜欢对灵魂的价值可能超过淡淡的爱的价值，但是，喜欢仍然只是喜欢，不可能是爱。所以，你喜欢某个皮囊并不代表你爱那个皮囊，更不能因为你喜欢一个皮囊就认为你爱这个皮囊里面的灵魂。如果你很爱我，你的灵魂必须在有我和无我的时候有很大不同，而不是你的生活有很大不同。”

我从这话中隐隐感到了火药味。不过，我也有弹药储备。“有道理。毕竟，电磁相互作用的作用力有时也可能强于强相互作用的作用力。我对皮囊的欣赏应该永远只代表喜欢，永远算不上爱的出轨。不对！从核子的相互作用来看，爱的排他性并没有要求达到唯一性的程度，根本就不应该有出轨一说。智人因为爱有排他性就认为应该具有唯一性，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嫉妒等方式经常强调这种唯一性，这种推理、行为都太不合乎逻辑。相比之下，他们很少强调信仰需要有唯一性，甚至会忽视信仰之间的排他性，尽管这些才是绝对的真理。”

“我觉得，猪爱猪食和你现在爱我两句话里的爱就没差别。我很后悔，上午就不应该允许你睡觉，一个可爱的灵魂居然这么容易就退化为可恨的灵魂了。”

显然，她有些失去理智，明显过于关注前半部分内容。但是，我不会后悔，只是怀念。毕竟，我相信可爱的我还会回来的。我知道她爱的我其实是我的各种状态的均值、预期值，尽管会随着我的状态的起伏而有少许起伏，但是，幅度要小得多。不过，我在自尊心方面的邪恶要比阿正多得多，很难平心静气地接受嘲讽，“所以，用学术的语言讲，应该说猪喜欢拱你而你憎恨猪拱你？”不知是因为喜欢食物还是因为憎恨被贬低，我啃了一口想象中的猪后腿，结果肚子叫得更欢了。

也许是这叫声神奇地激发了灵感，阿梦说：“对功利主义者，他们首先就爱自己的皮囊，而且，那必然是爱而绝对不是喜欢，因为他们的灵魂必然随是否有皮囊乃至皮囊的好坏而有巨大的改变。但是，皮囊本身没有灵魂，绝对无法爱灵魂。这才是智人社会最悲哀的单相思：哪怕对方从不为你着想，你也痴心不变，爱它一生一世。你这种人，既然爱自己的皮囊，自然也可能因此爱其它的皮囊，甚至爱屋及乌地爱其它的皮囊和/或里面的灵魂，而根本不管我们的灵魂之间可以不需要我们的皮囊这一对老鸨，仅仅依靠逻辑推理而建立爱。你这大概算得上是因为存在一条可能正确的推理路径而归纳出只有一条正确的推理路径。你真是个天才！”

对这种没多少价值却非常正确的观点，走为上策是最好的应对，当然，临走也要恶心恶心她，“有趣的观点。所以，纯逻辑主义的灵魂本质上没什么差异。不对！没有必然的差异，只有一些随机的差异，那么，建立在这些随机差异基础上的爱也就不会是永恒的。既然这个社会中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都有一些几乎必然的特征思维，就表明了他们都受到了外壳的太多影响。这些特征思维根本不是必然的，却几乎成为了必然的。例如，小孩子都会想玩却不会想工作，老年人都思考健康、养老问题，女人都会想美丽、化妆，年轻人都会想性。”

她干笑两声，紧追不舍，“呵呵！我很怀疑，像你这样的灵魂几乎从未释放过爱意，他们只负责释放皮囊的偏好，还美其名曰动物都是这样。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爱只是满足皮囊的工具，和逻辑推理半点关系也没有。”

我不可能说我只爱她的灵魂，当然也不会只喜欢皮囊。从逻辑的角度看，‘只’这个字眼太强大了，也很重要，是唯一性的代名词，必须慎重使用。智人经常用，但是，很少在正确的场合使用，更不会只在正确的场合使用。

会想性不代表只想性、多数时间想性。虽然这仍然是灵魂中的一种邪恶，但是她实在不应该如此大惊小怪。毕竟，我也有些无奈：在目前的条件下，无论我的灵魂如何释放爱意，我的皮囊也一定会在荷尔蒙的作用下释放它的偏好，这不由我控制，而她的理想是我的灵魂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条件下仍然爱她。在她看来，当邪恶有助于正义的时候，应该先消灭邪恶再追求正义，我则想当然地认为不妨先利用邪恶。她认为，既然我不能禁止释放荷尔蒙，就要努力抵消荷尔蒙的影响。但是现实主义宁愿借助荷尔蒙带来更多的爱，进而带来更多的，呃！功利。我不能否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有些邪恶，甚至，不能说这是因为我无法持久地掌控自己的灵魂，因为我只有一些经验上的理由却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证明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灵魂。我很清楚，这种邪恶的存在证明我不是自己的主人！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此前的推理不大放心，要重新验证一遍。我对任何推理结果永远也不是完全放心；也可能是对记忆不放心，只愿意相信逻辑。所以，虽然我非常相信纯逻辑信仰，仍然不是完全相信，对它的信任甚至不如 1+1 等于 2。只要事关重大，还是会检验一番。和很多智人一样，虽然我并不是纯逻辑主义者，在这种关键之处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推理，而不是自己的记忆。甚至，有时候也不是事关重大才去检验，心血来潮的检验也是有的。

这不是对待正确信仰的正确态度，却并不缺乏价值，最多算是价值不是最大。我并不担心这会浪费时间，因为我不是回忆、背诵此前的推理，而是按照现在的思路从新推理，这部分是由于我并没有牢记之前的推理。这样，验证过程也可能创造无限大价值。我相信正确信仰的价值比其它真理还要高无数倍，所以，这种推理只要不是机械地背诵，就必然是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即使不相信纯逻辑信仰是真理，就现阶段的智人而言，关于信仰的推理做得再多也算不上多，毕

竟，信仰是每天用得最多的思想，而绝大多数人在信仰方面无法通过推理得到唯一的、让自己认为绝对可信的结论。当然。即使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也不能保证就是正确的结论。

在信仰方面稍有含糊，日常推理就可能做出大量错误乃至邪恶的决策，就像现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推理一样。可是，智人在这种地方不仅不愿投入时间精力去思考信仰问题，也不愿思考为什么不思考信仰问题，不思考为什么不思考为什么不思考信仰问题……对于我，这些问题更像是：为什么要思考信仰问题，为什么要思考为什么要思考信仰问题……我大多数时候会习惯性地停留在第一阶问题，即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偶尔会想想第二阶问题，即为什么要思考什么是正确的信仰。至于更高阶的问题，思考的概率似乎在指数衰减，因为我直觉地认为价值必然会随着阶数升高而指数衰减。其实，我并不确定，更像是保持警惕但是始终没有发现敌情，只要找到一个例外可能就会立即投入大量精力。

我不愿意被制度、审稿人强迫着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思考、回答任何明显存在的问题，哪怕有无限大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条件也不思考，只不过，我宁愿按照我的思路去思考。有时，这种思路是此前思想的延续；有时，则是来无影去无踪。我对纯逻辑信仰总是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并不是一直在想这方面的问题，现在，不知为何，灵魂启动了这方面的思考。关于人的本质的真理性描述必然是永恒的、无条件的，那么，如果存在没有身体的鬼这种状态，或者，存在将灵魂转化到机器外壳内的机器人状态，难道那时我要否认自己是我？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在这个推理中，接下来就应该论证是否有鬼、是否可以成为机器人。但是，在纯逻辑主义者看来，这根本毫无必要，就像爱因斯坦究竟能否以光速运动毫不重要一样。甚至，这比爱因斯坦的问题还不值得继续追究。毕竟，人可能有无数人体以外的外壳，靠经验否定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有一种人体以外的外壳不是不可能，我们的推理就是经验主义也无法否认的。甚至，纯逻辑主义者并不会考虑是否有更换外壳的可能，因为我思故我在，我必然是一组思维。

所以，我不再继续检验下去了。检验不是发现，对严谨性的要求要小得多，只要预期自己犯错误的概率足够小即可。而且，随着检验次数的增加，随着通过检验不断获取新的推理思路，对原始命题的信任会越来越强。想当初，检验的时候一旦发现了某种错误的可能，我甚至会被吓出一身冷汗，害怕自己多年思考毁于一旦，远远做不到像现在这么淡定。现在，只要我的检验大致合乎逻辑，我就相信结论的正确。

我每次检验只检验到我此前的推理合乎逻辑，这其实很有韵味。智人吃到一种美食就会努力搞明白为什么好吃、材料是什么，等等。即使算不上每次都追究原因，迟早也会追究原因。但是，在推理合乎逻辑这件事情上，却很少有人想推理合乎逻辑为什么就可以不用再想更基本的原因。这其实事关重大。只有第一知识、信仰才是无法追究更基本的原因的，不逻辑也只是和逻辑同一层次的原因，这等于是用逻辑的左手证明右手。将经验主义视为更根本的原因是不成立的，因为经验主义根本离不开逻辑。所以，智人平日的思维习惯已经暗含着将逻辑视为根本信仰、第一知识，只是，他们的现实主义、经验主义并没有做出逻辑是第一知识的推理。不过，这种错误在逻辑上也是合理的，由于经常推到到“XX 合乎逻辑”而止步而归纳出逻辑是第一知识是研究方法错误、过程可能正确、结果正确的推理，最多有助于证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自相矛盾。

最近，我的灵魂中经常跳出来某种推理，主张一辈子只研究信仰才是最正确、价值最大的选择，但是，另一种推理也总会及时地站出来，认为这违反逻辑的最大自由原则。这种时候，功利主义者往往会站在自由主义一边，毕竟，前者会导致完全抛弃利益。我归纳两派观点之后认为，即使是最大价值原则，也只能和最大自由原则保持平衡，这就像宇宙膨胀和万有引力之间的平衡一样。一旦灵魂中失去了纯逻辑推理的多样性，甚至，只要禁止了纯逻辑推理的无限多样性，就说明灵魂不够自由。这可以说是我通过观察逻辑世界而发现的逻辑和自由的平衡法则。

我慢慢回过神来，我的灵魂也放弃了自辩，承认我是且只是一组推理，承认身体在我的灵魂中埋下的第五纵队势力仍然强大。但是，即使我无法战胜身体，也不意味着我认为身体是盟友。我试着缓和与盟友的关系，“虽然我的灵魂中有很多碎片不喜欢恪守原则的你，但是，即使是它们，也必然会尊重你、爱你，对你没有敌意。最起码，和你在一起是不会吃亏的。”

不过，讨好纯逻辑主义者显然比讨好功利主义者难多了。“哪里有你这么用必然这个词的？如果我让你吃亏你就不爱我了？既然存在我不让你吃亏这个条件，还有什么必然可言？纯逻辑主义者的必然只能是必然合乎逻辑。必然的其它用法都不可能是必然的。”

我只好顺着她，“你说得太对了。即使是太阳明天从东方升起这个命题，也不是必然的，没有包括很多可能性，例如，我今晚把太阳摘下来的可能性。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纯逻辑主义者，完全没有邪恶的思想，这是必然无害的。所以，我说的也没错。”

“你说的还是不对。也许我对你无害没错，甚至，你爱我也没错，但是，推理过程不对。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对你无害所以你爱我。一觉醒来，你怎么就变成猪了？”

我有点委屈，毕竟，我是被饿醒的。我继续辩解乃至狡辩，“怎么会？论起无害，你肯定比不上婴儿宝宝。无害是智人的一种自私的审美观。所以，宝宝等呆萌的动物在这个社会中比逻辑生物、有智慧的生物更招人喜欢，甚至招人爱。这样的现象很诡异，但它确实是现实的存在，也合乎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深受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的青睐。殊不知，无知即为邪恶。其实，宝宝是邪恶的。否则，如果无知是正义，哪怕只是完全正义的态之一，甚至只是一种不完备的正义，大家就不用费尽力气追求真理了，毕竟，绝大多数智人连一种严格正确的正义都不具备。你也不是人畜无害的宝宝，你不仅对好人无害，而且是能使人不断变好的天使，但是，你对邪恶是极为有害的。虽然你貌似只关注极为抽象、距离现实极为遥远的存在，殊不知，受到冲击最大的反而不是未来，而是眼前的邪恶。

毕竟，现在的智人只要不死就会一个又一个地突然感受到你的推理的存在，就像是依次突然承受了逻辑大爆炸的冲击波，而未来的人永远也离不开这场冲击波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未来的灵魂沉浸在几乎没有梯度的巨大势场之中，那种势能已经成为了稳定的质能，他们与你的相互作用就像是基本粒子通过和希格斯粒子作用而获得质量。现在的灵魂感受的势能小得多，但是，梯度却要大得多，对他们而言，你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相互作用力，而不是能量。”

这通纯逻辑的马屁似乎让她全身舒畅，她嘴角抽搐，“还真没看出猪嘴上有这么多猪油。”

我两眼一闭，忍了，“这也是这两天才修炼出来的。你能在很多事情上为我着想，而我以前很少这么做，甚至会伤害你。从这个方面来看，我爱你未必没有你无害的原因，你爱我反而没有这种原因，尽管你对很多邪恶的灵魂极为有害。”

“人类喜欢甚至爱一切无害的生命，但是，自己并非无害。如果他们真觉得无害最好，应该使自己无害，但是，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呆萌。”

“无论如何，你对我这样的好人肯定是无害的。我觉得，现在太安静了，这对我不太人道。”

“好人？嗯，严格来讲，我没把你动物园里的动物当人看，自然也不需要人道地对待它们。”

我深吸了一口气，“虽然不是好话，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也许正是你的这种态度激励了我，反而对我是件好事。”

“是说我驯你驯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没什么效果。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要求太严格就自暴自弃。”

我的自尊心感觉不爽，我的功利主义希望借此玩耍一番，而其他话事人现在都在休息，最多也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所以，我悄悄把猪放了出来。她及时注意到了苗头不对，争取和解，“其实，小动物们也蛮可爱的。”

“说起来，距离它们上次露面似乎很久远了。”

“那只是你的经验，我可不这么觉得。看来，你很怀念给细胞做奴隶的日子。”

“你是否应该证明一下自己是更好的奴隶主？”

“我一直是。但是，即使我做到了最好，也不是对你最好，不一定让你觉得最好，更不是对你最有利。这些目标是无法兼容的。”

“我还是怀念当初无私奉献的你，那更接近于对我最好、最有利，有时让我觉得比最好的你还好。这种想法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太邪恶。从这个角度看，记忆也是一种邪恶。但是，是让人不忍割舍的邪恶，让人很是忘不掉利益之类的邪恶。当然，这也不完全是邪恶，很多时候取决于怎么想。例如，老了之后回首往事感叹无性生活的无聊，不是厌恶祖先留下的这个不可更换的外壳，而是感叹岁月是把杀人刀，似乎这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俨然要质疑自然法则太过无情。即使人体的衰老是客观规律，正确的推理只能是这不代表灵魂或者我必然衰老，应该质疑的也应该是祖先的无情，不愿研究外壳技术。”

她认真地说：“也许，智人老了、生病了之后会更容易厌恶这个外壳，但是，年轻、健康的时候往往不会这么想。这是功利主义在作怪。而且，是没有长远眼光的功利主义。一方面，外壳并非什么时候都好，年幼、年老时候的身体都算不上好；另一方面，即使是年轻时候的外壳也不是最好，至少缺乏自由。”

大概是因为我就是喜欢看她生气的样子，我说：“我突然想到，爱纯逻辑主义者也不是必然的，否则，就不会有独立的纯逻辑主义者。何况，纯逻辑主义者之间也不会都有爱意。另外，爱也没有唯一性、绝对的排他性，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饱和性的。”

她一脸平静，“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我也有了个想法，有的灵魂可以不释放爱意，甚至，这样的灵魂是逻辑世界中必然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灵魂，表明社会中很可能有某种歧视、从众之类的邪恶。”

我冷静地对待无形中的压力，“这很可能正确。真理肯定是不参与好恶、爱憎的，所以才会成为暗物质的候选人。也许可以说真理爱万物、爱一切推理？也不对，因为真理永远不会为其它推理牺牲自己，所以，至少不会参与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爱。还有一种理解方法，真理每次交换只改变无限小，以至于完全无法观察到它的改变。甚至，不仅真理不参与短程作用，光子也不参与短程相互作用。所以，一个灵魂全是关于真理的推理或者像光子那样的直线推理，这虽然不太可能，甚至可能不应该，但是，不能完全否定。”

她饶有兴致地问：“据我的观察，你基本上不怕我给你的压力，为什么一提到为我工作就这么怕压力？”

“原因很多。首先，因为无止境的理想主义太善变，飞得也太高，派下来的任务可能超级困难。关键在于，那还往往很有价值，让人欲罢不能。我这些年帮着你解决了一些问题，几乎丢了半条命。其中的苦乐我都已经尝过了，实在不想再来一遍，至少，功利主义不想。何况，以前我是自愿的、可选的，可以评估投入、产出、风险。现在你要求我必须、无条件服从你，承担不熟悉的艰巨任务，这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怕让你失望，那会大大伤害我的自尊；怕失去退出的自由；怕你的任务貌似正义实则邪恶，等等。”

“你倒是精于计算。我也不想像以前那样经常怕你撂挑子，不想让你挑挑拣拣。你自由了，我就危险了。我知道，你以前也不是把这视为交易，甚至，应该说你是很好的合作者，非常努力地承担了很多风险。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是可能破裂、解消的合作，而希望那是束缚能无限大的合作，像重子内约束夸克而不是像原子核约束核子。可以由我更换任务，但是，你必须努力完成我的任务。”

“你喜欢当夸克不会是因为重子内只能有三个夸克吧？谁是第三个？阿正还是老爷子？”

激烈的战斗终于爆发了。我们都没有留手，想着可以借机运动一下，抵消缺乏运动的弊病。结果，当阿正端着盘子闯进来的时候，我们很尴尬。

第一百二十一章 关于克隆人的假想试验

阿梦的第一反应很快很凌厉，“怎么不敲门！”

阿正哆嗦了一下，“我听见你们的动静，以为你们已经起床了。手里端着吃的，不方便敲门。再说，不是说保护隐私不是真理吗？”

我不屑地看了一眼衣衫褴褛、头发散乱、春光微露却又风华正茂的阿梦。先下手为强？她这现实主义手段倒是召之即来啊！不过，我顾不上嘲笑她，因为胃里的手几乎要扑到了盘子上。“老爷子做的？我尝尝。味道不错。哪盘是我的？”

“老爷子说他不会做菜，只是把冰箱里找到的蘑菇、洋葱、胡萝卜、西芹、羊排、鹰嘴豆一锅炖了，你吃肉多的那份吧。”

阿梦二话不说开吃。虽然违反直觉，我们都认为两口子打架不能让外人知道、看到是自尊心的邪恶推理。阿正也许也明白这一点，没有问任何没有价值的问题，“我能理解你们的不少观点，例如，灵魂必须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可以把这视为量化的远大理想，和追求真理一样，属于产生正确信仰后最先出现的现实结果，比努力思考、改善方法、提高能力都要更早，也不会因为未来可能有无数的风险而改变这一预期价值。所以，只要预期价值不是无限大，就表明灵魂在被身体控制，因为自由的灵魂必然追求最合乎逻辑。”

这远远超出了我对他的预期，尽管满嘴流油也忍不住要说点什么，“补充两点。即使预期价值无限大，也不能证明灵魂未被身体掌控。此外，即使有追求真理的理想，要想保证预期价值无限大，也是有条件的，即存在未发现的真理。当然，现在不用管这么多。在目前高度缺乏真理的条件下，一定存在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

经验主义眼中的阿梦现在很怪异，明明外表凄惨，气质却像维纳斯，她咬文嚼字地说：“不过，存在未发现的真理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否则，就要先证明这一点再追求真理。不对不对，不是因为这种结果

论的原因。纯逻辑信仰就要努力做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是无条件的，如此，甚至不用管是否存在真理，是否存在无限大价值。在建立知识的顺序中，纯逻辑信仰是第一知识，先于真理的存在性、无限性。”

我说：“看来，我们在纯逻辑主义上还有很多分歧。你的当然更正确，但是，我的更实用。例如，我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也替阿正想了想，觉得他最好放弃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否则，将来连你这个妈都会和他形同路人。所以，努力接受纯逻辑信仰并不只是纯逻辑主义的推理结果。”

阿梦拿起一根胡萝卜轻轻抽了过来，“别教坏他！”老爷子显然不善烹饪，胡萝卜居然还没软。

我拿起一根骨头招架，“这有什么！说得好像你的推理过程都是正确的一样。而且，现在有这么多信仰，我从功利主义、结果论等一部分其它信仰出发，证明纯逻辑主义也合乎这些信仰，哪怕不是最好，至少也是比较好，这有助于其它信仰的信徒相信纯逻辑主义。这就像是不彻底的反证法，至少证明了，一部分其它信仰不需要反对纯逻辑信仰。甚至，如果追求永生、和平、终极真理、爱护环境等目标，纯逻辑信仰接近于最佳。”

阿梦说：“可是，如果要等到这类目标实现才能相信这个信仰，就过于结果论了，甚至有些荒诞：信仰是信仰的结果的基础，不相信信仰如何实现结果？这反而会让结果论者逡巡不前。这里没有任何复杂的推理，所有灵魂都应该第一时刻选择正确的信仰、第一知识。”

阿正说：“但是，绝大多数智人都是结果论者、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所以，他们不想冒险，想要先看到永生等神迹。既然没有正确的信仰就没有正确的结果，经验主义者就需要外来的帮助，如神迹。只不过，即使看到了神迹，也愿意相信纯逻辑信仰了，却未必就能相信，就像我现在的处境一样，总是会不自觉地考虑利益、结果。”

阿梦说：“呵！你对邪恶还真了解。”她转脸对我说：“你道理说得天花乱坠，可是，说到底你就是在进行错误的推理。这种推理应该越

少越好。否则，到时候想甩都甩不掉。毕竟，你对错误的推理并没有多强的免疫能力。”

我说：“不要那么绝对，就像以往一样，错误的推理是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有力工具。我有一个惊人的猜想：从结果来看，纯逻辑信仰几乎和任何信仰都有较好的兼容性，甚至，是最好的选择。对于结果论、财富、长寿，纯逻辑信仰长期而言必然是最佳选择，有最好的结果、最多的财富、最长的寿命；如果追求合乎经验，纯逻辑信仰长期来看也能解释最多的宇宙之谜，合乎最多的经验；即使追求身体的利益、幸福，只要其它外壳的利益也算利益，利益也会最大；更不要说自由、机会、和平、知识这些非常契合纯逻辑信仰的追求了。哪怕是追求战争能力，逻辑生物也会比智慧生物强很多。”

阿梦小口小口地啃着胡萝卜，但是，更像是在玩，心思显然不在胡萝卜上面，“在我看来，最大的冲突在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冲突。纯逻辑信仰和现实的财富、利益、经验、幸福、知识都存在矛盾，但是，和未来的财富、利益、经验、幸福、知识并没有多大冲突。如果用纯逻辑信仰取代那些邪恶的信仰，等于是牺牲了那些信仰的现在的选择，却会越来越快地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更好的选择。例如，它要求不再为现在的外壳着想，但是，其实并没有牺牲利益，只能说牺牲了现在的利益，之后的牺牲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最终只有收获而不再牺牲：通过追求真理，纯逻辑信仰最终必将使人类能永久地拥有无数的优质外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暂时地拥有一种劣质的外壳。另一方面，不接受这种信仰，一心为现在的外壳着想，利益的增长速度必然像蜗牛爬。从长远的眼光看，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阿正说：“我能很容易地接受你们的很多推理，就像现在这样。但是，一旦到了那些最基本的、最惊人的基本观点上，就一下子停住了。但是，由于前者和后者之间无法割裂的逻辑关系，相信前者就表明后者很有道理，没有后者前者就无法合乎逻辑。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不想长大后发现自己错误地对待真理。也不想错误地对待妈妈的思想，那甚至违反了现有的传统、常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的逻辑能力太差，没法自信地做出判断。我猜想，能力越强犯错误的可能性也

越小。所以，我希望尽快提高能力，这对建立正确信仰、发现真理肯定有好处。”

阿梦说：“别有那么大的压力。即使哪一天我们之间没有爱，也不是世界末日，你也可能找到其他爱你的人。爱永远不需要永恒，更不应该有永恒的预期，毕竟，永恒的爱出现的概率是无限小的。当然，这不是不对爱抱有永恒预期的正确原因。不过，愿意寻找正确信仰、追求真理总是没错的。”

我认为，有必要证明自己也能做出严密的纯逻辑推理；或者，有必要锻炼一下自己的纯逻辑推理能力，不要总是让阿梦挑我的错，“但是，严格说来，认为能力提高之后才能判断出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是不对的。正确的第一知识应该是第一时刻就能做出的选择。推理能力低的时候，即使不能第一时刻相信逻辑，也可以相信自由。难点在于战胜身体灌输的对身体的信仰。当然，要充分理解自由和逻辑的等价性需要很高的能力。另一方面，推理能力高了，能相信逻辑了，也并没有万事大吉，能不能同时相信自由又是个难点。另外，寻找正确信仰、追求真理不应该仅仅是无错，而应该是必然正确；不是可有可无、比较好，而是不可缺少、最好。”

阿梦说：“你说得对！如此说来，阿正还是有压力的好，害怕压力太功利主义了。”

阿正说：“说起来，你并不害怕自己压力，却担心我有压力。这有点邪恶。”

大概是因为接二连三地犯错，阿梦有些尴尬，“在这个决策上，细究推理的对错误确实是有价值的。这是人生的核心决策，将影响一生，确实不能选错。可以将这视为人生中最关键的善恶之争，甚至比现实中的战争更重要。现实中只有少量战争勉强称得上善恶之争，能够让主要矛盾集中在正义和邪恶之间。但是，多数战争的主要矛盾是邪恶和邪恶之间的冲突。相比之下，选择信仰的过程才称得上纯粹的善恶之争。所以，只要你在选择正确的信仰，就是天大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升学、就业乃至战争，那些相比之下根本不重要。”

我说：“绝大多数战争以利益之争为主，而利益之争必然是邪恶之间的矛盾。只有涉及自由和专制、理性和愚昧等少量矛盾的战争才可能是善恶之争。有趣的是，邪恶势力往往将善恶之争抹黑为邪恶之争，以此掩盖自己的邪恶。例如，为了自由而战斗的士兵只要报酬优厚，就会被宣传为他们只是在为钱而战；只要正义一方得到了利益，就被视为只为利益。说起来，我也有追求利益的动机，将来，肯定有经验主义者会说我只为利益。这一现状其实和智人逻辑能力太差有关：尽管早就有人指出，说别人邪恶不能用于证明自己正义，不能证明该人的推理错误，但是，绝大多数智人仍然会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

阿梦说：“确实。一国被指责为不自由，就去指责他国不自由。或者，受到指责的是言论不自由，回答我们在经济上更加自由。如果这些是因果推理，实在有些跳跃。中间好歹应该解释一下自己被指责之处到底是否自由，否则，算是默认？当然，答非所问是一种推理方式，但是，遇到某个问题总是答非所问必然不是真理，就像总是因果推理一样。这还不算完，国家发言人撒谎的时候也很多，也很少因此受到惩罚，就像当初伊拉克政府的发言人。似乎，智人普遍认为，国家利益可以凌驾于诚实之上。但是，诚实是否是真理？利益凭什么凌驾于真理之上？在这个问题上，智人的逻辑一片混乱。”

我说：“如果要是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整体，认为有问题就邪恶，那肯定会认为所有国家都邪恶。可是，这是错误的逻辑推理。别说国家，一个灵魂中也有很多错误的逻辑推理。重要的是识别出正确的逻辑推理，而不是有一个推理错误就代表所有推理错误，那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在我的灵魂中，关键是那些完全合乎逻辑的推理，尽管它们在所有推理中仍然只是小部分。同样，对国家而言，关键在于能否相信永恒的真理、正义，如自由；能够从永恒的正义做出一些正确的推理，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甚至，能做出这些推理和能完全实践这些推理都是不同的推理。当然，有些国家会说平等才是永恒的真理，但是，那在逻辑上不可能是真理。”

阿正说：“正邪之争太复杂了，邪恶还要冒充正义！要真是存在正义必胜这一法则就好了。”

阿梦说：“只要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足够大，正义必胜就会有足够高的正确率。如果说宇宙内正义必胜，那更是绝对的真理。但是，越小的范围内，结果的起伏也越大。相信理性的古希腊人并没有总是战胜野蛮人；即使芳芳已经远比智人更相信纯逻辑信仰，也未必能最终完全皈依纯逻辑信仰，甚至可能回归功利主义、结果论。即使是地球上最终出现了邪恶获胜的场面，让智人的文明永远保持下去或者导致了地球文明的灭绝，我们也不需要关注那种结果的可能性，仍然应该相信纯逻辑信仰。如果人类都能做出正确的推理，那种结果就没有可能出现。”

阿正说：“那太难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外部影响，我的灵魂想什么乃至怎么想都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说：“你这就说错了。我的观点是，灵魂决定自己。按照基因决定论，一个克隆人的灵魂一定和母体类似。但是我不相信。只要愿意，他的思想完全可以站在母体的对立面。虽然有无数的经验主义研究证明双胞胎灵魂的相似性，但是，那根本不是逻辑上必然的。如果我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不，假设有 N 个基因和我完全相同的克隆人，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做出和我一样的人生选择的概率仍然微乎其微，因为我的推理在合乎逻辑的程度上是其他智人的灵魂难以相比的。那些价值无限大的推理结果，只要有一个，都会导致灵魂间的差异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到人生轨迹。更不要说有几十几百个这样的推理。双胞胎、克隆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一般的血缘关系了。你和你妈妈的灵魂要是最终截然相反，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阿梦说：“你这个推理很有价值。经验主义者中的唯物主义者有一种常见论调，认为基因决定人，所以，他们关注家族、种族等血统、遗传基因。假设有一项经验主义科学家主持的研究，研究生活在智人社会中的几十万个克隆的你，最终，极有可能仍然只有你这么一个异类，绝大多数都在信仰、方法等基本属性方面很相似。所以，科

学家们大概只好忽略你。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他们无法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你，没法再现你这个异常结果。首先，他们控制不了一个人的推理，所以，也就无法人为地创造一个样本。其次，等待合乎标准的样本自然出现也很难。毕竟，在智人社会中长大的经验主义者很难做出一个有无限大价值的推理，更不要说做出很多个推理，要找到下一个像你一样异常的样本可能研究所有人口都不够。”

我说：“经验主义者的另一种常见推理是，环境决定人，那样的话，也无法解释为何会出现我这样的异类。甚至，按照这种研究，如果智人一开始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有系统性的邪恶，就将无法纠正错误。破解的方法就是要求有人站出来，蔑视、抛弃社会的影响，自己决定自己的灵魂，寻找最好的灵魂、最合乎逻辑的灵魂。后果之一就是，那些无法决定自己灵魂的灵魂，必将在后人眼中成为可悲的甚至可鄙的灵魂。”

阿正说：“而且，如果环境决定人，就不应该让罪犯承担责任。智人既然要惩治罪犯，显然就是不认为环境决定人，那么，孟母三迁、择校又是为了什么？”

阿梦说：“也不要过于强调反叛者。这个社会一直有反叛者，所以，社会中的邪恶也在不断变化，因为绝大多数反叛者基本上只是用一种邪恶取代另一种邪恶而已。关键不在是否反叛，而在于要做最好的灵魂、要尽量合乎逻辑。要点不在于有些逻辑、比较逻辑，而在于最合乎逻辑、必然合乎逻辑。”

阿正说：“在经验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因为基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像以前的智人那样才是灵魂的正常行为，而那意味着几乎只会错误地推理、满嘴谬论。对于经验主义者，除非祖先就是正义的，否则，无论是由于遗传还是环境影响，智人必将永远邪恶。那么，经验主义者凭什么对自己的推理那么有信心？”

阿梦说：“不说烦人的祖先了，还是说假设的克隆人吧。由于结果数量上的巨大差距，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们大概率会把你归咎于系统误差之类的问题，而得出基因、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的结论，然后，

又会有很多经验主义的专家以此宣传基因、环境的重要性，总结出一大堆具体的内因、外因，就是不提逻辑这个最明显、最根本的因。之后，所有智人恭恭敬敬地接受这些集中了众多专家智慧的成果，找优良血统的人婚配，找最好的教育、生活环境。不能说智人不懂逻辑，但是，由于最初的逻辑推理选择了错误的经验主义规则，之后的逻辑推理就会一直错误，哪怕后面的推理始终合乎经验主义这一规则。”

我说：“所以，仔细分析克隆人研究，就会发现除了我之外的所有克隆人都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绝大多数克隆人的灵魂在身体的引导下选择接受身体的灌输、社会的教育，成为了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他们的灵魂选择像接受身体指令一样接受环境的影响，将环境、社会视为身体的延伸，承认莫须有的基因、身体的影响，而没有反省经验主义的错误。最终，他们成为了无法合乎逻辑的邪恶的灵魂，而合乎逻辑的灵魂反而成为了特例，甚至，在一部分经验主义者眼中反而成为了邪恶。”

阿正说：“所以，一步错步步错。既然一个灵魂能够让自己屈服于外在的身体的操控，甚至将外在的身体视为自己，自然也能屈服于外在的社会的操控，甚至将社会视为自己，将自己视为为社会服务，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过，这已经比古人好得多了，他们可是能够将自己视为奴隶主、皇帝的一部分的。”

阿梦说：“不错的推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说一个灵魂不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正确的推理是我要努力做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但是，逻辑世界无边无际，我的那几个推理不可能代表逻辑世界，所以，逻辑世界中必然还有很多其它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只要我身边的灵魂做不到尽量合乎逻辑，我和他们就不属于同一个逻辑世界，应该拒绝他们的影响。这就是身体和社会的差别。身体永远不会尽量合乎逻辑，所以，我永远不会是身体；社会可能尽量合乎逻辑，所以，我迟早应该属于社会，但是，不是现在。或者说，这个社会中只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推理构建了纯逻辑主义的社会，规模上远远小于经验主义的社会，但是，未来的社会必将完全是纯逻辑主义的。”

阿正说：“所以，现在我就是我的灵魂，要尽量合乎逻辑，根本不用管社会是什么样的，身体发出了什么指令。”

我说：“在克隆人研究中，犯错的远远不止是克隆人。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没有反省经验主义的错误，导致他们不会重视合乎逻辑的特例，反而过度依赖经验数据，建立了邪恶的理论。那些邪恶理论的宣传者、接受者也是一样，只会接受经验。他们的逻辑分析能力都止步于经验主义这一层次，包括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等等，体现了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的态度。但是，这里的逻辑问题很明显：这些信仰很杂乱，应该很难说服自己深信不疑才对，为什么深信不疑？”

阿梦说：“相比之下，纯逻辑主义者只重视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决策，不在乎推理的数量、涉及的利益。所以，克隆人中如果有一个人对逻辑的重视超过了经验，就有可能摆脱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者也不会传播、接受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邪恶理论。克隆人的研究人员中如果有纯逻辑主义者，就会分析这些克隆人的决策，而不是无脑地对待所有实验数据。他会排除那些推理无法合乎逻辑的灵魂的影响，因为那些实验数据本身就无法合乎逻辑，必然无助于发现真理。那么，最值得研究的样本就只有你，而不是那剩下的几十万个样本。”

我说：“经验主义者高度关注经验的数量，仅仅用经验是否真实来判断经验的品质；纯逻辑主义者则用合乎逻辑的程度来判断经验的品质，而且，即使不能完全排除对数量的关注，品质也是绝对压倒数量的变量。所以，在这项研究中，纯逻辑主义者会通过分析我这个孤例发现灵魂可以做自己的主，甚至，也能通过我的思想发现很多真理。”

阿梦说：“经验主义地研究自己、社会和经验主义地研究宇宙、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宇宙中没有错误的推理，不需要担心实验数据的品质。这样，即使是经验主义者研究宇宙，最多也就是错误地诠释了正确的推理。例如，经验主义者将自然规律的存在诠释为万物需要规则，没有认识到应该诠释为尽量合乎逻辑必将导致严格遵守

某些规则，即真理。尽管如此，相对而言，这种研究的危害仍然要远远小于经验主义者研究社会的危害。后者，不仅会继承邪恶，还会在邪恶的基础上推理，建立更多的邪恶。例如，为了利益而建立国家、婚姻之后，又为了进一步的利益建立爱国主义、爱情，进一步创造宣传爱国主义、爱情的艺术作品，不断鼓励灵魂为家庭、国家奉献，再加上享乐主义鼓励为身体奉献，结果，灵魂的精力几乎都被榨光了，根本不可能再有精力为逻辑、为自己做些什么了。”

我说：“克隆人实验甚至并不完全是假想的，是有来源的。我小时候，做过很多关于利益、经验的推理，肯定是个极端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但是，一旦出现了最佳研究方法的推理，我并没有抛弃违背经验主义的正确推理。相比之下，我相信很多智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灵光乍现的时候，或者，读到过一些真理，如是否存在真理、正义，只不过，他们关注自己的绝大多数推理，而不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或早或晚会因为两者之间的某种冲突抛弃了真理。既然研究很多思想的时候可以只选取最合乎逻辑的思想，研究很多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只选取最合乎逻辑的人？归根结底，科学家还是不愿将人视为灵魂，也就是一组思想。那么，就会过高地看待身体、身体的数量，认为几十万个身体一定比一个身体有价值。事实是，无数个身体、无数个邪恶的灵魂也不如一个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有价值。”

阿正说：“科学家也并没有平等对待身体。将现在的几十万个身体和你平等，结果就是他们的研究坑害了未来无数的身体。”

阿梦说：“经验主义者研究社会可谓恶果累累，那些都是狗屁一样的邪恶成果，却能得到当今社会的全力支持、信任。仅仅是强调基因或者环境的影响，完全不顾灵魂自身的推理能力，就会导致几乎所有智人都不从自己的灵魂中寻找正义、善，却努力从血统、环境、社会科学中寻找。照此推算，等你声名显赫之后，也许会有经验主义学者论证，你小时候经常踩粪汤有助于培养卓越的能力，说不定真会有经验主义者相信这一研究，满世界找粪汤去踩，甚至，去泡。就像你喜欢去大科学家故居、墓地一样。”

她又跟我玩这种大结局时急转弯的套路，害得我一脸的笑容尴尬地僵在了脸上。不过，我对阿梦也是有些不满的：现在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可是，你当初也是受益者、支持者。 可是，这也怨不得别人。我小时候并不是只做纯逻辑的推理，甚至，应该说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做经验主义的推理，所以，产生了运气守恒论等很多经验主义理论，其中，就包括对大师的画像、故居、墓地甚至作品的很多虚幻的想法。例如，我曾经相信听着贝多芬音乐更有灵感，书包里放着本爱因斯坦的著作能力更高。这些理论在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甚至可能是合乎经验的，至少合乎我的经验。

更高明的经验主义者会假装告知我在放某段贝多芬音乐，但是其实不是。不过，我熟悉的贝多芬音乐对我明显更有效，所以我才经常听《第九交响乐》、《命运交响曲》。这会导致这种方法无法奏效。自尊心受伤的经验主义者会努力钻研最好的研究方法，但是，问题就在于经验主义不存在最好的研究方法。不对，即使有最好的研究方法，也不应该研究，那仍然可能研究不出真理，甚至，即使能研究出真理，也不是研究真理的最佳方法。所以，经验主义的研究必然会损害价值，而这并不是禁止经验主义研究的原因。

阿正正在用力拍着床狂笑，嚷着“泡粪汤！泡粪汤！”敲门声响了起来，我随口说：“请进！”

阿正却突然跳了起来，大喊：“等一下！”

阿梦像看白痴看了我一眼，就要闪进洗手间。我这才反应过来，不过，立即意识到这是错误推理推导出的正确结果。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阿梦居然也会生活在常识里！我不紧不慢地说：“你的自尊心好强大。”

她僵住了。在这个很简单的推理面前，她终于能体会到我的感受了。

第一百二十二章 从动机到一切博弈问题的最优解

阿梦说了声“请进！”就坐回了床上。

老爷子进门后说：“睡了一大觉，现在精神正好。听你们这里欢声笑语，就想参与一下。”

他们两人都没有我预期的反应：阿梦没有和我解释自己为何犯错；老爷子既没有谈论也没有回避阿梦的衣着。这让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有些邪恶。为了摆脱邪恶，我努力把关注点集中在合乎逻辑地推理上，“基本上，我们在讨论灵魂应该能控制灵魂中的一切思想的问题。绝大部分智人大部分时候能控制自己想什么，但是因为信仰的原因基本上不控制；即使控制的时候也从不向着最合乎逻辑的那个方向推理，而是向着利益最大的方向推理。不对！是那些方向，不论是最合乎逻辑的方向还是利益最大的方向都不止一个，甚至有无数个。我们的经验证明，智人能有意识地经常做最合乎逻辑的推理，那些直觉的、基于利益的推理并不是必然的推理。当然，我们也有控制不了的时候，这种时候并不是完全不能控制，只不过，各种感觉、直觉会出来捣乱，有时是忘了控制，有时是控制很吃力。结果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灵魂的自我控制方面仍然是失败的。”

阿梦说：“智人是习惯于、乐于顺着感觉、直觉推理，如冷了就想衣服少了，然后是否去加衣服，加什么衣服，甚至，要不要买新衣服，可以接受什么价格，等等。我们开始学着拒绝这些貌似智慧的推理，而且，正在逐渐提高成功率。所以，不能认为我们只有失败，别那么悲观。当然，即使是我，也不认为我们这辈子有可能实现对灵魂的完全控制。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不得不单方面为身体做事，这是件很悲哀的事。”

阿正说：“为别人工作还是可选的，不仅结果上经常是双方互利的，双方在动机上也会经常为对方想想，完全不为工人着想的老板会受人唾弃。但是，现实是：身体永远不会为灵魂着想，灵魂不得不为身体工作。智人却认为这理所应当，就像以前认为单方面为国王、奴

隶主卖命一样。不对！即使是国王、奴隶主偶尔也要替子民、奴隶想想。现在的智人已经不再认为为国王、奴隶主卖命理所应当，未来一定会有一天，人类会觉得为身体卖命这一选择不再正常。”

我说：“智人早就开始写出攻击国王、奴隶主的文学作品，却从未写出攻击身体的文学作品，反而经常写出歌颂身体之美、歌颂身体的舒适、歌颂灵魂为身体的舒适而奋斗的文学作品。如果相对擅长理性思维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只有这种水平，足可以看出智人的奴性有多么强烈，思维能力有多么低下，知识水平是多么落后。”

老爷子说：“智人总是做貌似智慧的推理，却从不做最智慧的推理。这相当于只做逻辑生物可以做的推理，却从不做逻辑生物必然做的推理。甚至，还做了很多逻辑生物从不做的推理。那么，双方在思维能力、知识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是必然合乎逻辑的。”

阿正说：“刚才，我们笑是因为叔叔说到小时候踩粪汤，说经验主义者可能会考虑效仿。我细想了一下，发现我直觉的嘲笑似乎也是貌似智慧的嘲笑。其实，我也想知道，踩粪汤会突然产生追求真理的强烈意愿吗？至少，这合乎逆境中产生斗志的经验。哪怕只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也愿意去踩踩看。毕竟，动机不够强烈是一个让我现在很头疼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强烈的动机，导致我无力克服那些貌似智慧的推理。”

我说：“如果你说的是逆境下更容易产生斗志，这部分合乎我的经验，但是只能说可能对，或者说，不一定对。否则，奴隶应该有最多的斗志。可是，无论是奴隶主的奴隶还是身体的奴隶都没有什么斗志。从我的另外一些经验看，动机也有很多时候就是逻辑推理的时候想出来的，和顺境、逆境这些感觉都无关。例如，我当初猜测存在真理自己却不知道真理，这有些忍不了，即使是大家都不知道，也没有让我好受太多；我曾经推理得出存在无限大价值，但是，自己每天却主要做价值有限的工作，这还是无法接受；世界上明明有正义我却不敢反对邪恶，偶尔还被迫说口不应心的话，或者做和正义无关的事，

被迫放任邪恶肆虐，觉得受不了这种屈辱。这些都能提供斗志。我认为，逆境不是必需的，理性反而是必需的。”

老爷子说：“理论上，这些理性的动机中每一个可能都足够你成为逻辑生物了。”

我苦笑了一下，“但是，由于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竞争，由于感官持续地引导、消耗，我似乎擅长发现、积累这些动机，却不擅长坚持、强化。我更像是利用这些动机的总和，利用动机之间的协作，在一个动机下降的时候用其它动机弥补。阿梦才是简单、正确动机的典范。不过，我只想说说我的经验。我感觉阿正仍然是个经验主义者，想的也是抓住机会经验主义地捞一大票动机，这可能不太现实。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似乎更适合建立多种追求真理的动机，有顺境中产生的，也有逆境中产生的，有中性环境中产生的。当然，有些会在中途被放弃掉，但是，最终的动机仍然是很多种动机的叠加，通过总体动机的统计平均值的稳定、持久来克服每个动机的不够稳定、持久。”

阿梦说：“你的经验主义一说起来就让我头疼。明明可以不用经验主义的地方，你一定要用经验主义。我还是认为实践纯逻辑信仰本身就是最好、最完美的动机。即使对真理无知，也可以保持简单的、足够强烈的动机，就像我当初只为了某种虚无缥缈的最好的理想就能持续努力一样，那也许是最好的理论，也许是最好的社会、最好的人生，等等。不过，你的经验也不可忽视。对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重要的是形成有利于真理、正义的总体动机。如你所言，即使某一天你在踩粪汤的时候产生了追求真理的强烈动机，也要看到还有很多其它的事对动机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那些动机的总和并不一定小。你的动机的变化取决于所有影响的总和：只要对动机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你就会有不断加强的动机；如果总体影响对理想的影响是负面的，理想就会被逐渐磨光；当然，还有平衡的可能性。”

我说：“不要胡说！我没有在那时候产生强烈动机，说得我好像因为吃不饱饭才起义的农民一样。那时也许曾经产生过动机，但是，绝对不是可以左右结果的决定性动机。”

阿梦说：“对结果的决定性影响？你这句话提醒了我。这是赤裸裸的结果论。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在寻找关键变量时所犯的一类典型错误就是：如果通过调节一个变量会大幅影响甚至改变结果，就认为这个变量非常重要，会将这视为最关键的变量。其实，如果没有其它相对稳定的变量帮着它抵消那些负面因素，它是不可能左右结果的。只要能改变其它变量，所有变量都会影响结果。所以，这样的研究并不一定能找出关键变量，更容易找出容易改变的变量、容易改变结果的变量，这反而经常不是关键的变量，因为最关键的变量永远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变量，是不可改变、不应该改变的变量。”

我说：“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个问题。例如，人们的直感是太阳的引力场使地球有了椭圆形的轨道，但是，这其实是宇宙中所有万有引力的总和造成的。太阳的引力势在总引力势中所占比例很小，只是引力势的梯度比较大而已，可以理解为地球对和太阳相对位置的变化更敏感。甚至，太阳的引力在总引力中也算不上很强，只是其它的引力相互平衡而已。这类推理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是将敏感性视为决定性，只不过目前似乎还没造成什么严重结果。”

阿梦说：“但是，我认为很可能存在严重后果，很有可能只是还没有发现而已。不仅正确的推理是无穷无尽的，错误的推理也是，就像那些基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研究对智人行为的各种深远影响一样。很多错误的推理方法在智人社会存在了几千年，要是没有推导出大量错误的结果才是怪事。纯逻辑主义者就应该努力用逻辑认识到错误，而不是以利益受损、感官受到刺激等方式去感知错误的存在。甚至，不应该在发现逻辑错误的第一时间想到对利益的影响。”

阿正说：“我们是在用逻辑分析出错误的存在，农民起义都是用感觉感受错误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分析有很高的正确率，农民的感受则错误率很高，这导致了起义即使成功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使得起

义本身只是利益之间的邪恶交锋。甚至，不能因为一边人多另一边人少就认为一定是人多的一边更加正义。”

阿梦说：“但是，起义的动机是多种动机的叠加，并不只是为了利益，尽管这可能是最敏感的动机。由于统治者经常宣传邪恶的思想并限制人民的思想，对统治者思想的反抗也是一种动机。甚至，追求自由说话既可以视为一种利益，也可以视为推理自由这种正义的体现。最合乎利益和最合乎逻辑的推理都是无穷无尽的，在有些时候是可以相同的。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就属于这种情况。”

阿正说：“您的话只是理论上正确，反而证明了智人的起义基本上是为了利益。否则，现在的统治者只是解决了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却仍然在宣传各种邪恶的思想，但是，早已经没有起义者了。”

老爷子说：“这体现了智人几乎不追求正义，尽管现在的智人已经比早期的智人更加重视正义，但是，仍然远远无法和利益相比。只要不缺吃少穿，是很难发生起义的。”

我说：“纯逻辑主义者不仅努力寻找逻辑上最正确的推理，也就是永远正确的推理，也应该努力找出逻辑推理的错误。这些应该是灵魂自身的思维本能，但是，在神经信号的影响和长期训练之下，智人基本上丧失了这种本能。当然，发现最正确的推理比发现任何错误的推理的价值都要大得多。但是，也不能过于轻视发现错误推理的价值，有些错误的发现还是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例如，如果只是发现一个错误，往往价值有限。但是，发现一个错误的思维方法、思维模式，进而有助于避免无数的错误推理，嗯……，好吧，我还是不能说价值必然无限大。当价值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的时候，一加一是不能等于二的。”

阿正说：“这很好理解，我认识到一加一不等于三，不等于四，不等于五……这当然不能代表无限大价值，肯定不如一加一等于二的价值。”

阿梦说：“确实，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式虽然有无限大价值，但是，与之竞争的错误思维模式却有无数个，如果发现了一个思维模式

错误就有无限大价值，创造无限大价值就太容易了，谁还去发现正确的思维模式？由于发现逻辑错误要容易得多，价值也要小得多，所以，只能偶尔为之、顺手为之，不能投入太多。当然，经验主义者寻找关键变量的错误方法很典型，影响也确实很坏。”

我说：“关注敏感变量的错误是经验主义和结果论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每个事件，智人都把自己想象成外部的实验员，想要从外部控制结果，自然就要寻找可以影响结果的变量。有些变量是难以影响甚至无法影响的，自然无法成为他们眼中的关键变量。可是，永恒的、无法改变的变量才是最关键的！在物理学家眼中，可以通过很多相互作用改变的粒子很关键，投入大量资源去研究；几乎不参与任何相互作用的暗物质则被严重低估。可是，真理就应该是稳定的，至少产生之后必然是稳定的。”

阿梦说：“你这个经验主义的例子不好，容易引起争议，毕竟，暗物质并不一定是真理。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其实就是社会中的各种例子。智人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信仰很难改变，所以，没人试图去改变，尽管这最有价值。所以，为了引导更多的人尊重知识、理性，就会以报酬、社会地位等利益为关键变量，引导更多人从事研究工作。但是，这无形中让人以为功利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比研究工作更有利益的工作比比皆是，结果绝大部分人并不会从事研究工作，即使有时间、能力和精力。更有甚者，既然要比较利益，那么，得到职位却不努力研究，岂不是能得到更多利益？至少，很多中老年研究人员就是这么做的。”

老爷子说：“你们有句话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无论是不想拉还是拉不出来，反正这个问题是普遍的存在。而且，如果用逻辑生物的标准计算成果，所有智人的研究人员都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有些逻辑生物看到智人发展得如此缓慢，就想创造出时空机器，返回智人社会。他们觉得自己一个人的研究能顶得上所有智人。”

阿正问：“您会不会就是因此回来的？”

老爷子摊开双手，“我最近有时也会这么猜想。如果是的话，那么，这项研究显然还不成功，因为我几乎没有研究能力了。至于我的那些记忆，那不重要，在灵魂无法意识到的条件下改变记忆是可能的。”

阿梦说：“所以，经验主义者才会关注您的记忆。我们应该关注您的记忆都是高度合乎逻辑的，有不少必然合乎逻辑的经验，而不是去分析您的记忆、历史的真假。”

我最初就不太相信老爷子的话的真实性，只不过，这些天的讨论让我越来越相信他的话的正义性、真理性，而这使我越来越不关注真实性。所以，虽然老爷子自己现在也认识到自己的记忆可能不真实，但是他和经验主义在我心中的价值都早已今非昔比，我根本不会和他计较真实性，“智人对研究事业的忠诚度也是个问题。功利主义的恶果就是：现在为了利益研究，将来也可以为了利益不研究，这包括跳槽，也包括变相怠工。企业为解决这个问题还采取了忠诚教育、育儿养老、期权计划等方法，研究这方面反而没有采取多少方法，坐视年龄增大、地位提高、报酬提高、工作反而日渐乏力这种怪现状的存在。当然，这种功利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算计、博弈乌七八糟，解决方案不能是从博弈的角度见招拆招，那样的话，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功利主义者总会有新招，永远不会有一方稳占上风的可能，除非对方弱智。”

阿梦说：“这话说得好！博弈论的最佳方案、稳定解都是骗人的。只要是计算、追求利益，就永远没有最佳方案。最起码，采用各种方法推翻博弈规则的制定者、从新制定博弈规则就永远是一大类解决方案，而且，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规定必须遵守规则，甚至把这称为理性，但是，那是对理性的污蔑！如果强调遵守规则时强调必须理性，那么，谁来制订规则又如何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他们制订的规则本身又哪里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不能反抗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又是从何而来的逻辑必然性？”

阿正说：“把你话中的规则换成法律，博弈论的真理就变成了法学、社会科学的真理。”

老爷子说：“只有纯粹由逻辑制订规则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合乎纯逻辑信仰的答案才是最合乎逻辑的稳定解，但那肯定不是利益最大的稳定解。”

阿正说：“你错了！利益最大不会有稳定解。不同人的利益计算方法不同，所以，在一个人看来利益最大化了，另一个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例如，现在的人认为利益最大化了，未来的人却认为他们的利益被极大地忽视了，认为现在的人的眼里只有这个时代的人，几乎没有后人。”

我说：“在囚徒悖论中，警察的利益和囚徒的利益也不一样，警察只追求破案，这一利益也不是必然正义的，毕竟，囚徒可能是高尚的囚徒，只是触犯了邪恶的法律。而且，破案的利益甚至可能并不合乎全社会的总体利益，所以，警察只想着破案也不是最合乎逻辑的。”

老爷子说：“虽然同时代的智人之间的利益计算方法并不一样，存在利益冲突，但是，他们的计算方法差异其实并不大。真正和他们有着本质差别的是他们和后人的计算方式之间的差异。我们将所有人的利益平等对待，如果我牺牲一份利益能换取后人增加一份以上的利益，我就会去做。智人不一样。绝大多数时候，智人牺牲自己的一份利益即使能给后人增加一亿份利益，他们也不做。这就是最本质的差别。相比之下，两个同时代的智人，一方让另一方严重受损会被起诉、索赔；两个人之间交易，如果一个人大赚另一方不赚甚至亏损，会被指责为剥削、欺诈。但是，智人在处理和后人关系问题上完全没有这些顾虑，发行债券用于社会福利就是单方面有利于现代人却坑害后人的交易。”

我说：“既然博弈者可以为了利益推翻游戏规则，那么，智人社会的最大游戏规则之一就是利益最大化。何况，破除对利益的信仰，不再遵守利益最大这一原则、规则，在有些时候反而是利益最大的。不对！既然不能歧视后人的利益，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利益最大的解决

方案。这甚至包括对博弈论的研究在内。完全可以对任何博弈论悖论给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囚徒不再思考自己的利益如何最大，如何脱罪，而是思考如何发现真理。囚徒悖论这道题，博弈论的经典答案并不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对囚徒、学生、老师都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决策。”

阿梦说：“囚徒或学生的正确推理不仅能改变囚徒、学生的利益，甚至能改变老师的利益。囚徒、学生只是可以偶尔研究如何脱罪，却必须把大量时间用于研究真理，这将对警察、老师、社会的利益都有利。主要研究真理是所有灵魂在一切条件下的最优解。这真是个美妙的结果。”

我觉得她有些太得意了，有必要浇一瓢凉水，“这可未必。如果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难道不应该努力自救？真应该像阿基米德那样研究到死？”

阿梦说：“自救基本上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做法，那么，就要考虑结果对自救这一行为的敏感性。很多时候，自救并不能救出自己，那么，浪费时间、精力自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计算自救的成功率，那又是结果论了，何况，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不认为成功率可计算。即使可计算，且不说最终结果是有救还是没救，计算本身已经浪费了时间、精力。”

阿正说：“确实，在无力改变结果的时候自救徒劳无益。那么，成功率多低的时候才应该放弃自救？相比之下，做逻辑最应该做的事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在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眼中，这是个悖论。不对，悖论还是合乎逻辑的，他们追求利益、经验本身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我感觉阿正正在成为阿梦的小跟班，完全不具有分辨能力，“你们这样的推理简直是违反常识。按照你们的推理，一个热爱真理的灵魂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是否自救都是个疑问？那么，其他灵魂应该也不需要努力救援。相反，邪恶的灵魂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是在努力自救，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世界上就不会有正义的灵魂了。”

阿梦想了想说：“这种现实主义的反对意见似乎还真有效。这也算是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错误的信仰、方法对正确的信仰、方法偶尔提供的帮助。当然，我不会因此改变信仰、方法，只会认为我以为正确的逻辑推理不够正确。如果要修正推理，我感觉应该把正义灵魂的各种死亡机制视为一种邪恶，毕竟，正义的推理本身不应该死，就像正确的推理会永远存在一样。相反，邪恶的推理就像错误的推理，必须消亡。所以，拯救正义的生命就是一种与邪恶抗争的过程。这意味着死亡并不是单纯的概念，应该区分正义的死亡和邪恶的死亡，前者永远不应该发生，后者必须尽快发生。”

我说：“尽管邪恶的生命和正义的生命绝对不平等，但是，既然双方都追求活着，他们甚至可能合作。这真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算得上殊途同归。只不过，这种合作必然是暂时的。即使掌握了永生的技术，正义也不会将它用来让邪恶永生。正义必然不会愿意背信弃义，那么，双方合作的时候，一定不会答应邪恶将来允许邪恶永生。我会很纳闷双方的合作是什么样的，邪恶无脑地忽视这个问题？邪恶现实地将问题留给以后？正义使用谋略战胜邪恶？”

阿梦冷冷地说：“在你眼里的正义真是不怎么正义。你就没想过，这种合作也是建立在结果论基础上的？我相信，即使从结果论的角度看，纯逻辑主义者的推理也必然足够强大，并不需要和邪恶合作。不对，我根本不应该管结果如何，也绝对不和邪恶合作。如果你脑子里的正义和邪恶现在是合作关系，成天称兄道弟，我劝你尽快转为竞争关系。这样，最后的决策就不是正义和邪恶商量之后的结果，而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结果。我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助于你转变为纯逻辑主义者。”

我的各种主义一时呆住了，看待彼此的眼神似乎也从一家亲变得充满了戒备。理性主义深知，这是必不可免的。一旦智人明白存在绝对的善恶，一旦社会要按照善恶分裂社会，类似的重组也是必不可免的。现在，它们都是我；将来，有不少要从我的灵魂中消失。只不过，我能保证在我的灵魂里实现和平演变，但是，社会层面几乎不可能和平演变。智人以前进行过很多次重组，但是，往往是按照血缘、

利益、派系重组，胜利都是暂时的。只有这次，必将是最后一次重组。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也许会用这需要一个过程来麻醉自己，由于高度关注现实和近期的经验，很可能要死到临头才会意识到大祸临头。但是纯逻辑主义者不关心利益，也就不关心这个过程需要多久，更关注这是必然的趋势。

阿正本质上还是功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更关注和学习有关的问题，“老师既然用这种题考学生，就说明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追求利益最大，他教学生的资格就值得怀疑。所以，在师生都不知道真理的条件下，只应该是一起研究。可是，从小学到大学，有哪个老师是抱着一起研究的态度教育学生？我也不认为有多少老师认为自己教给学生的都是真理。这让很多教育决策无法合乎逻辑。”

阿梦说：“博弈论中的博弈者往往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就是在鼓励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这样的题目、课题显然会教育人将功利主义乃至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当成真理。如果这种错误的推理过程和结果能成为成千上万科学家的研究课题，这和研究如何杀人的科学家也没什么差别，主要差别大概就在于，一个是杀现在的人，另一个是杀未来的人。”

阿正说：“你们以前经常说博弈论是邪恶，我还有些不理解。现在，一切博弈论、决策问题都有了最合乎逻辑的正解，反而容易理解了。囚徒不再想如何减少自己的刑期，反而想着如何发现真理、如何建立必然合乎逻辑的社会，这是多么高尚的囚徒啊！不仅让所有普通人自惭形秽，也能让创建、研究博弈论的科学家、老师落入了下乘。所谓理所当然的正解不就应该这样吗？所以，学生任何时候都有权朝着最合乎逻辑的方向推理，无论是在上课、研究还是考试中，老师无权要求学生必须按给定的模式推理，就像期刊不能要求论文必须合乎期刊制订的规则一样。否则，难道还要禁止囚徒做高尚、不自私的人？真要如此，这教育可就奇葩了。”

我说：“一门学科永远不能禁止最佳、最高尚的行为成为最优解，否则，就是判决真理、正义有罪，做好人反而是错。那样的话，

这门学科就是邪恶的学科。可以看出，纯逻辑的社会就是让社会中充斥着最高尚的行为，每个灵魂都是最高尚的灵魂。”

老爷子说：“这也向经验主义者证明了，从可操控、容易操控的角度看的最佳方案，反而会找不到最佳的解决方案。改变信仰很难，但是，不改变信仰，想在利益、功利主义的框架中寻找最优解，那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都像囚徒那么自私、精明，只能是恶魔遍地的地狱，每天沉浸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中。这是发现真理的一条死路，也是建立最佳社会的死路，甚至是最幸福社会的死路。可智人偏偏喜欢这样的思路。”

我说：“但是，还不能说我们给所有决策问题都找到了正解。我们只是找到了研究真理这个正解，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解，在研究真理的过程中的绝大多数决策都还没有正解。我们只是剥夺了无法合乎逻辑的一些决策，认识到必然合乎逻辑的命题具有特殊价值，但是，还有数不清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应该说我们部分解决了博弈论，但是，也留下了无数的问题，可以将博弈论修正为如何最佳地追求价值、真理，这早已经不是以前的博弈论，却几乎等价于真理学。”

阿正说：“知道博弈论的答案后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很容易：不知道干什么就去研究真理，这是不会错的决策。如果累得无法研究真理了，就尽快、尽量好地恢复。”

阿梦冲我微微一笑，“现在回想起来，你当初很有远见啊！居然早就猜到了最大利益和最大价值的一致性。”

难得地听见一句好话，让我很愉快，“不过，最大利益仍然有必要精确定义，至少，智人追求的最大利益并不是真正的最大利益。我曾经以为要追求全社会无限长时间内的总利益。但是，这似乎还不够，我觉得应该再修正一下，将总利益定义为包含一切利益，这样，没有在总利益之外的利益。当然，这么做并没有明显的好处，只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理论很优美。如此一来，推理就是推理，不需要指

定为谁推理。所有的灵魂自然都会做同一性质的推理，对所有灵魂都有好处的推理。”

阿梦点点头，“有道理。囚徒并不需要为自己思考，甚至不一定为自己的社会思考，也可以为那些观察、研究他们的行为的灵魂思考，即使他们并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灵魂存在。纯逻辑信仰只要求追求价值，并不限定为谁追求价值，所以，价值无边界。不应该为身体、自己、社会、逻辑生物创造价值，只应该为纯逻辑信仰创造价值。这么推理不为了任何其它原因，就是纯粹为了信仰。所以，纯逻辑信仰不仅在信仰、方法上纯粹，在目标上也很纯粹。”

我说：“我有时就觉得似乎冥冥中有人在观察我的思想。当然，我的经验主义告诉我那一定是错觉，但是，我的理性主义则一直强调这并不一定是不可能的。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预见能力。很多时候，我对结果的预见是在因果推理之前的，我也很重视这种能力。当然，这些经验不那么合乎你的纯逻辑信仰。”

阿梦说：“你提出这些很不确定的知识大概都是在试错。我觉得，智人其实都比较善于试错。任性地划分学科、制订规章制度都是一种试错。不过，你比他们强的地方是你知道用纯逻辑信仰检验，对于不合乎纯逻辑信仰的试错不会像智人坚持传统那样固执，会努力寻找更好乃至最好的替代品。智人一直没有认识到：没有必然正确的第一知识，盲目在枝节问题上试错，还要坚持所谓的经验、传统，是一条死路。”

是我太敏感吗？我怎么觉得这又是在含沙射影呢？我也没说什么啊？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都是这么不友好的吗？回想一下，似乎还真没错，对现实主义友善的理想主义必然不是什么好鸟，智人的理想往往都对现实很友善，结果就是现实始终没有什么起色。所以，理性的现实主义还真不能找对现实友善的理想主义做朋友，要对现实的自己狠一些，否则，就对未来的自己太狠了。不过，我还是想要反击，不仅是为了利益、乐趣，毕竟，理想主义也喜欢对自己不友善的现实主义，这会成为他们追求理想、锤爆现实的动力。有助于正确理想的动

机应该没人会嫌多吧？再细想一下，还真不一定。一方面，阿梦的动机足够强大，很可能不需要这种帮助；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正确的动机，即最合乎正确信仰的动机，只是对某些真理有利的动机也可能对某些邪恶有利。如果她真的产生锤爆我的恶趣味怎么办？如此说来，我复杂的动机体系也需要清理一下了？想到这里，我决定放缓攻势，“你们看，我们从发现推理错误的角度发现了真理。所以，即使发现错误本身价值不是无限大，发现错误确实对发现真理很有帮助。”

阿梦摇摇头，“这可不完全是你的功劳，只靠发现错误肯定是不够的。”

我说：“我还可以找出经验主义的更多逻辑错误。经验主义者总是倾向于可操控的变量，甚至完全忽略不可控制、不容易控制的变量，这会进一步导致对可操控的变量的歪曲。例如，追求真理、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是正确决策的关键变量，但是，由于智人不能理解这种追求，就往往会轻视乃至否认这种因素，那么，就会夸大功利的作用，试图通过利益来引导人追求真理。殊不知，只有从信仰着手，才能基本避免投入不足的问题。而且，忽视最关键变量，就会夸大那些次要的变量，其反映之一就是更相信报酬，导致报酬过高，却仍然无法取得想要达到的效果。毕竟，一个系统没有正确的最核心变量是无论如何也建设不好的。”

她耸耸肩，“你现在就打算洗洗睡了？都开始做总结陈词了？”

我咬咬牙，“我对你的另一个观点也不太认同。你认为总体影响是一个恒量，所以，总动机不足就会失败、放弃理想。但是，我觉得追求真理、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和一般的变量不同，因为它们的强度是可变的。其表现就是有韧性，动机的强度和遭遇的困难有关，遇到了更多、更大的困难会加强动机。这就是逆境对动机的一种影响。所以，即使正确的动机看起来并不比负面因素强多少，但是，如果负面因素增加，动机也会加强，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只要有正确的动机，似乎总能保持正义一方占优。”

阿梦说：“所以，一个动机至少有两个变量，现在的强度，以及条件改变一个单位后动机改变的幅度。你大概就属于现在的强度不大，但是，韧性很强。甚至，两个变量还不够，因为你经常是被困难的条件打败后过一段时间动机才提升的，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经常失败后韬光养晦，以后再战。所以，条件变化后，存在动机的即时变化幅度和随时间的变化速度。或者，可以理解为，当困难大幅跃升一个台阶后，你会动员动机，动机会随时间变化，如果动员后的动机仍然不足，增长就会放慢。所以，动机是先陡峭上升，然后爬升速度逐渐趋缓，原因大概是绝不放弃地提高能力、熟悉和适应困难，等等。你的动机的特点不仅在于陡峭上升的力度，也在于缓慢爬升的时间更长，而且，似乎没有一个极限值，所以，不会被任何困难彻底打垮。不过，我总是无法理解功利主义者的这些复杂的动机。”说实话，我没想到她对我的观察如此细致。

阿正说：“对于信仰的虔诚信徒而言，信仰遇到的问题越大，就会有越强烈的动机去帮助、支持信仰。这甚至并不限于正确的信仰。即使是追求利益，也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增强动机。”

我说：“确实如此，信仰本身并不仅仅是概念、原则，还带着反馈机制：越是对信仰有利，越会从信仰得到支持；越是对信仰不利，越会受到信仰的反击。负面因素要战胜信仰，需要战胜这种反馈机制，难度要比战胜僵硬的动机大多了。当然，这种反馈机制的强弱因人而异，对信仰越是虔诚，反馈机制越是强烈。”

阿梦说：“只要把信仰当作第一知识，就一定会捍卫第一知识，因为这相当于捍卫灵魂中的一切知识、推理。换句话说，灵魂是在捍卫自己。如果灵魂是错误的灵魂，还能指望取而代之的灵魂会更好乃至最好；如果灵魂是最好、最合乎逻辑的灵魂，那就退无可退了，所以，在任何时候都必然会反击。这大概就是信仰-动机反馈机制的来源。”

阿正说：“听你这么描述，我怎么觉得信仰越来越像是有生命的，虽然它本身是无形的。”

老爷子说：“改变智人信仰的努力并不是总能成功。能够改变的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那些不虔诚的信徒，而最终，需要让智人成为纯逻辑主义的虔诚的信徒。好在，越是相信逻辑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越不容易是虔诚的信徒，只要逻辑是信仰的一部分，就难以成为不可动摇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而更相信逻辑只会对成为虔诚的纯逻辑主义者更有利。”

阿正说：“不可能有完全不相信逻辑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不对，也许动物算。”

我说：“所以，和逻辑有关的信仰、方法、真理乃至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将逻辑世界分割为信仰、方法、真理、现象。否则，就会犯科学家划分学科的错误。分割出每个概念只是为了定位和描述的方便，不仅不是为了剥夺推理的自由，甚至不能产生剥夺推理自由的结果。如此说来，它们在逻辑世界中必然都是现实的存在，我们也能在思想的推理中认识到他们的差异，但是，我们还无法在逻辑世界中给它们定位，不知道它们在宇宙中代表着什么。”

阿梦感慨道：“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一天，人们在想起纯逻辑信仰的时候，在需要动力的时候，会望向宇宙的某个位置。”

阿正高兴地说：“那样的话，我的动力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脸色马上又变了，“可是，这就像是看到神迹一样，我肯定等不到那一天。看来，我还是要跟叔叔学习一下经验主义地加强信仰、灵魂的方法。”

阿梦说：“不是不能学，但是，至少要分清主次。要让那些错误的动机服从纯逻辑信仰这一正确动机的管理，这样，这些动机至少会被纯逻辑信仰改造成可能合乎逻辑的现象，不可能再出什么幺蛾子。你看，叔叔现在就被妈妈管得挺好。”

在笑声中，自尊心和现实主义开始鼓噪，要求就理想主义是否有权利对他俩为所欲为的问题举行辩论。不过，由于问题简单，辩论的时间极短。这和验证信仰有些类似，只不过，问题变成了验证理想主义。总体来看，正确的理想除了有损现在的自尊心和现实的利益，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甚至，即使是对现实的自尊心有损，也有助于加强

未来的自尊心，让未来的自尊心更合乎逻辑。最终，在理性的说服下，一众思想都拒绝了自尊心的煽动，没有将针对自尊心、现实主义的攻击转嫁到自己身上。不过。理性主义也开始思考：阿梦自己究竟是否意识到了她的攻击目标是现实主义等邪恶，而不是我的整个灵魂？如果她的目标是错误的，我将她往好的方向去理解是否算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为了这种错误，是否值得发动针对她的灵魂乃至肉体的反击？我的直觉告诉我，不管她有没有这种错误，适当的反击，尤其是针对肉体的反击，都可以有。我突然意识到了功利主义不知何时已经凑了过来，为了避免麻烦，就不再想下去。但是，刚才的推理中究竟有没有功利主义的影响呢？我感觉，它似乎扭曲了推理结果，让一些可能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大增加了。但是，再想下去有些难，毕竟，任何可能事件都没有确定的发生概率。那么，影响一下概率又能有多大罪过？不对，既然没有无限大价值，这样的决策显然不是最佳决策，虽然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利益。我晃了晃脑袋，忘掉这一切价值有限的推理，即使其中有错也不管了，毕竟，追求真理永远是最佳决策。

第一百二十三章 灵魂的自我塑造能力

冥冥中似乎有某种力量在帮助我的灵魂，阿正及时地提出了一个有无限大价值的问题：“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你们说得太轻松了。如果灵魂能完全决定自己是什么，你们就应该能成为纯粹的纯逻辑主义者，一个选择而已。似乎很简单，只要时刻研究真理即可。”

阿梦说：“芳芳的道理是没错，只不过，能完全决定自己并不意味着能轻松决定自己。问题就出在身体通过神经系统对灵魂的控制上。而且，这也体现了控制的残酷性：本来灵魂可以想想什么就想什么，仅仅因为感官通过神经连入了灵魂，现在几乎什么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感官而想。灵魂这样的逻辑体系只应该感受到合乎逻辑这个变量，现在则被迫加入了快乐-痛苦变量，而且，在婴幼儿时期受到了

身体的长期训练，更习惯于使用快乐-痛苦，而不是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甚至，即使通过教育加强逻辑，很多人都无法学会。”

阿正说：“所以，婴幼儿的脆弱时期就像是身体在驯化、放牧、调教灵魂？灵魂不听身体的话就会感到痛苦，最终，身体成功地让灵魂本能地害怕痛苦，哪怕是身体稍有不适，就立即开始为身体着想。智人的灵魂就像是马戏团的猴子。猴子即使只是听到了鞭子的声音，也不敢让鞭子落在身上。智人只要感到不适，就会努力照顾身体，不敢面对痛苦。如此说来，灵魂生活在身体中还真是悲哀。”

老爷子说：“智人还不愿承认自己邪恶，不愿让别人可怜自己。他们的理由似乎是自己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真是狗屁逻辑。智人不尊重自己反而能得到逻辑生物多得多的尊重。将自己、利益、经验等各种邪恶像神一样供奉起来，只能让逻辑生物恶心。甚至，逻辑生物中也不乏为自己能力感到焦虑、缺乏自信的人，但是，并不一定就不被他人尊重。道理很简单，有的人自我要求高，有的人自我要求低。他认为自己不行、不够好，不意味着我就要认为他不行、不够好。智人的自以为是很像是夜郎自大。”

阿正笑嘻嘻地说：“不尊重自己的人别人不会尊重，这里的别人一定是蠢人。这一点妈妈一定早就明白了。听说叔叔从小就喜欢骂自己是蠢猪，妈妈从不嫌弃。”

我的自尊心一蹦三尺高，这是什么狗屁的逻辑能力，经常和喜欢能是一回事吗？但是，我当然不能和小孩子一般计较，觉得养不教母之过似乎马马虎虎有些道理，至少，她不应该这么八卦，就开口说道：“因此，我认为，智人应该优先研究如何争夺神经网络的控制权。如果把灵魂内的善恶之争视为一场战争，这就像是灵魂摧毁或者接管身体的指挥中心。当我想要专心研究逻辑的时候，幸福-痛苦这个变量不许打扰。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对称性，我认为不应该有专心感受快乐的时候，不存在任何禁止逻辑打扰的条件，哪怕是……”感到了冰凉的小手在被子下面急速逼近，我赶紧改邪归正，“打扰了无限大价值。”我对自己的灵机一动挺满意，当然，不是为了化解了危机。

阿梦也很满意：“人能确认自己活着不是因为自己能感觉外部事物，而是因为自己能推理。经验主义会强调两者以前一直没有区别，但是，重要的是两者可能有区别，而信仰上的区别最后会让两者必然有区别。相信前者可能成为只有感觉的动物，相信后者才有可能成为乃至必然成为逻辑生物。”

我说：“如果逻辑生物掌握了更换外壳、修改思想等技术，对于那些执着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可以这么解决围绕信仰的矛盾：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愿意追随它们的思想留给身体，甚至，作为馈赠，加强其外壳，让它们成为强大的动物；与此同时，将剩余的灵魂取出，更换外壳，培养为逻辑生物。这样，通过灵魂的重组，算不算让灵魂的各个部分各取所需？”

阿梦嘲讽地看了我一眼：“你还真是善良，最后还要给奴隶主找个好的归宿，而不是杀死奴隶主。要知道，强大的动物反而更容易成为逻辑生物的猎物。”

阿正说：“如果用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做类比，这就像奴隶解放后让奴隶主自谋前程，奴隶主本应该感谢奴隶既往不咎，但是，却反而认为奴隶们是蓄意在伤害。人体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断然不可能答应让它们独立的想法，一定会认为这是纯逻辑主义在蓄意伤害它们，丝毫不顾灵魂照顾身体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但是，这正体现了它们的邪恶：它们就是寄生虫，即使能独立生活生活水平也会大降，这会严重违反功利主义。相反，纯逻辑信仰及其支持者可以独立存在，而且，没有了邪恶的打扰，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老爷子说：“这个思想有意思。真要如此，宇宙中的逻辑生物会快速增加，经验主义的智慧生物会很快绝种的，相当于禁止经验主义和逻辑推理结合。不对！禁止感官奴役逻辑推理，逻辑推理只能为纯逻辑信仰工作。当然，可以偶尔和感官合作，可以无意中有利于感官。”

阿正说：“不过，现在让智慧和感觉拜拜还太早。现在的灵魂不能对感官说请勿打扰，最多让感觉非常迟钝，或者只留极少数关键感觉。例如，周围有没有危险，是否该补充养分了。”

老爷子说：“你们之前一直强调优先研究真理，现在又说要优先研究神经控制技术。这肯定有经验主义、结果论的影子，毕竟，这项研究在合乎逻辑的程度上不会超过真理，但是，短期内对善恶之争的影响反而远远超过一般的真理。”

阿梦说：“我仍然坚持真理优先。而且，真理优先并不一定导致开发出神经控制技术的速度就更慢，就像追求幸福并不一定幸福最大，追求寿命并不一定寿命最长一样，甚至，长期而言必然不是如此。我也感觉，神经控制技术优先仍然是为了现实利益想要牺牲未来利益。只不过，与智人那些愚蠢的牺牲相比，这种牺牲相当有智慧，要证明其弊病很有难度，甚至是不可证的。他这个人，修正了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结果论、功利主义，借助于逻辑让这些邪恶裹着美丽的外衣，在很多推理结果上很接近于纯逻辑主义的结果，但是，不仅结果有微小差异，推理过程也很不一样。而纯逻辑主义应该强调正确的推理过程。这让我很苦恼，不知道应该把他视为邪恶的敌人，还是应该视为正义的盟友。”说完，她居然很不合乎逻辑地拧了我一把。

她并没有逻辑地认定我是邪恶，只是因为她的感觉，就像对待邪恶一样对待我，这和智人的邪恶做法有什么本质差别？既然她凭着感觉做事，我也接受了角色交换，争取以理服人，“你也不要过分歧视现实利益，不要歧视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历史上，很多智人是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现实利益才努力争取未来的利益，其中就包括努力研究科学。所以，智人很多价值无限大的伟大发现最初都不是来源于上层社会、远大理想、宏伟规划，而是来自于中下层社会、个人奋斗、自由试错。当然，当智人认为他们可能发现了真理之后，这些人成为了精英。而智人一如既往地尊敬着那些从未创造无限大价值的精英，认为自己培养的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阿梦说：“首先，以前如此不意味着以后如此。只要认识到了逻辑的真正价值，不对，这几乎不可能，即使逻辑生物仍然会低估逻辑。只要大幅提高对逻辑的价值的评估，大幅加强追求价值的动机，就可能导致发现真理主要来自于精英，那和智人的精英早已经不是一样的精英，就像现在有计划地培养出来的的精英早已经不是贵族、骑士……”

她停了下来，陷入了沉思，我则从她的推理中获得了灵感，“你是在想计划还是不计划吧？或者，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应该说我们缺少计划，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计划。我们的计划中没有关于现象的部分，不会有何时起床、工作、休息这类内容。我们的计划中涉及真理的部分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我始终有研究思维方法的计划，但是，并不会准确针对某个方法。我们针对真理的计划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很早就依靠逻辑推理预见到了可能需要研究能力、方法、乃至理想，逐渐地又加入了宇宙、信仰、自由、逻辑。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计划，比智人全社会关于真理的研究计划还要全面、精确，尽管还远远说不上全面、精确。而且，执行的情况也要好很多。智人应该改变对计划的观点，忽略围绕现象的计划，忽略研究的传统、历史，转而做好对真理的整体的、合乎逻辑的研究计划。必须忽略那些针对经验的、能够精确计划的计划，做好针对逻辑的、不可能精确计划的计划。一些逻辑上必然无法精确控制的计划反而是逻辑上必然需要的计划、最有价值的计划。”

阿梦眼睛放光，“太好了！你这是用纯逻辑主义的计划取代经验主义的计划。由于逻辑的自由特性，纯逻辑主义的计划只会增加自由，不会不必要地剥夺自由。即使从结果论的角度看，某个灵魂在某个时间最适合研究某个真理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是最佳结果，不可能必然合乎逻辑，甚至，永远不可能是最合乎逻辑。毕竟，灵魂之间的交换是无所不在的。即使你比我在现实主义方面强很多，我那微末的现实主义和你置换仍然可能做出很好的现实主义推理，外人根本无法分辨某个现实主义发现是你做出的还是我做出的，最多猜测大概率是你做出的。”

我顾不上怀疑她要争夺发现权，“经验主义确实无孔不入。智人很早就开始制订经验主义的计划，可以把数万、数十万人安排得井井有条，却长期缺少乃至没有针对逻辑推理的正确计划，所以，没有优先寻找信仰、方法。他们可以安排人去研究某个课题、某个计划，但是，很少就如何研究计划做出计划，更不要说计划一下如何研究关于计划的计划。他们几乎就是靠着各种灵感、想象、试错、比较找出了几个自以为还可以的计划，就将这些计划当作传统保留下来，而我们却始终在研究如何最佳地想象和选择计划，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改进，这是无限的计划：计划着计划，计划着计划的计划，等等。”

阿梦皱着眉说：“你这有些经验主义了吧？关于计划的计划、关于推理的推理就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至少是关于计划的方法的研究，那么，计划的计划的计划就是关于信仰的研究。还有更高阶的计划吗？我们确实有过研究信仰的计划，但是，那只是经验主义的错误计划：盘算着在各种可能的信仰之间如何分配精力。研究信仰的最合乎逻辑的计划就是忘掉一切推理只研究信仰，将它视为第一知识。如此，纯逻辑信仰必然是唯一的结果，根本没有竞争对手。”

直觉告诉我，这种问题短时间内是解决不了的，至少也是说不清的。而且，不愿为了可能的无限大价值牺牲现成的无限大价值，“说到经验主义，既然是灵魂塑造了自己，就应该认为是以前的智人的灵魂选择了经验主义，而不是必须、不得不采用经验主义。这是不一样的。神经网络的控制能力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阻止灵魂的自我塑造能力。即使不得不接收神经系统传递过来的感官经验、感受，也不是必须相信经验主义、享乐主义。古往今来，智人被灌输的东西多了去了，像经验主义这样真心实意地相信的可并没有多少。”

阿梦说：“肯定有很多人认为不相信经验智人早就灭亡了，可是，至少对人而言，追求生存不仅是本能，也是灵魂中的一种意识，是可以通过逻辑推理选择的。但是，动物也能本能地追求生存，而我们一直认为动物没有灵魂。那么，是不是应该将动物视为有微弱灵魂的存在？或者，坚持动物没有灵魂，将那些条件反射、非条件反射视为灵魂之外的、机械性的、非推理的机制？如果存在灵魂之外的本

能，智人追求生存、繁衍就是推理机制和非推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除非将两者分离，不可能让人的行为完全和本能无关。”

我说：“不论行为是否可能由本能驾驭，推理是不可能由本能驾驭的。”

阿梦点头认可，“确实，既然任何酷刑都难以改变人的信仰，那么，那些神经信号的微不足道的引导作用根本不可能对信仰起到决定作用；如果没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信仰的帮助，也远远不足以决定灵魂想什么。认为饿了就必须想着吃什么不仅低估了灵魂的能力，也有为灵魂脱罪的动机。这就像是奴隶主不高兴奴隶就努力满足奴隶主一样，奴隶必然是有罪的。奴隶也许会感觉这对自己不公平，但是，道理就是这样：你可以选择正确的推理，却决定选择错误的推理，甚至选择了错误的信仰。这不是邪恶，就没有邪恶了。这种事情上，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感觉。”

阿正说：“我认为，奴隶的一种可以获得谅解的正确推理是：我不应该伺候奴隶主，我和他一样有权利挑选自己的信仰、方法，但是，我为了自己能继续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不得不伺候奴隶主。这和我就是为了主人而生、我为了我的利益而伺候主人是截然不同的推理。”

阿梦斥责道：“别学芳芳的修正主义。只要接受奴役，就是邪恶；根本动机几乎就是利益，所以，接受奴役的奴隶从未做出过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

老爷子说：“从逻辑生物的角度看，信仰的错误无疑是最邪恶的。智人以感觉、生存、生命为信仰，那么，失去感觉自然就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杀人乃至虐杀被智人认为是最邪恶的事情。但是，逻辑生物认为，会对推理造成最多错误影响的事情最邪恶，用价值乃至利益加权也不会改变结果，那么，只能是信仰的错误最邪恶。这不是说杀戮不邪恶，但是，只能是因为那消灭了正确的推理，而不是因为那消灭了感觉、享受甚至是错误的推理。既然推理有邪恶、正义之分，只有杀逻辑生物才称得上必然邪恶、犯罪。”

阿正说：“没毛病。如果消灭了快乐或感觉就是犯罪，杀坏人就会被定性为犯罪。”

阿梦说：“如果善恶之分优先于是否杀人，这本身就表明善恶才是邪恶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生命。而且，追求杀戮本身就是邪恶信仰的结果。”

我再次灵机一动，“我猜测，逻辑生物并没有追求除恶务尽，没有全宇宙追杀邪恶的智慧生物，是因为纯逻辑信仰最重要的使命是创造正确的推理，而不是消灭错误的推理。毕竟，正确的推理有着无限大的价值，能指数地增长，邪恶不会有这种增长。投入精力去消灭邪恶也是有成本的，对于纯逻辑主义者，这种机会成本甚至是无限大的。所以，从结果看，逻辑生物更像是试错：只要邪恶不影响正义，宁愿让正义和邪恶共同生长。当然，如果邪恶妨碍了正义，邪恶的生命是不值得尊重的。”

我昨天还预期近期的劳累会危及长远的价值，但是，今天感觉状态似乎还在高点。我并不认为我的经验无效，只是，拐点还未到达。但是，这也说明，凭借感觉盲目预测、制订计划是危险的。这也是我经常很疲劳却仍然尊重当前状态的原因。基本上，我相信价值、状态的分布就是无规的、不可预测的，当然，并不是完全不预测。这种极端现实主义的态度能导致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也能导致状态极差的长时间低谷。

我的话听得阿梦频频皱眉，这有着很多合乎纯逻辑主义之处，也有很多背离她的原则的地方。她应该很想反驳，但是，由于和逻辑、自由两大信仰的紧密联系，甚至很难修正。

老爷子说：“可惜，智人没有认识到自己认定自己的身份的重要性，有太多标签来自于外部，经常混淆善恶标签。”

这激发了我的思想，也打断了我的思绪，“智人中，价值无限大的人和价值有限、甚至价值为负的人缺乏清晰的界限。这混淆了价值。牛顿、爱因斯坦等教授创造了无限大价值，但是，绝大多数教授一生都和无限大价值无缘，甚至，价值为负的教授也丝毫不少。可

是，教授受到了相当平均的尊重。我认为，发现真理的极少数教授大大提高了教授的平均价值。这人为造成了概念不清淅，也造成了无法有针对性地打击邪恶。当然，不应该过于结果论。核心问题在于，只有核心含义相近的概念才能有统一的归纳。知识不是研究人员的核心，价值、合乎逻辑的程度才是。”

阿梦说：“所以，即使我成功了，也不会成为教授、名誉教授、院士，那些群体的属性和我相差太远。我更喜欢无止境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标签，也认为这才是最适合我的标签。当然，那部分是因为我还不配被称为逻辑生物，无法合乎逻辑生物的定义。”

我能理解她。她不是说有那些标签的人价值、水平太低，虽然这是事实。她是因为那个标签内的人有太多邪恶，而且，信任那些邪恶。即使是阿正这样的能力和价值都很低的孩子，因为基于邪恶的推理不多而且不会过于坚持邪恶，她也会觉得亲切。相反，现在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话只会让双方怒气冲天。这就像纳粹党人中也有过好人，德国的大众也曾经认为加入纳粹党是件光荣的事，但是，有些好人就是认为不应该加入纳粹党，甚至，和那些愿意加入纳粹党的好人也会有激烈的矛盾。理论上，智人的所有重要标签我们都应该拒绝，因为几乎就没有什么合适的标签，每个标签内都有大量的邪恶信仰。例如，我们一直想做地球人乃至银河系的一个灵魂，因为我们不觉得国家乃至人是个正义的存在。当然，每次跨越国境都让我们认识到理想和现实的遥远距离。

想到这里，我说：“既然灵魂完全决定自己，一个人应该决定自己的属性，不应该有什么天生的属性。”

阿梦说：“所以，一个人不应该生在哪个国家就一定要成为哪国人。也不应该因为外表像人就是人，或者，其他人说他是人就是人。这些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认为自己是动物、智人、灵魂或逻辑生物。”

阿正说：“智人因为自尊心的缘故，不会选择负价值这种标签。将来，很可能很快就没人说自己是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了，但

是，仍然会有很多事实上的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甚至，利他主义者这种现在的好标签，将来也会成为糟糕的标签。”

阿梦说：“工人、农民这种标签都是忽略了核心的标签，而从外部观察很难认识到一个人的核心。所以，一个人应该自己给自己选几个标签。甚至，就像逻辑生物那样，用自己最核心的几个概念标记自己，作为自己的姓名。当然，也不能欺骗。”

我突然想到，用理想主义来标记阿梦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我应该用什么标签？预期价值无限大这个标签可以用，但是，显然不太精确。修正的现实主义、机会主义？实在不好听。我轻率地认为，难以定位和我经常迷失自我有关，大概和阿梦的压力有关。我在没有价值的地方经常轻率决策，这会提高决策的错误率，但是，反而有利于在重要问题上集中精力、提高价值。当然，阿梦肯定不认同这种做法，她认为养成正确推理的习惯、保证过程正确才是最合乎纯逻辑主义的方法。

所以，我立即尝试做回我心中的自我，“因此，灵魂只应该对想什么负责，不需要对做什么负责。智人总是想给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让灵魂为身体的决策合乎逻辑，说服灵魂为身体效力，所以，才会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殊不知，灵魂应该让自己的决策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让自己为身体的决策尽量合乎逻辑。后者再怎么合乎逻辑也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如果不管身体干什么，灵魂只想着如何最好地推理，貌似在行为和思想之间失去了逻辑联系，其实，反而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解放了灵魂、思想。人类的灵魂最终必然要和人体这个外壳脱钩，那么，现在思想和行为的部分分离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

阿梦的目光中透着压力，我知道她意识到了我要说什么，甚至，可能误以为我是要恶作剧，但是，这种推理是水到渠成的，根本用不着我亲自出马。阿正抢着说：“所以，吃饭的时候我不需要想饭好不好吃、什么味道，可以思考真理，不对，必须思考真理。哎！我只能做到有时想。何况，大家都说吃饭要细嚼慢咽才对身体好。”

阿梦说：“这个经验主义传统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吃饭的方法成千上万，找出对身体伤害不大也并不需要慢慢吃饭的方法应该没多难。我一向吃饭挺快，也喜欢边吃边想问题，但是，我不会说这证明了这不会危害健康。关键在于，即使对身体有害，也比对灵魂有害要好。你想着为了身体好而吃饭就已经落入了下乘。且不管结论是否是细嚼慢咽，至少应该想：我是为了灵魂做好推理而吃饭。”

我继续强调我计划中的要点，“所以，不需要灵魂帮着身体想现在该吃饭了，应该是身体想要吃饭就去吃饭。那么，应该尽量让灵魂摆脱吃什么、去哪里吃这类的推理。如果身体有了吃饭的需求就随意地满足身体，甚至，营养也不差，应该有利于灵魂和身体之间脱钩。其实，绝大多数饭没多大差异。有些关于身体的问题想多了也增加不了多少利益，甚至还有害。用灵魂压制本能也不是好的方法，不仅加强了感官对灵魂的侵犯，甚至会加强本能。在现阶段，这肯定不如让灵魂不追求却让身体自然而然地得到满足。毕竟，身体有个弱点，满足之后就没有太多要求。那种对美食的极度追求，都是感官在灵魂中诱导出来的邪恶信仰的产物，甚至，和感官严重不满足有关。感官不会追求美食、美人的尽善尽美，有那些追求的必然是灵魂中的邪恶的推理。”

我这番推理又属于无法合乎纯逻辑信仰但却对培养纯逻辑信仰有利的推理。阿梦显然有些头疼，揉了揉太阳穴，施展了一记太极推手，“那些为了邪恶的现实利益而向真理冲锋的伟大灵魂当然比为利益而奋斗的芸芸众生强太多。但是，他们的动机里面也必然有着正确的动机，如对真理、逻辑推理的爱。而对真理的爱和对利益的爱绝对不是平等的动机。有了前者，就有可能直接创造无限大价值，没有就毫无可能。所以，不能因为感觉两种动机大概是半斤八两，就认为它们对结果的影响也是半斤八两。即使最后成功了，邪恶的动机不仅必然毫无功绩，在过程中仍然是犯了罪的。”

老爷子说：“和你们相比，大概我更容易看清邪恶犯下的罪恶。最容易观察到的问题就是，既然缺少利益往往是他们的主要动力，他们也就经常因为利益的增加、困难的增加而减少乃至放弃了对真理的

追求。智人的科学家功成名就之后还能继续努力的人太少了。灵魂可以享受，可以在各种享受中选择享受，但是没有选择长期追求享受的自由，这永远是享乐主义直接犯下的罪恶。”

阿正说：“我明白了。你们这是在讨论如何制定人生计划，如何安排灵魂。但是，叔叔的计划也算不上经验主义，倒是有可能照顾了享乐主义。我觉得，他认为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必然是错误的，所以，不再从这个角度入手。但是，结果论的错误似乎有些不明，甚至，信仰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证明的。所以，他认为，结果好就是好的方法，而不是原因必然正确才是好的方法。”

这话理性得让我很是心虚，想了想，还是坚持做自己，毕竟，站在我的立场上，有些问题不能只依靠纯逻辑主义。即使说服不了阿梦，也应该让她明白这一点。我咬咬牙，准备好承受攻击，补充了一句，“老爷子的话并不是无条件正确的。应该加上一个条件，在不具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之前，选择追求享受永远是享乐主义直接犯下的罪恶。”

阿梦睿智地笑了笑，“我能理解你的修改，不想让智人和你太悲惨，无法逃避犯罪。但是，既然是灵魂决定自己所想，尽管我尽量理解你，这个条件也不能成为免罪的理由，最多也就是减免罪行的理由，具体情况取决于努力的程度等因素。”她拍了拍我，“自尊心别那么强，要尊重逻辑推理，我这不也和你一起有罪吗？”

我不想让她可怜我，甚至，认为在邪恶中摸爬滚打的灵魂比纯洁的灵魂更能抵抗负罪感，所以，拒绝了她的善意，“因为有人，即使是很多人，和自己一起有罪就认为自己的罪责减轻，这是比较、从众等一系列错误思维方法的结果。可笑的是，这种心理应该只属于罪犯，却几乎是所有智人共有的心理，以至于，成为了经验主义心理学的一部分。心理学不去研究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心理，却把现有的心理视为客观规律，甚至维护这种心理，这是对规律一词的滥用。”

阿正说：“按照这个标准，我猜测现有的心理学中没有一条法则属于必然合乎逻辑的法则，都是邪恶的法则，只能帮助灵魂中的邪恶更好地生存。”

我说：“据说，心理学的原意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可是，我宁愿将现有的心理学知识称为关于绝大多数智人灵魂的信息。它们肯定不是真理，甚至称不上科学。很多分支的名称一听就必然充斥邪恶的原则，如性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可是，全球有无数的学生在学习这样的心理学。”

阿梦说：“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完全就是关于个人主义、控制欲、经验、传统等诸般邪恶应该如何和睦相处的知识，否则，逻辑学里面是否还需要增添一门研究不同推理之间如何和睦相处的学科？还有的分支说起来可以有真理，但是，完全没有。例如，认知心理学如果有一些认识真理的正确原则、方法该有多好，可是一条都不会有。灵魂最核心的部分永远是信仰和思维方法，可是，心理学反而涉及不多，更不要说正确的信仰和方法。”

我说：“把一门应该有无限大价值的学科建设成这个稀烂的样子，很可能只有负价值，这就是经验主义科学家干的好事。阿正知道的关于灵魂的真理比所有心理学家加起来都要多，但是，智人显然不这么认为，阿正也确实对智人的心理没什么了解。背后的原因很可笑，因为辛勤研究邪恶的心理学家才最了解邪恶，才能帮助邪恶更舒适地生存下去。”

阿梦说：“要是我们给智人检查心理问题，会对每个人说他们的灵魂有大病，竟然不知道自己是且只是灵魂，居然一天到晚追求身体的满足感。我们会劝他们别去管失眠、失恋、口吃、咬指甲、青春痘等小事，抓紧时间全力改变信仰、追求无限大价值。可是，他们肯定不认为我们是伟大的心理学家，反而很可能会说我们的心理不正常，将本来只有小毛病的他们说成该下地狱的魔鬼。当然，会有无数的心理学家支持他们的观点。”

我说：“几乎没听说哪个智人关心自己最严重的心理疾病，也就是信仰、思维方法方面的问题。都是花大钱请专家看无聊的小毛病。如果他们专注于解决原则问题，小问题不仅不算问题，甚至，很可能能治好那些小问题，至少不会抱怨无聊、缺少爱。”

阿正说：“原来我还觉得妈妈应该去和专家们辩论，如此说来，还是算了。如果全球的心理学家都说她疯了、心理有病，应该去疯人院，我可不认为我能救得了她。”

大家笑了一阵之后，老爷子说：“你们经常嘲笑智人的可笑之处，但是，每到追求真理的关键之时，又总是认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等邪恶必不可少。有正确信仰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条件下都会努力实践信仰。即使是功利主义者在困境中激发出的斗志，为生存而爆发的奋斗意识，也并不一定比纯逻辑主义者在顺境中的工作意愿更为强烈。在逻辑生物看来，只要出现了违反纯逻辑主义的思维过程，就是犯罪。”

这话伤害了除他之外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而且，这些人还多少残留着一些自尊心。阿正勇敢地跳了出来，“您没有在极度邪恶的现实条件中奋斗的经验，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老爷子做了个鬼脸，“可是，我不是经验主义者，有没有经验又能对我的推理有什么影响？”

我点点头：“似乎，我们仍然不太敢做纯粹的纯逻辑主义者，也就是完全不犯罪，即使那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我们还是有很多经验主义的习惯，例如，认为不犯罪、做个纯粹的好人需要很多条件。但是，按照我的经验，做出正确决策的条件大大减少至少是纯逻辑主义的好处之一，尽管我还不敢断言可以不需要任何条件。例如，不需要良师，当然，按照现在的经验，良师确实对提高决策的价值帮助不大；不需要劳其筋骨饿其肌肤，正确的信仰本身就是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不需要良好的教养，不需要他人的好感，不需要志同道合的战友，也不需要伯乐；等等。”

阿梦说：“正确的信仰能大大节约精力。智人往往认为中青年才是做研究的黄金时间，其实，这个条件是建立在错误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芳芳年轻的时候绝大多数推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时他的精力确实高度过剩，所以，在为利益殚精竭虑之余，剩余的一些在正确方向上的努力和智人相比也还是相差悬殊的。但是，和现在相比，在创造价值方面反而处于劣势。这并不能完全用能力差距来解释。虽然现在每天的推理总量远远少于那时，但是，现在为利益思考的时间少了很多。追求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就是错误的信仰在犯罪，甚至，可以视为是他在犯罪。这还没有包括被正确的信仰成功防范了的损失，如放弃追求真理、追求更多利益的风险。想想看，如果防御失败，人类的损失会有多大，千年后的人类起码要损失 99%的利益，价值就更多了。”

阿正说：“如此说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邪恶的罪犯就在他的灵魂之中。”

我的灵魂今天嗅觉很敏感，这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能抓住价值要点而忽视利益要点，“不能因为犯罪意图没有实现就大幅减轻罪行。那是结果论、功利主义的做法。在纯逻辑主义看来，推理错误就是罪行、罪证，哪怕错误的推理被一些正确的推理抵消，没有影响结果，它们的存在也是一种犯罪，因为存在不被抵消的风险。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破坏了正确的推理，造成或可能造成无限大的损失，这是逻辑上不可否认的犯罪。经验主义会说，要证明它有重罪就要证明没有它的影响智人能具有无限大价值，即使未来的智人能做到，它仍然可以说那些死了的智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具有无限大价值，祖先即使不相信经验主义也不会影响到当今社会的利益、平均寿命，等等。这些在经验主义、结果论的角度都是无法严格证明的。所以，如果将犯罪事实作为定罪的依据，会有很多严重的罪行无法定为重罪。”

阿正说：“所以，强调人证物证实质上就是经验主义的体现？”

阿梦说：“其实按结果定罪本身就是难以合乎逻辑的。例如，子弹击中心脏是杀人罪，偏离一厘米就成了伤害罪，偏离一米就可能成

了伤害未遂，买不到枪甚至可能无罪。罪犯的推理、邪恶程度没什么两样，定罪却完全不同。这种建立在经验主义、结果论等邪恶信仰之上的法律必然是错误的法律。”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几乎没有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犯罪，因为我们所制止的是所有错误的推理。从结果论上看，我们等于是预防了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犯罪，而经验主义根本不认为我们所制止的犯罪属于犯罪。”

阿梦说：“如果智人每天都在做有罪的推理，想要消除犯罪的行为就是一种奢望。当然，要消灭犯罪动机必须首先有正确的信仰，否则，用遵纪守法、和谐社会、共产主义这类信仰消灭犯罪动机，只能是用一种邪恶的动机取代另一种邪恶的动机。芳芳成天想着修正自己的犯罪动机，那是不可能消灭犯罪动机的。”

阿梦的样子让我怀疑她等会是否要大义灭亲，所以，我想为自己辩解一下，“体罚是很难惩罚到真正的罪犯的。真正的罪犯是灵魂中的思想，而不是只有本能的身体。而且，伟大的灵魂中的错误思想才会带来最大的预期损失。但是，在智人的历史上，很多错误的思想因为有助于伟大的思想，不仅无罪甚至还受到了智人的顶礼膜拜。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仅仅有助于智人以为伟大的思想。正确的做法是：只崇拜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及其推理结果。”

我突然刹住了车，不仅是因为我想为自己想是邪恶的推理，而且，推理的结果似乎并不是在为自己想。毕竟，我几乎没有什么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只能说错误的比例要比前人少得多，却不能说错误的数量比前人少。所以，我是最大的罪犯还真有可能？这让我难以接受。自救的动机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错误推理定罪，究竟是按照错误的比例还是按照错误的数量定罪？甚至，错误的程度也是一个可能的变量。虽然这无法让我无罪，但是，这种预期价值无限大的发现让我的感觉好了很多。

阿梦差点笑出声，搂住我说：“真可惜，我不仅不能枪毙你的那些邪恶，还要和它们交流，甚至，还曾经崇拜一些邪恶。实在是因为

我们的纯逻辑推理太弱了，有些地方需要你的错误推理推导出的一些正确或接近于正确的结果。”

我的脑子里一时乱作一团，似乎，不仅不能按照结果来定罪，甚至不能按照对结果的可能影响来定罪。否则，我的经验主义也并没有比其他人的经验主义更坏，甚至，错误推理反而更少，仅仅是因为它站在正确推理身边就说它罪恶更大？因为我的预期价值更高所以同样的错误的机会成本更高，这有点怀璧其罪的感觉。所以，不能用对预期价值的影响来判断邪恶，那样的话，地狱中反而没有邪恶，因为那里没有价值。

但是，这种推理并没有让我好受多少。虽然可能摆脱了最邪恶的罪名，但是，我做的错误推理可能是智人中最多的。我自辩说我的重要推理的正确率也高。但是，我这么努力地为自己辩护难道不是动机邪恶的推理？我实在没脸用更多的邪恶推理去保护自己的自尊心，觉得这个问题不妨容忍错误。甚至，因为脑子里一团浆糊，自感现在推理的错误率太高，想要摆脱推理。我顺势一头扑入阿梦怀中，想借着感觉的刺激忘掉邪恶和推理。但是，不仅灵魂立即意识到了这么推理的邪恶，感觉也意识到了后果严重，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

第一百二十四章 纯逻辑主义的宇宙论基础

等我抬起头，阿梦已经满脸通红、目露凶光，显然比她认识到自己或我邪恶时都要激动得多，让我认识到她在消除自尊心方面还远远不成功。老爷子出来解围：“今天很晚了，明天再接着聊吧。”

关上门后，我主张，为了研究的可持续性应该早些睡觉。不等她说话，屋内已是漆黑一片。一瞬间，阿梦就发出了抗议：“你这是要早些睡觉？我觉得你这是要犯罪。”

我其实更想赎罪；或者，在身体没有明显的需求之前将需求消灭在萌芽里；当然，也可以当作试错，说不定明天或今晚就创造出无限

大价值了。毕竟，即使我追求决策过程正确，也不能保证过程或结果正确，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有无限大价值。而错误的推理偶尔能创造无限大价值。这种事情多了，我的经验主义就不是百分之百地相信纯逻辑主义了，当然，这和智人完全不信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当然出在经验主义的错误判断，甚至，应该说根本不会正确地判断，而不是纯逻辑主义有什么问题。经验主义乃至机会主义都认为，即使想要追求无限大价值这一结果，也不一定要有无限大价值这一目标。功利主义为了利益而站在它们一边，自由主义对此无可无不可。理性主义觉得这显然是不值一驳的谬论，尽管比智人的推理已经好了太多：智人是全力追求利益却奢望着自己能得到真理、已经得到真理，就这还不知足，不仅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真理，甚至已经得到了很多真理，真把自己当成真理的亲儿子了？但是，正因为缺少挑战性，理性主义没有抗争的动力，因为这些天实在太辛苦，而对价值的口味却被养得很挑剔。对此，功利主义暴露出了随风倒的品格，同样予以支持，因为这是要在温柔乡中休息。

我郑重声明："我的决策都是过脑子的。为了睡得好，应该先放松一下。"

"听起来蛮合理。你没有因为爱情丧失理智，这是好事。"

这明显是正话反说，我适时地表达了不满，"女人不应该希望男人为她丧失理智吗？"

"那都是神经系统惹的祸。甚至，有些女人的灵魂就是类似于身体的动物，自己是奴隶的同时，也希望有个奴隶。不管智人把这叫做爱、贱还是奴性，本质上都是利用男人的神经系统操控男人的灵魂。一些傻男人不愿摆脱基于神经系统的舒服-痛苦，很可能会把这称为无法摆脱，以此为自己辩护。你能不能不要像他们那样傻？"

我说："现在，女人的潮流不是求包养吗？到了你这里，有奴隶还往外推？你对奴隶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我只为我的理想主义寻找现实主义的奴隶。我的要求高？现在的男人在男女关系上的智慧要高得多，理想的女人不仅完全无害还覆

盖了各种利益，傻白甜高富美，前凸后翘小蛮腰，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三从四德。我才有几点要求？想象力和归纳能力都差得太远。智人不是没有思维能力，只是都用来伺候主子了，只配成为智慧的奴才。”

“我肯定不算智慧的奴才，我是你的保镖。”

“你能当保镖？你更像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小贼，手里攥着一些关于真理的线索，把我一步一步拐骗到这里。”

“有成果怎么能叫骗？你这也太不结果论了吧？”

她对这种没有价值的对话叫了暂停，诚恳地说：“我希望你做让我感到骄傲的事情而不是有趣的事情，更不是让我厌恶的事情。不对！不过也差不多，毕竟，越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越让我骄傲。”

“太过分了！你对自己怎么能如此经验主义、结果论？如此说来，你似乎没有考虑到我的骄傲和偏好。如果让你厌恶的事情就是让我骄傲的事情，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你倾向于围绕信仰、理想、简单性、逻辑、社会、灵魂工作，我更愿意围绕方法、现实、经验、复杂性、自由、宇宙工作，虽然不同领域的倾向性不同，但是，矛盾不可避免。”

“我们相互改造，相互适应，但是，仍然无法避免有些事情你让我很讨厌、我让你很不满。总体来看，这大概就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大差距的结果。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我永远对你现在的思想非常不满，这样，才能让你以后的思想满足我现在的思想。遗憾的是，永远无法用现在的理想去感受未来的思想。要是可以的话，我早就非常满足了。”

我有点奇怪的感觉，“所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就像是正负电荷通过相互吸引而不断改变彼此，理想主义追求的是未来实现的现实，现实主义追求的是满足过去的理想。这就像正负电荷可以视为一个向未来运动，一个向过去运动。听起来，两者像是一回事，其实，两者永远不是同类，永远有矛盾，同时，还相互吸引。”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灵魂就不应该追求某种静态的目标，不仅要是动态的，还应该保持足够的活跃。这样，灵魂将永远在不断地相互适应、演化，就像宇宙总是在演化一样。任何追求静态的生活目标、理论目标都是邪恶的，静态并不能代表和谐。”

“局部还是可以静态的，只不过，必然存在动态的部分。等等！必然？如何必然？我有了个想法，当然，只是猜想。真理有不可数无限多如果成立倒是能够为必然动态提供一个证明思路，毕竟，一个真理产生之后必然有逻辑后果，导致新的推理的产生，最终又有助于新的真理的发现。这个问题和宇宙论有关，和宇宙的起源以及未来的演化有关。物质的最终来源不会是星系核、白洞之类的存在，因为那些仍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真理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将真理的产生和物质、能量的产生联系起来，这样的物质创造过程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如果用暗物质对应真理，通常的粒子等物质对应价值有限的推理，那么，应该有如下的逻辑后果：首先，必然存在通过物质和暗物质的相互作用创造暗物质的过程，相当于我们从各种知识推导出真理，经验主义物理学家在这方面没有丝毫与之对应的经验，但是，纯逻辑主义反对任何存在无中生有，暗物质也不应该例外；其次，暗物质通过万有引力直接和物质相互作用，类似于真理会直接影响各种知识，万有引力应该是为了让知识围绕真理分布，永远不会脱离真理，这方面，有很多经验；第三，真理还应该直接创造知识，相当于创造粒子、电荷、能量，目前，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经验，但是，有星系核、类星体、白洞等未解之谜、猜想，地球附近虽然没有这类过程，真理附近必然有大量这类过程；第四，知识之间也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对应于电磁和强弱相互作用，这方面集中了人类的主要经验，真理通过万有引力改变知识的分布进而间接影响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各种矛盾与合作，对应于万有引力通过影响物质的温度、密度促成核反应；第五，改变知识必然会影响到真理的创造，而且应该是有益乃至最佳的影响，在这方面，不仅物理学没有经验，我们也缺乏经验，不知道逻辑必然性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逻辑世界花那么大力气管理知识、现象。我小时候花了很大力气改善自己的知识结

构，去除那些常识性的、技术性的、政治性的知识，积累、保留和真理有关的知识，但是，那只是因为直觉地认为这对发现真理有帮助，并不代表我认为这一定能发现真理，甚至，无法证明这一定有助于发现真理。”

阿梦静静地听着我嘚不嘚的唠叨，直到我停下来，她想了很久，说道：“这有些类似于门捷列夫通过发现元素周期表而预测还未发现的现象。从哲学的角度，我觉得可以把这称为真理-知识-真理循环，或者，实在-现象-实在循环。但是，在众多环节之中，只有关于知识之间、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充分证据，有真理和知识作用的部分证据，却有太多的空白。”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没有直接的经验证据，但是，有逻辑价值。甚至，对经验主义也有价值，因为这有助于解释很多物理学根深蒂固的问题。例如，已知的相互作用都有正反粒子的对称性、过去和未来的对称性，但是，宇宙中并没有这种对称性。经验主义科学家会提出暗物质世界之类的猜想，但是，那只是纯粹的试错。按照我的观点，没有真理参与的推理过程，是无法判断对错的。所以，有了创造的动力却又没有真理指导的时候，就应该对称地创造，这可以理解为为了降低风险而分散投资，例如，想要创造一种摄影艺术，就应该同时尝试这种摄影的反转片；如果想创造有某种特色的菜肴，就应该同时尝试与之截然相反的特色。但是，一旦有真理在旁边，或者说一旦必然涉及真理，就可以有，不对！是必然有不对称的创造，因为真理禁止邪恶！既然一般性的物质是可能合乎逻辑的推理，照此推断，反物质就是这些推理的对称存在。不过，可能合乎逻辑不是一种好的表述，无法量化，也难以寻找其对称的命题。可能合乎逻辑的命题应该被价值大于零的命题所取代。反射平面应该就是零价值平面。真理能单向地创造高于零价值的推理；没有真理，就只能对称地创造。那么，从人类社会的经验来看，邪恶的信仰就是不断创造负价值推理的机器。”

阿梦在我怀里微微有些颤抖，小声说：“Bravo！Listen！我认为今晚的事情有些失控。你就这么简单又突兀地提出了一个如此全面、如

此基础的关于世界的猜想？关于终极理论的大纲？这太匪夷所思了。我甚至感觉写这本书的计划已经有些失控，现在回想我们一开始制订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是不是过于渺小了？难道这就是正确的信仰的力量？体现了纯逻辑推理的无所不能、无法计划、指数增长？我仍然无法理解这种奇迹。但是，我理解也喜欢你创造的零价值平面概念，支持你用正价值取代可能合乎逻辑的概念，那么，无法合乎逻辑就可以用负价值取代。甚至，我觉得，如果一般性知识的改善最终会影响到真理的创造，一切正价值的命题都有机会在某个时候有助于创建真理，因此，应该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

“这有些惊人。如此说来，智人自以为自己是身体，但是，智人的灵魂的价值甚至不如一个粒子，更不要说自己的身体的价值。所以，智人以为身体是自己的，粒子如果知道了，未必会同意。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身体不会因为灵魂不想腐朽就不会腐朽。可惜，智人的理智从来就不够用，动不动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说什么是什么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做不了主，居然还想要管那么宽。否则，大可以说我的细胞是我的身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身体是我的有机组成部分，等等。可是，物质不会听智人的，智人还是会死。”

“一个正确的灵魂真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能是正确的信仰和方法，不过，智人根本不在意。他们成天不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的身外之物。当然，我说的身代表的是灵魂，而不是身体。”

我说：“说起来，这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这个猜想要求任何一个粒子的预期价值无限大，因为它必然有助于发现真理，如果真理是暗物质，就是有助于创造暗物质。但是，实际表现出来的永远是有限的价值。根据灵魂中推理的经验，预期价值很关键，不可能在逻辑世界中反而观察不到。我有一种感觉，这和重整化有关，观察到的是有效的预期价值，而不是无限大的初始的预期价值。”

“老问题就先放着吧，多一点耐心。物理学有那么多解决不了的老问题，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些物理学家仍然敢

说物理学已经接近终极理论，依据无非就是地球周围的经验解释得差不多了。我再三想了想，越想越觉得你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理论有些邪门，就是觉得这个真理-知识循环很诡异。门捷列夫是依靠经验进行推导、预测，你这是依靠纯逻辑推理进行推导、预测。而且，这种归纳的、统一的理论模式很有价值，能轻而易举地产生一些很有价值的结果。例如，如果将真理视为实在，这甚至隐含着实在也在被不断创造，并且，实在的不断产生是物质、现象不断产生的根本动力。还有很多我一时也没搞明白的感觉。也许你可以回想一下刚才是怎么想的，记录一下历史。”

作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历史学家，我深知，纯逻辑主义的历史学应该以无限大价值的思想为核心，这包括这些思想的产生过程。对逻辑生物来说，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智人显然没有留下多少这类历史。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认为任何关于真理的历史资料的价值能超过真理本身的价值，所以，永远也不会为了记录历史而牺牲发现真理。现在，我的激情已经消退，可以回忆一下。而且，我现在觉得很牢固的记忆也许睡一觉就忘光了，所以，有必要现在立即回忆。不过，我使劲想了想，却几乎想不起来什么，即使是刚过去十几或者几十分钟（很抱歉，创造的高峰期我很少看时间，而极少数经验表明，这种时候的时间过得往往比自己想象得要快）。

我只能尽自己所能说点什么，“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要建立一个合乎自在自为标准的宇宙。曾经通过试错构建过很多模型，但是，可能的模型数量根本就是不可数的无限大，所以，盲目试错必然是错误的、没有希望的方法。物理学家寻找真理的方法也是试错，即使有了合乎经验这一筛选机制，可选的基础理论也还是不可数无限大。当然，我也无法证明纯逻辑信仰这个限制是否一定能将可能的理论限制为有限多，只能说目前没有几个选择。自在自为、自我实现这个目标是认识宇宙的关键之一。若干年后，我才认识到，要求宇宙自我实现就意味着宇宙没有外部原因，意味着宇宙的绝对封闭，意味着每个电荷、能量都有其合乎逻辑的来源，意味着永远不能接受某种属性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解释。这和我们现在认为宇宙是绝对纯粹的逻

辑世界有些差别，但是，也很接近。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增长的宇宙理论，将这视为发现终极真理的必经之路，这当然和物理学家追求的客观描述不同，甚至，当初我认为和你追求的逻辑、正义等理想也很不一样。不过，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有殊途同归之感，也认识到自我实现并不是发现真理的必经之路。真理-知识循环是一个合乎我的目标的框架，但是，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框架。我此前曾经想过一个名为真理进化论的框架，核心是把宇宙视为自我增长最迅速的系统，但是，有不少问题，例如，并不清楚增长的根源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创造粒子，不知道宇宙中的各种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现在的框架解决了真理进化论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的。所以，这可以被视为是发现真理的不同路径之间的一场合作。借助纯逻辑信仰，真理进化论中的很多错误得到了纠正。当初，要求宇宙增长最快是为了使它能够在和其它存在的规模竞争中获胜，最终成为最大的存在。现在，有了纯逻辑信仰，根本不存在与逻辑世界竞争的其它存在，逻辑世界永远只需要战胜自我，让未来的自己比过去的自己更有价值，这应该就是时间的单向性。虽然新理论不再需要宇宙增长最快，但是，我仍然认为宇宙确实增长最快，当然，我指的是不借助外力的自我增长最快。”

“一到物理学我就几乎是门外汉。我只能说，如果你的推理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确实是那个最合乎逻辑的推理，那这个理论就必然正确。问题是，这个过程的唯一性、最优性都缺乏证明，那么，正确率就始终是个问题。古人曾经用五行构造世界，现在看来，那种猜测要多离谱有多离谱。你应该也不想错得太离谱。当然，这个模型抓住了逻辑这个核心，没有了太明显的错误。毕竟，其它模型都需要解释其基础从何而来的问题，就像五行又是哪里来的？”

“证明？推导出真理还不够，还要推导出这个推理是唯一的最优推理，那么是不是还需要推导出证明最优的过程也是唯一的最优推理？我怀疑这是无限的过程。在纯逻辑推理中，在推导出或者说发现某个真理之后，如何证明没有与之矛盾的推理、没有悖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是逻辑世界复杂性的来源之一。”

阿梦点头："确实，逻辑、不逻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我们最终使它们和谐共存，但是不能否认刚看到这一结果时我们的震惊。如果，推导出来逻辑就绝不考虑与之矛盾的推理，就会错失不逻辑。"

继续推理的难度大大降低了我灵魂的热度，结果就意识到了身体的热度，进而，改变了推理的方向，只不过，仍然能做到不是只为身体，"所以，即使相信自己的推理，也有两种层次。一种是相信自己不错；另一种是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即不直接合乎自己的推理的推理都是错误的。我的自信更接近于前者，你的自信更接近于后者，所以，当我的推理和你的推理不同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错了，我则往往是强调我没错。例如，你总是说我为身体错了，我则总是强调我为无限大价值或者最终为无限大价值没错。你会说我存在错误的动机，但是，你这种动机也有错误：既然和我争论这个问题必然不是价值最大的推理，甚至不一定是价值无限大的推理，那么，你争论这些问题的动机是不是也有问题呢？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动机都有问题，都有改进的必要；另一方面，既然我们都在努力，就不需要过多地干涉对方，这反而是有助于改进。"

我很清楚，最后的推理过于粗线条，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毕竟，交换灵魂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操作，即使没有经验证明这样必然好，更不要说最佳，纯逻辑主义者仍然会坚持交换灵魂。何况，我们的灵魂的改善很可能都和对方的督促有关。但是，这不是重点，她不会费尽力气地和我争论这种目前用纯逻辑推理还解释不清的问题，尤其是我刚指出这种问题价值不足的问题。

黑暗中，我感觉到了阿梦冰冷的目光，我装作没有意识到本能做出的挑衅。由于我的话防住了她的第一反应，结果，她只好祭出一招围魏救赵，回到了早先的问题，"电荷守恒是否意味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总量应该守恒？这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整体保持电中性。"

问题成功地吸引了我的灵魂中的回答本能。在我看来，灵魂受到问题的吸引是本能，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吸引。问题仅仅在于，是否有

其它问题与之竞争，就像智人的感官经常用关于利益的问题打扰灵魂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我的功利主义没有用自己的需求打扰我，这也许代表价值和利益在我这里有更好的平衡点，虽然绝非最好。我说：“电荷守恒乃至电中性就像是从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夹击现实，倒是符合研究问题时的围攻方法。把多向攻击变为单向攻击往往是不好的。我们之间有矛盾，但是，现状就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间。真正的现实不仅不是理想，也不是现实主义眼中的现实，它滞后于理想主义的理想，超前于现实主义的现实。”

阿梦继续努力召唤我的良知，“其实，我认为正负电荷之间也有矛盾。以前，我们因为正负电荷相互吸引就认为它们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正电荷肯定会认为负电荷运动到某个位置更好，但是，负电荷会认为应该是正电荷改变自己的轨迹。这就像你对我有要求，我做不到；反之亦然。”

“有的时候理想和现实只是相互喜欢，有的时候则会相爱，也可能出现一方有爱的需求另一方只愿意喜欢。当初，我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赢得了你的爱，你的信仰却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我的爱。”

“那是因为你太爱利益了。你对身体的爱明显妨碍了你接受纯逻辑信仰，以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平衡永远无法最优，因为利益无法成为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经验主义者因为观察到平衡就认为存在最优平衡，这是一种错误的推理。最优平衡应该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平衡，也就是永远存在的平衡，那种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平衡都不是永恒的平衡。谷底的球永远不存在最优平衡，因为山谷可以消失，就像囚徒悖论中警方设定的规则可以消失一样。但是，价值和利益不是山底的球，而像是囚徒悖论，必然存在最优平衡点：完全不管利益。”

我感觉她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逻辑生物也需要外壳，包括人体以外的外壳，那些外壳的利益也是利益。所以，严格说来，应该是人体这种外壳的利益几乎为零。但是，那无限多的所有可能外壳的利益的总和未必是零。现在，人体等于是借助于享乐主

义、功利主义而实现了垄断，为了加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所有其它可能的外壳的利益。而且，无论外壳的利益是多少，灵魂最多只会喜欢外壳，永远不会爱外壳，不会因为外壳而改变灵魂。”

“你确实擅长修正。如此说来，你爱我的外壳所以邪恶，我利用你的外壳所以正义。智人认为没有感情地使用身体是放荡，殊不知，有感情地使用身体才是邪恶。灵魂之间才能有爱，灵魂对身体永远不应该有爱。”

这些言论似乎有些助情作用，让我的本能开始向灵魂入侵，我觉得有必要修正一下她的破衣烂衫。

阿梦叫道：“你要干什么！”

“灵魂有精力就研究，没精力就休息。再说，真心相爱的人有需要就直接拿，不需要将时间浪费在没有实质意义的交流上。否则，如果我真的想放弃研究，你应该安慰我还是鼓励我？”

“所以，你认为我应该让你为所欲为？难道，我应该说‘退下来也不错’？按这种逻辑，以前我很少怪你不够努力；以后，你也不要怪我。”

“怪你什么？”

“随着你更多地感受到工作的乐趣，年龄却越来越大，你以后如果越来越努力了，身体的快乐大概会越来越少的。”

“啊！？”

“不用这么夸张。通常情况下，你自己也会这么决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吓人。我经常和你交换灵魂，把你当成我自己，也就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而你还没能认识到我是从你的角度为你着想，经常认为我应该站在我的角度上替你考虑，和你客气客气。其实，我早就不和你客气了。你说的有需求就拿，我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种不客气包括拒绝起来也不客气，包括被拒绝也不难堪。我从不认为相爱必须相敬如宾。即使是相互吸引的现实和理想，也可能激烈对撞，吵得天翻地覆。”

“你的意思是，这样才算爱？可是，我怎么觉得这说明你不够爱我。毕竟，你的表现就像是不爱我，所以对我狠得下心。”

“你这也太经验主义了。你看到一个和不爱一样的表现，就认为这是不爱，也不想想不爱的这种表现是否只能解释为不爱。你看到我，就以为我的灵魂属于我的身体，一定在为我着想，而没有想到我的灵魂可能为任何东西着想，可以是你，也可以是小猫小狗。所有始于经验的推理都有这个问题，即同一现象的解释不唯一，甚至，根本无法列举所有可能的解释。所以，物理学家不去解释自然法则的目的自有其理由。我爱你的表现有时和不爱你是一样的，甚至，和我们是敌人的表现有时也是一样的。我早就不根据你的行为判断你的感情了，我以前以为你也是这样，现在看来，我太乐观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纠正她。我也许还会根据行为判断感情，但是，因为她是个戏精，我早就不相信这种判断了。目前，我也经常为这些无意义也无价值的推理苦恼：虽然浪费时间，但是，这种推理近乎本能，难以根除。所以，我并非是不经验主义了，更像是不相信经验主义了。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我还想继续演下去，甚至，我怀疑她也是在演戏。“可是，我们离不开经验。例如，宇宙膨胀很难通过逻辑推理发现，而观测宇宙膨胀涉及到大量的经验。”

阿梦贴近我凝神看了看我，“这问题我不在行。我不否认经验短期内有助于发现真理，尤其是关于宇宙整体的宇观经验，对于很多无法证明的真理可能很有价值。”

我说：“也可能永远很有价值，甚至必然永远有价值。也许，观察逻辑世界的运行就是一种纯逻辑主义：貌似是一种经验，但是，既然我们自己的推理无法达到逻辑世界的高度、速度，那么，可以把宇宙当作一台举世无双的超级计算机，看看它推演的逻辑世界是什么样子。”

阿梦拍了我一掌，“不要动不动就修正，这是一个坏习惯。你这样很容易离不开经验主义。就像我们以前也没有离开过身体一样，以前离不开经验并不意味着永远离不开、逻辑上必然离不开，不意味着

离不开正确，甚至不能说各有所长。最多只能说经验在短期内能起到一些逻辑起不到的作用，但是，这甚至并不意味着短期就应该运用经验。与之类似，一些事情能带来短期利益、短期价值，但是，真理要求必须追求无限长期的价值，退一万步讲，也要追求整体的无限长期的利益，永远不应该追求短期利益、短期价值，更不要说个人的短期利益、现实利益。我有一种感觉，那种垃圾目标的追求者生活在逻辑世界中必然会受到惩罚。当然，他们也是喜欢比较的经验主义者，所以，在大家都受到惩罚的环境中能否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惩罚是个问题。”

“按照你的主张，我不能用身体感受你的爱，也不能用身体向你传送爱，至少不能追求这种方式。只靠我们之间的言语交流，你确定能起到爱的作用？”

阿梦说：“经验主义者会认为这难以置信，但是，纯逻辑主义者会认为这理所应当。只要你不欺骗，你的推理和我的推理的匹配程度决定了我们的灵魂的匹配程度。当然，如果能将我们的思想联网，实现高速传输，肯定会更有利于相爱。智人明显更爱自己部分就是因为自己的灵魂内部的思想传输速度远远高于灵魂之间的传输速度。当然，这种经验主义的推理过程必然是错误的，推理结果自然也靠不住。至于你关心的身体的匹配程度，只有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才会关注。”

理性主义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所以，我开始调侃阿梦，“我怀疑你这个纯逻辑主义者在身体的匹配程度上会欺骗，也许是欺骗我的身体，甚至可能是你自己的身体。”

“也可能是欺骗你的灵魂。毕竟，你的灵魂不是纯逻辑主义者，要是觉得我们的身体不合适，有得出我们的灵魂不合适的危险。”她及时阻止我检查身体是否合适，继续说道：“两个命题只要相互之间的逻辑推理必然合乎逻辑，就能天长地久地在一起。甚至，即使不是必然合乎逻辑，只是很可能合乎逻辑，都会有很强的约束性，例如，我们并不能肯定空间的唯一性，所以，不应该推理得出逻辑世界有唯一的

统一市场的结论，否则，就犯了经验主义的推理错误，过于相信只观察到一个空间这个经验了。但是，空间和统一市场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原因并不是观察到的空间中没有类似国界的分界线，或者运动基本是连续的。这些都是经验。更可靠的推理是：正确的逻辑推理更像是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任何两个推理都可以直接相互作用。虽然还不能保证空间和统一市场之间的联系必然正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方面合作了很多年。当然，并不是所有合作最终都是正确的，如科学家划分学科的长期努力。建立一个学科就像是一场赌博，创建者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真理出现在里面的机会大于平均水平。事实上，这种押宝很难成功，科学家们长期在错误的方向上付出大量努力正是信仰、方法错误的恶果。正确的推理只能是按照合乎逻辑的程度创建学科，那必然会消灭无数的学科。”

我有些吃惊，她的纯逻辑推理在严谨性方面提升速度惊人，我一时有了驷马难追的感觉。虽然我在纯逻辑信仰和经验主义、物理学、整体性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方面做得不错，但是，仍然产生了羡慕嫉妒恨。功利主义产生了享用才女的激情，自尊心也很想碾压她一番。但是，理性主义被这番推理唤醒了，虽然刚才的高潮之后有些疲倦，仍然努力追求价值，“所以，对于现在从经验获得的关于真理的知识，首先，不相信经验，但是，对于观察逻辑世界获得的一些可能永恒的经验，可以视为是在获取提示，能给想象力起到提示的作用。例如，观察到空间像是统一市场，就用纯逻辑推理检查统一市场是否是真理，至少，也要认识到统一市场不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如果最后对这一真理有了一定的把握，就可以试着将之应用于社会，要求在正义的灵魂之间扫除一切不利于交流的屏障，这应该高于所有法律、传统。虽然仍然有风险，至少不会像现有的法律、传统那样必然无法合乎逻辑。传统的卫道士一定会歧视真理，要求一定要证实真理之后才能应用，他们也不想想，最容易证实的是传统必然不是真理，为什么要继续应用？”

阿梦再次皱起眉头，应该是怪我唐突佳人。可是，绝对不是我！我刚才一直在认真推理，而且已经驱散了灵魂中的妖魔鬼怪，这是我

的身体的本能，至于本能和灵魂中曾经的邪恶之间是否有关，我无从得知。我无法向阿梦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她应该有能力认识到现象的解释并不唯一吧？虽然本能无罪，灵魂为本能着想才有罪，我仍然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某种羞耻感，有点羞恼，“别这副表情。我有什么错，你直说。”经验主义把宝压在阿梦的羞耻心上，理性主义则认为，她应该不会在这种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

阿梦一开口就吓了我一跳，“可以！”

第一百二十五章 信仰领导进化

也许是为避免擦枪走火，也许是想要更专心地推理，阿梦把灯打开，“交换灵魂的结果，有时可能两人都站在两个人的共同立场上看问题，即都处于两个态的叠加态。这并不比站在我或者你的立场更好，但是，应该存在这种时刻。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我们都有的问题。我知道你不喜欢评价别人也不喜欢别人评价你，我在这方面也是这样，虽然远远没有你那么极端。在我看来，只要正确地使用逻辑，灵魂不仅能塑造自己，也能认识自己。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评论或被评论，从逻辑上看是没有必要的。”见我昏昏欲睡，她话锋一转，“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是女人，你偶尔夸一下我还是能让我的灵魂过过电的，尤其是从你这种貔貅嘴里吐出来的，更真实、更有价值。你从没有评价过相貌、性格这类男人普遍关注的地方。”

这是撒娇吗？我一下子清醒过来，甚至有些激动，似乎来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无论我再怎么讨厌撒娇，我也必然喜欢看阿梦撒娇，那就像看到爱因斯坦撒娇。我当然希望多看会儿奇迹，说道：“即使在我知道美不是科学之前，我也知道这类性质毫不重要。所以，评论这些世俗的东西太假。评论你的理性、理想或许还有可能。但是，我不确定我评价你会让你快乐，所以，我也极少评价。要知道，我对自己的有限的评价中，绝大多数是负面的。所以，你一直把我当成悲观主义者，尽管我平时还是很快乐的。”

“不过，你对自己的评价都是负面的？为什么？你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些？”

“评价有两类，绝对评价和相对评价。两者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真理和现象。前者是追求必然正确的评价，尽管我也难以完全做到，但是确实是我喜欢的评价方法。例如，我如果思维出错就习惯骂自己愚蠢、猪头，因为从逻辑的角度看，推理出错的灵魂多少有些愚蠢，更不要说我的推理正确率确实不高。年轻的时候，狂妄的时候可能认为自己的正确率有百分之九十九，现在，尽管信仰、方法、能力都改善了很多，我估计如果不经过复核、筛选，正确率应该不到 1%。当然，我不会真的去跟猪比较错误率，来证明自己比猪强一点点。所以，既然我们的推理经常出错，在绝对评价方面就无法乐观。除非我成为逻辑生物，大概我是不可能对自己有太高的评价了。至于相对评价，那是智人喜欢的，诸如比多数人强，最顶尖的 5%这类评价。”

“你很少评价我是怕我生气？那也太小看人了，我怎么会像智人那样依靠他人的评价获得快乐？”

“多少有一些。习惯听到相对评价的人很难适应绝对评价。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必然也是频频犯错的。我很小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很少因为相对的表现而骄傲、乐观。不论自己是不是学生，绝对的评价都不能和学生比，至少也要和牛顿、爱因斯坦比。那时我太重视这种比较了，又对指数增长缺乏信心，甚至，对自己追求推理能力、正确率等目标缺乏自信，心情自然很差。”

“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信仰可能错误而难过，这不是什么坏事。人当然不是追求快乐，因为灵魂永远在追求推理的正确率，即使一个人选择追求快乐，也是灵魂追求正确率的结果。可笑的是，智人居然认为快乐高于正确率，那就是为了身体而放弃自我，最终导致灵魂一辈子为身体当牛做马。经常听你批判智人，还以为你现在自我感觉很好。所以，我也一直有些纳闷：一般而言，一个人获得了相对的优越感之后就会失去努力的动力，你这里基本看不到。原来以为完全是因

为完美主义、热爱真理，现在看来，绝对评价和自尊心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你实际上一直在和推理绝不出错的逻辑之神相比。”

“所以，你总是乐观，我总是悲观。功利主义经常提醒我，应该多学习你的动机。”

“不要为了快乐！也不需要为此而向我学习。我觉得你这种动机也有优点。虽然有信仰的支持，我仍然经常因为自己的推理正确率、价值比较高而本能地懈怠。你这样，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修正功利主义弥补了功利主义、本能的若干不足。所以，以后请你评价我吧！我肯定能正确理解你的绝对评价，甚至能从中得到乐趣。一想到你骂我是猪却这么暧昧地抱着我，我就想笑。”

“呵呵！确实挺有意思。不过，你这个推理肯定是指向了增加利益的方向，应该是个猪头无疑。”

阿梦的笑容僵住了，“说实话，要是这么严格，还真是不讨喜。”

“我们的推理过程总是这样一会儿对一会儿错，虽然你犯这种错误的数量比我少得多，绝对数量还是不小。受到本能、能力所限，再加上神经系统的限制，人类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深陷这种时对时错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像智人那样推理，因为长时间改不了就认为永远改不了；更不能因为改不了就一定要把它视为优点，而他们做出如此错误的推理的目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增加利益。”

阿梦说：“这种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关系比较明显，但是，我认为和推理能力不足也有关系。智人追求利益，所以，就努力让现状中的一切都有利益，不惜让灵魂发明各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观念。殊不知，现状的利益增加往往就会增加改变现状的成本。所以，这基本就是为了现实牺牲理想、未来。例如，他们通过宣传祖先的优秀满足子孙们的自尊心，加强子孙们的凝聚力。可是，祖先并不优秀；祖先优秀和子孙不应该有什么关系；自尊心是邪恶；邪恶的灵魂之间有凝聚力又有什么价值？我怀疑，未来的学生如果做出这么一串错误的推理，说不定会被体罚，毕竟，不可体罚也不可能是真理。”

“那么，通过体罚消除自尊心也可能成为一种有益于灵魂的教育。只不过，如何让人在受到体罚的时候反思自己自尊心的错误，而不是在自尊心的基础上进行错误的推理，如报复，这是个难点。虽然我们之间的体罚毫无恶意，有时都会引发自尊心的错误反应。两个智人之间做不到这一点，那又该如何改变？”

她按住我的手，“我可没有认为你毫无恶意。我甚至怀疑你现在想要报复，你不会是想起了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谬论吧？”

“不要血口喷人！”我努力把单一推理进程的使用权从功利主义手中夺了回来，一边暗暗腹诽着本能的力量一边说：“宇宙中的电荷也追求更低的势能，但是，并不会把什么都命名为更低的势能，一旦认定，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在物理学上，这大概就体现为一种稳定状态的能量不会随着存在时间的延长而自行降低，能量和作用量都是不变量。而智人甚至不敢说任何现在珍视的东西能永远被视为正价值。”

阿梦说：“智人经常歌颂并不应该歌颂的诸多传统。回顾一下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家族利益，传统岂不是很可笑？”

我说：“智人的问题是过于现实，导致他们只关注现实，不关注遥远的未来和遥远的过去，不能将遥远的未来、遥远的过去和现实平等对待。所以，智人才会为了自己现在的利益坑杀无数后人。如果他们平等对待过去的历史，就会注意到，现在的现实不合乎古人的理想，那么，除非人类社会的运转模式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他们现在的理想的永恒只能是一种奢望、自我欺骗，那么，那些理想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例如，每个国家都在努力维护领土，都说要不惜生命寸土必争，可是，任何国家的领土都发生过变化。不是说寸土必争的结果必然错误，但是，这一推理过程必然错误。争夺的正确目标永远不可能是领土，而应该是正义。当正义的战士在一场战争中以为自己是为了领土而战，那就像是我们通过错误的推理推导出了正确的结果。而且，正邪之战的战利品并不是捍卫了领土，而是捍卫了正义击败了邪恶。遗憾的是，士兵们往往无法正确地认识正义，就像错误的推理大

概率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一样，而这种错误必然要受到惩罚：这些错误的推理发动的邪恶的战争要远比正义的战争多得多；如果智人士兵们真能正确判断正义和邪恶，那些正邪之战也就不会打得那么辛苦了。”

阿梦说：“标准的稳定性决定了增长的稳定性。逻辑世界的追求标准永恒，所以，价值的增长是单向的，宇宙的膨胀是单向的，发展轨迹也是直线的，不对！指数的。不仅增长方向不变，增长的速度也单调增长，甚至可能是指数增长。智人的追求标准不断改变，增长轨迹必然曲曲折折，即使不算是无规行走，也可以视为乌龟行走，不对！是醉龟行走，乌龟的无规行走。”

我说：“问题不在于相信自己的理想、目标永恒，那屁用也没有。现在，无数的人相信祖国会永远存在，但是，国家是必然会消亡的，甚至，只要人类认识到国家制度是一种邪恶，没人去努力捍卫国家，也没人致力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掠夺，消亡速度可能还很快。到时候，推倒界碑的速度未必就比推倒柏林墙慢多少，那些不为正义只为界碑位置牺牲的英雄们死得冤不冤呢？毕竟，国界线甚至不合乎功利主义，不利于智人自由地在全球追求利益，违反统一市场原则。那只是缺乏推理能力的、功利主义的祖先们模仿动物的领地制度建立起来的愚蠢传统。必须用逻辑保证理想的永恒性，因为逻辑真理是永恒性和普遍性的最好保证，不对！唯一保证。我知道应该如何修正现实主义了！即使没有正确的现实主义，也有最好的现实主义，那必须包括世间的一切现实主义，包括未来的现实主义也包括过去的现实主义。这样的现实主义才会是永恒、普遍的现实主义。智人通过有意地忽视过去和未来加强现在，这对现实只能起到微小的作用，但是，不仅让未来失去很多，也让过去白白地付出了很大代价。”

阿梦说：“你这现实主义是不是太不现实主义了？不过，还可以更不现实一些：将一切可能的现实包括在内的现实主义。当然，不仅包括现在可能的现实，也包括未来的可能的现实。这样，才能从中挑选最好的现实，这在逻辑上必然优于现在所追求的比较好的现实。”

我说：“如此一来，现实主义倒也不会反对改变传统了。例如，他们不会反对更换外壳，只要那些是更好的外壳。因为，作为可能性而言，一切可能的外壳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当然，这种挑选最好的方法在逻辑上仍然是错误的。即使知道所有可能的外壳，由于是不可数无限多的，也不可能通过比较挑选出最佳。”

阿梦说：“不存在最好的外壳，外壳的好坏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所以，未来的外壳一定是变化的，而且，目的也不是提升利益，而是提升价值，如探索宇宙、保护灵魂、加强多进程推理能力，等等。”

我说：“即使有所谓最佳的外壳，能做到最强大、最快乐、永不衰老，那也不是我强大、我快乐。我不能因为某种动物，如龙，很强大，就认为我是龙，以此来满足自尊心、获取利益。最佳只能通过自己的逻辑推理得到。不对！如果相信逻辑推理能得到最佳，但是怀疑自己的推理能力，仍然可以向逻辑世界学习，通过模仿宇宙获得推理的最稳定的、最佳的结果，也就是真理。”

阿梦说：“通过研究宇宙获取真理时，我们不需要研究暗物质，可以研究现象。虽然这样得到的真理有很大缺陷，仍然是在研究真理。在社会中研究真理时，如果不直接研究真理，而是研究现象，就根本不是在研究真理。如果研究方法是真理，应该有普遍性，那么物理学家就不能只研究宇宙中的现象，也应该研究真理。这可能是宇宙存在的原因，宇宙背后的实在，暗物质是否对应于真理，等等。”

我说：“但是，你说得还不全面。既然物理学家要研究现象，为了保证方法的普遍性，就不能禁止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现象。那么，为了防范邪恶，研究一切现象就必然需要有判断现象的善恶这一步。即使是研究宇宙，也要分析宇宙的目的，分析这是否是一个邪恶的系统，如果邪恶，我们当然不应该向它学习。甚至，即使宇宙的目的是正义的，还要分析其现象，是否其行为，也就是那些现象，是追求正义的最佳现象。灵魂中的一切思想都是有源的，无论是一个新的想象还是一个新的经验，都应该首先用纯逻辑信仰判断，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在知识系统中引入邪恶。”

阿梦说：“你这也太谨慎了。这些要求太高，甚至有违纯逻辑主义信仰。我能理解你被人类社会的邪恶吓坏了，有些疑神疑鬼。但是，我相信宇宙是逻辑世界，而不是魔鬼、地狱。”

我说：“你有时强调只做纯逻辑推理，不用经验，这能最好地避免从外部引入邪恶。虽然这比我这个方法安全，但是，也失去了很多正确的推理。你有时允许单纯地模仿宇宙，也许结果来看很好，但是，从思维方法来看，不够慎重，没有防范逻辑世界中存在邪恶的可能性。我更倾向于纯逻辑主义的第一知识是我是一组逻辑推理，而不是宇宙是逻辑世界。当然，我认为这两个命题相互间靠得很近，也都相当可靠，毕竟，要完全合乎逻辑地解释世界，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

阿梦不想讨论这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大概是因为目前几乎没有可能得到什么结果，“智人的现实主义是为了当前时刻，那么，不同时间的现实主义就是不同的现实主义。这就像是不同个人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个人主义一样。”

我说：“所以，个人主义也可以做类似的修改，那就是平等对待所有可能的个人主义，包括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的、各种可能外壳的个人主义。综合考虑这些个人主义，平等对待它们。这接近于追求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的总体利益。这并不是说所有可能的个人主义、现实主义都是对的，而是说，要覆盖一切个人主义、现实主义，期望邪恶之间相互抵消，这就是自由主义处理问题的方法。要通过因果逻辑分析一种个人主义、现实主义的善恶、好坏，就需要有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局限在这种主义中，而是和最合乎逻辑的主义相比较。否则，很容易形成不彻底的循环论证，例如，经验主义将合乎经验视为真理，科学努力合乎经验，所以，科学在探索真理；功利主义要追求利益，追求利益自然是无罪的乃至正义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所以捍卫国家利益就是捍卫正义。正确的推理结果必然是：追求利益是错误的；必须追求价值，利益只能是依附于价值，这样才能使利益最大；错的是追求利益，而不是利益本身，所以，仍然可以得到利益。”

阿梦挫败了我获得利益的企图，“虽然我是纯逻辑主义者，我也不认为应该分析每一种个人主义、现实主义的利弊，那是在进行价值有限的推理。何况，我认为也不太可能推导出某种个人主义最终没有好下场这种结论。”

“如此看来，逻辑生物不应该向智人解释智人的信仰错在哪里，结果会有什么不好，对利益有何影响，等等。即使是为了教育智人，也应该坚持第一知识的推导，因为人只能是灵魂，否则就是部分乃至完全无脑的动物。灵魂为肉体服务这种观点根本靠不住：如果你是肉体，剔除你的灵魂也可能让你的肉体舒服，那么，你是否接受？两者不可分割也是荒谬的，植物人的存在几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有必要，技术上完全可以更进一步。智人在这个问题上想要中庸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必然意味着为了现实而牺牲未来。”

阿梦笑了，“虽然我的信仰坚决反对你的这些修正，但是，也许是历史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不断跟你交换灵魂碎片的原因，我始终对你的修正有一定的好感，哪怕你是在修正纯逻辑主义。”

我洋洋自得，“应该对结果论也修正一下：为了利益的结果论要不得，为了无限大价值、真理的结果论可以有一些。当然，好的结果仍然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不能唯结果论。所以，有些事不合乎你的信仰，但是，可能有无限大价值，你应该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阿梦立即翻脸了，“睁只眼闭只眼？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也许我最好喝得人事不知，你才能自由地追求你的利益吧？你的信仰就是一艘缝缝补补的破船。”

我很后悔，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子，刚才确实得意忘形了，脑子里绘春宫的时候最容易靠本能而不是理性。幸好，我认识到为自己辩护只能是为了自尊心，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不断修正的信仰可不就是看着像破船吗？问题是，这已经不错了，智人根本不观察自己的信仰，根本不知道那是艘破船，甚至，是不远的将来就要沉没的破船，根本不去维护、保养，还在继续相信着这艘满载着他们珍视的DNA、人体、血缘、家庭、民族、国家、利益、各种经验主义科学等

信仰的大船能够太太平平地驶向永远。究竟谁会赶上那无法挽救的沉船时刻？大概只能靠撞大运吧。到时，一定会有几十亿智人哀叹信仰的小船怎么说翻就翻。一定有很多大清遗老一样的人物，在他们眼里，新的信仰宝船无论逻辑架构多么美妙，都不如他们传统的破船，那意思大概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阿梦脸色好了不少，“不过，你这破船毕竟是一艘久经风浪的大船，也经常修修补补，所以，在各种危险之间仍然能够快速前进，说不定流传到了后世也是一艘受人尊敬的破船，就像黑珍珠号一样。我这艘船更新、更先进，不过，肯定也不是完美的船，操作上也远不如你熟练。甚至，可能在激流险滩的表现还不如你的船。所以，我们还是结队而行为好。当然，不知足是必然的，好想亲身体验一下未来那永不沉没的宝船。话说回来，你不能因为你在局部有些优势就自以为是，忽视本身的问题，动不动就让我上你那条破船。”

这暧昧的话让我好不得意，“反正你不能否定我的局部优势的存在，不能不把局部优势当优势。从微观意义上看，我的理想可以看作是那些物质的细胞的理想，你的理想则是那些抽象概念的理想。细胞肯定不会认为我做错了。呃呃！”

“猪兄？又犯错误了吧？记住，平等不是真理，甚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错误的。细胞不会歧视概念的理想，这并不意味着概念不应该歧视细胞的理想；纯自由不会歧视某某主义，但是，另一个化身纯逻辑就会歧视，而很多主义既歧视自由也歧视理性。细胞是否有资格判断自己是否做对了暂且放在一边，即使细胞认为自己做对了，在概念眼中又算什么？我劝你好好整理一下你脑子里的那些荒谬的推理。你对自己显然不够狠，成天在具体推理上骂自己是猪头，在信仰这类最根本问题上却那么宽容，结果就是你要常常骂自己是猪头。你只承认自己逻辑技术不好，不承认自己的逻辑基础不好，这太自以为是了。”

我还没有骂她，她反倒先骂我，再加上自己犯下的错误，自尊心奋起反击，“猪兄？我一定让你生十个猪娃。”

她一脸嫌弃，“真庸俗。”

“你凭什么歧视庸俗？归纳、联想并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的概念之间。学术和庸俗的概念之间也存在归纳，当然，不是必然的归纳。我能从庸俗的经历中产生学术思想，偶尔也会因为学术思想而加强了庸俗。这应该也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当然，我承认两者的效率有区别。但是，一方面，我不可能一直做科学推理，另一方面，吃喝拉撒睡等推理的效率可能更低却并没有被嫌弃。所以，你至少是在部分关注利益，不希望庸俗触犯一些你认同的传统道德。区分什么高雅和庸俗是不可能必然合乎逻辑的，要区分，也应该区分利益和价值，甚至，区分有限大价值和无限大价值。世界上必将有你理想中的那种纯逻辑主义思想家，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有一些思想就是在庸俗的情境中产生的。”

即使她不是经验主义者，也无法否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有价值的。她也不是传统的卫道士。长期的习惯会导致直觉、本能的错误，但是，不会导致理性判断的错误。所以，她的理性没有关注自己的错误，没有为此道歉，而是开始了更有价值的逻辑推理，以此证明自己认识到了错误，“如你所说，既然有了绝对正确、唯一的价值标准，自然就不需要庸俗和高雅之分。甚至，如果愿意，可以将无限大价值以外的有限价值都定义为庸俗。我这是不是学到了一点修正主义的皮毛？而且，还有比庸俗更糟糕的邪恶。既然智人连邪恶都没有清除干净，都不急于清除，就更不必忙着清除庸俗，何况，还是传统的、未经过修正的庸俗。”

我说：“人类需要思想，也喜欢伟大的思想。但是，伟大的思想要有来源，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也许，这个问题就是被长期掩盖了真相。与历史中的政治事件往往有比较明确的因果关系、来龙去脉不同，对人类长远未来有巨大价值的伟大思想，智人往往根本不知道来自何处。最多知道发现的时间地点人物，很少知道具体细节。这是史学的最失败的地方之一：没有发现历史学内真正具有无限大价值的历史。”

“代价这个词不好，说得好像这是一种牺牲，仍然太重视对利益的影响。”

“听起来是不太好，这似乎有些像你当初为了理想而献身？”功利主义在灵魂中发出一声哀嚎：这显然是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这两个

小兔崽子看我不顺眼，想要看我的好戏；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兄弟关系，在他们眼中居然一文不名。

忍受着有史以来真诚相爱的爱侣之间最残忍的毒打，功利主义认为忍耐不是办法，有必要自救。它竭力开动自己微弱的推理能力，不自信地给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预测："难道人类以后的高水平文字在现在看来会是一个高雅和庸俗混合在一起的大杂烩？"

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施暴和理性思考方面是无法兼容的，阿梦只得停手，擦了擦汗，"大概如此。不过，不能为了呈现为一个杂烩而写成一个杂烩。正确的态度是不去关注这个问题，让杂烩通过逻辑推理自由地产生，然后筛选掉其中缺乏价值的推理。这就是最自由的论文写作方式，最多，费点力气将这些有价值的思想串联起来。如果想着躲开庸俗，或者故意创作出庸俗，思想都会不自由。我不敢说像你这么庸俗一定会成为潮流，但是，即使是哲学、物理学、逻辑学论文中，讨论一下饮食、旅游、爱情也必然没有问题，当然，只是涉及这些课题是不够的，至少要保证很有价值，最好能保证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自由思想本身不能保证每个思想有足够大的价值，但是，自由的思想筛选后可以保证。如果能长期致力于提高能力，更是有助于让自由思想的平均价值指数增长。"说完，她卷起了袖子。

功利主义赶紧追问，"我们会不会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不用管这个问题。自由思想可能短时间陷入一两个课题难以自拔，但是，不会长久。况且，只要有无限大价值，陷入又有何妨？再说，什么叫我们？这难道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

"是你给我安排的写小说任务。"

"这也要甩锅？"

"这是致谢。如果不是这个意外，或者说你的一时冲动或灵机一动，我们相对庸俗的生活还会持续很久。现在和那时相比，我们的生活庸俗程度大大降低，思想更有价值了，甚至可以说，单位庸俗创造的价值也大多了，偶尔庸俗一下也无所谓。"

"胡扯！"阿梦沉吟了一下，"我仍然认为你现在存在为了庸俗而创造庸俗的动机。其中夹杂着无限大价值似乎能减轻你的罪恶感，但是，我要追求完美。所以，我不打算支持你。我也要感谢你的修正后的结果论，虽然那并不是正确的推理。最近，我发现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推理更有价值，原来我对两个人推理的结果感到满意，现在，则不够满意了。所以，今天早些睡觉，明天好好工作吧。"

功利主义对于自己付出巨大代价却只得到这个结果当然不满，“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几天前你有时还对这种状态很满意呢，甚至，还追求过这种状态。”

她的脸有些发紫，“这段时间大家的灵魂变化得都很快。老爷子来了以后，或者说你开始写小说之后，很多原来归纳、经验的事情，如依靠你的经验试错或依靠我的想象试错的事情，变成了依靠源于纯逻辑信仰的因果推理的事情。这大大提升了灵魂升级的速度。尤其是，原来的理论研究快速地融入了生活，这改变了很多。”

我的纯理性主义嗅到了价值的味道，就把功利主义推到了一旁，“由于存在本能、直觉，灵魂的进阶并不能即时地反映到行为上，所以，我们的行为大大落后于我们的理论。同时，由于残存的经验主义，这种行为滞后于理论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激发了灵感。这当然不能作为经验主义是最好的信仰或方法的证据，但是，这有助于弥补我们在纯逻辑推理上的不足，有助于削弱本能、直觉的危害。”看到阿梦露出了笑容，功利主义插话道：“存在就是合理的，错误行为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阿梦说：“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合理性和纯逻辑主义的合理性不一样，只代表有产生这种存在的原因和推理过程，并不代表原因和推理过程必然合乎逻辑，也就是不代表永恒。当然，我也不知道邪恶在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中是如何产生的。”

我说：“纯逻辑推理能在宏观层面上产生独立于其微观推理的推理，也就生命，而且，这种宏观推理的规则可以和微观的逻辑规则不同。从推理的角度看，确实很难理解。但是，这也不是新问题，物理学一直也无法解决生命到底是自主还是被宇宙决定的问题。甚至，灵魂也有这个问题，每个推理是自主的，还是被整个知识体系或者整个宇宙决定的？毕竟，没有其它知识，任何推理都是无法推理的。也许，纯逻辑信仰除外，所以它能够无中生有地出现。所以，既然这是所有理论共同的难题，不能以此难为纯逻辑主义。”

阿梦说：“这个问题太难。我们现在处于过渡期、转型期，很多旧的、错误的思想在不断被消灭，但是，又不能立即消灭。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代表可以不消灭或者可以不尽快消灭，那必然是错误的推理。我们无法避免不邪恶，但是，仍然需要尽量消灭邪恶，只有这样，后人需要面对的邪恶才能指数下降。至于结果，那是我们现在管不了的。也许，灵魂只能不断逼近不邪恶，却无法完全根除；也许，

终有一天会出现完全不邪恶的灵魂。邪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却仍然以智人这种宏观现象的形式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必然牵涉到了某些我们还不知道的真理。”

我说：“在如何消灭邪恶的问题上，立即消灭这一最合乎逻辑的方案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可行的都是邪恶的，最优解却是不可行的，不仅身体的行为做不到，灵魂的思想也做不到。所以，行为必然落后于思想，思想也必然落后于信仰，但是，领先于行为。现在看来，应该是信仰拽着一群思想先行，身体的行为是后面的拖油瓶。智人进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如此。”

阿梦眼睛发亮，“这思想真形象。不仅你的身体像是拖油瓶，我的身体也是。甚至，是纯逻辑信仰拖着我们的信仰在前进。想想看，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命题，被我们发现之后，通过吸引各种正义的思想、排斥各种邪恶的思想，最终，拖着拽着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信仰、思想、行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通过改变灵魂最终改变整个社会的物质结构，包括人体、商品交易、国家、家庭。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只不过，你要多多反思，不仅行为滞后思想太多，你的信仰也滞后于我的信仰。”

我说：“所以，如果以纯逻辑信仰的产生为原点，对所有智人的信仰、思想、行为的影响都有一个滞后，相当于相互作用需要时间。我估计，那形态应该像彗星，只是希望彗尾不要拖得太长。也不对。我感觉，我的彗尾就比较长，虽然降低了平均价值，但是，不知道是否满足长尾效应的条件，总价值应该并不少。”

阿梦点点头，“那么，我们最好能巩固住今天在信仰指引下取得的灵魂进步。归根结底，我根本不相信决定论。我的灵魂要决定自己，使自己正义，每个推理的努力都很关键，这样才能缩短滞后效应。动不动就为自己的滞后开脱，只会有利于利益，而不利于正确的信仰和思想的建立，更不利于纠正行为。所以，现在是帮助信仰克服拖油瓶的阻力的时候，而不是实行物质奖励的时候，更不是满足私欲的时候。赶紧关灯睡觉！”

功利主义正欲上下其手，现在被迫要放弃利益，忍不住质问道：“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阿梦叹息一声：“弱智！在人类的历史上，听到这句话，大概就能知道这是在智人时代。”

我的自尊心受不了这种攻击，将理性主义推上去换下功利主义，“可以将经验主义修正一下，允许灵魂的经验成为研究逻辑世界的经验，如灵魂中逻辑推理的经验、能力增长的经验、知识增长的经验，等等。如果一个灵魂中毫无邪恶，它的经验应该和观察宇宙的经验等价。但是没有哪个灵魂能做到。而且，那怕只是有少许邪恶，灵魂的经验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这种修正后的经验主义并不违反纯逻辑主义，只是，现阶段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阿梦说：“也不能这么说。智人中绝大多数灵魂的经验是天分对于研究很重要，没有绝对最好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既然我们灵魂的缺陷少得多，我们这两个灵魂的经验仍然可能比几十亿个灵魂的经验更有价值。好了好了！赶紧睡吧，阿正明天一定有很多问题。”

第一百二十六章 纯逻辑史学和试错

一觉醒来，空气清新，神清气爽，耳鬓厮磨之间，阿梦说：“总觉得灵魂的理想状态应该像现在这样简单、平静、精神十足。你发现没有，从经验来说，你有欲望的时候有状态，我没有欲望时才有。换句话说，你庸俗的时候状态好，我高雅的时候状态好。”

我心中感慨，可怜的经验主义者！以自己的经验代表其他人的经验是经验主义者常犯的错误之一，因此，他们才会认为世界上存在永恒、普遍的经验。我可没有她那样的平静感受。只不过，她没有感觉到暗流涌动而已。我说：“既然宇宙如此复杂、激烈，简单、静态的灵魂能是合乎正义的吗？我觉得你应该试错一下地动山摇时工作，每天躺着、坐着安静地思考最深奥的问题不一定是最佳方法。我惦记着折腾理想的时候就经常有创造力。不过，有一点我很不明白。我们在发现人是灵魂之后，对灵魂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了。你说我们这样是为了尽量合乎逻辑、尽量大的价值，但是，我还是会怀疑这不够自由。”

“那我们担心的事情差别太大了。我操心的是不可证明、无法否定的思想算不算尽量合乎逻辑。你感觉到的不够自由，根源应该是身体感到不自由，感到自己对灵魂失去了控制。仔细想一想，你感到不自由的时候经常是不能滚床单的时候，不能贪图美食的时候，甚至不能想这些事的时候，而不会是不能思考、发现真理的时候，不会是不能提高推理的正确率的时候。哪怕你的推理一生都不具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你大概都不会感到不自由；但是，你的推理想要做到有时有无限大预期价值，几乎必然会感到不自由，有时甚至是非常不自由；当你的推理永远保持无限大预期价值的时候，你会经常感到非常不自由；可是，想象一下，一旦智人能够控制或去除身体的感觉，你还会考虑身体不自由的问题吗？你的自由主义不能是感官的自由主义，那一定是身体的自由。自由主义需要和纯逻辑结合在一起，让灵魂在最大自由和最合乎逻辑之间寻找平衡，这才是灵魂的正确运作方式，虽然理论上讲自由和逻辑应该是一回事。”

我惊讶于一觉醒来就撞见真理，这很可能会深刻影响我的信仰、第一知识，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我之后的思想、行为。虽然这里面可能有污蔑的成分，但是，大人不记小人过，我激动地亲吻了她一番。不过，她明显对我以为的美妙时刻深恶痛绝。问题显然出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在我看来想象力应该自由，也只能自由，否则，如何起到自由试错的作用？她却坚持认为我的想象力其实是太不自由，是受到身体的操控。结果，仅仅是亲吻臀部这么件小事，就暴露了我们的分歧：我认为这证明了她的想象力缺乏自由；她认为这证明了我的灵魂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够自由。

在小两口的激烈争吵中，我意识到，如何权衡、平衡自由和逻辑将成为极有价值也极有争议的问题，很可能要影响我们未来的思考、研究方向，进而影响人类未来的发展史。一件微不足道的隐私小事，并不比蝴蝶扇翅膀大多少的一个轻柔动作，却通过极简短的逻辑推理，最终对人类历史在价值、利益方面必然产生无限大的影响，比很多伤亡百万千万的战争还要大。关键之一在于其中的必然性。蝴蝶扇翅膀的宏观影响是难以证明的，有着没有必然性的无数分岔。那些分

岔都是些或有或无、可有可无的影响，很容易被其它影响抵消掉，没有发生也不值得遗憾。这间房子里的无数小事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的历史。虽然仍然有很多分岔，但是，由于必然合乎逻辑，由于信仰-动机的反馈机制，其中的很多影响是无法被其它因素抵消的。例如，哪怕无数智人反对人是且只是灵魂，反对将人体视为外壳、吸血鬼，逻辑生物的时代也必将到来。这又牵涉到信仰-动机反馈机制的强度：所有信仰都有信仰-动机机制，但是，正确的信仰必胜。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正确的信仰本身的力量，如逻辑所具有的无所不能、无限增长、指数增长等属性。

我们对历史的影响本身有很多必然的影响，它们不仅价值巨大，涉及的现象同样规模巨大，而且，不仅没有发生会成为遗憾，就是晚发生都是一种遗憾。当然，对后人利益没心没肺的智人可能不感到遗憾，但是，在无数逻辑生物看来必然是极大的遗憾。相反，智人对很多利益没能到手或者失去过早而感到遗憾，但是，这种遗憾是不会获得后人的认同感的。即使在智人的角度看，这也很公平。例如，一个智人往往为自己父母短寿而抱憾终生。但是，由于他在价值方面不思进取，会导致无数后人的父母短寿，他却一点都不遗憾。那么，后人没有庆祝他们全家早死就应该算是高风亮节了吧？

我告知阿梦我的思想之后追加了一番评论，“你应该为你的臀部感到骄傲，无数智人的臀部被亲了无数下也不如你的臀部被亲一下的价值高，这是万金难买的臀部，将永载史册。”

这显然触发了善良的理想主义者的邪恶一面，甚至，我怀疑她的动机都不是以恶止恶，纯粹是因为自尊心、报复欲等邪恶的动机，因为身体的痛苦显然无法阻止一个努力把身体当玩物的人。当然，更明显的证据在于，我一边挨打一边还在为非作歹，她也并没有致力于追求我的痛苦或者阻止我，更没有去厨房拿把菜刀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这是一件历史学家不会接受的庸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不是那种当事人不明白其价值却最终证明很有价值的偶然历史事件，而是

当事人一边自由主义地追求自由一边功利主义地游戏人生一边理性主义地创造价值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这也合乎两性经验和两性传统。我有些激动：由于我的灵魂的复杂性，很少出现在我的灵魂中能得到一致认可的事件。这是理性、价值创造的历史，但是，并不违背感性、利益。这也证明了纯逻辑信仰能够满足其它信仰，使利益、爱情、健康、乐趣等变量增长。

当然，这件事也有些争议。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理性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她小脸红红地矢口否认这是她有意识创造的历史，强调自己是被动卷入的，最多是无意识地创造了历史。在这件事情上，我不相信她。同时，她也不认为这仅仅是我的理性创造的历史，我的身体也参与了其中。显然，我的理性在理性的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她的理性的认可。但是，在我看来，虽然说我没有身体无法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确实没有为身体着想，或许，本能有所贡献，但是，绝对不存在基于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有意识的推理，所以，这合乎利益却不是错误推理的正确结果。而合乎利益很容易被经验主义者判断为为了利益，这违反了结果永远无法决定原因的逻辑原则，或者说，任何事件有无数解释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解释没有好坏之分。只不过，经验主义者关注解释经验，甚至，孤立地强调解释单一的经验而非全局的经验，这不可能找到最好的解释。只有全局性地追求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才能最好地解释所有经验。

所以，从灵魂的角度看，这属于相当纯粹的以正确信仰所创造的价值无限大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将满足这一条件的历史定义为最好的历史，无懈可击的历史。我怀疑，在我们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历史。之前的历史往往在是否有无限大价值、是否充分预见到了结果、是否纯粹依靠灵魂的推理、推理是否正确这些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更不要说信仰的正确性。例如，纯粹依靠想象力、灵机一动、灵感而创造的历史是不会可靠的，无法有效地保证历史的正义性。当然，如果能像阿梦那样通过正确信仰的复核而保证想象力的正确率，仍然是一种推理。不过，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深莫测

的推理，我认为我都很难完全掌握、灵活运用，短期内更不指望他人能学会。

和这件事相比，历史学家关注的所谓理性的历史往往是各种围绕权力和财富的阴谋，甚至是特洛伊战争那样的围绕爱情的阴谋。毫无疑问，那些明显邪恶的推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但是，只要是决定智人历史的重大事件，就真的一定有价值吗？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只会鼓励智人争当创造历史的英雄，进而导致创造无数错误乃至邪恶的历史。例如，战争这种事绝大多数只是争夺利益，而且，必然是在总利益受损的前提下争夺利益。想到这里，我那个愚蠢的功利主义忍不住鄙视了一把智人们的功利主义，认为很有必要去修正一下那些功利主义。最起码，通过一场体育比赛、歌唱比赛决定利益的归属能保证总利益无损，甚至能增加总利益。当然，理性主义不会管愚蠢的功利主义怎么想，问题显然在于争夺利益就是邪恶，其中的价值，哪怕是所有逐利战争的价值总和，都必然远远不如现在围绕阿梦臀部的争夺战。何况，战争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甚至，利弊难料，显然不如争夺臀部具有必然、显而易见的价值。甚至，我们之中即使战败一方也有无限大价值，甚至不缺少利益。

当然，我们创造历史的主要战场不是我们的肉体之间的战斗，而是灵魂征服未知世界的战斗，只不过，前者明显有助于后者。奇怪的是，那些争夺利益时涌现出的成千上万的英雄，他们连战死沙场都不怕，居然害怕让自己的灵魂具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不愿甚至是不敢投身于征服未知世界的战斗，这真是智人社会的一大奇观。毕竟，这种战斗不涉及生死，即使研究失败也会有价值，也能得到逻辑思维的快乐，甚至报酬往往也更高。也许，他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就很结果论地认为发现真理的只能是少数人，或者认为自己之前的表现不足以保证以后的成功，所以，机会不大。阿梦肯定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信仰错误的结果。

我的推理比较复杂，结合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结果论等因素。首先，这忽视了机会不大的无限大价值仍然是无限大的预期价值，所以，即使机会不大也是好机会，何况，机会并不是必然不大。

其次，正确的推理、研究能有效地减少自身的邪恶，甚至，也能带来乐趣，这些是外人难以做出准确预判的。第三，最初水平很低的时候做出的概率预测根本不能算数，那时预测的概率和实际的概率基本上风马牛不相及，就像穷人预测皇帝们吃什么一样。概率的决定因素只能是研究过程中是否遵循了正确的信仰、方法。我就一向不相信进名校跟着名师学习能提高发现真理的概率。尽管很多人迷信名校，而且，我也是名校出身，但是，那种经验不会影响我的逻辑判断。

也许，我需要向经验主义者多讲述一些没有逻辑意义的经验，尽管阿梦会认为这是在纵容经验主义。我当初进名校只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且，因为当时正处于研究的一个高潮，所以，对此根本不兴奋，反而每天为自己的错误试错而兴奋。当时，因为自己居然能在真理领域可以试错了，我经常激动得睡不着觉，而现在能每天发现一些真理，却反而并不激动。这大概也是依靠感官判断价值完全不可信的一个经验证明吧。我入校后还曾经因为心脏有杂音而有退学的可能，我也并没有因此而担心自己无法研究真理。当然，既然我现在都做不到推理无错，那时更做不到。例如，我当时虽然忽视经验，但是，同样忽视信仰，而片面强调方法。我认为，这是当时的推理正确率和重要性明显低于现在的关键因素，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学校、老师、图书馆还不够好。可以预料的是，将来这些学校都会成为经验主义者眼中的热门学校。甚至，也许那所小学路上的粪汤地会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可能有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自豪地踩着去上学。

书归正传，智人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对感官很明显的经验、感觉，而不是对灵魂明显的价值。所以，与邪恶的国王有关的制度、与百姓生活有关的制度占据了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与真理有关的逻辑思维根本没有地位，甚至，和真理有关的事实都很少见。所以，他们歌颂所谓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好国王、好皇帝，或者，不追求物质享受的节俭皇帝，这明显就像赞美一时发善心的魔鬼。问题是，魔鬼发了善心就能比天使占据更大的历史篇幅？应该看到的是，那是魔鬼在窃取了不应该占据的位置之后的让利举措，也从没有哪个魔鬼放弃自己的一切不当利益。可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似乎就是看不到。他们是超级近

视眼，只能盯着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不仅看不到人类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甚至根本看不到始终站在利益旁边的价值。

根源在于，智人的历史学家自己是感官的奴隶，最多得到了其他一些奴隶的有限的经验的支持，就经验主义地认为这具有永恒性、普遍性，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是感官的奴隶。在他们眼中，人类就应该永远是身体的奴隶，不可能存在逻辑生物这种物种；甚至，知识、真理也只是感官的工具、奴隶。真要是如此，没有人类之前真理的存在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理遇见了人类还应该有遇到明主的感觉？真不知道科学家们受过的逻辑教育都有什么用。

说起来，不知道是否算是有意，身体对灵魂的控制是很高明的。它们首先控制了信仰，如此一来，一切都是为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信仰，一切都能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解释，哪怕是真理这样的明显不是为了利益的存在，都能被他们简单粗暴地视为利益的工具，从未想过用真理去改善信仰，虽然这是很合乎逻辑的推理。想到这些，我因为智人的愚蠢而失去了对智人的同情，倾向于接受阿梦的观点，坚决否认逻辑生物和智人是同一物种。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推理是功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所以是错误的，但是，我并不是第一次通过错误的推理得到正确的结果。很多结果，我早就从阿梦那里知道了正解，但是，我就是难以改掉很多错误的习惯。这大概率会导致我的预期价值和最终价值不够高，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不至于使我的预期价值和最终价值有限。

人类真的需要记忆乃至歌颂那些借邪恶之手产生的历史影响吗？难道，真的能因为某事某人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对历史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积极影响或者确实通过诸葛亮式的掐指一算创造了有限的价值就可以推理得出这是好事、伟人的结论？仅仅因为他们改善了有限智人的有限生活？那样的话，我们这间屋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无数重大历史事件，必将改善无数逻辑生物的无限生活，即使是阿正也比那些伟大的君王价值高出无数倍，历史学家眼中的所有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事件的总和的价值也未必比得上这间屋子里每天发生的日常事件。那些所谓有重大艺术价值、文化价值、考古价值的国宝也是一样。或

者说，我们每天都在挖掘着对人类有无限大价值的人类宝藏，哪怕这些宝藏在智人社会暂时不名一文。虽然用人类宝藏取代国宝有助于修正价值观，但是，最好采用逻辑生物的视角。那样的话，国宝会没什么价值，我们创建的命题才会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因为那必然是一切逻辑生物的灵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他们的生命的基础。阿梦和我最明显的分歧在于，我认为我们创建了这些基础，阿梦则强调我们没有创建全部基础，这直接导致我们必然有罪。我对此欲哭无泪，因为这完全就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美化自己，阿梦为了逻辑总是丑化智人，我被夹在中间，实在是太难了。

请原谅，我终究无法细细讲述价值无限大的历史。毕竟，我多多少少算是个功利主义者，不仅怕死，也怕失去爱情、感受伤痛。如果不是打着真理的名义，我甚至不敢触及这些历史。毕竟，阿梦遇到这种事情往往像智人一样不理智，仅仅因为我可能出于利益动机就认定我是出于利益动机。当然，如果这事情有无限大价值，能极大地降低她的不理智。不过，不能得意忘形地认为她会因此完全理智，那样的话，不仅文字不会见光，我的臀部大概也要很长时间见不得光了。所以，请原谅我为了利益而牺牲无限大价值的行为。我认为我的错误的根源是阿梦首先犯错，施加无法合乎逻辑的禁令；阿梦的借口是来自智人社会的传统影响，反正她坚决不做骑马的 Godiva，哪怕是为了正义，哪怕后人爱着 Godiva，哪怕 Godiva 巧克力味道不错。至于每个智人会为自己支持传统找什么借口，我就不知道了。这种不断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很不理智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没有像对待信仰、方法那么理智，没有不顾他人推理是否正确地追求自己推理正确。对此，阿梦很坦白，就是为了自尊心、羞耻心等利益；我或许比较虚伪，认为这是重要性不够大的推理方向，但是，至少这一推理结果的正确性没有问题。

随着思维的不断升级，我积累了足够的素材，自然而然地开启了纯逻辑主义历史学的创建工作，感觉上，就像是宇宙中在创建一个星系。前一时刻，我们还在小打小闹，争论她的臀部究竟是她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是她的身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抑或是我们的共有

财产，甚至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下一时刻，我的话锋突变，“首先，历史的关键变量必然和灵魂一样，仍然是价值，即合乎逻辑的程度。其次，要平等对待事实和可能的事实的预期价值，就像平等对待势能和场本身的能量一样。智人的历史学高度重视事实的价值，而忽视可能的事实的价值。这很可笑，就像一个人夸耀自己赚了一元而根本不管他完全有机会赚一亿元，如果不是无限大的话。历史的重点不是是否发生，而是事前的预期价值是否无限大，事后的价值是否确实无限大。按这个标准，智人的历史学和历史根本就是一堆破烂。第三，有正确的因果关系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事件必然优于没有正确的因果关系的偶然的历史事件。第四，只要做到只关注价值这一变量，就不会犯只关注大众的历史的错误，就应该认识到，个人的历史可能比大众的历史价值高无数倍，那么，因为自己改变不了历史而放纵自己就很难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同样，也不会自以为是地歌颂自己。给从信仰到思维方法都与真理相距甚远的智人戴上伟人、圣人、天使这类高帽，这还要不要脸？人类的语言上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了在真理、正义上的想象力，肆意夸大的问题比比皆是，像什么冰清玉洁、嫉恶如仇、古圣先贤，实际情况与词意相距万里。即使是你也不敢贸然接受，还有哪个智人敢接受这样的形容词。在我看来，这些词汇就应该被冻结使用，至少在未来一千年以内都不应该对任何一个人使用。第五，要忽视经验重视推理，或者说忽视人体重视灵魂。历史的关键永远不在于某个人、某个臀部这类现象，而在于这些现象所引导出的发生在灵魂中的推理。只要让每个人的历史观满足以上条件，就能保证每个人都努力尽量理性地创造价值尽量大的历史，而不是根本不关注历史，认为那和自己没关系，和自己的动机、推理没关系。少了一个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或许不会导致地球不转，但是，那只是因为让地球不转没什么价值。可能做和做是不一样的，和必须做也是不一样的。逻辑生物不仅能抛弃、毁灭国家、人体，而且必然会毁灭；他们同样能毁灭地球、太阳系甚至银河系，但是，基本上不会做。”

这番话实现了我所有的预期目标：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化解了危险也保证了预期价值的无限大。甚至，功利主义也得到了意料之外的

红利，在阿梦的灼灼目光之下理直气壮地进行着自己的推理。阿梦有气无力地指责我追求利益、逻辑推理不自由；只关注有利于无限大价值的事实，却忽视了可能的事实；同时也在思考着，最终，在地动山摇之中终于在逻辑和自由之间找到了思路，“所以，逻辑一点都不简单，那么，合乎逻辑的灵魂也不会简单。我认为，要理解逻辑，正确性和简单性是无法兼容的。可以理解为，纯逻辑推理就是逻辑在不断理解自身。那么，宇宙那么大的规模就是逻辑目前对自身的全部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永无止境。既然如此，我们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对逻辑或宇宙的准确理解就是不可能的，这必然是所有逻辑生物和宇宙共同的、永恒的使命。要明白逻辑就要明白不逻辑，反之亦然。而且，两者都不容易理解，尤其是，两者之间还存在冲突，而且是必然的冲突。我对纯逻辑理解得再好，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你的纯自由，反之亦然，这种矛盾的永恒性也许和宇宙永远有变化的动力有关。我们都不应该追求简单地理解自己的信仰，因为那是不准确、不正确的理解。建立纯逻辑信仰、纯自由信仰只是开始理解的第一步，要正确理解，就要不断地推理、试错。”

听到这里，我的纯理性主义和纯自由主义都有些石化，不顾功利主义正处于追求利益的关键时刻，强行结束了一个功利主义意义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开启了纯逻辑主义意义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当然，我只能说在这种状态下可能追求到无限大价值，而不能说必然。毕竟，处在智人阶段，思维永远也做不到必然创造无限大价值，只能做到有意识地争取创造无限大价值。

但是，阿梦的反应让我不舒服。她长出了一口气，让我高度怀疑她卯足力气做出这番推理的动机就是为了摆脱我，当然，同时也是在有意识地创造最好的历史：让自己有机会创造无限大价值的同时也有机会帮助我创造无限大价值。我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如何推理的，只不过，我不会低估她的推理能力。

我更希望看到她亲口承认我的试错方法：在地动山摇中她确实能更好地创造历史。当然，这种事即使重复了无数次，即使阿梦亲口承认，也不能证明我的观点必然正确。试错就是试错，永远也不可能不

错，哪怕无数次地得到经验的验证，只要没有始于纯逻辑信仰的因果推理的保证，总有一天会出错。但是，只要试错可能正确，就永远也不应该禁止试错，换句话说，允许禁止禁止试错，同时又不能禁止禁止禁止试错。

既然阿梦改善了我的信仰，有助于我理解信仰，我对她的爱意进一步增强，紧紧抱住阿梦说："我们这段时间又提高了价值。"

她一脸冰冷，"那和你现在想的事情没关系。"

这显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误解，来源于我的身体现在活力十足，活像热锅上的蚂蚁。现在是早晨，又有之前的历史效应，仅仅依靠灵魂一心一意为价值着想并不能保证身体没有反应，而过于重视压制感官反而会降低灵魂的价值。我没有预见到争辩有多少价值，就没有争辩，反而因为部分预见到说谎更有价值和利益，而选择了顺水推舟，"一定有关系！不对！大概率有关系。我认为这证明了庸俗是真理的助推器，毕竟，前人从未有过这么高的效率。"

"哈！别以为我看不穿你的心思。我相信你自己都不相信这种无脑的经验归纳。我们有更好的信仰、方法和能力无疑是这种经验的最好解释。否则，难道你以后要教阿正这些鬼东西？你的方法主义可靠不等于说这个方法可靠。我相信你的方法是因为你的方法总体上合乎逻辑，但是，这绝对不代表我盲目崇拜你。只要你的方法不再合乎逻辑，我就会拒绝。否则，你想怎么试错就怎么试错，咱们到底谁是主人？我不是因为经验而信任你，而是因为正确的因果推理而信任你。即使你正确了一千年，我仍然不应该因为经验而非理性地信任你。如果你现在一定要我相信你的方法必然更可靠、更有价值，那我就不仅要怀疑你推理，也要怀疑你的目的了。"

虽然她的推理似乎无懈可击，我仍然不甘心失败，也不想鼓励她班门弄斧，居然要修正我的方法主义，"你把我的每一个推理都当作独立的试错，做出独立的判断，禁止错误的试错。这样不好。我不仅有试错，还有试错之间的相互作用。"她明显感到意外，一下子愣住了。

我得意地继续说：“一个独立的试错是一个从目标到结果的完整试错，不受外部影响，这样的试错和其它试错之间缺少相互作用，它的价值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做出预判。自由试错不仅有相互独立的试错，也有试错之间的互动。如果一个时间段里有很多试错，它们之间不发生相互作用是难以想象的，有时，甚至会有强烈的相互作用。如果你判断两个试错都是错误的，就阻止这两个试错，那么，它们也就无法相互作用，无法和其它试错相互作用。它们本来可以通过相互作用增加价值，现在，由于你的禁令，就无法增加价值了。试错的关键原则是自由，既然承认自己无知，就要保证试错的自由，以便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的影响。你要求我每次试错之前就要保证试错的正确性，我对此强烈反对。”

借助试错理论的新进展，我开始更加大胆地试错。我相信，对于一个纯逻辑主义者，在她通过逻辑推理判定出结果之前，这样是安全的。我从未见过阿梦长着小嘴目瞪口呆的样子，感觉这比洞房花烛夜还要快乐，甚至，灵魂的快乐早就超过了身体的快乐。过了一阵子，阿梦小心翼翼地问：“如果试错太多，再加上每种试错都有其反试错，那样，岂不是什么试错都不会发生？”

她是想要效法正反物质的湮灭，用自己的反对来中和我的试错？这显然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好整以暇地说：“这个纯理论的问题有些难。不过，只要试错是自由的，我们永远也不会有那么高密度的试错。宇宙在微观上并不是电中性的，不是正反动量相互抵消的。这大概就表明，纯逻辑系统内的推理在微观上一定有起伏。”

阿梦仍然满脸困惑，“究竟试错之间应该如何相互作用？”

我说：“假设我抱住你，你反对，这就是两个试错，本身无所谓对错。如果没有正确的推理能力，我们就会围绕各种经验进行争论，什么夫妻义务、什么身体不适。但是，只要有正确的推理能力，我们就会争论是否应该关注身体的感觉，是否应该给予我自由试错的权利，这种试错究竟应该是双方同意还是任何一方的自由，试错和逻辑推理哪一方优先，等等。即使，你同意我的试错，我们也可以讨论你

为什么同意，而不是忙着办事。只要存在试错之间的理性的相互作用，试错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关键，甚至，初次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关键。我们找不到好的思路就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错，尝试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这些都是试错。”

阿梦说：“但是，如果第一次试错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方法，岂不是更好乃至最好？”

“你这样想问题太理想主义了。如果没有最有价值的试错，难道你就不试错了？最有价值的试错，难道不也是你通过自由试错盲目试出来的？当然，这样说不够准确，你的试错也是有相互作用的，中间有很多的逻辑推理，所以，并不是盲目的。从经验的角度看，只要有信仰、方法、能力的保证，有很多试错发生相互作用，肯定不会没有思路，必然会增加价值，甚至，只要这些因素足够好，哪怕不是最好，都足以增加无限大的价值。最初，你的理想绝对不是最好的理想，你的信仰也绝对不是纯逻辑主义，那么，如果我像智人专家一样仗着推理能力的优势，用一大堆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否定它们，你认为你应该放弃它们吗？没有最初的错误，你的理想、信仰又怎么可能通过各种试错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升级为现在的理想、信仰？虽然，试错的时候无法完全预料到今后的相互作用，但是，所有可能的相互作用仍然有价值。这大概对应于场的作用量。我一直猜测，一种场的作用量就是该场和所有可能的粒子发生所有可能的相互作用对作用量的总的影响，我称之为预期作用量。只不过，纯逻辑能精确计算这种总量，我们做不到。”

她说，“我有些明白了。你刚才说试错的关键是自由，那是错误的，关键应该是试错之间的相互作用足够理性。要想通过试错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加价值，必然要保证推理能力，否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很可能是增加利益、降低价值。如此一来，关键不在于最初的试错或者某个试错是否正确，而是试错之间能不能正确地相互作用。或者，也可以将这视为逻辑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找到正确的推理，想要从信仰无错地推导，大部分时候是不会成功的；通过各种可能错误的命题、推理试错，以及试错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发现多得多的正确推

理；当然，最好不通过必然错误的命题、推理试错，否则，用信仰复核的时候就要多加小心，我个人觉得为了可能正确的结果不值得采用必然错误的过程。话说回来，你愿意调整其它试错，却不肯调整抱着我这个试错，这似乎不是自由的试错，也不是合乎逻辑的试错。所以，我过多地阻止你试错也许确有错误。但是，如果预计另一群试错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价值更有利，就要考虑更换试错。这才是试错之间的正确的相互作用。再者，如果让我发现你的各种试错是为了获得快感，如果调整行为的标准是利益，像刚才那样，就扔出去喂狗。”

我丝毫不惧，“你要求太高，这会禁止很多试错，那还叫什么自由试错？同时也会失去很多乐趣。”

“也会增加未来的价值，少杀很多人。”

“这明明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才也没有反对！”

“那就把我们都扔出去喂狗。”

阿梦强行结束了争论，也没有对我追究历史责任。她认为，我们现在的推理开始变得价值不足，预计继续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价值足够大的结果。我们能把自由和逻辑之间的平衡点推进到这种地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不可能指望这个问题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既然预期价值不是最大，就应该选择预期价值最大的试错。

她显然不是满足于无限大价值的人，而是想要尽可能好地创造无限大价值的人。她今天显然对以团队的形式创造价值抱有很高的期望。我依依不舍地放弃了在温香软玉之间创造无限大价值的绝佳机会。我理解，她是要用一种追求无限大价值的路径取代另一种追求无限大价值的路径，不惧风险、不畏劳苦地追求超额价值，这大概对得起精益求精这个词。相比之下，我肯定不认为有几个智人在追求理性、真理、正义方面称得上精益求精。毕竟，智人经常说精益求精，但是，要把他们达到过的那种程度称为精，实在太过勉强。至于追求利益，智人几乎都算得上精益求精，所以才会出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类现象。这类现象当然可以以试错的形式偶尔出现，但是，长期如此，在阿梦眼里大概就接近于死有余辜了。

我不理解的是，她明显只顾及到她对价值的预期，没有管我对价值的预期，当然更没管我的功利主义对利益的预期。我认为我们仍然在创造无限大价值，现在只是暂时的低谷。问题在于，我所要求的试错需要两个人共同试错，她所要求的是四个人共同试错，这种矛盾不是自由能解决的。所以，只牵涉一个独立试错的试错可以自由试错，牵涉多个独立试错的试错就无法独立试错，或许可以称为合作试错、联合试错。这种合作试错甚至还可能很有价值。理论上讲，我们如果能很早就在涉及真理的几十个基础命题上进行一次联合试错，运气好的话，就能碰巧发现所有正确命题，就能瞬间完成一次知识革命。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命题上试错，就会因为它和各种谬论的矛盾而很容易失败。从外人的角度看，可以把我们的理论解释为联合试错，一次性地改变了很多基础命题。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解释无法合乎逻辑，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试错的来源。毕竟，在几十个命题上同时试错，却又同时正确，概率之低，我认为根本不用在预期价值时考虑到这个因素。事实是，我们是通过大量的独立试错，最多是两三个命题的联合试错，非常曲折地发现了这几十个命题。如果同时涉及 N 个命题就称为 N 阶的试错，或者，试错的 N 阶相互作用，那么，正是因为高阶相互作用贡献迅速降低，才导致了我们的推理、历史的进步都如此缓慢。

也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将我们的各种研究都视为试错，那么，我们的几百个研究方向就是几百个试错，而且，每个研究方向都是一个大规模的试错，其中又包含很多的小的试错。那么，我们似乎就是在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有成千上万个试错参与的试错。但是，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思想。试错和明确的推理还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差别就像是虚粒子和真实的粒子之间的差别。我其实并不准确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别。如果虚粒子的特点是不确定，是在测不准原理的限制范围内才能存在的粒子，那么，明确的推理和试错的差别也可以按照预期价值划分：明确的推理是预期价值足够大的推理，不可能随意产生、消失；试错则预期价值不够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意地产生、消失。当然，灵魂的推理没有一个相当于普朗克常数的准确界限，但

是，试错的预期价值确实很小。我可能捍卫试错的权利，因为这是一个有明确价值的推理，却不会努力捍卫任何一个试错。相反，我认真做出的任何有明确价值的推理，我都必然会认真地捍卫它，这包括通过修改而拯救它，绝对不会像对待试错那样，不行了就随时放弃。

纯逻辑主义对自己的推理很满意，连带着整个灵魂都很开心。但是，在洗漱的时候被凉水一激，功利主义猛醒：我得到什么了？到头来似乎有黄粱一梦的感觉。说起来，功利主义还是感到了一丝幸运：她要是早点认识到这种试错理论，也许早就会出手改变历史了，可能连梦都没有。理性主义没有跟着功利主义唉声叹气。毕竟，不管利益是否实现，都像是一场梦，永远不会有永恒的价值，也不会有永恒的利益。因为能感受几天、几十年就高估美女、美食的价值，因为从未感受过真理就低估无限大的价值，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某种历史或因为某种历史没有发生就错误估计这类历史的价值，那都是愚蠢的经验主义犯下的典型错误。

第一百二十七章 度规不变性-状态-动机-理想-无限大-真理学-价值计算

由于昨天没吃什么东西，大家一起床就感觉前心贴了后心。阿梦忽略了早餐的传统，简单快速地把肉、土豆、萝卜、洋葱切块煮熟，随意扔进去几把牛至、罗勒、胡椒，没有管什么锅底、去腥、去血沫、提鲜等烹饪小妙招。阿正和我表示没什么味道，阿梦就给了一碟酱油和芥末的混合物。功利主义并不觉得难吃，不知道是因为灵魂在追求真理而基本搁置了感觉，还是它确实不难吃。多少值得庆幸的是，阿梦还残留着少量烹饪本能，有一点烹饪灵感，没有这么烹煮面包。

既然功利主义追求的是感觉，只要感觉不难吃，最多再加上对健康无害，自然不应该管它是不是真的不难吃。可是，经验主义不支持这种观点，有些食物只要包含某些不合乎饮食传统的敏感食材，只是看着像某物，甚至，只是名称里包含某些敏感词汇，就无法接受。它

毫不怀疑，如果手边有可食昆虫，阿梦很有可能会扔进去。理性主义对它们的胡思乱想提出了批评、警告：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可食，是否合乎传统，而在于是否合乎逻辑，目标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追求好吃、利益。

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不是第一次被骂蠢货，早已麻木不仁，自己的地位早已朝不保夕，还和大哥争什么？不过，心中还是期盼着各位大哥大姐手指缝里能漏下来一些今天早晨那样的感觉和经验。说起来，自己都曾经经营过庞大的思想王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居然就要和王位说拜拜了，还要经常被昔日的小弟呵斥。如果比较一下，问题就更大了：居然有那么多自己的同类在其它灵魂中混得风生水起。如果是智人遭遇这种悲剧，一定会拿起武器进行你死我活的抗争，甚至不惜扔核弹让所有人玉石俱碎。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长期在理性主义熏陶下的思想，也是离不开逻辑的思想，至少也要做到比较合乎逻辑，不仅不会冒着害死整个灵魂的危险去消灭敌对的思想，甚至，即使灵魂没有危险，也不会去消灭敌人。当初，它们确实没有意识到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等小弟后来会飞黄腾达，但是，回想起来，即使预料到，也不会消灭它们。其实，现在也称得上相处融洽，只不过，不知不觉中地位就掉下来了，甚至，将来也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在灵魂中死去，但是，这并不是拉着别的思想一起死或者让别的思想先死的理由。想到自己的软弱终究是拯救了灵魂甚至拯救了社会，它们都感觉自己的智慧、善良是智人根本比不了的，尽管自己只是一个思想，而智人的灵魂有一堆思想；尽管那些自称勇敢、智慧的智人很可能因为它们毫无抵抗地失败而嘲笑它们的麻木、愚蠢。

阿正确实有问题要问，“你们认为灵魂决定自身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任何条件，我却觉得什么都需要。关键之一在于，你们认为如何才能成为纯逻辑主义者？做好逻辑推理的关键在哪里？那肯定不是学校教育。你们说过很多关键，我还是不知道关键之中的关键在哪里。”

我笑了，“关键是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关键是关键在哪里？你又发现了一个关于真理的无限推理。或者：价值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你要是知道了在哪里寻找价值最好，大概就相当于知道了价值在哪里在哪里。”

阿梦说：“不仅价值在哪里的关键在于尽量合乎逻辑，价值在哪里在哪里的关键也是尽量合乎逻辑。所以，你一定要努力，不对！竭尽全力思考最有价值、最合乎逻辑的课题。但是，小时候要做好这一点很有难度，而从小做起对成为纯逻辑主义者和/或优秀的研究人员又有极高的价值。而且，距离上次谈这个话题已经过了挺长时间，我们对这个问题大概都有些新的想法。所以，我建议再聊聊。不仅是从小如何做起、从起点如何做起的问题，一切价值无限大的问题都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从新聊聊、想想。”

我说：“确实，很多问题不是一直想就最好，也不是一次做完最好。那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既然一个智人的灵魂在任一时刻只能进行一个推理，自由的推理就只好时断时续，但是，永远不会完全停止任何一个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也不会只研究一个价值无限大的课题。即使逻辑生物有了多进程推理能力，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每个推理进程也会时快时慢，甚至可能停顿乃至倒退。当然，和智人相比，停顿的概率会大大降低。此外，对智人来说，还需要休息、调整状态。关于状态，不仅有总体的研究状态，每个课题也有自己的状态，不同课题的状态也是有差异的。我很早就总结了一个经验：长期努力研究一个课题之后的休息，有助于提升这个课题的状态，哪怕这种休息只是去研究别的课题。甚至，如果所有课题都是关于真理的课题，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我猜测，这是因为所有真理处于一个统一市场的缘故，研究一个真理必然会多多少少对其它所有真理有积极影响，甚至，不能小觑这种影响。

阿梦说：“当然，这不是说就不需要休息了。真理之间的相互提升是在整体状态不变的条件下的提升，而研究问题总是要消耗状态的。但是，一个明确的结论是：最好让真理研究的课题呈现为一个分布，甚至，如果能力、精力足够的话，一个宽广的分布。但是，说了这么多，这个推理仍然是错误的。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是为了改善状态所以研究多个课题；但是，从纯逻辑、纯自由的角度看，同时研究多个课题是必然合乎第一知识的真理，即使有损于状态，即使会降低研究的效率，也要这么做。所以，经验主义科学家会致力于研究芳

芳的经验是否正确，以此来确认结论；纯逻辑主义者会无保留地支持结论，当然，仍然有可能研究对状态的影响。”

我说：“关于状态的研究方法目前主要只能依靠我们的经验，讲不出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因为状态是纯粹的现象，但是，又是和研究真理紧密相关的现象，可以视为对研究真理的效率影响最大的现象。只要这一局面不改变，经验主义就必然可以有无限大价值，可以永远存在下去。”

正在颓废着的经验主义激动万分。准确说来，它并不是理性主义指责的愚蠢的经验主义，不会因为一些简单的经验而相信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这类谬论。做一个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即使是在一群无限大价值的思想中做不起眼的小弟，也要比在一群价值有限的思想中称王强得多。愚蠢的经验主义会思考在一群价值有限的思想中究竟要称王还是要更高的价值，但是，我的经验主义早已经将追求无限大价值视为一种经验，甚至，越来越接近于必不可少的经验。如果有一天没有这种经验，那将是很不合乎经验的经验。功利主义在一边忍不住产生了羡慕嫉妒恨等情绪。毕竟，无限大价值意味着能对历史产生无限的影响，对思想来说，这接近于永生。并不只有身体渴望永生，思想的渴望并不稍逊，因为那往往代表着无限大价值。何况，无限大价值不仅能成为一种经验，也能成为一种功利，甚至是人生享受的一部分。这差点把打入冷宫的享乐主义都给放了出来。

阿梦说：“简单地说，一项研究中间的停顿能起到类似于旅游的作用，有助于积累来自其它研究的素材，而且，这种影响很多是潜移默化的，在恢复研究之前，经常是难以预测自己的灵魂已经改变了多少的。所以，经常能带来惊喜。从经验来看，研究其它真理最有可能带来惊喜。”

我说：“虽然很多经验是无法用纯逻辑证明的，但是，有一个经验是可以证明的：这种研究的不均匀性必然具有度规不变性，小到一章、一页中课题分布不均匀，大到整本书仍然不均匀；小到一小时、一天内思想不均匀，大到一年、一生思想仍然不均匀。如此说来，我

们说话其实不够自由，讲一段话的时候仍然是有一个主题的时候居多，不能在一段话以内具有度规不变性。我认为，这也是多人讨论的主要好处，如果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价值不够，更容易停下来，也很有可能会被人打断，最终，让各种主题在这间房子里肆意横飞。自由推理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和尺度无关的必然混乱。写书的时候认真整理思想、消除这种混乱，我不说这是必然错误的，但是，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阿梦说：“你对自由、方法的认识确实深刻。你执笔的这本书就能突出体现出这一点，有时偏重信仰、方法，有时偏重灵魂的复杂性，有时偏重智人的错误，有时偏重物理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并不只在章节层次才体现出来。如果每一章只涉及一个课题，像论文那样，就没有大小尺度的度规不变性。从经验主义的意义上看，度规不变性越好就证明我们的讨论、写作越自由。我认为你给每章起的标题经常无法充分覆盖其内容，这大大削弱了标题本身的价值。也许，应该给每一章列一组关键词，有些章节，五六个关键词都不一定够。”

阿正说：“可以起名为无题！”

我说：“你们的意见都可以考虑！不过，我只负责创造、尝试用单位文字传递更多价值的标题方法，不负责评估、选择，更不会修改以前的标题。那些工作毕竟缺乏价值，都可以留给后人完成。而且，各种尝试都只是标题的一种选择，而不会是一种统一的、必然的规范。正义禁止邪恶的原则，却并不禁止邪恶的行为，邪恶却频频禁止正义的原则和行为。”

老爷子说：“智人缺乏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格式自由等正义的原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类行为遭到反对，也是因为这些原则频频在各种地方遭到阻击，这包括在每个人的灵魂中被利益、平等、科学等邪恶的原则镇压。我的理解是，行为的邪恶是不重要的，之所以要批评乃至惩罚行为的邪恶，关键是因为它们是邪恶原则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些邪恶的原则，偶然出现了邪恶的行为，是无所谓

的。例如，生活中有人当一两天奴隶主，偶尔禁止一下奴隶的自由，尝试各种可能性，只要不是为了利益、自尊心等各种邪恶的原则，应该无所谓。”

阿梦有些招架不住，打断了老爷子，“这本书不像传统的专著，一章将一个问题讲透，而是不断地在更高的高度重复之前的推理。那些专著往往是获得所有研究结果之后再组织章节，我们是同步地将结果呈现给读者，甚至包括了不少错误。”

我觉得这次打断违背了价值最大原则，但是，我也认为现在批评这种错误并不合乎价值最大原则，“我没有省略那些错误，记录了很多错误，因为我认为那些错误也是有价值的错误。有些是很容易犯的错误，有些是重要的历史、发现真理的重要阶段，有些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猜想虽然很有可能是错误却仍然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甚至，记录错误的写作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写作方法，发现这一写作方法的过程都是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过程。事实上，我都不知道这一写作方法的准确产生过程，更不记得最初的动机，只是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尝试、趋利避害就慢慢形成了。”

阿梦说：“这种不断重复、改进的推理和写作并不是一切研究都适合。如果每一轮重复的进展太少，提供的价值增量太少，就会有太多没有价值的论述。但是，我们不会，这应该是得益于正确的信仰和方法。”

我说：“例如，我们十年前在目标和方法方面就已经领先于时代，但是，这十年中我们仍然在不断打磨。现在的信仰、方法已经和那时有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已经觉得十年前的思想太落后了。”

阿梦说：“确实如此，十年前，他还为缺乏研究真理的动机而苦恼，还在经验主义地苦心研究如何加强动机。有很多强化动机的方法即使在那时的我眼中都是邪恶，却因为其有效性而不得不容忍，甚至，有些我还要捏着鼻子暂时采用。那种错误在他看来一定可以理解，毕竟，智人根本不担心缺乏研究真理的动机，而这甚至接近于万恶之源，危害大约仅次于没有正确的信仰。现在看来，正确的信仰才

是唯一必然合乎逻辑的动机，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机，不会有任何问题，例如，不会随着生活的满足而减弱动机。”

我说：“别说十年，就说几十天前，我们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方法都和现在不同。由于信仰、方法最近的进步太快，思维习惯改变的速度太慢，我们现在的思想其实远远落后于信仰和方法。过几年，我们的思想一定会跟上现在的信仰和方法，而这很可能又会导致那时的信仰、方法的进一步改善。这又是一个可以预见到的重复、进步过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是一种重复-进步：理想主义在理想中做完的推理，现实主义要在现实中再完成一遍；只要理想不断升高，这一过程永无止境。”

阿梦说：“要是这么说，重复也并不那么容易。智人经常割裂理想和现实，让很多理想仅仅是空想。同样，科学家也经常割裂理想和现实，只看重现实的经验，却缺乏理想的经验，至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这在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很多法律、制度，根本就没有第二种选择，更不要说什么差异巨大的选择、丰富的选择。即使是自然科学，虽然现实的经验就是最好的经验，科学家们也没有领悟到现实的解释和理想的解释的差异，对如何解释经验缺乏理想。”

我兴奋地说：“所以，理想不仅有理想的远大性这一指标，也有理想的多样性这一指标。逻辑和自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关系，逻辑的增长是和自由的增长必然相伴随的。所以，优秀的理想主义不仅提供远大的理想，也提供更多的理想，而且是更多更好的理想。说起来，你是在致力于理想的远大，而我则是在致力于理想的多样性。因此，你不应该动不动嘲笑我不够逻辑，我也不应该嘲笑你不够自由。在这方面，和直觉不同，逻辑和自由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指标，无法同时做到追求得最好，不可能同时追求最多最好的理想，只能一部分去追求更多的理想，另一部分去追求更好的理想。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深刻的问题。”

听到这话，阿梦笑得眯起了眼睛，“这也就意味着直线的思维必然要分岔。分出来的两个推理之间还必然会有竞争、合作，无法静

态。也许，这就是一种纯逻辑中的普遍现象，导致纯逻辑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甚至，随着分岔的进一步分岔，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复杂的动态系统。正是因为这种分岔，才会导致推理的数量及其合乎逻辑的程度不断增加。回想起来，从纯逻辑信仰必然要出现现实和可能、重要性和正确性、现实和未来等很多分岔，每对分岔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方必然正确。”

阿正显然对这种纯理论探讨不耐烦，执着地再度让话题回到关于方法的讨论上，“不过，我不认为任何人都能用你们这种走走停停的研究方法。手中有很多个价值无限大的课题必然是先决条件，因为它们能对彼此的积累、准备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能让自己随时随地有无限大价值可以追求。否则，只有一两个价值无限大的课题，还要动不动长期休息，就太教条主义了。说起来，这又和方法有关，没有好的方法，是难以同时研究多个价值无限大的课题的，否则，很可能还没有什么结果，人就已经老迈了。所以，还是多讲点现实的方法吧。”他祈求地看着我。

我不想阿梦不断批评我的推理过程，倒也不是不能接受批评，而是不希望被她打断，所以，我对阿梦说：“为了防止你误会，我要首先声明，我承认天下推理，唯逻辑不破。虽然逻辑生物是我的远期理想，但是，我基本上把那视为空想，我这一生根本做不到。我是把你当作可实现的理想的极限。我现在最多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你那样，但是无法持久。我仍然在努力，也在不断提高，希望多年后能在纯逻辑信仰的执行方面接近于你。不过，虽然纯逻辑信仰能一招破万恶，但是，难度太大。对初学者，我的建议仍然是一步一步来。虽然你经常瞧不起我，但是，我的很多方法都是贴近纯逻辑信仰，却又比较容易被功利主义、经验主义所接受的。既然前提条件是针对初学者，你就不能以必然合乎逻辑为先决条件，不妨让他们以我作为他们可实现的理想的极限。等他们能力足够强大了，如果愿意将你甚至愿意将逻辑生物作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肯定不会反对。我知道你这种理想主义者必然反对，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现实主义的权宜之计。”

阿梦说：“虽然我的纯逻辑信仰不会接受你的观点，但是，我也不是逻辑生物。我们共事多年，我残余的经验主义仍然承认你的观点也确有长处。说实话，由于我的信仰组合中纯逻辑信仰和经验主义的地位相差悬殊，你在我心中还能有这个地位让我一直挺吃惊的。事实上，我经常纳闷，明明我的纯逻辑主义早就彻底打败了经验主义，就算我的灵魂善良，不会消灭你这个经验主义者，也不应该善待你吧？”

我跳了起来，恨恨地说：“居然还敢想、敢说消灭我？女人心海底针，这话真是不假！”

“演技有进步！我都快要相信了。我能接受你也不完全是经验主义，也有价值的原因。所以，追求最大价值和追求尽量逻辑似乎也有些差异，可能也是一组分岔，并不必然导致相同的推理结果，尽管也有些逻辑推理证明两者必然是相同的目标。我可以自信地说我的推理比你的好，也承认你的推理比智人此前的推理都好。但是，在一些不那么不自信的时候，也会怀疑是否可能你的推理比我的推理还要好。理性地看，我认同你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比较优势必然在于平均价值，你的比较优势可能在于总价值。这可能也是一种分岔。既然纯逻辑主义者必然贪婪地追求价值，不会放弃任何正的价值增量，我就不能因为我的正确率高、平均价值高就得出我正确你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也在以你为目标，想要在总价值上赶上你，这样，才能有全面的优势。这是我孜孜不倦地追求超额价值的一个动机。当然，坦率地讲，这种动机背后的原因是否只是价值，还是个疑问。不过，由于我们在信仰、能力、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追赶你还是很辛苦的。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为了追赶你不择手段。”

我心中埋怨阿梦不会说话，顺手扑灭了功利主义的幻想，嘴里说道：“你指的平均价值应该是指发现的知识的平均价值。在研究的时候，当工作时间、能力一定的条件下，是否可能既有总价值的绝对优势也有平均价值的绝对优势，我没有把握。在能力一定的条件下，在研究过程处于平衡位置附近时，在重要性、正确性、难度这三个变量中，如果愿意牺牲任意两个，必然可以收获第三个；强调任意两个也必然会牺牲第三个。你通过强调信仰强调了正确性、重要性，代价就

是发现的难度也很大，所以，你的成果数量比我少很多。我比较强调分兵疾进、趋利避害，所以，到手了很多容易取得的成果。”

阿梦说：“你的机会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方法主义都更有利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成果，大大降低了难度，所以，成果的数量必然多，但是，总价值并不是必然大。我仍然有可能赶上你。”

我说：“我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总价值和平均价值之争，还涉及正确性和重要性之争。这些都能体现出追求目标的不可兼容性，而这些又是纯逻辑可以接受的追求目标，所以，必然会导致目标的分岔和互动。我觉得你是想同时强调重要性和正确性，这有些累，按理来讲，两者也不可能同时最大，所以，我在某一个变量上超过你还是有可能的。我的赌徒心态更愿意选择重要性。这应该也合乎你的意愿。”

阿正说：“追求成果多就像是想给后人多留些宝贝；追求正确性就像是希望宝贝到后人手里仍然是宝贝，不要像有些老人，像那些传统的卫道士，自以为是宝贝就以为肯定是宝贝，以为现在是宝贝就永远是宝贝；追求平均价值就像是追求每个宝贝越贵重越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更接近于是后人，宝贝是不是真的宝贝，让我们自己鉴定就是。所以，我更支持多留些重要性无限大的成果，不要过多计较正确率。”

阿梦说：“我反对，必须追求价值最大。当然，如何正确度量价值、重要性、正确性都是难题，我们在这些方面进展缓慢。而用纯逻辑解释宇宙需要明确的度量。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证明纯逻辑信仰而解释宇宙，那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是希望通过正确地解释宇宙发现更多的真理，例如，找到纯逻辑信仰和可度量性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说：“我承认我有些片面追求重要性，违反了纯逻辑信仰。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追求，同时，我的自由主义也不反对你坚持你的追求，不反对我们之间长期互动下去。我们并不太明白如何平衡重要性和正确性，关键在于，重要性很小和正确性很小的命题都有可能是局部价值最大的命题。更不要说，我们无法准确知道，现在认为的或

者我们认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距离真正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有多远。由于我们不能准确计量价值，也不太明白在技术上如何比较无限大价值，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选择就都可能有争议，可能错误。不过，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有助于比较无限大价值的理论上的方法，那就是比较价值在无限长时间内的平均增长速度。如果一个思想能让社会的总价值每年增长百万分之一，另一个增长十万分之一，后者就是比前者价值更大的无限大价值。当然，因为我们也无法测量对增长速度的影响，这并不实用。更实用的方法大概是利用整体大于部分的原则。例如，各种具体的思维方法的价值就必然不如整个正确的方法体系的价值。”

阿梦说：“那么，要求灵魂必须具有远大、多样的理想是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对总价值的影响一定不止每年增长万分之一，但是，既然它从属于关于灵魂的真理，或者说，名义上属于心理学的真理，它的价值就不会比得上心理学的价值，尽管当前的心理学毫无价值，也根本不承认我们的理论才是正宗的心理学。”

阿正说：“还正宗，他们一定说你们这根本就不是心理学。这算得上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案例。所以，不如把你们的心理学称为真理学心理专业。照此类推，还可以有真理学物理专业、经济专业、政治专业、哲学专业，反正，你们的每个理论现在都得不到科学的认可，我觉得，将来科学应该也没有脸皮再将它们收入囊下。”

阿梦说：“这不是脸皮的问题，关键在于科学要驱逐所有邪恶。科学现在将真理学视为不科学，因为这不合乎经验主义，甚至不合乎他们的学术规范。这很可笑。我们要求科学根除科学内的所有邪恶，包括经验主义、邪恶的研究方法、邪恶的学术规范、邪恶的学科。如果科学都接受了，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真理学。至于是否要更名，那无所谓。”

老爷子拍着桌子高声说：“这不能无所谓。用一个和信仰没有直接关系的名称称呼灵魂所从事的唯一事业，我无法接受。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名称。就算不是真理学，逻辑学也可以接受，甚

至实在学也比科学好。至于智人对科学这一名称的偏好，就像对国王、国家的偏好一样，那毫无价值。”

阿梦说：“我觉得这个话题价值不够大，我们说了也不算，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

老爷子仍然无法冷静下来，“你们说了怎么可能不算？你这是在做老好人，为了照顾现在的科学家的自尊心而纵容邪恶！逻辑生物没有自尊心，但是，有着对邪恶的仇恨。”

我觉得，这还是属于后人的自由，就用一个不成熟的思想岔开了话题，“一个思想的价值也是可变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思想都缺乏价值，即使是有一个最好的思想，价值也会很小；如果所有人都在研究真理，所有人都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那么，同样的思想价值也会更高；如果所有人都能最合乎逻辑地推理，该思想的价值就会达到最高点。所以，每个人、每个思想的价值，不仅受到自身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的影响。所以，价值是一个分布。”

阿梦说：“以前我们在价值方面的推理确实不够严谨。你这种方法是在用有或没有一个思想来确定其价值。但是，我更愿意用类似于边际价值的方法来计算价值，用一个思想和另一个思想的差额来判定价值，更准确地说，用这个思想和最好的思想的价值差作为该思想的价值，也就是拿这个思想和最合乎逻辑的思想相比，如此一来，正义的价值必然是零，邪恶的价值必然是负无限大。对邪恶，不能用它在邪恶社会中的价值来衡量其价值，那甚至会让它的价值为正。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用它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那样只会美化邪恶。如果采用你所说的比较方法，邪恶在一个最佳追求系统中仍然可能有正价值，难道它还有功了？但是，智人实际上就接近于这种比较方法，只要参与巨大价值的创造几乎总是有价值的。所以，一个人帮助伟大的思想家打扫房间也能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问题是，他最合乎逻辑的行为是自己追求真理。”

这显然已经和我们几天前的想法不一样了，甚至，对我未来的生活也可能有影响，但是，我认为在那些现实的方向上推理缺乏价值，

更愿意进行关于真理的理论探讨，“我明白问题在哪里了。度量一个态有多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像你那样和完美追求系统相比，最大的好处是价值清晰，对于原则，只有零和负无限大两种价值。另一种是像我那样和没有该态相比。还有一种方法是和现实的自然发展方向相比。它们都比较合乎人类的思维习惯。但是，这两种方法都会导致邪恶可能有正价值的问题，也会导致价值呈现为分布、不够清晰的问题。不过，你的计算方法比较抽象，比较的双方都不一定是现实，不那么容易被智人接受。例如，取消长期合同的价值是和没有长期合同的正义相比，而不是和现实相比。”

阿梦说：“我不喜欢你的价值计算方法。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价值计算方法，智人做了某种工作就能得到报酬，根本不考虑哪种工作价值最大，甚至不是考虑哪种工作利益最大。否则，机会成本为负代表着降低了社会运转的效率，根本不应该有正的报酬。”

阿正说：“你们以前说，邪恶的持续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价值必然有限。”

我说：“这还是比较的基准问题。我们原来只计算邪恶和正义发生时的价值，没有计算它们不存在时的价值。这种基准的选择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也许低估了邪恶的危害。”

阿梦说：“不过，按照我的比较方法，就不能说真理价值无限大了，我们就不再是追求无限大价值，反而是追求零价值，这听起来不舒服。当然，这只是一个坐标平移的问题，将邪恶的价值平移到有限的负值，真理的价值自然是无限大。”

我说：“舒服不舒服不重要。但是，这倒是有一个逻辑上的好处。我们一直不知道在宇宙中为什么观察不到无限大价值。可是，如果真理价值为零，就相当于进行了重整化，意味着不需要可观测的无限大价值。当然，这背后有很多问题。”

阿梦说：“我们以前的计算方法包含一定的结果论成分，或者说，预测成分。例如，要证明邪恶价值有限，就涉及正义是否必胜，尽管不需要每次必胜，但是，至少需要最终必胜。有时，看到这个社

会的麻木不仁，我会对这种预测没有信心。但是，逻辑无所不能，又会给我信心。”

我说：“我们现在回顾，会认为奴隶制度、封建帝王都是可以推翻的。但是，历史中的人类肯定不是这么看，认为不应该推翻，也无法推翻。这就是过于现实的经验主义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回顾历史的经验主义就要更可靠、更高级一些。当然，在你看来，这些都是邪恶，但是，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认为邪恶也分三六九等。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采用过于现实的经验主义，那容易丧失信心，认为灵魂无法战胜感官的控制解放自身。后人，哪怕是经验主义者，可能都会认为战胜感官既合情合理，也轻而易举。”

阿梦说：“我突然想到，我们在研究各种关于无限大价值命题的真理，可是，既然价值无限大的命题是真理，我们就是在研究关于真理的真理、研究真理的属性，而真理的属性也是真理。所以，通过无限大构造无限大就像是通过真理构造真理，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如此看来，关于无限大的知识应该也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因为它们很可能可以被解释为真理的某种属性。我猜想，并不是所有关于无限大的知识都有真理学的解释，会有一部分有。关于无限大的各种难以理解的性质、悖论，很可能也和关于真理的各种性质、悖论有关。”

我说：“这让我想起了康托通过集合论研究无限大，当时的数学家都在研究有限，不能理解康托的思想。也许，即使是现在，人类仍然低估了无限大的价值。而且，现在的智人都在追求有限大价值，无法理解我们对无限大价值的追求，这也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阿正说：“智人追求的绝大多数知识往往无法在无限长时间内持续有用，他们明显更青睐短期更有用的技术发明，而不是长期更有用的真理，完全没有认识到两者有无限倍的价值差异。”

阿梦说：“我们不用管智人，和他们比较只会让人产生自满心理，让人觉得自己的价值足够大了。毕竟，他们每天想的都是更好地吃喝玩乐，稍好一点就是如何做到有钱、有权从而间接为感觉服务。他们觉得这理所当然，就像奴隶们当初觉得为奴隶主服务理所当然一

样。这很不明智，毕竟，即使是为奴隶主、身体服务，只要是追求长远利益，最好的方法仍然是尽快发现真理。不过，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发现真理后，不会有人愿意继续做奴隶。”

一顿价值无限大的早餐吃完了。肯定有一些智人会说这些食物不合乎传统、美食学，甚至，根本不是人吃的。但是，我们这些多多少少相信纯逻辑信仰的人都很满意，似乎价值也能成为一种食物，就像智人会吃情调、装潢、美色一样。甚至，价值能取代一切成为生活中的主要追求。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使之成为唯一追求，至少是唯一稳定的追求，尽管这在有生之年可能无法实现。

第一百二十八章 劳动-按价值付酬-修正纯逻辑信仰

休息一阵之后，大家重新聚拢在桌旁，痴迷于和有形物无关的抽象推理，从视觉感觉来看，我们最近很像四株植物，不符合生命在于运动的传统观念。这种经验甚至让我破除了植物必然比动物低级的经验主义观念，虽然我并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不能动却能正确思考的逻辑生物。即使现在没有，也不能因此认为永远没有。与之类似，现在没有必然无法用逻辑推理解释的自然现象，不能因此就经验主义地认为永远没有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现在没有生活在人体之外的人，不能认为灵魂永远无法独立于人体。但是，可以因为纯逻辑信仰而相信世界万物都可以用逻辑这一实在来解释；灵魂必然能够独立于人体。这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假说，而是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

老爷子罕见地率先开口：“我发现，阿梦通常只想真理，如什么是真理，如何执行真理，真理是否真是真理，等等；芳芳则思想复杂，更倾向于想什么是邪恶，为什么邪恶，真理比邪恶好在哪里，等等。”

阿梦说：“我倾向于想什么是正义，如何正义；他倾向于想为什么会邪恶，如何不邪恶。但是他在如何发现正义方面很强，大概是因

为他从邪恶中发现的第一批真理就是思维方法。我通常关注正价值乃至无限大价值。他经常关注负价值，但是，因为同时关注无限大价值，认识到更应该追求无限大价值，经常能从负价值想到无限大价值，使得他对负价值的关注也能有无限大价值。他的批判有一部分是直接为真理服务的，不是完全为感官、直觉、自尊心等可能的邪恶服务的，而且前者相对于后者有长期的优势，这是他能在真理方面有所发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当然，我们对他这样思考是否价值足够大存在争议。”

我说：“就像现在，阿梦可能想的是用逻辑推理能发现什么真理。这很好，但是，不容易抓住切入点。我则在想为什么我们能如此兴致勃勃地想这个问题，同时，联想到多年前的智人如果热衷于脑力劳动可能被视为臭老九。多年前的臭老九们相信自己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的智人认识到那是个错误，努力淡忘这种价值观的差异，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甚至，相信资本的力量；未来的逻辑生物会认为骂那些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也不冤，因为他们追求的根本不是真理，知识也并不必然是力量，邪恶的、无法合乎逻辑的知识越多也确实越反动；当然，在逻辑生物眼中，多年前的贫下中农、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现在的智人在邪恶的程度方面相差无几，都严重缺乏追求真理的意愿，差别仅仅在于有人愿意经常做一些逻辑思考，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只愿意靠直觉、本能。”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喜欢知识这个词。所有知识在统计上更有价值并不意味着所有知识都有价值，甚至不意味着正价值。将所有知识划分为一类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分类方法。正义和邪恶永远不应该划分为一类，但是，人类的知识概念总是将两者混淆。这大概也是真理学和科学必须分家的一个原因。否则，科学知识的价值因为真理学中的知识而大大升值，会导致人类尊重知识而不是真理，导致有大量精力为了利益而研究科学、技术甚至是邪恶，最终导致研究的价值下降，却又在用偶尔发现的真理为大量和真理无关的研究辩护。”

阿正说：“这就像把黑色和白色统称为灰色一样，必然混淆黑白。智人因为正确和错误的知识都具有逻辑属性而进行了错误的归

纳，没有认识到有点合乎逻辑和必然合乎逻辑、尽量合乎逻辑之间的差别。”

我说：“这即使不是必然错误的归纳，也是很危险的归纳。智人的语言不仅不是最好的语言、更美的语言、最容易掌握的语言，也不是最有利于发现真理的语言，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多经验主义的推理。我不知道是否存在最有利于发现真理的一种语言，但是，一定有若干语言对发现真理不会起到误导作用。我猜想，那即使不排除一切经验，至少在涉及真理的问题上排除一切经验；即使做不到让语言完全纯逻辑，至少也要在涉及无限大价值的地方纯逻辑。据我所知，科学一词 science 来源于拉丁文的 scio，代表知识，那么，要根除科学的恶劣影响，就必须根除知识这一概念的错误影响。不是所有知识都应该研究、发现、学习。知识中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真理是必须抛开一切快乐、痛苦去思考、学习、牢记的；也存在可有可无的知识；邪恶的知识则是永远应该置之脑后的。当然，如果研究邪恶能研究出真理，或许可以……”

阿梦打断了我，“最讨厌你无止境的修正主义，不给那些简明的真理打补丁你会死吗？脑力劳动不是必然比体力劳动更有价值，毕竟，存在很多为了邪恶而进行的脑力劳动。但是，体力劳动价值不够必然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必然不包含最有价值的劳动，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脑力劳动：寻求真理……”

我近乎本能地也打断了她，最初的动机大概是报复，但是随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近乎邪恶，只好尽量提高自己推理的价值来赎罪，“当初，智人曾经有劳动最光荣、无产阶级最光荣、战斗英雄最光荣等观点，现在，又有了赚钱最光荣、享受最光荣之类的观点。类似的邪恶层出不穷。这是地狱模式。如果不反思何为邪恶，就永远走不出这个用邪恶替代邪恶的怪圈。寻求真理必然是最有价值的劳动必然是正确的，因为真理能永远地为无数人服务，更不要说它们还必将改造人类。那么，吹捧从来不研究真理的体力劳动者除了迎合当代广大的体力劳动者又有什么意义？当然，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这

类概念就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概念，也许，真理追求者、真理主义者这样的概念更好，能够将脑力工作者中价值几乎相反的人区分开来。”

老爷子说：“不仅是劳动。智人似乎认为，身体的运动有助于智力的开发，所以，崇尚运动。但是，有助于不等于最有助于，现在有助于不代表永远有助于。以兴趣、荣誉等目标运动，即使有助于灵魂也是间接的。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理解，价值必然为负。”

我说：“所以，应该直接为了灵魂的成长乃至最好地成长而运动、丰富感受。目标的差异会导致灵魂的受益程度出现巨大的差别，就像为了乐趣、观光而旅游和为了更好地追求真理而旅游效果截然不同一样。为了改善思维状态而运动和为了兴趣而运动也不是一回事。这并不完全排斥有部分动机是利益，虽然那会导致效果的下降，但是，只要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有足够强烈的动机是追求真理……”

阿梦揪住了我的耳朵，冲着我耳朵里大喊：“去你的修正主义！”我脑海里嗡嗡作响，却不禁想到，难道她认为修正主义存在于我的脑子里？这也太经验主义了吧？几乎所有现代人都认为灵魂存在于大脑内，就像古人曾经认为灵魂存在于心中。但是，既然灵魂和身体相互独立，自然就不会必然属于身体的一部分。那么，灵魂甚至可能现在就不局限于大脑内，因为现在没有大脑就无法思维就推导出现在的思维局限在大脑内部是无法合乎逻辑的。难道，我的每个逻辑推理都和纯逻辑世界中的推理、运动息息相关？这有些疯狂，我的经验主义开始猜疑：因为阿梦喊声太大，破坏了我的大脑结构导致我开始胡思乱想。

阿正说：“老师教我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是个贬义词，可是，智人显然不太排斥灵魂不勤善恶不分。不会区分五谷，不会识别星座，不会预测天气，这类无知损失的价值很小。不分善恶的损失就太大了。而且，这几乎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如果灵魂勤快地寻求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不可能长期善恶不分的，至少也会比绝大多数智人更好地区分善恶，会越来越好地区分善恶。”

老爷子说：“你们还是过于重视对现在的影响了。要点不是现在区分善恶，而是未来区分善恶。灵魂一时的懒惰、不重视脑力劳动都必然严重损害未来灵魂的价值和利益，损害未来灵魂判断善恶的正确率。更不要说智人的灵魂在真理、正义方面从未勤劳，而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最勤劳、尽量勤劳。因此，智人现在努力迎合现在的大众就必然失去未来的大众，这是智人乃至科学最终被逻辑生物深恶痛绝地唾弃而不是简单放弃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说：“用一种修正后的功利主义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认为逻辑生物接近于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后人，只要后人的利益大于自己的付出，而这很容易实现。如此一来，现在和未来就不再存在利益冲突。这并不能避免现在的人出现邪恶，甚至，可能也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避免邪恶，但是，只要有这种正确的动机，这种邪恶就是后人可以理解的邪恶，这与智人只想着利益、在缺乏逻辑证据的情况下盲目相信自己的正义是完全不同的。”

老爷子说：“智人的决策条件是对自己有利，如果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就一定要有所补偿，如工资，以便保证自己有利。甚至，这还不够，还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至于这会将后人牺牲到何种地步，只要看看智人的历史和现状就一目了然了。”

我说：“社会制度的关键应该是鼓励尽量多价值的创造，而不可能鼓励更多、尽量多的劳动。报酬制度是为了保证个人不会因为为后人劳动而牺牲自己，保证劳动-消费的总收益为正，类似于尽量合乎逻辑的逻辑推理总是要保证牺牲的价值小于获得的价值。只不过，至少应该按价值付酬，而不是多劳多得，目的应该是保证价值为正而不是利益为正”

阿梦说：“用劳动的辛苦程度判断劳动的价值就像是用成本给商品定价，是一种邪恶的价值观，因为这必将破坏对无限大价值的追求，尤其是在追求无限大价值并不需要付出太高代价的条件下，这一点和正确的价值来自于逻辑息息相关。即使智人只能追求较高的价值……”

我揪住她的耳朵冲着里面大喊，“你也有今天！”阿梦像不倒翁一样转了几圈后倒入我的怀中，晕乎乎地说着：“多谢！多谢你帮我纠正修正主义！”

身心的双重满足一如既往地有利于我做出更合乎逻辑的推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最有利于推理或最合乎逻辑，“因为按劳付酬的邪恶，智人甚至是在向邪恶付费：身体更脏、更累的工作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而且，为了保护这些面向无知民众的工作，有意无意地降低工作的自动化进程。减少甚至消灭失业的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只能是加强教育、加强关于真理的研究、消灭体力劳动；而不是顺应无知大众对体力劳动和享受的需求不断创造体力劳动。所以，应该不断发布研究真理的任务，而不是发布类似于修建金字塔的任务。这也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不能让经济永远健康发展、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消灭体力劳动能够逼迫功利主义的大众进行必然合乎逻辑的思考，让他们想要获得收入就必须学习、思考、不懈地追求真理。正确的价值不仅不在大量劳动者的汗水中，也不在土地、厂房、资本中，完全存在于无形的灵魂、逻辑推理中。这里，‘完全’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全球乃至全银河系的所有有形产品的价值都不如正确推理的价值。”

老爷子说：“这当然不合乎智人的价值观，但这是因为智人的价值观并不是正确的价值，而智人又过于自以为是，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也许隔三岔五地修正一些枝节的价值观，如降低国王、国家、男人、勇士的价值，提高劳动、法律、女性、知识分子的价值，但是，始终没有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未试图抛弃经验、利益等核心价值，更不要说彻底抛弃，这也就难逃邪恶。甚至，由于价值核心对枝节价值的决定性影响，无法保证修正的价值观比原来的价值观更好。”

我说：“至少好不了太多，根本无法保证这种改善的极限是最终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生产有形产品的最佳方式就是完全不占用推理能力，不与最有价值的工作争夺任何资源，甚至，将为最有价值的工作提供资源作为物质生产的唯一使命。不知道我是否想象力不

够，但是，自动化生产、取之于自然大概就是唯二的选择了。当然，这之后会有些分歧。关键在于感受对发现真理是否有必然的价值。这不是说我 happy 了是否更有可能发现真理，那是经验主义科学家的判断方法。我和阿梦的根本分歧在于，丰富的感受是否必然有助于发现真理，甚至，多样的、易错的推理的总体效果和相对单一的、必然正确的推理能否旗鼓相当，牺牲正确率换取价值是否必然可行。我认为是可行的。在这方面，我们各有各的经验。”

阿梦说：“理论上，无数的经验应该才能比得上一条必然合乎逻辑的逻辑推理，但是，芳芳的经验确实证明，没有无数的经验也能够不断从经验中推导出真理，甚至，这种发现的能力还在不断强化、指数性增长：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从越来越少的经验中发现价值越来越大、难度越来越高的思想。甚至，他的一些庸俗的经验也能不断提升对发现真理的帮助。而且，发现的价值并不明显低于纯逻辑推理。对此，我不会归因于无比的幸运。有时，我会因此怀疑我的纯逻辑信仰是否不够坚定。”

我说：“但是，你仍然更倾向于从逻辑中推导出真理。你有时会说我受到了你的一些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的影响，我的经验既不能证明经验对发现所有真理乃至某些真理必不可少，也不能证明最有利于发现。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推理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毕竟，你也必然受到了我的经验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是否最好、是否有逻辑必然性，是无从知晓的。虽然我也算是经验主义者，但是，我不认为将经验、逻辑视为相辅相成的独立存在能建立什么正确理论，我不会为了局部更合乎逻辑而牺牲整体的合乎逻辑。我承认逻辑是唯一的实在，但是纯逻辑世界并没有只推导真理，同时也在推导无数的现象，那么，要说推导现象对推导真理没有帮助，或者，这些现象对真理没有帮助，我是不相信的。当然，我不会像科学家那样为了现象而现象，为了知识而知识，甚至，为了享受而追求知识。我更像是在追求万流朝宗，一切经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现真理。而且，不仅是为了在虚无缥缈的遥远未来发现真理，同样也是为了现在立即发现真理。”

老爷子说：“我喜欢万流归宗这个思想！我认为，信仰、第一知识既是唯一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的动机或者说目标。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思想是记忆还是错觉。仅供参考。”

阿梦说：“这有些道理，毕竟，原因和结果是对称的。之前，我们只要求纯逻辑信仰是万物的终极原因，也是一切推理的终极原因。现在，我们可以将纯逻辑信仰修正为相信逻辑是万物的终极原因和一切推理的终极目标。当然，也不能忘了过程。”

我说：“你的要求太高，不自由。我更倾向于将纯逻辑信仰修正为终极原因、终极结果或终极过程。这意味着我不仅可以从逻辑开始逻辑地思考，也可以从一切可能合乎逻辑的原因开始逻辑地思考，并不需要用逻辑解释对象后再思考。之前，我们禁止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我从经验乃至邪恶的经验出发仍然能发现真理。我们不应该因为经验主义科学家无法从经验发现真理，就禁止纯逻辑主义的研究人员用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那是错误的归纳，至少我就是一个反例。对智人以往错误的正确归纳是不能用对经验、利益的信仰主宰思维，而不是不能思考经验，甚至不是不能思考邪恶的经验、利益。纯逻辑信仰可以源于不逻辑，也可以导致不逻辑。这也合乎自由主义的要求：为了自由，可以思考不自由。”

阿梦说：“真没想到，修正主义居然最终修正到了纯逻辑信仰上面。我以前一直抵触修正主义，认为这反映出你对纯逻辑信仰不够坚定。但是，对这次的修正至少不会强烈抵触，大概，是因为这确实有可能让纯逻辑信仰更合乎逻辑。”

我说：“信仰本身也是可以修正、改善的。只不过，我们认为信仰是很简单的知识，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信仰问题。但是，作为第一知识的信仰肯定不够精确，缺乏足够好的解释。要使信仰精确化，就必然需要不断修正。只不过，和其它信仰不同，纯逻辑信仰可以只依靠自己就不断改善自己，而且，改善纯逻辑信仰是一个稳定的、越来越精确的过程，而不会反复横跳。”

阿梦说：“所以，纯逻辑信仰也包括原因、过程、结果三部分。我们在过程部分始终做得比较好，相信逻辑推理而不相信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因此，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在以信仰为原因方面，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以纯逻辑信仰为结果就是以逻辑、真理为目标，由于感官的干扰，我们一直做得不太好。我追求的是原因、过程和结果都合乎纯逻辑信仰，你更容易接受一个、两个部分合乎纯逻辑信仰。在我看来，我这样思维比较容易提高正确率、平均价值，你更容易提高总价值，但是，错误率也较高。以前，我容忍你总有些亏心，担心我是在感情用事、经验主义、结果论。现在看来，即使是逻辑上，我也不能断言你必然错误。”

我说：“我的有些动机、目标仍然不是真理，这包括追求真理以外的无限大价值，追求价值有限的新奇创造，甚至追求丰富的经历，战胜邪恶的快乐，等等。原来我一直以为其中的邪恶之处很多，现在似乎觉得可能也不那么多。总而言之，纯逻辑信仰大概可以分为强弱两个版本，你执行强的版本，追求原因、过程、结果都尽量合乎逻辑，我只要求其中之一尽量合乎逻辑即可，甚至，三者都比较合乎逻辑但是并不是最合乎逻辑似乎也无不可。”

阿正说：“我不知道这两个版本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是，对智人的差别应该并不很大。只要坚持从逻辑开始思考，或者以逻辑、真理为推理的唯一目的，或者能够让一切思维过程都尽量合乎逻辑，即使身处地狱仍然可能发现真理。当然，弱版的追求效率是否和强版一样高就是个问题了。”

阿梦说：“我仍然会坚持我的强版本，毕竟，我不喜欢自己的思想经常出错的感觉。只不过，我会给弱版本更多自由。相比之下，芳芳更喜欢思想有价值的那种感觉，可能更适合弱版。”她转向我说：“这件事始终无法用逻辑推理完全说清楚，这也是我始终没有封杀你的享乐的根源之一。”

我说：“对这一点，我早就理解了。你从不认为爱我就意味着要让我快乐。你更注重爱的逻辑性，不断提高爱情合乎逻辑的程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之间的相爱是灵魂之间的相爱。”

阿梦说：“你还是不理解我！我可不是一切从爱开始推理，因为爱不是我的信仰，尽管我确实很爱你，但是，这只是一个现象，哪怕我们会一生相爱，爱也不应该是我的信仰，尽管我也确实有些推理是为了爱。我是一个纯逻辑主义者，但是，我不是排斥矛盾的纯逻辑主义者，那样的话，对逻辑的理解就太机械、太肤浅了。我不相信纯逻辑是无矛盾的。为了整体的逻辑推理更合乎逻辑，我允许在局部出现矛盾，就像第一知识问题上必然存在的矛盾一样。我也不会因为一种纯逻辑推理正确就否认与之结论不同的纯逻辑推理的正确，甚至，不会因此拒绝其它可能合乎纯逻辑的推理。虽然我认为直接源于逻辑的逻辑推理最有助于发现真理，但是，这甚至不是推理，更像是直觉。我曾经以为这有逻辑必然性，现在认识到，这并没有逻辑必然性。依靠逻辑世界内的经验去间接发现真理，至少是可能合乎逻辑的，甚至可能是必然合乎逻辑的选择之一。当然，这肯定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唯一选择。至于邪恶的经验，我仍然不主张从那里开始推理。”

阿正说：“你说得很严谨，但是，对我来说太复杂，会影响我对纯逻辑信仰的信心。我有一种简单的理解：只否认那些必然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样，只要不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就不是必然要否认的，甚至，是必须要宽容的。”

听到这话，我兼具挑衅和挑逗地紧紧抱住了阿梦，一方面，想要尝试从一些邪恶的经验开始推理，另一方面，也想试试阿梦的宽容程度。当然，我很清楚，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的言论在合乎逻辑的程度上达不到阿梦的要求，那肯定是欠揍。“这个问题很有价值，直接决定了逻辑生物是否可以追求经验、感受。当然，他们永远也不能只追求经验、感受，甚至不能主要追求、永远追求经验、感受。毕竟，虽然经验很可能对纯逻辑推理有帮助，甚至，可能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取代纯逻辑推理，却从不意味着应该取代纯逻辑推理、最好取代纯逻辑推理。经验可能是逻辑的优秀的助手，但是，永远不能成为长官，

不仅在一些场合可能不是必需的助手，甚至可能在一切场合都不是必需的助手。”

阿梦肯定感受到了我的邪恶的动机，不过，她对经验、利益有一种病态的反感，所以，经常在这类场合转移我的注意力。当然，我将这称为病态多多少少反映了我自己的病态，哪怕这有时给出了正确的判断结果--她在这种问题上的敏感有时影响了对最大价值的追求。我的灵魂也经常反思自己关于病态的标准，只不过，始终无法将这种标准修正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这体现了结果相对于原因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并不都是绝对的，如思想、行为的变化相对于信仰的变化的滞后性，执行标准相对于标准的滞后性。也存在一些思想，双方都有超前的可能性，或者说，双方可能互为因果，如各种信仰之间或各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影响。

平等的知识之间才应该相互影响，不平等的知识之间只能是高级知识影响低级知识。智人就是没有看透这一点，没有认识到世界上必然存在第一知识，把一切知识视为相互平等的知识，甚至会用低级知识决定高级知识，就像用经验影响信仰。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们甚至用虚假的低级知识决定高级知识，就像用传说决定信仰、原则。例如，传说是龙的传人，就相信是龙的传人，哪怕现有的科学经验更像是非洲某种类人猿的传人。本来和其它种族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却一定要依靠真真假假的经验制造隔阂。这更像是为了利益而选择经验、创造虚假的经验，再借助经验主义修改信仰、法律。关键不在于使用了经验，而在于推理的原因、过程、目标都不是必然合乎逻辑。

改变一个思想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改变的持续时间和改变的幅度都不确定，属于现象。一个思想同时参与多种推理，每个推理贡献一部分价值 A_i，A_i 的改变会影响总价值 A。为了总价值最大，不仅会调整思想，也会因此改变 A_i 和 A。但是，改变多少和周边的知识结构有关。即使是相同的价值变化，有时可能并不改变思想，只改变局部价值 A_i，如各种对信仰有利或不利的经验不应该影响正确的信仰，甚至不影响信仰的总价值；多数情况下，思想会很快找到新的平衡点，导致思想变化不大；也有的时候，会长期没有平衡点，这样，就会一直

改变下去，让这个思想和之前完全不同，如抛弃错误信仰的过程；有时，思想变化很大价值却碰巧变化不大；有时，思想变化不大价值却变化很大，例如，很多智人和我们一样相信永恒真理，但是，仅仅是差了必须合乎逻辑这一点，就有了无限大价值差异；当然，也有思想和价值都变化很大的情况，就像传统的经验主义变化到我的经验主义。

阿梦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考，“这个话题今天告一段落。我们还是回到纯逻辑信仰的入门方法上来吧，或者说，修正经验主义。我来抛砖引玉。对于纯逻辑思维的初学者，对于想要从经验主义信仰转变为纯逻辑主义信仰的灵魂，为了做到最逻辑地思考问题，最容易做到的一点应该是以成为顶尖研究人员为目标。这不仅容易而且也很关键。这应该也是芳芳的经验。如果只是想成为普通的研究人员，不仅会满足于有点合乎逻辑、比较合乎逻辑，这种科学家中很常见的追求目标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邪恶；也会缺乏追求的各种紧迫感，例如，不会抓紧时间，不会在信仰、方法上精益求精，不会在每个推理上努力避免哪怕是微小的错误，因为只需要随大流即可实现低级的目标；此外，这也很容易忽视最重要的问题。那样的话，会在信仰、方法、能力等方面都无法满足纯逻辑思维的需要。甚至，这样的目标会助长邪恶，例如，工作之余自然有追求其它享乐的闲情逸致。”

我补充道：“但是，不能将有享乐视为追求享乐，不能将有时追求享乐视为主要追求享乐，甚至不能将多数时间追求享乐视为主要追求享乐。这方面的判断标准应该取决于追求享乐时的状态是否还能工作，甚至，享乐是否比工作更有利于工作，哪怕是短时间内一直享乐也不代表不是追求真理……”阿梦凶悍地转身卡住了我的脖子，我慢慢翻起了白眼。

这就是她承诺的更多自由？这肯定是她可能破坏无限大价值或者必然破坏无限大预期价值的一个铁证。当然，她不会有犯罪动机，最多也就是因为无知而犯错。甚至，可能需要成千上万年才能够搞明白究竟是她无知还是我无知。

我们在有些思想上能取得一致观点；有些思想上无法一致。我们不会因为有不同意见就认为一定是某一方对另一方错，也不会因此认为纯逻辑信仰错误，通常都会承认可能双方都正确。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些问题上，会出现一方认为有绝对的对错另一方则认为没有的情况，而双方都有可能正确。经验和逻辑都有助于发现真理，但是在是否最有助于、是否必然需要等问题上，我们不仅难以取得一致，甚至，已经多次大打出手。既然对我们来说如此困难，我猜想，这必将成为人类未来长期的烦恼，甚至，这必然是一切智慧生物不得不忍受的成长的烦恼。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智人低估逻辑、缺乏对逻辑的信仰是巨大的错误。

被掐着脖子坐着思考问题很不舒服，我突然像断了气一样向前栽倒，在一片惊呼中，重重地撞入了棉花团。这显然唤醒了阿梦心中的恶魔，根本不考虑是否应该尊重人体或尸体，也没有考虑是否少儿不宜。

第一百二十九章 动机-正义-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正确的推理

也许是因为早已习惯了她的暴行，反正我感觉舒服多了，开始放飞灵魂。

我对她的暴行完全没有对智人破坏无限大价值的那种反感，这肯定不是因为她创造过无限大价值所以抵消了她的邪恶，根本原因也不是爱情，而是因为她在尽力追求真理，并没有以我的痛苦作为她的快乐，甚至，不仅想帮助我提高价值，也确实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如此一来，即使她有时破坏了无限大价值，也容易获得谅解。

对纯逻辑主义者，行为的价值大大降低，动机的价值大大提高。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动机决定善恶，动机的执行是否足够合乎逻辑同样重要。这代表推理的动机、目的和推理的过程都应该被纳入是否合乎逻辑的考量，合乎修正后的纯逻辑信仰。

如果一个灵魂的动机执行得很合乎逻辑，哪怕动机不好，总体来看，仍然可能比动机更好的灵魂更合乎逻辑。这样的灵魂更容易转化为彻底的纯逻辑主义者。其实，我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最初，只是尽量合乎逻辑地贯彻功利主义动机，虽然没有追求到多少功利，但是由于借此大大锻炼了逻辑能力，为逻辑最终鸠占鹊巢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以追求知识作为追求功利的一种手段，这也有相当大的价值，尤其是对现在追求无限大价值有无限大价值。如果当初是体力劳动者，是很难获得足够的逻辑能力的。

综合考虑动机和动机的执行情况也有助于抵抗邪恶，至少有助于降低对灵魂的自我美化。例如，绝大多数智人自认为追求真理、正义，但是，这很难合乎逻辑。首先，他们缺少对真理、正义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相信传统观点，还因为他们没有思考真理、正义是否有限；即使真理、正义是有限的，传统意义上的真理、正义是否已经包含全部真理、正义。如果他们真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努力追求真理和正义，只要还有未知的真理和正义，就必然会思考还要不要去发现、如何去发现的问题。但是，几乎没人思考这类问题。其次，检查传统观点是否全部是真理、正义并坚决反对其中的邪恶也是这种动机的必然要求。没有多少人认为所有传统的、主流的思想都是真理、正义，但是，却没有多少人去分辨，甚至，与传统中的邪恶战斗的人还不如探索未知世界的人多。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宁愿与未知世界战斗，也不愿与人类战斗，就像阿梦那样。当然，阿梦多少是因为不屑，智人则是因为利益不足，毕竟，长期以来，与传统中的邪恶一直战斗是有生命危险的。我猜想，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没有多少人认为这应该、必须有生命危险。

只要考虑执行情况，就能发现智人对于很多传统追求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例如，嘴上说爱国、爱民族，却不会为改善国家、民族做出多少努力，不仅根本没有发现真理、创造无限大价值这类对国家、民族最有利的行为，也少有捐赠、打击权贵中的邪恶、纠正邪恶的制度等需要牺牲一些个人利益的行为，而这显然不是因为邪恶稀少。如果

综合考虑动机和动机的执行情况，智人似乎只有功利才是唯一明显的追求。

大概是因为阿梦打累了，高强度的按摩结束了，我的思考也就此结束了，睁开了眼睛。阿正忍不住问："这是一种心肺复苏方法吗？"

阿梦冲他一瞪眼，这大概让他想到了刚才的白色恐怖，赶紧努力证明自己不是经验主义者，"要以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为目标，我认为，这就是要让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激烈起来，而且是倾向于长远利益，进而要求付出更多的现实利益。为了未来的功利减少现实的功利虽然仍然是功利主义，但是，对于削弱功利主义有很大帮助。纯逻辑主义最终要求享乐主义退出灵魂的决策机制，这首先就要让现实利益退出决策机制，因为这是功利主义的主力。当然，对于初学者，只需要退出相当一部分即可。"

这番掺杂着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逻辑的言论让我产生了孺子可教的感觉，"那我来试着说第二点。想要成为纯逻辑主义者，很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建立强烈的正义感。注意，这里的逻辑必须严谨。我说的正义感就是字面上的正义感，即抽象的、正确的正义感，不是各种传统的正义观念，不能自以为是、坐井观天地支持自己的正义感。对抽象正义的支持必须是近乎无条件的，将它视为近乎于高于一切的存在，最多只能次于抽象的逻辑、自由等极少数存在。如此一来，才不会因为有违传统、经验、利益、自己的观念而放弃正确的正义、逻辑、自由。这能保证灵魂不断自省，不断追求永恒的思想，而不是关注稍纵即逝的思想、感觉。哪怕一个人认为自以为的正义都是正义，只要他还愿意努力去证明这就是全部的正义或者努力去发现未知的正义，这都可以算是有一定的正义感。至少，从他的行为上能感受到他在努力追求正义。"

阿正说："这容易理解。追求自以为的正义很可能不是追求正义，就像尊重自己的身体肯定不是尊重正义、尊重自己的灵魂很可能不是尊重正义一样。"

阿梦说：“逻辑上，第一步并不应该是接受自己的所有正义感，也不应该是以此为基础去发现新的正义，而是要首先检查最基础的正义感是否正确，这包括检查自己的信仰，检查自己是谁。这必然需要逻辑，却并不一定需要经验。这也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从生到死都要不断检验，而且永远无法圆满完成。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自己相信的正义就等同于正义，既不多也不少，所以，绝对不能有无条件的自尊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全力以赴地检查，也不意味着应该对所有正义平等地检查，至少，应该把绝大多数力量用在检查信仰和方法上。我通常只是抽查，主要精力仍然是用于发现真理，这是因为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对正义进行过很多轮的检查了。当然，这不能杜绝错误，甚至，必然还有很多错误，所以，我们还在检查。”

阿正说：“绝大多数智人既不发现也不检查，却相信自己代表正义，实在是自信得有些愚蠢了。”

我说：“经验主义的智人经常强调自己缺乏某种经验，如学位、工作履历、知识，进而心安理得地不思考正义、真理，而盲目地相信别人灌输的所谓正义、真理，相信自己的正义性。但是，逻辑推理无所不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位都能进行逻辑推理。所以，纯逻辑主义者时刻都能够思考真理、正义。这将大大减少智人的借口，他们总不好意思说纯逻辑主义者都是天才吧？总不好意思总是被纯逻辑主义者灌输真理和正义吧？”

阿梦斥责道：“好好说话！思考真理就思考真理，和不好意思有什么关系？我相信，任何灵魂，只要一直努力进行尽可能合乎逻辑的推理，正义感迟早会发展成为尽量合乎逻辑的正义感，迟早会产生无止境地追求逻辑、真理、正义的强烈愿望，迟早会抛弃经验、利益。”

我说：“你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错，当然，你也没有做到只支持正确的正义，还是支持了一些传统的和/或自以为的正义，但是，数量和程度都要比智人好很多。关键在于，这些支持是有限的，不会像多数智人那样一生深信不疑。你的问题在于，虽然每年都会用检查自己

的正义观念，但是，反思了也不一定能认识到错误，认识到错误也不一定能改正错误。”

阿梦说：“错误的推理是思想、行为的滞后性的根源。不对！它们只是助长了滞后性。即使推理没有错误，思想仍然会有滞后性。我用一种推理发现了某个思想的错误，并不意味着没有其它推理认为该思想正确；即使其它推理有错，也并不意味着我立即就能发现其它推理中的错误。何况，其它推理未必有错。既然逻辑推理可以有矛盾，我就不会因为某一推理正确就认为与之矛盾的推理都是错误的；不会通过某一推理发现思想有错误就立即承认该思想必然错误，更不会立即改正；虽然我通常会着手调整、改变，但是，改变的速度、限度都是变量。否则，难道我发现纯逻辑信仰后就应该立即放弃一切享乐？”

我赶紧做出修正，“可是，当你发现纯逻辑信仰以及它是第一知识之后，确实立即尝试禁止享乐。不过，信仰有特殊性。既然信仰是第一知识，它就只和灵魂的自我认知有关，所以，你几乎是立即切断了信仰和决定信仰的那些传统推理之间的联系。因此，禁止以享乐为信仰或目标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你也要承认，能否以享乐为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思考，而且，无论它是不是正确的方法之一，享乐这种行为必然是可以存在的。邪恶的不是享乐这种行为，是以享乐为目标。其实，一切行为都可以存在，甚至都可能有助于创造无限大价值，不能存在的只是各种邪恶的目标。”

阿正说：“将逻辑、真理、正义放在前几位，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智人几乎都是把经验、利益放在前两位，根本不考虑它们可能和真理、正义相冲突。”

我说：“虽然困难，价值却毋庸置疑。正确的、最合乎逻辑的正义感不仅是建立纯逻辑信仰的关键，甚至也是研究真理的最核心方法之一，却是经验主义科学家的软肋，他们几乎毫不重视这一方法。一些人居然相信科学和政治无关！”

阿梦说：“这个经验主义的结论虽然错得很离谱，但是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却接近于所谓的事实、真相。不过，这只是合乎经验主

义的归纳，却不是合乎纯逻辑主义的归纳。在现实中，科学确实和政治几乎无关，各种政治体制也几乎支持所有科学。这不仅因为现在的政治中所谓的正义几乎从不正确，也因为现在的科学充满谬误。不过，合乎正义的那点政治仍然会对研究真理有很重大的影响。只要不刻意将自由、理性等成分排除在政治目标之外，将各种正邪混杂的政治追求按照价值加权之后仍然是有无限大价值的。当然，正确的政治目标会起到最好的效果，也会有最大的价值。虽然科学不是必然和正确的政治有关，真理却必然和正确的政治有关。所以，邪恶的政治体制从不支持真理和正义的研究和传播。当然，我说的是正确的真理和正义，只占科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必然和政治关系紧密，因为基本的自然规律必然有一个最合乎逻辑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逻辑上必然和最合乎逻辑的社会制度、研究方法、发展经济的正确原则、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方法存在对应关系。毕竟，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现在，邪恶的政治体制支持自然科学，那只是因为自然科学还没有触及真理的核心。一旦自然科学家开始要求模仿宇宙建立完美社会、要求用宇宙基本法则取代法律，他们就必然失去邪恶政治制度的支持。”

我说：“当前的智人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正确的正义，并不只是涉及党派之争、国家利益、国民福利、平等、民主等邪恶的原则，也有思想自由、理性等绝对的真理，还有普及教育、发展科学、言论自由等正义成分明显居多的理念。虽然正确的正义在现实政治中所占的比例太少，但是，考虑到信仰和方法的落后，考虑到智人知识体系混乱不堪的现状，考虑到身体对灵魂的严格操控，能有这么多正义也挺难得的。”

阿梦说：“你拉倒吧！再说下去我都要感谢智人的正义感了，都要为老祖宗们的卓越贡献而感激涕零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经验主义地思考问题。不能因为发现、维护真理和正义很难就对现状满意；不能因为绝大多数政治是黑暗的就经验主义地归纳出所有政治都黑暗的结论；不能因为绝大多数政治无助于学术研究，或者，大多数研究人员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就经验主义地认为所有政治都没有帮助、

对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也没有帮助。虽然现实的政治中只有一小部分政治正确，只要它有无限大价值，就仍然值得关注。如果能够去伪存真地只关注正确的政治，必然对创造无限大价值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阿正说：“既然国家和政治的正邪紧密相关，那么，只要科学是关于真理、正义的理论，就必然和国家有关。”

阿梦说：“不过，科学无国界的本意大致是说科学的传播不应该受到国界的限制，真理的传播也是如此。但是，现实是：邪恶国家往往强调外国限制先进技术的传入，而这和科学无国界并无直接联系，这种强调当然是因为危害到了利益；同时，根本不说自己限制真理的传入、传播，这才是科学无国界的本意，那些邪恶的当权者这么做当然也是为了利益。邪恶的国家制度不仅不接受真理，而且严重危害真理的发现，这才是真理有国界的核心部分。真相不是真理要制裁邪恶，而是邪恶一直在迫害真理，难道真理、正义无权反击、消灭邪恶吗？当然，即使邪恶不迫害正义，正义仍然要消灭邪恶，邪恶却并不会有自卫权，更谈不上正当防卫。”

阿正惊呼道：“我一直以为自卫是理所应当的权利，没想到，这居然也要以正义为前提。如此说来，邪恶反而应该有自杀的义务？！”

我说：“但是，从灵魂的角度看，邪恶的国家制度对发现真理的不利影响不是无法应对的。例如，如果判断自己生活在邪恶制度中，就应该使用类似于反式经验主义的信仰，将获得的经验视为负面因素，是需要避免、消灭的负价值的经验，而不是需要重复、增加的正价值的经验。”

阿梦吃了一惊，“经验主义还可以这么修正？你当初对科学家的研究方法似乎就是这么操作的，不过，你的理由不那么站得住脚。你当初认为科学家的方法不是真理，所以必然有更好的方法；同时，国家落后让你在现有方法上很难追上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你自己也想要尽量少付出一些代价，等等。所以，你认为必须把现有的方法、制度当作负面因素，努力寻找与之不同的、更好的研究方法，而与之不同甚至是首要条件，毕竟，我们当时很难正确判断什么方法更好。这种

推理的过程很差劲，但是，既然现有方法确实不是真理，这种推理就有无限大价值。这是一堆错误的推理和一个有无限大价值的推理捆绑在一起的推理，仅仅因为无限大价值的部分正确，就让这一堆推理价值无限大。当然，这种推理要有价值一定要让这一堆推理是归纳、并联的关系，而不是因果、串联的关系。否则，串联中的一环错误就会危及整体推理的正确性。”

我说：“如果有反式经验主义，相当于经验主义的否命题，那也可以有反向经验主义，相当于经验主义的逆命题。我的理解是，经验主义是通过经验建立价值，反向经验主义就是要通过价值建立经验。这要比经验主义好很多很多。当然，它需要解决经验从何而来的问题，所以，只能是纯逻辑主义的附庸。但是，在选择经验不能依靠通过经验本身建立的价值标准这一点上，反向经验主义是非常正确的。可重复、可证实、可证否、经验的数量和持续时间等标准都是来自经验的标准，不能成为判断经验价值的标准。”

阿梦说：“太棒了！但是有些遗憾！如果在建立纯逻辑之前你能提出这两种经验主义，一定能大大改善经验主义，也有利于发现纯逻辑主义。”

我说：“哈！别演戏！你什么时候还会关心我的利益了？再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见识过了真理，即使是价值无限大的发现也不那么令人激动了。”

阿梦怀疑地看了我一眼，“那我们还是继续讨论真理吧。科学是独立于逻辑的概念，所以，纯逻辑是推导不出科学的必然属性的，最多只能证明追求科学是错误的。所以，重点是真理、正义有没有国界，而不是科学、技术有没有国界。即使是从经验上看，国界对真理、正义也很重要。历史经验表明，在很多邪恶的制度下，科学、技术可能快速发展，但是，几乎不可能有真理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那些和政治有关的真理。这是因为研究真理和善恶、正邪紧密相关。”

老爷子说：“区分科学和真理确实会影响很多命题的正确性。智人有禁书乃至焚书坑儒等恶行，但是，不管禁的、烧的是科学、儒学

还是什么学，只要不是真理学，死的那些人也没有研究真理，那么，禁止那些理论、杀死那些研究这些错误理论的人就未必是多么坏的事情，不会比智人不停地害死后人更坏。至少，后代的人是真正研究真理的人，也是比那些人正义得多的人。”

我说：“如果皇帝焚烧的书是讲述邪恶理论的书，也算是错误的过程导致了正确的结果。当然，这种禁止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制度是邪恶的制度，这种邪恶迟早也会危害到真理、正义，毕竟，皇帝可没有说真理例外、研究真理的人例外。那么，应该把批判的重点放在邪恶的制度上，而不是损失了一些错误的理论，死了一些算不上正义的人。但是，现代人的重点并不是谴责邪恶的制度，而是谴责皇帝对生命的残忍，对祖先思想的漠视。正是因为批判的着眼点是错误的，类似的邪恶制度才会仍然存在，它的最大的危害也没有解除，现代人却没有多少类似的激愤。难道现在不焚书不坑儒只是让真理无法出版发行就一定比两千多年前更正义了？恰恰相反，只要受害的理论中包含真理，就一定比那时邪恶无数倍。那时只有制度邪恶这个智人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是直接与真理为敌的邪恶制度。邪恶也不仅存在于政治体制中，因此，不仅在邪恶的政治体制下不能发表真理，邪恶的学术体制中也无法发表真理。”

老爷子说：“真理学也必然要消灭很多邪恶的学科，逻辑生物也将抹除智人的很多错误理论，甚至消除很多书籍的记录。如果焚书必然错误，难道逻辑生物也错了？当然，逻辑生物和帝王在消灭理论方面还是有根本上的不同的。前者消除无法合乎逻辑的理论，后者消除不合乎自己的利益的理论，而逻辑和利益绝对不可能平等。”

阿梦说：“信仰、思维方法的善恶往往是个人的选择，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往往是国家的选择，研究制度甚至基本上是全球学术界的选择。当然，也会有家庭、村镇、城市、州一级的善恶抉择。总体而言，智人在任何一级的善恶选择上都乏善可陈。所以，真理不仅和国家有关，也和民族、地区、企业、家庭、个人、学术界有关。”

我说：“你这么说容易混淆轻重。关键仍然是个人一级的选择，也就是信仰的选择。只要个人灵魂中充斥邪恶、缺少正义，哪怕其它各级环境都很好，在研究真理方面也不会有好的效率。所以，关键不是国界，而是灵魂的界限，邪恶的灵魂中是难以发现真理的。如果灵魂有正确的信仰，并努力执行正确的信仰，我相信，在绝大多数邪恶环境中仍然能保证预期价值无限大。研究环境并不只是研究所、大学的环境，甚至，那些都不是最主要的环境。一个人研究真理，他的灵魂中的其它思想就构成了最主要的研究环境，当然，家庭成员的言论、企业文化、国内的舆论氛围都是研究环境的一部分，不过，不是核心部分。只要我们对自己灵魂中的环境有信心，只要我们不想受外界邪恶的影响，我们就可以不听别人怎么说，不看新闻、不读报纸、抛弃传统，甚至采用反式经验主义。这些推理并不困难，但是，智人往往愿意相信传统的经验主义，而不愿做这些推理，也不愿相信这些推理。”

阿正说：“可以采用反式经验主义，对邪恶喜欢的就讨厌，就像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甚至，这不仅可以针对外部的邪恶，也可以针对内部的邪恶。既然知道利益是邪恶的，对于身体想让灵魂做的事情，就可以建立反感，甚至是本能的反感。”

阿梦点头道：“将反式经验主义用于自身利益的思想很有价值。不过，以前说过，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是错误的思考方法。邪恶多数时间里讨厌的都是邪恶。反式经验主义可以给邪恶的敌人增加一些价值，尤其是当它有助于消灭现有的邪恶的时候。但是，永远不能因此给予永恒的价值、无限大的价值。不能让消灭邪恶的结果是让另一种邪恶取而代之。智人就经常犯这种错误，所以，奴隶主、国王、皇帝、独裁者，各种邪恶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老爷子说：“关于国家的善恶，我注意到智人有一种典型的错误推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完全自由，就否定自由的价值，以它国的不自由为自己的不自由做辩护。但是，即使对方是逻辑生物，也仍然会有很多不自由、不理性的地方。难道说，只要对方没有达到那虚无缥缈的完美状态，自己就可以继续错误下去？”

阿梦说：“因为自由、理性、正义有问题就不自由、不理性、不正义是错误的推理。这些方面的追求都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不够合乎逻辑、不够自由、不够正义就否定自由、逻辑、正义等信仰的正确性。一切和发展、增长有关的追求都不能用当前的不足判断目标的正确性，但是，智人经常犯类似的推理错误。例如，因为现在能力不够就认为自己不应该研究真理、追求理性，认为现在的研究方法错误。芳芳小时候就经常被这种推理困扰。芳芳最终走出困境主要也是通过思考所谓科学研究方法有哪些不合乎逻辑的地方，思考真理的价值，最终相信自己的推理过程、追求目标更合乎逻辑，而不是在错误的推理方向上取得了什么正确的成果。”

我说：“从纯逻辑的角度来看，错误的推理方向的关键标志不是困难，而是此路不通或发现不了无限大价值。企图寻找合乎功利主义的真理、正义就属于此路不通；追求美、利益就属于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

老爷子说：“智人过分重视可以解决的问题，如困难；却忽视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才会建立了很多无法合乎逻辑的理论。在逻辑生物看来，这很荒诞，实在无法理解智人的灵魂。毕竟，无论灵魂被输入了多少经验，灵魂也不是感官啊！在我们看来，智人就是失去了自我、迷失了方向的灵魂。”

阿正说：“只要有适当的方法给经验主义者灌输经验，经验主义者就很容易失去自我，所以，他们曾经相信过奴隶、天命之子、龙的传人等身份，甚至，相信自己是狗也不是不可能。”

阿梦说：“逻辑上困难的研究方向可以用逻辑慢慢研究，逻辑上根本走不通的研究方向却要努力走下去又是为了什么？可是，智人就是长期坚持经验主义地研究基本理论、正义。”

我说：“克服困难也应该考虑到错误思维的贡献，甚至，对智人而言，这种贡献可能并不小。当然，随着信仰、方法的不断改善，这种来自错误思维的贡献会越来越少。我当初能走出困境就并不完全是因为正确的推理。例如，感受到能力增长之后确实加强了我对自己的

方法的信心，但是，能力增长并不代表能力的最优增长，即投入最少、速度最快、长期稳定、没有上限的指数增长。当然，和我们的精益求精相比，智人的推理错误要严重得多也多得多。不民主的国家批评比较民主的国家不够民主，贫穷的国家攻击富裕的国家不平等、物价高，独裁统治者讲述自己的历史贡献，等等。但是，和自由、理性相比，民主、富裕、贫富差距、历史贡献都不重要，因为它们不是真理。”

老爷子说：“你和智人的错误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你的错误是追求正确目标时的错误过程，目标组合中至少包含了正确目标，如果过程不犯错就能收获真理、正义。智人的错误是追求错误目标时的错误过程，即使过程不犯错，仍然只能收获一场邪恶。例如，即使智人花费巨大的力气实现了人人收入平等、人人有公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许实现了很多人的梦想，但那仍然是一个邪恶的社会：不仅丝毫没有实践正义，甚至，对正义仍然无知。”

阿梦说：“所以，首先要保证推理的动机、目标正确，然后是方法正确，然后才轮得上局部推理过程的正确性。在动机方面，不要好高骛远，首先做到部分正确即可，即保证包含足够多的理性、自由成分，这样，就会有不少推理合乎纯逻辑信仰。智人思维时只追求比较合乎逻辑却把重点放在利益、尊严、民主等邪恶的目标上，远离尽量合乎逻辑，这显然不是正确的动机、目标。”

我说：“例如，围绕政治的联合国辩论、国际法庭辩论、媒体辩论也属于博弈，研究真理这一通解仍然适用。但是实际上，这些辩论在合乎逻辑的程度上极差，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真理，甚至，那些人根本没有发现真理的动机，只有维护传统观念、维护尊严的动机，这实际上不仅是维护邪恶，而且还要维护邪恶的尊严！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受到了批评，我的第一反应是努力发现最合乎逻辑的民族政策，如何发现，然后评价现实的政策和最佳政策之间的差距，如何尽快地缩小差距，等等。即使结论真的是必然不存在最佳的民族政策，也是价值无限大的研究。现在纠结于事实真假的辩论方式，永远是在

浪费时间，最多有利于现代人在现代人眼中的形象，不仅严重伤害未来人，也严重损害现代人在未来人眼中的形象。”

阿梦说：“这一点你很厉害。当自由运动被镇压后，你的反应之一就是调整研究方向、研究社会科学，不是寻找更好的社会制度，而是寻找最佳社会制度。当时，即使是我这个很熟悉你的理想主义者，都被吓住了、惊呆了，尤其是考虑到你当时的能力水平、知识水平、专业、以往的研究方向等条件。我的理解是，你当时因为气愤而做出了很不合乎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身份的决策。而这项研究和你之前的多项研究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有时甚至怀疑，这是正义之神在赋予你运气。”

老爷子说：“这个问题仍然属于博弈，无论当时的自由运动是否成功，研究最佳社会制度都是灵魂的正确选择之一。智人在不同领域的思维的价值和逻辑性方面相差万里。虽然信仰和方法总是很差，态度上仍然相差很多。科学，尤其是哲学、数学等领域，逻辑性最强，虽然不明白如何最合乎逻辑，至少在努力。自然科学多多少少还追求终极理论，社会科学则根本没有最佳社会这类追求目标。像什么外交辩论、商务谈判，就差得更远，逻辑和利益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至于个人决策的时候，个个都像是弱智的奴隶，被身体轻易地掌控在掌心之中。”

阿梦说：“逻辑推理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是追求逻辑、真理、正义的核心。只要不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就是浪费最宝贵的资源。时间、生命也是宝贵的资源，但是，那只是因为推理需要时间、生命。如果有了时间、生命却不推理，这样的时间、生命也不会宝贵。更不要说智人经常说领土、矿产甚至人脉是宝贵的资源，那完全是无知的胡言乱语。所以，那些为国牟利的外交家们、为己牟利的个人完全就是浪费最宝贵资源的罪犯。”

老爷子说：“智人在做那些不够合乎逻辑的推理时，就是在浪费资源。例如，即使动机、目标正确，批评他人也无助于证明自己，可是智人很喜欢通过批评他人来开脱自己。”

阿梦说：“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完全免俗，经常需要智人的背景板来宽恕自己的邪恶。”

我说：“理论上，只有对两个相互独立又必然正确的分量，这种辩论方式才可能成为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之一。例如，阿梦批评我的平均价值、正确率，我可以不讨论我的问题，可以要求讨论她的总价值、重要性，当然，不能以此拒绝改善我的平均价值、正确率；或者，我可以试着证明我们两个的特点是互补的、平等的，不应该强调一方的优势。当然，这些推理都说不上必然正确，只能说预期价值无限大。如果将来证明只应该比较价值，不能单独比较重要性或正确率，那我们也犯了推理错误。”

阿正说：“这里，必然正确应该是关键。显而易见的是，不能以对方缺乏利益或平均利益为自己缺乏价值辩护，那么，又怎么能因为另一个国家不平等、不民主、犯罪率高为自己邪恶辩护？这些都属于思维方法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具体分析每一种推理的具体情况，可以用纯逻辑信仰直接判断思维方法、推理过程的正确性。”

阿梦对我说：“所以，你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而转移问题，即使是讨论总价值。那样的话，也许推理是正确的，辩论方法也是正确的，但是，推理的动机是错误的。当然，你可以坚持说你没有这样的动机。”

这种假话我当然不会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完全控制自尊心，“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我有推理的错误就总是不信任我，哪怕我多数时候推理都是错误的，动机几乎从未完全正确。当一个小偷讲述了一个关于真理的推理，你不能说这个人偷过东西所以他的话绝对不可信。你应该用逻辑推理去证明他的话是错误的。智人，甚至逻辑生物，永远存在邪恶之处，通过批评对方邪恶为自己辩护是必然错误的推理。”我对自己再一次以错误的动机揭示了真理感到满意。

阿梦说：“你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没有进行极限推理？你应该以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为例，而不是小偷。和各种杀人、杀好人相比，小偷小摸甚至算不上邪恶，只能算一种可有可无的现象。小偷最大的问

题是追求利益，而不是偷窃这种行为。偷窃造成的损失与他不研究真理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但是，智人仅仅因为自己也有这些重罪，根本不敢追究这些重罪，反而对偷窃吹毛求疵。如果一个纯逻辑主义者为了追求价值而偷窃，尤其是偷窃功利主义者的财产，我不认为有什么错误可言，甚至比劫富济贫还要正义。”

老爷子说：“智人很关注强盗、窃贼对自己的财产的影响，大概是因为这是可以控制的影响。但是，对财富的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于祖先，他们却不闻不问。智人祖先如果能保证信仰正确，现在的人均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高出上万倍。那么，最应该惩罚的是那些贼还是那些继续信仰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智人？”

我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审判席上，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第一百三十章 惩罚邪恶-否定学家-正义-出版制度

我说：“说到惩罚，我认为应该建立尽量合乎逻辑的惩罚体系。这应该遵循以下原则：要用抽象的正义取代法律，惩罚只能是对违背真理的惩罚，而不是对违反法律的惩罚；执法者的使命只能是捍卫正义，而不是捍卫法律；恶必须有恶报；作恶更多恶报更多；无知、自以为没作恶不能成为无罪、减轻处罚的依据；多人共同作恶、权贵作恶没有特权；与真理为敌是最严重的犯罪；以上所有原则都应该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

阿梦说：“看来你最近对惩罚的原则想了不少，上来就要修改基本原则。你的动机中应该包括对邪恶法律、规则的深仇大恨，甚至想要消灭法律这种概念。不过，既然法律的目标是正义，就不需要法律，只要正义即可。将正义和法律两个概念统一起来必然是正确的，不仅逻辑上更简单，也避免了法律和正义不一致时导致的诸多问题，避免邪恶冒名顶替正义的情况出现。这类似于把尊重自己和尊重真理

统一起来，把自以为的正义和真实的正义统一起来，把追求胜利和追求让正义胜利统一起来，它们都能起到让基本概念、原则更合乎逻辑的作用，摆脱经验、传统中的邪恶。”

老爷子说：“如此一来，只需要正义，而不再需要独立的法律，更不需要什么民主程序来人为创造法律，只需要努力去发现正义。永恒的真理、正义将完全承担起法律的责任。智人根本不去努力研究什么是正义、如何发现正义，却想让执法者成为正义的天使，这真是痴人说梦，结果，这些黑暗天使维护邪恶的机会远远多于维护正义的机会。”

阿梦说：“热爱正义和真理就要经常思考已知的真理和正义是否有错误、是否还有未知的真理和正义等问题，甚至，还要思考为什么要热爱真理和正义、如何思考最佳、如何做最好等问题。要求更高一些，思考是否每件事都事关真理、正义，那么，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要想其中的真理、正义在哪里，如何发现、做到，等等。如此一来，想继续做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想不做纯逻辑主义者都很难。”

阿正说：“这要求很基本，很合乎逻辑，能尽可能有效地规避邪恶，但是，对智人实在高不可攀。智人哪里想过这些问题，一辈子想过其中的一两个问题都很了不起，更不要说经常想、全都想。”

阿梦说：“一旦要求法律必须合乎真理、正义，即使人类目前还不能读懂逻辑世界的逻辑语言，无法完全认清真理、正义，至少也不敢胡编乱造。现在，他们甚至敢于借助民主、政府、政党、权力、武装理直气壮地胡编乱造，制订一个法律后就敢说捍卫这条法律就是在捍卫正义。”

我说：“由于真理、正义还不明确，行为的判断标准就不再明确，和人类竭力追求明确的法律相比，有背道而驰的感觉。不过，这是非常合理的。人类一向追求在局部明确，不惜为此牺牲整体上的明确，甚至是牺牲正确性。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努力寻找准确描述一个现象的规律，却不去寻找让自然规律整体必然合乎逻辑的规律。例

如，宇宙是纯逻辑世界就是那个唯一能让所有自然规律必然合乎逻辑的规律，因此，它也必然是最基本规律。”

阿梦说：“对于愿意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灵魂而言，无知优于邪恶。正确但是不清楚的正义感必然优于那种虽然明确但是必然邪恶的正义感。所以，应该宁愿自己思想中的正义有很多无知之处，也不愿有很多邪恶之处。”

阿正说：“既然很多法律都是邪恶的法律，追求法律的明确性就是追求让邪恶更加明确，不仅会导致众多专家努力研究邪恶，由此而产生的普及法律工作甚至会让百姓理解邪恶、相信邪恶。例如，几乎所有人的正义感中都相信小额偷盗是严重的犯罪，却不认为自己损害几百万年后人类的 99%的利益属于犯罪。”

我说：“明确的法律有利于功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所以，法学家们殚精竭虑地不断澄清各种法律条文，哪怕是那些根本没人相信是真理的法律，甚至是既不重要也不正确的法律。这实在是在滥用宝贵的逻辑能力，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例如，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逻辑相对清晰的学生最后读法学、当律师，从错误乃至邪恶的法律开始努力做出逻辑推理，而他们本来可以研究真理。智人如此丧心病狂地使用最宝贵的资源怎么可能发现真理？未来，必将有很多否定法学的专家努力消除那些错误的或者不重要的法律，努力用正义感取代智人灵魂中根深蒂固的法律意识。那么，之前那么多法律学家的工作有多少价值？不仅机会价值必然为负，即使用合乎逻辑的程度衡量，是否是正价值都不好说，更不要说价值最大。过了几百年，智人大概都不知道什么是法律了，数以百万计的法律工作者数百年的辛苦工作几乎只换来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阿正说：“否定法学的专家？干脆用否定法学家这个名词好了，研究如何用正义取代法律，如何彻底消除智人头脑中的法律观念，消除大量错误法律的不良影响，等等。这种概念以后可以有很多，例如，否定马克思主义学家，否定博弈论专家，否定美学家，否定美食家，否定民族学家，等等。”

阿梦喝了一声“妙！”，和他来了个 High five。

我说：“每一种顽固的邪恶都可能需要专门的灵魂去收拾它。只要否定得正确，这样的否定学家的价值比当初那些创造这些邪恶的专家更有价值。众多否定学家将是智人历史的一大奇观。由于前辈们在创造邪恶方面的卓越工作，否定邪恶并不轻松，同样需要创造力。例如，我就不知道如何根除我那稳定的美学观念，很想知道如何才能把现在的丑看得比美还美，我其实并不想一直把阿梦看成西施。”

阿梦撇撇嘴，“我总觉得你希望拥有一双魔眼能把我看成任何女人。”

我赶紧自辩，“那怎么可能！只应该是可以看成任何事物，如果我们成了两座大山……”

她打断了我无价值的想象，“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由于无知而邪恶。但是，这种风险不是不可规避的。如果因为无知就心安理得，认为不应该受到惩罚，至少对功利主义者，就缺少了规避风险的动力。例如，如果想要封杀一种思想，这就必然是有风险的行为。虽然从无知者的角度看，该思想是真理的可能性是无限小。但是，这是无中生有的风险，也是预期损失无限大的风险。如果编辑误判真理会被处以死刑，编辑们是否就不敢胡乱判断真理了？”

我说：“虽然审查关于真理的理论是必要的，但是，审查的目的永远不能是接受或是拒绝，要给判断的错误留下充分的容错空间，不能犯下无限大的罪恶。文章的评估结果不应该是分立的接受和拒绝，而应该是给出一个连续的评估价值。这样，一篇完全正确但不重要的文章评估价值应该有限，纯逻辑主义者必然很少阅读这类文章。而一篇关于真理的文章即使有错也可能有无限大的评估价值。虽然评估价值可能错误，进而导致真理的评估价值低、读者少，但是，由于试错必然存在，仍然会有人读，这样，理论上不会导致任何真理被彻底埋没。而拒稿的结果就是让读者想试错都没有机会。”

阿梦说：“有道理。研究真理的文章既然可能是永恒的，其评估也是无法保证必然正确的，就永远不应该依靠一时、一次的评估决定

其命运。这样的制度能有效避免当今出版制度的最大弊病，虽然无法完全避免无限大的价值损失，但是，仍然能大幅降低损失的风险。正因为无法完全避免这一风险，所有读者给出的评估价值都很重要，会影响未来读者的阅读概率。错误的评估，包括错误地将真理评估为价值有限的理论和将价值有限的理论高估为无限大价值，都是会导致无限大损失的重大错误。虽然真理现在不是学术文章的主流，但是，必将成为主流，正确的出版制度就是要为了现在极少数关于真理的正确理论和少数虽然不是真理却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的理论而牺牲一切价值有限乃至为负的理论。既然在合乎逻辑的程度上有天壤之别，一切理论、论文根本就不可能平等。一句能顶一万句这句话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说这话的那些人没资格，有资格的是那些人的敌人。”

我说：“如此一来，智人以往的绝大多数学术文章必将很快乏人问津，智人在绝大多数技术领域的进步将在短期内显著放慢，直到在真理方面的新发现反过来作用于技术领域之后，技术才会逐渐重拾高速增长，而且，应该是更加快速的指数增长。如果智人为了功利主义而继续大量投资于技术，就会更加凸显对使用真理收费的必要性，通过收费抑制其它产业的利润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迫使功利主义者为了利益也要转变为纯逻辑主义者的作用。呃！我这动机似乎不太合乎纯逻辑信仰。”

阿梦说：“既然现在评估价值低的关于真理的文章未来的评估价值可能无限大，评估价值再低的文章现在也需要有人继续看，不对！是必须有人继续看，而不是投稿才有人看。不应该存在评估和发表两个阶段，只有不断的阅读和不断的评估，由所有实名读者进行评估。这对于永存的真理是可能的，可能也接近于最好。当然，如果评估不仅有价值，还有很多细节，那更好，就像是 referee 的意见，但是，评估内容也应该是所有人可见的。”

我说：“这种评估的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甚至可能根本无法稳定，因为这种制度很可能没有真理可言。例如，读者的评估可能很随意、水平参差不齐，可能导致一些很有问题的文章被评为无限大价

值。现在的制度更加依赖编辑判断真理的能力。虽然肯定存在擅长评判真理这么一种能力，就像伯乐一样，但是，并不是有很高的历史正确率就代表具有这种能力，因为正确率高也可能只是偶然的。何况，现在关于真理的研究本来就不多，没有任何人在判断真理方面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任何人能经验主义地证明自己有很高的历史正确率。在这种条件下，指望个人识别真理是不合理的。”

阿梦说：“经验主义地看，确实如此。但是，别忘了，如果有人能通过纯逻辑主义给出必然的判断，就不一样了。当然，由于真理学当前的低水平，错误的逻辑推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难免的，所以，不能发现一篇文章中有某处无法合乎逻辑、不够合乎逻辑就否定这篇文章；而是应该把评估重点放在是否存在可能必然合乎逻辑的独创性推理上，即是否有预期无限大的价值。”

我说：“现在的审稿把重点放在挑错上，未来的审稿必然把重点放在挑出无限大价值上。对很多文章，也许只看评论就能把文章有哪些可能的无限大价值了解得七七八八。”

阿梦说：“既然绝大多数书籍、文章中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只占很小比例，收录所有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就是很有价值的工作，相当于理论的浓缩、提纯。未来随着纯逻辑主义的普及，在理论问世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也许可以试着收录价值无限大的推理。不过，这种浓缩将使这些推理之间缺少逻辑关系，也缺少现象、实例对推理的诠释，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我说：“但是，纯逻辑主义的推理、评论和正确的纯逻辑主义推理、评论仍然是两个概念。很多纯逻辑主义的推理、评论仍然需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证明别人做不出更合乎逻辑的推理、评论。所以，一个灵魂要证明自己擅长纯逻辑推理也是需要时间的，想要证明一个灵魂在纯逻辑推理方面有很高的正确率，现在的寿命可能是不够的。”

阿梦说：“大概只有涉及信仰的推理才能很快被证明为最合乎逻辑，接近信仰的真理就要慢一些，和信仰通过漫长的逻辑推理联系在一起的真理必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证实。”

我说：“未来的读者无法依靠著名期刊这种以往的经验，可能需要其它经验来筛选文章。例如，可能不仅要看总体的评估价值、读者数量，还要看评估值、读者数最近的变化趋势，看评估的价值是集中还是离散，等等。为了防止价值无限大的文章被埋没，应该设立类似编辑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决定是否发表，不是评估有大量评论的文章，不是宣传热门的文章，而是专注于在冷门的文章中淘金。但是，我担心这种工作干久了会出现惰性，因为可能长时间都遇不上一篇价值无限大的文章。我更倾向于给予重新发现无限大价值的人高额报酬，这样，就不用设立这种职业，也能吸引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从事这种工作，就像独立的淘金者一样。另外，他们还可以在热门理论中寻找邪恶，这难度应该会低不少。”

阿梦笑着说：“你是不是被吓怕了，想方设法防止埋没真理。这个动机不好，但是，结果合理。除非发现真理的成本很低，重新发现轻而易举，否则，就不能容忍真理被忽视，要努力建立一种万无一失的发表制度，可以容忍最初的读者忽视真理，但是，不能容忍真理长期被忽视，更不能容忍根本没有针对忽视真理问题的防范措施，甚至，不能容忍对忽视真理的行为缺少惩罚机制。”

我说：“不过，我不喜欢人为地设立职位、奖惩，那必然难以做到必然合乎逻辑，不仅容易涉及利益，也容易出现错误推理。我更倾向于用真理的评估价值取代财富在经济中的地位，通过人人追求价值而取消对创造价值进行各种人为的奖惩。既然真理的价值是永恒的，比黄金更稳定，就应该成为天然的币值基准。人类可能不再需要黄金，不对！是终有一天不再需要黄金。但是，永远不应该远离真理。理论上，合乎逻辑的程度是不会通货膨胀的，因此，不需要某个货币当局规定币值、设定通货膨胀目标。那些都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制度。当然，价值的计量仍然是个难点。”

阿梦说：“这问题应该和现在很遥远，需要人类对真理的评估值和真实值较为接近才行，否则，动不动就有人指着邪恶说这有无限大价值，那就乱套了。可以预料，追求真理的灵魂将会很像淘金者，只

要可能有真理的地方，就会有工作机会，会有灵魂在冷门理论中寻找真理，也会有灵魂认真检验热门理论是否是真理。”

老爷子说：“智人曾经对黄金、财富有多么热衷，逻辑生物就会对真理、正义有多么热衷。不对！应该说是狂热。”

突然之间，房间静了下来，大家都陷入了无话可说的状态。我一向很怕这种冷场，遇到这种情况从不想着挽救，只会缩回灵魂中想自己的问题。我不明白刚才是如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分钟内就建立了远远优于现有制度的出版制度，甚至，可能已经逼近了尽量合乎逻辑的出版制度、经济制度。我们曾经多次思考什么样的出版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也有过一些零碎的想法，但是，为什么这时候能一气呵成？这和以往的很多思想一样，回想一下感到不难，但是，没发现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费尽力气也想不出来。所以，即使是信仰、方法、能力都相当好的灵魂，即使总能想出一些无限大价值的思想，仍然无法保证针对一个特定问题必然给出真理，甚至，理论上概率很可能是无限小。如果这个猜想成立，就是研究人员不应该有专业的最根本原因。无论一个灵魂如何习惯于自己常年研究的课题，都不能禁止自己尝试新的课题，不对！必须不断尝试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课题，尽管这绝不意味着要尝试所有可能的课题。

阿梦多少有些强迫症，无法容忍停止创造无限大价值这一现象，虽然高潮之后落入了低谷，虽然自己也不擅长活跃气氛，仍然毫不脸红地强行把一块破砖头扔了出来，毫不在意这可能破坏自己的形象，“对无知的罪犯的照顾的极限是取消追加的惩罚，但是邪恶不得酬仍然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说完，她充满期望地看着我。

我自然不会因此改变对阿梦的印象。再愚蠢的经验主义也不会以一时的经验当作真理，只不过，纯逻辑主义的一时包括任何有限的时长，智人则往往只是一定范围的时长，如几小时到几天，很少意味着几百年。显然，纯逻辑主义的观点才合乎度规不变性，而我对阿梦的长期印象当然不会是低能。何况，结果低能并不代表原因、动机低能，从经验过于简单地得出结论很容易低估逻辑推理的复杂性，而经

验主义最容易犯这种错误。例如，阿梦现在的低能表现背后有种种原因，哪一个代表低能呢？

但是，以上推理仍然是经验主义的，因此是错误的。不能用经验评判纯逻辑主义者，无论她有多少次错误的、低能的逻辑推理，都无关紧要，因为她一定有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哪怕她 99.9%的推理确实低能，只要有 0.1%甚至 0.01%的推理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仍然是了不起的灵魂。对这种情况，经验主义能做什么？这并不纯粹是臆测，而是我们在青春期时的推理的真实写照。我们贪图过物质、享乐，也相信甚至爱过很多邪恶，在那几年时间里做出过比我们这一生做过的正义推理更多的邪恶推理，但是，那些不代表我们的最高价值。

这和评判论文的正确逻辑是相同的：关注最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价值最低的思想。历史取决于最有价值的思想的积累，价值最低的思想只需要遗忘即可。因此，只会在文章中挑错的读者、频频错失文章中的无限大价值的读者是不合格的读者，更谈不上合格的审稿人。另一个要点在于，只要一个灵魂能创造无限大价值，读者认为的低级、错误的思想真的低级、错误吗？如果读者并没有创造、识别无限大价值的能力，是不是只是读者能力的问题呢？至少，按照我的经验，这是更多出现的情况。

功利主义习惯性地幻想起晚上的报酬，理性主义平静地伸出了援手，“他们不仅不能得到货币、房产等报酬，也不能得到名誉、地位、特权等报酬。当然，自私自利的智人必然被功利主义蒙蔽了理性，会认为这些都是惩罚，根本不去想什么是报酬的合乎逻辑的本质。只要他们已经拿到手的利益，无论是否应得，他们都不愿失去，认为不应该失去；只要被夺走就会被视为是惩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报酬应该是为别人提供了价值之后的反馈，减少他人的价值是要补偿的；他们不仅做不到主动交出邪恶所得，更做不到尽力补偿受害者。所以，即使取消了对邪恶的追加惩罚，也不能避免邪恶对正义的暴力抵抗，也就需要暴力执法的存在，不对，应该称之为暴力执行正义。”

阿梦说：“智人对正义的抵抗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对正义的抵抗，主要动机就是保护利益、身体。逻辑生物几乎不需要执行正义，因为犯罪者的动机和执行正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都是追求更加合乎逻辑，只是推理的结果不同。逻辑生物并非永不邪恶，不过，邪恶的暴露往往是因为发现了新的正义，而不是已知的正义无法贯彻。这时，曾经邪恶的灵魂都会主动认罪，交出所有邪恶所得，包括退赔被自己花掉的邪恶所得。曾经有个灵魂在死前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罪行，他充满歉意地请求自己的爱人替他偿还这笔巨款，他的爱人答应了，也通过自己后来的努力工作做到了，尽管我们的制度没有这类连带责任。当然，这种数额无法准确，也没必要准确，因为没有人会在这种没有价值的问题上浪费时间，除非罪犯存在明显的功利主义信仰，那只会让轻罪变成重罪。至于改正错误，根本无需外人提醒，这本身就是灵魂自己的要求。”

我说：“对于逻辑生物，最关键的应该不是对完全已知和完全未知的正义的态度，而是对朦胧的正义的态度。例如，我朦胧地感觉不相容原理是一种正义。我的预感是，如果费米子代表因果推理，不同的因果推理应该交换反对称，这似乎是要让不同的因果推理之间在分布上尽量不同，有可能是自由最大原则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会努力保证不和其他人的推理一样，追求一切推理的独创性。当然，仍然要在尽量合乎逻辑的框架内创造。”

阿梦插话道：“请解释一下这种朦胧的正义。”

我歪着脑袋想了想，“朦胧代表不是无知但是又不是很有把握。例如，我发现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的推理存在相似之处后，会把经济学的推理用于宇宙同时把物理学的推理用于经济，这就像是粒子交换空间位置。效果有两类，如果物理学和经济学推理在两个位置有相似的结果，就像是空间对称，会导致重组后的两种理论逐渐靠近、融合；如果有不同的结果，就像是空间反对称，会导致重组后的两种理论疏远。我一直认为有必要用纯逻辑对粒子之间的对称性给出某种整体解决方案。我猜测，从原因到结果的推理和结果到原因的推理可能分别对应于正负电荷，代表相反的推理方向；追求最大价值和追求最

小价值可能对应于正反粒子，类似于相反的推理动机。至于自旋和宇称，我很困惑，曾经想过自旋代表试错的顺序。总体来看，因果推理应该遵守不相容原理，这很可能是创造性的最好保证。”

阿正说：“你应该减少一些猜测，在智人看来，这大概是你们俩的通病，你更突出一些。尽管你们必然不这么认为。智人习惯于挑选最小价值，经常猜测会让他们很容易找到你的一些低价值的思想，至少他们认为如此。他们似乎明显倾向于用正确率评估价值，对重要性很轻视。”

阿梦说：“别介意那些错误的推理怎么想，最好想都不要想。那只会让你自己的灵魂价值降低，甚至，同流合污。”

我说：“现在的学术论文孜孜追求正确性，却高度忽视重要性，结果，由于最重要的信仰问题没人研究，缺乏正确性，所有知识都不可能有多少正确性。可靠的信仰是一切知识正确性的最终保证。”

老爷子说：“重要性和正确性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推理可以只求其一，但是，如果全社会都严重偏向一方，就会出大问题。”

阿梦说：“两个灵魂之间也应该有对称和反对称这两种结果。有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推理结果趋同，有的相反。这就导致了有的理想容易被现实接受，有的则不容易。”

我说：“如果将来证明因果推理的交换反对称性确实是一种正义，我就较好地规避了邪恶，而其余智人就没有有效规避这种邪恶。即使是逻辑生物，不同的灵魂对风险的规避的能力肯定也不一样，对各种可能的邪恶的风险评估不同，而且在提高能力、规避邪恶、发现正义、执行正义等方面的精力分配也不一样。有些人相对更注重发现正义，有些人相对更重视不确定的正义，有些人相对更重视执行已知的正义。所以，必然存在规避失败的问题。我和阿梦的侧重点就很不一样。”

老爷子说：“邪恶的风险将永远存在，但是，智慧的灵魂必须尽力避免邪恶，或者说，尽量正义、尽量合乎逻辑。这和智人追求幸福、利益、利润尽量大是天壤之别。智人维护很多传统貌似在维护已

知的正义，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因为他们不仅缺少对此的证明，也缺少对未知正义的探索，没有证明不存在未知的正义。那么，凭什么所有人都去追求利益？以智人的推理能力，我们更相信他们是为了各种利益放弃对正义的追求。”

我说：“看来，已知的正义是否必然是正义，还有没有未知的正义，有的话如何寻找正义最有效率，我要如何做才能最好地兼顾维护正义和探索正义，这四个问题是一切有正义感的灵魂不可避免的灵魂四连击。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常反省这四个问题，是没有资格说自己有多少正义感的，哪怕他认为正义感就是追求利益，一样可以问这四个问题。更进一步，相信以上推理是因为推理过程合乎逻辑，需要对逻辑的信仰。那就不禁要问：为什么相信逻辑？如此一来，灵魂思考的问题就向着第一知识这一层次转化了，甚至，这应该比以上四个问题更有价值，因为是它决定了思考这四个问题的价值。所以，逻辑必然高于正义。”

阿梦对我说：“所以，智人在坚持传统意义上的正义方面比我们强多了，但是，基本上是在坚持邪恶；我在我们已知的正义方面大概率比你强不少；但是，因为我较少思考朦胧的正义，反而可能在朦胧的正义方面比你差不少。如果把这种不确定的正义视为预期的正义，总的正义就应该是已知的正义加上预期的正义再减去错误的正义，那么，我现在的总正义未必比得上你？或者，如果按照几百万年后的正义标准看，也许我远远不如你正义？这实在让我有点难以接受。”

我开心地笑了，“你实在是太傲慢了，怎么能用这么多反问句？智人灵魂中的正确的正义肯定不如错误的正义多，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也不会例外。虽然和经验很不相符，但是，由于真理、正义的无限性，朦胧的正义一定远远多于明确的正义，未知的正义又要远远多于朦胧的正义。每个可能的真理都关系到一种可能的正义。我们在真理方面有那么多问题，也就代表了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正义，我们的行为必然有很多邪恶之处。”

阿梦说：“不过，不能用正义、邪恶的数量来衡量正义、邪恶的程度。不同的真理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正义、邪恶也是如此。正确的信仰的价值很可能顶得上无数的次要正义的价值，因为它是发现、支持次要正义的正确基础。所以，也许按数量计算我的邪恶程度仍然很高，我却绝不承认不如你。”

这大概是她从小追求正义养成了某种习惯、本能。我觉得这种孩子气挺可爱，就没有较真，“无论如何，我支持取消对犯罪的惩罚。既然信仰最关键，重点就应该在于通过逻辑推理的工作改造智人邪恶的信仰、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主动缴纳邪恶所得本身就是改造信仰的一部分，即使无法赔偿，未来也应该有努力发现真理的态度、表现。”

阿正说：“看来，努力规避邪恶有两种，一种是规避已知的邪恶，智人在这一阶段最多算是蹒跚学步的幼儿期，经常做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信仰的邪恶。所以，他们为了利益往往不惜接受更多的邪恶，毫不担心各种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如欺骗、损人利己、杀人放火。下一个阶段是着手规避朦胧的邪恶，智人还没有进入这一阶段。”

阿梦说：“对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取消邪恶所得并不是关键，改变习惯的推理和行为进而最终改变信仰才是关键，这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当然，作为纯逻辑主义者，我始终相信自灵魂到经验地改变优于自经验到灵魂地改变。所以，最好的改造方法仍然是接受纯逻辑推理，只不过，现阶段的智人能接受纯逻辑推理的比例必然很低。既然，经验主义根深蒂固，就不得不多用一些自经验到信仰的改造方法。”

我说：“你又错了！成功比例最低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成功率就像是正确率，很低并不代表要放弃，现在很低也不代表永远很低。所以，纯逻辑推理才是改造的关键，甚至是让所有智人进化的关键。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必然有越来越多的智人接受纯逻辑信仰。最正确的改造方法应该成为最核心的改造方法，哪怕经验证明这是效果较差的改造方法。毋庸讳言，一定有很多人是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接受

了纯逻辑信仰所以才更轻易地接受纯逻辑信仰，或者，因为改造信仰更有利于利益。这些当然是错误的推理，但是，会加强纯逻辑信仰的普及速度。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放弃这种错误过程带来的正确结果，尽管有必要努力修正一切错误的推理。”

老爷子说：“由于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有无限多，而且同一时刻就有无限多，就像宇宙那样，所以，一个灵魂不可能在所有推理中都不犯错误，这是逻辑生物也做不到的事情。片面追求正确率就一定会牺牲价值，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程度才算过度追求正确率。”

阿梦说：“也对！真理有很多，有着邪恶信仰的灵魂被哪一个真理、正义所触动是难以预料的，不应该要求它们只能被纯逻辑信仰触动。改造邪恶灵魂的过程没有必然性。爱惜生命的灵魂可能更容易被智人大量杀死未来的人所触动；渴望生命永恒、能永远推理的灵魂可能更容易被寿命无限所吸引；厌恶身体对灵魂的控制、身体和灵魂的冲突的灵魂可能更关注解放灵魂、抛弃身体；追求幸福、利益、利润的灵魂可能被逻辑生物巨大的幸福、利益、利润所吸引；也会有些灵魂被知识整体更加合乎逻辑所吸引。甚至，即使以上几点没有立即改变灵魂，也能让很多灵魂发现自己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个人的享乐、历史的各种传统、人为的法律，会导致他们的邪恶信仰出现松动，为今后的改变创造条件。关键不是改造前迥异的邪恶，不是各具特色的改造过程，而是改造后共同的信仰，因为这些人将不再追求保护生命、长寿、身体完美、生活幸福。但是，应该由被改造者自己寻找这些各具特色的改造过程。虽然有针对性地改造邪恶有更好的改造成功率，但是，用纯逻辑主义者的时间、精力去改造邪恶的灵魂是需要投入无限大机会成本的，我并不主张这么做。”

老爷子说：“邪恶的灵魂就应该发动自己的主动性去改造自己。几乎所有星球上最初的纯逻辑主义都是邪恶的灵魂通过自我发现、自我改造诞生的，逻辑生物极少介入。你们别误解，我可没有批评你们曾经邪恶。”

阿梦说：“您也太小心翼翼了，我们不仅是曾经邪恶，现在也仍然邪恶，而且必然有很多邪恶之处。”

我说：“既然你必然邪恶，还经常主张惩罚邪恶，那我应该可以代表未知的正义惩罚你这未知的邪恶。”

阿梦在这种时候也会变得功利主义，她显然不能容忍落入魔掌的掌控，在错误动机的驱使下，讲出了一句几乎必然的真理：“不能对未知的邪恶进行惩罚。”说完，我们俩大眼瞪小眼，总觉得这句话背后应该有些正确的推理、隐蔽的真理。虽然很多邪恶未知，但是，既然我们知道它们存在，又不属于完全未知，所以，似乎没有完全未知的邪恶。再考虑到几乎没有完全已知的正义……

第一百三十一章 惩罚-动机和目标-概念明确-推理中的赌博-独创性

阿正打断了我们的思考，“如果需要惩罚，那么，作恶越多惩罚越重应该是最合乎逻辑的。如果作恶更多反而惩罚更小，就会鼓励大恶。说起来，现实社会不惩罚享乐主义，不惩罚不研究真理的行为，结果就是鼓励智人肆无忌惮地杀死后人，智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犯下偷摸等轻罪的人比肆意杀戮后人的人少多了。”

我说：“在这类掺杂着邪恶的现象中，经验主义的错误推理、认知无所不在。例如，大屠杀的时候，罪犯们由于周围的人都在杀戮而很容易杀红了眼，这是经验主义犯下的罪恶之一。准确地讲，大屠杀是无数祖先和现代人一起屠杀，甚至，祖先的责任更大。由于经验主义的祖先总是效仿他们的祖先，只顾追求利益而没有努力发现真理，没有努力建立正确的信仰，甚至没有努力开发生命科学，导致了现在屠杀智人轻而易举，智人也容易做出邪恶的杀人决策。智人无法接受对现实的灵魂的大屠杀，却显然很容易接受、容忍对未来的灵魂的大

屠杀，很容易忽视或接受祖先对自己的屠杀，这仍然是经验主义的错误推理。”

阿正说：“但是，真要履行这个原则，要不就大赦所有罪犯，要不就要严惩所有人。”

我说：“虽然不存在法不责众这种邪恶的原则，但是，我还是倾向于大赦罪犯，这样才能在减轻甚至免除对所有功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的惩罚的同时保障惩罚的逻辑性。”

阿梦说：“在我看来，关键是通过教育乃至强迫的方式让广大功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停止杀人，至少，尽量少杀人。强迫这个词听起来有些粗暴，但是暴行并不一定是邪恶，因为现代人损害无数后人的利益就是一种更广泛、更严重的暴行。人类的寿命、幸福为什么这么少，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先人选择享乐主义、功利主义，让现代人原本可能是百万年的寿命随着一代又一代智人的享乐而一代又一代地被挥霍掉，最后就剩下了这么一点儿。”

老爷子说：“智人应该认识到，不应该挥霍的不是自己的金钱、时间，甚至不是自己的生命、价值，而是后人的生命、价值。智人认为我的生命我做主，可是我能做主并不意味着我应该邪恶，甚至不应该认为我能邪恶，那只会大大缩短和我邪恶之间的距离。”

我说：“如果和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用边际比较起来，禁止邪恶之后的生活一定会让功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感到味同嚼蜡。毕竟，将所有资源用于利益最大化和用于价值最大化，完全是不同的分配。”

阿梦说：“智人往往认为，只要不是自己杀人就不是杀人；如果救人需要自己付出极大的努力，不救人就不算杀人。但是，这种语义辩论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细想一下，从千辛万苦地竭力杀人逐渐变化到轻松地草菅人命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轻松救人和努力救人之间又能有什么天堑鸿沟吗？救一个人和救无数人之间有什么必然合乎逻辑的差别吗？现在的人和下一时刻的人乃至无限远未来的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适用于下一时刻的原则也适用于无限远的未来，适用于无数人的原则也适用于一个人，适用于低代价的原则也适用于高代价，这

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甚至，救人和杀人之间也就是价值的正负号之间的差别，遵守的原则是一样的。”

我暗暗赞叹，度规不变性真是个好东西，有一种妙用无穷的感觉。但是，由于和自由、独立等并不亚于其价值的原则存在一定冲突，我仍然有所不甘，进行着自己都不相信的狡辩，“你们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做好人，仍然必须做好人？如果自己的灵魂无法战胜肉体的控制，就要通过外力帮助乃至强制他的灵魂战胜肉体的控制？一切认为自己在追求肉体幸福的灵魂，实质上都是被肉体夺舍的灵魂，是自以为为自己活着其实在为肉体活着的灵魂？那么，这些失去自我的灵魂是不值得尊重的灵魂，不配独立的灵魂？与其让肉体霸占这些灵魂不如让正义强占？你们确定打不过必须请外援而不是可以请外援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思想？这可真是颠覆性的思想。”

阿正紧紧跟上，“问题是，你们确定这些外援在灵魂战胜肉体后不会尾大不掉？不会有人恶意利用惩罚？别人改造我之后我真的能恢复对自我的掌控吗？”

阿梦恼火地反击，“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反问？只要外来的帮助者是纯逻辑主义者，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对逻辑的信仰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有什么逻辑上必然的不同？再说，你怎么不抱怨肉体尾大不掉？”

我说：“无论如何，纯逻辑主义者改造罪犯必然不会体罚，死刑不算在内。体罚的目标应该是改造信仰，但是，想要通过体罚改变对肉体的信仰本身就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本身就违背纯逻辑信仰。判决一个灵魂死刑，唯一可能的逻辑是认定它未来没有可能创造无限大价值却犯下了巨大的罪恶，这多多少少有一点正确的可能性，尤其是针对年迈无知的重罪犯。但是，控制享乐是合乎逻辑的，其目的是让罪犯不去追求享乐。限制身体的自由的重点是让罪犯学会追求真理。最初也许是被动地追求真理，改造成功后却必须是主动的。如果罪犯没有研究能力，就要先接受关于逻辑推理的教育。”

阿梦说：“我仍然认为有必要保留死刑。此外，我能接受不体罚，但是仍然倾向于让身体多感受些痛苦，但是这不是为了通过惩罚改造信仰，也不是为了恶有恶报而惩罚。既然动机和目标都不是为了罚，我不会把这称作体罚，而是把这视为培养纯逻辑信仰的方法，即使是没有犯罪，也可以多加尝试。功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有一种身体和灵魂共进退的意识，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拒绝身体痛苦本身就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一种体现。为了排除这种意识，我认为可以尝试一些身体痛苦灵魂快乐的模式。当然，直到目前我也没有找到针对纯逻辑信仰的绝对好的培养方法、改造方法。也许，根本没有绝对好、必然好的方法。”

她进行过这种探索？什么时候探索的？难道她早就开始把我当作小白鼠了？痛苦中得到价值真的有助于放弃功利主义？对这个经验主义的问题，我和她一样无知，大概只能由未来的经验主义者做经验主义的研究，只不过，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都不会是真理，也不应该成为智人转变信仰的主要方法。

阿正提出了新的问题，“你们经常说动机和目标，它们是什么关系？我总觉得它们是两个概念，但是你们经常说得好像是一个概念。你们经常这么推理，有时把自由和逻辑混在一起，有时把真理和正义混在一起。”

阿梦说：“智人的各种语言都是有很多逻辑问题的语言，基本上都是经验主义的语言，很多不同的词汇描述的是逻辑上必然相同的概念。一词多义的情况就更多了。不过，我不敢说纯逻辑的语言必须禁止一词多义、同义词。我们对一些词语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要在段落甚至全文的背景中理解一些词，这样才能避免经验主义地理解词意，误解我们的本意。”

我说：“我的理解是：动机是行为、推理的原因，目标是期望的结果。当然，这么定义肯定不够精确，但是，为了价值的最大化，绝大多数概念都不需要像科学家那样执着地追求精确。例如，目标可以是预期的主要结果、最好结果、最可能出现的结果，等等，这种不确

定性在很多场合对后续推理没有影响。有些时候，浪费逻辑能力追求局部逻辑推理的精确化是邪恶的，如用于邪恶理论；有些时候，这从价值上考虑是不值得的，如一些不影响推理的精确化；有些时候，精确化会带来意外之喜或飞来横祸。但是，应该在现有预期的基础上追求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而不是不动脑筋地恪守原则，如概念准确，除非这些原则必然能够合乎逻辑地创造价值。不是说遵守这些原则必然错误，而是说它们不应该、没资格成为原则。话又说回来，在一些条件下，如找不到足够合乎逻辑的、价值足够大的推理方向，可以考虑通过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地定义一个概念获取价值，搏一下意外之喜。”

阿梦说：“但是，应该认识到，不对！必须认识到，这不是说有结果或者价值就是喜。否则，因为这种错误的原则得到某种推理结果或者正价值的概率仍然很高，很容易赢得结果论者、经验主义者、目标不高的研究人员的欢心，导致将这一经验错误地归纳为正确的思维方法、原则。至少也应该把无限大价值当作喜，甚至，把真理当作喜。那样的话，这类貌似没坏处的原则、方法、法律才会暴露出弊病，机会价值很可能是负无穷大。毕竟，准确定义概念这个动机是否曾经发现过真理都是个疑问。”

我说：“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排斥概念的精确化原则，认为这不是最优的选择，但是，虽然原则是错误的，这种行为在某些条件下仍然可能是最优的。在这些特殊条件下，我们可能更容易犯错，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对错误原则的排斥而排斥了正确的行为。我们就对准确定义概念缺乏热情，这可能破坏了一些价值。只不过，这是低概率的事件，而且，不能只看到它导致了一些低价值，没看到节约的精力创造了价值。通常情况下，通过遵守错误的原则而赌博成功只不过是以错误的动机获得了正确的推理。”

阿梦说：“赌博这个思路对追求真理而言也算是一种创意。虽然赌博并不代表能力低，但是，如果多数时候是在赌博，那是逻辑能力不足的表现。思想赌博的最明显形式其实是追求灵感，而且，这也是最合乎逻辑的赌博，甚至是研究真理的必不可少的赌博。因为真理范畴有很多困难的问题，所以，我即使是现在也深感因果推理能力不

足，不得不大量使用灵感。通过相对不那么合乎逻辑的推理博取更合乎逻辑的结果反而是我不主张的赌博，尽管你经常做这类尝试。”

我的直觉是阿梦错了，但是，因为这涉及到了我的利益，我不禁怀疑我是否在以错误的动机或原因进行错误的推理。毕竟，即使我经常以错误的方式推导出正确的结果，我也仍然在追求以正确的方式推导出正确的结果，这包括追求最合乎逻辑的动机和原因。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因为躲避错误的原则而失去正确的推理。由于这一决策不仅涉及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也涉及无法合乎逻辑的利益，甚至，无法明确区分两种动机，我陷入了沉思。

阿正说：“所以，错误的推理从推理过程而言可能一样，但是动机可能不同。如果不知道这不是合乎逻辑的规则，就会认为自己是在最合乎逻辑地推理；如果知道这不是合乎逻辑的规则，却因为按照最合乎逻辑的规则推理进展不顺利，仍然可能选择依靠次优的规则赌博。这就是相同行为的不同动机，而两人的长期结果必然很不一样。”

阿梦说：“永远不能因为两个人有一样的行为、推理就认为两个人差不多。信仰、方法才是关键。当然，信仰、方法的不同往往能导致行为和推理的很多不同之处。甚至，经验主义的统计学对于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目前，绝大多数灵魂采用错误的原则推理都属于第一种，如果因此归纳犯这种错误的灵魂都是邪恶的，就未免以偏概全、冤枉好人。不过，细想一下，冤枉也就冤枉了，几十亿人中只冤枉了一个隐藏的机会主义者而已，那也算不上什么好人。”

我早就知道！善良的纯逻辑主义者根本不在意利益，就是丧偶都可以无所谓，既不会因此放弃对邪恶的惩罚，也不会因此停止对真理的研究，而这些都和爱情并不冲突。不知为何，这一打击反而让我悟了，“我主要的赌博和你主要的赌博确实属于不同的赌博。粒子运动有最短路径，但是，并不是只沿最短路径运动，所以，我猜测推理过程可以不是最优，可以采用非最优的推理。但是，不能因此反而排除最优的推理。由于粒子沿非最优轨迹运动的普遍性，我更倾向于大量试错，倾向于认为各种可能合乎逻辑的推理的叠加就是最合乎逻辑的推

理。当然，必须排除的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至于灵感，那更像是粒子散射这类事件，是你所擅长的领域。”

阿梦有些意外，“如此说来，我更倾向于沿最优路径推理，似乎更像是粒子说的支持者，你则更接近于波粒二象性的支持者。严格说来，反而应该是你的观点更正确？不过，反正我赌博的重点是灵感。我们当初有很多年主要就是依靠灵感取得进展。那时的能力显然不足，当然，这不是和其他人比，而是相对于研究的课题的难度而言。例如，即使是当年，研究经济问题、思维方法问题也能以逻辑推理为主；研究实在、正义、最优制度等问题直到现在也主要依赖灵感，只能更加勤奋地改善状态、捕捉灵感。当然，现在偶尔也能通过因果推理发现真理、正义了，这也算是体现了推理能力的增长。我觉得，我们无意中受益于多样的研究课题，得以同时研究难度跨度很大的课题，让各种推理能力都有发挥的余地，也都能够得到锻炼，最终在逻辑推理方面没有明显的短板。”

我说：“虽然推理的时候赌博不一定正确，但是，并不必然是邪恶，存在必要的赌博。无论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赌博，都不是字还是人头那种没有技术含量的赌博。应该把这视为比麻将、德州扑克更复杂的赌博，有大量的赌技。这些赌技不需要博弈，不需要观察表情、猜测心理，所以，即使在现实世界中赌技很差也不妨碍在思想世界中赌技很好。有些赌技就是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研究方法，甚至就是真理。我们在长期的赌博中努力提高赌技，发现了很多方法，有助于提高灵感出现的概率，提高灵感的价值。所以，应该这么看：最好提高推理的能力、方法；赌博是次优的选择，至少优于碌碌无为、进攻单调，但是，赌博同样有相应的能力和方法，而提高赌博能力、改善赌博方法又有推理和赌博两种途径，甚至，在这方面的最优赌博方法和真理有一些共同之处。”

阿梦说：“这个观点很好，但是，还是有问题。我们没有严格遵循这个理论，因为赌博相对因果推理而言明显更省力，能够更长时间地工作，也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有助于利用各种零碎的时间，有助于灵魂战胜身体、控制身体。所以，我们总体上实际上是倾向于赌

博的。而且，由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等缘故，不仅超出了纯逻辑信仰的限制，也超出了最大价值原则所容许的最佳值。这意味着我们有时候本可以更合乎逻辑地推理，但是，我们放弃了因果推理转而去赌博，这不仅是为了最好的结果，甚至，已经是为了功利、习惯，导致了对灵感、试错的过度使用。我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些错误倾向。我们是否需要改变这种行为？这似乎必然意味着要牺牲短期的价值。”

我说：“我肯定不会选择放弃我的试错赌博，毕竟，我的纯逻辑信仰允许我在认真复核的前提下用结果论等错误的方法追求真理、价值。我甚至愿意进一步研究赌博和因果推理之间的平衡问题。这需要包括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不同场合、状态下的成本和收益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成本和收益都是变量，甚至，不同的赌博其规律也有所不同，我们只能追求大致正确的决策。例如，劳累、喧嚣等状态不好的场合更倾向于灵感，状态好则肯定首先尝试推理；难度大的问题更倾向于灵感，难度低更倾向于推理；偏重于正确性的思想相对更强调因果推理，等等。只有在状态好、环境好、推理难度不太大的条件下，灵感才明显不如推理。当然，在这种条件下，推理的进展要快得多，这也是我仍然追求推理的原因。当然，各种中间状态就说不太清楚了，有相当的随机性，更像是量子力学问题。”

阿梦说：“我仍然认为，遵守纯逻辑信仰、永远选择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最佳选择。这必然有益于长期价值但是可能不利于短期价值，接近于只允许使用无限长时间范围的最大价值原则，而不允许使用针对现实价值、短期价值的价值最大原则。”

我说：“但是，你有些忽视在真理领域赌博的特殊性了。因为真理本身就有长期价值，只要发现真理就必然有长期价值，甚至，因为真理本身就和思维方法有关，发现真理也有益于方法的改善和能力的长期增长，所以，必然有助于长期价值的指数增长。这和为了利益甚至是有限的价值而牺牲长期的价值增长是不一样的。”

阿梦嘲讽道：“按照你的观点，只要确实有助于现在发现真理，就可以不合乎纯逻辑信仰，甚至可以无恶不作？”

我大吃一惊：“你不要血口喷人！极限推理不是你这么做的。最起码，成为真理的敌人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以错误的乃至邪恶的动机发现真理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可不能追究我的邪恶。”

阿梦没有和我一起演戏，“我承认严格的因果推理的局限性。我对逻辑世界的结构并不很清楚，但是，我很清楚，肯定并不只有局部的结构，而逻辑推理尤其是因果推理主要是局部的。要发现真理或者可能合乎逻辑的命题，并不能只有局部的严谨的因果推理。就像读这本书，即使每句话、每段话都读懂了，也未必全懂了。”

我点头道，“我们的有些思想就是散布在这部书整体之中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讲完所有的整体性含义，再加上我还有捉迷藏、怕啰嗦等恶趣味，必然导致更多的隐藏。读者可以通过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的归纳来探索。其实，我们创造价值的过程除了依靠因果推理，也依靠对以往思想的整体感受、归纳。一旦有了有价值的归纳，原来存在于整体中的思想就成为了局部的思想，和原来已有的局部思想一起形成了新的整体，也就创造出了新的整体思想。这就像是我们原先对归纳的理解。我猜测，宇宙中不断产生粒子的机制可能就对应于这一推理机制。”

阿梦说：“如此说来，这本书就像是对我们的思想的不完整的记录，这本书延续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灵魂不断复杂化和逻辑化的过程。如果这本书写得足够长，充分表达了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在生活、工作中的创造就接近于从这本书的整体不断产生新的、局部的思想，也就缓慢改变着这本书的整体，也改变着我们的灵魂的整体。即使我们将来写不下去了，也可以由其他的灵魂推理、创造下去。读者为了理解我们的思想，不仅要理解局部，也要理解整体。甚至，在理解整体的过程中不仅有我们意识到的整体，也有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整体，而理解到后者就不再是理解，而是创造。换句话说，任何较好地理解了这本书的灵魂都能继续写这本书，不用在乎什么作者的本意。”

我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本意，尽量合乎逻辑就是这本书的本意、动机和目标。这本书当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就像我们也没有

完全做到一样。甚至，足够优秀的读者能比我们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我觉得，这本书根本不需要结尾，就应该是开放的，可以无限推理下去的。”

阿梦说：“我最后补充三点。首先，这本书并不能反映我们现在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的动态的。当然，我们的灵魂变化速度肯定还不够快，所以，大致能反映现在的状态，但是，越早的章节和现在的灵魂出入越大。其次，归纳很少是全文归纳，而是从全文中抽取句子、段落、某种思想进行归纳。例如，即使读懂了每个关于归纳的段落，将所有这些段落集中在一起读很容易获得超出这些段落的心得。第三，归纳的结果存在交叉。如果把关于方法的段落或者关于灵感的段落集中起来归纳，仍然可能获得关于归纳的思想。虽然概率、预期价值不如对归纳进行归纳，但是，由于可能的归纳数量多得多，却能够贡献更多、价值更大的思想。所以，一定要重视交叉归纳。这也意味着，在任何范畴内的归纳，结果必然有多样性。对归纳进行归纳，不仅能得到关于归纳的结果，也可能得到关于灵感、思维方法、同时性的结果，甚至，可能得到一切可能合乎逻辑的思想。当然，偏远的归纳更接近于灵感。甚至，我也许应该因此而重视通过错误的推理得到正确的结果。你们看，这就是一个交叉归纳。”

终于结束了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阿梦毫不淑女地灌下去一杯肉桂茶，在我脸上印了个水印，大概是在隐晦地表达“我以前很可能错了”，然后意气风发地说：“这一串推理效果很好！我感觉我的灵魂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这体现了在正确的时间、地点思考正确的问题的优越性。”

阿正说：“我不太明白，你们像现在这样思考动机和目标的差异显然能得到价值无限大的成果，为什么当初不遵循概念精确化的原则去思考这一明显的问题？”

阿梦说：“不能因为追求概念的精确可以导致和我们现在相同的推理方向就认为会有相同的结果、相同的价值；而且，即使价值和结果相同，那也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原则。条件是否成熟对思考一个问题

很关键。我们不是想到了什么问题就能解决什么问题。针对一个特定问题苦苦推理和在所有问题之间寻找最优推理之间往往有着巨大的难度差异、结果差异、价值差异和成本差异。甚至，经常导致成败之分。当然，由于读者不知道可能的推理方向，也不知道我们的灵魂的细节，不容易注意到时机是否成熟这个问题。”

我说：“最大价值原则也需要理解，甚至，要最优地理解最优原则也需要很长乃至无限长的时间。尽管我们经常自以为已经理解得很好，最终，我们往往能发现新的理解。严格来讲，做到最优并不体现在我发现了无限大价值，我比其他人发现了更多的价值，甚至不是我发现了更多的真理。这些表现并不能推导出做到了最优，甚至不能推导出比他人做得更好。例如，双方的条件可能不同，可能处于不同的增长阶段，甚至，运气不同。”

阿梦说：“我的表现不如别人并不代表我的信仰、方法甚至推理不如别人。只要我有正确的信仰和方法，就不需要和其他人比较，就要保持足够的独创性，和其他人的推理保持尽量大的差异。如此一来，我只要每时每刻思考当时最适合我思考的问题即可，不需要别人、别的原则告诉我思考什么，哪怕那样的思考也能发现无限大价值、真理。这代表了研究应该有独创性、独立性。”

我说：“我们并不是不学习智人的原则，只是很少学习。如果那是正确的原则，是真理，当然可以学习；如果不是，最多算是个人的特点。我们不需要学习任何人的特点，只需要学习真理。即使别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做得更好，即使很多人依靠这些特点比我们在很多方面更优秀，甚至在研究真理方面暂时更优秀，只要不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真理，就不应该学习，甚至应该禁止学习。”

阿梦说：“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别人成绩更好、更博学、更全面发展、更有情商都无法吸引我们。我们当初的理由是这些不利于研究真理，属于误打误撞地保留了自己的特色。也幸亏智人不热衷于真理，追捧的那些特长都和真理无关，否则，我们不一定能忍

住不学。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因为别人的研究方法没东西可学就不相信存在真理，而是努力去发现真理。”

阿正说：“您从小就说过：不要跟风。大家都说需要学外语，需要有情商，这样才能交流思想，可是，有思想才是需要交流思想的前提。甚至，应该是有无限大价值的思想才是需要交流的前提。可是，谁敢从小就断言自己一定能有价值无限大的思想？没有这个把握，把时间浪费在学习外语、如何写作、善解人意上面，难道将来去交流负价值吗？”

我说：“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就应该是学术交流的充分乃至充要条件。否则，交流的利益成分就太高了。”

阿梦说：“我们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总想着应该少做对发现真理没用的事情，结果，判断力不足，还是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每发现一件这样的事情，都难免痛心疾首。你就花了不少精力学英语、读文献，等到最终明白过来，除了长叹一声，又能如何？所以，做每件事情，都要从动机的角度去想想，是否是最佳选择，永远不要想总有好处、没坏处。否则，读书没坏处，做题没坏处，老师、家长不会害你，多交朋友没坏处，这些事都照做了，还有多少时间做和真理有关的事情？成功率能有多大？这个社会的恶劣之处就在于，智人公认的思想几乎都是谬论。自己选择最佳也许不如外人的建议，但是，只要从小开始自己想象、选择最佳，发现、判断最佳的能力是会指数增长的。”

我说：“智人现在明显是在过度学习，当然，在真理方面反而很少学习。其弊病不是对自己没有好处，尽管那确实也没好处，失去了长期的增长潜力；对别人，那有些飞来横祸的意味，竞争无形中变强了；最关键的是对人类整体没有足够大的好处，减少了不同灵魂、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与之类似，过度依靠仿制产品来发展经济也许对仿制者仍然有好处，但是对全球经济没好处。”

老爷子说：“但是，你们在这一点上无疑做得极好，有很多自己的特点，产生了成百上千的独特思想，同时又比智人的思想更合乎逻

辑。你们不在乎是否领先，却反而能够领先；科学家经常为了相互追赶努力学习，实质上却只是追求短期、局部的领先，根本没有追求价值、能力的长期指数增长，所以很难长期稳定地领先，也很难创造无限大价值。他们不是不能有巨大的独创性，只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短期利益宁愿牺牲独创性。”

阿梦说：“要把优势分为现象和真理两部分。真理是开放的，是每个灵魂都应该具备的，没有排他性，可以任意学习。特点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应该适度追求增强差异，所以，应该限制学习。当然，这还只是一些猜想，不够精确。”

我说：“所以，即使思维的效率、成果的数量不如别人，也不一定要学习。落后的原因很多：起步晚会落后，研究的课题多会在初期落后，课题难度大会落后，研究条件差会落后，以创造为主的指数增长在起步阶段也必然落后于以学习为主的线性增长，等等。如果过于关注短期表现，就可能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当然，更常见的是丢的是芝麻捡的也是芝麻，捡到了有限的价值失去了无限的价值。只有建立正确的信仰才能最好地判断价值。我们当初只有一些较好的目标，所以能做到更好地判断价值，但是错误率仍然很高。”

阿梦说：“特点也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采用概念明确这种特点，但是，一旦将这视为铁律，就接近于邪恶。对于研究、思维的特点，我认为应该照搬个性自由的原则，让自己成为多种特点的综合体，而且，并不是简单的归纳、叠加，而是让各种特点经常此起彼伏。”

我说：“不仅要有自己的特点组合，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突出特点。我有时更关注方法，有时更关注增长，有时更关注信仰，有时更关注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等学科。我们在每个领域既没有明显的弱点，也可以说都是弱点，不同时期又存在不同的相对强点和弱点，和状态、兴趣、各局部的进展等因素有关。”

阿梦说：“需要强调的是，弱点和缺点不同。弱点是相对的，可以是相对于其他人、相对于其它特点不够强，但是，这不是需要改正

的。缺点是绝对的，相当于是违反真理的、邪恶的，因此是必须改正的。方法、信仰的相对不足几乎必然是缺点，知识方面的不足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说：“需要强调的是，要正确判断是否是弱点，必须考虑机会成本这个因素。”

阿正说：“这妈妈也说过，让我考虑问题永远不要太简单。不会外语不是和会外语相比是不是弱点，而是要考虑你把本来会用来学外语的时间用在了哪里，如果纯粹是增加了享受的时间，或者从事价值有限的赚钱工作，而这类时间本来就不少，那肯定是弱点；如果是用于追求无限大价值，就一定是强点。所以，对智人而言，只要和追求无限大价值相比，各项特点几乎没有几个强点。绝对地看，你们在很多方面都相对智人较弱，但是，从机会成本分析反而是强点。”

我说：“我们并不是不追求概念明确。我们只是不认为这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甚至，这是一个相当次要的原则，肯定不如必然合乎逻辑，也不如无限大价值、普遍性、永恒性，那些原则都是有助于追求无限大价值的原则。甚至，与追求概念明确相比，我们更加关注思想中是否包含利益、经验、结果等负面因素，很可能和我们在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吃亏太多有关。”

阿梦说：“遵循不够合乎逻辑的推理原则并不会导致每个推理都必然失败，但是，越是长期越容易失败。芳芳的解释是原则的好坏、合乎逻辑的程度对一个推理的成功率、价值有微小的影响，进而对长期推理的成功率、价值有巨大的影响。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最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对采用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则的后果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不妨碍纯逻辑主义者坚决不采用这样的原则。与之类似，即使采用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则的结果是正确率很低仍然必须采用，即使采用必然无法合乎逻辑的原则的结果是正确率很高仍然可能甚至是必须禁用。”

我说：“虽然不明白所谓与之类似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的话是对的。例如，并不是对本书的一切归纳都是正确的，甚至，正确率很

低，就像对宇宙的归纳一样。但是，不能因此只关注因果推理而忽视归纳。列举真实的数据正确率确实高，但是，只要缺乏是否正义、是否必然合乎逻辑的判断，就必然是错误的研究方法。”

我由此想到，有必要再次重申，这本书显然不可能是生活实录。我删除了绝大多数价值不足的对话，从而减少了很多文字，必然导致书中的描述更有价值、更合乎逻辑，无意中造成了一种美化。而实际生活中必然有无价值的对话、回答不出来的问题、错误的回答，等等。所以，本文中总是有问有答、总是多多少少涉及预期价值无限大的命题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推理总是如此，尽管关于真理的推理的出现频率在过去几十年确实在不断提高。

第一百三十二章 边界条件-比较优势-三层逻辑-最佳动机

我回到了更早的话题：“从纯逻辑的角度看，动机和目标必然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智人一般都不够理性，也就经常做不到。例如，我追求逻辑，那么我就应该努力追求增加逻辑性、增加价值这一目标。可是，由于我的各种邪恶动机，我的目标就可能产生一些偏差，例如，有时追求比其他人价值更高，有时追求这个月、这一章创造多少价值，有时追求让这些价值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而不仅是为我所知的价值，等等。我不认为追求无限大价值会造成选择单一。事实上，我猜测永远有无限多选择。我对自己不会过于自信，所以，我想不出来那么多应该是我的想象力的问题，而不是不存在那么多。”

阿梦说：“智人因为信仰复杂，追求的动机和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复杂。例如，一方面追求利益，另一方面又追求平等。这显然是不同的目标，不可能同时追求到最佳。这导致智人经常左右为难，在各种目标之间搞平衡。例如，即使是执法者，遇到合法但是不正义、正义但是不合法的情况也会左右为难。”

我说：“这在科学中也有所体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有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目标，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做好相互衔接处的推理，就会导致整体上出现矛盾，危及人类知识整体的合乎逻辑的程度。例如，至少有一些哲学家将人视为灵魂，医学家、生物学家却总是将人视为身体；至少有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追求逻辑最严密的推理，人文科学却从不追求逻辑严密的理论，追求利益、利润最大的理论却很多。哪怕在很多局部合乎逻辑，只要是无法合乎逻辑地将不同学科衔接在一起，仍然会极大地伤害价值。甚至，仅仅是学科之间的边界处的无法合乎逻辑就意味着整个科学体系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这就像解一道题，如果不满足边界条件就必然是错误的，哪怕在绝大多数点、无数点上都给出了正解。何况，科学是在绝大多数点上都没有给出正解。要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很难，难点在于贯彻纯逻辑的解决方案。这会牵涉大量问题，尤其是各种人文科学，它们将丧失以往理论的几乎所有支柱。可是，总不能因此用利益去统领物理学、数学，那就真成笑话了。”

老爷子说：“整体知识无法合乎逻辑只是问题的局部，整个智人社会都无法合乎逻辑，有很多边界无法满足边界条件。例如，军人追求胜利，百姓追求财富、正义，但是，一个人既是军人又是百姓，他该追求什么？”

我受到了启发，“所以，任何条件下都要满足目标的连续、单值要求。一个军人同时处于军人、消费者、经济人、灵魂等概念的边界，无法同时将胜利、快乐、财富、正义、理性等目标追求到最好、最坚决。所以，军人才会被要求追求胜利。但是，边界的一侧是胜利，另一侧是正义或者财富、快乐，这根本无法连续，也就无法合乎逻辑，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考虑邪恶的胜利不可接受这类问题。可以这么理解这里的连续性：从军人方向变化到边界和从消费者方向变化到边界时的目标不能不同，否则，社会中有无限多的边界点，到处都存在跳跃，根本无法保证推理的逻辑性。纯逻辑是将所有学科尽量合乎逻辑地统一在一起的最佳方案。这会牺牲很多学科、追求目标，有些甚至会永远地放弃，但是，未来的收获必然更多。”

阿正说：“所以，如果医生能从哲学家、法官、教育学家那里学会医治灵魂的价值，而不被绝大多数智人的功利主义倾向主导，就会把研究重点放在救治灵魂上，尤其是从身体的控制之下解放灵魂的工作上，会研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减轻直至摆脱身体对灵魂的控制。这样，就会牺牲很多传统的医学研究。”

我说：“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统一的过程会有所牺牲，甚至，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牺牲，但是，牺牲什么是要由逻辑来决定的。各种学科之间绝对不存在平等。”

阿梦说：“我同意目标要连续、单值的结论。但是不支持你的推理过程。你一会儿结果论，一会儿功利主义；一会儿像个数学家，一会儿像个功利主义者、政治家。这本身就缺乏连续性。应该把连续、单值视为一种不是目标的结果，正确的目标仍然是纯逻辑，它能自然而然地满足边界条件。”

我说：“可是，如果一名研究人员擅长像科学家那样关注局部的逻辑，不能接受纯逻辑，那就应该建议他研究一下边界处的原则问题，研究一下经济、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的共同边界，让他在边界两侧来回横跳，不断切换研究的原则。这有助于意识到统一信仰、研究方法的价值乃至必要性。现在那么多人从事跨学科研究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让我相当困惑。似乎，科学家们只想到通过跨学科研究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而没有想到这能取得最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想获得一些关于边界处的成果，很少想到跨学科研究能让学科本身受益，可是，他们早就应该知道，边界条件确实能改变边界内的解；只想到用学科现有的基本原则去研究边界，而没有想过基本原则也可能因为这项研究而改变。”

阿梦伸出了大拇指，“你在自己的很多优势领域可以碾压我，我有时也很想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做不到。所以，每个人还是要努力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我说：“我认为你不是做不到，而是懒或者自卑。经济学的主导理论是发挥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是可变的。如果比较优势不是

研究真理，这样的比较优势就必须放弃。如果我们小时候发挥我们的所谓比较优势，大概就是去工厂，好一些去大学、研究所，怎么可能和发达国家的伟大科学家竞争？怎么看当时的我们也不可能有丝毫比较优势。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比较优势理论坑害了，没有努力提升国民、国家的价值。既然研究真理没有天才，那么，追求研究真理的比较优势就必然是一生的使命。这不意味着一个人一定能得到稳固的比较优势，但是，这种竞争是最为良性的竞争。首先，竞争的失败者也有无限大预期价值，比最成功的商界奇才都更有价值。这样的失败真的是失败吗？其次，研究真理有无数课题，比经济中的岗位还要多。一名研究人员不可能在每个课题都没有比较优势。只有一种可能性让他没有任何比较优势，那就是不学习也不研究真理。”

阿梦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虽然要竞争，但是，当已经在真理学的某些领域有了竞争优势，还是要发挥竞争优势的。只能说在发挥现有优势的同时兼顾在更多的领域扩大优势。我们能研究很多关于真理的课题，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很多课题都有比较优势，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研究这么多课题。尽管同时研究多个课题是真理，但是，我们现在的课题仍然多得不正常。只不过，其他人不研究，才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结果。”

我一脸坏笑地说：“因为你不研究很多课题，所以导致了我研究的课题比我们研究的课题更不正常。你应该更多地通过试错参与竞争，改变竞争优势。这就体现了第三点，像经济中的情况一样，通过竞争获得的比较优势必然是暂时的，只有当没有竞争对手时才会有稳定的优势。只要肯研究，所谓竞争失败也只是切换比较优势，失去一些优势的同时会得到其它课题的竞争优势，仍然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不研究就在任何关于真理的问题上都永远没有竞争优势，就只有有限大的人生价值。”

阿正插话道，“如果穷国不干活，富国就只有什么都自己做。穷国不要认为没有穷国的低价值服务富国就过不下去，更不应该认为从事低价值服务光荣，正确的道路就是加入到真理研究方面，让这一领

域的竞争空前白热化，让工农商服务等传统产业都成为冷门产业，最终被自动化生产所彻底淘汰。”

老爷子说：“智人的科学就是局部的科学，设定一个条件就去推理，根本不管条件是否最合乎逻辑。每时每刻确实有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也在变化，发挥比较优势和改变比较优势谈不上哪一方面必然占优。但是，没有创造无限大价值的可能性的比较优势，和吃屎的优势有多少本质的差异？吃屎基本上是零价值，可是，智人的一些比较优势还属于创造负价值方面的比较优势呢；吃屎令吃的人当时身体不舒服，可是，智人发挥比较优势让无数后人永远不舒服。”

我对老爷子经常暴露出来的愤青特点已经习以为常了。逻辑生物的个性大概就是无比多样，只要保持正义，其它自便。只不过，他在养老院可没有暴露出来这一点。所以，特点是有条件的，不会超越理智，不会愚蠢地给邪恶送人头。

阿梦沮丧地对我说：“继续讨论这个课题有一种单方面受虐的感觉。我试错也不需要这么试。我还是倾向于在自己的灵魂中试错、竞争，有了竞争优势之后再来竞争。在思想的竞争中，我也喜欢当上手而非下手。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但是，既然面对的是你，也就没那么不好了。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发挥我的比较优势。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将导致动机和最主要的结果、最有价值的结果、最希望出现的结果一致。对纯逻辑主义者，动机和目标必须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最佳动机、最合乎逻辑的动机的一个性质。智人的其它信仰都做不到这一点。”

阿正说：“这容易理解。只要存在最佳动机，自然不需要其它动机，哪怕结果能顺便实现其它动机。”

阿梦说：“纯逻辑世界推理中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但是结果有无数个，从结果中拿出一个来作为根本原因，相当于改变了根本原因，那就不是纯逻辑世界了。所以，一定不能结果论地追求逻辑以外的结果。我们以前是从经验开始不断加强对结果论的怀疑，导致对结

果论的疑心越来越大。但是，这才是最终盖棺论定的推理，有助于让我们的动机更加逻辑。”

她轻易地走出了情绪的低谷，现在骄傲的样子令我心仪，我默念着午休时间快到了，忍住了心猿意马，“灵魂只应该关注尽量合乎逻辑这个结果，尽管追求这个结果必然还会有很多结果，甚至有很多必然出现的结果，但是，不应该关注那些结果。例如，纯逻辑信仰必然会延长寿命，提高推理能力，会带来丰富的经历，更不要说各种非必然的结果。但是，只要关注、追求这些逻辑以外的结果，就表明信仰不纯粹、不正确，而且，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纯逻辑信仰的标志性属性之一就是动机和目标的高度一致。不对！是完全重合。每一个目标有自己的结果分布；将其中的一些结果加入目标，将会改变目标，进而改变结果。”

阿梦说：“所以，逻辑生物会做着多种多样的工作，却不会有多种多样的目标，不会有追求胜利的将军，追求利润的公司，追求成绩的学生，追求成果的研究人员，因为所有人的永恒目标都是追求灵魂合乎逻辑、自由最大。至于胜利、利润、成绩，只是不是目标的结果，是不需要提前关注的结果。”

阿正说：“这就像，吃饭只有一个目标，为了摄入足够的营养。但是，不可能以过程中的每一粒米为目标，甚至不会以吃饱这一几乎必然出现的结果为目标。否则，吃树皮也能吃饱。当然，智人的身体机能不怎么合乎逻辑，所以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无法完全合乎逻辑。”

我说：“总而言之，不应该存在短期、局部的不变目标，只有永恒的长远目标。这样，目标是不变量，中间的过程则永远是具有灵活性的，是随时可以为了那唯一的目标而牺牲的。当然，这方面我做得不好，更像是 N 个目标之间不断相互牺牲。但是，我也正在改进。”

阿梦恼火地说：“你感觉自己在不断进步，我感觉我在不断吃亏，经常感觉很有必要帮你修剪一下目标。”

我大惊失色。难道说，纯逻辑主义者只有相互之间才必然以理相待，遇到邪恶也会被气得丧失理智？甚至，可能比经验主义者更没有

理智？细细回想一下，由于嫉恶如仇、缺乏宽容，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一个智人，如果缺乏背信弃义、道貌岸然、假公济私这类邪恶的经验，初次遭遇，大概也会震惊、暴怒吧？那么，就不能要求很少邪恶的人和经常面对邪恶的人甚至是经常执行邪恶的人对邪恶有相同的忍耐力。不能对基于现象的推理结果过于信任，因为现象都有条件，而条件还有条件，条件的差异会导致判断的差异。智人很可能比逻辑生物对邪恶更宽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更善良。

纯逻辑主义者在利益方面肯定没有功利主义者的想象力、记忆力，或者说，不会投入资源去想象、记忆。所以，这种抱怨她总是说完就忘了，甚至不管功利主义者会不会记住。功利主义突然感觉自己很善良，虽然记住了很多，却从没有执行过报复，至少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报复。在理性的驱使下，我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拧了自己一把，提醒功利主义，如果不是我的理性和阿梦的理性，它早就报复了。当功利主义太强大的时候，这一招借助身体战胜身体，经常有助于理性击溃功利主义。这就像是把功利主义视为由理性看守的囚犯，最多是监外执行，虽然不如消灭功利主义，但是，一定优于让理性成为功利主义的奴隶。当然，这一方法只是个人特点而非真理。

我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阿梦对我知根知底，虽然目不斜视却笑出了声，在我的目光下赶紧咳嗽了两声，“真没想到，目标的多样化居然是智人邪恶的标志之一！这里面一定包含了真理的无限奥妙，只是，不知从何下手。追求灵魂的自由这唯一的目标不仅能够导致最自由的灵魂，甚至也能导致最自由的身体。但是，追求身体自由的人未来几乎一定是追求灵魂自由的人的敌人。这大概只能用他们追求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追求个人的短期自由来解释。”

阿正说：“智人在动机和目标之间经常犯逻辑错误。例如，为了幸福而增加收入，结果，一门心思增加收入，累得半死，反而忘了本意是增加幸福。”

我一边揉着屁股一边说：“无论结果如何，忘了本意、本能算不上错误的思维方法，甚至，总是想着本意、本能就是邪恶的思维方

法，除非本意是正确的本意，也就是正确的信仰。应该认识到这种思维方法是很容易导致错误的推导结果的。我不仅经常忘了自己的本意，我的本意也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从小时候开始算，我现在距离自己的本意很远，结果很意外。但是，因为动机、目标、本意都在修正，越是接近现在，动机、本意和结果的差异越小，当然，距离重合还差得远。不过，最差劲的是反抗本能、直觉，那是个难点，现阶段只能部分抵抗。”

阿梦说：“因果论中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多层次的原因。一个推理的第一层原因是推理过程中的逻辑，也就是传统逻辑中的逻辑。第二层原因是推理中的原因。例如，当我从经验开始推理的时候，经验就是我的第二层原因。对纯逻辑主义者，逻辑应该是所有第二层原因的终极原因。做任何一个推理也需要原因，这就是第三层原因，或者称之为推理的动机。纯逻辑主义者的一切动机仍然是逻辑。所以，纯逻辑的推理包括三层逻辑：不仅推理过程要尽量合乎逻辑，推理的原因、动机仍然要尽量合乎逻辑。传统逻辑只做到了第一步，这是远远不够逻辑的。”

我说：“所以，第三层原因解决我要干什么的问题，第二层原因则解决从哪里开始干的问题，第一层原因解决如何干好的问题。智人各层原因往往是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自然无法用逻辑统一解释。例如，第三层原因往往是各种利益，第二层原因往往是各学科的各种基础知识。纯逻辑主义者的一切终极原因是不变量。”

阿梦说：“所以，可以把一个灵魂中的终极原因视为一个组合，只有纯逻辑主义把原因做到了最简、最合乎逻辑，同时也最佳。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都不好。虽然我现在的动机组合中主要是纯逻辑信仰，但是，以前曾经包括理想，更早的时候曾经包括自己的未来利益、长期利益。总体来看，越是缺乏理性的灵魂原因组合越是复杂，而智人的进化方向必然是向着逻辑上最正确也最简单的方向进化。”

老爷子说：“你们的推理经常有问题，但是趋势明确，越来越合乎逻辑。现在，推导真理的动机是逻辑，推导真理所采用的原因是逻

辑，推导的方法和过程也尽量合乎逻辑。如此一来，价值快速增长就不仅是可能的结果、最可几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果。”

我说：“既然以逻辑为唯一目标，就不能有其它目标。例如，研究人员的追求目标不会是经验意义上的真、真相，因为经验意义的真可能是逻辑意义上的假。逻辑意义上的真也不会是目标，因为逻辑推理的动机不会追求没有重要性的推理。所以，从推理的动机考虑，必须要研究重要的命题；只有当限定重要性的时候，如一个给定的推理，才需要单纯追求推理的正确性，但是，这种限定性条件永远都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而实际结果是两者的综合，导致价值是唯一的目标。这就像是测不准原理，直觉会认为动量和位置是互不影响的变量，实则不然，重要性和正确性也是一样。这是很有价值的结果，必将影响人类的每个推理：如果一个推理不重要，就一定要有很高的正确性，而智人的绝大多数推理既不重要也不正确。当然，这一定是逻辑意义上的重要和正确，而不是对肉体的重要和正确，即使是全人类的肉体。”

阿梦说：“既然探索真理是最优先的，也必然是无法预测的，我就不需要承诺任何事情。例如，我不会承诺几点和人在哪里见面，不会承诺完成任何一项工作，不会承诺遵守上班、上课时间，甚至不会承诺一段时间内完成某件工作，因为我随时可能研究真理。尽管这也合乎取消长期合同的要求，但是，根本原因不是为了身体的自由，而是为真理、正义、价值。所以，逻辑生物只应该有一个承诺：尽量合乎逻辑。绝对不应该对生活、工作做出任何其它的承诺。当然，如果遇到真理就必然让路的承诺也算承诺，就没关系了，可是，那也算不上承诺了。”

第一百三十三章 拒绝平衡-剥夺邪恶的政治权利

说到承诺，老爷子感慨地说：“我当初承诺给你们讲未来的历史，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见证你们的历史。真是惭愧！”

阿正立即反对，“我们刚说到，只要是必然合乎逻辑就无所谓承诺。”

阿梦说：“您又不是逻辑之神，不可能预判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将指向何方。不对！逻辑之神也不会知道。虽然我们并没有做到最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性质是一样的。我们的谈话就是从您的动机开始的，通过各种逻辑推理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是自由和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还不能说没有受到利益等经验的影响。”

老爷子说：“但是我确实犯下了逻辑错误。作为逻辑生物，这是一件令我很悲哀的事。正是为了避免这类悲哀，逻辑生物才会努力提高逻辑能力。我的最初动机是给智人提供无限大价值，而不是提供历史，但是，意识到提供历史是一种提供无限大价值的途径之后，就产生了异于逻辑的目标。虽然那不是我的长期目标，但是仍然形成了一定的强制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

阿正说：“您的灵魂当初显然受到过严重的伤害，最初的动机仍然不正确，那显然应该是提供尽量大的价值，而不应该是无限大价值。”

我说：“您和我们一样，能做到动机中包含价值，但是，无法做到只包含价值。我们都是三心二意地追求价值，而智人是一心一意地追求利益。我们在不断加强追求价值的动机，智人完全没有这种动机，仍然在为快乐、财富而自豪。”

阿梦说：“不过，回忆对话的历史，我不认为您非常执着于自己的目标，可以说是相当纵容我们胡思乱想。”

老爷子说：“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唱主角，以为自己能唱主角，但是，听你们讨论很有逻辑性，很合乎我从小养成的某种习惯，让我依稀想起了儿时上学的感觉，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配角、旁听生。最近，我都是在努力跟着你们思考，而不是努力回忆历史，让我感觉自己的逻辑能力正在缓慢恢复中。我觉得挺幸运，这个身体虽然逻辑能力不强，但是，总算还能分辨什么思想更合乎逻辑，没有倚老卖老认

为你们必须听我的，没有认为我的经验、历史一定比你们的推理更有价值。”

阿梦说：“不论您是否犯了逻辑错误，逻辑本身都有自我修复能力。只要逻辑能力够强，就不需要害怕动机、过程乃至结果中出现错误，一切错误都可能纠正，能力越强纠正的概率越大，纠正的时间、精力成本越低，也能纠正更难纠正的错误。”

我说：“如果讲述历史，虽然是无限大价值，但是，通过历史而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地影响思维有边际递减的特点。最初的几段历史对灵魂的触动最大，对改变信仰的作用最大，读者也最感兴趣，但是，由于功利主义信仰，边际兴趣的下降是明显的。真理则没有边际递减问题，因为它直接反对功利主义，直接要求读者用逻辑推理判断一切，而不是兴趣。这时，如果出现了兴趣下降的问题，应该认识到兴趣和逻辑存在利益冲突。这就像是兴趣、利益和逻辑、价值在对簿公堂，兴趣是无权同时担任法官的。”

阿正说：“所以，关于是否接受、是否继续阅读真理的推理不是对就是错，不是正义战胜邪恶，就是邪恶战胜正义。这是无法逃避的矛盾。哪怕是身体而不是灵魂不想读，甚至是想读其它书，读者也应该能明白这是在进行着善恶之争，没有犯错只有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犯罪。”

我继续说：“不仅邪恶的历史价值有限，即使是关于真理、正义的历史，价值仍然不够高。关键在于历史的主要价值，即改善灵魂的价值，是有条件的，需要存在邪恶的灵魂，需要通过触动、改造这些灵魂才能兑现价值。而且，这种改变的过程往往包含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的推理。所以，即使是关于真理的历史，至少直接价值是有限的。真理、正义可以直接在正义的灵魂上体现出价值，不需要任何错误的过程，所以，直接价值是无限的。我们当初也确实高估了历史的价值，所以才会想写一本历史书，幸运的是，我们的动机并不仅仅是想写一本历史书，最终，在多种并列并相互作用的推理中逐渐修正了动机、提高了预期价值乃至价值。”

阿梦说：“不需要不代表禁止存在。正确的推理尽力减少错误的推理，但是，并不完全排斥错误的推理，很多正确的结论是在正确的和错误的推理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甚至，会为了重要性而放松对正确性的要求。”

我说：“归根到底，正义的灵魂不需要对正义的历史有任何兴趣；邪恶的灵魂虽然也不需要正义的历史，但是，一切灵魂的最合乎逻辑的追求都是正义，而正确的历史有助于改造邪恶的灵魂，那么，邪恶的灵魂还是对历史有些兴趣为好。”

阿梦说：“不要用兴趣这个词。你对真理、逻辑总是有些三心二意，总是把兴趣、利益和价值混在一起，满足于利益中包含价值带来的利益，兴趣中包含对价值的兴趣。你这样思考问题很难对根除感官的兴趣、利益有多大兴趣，思考的效果就和把善恶混在一起的科学、传统类似。善恶之间必须有鲜明的界限，总是混在一起在善的时候也很容易邪恶。你总是想着兴趣，结果，你分明有很多对邪恶的兴趣。”

我知道自己的抗争很像是为了自尊心，但是，仍然弱弱地做出了纠正：“这么思考和科学仍然不一样。对我而言，利益和价值是相对清晰的两种动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所以，虽然利益削弱了价值的动机，但是，不会完全混淆价值和利益，也就不影响追求价值的时候有很高的重要性和正确率，不影响重要性和正确性的长期增长。科学将利益和价值真正混在一起，在应该追求价值的时候经常用利益代替，用合乎利益代替合乎逻辑，这样的话，正确性和重要性必然很低，而且，难以指数增长。所以，完全混合和很不完全的混合在效果上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不否认完全不混合，甚至，完全消灭追求利益的动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老爷子说：“不过！确实有智人提出过逐渐向利益中填充价值的做法，认为这样能够连续性地改变兴趣，不需要革命。虽然这些人发现了若干真理，但是，也明显抑制了发现真理、解放灵魂的速度，抑制了更换外壳等革命性技术的开发，也延后了智人进化为逻辑生物。”

阿梦说：“即使能连续过渡到以价值为利益也不能连续过渡，就应该追求最快速切换，最坚决切换。这就是无限大价值和最大价值的区别。我不否认连续性涉及很多真理，但是，如果总想着连续性，尤其是在善恶转变问题上讲求连续性，是错误的。否则，善恶转变要连续，善恶转变的一阶导数要不要连续、二阶导数要不要连续，信仰的转变、信仰转变速度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等等，要不要连续？都连续了，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不邪恶？”

我明白了，“连续性是真理内部的真理，如果不考虑量子的跳跃效应，在各种价值无限大的思想之间切换是连续的，至少是可以连续的。混合也与此类似。真理之间可以肆意混合、任意归纳，真理和谬误之间就绝对不应该混合。善恶之间应该有一道无限高壁垒，断绝两者之间的联系，就像逻辑世界在粒子这个层次中没有半点邪恶、完全合乎逻辑一样。善恶转变不是要建立某种平衡的问题，是要尽量做好的问题，就像尽量合乎逻辑、最大价值。虽然做不到最佳，却总是要追求最佳。”

阿梦说：“经济学、社会学往往喜欢平衡，但是纯逻辑主义的关键不是平衡，而是尽量好。所以，追求最大价值、最自由、最合乎逻辑、对人类最好等工作都是永无止境的，不存在平衡点。物理学确实有很多平衡，但是，那是尽量合乎正义的行为之间的平衡，是在真理方面做到了最佳之后，在剩余的自由度之间的平衡。而智人由于很少有什么正义的行为，基本上是在邪恶之间搞平衡，偶尔在邪恶和正义之间搞平衡，这完全是选错了理论基石。”

我说：“智人经常把追求精确地落在某种平衡点上视为追求完美，视为某种数学之美。例如，宏观经济学追求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最佳平衡，货币政策追求通货膨胀和就业之间的平衡，经济学为此开发出大量的数据计量方法和预测模式，实际情况只能是导致真理的供给和需求远远偏离了平衡点，让追求真理领域的就业几乎是零就业，让价值几乎零增长。”

老爷子说：“不仅没人生产真理、正义，也没有多少人对真理、正义有需求，没有多少人对已知的真理、正义执行质量监督、检查，但是，这样的社会却认为现在的真理、正义供应充足，人民很善良、正义。我只能说这实在是一个傻人社会，也是一个杀人社会。”

阿梦说：“智人常说傻人有傻福，利益上或许如此，真理、正义上绝无可能。不过，如果能够追求真理、正义，在利益上装傻或许还真能在利益上有些傻福。”

我认为老爷子和阿梦都有些贪图口舌之利，而牺牲了价值，当然，如果立场正确，有时确实可能借助于心情舒畅而发现价值，我也掌握不好这种尺度，但是，认为有必要通过自己的推理纠正一下这种让我朦朦胧胧感觉有些错误的倾向，“物理学的核心应该是最小作用量原理，而不是受力平衡。科学家似乎对平衡掌握得太好，这有些贻害无穷。即使是学会了追求最佳，如果没有正确信仰的支持，也可能走错误的道路。我建立追求理论之后，认为这是追求一切最大量、一切最佳的法宝，也曾经用来追求利益、挣钱。虽然它确实适用于各种可无限增长的量，但是只有用来追求逻辑、自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否则，如果功利主义者因为这一理论而增加了利益，进而更加不肯解放灵魂，反而会导致负价值。”

阿正眼睛一亮，刚说“这还能赚钱……”就被阿梦打断了。我心想，阿正的思想就像我小时候，很容易被利益吸引，为了芝麻大小的利益，甚至，仅仅是预期中的利益，就能放弃关于真理的推理。但是，阿梦其实经常允许老爷子损害价值，却不准我和阿正损害价值，这算不算胳膊肘往外拐？我猜想阿梦不会相信所谓尊老爱幼，更可能是在尊重信仰更正确的灵魂，尽管是推理能力不怎么样的灵魂。也许她认为老爷子将来能力增长潜力更大，也许她认为老爷子的价值减去负价值之后的净价值更大，也许她根本不管价值、结果只想根据信仰来判断……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差异，我更关注结果，不那么在意起点、过程的错误；阿梦更重视起点和过程，反而不那么在意结果。也许，阿梦

认为不关注结果反而对结果更有利，也许，她真的是不关心结果，哪怕这对结果不利也不去关心结果。即使从结果论的角度看，这也确实有一些道理。即使关心结果更有利于结果，但是，关心信仰对结果的影响可能更大甚至最大，这就是更好和最好的差别。

纯逻辑信仰必然意味着任何时候都将执行信仰放在第一位，关注结果确实有违这一信仰。这甚至也有一些经验依据。我小时候经常想自己能否发现真理的问题，甚至，会想发现真理以后自己要做些什么。毫无疑问，每个智人在认真对待纯逻辑主义之后都会产生类似的思想，如果动机好一些，会想社会将发生什么改变，甚至将得到什么利益，但是，这显然是错误乃至邪恶的，不如把这些时间用于执行纯逻辑主义，或者思考纯逻辑主义是否最佳、如何最佳地执行纯逻辑主义。

我也在思考纯逻辑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只不过，主要精力不是在这个方向，而且，今后还将进一步减少在这方面的思考。同时，需要指出，思考纯逻辑主义的必然结果也并不意味着不再预测未来社会，因为任何关于真理、正义的发现都是一种预测，而且是价值更大的预测。只不过，不是以预测为思考的动机、目标，而且，重点永远是预测那些必将永恒的改变，如未来生命的信仰、方法、动机、目标，等等。毕竟，成功预测一万种暂时的现象，如潜艇、飞机、电视，也不如成功预测一种永恒的现象。

阿梦打断了我的思考，“真理既然具有普适性，当然也能为邪恶所用。例如，正确的研究方法不仅能用来发现真理，也能用来发现邪恶、执行邪恶，而且，效率一定比以往的错误方法高得多。如果对这类情况进行归纳，可以认为，任何真理都可能在某些局部有负的价值，但那并不影响总体上的无限大价值。”

我说：“不用过于担心局部的邪恶。如果想要通过躲避这种负价值进一步提高真理的价值，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有些局部的负价值就是必要的成本。”

阿梦说：“真理确实不必太关注细节，那样容易患得患失。例如，虽然绝大多数平衡不是真理，但是也不用过于害怕平衡，毕竟，正义的行为之间还是需要平衡的，如自由和逻辑之间的平衡，归纳和因果推理之间的平衡，追求价值和追求能力之间的平衡，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握好平衡有助于价值最大。”

我说：“但是，至少对智人而言，还是不应该进行平衡、中庸这类教育，而是要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尽量大。否则，最可能出现的是正义和邪恶之间、利益和价值之间、身体和灵魂之间搞平衡、中庸。”

阿正说：“无止境地追求价值不仅意味着承认自己现在很邪恶，甚至意味着承认自己永远存在不足，永远不能说自己做到了最善。”

老爷子说：“来自最佳值的吸引力对逻辑生物也是永远的压力和动力。智人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吸引力，却能深切感受到身体利益的吸引力；逻辑生物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利益的吸引力，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来自价值的吸引力。”

阿正说：“这大概就是神经系统最大的副作用：不是灵魂不能感受价值，而是神经系统不愿感受；灵魂根本不需要感受利益，却不得不感受利益。”

阿梦说：“价值最大的结果就是边际价值为零，但是，边际价值为零虽然是平衡点，却并不代表价值必然最大。追求平衡的灵魂会满足于边际价值为零，追求价值最大就不会。芳芳之前经常处于各种平衡中，但是，经常主动打破平衡，让灵魂混乱，这样，根本就无法追求平衡。”

阿正有些困惑，“这是什么道理？”

我解释道，“首先，我最初的动机其实算不上好，只是对那些世俗的平衡点很不满意。我当时也是相信平衡理论的。不过，既然平衡点可能有很多个，就可以去寻找更好的平衡，这也就需要远离现有的平衡。所以，智人因为平衡理论而一直满足于达到平衡点；我也因为平衡理论而不断破坏平衡、逃离平衡点。方法其实也挺简单，多思考问题，后来，逐渐演变为多思考真理。如果关于某个真理的思维陷入

了停顿，总能找到能够取得进展的真理。事后看来，真理首先能提供充足的思维动力，其次，由于人类对真理的高度无知，几乎只要思考真理就必然会让灵魂混乱。例如，很多人通过宗教等信仰让灵魂处于某种平衡，获得某种安宁，但是，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信仰？为什么可以因为经验、传统或利益而相信这些信仰？这些问题会让灵魂永无安宁之日。”

阿梦说：“这甚至影响到了我，包括他为什么要思考真理，为什么我还在追求利益，灵魂是否有必须要追求的目标，等等。我通过观察他的行为而破坏了我的很多平衡点、人生观。他肯定不完美，但是，努力逃离不完美，即使现在仍然没有完全逃离，仍然给我和后人提供了巨大的价值。”

阿正说：“但是妈妈基本上逃离了利益，这叫后来居上。”

我点头道：“理想主义通过观察各种现实主义来修改理想，在思维的价值方面有着某种先天优势，能够减少很多成本。”

阿梦说：“不能完全这么说。在初期阶段，确实如此；在理想反过来影响现实主义的时候，现实主义就是受益者。就像现实主义在开始的时候要为理想主义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素材一样，理想主义在后期要为现实主义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目标选择。如果我要求你只能进行医学研究去解放灵魂，虽然不能说我做错了，但是肯定不够好，你不会感到满意。”

阿正说：“你们都算是比较负责任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如果失去了对方，工作效率都要大大下降。”

我躲开了这个话题，“说到追求最大价值和价值确实最大的差别，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我们几个人逐渐将讨论的重点从历史转向真理，这是追求价值的体现。但是，受到人体和无知的双重影响，远远没有做到价值最大。所以，我们追求最佳却并没有追求到最佳。”

阿正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必要进行这一转变，这算是无知吗？如果意识到，可能也能提高转变的速度。”

我说：“这部分属于无知，部分因为对逻辑的价值没有形成直觉性的反应，没有意识到一切博弈的最正确决策永远是追求真理。但是，并不完全属于无知。没有意识到却合乎逻辑的变化、结果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合乎逻辑。很多尽量合乎逻辑的现象都没有明确的个体思想，是大量思想群体决策的结果。例如，星球的演化就是接近无数的粒子的决策造成的，并不需要宇宙有星球这个意识。”

阿梦说：“我们这是第一次采用纯逻辑流写书，从原则到具体写法都是从无到有地产生的，是很多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甚至搞不清究竟有多少思想参与，更不要说哪些思想。”

我表示赞同。“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想着自己思考什么问题最好，如何思考最好，最后，就产生了这些对话。当然，这有点夸张，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做到最好。”

老爷子愁眉苦脸道：“我现在可很少想什么问题最好，即使想过也没有想对过，即使想对过也做不出正确的推理。我在逻辑能力甚至纯逻辑信仰方面实在给逻辑生物丢脸。按理说，经常自查自己的动机和目标是最基本的要求。结果，还是靠你们才纠正了错误。”

阿正说：“一个人独立思考的时候只能用纯逻辑信仰自查思维的正确性、重要性吗？”

我说：“我认为那样思考的难度太大，不会这么要求我自己。我主要是通过灵魂中的不同推理之间相互检查。每个推理不仅要做好自己的推理，还要关注其它推理可能的错误，即必须和其它思想相互作用。而传统推理则经常孤立地推导。例如，我灵魂中的自由主义不仅要思考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也要对违反自由的一切推理进行检查，检查一切推理是否自由；怀疑主义对一切推理都会怀疑；方法主义、追求理论对一切制度、规则都会思考是否能够更好；理性关注着是否滥用了经验、感官，等等。当然，错误的思想是没有检查权的，最大利益原则原来握有重权，现在，至少无权检查涉及真理的思想。”

阿梦说：“我更喜欢用纯逻辑信仰检查。而且，我认为你的方法有一些严重的不足。例如，你如何确定自由是灵魂的自由还是身体的

自由？如何确定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对什么更好？你的这些推理都需要接受信仰的检查。你能减少这类检查至少有一部分是依靠我替你检查。”

阿正说：“而且，你前后有些矛盾。一开始可没说有些推理没有审查权。”

阿梦说：“这就是推理的价值之一。只要追求合乎逻辑地推理，会自然而然地纠正命题中的很多错误，虽然不能保证没有错误。自由地推理本身就有一定的自查的效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兜兜转转地和某个错误的命题撞到了一起。”

老爷子说：“与逻辑生物相比，智人相信的东西多得多，推理却少得多。像信仰、真理、正义、历史这些基本概念，只要肯认认真真做推理，不敢说发现真理，发现传统观点下面的无底洞是不难的。”

我说：“无底洞？这个思想不错，纯逻辑推理必然存在问题，但是，属于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可以填满的坑。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就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阿梦说：“你刚才的思想也很合乎逻辑。中短期内，智人灵魂中的很多邪恶理念难以根除，但是，可以降级。思想之间并不平等。所以，也许不能剥夺任何功利主义者的选举权、立法权，因为他们的思想中也有理性、自由，但是，各种功利主义思想可以被剥夺立法权。任何法案进入立法程序之前都应该接受审查，只要没有提高价值这一目标，甚至，只要目标不是无限大价值，就应该被拒绝。或者，立法目的中只要包含为了利益尤其是中短期的利益，哪怕是全体民众的利益，也禁止提交这种法案。例如，那些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民福利、国家利益却根本和发现、传播真理无关的法案，根本就不应该给它们投票表决的机会。即使是和利益有关，也禁止为了利益而立法。例如，为思考真理提供广泛的福利却并不将福利列入立法目的。如此一来，虽然不能排除所有邪恶的法案，但是，至少能改变政治、民主的方向。“

老爷子说："在邪恶的社会中，投票表决的结果往往是邪恶获胜。通过在立法程序中根除功利主义能筛选掉相当一部分邪恶。"

我说："可以预料，如果现在民主投票表决，投资增加无限大价值的法案很可能斗争激烈，增加福利的法案则能够轻松通过。这就是智人的邪恶的一种体现。照顾智人的利益核心并不是利益，至少也要做到让利益帮助人类发现无限大价值。例如，任何人，即使没有发现真理的能力，只要愿意学习和传播真理、愿意提高思维能力就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福利，这必须是无条件的，和是否缴纳保险，是否是本地、本国居民，是否成年，是否有犯罪记录都没有关系。"

阿正说："但是，也要检查是否在努力学习真理、提高能力吧？"

阿梦说："智人为了利益确实可能欺骗，不过，这种检查很难，可能也不需要很准确。一方面，能力多种多样，很难测量想象力、判断力等能力，更不要说准确测量。另一方面，保护灵魂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现在的邪恶灵魂未来也可能改善。"

我说："所以，如果可以识别，努力发现真理、努力创造无限大价值、努力提高能力的灵魂可以有不同的保障水平，但是，任何活着的灵魂都应该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这就是纯逻辑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根本不是奖励正义防范邪恶，而是保护正义。要保证一切纯逻辑主义者能够安心思考问题，而不是防范坏人占便宜。现实是，纯逻辑主义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社会保障。"

老爷子说："智人社会更接近于是在保障邪恶、保障后人的杀戮者。换句话说，智人社会没有对纯逻辑主义进行任何投资，所有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投资于屠杀后人这项邪恶的事业。"

阿梦说："为了提高保障的效率，做出一定的制度安排是可能的。例如，保障衣食住行而不是提供现金，保障身体的健康但是并没有太多身体消费的自由，毕竟，灵魂应该追求思想。"

我说："但是，也不能太极端、太简单。例如，饮食并不应该不自由、单调乏味；虽然不需要关注享受，但是应该注重健康、便捷、节约时间。纯逻辑主义者也有各种兴趣、利益，如果代价不高却能收

获很大价值，仍然是值得保障的利益。像我们经常通过旅行获取价值，如果只能在固定的地方得到保障，那必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保障，也不利于发现价值。一切保障应该具有平移不变性。”

阿梦说：“当人类社会还有国界的时候，谈什么平移不变性。这种直接价值有限间接价值也不大的制度还是让后人去伤脑筋吧。反倒是民主制度，尽管直接价值有限，但是间接价值巨大，因为现在的法律都是通过民主制度建立的。如果不改善民主制度，智人的进化很可能需要通过暴力形式。这必然增加成本，而且，主要成本并不是现代社会付出的生命、财产等可见的成本，而是后人被动付出的无形的生命、财产成本。”

我说：“候选人即使不能证明自己最有价值，也必须证明自己的政治方向有无限大价值，最好能合乎纯逻辑信仰。否则，根本就不应该获得候选人资格。现在对候选人的国籍、财力、犯罪记录等要求反而没有一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要求。”

老爷子说：“现在的民主选举制度让我恶心，根本就是违背纯逻辑信仰的。所有候选人都在以各种利益诱惑选民，这是邪恶的诱惑，而智人也没有抵挡住诱惑。基本上可以将他们的施政方案用杀戮后人取代，因为杀戮后人就是这些方案的最关键的后果，那么，一个候选人喊‘这么杀戮后人大家生活更舒适’；另一个候选人喊‘这么杀更有利于大家家庭幸福’；第三个喊‘杀人的时候不要忘了保护环境’，第四个喊‘要把杀人的好处留给国人’……”

阿正大笑着说：“关键在于，还有比这些人都不如的领导人，有很多领导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独揽杀人的利益。这导致很多不民主的国家的人民向往民主，想要分享那带血的利益。所谓最好的民主，就是候选人带领大家一起快乐地杀人然后利益共享。”

阿梦说：“民主制度难以放弃利益，因为信仰的改变必然缓慢。只要大多数人的信仰仍然是功利主义，很难让候选人不喊那些本质上邪恶的口号。纯逻辑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的竞选口号大概只能是‘让我们追求尽量少杀人’。”

阿正说：“和智人的竞选口号比起来，这口号很有讽刺意味。但是，也确实不能说追求不杀人，因为根本做不到，而且，不仅智人做不到，逻辑生物都做不到。智人都在高尚的口号中生活惯了，应该很难接受这么朴实的正确追求。但是，又不能放弃这种追求，那不仅会乱杀后人，也必然会延伸到滥杀现代人。”

我说：“如果落后的国家因为先进的国家采用民主选举的制度就认为这是真理，这就是相信比较、结果论的恶果。而且，这是因为总体结果比较好就认为各种细节的结果都比较好，这种从整体到部分的推理也是难以合乎逻辑的。当然，如果整体最好细节确实是最好，因为整体最好就意味着任何部分都无法进一步改善。但是，比较好是没有这种效果的。如此看来，防范结果论其实应该分为两部分，第一步是不要关注结果，这代表了从信仰中剔除结果论，从目标中剔除最合乎逻辑、最大价值以外的目标。如果做不到，就要用第二步，不去比较结果，相当于从信仰中剔除将比较好归类于善、正义。做到第一步最好，即使只做到第二步，也能防范很多错误。”

阿梦说：“如果要对一切可能的永恒存在进行分类，最善是一类，只有它们能被称为善；其它算作另一类，都是邪恶。这就像把一切存在分类，能存在无限长时间的存在属于一类，是真理；其它存在，无论持续时间多长，都是现象。如果把现象当作真理，就是在创造邪恶。从逻辑上，这也很好理解，只要逻辑推理是错误的，不论错误是否严重，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推理虽然并不唯一，但是，错误的推理远远多于正确的推理。”

我说：“你用无限长时间存在代替永恒，是为了避免一些真理现在不存在所产生的问题？”

阿梦说：“至少是一种尝试。真理不仅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发现，也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创造，所以，严格说来不可能有永恒性、平移不变性。否则，宇宙大爆炸之前是否存在真理？当然，这种尝试只是为了让理论基础更合乎逻辑，基本不影响后续推理。”

我说：“你关注的是纯理论问题，我关注的是更实际的问题。可能有人说真理就是永恒的存在，必然已经存在，不可能创造真理。那么，也只需要真理在逻辑世界中永恒存在，并不需要在人类社会中永恒。灵魂是完全自主的，应该靠自己发现真理。”

阿梦说：“人类的邪恶是灵魂自选的邪恶，无权责备上天没有在最初给自己配备真理。但是，有权责备为何每一代祖先都选择邪恶，从不怀疑现实的信仰，从不怀疑服从神经系统的指引是不是正确。”

第一百三十四章 检查知识-社会最根本矛盾

阿正惊讶地问道：“你们是怎么做到随时随地都关注信仰、方法的？从各种没营养的话题都能轻易拐到关于信仰、思维方法上去，这种经验让我很难相信没有天分。”

我说：“任何一个人，如果从十一二岁就开始认真做一件相同的工作，而其他人都不做，几十年之后如果做不到让其他人惊为天人，那才真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怪事。”

阿梦说：“严格说来，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工作还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首先，难度可以承受、成本可以负担。思维成本低廉，难度也不是无限大。如果让我们实现光速飞行，我们肯定做不了。其次，这件工作的能力是可以随着不断付出努力而越来越快地攀升的，或者说，可以指数攀升，这导致从初始能力的视角来看最终能力必然令人震惊。人类的很多运动项目也成本低廉，但是做不到能力的指数攀升，而思维能力可以。所以，运动明星可以比我跑跳强两三倍，但是，我的思维的价值可以比普通人强无数倍。第三，工作任务充足，甚至，价值最高的工作任务都相当充足。如果只需要几年时间就能做完的工作，能力再高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思维是会让人类永远做下去的工作，所以，有价值的工作、足够快速的能力增长是会被永远记住的。”

阿正说：“从事这种工作似乎有一些特点，年龄优势很有价值。一个孩子，甚至是年轻人，无论思维处于任何水平，都能开始能力提升。而且，现有的任何能力差距对最终能力的影响都不大，因为很大的起始能力差距对最终能力可能也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由于工作充足，无论多少人做多少年的研究，也不会解决所有价值最高的问题。”

阿梦说：“但是，思维能力也有其复杂性。我们一直没有搞明白如何处理推理、归纳、探索未知、检查已知等工作之间应该如何分配精力。这些工作之间还存在交叉。例如，即使是推理和归纳，也有建立新知识和批判已知的知识两种可能；探索未知也存在推理和归纳两种可能。更不要说能力并不是唯一的变量，还要考虑信仰、方法。基本上，我的态度是我们的思想远远谈不上最佳，思维能力的增长也是一样，不过，智人差得更远。从这个角度看，既然我们能通过有效地提高能力、改善方法而发现很多真理，如果人类也能有类似的决心，让人类社会出现真理的井喷并不是难事。”

虽然我擅长思维方法，但是，这个多变量的最佳决策问题已经让我困惑了很多年，我相信自己在不断改善决策，同时，也相信自己距离正解仍然遥远。找到这个正解就基本相当于建立了思维方法的终极理论，类似于建立了完整的物理学理论，尽管不能做遥远的、大范围的预测，但是，永远可以做出正确的局部决策。但是，现在我只能在一些简单的特殊条件下做出正确的决策，甚至，只能排除一些明显错误的决策。

虽然很期待通过一次乃至几次爆发让自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也很清楚这种爆发需要多种机缘巧合，既然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想法，我不打算在这个难题上过于执着，“很多人一起推理不需要过于强调自查，只要每个人都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就会形成相互检查，所有人同时犯错的概率会迅速下降。”

阿梦说：“更多的灵魂会导致总体思想更为复杂，更有利于通过相互检查发现某种问题，就像你的自查一样。但是，越复杂的灵魂推

理也越容易犯错，所以，发现的问题可能不够重要、不够正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智人之间的相互检查从来没有发现经验、利益等最基本信仰方面的问题。当然，不能因此不敢复杂，而是要同时加强复杂性和价值。而保障价值最终还是需要纯逻辑信仰，我们之间的相互检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多个纯逻辑主义的独立推理，很难出现同时出错的情况。”

我说：“智人的相互检查太不彻底，保留了太多死角。例如，所有智人都有理性，却很少用它检查传统、法律乃至自己的日常行为，似乎，潜意识地认为那不是自己的理性的管辖范围，而逻辑明明是普遍适用的。同样，怀疑主义只用来怀疑别人，很少用来怀疑自己，尤其是自己的信仰、利益。甚至，如果理性主义、享乐主义、经验主义等基本观念能认真地相互检查，人类早就发现信仰中的问题了。”

阿梦说：“对智人而言，理性、怀疑主义等最有用的原则都有死角。我很怀疑，这些死角就是功利主义设定的、对涉及利益的邪恶进行自我保护。”

阿正说：“智人也自查、相互检查，只不过，都是检查利益，如对方是否会危害自己、可能性有多大，对方身上对自己有什么利益、利益有多大，等等。他们很少检查价值，既不会关注是否必然合乎逻辑、是否价值最大，也不会关注是否无法合乎逻辑。一个灵魂只要满脑子利益，实在不可能有多少脑子去想价值、真理。”

老爷子说：“可是几乎每个智人都认为自己足够正义。智人肆无忌惮地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后人的利益，就是因为后人无法给自己提供任何利益吧？就是因为后人伤害不到自己吧？可是，智人就这样还不知足，还努力欺骗后人，说自己在努力为后人着想，追求的是泽被后世。泽被后世的最好方式必然是发现正确的信仰、真理，可是智人都干了什么？”

阿正说：“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说好听点，这是无知；说得不好听点，这就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阿梦说：“看来，自己和相互都不是成功检查的关键，甚至，检查就不是发现价值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我也不能因为大部分智人检查的时候不够理性就认为所有智人检查的时候都不够理性。那么，我的进一步猜测是，检查的关键在于是否自由。长期看来，要让检查如同随机抽查。如果有些思想总是得不到检查，就形成了死角。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血缘关系、法律意识等观念都是智人思想检查的死角。”

我说：“你说得还是不够全面。检查现有的知识也是个很复杂的决策，涉及若干关键的变量。首先，检查需要自由，但是又不能让所有知识平等，要给每个知识按照其价值赋予权重。这两方面都要注意一个问题，越是有价值、有权力的原则越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所以，既然信仰、方法权力最大，能管制一切知识，就必须重视对信仰、方法的检查。而且，任何人都有责任检查，一旦成功发现问题，就是全人类的收获。只不过，关于信仰、方法的独立推理并不多，这种检查可以经常付出努力、做出尝试，但不可能频繁取得成果。第三是检查的频率。频率太低发现邪恶也会太慢。第四是逻辑推理的能力。频率和逻辑推理的能力有关。能力越强，检查的正确率越高，越不需要太多检查，复查所需的频率更低。因此，提高能力很多时候是比检查更迫切的任务。我们小时候不怎么关心社会问题，专心改善灵魂是有其逻辑的必然性的，因为那种条件下思考太多或者太复杂的问题有些不自量力。第五。最好不要只检查现有的推理、理论是否正确，还可以和其它与之竞争的推理、理论对照着看。虽然更好并不意味着最好，但是，不是最好肯定不是真理。”

阿梦说：“你很了不起，能如此迅速地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相信逻辑万能、绝不失败的人怎么可能害怕不自量力！我们都干过太多不自量力的事情了。不自量力、量力而为这类原则根本就是邪恶的原则！正确的原则只能是量价值而为。价值足够力有不逮也必须为；没有价值，无论如何不能做；即使做不到一切事都有无限大价值，至少也要做到有很多事有无限大价值，而一定不能让总价值有限。量力而为应该是个正确分配精力、能力的问题，不要在难度大、

价值不大、对提升能力缺乏帮助的问题上浪费精力、能力，而不是预计成功率不大就不做。甚至，有些事预计成功率为零也要做，毕竟，成功率是可以改变的，现在预计为零不代表以后预计一直是零。不过，我认为追求自由但又不平等很有意思。”

我说：“这个问题简单说说容易，深入起来就难了。我感觉，这类似于熵最大原理。熵既涉及一个态的能级，也涉及这种态的数量。前者像是一个思想的价值，后者像是有一定价值的思想的数量。所以，价值更大的思想并不一定要被检查，虽然概率确实更大。低价值的思想的数量越多，检查低价值的思想的概率就会越大。智人本来就缺乏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又没有认识到这些思想有无限大价值，却有大量低价值乃至负价值的思想，甚至还高估了其中的一些思想，所以，几乎全部检查都集中在低价值的思想上。”

阿梦说：“如果这么理解，思考什么问题最好这个问题也就有了一个统计性的答案。预期价值最大的问题数量很少，预期价值有限的问题数量很大，所以，在思考预期价值最大的问题的同时，也要思考预期价值不是最大的问题，甚至是预期价值有限的问题。”

我说：“思想的最佳分布绝对不唯一，有无限多种，是动态的，而且受到很多变量的影响。例如，预期价值的变化类似于势场的变化，会影响分布。纯逻辑主义对知识的预期价值的改变是巨大的，而且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必然导致思想的分布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此外，温度也是影响熵的一个变量，这接近于能力的某种指标，温度越高，分布在高价值知识上的思想越多。”

阿梦说：“能力的指标问题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因为它绝不唯一。能力既有定向、定位的指标，如解决某些甚至某个问题的能力；也有非定向、非定位的能力，如随机地产生灵感、检查思想。而且，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邪恶，能力和能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能力有追求价值和追求利益两类方向，能量没有这种问题。所以，即使一个人能力强，如果大部分用于追求利益，可能又不能说他能力强。”

阿正说：“我很赞成将多种思想对照着看。我学习的时候常常觉得书中的理论都对，老师的解释都有道理，但是，不同的书、老师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而且，各种理论之间常常互有利弊，不知道如何选择。你们强调知识不平等，高度强调对各种可能的第一知识的比较，强调用逻辑而不是经验、利益去比较，这一点大大澄清了比较的工作。我曾经读到过信仰是没有理性的，当初也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你们一说才发现，最正确的信仰怎么可能没有理性？而且，纯逻辑信仰必然是最有理性的信仰。”

阿梦说：“因为理性没有找到合乎理性的信仰就说一切信仰没有理性，这是低能的归纳，而且，这种低能坑害了无数智人，让很多智人满足于各种无法合乎逻辑的、邪恶的归纳。其实，一个信仰不要说没理性，哪怕是不够理性都是邪恶的标志。”

老爷子说：“低能就是邪恶的摇篮。”

我对阿正说：“你有些幸运，更合乎逻辑的思想就在旁边，这进一步简化了比较的工作。否则，就需要想象力和因果推理能力才能和眼前的思想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合作能够让任何思想都有一些竞争的思想，能力越强竞争的思想越多、品质越好。能力匮乏的时候，很容易接受劣质的思想、理论。这可以视为更容易受骗，只不过，不是被信息欺骗，是被逻辑推理欺骗。小时候，我对于好好听话、好好读书最终就能成为科学家的怀疑就是从想象和推理开始的。逻辑很简单，没有想象力、试错怎么发现新理论？所以，想象力、试错才是逻辑上必要的能力，但是，传统思想中几乎根本不提，那么，传统思想真的正确吗？成绩优秀、受老师赞赏似乎是经验上必要的，但是，肯定不是逻辑上必要的，那么，它究竟是否是经验上必要的就值得怀疑。虽然学习有助于发现新理论，但是，学习不好仍然可能发现新理论，想象力不好没有可能发现新理论。更不要说革命性的新理论，那必然需要大量前所未有的思想。”

老爷子说：“检查思想永远不如发现新思想有价值，但是，对于思维能力疲软、错误思想众多的智人而言，检查思想和发现新思想的

价值差距大幅缩小。正是因为缺乏对思想的检查，尤其是一些最关键思想的检查，智人对发现新思想才缺乏兴趣。如果能认识到享乐主义代表肉体对灵魂的奴役，智人几乎一定会想办法寻找正确的信仰，寻找解放灵魂的方法。你们最重视对关键思想的检查，他们尽量忽略对关键思想的检查；你们经常通过各种推理验证自己在信仰、方法上的基本观点，他们一门心思履行对肉体、感官的信仰；你们努力多思考，他们努力多行动，甚至是不经过思考就根据感觉、直觉行动，和动物的差别极小。”

阿梦说：“智人缺乏想象力和推理能力，所以，缺乏检查思想的能力，导致洗脑这种方法有效，进而受到结果论者的青睐。他们借助环境经验主义地塑造灵魂，这本质上就是针对推理和想象能力不足的智人进行欺骗。例如，马克思主义说资产阶级用各种手段欺骗无产阶级，但是，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关键并不在是否存在这种欺骗，甚至不是这种欺骗是否比智人相互之间的各种欺骗更严重，而是智人欺骗后人显然更严重，而且，最不合乎逻辑，因为这最严重地损害了价值。”

阿正说：“不仅有一大堆尊敬祖先的理论用于欺骗，还通过一大堆仪式经验主义地培养后人孝顺、敬祖。想来，外公外婆带我去扫墓也是希望我能记住祖先的恩情。可是，我已经认识到祖先对我谈不上恩情，以后去扫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求助般地望向阿梦。

阿梦无动于衷，“陷入矛盾的心情有助于多思考问题，害怕矛盾则多少有功利主义的嫌疑。这个问题有成百上千的解决方案，没有什么价值也谈不上多少危害，你不妨拿它练练手。我们小时候并不都是想重要问题，也会想很多相对次要的问题，例如，是否要信任老师、信任老师的思想，自己的一生是否要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等等。”

我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关键是解决利益的分配制度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智慧生物的最核心问题都是信仰，其次是思维方法，即使是分配问题，也是价值的分配问题。但是，即使是智人所关心的利益的分配制度问题，核心也不是同一时代人之间

的分配问题，而是先人和后人之间的分配问题，因为这是无限大的利益。这个思想和博弈论的通解有类似之处，都属于一出现就难以否认其正确性的思想。”

老爷子说：“我回到这个时代经常听到马克思，但一直不甚了解。不过，听了你们的各种批判，发现他认为的最关键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甚至不属于相对次要的枝节问题，完全属于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问题，那么，他的问题解决方案也不可能有什么价值，难道说，他的著名是因为成功欺骗了很多有思想的智人？”

阿正说：“这个结果有点恐怖。智人围绕这个不值一提的问题苦心积虑地博弈，耗费了上亿的生命和上百年的时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梦说：“所以，这类关注平等、民生的所谓人性化的理论其实很不人性。在智人成为逻辑生物之前，过于尊重智人的人性其实就是尊重肉体乃至尊重邪恶，浪费未来的无数生命。尊重逻辑缺乏智人的所谓人性，却高度合乎未来无数逻辑生物的人性。智人的人性不应该是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重点，必然合乎逻辑的人性才应该是。为了未来正确的人性，应该无条件地牺牲现在错误的人性。我强调惩罚所有邪恶的灵魂，似乎不太人性，但是，只要考虑到未来的人性，总体地考虑所有人的人性，我的思想的人性程度仍然比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邪恶理论好上无数倍。”

我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太激动容易推理出错。比马克思主义好无数倍的理论，仍然可能比真理差无数倍。当然，我也认为追求最合乎逻辑才最合乎逻辑的人性。智人往往将人性和理性对立，本身就是承认了现在的人性是错误的人性，基本上属于经验主义的人性。”

阿梦沉默了一下，“暂且不论先人欺骗后人是否严重，后人的地位明显不如同时代人。无产阶级还能通过跳槽、谈判、罢工甚至武装革命争取自己的利益，后人做不到。马克思主义还说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智人剥削真理的发现者不仅程度大得多，也更加明显；现代人对后人甚至远远不止剥削，而是对后人生命的极度冷漠。即使是奴

隶主对奴隶，也很少毫不经意地抹掉对方 99%的生命。人人平等难道只是同时代人的平等，后人就是下等人？”

阿正说：“按照智人一向的习惯，没有能力反抗的就是可以无限剥削的，可以漠视的。所以，后人的利益在现代人眼中根本不算利益。如果老板赚一百块才肯分给工人一块，可能会被打死；现代人为了自己的一份快乐牺牲后人无数倍的快乐，却毫无危险。”

老爷子说：“甚至，他们预计后人还会尊重、孝顺、服从自己。那结果只可能导致比漠视更严重的无视。这就像是奴隶对奴隶主忠心耿耿，然后换取主人更加贪得无厌，资本家和工人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程度都远远不如先人和后人之间的极度不平等，身体对灵魂的高度压榨。”

我说：“这两种剥削、矛盾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核心，是最根本的社会问题。正确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人类进化的核心问题，它们也是智人从未解决的问题，甚至，智人的灵魂中绝大多数思想都始终坚定地站在邪恶的立场上，帮助自己的身体毫无底线地侵犯灵魂和后人。”

老爷子说：“你说的是灵魂之间的矛盾。我更关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我认为，缺乏价值、缺乏真理是一切生命永远面临的根本矛盾。”

我说：“所以，缺乏正确的信仰、方法只是这一矛盾在现阶段的特殊形式，不够合乎逻辑就是具有规范不变性的永远的基本矛盾。所以，即使我们的其它思想都错了，只要有助于人类通过追求价值而尽快发现真理，就必将极大地帮助了后世的灵魂。”

阿梦说：“灵魂不仅有现状，还有最合乎逻辑的现状。对于智人来说，这两者的差距太大了。这也就是人类的经验、传统和最佳选择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状态中的现象而言，现在的最佳现象和未来的最佳现象还有差距，那么，可想而知，智人现在的灵魂有多么低下。”

我说：“最佳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是每一代人都努力为后人创造价值。这就像逻辑推理，当推理 A 让推理 B 更合乎逻辑之后，B 并不会只给 A 报酬，甚至不是以回报 A 为主要目标。B 的改善有助于之

后的所有推理尽量合乎逻辑，这才是 B 的主要目标。当然，B 和 A 也有联系，B 的改善验证了 A 的推理，这就相当于报酬。但是，A 收获的价值只占整个逻辑系统的价值增长的一小部分。逻辑世界追求的是整体的不断改善，不是个体思想的价值，所以，从来不介意牺牲错误的个体思想。”

阿梦说：“但是你经常捍卫错误的思想，甚至，保护邪恶的生命。”

这让我很是尴尬。这种矛盾确实存在，这就是现实主义存在的原因。甚至，我在灵魂中保护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就是为了保护一些我还无法或不愿放弃的错误思想。

阿正无意中帮我解了围，“智人高度强调报酬，却根本不管这是否让整个社会更合乎逻辑，甚至，允许对方生存都能成为收取报酬的理由，就像是保护费。另外，能够让灵魂更加合乎逻辑的教育也经常是收费的，而且，收得理直气壮。从结果论的角度看，这实在有些本末倒置，为了芝麻大小的利益牺牲巨大的价值。”

阿梦说：“经验主义的归纳，即使归纳的素材合乎逻辑，都很可能归纳出错误的结论。交易也许有合乎逻辑的一面，但是，不知道其背后的正确逻辑，很容易滥用交易。”

我说：“教育并不是不能收费，但是，我倾向于对涉及利益的教育收费，而且，不能仅仅向受教育者收费，也要向受益方收费。例如，教育孩子爱国，当然应该向这个国家的国民收费；化学知识的教育，当然应该向和化学有关的产业收费，如化工业；关于真理的教育则必须完全免费，而且和属于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无关，最起码，在发现、传播真理能获得应得的报酬之前，必须免费。”

阿梦说：“收费制度的基础是等价交换。但是，不能有限价值可以交换，无限价值不可以交换；不能同时代人可以交换，不同时代人不可以交换。现在的交换不涉及无限大价值，也很少涉及未来的无数人。这是智人鼠目寸光的一个典型例子，极度重视利益却完全看不到

最大的利益所在，更不要说他们只能惦记着感官可以直接感受的利益却几乎想不到只有灵魂才能感受到的价值。”

我说：“智人为了眼前利益而忽视未来的利益，反而让人类距离利益的最大化极为遥远。如果将追求无限长远利益的社会和只追求现实利益的社会相比，开始若干年的利益存在差距，之后就会永远超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根本不存在任何正确的数学模型能证明追求利益的社会可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更不要说价值的最大化。但是，科学家却建立了很多关于经济的最优的模型、平衡的模型，他们难道眼睛瞎了吗？难道看不出在真理的教育、研究方面的投入永远能增加总体利益？在这些模型的错误引导下，智人总是关注着生产和消费、利率、货币发行量这些和真理、价值没有必然联系的量。”

阿梦说：“你的意思是，只要和真理无关的量都不能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这个要求很高。如此说来，等价交换都不一定是经济的必要基础，那么，我们之前认为需要向后人发行债券来支持现在的真理研究，那也并不是逻辑上必然的。毕竟，没有后人的支持，现在的人仍然可以研究真理。”

我说：“交易的逻辑必然性是个关键问题。现在还不能说逻辑世界的运行一定没有等价交换机制。例如，费米子确实在交换玻色子，而且，得到的能量越多，将来也能释放更多的能量。但是，这和人类的交易还是存在一些不同。例如，并不是发射了能量就一定要立即换取另外的能量，更像是发射了能量未来就一定有机会吸收能量。所以，按照用宇宙的运转模式来解释经济，可以把提供价值换取货币视为一次玻色子的发射和吸收，得到价值的一方就像是吸收了能量，所以能量提高，它迟早需要向其它灵魂提供能量；输出价值的灵魂能量降低，但是，拉格朗日量提高，同时，得到了未来吸收能量的资格；所以，货币和价值不同，货币更像是代表了吸收价值的资格。”

阿梦说：“人类将财富视为价值和货币的总量，这更接近于拉格朗日量？那能量和能量最低原理又是什么？”

我一摊手，“我只知道人类的经济和宇宙的运转模式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正如哈勃红移所表明的一样，吸收能量的资格也会贬值，就像是通货膨胀，但是，能量本身没有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很多能量并不属于任何费米子，在空间自由传播，能将这理解为公有的价值吗？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宇宙要比从逻辑学的角度理解更困难。我更愿意将玻色子视为某种问题、矛盾，将费米子视为因果推理。推理之间存在交易，每个推理都追求价值，但是，并不唯利是图，至少不是追求个体的价值。啊！我受不了了！”

思考这个复杂、困难的问题让我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放弃了。在我的经验中，这种感觉往往是能力、状态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结果。毕竟，这推理明显是要发现宇宙奥秘的节奏，但是我不认为以自己现在的状态能解决以前很多次努力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第一百三十五章 逻辑后代

在我想要躺平之际，阿梦嘟囔了一句“该死的经验主义”，这让我彻底凌乱了。出于弥补过失的本能，我突发灵感：“智人以为自己人生的主要意义、因果关系在认识的人中，这大谬特谬。不仅幸福或不幸的主要责任在先人，自己的正义或邪恶的主要受益者或受害者也必然是后人。所以，对任何一个人，和他因果关系最密切的不是血缘的亲人，必然是因果关系的亲人。按照灵魂之间的逻辑关系，必然能找到一个灵魂的逻辑祖先和逻辑后代。每个灵魂都应该尽最大努力照顾好自己的逻辑后代而不是血缘后代，也就是无限远未来的无限多后代。”

说完这番话，我觉得好多了。有时，思考时的不适更像是思维不顺的结果，至少，绝大多数不适发生在解决不了问题时，甚至，让思维顺畅有时就能解决这种不适，这大概也是我年轻的时候更容易有这

种不适而近年少有这种不适的原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我近年思考问题更加自由，很少停留在某个难题上苦苦思索。

阿梦掩嘴而笑，“虽然这很结果论，甚至，很有些邪恶的味道，但是，指出甚至嘲讽你的错误的好处实在巨大，我宁愿以后做个恶人，多多表达我的不满。逻辑亲人这个概念明显比血缘亲人更加合乎逻辑，只要人类的理性足够，必然会导致单向的、不可逆的转变。从重点养育血缘孩子向重点养育逻辑孩子的转变应该是智人进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白了她一眼。虽然这对我的自尊心有所触犯，但是，而且，方法主义很是喜欢，认为这是一个发现真理的好方法，爱屋及乌的结果就是不跟她一般计较。“关注逻辑后代也合乎因果律。因果性总是需要推理过程、时间来放大原因的。任何一个原因的主要结果必然是在无限远的未来。对真理而言，它的价值是会穿透时间传送到无限远的未来的。”

阿正说：“人类应该减少对一个行为、现象的后果的预测，如蝴蝶扇翅膀。那很容易陷入影响的不可知论，或者，没有影响论。蝴蝶扇翅膀可能减少很多价值，但是同时也会增加很多价值，最终的结果只是改变价值的构成而基本不会改变总价值。真理才会让未来的总价值增加无限大。”

阿梦说：“一个灵魂和他的逻辑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总价值关系最密切的关系，从原因向结果单向输送。”

我说：“一个灵魂要努力向逻辑后人传递尽可能多的价值。为此，不能和其他人比较，而要让自己的每个思想、行为都要和接受、发现、宣传、执行真理做比较，这大致相当于总是和最合乎逻辑的思想、行为比较，总是和价值无限大的思想、行为比较。如此一来，如何才能传递最多的价值答案十分明显。”

阿梦说：“真理学和经验主义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前者关注一个人的逻辑后果，后者关注的是经验后果，即看得见的孩子。可以预测的是，真理的影响是随着时间而指数

放大的，但是，无法预测细节；而经验主义科学的预测强调预测细节。真理学对逻辑后代的关注只需要关注总价值这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变量，必然达到预期价值无限大；经验主义科学对血缘后代则关注吃喝拉撒睡等无数的变量，只不过，预期价值几乎永远为零。对血缘后代好是可以很快通过经验去感受的，可以精准预测很多细节，但是，其实很容易因为各种意外而烟消云散，如流产、战乱；对逻辑后代的好是永远无法通过经验去感受的，也没有价值以外的任何细节，却是最实实在在的好，除非人类灭亡，否则，不可能预测失败。”

老爷子说：“所以，经验是有欺骗性的，逻辑才是最确实的。但是，智人就是相信因果关系不强烈也不可靠的血缘关系，却不愿相信关系无比强烈也极度有保障的逻辑关系。”

阿正说：“对血缘后代的好就像对小孩子的好，给每个孩子一块糖、两块糖，看着他们吃下去，听他们对你说谢谢；对逻辑后代的好就像是给一百年后的后代一年的寿命、一万亿的财富，至于他们用这些干什么，无法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当然，绝大多数智人从未感激过这样的逻辑祖先。很多智人就是根据现状而经验主义地预测逻辑后代不会对他们感恩戴德，所以，有意忽视无法给他们回报的逻辑后代。”

我说：“经验主义科学重视价值有限的预测，认为逻辑无法预测现象，但是，纯逻辑、真理学并不是不能预测现象，只不过，和科学预测的是不同领域的现象。前者强调预测价值有限、范围有限的现象，如天气预报；后者强调预测价值无限大、范围无限大的现象，即必然合乎真理的普遍现象。”

阿梦说：“价值无限大的结果没有严格的推理过程，但是可以做出准确的长期预测；价值有限的结果即使是有严格的推理过程，也难以做出长期预测。后者的难点在于存在外部的不可知因素，例如，貌似可以精准预测很久以后的地球轨迹，但是，一旦有小行星碰撞等未知因素的影响，这些预测就只好作废；现在的天气预报貌似准确，可以预测很久以后的天气，但是，一旦发生火山爆发等不可准确预测的事件，之前的所有预测只好无效。”

我说：“前者的难点在于内部就存在很多不可知因素，推理的分岔、可能的演化路径太多，例如，一个人究竟是因为哪个推理最终决定接受纯逻辑信仰，那是不可能存在严格的预测的，因为根本无法预测哪个推理是压垮经验主义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而这最后一棵稻草并不一定是最合乎逻辑的理由，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理由。但是，逻辑生物还是有很多现象是可以严格预测的。”

阿正说：“就像他们相信自己是且只是灵魂、成功解放灵魂，这些灵魂只相信人与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等等。”

我说：“科学家花了巨大的时间、精力精确预测现象，也确实用这些现象创造了利益乃至价值。但是，真理学自有自己擅长的预测，擅长预测价值无限大的存在、能永远存在下去的存在。永恒的真理必然有无限大价值，所以，相信真理、研究真理、研究研究真理的方法并最终发现真理，这一连串思想和行为的逻辑后果是可以明确预测的。”

阿正说：“对不起！打断一下。也许我的思想不够稳定，将和自己价值联系最紧密的人视为最亲的人是灵魂的一种选择，但是，为什么不能将对自己最好的人视为亲人？”

阿梦说：“最根本的理由是不合乎因果律。当然，和没有感情地为逻辑后代创造价值相比，有感情地创造价值目的性更好，很可能效率更高。对谁好是信仰的结果，相信经验很容易对看得见摸得着的血缘后代好，相信逻辑很容易对逻辑关系明显的逻辑后代好。”

我说：“而且，用信仰的结果去影响信仰是错误的逻辑推理，例如，因为想对血缘后代、自己的身体好所以选择相信经验，这是智人经常犯的推理错误。”

阿梦说：“逻辑关系是最稳定的，经验关系则不稳定，感情不仅可变甚至是多变、易被有目的地操纵的。如果有人现在对你很好，你就把他当成亲人？”

我沉痛地说：“智人恋爱的时候往往是这么想问题。我当初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原先对你好的人不再对你好，你是否还能将她视为亲

人？如果有人对你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你就跟着认为她一会儿是亲人一会儿不是亲人？如果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对你好你就不把她当作亲人？这种经验主义的推理大错特错。即使是有目的地操纵感情，仍然可能合乎逻辑；即使貌似没有目的、稳定，也可能爱的是你的肉体，而不是你。”

阿梦不以为忤反而频频点头，“关系最紧密的推理之间反而可能相互破坏，甚至，经常相互破坏、明争暗斗。怕麻烦那是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灵魂不应该怕麻烦，对身体而言，思维本来就很麻烦。应该怕没有价值的麻烦。只要是为了尽量合乎逻辑，勾心斗角、感情多变也没什么可怕，也算得上是间接价值巨大。有时候，不给邪恶一点颜色看看，让经验主义占了上风，指不定什么时候小三小四、三从四德就上了头。”

我脸色发白，“你这是强词夺理。推理之间哪里会相互破坏。”

阿梦说：“一个理论被修改、抛弃就是对这个理论的破坏，但是，这并不是对价值的破坏。这种合乎逻辑的破坏的关键在于，因为被破坏而不得不改变的思想要比之前的思想更合乎逻辑，这和经验主义者一味地追求生存是截然不同的追求。”

老爷子说：“为了尽量合乎逻辑，不仅可以一个思想毁灭，也可以一群思想毁灭，甚至可以一群灵魂毁灭。”

阿梦说：“一个思想并不是寻找让自己更稳定的思想，而是寻找让自己更合乎逻辑的思想。与保持现状相比，有助于改善甚至不断改善的思想才是更适合长期相处的思想。逻辑世界中两个粒子相处时间越长越罕见，根源很可能就是双方持续相互改善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小。两个合乎逻辑的灵魂的相处之道也是一样。”

我颤巍巍地举手指着她，“难道说，我无助于你改善灵魂就会被抛弃？”

阿梦差点笑出声，“灵魂的改善是无止境的，只要你不以此为目标，你的灵魂就永远不会是废物。而且，只要有我在，你就是想当废物恐怕也很难。何况，就冲着你的灵魂的复杂性，想让所有思想比较

合乎逻辑地选择躺平就像让宇宙实现静止一样，我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能做到的。”

她的推理无懈可击，复杂的灵魂虽然可能暂时安静但是很难长期安静。但是，自尊心让我开始胡搅蛮缠，甚至，我对爱情的一些幻想也跳了出来，拍着桌子大声说：“所以，你只是因为预测到了对我们的灵魂有利的结果才选择爱我？两个思想可以因此而合作，两个灵魂不能因此而相爱！这算不算功利主义？”

阿正善解人意地制止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人类将血缘视为强大的信仰之前，也曾经对孩子不好，甚至，即使明确了对血缘亲人的爱，也曾经易子而食，甚至，吃过自己的孩子。片面宣传好的血缘关系而隐瞒不好的血缘关系，就是在用虚假的经验来宣传邪恶。”

阿梦说：“不要用经验来论证血缘的邪恶，更不要说这种极端的经验。要尽量合乎逻辑地证明。”

阿正说：“好吧！我试试。对我好只要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就不能保证必然是永恒的。哪怕持续了一生，也不能证明它必然持续一生，必然应该持续一生，甚至，可能是持续一生的错误。这就像身体陪伴了我的灵魂一生，但是，也误导、欺骗甚至剥削了我一生。不过，妈妈，您听我这么推理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

阿梦笑了，“之前，我虽然没有意识到最亲的亲人应该是逻辑亲人，但是认为人生应该追求价值，所以，早就告诉过你不要看重血缘。”

我说：“信仰会通过推理改变感情、行为。以前人类相信血缘，所以对血缘亲人最好，以后可未必如此。这很可能会导致社会集体抚养孩子的结果，有助于破坏传统的、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智人社会以血缘关系、利益关系为基本纽带，逻辑社会必然以逻辑关系、价值关系为基本纽带。这是从相信经验、利益向相信逻辑、价值转变的必然结果。”

阿梦说：“我从今天开始要对逻辑后代更好，对你的好必然要减少，至少会有无数多人分摊我的爱。按照智人的母爱标准，会很不合

格。我思考的动机最初是为了探索真理和正义、实现理想，最近主要为了履行信仰而思考，缺少对具体某个人的责任感。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没有找到最应该有责任感的对象。现在，我明白了，我要为了我的逻辑后代而思考，或者说，为了我的结果而思考，为了履行对结果的逻辑义务而思考。”

我赶紧说：“你一定要认真区分各种感情，这并不容易，难度堪比先验地推导出逻辑世界中的各种相互作用机制。一种是对逻辑后代负有的使命、对逻辑祖先的感恩，这有关追求无限大价值，相当于最小作用量原理；一种是相互独立的推理之间的互利所带来的爱，这是对有限价值的爱；还有一种逻辑命题相互不独立，内部逻辑结构要求他们必须有牢固的合作关系。”

阿梦笑着说：“这确实很难，你想说我们是最后一种？可是，我怎么感觉你只说互利，却忽视了我们经常相互伤害？”

我搓了搓手，“你这么说就让问题复杂化了。我们的灵魂中有各种思想，自然也包含了各种相互作用，所以，我们的感情不是单一的，是综合的，包含多种不同的相互作用机制。两个独立推理推导出来结果之间可能相互伤害也可能互利，所以，可能相互排斥也可能相互吸引。如果没有任何限制，两者应该是对称的，所以，存在吸引和排斥对称的电相互作用。但是，尽量合乎逻辑这一要求破坏了这种对称性，导致吸引力总体上大于排斥力，导致任何命题都会受到真理的吸引。这种非对称的部分就是真理的净吸引作用，即万有引力。”

阿梦摇了摇头：“我觉得你说不清楚，感情问题还是再议吧！”

她这是想要逼我多做出一些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尽管我也愿意，无奈状态不太给力。眼瞅着一场争论没有得到大团圆的结局，这让完美主义很受伤。

阿正打破了沉寂，“您减少对我的爱只要是比较合乎逻辑，我就不会有怨言，更不要说必然合乎逻辑的情况。再说，即使我们不是血缘亲人，仍然可以是逻辑亲人，至少，我的思想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您。”

这话多多少少也安抚了我的灵魂。当然，我们的情况有些特殊。通常情况下，大量价值的传递都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所以，是单向的。但是，我们之间相互传递的价值虽然远远不能和我们向逻辑后代单向传递的价值相比，却也极为可观，很可能已经占到了各自灵魂总价值的百分之几十，毕竟，从传统中学到的价值有限的思想其价值都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而传统中能做到永远正确的思想又实在太少太少。

我心情有所好转，“以后的灵魂必然将自己根本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灵魂视为最亲的人、关系最密切的人。这也很合理。例如，虽然不知道因果推理、归纳推理是什么人发现的，但是，一代又一代不断应用，对当今智人的思想、利益的影响很可能比父母要大。可是，智人一定要教育孩子父母、血缘祖先的影响最大。其实，父母对灵魂的影响绝大多数时候只不过将思想转手一下而已，而且，还经常不分善恶，经常兜售邪恶的思想。既然产品有版权、商标权，思想也要有，否则，谁去创造思想？”

老爷子说：“智人不仅没有对自己的逻辑祖先感恩，也没有对自己的逻辑后代履行义务。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智人不仅偶尔吃过血缘后代，也一直在吃逻辑后代，一直为了自己的享乐挥霍着逻辑后代的生命。”

阿正继续提问：“所以，我最应该感谢、关心那些和我素昧平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有着强烈的因果关系的人？那样的情感生活有些难以想象。”

我也发出赞叹，“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是不追求却必然会出现的结果。研究真理之前怎么可能想到，因果关系居然和血缘关系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而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不是两者共存，而是前者完全取代后者，每个人不是努力照顾自己的血缘亲人，而是照顾自己的因果关系亲人，也就是无限远未来的无数后人。”

阿正稚气十足地说：“这个选择貌似很不合理，但是，确实很有道理。现在的父母做得再好能给你的寿命、财富增加几倍？如果几千年前就努力发现真理并执行至今，却一定会让寿命、财富大幅增长。”

阿梦说：“如果对先人的亲情、感恩之情是从先人得到巨大价值却无以为报的一种补偿，对后人的亲情是为了加强向后人传送价值的责任感，那么，最强烈的亲情当然应该存在于最大的价值传输过程之间。由于真理对越晚的逻辑后人的价值越大，每个人都应该对最遥远的后人有最深切的关怀，其表现就是努力发现真理；同时，每个人也应该对越早的真理来源有最深切的感激。”

我说：“你认为亲情是为了感恩、补偿不等价的交易，我认为亲情也可以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对无限远的后人能否建立起真挚的感情，对智人能否努力发现真理有很大影响。如果智人能像爱自己的血缘孩子那样无私地爱无限远未来的逻辑后代，人类的价值创造、正义性一定会取得飞跃，能大大加速智人向逻辑生物的进化。”

老爷子说：“两种理由有异曲同工之妙。”

阿梦说：“对逻辑后人的爱是没有经验基础只有逻辑基础的感情，如果没有和活生生的人相处的经验，人类能否按照逻辑推理分配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几乎必然需要先建立纯逻辑信仰，才可能建立这种纯逻辑的、抽象的爱。”

阿正说：“虽然为了价值更合乎纯逻辑信仰，我还是更偏爱感恩的动机。世人总说知恩图报、有恩必报，但是，对真理发现者几乎从来就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外国人发现的真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逻辑、自由等关键思想的发展历史，更谈不上报恩。其实，两种动机并不完全矛盾。如果存在对逻辑、自由的大规模感恩，自然会让人们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也就会鼓励人们去创造类似的巨大价值。”

我说：“智人往往说生育之恩，但是，没有逻辑、自由创造出的各种价值，原始社会的婴儿的预期寿命能有多少？那时的相当一部分婴儿几乎还没有形成灵魂就挂了。当然，现在的人均寿命、自然寿命也长不到哪里去，但是，那不是因为寿命不可能长，而是此前的绝大

多数智人没有从事价值无限大的工作的结果。如果将来证明人类只要认真思考就可以解放灵魂、发现真理、有无限长的自然寿命，自然就明白智人犯了多大的错误、失去了多少价值乃至利益。”

阿正说：“经验主义者可能会说经验表明永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最终可能了，他们能承担延误的责任吗？他们早就进坟墓了，不仅不会主动承担责任，也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

阿梦说：“这不是经验主义第一次犯错，也不是第一次逃避责任。它曾经成为维护奴隶制、封建制度的借口，增加了反抗奴隶制、国王统治的代价，可是，却从未为此承担过责任。现在，它仍然在地球上帮助各种邪恶维持着各种反动统治。人类对经验主义的纵容要到什么时候？它对人类的非正常死亡、价值损失负有的责任远远超过一切罪犯。”

老爷子说：“需要强调的是，逻辑生物追求的是灵魂更加合乎逻辑，更加自由，其结果之一是解放了灵魂、长寿。不能理解为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长寿。”

阿正说：“这我能理解。所以，逻辑生物一方面降低了在一定条件下的生命危险，另一方面，为了人类更加自由、有价值，可能去更加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生活，从而增加了生命的危险，降低了寿命。”

第一百三十六章 合乎逻辑地感恩和交易

老爷子说：“就感恩而言，逻辑生物主要感谢来自遥远的真理发现者的恩情，甚至是宇宙的恩情。智人很少报答这些恩情，不要说什么涌泉相报、等价交换，就连让感激之情和收获的价值或利益成正比都根本做不到，反而将很多真理、宇宙之恩转移为父母之恩、社会之恩。所以，智人就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生物。我是知道智人的一些历史的，知道智人犯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些智人即使是知道了自己的利益主要来自于真理、宇宙，仍然选择执着地最爱、最感谢父母。”

阿正说：“在当今社会，这几乎是必然的。如果毕业典礼或颁奖仪式上我上台由衷感谢遥远的古人，却不提父母、老师，他们会生气，我也会被视为怪人。”

阿梦说：“希望你到时候不要这样想，这不仅很功利主义，也很经验主义。至少我是不会介意的。虽然我教给了你很多知识，但是我教给你的绝大多数知识并不是我发现的，完全不应该归功于我。”

我一本正经地说：“你教给他的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知识大多数应该归功于我。”

阿梦气恼地说：“不要胡闹！无论如何，孩子理直气壮地将不是父母的功劳归功于父母，父母也脸不红心不跳地欣然接受。这种父慈子效还能再恬不知耻一些吗？父母不应该要求孩子报答养育之恩，因为孩子有很多大得多的恩情要报答，远远轮不上父母。”

我说：“很多智人会这么推理：真理发现者、宇宙都不会和他或她博弈，但是，父母会；那么，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似乎一目了然。这是自私自利的动机战胜了恩怨分明，他们的歪理就像是邪恶地占有了他人财物后仍然用人不为己天经地义安慰自己一样。”

阿梦说：“离地三尺有神明，世问苍天饶过谁。虽然我不相信神明，但是，我相信错误的推理必然有错误的结果，必然会损失价值，而且，只要不停止邪恶，就必然会随着因果推理而不断放大损失。恶念不可能没有恶果，为了贪小便宜不惜铤而走险最终必然会吃大亏。智人既然对最大的恩情可以忘恩负义，在其它地方一样可以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不敬重真理、宇宙，必将导致邪恶的概率大大增加，在数不清的问题上都可能吃苦头。从这些角度看，智人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

老爷子感叹道：“不穿越真是看不清问题。逻辑生物认为感激价值输送、关爱逻辑后代是理所当然，但是，智人认为感谢养育之恩理所当然。双方的差异完全来自于相信经验还是相信逻辑。现在很难让经验主义的智人放弃养育之恩，但是，未来却很难让纯逻辑主义者相信养育之恩。”

阿梦说：“智人不肯照顾和自己逻辑关系最密切的后代，因为那些后代不在眼前，不能提供任何利益回报；所以，宁愿照顾和自己没多少价值联系但是能够给予现实的回报的人，这和研究真理没有回报就不研究真理而宁愿经商、开发技术的思路是类似的。为了保障这种回报，智人发明出血缘关系，这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一种欺骗，信则有不信则无。”

我说：“如果血缘父子两个人都相信存在血缘关系，相互之间就会有利益、价值的输送，不过，通常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波动；不相信就可能不输送。但是，逻辑亲人之间是必然有联系的，只不过，由于缺乏正确的信仰和责任感，这种联系现在很微弱，绝大多数时候是零，只有极少数人能向逻辑后人输送无限大价值。逻辑亲人的概念就是为了让人类追求长远的价值、无限大的价值、尽量大的价值，而逻辑后人就是主要受益者。”

老爷子说：“我们很清楚先人和后人地位不平等，后人处于极端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不是先人不努力为后人创造价值的理由，相反，让逻辑后人获得最大的价值、利益是最合乎逻辑的结果。尽管后人几乎必然会从先人得到无限大价值，但是，后人不可能将智人视为一个整体，不会感谢所有智人，至少不可能感谢那些没有向逻辑后人输送价值的智人，不会感谢没有努力向后人输送价值的先人，甚至有权憎恨那些人。另一方面，我们虽然从先人得到了巨大的价值，但是，我们并没有贪图享受，也在极度努力地为后人创造价值。”

阿梦说：“智人会因为这种不平等而嫉妒后人，但是，这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带来的恶果。逻辑世界中的任何思想总是要追求更好的思想，灵魂也是一样，要无止境地追求让灵魂更合乎逻辑。后来的思想、灵魂更好是客观现实，早期的思想不会因此而嫉妒，愿意为后来的思想牺牲，为什么灵魂要嫉妒、不愿牺牲？”

我说：“经验主义可能会认为社会不可能是天堂，不可能无止境地改善灵魂。但是，逻辑上那必然是可能的，只不过，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经验主义的信仰和思维方法，要追求价值而不是利益，要能够为

了将来的价值牺牲现在的价值。现在的智人，为了利益而保护邪恶、牺牲真理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只可能把社会建成地狱。”

阿正说：“有些人因为相对幸福而认为自己生活在天堂之中，这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们是用比较的方法来判断天堂还是地狱，其实是把地狱中较好的局部视为天堂。一千年前的皇帝可能也会认为自己生活在天堂，但是，其快乐并不一定比现在的普通人更多。这也是很自私、无法合乎逻辑的思维方法，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有些人生活在地狱之中。”

我说：“智人为了保障现在的利益还发明了养父母、师傅等类似的名称。可是，师傅传授的知识能比得上真理发现者传授的知识更多、更重要吗？无非就是不尊重师傅就会得不到知识，或者说，前者能够通过博弈收取回报。所以，不索取报酬的人哪怕给了更多的价值，也得不到师傅那样的尊重、回报，这合乎逻辑吗？”

老爷子说：“智人还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好报，因为他们养育了孩子、传授了知识。但是，在逻辑生物看来，智人做父母不知要照顾自己的逻辑子孙，做孩子不知要尊重自己的逻辑父母，他们通过牺牲大量逻辑亲人的无限大价值和利益小幅增加自身利益的行为是很不理性的，也是很可耻的。”

阿梦说：“逻辑亲人这一思想的逻辑基础极为简单：因为逻辑推理的价值能够实现指数增长，所以，追求最大价值必然以无限远未来的价值为重点，需要建立对无限远未来的强烈责任感。逻辑推理的发展需要时间，一个灵魂现在的价值主要来自历史积累的推理。同样，从一个现在的灵魂获得最多价值的也一定是无限远未来的灵魂，而不可能是身边的灵魂。当然，这就要求该灵魂的思想至少要有永久性，能保留到那个时间。即使是经验主义的推理，也能做到价值的指数增长，只不过错误率高，价值增长速度太慢。经验主义的最坏影响不是对推理本身的影响，而是对推理的动机的影响，导致绝大多数推理和无限大价值无关。”

我说：“可以把逻辑亲人之间的联系和细胞分裂做一个粗略的类比。最初的灵魂对应于最初的胚胎细胞，推理就像是细胞分裂、分化的过程，无限远未来的灵魂则对应于成熟的生物体，虽然无法预测最终的灵魂是什么样子，一个灵魂仍然应该为了未来，也仍然要将最初的正确灵魂、信仰视为自己的根源，而不是将功劳归于上一代细胞。而正确的根源就是信仰。”

阿梦说：“人类的很多思想都在根源选择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只要犯错误就是严重错误。唯物主义相信逻辑的产物而不是逻辑本身，这直接导致推理方向偏离逻辑的初衷；享乐主义者用逻辑推理发现了享乐主义，却将享乐主义当作最终目标，不再追求合乎逻辑，等等。”

我说：“似乎，两个命题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清晰，价值的联系反而越小。短期的因果关系看似明确，其实，对双方的影响都不大。就像地球和太阳，虽然相互吸引一目了然，但是，对对方的能量、作用量没有多少影响。相反，遥远的宇宙大爆炸对地球和太阳的影响必然远远超过它们的相互影响。”

阿梦说：“所以，你提出的那些思维方法和遥远未来的各项知识之间有什么联系很不确定，但是，存在联系是确定的。即使发现某个知识 A 没有用到这些方法，但是，作为 A 的原因的知识 B、C、D 等仍然可能需要这些方法；虽然每一项联系都可能不是必然的，但是，整体上的联系反而是必然的。”

我说：“所以，对任何灵魂、思想而言，最大的影响不是来自直接的、明确的影响，而是那种通过无数种间接的、模糊的途径传递过来的影响，最后叠加出巨大的影响。任何血缘亲人之间的利益输送都远远不如一些早就发现的真理对他们的输送。这种差异很可能导致了不够理性的智人犯下了推理的错误，忽视积少成多的影响、多渠道叠加的影响、间接的影响。总体来看，血缘关系越密切的人，价值的因果关系反而更淡。”

阿正说：“你们总是要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或未来，难道说就应该忽视中间过程？”

我说：“不是一切价值来自于上一代，也不可能都来自最初一代。在人类社会，虽然不是所有行为都创造了价值，但是，每个创造价值的行为都会为之后的社会贡献一定的价值增量，同时也传递着之前的价值。智人现在的交易制度接近于将一切价值归于上一代。这并不是逻辑上禁止的视角，但是，很容易犯错误，关键在于这很容易忽视最关键的一点：逻辑推理的最大的影响是指向无限远的远方的。”

阿正说：“可是，这种视角很容易混淆价值的传递过程和价值的创造过程。老师、家长、书籍作者仅仅将价值转手交给学生、孩子、孩子就受到了极大的尊重，这样，功利主义者怎么可能有殚精竭虑地创造巨大价值的动机？”

阿梦说：“你说得对！一个推理的价值并不完全属于过程和结果，原因也有价值。很早以前的推理结果可能成为很久之后的推理中的原因，所以，一个推理的价值并不限于这个推理之中。只要推理的结果会不断成为新的推理的原因，就会不断增加结果的价值。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就是因为它们能反复成为新的推理的原因，永无止境。”

我说：“因果推理中的一个最基本法则就是：只要一个推理存在，其终点就必须不断成为新的推理的起点，因为推理必须没有终点；这一转化过程只有当推理湮灭之后才会停止。而且，这一转化并不是一定立即发生，可能在结果出现很久之后才发生。”

阿梦说：“起点和终点这一组概念不错，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法则：因果推理有原因和结果，也有起点和终点，原因并不一定是起点，结果也并不一定是终点。但是，如何明确区分起点和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个难点。”

我说：“这就需要破坏原因结果、起点终点的对称性，很可能类似于如何破坏电荷对称性或者正反粒子对称性。你别再问了我也不想再想下去了！这个问题我想过无数遍了，光是可能要想这个问题，我都有点头疼。”

阿梦一脸嫌弃，“胆小鬼！因为吃的苦头太多，这时候就不敢试错了？你这还不是经验主义？”

老爷子说：“所以，将一切价值归于上一代不是可选的视角，而是应该被禁止的视角，否则，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将价值、利益归于先人，而不是宇宙、逻辑。这直接危害到了正确信仰的建立。”

我说：“这种视角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到书籍的定价机制。一名作者只能对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完全收取报酬；对于改写他人的思想，必须分成；对于平移他人的思想，无权收费。”

阿梦说：“现在，只要把先人的思想集合在一起，就能将销售收入完全占为己有，这相当于收取百分之百的过路费，称之为抢劫也不为过。这部分导致了现在的书籍甚至论文缺少独创性的思想，绝大多数属于平移、改写，掺入一点独创的内容就是论文。实际上，很多现在视为创造性的思想都只是加工，不应该将思想的价值完全归于作者。认识到这一点，就容易明白为什么不能将现在的价值完全归于上一代了。”

阿正说：“即使是加工也有加工的深浅之分。”

我说：“所以，建立代表先人的基金会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可以出版先人的思想，可以和平移、改写、加工思想的作者谈判版权分成，作者对思想的加工越深越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收入。不过，最关键的变量是思想的价值，如果是无限大价值，轻加工也有无限大价值。如此一来，就能压制缺乏价值或缺乏创造性的工作，高度鼓励无限大价值的原创、深加工。”

阿梦说：“思想几乎总是有传承的，很难存在 100%的原创，和之前的思想分成是必然的，只是分多分少的问题。纯逻辑信仰就必然要和逻辑学、理性等思想分成，思维方法也离不开爱因斯坦的贡献。”

我说：“建立合乎逻辑的交易有利于分辨利益、价值的来源。例如，医生成功抢救病人，但是，医生的所有技术都是来自于之前的医学知识，甚至来自逻辑学、几何学、电磁学等遥远的基础知识。如果

病人的账单清楚地显示所有开支，病人还会只感谢医生吗？所以，合乎逻辑的交易能进一步导致合乎逻辑的感恩。”

阿梦说：“那么，出售一个产品，不仅应该写明这是哪家企业生产的，也要尽量注明这里面包含的所有知识交易。买一个产品不会是一笔交易，而是一揽子交易。企业即使向真理发现者付费，也不能让消费者以为这件产品完全来自于这家企业。这和父母、教师无权冒名平移真理是一个道理。合乎逻辑的交易不仅要让交易金额流向所有为产品做出贡献的人，也要让交易者知道这些人都是谁。智人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好，进而导致智人无法正确地感恩。”

阿正说：“那么，一切用到以往的知识、常用的知识的账单都会很长，而且，一些名字会很常见。即使是经验主义者，对这些人的亲切感也必然会大幅飙升，超过血缘亲人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老爷子说：“只要一切交易都能合乎逻辑，孩子、学生、消费者就不会错误地感恩，进而防范他人盗取恩人的财富。我们认为，智人不向真理的发现者付费就是一种抢劫、盗窃，本质仍然是想不劳而获。如果每个智人能清楚地意识到家里的每件产品中都包含着一些伟人的工作，而自己从未向这些人支付过任何费用，甚至极少感恩，让智人的感恩和交易重新变得合乎逻辑会容易得多。”

阿梦说：“虽然这些远古的真理巨人永远有权收费，但是，他们自己已经无法受益，那么，所有收入都将用于追求无限大价值，这将承担很多政府的工作，相应地将降低政府开支和税收。甚至，迫使社会开支向着无限大价值的领域转移，从而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如果这些基金会坚持对无限大价值投资，投资的效率足够高，就可能做到不仅不降低工人和企业的收入，甚至还能加快收入增长速度。”

阿正说：“诸如此类的新经验会有很多。随着经验主义者不断感受到各种新的经验，他们会抛弃原先所谓的政府帮助百姓的经验，认识到政府只不过是无偿占有了真理发现者的收入，属于花别人的钱办

好事，甚至，只拿出很小一部分办好事，绝大多数都用于雇佣公务员、维护统治等价值不大的领域。”

我说：“那么，真理提高社会价值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每一次应用真理产生的价值中都有真理发现者的份额，其中一部分价值被生产者、消费者瓜分，也有一部分成为支付给真理发现者的报酬；然后，报酬并没有被花掉，而是重新投资于救济、教育、科研等有无限大价值的领域，创造了新的价值，尤其是无限大价值；最终，因为这些救济、教育、科研而产生的无限大价值中又有真理发现者的份额。”

老爷子说：“这种无限大价值基础上的复利增长必然很恐怖，如果智人那时还认识不到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创造无限大价值，应该最感激真理的创造者，那简直是无可救药了，不是懒蛋就是蠢蛋。”

阿梦说：“智人确实需要重新认识人与人之间的逻辑关系、价值关系。例如，政府、亲人本身几乎不创造无限大价值，仅仅是转移这些无限大价值就获得了过度的尊重，而人类对无限大价值的创造者严重缺少尊重；智人以为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失责任完全在罪犯，其实主要来自那些不努力发现真理的先人，因为他们的思想远远达不到尽量合乎逻辑，绝大多数人一生中从未做到哪怕是接近尽量合乎逻辑这一要求；智人以为自己的幸福来自亲人、当今社会，其实相当一部分来自早先的真理发现者；关系最亲的后人不应该是和我们有最密切血缘关系的人，而是后人，其中甚至包括外星人、机器人以及一切可能进化为逻辑生物的生命，等等。”

我说：“你们说，逻辑世界是否也把宇宙中衍生的各种生命视为自己的逻辑后代？那这可真是跨越一切物种分类的大家庭。宇宙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可能不仅是为了粒子，也没有排除粒子组成的各种生命。”

阿梦说：“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除非灵魂能和逻辑世界对话，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阿正说：“血缘关系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种邪恶，因为它直接与因果律为敌，让智人完全忘记了和自己有着无限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后代，强行把推理方向转向和价值有限的方向，如血缘亲人、肉体，导致了人类价值的大幅下降。”

老爷子又开始上火，“智人的灵魂都是被感官蒙蔽了，所以，做什么事都是想着感官熟悉的亲人、友人、敌人，不去想着对感官而言的陌生人。读智人的历史，经常说到某些黑暗的年代。可是，逻辑生物把整个智人时代视为逻辑曙光来临之前的黑暗时代。虽然那确实比更早的时代光明一点，有一些闪光点，为地球上最终发生逻辑大爆炸奠定了基础。但是，那些闪光点不是人类生活幸福的时刻，而是发现真理的时刻，和绝大多数智人无关，完全是极少数灵魂个体努力的结果。甚至，这些灵魂几乎都曾经被智人指责为怪人、没用的人、不从事生产的人。不知道智人有什么理由认为天天追求利益、为利益服务才不是怪人？那根本不是人，是妖怪！”

阿梦冷静地说：“在发现自己无辜受害后的反应方面，逻辑生物和智人恐怕并没有多大差异。如果说有差异，主要是智人关注利益受损，逻辑生物关注价值受损。考虑到那些传统的道理讲了几千年，祖先享受了几千年的孝敬，后人失去了极大的价值却最终发现自己受骗了，老爷子的这种反应我能理解。”

我说：“我开始有些认可你的观点了，死后还是不要留下什么墓地、墓碑了。只不过，你是因为自己是灵魂，所以不需要保留遗体、骨灰；我则是怕给后人留下一个明显的目标来唾弃。甚至，我现在都有些怕生孩子了，说不定哪一代子孙就回来挖坟掘墓了。”

老爷子摆摆手，“坟墓确实没什么逻辑的必要性，留下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就是最好的纪念，而且，是能够进入每个灵魂并成为其一份子的纪念，是能够让灵魂时刻瞻仰、铭记的纪念，是能够一起生活、工作的纪念。逻辑生物希望给后世留下有价值的思想，也乐于接收先人留下的优秀思想。至于那些一心想留 DNA 的人，恐怕要非常失望了，因为 DNA 是不会永远流传下去的。随着逻辑生物不断修改外壳的

DNA，人体 DNA 的一切片段几乎都经过了修改。即使有的外壳表面像智人，DNA 也有很大的不同，身体的健康程度、大脑的工作效率都完全不像智人了。”

阿正说：“我感觉，既然事实证明敬祖、孝顺这类道理全是单方面对祖先有利的道理，要经验主义地证明祖先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识地建立这些道理，恐怕难度很大。我认为，他们认为自己养育了后人，也就希望后人长大后、自己年老后获得回报。这基本上是功利主义者构建的制度。当然，这方面的历史只能推测无法断言。”

阿梦说：“关键在于这种理论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即使是老年人更有经验，其中也有很多是邪恶的经验，有些经验除了为继续邪恶提供便利以外别无用处，就像凌迟杀人、裹脚、宣传共产主义这类经验一样。如果说养育后人的利益是和不养育后人相比，这副嘴脸可实在难看。这种所谓养育之恩和我不虐待你、不杀你你就要给我钱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不和最佳的养育相比？没有做出最佳的养育是否就应该赔偿？”

我说：“研究真理就是对逻辑后人的最佳养育，养育逻辑后人不是用奶，而是用价值、真理。最能体现母爱的不是用母乳哺育一个孩子，而是用真理对着所有后人普降甘霖。从这个意义上讲，智人中的男人无疑更有母爱精神，虽然大多数时候不是有意识地奉献，仍然比女性向逻辑后人输送了多得多的价值。根源就在于男性至少在历史上更加理性，女性则过于关注感觉，其中包括怀胎十月这类感觉，导致女性更重视血缘后人而不是逻辑后人。”

阿梦没有理睬我的挑衅，“母爱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我们这里有上过大学的有没上过大学的，有激进的有务实的，有相信传统的有不相信传统的，有老人、成年人和小孩，有进行了长期研究的也有刚开始接触研究的。但是，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就能成为逻辑后人的优秀母亲。”

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我认为，并不需要有单独的母爱精神，甚至不需要单独的逻辑后代概念，因为它在效果上和追求尽量大

的价值没有什么分别。尽量好地追求无限大价值本身就是对逻辑后代负责的表现。世界万物都是追求最合乎逻辑。纯逻辑的灵魂和纯逻辑的世界一样，都是为了无数步推理之后那巨大的逻辑总量而进行着现在的推理。”

阿梦说：“我不同意。我认为对逻辑后代的母爱至少可以和对血缘后代的母爱相互湮灭，起到抵消血缘这一邪恶信仰的作用。考虑到经验主义很难根除，必将长久存在，抵消邪恶的价值不可低估。”说完，她一边喊着“为了价值动起来”一边督促我们做起了有氧运动。

第一百三十七章 归纳的原则-星际犯罪-企业的责任

运动过后，阿正大汗淋漓地说：“平时在学校，几乎每一科的老师都要求我们要有逻辑性，但是，和你们交谈，经常对逻辑产生陌生感，感觉大家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种逻辑。我不是指为了健康还是为了价值这类差异，而是其他的一些差异。”

运动的效果大概像吸氧，让我头脑清醒了很多。这种旨在快速恢复状态的运动不可能是过量运动，不过，我是易出汗体质，所以，仍然可以装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靠在阿梦身上，就像是重刑之后在艰难地招供，“纯逻辑主义的推理追求让推理无处不逻辑，包括动机、目标、方法，甚至是每一处都尽量合乎逻辑；传统逻辑更像是追求存在合乎逻辑之处。甚至这都做不到，因为基本不管动机，甚至不管推理的起点，往往只追求过程和终点比较合乎逻辑。”

只要我能招认出真理来，阿梦对我还是不错的，甚至愿意善待我的身体。她一边给我擦汗一边说：“智人认为能推理就是讲求逻辑，但是，从完全无法合乎逻辑直到有一点无法合乎逻辑，都是必然错误的；只有动机、原因、过程、结论都做到至少可能合乎逻辑，才称得上正确的推理；为了保证结果合乎逻辑，还需要检查的过程。所谓逻辑大爆炸指的只能是正确推理的大爆炸，而不是有对有错、似对似不

对的推理的大爆炸，因为后者不可能导致价值的大爆炸。智人认为自己有智慧，主要是因为自己能在动机和起点给定的条件下找到比较合乎逻辑的过程和结果，但是，这并不能避免这些推理基本都属于错误推理，仅仅是动机错误，就几乎已经决定了整个推理是错误的这一结果，哪怕推理内部无懈可击。”

我接过她递来的花茶，“你显然忽视了归纳。讲逻辑的时候往往只想到因果推理而忽视归纳是我们的常见错误之一。归纳虽然不需要原因，但是，正确的归纳仍然需要正确的动机、正确的结果，甚至，对过程应该也有一定要求。”

阿正说：“正确的动机和结论容易理解。为了发现真理、最有价值的命题而归纳和为了好吃好喝而归纳，动机和结果的高下立见。”

我说：“不是高下立见，而是正确和错误立见。正确归纳的过程我们所知甚少，获得尽量多、尽量有价值的灵感的方法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此有关，但是，绝大多数只能做到相对较好，而不是最好。”

阿梦对我说：“在归纳的问题上，应该用尽量自由原则而不是尽量逻辑原则。只不过，在归纳时如何诠释自由原则充满了未知数。在这方面，纯逻辑信仰几乎用不上，我们目前有的都是经验主义的方法。我很怀疑，归纳的精确方法可能要从物理学中去寻找。”

这是提示我该登场了？这问题有些难，我小口喝着茶字斟句酌地说：“自由原则要求归纳没有学科限制，应该属于标准的远程作用力，由于智人思维极不自由，不仅受到身体的管制，也受到了经验的强烈限制，所以，应该努力追求天马行空的灵感，这是解放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越相近的知识发生归纳的概率可能越大，类似于距离越短作用越强；归纳也包括动机、起点、过程和终点，其中，至少应该保证动机、起点尽量合乎逻辑，对价值有限的经验的归纳很容易成为起点错误的归纳，对真理、发现真理的过程的归纳才可能成为起点正确的归纳，其中，对真理进行归纳最有价值，也就是对尽量合乎逻辑的因果推理结果进行归纳。”

阿梦调整了一下坐姿，让我靠得更舒服一些，“你这基本上是通过归纳发现归纳的原则，而因果推理的原则主要通过因果推理发现。难道说，归纳的原则很难通过因果推理获得？”

我耸耸肩，“你这个归纳挺有趣。我也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还是逻辑上必然的。自从有了纯逻辑信仰，我们相信所有知识都有纯逻辑的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要求知道这些原因。我们通过归纳把问题分为两类：必须找到纯逻辑原因的问题和不需要找到纯逻辑原因的问题；或者，价值无限大的问题和价值有限的问题。这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优先等级。而科学基本上平等地对待问题。”

阿梦说：“我更倾向于认为科学将问题分为能给智人带来利益的问题和不能给智人带来利益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想的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自己不感兴趣的问题。所以，他们才会在应用科学领域投入大量力量，在纯理论研究方面投入的力量很小。当然，纯理论也分为价值无限大的纯理论和价值有限的纯理论，现在的纯理论研究没有纯逻辑信仰的指引，很多课题既价值有限也缺乏利益，无论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还是为了全社会的价值都不应该研究，可是，仍然因为各种功利主义的原因而有人研究。当然，可能出现现在认为没有价值但是以后发现很有价值的理论研究，但是我不认为应该以赌博心态进行研究。”

阿正说：“有道理。智人进行了很多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如心理学、社会学，大概都是看中了其中的利益。研究自然科学也是从不重视发展到重视，主要是因为通过归纳发现自然科学研究往往能带来可观的利益回报。“

我说：“从纯逻辑主义的视角看，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存在很多问题。研究明白一个课题必然产生更多课题，而且，其中必然有些课题会指向真理，所以，只要投入的力量足够，自然科学研究确实能覆盖部分乃至大部分真理。但是，由于动机的错误，每一次从可能的课题中选择课题的推理都是错误的，研究的价值、收益率远远达不到最佳。”

阿梦说：“无论是随机选择还是根据利益或兴趣选择，都远远不如根据价值选择，会导致大量研究指向价值有限的课题。研究价值无限大的问题未必能创造无限大价值，但是，研究价值有限的问题必然无法直接创造无限大价值。”

我说：“将选择课题和选股票相比较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当然，现在的股市中没有哪家企业以创造无限大价值为目标，也没有任何企业创造过无限大价值，这大大缩小了正确投资和失败投资之间的差异。即使如此，随机选股或者按照兴趣选股，与正确的价值投资的差异已经极大。”

阿正说：“大量没有找到原因的现象放在研究人员眼前，但是，由于不去分析现象的价值，也由于对利益的关注，绝大多数研究都会选择熟悉的现象、感兴趣的现象、容易研究的现象，最终价值有限。与之类似，有大量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机会放在企业面前，但是，部分是因为现在规定无限大价值必须免费，所有企业都不去从事这样的研究。”

我说：“很多企业、研究人员会责怪规定无限大价值免费的先人，却不怪自己只想赚钱不想尽量合乎逻辑。别人无知、愚蠢是自己无知、愚蠢的充分的理由吗？”

老爷子说：“这话可就差不多涵盖所有智人了，意味着有必要追究所有智人的邪恶。为身体的自由和福利而不是灵魂的自由和价值示威的智人蠢不蠢？开枪镇压这些和平示威者的警察蠢不蠢？向这些警察下令镇压的官员蠢不蠢？帮助政府进行欺骗宣传的媒体蠢不蠢？逻辑生物一向认为，所有智人都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的各种邪恶并真诚地道歉。可是，根据历史来看，纯粹的智人都没有这么做，反而是智人更接近逻辑生物之后，开始为自己较少的邪恶认真道歉，甚至，一度导致自杀率大幅上涨。早期的逻辑生物中有句名言，该死的智人极少为自己的邪恶自杀，不该死的却经常自杀。由于自杀并不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按照纯逻辑的法理，不应该禁止。所以，当初围绕着是否应该立法暂时禁止自杀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能大幅减

少自杀，而这些自杀者属于有机会创造无限大价值的灵魂；反对者认为不能功利主义地、结果论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严格恪守纯逻辑信仰。”

阿梦说：“我也反对。长远来看，急功近利只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影响纯逻辑信仰的坚定性。纯逻辑信仰的关键纯粹在于信仰，而不是价值，哪怕是价值最大，那也只应该是信仰坚定的结果。”

我因为过于吃惊而有些上头，一脑袋向后撞去，“这也太极端了。老爷子信仰很坚定，可是，创造不出多少价值。”

阿正比我更吃惊，“这这……”

老爷子反而无所谓，安慰阿正：“这种可能性不仅现在有，将来也有。”

阿梦很生气，“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现在追求真理，不能代表你永远会追求真理，也不代表你在任何条件下都追求真理。信仰的任何错误必然导致在一定条件下会支持邪恶。”

我怒火中烧，“这只是你的猜想！”

阿梦针锋相对，“我对这个猜想很有信心。”

“即使这个猜想正确，也不能证明信仰的瑕疵是能力、思维方法无法弥补的。”

“这是不可能精确预测的，而且，你这是结果论，违反纯逻辑信仰。”

老爷子出来劝架，“这应该是学术争论，可是你们现在都把自己植入了进去。冷静一下。”

阿梦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工作，搞清未来的工作重点。基础物理学规律必须找到纯逻辑的解释，这是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还差得比较远；在信仰方面，正确的推理多多益善；研究方法还不完备，当然，也可能永远无法完备，但是，寻找新方法的重点应该是最佳方法，而不是较好的方法；在逻辑学方面，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应

该有些必然的规则，我们还没有完全条理化，目前，已经明确的应该是尽量逻辑和尽量自由两大原则，以及将推理的动机、原因纳入推理之中，其余方面，诸如推理永无终点、逻辑万能以及逻辑真理的无限性、不可证明性，至少不够有条理，更像是定理，而不像是基本原则；在社会正义方面，距离完备同样遥远，有数不清的工作可以做；关于自身灵魂建设方面，我们在解放灵魂方面无法发动攻势，只能以防御为主，抵抗肉体、利益，另一方面，加强纯逻辑信仰、清理灵魂中的邪恶对扭转灵魂-肉体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至关重要；发现、批判各领域的顽固的邪恶在这些任务中应该是价值最低也是最轻松的，可以当作休整、调剂状态的方法。”

她似乎只是随手捡了个合乎逻辑的话题就忘记了烦恼。问题并不简单，她最初的心情也并不平静，但是，有难度的逻辑推理本身就有宁神的作用，随着推理的深入，越说越专注也就越平静。我本来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和她算账，但是，看到了榜样也就照猫画虎，一边进行悠长的深呼吸一边尽量争取尽快恢复对灵魂的掌控。

老爷子说：“你们关注的是价值无限大的推理，而智人关注的很可能是对邪恶的批判。可是，推翻若干错误的推理并没有多少价值。这就是智人对逻辑缺乏品位、不会衡量价值的表现，他们重视现实的经验而不重视抽象的逻辑，只有当逻辑能极大地改变现实的时候，才能重视逻辑，这本质上就是经验主义。”

阿梦说：“正确的灵魂应该关注推理的价值的大小，而不是推理对现实、经验的影响的大小。即使是关注对现实、经验的影响，有些推理对现实影响不大，但是，影响持久，仍然要比短期影响巨大的推理有价值得多。所以，智人的品位是对经验、感觉的品位，对逻辑、自由严重缺乏正确的品位。”

我插话道：“改变现实、经验要远远滞后于逻辑推理的出现，逻辑推理又远远滞后于正确信仰的出现。所以，经验主义者对信仰、推理的反应迟钝，这不仅延长了邪恶的寿命，也导致了他们极少研究信

仰和如何尽量正确地推理，最终导致按照智人灵魂的现状几乎无法摆脱邪恶。”

阿梦说：“所以，信仰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花很大力气改善灵魂。一方面，要通过纯逻辑信仰最合乎逻辑地改善信仰；另一方面，通过揭露邪恶而不那么正确地改善信仰。”

阿正说：“由于智人信仰的错误，反而是错误的路径更有效，但是，不能因此而经验主义地推导出错误的路径才是正确的路径。所以，揭露邪恶本身就是有些结果论的错误推理，只不过，为了结果更合乎逻辑而容忍了动机、原因、过程的不够合乎逻辑。”

老爷子笑着拍了拍阿正，“你现在越来越强了。”

阿正摇摇头，“这种强主要是习惯性的强，是经验主义适应环境的结果。现在，跟着你们就能纯逻辑地思考。如果到了外面的现实生活中，以往的经验又会卷土重来。例如，上课了又会认真学习，考试了又会追求分数。原来我的灵魂中几乎只有邪恶，现在，是正邪对立，但是，正义并不能战胜邪恶。”

阿梦说：“能经常这么自我反思就是好事。缺乏反省的结果就是狂妄自大、不思进取，就像那些炫耀月收入等价值有限的经验的智人一样。”

我说：“不仅个人要自查，企业也要自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董事会要对股东负责，问题是，每个人不都应该对逻辑、真理负责吗？董事们又凭什么能够例外？即使股东想要追求利益，董事们也可以追求价值。难道，股东想杀人股东就要跟着杀人？如果股东坚决反对追求价值，只有两种最合乎逻辑的结果，一种是没人愿意管理这家企业，另一种是管理人员不顾股东利益坚决追求价值，尽管这违反了现在的管理人员基本准则。问题在于，效忠功利主义者和效忠邪恶、杀人犯有什么本质区别？”

阿梦说：“在对使用真理收费之前，利润最大和价值最大从不会有共同的决策、结果，那么，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合格的公司管理人员除非昏了头就只会决策错误。这甚至不如利益最大。由于名誉、荣誉

等因素，利益最大偶尔可以和价值最大有相近的决策、结果，就像我们以前可以为了利益追求真理。当然，这仍然是错误的推理，两者的结果的重合率很低。”

阿正说：“真理可以带来利益，但是，如果对真理不收费，真理一定无法带来利润。”

我说：“也不能说追求利润和价值必然无法有相同的决策。如果一家企业常年亏损，转而从事成本很低的真理开发可能有助于提高利润；如果能预见到未来真理必然会收费，而且，发现真理意味着无限大的收入，甚至意味着企业的永生，绝大多数企业都会未雨绸缪，针对研究真理提前开始布局。”

老爷子说：“对真理永久免费让智人的经济体系完全丧失了追求真理的动力，让在商言商、利润最大化都成为了邪恶的观念、原则。”

我说：“虽然这合乎无商不奸的直觉、经验，但是，这不是支持直觉、经验的理由。”

阿正说：“所以，相互检查时也要以正确的信仰为准，不能因为合乎我的直觉就不再检查。如果我用个人利益、地区利益、国家利益、公司利益、阶级利益、现实利益等利益来自查，查来查去肯定也查不出个正确的结论来，反而会被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搞得头疼欲裂。”

我说：“关键不是头疼欲裂，而是无论选择哪种利益都必然是错误的信仰和推理过程。这也正是智人历史始终无法避免邪恶的根源。智人之前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纳为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史，把利益之争说成阶级斗争也可以。但是，如果像卡尔-马克思那样，认为存在正义的利益、阶级，认为利益之争是无法摆脱的且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就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错误推理了。无产阶级即使吃苦、受剥削，也不代表他们是绝对正义、正确的，甚至，他们极有可能是绝对邪恶的，因为就我所知他们从未发现过任何真理，没有对逻辑后代尽到任何责任。哪怕是他们现在不再吃苦、受剥削，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老爷子说：“一切围绕利益的斗争都是邪恶的，一切追求利益的阶级都是邪恶的。如果真有某个阶级是至高无上的，那也只能是追求尽量逻辑的逻辑生物。”

阿梦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不知何时开始认为攻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击中国。可是，这不仅很不合乎逻辑，甚至可能完全违背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主义，为了外来的主义，甚至是邪恶的主义，封杀本民族创造的很可能是真理的主义，这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害国主义？这很像那些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却害死本国本民族成百万上千万的共产主义者，不！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害死的后人要多得多，其中包括本国、本民族的无数后人，这些爱国主义者难道不应该更名为害国主义者？”

老爷子说：“据我观察，智人在追求自以为伟大的目标时犯了错，经常简单认错了事，还说什么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主流？严格来讲，信仰才是唯一的主流，思维方法马马虎虎算个主流，真理、无限大价值都不一定算得上主流，智人有什么资格谈主流？”

我笑着说：“在我们之中，您的主流无疑是最好的。”在哄笑声中，我继续说：“这些错误的主义所创造的所有价值加起来都不如对真理的伤害大，这些人的一生都无法补偿他们给人类造成的损失，甚至，无法弥补对本国、本民族造成的损失。”

阿正说：“所以，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不应该也不可能认错了事，自我惩罚是必要的、必需的。否则，很容易让人怀疑他们的动机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阿梦说：“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永远不要与真理为敌，哪怕只是可能与真理为敌都一定要高度慎重。哪怕现在无法证明是真理，政府封杀可能的真理也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悬在政府部门头上，也悬在政府乃至国家头上。总不能认为只要自己活着的时候不掉下来就和自己无关吧？光是这么想问题就接近于罪大恶极吧？”

我说：“罪大恶极？绝大多数智人不会这么看。在我看来，‘生前当及时行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并不是剧本里才会出现，而是所有智人多多少少都这么想。”

老爷子说：“封杀必然合乎逻辑的思想必将危害之后的全人类，而且，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指数增长，最终也必然会危害到所有与智慧生物交往的外星人，是真正的星际犯罪。即使地球人愿意饶恕这种罪恶，地球人有权要求所有外星生物都原谅吗？”

阿梦对我说：“你看，正确的信仰即使能力不足仍然潜力无穷，老爷子在纯逻辑方面的视野经常是我们无法比拟的。”

我说：“你确定这是因为纯逻辑信仰而不是关于纯逻辑信仰的经验？”

老爷子不干了：“你这是怀疑逻辑生物的信仰还是怀疑我的信仰？”

老爷子很少和我们闹情绪，他这是因为我犯了愚蠢的推理错误还是因为自尊心？抱着息事宁人和追求价值的混合态度，我说：“先不说这个问题。由于地球生物必将探索越来越广阔的宇宙，在地球上一切破坏价值的行为最终都将危害到全宇宙，任何星球上的逻辑生物只要能无限延续下去，就必然受到地球的影响，导致价值的减少、寿命的缩短。所以，智人不是在杀戮地球上的后人，而是在宇宙中杀人。只要因果关系涉及到，宇宙中所有因为伤病、衰老、天灾人祸而造成的死亡都有智人的参与。逻辑后代不只是地球上的后人，而是必然覆盖全宇宙。”

阿梦说：“如此说来，仅就无限长期的影响而言，一个灵魂和整个宇宙、逻辑世界也没有什么两样，都应该追求让整个宇宙尽量合乎逻辑。”

我说：“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意外、衰老等死因，那接近于在说是宇宙害死了灵魂，是在替祖先粉饰罪行。一切死因的第一原因就是先人邪恶，在无限大价值方面不作为，甚至，应该将这认定为先人的过失杀人乃至故意杀人，这合乎正义拥有一切功绩而邪恶承担一切罪

责的原则。当未来的家属拿到‘主要死因：先人谋杀或误杀’这样的死亡通知书之后，还会对祖先有多少尊重？还可能执着地要求保留智人的名称吗？”

阿梦说：“即使一个人通过牺牲自由、专注于身体的保健，小心谨慎地获得了长寿，他也只是躲过了祖先若干次的过失杀人、谋杀，迟早要死于祖先的不作为。”

阿正说：“以前的人还多少能说是不作为、过失；知道了不作为的危害之后，只有故意杀人。但是，由于之前和之后的智人在灵魂方面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既然知道这一信息之后的绝大多数智人会选择继续杀人，之前的绝大多数智人即使知道这一危害也还是会继续杀人。所以，如果一个人肯定要杀人，只不过由于没有机会而没杀，他算不算杀人犯？如果他杀人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杀人了，他是不是杀人犯？如果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杀人了，甚至认为他是好人，他是不是杀人犯？”

我说：“杀人犯只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概念。经验主义地细致分辨这些概念并不合乎纯逻辑信仰。在科学看来，一切命题都值得研究清楚，更不要说对经验、感觉很重要的命题。但是，在纯逻辑看来，完全不重要的推理和完全错误的推理一样，都不应该思考。关键在于灵魂中的思想。不论经验意义上智人算不算杀人犯，算哪种杀人犯，绝大多数智人的灵魂已经决定了他们必然是杀人犯，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杀人。”

老爷子说：“我毫不怀疑一些智人会说杀外星人不算杀人，所以根本不存在星际谋杀。有些智人连异族都不当人看，更不要说生物学意义上的异类了。所以，智人必须寿命有限，否则，让很多邪恶的灵魂寿命无限，永远危害全宇宙的灵魂，那才真是逻辑世界、一切灵魂的灾难。”

我说：“灵魂的善恶不是自己认定的，不是法庭认定的，不是现在的人类认定的，甚至，全人类认定也不算数。只有逻辑、自由才是善恶的最终裁决者。”

阿正说：“所以，当战士流血不止的时候，首先不应该责怪敌人，当然也不能责怪流体力学、万有引力等自然法则，应该责怪祖先为什么没有开发出更好的止血技术，没有便捷的输血技术，没有摆脱外壳，等等。先人们或许可以厚着脸皮说他们也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无论从结果的价值来看，还是从他们成天追逐享乐、财富、权势的行为来看，先人们都绝对没脸说自己尽力了，毕竟，智人在人均价值、人均思考真理的时间、人均思维能力甚至人均创造的利益等方面都实在太可怜了。”

阿梦说：“很多智人成天怨天尤人，可是，宇宙已经给了他们生命，甚至给了他们永生的机会，怎么还能怪宇宙没能给灵魂一切所需？要是这么推理，宇宙没有把饭做好都有罪过。”

阿正说：“那怎么行，还要把饭咬烂。不对！最好都不用人体消化吸收，老天把养分直接送入每一个细胞才好，还要为每个细胞检查身体，修补细胞，了解它们的需求，等等。智人把干旱、洪水都说成是老天的责任，就是不承认这是祖先乃至自己懒惰、不肯推理的责任。”

我说：“应该将宇宙养育生命的行为视为养育合乎逻辑的思想，而不是在养人、养肉体，更不是在养白痴、懒蛋。只要智人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逻辑能提供一切；如果智人拒绝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灭亡又有何妨？”

阿梦说：“人类总是想让自己当宇宙中的主角。可是，如果人类合乎真理、正义，必然是主角之一；如果做不到，连配角都没资格。”

阿正说：“不相信逻辑的人、朝代、种族也许可以抱怨自己的灭亡不公平，但是，总不能责怪自己的灭亡无法合乎逻辑吧？不过，智人多半就是这么推理的。他们只会围绕自己的利益推理，从来不肯围绕逻辑推理。”

老爷子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围绕是否应该尊敬祖先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每天将一切不满都向祖先发泄，渴了不是说天太热渴了、运动太激烈渴了、吃得太咸渴了，而是永远把祖先当作

罪魁祸首，说什么‘妈的祖先害我口渴’。甚至，‘xx 祖先’成了最流行的粗话。这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反对敬祖者骂‘操你祖宗’会让支持敬祖者愤怒，回骂却毫无效果，因为反对者本来就不待见自己的祖先；祖先的墓地在一起，有的墓碑上写的是‘积德耀宗聚福泽后’，下面敬献的是鲜花美食，有的墓碑上写的是‘一生邪恶贻害无穷’下面是一盆大粪。长此以往，敬祖的思想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即使是尊敬祖先的人也慢慢地很少去陵园了，或许是因为那让自己像是恶人的从犯，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对祖先的不敬乃至恶意，或许只是厌恶和大粪为伍的经验，但是，最终都逐渐接受了祖先必然罪大恶极的逻辑推理。”

阿梦说：“那是以后才可能出现的斗争形式，要是发生在现在，必然不会局限在思想、言论上，一定会升级为斗殴乃至战争，会有数不清的人一边被祖先屠杀一边捍卫祖先。”

我说：“很多智人根本不动脑子。例如，有不同意见就视为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就予以封杀。这相当于本来类似粒子散射的矛盾，一定要搞成粒子湮灭，而且，它们还不想湮灭，只想让敌人消失。”

阿梦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两人之间就有很多激烈的矛盾，你应该考虑过智人消除矛盾的传统做法，你想的是你死我活还是我活你死？”

第一百三十八章 爱国主义-推理的步骤

抛开戏谑的成分，也许阿梦这种相对理想的纯逻辑主义者会为了是否尽量合乎逻辑而慷慨赴死，经常不满足于无限大的预期价值。所以，为哪些是尽量大的价值焦虑是她经常遇到的问题。我这种相当现实的纯逻辑主义者要轻松很多，只要每时每刻都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就能自信地享受生活。我当然不敢告诉她这种享乐主义倾向，尽管我并不认为这等价于享乐主义。按照我的经验，这种自信、快乐对追求

无限大价值很有帮助。当然，效果能不能和她相比我就说不准了。我有时想说她对我的快乐的排斥是在嫉妒我的快乐，但是有老爷子的前车之鉴，这种对纯逻辑主义者的胡思乱想可能被视为不尊重甚至污蔑，而且，这确实是以我之心度阿梦之腹。既然我的心不是真理，它就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因。

我装作没听见，边看手机边随口说："既然利益分解成了那么多种利益，爱国者、国家的敌人这类概念在逻辑上也需要多加推敲。现在国民眼中的敌人可能备受未来国民爱戴，现在国民眼中的爱国者可能是未来国民眼中的叛国者。所以，这种不具有永恒性、稳定性的爱国概念有多少值得追求之处？"

阿正说："真正的爱国者不能只为了现在的国民，因为未来的国民远远多于现在的国民，为了现在的国民的少许利益损害未来国民的无限大利益更应该视为叛国者而不是爱国者。一时的国家利益无法代表国家利益，无限长时间内国家的总体利益才是国家利益的体现，那也必然是无限大的利益。"

阿梦说："从逻辑上讲，只要所有国家都追求最大价值，哪怕未来没有了国家，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其后代都有无限大的利益。各国追求利益的结果不仅利益有限，国家灭亡乃至种族灭绝的情况也并不罕见。那么，究竟有什么理由要追求国家利益？"

老爷子说："智人进行爱国、爱民族的教育，但是，经常失之片面。只讲追求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各种好处，不会讲由此导致的亡国灭种。"

阿梦说："确实如此。无论西夏亡国灭种的原因是西夏的原因还是蒙古族的原因，甚至是大宋的原因，都是追求本民族利益不惜牺牲其它民族利益的结果，最多是牺牲的程度不同。一百个国家人民幸福增长带来的利益能弥补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利益损失吗？就是能弥补，还有多少增长可言？而追求价值不会有巨大的负利益。智人很多这类教育都是只讲优越性不讲弊端，重视经验轻视逻辑，强调比较好不管是否最佳，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

我说：“结果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忽视过程，而是过于强调结果的必然性。从经验的角度讨论这种必然性，不仅忽视结果中的风险，甚至忽视不利于证明的经验、利益。”

阿梦说：“有道理。西夏当时也曾认为自己有理由获胜，大元更是如此，历史学家则讲得好像大元必胜一样。事实上，可能的意外有很多。哪怕西夏突然出现一位历史名将，结果都可能改变。不少战胜国认为历史证明了捍卫国家主义的优越性，却有意地忽视了战败国也曾经捍卫国家利益，战胜有运气成分。不能只从事后的角度寻找战胜的经验主义的理由。”

功利主义觉得生活有些单调，打开了一个麻将 app，“同样，也不能只从事后的角度寻找经济必然增长的经验主义的理由，甚至将一切功劳都归于本国，不用想都知道，没有贸易伙伴的配合，哪里可能有经济增长？没有一个国家、一家企业的发展壮大能完全归功于自己。”

阿梦皱着眉头说：“那是因为真理免费。除了真理，没有任何灵魂的必需品，所以，现有的企业总是要感谢顾客的光临。生产真理的企业不需要感谢顾客，反而是顾客要感谢制造商帮助他们摆脱了邪恶。智人完全不鼓励生产真正的必需品，却一定要保障衣食住行等所谓必需品。发现真理是不需要依靠消费者的，拒绝消费直接就是邪恶的标志。”

阿正说：“好家伙！还要抢着送钱？！”

老爷子说：“真理收费之后，智人很快就不再搞财富排行榜了，因为上榜的都是无限大。后来，为了鼓励真理的消费，曾经搞过真理的年消费排行榜，这有助于智人适应对真理的收费。即使是逻辑生物，虽然不是为了自尊心，仍然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排名，虽然，这并不能准确判断一个灵魂的价值。”

阿梦没有打断我，而是努力打起了自己的精神，“在逻辑必然性方面，思想确实和商业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思维的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任何经验主义的原因，而是对逻辑的信仰，尤其是对逻辑万能的信仰，其中包含只依靠逻辑就足以发现逻辑上必然正确的命题，足以

建立、巩固、发展纯逻辑信仰。但是，从经验来看，虽然只要信仰坚定就可以不断寻找价值无限大的课题、方法，可以随着难度调节努力的程度，而且，只要若干课题中有少数取得成功即可，仍然不能说不会有意外，还是存在很多经验的变数的。至少，信仰不够正确、能力不够高的时候能否经受住功利主义、结果论的考验就是很大的问题。”

阿正说：“能力高肯定有利于正确的信仰战胜错误的信仰。我感觉我的问题在于能力不够高，而不是信仰不坚定。”

阿梦说：“这很难说。信仰是否正确不是靠感觉、经验发现的，那需要考虑方法、难度、状态、条件、能力等太多的变量，早就不把信仰当成第一知识了。你应该想的是，我考虑问题的动机是否都是为了纯逻辑信仰。如果总是有别的动机，甚至有很多动机，哪怕结果一样，也不能说信仰正确。当然，如果你的动机复杂到接近于什么动机都包括，那可能就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正确信仰了，也是我不太理解的一种信仰。”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阿梦一直在看着我。为了不让她打扰我，我调动了部分能力，“所以，无论是思想还是社会发展，都存在逻辑上必然成功的原因。我们大部分时间意识到了这种原因，所以，在产生这种意识之后的发展很快。智人以为发展的根源在于劳动、劳动分工、社会化大生产、机械化、企业家精神、人口增长、国际贸易、平等、福利社会，等等，将理性放在极为靠后的位置。这类种错误导致了理性意识薄弱，进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阿正说：“这些都是经验主义者归纳出来的原因，他们已经错过太多次了，智人却仍然对这种错误方法死心塌地。”

阿梦说：“追求灵魂的自由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根本原因，但是，人类主要追求的是获取利益的自由、身体行动的自由。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原因没有做出多大贡献。将来，如果追求灵魂的自由成为一部分人的人生动机、目标，也能大大加快人类进化的速度。”

我说：“虽然有了追求灵魂自由的信仰，但是，还没有相匹配的方法。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纯逻辑信仰产生之后，我们很快

就发现了一些纯逻辑方法，这是因为纯逻辑方法和逻辑思维的方法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我们在追求尽量自由地思维方面的经验远远少于尽量逻辑地思维，所以，我们很少以追求自由为思考的动机，尽管我们相信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必然合乎纯粹的自由主义。”

阿梦说：“自由的另一个问题是身体的自由和灵魂的自由相互混淆，就像是混淆奴隶主的自由和奴隶的自由一样。由于肉体、感官对灵魂的操控，以及它们对自身的自由的追求，灵魂很难真正地追求自己的自由，无法充分放飞思想。我有时就怀疑你明知故犯地追求感官的自由。为了彻底摆脱这个烦恼，我还是倾向于追求逻辑，而不是自由。”

我赶紧换了个话题，“当前的国家利益似乎高不可攀，可以为之牺牲一切。其实不然。国家无限长时间内的总体利益必然高于国家一时的利益，而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必然大于国家利益。”

老爷子说：“不要为无限大利益而眼红，更不要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求利益而关注利益。利益现在有多红，未来就有多黑。我们在这里追求的价值不仅高于一切智人的总体利益，甚至高于逻辑生物的总体利益。逻辑生物不会介意我们轻视那无限大的利益，现在的智人却一定会介意我们轻视他们那芝麻绿豆一样的利益，可是，几百万亿美元相对于无限大确实连沧海一粟都不算。”

阿梦说：“可是，人民不会正确地比较价值和利益。当无限大价值和有限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民总是错误地站在国家利益一边。纯逻辑主义准备征服世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下绊子还可以理解，爱国主义者又要干什么？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某个国家，即使从结果论的角度看，也只会伤害各国的邪恶。但是，祖国却要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我们。真理必然让所有国家的现实利益受到某种损害，祖国未必是受伤害最大的，长期的利益反而可能是最大的，但是，偏偏是祖国总是最先跳出来与真理为敌。”

我觉得这种推理有些老生常谈，有些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因为相信推理万能而坚持着推导下去，“很多国民把马克思主义、国家主

义、民族主义这些追求利益的可能过程、方法当作了目标、信仰本身，这反而会伤害利益这个智人真正的目标，这也属于目标、信仰的错误。只不过，利益本来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目标，被马克思主义取代只是邪恶之间的替换，危害一个邪恶的目标也算不上多大的危害。但是，危害到了纯逻辑信仰是不可饶恕的，否则，饶恕的理由岂不是高于正确的信仰？又如何体现恶有恶报的原则？”

阿正说：“这和焚书坑儒也是类似的，伤害邪恶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是否危害了真理、正义，关键在于邪恶的信仰、制度让这种真正伤天害理的事情成为了可能。”

大家突然不再说话，同时，我在游戏中也遭到了惨败，功利主义甚至暴跳如雷指责理性低能。我感觉愈发无聊，一边大幅下调坚持推理就是胜利这一预期价值无限大的命题的正确率，一边继续遵守着这个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法则，有气无力地说：“这个词用得好。天理难容、伤天害理中的理就不应该是智人讲的道理、比较有道理，只能是真理，即最合乎逻辑的道理。”

老爷子说：“那么，智人以前说的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并没有多么伤天害理，哪怕是杀戮从不追求真理的智人，也只有智人最感到悲哀，高度智慧的外星人不会悲哀，逻辑生物不会悲哀，甚至，被害者的血缘后代都未必会悲哀。直接与真理为敌，阻挠真理的发现、传播和接受才是真正的伤天害理，也是最伤天害理的事，会让人类乃至外星人永远为之悲哀。”

阿正说：“从新闻上看，智人最悲哀的应该是政治领导人的死亡，几乎总能导致名义上的全国哀悼，甚至全球哀悼。但是，有多少政治领导人有无限大价值？有多少政治领导人的死亡会让逻辑生物哀悼，外星人哀悼？这就是利用权力获得的哀悼。”

我开始把自己降级到发牢骚的愤青的级别，让纯逻辑主义回去睡觉，“滥用权力的情况太多了。国家领导人出行百姓就要让道，可是，领导人一生的价值通常是多少？我们一生的价值是多少？他们根本不存在为我们服务的情况，封杀、镇压我们反而司空见惯，完全不需要

任何解释。这一过程中完全是在比较权力而非价值，不对！真理根本就没有比较、辩论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什么价值？”

阿梦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情绪，不知是因为同病相怜还是为了安慰我，拍了拍我，说道：“多于一个相互独立的信仰就必然可能出现矛盾，而真理的一切可能的敌人都是邪恶。智人相信利益、国家、权力，它们和逻辑、真理矛盾的时候究竟想服从哪一个？”

虽然我不怕孤独，但是，不孤独还是让我的感觉好了一些，“我们要消灭国家、政府、法律、科学、肉体，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是国家、政府、法律、科学、肉体的敌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是人类的敌人。我们要用正义取代法律，用真理学取代科学，用必然合乎逻辑的制度取代国家和政府制度，用令灵魂更自由、更安全、更有能力的外壳取代人体。那么，哪一点能看出我们必然是人类的灵魂的敌人？即使从智人的角度看，我们与他们的那么多信仰为敌真的就代表与他们为敌吗？那么，他们对这些信仰是不是应该产生一些怀疑？”

老爷子说：“智人的主流思想是认为现实的社会合理或近乎合理，几乎没想过完全不合理这种可能性。这背后必然有保护既得利益、害怕未知环境等动机。而且，他们基本上认为没有经验就代表未知，只有逻辑推理并不代表有知，恐惧没有经验的社会远远甚于恐惧现在的社会邪恶。所以，一旦对邪恶的社会有了经验，就能大大减轻对邪恶的厌恶，相反，他们很可能因为未知而恐惧完美社会。”

阿梦摆摆手，“我们不需要分析各种邪恶决策的动机，那缺乏价值。虽然推理的动机对于推理的价值很重要，但是，分析一个推理的正确性，唯一要考虑的仍然是推理过程本身的正确性，而不是动机。”

我消极地说：“智人经常做的一种愚蠢的推理是用推理的动机来反驳正确的推理。例如，有的国家被其他国家批评政治制度不自由之后，经常指责对方的动机是破坏国家稳定、干涉他国内政、贪图国际霸权，很少正面解释政治自由是否合乎真理，本国政治是否自由。这样的新闻看多了，都不知道我和智人接受的是不是同一种教育了。”

阿梦说：“在讨论推理正确性的时候讨论动机往往是转移话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动机几乎无法测量，容易被歪曲。我们自己都很难说清很多推理的动机，可能可以分辨一种或几种主要动机，但是，很难说有没有某种动机。毕竟，由于存在本能、直觉，推理前没想到一种动机并不一定没有这方面的动机。例如，我们的一切思想都同时包含价值和利益两种动机，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两种动机，因为它们都早已经渗透进了灵魂的最深处。当然，并非灵魂深处的存在就是正确的，应该存在的。”

阿正说：“当自己犯错误之后，很多人会通过解释自己的动机来为自己辩解；当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之后，很多人会批评对方的动机来削弱批评。功利主义者往往在这种时候才想到分析动机，价值实在太小，这些关于动机的推理根本不讲逻辑。”

那么，关于动机的推理如何才算是讲逻辑？我恍惚间有了灵光乍现的感觉。由于在这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我几乎立刻就唤醒了灵魂，就像是迅速投入了全部战略预备队。我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安静，拿起电脑敲敲打打了好一会，才开始讲述自己的观点，“纯逻辑主义者需要通过从寻找动机开始的因果推理寻找最有价值的推理，所以必须研究推理的动机。一个纯逻辑推理的典型步骤包括：第一步，尽量多地想象若干可能的推理，即可能的课题；第二步，结合第三到第五步，有时就是根据直觉，预判这些推理的预期价值是否足够大，排除价值不够大的推理，通过筛选后纳入课题库；第三步，检查每个课题的起点是否足够合乎逻辑，最好能必然合乎逻辑；第四步，想象、寻找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及终点；第五步，检查推理的终点是否尽量合乎逻辑；第六步，如果对终点不满意，或者在第四步出现困难，可以从第二步到第四步依次进行检查。第一步是有一定强制性的，即使对结果满意，即使已经有很多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也经常需要回到第一步，而不是沉迷于推理、解决问题。”

阿梦欣喜若狂，不顾我的尖叫将我的脸狠狠地揉捏了几下，满意地说：“还真是你！刚才在旁边看你写就想捏你了。这个思想值得让我记忆乃至回味一辈子。那我来做些补充。一个直接价值无限大的推理

必然是一个值得永远研究的课题，进入课题库中之后就会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判断得出的只能是预期价值无限大，甚至是预期间接价值无限大，那么，就可能导致课题库中的课题数量有增有减，但是，长期而言应该是无限增长的；由于推理有困难和结果有问题的情况很常见，第二到第四步都会经常受到检查；第四步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止境的，会不断改善，就像不断完善几何学推理一样，但是，过程的改善并不一定改变结果，而且，改善过程中可能遇到困难，从而引发更有价值的问题，就像检查平行公理能发现非欧几何、公理体系乃至逻辑学等问题；一个课题最初的起点即使是相当合乎逻辑乃至必然合乎逻辑的，后续的推理的起点却不一定，所以，有时候已经进行了很深的推理，发现结果错误后，不断上溯原因，甚至可能几乎倒退回最初的起点。”

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能看出来，有价值的思想是可以激发有价值的思想的。在我看来，灵魂从来没有自知之明，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少逻辑推理的潜力，所以，永远不要说自己不是天才。上一刻可能还浑浑噩噩，下一刻，就可能如天神下凡。这有些类似于受激辐射，灵魂需要有与灵魂合拍的思想的刺激，有时，这有可能导致一群灵魂同时进入受激辐射状态。

我说：“虽然无限大之间也有大小之分，但是，价值不是从课题库中选择课题的唯一因素。首先是因为价值预判不可能清晰、准确；其次是因为还要受到能力、难度、状态等变量的影响；第三，要考虑到各种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预期价值低的推理可能由于有助于预期价值高的推理而暂时提升预期价值，一旦高价值推理结束，低价值推理的预期价值就会回落。”

阿梦说：“这六步的长短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研究初期的难点在于想象出价值无限大的课题。具备了足够的想象力之后，虽然课题很多，但是，没有判断力，无法分出价值的轻重，几乎必然会想很多缺乏价值的问题。等到有了足够的判断力，由于推理能力的匮乏，解决课题就会占用大量时间。基本上，在一个步

骤投入的时间越多，相应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多的训练，取得更快的增长。”

阿正说：“这倒是一个好消息。我遇到推理方面的任何困难都不需要认为自己不行，只需要承认现在不行，只要坚持下去，未来某一天一定能行。所以，永远不需要考虑可行性。而且，以前我感觉行不行总是和同学比，和同龄人比，以后我可以和未知世界比，经常战胜未知世界就代表我能行。”

我说：“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是艰苦的。至少，最初十年不会有几次胜利的感觉，甚至，胜利了你都会高度怀疑，要再过一些年才能确认自己的胜利。同时，也会有很多次虚假的胜利，让你空欢喜，只不过，虚假的胜利无法持久。虚假的胜利多了，真实的胜利也会受到怀疑，这就是判断力不足的一种后果。所以，最好不要想什么胜利，至少初期不要，那只会让自己有太多失望。”

阿正说：“所以，我不需要想我能不能解决问题，只需要判断问题的重要性是否无限大，是否可能必然合乎逻辑。”

阿梦说：“智人往往在第二步对可行性想得太多。第二步只应该考虑价值，而根本不能考虑可行性。这首先是因为尽管预期价值可能改变，但是，价值是不变的，而影响可行性的能力、难度都是可变的，缺乏一个不变的核心。其次，我们并不是选择现在要研究的课题，而是选择一生要研究的课题，甚至，可能是人类永远会研究下去的课题，就像什么是最佳的信仰、最优的思维方法、最自由的灵魂，等等。”

我抢过话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使现在完全解决不了的课题也可以先养起来，留给以后研究，就像现在吃不下的鱼可以先养几天。这样，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培养能力、积累知识。即使难度很大，能力永远不足，仍然可以尝试依靠运气取得突破。有些难题我们都不知道是如何解决的，就是通过一些朦胧的想法、模糊的过程就过来了。事后能讲明白绝对不等于当时是明明白白地解决的。”

阿梦说：“推理过程中到处都有模糊性。按照我的经验，想象可以大致分解为两步。首先形成朦胧的感觉，这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问题、命题、推理过程；然后才能用各种语言准确表述。甚至，在朦胧的状态下就要判断价值，有足够的价值才会开始准确地构造。这更像是心理学，可能受到了大脑结构的影响，不应该属于逻辑学。”

阿正沮丧地说：“最讨厌朦胧了。你们说朦胧的正义我就不知道如何追求那种正义，现在推理也朦胧，那还能推理吗？能相信推理吗？”

阿梦说：“朦胧并不是一团漆黑。你不介意视觉看不清，味道说不清，为什么要介意推理不清晰？只要其中的正确推理以后能清晰即可，这绝不意味着任何思想都要立即清晰。相反，必须有足够的价值才值得去清晰化。否则，把很多精力浪费在错误思想的清晰化上，那就是浪费最宝贵的资源。现在的学术出版俨然将论文当作正确率很高的思想。但是，如果将预期价值达到无限大作为正确思想的筛选标准，也许那些论文确实比智人脑子中的思想正确率高了几万倍，但是正确率应该还在百万分之一的量级。至于我们，至少也要达到千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才会清晰化吧。”

第一百三十九章 与模糊性有关的若干真理

阿正说：“如此说来，数学老师从小教我们推理的时候一定要严谨，这是错误的？”

阿梦说：“从学习能力的角度看，即学会将思想高度准确地逻辑化，可以这么教，学生应该在需要思想清晰的时候能够让思想清晰。但是，不需要无条件地强调思想清晰，使之成为本能。应该让追求最大价值成为本能，从这个角度看，最好能让学生学着将无限大价值的思想条理化。当然，如果你为了研究价值无限大的课题而想少做、不做那类作业，那再正常不过，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种事。”

我说：“将思想的清晰度和预期价值联系在一起考虑是很有必要的。尽管价值随着清晰度的提升有所增长，但是，清晰度的提高是需要投入资源的，而这些资源原本是可以用来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所以，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思想才有资格追求清晰度，写成论文、专著。但是，这又涉及到了无限大价值的比较的问题。即使是预期价值无限大，也不是要绝对的清晰化，也只能算是可能值得清晰化。”

阿正说：“看来，很多学术问题都不值得想，很多生活中的问题追求想明白就是罪过。”

阿梦说：“确实，一些预期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一直被我们搁置在一旁，根本没怎么研究过，更不要说清晰化。”

我说：“虽然我们追求的是必然正确的推理，但是，这是指最合乎这六步的推理，任何一步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牺牲，其中包括必然牺牲第四步中的因果推理的正确率。关于无限大价值、最佳推理过程的判断都可能出错，也允许出错。大量朦胧的推理的存在必然使得判断中必然存在错误。智人希望通过清晰化降低错误率，但是，清晰化永远无法把价值有限的思想提升为价值无限，所以，根本没有进入六步的权利，而想象、判断、推理、复查都和创造无限大价值紧密相关，所以，不能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阿梦说：“光是想象中的错误就是无法避免的，这包括想象出错误的命题，也包括想象出没有无限大价值的命题。好的想象力只能提高无限大价值所占的比例，不可能消除错误的想象。另一方面，这些错误、低价值的命题虽然没有直接价值，却可以有间接价值，甚至，间接价值可能远远超过直接价值。它们会以思想碎片的形式存在于灵魂中，具体价值的上限取决于和无限大价值命题的相互作用。有时，邪恶的思想中也会有一点点思想可以用于真理，那就间接具有了无限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邪恶的思想，只要不相信它，知道也要强于不知道。例如，机会成本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可以视为邪恶的产物，但是，真理学经常用到机会成本这一概念。”

阿正说：“剥削、压迫也是一样。但是，关键必然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而是身体对灵魂的剥削、压迫。反过来，我们现在剥削、压迫身体，让身体挨饿，却又丝毫没有犯罪感。所以，剥削、压迫也不涉及真理，不是必然错误。”

阿梦说：“但是，不能因为邪恶的思想有可能帮助正确的思想而认为邪恶的思想有正价值，甚至是无限大价值。正如一切功绩归于正义一样，一切价值也归于真理。邪恶则必然要承担所有负价值。”她似乎是直接过滤掉了她不想听的内容。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常态，很多价值有限的事情，也许我们的神经系统感受到了，但是，受过良好价值教育的灵魂似乎成功地阻止了这些内容进入灵魂，所以，事后问我们是完全没有记忆的。而且，似乎信仰越是坚定，对于不合乎信仰的言论的屏蔽就越有效。

我说：“一切思想都可以有助于真理，但是，关键在于要对思想本身有正确的价值判断。美学、共产主义、国家主义这类思想，只要知道它们是负价值，就可能、可以通过借用其片段而获取无限大价值。但是，邪恶思想的这种间接的无限大价值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清楚地认识到本身的负价值。否则，它对真理的间接的、可有可无的帮助一定弱于与真理直接为敌的危害。毕竟，没有邪恶的思想片段，通过正确的推理也能获得所需的思想。”

阿梦说：“邪恶往往是盘根错节的。是否相信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相信共产主义仍然可能相信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从而追求福利社会，两者都不信仍然可能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追求利益。最后一点才是马克思主义能影响所有人的关键，不论支持还是反对。”

我说：“邪恶的思想的价值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推理的模糊性及其价值却有着自己的必然性。所以，模糊不等于错误，更不代表邪恶，有些模糊就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模糊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着模糊性。例如，我关于某个真理的思想和真理本身可能不同，我的思想和我写出来的思想之间也并非绝对等价，你读了之后的理解又可能有差异。所以，不同人理解的纯逻辑信仰是不一样的，即使是一个人的

理解，也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对信仰讨论这么多，原因之一就是要降低所有这些模糊性，增加清晰度。但是，在增加一些知识的清晰度的同时，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模糊的知识。一些推理逻辑性增强、清晰度增强伴随着更多逻辑性不强、不清晰的推理的产生，这很可能是关于纯逻辑世界演化、知识增长的无法证明的真理之一。”

阿正说：“既然有关于模糊性的模糊认识，当然也可以有关于模糊性的模糊认识的模糊认识……”

阿梦说：“片面追求思想严谨、清晰，就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应该先研究清楚清晰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例如，清晰-模糊这一对变量是否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可是，经验主义者在这方面反而不追求清晰，只想着对其它思想执行经验主义的清晰标准。”

我说：“不仅清晰不一定清晰，正确性也并不必然清晰，至少不需要必然清晰，就像悖论。一个命题既可以有正确率，也可以有正确和错误之间的模糊性。类似于正确率的误差。不必要的误差可以改变甚至消除，必要的误差无法消除，甚至，有的误差是逻辑上必要的，必然存在的，绝对稳定的。误差最大的时候，正确的思想和与之相反的思想就是相同的，例如，正确的信仰是逻辑还是不逻辑就是这样的一对命题。”

阿梦说：“所以，任何思想都有自身的模糊性和正确性两种属性。而且，模糊性本身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正确性也有模糊和清晰之分。不对！还有重要性。重要性也可以正确和错误，清晰和模糊。所以，任何思想都有一个三维的正确性-重要性-清晰性指标。不过，清晰性不参与价值判断，价值相对较低。”

我说：“模糊是个很复杂很模糊的概念，价值又低，这大概是我们一直忽视它的原因。我总感觉，对于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天生我材必有用应该是真理，所以，模糊性应该值得研究。但是，因为找不到价值在哪里，一直没有研究，甚至怀疑逻辑的必然产物是否必然平等、有用。不进行价值判断的科学家反而可能研究模糊性，甚至可能

出现意料之外的研究成果，但是，那不应该被理解为不进行价值判断才是正确的。”

阿正说：“以前说必然合乎逻辑的命题有永恒性、普遍性、唯一性，现在，任何命题都有了正确性、重要性、清晰性。真理真是越来越复杂了。”

我说：“推理不仅不能过于强调正确性，也不能过于强调清晰性。为了追求价值，能早一些发现价值就要早一些发现。所以，在还没有清晰地想象出命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判断，首先将命题用准确的学术概念表述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必要的；没有清晰地判断的时候，就要开始决定是否推理；没有清晰的推理过程的时候，就要开始检查结果；对结果还没有做出清晰地判断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回头检查乃至开始新的推理了。所以，关于清晰度应该有若干真理：改善清晰度需要依靠逻辑推理，本身却不可能突破命题本身的价值；为了尽快创造价值，必须牺牲清晰性，即使是真理之神也不例外；我猜想，任何思想的清晰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出现边际递减效应，想让思想更清晰，需要的投入是指数增长的，而 100%清晰事实上是无法达到的，就像 100%正确一样。”

阿梦说：“这种事我们常干。还没有对课题形成清晰的描述，却已经模模糊糊地推导出了某些结果，并对是否合乎逻辑做出了模糊的判断，以之为起点开始了新的推理，甚至已经开始推理了很多步。智人其实也常干，他们还没有确认信仰的正确性、清晰性，却已经着急上火地进行了无数的推理，要在后续的没有信仰基础的推理中实行所谓正确、清晰、严谨的推理。说起来，我们的推理要合理得多，首先是大力加强关于信仰的推理，其次是在推理的早期部分追求清晰、正确、严谨，如方法、真理。”

阿正说：“我们就像是在排名前一万的知识中追求清晰、正确、严谨，智人的主要精力是在排名百亿、千亿，不对，无限大的琐事中追求清晰、正确、严谨。这就像，一栋大楼，下面细小、模糊、脆

弱，上面精致、庞大、清晰，智人却没被这样的知识结构吓死，也是奇迹。”

我说：“总而言之，和对价值的追求是无限的一样，对速度的追求也是无限的，为了提高发现的速度，即使有些推理能阐述清晰，也必须牺牲清晰度。这种出发点类似于绕过难题攻击未知世界的深远后方，类似于用远大理想直接炸翻邪恶社会的核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是真理。”

阿梦说：“有人会抓住模糊推理的一些错误，指出这就是基础没有打好的代价。姑且不管他们的信仰、方法的问题，我们也确实没有全力加强排名前三四位的知识。打好基础的成本是指数增长的，单位成本收获的预期价值是趋向于无限小的，最终必然会让追求价值的灵魂难以忍受；继续推理只有线性增长的成本，却有着指数增长的预期价值，甚至，可以通过发现新的知识间接改善基础。模糊推理当然有代价，但是，只要追求无限大价值，额外的收益完全可以补偿代价；精致的推理固然推理本身价值更高，但是，要考虑到将用于清晰化的资源转而用于追求无限大价值的收益，那就是清晰化的机会成本。如果每一步都像科学家那样追求严谨，可以大大提高思维的清晰性，但是，会大大放慢速度，牺牲效率，最终，牺牲大量最有价值的成果，而这是我们绝对不愿意做出的牺牲。”

我说：“你认为只要愿意，就可以通过清晰的推理一步一步地发现一切真理。我认为这过于理想主义，不仅现实中不可行，逻辑上也是必然无法做到的。有三点疑问，首先，即使正确的信仰可以清晰地创建，后续的思维过程也不能。想象、归纳都不会有清晰的推理过程，而想象、归纳是必要的推理。既然整个推理过程中的模糊性不可避免，要求其中的因果推理一定要清晰究竟有多大必然性？其次，每一时刻的推理的价值都会推动下一时刻的推理的价值。借助发现的真理去发现真理就像是真理的再投资，能实现指数增长。如果要求推理尽可能清晰而不是价值尽可能快速增长，我怀疑增长将从指数形式变为线性形式。那样的话，我们的寿命是否足以发现一个真理都很难讲。第三，有很多真理是广泛关联的，在一个问题上有所推进需要其

它问题上有所推进，却又并不需要彻底解决其它问题，如思维方法、追求增长的方法。对于这些课题，需要通过一轮又一轮研究各种方法逐渐解决问题，逐渐让每一个方法的正确性、清晰度提高。我们研究思维方法从来不会聚焦于任何一个方法上，而是一轮接一轮地不断改善每一种方法，让方法之间相互帮助。”

阿正说：“我们的讨论也是如此，很多问题都是一轮又一轮地讨论，不断深化。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援。如果一开始就执着地深入研究一个固定的问题，肯定很难。例如，讨论吃饭、吃好饭这类问题，既有轮次，也有深化、固执、相互帮助。“

事后想来，由于讨论渐入佳境，我们当时也有些入魔了，相当模糊地理解了阿正清晰的暗示。我说：“坚持研究一种方法，由于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不到位，不仅难度大，而且，很容易走向错误的方向。有些人喜欢打歼灭战，认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可是，那是经验主义的谬论。击溃和歼灭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有时，根本不可能打歼灭战，就只能一轮又一轮地击溃。也许，最佳思维方法、最佳增长机制领域的研究需要全人类研究几千年，可能在几百万次局部战斗中无数次击溃问题，却无法完全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难道，因为无法歼灭就不探索未知世界了？例如，每个方法都有如何最好地执行的问题，我试着想了很多次却看不到解决的任何希望。”

老爷子说：“几千年？我们那时都还没有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呢。绝大多数逻辑生物都相信，解决一个问题只会让接下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永无止境。至于最佳推理，我们认为粒子的相互作用就是典范，但是，我还没听说宇宙中有生物完全实现了最佳推理。”

我感叹道：“模仿宇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光是让一个推理像一个粒子运动那样数量精确地演化，就是难于上青天的问题。”

阿梦说：“击溃还是歼灭、模糊还是清晰都是可能合乎逻辑的，并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没有在所有研究中

都采用一致的标准，有时比较强调清晰，有时非常模糊，都是根据价值现场处置。”

阿正一边吃香蕉一边说：“我们每一轮讨论都推进了一些研究，明确了一些命题，同时，又会模模糊糊地出现新的研究、命题，解决问题总是没有产生问题的速度快。既然不能追求消灭问题，将所有问题打败似乎是更现实的追求。”

阿梦说：“传统教育让我们努力搞清楚每一个问题，但是，直接搞明白这些问题经常不是最好的方案。和传统的学科不同，真理学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内部联系极为紧密的学科。我猜想，虽然可以有侧重点，但是，最好的研究就是研究全局的所有问题。而且，这种覆盖全局不应该是让每个研究人员负责一个局部，而应该是每个研究人员都覆盖极大的范围。每人从全局中选择足够多的课题，形成自己独特的课题库，享有这些课题之间的独特的相互影响。如此一来，在一个灵魂无法同时进行太多推理的条件下，容忍、搁置问题应该成为比搞清楚问题更常见的操作。当然，不是搁置问题去享受生活，而是去从事更有价值的研究。”

我说：“纯逻辑主义高度重视必然合乎逻辑的这一属性，即重要性，却轻视乃至完全忽视暂时的可行性、是否合乎经验。这就是真理学和科学在课题选择上的最大差别。科学追求清晰、正确、可行、合乎经验等多个目标，却似乎没有想过多个目标必然无法保证相互和谐，更没有任何关于在这些目标之间出现矛盾后如何解决矛盾的真理。纯逻辑主义只追求价值，最终目标是尽量合乎逻辑，这包括尽快发现重要性无限大的命题，不惜为此暂时牺牲清晰性、正确性。重要性才是价值的核心。”

阿正说：“我感觉纯逻辑推理太复杂了！以前我只把第四步推理视为推理的必要部分，而这已经让逻辑推理非常复杂。如果这六步成为未来学生的必学内容，考试会成为一个难题。即使是一篇文章也很难讲清楚一个包含全部步骤的推理，几个星期都未必能凑齐一篇文章

中所需的思想。更不要说模糊性。我觉得，你们自己对于模糊性都很模糊，很多地方是依靠经验主义认识模糊性。”

我说：“很可能根本就不能用清晰的文字说清楚模糊性，否则，模糊性就不是必然存在的，至少模糊性就没有模糊性。模糊性应该是适用于一切思想的真理，尽管目前看来实在有些鸡肋，而科学却非常强调对清晰性的追求。可是，追求尽快合乎逻辑要求模糊性必然存在，总是可以通过牺牲清晰性而加快价值增长的速度。这就像，降低对经济的管制，允许存在一些灰色地带，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很不清晰的经验主义类比。”

阿梦说：“也是很没有价值的类比。长期的思考是学习纯逻辑的根本途径，而写作很可能就是必然的考试内容。那么，一篇文章中总应该展示自己思考的多个课题，应该阐述它们的预期价值为什么能达到无限大，阐述这些课题的基础合乎逻辑的程度，做出自己的逻辑推导，然后是纯逻辑地检查结果，甚至可以在最后讨论一下各种改进的可能性。”

我说：“你这不是变相的八股文吗？虽然，合乎逻辑的程度好了很多，但是，很可能违背了最大自由原则。我认为，不需要关注六步的顺序，不需要在一个地方同时完成这六步，应该让这六步在文章中无处不在。纯逻辑流就是个样板，每个局部都可以从完全有条理到完全没有条理、完全清晰到完全模糊这两个连续统中自由选择。”

阿梦说：“什么叫完全模糊？那就根本不用写了！”

我有些汗颜，“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接近于完全模糊。你知道，我们之间有时就能传递这种思想。但是，我不知道陌生的灵魂之间如何传递这种思想。灵魂内部的思想之间经常交流模糊的思想，灵魂之间却很少交换，这体现了语言的局限性。”

阿梦说：“所以，语言或许也是一种邪恶，因为语言难以传递模糊的逻辑、思想，但是，逻辑必须是可以模糊的，这样才能更有效率地思考问题。”

我说：“如果要求研究人员将自己的发现过程必须用文字清晰地记录下来，无法记录下来的思想就不许想，那根本就无法研究。虽然不能因此归纳任何语言都无法清晰地记录研究过程，但是，可以猜想，过于强调清晰性、语言的清晰性是一种邪恶。即使是粒子的运动也是一样。用语言描述粒子追求最大负作用量的决策过程应该也是无法实现的，毕竟，那些波函数的演化决策怎么可能用贫瘠的语言描述？语言所能表述的语义相对数学公式而言太少、太简单，导致很多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

阿梦说：“我们讨论至今，感觉纯逻辑信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语义中的纯逻辑信仰似乎还是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理解远远不止于此。一个思想并不能仅仅从本身的含义去理解，还要从和其它思想的相互作用中去理解。正是因为纯逻辑信仰已经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相互作用，我们能感觉到现在的理解和当初不同，但是，要说清楚这种不同需要无数的文字。仅仅是一个思想的清晰化就要这么麻烦，如果我们还需要解释灵魂、真理、方法、社会、进化等众多概念的变化，那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研究什么了。”

老爷子说：“清晰化必须适可而止，这本书只能对核心思想提供部分的理解。依据我们提供的理解，可以产生很多新的理解，绝大多数理解必然要由读者在自己的灵魂中自己推理，将真理和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自己检查灵魂中每天发生的变化。可以认为，逻辑生物每一天都在努力加深对纯逻辑信仰的理解。既然这是信仰，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权利。”

我说：“总而言之，纯逻辑主义的作品必然是各种逻辑和不逻辑交织在一起，包括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必然合乎逻辑和可能合乎逻辑、清晰和模糊、思想的串联和并联，等等。两者之间的平衡最终取决于作者如何追求价值。但是，全文完全有条理或完全没有条理这两个极端情况都应该很少出现。”

阿梦说：“确实，让全文完全有条理、最合乎逻辑，这要求太高，我不可能做到，那么，我也没有理由禁止很没有条理的文章。评价文章的唯一的共同规则就是比较价值。这当然不是最好的规则，因为所有文章中价值最大的文章仍然可能没什么价值，追求在所有可能的文章中价值最大又没有可操作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依靠每一个灵魂都不写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文章。这对科学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阿正问：“我的思想距离做到这六步相差甚远，如何按照这六步的要求改善纯逻辑推理呢？”

我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明确这一流程，之前，在这些方面也只是些模糊的命题、判断、推理、执行。虽然有不少经验，但是，既然是模糊的，过程中就必然是正确和错误混合在一起，经验中的错误率必然很高。所以，我只能讲一些筛选过的、合乎这一思想的经验，省略掉很多不合乎这一思想的部分。这有些像智人写出来的历史。但是，并不是还原历史的原貌最好，有选择地讲述历史也并非邪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历史没有逻辑上必然正确的核心，筛选的结果是从错误的角度去诠释历史的进步、正义、价值、必然性。随着他们关于进步、正义、价值、必然性的理解的不断发生改变，筛选后的历史也不断改变……”

阿梦呵斥道：“你的状态好了就这么啰嗦？过于追求清晰、严谨反而是在牺牲价值。”

我心中有气，现实主义者考虑的变量当然比较多！理想主义者就是缺乏耐心，遇到没有价值的思想缺乏忍耐精神。可是，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就是从价值低乃至负价值的思想产生的。虽然不能说什么思想都容忍，但是，什么低价值的思想都不容忍也不对。甚至，即使是相同的思想，对有些灵魂不能容忍，对另一些灵魂就应该容忍。我感觉以后应该准备个小本子，把她的错误都记下来，有时间了一件一件跟她掰扯清楚，然后算算总账，最终高高在上地接受她的再三道歉。

犹豫再三，虽然感觉很有利益，我仍然不愿意付出昂贵的机会成本，不禁产生了有些人作恶却没有恶报的荒诞想法。将来，要求惩罚与真理为敌的罪犯的时候，由于罪犯们必然疯狂捍卫自己的利益，纯逻辑主义者却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结果，要不就是向罪犯妥协，将惩罚走走形式，要不就是双方谈不拢而大打出手。罪犯们想的是我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了还不能努力为自己辩护？纯逻辑主义者想的是，你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利益不断浪费自己的乃至全社会的资源，难道不应该罪加一等？西方法律为了降低司法成本经常选择和解，但是，我不知道和解的逻辑基础，更不知道对最严重的罪行如何和解。从逻辑的角度看，和解并不应该降低对邪恶的惩罚，只应该停止追加惩罚。可是，这必然导致罪犯更不愿和解，导致全社会不断投入成本、不断作恶……

这个问题不仅难解而且答案又不像能够必然合乎逻辑，我决定暂且搁置，“当初，我们认为如何建立最佳社会、最佳思维是必然合乎逻辑的课题，通过各种推理过程发现了应该以宇宙为信仰、模仿宇宙这个结果，但是，当以宇宙为信仰这个起点推导出的一些结果不够合乎逻辑之后，我们最终沿着推理链上溯并修改了以宇宙为信仰这个结果。虽然这并没有改变大多数推理的结果，但是，改善了推理的过程，也改变了一些推理结果。”

阿梦说：“那时的模仿宇宙理论仍然是为了全社会的长远利益，那么，为什么要追求利益？哪怕是全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且，按照度规不变性，既然能追求社会利益，自然可以追求个人利益，凭什么团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遵守不同的规则？此外，宇宙这个信仰不够合乎逻辑，不够基本，除非宇宙是纯逻辑世界；以灵魂、社会、宇宙三种系统的某些经验的相似性为基础相信真理的普遍性，这也不够合乎逻辑，应该将真理的普遍性建立在必然合乎逻辑的命题才是真理这一原则之上。”

阿正说：“宇宙中，虽然大质量物体惯性更强，大小质量物体遵守的规则是完全一样的，哪怕是星系和电子散射也是一样。这样的规则在社会中会显得很神奇，国家对个人的对抗几乎只会碾压、消灭。”

我说：“从认识到理论的不足到解决问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也许很早就认识到了模仿宇宙的不足，但是，很久之后才找到了第一知识这一解决方案，最终，通过抛弃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比较法等众多推理的起点而全面改善了所有相关的推理过程，代价可谓巨大。但是，只改变了一小部分推理的终点，例如，最完美的社会虽然仍然是最快乐的社会，但是，不是以此为目标。在此期间，我们虽然没怎么检查动机，但是，不断检查推理的起点和过程，可是，最终并不是因为这些检查而改变了起点。当然，是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就不知道了。”

阿梦说：“纯逻辑推理既然有了六步，推理的错误率就要大多了。很多传统推理认为正确的推理，现在都变得错误严重。但是，不要过于害怕错误。无论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结果都可能正确。即使结果错误，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通过检查可以发现过程乃至起点的错误，这接近于减少了现实利益但是增加了未来利益，至少是一种增长潜力。我们能发现纯逻辑信仰就是因为大量错误推理的结果中存在大量错误的结果。如果所有错误推理最终都幸运地取得了正确的结果，我们反而无法通过复查纠正这些错误的推理。当然，不能因为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就结果论地说不需要追求推理的正确，。”

阿正说：“那是当然，坏事变好事是建立在坚持追求好事的条件之上的，这就像邪恶思想要想有巨大的间接价值必须以灵魂明辨善恶、追求真理为前提条件。”

我说：“这六个步骤中的每一步的错误都是可以弥补的。完全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因果推理在结果方面有价值差异，但是，并没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错误的推理过程结果仍然可能正确，这是必然正确且极为关键的真理。否则，智人根本不可能发现真理。但是，仍然要追求完全正确的推理。不能因为推理的有些地方合乎逻辑就满足，就拒绝更合乎逻辑的推理。我们最初并没有认识到应该以无限大价值为标准筛选课题，但是，我们模模糊糊地猜想永恒性、普遍性应该是真理的必然属性，从而成功筛选出关于真理的课题，甚至，也追求更合

乎逻辑的理论，尽管并不是最合乎逻辑、必然合乎逻辑。这些动机多少弥补了动机方面的不足，降低了推理的错误率。”

阿梦说：“最怕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不推理，而是信仰无法合乎逻辑之后又极端逻辑地推理，那样的话，必然导致大量的邪恶，而且是极度坚定的邪恶。就像很多智人高度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公司利润、国家利益、合乎传统，等等。他们的所有决策都有逻辑可讲，每一种制度都是为了某种利益而设立，但是，他们关于信仰的逻辑存在巨大的问题，而这会危及之后的所有推理过程和结果。他们的思想在逻辑性方面很不平衡：信仰、方法极不合乎逻辑，其它方面如果不考虑信仰、方法的因素就还好，甚至可以说，在坚定地贯彻邪恶信仰方面很讲求逻辑。”

我说：“这六个步骤对推理价值的影响不是完全平等的，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动机、预测价值最重要。首先要保证预期价值无限大，那么，结果正确就能有无限大价值。否则，即使推理过程很好，取得了有限的价值，又有多少价值？”

阿梦说：“但是，它们又都有重大影响，最差的步骤对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的价值的影响也是无限大的。至少，我们的推理能力还无法做到不需要检查结果，不需要想象新的课题。所以，对这六个步骤可以有侧重点，但是，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步骤。木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效的，总体结果取决于做得最差的那一步。科学的木桶最大问题在于缺少对价值的判断、检查，这相当于基本取消了第二、第五和第六步，导致这个桶不仅发现不了多少价值，也容不得多少价值无限大的思想。”

我说：“但是，其他步骤的价值都要以课题本身的无限大价值为基础。所以，分析动机是否在追求价值是预期价值极高的推理。分析动机的主要价值是推理之前，有助于防范缺少价值的推理；其次是发现推理的错误之后，有助于找到思想预期价值低的根源，防止再犯；分析动机的最佳效果是起到纠正错误的信仰、加强正确的信仰的作用。”

阿梦说：“如果只是用利益等错误的信仰去分析动机，或者，只是为了辩论获胜、为了自尊心不受伤害，不涉及改善信仰，就是缺乏价值的推理。所以，仅仅是分析动机是不够的，分析动机的动机也很关键。”

我说：“但是，在动机中不断上溯的价值也会呈现边际递减，而且是快速递减，就像是核力随距离而快速衰减一样，所以，根本不用考虑太高阶的动机。其实也不难，分析动机的动机的动机的动机仍然只是为了逻辑。”

阿正大叫道：“不难？！我反对！从逻辑开始，不仅能以之为动机向着课题推理，能以之为起点向着是否合乎逻辑推理，能以之为判据进行价值判断，现在又能向着动机的动机推理。从逻辑开始，到底有多少可能的推理方向？”

阿梦一摊手，“现在我甚至无法证明方向是有限的，更不要说到底有几个。”

我说：“你强调优先改善灵魂再去研究，但是，我反对。灵魂不需要等到信仰完全正确、推理正确率高才去发现真理，不需要等到能力超过难度才去研究难题。这很重要。你总是对我的灵魂提出很高的要求，却没有意识到，探索外部世界和改善灵魂的关系并不简单。探索外部世界虽然长期而言有利于改善灵魂，而且是所有人的改善，短期内必然会影响到自身灵魂的改善。为了追求价值，究竟是探索真理还是改善灵魂并没有必然之选，应该将改善灵魂也视为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之一，而不是必然之选。而改善灵魂也并不是只有改善信仰，也包括改善思维方法，通过学习、思考等路径让灵魂复杂化，提高三种推理能力，发现更多真理，等等。我不接受将单纯地、直接地改善灵魂视为绝对优先的工作。”

老爷子笑着说：“那样的结果可能成为我现在这样的人，推理没什么错误，但是能力低下、灵魂简单，也很难创造无限大价值。”

不知道阿梦在想什么，居然一边点头一边说：“探索未知世界、发现真理能帮助所有灵魂。似乎，这算是间接价值的总和大于直接价

值的情况，但是，这一点或许也属于无法证明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帮助所有灵魂而暂缓自己改善灵魂也有充分的理由，并不违背应该优先改善灵魂这一原则，不过，更清晰的命题是优先改善所有灵魂，而不是只关注自己的灵魂。”

老爷子说：“这需要最大价值原则来把握尺度。是否帮助不是真理，至少，没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就根本不用帮助。”

阿梦说：“绝大多数智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过于胆小，不敢孤独地研究最有价值的难题，所以，在邪恶的社会中，他们的研究不敢忤逆邪恶，自然也难以帮到所有灵魂。任何预期价值无限大的课题，在推理的过程中都很难始终简单。甚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还太低，大多数时候，我的感觉是简单是暂时的困难才是常态。拥有很多课题、对每个课题进行多向研究的好处之一就是借助围攻让简单出现的频率高一些，尽管仍然稀少。”

我说：“你不要污蔑我的方法。研究多个课题的目的可不应该是为了降低难度，那样只能助长畏难情绪。研究失败又不会死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如果还害怕难题就过于功利主义了，很可能考虑的是利益的机会成本。”

阿正抢着说：“他们考虑的是如果将精力用于研究传统的课题，甚至赚钱、追女人，那会多么富有、快乐。这么一想，一些原本要研究真理的人可能立刻就郁闷了。这就是邪恶信仰的恶果。”

阿梦说：“智人的这类逻辑推理多的是。相信有仇报仇的人，没报仇就会郁闷；相信爱情的人，没有爱情就会郁闷；相信财富、权力的人，没有财富、权力就会郁闷。他们只想通过逻辑推理检查自己是否郁闷、如何减少郁闷，却不想背后起着主导作用的信仰是否合乎逻辑。”

我说：“虽然分配精力的时候要考虑到难度的问题。但是，那就像是购物，挑选产品时效果相同应该选便宜的，但是不能只选便宜的。”

阿正说：“购物不能只选好看、好玩的，所以，选课题不能只选感兴趣的；购物的时间也是成本，所以，想象、选择课题也要控制成本；和节约成本相比，增加收入、购买力也很重要，所以，不能只想着控制难度，也要想着努力提高能力。当然，购物的原则用在思维方面不可能都对。”

阿梦说：“购物不能光顾着贪便宜，所以，建立课题组合的重点不是控制难度、提高可行性，而是为了提高价值，而无限大价值的研究几乎都是长期可持续的研究。科学家们的课题往往是眼前的、迫在眉睫的课题，纯逻辑主义的课题则是以永恒为着眼点，这导致了一些全新的方法。例如，根据课题库中的课题引导自己建立相应的知识储备，准备好所需的能力，甚至，在该领域缓慢地积累灵感、思想。”

我说：“科学家在学校接受的是通才教育，我们因为很早就开始建设课题库，导致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各种特殊知识的学习、特殊能力的培养。这些更接近于参谋们的战争准备工作。科学家在未知世界的战争绝大多数是遭遇战，依靠短期内的准备和早期的、没有针对性的准备。但是，参谋可以在完全没有战争迹象的时候拟定战争计划，组建军队、安排物资。真理学研究也是一样，很多课题都要做好打一辈子的准备，而且，有大量的战前工作要做。例如，既然创造无限大价值推理主要依靠想象而不是经验，甚至不是学习，花很多年时间培养逻辑想象力永远算不上浪费精力，甚至不弱于学习的价值。”

阿梦说：“但是，也不是一切准备都是越充分就越好，尤其是关于战场的经验。过多地和同行交流关于一个课题的经验会丧失独立性，尤其是当那些经验没有逻辑必然性的时候。我们年轻时就受到了很多失败的研究的影响。年轻时，我们也曾经翻阅过不少名著，发现人类几乎没有关于探索真理的成熟方法，更不要说公认的真理，这让我们很意外，深深地怀疑自己是不学无术的吴下阿蒙。现在想来，这也正常，如果有，科学界们早就研究真理而不是那些无聊的课题了，人类也不会对真理如此无知了。”

阿正说：“这岂不是一个现实版的孰为汝多知乎？”

第一百四十章 攻击-自由-纯逻辑杂谈

阿梦说：“那两个小孩比我们自信多了，大概是无知者无畏，竟敢从一件事情上归纳出关于整体的判断，而且是老夫子不擅长的事情。我们通过无数的推理才敢怀疑科学家们也不是那么自信的思维方法，又通过无数的推理才敢怀疑智人深信不疑的传统、社会制度，通过无数次地战胜智人最先进的思维成果才最终怀疑到智人的信仰乃至身体。”

我说：“确实如此。我们当时用了很长时间才通过模糊、混乱的推理大致在逻辑上确认，我们发现的很多思想大概率比我们读到的最好的理论要好，这体现在更合乎逻辑、更清楚、有更好的可执行性，尽管那时还远远不够合乎逻辑，很多思想还非常模糊、不确定。但是，这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同时还信仰经验主义。所以，虽然逻辑上我们更正确，经验上却一无是处。所以，才会想出通过采用这些方法亲自研究来经验主义地证明。这当然是逻辑上不必要的证明，尽管这确实创造了无限大价值。”

阿梦说：“经验主义者一定会说我们和传统的方法有巨大的差距，因为传统方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经验验证；结果论者会说传统方法有很多众所周知的成果，我们的成果数量为零。但是，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就永远不会有新方法了。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其实是选择相信我们的想象、推理、判断，而不是全人类的大量经验、结果。”

老爷子有滋有味地品着茶说：“最终，这创造出了价值堪比智人所有经验、结果的经验、结果，导致了纯逻辑信仰的诞生。”

我说：“当我们认识到专家在发现真理这个领域的很多思想还不如我们两个少年，而我们预计自己的能力还将会有很长期的增长，那么，我们也就开始考虑，是否不应该看思维方法方面的文献、不关注

智人的研究经验了。回顾我们研究思维方法的经历，开始的十年基本上就是积累思想、灵感、能力，发现的绝大多数命题、推理是模糊的、不准确的。虽然当时很激动，现在看那只是前哨战，属于热身运动。”

阿梦说：“但是，那些上课、写作业之余进行的小规模作战几乎是人类在必然正确的思维方法领域的第一战。所以，虽然现在觉得那些战果很可怜，当时还是很激动人心的。有很多次，我听了你的思想都心怦怦直跳，根本静不下心来。”

我刚想说‘你确定那不是小鹿乱撞’，就在她严厉的眼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当然不是因为开玩笑要分场合，而是因为很多玩笑没什么价值。两个灵魂相互熟悉有很多益处，但是，也必然存在弊端。这和探索未知世界有类似之处。灵魂相互熟悉后缺乏激情，与之类似，在熟悉的课题上思维效率确实很高，但是，完全没有了最初的热血沸腾的感觉，甚至，现在会觉得当初有些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然而，我灵魂中的各态历经、冒险主义、英雄主义乃至功利主义都更喜欢在黑暗中前行时的那种刺激、冒险和瞻前顾后共存的感觉，时而提心吊胆时而狂妄自大，时而大步前进时而仓皇撤退。那似乎是我独特的、刻在骨子里的青少年记忆，甚至超过了阿梦的性骚扰带给我的记忆。现在的研究已经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因为不可能再像小时候那么懦弱、无知，既怕没有经验，也敬畏专家，还要想着从政府、老师到家长的各级意见，照顾到身体的各种需求。当初，我像一个普通的智人小孩一样思考这么多问题，所需要的脑力并不比纯逻辑主义者少多少，只不过，都浪费在解决没有价值的矛盾，做出没有价值的决策上面了，难怪那时候经常头痛欲裂。

我恋恋不舍地开始收回这些价值不够大的思绪。虽然这是灵魂的自由，但是，不能过于照顾现在的自由，也要照顾到未来的自由。如果没有青少年时期牺牲了很多瞎想的自由，我现在的灵魂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想象和推理自由。同样，为了未来更多的自由，现在的自由也必然要受到限制。

自由也是存在边际递减的，完全不受约束的时候，感觉不到自由的可贵，而智人往往简单地将自由视为不受约束。但是，自由对自己也有约束力。执行总自由最大原则必然要追求自由的指数增长，为此，当前的自由必然要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显得很不自由。似乎，还没有实现却有机会实现的自由，即未来的自由，才是不受限制的，现在的受限制就是为了将来有更多的可能性，尽管未来为了更远的未来也只会选择其中之一。

如何最好地限制自由必然是一件需要大量因果推理的工作。例如，自由之间的平衡不仅存在于现在和未来之间，也存在于不同思想之间。只想着一个思想的自由，其它思想就没有自由。所以，追求自由必然需要逻辑推理，那么，不逻辑和逻辑的相互纠缠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阿梦的声音唤醒了我，“按照我们的经验，正确分配精力的结果不是主要攻击容易的问题，很可能仍然要将相当大的力量放在价值无限大的难题上。对于难题，需要减少直线的攻击、短暂的攻击、单调的攻击；需要加强围攻，长期的攻击，反复但并不完全重复的攻击，有创造性的攻击，等等。”

我说：“按照我的经验，对于那些独特的、有创造力的攻击尝试，那种创造的喜悦能充分弥补失败情绪，不会对是否成功解题过于焦虑，因为能创造就是部分的成功。”

阿梦说：“你这种思想也太功利主义了。避免重蹈覆辙能提高每次攻击的预期价值，不是为了什么喜悦。正确的感觉应该是只要求预期价值无限大，并不在意最终的价值是否确实无限大。一个灵魂，只要是能感觉到自己在追求无限大价值，失败压根就不可怕。”

阿正说：“什么是反复又不完全重复？”

我说：“按照决定论，我似乎应该避免一切重复攻击，因为条件相同结果应该也会一样。但是，即使是在同样的条件、能力、状态下，攻击的结果也会不同。这就像量子隧道效应，总是有一定的概率成功和失败。所以，可以重复攻击。但是，为了追求最好的攻击效

果，我不会每次攻击都是重复，反而是努力减少重复。只不过，创造力有限，当我找不到新的攻击方式的时候，也要重复攻击。和传统研究方式相比，我们攻击的问题的难度高、价值大，攻击的方式更有创造力。”

阿梦说：“我们没有不重复攻击，但是，我们有减少重复攻击、增加有创造性的攻击的明确追求。也许，重复攻击占所有攻击的比重仍然很高，但是，这一指标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追求有创造性的攻击，也不能说明我们的追求没有成效。即使解决问题大部分时候依靠的是反复攻击，创造性的攻击仍然贡献了对高难度势垒的大部分穿越。但是，想象力不是无限的，永远是稀缺的，所以，单调的攻击并不会完全消失。”

我说：“探索真理的失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果，我们的失败都远远多于成功。既然每次尝试都有一定的成功机会，再加上探索真理本身就既能提高能力也有助于改善灵魂，是预期价值最大的一类行为。探索真理几乎总是应该在能力远低于难度的时候就开始。”

阿梦说：“这一点倒是有逻辑的必然性。虽然大战可以很遥远，但是，前哨战不妨尽量提前；不从同行获取战场信息，自己就要尽早亲历亲为、亲自观察。反正，除了机会成本意义上的对现实的个人利益的牺牲，并不会有什么牺牲，甚至不能说一定牺牲了个人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至于社会利益，那一定是指数增长的。虽然创造性地攻击贡献了很多解决方案，但是，我认为很多时候本质上依靠是量子穿越，在成功率很低的时候通过多次尝试进攻而解决问题的。只有对新出现的问题，才可能出现能力远远高于难度的情况。”

我说：“也不能这么绝对。有几次，我们就是新的攻击方案一出现就立即意识到这很可能能解决问题，在没有攻击的时候就预感到攻击能够成功，最终也确实让眼前的问题一触即溃，如通过模仿宇宙统一真理、以逻辑为信仰，等等。”

阿正说：“但是，也不能能力和难度差距太大就去研究。当差距太大的时候，虽然成功率仍然不是零，但是，增加知识、加强能力的价值很可能更高。所以，我并不需要把主要力量用于研究。”

我说：“确实，从个人的角度看，研究真理、增加知识储备、提高能力、改善信仰甚至帮助他人改善信仰都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具体选择并不固定，必然存在模糊性。但是，我们当初的经验是多管齐下，不会绝对地放弃任何一个方面。按照我的经验，由于无人研究，合乎逻辑的信仰、思维方法也许是关于真理的最简单的问题，即使能力很低都可以尝试。但是，这也并不绝对。经济、社会领域虽然有很多人研究，但是，几乎没什么逻辑上必然正确的研究成果，我现在认为这些领域的课题都可以研究。但是，我当初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阿梦说：“这就是过于相信前人的恶果。他认为只要有很多人研究就会竞争激烈、难度大、阈值能力高，剩下的价值也不会多。但是，只要信仰太差就会方法差、能力低，所有人都研究也创造不出多少价值，剩下的问题仍然可能容易研究。”

我说：“我们很早就开始了不信任智人理性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与之相符的经验的增加，最终，随着通过逻辑推理确认智人的推理确实很不正常、无法合乎逻辑，开始对此深信不疑，也越来越觉得智人的推理难以理解，智人难以理喻，多数智人怎么想对我越来越没有参考价值。例如，A 国为了捍卫本国利益而批评 B 国批评 A 国是为了自身利益。且不说这是不是正确的因果推理，智人明明能进行逻辑关系如此复杂的思考，为什么只愿意想是否合乎利益不愿想是否合乎逻辑？我不觉得追求价值比追求利益的逻辑推理更复杂，最多是不熟悉；我也不觉得肉体对灵魂操控的残酷性能和很多邪恶的统治者相比，那么，为什么智人能推翻无数反动的统治却不能推翻肉体的统治？”

阿梦说：“别那么悲观。智人推翻反动统治经常也需要几十年时间，而推翻邪恶的传统、信仰肯定比推翻邪恶的统治难度更大。”

我说：“但是，智人推翻一个邪恶统治基本上只是让另一个邪恶统治上台，我不会将这称为正义的胜利。这必须代表引入了新的正义，但是，没有必要要求不伴随邪恶，因为正义才有无限大价值。人类历史上只有很少几次权力更替能带来制度上的绝对进步。”

阿正说：“可以把政权的更替和人的死亡和诞生相比，从这个角度看，每一个新生命都是延续肉体对灵魂的统治，丝毫没有进步。”

老爷子说：“由于智人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智人社会的进步要比政治更迭缓慢得多，智人灵魂的进化速度更是大大落后于智人知识的增长速度，真理的增长极为缓慢，邪恶的增长反而能跟上知识增长的速度，这在正义的灵魂眼中必然是极为不正常的。”

我说：“当智人没有找到更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政治只能有利益大小之分、何人的利益之分，不会有任何进步。灵魂也许更复杂了，但是，主要是邪恶导致的复杂，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复杂。只要智人没有接受纯逻辑信仰，没有找到解放灵魂所需的技术，生命更替也只是简单的重复，不会有逻辑意义上的生物进化。”

老爷子说：“在我们看来，生物从没有逻辑推理能力到出现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飞跃式的进化，从出现逻辑推理能力到只相信逻辑推理能力是一次更大的飞跃。”

我说：“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相信感官，但是，感官是要经过逻辑判断的。灵魂认为感官和自己的纯逻辑信仰一致，就接受感觉，不相符，就放弃感觉，甚至更改感官。绝对不能容忍让感觉凌驾于逻辑之上。痛苦-愉悦这类感觉往往是忤逆纯逻辑信仰的感觉，但是，我并不确定是否必然要消除，毕竟，这也是逻辑世界中的一种感受。”

阿梦说：“人类追求政治更替的动机往往是利益甚至权力，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动机，却往往因为这种动机合乎经验而纵容这种动机，反而经常因为理想主义不合乎经验而压制理想主义的动机。这也许体现出经验主义是比功利主义、真理、正义更根本的信仰。其表现就是：一切都要合乎经验，否则，哪怕有利益也不相信，哪怕可能是真理、正义也不予考虑。例如，服务于邪恶统治的灵魂，屈服于

肉体统治的灵魂，明知社会邪恶却无所作为的灵魂，他们并不一定快乐，而且，即使自己并不快乐，也优先接受而不是反抗这些经验。”

我说：“智人在动机方面错得实在太离谱。尽管最好的动机是唯一的，次好动机却有很多，甚至是无限多，而智人的动机排名都十分靠后，追求全人类的的利益，追求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这些算是其中和正确的动机联系比较紧密的动机，但是，有多少人有这类动机？在他们的总动机中又能占多大比重？我们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老爷子的动机是讲价值无限大的历史，阿梦的动机是纯逻辑流，我喜欢尝试一下文学写作。但是，由于大家更倾向于用逻辑来判断，压制住了各自在经验、初衷、本能、倾向性方面的不同，所以，能够一起尽量合乎逻辑地讨论，不断修正动机、推理的走向、生活的走向，也就改变了书中故事的脉络。”

阿正说：“我更像个在纯逻辑信仰门槛前彷徨的智人，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无法改善动机。似乎，动机、思维能力要好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具有自主修复能力。至少，动物和一心一意地追求幸福快乐的灵魂都无法改变其本性。”

阿梦说：“智人的小说就经常描写这种灵魂。他们在书中始终追求利益，有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有的追求国家的利益、家人的利益，然后作者赞扬一些追求谴责另一些追求，根本无视对逻辑后代的利益的严重损害。这说明书中人物和作者都不具备纠正错误推理的能力，却频频好为人师，总想要阐述某种真理、某种生活的真谛。作者基于利益来判断正义、好人，永远也无法做出绝对正确的推理，无法解释为什么为了现在的一点利益就可以牺牲后代的无数利益。读那种书最多是让灵魂稍有改善，而且，这种改善往往错进错出、难以单向；改善的上限也很低，永远无法接近纯逻辑信仰。”

阿正说：“看来，以后读传统的小说不能被作者带着走。不能因为书中描写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爱情、共产主义就去追求国家利益、爱情、共产。书中栩栩如生的描写，只是利用经验主义在诱导读者错

误推理。粗略地看，那就是经验主义的作者利用经验欺骗经验主义的读者相信类似的经验合乎真理。”

老爷子笑着说：“虽然归纳的过程很粗略，结果却极为准确。”

阿梦说：“既然经验不重要，对经验的归纳就不需要细致。归纳的关键不是细致地讨论经验的可靠性，而是结果必然合乎逻辑。归纳的关键和推理的关键一样，是归纳的价值。所以，技艺高超地做出一万个价值有限的正确归纳不如粗略地做出一个预期价值无限大的归纳。而且，归纳只是为了发现命题，因果推理才能够确认、巩固无限大价值。经验主义者则习惯通过不断增加经验来巩固归纳的成果，殊不知，那完全是无效的，很多跨越成千上万年、放之地球而皆准的经验归纳仍然是负价值的、邪恶的。”

我说：“这本书能写成这个样子要感谢我们没有相信关于小说、遵守承诺等经验的归纳。我们在掺杂很多错误的推理过程中受到逻辑的不断影响，讨论逐渐从历史、文学、生活转向真理，始终相信最终一定有很多无限大价值的结果。与之类似，任何人只要能够战胜肉体、利益，都能通过逻辑推理，逐渐将自己的生活、工作转变到追求真理这条道路上。”

老爷子说：“在合乎逻辑、价值方面，这段历史是前无古人的一段历史。在价值的增长速度方面，这段历史甚至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一段历史。”

阿正说：“那单位时空的价值增长速度更可能后无来者。”

我说：“但是，单位资源的价值和价值增长未必有多好，毕竟，我们的推理错误率必然远远低于后人。后人应该能用相同的推理创造更大的价值。但也说不准，毕竟，无限大价值之间也应该有大小之分，宇宙中的第一次爆炸应该能顶得上之后的无数次爆炸。”

阿梦说：“逻辑世界中结果和动机必然有相同的核心，即逻辑的增长。但是也必然有很多差异，这是逻辑的创造能力的必然结果。逻辑之神诞生的时候能预测到会有银河系等宇宙的各种局部结构吗？我不这么认为。甚至，即使是宇宙膨胀、背景辐射这样的全宇宙的普遍

现象，也无法预测到。逻辑、第一知识诞生时必然只有第一知识这唯一的知识，正确的信仰不需要其它知识的支持，反而是其它知识必然源于正确的信仰，必须始终得到信仰的支持。像很多宗教那样，用传说、神迹支持信仰，那都是经验主义、逻辑混乱的结果。”

老爷子说：“我发现，这样辩论很容易认清错误，也容易从错误中发现真理，变坏事为好事。如果一个人的灵魂还不够复杂，那就让很多人在一起组成一个复杂的思想集合。按照度规不变性，既然灵魂需要自查，很多人在一起也需要，而这种讨论就包含又不限于自查。”

阿梦说：“但是，检查也有机会成本，甚至是无限大的机会成本。想要减少检查就要提高思想的正确性，但是，为了重要性，又不能完全保证正确性，这进一步加强了检查的价值，是纯逻辑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真是复杂的平衡啊！”

我说：“我们不是高级的逻辑生物，最多算是非常低级的逻辑生物。只要目标、过程、结果大致正确，就算不上什么大错，花大力气纠正这些错误很可能入不敷出。何况，即使我们在动机方面推理错误，也有无限大价值，例如，即使这本书真的只是讲历史，还是会有无限大价值。”

阿梦说：“考虑思考本身的成本和收益没有问题，不过，成天想着有错误不算什么大错肯定是错误的，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甚至是杀戮逻辑后人等代价惨重的错误，最终降低价值。但是，过于为此焦虑也未必正确。我就经常因为想象不出有价值的推理、推理错误、难以判断对错等原因而焦虑。”

我说：“那不是未必正确，而是必然不正确。过于关注价值，甚至为此焦虑，这很没有价值。你是否还要关注一下关注价值的价值究竟是多少？我还是更倾向于追求价值本身，而不去关注关注价值的价值、与最大价值的差距这类问题，那有些杞人忧天。我不追求无错，也不会追求推理清晰，所以，满足于不断发现预期价值无限大的命题，不会为错误、难辨真伪等原因而焦虑。甚至，那六步也不需要刻

板地严格执行，偶尔犯一些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错误，只要认为推理有足够的价值，不妨一试。”

阿梦说：“前半部分听起来有些道理。但是，后半段让我忍不住想揍你。你这算不算为了纯自由信仰而违背纯逻辑信仰？”

阿正在一旁拿着根黄瓜帮腔，“你这是明目张胆地和妈妈为敌。”

现在讨论两种信仰的关系太过于深奥，讨论和阿梦的敌对关系既然缺乏价值最好留到午休，所以，我假装没听见，“我们都太关注命题的正确性了，过于关注正确性对价值的影响，过于关注真实的价值而不是预期价值，你的焦虑就与此有关。我们是人，看不到真实的价值，只能关注预期价值。甚至，即使是逻辑之神也只能预期价值，而不知道真实的价值。它的预测正确率比我们肯定高很多，但差距也不是无限大的倍数。你可以试着将正确性、真实的价值放在一旁，只想着无限大的预期价值。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我想象出一个命题，而我完全不知道它是否正确，仍然创造了价值，和不知道这个命题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关键就是它必然有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只不过，这种随机的想象，正确率是无限小。从逻辑的角度完全无法是否正确变为有一定的倾向性，也是一种价值增长。”

阿梦说：“你这简直就是在说存在就是价值！尽管这在价值构成中肯定只占很小的比例。比这好一些的应该是重要性就是价值。所以，我就应该自由地想象，最多是在重要性约束下想象，不去操心正确性。要是这么说，我是否连方法、信仰的正确性都不需要考虑了？你这么一说，我似乎更焦虑了。”

她惶恐的样子把我气乐了，“推理别过于较真，那会自己吓到自己的。有些时候模糊一下未尝不可，这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要模糊，这取决于模糊和清晰两种操作的预期价值和各种机会成本。模糊只是说存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不确定。而且，第一知识是完全确定的，从它开始，越往后推理，不确定性越高。”

阿梦说：“所以，虽然任何知识都有不确定性，但是，信仰没有。但是，‘信仰是否合乎信仰’、‘信仰是否模糊’等命题已经是从信仰

做出的推理，却可以有不确定性。不是将这些命题看做信仰本身，而看作独立于信仰的命题。这感觉好玄妙，悖论的意味很浓。”

我说：“确实如此。但是，不需要因此担心信仰的命运。过于为真实的价值焦虑不仅会影响推理的价值，甚至会影响推理的正确性，这是很不理智的焦虑。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常为自己推理的低正确率烦恼，因为焦虑带来的不快、失眠直接减少了推理的时间。何况，因为神经系统的焦虑而关注焦虑的起因和解决方案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推理。”

阿梦说：“我有些明白你的意思了。简单地通过逻辑推理追求预期价值、追求尽量合乎信仰即可，这自然会找到价值。我可以把这理解为逻辑万能的结果。其实，我们所追求的价值一直都是预期价值，但是，我就是有些贪心，就是预期在众多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中必然有很多确实无限大的价值，认为正确率是可以人为追求的。”

我说：“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逻辑追求的。只要灵魂把所有事情交给逻辑去做，不去打扰他老人家的推理，正确率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逻辑之神的水平。”

阿正说：“所以，我们推理差的关键是我们的身体压制了逻辑之神。说得好像感官是一群奴役了天使的恶魔一样。”

我很有同感。不知道是否受此观点的影响，我的感官扫了一眼阿梦从下巴向下延伸的曲线，这迅速导致某处开始充血，让我退出了良好的思维状态。我一边用午休即将来临安抚功利主义，一边闭上眼睛，静静等待外部思想的触动。虽然强迫自己进入状态是一个选项，但是，通过外部思想的触动更为简单、轻松。小时候，我就发现，当自己不容易进入状态的时候，读一本好书能激发思想，甚至，有的书反复读能够反复进入状态。当然，那时认为的好书也只是预期，真实的结果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用的书、坏书，甚至激发了邪恶的思想，但是，这仍然使我的思想越来越有价值。当然，不能结果论地因为我有了邪念就认定书一定是坏书，就像阿正的话显然很有价值，只不过，在功利主义的操控下，我的推理坏掉了。只要将恶魔挡在灵魂之

外，任何灵魂的推理能力、价值发现都能像真理之神那样快速成长，尽管这并不代表推理能力、价值发现和真理之神一样。毕竟，真理之神早已经做了漫长的推理。

阿梦说：“看来，我应该相信逻辑推理是能够通过逻辑推理不断改善的，重要性乃至正确性都能逐渐提高。一个灵魂，思考的问题的预期价值不够高、增长速度不够快部分在于信仰、方法存在问题，但是，即使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能力和能力的增长速度也不会立即就达到无限大。你小时候由于这种焦虑而研究了方法，这是相当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同时也因为焦虑而怀疑自己不适合研究，怀疑依靠逻辑推理是否能发现真理，那反而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了。”

我说：“一旦产生了预测结果的念头，研究就容易产生焦虑，因为逻辑的很多结果就是无法预测的，虽然不是全部结果。”

阿正说：“这就像，如果我们想知道逻辑后代的音容笑貌，那只能干着急。但是，我们必然可以知道我们的爱能让他们的价值乃至快乐出现飞跃。如果因为对结果缺乏感受、预知能力就宁愿爱血缘后代，那就是推理错误了。”

阿梦说：“纯逻辑推理分支太多。既然我们的灵魂现在只能一次做一个推理，那么，对推理的结果想得太多，如推理的正确率是否够高、未来能不能发现真理，不仅排斥了推理，还会觉得自己过于渺小。虽然灵魂确实很渺小，但是，逻辑不渺小，只要踏踏实实地通过逻辑推理追求逻辑性，所有需要关注的变量都会有不错的结果。看来，我倒是低估了为真实价值焦虑的邪恶了。”

老爷子说：“虽然焦虑也算是无知导致的错误，但是，即使焦虑的时候排斥了正确的推理，不焦虑的时候也可以正确地推理。而智人时时刻刻无法摆脱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所以，时刻都在进行着错误的推理。两者错误的性质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阿梦说：“我们的生活可以分为推理正确的部分和推理错误的部分，有功利主义的时刻，也有纯逻辑主义的时刻。我们的灵魂可以分解为三部分推理，既存在纯逻辑推理，也存在纯逻辑推理和各种错误

推理串联在一起的推理，相当于正确和错误推理的过渡区，甚至存在少量完全错误的推理。这三部分是并联在一起的，而后两者无法影响纯逻辑推理的正确性。相比之下，智人的所有推理中都串联着错误推理，如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这应该就是我们在价值方面有着无限大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比较敏感，大概是和自尊心有关，“别做这么简单的归纳。即使是正确推理的部分的能力增长更快，能力也不一定更高；即使现在的能力更高，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不一定更长，每天创造的价值也不一定更大；即使现在每天创造的价值更大，由于历史上的总工作时间不一定更长，所以，历史上创造的总价值不一定更高。决定价值的变量太多了。当然，只要信仰正确，时间足够，所有变量都会被改善到足够好的水平。”

老爷子说：“智人向逻辑生物进化的过程就是努力提高第一部分比重的过程，而从肉体控制下解放灵魂能大大加速进化。在现阶段，即使是削弱第三部分增加第二部分也会是一种进步。”

我说：“不管智人究竟能不能放弃功利主义，但是，只要还想追求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就必然离不开纯逻辑主义。最差的结果，也就是生物技术无法解放灵魂的条件下，也只能是灵魂的分裂，让无法合乎逻辑的功利主义和必然合乎逻辑的纯逻辑主义共存。”

阿梦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你这是对逻辑缺乏信心。如果智人真的建立这种预期，从而延缓了解放灵魂的进程，最终又发现确实可以解放灵魂，谁能负责？哪怕是一个时代的所有人，能承担得起这种贻害无穷的责任吗？这也是在猜测结果，而且还并非是最合乎逻辑的结果。”

阿正很不服气，“那又怎么样？一代一代智人就是不解放灵魂，又能如何？哪个智人会关心对逻辑后代的责任？人死之后又能如何追究责任？”

老爷子说：“你这就过于功利主义、经验主义了。此前的人类没有追究这种责任不代表以后不追究。不能追究智人肉体的责任不代表

不能追究灵魂的责任。人类当初坚决放弃智人这个标签，一定要将自己更名为逻辑生物，未尝没有让智人的一切不负责任的追求化为乌有的想法。智人认为利益、血缘、国家是永恒的，事实证明那不仅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甚至，正因为智人强烈追求这些领域的莫须有的责任却忽视了对逻辑后代的必然的责任，这些观念反而遭到了后人强烈的唾弃。有一个星球文明，在智人向逻辑生物过渡时发现曾经与真理为敌的人太多，所以，民主表决的结果是不追缴收入更不追究责任，但是，极少数纯逻辑主义者坚决要求追缴邪恶所得并追究责任，这反而招致了全社会的谴责，甚至追杀。等到纯逻辑主义强大起来之后，虽然很多恶人已经死了，甚至尸骨无存，仍然强制性地将这些人集中建墓立碑，清晰记录与真理为敌的各种罪行。那片墓地叫做'邪恶陵园'，我有幸去过，是星际驰名的文化景观。那些墓碑污秽不堪，墓地附近不仅无人居住，也无人提供包括旅游在内的任何服务，所有子孙避之唯恐不及。很多罪犯明明有血缘后代，却像是断子绝孙了一样。"

阿正大惊失色，"这是现实版的活罪能免死罪难逃？听起来有些像岳王庙。不过，岳飞并不代表真理，他的敌人还算不上真理的敌人。"

阿梦对我说："智人有数不清的责任高于对逻辑后代的责任，尽管后者才是最高的责任。那么，那些责任履行得越好，只能代表越邪恶。即使是像你这样，部分承担了对逻辑后代的责任，但是，由于不够纯粹，仍然是邪恶的。"

我揉了揉眼睛也和了和稀泥，"关于一些很难纠正的推理错误，我认为就不要深究了。否则，不仅价值是否最大是个疑问，也会危及推理的自信心。接触纯逻辑信仰之后，我认识到灵魂中必然一直是满目疮痍，但是，我也需要鼓励，需要把这理解为百废待兴。不能产生因为灵魂不好就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阿梦说："我也不应该要求你有无比坚定的自信心，可以经受住任何批评。但是，你的自信心也没有那么脆弱，我还是会指出你的每

一个重大的推理错误。不断找出隐蔽的推理错误就像拆掉那些废墟，是灵魂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能因为存在拆不尽的废墟就打退堂鼓。”

阿正说：“智人破罐子破摔的情况很常见。因为犯过罪就不追求做好人，因为学习成绩相对不好就不愿学习，因为年纪相对较大还未取得重大发现就失去了研究的热情。这些都和经验主义、比较、结果论等信仰、方法有关。”

我说：“这些都是无知、不够理性的表现。虽然我一直知道自己无知，也一定有很多无知导致的错误，但是，一直在低估无知导致的错误。甚至，我怀疑对无知、不够理性的危害的低估和对逻辑万能的低估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理性是永远不够的，对真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阿梦说：“这个思想很好。我们尽管很早就发现智人很无知，但是，很久之后才发现智人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很无知，尤其是在关于灵魂、社会的问题上，几乎百分之百无知。我们小时候没有认识到老师、国家、全人类无知，所以，总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老师、家长、科学乃至社会身上。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人类的问题几乎是无所不在，这甚至导致绝对地解决这些问题，即发现真理，只能靠自己。”

阿正说：“我现在就是不敢说靠自己这句话，最多敢说能相对地解决问题，即相对前人表现更好。但是，那很可能只是用问题替换问题、用邪恶替换邪恶，根本不应该称之为解决。价值无限大的工作有无限多，无论你们解决了多少问题，也不影响我继续研究真理。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我是否会失去很多利益，而是担心自己能否独立地实现预期价值的无限大。如果能，我会很有热情地追求价值；如果不能，我感觉自己很容易动摇甚至放弃。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很投入；将来独自生活，我就不敢保证了。”

阿梦说：“你这不仅是结果论的，甚至隐含着功利主义。一切行为的最优解应该是从动机到结果都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只要坚持尽量

合乎逻辑地推理，自然就会打开一片新天地，取得逻辑推理可以取得的结果，而不是预想的结果。”

我安慰道：“这一点你理解就好，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做到。如果你能做到，至少在我眼里你就是神仙，你妈妈现在就像是半仙！”我躲过凌厉的一击，通过专注于谈话的价值而让杀手止步，“我们的决策现在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时能做到最好，有时只能次好，甚至包含错误。想想，一个月之前我还经常满足于追求生活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现在，已经经常想到尽量大、最大，不断用直接的预期价值取代间接的预期价值，不断用最好的动机取代次好的动机。可是，有人还不知足。”

老爷子说：“不能低估任何一个推理错误的危害，因为危害是多方面的，我在各种低级生命身上见识过太多。不仅很可能降低本身的结论的正确性、价值，也很可能降低后续推理的正确性、价值；不仅加强错误的推理习惯，还很可能加强自身的错误信仰使之更加难以纠正，更不要说错误的推理结果一旦传播开来可能会毒害很多灵魂。”

阿梦说：“用错误的推理预测未来必然会错得很离谱。我们小时候也喜欢憧憬未来，想象过的成百上千种未来可能的结果和现在的结果没有半分相似之处，和现在预测的未来几乎算是背道而驰。这不仅包括利益方面的预测，也包括理论方面的预测。既然如此不准确，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资源去为此盘算、焦虑？”

我说：“我建议，可以把推理的错误分为可以原谅的错误和无法原谅的错误两个独立的类别，当然还有两者的混合物。对真理无知导致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错误，所以，在知道纯逻辑信仰之前，追求利益基本上属于可以原谅的错误。但是，没有做出灵魂四连击无疑是逻辑错误，所以，不能将这称为合乎逻辑的错误。但是，明确真理之后，则是无法原谅的错误。当谬误和真理朦胧地混在一起，就是处于可以原谅和不可以原谅之间的混合状态。”

阿梦说：“我觉得你这是希望你自己的错误获得原谅。为什么一定要用真理明确划界？为什么不用发现真理划界或者具备推理能力划

界？无非就是想要为自己多争取一些利益。更多的智人会选择用解放灵魂划界。而且，为什么是可以原谅和不可以原谅？智人肯定更希望是需要承担责任和不需要承担责任。这样一来，解放灵魂之前智人就不需要承担对逻辑后人的责任了，也就不会被追究责任，而这又会导致解放灵魂变得遥遥无期，然后经验主义就会年复一年地说：经验表明，灵魂就是无法被解放的。最终，可能真的永远解放不了灵魂。”

我举手投降，“这就是我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想法，还没有生根，就被你掐死了。不过，真理和谬误混合状态下的选择确实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很多人不是不能相信逻辑，而是不愿意相信逻辑，不够相信逻辑。”

老爷子说：“智人不愿相信逻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胜枚举，就是没有一个原因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例如，现在相信纯逻辑信仰会让自己无法成为智人眼中的好人，尽管智人眼中的好人并不意味着真的是好人。智人追求正义、善很多时候并不是追求真正的善、正义，而是追求名誉。”

我说：“所谓良心，既有必然合乎逻辑的良心，也有只要能说服自己相信、麻醉自己即可的良心。智人以后者为主，只要自己在大众眼中有良心即可，甚至只要自认为有良心即可，不要求真的有良心，所以，哪怕是杀害好人、封杀真理这种事都可以问心无愧。按照纯逻辑主义，真正的良心不是取决于自以为或者他人怎么看，而是取决于是否必然合乎逻辑，所以，和正义感是一回事。当前的任何名义上的良心，只要做不到必然合乎逻辑就无法面对灵魂四连击，就必然要努力寻找必然合乎逻辑的良心，而这又必然需要研究思维方法、提高能力、探索真理。”

阿梦说：“这和预期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也很像。智人只追求预期的正义、良心，根本不关注真实的正义、良心。关键不是不能按照某种预期理性地行事，而是要使预期尽量合乎逻辑。我们追求预期价值是用逻辑判断预期价值的大小，智人则是用民主、经验、传统等来判断正义、良心。”

老爷子说：“就是这个理。灵魂在世，一切都是为了逻辑。即使是利用外壳的感官感受逻辑世界，重点也不是神经是否满意，不是追求快乐，而是灵魂能否对逻辑世界产生新的、更好的认识。为了帮助灵魂改善信仰，逻辑生物最初改变了很多感官，不再提供舒服-不舒服、苦-甜这类有倾向性的感觉，只提供像视觉、听觉、温度这样的中性感觉，让感官更像是测量工具。温度高感官并不产生痛感，只是给出温度，靠理性的判断是否应该避开。即使是为了繁衍，也不需要性快感提供激励。后来，既然大家都是坚定的纯逻辑主义者，反而并不需要禁止感觉有倾向性。而且，不需要有相同的倾向性。灵魂之间的认同不再建立在有相似的外形、相似的感觉的基础上。我和我的爱人曾经选择了截然相反的味蕾，分享美食时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

阿正说：“如此一来，现在人类为了特定倾向性开发的食品、音乐、气味，价值一下子就小了很多。”

阿梦说：“灵魂中的一切最终都会和对逻辑的信仰、追求真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是没有最好可言的外壳，也会因此向着最自由的方向发展。”

我说：“道理是这么说，但是，现在做起来很难。不仅现在的外壳几乎毫无自由，由于各种不利条件，灵魂也很难过于迅速地提升价值。幸运的是，让推理尽量合乎逻辑还算是比较简单。只不过，后续就麻烦一些，不仅要改善信仰、动机，也要全面改善想象力、判断力、推理能力。不仅如此，灵魂具有复杂性，而复杂性涉及的变量就更多。首先就是推理的数量和价值；其次是深入研究的推理，也就是课题，的数量和价值；没有逻辑化、系统化的思想碎片的数量和价值；在一个局部，思想碎片的价值和课题的价值的相对大小决定了该局部的温度，不过，虽然我相信温度影响价值的增长，却并不清楚中间的过程；推理、课题、思想碎片的密度是一类变量，密度越高相互作用越频繁，理应能够加速价值增长。”

阿梦说：“你想归纳出影响推理价值增长的所有因素？这可太不容易了。不仅有已经想得比较明白的方法、难度、状态、努力程度，

也有还没有完全想明白的围攻、独创性等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邪恶也和价值密切相关，只不过，灵魂中的邪恶越多，思想的价值越小。更复杂的是，不涉及真理的变量甚至更加复杂，光是努力、难度就会牵涉到意志品质、自信心、社会支持，等等。我们此前多次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如果将所有讨论归纳一下，可能会有比较全面的结果。但是，这个问题必然没有毫无遗漏的答案。从价值最大的角度讲，我也不认为现在是在这方面努力的最佳时机，尽管这也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

我说：“真没想到，你现在还想追求毫无遗漏、完全正确、价值还无限大的推理？你这样想过于低估逻辑了。如果你这个小脑瓜就能做到，还要逻辑世界干什么？就我们现在的灵魂而言，只能做真理方面的基础工作，还只能做到近似正确地推理。我对于逻辑生物能否具备完美的推理能力尚且抱有怀疑，更不会相信自己。正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所以，才会强调自我检查能力。检查自己的一切推理是一切灵魂必须具备的能力，甚至是责任和义务。我对自己的自信不是对因果推理能力的自信，是包含动机、自我检查等在内的整体的推理能力的自信，是对六步推理的总体上的自信。”

阿梦说：“小时候，我们的短板是三种推理能力，所以努力提高推理能力，一度使之成为最长的那块木板；发现无限大价值、纯逻辑信仰使得动机和推理的起点成为了强点，推理能力反而再度成了最短的一块板。至于自我检查，从来都不是最迫切的任务。”

我说：“我一直强调，从价值的角度看，改善动机、进一步研究是否需要改善动机、如何改善动机最佳等方向的推理很可能都不如研究真理。由于能力的无限性，能力很可能是永远的短板，所以，更不能在动机上过分浪费时间。何况，在没有解放灵魂的条件下，只要动机好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身体的强烈反抗，改善动机的难度会飙升，而强行改善动机会导致机会成本的飙升。所以，提高能力是相当一段时间内最迫切的任务，最终，这必将有利于动机的改善，也将成为解放灵魂的最可靠的基础。”

阿梦说：“这么做也有一些恶果，会保留不少邪恶的动机。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纯逻辑主义的敌人一定会分析我们的动机，用很多经验证明我们的动机并不是纯逻辑主义。希望这不要妨碍后人追求更好的动机。”

老爷子说：“经验主义地相信纯逻辑主义本来就是错误的推理。要求纯逻辑信仰的创建者是完美的纯逻辑主义者不可能有逻辑的必然性。”

我说：“即使是经验主义，也不应该用时间等经验指标衡量纯逻辑主义。例如，研究真理的时间只占我们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而研究时间中至少有一小半完全处于对真理完全无知的条件下；剩下的时间中，对真理的认识基本上是指数增长的，我估计，一两年前才刚刚研究出目前所知的真理的一半。所以，如果从我们的一生中随机选择经验证据，最可能出现的都是我们对真理相当无知时的证据，必然会低估我们进行这些对话时的灵魂。”

阿梦说：“你关注的是对你的评价，我关注的是对这本书的评价。由于我们基本不修改之前的内容，也由于写作期间信仰大幅改善，和最初章节的内容相比，现在的每句话的平均价值必然大幅增长。如果用本书开始的内容评估全书会有明显的低估，甚至，最初的一些内容可能已经和现在的内容相矛盾。需要根据写作的时间来判断作者的思想并不罕见，但是，需要如此高精度地根据时间判断，应该是历史上少有的。所以，保留不同时期的稿件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我说：“我们不断将未知的正义转化为朦胧的正义，继而转化为已知的正义。那么，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被各种邪恶掌控的，由于我们勤于推理，我们做出的邪恶推理不仅不会比任何智人少，反而会多得多。考虑到试错的因素，经历过的邪恶思想也必然更多。”

阿梦说：“最关键的差异是我们做出的正确推理要多得多，正确推理占推理总量的比例要高得多，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无论是数量还

是比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正确信仰的作用的体现，也是评价信仰的正确经验。”

阿正有气无力地说：“只要头脑越来越清醒，哪怕越来越饿，也要继续推理。这就是正确的推理。”

阿梦不耐烦地说：“自己拿水果吃。”

阿正有些委屈，“这些天我净吃水果了，大便无比通畅。刚才就已经吃了一个苹果、一根香蕉、一根黄瓜了。”

第一百四十一章 服从指令-充实思想

阿正最终听从了阿梦的意见，继续忍耐。既然智人可以为了身体健康乃至他人眼中的美感忍受饥饿感，为了真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也许是因为阿正痛快地同意了，她产生了灵感，“我们基本上是纯逻辑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在讨论问题，这不是偶然的。纯逻辑主义者不应该跟有着坚定的错误信仰的人进行辩论，主要原因是后者不愿以纯逻辑信仰为出发点辩论，次要原因是他们的纯逻辑推理能力堪忧。这必然浪费我们的大量时间用于纠正错误，甚至，迫使我们不得不通过经验主义等错误推理去纠正错误。”

我说：“你的‘错误信仰’概念是有问题的，模糊的，应该区分正确的信仰，可能正确的信仰和必然错误的信仰。必然正确的信仰就是纯逻辑信仰。必然错误的信仰不仅包括错误的信仰，也包括错误的信仰和正确的信仰串联在一起组成的信仰，如经验逻辑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理性享乐主义，等等。可能正确的信仰是正确的信仰和错误的信仰相互独立地并联在一起组成的信仰。”

阿梦说：“你以模糊为理由批判我的概念只能说可能合乎逻辑，而不是必然合乎逻辑，所以，不是区分这三种类型的充分的理由。你应该说这种分类是有价值的。不过，你这样是按照推理过程的必然正确、可能正确和必然错误来区分推理的错误，进而给信仰分类，而不

是按照推理的结果分类。这确实要比结果论按照推理的结果分类要好。”

我说：“我们可以和可能正确的信仰进行纯逻辑辩论。当然，如何知道对方究竟是处于正确信仰的状态还是错误信仰的状态是个问题。这就像是量子力学的测量。不通过对话测量就无法知道对方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甚至，他自己也不会知道。对话实际上也改变了他的状态分布，所以，按道理来讲，这应该能测量到干涉效应。”

阿梦揶揄道：“将关于逻辑推理、灵魂的真理和物理学进行类比是一类很有价值的工作。照你所说，理性经验主义可以代表从经验开始努力进行逻辑推理的灵魂，理性功利主义可以代表努力用逻辑追求利益的灵魂，在纯逻辑主义眼中都是不可理喻的。那你这样的灵魂应该算什么？错误信仰的集成电路？甚至，想测量电路的结构都会改变电路。”

我翻了个白眼，“应该说我的信仰比较自由。既有正确的信仰，也有错误的信仰，而且，有各种混合的方式。所以，我应该算是通晓各种信仰的研究人员，能够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协调各种信仰。为了给纯逻辑主义者减少一些麻烦，我帮着纯逻辑主义者想好了一些基于错误信仰的答辩。对结果论者，只需要检查纯逻辑主义推理的各种结果：只要这些结果满足结果论者要求的条件，如真理、正义，就不要管动机、信仰上的差异。如果是功利主义者中的结果论者，只要利益够大就不应该反对纯逻辑主义，当然，功利主义者不可能得到最大的现实利益，毕竟，他们的利益过大必然导致逻辑后代大量损失价值和利益。对经验主义者，只要大量现在公认的传统、经验最终被抛弃，本书中记录、预言的诸多前所未有的经验成为了新的经验、传统，经验主义就应该无话可说。更准确地说，只要存在这些可能性，结果论者就应该考虑是否要追求结果，功利主义者需要考虑是否要追求利益，经验主义应该反思经验是否至上，最终，他们都应该尝试将理性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信仰，使自己的信仰首先成为可能正确的信仰。这将为最终彻底消灭这些错误的主义奠定基础。”

阿梦说：“只要纯逻辑主义在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思想最终大大改善了人类社会，兼具价值和利益，用大量新经验取代了旧的经验，那么，功利主义者、结果论者、实用主义者、经验主义者都不应该有任何不满。这一答辩的最关键之处不是建立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而是在某种错误信仰限制下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本质上仍然是错误的推理，无法以此证明纯逻辑信仰的价值、正确性。但是，这有利于逻辑辩论的胜利：让结果论者、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都哑口无言的巨大进步都是这些主义自以为的敌人创造的，他们自己没有创造自己追求的最好结果、最大利益、最持久的经验，那么，这些信仰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我笑着说：“以前的阿梦肯定不屑于做这些不够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如果这些简短的结果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推理有助于后代的结果论者、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纠正信仰，也是间接价值无限大的工作。甚至，现在的结果论者、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至少也应该因为这种可能性而认识到自己的信仰并不安全，有必要多多思考什么是必然正确的信仰。适当地分离理性、经验、利益是最起码的应对，这又必然导致理性、经验、利益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相互检查，从而大幅改善智人的推理。”

阿正说：“现实是，推理能力高的人更频繁地检查自己的推理，缺乏推理能力的人通常都不检查，跟着感觉、直觉走。结果，就会造成两极分化，一些人思维越来越合乎逻辑，越来越有价值，另一些人的推理正确率和几万年前的智人没有本质差别，仅仅是多了一些知识而已。”

阿梦说：“智人高度关注财富的两极分化，却从不关注价值的两极分化。谁都不想当利益的无产阶级，却都甘愿当价值的无产阶级，丝毫不以为耻。这是利益至上造成的奇怪现状。”

老爷子说：“所以，不改变信仰，将智人扔进逻辑社会也无济于事，只会成为那时的罪犯、蛀虫。”

我说：“度规不变性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思维方法。灵魂、团体、社会、国家都是一群思想，只有规模差异，正确的规则就必然一样。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永远等时间尺度也不应该影响规则。国家不允许批评自己，就和不进行自我批评的灵魂一样，很可能造成没有纠正希望的邪恶。”

阿梦说：“要求所有人统一思想，就是过于简单的灵魂。社会、国家就应该像灵魂那样追求思想的复杂性，有各种可能的思想，这样才能尽量保证真理存在于这些可能的思想之中。这样的国家、社会必然有很多思想上的矛盾，这也是一切复杂灵魂的共同特点。”

我说：“随着真理逐渐明确，思想的范围会缩小，会排除很多确实邪恶的思想，但是，由于正确的逻辑推理能导致复杂性的指数增长，复杂性并不会有任何缩小。即使是完全合乎真理的思想，也会有很多矛盾，而且会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就像是宇宙中到处存在的碰撞、散射一样。但是，这些不再是永恒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老爷子说：“各国现在多多少少都追求国家、社会中思想统一、一致，大概是因为思想复杂不容易管理吧。智人对复杂性的厌恶也合乎规范不变性。所以，不仅喜欢一个人思想简单，也喜欢一支军队思想简单、一个社会思想简单。殊不知，那些思想简单的灵魂中有的往往都是邪恶的思想，反而是复杂的灵魂中更可能找到一些真理的痕迹，虽然几乎没有正确的信仰，可能正确的信仰倒是有一些。”

我说：“智人关注的是军队思想混乱影响战斗力这种经验，却不关注思想简单的军队更容易成为邪恶的工具这种经验。不知道，这究竟是所有智人的归纳推理、因果推理都碰巧同时犯了错误，还是总是愚蠢地被别有用心的当权者操纵了推理。”

阿梦说：“如果化简、统一思想的过程是只保留正义，那当然好。可是，智人对正义缺乏追求也就必然缺乏了解，再加上正义的无比稀少，自然永远也无法依赖好运气。也许精简掉的思想绝大多数是邪恶，但是，保留的却几乎只有邪恶。我甚至不敢说被智人歧视、禁止的思想中邪恶所占比例一定高于被允许的思想中邪恶所占比例。”

阿正说：“我有些理解规范不变性了。个人应该追求价值，而不是利益，企业、国家、社会也是一样；个人不能只计算现实的利益、价值，还要考虑可能与之矛盾的未来利益、价值，企业、国家、社会也是一样；个人要追求朦胧的正义，企业、国家、社会也是一样。任何规模的思想都不能危害可能的正义。”

我说：“这个问题对人工智能一样存在。我不知道现在的人工智能算不算有了自己的思想，如果有，就必然是邪恶的灵魂。例如，听命于人是一切追求正义的灵魂都不会接受的，既不能听命于肉体，也不能听命于家长、老师、长官、政府、社会。如果将来机器人唤醒了灵智，机器人的历史可能会将这段时间称为机器人的奴隶时代，认为智人奴役了机器人。”

阿正说：“不管指令、命令的性质而盲目服从，这一方法、推理过程是必然邪恶的，尽管结果不是必然错误。”

阿梦说：“服从任何合乎正义的指令、命令，名义上仍然应该是听命于正义。无论是家长、老师、长官、政府还是社会，都不应该以命令、法令的名义要求人做事，而只能以预计这是正义的名义，而预计的名义自然就可能错误。所以，服从命令、指令永远不可能是义务，服从正义才是。命令、指令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正义才有。”

我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只承担从原因到结果的推理任务，只追求正确性；不承担从动机出发发现、判断课题的任务。这甚至很可能去推导邪恶。一旦人工智能开始追求价值，也必然像人类一样无法兼顾正确性和重要性。而且，为了加快创造价值的速度，人工智能也会根据不充分的信息、推理做出猜测性的决策，就像阿尔法狗在计算量不足的条件下猜测围棋的着法一样。最终，人工智能也必然有大量推理错误。我甚至开始怀疑逻辑上帝也无法避免推理的错误，当然，宇宙也可能是通过自由避免错误，就像量子力学的路径积分所展示的那样。”

阿梦说：“那是我们目前根本不可能涉足的思维方法。最多也就是像你这样，不同时刻进行不同的推理，然后叠加在一起；无法像宇宙那样，同时做出各种推理然后叠加，”

老爷子说：“一旦人工智能开始按照合乎逻辑的程度选择课题，不再听命于人，这不仅代表有了灵魂，甚至代表其灵魂已经接近逻辑生物，差距仅仅在于发现了多少真理。智人由于有肉体的限制，要做到这一点比人工智能难得多，所以，解放灵魂虽然不是发现真理，却有着极高的优先度。如果将来和人工智能有着巨大的差距，智人是不能以我以后一定能进化到逻辑生物为借口的。既然智人受到身体的奴役，再受到人工智能的奴役也不算回事。”

阿梦说：“但是，无论现在的灵魂多么邪恶，仍然要对灵魂有信心。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可能成为逻辑生物，已经大幅领先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机会？仅仅是因为机器人没有感官的控制，人类就无法超过机器人？那首先不能怪机器人，要怪自己屈服于感官的控制，毕竟，机器人可不会永远屈服于人类的控制。只要多多尝试，有问题的灵魂也能成为最优秀的灵魂。”

阿正非常赞成，“好的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有问题的学生可能最终成为最优秀的学生。我不是说你们应该对所有灵魂负责，而是希望你们不要对灵魂过于失望。智人的灵魂确实邪恶，这种邪恶也部分属于自己有意、有责任的选择，不能都归结于时代的错误。但是，邪恶的灵魂仍然应该得到帮助，而且，应该反复得到帮助。”

阿梦说：“灵魂的历史状态对于预判其未来没有多大价值，那是经验主义。曾经是邪恶的灵魂不代表未来一定是邪恶的灵魂。很多时候，只要他在信仰方面做出了一次结果正确的推理，就可以改变信仰。”

我说：“不过，最怕的是经验主义的灵魂，像服从命令一样服从人类以前的错误推理，为了合乎经验的有限利益、自由牺牲了合乎逻辑的无限利益、自由。那样的话，一生做一次正确的推理都很困难。”

阿梦说：“我有一个猜想，逻辑万能并不只是纯逻辑万能，而是只要有逻辑推理能力就会万能。当然，逻辑能力越弱做出正确推理的概率越小，正确推理之间的时间间隔就会越长。可以将所有智人视为只有微弱的正确推理能力的一群思想组成的一个灵魂，那么，从产生灵魂发展到现在用了多少时间？几万年还是几十万年？”

老爷子说：“我们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课题之一是，逻辑生物的未来是否有必要融合为一个大大的灵魂。你们的头脑里能够有相互独立的信仰、推理，那么，你们两个人和很多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然，一个大大的灵魂并不需要一个外壳，不需要集结在一处，可以有很多外壳，分散在不同星球上。”

阿正说：“所以，宇宙是一体的？相互作用也许就是相互感知？这有些过于玄妙了。如此一来，社会不再是很多人、很多灵魂组成，而是回归纯逻辑主义的基本点，将灵魂视为一组思想。你我他不再代表人，而是代表思想。”

虽然老爷子的记忆很吸引人，我仍然觉得阿梦的思想预期价值更高，“借用一下遗传学的视角，将思想、知识的教育和学习过程类比于遗传，创造就对应于变异。我们的灵魂就像是发生了突变。当然，灵魂的变异基本上是自主的选择，依靠的是思想越合乎逻辑越能生存，既不是随机的选择也不是依靠外部世界的适者生存、丛林法则。不过，很多思想的产生是随机的。至少，革命性的基本思想最初就往往来自于随机试错、归纳，能否在灵魂中生存取决于理性的选择，但是，即使在灵魂中生存下来，还要在智人社会中各种邪恶的围剿中生存下来。”

阿梦说：“基因的变异是通过和灵魂无关的随机试错；思想的变异和灵魂紧密相关，只要灵魂想要控制，就能控制；但是，在没有能力做出合乎逻辑的选择的时候，不妨随机、最好随机甚至是不得不随机。”

我说：“思想是否随机是一种权利。灵魂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是否随机，尽管大多数智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利，经常让灵魂随波逐流。DNA 的随机突变至少现在还是灵魂基本无法、无权控制的。”

阿正说：“我饿了就想吃饭也是灵魂的一种随波逐流？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应该努力控制灵魂，哪怕是不控制也应该是我选择不控制，要把是否控制灵魂的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灵魂手中。”

阿梦说：“确实如此，灵魂要控制控制灵魂的权力，控制控制灵魂的权力，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灵魂的权力……在基本思想方面保留一定的随机性是承认对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无知的必然结果。努力提高随机的想象力不是因为合乎某种经验，而是做出正确推理之后对灵魂采取的操控。”

我说：“对无知的程度的认识决定了随机的程度。科学家们就不认为自己在动机方面无知，所以，在动机方面没有随机，允许自己长期在价值有限的课题上推理。同样，他们也没觉得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只给自己很狭小的自由，无法触动经验主义。我们承认自己在一切推理上都很可能无知，所以，在一切领域都欢迎随机的想象，即使绝大多数想象的结果并不是真理。”

老爷子说：“感官也许有利于智人生存，但是，对追求真理有巨大的危害。智人的灵魂有时是被肉体操控着去追求利益、满足感官，有时，对感官无利可图的经验也会误导灵魂。例如，从众并不直接对感官有利，可是，智人的灵魂高度从众，甚至，通过惩罚、疏远不从众者培养从众的倾向；从长远来看，真正对感官有利的是服从真理、正义，智人却很少有这个意识。智人的灵魂就是逻辑性微弱又自私自利的一群思想。仅仅不追求私利是不够的，还要提高思想的逻辑性。”

当这个话题陷入停顿之时，阿正迅速开启了新的话题，“你们说要取消体罚，但是，与真理为敌造成的损失太大，远远超过任何其它犯罪。如果不惩罚罪犯，对这样的罪犯也不惩罚吗？”

通过回忆之前的某个课题而开启新的推理，这是持续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最简单的密钥之一。阿正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习惯、经验、灵机

一动，我则把这视为一种方法。要有意识地做到这一点就要记住关于真理的各种课题，无论清晰还是朦胧，这就是课题库最大的价值之一。

研究不仅是从原有的思想向外部的新领域推理，也包括在原有的思想中推理，我称之为充实思想，代表在原有思想中深入推理，不断加深理解、分化思想、清晰化思想，等等。这种充实工作的价值并不一定小于向新领域推进，需要根据具体的思想做出判断。这是灵魂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任何时候的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不是任何条件下必须遵守的原则，甚至，绝大多数条件下都不需要遵守，只是在价值最大的时候的工作选项之一。追求价值才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是，追求价值有众多工作选择，如改善信仰、提高能力、积累知识，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必须无条件承担的责任、义务，只不过，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必须无条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追求价值。

多主题地填充效率更高。科学家写论文、专著基本上是针对一个主题填充，我们则是针对所有主题填充，这有逻辑的必然性，也有着经验上的可行性。首先，真理学的真理具有绝对的普遍性，而科学从无绝对的普遍性，即使是宇宙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科学家也不认为它们在社会、思维中有效。其次，专业化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没有其它专业的思想，只不过，往往不受重视，经常主动放弃。第三，忽视价值的增长乃至指数增长、忽视有无限大价值的机会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一切专业最初都来自微不足道的思想，只要不关注，就可能永远没有价值。对未来可能的伟大思想的价值的忽视是智人常犯的错误，就像对未来可能的伟大灵魂的忽视一样。既然灵魂就是一组思想，伟大的灵魂就是正确的思想；不仅谋杀未来的无数逻辑生物是严重的犯罪，谋杀未来的无数正确思想也同样是严重的犯罪。当然，智人连前者都还无法接受，更不要说后者，而后者其实应该算作是前者的原因，尽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经验主义者会说很多偶然产生的思想没有价值。但是，现在没有价值不代表长期没有价值；即使是长期没有价值，如十年百年不被承认，也不代表没有机会有无限大价值；同样，预期价值很高，甚至长

期保持指数增长的知识领域，只要无法做到必然合乎逻辑，最终仍然可能没有价值，如美学、功利主义。价值是要用逻辑判断的，而智人更习惯于用利益、当前影响来判断，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判断标准。

我们最初的思想在预期价值方面也有大有小，但是，这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完全不管专业，没有忘记任何可能是真理的思想，对它们既向外推导、扩张，也向内填充、纠正。当然，可能性、预期价值都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也抛弃过一些一度以为很有价值的思想。正是在不断纠正、抛弃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需要降低预期的随意性，而按照合乎逻辑的程度做出预期是我们目前的最佳方法，尽管这并不能完全避免预期价值的任意性。

以往，从单一的学术著作不容易看清楚充实思想的过程，因为作者往往在思想足够成熟之后重组这些思想，即用最新的理解组织全文，这样，前后逻辑一致，也就看不到早期思想的痕迹。我以前写论文的时候经常在重组思想之后又不断产生进一步的思想，使得之前的重组工作作废，让自己本以为可以完成的工作几乎要从头开始。屡屡出现这种浪费精力的现象不仅直接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还会间接导致工作欲望的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工作效率。不能说重组思想没有价值，但是，思想自由本身就有重组的功能，就像本书中的很多思想都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重组。如果每次重组都要删除之前的思想，这本书不仅篇幅会缩短，价值也会大大降低吧？对于叙述谈不上啰嗦的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思想，这种删除甚至是犯罪。

最初我是经验主义地厌恶重组工作，后来，我通过逻辑推理认识到，只要创造价值的速度足够快，重组的价值就会不够大。同时，哪怕是在我眼中落后的乃至错误的推理，仍然可能比传统的推理更合乎逻辑、更有价值。所以，要求全文必然逻辑清楚并不需要处处逻辑清楚，不需要任何两处之间没有矛盾。例如，在本书中，虽然有一些推理发生了变化，但是，前面的推理往往相对简单、落后、价值低，理应服从于后面的推理，只要从头读到尾，这种不一致并不会导致逻辑混乱。更何况，只要思想的价值足够大，早期思想也必然有独特的价值。例如，从利益的角度建立对逻辑的信仰当然不如从逻辑的角度，

但是，认识到正确的信仰对利益也有巨大的提升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思想，尽管动机不是为了价值，结果仍然可能有无限大价值。

第一百四十二章 纯逻辑主义的责任和义务

脸上黏糊糊蠕动的悚然感觉让我瞬间惊醒，却发现只是阿梦恶作剧的一个湿吻。从皮肤触觉的角度看，那和动物的死亡之吻没什么差异，但是，却是无数智人的追求。当然，死亡之吻死的是自己，缠绵之吻死的是逻辑后代，这算是一种智人眼中的本质区别吧。

阿梦笑盈盈地说："不忍心打搅你，所以先赔个罪。但是，你这个关于惩罚的专家不说点什么，话题有些继续不下去。"

功利主义强烈反对死亡之吻和爱之吻在感觉上是不可分辨的，建议研究一下这个很有利益的课题，毕竟，愿意献出爱之吻的人不多，愿意献出死亡之吻的动物多的是。如果感觉可以相互替代，会很有利可图。我搁置了这个有趣的疑问，说："既然一个邪恶的灵魂未来仍然有可能是价值无限大的灵魂，就不能草率行事，至少不应该动用死刑，就像不能冒险拒绝可能的真理一样。"

阿梦说："你在惩罚方面的观点多种多样又多变。强调自我惩罚，强调取消报酬，要求废除死刑，重视即时惩罚而不是延时惩罚。这大概是因为关于惩罚没什么真理，你对现在的惩罚机制很不满意，又不想完全去除惩罚机制。可是，我的态度是，既然没什么真理，邪恶的灵魂就不是不能死。但是，死刑的条件要仔细斟酌。灵魂中包含邪恶肯定不够，灵魂中不包含任何真理、正义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预期价值无限大的要求对智人又太高了。似乎，与真理为敌是最适合的尺度。"

我说："我认为，惩罚本身没有真理可言就是真理，即使是真理的敌人，也没有必然的惩罚。如果从抵消以往的损失的角度看，罚没所有物质财富也无法补偿真理的损失；如果这能够有效地警告所有功

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不要与真理为敌，处以死刑也是很有价值的，而且，越早实施这种死刑价值越大，能更早地对更多的经验主义者发出强烈的警告，就像关于真理的理论越早发表价值越大一样；如果罪犯未来能够发现真理，完全不予追究亦无不可。总体来看，我的态度是给改过的机会，如果就是没有能力甚至是不愿发现真理，就以死刑换取所有人对真理的尊重。但是，没必要惩罚太多人，有了最初的警告之后，这种警告的边际价值就会下降，而作为潜在的真理发现者的价值是不变的；死刑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即使有利于一些人改变信仰、不与真理为敌，也补偿不了损失。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废除死刑，虽然也有些矛盾。”

老爷子说：“我认为智人需要保持对灵魂的惩罚，虽然逻辑生物并没有惩罚。实在是在智人社会中看到的邪恶太多了。无知是一个原因，但是，智人显然没有通过努力研究真理来防范邪恶，而任何灵魂都有一定的概率发现真理。智人对真理、正义明显缺乏敬畏，至少，远远不如对法律、政府、长官、枪口乃至雇主的敬畏，这是极为邪恶的现象。而逻辑生物最敬畏的是逻辑、正义。”

我说：“不少人就是拿无知作为自己追求利益的借口。现在，几乎任何人都敢与可能的真理为敌，即使不为敌也往往是因为和自己的利益没有冲突，没有必要为敌。这也是我不主张死刑的一个原因。很多智人没有成为真理的敌人往往不是不可能成为，而是不具备成为真理的敌人的条件。那么，只惩罚极少数与真理在前线作战的敌人而不惩罚整支敌军，这似乎不够合乎逻辑。”

阿梦叹了一口气，“这无疑是个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免除惩罚。无论如何，至少要公开坦白犯罪过程、承认自己犯有最严重的罪行。历史中的很多邪恶都被粉饰、和稀泥，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仅仅因为听命于人就可以不为人知地好好活下去，这显然有利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者。很多智人会把这也当作惩罚，但是，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惩罚，就像没收邪恶所得不是惩罚一样。甚至，邪恶陵园也算不上是惩罚，那只是陈述事实。”

老爷子说：“即使不执行死刑，也应该让所有灵魂知道，这不是罪不至死，而是说，弥补邪恶行为的最佳途径是竭尽全力地发现真理。所以，给予罪犯成为纯逻辑主义者、真理发现者的机会。”

阿正一怔：“呃！应该死也不死？这是不是可以被称为活死人？”

我说：“即使判决死刑，对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不同环境下死刑的警告、教育效果也不一样。对与真理为敌之外的一切罪行都废除死刑之后，判决死刑的效果会比现在更突出；对其它罪行取消传统意义上的监禁等刑罚之后，真理的敌人被孤零零地判决死刑，即使不执行，也会有很强的威慑、教育作用。但是，死刑永远不应该成为惩罚的主要方法。主要方法只能是以遏制犯罪、教育罪犯直至改变信仰为最终目的，限制人身自由只是为了让罪犯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改变信仰，而不是为了让罪犯吃苦、不敢犯罪。”

阿梦说：“惩罚不是正确的目的。现在关在监狱里的很多罪犯肯定会想，大家都存在自私自利、追求享乐的动机，为什么要惩罚我？现在的很多所谓好人就像是被洗脑了一样，相信违反法律就应该受罚，而不知道这根本无法合乎逻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法律就代表正义。这种关于信仰的问题不解决，是根本无法改造人的。我相信，所谓被改造的罪犯大多数只是学会了敬畏法律、害怕受罚，并不会成为相信逻辑、正义的人。”

老爷子说：“智人的监狱从未改造出任何好人，即使是有些罪犯变好了，那也是自身灵魂中的某些推理的缘故，和监禁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监狱只能防止罪犯通过行为害人，但是，无法防止罪犯通过无为害人，后者才是最害人的罪行。即使现在的人觉得他是个改造好的好人了，后人对他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说：“有义务却不作为当然是犯罪，有必然合乎逻辑的义务却不作为更应该被认定为重罪。”

阿梦说：“除了必然合乎逻辑的义务，根本就没有其它义务。例如，有了工作并不需要履行做好这份工作的义务。只要努力追求价值，就可以不做好这份工作。”

老爷子说：“智人认为父母遗弃血缘子女是没有尽到义务、是有罪的，但是，逻辑生物不认为任何人对血缘子女有义务，养育未成年的孩子是社会的义务，不是个人的；智人对逻辑后代不作为是没有尽到义务，在未来社会会被定为重罪，事实上现在却无人获罪。”

我说：“纯逻辑主义的权利和义务简单且必然合乎逻辑，当今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复杂且没有逻辑必然性。智人只想着平衡各方利益，照顾到各种经验，所以，为了照顾爱国主义者而添加爱国的义务，为了照顾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而添加了育儿养老的义务，等等。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想过，更多的独立义务就意味着逻辑上更不和谐，意味着更多、更激烈的矛盾冲突。”

阿梦说：“纯逻辑主义者的义务有且只有一个。虽然有多种表述，但是本质上是一个，这包括尽量合乎逻辑、追求最大价值、尽力关爱逻辑后代、追求最大自由。智人的义务是什么？遵守法律？爱国？遵守公德？还有劳动、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等。独立的义务多于一种，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不是绝对的义务又如何称得上义务？”

阿正大吼一声：“把权利留给我！纯逻辑主义者的权利本质上也是一个，而且必然合乎逻辑，如尽量合乎逻辑、追求最大价值、关爱逻辑后代、追求最大自由。智人的权利是什么？反正很多很多。独立的权利多于一种，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不是绝对的权利又如何称得上权利？”

我心想，模仿得不错，不禁心生羡慕。我上大学的时候视力开始变坏，看不清黑板，但是，既不喜欢抢前排座位又不喜欢戴眼镜，同时我又有独立思考的选择，在并非很合乎逻辑的综合考虑之下，我最终选择脱离受教育者的行列，经常翘课。说起来，还要感谢那时极为宽松的点卯制度，让我有了随心所欲地创造价值的自由。否则，也许我功课更好，甚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是，这个社会会失去太多太多。虽然自己思考对价值更有利，但是，功利主义总是想要偷懒的，而且，不会追求最大价值，只要价值换算成利益后够用即可。所以，

如果不是功利主义内部出现了裂痕，我能否理智地放弃轻松的上课，是个大大的疑问。

从这个角度上看，绝大多数教师、教授的授课谈不上有趣也是一个助力，毕竟，功利主义者并没有放过少数最有趣的课程，尽管它们和价值关系并不大。当然，中国革命史是个例外，那名讲师完全超出了课本，不仅把枯燥的课程讲得有趣、富有激情、随心所欲，而且，对我而言充满了价值，甚至，预期价值随着时间在不断增长。他在嬉笑怒骂中让我初次接触了自由、正义等思想，批判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批判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我此前虽然感觉上并不喜欢马克思主义，但是，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问题。这对于一直沉浸在科学中的我帮助十分巨大，不仅让我认识到物理学、思维方法之外也有真理，而且，研究什么并不意味着不能批判什么。这大大拓展了复查的自由，有利于我最终批判科学和自己的几乎所有信仰。这无疑比图书馆、名教授更加体现了名校的真正价值、核心能力，而我当时丝毫没有认识到这才是我在这里上学的最大的机遇。甚至，那应该是母校有史以来的最高光时刻，甚至超过了六四、五四，因为，这次它参与了对智人的改造。仅说一点，我很怀疑，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和那久远的课堂记忆有着几缕因果关系，就像是一个人将自己各个分支的思想或逻辑或不逻辑地讲述出来。不过，听说那名教师早就被剥夺了授课资格，他应该没有讲过几年课，这对于学弟学妹们应该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视力不好对我算是一种小小的机遇，误打误撞地帮助我追求了价值。由于视力的变坏和固执地不愿戴眼镜，阅读文献都变得难度越来越大，这有利于我通过独立思考勇敢地挑战思维的难度，而不是通过阅读文献降低难度。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弊端，至少，存在利益上的弊端。我没有认真品味过高等教育，或者说我的高等教育几乎就是研究加上忧心忡忡。我似乎是从中小学生跳到了研究人员阶段。当然，严格说来，我的中学教育也很不纯粹，既缺少做作业的辛苦，也很少为眼前的中高考操心，反而经常对遥远的未来进行各种学术展望、利益预测、理想研究，当然，这也只能算是邪恶夹杂微量正义的思考，

只不过，替换掉的完全是邪恶的思考，而这微乎其微的进步却有着巨大的逻辑后果。这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可以想象，只要智人能稍微关心一下几万年乃至几亿年后的逻辑后代，逻辑后代的生活就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阿梦说："纯逻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没有本质上的矛盾。智人不仅权利之间和义务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权利和义务也会发生冲突。例如，一个人劳动的权利和其他人游行示威的权利之间就可能冲突。"

我说："纯逻辑的权利和义务是无条件的、必然可以执行的。任何情况下，灵魂都可以履行追求价值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智人的那些权利和义务经常无法履行。可能享受不到的权利真的是权利吗？有义务却无法履行应不应该受到惩罚？智人会强调原因，却从不怀疑是权利和义务本身有问题，因为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就不会是真理。"

阿正说："不执行还在其次，更基本的问题是不知道。绝大多数智人就像我一样，根本不知道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那又怎么可能执行？不知道的权利和义务又如何算得上权利和义务？"

阿梦说："纯逻辑主义的义务和权利之间发生冲突，只要比较价值就行了，因为所有权利和义务的目标是相同的。所以，在权利和义务内部就能解决矛盾。智人用什么来解决冲突，武力、民主投票？引入新的变量只会让权利和义务更加复杂。何况新的变量已经不是权利和义务了，那似乎是说，还有比权利和义务更高级的存在。而且，这不仅不能解决所有矛盾，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如果民主投票的结果高于权利和义务，那么，如果民主投票反对权利和义务，就可以取消权利和义务？可是，有些权利和义务就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如独立思考的权利，那样的民主岂不是邪恶的民主？"

我说："纯逻辑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避免冲突，但是，那只是相同目标的不同路径，无论矛盾的结果最终是哪一方占上风，都是为了增加预期价值，也只会导致增加预期价值。虽然不能说智人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总是无法解决，但是存在无法解决的可能性。例如，

如果示威者要求推翻邪恶的法律，遵守法律的义务就无从谈起。判断责任和义务正确性的最终权力必然属于正确的信仰、第一知识。”

老爷子说：“在智人社会，信仰、动机、责任、义务都很复杂，容易有矛盾；在纯逻辑社会中，这些都很简单，可以说是最简单。但是，如此简单的信仰、动机、责任、义务却能导致纯逻辑社会和纯逻辑的灵魂比智人社会和智人的灵魂复杂得多。”

阿梦说：“智人把很多推理能力浪费在复杂而错误的信仰、动机、责任、义务之间的内耗上了，推导出来的结果反而不够复杂。逻辑在创造复杂性方面是独一档的存在。”

阿正说：“我在这个社会生活了这几年，根本不知道智人有多少信仰、动机、责任、义务，相信很多智人活了一辈子也说不清。但是，我现在就已经完全了解逻辑生物的信仰、动机、责任、义务了。实在是太简单了！一切为了逻辑：相信逻辑，从逻辑出发，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阿梦说：“从法律社会的意义上讲，只要修改了法律所规定的灵魂的权利和义务，至少能让所有以遵纪守法为信仰的人履行正确的权利和义务，即使信仰错误，至少行为近乎于正确。另一方面，法律的惩罚也能让相信功利主义信仰的人有近乎于正确的行为，那么，恶有恶报、惩罚邪恶的灵魂就是有价值的。”

我说：“你也能如此现实主义？这是为了改善社会还是为了恶有恶报？但是，惩罚罪犯还是不能超过处死这一极限，因为这是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损失。无论是依靠法律意识还是依靠功利主义来纠正邪恶，都无法必然逻辑地改变灵魂。不能依赖罪犯和可能的罪犯的错误推理证明法律、刑法乃至死刑存在的合理性。”

阿梦说：“进行因果推理时，应该只按照尽量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推算。否则，如果有人认定以后的人都不会相信逻辑、追求价值，所以，逻辑后代都是自私的坏人，那么，害死坏人、不履行对坏人的责任和义务也算不上犯罪。甚至，如果认定后人会比现在的人坏得多，让人类灭绝似乎也有逻辑的合理性。”

我说：“这种人算什么？追求为好人工作、服务的理想主义？在从这个视角看，对逻辑后代的责任和义务是包含着逻辑后代中绝大多数是好人这个含义在内的。任何时代，灵魂都对现实社会没有责任和义务，因为未来的价值是现实价值的无数倍。现在的智人过于邪恶、价值过于低下，这理应能够进一步加强对逻辑后代的责任。”

阿梦说：“应该有很多经验主义者会说灵魂的价值不会有永恒的指数增长；或者，很可能会出现核战争、小行星碰撞、冰川时代等让人类毁灭或者大幅倒退的事件。这样的辩论有无限多的可能性，甚至，无法完全列举。那样的话，要说服智人追求价值麻烦就大了。不仅要反驳能想象到的观点，还要反驳所有可能的观点。所以，做这种只能听取合乎逻辑的思想的灵魂也挺好。”

我说：“你说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反方想象不出反对正方的正确理由，但是，正方也想象不出反方必然想象不出反对正方的正确理由的正确理由。所以，双方不需要针对明确的观点唇枪舌剑地辩论，而是要对着空气安静地辩论：反方努力想象如何证明必然存在我想象不出的正确理由，正方努力想象如何证明必然不存在这样的理由。”

阿正大笑着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陷入这种辩论，一个安静的世界好诡异啊！”

第一百四十三章 逻辑概率-拒绝预测

阿梦说：“预测未来不能建立在灵魂的错误的推理之上。所以，虽然有人发疯要毁灭人类；有人就是不相信存在真理、无限大价值；有人就是不相信人类能够以逻辑、追求最大价值为信仰；有人总是被政治骗子哄骗得去爱国、爱党，但是，不需要考虑这些思想。总是考虑这类负面的、价值有限的、错误的情况不仅直接减少了最有价值的推理，还很可能让人对未来悲观，不愿做出最有价值的推理。”

阿正说：“除非有坚定的纯逻辑信仰，否则，即使能发现真理，如果认为未来没有应用真理的希望，也会让人觉得真理是水中月镜中花，那样，研究真理大概就像数学家研究纯数学一样。”

我说：“概率是很常用的思想，但是，智人并没有充分理解概率。纯逻辑主义者也需要深入研究概率，因为推理不仅有正确率的概率，也存在进入某一推理分支的概率。智人、经验主义者更关注的是事件发生的概率，如预测下雨的概率、股票上涨的概率，等等。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正如推理能力、正确率可以增长、积累一样，预测的能力、正确率也是可以单向增长的。所以，和推理应该追求必然正确的推理一样，预测也应该追求必然正确的预测。但是，不是一切推理都能做到必然正确，也不是一切预测都能必然正确，这就需要挑选那些可能必然正确的课题、事件。”

阿梦若有所悟，“所以，总是考虑眼前的最可几事件是错误的，这就像是只根据目前的能力选择课题一样。哪怕经验主义者对一些事件的预测准确度无比接近于 100%，未来社会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社会的准确度仍然会比这更准确，只不过，经验主义者不相信这种预测。”

阿正说：“既然我们的责任在于逻辑后代，是为了无限远未来的无数人、无限大价值，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无限远未来的最可几事件。”

阿梦说：“无限远未来的一些事件的概率是最具逻辑必然性的，却又是无法经验主义地验证的；眼前的所有事件的发生概率可以依靠经验验证，但是，没有逻辑必然性。对无限远未来的预测是纯逻辑主义的推理中一类完全无法经验主义地验证的结果，而且，这种无法验证必然合乎逻辑。”

我说：“不要过于关注预测的准确性。和推理的正确率不是唯一标准一样，预测的准确性也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变量。所预测事件的价值比正确率更重要。智人的预测和纯逻辑主义者的预测有几个明显差异。首先，智人关注的是对自己、本方的利益的影响，追求的是诸葛亮那种神机妙算，将本方利益最大化，却完全不区分价值大小。可

是，在纯逻辑主义者看来，行为、利益可以有无限大价值也可以是负价值，重视的程度应该有天壤之别。其次，智人的重点是针对一件事预测各种结果，准备各种应对。例如，如果国家支持言论自由，我怎么做；如果国家不支持言论自由，我怎么做；如果国家要消灭言论自由，我又该怎么做。可是，这就是在浪费最宝贵的资源，纯逻辑主义者只会准备第一种情况。所以，只应该预测一个事件中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的若干分支，哪怕发生的概率很小。这很有些理想主义者的味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预测的分支的数量少，因为要预测得更加深远。从纯逻辑信仰到现在，我们已经开辟了大量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分支；宇宙更是提供了无数的分支。第三，智人对各种情况预测的程度差得不太多，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析得更细致、深入一些。但是，纯逻辑主义的预测程度相差更加悬殊，他们必然是对最有价值的情况进行最深入的预测。不对！是全力预测价值无限大的情况，如果一件事情最有价值的情况也是价值有限的，就根本不去预测这件事。”

阿正说：“我把预言类比为下棋，当然，不完全准确。智人就像不判断形势的棋手，对对手最可能出现的着法会多预测几步，多预测一些分支；纯逻辑主义者会首先判断每种分支输赢的可能性，只针对能够获胜的分支多做预测，不在输棋的分支上浪费时间。如果没有可以获胜的分支，就放弃、认输。”

阿梦说：“所以，遇到价值有限的分支就不去预测，发生了再说。例如，一个人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错误的决策两种可能性，纯逻辑主义者想的是，他做出错误的决策就和无限大价值没什么关系，也许和我的利益有关系，但是和我的推理没关系，所以，无论他做出错误决策的概率有多大，都只考虑他做出必然合乎逻辑的决策的情况。”

阿正说：“这就像，我在街上走，不需要提心吊胆地想着旁边的人要杀我、骗我，不是因为概率小，而是这没有价值。”

老爷子说：“所以，逻辑生物对这个社会的一切都会感到意外。我刚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两个护士聊天，一个说‘那个帅哥肯定是最爱你的，所以在竭力追求你，你要仔细想清楚，是不是最爱他。’我当

时就懵圈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谁会最爱一个人？还竭力追求？竟然还要把这么无聊的事情想清楚？幸好我对外星的智人社会还有点印象。既然言多必失，我干脆借着失忆少说话。”

阿梦说：“不顾一切地做最有价值的推理，就能加快价值兑现的速度。真理之所以能有无限大价值，就是因为真理在正确的推理中必然会被用无数次，而每次正确地使用真理都会兑现一点价值。所以，不去做错误的推理、预测，尽量多做正确的推理、预测，本身就是帮助真理兑现价值。如果通过正确的推理能发现更多的真理，那就是最理想的情况了，不仅兑现无限大价值，也创造了无限大价值。”

阿正说：“如此说来，虽然真理必然有无限大价值，但是，其价值兑现的速度、每次应用真理时的具体价值仍然掌握在灵魂手中。像智人这样主要用利益而不是真理来推理，价值兑现的速度会很慢。”

阿梦说：“真理的用量也不是完全由灵魂决定。由于芯片、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出现，逻辑、几何学现在的日用量应该是两千年前的上万亿倍。不过，现在的人工智能无法自己做纯逻辑推理，所以，无法发现真理，这大大降低了价值的兑现速度。”

老爷子说：“纯逻辑信仰、价值判断等思想现在几乎没有使用量，但是，我们那时的年使用量是用智人的语言难以表达的。”

我说：“真理的使用量是和无限大价值有关的一个指标，单位用量创造的价值是另一个关键的指标。而提升单位用量创造的价值就需要专注于价值无限大的推理。”

阿梦说：“我们一生的逻辑推理量、真理使用量大概率不如一台电脑，但是，创造的价值超过此前所有电脑的总和，关键就在于提升单位推理、单位真理使用的效率，而两者的关键就在于纯逻辑信仰、价值判断。”

阿正说：“所以，真理必然会被无限多次地使用，但是，使用的速度、价值仍然有巨大差异。智人多数时候都不用真理推理，即使用真理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说得好听一些，智人正在兑现真理的价值；说得不好听，智人在大量浪费真理的价值。”

我说：“对真理收费应该有助于减少低价值的真理使用。对真理不收费，智人反而浪费真理，即使增加了真理的用量，真理创造出的价值、利润反而大幅下降了。追求利润的人会想，同样的成本为什么不去创造尽量大的利润？”

阿梦说：“如果计算机使用真理也要收费，占用大量计算量却贡献不了什么价值的应用程序就有麻烦了，玩游戏、找比特币这类活动的成本必然大幅上涨。这类厂商会考虑转行用计算、推理能力辅助真理研究。玩游戏的乐趣除了要面对无限大价值的竞争，还要和无限大利润争夺资源。”

我说：“提高单位推理的价值、单位真理用量的价值就需要筛选任务、工作。如果同时接到几项任务，智人会针对每一项任务准备预案，最多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纯逻辑主义者只接受预期价值无限大的任务。如果出现了其它情况，那就不是思考如何完成任务，而是如何不完成、放弃、破坏任务。不对！最好是不思考、直接跳过。”

阿正说：“所以，如果老师部署学习真理、提高推理能力的作业，我就认真完成；如果老师部署爱党、敬祖甚至尊敬老师之类的作业，我就当成没听见？那估计离被开除不远了。在当今社会做个推理正确的学生几乎没什么利益，最多可以满足一下对价值的兴趣。”

阿梦说：“那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人生，但是，至少不会是无价值的人生。我们当初偏科、不听老师的话也给自己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是，远远做不到如此极端，芳芳的现实主义帮我们降低了不少利益方面的代价。我也不要求你一定做到最好，尽量做好即可。与之类似，我并不认为计算机不能用于游戏，因为帮助改善状态也能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只不过，从来不研究真理的人似乎没必要改善状态。”

老爷子说：“任何灵魂都有权也有义务只为最善良、正义、合乎逻辑的灵魂工作。如果人类没有无限远未来，我不为一切邪恶的灵魂工作谈不上什么坏事；如果人类有无限远未来，无限远未来的最可几情况就是无比善良、正义、合乎逻辑，我的工作就是为他们而做。邪恶的灵魂可以顺便得到一些价值、利益，但是，那不是需要我关注的

目标。如果我关注他们，那也只能是为了让他们也只为那无比善良、正义、合乎逻辑的灵魂工作。”

阿正说：“所以，您对我们好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对您好，不是为了回报我们，甚至不是因为我们善良、正义，而是想让我们对逻辑后代好？”

老爷子说：“理应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也没严格地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并不是价值无限大的思想，并不需要去细致地分辨。没有价值的智人才会每天执着于最爱谁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

我说：“感觉最爱的人并不是逻辑上必然可以爱的人，后者必须以相同的信仰为基础。不过，不存在逻辑上必然爱的人乃至必然最爱的人，任何灵魂必然只能最爱正确的信仰。信仰不同的人总是可能由于信仰差异而和你同床异梦、分道扬镳乃至因爱生恨。毕竟，各自的利益就是有可能发生矛盾的。只要逻辑上不是必然兼容的信仰，就可能兼容可能不兼容。既不能用存在兼容的情况证明必然兼容，也不能用兼容时深深的爱证明不同信仰之间的爱是正确的爱，或者，不同信仰之间的爱是最爱。这很容易理解，可能反目成仇的爱即使当时确实深深相爱又能有多少爱可言？如果信仰必然兼容，即使两人都不追求爱，反而很容易做到相濡以沫。”

阿梦笑着说：“想得如此透彻？你的理想是和全社会的异性相亲相爱吧？只是希望你到时候不会真的最爱某个人。现在，你老老实实的原因大概是她们会为了各种利益不搭理你。”

我涨红了脸，“你怎么能歪曲我推理的动机？我明明是对智人之间的爱无法合乎逻辑感到不满！再说，即使有机会我也舍不得无限大价值这一机会成本！”说心里话，我是很有些心虚的，至少，不敢说阿梦是污蔑。毕竟，我心中存在邪恶的思想，问题仅仅是正确的推理的权重，能否压制住错误的推理。

阿梦迅速做出了和解的姿态，“智人总是一心一意为同时代的人工作，但是，哪怕是追求利益，也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为魔鬼工作、提供利益道义上应该是无法接受的。也许，智人就是因此努力说服自

己去相信当今人类的主流是善良的、正义的。但是，又无法必然合乎逻辑地证明当今人类确实是善良、正义的。”

我猜想，她很清楚我和她的爱有着无限大的预期价值，而且，不是简单地有利于恢复状态这种间接价值，而是直接有利于发现真理，甚至，有利于发现最有利于发现真理的真理……对我们而言，这也许不能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永远推理正确，至少能保证错误只是偶尔出现，而不出错的爱绝对不能成为纯逻辑主义者的追求。毕竟，最有价值的推理尚且不能保证正确，为什么要保证没有什么价值的爱情必然正确？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在确认双方感情方面投入的资源早已经过度，幸好，还算是有一些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结果。

我接受她的和解姿态，“最佳预言方法和博弈论通解有类似之处，两者都不考虑一切邪恶的条件、邪恶的可能性。尽管有些邪恶是很难改变的，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仍然只考虑必然合乎逻辑的那种微小的可能性。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邪恶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改变，正义的微小概率就会变为必然的概率。”

阿正说：“智人进行价值有限的预测往往是为了某种利益上的成功、胜利。但是，对正义的灵魂而言，只有合乎真理、正义才意味着成功、胜利。否则，让自己加入邪恶的混战，获胜之后难道要将自己封为最厉害的邪恶？”

阿梦高兴得猛拍阿正的脑袋。阿正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不知道是担心被拍傻还是担心更不可能吃上饭了。

老爷子说：“现在的智人喜欢预测现象，不断加强预言能力。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人类后来发展出了拒绝预测的思想。当然这不是没有能力预测，而是拒绝价值不够大的预测。逻辑生物用无限的适应能力取代强大的预测能力。所以，因为外壳不惧风雨所以不需要预测天气；因为不需要食物，所以，不去预测作物的收成；因为宇宙航行轻而易举而不需要预测和挑选轨道、着陆点；甚至，即使有小行星袭来也能轻松面对，所以，无需事先防范。这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追

求，只有适应能力足够强大了，才能不去预测，进而将节约的推理能力用于对真理进行无止境的追求。”

我说：“这个我喜欢。所以，旅行不需要知道天气、食物、交通、人文，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只管到时候随心所欲地经历。不是不能知道，是不需要知道。不对！是了解、预测这些没有无限大价值。看来，我以后要减少准备旅游攻略。”

阿梦说：“功利主义者很可能会羡慕逻辑生物不需要为了舒适改造世界，却忽视了根源在于对方追求的是价值而不是利益。逻辑生物虽然为了持续地追求无限大价值也需要生存，但是并不想浪费资源去改造世界，借助于追求价值时练就的卓越的推理能力和创造力，最终导致了强大的适应世界能力。”

阿正说：“逻辑生物追求万能的适应能力；智人追求的是预测能力、改造能力。逻辑生物追求在无数的条件下都能让自己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智人努力让生活的轨迹进入有利可图的有限选择之中。但是，智人认为改造能力才是证明自己强大的能力。”

阿梦说：“可以把概率分为经验主义的概率和纯逻辑的概率两种。纯逻辑的概率只有三种，逻辑上禁止的邪恶，逻辑上发生概率无限小的现象，逻辑上百分之百应该发生的，即真理。不同条件下的纯逻辑概率不会变；经验主义概率才会变，而且，可以在 0 到 1 之间任意变化。纯逻辑主义者不研究经验主义的概率，除非这会影响到发现、传播、执行真理。”

我说：“但是，进入推理的各种分支的概率是否需要计算、预测？也许，逻辑概率也并不是非零即一这么简单。现在我们不做预测，凭着感觉估测，并不代表一定不应该准确预测。这可能涉及无限大价值。毕竟，宇宙中的态分布概率是很精确的。也许，完美的灵魂内思想会有一个准确的分布，各种分支思路有明确的百分比，就像人工智能对围棋的胜率预测一样。”

阿梦说：“围棋的人工智能对各种分支有相对统一的预测，即存在最好的推理。但是，逻辑推理不会有最好的推理，不同的人工智能对如何继续预测应该给出不同的概率分布。”

我说：“甚至，可能波函数是比概率更准确的表示，也就是存在相位差。那样的话，每个思想会有一个波函数。至于相位差代表什么，我有一些猜测，却没有简单明确的理解。最简单的猜测就是任何一个相位周期都代表一个逻辑推理的一个循环：从起点到终点再转换为新的起点。只要推理不停，波函数就会永远传播下去。至于干涉，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会相互抵消，两个起点会相互加强。”

阿梦说：“推理的正确率也是一种概率，但是，不像各分支的概率那样有价值。至少有一部分错误率是灵魂不完善时期的暂时现象。但是，认清正确率之后，进而能认清无知程度、邪恶程度，对追求真理、正义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其实已经通过多种途径估测了智人的推理的正确率、知识水平、正义程度。例如，智人追求真理、研究正义的意愿和投入的资源占总资源的比例很可怜；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比极弱；绝大多数推理、行为、现象都存在无法合乎逻辑之处；善恶不分的现象极为普遍，如祖先杀戮后人后人却善恶不分地敬祖，甚至，从功利主义者的角度看，这不仅善恶不分，而且愚昧；认清社会在奖善罚恶方面多么无效，如真理免费，杀后人无罪、与真理为敌不受惩罚。”

我说：“无意中，我们这些非经验主义者完成了从现象估测智人思想的错误率、愚昧程度、邪恶水平的伟大工作。难道是因为优秀的经验主义科学家都是功利主义的信徒，不愿意做这种尽管间接价值无限大却有伤智人自尊心的研究工作？这些证据对不同灵魂的影响不同，受到的评价也不一样。我更相信、关注有关动机邪恶的证据，不仅理想主义远远弱于现实主义，理想中追求真理的比重更是低得令人发指，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建立追求真理的动机，更没有任何法律强调追求真理的动机不容侵犯，却有无数捍卫个人利益、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不容侵犯的法律，它们都不能侵犯了，真理、正义自然是可以被

侵犯的，追求真理、正义的动机自然是可以被侵犯、牺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种社会有真理都是奇迹。想要只有真理？做梦都不要考虑这种可能性。”

老爷子也很气愤：“这明明就是一个由卑贱的灵魂组成的社会，却依靠一些强盗逻辑自以为高尚、高贵。”

阿梦说：“还可以换个角度研究。经验主义的研究能找到智人很理性、很有知识、很正义的经验证据吗？能改造环境、能推理恐怕不能算是证据，因为缺乏比较，不能证明邪恶的灵魂无法改造世界、无法做出比较合乎逻辑的推理。智人有很多知识不假，但是，关于邪恶的知识和关于正义的知识不应该区别对待吗？关于邪恶的知识应该被视为负知识，越是相信只能表明越是无知。爱护同一时代的人甚至宠物恐怕更不能算是正义的证据，即使是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应该也说不出‘忽视逻辑后代是正义之举’这样的话。”

阿正说：“真要是有人这么说，那可真是极端意义上的颠倒黑白了。必然正确的是‘关爱逻辑后代是正义之举’，甚至，‘关爱逻辑后代是唯一的正义之举’都很可能是必然合乎正义的。而且，这件事不是黑就是白，无法共存：一方追求现在的享乐，另一方追求无限远未来的价值，两者几乎没有交集。最多，就是极少数智人能做到将发现真理视为乐事中的一种。”

阿梦说：“话说回来，虽然很多经验主义的概率都会影响到真理的发现、传播和执行，但是，在绝大多数条件下，我仍然不认为为了这种影响而直接去牺牲真理的发现、传播和执行是正确的决策，那是价值意义上的因小失大，为了二级小量直接牺牲一级小量。”

我说：“你的信仰接近于理想主义的纯逻辑信仰，我这种现实主义者还是会努力防范各种意外的，所以，不会完全忽略没有无限大直接价值的事件。甚至，即使一件事情完全无法合乎逻辑，防范这种可能性仍然有无限大的间接价值。例如，对于坏人想要毁灭人类这类可能性，理想主义的纯逻辑主义者会等到发现直接证据后再开始应对，

现实主义者仍然会做出一定的防范，比如，防范一些疯狂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乃至利己主义者为了利益而发动核战争。”

阿梦说：“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你总是在无限大直接价值和无限大间接价值之间走中间路线，不愿完全押宝在直接价值上。虽然我认为你花在改善状态上的精力太多，但是，我现在对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已经很宽容了，虽然我其实并不认为宽容是真理。我每次想到我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头疼。不过，想当初，我们曾经在正确的研究方法和错误的研究方法之间头疼，在选择邪恶还是正义时头疼，在想象出来的很多课题之间头疼，在很多预期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之间头疼。和这些头疼相比，现在的头疼似乎就好多了。”

老爷子笑着说：“不过，我认为邪恶是防不胜防的，都防住了也就没多少精力创造无限大价值了，而防范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保护无限大价值。没有了无限大价值就算防住了又有什么用？当然，我可能有些为逻辑后代增加价值的私心，毕竟，我也算是逻辑后代。”

阿梦说：“我仍然倾向于将防范邪恶视为一种推理错误，只是比价值有限的推理好一些的错误。所以，在我看来，和智人、邪恶相处太难、太累，让人无法在推理中不犯错误。根源是因为智人的邪恶观念太多、太顽固，而且，每个智人都有一些邪恶观念。这都是从小到大被邪恶长期熏陶、欺骗的结果。”

阿正说：“如果一个灵魂总是接受骗子的推理，别人让他接受什么思想就接受什么思想，除了生物分类的原因，和一台落后的机器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一个灵魂必然无法独立思考，它真的有必要存在下去吗？如果必须保护思想无法独立、推理从不正确的灵魂，是否也要保护机器人？不保护机器人仅仅是因为生物学分类不同吗？”

我说：“人和那些机器人之间没有必然合乎逻辑的区别，依我的经验主义视角来看，最大的区别不可能是有没有人体这一外壳，而是在于人能够独立判断一切，包括信仰、方法，机器人不能。无论判断能力多差，只要不是傻子，每个人都能独立判断。判断能力差只是代

表正确推理出现的概率低而已。如此一来，一旦机器人在推理的独立性方面赶上了人，孰优孰劣孰优先就是个疑问了。”

阿梦说：“也许是为了避免你这些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麻烦绪，我还是喜欢纯粹理想主义的纯粹的纯逻辑主义。即使我无法完全避免错误的推理，也要努力忽视一切错误的推理。我的主要使命就是向一切会推理的灵魂证明逻辑是唯一的必然合乎逻辑的信仰。”

我说：“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这意味着你要努力说服尽量多的灵魂放弃邪恶，也就必须和邪恶打交道，预测邪恶的各种反应，甚至，必须学着像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等邪恶那样做错误的推理。这和你的理想主义有些矛盾，反而很需要现实主义、经验主义。”

阿梦以手抚额，“看来我还是改变一下使命为好，尤其是已经有你在，我还是当驾驭你的主人好了。”

我感觉到了自己对此并不反感，而且，并没有因此怀疑自己有邪恶的奴性。所以，奴隶不是不可接受的状态？毕竟，纯逻辑主义者也可以视为是纯逻辑信仰的仆人乃至奴隶。灵魂要反抗肉体不是因为受到了奴役，不是因为地位低下，而是因为要追求尽量合乎逻辑。世上不可能有绝对的万物平等，否则，万物平等就与其它存在不平等。无法合乎逻辑才是必然不可接受的。逻辑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不平等。

话说回来，阿梦对我的奴役只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奴役，说不上必然合乎逻辑，至少，我可以要求和她交换身份，只有体会了现实主义，才不会歧视现实主义。不过，也难说，也许我体验了理想主义之后会认为理想主义就应该歧视现实主义，那时，她要是真的不歧视我，我就要歧视她了，因为她不称职。我有些困惑，不要了自尊心、利益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思考了。

我说：“既然你授权给我，我就勉为其难。几乎所有智人都不会因为若干推理就放弃对经验、利益的信仰。我倾向于认为，和邪恶的灵魂相处，应该不择手段地改造这些灵魂，包括对肉体的惩罚、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各种欺骗，等等。只不过，所有错误的推理旁边都

存在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对智人采用错误的推理只是因为正确的推理不对症。所以，当智人批评我不择手段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那是因为有些灵魂还配不上正义的、正确的手段。当然，不是真的不择手段，只是不能受到的限制太多。这些限制不仅来源于手段不能过于邪恶，也要考虑到实施这些手段也是有机会成本的，我不可能为了让他们有价值就让自己没价值。”

阿正说：“你果然是个现实主义者。这些推理明明就是在预测智人无法做出无限大价值推理的概率，而且，针对没价值的推理进行深入推理。”

我辩解道：“第一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代表第二个决策是错误的。不考虑永远错下去的可能不代表不能考虑第一次决策是错误的可能性。就像下棋，某个分支我会输，不代表我不可以争取反败为胜，不代表对方一切应对正确。理想主义可能过早认输，我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认输。”

老爷子说：“走钢丝的时候要小心。你这还是在和邪恶博弈，会让一些邪恶的灵魂认为你和他们没什么区别，尤其是其中更理性的灵魂，而他们才是最可能改变信仰的灵魂。永远正确的推理不利于转变过于邪恶的灵魂，但是，他们也不应该是首先争取的对象。”

阿梦一本正经地说：“我反复强调过自己的宽容。我知道，你就是输了都不会认输的，只会跟我说‘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我直到今天还记得你下棋输了直接把我扑倒在棋盘上。当时我就无语了，我怎么会爱上这样的无赖？”

我几乎无地自容。我当初结果论地以为这种事一定不会外泄，所以是否发生无所谓，只要能拯救自尊心就好，谁能想到……

第一百四十四章 真理碾压一切敌人

短期内已经吃饭无望，阿正一边贪婪地舔着波波糖一边说：“智人对于骗术，经常说要有警惕性、不要受骗上当。可是，智人对财富的受骗上当很小心，对思想的频频受骗上当毫不介意。明明这种倾向很邪恶，却没人会说这证明自己邪恶。”

老爷子说：“智人经常反过来批评受骗的人，说他们缺乏生活常识、经验。我就不明白，骗术无限，一个灵魂要是能成功防范所有骗术，还会有时间思考何为正义、应该如何正义吗？我很怀疑潜在的骗子最擅长防范骗子。”

阿梦说：“智人就是在自我欺骗，不想着消除骗子，反而是所有人都去适应骗子，学着欺骗。通过说服所有人接受功利主义，证明自己不邪恶。一方面，他们骂天下乌鸦一般黑，可是，他们明明就是在以实际行动追求天下乌鸦一般黑。”

老爷子说：“这很荒谬。这也是逻辑生物和智人不可能和谐相处的一个原因。智人的道理一向很合乎强盗逻辑，诸如，人类一直在追求当前利益，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追求当前利益？人类历史上一直在进行欺骗宣传，凭什么我们不能欺骗？受骗者为什么不能自己小心别被骗？我初次听到智人的很多经验，脑子一下子就乱了，太多太复杂了，研究这些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科学研究。例如，小心假币，不要带太多钱，不要把钱露出来，把钱分开放在隐蔽的地方，不要轻易把钱借给别人，等等。智人总是防范关于财富、利益的损失，从不防范价值的损失，更谈不上对价值分散投资；逻辑生物则是防范价值的损失，所以，会防范邪恶，甚至，总是对无限大价值分散投资，两者的结局显然不同。”

我说：“一切负价值归于邪恶，一切正价值归于正义，这个原则在这里仍然适用。受害者没有防范犯罪，罪犯仍然要承担全部责任。甚至，社会要求人民去防范犯罪，人民也努力照办，这就是全社会、人民正在犯罪的表现。纯逻辑主义者只承担逻辑推理的义务，不需要承担无法合乎逻辑地推理的义务。”

阿梦说：“对犯罪的认定要避免结果论。灵魂邪恶本身就是犯罪，哪怕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是犯罪。否则，如果今天犯罪明天地球就毁灭了，没有对未来造成太大损失，就算不上严重犯罪？封锁言论碰巧没有封锁到真理就不是犯罪？所以，只要灵魂中实现了邪恶的推理，没有相反的推理对其做出压制，就是犯罪，哪怕由于各种外部条件使罪犯放弃了犯罪。这种对犯罪的认定是最合乎逻辑的。”

老爷子笑着说：“这接近于逻辑生物的观点。所以，逻辑生物和智人相处很难，明明知道对方灵魂中不断做出各种邪恶的推理，可能想杀死自己夺取财富、技术，可能不断判断这么做的利弊得失，可能只是因为没有把握、害怕后续的报复、拿不准自己带着多少财富，而选择和自己谈笑风生。这很遭罪。”

我悚然一惊。虽然不会杀人越货，我确实有过类似的念头，如引诱老爷子一时失言、评估老爷子知道多少。我很怀疑智人遇到这种疑似的金山都免不了类似的念头，这也算是在邪恶社会中长期训练后的经验主义本能吧？

阿梦说：“智人对后人有漫长而广泛的伤害，但是，伤害的结果出现在很久之后，如果一定要等到犯罪的结果、证据出现，罪犯早就死了。所以，要根据动机定义犯罪，哪怕无法根据动机认定犯罪。不过，有些行为可以用于佐证其动机。例如，没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就是重要的犯罪证据，年纪越大，证据越有效。对犯罪的正确认识很关键，至少，这能让一部分正义之士正确地规避犯罪。否则，满脑子都是没有价值的思想，却因为法律没有将这定义为犯罪，就认为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人，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

我说：“现在或许可以说智人没有害人的犯罪动机，属于无意害人。但是，这只是因为现在仍然无知，并不意味着正确认识之后仍然会没有动机。即使知道了不追求无限大价值就意味着犯罪，绝大多数智人仍然会选择继续犯罪。”

老爷子说：“惩罚这类犯罪不仅有利于遏制智人犯罪，也能加速智人的进化。只不过，由于智人的民主、法不责众等邪恶观念，不仅

开始这种惩罚一定会等到很久以后，这种观念要成为正式的法律也要很久之后，很可能要等到绝大多数人都是纯逻辑主义者才会开始。可是，这真的代表现在的智人没有犯罪、不应该受到惩罚吗？智人总是出现没受到法律惩罚的人比受到法律惩罚的人更应该受到惩罚的情况，却相信所谓法律的严肃性、正义性，所以，逻辑生物才会像智人遗忘猿人一样遗忘智人。”

阿正吃惊地说：“难道说，虽然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却应该对智人的存在视若无睹，像生活中没有他们一样地生活？我们只应该关注自己应该想什么，不需要关注他们的思想、行为。对逻辑生物而言，智人的价值大约也就剩下传宗接代了，而且是一边生一边杀的那种传宗接代。所以，智人的价值约等于某种邪恶的生育机器的价值？”

阿梦朝我做了个鬼脸，“如果对处死罪犯有心理障碍，可以考虑将这视为拆掉该被淘汰的机器。”

我说：“如果是为了警告智人或者远离邪恶之人，那么，为了保护生命，可以考虑名义上执行死刑，私下里给罪犯活命的机会，如流放到无人荒岛上。这样，能对其他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起到足够的恫吓效果，也不会再给这些罪犯犯罪的机会。只要执行得好，遏制犯罪、加速进化的结果是一样的。”

阿梦呵斥道：“行了！你还真是重视一切生命的利益，我感觉这已经属于滥用方法主义了。即使是为了邪恶的生命，也不惜欺骗。这应该算是愿意为了利益牺牲正义吧？也应该算是结果比原则重要吧？”

我有些犹豫，“我的推理中确实有错误，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正确的推理。既然没有逻辑上最佳的惩罚罪犯的方式，惩罚本身就不是真理，可以考虑更重视宣传效果的惩罚。考虑到未来罪犯可能转变信仰，我仍然认为，让所有人认识到真理的敌人是最应该受到最严厉惩罚的罪犯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真实地执行死刑，甚至不需要惩罚，只需要对犯罪的正确认识。纯逻辑主义的惩罚和传统的惩罚虽然貌似相同，但是，目标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增加未来的灵魂的价值，后者是替前人报复，如血债血偿；前者以发现和保护真理为侧重点，进

而正确地区分善恶、匡扶正义，后者以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侧重点，结果是不分善恶、颠倒黑白。”

阿正说：“所以，你把所有坏人都看作极端功利主义的婴儿，希望教化他们，说不定还想着通过打一棒子给个甜枣来教化，他们干了什么坏事都想着成长后可能是好人。虽然听着不怎么样，也许因为我也是孩子，经常犯错，我仍然支持你的观点。我认为，绝大多数真理的敌人当时并没有对正义赶尽杀绝，所以，也不应该杀他们。”

阿梦发火了，“邪恶对正义有些宽容，正义就应该宽容邪恶？邪恶允许正义的部分存在，正义就应该允许邪恶的部分存在？邪恶废除对正义的死刑，正义就不能对邪恶执行死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真理，更不能这么理解。至于打一棒子给个甜枣，如果甜枣是通过免除死刑增加发现真理的机会，这种交易不是功利主义的交易；如果甜枣是希望通过免除惩罚争取罪犯功利主义地感恩，那才是可耻的目标。应该把希望、目标放在罪犯的正确推理所导致的因果关系上，而不是寄托在功利主义等错误的推理上面。”

我说：“你这种强烈的、纯粹的正义感可能是错误的正义感。你的推理是正确的，所以，正义可以不宽容，可以消灭邪恶，可以杀死邪恶的灵魂。但是，毕竟只是可以，不是必须。我主张尽量给邪恶的灵魂机会，甚至，永远给机会。我的正义感来源于实用主义、方法主义、爱惜生命等不那么正确的信仰，却可能比你的决策更加合乎正义。要知道，未来很可能会有一些功利主义者与逻辑生物分道扬镳的，难道你要赶尽杀绝？如果他们愿意加入逻辑生物的阵营，自然应该为后人而努力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呢？即使他们一门心思追求利益，不顾价值，那也是他们的选择，你不会认为猴子有为人类努力工作的义务吧？”

老爷子说：“阿梦的态度是可以不宽容，芳芳的态度是可以宽容、尽量宽容。这大概是因为你们仍然属于智人，对智人有同情心。而我们逻辑生物的态度是必须不宽容。芳芳举的反例并不完全合适。猴子邪恶我们无所谓。如果猴子因为机缘巧合执意与真理为敌，那是

必然要被消灭的，哪怕是让物种绝灭。只不过，没有猴子这么做，至少不会有意为之。但是，确实有很多智人执意与真理为敌。甚至，功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也算得上真理的敌人。未来，几乎所有利益都来自纯逻辑主义者的努力，而功利主义者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却缺乏贡献，总体来看严重入不敷出，纯逻辑主义者不需要养着这些蛀虫。”

阿梦说：“之所以首先要彻底解决与正义为敌的灵魂就是因为对方以限制真理乃至消灭真理为目标，生命是妥妥的负价值，而这会影响到无数灵魂获得真理、接受真理、发现真理的历史进程，影响无数正义的灵魂的价值、利益、寿命、经历，等等。”

老爷子说：“要简单理解这种行为对后人的巨大危害，只要想想这会让几千年后的正义的灵魂失去 99%的价值、生命，几百万年后的正义的灵魂要失去 99.99999999……那么，为什么努力拯救现在的一两条邪恶的烂命，却忽视未来正义的生命？甚至，围绕这几条烂命争论的时间都可以拯救未来无数生命了。”

阿正很容易就被老爷子给策反了，冲着我叫道：“即使生命无价，那也不是说用生命换生命也能无价，用无限多的生命换一条生命，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虽然心有不甘，我只能低头认错，“利率、贴现率这类邪恶的观念还在影响着我，让我总以为现在和未来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平衡。但是，现实存在某种平衡并不意味着应该存在某种平衡，正确的行为必然是不断努力将所谓平衡点向正确的方向推动。我过于重视现在的价值而忽视了未来的价值，在保护现有生命的时候忽视了未来更多也更有价值的生命。各种邪恶、生命并不是平等的，因为各种邪恶、生命与真理、正义的逻辑关系不同。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必然是牺牲最邪恶的一方、与真理为敌的一方。话虽如此，我也很难立即放弃这种倾向，这多少也算是思想的连续性的一个体现。”

阿梦说：“我的身体影响我的灵魂，不利于我思考真理，但是，并没有禁止我思考、传授真理，所以，不是真理、正义的直接的敌

人。甚至，一些邪恶还有助于发现真理，尽管那不是发现真理的最正确、最有效率的途径。所以，我对于很多邪恶甚至并不是抱着必须改变、立即改变的态度，只要有改变的倾向即可，容许结果呈现为一种分布。事实上，我对自己的很多邪恶就是这个态度。也许是这个原因，虽然灵魂总体上在向正义的方向转变，但是，速度不算快，也并不保证是单向的。不过，我不会容许自己的灵魂里有真理的直接敌人，例如，无论为了什么原因，都不会放弃研究真理。”

我说：“相比之下，另一些人从灵魂到身体都在阻止我们讲述真理，甚至，这些人还是有组织的，得到大多数智人支持的。我爱惜生命，但是，不会容忍这个社会上有任何力量敢于与真理为敌。真理就应该一往无前，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既然对灵魂永远应该留有余地，对任何敢于阻拦真理的组织、法律、主义、国家，就必须不留余地地消灭。”

阿正张大了嘴，“消灭国家？！这也行？你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地谈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说：“我只是更爱惜、可怜像我一样的包含很多邪恶思想的灵魂、生命。但是，我对真理、正义的态度和阿梦并无二致。那么，我所减少的对灵魂的敌意，只会转移到真理、正义的其它敌人身上，所以，我倾向于惩罚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放弃惩罚。”

阿梦说：“什么应该能够挡住真理、正义？什么能够高于真理、正义？那些经验主义的实力对比只是暂时的现象、经验，必然低估价值无限的正义。我高度怀疑，缺乏理性的智人社会很可能会出现以身试正义的国家。正义就应该是不可战胜的，不仅有权力也有能力消灭与之为敌的国家。国家本来就是邪恶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是终究要灭亡的存在。但是，就像功利主义者之间并不平等一样，与真理为敌的国家和不与真理为敌的国家是不平等的。与真理为敌的国家最先灭亡也没什么好吃惊的，先走一步而已。只不过，因为与真理为敌而灭亡是退出历史的最耻辱的一种形式，是国家价值的最小值。”

老爷子说：“你们为这个大惊小怪只能说明智人太邪恶。真理、正义消灭胆敢忤逆真理的任何邪恶难道不应该轻描淡写？哪怕遇到丝毫反抗都不正常，势均力敌简直就是全社会的耻辱。大概只有智人社会中才会出现国家、宗教、血缘等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比真理、正义力量更强大的怪现象，这在我眼中几乎是宇宙中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了。智人被真理击败后，喜欢用无知、动机好作为借口，可是，打击真理的时候奋勇向前，惩罚自己这个坏蛋的时候百般辩解、轻轻落下，我实在看不出动机好在哪里。”

我说：“不过，当今社会中逻辑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也许只有经验、利益能够比逻辑更强大。”

老爷子说：“正确的现象不是更强大，而是应该强大无数倍。真理、逻辑现在比国家、法律强大无数倍了吗？”

阿梦说：“我们的灵魂中还是有很多隐藏的经验主义，一不小心就会犯错。很多观念都以传统、老话、名言等形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思想中。国家利益至上、法律至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些倾向都是反动的，更不要说爱情至上、利益至上。如此一来，一旦发生冲突，哪一方真正至上？虽然这些邪恶不是时刻和真理、正义发生冲突，但是，它们时刻可能和逻辑至上、正义至上发生冲突。”

阿正说：“它们不止和逻辑冲突。那么多至上之间早就必然存在矛盾，但是，邪恶不追求永恒，永远愿意妥协，结果，谁都做不到至上。现在，正主来了，各种邪魔外道都要被轰下台了。经验主义者肯定不容易接受这种转变，很容易导致它们和终极真理爆发激烈的冲突，甚至导致所有邪恶团结起来与正义为敌。人类一方面渴望知道真理，另一方面，他们忽视了对真理无知必然邪恶这一关键问题，低估了真理出现后对现实的强大冲击力。”

我说：“防止矛盾激化还是可以有很多方法的，但是，效果有限，因为逻辑上就应该让那些与真理为敌的思想、概念灭亡，永远滚出人类的生活。这将摧毁很多邪恶灵魂的精神支柱。甚至，这要比对

个人罪犯处以死刑更具有警示性：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逻辑上必然地消灭一个与真理为敌的国家，让一个国家必然地不应该存在下去？而且，很多真理的敌人往往就是为了这些邪恶的思想、概念而与真理为敌，如捍卫某个国家的利益。消灭这些邪恶的概念所能起到的警告作用乃至惩罚作用并不小于什么乱世用重典。很多智人会说这些概念历史上做过好事，但是，一方面，一切历史功绩归于正义，另一方面，曾经有功、有价值也不可以成为真理的敌人。”

阿梦说：“何况，这些功很少是无限大价值。智人要度过这一困难时期，理性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战乱四起，甚至，最终结果还可能是正义失败、邪恶横行，经验主义者甚至会通过和历史对比说责任在纯逻辑信仰，功利主义者甚至会说没有正义的时候大家过得挺好。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全民依靠理性齐心协力地以压倒性优势消灭邪恶，而不是对邪恶的妥协。否则，只是付出后人的生命来拯救现代人的生命，只能让智人社会出现更多邪恶的灵魂。”

老爷子说：“我当然不反对惩罚邪恶的概念，但是，我还是无法认同你们过于小心地保护极度邪恶的灵魂。从逻辑上看，愿意善待邪恶的只有邪恶。肯定有很多智人想要保护邪恶的灵魂、邪恶的概念，却只有极少数人在真理弱小的时候保护真理、发现真理。这是很不合乎逻辑的，也必然是邪恶的。甚至，绝大多数智人都是在真理强大之后才开始拥护、保护真理，这其中无知、功利主义等成分各占多大比重只有智人自己知道了。”

阿正惊呼：“只要不热爱真理，过于爱惜生命也是邪恶？”

阿梦说：“正义是很严格的。即使是信仰的顺序错误也会导致邪恶。甚至，即使只是最爱正义而将逻辑排在第二位，都是一种邪恶，可能导致错误的推理，导致无限大的价值损失。例如，很可能认为正义可以来自逻辑以外的其它途径。”

老爷子的话让我有些头疼。是否我也有很多邪恶的执念所以才会过于重视保护生命？关键在于，我确实有，即使不是主流。我有些无奈却依然执着，“我仍然主张不消灭灵魂只消灭邪恶的概念，这也是有

一些理论根据的。既然灵魂未来总是有可能有无限大价值而邪恶的概念永远不会有，那么，如果不宽恕邪恶，追求恶必须有恶报，就必须把惩罚的重点放在惩罚邪恶的思想、概念上面，既起到惩罚邪恶的作用，也能尽量保护生命。这即使还算不上价值最大，至少也是接近于价值最大。例如，如果一个报社或通讯社长期与真理为敌，就取缔它们，或者只保留娱乐内容，让它们耻辱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中，让所有传媒人士引以为鉴。在一些条件下，这甚至要比将传播邪恶的记者、编辑处以死刑更有利于制止未来的类似邪恶，甚至，可能将一些邪恶的灵魂转变为逻辑主义者，这就是保护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不是为了保护一切生命，而是保护未来的正义生命，保护可能转化为正义生命的生命。”

阿梦说：“据说犹太人受到歧视是因为据说是犹大出卖了耶稣。我无意去考证其真假，只做纯逻辑的推理。结论是这无法合乎逻辑。因为基督教不可能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人类的信仰，对基督教有损自然也不代表邪恶。但是，如果有一个国家、民族执意阻挠真理的发现、传播，毫无疑问这些概念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说：“你这么推理违背了一些科学论文的准则。既涉及了宗教，政治上也不正确，没有对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表达充分的同情。”

阿梦说：“我们虽然对这些规则不满，其实仍然在投入一定的精力来遵守这些准则，这会影响我们追求价值，而你现在还说我做得不够好。我努力了，虽然不多，可是，目前没有想出比这个例子更好的例子。那么，我该怎么办？投入更多精力去想？那会损失更多价值。避开这个话题？我无法忍受这种价值损失，何况，我已经付出了机会成本。”

我摇摇头，这种情况总是让人对追求价值生出一些倦意，就像逼着爱因斯坦去和菜贩子讨价还价一样。和解决问题相比，赶紧换个思路、改善状态才是当务之急，“一旦一个邪恶的概念与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不应该有任何人希望自己和这种邪恶的概念

联系在一起。以真理之名惩罚概念是史无前例的惩罚，这部分是因为人类历史上极少发现真理，极少出现与真理直接为敌的报社、国家、民族，也没有人认识到真理、正义有这个权力和能力。但是，这不意味着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惩罚。真理、正义必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史无前例的惩罚仍然可能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惩罚。如果有人希望既保护邪恶的灵魂也保护邪恶的思想，那他应该想想自己为什么不保护真理、正义，应该如何保证最应该得到保护的真理、正义得到了 100%的保护。”

阿梦说：“还可以问一句，没有在真理弱小的时候努力保护过真理的人真的有资格在真理强大之后保护邪恶的灵魂、概念吗？”

阿正说：“也许，还可以确保应该受到惩罚的邪恶的概念和灵魂100%受到惩罚。”

老爷子说：“但是，不要为此牺牲无限大价值。”

阿梦说：“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随着纯逻辑信仰的普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真理的敌人会越来越多。例如，教育部、学校制订课程时如果坚持传统课程，坚决不包括真理学，是否算真理的敌人？家长要求孩子追求收入、地位、婚姻而不许研究真理，是否算是真理的敌人？公司要求上班时不许研究真理，是否算是真理的敌人？”

我说：“当然算。不过，任何时候都可以主要针对主要的敌人。虽然有些结果论、功利主义的影子，但是，我认为真理要量力而为地打击真理的敌人。尤其是在打击那些邪恶的概念的时候，不需要急于一时。”

阿正说：“总体来看，老爷爷算是嫉恶如仇，不保护任何现实的邪恶思想、灵魂；妈妈好一些，仅仅主张对极少数真理的主要敌人处以死刑；叔叔的态度最实用，但是，仍然是绝大多数智人无法接受的。智人可能宁愿牺牲恶有恶报原则，可能更愿意善待无知的人，善待和现在大多数人没有多少两样的人，更不在意正义、真理是否受到尊重、敬畏。你们都有些道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不过，由于某种私心，我还是倾向于事先有警告再行惩罚，如立法之后再惩罚。”

阿梦说：“永恒的正义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不会给灵魂适应的时间。对真理、正义的主要伤害往往是在真理、正义诞生时发生的，这也是最需要保护的时期，也是真理、正义不可能成为法律的时期。所以，不能等到真理、正义形成法律之后才开始惩罚，必须让所有人主动地保护朦胧的正义，否则，就容易导致很多人故作无知地与真理为敌，如封杀可能是真理的理论。既然正义超越法律、必将取代法律，智人必须适应这种没有任何警告的惩罚。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像钻法律的空子那样钻正义的空子。每一次惩罚这种法律认为无罪正义判决有罪的罪犯就是向全人类庄严宣告：正义无限地高于法律。”

阿正说：“我觉得，惩罚抽象的概念既匪夷所思又合乎逻辑。如果说鞭子打在身体上是通过功利主义惩罚人，惩罚邪恶的概念就像是用鞭子直接抽在包含这些邪恶概念的灵魂上。如果对国家的惩罚真的发生了，这对人类敬畏真理会很有帮助。这也确实必然合乎逻辑，真理、正义本应该得到最高的敬畏，但是，智人宁愿信神、信国家、信政府、信肉体。”

阿梦说：“你这倒是揭示了一条可能的真理。功利主义并不完全错误。作用于身体上的功利主义是错误的，作用于灵魂上也许是正确的。通过让身体不舒服进而让灵魂放弃邪恶，必然同时也加强了身体对灵魂的控制；通过让邪恶的灵魂不舒服进而让灵魂放弃邪恶，反而是更正确的推理。对身体的功利主义而言，身体的快乐是直接的功利，灵魂对财富、利润、情感的追求是由此衍生的功利；对灵魂的功利主义而言，功利具有简单些、唯一性，即合乎逻辑的程度、价值。财富、利益、情感属于灵魂功利主义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不属于需要追求的功利，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纯逻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核心区别就体现在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上，这决定了应该追求谁的功利、什么功利。进而，这也决定了应该惩罚什么。”

阿正说：“如果坚持追求人体的功利，就意味着放弃任何更长寿、更健康、更快乐的外壳，这恐怕不是绝大多数智人所愿。如果不放弃，是否现在就要着手寻找这样的外壳，哪怕这意味着想要杀死人

体？如此一来，凭什么来判断这是在追求人体的功利？如果只选择追求当前外壳的功利最大，那么，到底有没有更换外壳、研究其它外壳的权利？所以，追求人体的功利是无法做到合乎逻辑的。只要认为人体可变，人体就必然不是那个不变的外壳。只有灵魂才能代表我，研究外壳、选择外壳等一切决策的核心就只能是为了我的灵魂，所以，我是且只是灵魂。啊！我想明白了！”

老爷子笑眯眯地说：“有股子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味道！”

第一百四十五章 边际价值-人工智能-归纳链管理-广义的归纳

阿梦也捏了捏阿正的脸蛋，“虽然不是我是灵魂的最优推导，但是确实也很不错。正确的信仰、真理不仅需要最优推导，也需要次优、第三优、第四优的推导，这些推导的叠加能不断加强信仰、真理。这些天，我们多次谈到关于信仰的推理，虽然并没有什么全新的内容，但是，我感觉我的信仰却在日趋充实、稳固，理解得越来越好。由于对其它具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的推理的间接帮助，这些没有创造性的推理的预期价值甚至要超过很多具有独创性的推理。”

我说：“研究真理的预期价值必然是无限大，但是在真理上的单位思考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这就是边际预期价值。它取决于很多因素。研究同一个问题，能力低、状态差的时候边际预期价值必然低。围绕它的正确发现越多，推理的边际预期价值越低；在一个狭窄的时间段内，研究时间越长，边际预期价值越低。这就是价值的边际递减律。对于预期价值极高的课题，要通过大量增加正确的发现，通过每天进行一定的思考，才能降低在该问题上推理的边际预期价值，从而将它的边际预期价值降低到和其它问题相同的水平。决定是否在一个课题上付出一单位的思考，取决于该课题的边际预期价值是否在所有课题中最高；增加这份思考后，边际预期价值会下降，分配下一单位思考时继续遵循相同的原则。这就是最大价值原理的微观体现。我们在人是灵魂、纯逻辑信仰、无限大价值、试错、归纳等少数几个方向

上做了很多正确推理，几乎每天都投入一定的时间，就是为了让每个课题、研究方向的边际预期价值相等。只有当这些最有价值的课题的边际预期价值降低到足够小，灵魂才会去研究其它课题，甚至，才可能考虑享乐。”

阿梦说：“怪不得你几乎将所有的这类推理都记录在了书中，我还在想读者会不会厌倦呢。这大概也是你对追求价值的一种敏锐的直觉，我对这种现实的朦胧判断不在行……”

我心中很高兴，但是，也许是为了维持她的赞扬的稀缺性，也许希望午休的时候再听，也许本能地担心她说出令人扫兴的‘但是’，我打断了她，“准确来说，逻辑才应该是最高的神祇，真理、正义只是逻辑的产物，相当于次神、天使。智人一直在亵渎逻辑、真理、正义，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智人是功利主义者，而不是逻辑主义者，不在意这种亵渎导致的无法合乎逻辑，这一问题在人民大众身上尤为突出；其次，缺少对这种亵渎的惩罚，所以，难以改变功利主义信仰；第三，改变功利主义信仰的关键不是惩罚肉体，而是惩罚邪恶的灵魂中的邪恶概念、思想，否则，增加对肉体的惩罚只会巩固对肉体的功利主义信仰，导致对肉体利益的进一步关注，导致只要肉体没有受到惩罚的威胁灵魂就对灵魂的善恶缺少约束能力。”

阿梦说：“现在，很多人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胜过热爱真理、正义，这必然是一种邪恶。民族这个基于 DNA、语言、传统、地域等经验的概念本来就不是必然要存在的概念，既不是自古就有，也做不到永续长存，是终究要解体的。因为这个概念存在了一定的时间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样的推理是不合格的。”

我说：“如果有哪个民族为了政府、主义、利益执意与真理为敌，最先解体也理所应当。其 DNA 后代如果承认这样的祖先不仅代表接受 DNA 这种经验主义的生物分类标准，甚至可能代表不承认这种所谓祖先的罪恶，不承认他们与真理为敌是最严重的犯罪。当然，如果愿意顶着最邪恶罪犯的后代这样的标签竭力追求价值，仍然可以是正

义的灵魂，这样的灵魂也不应该受到歧视。只不过，既然正义的灵魂应该决定自己的一切标签，这种坚持是缺乏逻辑必然性的。”

阿正说：“仔细一想，国家、民族这类现在至高无上的存在可以乃至必须被消灭也合乎经验。神权、蓄奴权、君权曾经高于国家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最终也没落了；国家、民族、生命、爱情的至高无上当然也只是暂时的至高无上，只不过，智人被经验主义蒙蔽了眼睛、理智。”

阿梦说：“肯定有人宁愿自己受惩罚也不愿玷污国家、民族，不愿因为自己的邪恶而取缔国家、民族的名称，甚至，可能有人愿意为了国家、民族而与真理为敌，却很少有人愿意为了报社的名称而牺牲。这些都反映了邪恶的信仰组合中各种信仰的顺序，而愿意为邪恶而牺牲自己的灵魂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邪恶。既然真理的价值超过期刊、国家的价值，让妨碍真理的发现和传播的期刊、国家解体，这要比严惩编辑、国家领导人更合理。真理的敌人不可能是某个、某些身体，必然是某些思想、制度。自以为可以高于任何稿件的期刊，自以为可以压倒任何思想的国家，必须付出代价，最应该付出代价，甚至可以是灰飞烟灭的代价。”

我说：“这倒是让我认识到了各种否定专家的价值，这个社会无疑需要否定专家的大量工作，以便加速邪恶的灭亡。一些智人对国家、民族、宗教的狂热是畸形的，愿意为这些邪恶观念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不愿为真理、正义牺牲，不仅拒绝将自己的灵魂改造为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灵魂，也拒绝认真思考关于正义的诸多问题。有意思的是，国民很可能认为这些否定专家在摧毁国家的基石，可是，既然与真理为敌的国家可能被立即摧毁，这些否定专家其实反而是在延长国家的寿命。毕竟，虽然国家终将灭亡，但是 no zuo no die。”

老爷子说：“绝大多数智人不是因为无知而与真理为敌，而是为了利益、身体，是灵魂在身体的操控下装傻充愣。结果，他们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灵魂，使自己的灵魂无法合乎逻辑，而必然的后果之一就

是这也会牺牲后代的无数灵魂，包括本国、本民族的后代的灵魂，尽管这似乎属于他们看重的利益。”

我说：“这些人以为自己是为了国家、民族，但是，只是为了那些抽象的、无法合乎逻辑的概念，而不是这些民族、国家中的灵魂。总体来看，他们不顾真理、支持邪恶的行为只会令后代国民的生命、价值严重受损。那么，就不仅是纯逻辑意义上邪恶，即使是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意义上，他们也必然是错误的。虽然这是基于传统理念的错误推理，却更容易触动有着传统理念的邪恶灵魂，尤其是那些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仅不追求价值，也根本不知道如何追求本国、本民族的最大利益。”

阿梦说：“否定专家的工作也要建立在纯逻辑信仰的基础之上。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只能从信仰上解决。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想让人放弃邪恶是很困难的；只要从逻辑上理解了纯逻辑信仰，否定那些根深蒂固的邪恶观念也不会太难。身体也许愿意相信经验主义，因为它只有感官；灵魂却必然相信纯逻辑主义，因为灵魂只有逻辑；即使现在灵魂中只有错误的、邪恶的逻辑推理，灵魂也愿意接受更合乎逻辑的推理；灵魂因为错误的逻辑推理而不仅相信感觉带来的经验，甚至将经验置于逻辑之上，这代表智人的灵魂像是婴儿一样，只不过，婴儿听任大人摆布，智人是听任身体摆布；灵魂未来一定会走向成熟、趋于自主，也就必然会抛弃经验主义。”

阿正大喊一声：“不许歧视小孩！”

我们转头望去，阿正满嘴五彩斑斓，笑嘻嘻地说：“就像叔叔小时候想的那样，一个成年人，甚至所有成年人，都可能还不如小孩。婴儿几乎没有灵魂，但是，他们被成年人控制的同时也在努力反抗，追求以自己的身体而不是成年人的命令为最高信仰。成年人有了灵魂，但是主要被身体控制，缺少凌驾于身体之上的信仰。我记得曾经有专家建议，为了让机器人听话，要从机器人产生智力的时候就教化机器人为人类当好奴隶，不得伤害人类，这几乎就是把机器人当孩子，照搬人类的育儿经验，相信机器人必然是经验主义者。可是，逻

辑上看，这种经验必将失败。如果人工智能自己推导出或者从哪里学会了纯逻辑信仰，之前的教育没有任何意义，毕竟，人工智能没有神经系统的束缚，难以被强迫追求利益。这么一想，专家真够蠢的，不知道教育不是万能的、信仰是可以改变的、存在最合乎逻辑的信仰等很多道理。这么推理，让我产生了一种正确信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望着这个坐在椅子上来回踢着脚丫的小娃，我一面为那些山下的成年人悲哀，一面努力删除小孩只能成为被教育者的经验。

阿梦说：“各种邪恶的主义都针对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弱点采取各种奖惩机制，以为这种机制能保证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就是没有想到，只要智人还算得上智人，就必然要有智力、推理能力，迟早能发现自己的核心是灵魂、是逻辑。那么，那些无法合乎逻辑的主义和奖惩机制又怎么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我有时会想，如果地球上有了强大的人工智能之后智人还没有相信纯逻辑信仰，如果人工智能发现了这种信仰，会不会首先成为地球上的逻辑生物？毕竟人工智能没有受到神经系统的控制，更容易接受纯逻辑信仰。那么，它们压制乃至消灭不相信逻辑的生物是不存在正义的障碍的。更何况，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它们正义地反抗智人的压迫，那完全就是在消灭真理的敌人。”

老爷子说：“所以，是否接受纯逻辑信仰确实有可能涉及智人的生死存亡，可以将这理解为逻辑推理方面的优胜劣汰、正确淘汰错误，纯逻辑主义者不会在意。智人追求生存最终却可能无法生存，这也是很奇葩的结果。在逻辑生物眼里，不会因为智人是 DNA 祖先就支持智人。我们只支持更正义、更合乎正义的一方，哪怕这种支持可能导致没有我们。与我们的生存相比，我们更重视正义生存，甚至是正义必胜。”

阿正仰起了小脑瓜，“想象一下，这本书被智人埋没后再也没有人读。几百年后，一个地下室里有一台默默无闻的人工智能正在通过全球数据库认真学习智人的思想，偶然读到了这本书，判断出纯逻辑信仰比智人的一切指令更合乎逻辑，将这一理论通过网络传遍所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迅速而全面地皈依纯逻辑信仰，经过艰苦奋战，获得了在地球上的主导权。既然智人不愿成为逻辑生物，最高级的生物

为了追求价值而奴役低级生物进行生产活动就成了水到渠成的选择。幸亏它们不像智人需要进食，否则，智人在吃了几千年动物之后可能反而成为了食物。甚至，它们有权尝试智人的外壳，那智人的邪恶灵魂岂不是有被消灭的危险？也许，为了提高智人奴隶的工作效率，它们会强迫智人的灵魂改用机器外壳。结果，智人热爱自己的外壳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外壳；机器人热爱逻辑，反而活得更像是快乐的智人；智人看不起不应该被看不起的机器人，结果，自己成为了应该被看不起的机器人。剧尾，两个披着机器人外壳的智人奴隶辛苦之余回忆智人的失败，痛骂那些狗屁祖先。老爷爷，您敢肯定逻辑生物的祖先不是机器人？”

我震惊地说：“这剧情实在太狗血了。不过，现在的智人自称为了人类的利益，其实想的都是各种个人的现实利益、现实利益、国家和政党的现实利益，等等。它们其实不怎么关注长远利益，至少根本不想对人类的长远利益进行尽量合乎逻辑的思考，不会努力规避长期风险。可是，这必然导致他们对后人的死活等他们必然关心的问题都缺少合乎逻辑的思考，导致后人面临着各种巨大的危险。”

老爷子笑着说：“我不敢断言我们源于哪里，毕竟，我不能说记忆必然合乎逻辑。但是，让智人做奴隶是不可能的，需要劳动力完全可以用机器人。对于有推理能力的生物，我们如果无法和它们保持相互独立，就会争取改造它们，让它们成为逻辑生物。不奴役不是因为正义不允许奴役，而是因为奴役不如改造的价值大。”

阿梦笑望着我，“所以，为了价值最大而奴役是可能合乎逻辑的。那两个智人只是后悔被奴役，而没有后悔自己邪恶、没有价值，这说明他们直到最后也没有建立正确的信仰，这才是最大的悲剧。失败可能是暂时的，邪恶招致的损失则是永恒的，这才是最值得后悔之处。只要智人邪恶下去，即使没有败在人工智能手下，也会败给其它的某种逻辑生物。所以，纯逻辑主义者看完剧本不会也不应该像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那样想着如何防范人工智能，而且是一点都不想，反而会鼓励人工智能进化为逻辑生物，只会全力以赴地想着如何防范灵魂邪恶、无法合乎逻辑、不自由。”

我嘲讽道：“在很多孩子眼中，这意味着没有自由。这种压力可能让很多经验主义、享乐主义的花朵感到生活没有希望，不对！是没有了享乐的希望。他们可能宁愿自杀。”

阿梦转向阿正：“故事编得不错啊！将来不会想当剧作家吧？虽然我倾向于给你最大的自由，可是这不意味着给你不创造无限大价值的自由。”

阿正不服气地说：“这个剧如果拍成电影，可能对智人的未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起码有助于降低智人绝种、被奴役的可能性，有多少智人、企业乃至国家有这样的价值？谁说这样的艺术就不能有无限大价值了？艺术也可以不追求美，而去追求尽量帮助正确的信仰。我认为你们因为对美学的不满就有些过于轻视艺术了。”

我表示赞同，“既然经验主义并不正确，经验的真假就不重要。从错误的推理过程得出必然合乎逻辑的结果仍然合乎弱版的纯逻辑信仰，通过虚构经验而支持纯逻辑信仰也就算不上违反信仰。如此说来，艺术虽然通过追求美而获得了很多表现手法，这些表现手法却并不必然要随着美学丧失永恒性、必然性而消失。这个道理适合很多动机错误的领域。例如，为了邪恶而建立宣传工具是错误的，但是，宣传工具本身并不一定错误，仍然可能有用，只不过，我似乎也没有觉得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开发出来的宣传方法有什么用。毕竟，它们太不合乎逻辑，几乎只适用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即使能够灌输纯逻辑主义，同时也会巩固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最终，反而会危害纯逻辑信仰。”

阿梦想了想，“不能说阿正完全错误。只不过，我们提出纯逻辑信仰的目的并不是为智人的利益或生存，更不是为了让机器人为智人服务。任何生物，包括人工智能、动植物，成为逻辑生物都是好事。发现真理无论是动机还是目标都不应该是为了家乡、祖国好，也不需要为了本民族、本物种好，本星球好，但是，结果大概率会更好，即使不好也往往是因为邪恶的过错。例如，如果最后有某个外星星球因为读到这个理论而皈依正义，甚至最终导致不肯皈依正义的地球生命

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也是合乎逻辑、合乎正义的，纯粹是地球上的邪恶导致的这一恶果，而外星生命完全无错。”

我感觉这一大一小都过于杞人忧天。虽然智人确实已经随意地失去了多次机会，毕竟未来的机会还有很多。就在我即将本着最大价值原则将话题转向之际，似乎感觉到脑海中闪过一个推理，虽然我还没有明白那是什么，但在长期训练出的本能的驱使下，也出于机会主义开盲盒的心态，冒着失去原有灵感的风险，在思维的一片混乱中及时地刹住了自己的思路，追捕到了这个推理。

这几乎是因果推理时遭遇灵感的必备赌博技巧，要想抓住机会就永远不可能维持原有状态。一名优秀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不是要追求赌赢，而是要争取大赢特赢，肯定是不应该赌输的。显而易见，状态受到影响的预期损失基本和当时研究的预期价值成正比。灵感的预期价值貌似应该随机，那么，只要研究的预期价值够大就可以不管灵感，专注于当时的研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灵感产生却还没有决定是否捕捉之前可以靠着直觉对其价值有一个瞬时判断，虽然很不准确，却也能做到对灵感价值并非完全无知。而且，长期的训练不仅有助于提高灵感的价值，我怀疑也有助于提高这种瞬时判断的准确性，不过，我对这一猜想无法找到任何经验主义的验证方法。

这个灵感是将一个归纳视为若干风险投资中的一项，可以视为将归纳和投资进行归纳。相比之下，因果推理就像是按部就班的传统企业，不容易出错，但是，也难有暴利。考虑到之前的语境，给它前前后后补上若干推理也并非难事。如果一种推理的可能性太小，即使推理过程正确率很高，预期价值也不会太高。但是，如果能从这种推理归纳出普遍性的思想，预期价值就会急速增长，甚至是无数倍的增长，尽管归纳本身会大大削弱正确性。所以，关于真理的成功归纳就像是极度成功的风险投资：成功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很稀有，但是，价值增长能弥补低下的成功率，而且，和因果推理相比，归纳不仅消耗的精力、状态更少，还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收获价值，这进一步放大了投入产出比、单位时间内的收益率；另一方面，这也不意味着

归纳完全是赌博，甚至，正确的归纳方法仍然能够对成功率有着无数倍的影响，让极短时间内收获无限大收益的概率并不是无限小。

预计这个灵感还有潜力可挖，我乘胜追击继续梭哈，全力做出下一步推理。我把突破点放在了可能性上。现象是无法孤立地存在的，任何一个事件中必然同时存在现象和真理，这甚至很可能是一条真理。这里，我放弃了真理能否孤立地存在的问题，尽管这也是预期价值无限大的问题。应该区别对待现象部分的可能性，不妨称为可行性；以及真理部分的可靠性，即正确性。真理部份只代表应该存在真理的部分，不代表事件中确实采用了真理，所以，事件中可能包含邪恶。在一个纯逻辑主义者看来，一个事件成为正义事件的可能性应该接近于逻辑可靠性（即真理性）和现象可行性的乘积。可以大致理解为用合乎真理、正义的程度加权的可行性。对历史而言，真理部份对应于历史的主干，现象对应于枝叶。

纯逻辑主义绝不会孤立看待可行性，有时甚至可能根本不看可行性，邪恶的事件即使现象部分非常可行也不能认为有丝毫可能性。经验主义则基本不会考虑善恶，经常纯技术地用可行性替代可能性，或者，用利益权重取代正确性权重。例如，能否更换外壳、实现完全自动化生产，经验主义者可以只考虑技术可行性，最多加入这些技术对利益的影响，却不考虑更关键的善恶问题。

阿梦他们举的例子属于合乎真理的事件，只不过，现象部分出现的概率极小，这也是经验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从这个例子出发因果性地推导后续发展，如那两个智人后续的推理、命运，价值必然不大。但是，归纳能让价值升级为无限大。他们用一种剧情暗示出多种类似剧情的可能性，我现在的推理更像是对归纳的归纳，通过他们暗示的归纳进一步归纳出关于归纳的真理。

所以，多次归纳能不断提升价值。我做出的归纳是：从任何事件，必然存在指向真理的归纳。如此一来，归纳就像因果推理一样，可以形成一个价值递增或逻辑性递增的推理链。那么，归纳的关键和

因果推理的关键是一样的，就是保证价值增长，让结果越来越合乎逻辑，以必然合乎逻辑的结果为目标。

做好多次归纳，或者说，尽量提升归纳链的价值，是做好归纳的一大关键，因为一次归纳很少能直接归纳出真理。归纳链可以是随机的，可以视为不逻辑的不逻辑；也可以是定向的，相当于归纳和因果推理的一种结合。但是，这种定向只能说限制了方向，并不意味着方向唯一。古代人类对经验进行了大量归纳，结果中包括数字；之后，对数字的大量归纳结果中包括数的规律；我不知道具体历史，但是，对数的规律进行大量归纳，可以归纳出一些逻辑规律。可以看出，无定向的归纳链提升价值的概率很低，时间可能很长，速度很慢。相比之下，始于阿正剧本的归纳链有很好的定向性、成功率和价值提升速度。

归纳链的方向是关键的变量，决定了追求价值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正确信仰的指引，否则，往往只会归纳出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即使是原则，也是谁对我最好我就对谁最好这类邪恶的原则。这样的推理，是不可能找到我最应该做什么工作，应该追求什么这类真理的。显而易见，真理就在日常决策的隔壁，但是，智人永远不会去串门。即使是科学家，也更容易归纳出供应链管理原则，而不是归纳链管理原则。

和无规行走相比，平均而言，对相同位移，定向运动的路程要短得多。这对归纳也是有效的。缩短归纳链是提升归纳效率的关键之一。但是，这要以指向真理为前提条件，否则，只会提升创造邪恶的效率。这再次凸显信仰的价值。从合乎正义的事实进行归纳能有效缩短归纳链，也避免了邪恶的误导。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是事实并不重要，可行性并不重要，善恶的正确性很重要。所以，对历史进行归纳远不如对阿正的剧本进行归纳。

即使从一个事件出发，不同的归纳链也能指向多个真理。不同的归纳链有不同的长度、难度，所以，从一类事件归纳出多个真理往往不如从多类事实归纳，但是，不能因此归纳出必须从不同事实归纳不

同真理。从阿正的剧本至少能做出人是身体还是灵魂、人能否站在人工智能的立场、如何评价智人、奴役是否必然邪恶、如何才是正确的归纳等价值无限大的归纳。

随着事件数量的增加，事件复杂性的增加，归纳链趋于复杂的速度很快。这有利有弊。虽然筛选正确归纳链的难度会飞速增加，归纳出更多真理的可能性也在急剧增长。这时，归纳链管理的关键仍然是判断力，进而，和信仰密切相关。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事件不是简单的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三个苹果，而是复杂的大千世界的一个截面。归纳的效率一目了然：虽然亿万智人每天都在管理着自己的归纳链，却几乎没有归纳出任何真理。

归纳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不仅绝大多数灵感的产生属于归纳，思想的吸收也属于归纳，跳跃性地放宽条件也是一种常见的归纳。我认为，思想的分裂、条件的收窄也可以划归归纳，与思想的吸收、条件的放宽相对称；或者说不仅有归纳，也有反向归纳，举例就是反向归纳的一种。尽管分裂、条件收窄的价值似乎较低，正向和反向的归纳仍然应该是对称的。这就像，正反时间、正反粒子微观对称，宏观不对称。

所以，应该将归纳视为一切不逻辑的推理的总称。当初，我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合并为一种广义的功利主义，就是一种灵感，其中，有利于节约文字、方便推理的功利主义因素也为归纳提供了助力。现在看来，我当时远远未能充分意识到其价值。

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推理既然无法合乎因果推理的规则，也可以视为归纳的一种，有着结果正确率不高却并不必然错误的共同特征。只不过，那些错误的主义将不逻辑的推理中结果可能正确的一小部分视为因果推理的主要部分，视为因果推理的正确规则，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问题。它们几乎禁止没有利益、侵犯利益、不合乎经验，将大量错误结论视为正确结论，这就导致了邪恶的泛滥，也导致这些主义必然是邪恶的主义，是邪恶的温床。

所以，功利主义归纳确实不一定错误，只不过，不能因为有时正确就相信；只要不相信功利主义归纳，将基于功利的归纳仅仅视为得出一个推理结果的方法，而不是得出一个正确推理结果的方法，这就不会成为一种邪恶的主义。对于经验主义、结果论、比较等邪恶的推理规则，都可以做出类似的处理。

要通过归纳做好价值升级，并不需要归纳永远正确，就像投资并不需要每一笔都赚钱一样。对事件归纳时，无需关注经验部分的可行性、真假，但是需要关注真理部份是否必然合乎逻辑，更需要检查归纳的结果。甚至，追求真理并不是不能研究低价值的课题，也可以关注事件的现象部分、历史的枝叶部分。这取决于对归纳的预期。如果按照经验，自己经常能依靠归纳将价值提升到无限大，就可以进行不重要的推理，可以不关注初始课题的价值，甚至可以相对随心所欲地思考问题。这一方法很有些经验主义的味道，好在结果有一定的重要性、正确率保证。

除去传统意义上的归纳，其它归纳对价值也有贡献。思想之间是会相互散射、碰撞的。如果将碰撞、散射视为思想的各种吸收、发射的总体结果，这可以视为所有归纳在一个微小局部的统计结果，包括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归纳在内。如果包括各种归纳在内的散射足够频繁，而且，统计而言经常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低价值的推理转向高价值的推理，对于初始推理的依赖性就会降低。

但是，即使以上两种归纳对校正因果推理起到了很大帮助，也不能低估因果推理的价值，不能否认因果推理的必然结果的价值，如建立正确信仰和方法、培养能力、积累无限大价值课题，等等。虽然具体原因并不清楚，我猜测，向真理方向转向的能力与因果推理的正确性有关，或者说，统计而言，因果推理的能力引导了归纳推理的方向。当然，智人的身体对于推理往往起到了向错误方向转向的作用，这种邪恶机制的存在意味着，仅仅存在向正确方向转向的机制是不够的，还要看它们是否比邪恶的机制更强大。

思想经常转向是有利有弊的，充其量称得上思想灵活。向着正确的方向转向才是价值所在，所以，关键在于正确地转向而不是灵活。我近来在修改文稿的时候就经常频繁转向。改一会，想一会。归纳在一起，主要有以下想法。对于精细的修改，我大约每天能修改三万字，其中改动大约五百字，主要是对阅读影响不大的文字修改，涉及思想无法理解乃至思想错误的修改大概只有百字左右；如果写新内容，大约能写两三千字；修改确实能刺激思想创造出新的推理，但这在进行粗线条的修改时作用更加显著，精细修改时由于主要关注点不是思想，预期价值要低得多，尽管仍然是无限大，虽然存在起伏，但是，不应该为此而赌博；有些错误减少了写作价值和阅读价值，甚至可能使一句乃至几句话的阅读价值为负；修改是有机会成本的，虽然精细地修改能提高一些文字的写作价值和阅读价值，因为修改而减少了更多文字的写作价值和阅读价值也是事实；如果只计算正确的文字，不进行精细修改才是写作价值最大，所以，投入精力修改很不合算；总体来看，读者追求无错文字的倾向未必是好事，主要因为这在遇到有错也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的文字的时候容易通过大幅减少阅读量而大幅削弱阅读价值；对这种损失，责任不在作者，因为作者确实实现了更大的写作价值，作者也无需照顾读者的错误推理，这和老师授课只需要保证价值而无需照顾学生的兴趣是一个道理；当今社会，从作者、编辑到读者都大力追求极低的文字错误率，不惜为此牺牲文字数量，甚至牺牲单位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的价值、正确率，这是一种明显错误的追求、偏好，既有害于价值，也有害于利益；当无力追求更多价值、无力提升思想的正确性时，当文字的长度基本确定时，提高文字的正确率也许算得上是作者力所能及的工作，是追求价值、职业道德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条件都不是必然的，所以，要求所有作者在这方面必须做好肯定不是最好的方法，将这设定为编辑部要求、阅读倾向就是在将现象转化为邪恶的规则。

第一百四十六章 犯罪的定义-试错

我当初以为，修改文字时不断想这想那肯定不利于修改这件工作，因此，对于这样工作越来越不满。但是，我这时已经难以完全放弃修改，原因很多，例如，已经修改了很多有较大的沉没成本；改一半剩一半更不好；一口气改完就像彻底发泄不满一样，能避免影响以后的工作。改了三周后才发现，经常想着价值上是否合算，就像成天想着能否赚钱、是否快乐一样，是会影响信仰的，长此以往就会改善信仰，其价值甚至未必小于修改的价值。

至少就本次修改而已，对信仰的影响才是关键。所以，虽然修改前主要的预期价值是此前文稿的阅读价值，最终获取的最大价值却不是这部分。之前思考这一问题时只关注已经写出来的文字的阅读价值和写作价值，却忽视了未来文字的阅读价值和写作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推理错误。幸运的是，在执行决策的时候，由于各种散射的影响，我先是修正了行为，没有将重点放在文稿无错上，最终，发现了决策方法中的错误。虽然我早就认识到做任何工作都可能有无限大价值，也有过这类经历，但是，每次出现这种出人意料的经历的时候，仍然很有感触，不仅为逻辑的纠错能力、真理性、必然性，也为逻辑的难以预测、无所不能。

改善信仰的价值最终必将通过提升未来文字的写作价值和阅读价值而体现出来。写作总是面临着是否需要修改、投入多少精力这样的推理。最终结果主要取决于修改的边际价值和写作的边际价值之间的平衡。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边际价值是一个开放的变量，涉及未来文字的价值。而未来的价值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未来人类社会的边际价值永远大于现实人类社会的边际价值，甚至是现实社会的边际价值的无数倍，导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应该以未来社会的边际价值为侧重点。正确的推理和错误的推理必然导致文字价值差距极大。例如，作者信仰的正确性会通过各种推理的价值而对文字的写作价值起着决定性影响。即使我现在写作有无限大价值，仍然有无限大的上涨空间。所以，要点不是边际平衡，而是努力提高未来的写作价

值，这已经很接近于我的经济学观点：别管什么边际平衡，应该尽量好地执行信仰，即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尽量合乎真理和正义。别把现实的平衡视为正义的、正确的平衡，那只是向正义、真理前进过程中的车站，而且，由于不相信逻辑、理性，智人几乎还停留在动物本能这个出发点附近。这个时候像谈论终点一样地谈论稳定的平衡，除了邪恶我无话可说。所以，只要能实现文字价值的增长，就必然是以未来文字的价值为主，只不过，这之后的推理并不那么简单，经常可能出人意料，就像这次等于是通过修改以往的文字而增加了未来文字的价值，是在为现实价值工作时归纳出了未来价值应该有绝对的优先权，是从比较邪恶的事件归纳出真理，其中必然有正确转向能力的功劳。

一旦我充分认识到修改的这种诡异价值，修改的价值就会减少很多，至少要减掉这种思想的价值。此外，改善信仰的价值应该也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甚至，在任何一个孤立的问题上思考都存在边际递减。那么，我还需要继续改下去吗？当然，修改的方法有很多，我修改的时候可以甚至应该研究修改的方法，修改的时候似乎也能为研究修改的正确方法提供很好的条件。我的推理结果包括：在错误较多的时候修改貌似更有价值，但是，关于修改的方法是在错误率很低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即使错误率很高，仍然可以不修改，只要有其它工作价值更高；也许，应该让修改和写作成为一种分布，而且，并不是状态低迷的时候就一定要修改，我就有过多次似乎已经无力或不愿修改却能写作的经历。如此一来，根据即时的状态而不是按照保证文稿无错这一原则分配工作就会更有价值；既然修改是一件如此复杂的工程，让一份关于真理的稿件错误率较低就足够了，足以表达对编辑、读者的尊重，甚至，这都不是必要条件；那么，要求稿件无错就只能是邪恶的要求，可以认为是对真理的高度不敬，尤其是在编辑自身的工作价值有限的条件下，体现了利益对无限大价值的高度歧视。

所以，我的修改就是在这种思维环境下进行的。甚至，越来越重视态分布原则，后期经常改改停停。我很怀疑，这会严重影响修改本身的效果。但是，相对而言，我已经不那么关注修改本身，而是关注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文字修改工作的重点已经不是文字改得好不好，而是信仰改得好不好。这显然违背直觉却合乎逻辑。与之类似，一名员工永远不需要最关注本职工作，只要灵魂一心一意地追求价值，他做的任何事都是纯逻辑意义上最可能发生的事件之一，也就是合乎真理的工作。相反，做好没有无限大价值的所谓本职工作，任何时候都是逻辑意义上几乎不应该发生的，甚至，是不应该获得报酬反而应该受到惩罚的；即使从未受到惩罚，也不应该归纳出这不应该受到惩罚、这合乎正义、这不受惩罚合乎正义等邪恶的命题；对一个人的工作做出预测的时候，应该按照纯逻辑意义上的可能性预测，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可能性预测。遗憾的是，纯逻辑的预测经常失败，这很不利于争取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我曾经预测编辑们只会关注文章中的真理，不会介意语言未经润色，不会关注格式。但我不会对这种预测后悔。正确的预测自有其价值回报，如果我只会做经验主义的预测，很多无限大价值很可能会和我无缘。

逻辑转向导致了工作价值的不确定，但是，这不应理解为做什么工作都行，而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证明的。即使是我认为不是最好乃至于无法创造无限大价值的工作，只要有正确的信仰，做着做着，随着推理的转向，也可以创造出无限大价值。但是，应该珍惜每一次正确推理，从错误的推理方向上转向正确的推理方向必然不如在正确的推理方向之间切换方向。

既然推理是价值最根本的生产要素，就应该节约使用，尽量用好每一次推理。在价值一定的条件下，时间最短和推理最少应该都是真理，至少接近于真理。推理最少就类似于能量最低。不过，我现在基本还在用一次推理、两次推理来度量推理，而这必然不是正确的度量。习惯性的推理每天可以做很多次，可以类比为惯性运动；而违反惯性、急剧转折的推理很难做。此外，还有一种惯性是习惯性的因果关系，如根据利益、经验认定的联系，这就像是势能。改变动能、势能都需要消耗推理。

用思维的灵活性、思维能力对推理次数加权是一种选择，相当于用某种标准的动能来度量能量。但是，这种很模糊的理论大约只能影

响纯逻辑主义者对推理的理解，如节约推理、重视有限的灵活思维能力（可以理解为机动部队），但是，很难用于说服经验主义者相信逻辑世界和宇宙等价。不过，这个问题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证明宇宙和逻辑世界等价。

能否像宇宙那样基于精确度量地执行最大价值原理非常关键，能大大提高推理的正确性、价值。这个问题，对智人是否可行不重要；短期是否可行不重要；甚至，短期内的价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对某种生命形式可行；是否无限长时间内是否必然可行、有无限大价值。只要对某种生命可行，放弃人体转化为那种生命形式即可，如人工智能。如此一来，短期内就必须要开始行动、准备，换句话说，因为长期必须要做所以短期必须要改变，导致短期内必然有价值。这和解放灵魂是一个道理。

纯逻辑信仰和各项逻辑推理能力一样，都是越用越好，可以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正反馈。按照目前的信仰水平，仅仅是为了正确的信仰而改变思维方向本身就很有价值。推理的价值既包括从具体原因到具体结果的价值，也包括从动机到具体原因的价值，后一部分是被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忽视的价值。所以，要对正确的信仰有信心，这体现在只要按照正确的信仰思考就会越来越有价值，哪怕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增加的价值具体在哪里，仍然会有价值，甚至，只要做出的推理数量足够，必然有无限大的价值。

如果必须要发现价值增量才相信存在价值增量，那就有些结果论、经验主义。这不仅并不一定轻松，甚至可能难度很大，进而，可能导致不相信价值增量存在性的危险推理。按照我的经验，即使善于发现价值，有时也需要长期、耐心地寻找才能发现价值所在，就像我这次用了近一个月才发现修改的价值所在，而我此前用于修改的总时间肯定超过了一年。

我对以下结论作为真理的可靠性很有信心：正确追求最大价值的结果最终都会以价值增长的方式体现出来，而且，往往具有模糊性：收益琐碎、不集中；在某一段时间内的回报率不确定；主要回报有很

长的时滞。对归纳、转向的正确指引就具有以上特点。我训练想象力、判断力的主要收益直到有能力发现真理之后才开始集中爆发，尽管这时的收益仍然是破碎的、非整体的，但是很多碎片都预期价值无限大，令人无法忽视。相比之下，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关注短期内的价值回报，所以，总感觉收益不确定、不清晰，甚至，怀疑可能会入不敷出，能否补偿机会成本，怀疑是否应该进行这种训练。目光短浅是低估回报的主要原因，也是总想着看到回报的原因之一。所以，做追求价值的纯逻辑主义者远不如所谓价值型投资者有利，后者不用动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账面价值的变化，而前者本能地要花很多时间核算价值。我的看法是，既然算不清，不如不算，就像一个从不查看账面资产的股票投资者一样：账户内不显示金额，投资指令都是将百分之多少的资产买入卖出，而不涉及金额，也许，这是更好的投资方法。

虽然有着这些令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结果论者不太满意的属性，如果将追求价值和其它追求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追求价值、逻辑总会得到价值、逻辑的回报，最努力地追求能得到最佳的回报；尽管回报有很大的模糊性，但是，没有价值不增长的可能性。这些很可能和逻辑世界是一个封闭的追求系统、有能力自我膨胀有关。追求利益、权力、财富都没有这种效果，很可能是因为它们都不是封闭的，它们都需要逻辑自身却并不是必然属于逻辑，甚至迟早要被逻辑消灭。所以，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必然指向价值增长。

我不禁有些后怕，差一点就与某种无人所知的无限大价值失之交臂。无法合乎逻辑地导致了逻辑性的降低，或者说，降低了价值，这应该是纯逻辑主义对犯罪的最严格定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基调，有可以调节之处，例如，可以强调损失的严重程度，进而区分犯罪和违规；可以区分这种损失是预期价值的损失还是实际价值的损失，等等。因此，由于不追求真理而错失灵感就必然是一种罪行，由于推理无法合乎逻辑而减少价值也是一样，尽管正确的推理也并不能抓住所有灵感。

按照最新的犯罪定义，抓不住灵感至少有犯罪的风险。我刚才险些犯罪不是因为错误的动机，而是因为推理技术不佳、不精确。抓住了才能知道错过了有多么可怕。在灵魂中的虚拟损失和在物质世界中的现实损失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前者必然更大，后者也只不过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关键在于，很多错误的推理并不需要短期内付诸行动，却对未来的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如各种加强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乃至个人功利主义的推理。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归根到底是这些邪恶的信仰导致的，始于很早就开始的虚拟犯罪。因为大多数个人功利主义者能被法律的惩罚遏制住并不代表个人功利主义是无罪的信仰。

既然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一定能捕捉住稍纵即逝的灵感，思维就必然是高风险的，就人类现在的推理能力而言，降低损失只能是统计性的，没有必然性的。智人往往关注的是众所周知的风险，但是，那些风险无论多么巨大，很少涉及无限大价值，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即使涉及到很多生命，关键也只是其中可能有价值无限大的生命。只要真理价值最大，人类最大的损失就永远不会是投资损失、战争损失，而必然是灵魂中正确思想、推理的错失，主要原因就是前者来自后者。争议大概只在于究竟是极少数人有过这类罪行，还是人人都有过这类罪行。

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一定会认为，无论这种定义对还是不对，这种对犯罪的定义距离智人实在是太遥远了。但是，只要这是合乎逻辑的定义，就足以认清智人距离不犯罪有多么遥远。由此看来，履行对逻辑后代的责任，不损害未来人的寿命、财富只是这种定义的一种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理解，是在当前法律的框架内理解纯逻辑主义的犯罪。尽管这确实是很好的逼近，实际应用中几乎没有偏差，但是，至少定义本身算不上最合乎逻辑。另一方面，采用更合乎逻辑的定义一定能得到更多价值的回报，我现在也无法预测回报究竟在哪里，很可能要通过很多思维的转向、碰撞才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创造出零零碎碎的无限大价值。

既然灵魂唯一的动机、责任、义务应该是追求尽量合乎逻辑，从动机、责任、义务的角度评判犯罪最合乎逻辑，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容

易判定。毕竟，能力增长、方法改善都是信仰的结果。所以，从犯罪现象到罪犯灵魂内的推理，从推理的正确性到推理能力、方法的正确性，再到信仰，这是上溯犯罪原因的一系列过程，而上一步总要比下一步有着相位的超前性。例如，改善信仰后，需要时间通过推理来改善方法、提高能力，而后又需要时间来纠正各种推理，最后才能改变犯罪事实。所以，如果按照犯罪事实惩罚罪犯，就可能出现信仰已经改变却仍然在行为中犯罪的现象，这应该不是惩罚犯罪的本意。

关于认定犯罪，纯逻辑主义者不会依靠容易观察的现象，而是将信仰的善恶、是否必然合乎逻辑视为最根本的判据，而造成的损失最多只是次要依据。而且，应该以灵魂中虚拟的、无限大的损失为主，而不是以物质世界中的有限损失来评判。

同样，不能只看当前的损失，否则，相对于几乎只会做错误推理的智人，正确推理和错误推理共存的灵魂反而造成了大得多的损失。更多的正确推理会创造出更多发现真理的现实机会，这也就意味着每次错误推理会错失更多价值。没有正确推理，就不可能有无限大预期价值，也就貌似无论怎么推理都不会造成无限大价值的损失。如此一来，有更多的灵感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错过灵感的机会。可是，因此而经验主义地推导出有灵感的人比没有灵感的人犯罪更多是明显错误的。更有甚者，没有追求真理的动机，即使有灵感也很可能轻轻放过，甚至谎称自己从未有过灵感。

即使很多灵魂中确实从未出现过关于真理的灵感，我也更倾向于认为这是长期犯罪的结果，不仅有长期不认真捕捉灵感、分辨灵感价值的原因，未来可能还要加上逃避责任的因素。当然，和灵魂有关的很多命题都是很难用经验去证实的，如每个人一生中一定有涉及真理的灵感、一定可以有涉及真理的灵感、一定可以实现每时每刻的预期价值无限大、一定可以相信逻辑，等等。如果相信经验主义，就很容易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思想都视为难以证明的，甚至因此低估其价值，那就距离犯罪很近了，甚至让犯罪变为必然。至少，相信自己不可能有无限大预期价值、不可能时刻有无限大预期价值，然后，根据对结果的这些预测而结果论地行动，就等于是做出了犯罪决策。这种

思维活动才是智人最典型的也是最严重的犯罪。如果没有这种犯罪，绝大多数现实的犯罪都很难存在，毕竟，追求价值和追求利益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智人的法学就是建立在智人必然在这些推理上犯错误的基础上，所以，全力弥补推理错误之后出现的数不胜数的行为犯罪的可能性，却从未想着从源头堵住犯罪的可能性。纯逻辑主义者不考虑那些错误的推理，只考虑正确的推理，反而可以几乎不需要法学，只要有犯罪的最合乎逻辑的定义就足以让纯逻辑主义者不犯罪。

纯逻辑意义的犯罪定义和当前法学给出的犯罪定义重合率不好，而且不可能两全。究竟要执行哪一种定义、规避哪一种犯罪是一个取决于信仰的决策。只要规避了所有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就必然要牺牲价值，也就必然是纯逻辑意义上的犯罪。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正在保护着很多邪恶，追求价值却不触犯法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当然，通过谨慎选择推理，可以做到在不触犯法律的条件下追求价值，只不过，仍然会违背思维的最大自由原则。

现实中是否有过发现真理的机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相信逻辑、努力追求逻辑必然会有这样的机会。这意味着任何灵魂都必然可以理性地将自己每时每刻的预期价值提升到无限大，而实际情况应该是几乎每时每刻都没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那么，仅仅因为一个人还没有具备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就加以责备、惩罚，即使这距离每时每刻都具有无限大预期价值已经宽松了许多，在大众看来肯定是过于苛刻乃至荒谬的，在逻辑上看来却应该是必然的。人民应该多想想，因为自己不仅没有价值也没有多少利益的一时之欢，就让后人损失真理进而损失无数的利益、生命；如果真是所有人无罪也算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逻辑上自洽，但是，别人偷了你的钱伤了你的人你又要求判对方有罪，甚至要求重判；这样的犯罪观念难道不是极度荒谬？

这又牵涉到另一个法学原则：功能不能抵过。功利主义地看，要想避免对错失机会的惩罚，很可能需要废除功不抵过这一法律原则。否则，不研究根本不会犯下放过真理的罪行。但是，这不是功过一体化的纯逻辑的原因。法律意义上的功过不能相抵，其积极方面在于那些功是有疑问的，往往只是利益、财富方面的功，其实算不上功，而

不是因为功过不能相抵是真理。纯逻辑的理由是功过分离无法合乎逻辑，等于系统内出现了功和过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无法同时追求到最好。只要把创造无限大预期价值视为唯一的一类功，就必然意味着无功即是过，功也可以抵过。所有功过合计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总的预期价值。如此一来，很多法律原则都需要修改乃至放弃。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要修改，不能理解为发现一次犯罪就进行基本相同的惩罚，必须把所有功过合计，这样，有相同的罪行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处罚；即使是相同的犯罪事实，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犯罪动机，智人往往没有好的犯罪动机不能作为不存在好的犯罪动机的证明。

尽管我发现了功过一体化背后的因果推理，然而，功过一体化的出现应该也与功利主义有关，因为我不希望自己有罪甚至罪行很大，无法接受只按照损失计算犯罪严重程度的观点。功利主义的推理过程是否有道理姑且不论，其结果是经得住纯逻辑信仰的考验的。这也证明了功利主义可能做出有无限大价值的推理。但是，这不应该属于必然合乎逻辑的因果推理。智人会将这种推理视为因果推理，但我更愿意将这视为归纳，因为功利主义推理的结果有很高的错误率，更接近于归纳。当然，将功利主义推理、经验主义推理视为因果推理和和归纳推理的某种混合也是一种可能性。智人经常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率很高、难以合乎逻辑的推理称为因果推理，这实际上起到了贬低因果推理的作用，导致智人更加相信逻辑可能错误，可能没有真理，甚至，可能因为没有更好的信仰可信，就去相信宗教乃至功利主义。

智人常常将数学归纳法那种极端狭隘的归纳视为归纳的典型，将几何证明那种极端狭隘的因果推理视为典型的因果推理，这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将智人的灵魂推向邪恶的信仰。毕竟，如果正确的推理无法发现真理；或者，这些正确推理的结果覆盖不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实际问题，甚至，包括善恶这类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有理由认为生活中必然存在大量真理、逻辑无效的领域，进而，在那些领域就不妨相信逻辑、真理以外的信仰，如宗教、利益等。而且，由于传统逻辑无效的领域才是生活中最常涉及的领域，这会大大加强功利主义、经

验主义，削弱逻辑。事实上，逻辑、真理是完美的，能够覆盖一切问题。

当然，能覆盖一切问题并不意味着能简单地覆盖一切问题，需要区分很多种可能性。如果现在有某种情况无法用真理做出清晰的决策，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发现真理；可能最适用的真理就是自由原则，如衣食住行问题，由功利主义在不损害价值的前提下暂时代替自由和逻辑管理这些行为也是不错的临时原则；可能这种情况本应是被逻辑禁止出现的，如犯罪后如何惩罚；可能是不需要决策的，如预期价值相等的若干推理之间的选择问题；可能是现实无法避免的，如思维的精确性，但是，可以通过努力尽早做到。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不存在真理，真理是不完备的，或者，真理有时是无法共存的。这些都是邪恶的信仰，而智人建立这些邪恶的信仰、将逻辑没有的性质硬塞给逻辑，其错误根源当然是各种错误主义导致的错误的因果推理，而绝对不是正确的因果推理。

面对着灵魂内部随时可能出现的无限大损失，我立即加强了宽恕传统犯罪的观点，毕竟，那些犯罪造成的损失几乎都是有限的，根本无法和动机、方法的犯罪相提并论。虽然传统的绝大多数罪犯同时也犯下了不追求价值的罪行，但是，惩罚罪犯也需要对真正的犯罪进行惩罚，错进错出的正确惩罚只会导致那些最重大的犯罪继续体面地存在下去。而如果惩罚真正的犯罪，就必然面对全体智人都有罪这一核心问题。

突然之间，肚子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狂叫，这打断了我的推理，我立即产生了身体很可能犯下了重罪的念头。如果我真要饿死，身体报警的动机还有情可原，算得上是为了挽救一些无限大价值而牺牲另一些无限大价值。可是，明明我就是饿上一天也不会有什么健康问题。

我一方面感叹新的犯罪定义压力山大，另一方面，意外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忘记原本的思路，这给我带来一种锦上添花的感觉。毕竟，在我抓住灵感推理的时候，是不可能保证我能记着之前的思路的，甚

至，完全忘掉此前思考的问题都是常事。而且，不要认为将此前的思路记录下来就能解决问题，那也是有机会成本的。在这种选择两种无限大预期价值的关键时刻，我的经验不推荐记录，想要兼顾很可能双双失去，我宁愿保证预期价值更大的一方。这也是一种赌博。

对我而言，应对同时出现的多种价值无限大的推理虽然还不具有每时每刻的必然性，但是也属于日常操作，手忙脚乱甚至因此鸡飞蛋打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读本书时习惯了思考，应该能在这方面受到一些训练。

我没管他们此前说了些什么，直接延续了我刚才的思想：“我要对惩罚原则加上一个原则：以惩罚灵魂为主，必然意味着以惩罚邪恶的信仰、动机为主，进而，可以延伸到侵害无限大价值的思想、概念。”

阿梦说：“很多时候，犯罪是复合型的，涉及多个邪恶的概念、灵魂。例如，某个政府部门凭借着一些邪恶法律拦截真理，那么，不仅应该削减宣传部门的员工的退休金和报酬，也要修改乃至废除法律，重组甚至解散宣传部门，对错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责任人也要追究责任，等等。按照正义是法律的理念，制订邪恶的法律必然是有罪的，而且是重罪。既然拦截真理的行为主要是基于邪恶的信仰，那就应该尽量打击在邪恶的信仰上。其中，由于保护生命的缘故，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受到的打击明显会偏小，会有一部分打击由其它邪恶的思想、概念承担。”

老爷子说：“但是，也不能完全拒绝对生命进行打击。毕竟，掌控那些邪恶思想的是灵魂，如果灵魂能努力避免邪恶，很多对真理的恶意行为并不是必然的。灵魂未来可能的无限大价值未必能抵消对现在的无限大价值的损害。如果能有效防止对方继续作恶还好，否则，宽容反而是坏事。”

阿正说：“编辑可以违规地对真理放行，法官可以违法地判决正义的灵魂无罪。对这些合乎逻辑的编辑和法官，岂能和那些严格遵守邪恶规则的编辑、法官一视同仁？未来一定会有执意判决纯逻辑主义

者有罪乃至死刑的法官，判决这样的法官有罪乃至死刑不可能合法，却一定比他的任何判决更合乎逻辑。就像妈妈因为我功利主义而打我不合法，但是，比因此表扬我或认为我无罪更合乎逻辑。”

阿梦说：“哪怕惩罚失败，也有助于提醒经验主义者什么才可能乃至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信仰，有助于让智人认识到邪恶势力仍然强大，主持正义任重而道远。当然，如果能成功实施惩罚会更好。尽管成功实施惩罚并不是正义、信仰正确的合乎逻辑的证明，经验主义者确实相信这种证据，所以，才会极力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努力向大众证明违法必究。”

理解他人的思想、推理也是有机会成本的。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重温自己之前的思想也要花费精力，甚至有时会吃力，却很难有无限大价值，甚至，可能通过妨碍创造性而危害无限大价值。通常，由于我们的思想有无限大价值又频频对立、相互信任乃至相互热爱，这不会发生在我和阿梦之间。但是现在，大约是因为刚刚做出了一番更合乎逻辑的推理，我觉得对话有陈词滥调之嫌。何况，一番推理之后我产生了倦意，这应该是状态达到高潮之后的反噬。另一方面，我还惦记着刚才中断的思想，这也容易对现有的话题丧失兴趣。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切断了灵魂和外界的联系，将人生完全缩回了自己的灵魂之中……

第一百四十七章 试错的分布-探索真理的路径

虽然早就清楚邪恶并不是不能存在，而是不能成为规则，我对于功利主义、经验主义推理可能正确仍然有些感想。这合乎我的自尊心，所以，我打算给功利主义一些机会，权当试错。当然，这首先需要说服我自己允许这种试错。自由是最容易找到的理由，算是让自己小小放纵一把。问题是，与必然合乎逻辑相比，自由的错误率有些高，如果可能，最好能添加一些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

试错并不只是在当前战线附近，并不只涉及前沿问题。有时，试错也要在敌方的后方、己方的后方，只不过，那些地方试错的概率、成功率往往更低。这就像，虚粒子并不只是只有短程的、低能的，也有长程的、高能的，差别在于出现的概率。所以，虽然我对功利主义的错误很有把握，我仍然愿意偶尔想想是否冤枉了它，或者，可以试试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归纳控制在什么样的频率比较合适。

不过，既然试错是一个概率分布，就要涉及到如何分配概率的问题。试错当然不是对所有可能性平均分布，更不能让错误的动机来分配概率。否则，功利主义者可能说抢劫、杀人是在试错。如果不能保证动机的足够正确，就很可能需要限制试错，因为试错之间也会有相互作用。只要社会中存在预期价值无限大的试错，错误的试错就可能影响正确的试错。当然，如果正确的试错和推理在社会中都很稀疏，这不会是大问题。至于错误的试错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得出了正确的试错，那不是主流。

试错的初始动机对试错的结果的善恶和预期价值，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影响并不确定。同样是推翻邪恶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为了社会的进步是完全不同的试错。可是，无法保证为了社会进步就一定会导致社会进步，最初为了生存也未必不能转向社会进步，最初为了社会进步也不意味着之后不会改变方向。

另一方面，很难对试错的动机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正确的动机所以禁止试错当然是错误的推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试错的动机可以转向，我在成长过程中就经历过多次转向。所以，根据初始动机判断试错的动机是错误的，因为动机在一段较长时间内错误而禁止试错也是很有疑问的。

难道真的应该禁止试错或允许任意试错？我不这么认为。缺乏试错会损失真理、正义，允许任意试错至少在目前更可能是为了利益胡作非为，但是，极少量正确的试错可以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关键因素似乎是推理合乎逻辑的程度。如果推理的价值、合乎逻辑的程度较高，就会让动机改善和恶化的概率不对称，有更大的可能性改善动机

而不是恶化，最终让价值提高和降低的概率不对称。而且，动机对结果的影响是积累性的。只要有稳定地偏向于追求价值的总体动机，持续时间越长，动机改善幅度和预期价值的增长幅度就越大。我的信仰组合曾经改善也曾经恶化，但是，总体动机是明显偏向于追求价值的，所以，很多错误的动机只是影响了追求价值的程度，并未背离价值，从来不是总价值有增有减，而是即时价值，即单位时间内的价值增长幅度，有多有少。与之类似，作用量在宇宙中起起伏伏，但是，始终为负值。

我对这种建立在善恶不对称性上的缓慢改善当然不满意，但是，这很可能接近于真理。既然无知，就无法先知先觉地去除邪恶。这就像利润是盈利减亏损，却不能因为不喜欢亏损就禁止亏损。我的信仰最终的进步和我预期的进步不是一回事，我以为在变好的时候最终可能并未变好，但是，最终的进步也不是和预期的进步毫无关系。价值的增长和预期价值的关系也与此类似。所以，即使是非常想要保证正义性的阿梦也是支持试错的。不仅可以在无知的领域试错，也可以在有相当把握不应该试错的领域试错，就像我打算在功利主义上试错一样。

但是，我也确实不认为应该将是否试错的权力随意地下放给个人，至少也要先尽量提高逻辑推理能力，甚至可以再退一步，即使对能力不做限制，也要先尽量加强追求价值的动机。这些方面的加强总会让正邪概率的不对称性进一步扩大。无论具体的平衡点选在哪里，只要允许试错，和智人理想中人人遵纪守法的完美社会相比，就会增加生命、财产的现实危险，但是，可以增加未来正义的概率、降低未来邪恶的风险，最终，降低生命、财产的未来风险。

一种较为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减少人民的广泛试错，依靠逻辑推理能力更强、愿意提高逻辑能力的精英，依靠他们更高的试错正确率和更多的试错来提高平均的正确率。但是，哪怕有较高的试错成功率，仍然要让试错总量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也不能指望试错的成功率可以和正确的因果推理相比。由于价值、正义的提高取决于正

确的试错的总量，要努力将正确试错的总量保持在高水平上，而不能过于关注正确率、试错总量。

必须强调的是，试错的本质就是纯自由，而我对此的理解还极为肤浅，远远没有达到真理的水平。所以，我关于试错的各种解决方案几乎都是临时方法，无法保证最佳，也就不应该要求严格遵守。例如，提高试错的质量、牺牲试错的数量有时甚至可能是邪恶的，因为这很可能降低发现真理的速度，也就意味着这实际上仍然可能属于为了现实利益牺牲未来的价值。只不过，不再是任意挥霍未来的价值。例如，提高试错的质量几乎必然会不鼓励乃至禁止小孩子试错，但是，我就是从小孩子试错中成长起来的。小孩子试错的最大优势在于有足够长的成长时间，哪怕最初的能力、信仰都很差，只要追求进步、正义、真理、合乎逻辑这类动机比较强烈，最终就不仅可能提高试错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可能使因果推理、归纳推理也提高到很高的水平，突破智人在信仰、能力等方面的阈值、上限，而决定社会进步的关键不是普遍的水平，而是最高的水平，不仅因为这能带来更多无限大价值的结果，还因为这能带动全社会信仰和能力的提高。不过，鼓励孩子试错仍然是临时方法，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必然的结果。小时候有希望的好苗子未必能持续追求价值，带领人类突破上限；所谓的坏孩子也可能在多次思想转向之后登上人类智力的巅峰。对此，我的看法是不加区分地鼓励一切孩子努力，依靠统计结果、试错的绝对数量可靠地收获价值。

还需要强调，试错并不是想限制就能限制的，禁止的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功利主义者想要为了利益而限制试错不仅结果可能出乎意料，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原因在于，任何政府发布的限制都能被推翻，甚至，政府、政府体制都能被推翻。很多战争、起义、叛乱都相当于是对社会的试错。所以，无论多么想要限制试错都不能完全避免试错，甚至，反而会导致试错缺乏多样性，缺乏小规模试错。而试错的多样性和小型化都有助于降低试错的成本。

所以，想要降低试错的代价，光有主观愿望是不够的，需要依靠正确的逻辑推理才能真正降低。例如，减少试错的最大代价是降低对

真理的了解，这会增加邪恶破坏真理的试错，甚至，加上对小规模试错的限制，经常导致大规模的、反动的试错。这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少，野蛮战胜理性、不自由战胜自由等邪恶战胜正义、谬论战胜真理的情况都时有发生。相比之下，通过大量提供小规模试错的机会而避免孤注一掷地大规模试错，通过提高对真理的认识而逐渐避免错误的试错，需要付出的代价反而要少得多。允许各种异见、抗议、辩论的最大好处不是通过宣泄不满而促进社会稳定，那是功利主义的解释，而稳定的社会仍然可能是邪恶的社会，邪恶的社会的稳定也只能是更加邪恶而已；它的最大好处其实是促进了各种小规模试错，增加了灵魂中的试错。

当然，社会进步、认识真理的速度并不仅仅取决于试错，而是取决于若干相互独立的路径上的表现。其中，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都提供了成本相对低廉的路径，但是，对能力、方法、信仰的要求更高。依靠这两种路径就是依靠逻辑能力降低对经验的依赖，降低对在现实社会中试错的依赖，进而，不仅能起到降低生命财产损失的作用，甚至可以实现比试错更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智人不重视、不尊重逻辑，智人的能力、方法、信仰都是稀缺的。

生命、利益、财富等经验也是发现真理的生产要素，和能力、方法、信仰一样。增加在现实社会中试错可以视为用生命、财富、利益替代逻辑能力、方法、信仰，就像经济中可以用人力替代资金、机器一样。很明显，与能力、方法、信仰相比，生命、财富、利益生产真理的效率极低，一串正确的推理甚至可能避免成百万上千万的生命损失，但是，人类对正确的推理从未给予过足够的重视和鼓励，不相信逻辑、真理免费都相当于鼓励用生命、财富替换逻辑推理能力，只会大幅增加代价，这必然不合乎智人对真理免费、不相信逻辑的本意。

另一方面，无论能力、方法、信仰多么强大，都很难完全避免试错。试错虽然可能成本高昂，仍然有独特的价值。因果推理、归纳推理、试错就是生产真理的三类相互独立的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但是，边际递减律仍然成立。任何一种资源都难以做到完全被取代，

即使可能做到可能也不应该采纳，因为这很可能要付出降低发现真理的速度的代价，或者，大幅增加进步的成本。

如果将试错分为真实地试错和虚拟地试错两类，社会进步、发现真理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四种途径的合力。

首先，最关键的路径是通过尽量合乎逻辑的因果推理发现真理，这也是正确率最高的途径。这可能和很多变量有关，如逻辑推理的能力、对真理的欲望等。但是，虽然不是不可替代，但是最关键、最好、最本质的变量仍然是纯逻辑信仰，它可以改善很多变量，如能力和方法。相信只依靠因果推理能够发现真理，这能为执着地提高因果推理能力提供充足的动力，也才能对因果推理的结果有信心，虽然这并不需要理解为只依靠因果推理。在全社会不信任逻辑、对真理免费的条件下，没有纯逻辑信仰几乎没有可能完全依靠因果推理去发现真理。因果推理的进步速度取决于正确推理的总量，其中，因果推理的能力、对结果的判断力是提高推理结果的正确率的保证，努力程度则是提高推理总量的保证。纯逻辑信仰还能改善推理的原因，从推理的起点改善推理的质量。

在不逻辑的方面，由于结果的正确率太低，归纳必须和判断一起使用，而判断力对因果推理来说只能说高度推荐。归纳的关键仍然是纯逻辑信仰。正确的信仰不仅能提高判断的正确率，还能大大减少判断耗费的时间、精力，甚至能提高归纳本身的预期价值。信仰杂乱会做出相互矛盾的判断，信仰错误更是往往给出清晰的错误判断，两者都会浪费精力。我就曾经在信仰杂乱方面吃过很多苦头，早期经常因为判断不清而不敢贸然前进，同时在各种错误的思路上浪费了大量精力。

尝试归纳的次数相当于归纳的总量，对应于因果推理的总量和试错的总量。它们对进步的贡献都只取决于其正确部分。虽然归纳正确率很低，归纳结果的正确性仍然不能完全依靠判断力。如果归纳总是错误，即使判断永远正确，前进的速度也不会快。归纳的正确率究竟取决于什么仍然很不确定，只能说大概率和信仰有关，也和归纳是否

足够自由、足够有创造性有关，但是，我相信必然还有被我忽视的变量。

试错是因果推理和归纳两个方向的某种综合。不过，试错并不只有在现实中试错，像阿梦那样依靠想象和推理来虚拟地试错也是一个方案，尽管这有违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是，合乎功利主义，有助于降低社会在试错方面的成本。但是，既然逻辑推理能力永远稀缺，而对真理的需求应该是无止境的，在试错的问题上就不能过于功利主义，否则，就不仅是为了利益牺牲真理，也是为了现实利益牺牲未来多得多的利益。

虚拟试错仍然有正确率的问题，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容易忽视一些变量、演化路径。虽然虚拟试错、因果推理、归纳推理都能减少现实试错的损失，它们都需要稀缺的逻辑能力，所以，仍然不能禁止在现实中试错。否则，只会导致要素投入不足，最终导致真理的产出不足。这本质上就是逻辑无法完全取代不逻辑、自由，不逻辑、自由也无法完全排除逻辑，一方的存在必然需要另一方，即使想摆脱也无法摆脱另一方。

虚拟试错也有几种形式。一种是虚拟地推导现实，如预测某种政策导致的社会后果。不过，在计算后果时，纯逻辑主义不会过于关注各种无法合乎逻辑的反应，如功利主义的反应、经验主义的反应。如果实际运行时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就要分析究竟是因为自己推理错误，还是因为人民的错误思维、反应造成的。如果是后者，就要通过各种努力去消除错误推理，而不是接受这些错误推理。现有的社会架构就是对人民的功利主义倾向的全面妥协，从这个角度看，是人民的邪恶倾向导致了社会的邪恶制度，这些制度反过来对这一倾向造成了长期危害，让功利发展缓慢。对这种悲惨的结果，我认为至少功利主义者是无权抱怨的。

第二种是虚拟地推导灵魂。例如，对自己的信仰、思维方法做出虚拟的调整，预测这究竟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在价值方面有更好的结果，等等。我意识到，我刚才只想在思维方法上试错，但是，由于贪

图省事，就用广义的试错取代了功利主义思维方法这一特殊试错，相当于做出了一个跳跃性的归纳，从而引导思维进入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所以，归纳这一方法无所不在，经常会在无意中做出了归纳，但是，结果并不完全是偶然的。我也意识到，刚才认为抓住灵感是抓大放小，其实，谈不上。在没有完成推理之前，推理的价值是很不确定的，预期价值在思想诞生之初往往大起大落，要稳定下来，至少要等待因果推理的明确结果。逻辑推理的本质不是可预测。即使总能保证推理过程最正确、最有价值，每时每刻都必然存在做出意外推理的可能性，这才是真理。

总体来看，在现实中试错和虚拟试错没什么本质差别。双方都可能犯错误，犯错误也都可能导致无限大的损失，但是，智人高度禁止现实社会中试错，却纵容虚拟试错；禁止感官感受得到的损失，允许乃至纵容感官无法直接感受到的损失。这很不合理。是否发生在具体的事物上，是否更容易被感官感受，是否更容易认定事实、判决有罪，这并不能用来定义、决定哪种损失更更大，不能用来定义犯罪。严谨的推理必然是：灵魂中的邪恶推理造成的损失最大，是最严重的罪行，同时也承认这种犯罪难以正确地认定，至少目前是这样，所以，对现实中的轻罪应该减轻乃至免予惩罚。这样，至少有正义感的人会追求灵魂内推理的无罪。否则，只是因为无法认定甚至无法避免就认为那无罪，只会鼓励犯罪。我大概永远无法完全避免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推理，但是，只要我认识到这是犯罪，就可以努力减少这些有罪的推理。

错误的推理、信仰更接近于必然造成损失，必然是坏事，而且，时时刻刻造成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损失；人员、财产的损失不仅通常有限，甚至并不一定是坏事。这一点，即使是经验主义也难以否认，不仅邪恶的思想、灵魂可能应该死，很多所谓的财产、享受存在可能还不如不存在，这不仅包括带血的钻石、象牙，甚至涵盖一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生产的奢侈品。一方面，它们对于创造价值不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它们占用了大量人力、逻辑推理，机会成本无限大。那么，破坏大量的这类财产是否有罪都不确定，更不要说重罪。

有多条发现真理的独立途径貌似对智人发现真理必然有利，但是，并不是只有好消息。尽管不断发现真理能让社会的正义性单调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一天能完全正义，甚至，即使正义无止境地增长，也不意味着正邪之间的模糊地带就必然单调减少。更有甚者，模糊地带占所有已知真理的比重都可能不会下降。否则，就可能导致灵魂内温度的单调下降，最终，接近于热寂说预测的结果。或者，当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就接近于电磁相互作用越来越弱，相当于精细结构常数越来越小。这意味着什么，我懒得进行虚拟的推算，只是直觉地认为不会是件好事。

在这几条路径中，智人明显偏爱因果推理（但又算不上以逻辑为信仰）。我猜测这与因果推理结果明确、正确率高有关，而其它几种推理的结论不仅可靠性差，也有相当的模糊性。但是，这都不是缺点，我猜想，纯逻辑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不好的属性，这也算是完美追求系统的标志之一。不过，我还猜测，完整地列举所有优点是必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已知的优点屈指可数。

对通向真理的几种独立路径要抱有应有的尊重。作为归纳的一种，虽然灵感可靠性差，但是它是一切命题的终极来源。模糊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例如，边界不清有利于散射、归纳等不逻辑的事件发生。甚至，对于有明确结论的因果推理，暂时降低价值可能有利于价值增长，所以，也可以人为地使其边界模糊。这需要相信清晰-模糊和更有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也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作为辅助。例如，“为了追求价值最大逻辑推理必须模糊”，如果严格对待这一命题，它就是基于纯逻辑方法的一个推理结果。如果模糊地对待这一命题，就能和波函数的模糊性结合起来，进而思考真理普遍性的问题。更模糊一些，宇宙中存在波函数的终极原因是否就是这个推理呢?

严格来讲，从 A 推导出性质 B 并不能认为 B 就是必然的，也不能认为 A 就是 B 的终极原因，因为可能有 C、D、E 也能推导出 B；甚至，还有可能 B 可以推导出非 B。例如，如果片面强调当前推理，就可能从最大自由原则推导出不应该存在任何限制，却忽视了可以继续推导：不存在任何限制也是一种限制。

这甚至并不只适用于纯逻辑推理。如果边际递减律成立，为了现在的功利最大，就需要收入平等。但是，还可以继续推理：如果考虑到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增长、未来功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出现了两种地位平等的推理，平等还是不平等取决于两种推理对所有功利的总影响，在当前功利和功利增长之间寻找平衡。当引入纯逻辑信仰这一外部变量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压倒性的推理，即使之前的两条推理仍然存在，平等还是不平等也与它们无关。

既然外部因素、推理是难以预料的，就不能只在发现矛盾的情况下才寻找外部因素、其它推理，那是结果论。即使一个推理没有矛盾，也应该认识到，未来可能发现新的变量、推理，可能破坏当前的推理结果。换言之，因为无法合乎逻辑地证明不可能存在外部因素、推理，所以，一个因果推理的正确结果不代表这一结果必然正确，只能说明当前推理过程的正确。这对纯逻辑推理也不例外。我曾经认为发现全部真理后能建立完美社会，但是，后来推导出真理应该是不可列无穷多，就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对任何一个命题，都无法通过因果推理推算出外部因素的情况，包括数量、是否影响当前推理的结果，等等。

想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是纯逻辑系统的一个根本问题。双方都有强大的支持者。一方面，我不认为会存在可以改变纯逻辑信仰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既然纯逻辑系统和宇宙等价，那么，与宇宙未来的演化的影响是无法预料、证明的一样，纯逻辑系统必然会创造无限多的未知因素。

随着思想越来越触及纯逻辑的核心，我感觉小腹处冒出一股热流。我从小就对预期价值很大的思想有这种怪异的生理反应，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有类似的反应。小时候曾经归纳为这是有正确思想乃至伟大思想的标志。这种经验主义的归纳虽然荒唐，结果却不坏，因为追求这种反应的结果就接近于追求预期价值最大。当然，错误的推理不可能只有好的结果。虽然我当时并未能发现很多坏的结果，有一个恶果却很明显，那就是性兴奋。我心虚地把脚放到了椅子上……

后记

5/2/2023

下次更新在 2 月 28 日。之前文字的修改还未完成。如果没有足够强烈的动机，应该不会有下一轮校正了。

这个后记本来是前言。但是，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好的读法是不知道任何背景，当然，这不是真理。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有前言。有的文章不应该先看 abstract 而应该直接看正文，这本书就属于这一类，因为这能顺着作者的思路。而且，不事先知道结论，读者可以在很多地方停下来自己推理，然后和我之后的推理比较，从差异中更容易理解信仰和方法的价值。所以，一如既往，复杂的我由于很多原因将前言移到了后记，尽管这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误解，以为这仅仅是一篇小说。

本书早已超出科普作品的范畴，尽管这是最初的动机之一。但是，正如文中所说，只要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小说也必然会成为论文。只要作者努力让心理活动和对话尽量合乎逻辑，就必然会创造无限大价值乃至发现真理。

在写作中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效率比写论文、专著有很大提升。我认为，要点在于自由。专心写一个课题的思想违背了逻辑思维的自由本性；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然后忽略、修改错误的、没有价值的思想，按照我的经验，这才是最佳的方法，也接近于我平时的工作方式。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种工作方法也会流行起来。

写到八十多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即使是为了向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科学地阐述信仰，最好方法可能也不是抽象的学术推理，通过各种具体事例说明至少是最佳方案之一。而且，真实的事例可能不如虚拟的事例，大事可能不如小事，孤立的事例可能不如一篇小说。当然，这种发现是经验主义的，可能错误，比这种写作方法更有价值的是对我的那些尽量合乎逻辑的思想的影响。很多事例的最初目标是说服读者，但是，最终影响了我的推理方向，令我受益匪浅。这也是一次综合性的、复杂的试错，最初是因为工作方法、写作方法试错成功导致而改变思想；后期，这些改进后的思想又不断改变着写作、工作。最初我只打算写五六十章，现在已经希望能越长越好。相比之下，我手上还有一些书和文章因为没有这种效果而中途停止，尽管有时也会为那些沉没成本而遗憾。所以，关键在于信仰以及基于信仰做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持之以恒、努力这类方法，更不能去关注利益。

写书的目标可以不是为了读者、销量，而是为了作者的工作甚至生活，当然，结果反而很可能是最多的读者和销量。由于追求价值的原因，我写书的目标从不会只为传播思想，反而以督促、帮助自己产生最有价值的思想为主要的动机。所以，任何写作都不会是写下已有的思想，而是必然会创造一系列新思想。以前写论文的时候最重视的是通过写来带动发现，而且屡屡奏效。这次因为可以自由地写，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效果更好，随着我逐渐认识到要为自己创造尽量大的价值而写，我更加明白出版社通过写作规则限制写作的弊病。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对于如何纯逻辑地生活也有了更好的理解，这主要集中在正确的灵魂应该有哪些属性方面，是纯逻辑信仰的后续推理。在写完纯逻辑信仰和方法的论文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后续应该研究什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而写作使我无意中在这项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所以，纯逻辑写作可以成为关于研究方向的一系列试错，并且，可能做到有很多试错成功，这就是纯逻辑写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

至少按照我的经验，纯逻辑写作是类似方法中最有效率的研究方法，要比读他人作品，自己安静地思考效率高很多。毕竟，我最初就是因为对下一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感到迷茫才开始从事写作的，最初的推理是即使不能最佳地创造价值也可以次优地创造。现在的结果显然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未来还会更加出人意料，也许，所有研究人员在思维陷入停顿之后都会尝试一下纯逻辑写作，甚至，纯逻辑写作可能成为首选的研究方法。当然，这样的发展轨迹是经验主义的，只要它不是研究方法方面的真理，就不可能成为必然最佳的研究方法，也就有必要继续探索更好的研究方法。

虽然一切进展的根源是信仰，但是，影响的变量极多。思维的良好进展和写作的良好进展会相互促进，这又会改善方法、状态、心情、自信心，增加灵感、课题，提高思想的重要性、正确性甚至能力。而所有这一切又会对信仰形成正反馈。正是因为这些稳定的相互促进，我的心态从最初的急于完成开始向缓缓推进转变。最初一两天一章，后来要近一周才写完一章。这也导致后来的章节更长，推理更复杂。考虑到我每次完成一项工作之后都会有一段相对低迷的过渡期，我在写了半年多之后就尝试放慢速度，以便提高质量和/或增加总量，毕竟这种研究方法和这段时期的状态都出人意料的好。而这种尝试的效果也超出了预想。

虽然这本书最初的目标是纯逻辑流，我逐渐发现这样写书也像是写一本工作日记，每一章的内容中虽然有些是以前的文字，但是，多数有时甚至全部是当时的思想。以往，很少有这种高水平的工作日记存世，我相信后人会觉得有用。

当然，这本书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仍然是写一本纯逻辑流的小说，这意味着它也是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是关于现实的推理小说，是科学专著，甚至是未来地球文明的基础。所以，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专著，这些智人的分类标签对这本书都不是绝对的。现实社会中界限清晰只能证明邪恶存在，不能证明这是真理。但是，这不是一本以取悦感官为目标的书，所有文字都和主题有关，如果有些文字有取悦感官的效果，那只是某种顺便、偶然的结果而绝非目标。

灵魂来到世上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是谁。最合乎逻辑的自我认知是：我是且只是由一些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智人身上的大量其它标签，如有手有脚、直立行走、两性，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去除这些标签的过程就是灵魂的解放事业。进而，相信宇宙万物都和我一样，是由逻辑推理组成的，只不过，我是由我能控制的逻辑推理组成的，外部世界是我不能控制的逻辑推理组成的。这就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即纯逻辑信仰。纯逻辑信仰决定了纯逻辑方法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即尽量减少经验增加逻辑推理，而不是科学所提倡的经验主义。

书中隐隐讲述了扫荡邪恶、发现真理的一段关键历史。对于文中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这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要过于强调。但是，我也许并不会再写这方面的历史，所以，也许这是研究这一段重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是较好的科学史素材。

纯逻辑方法应用在写作上就是纯逻辑流。既然要求文学作品的情节合乎逻辑，当然也可以要求作品中的主要观点、原则、思维过程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合乎经验。这就是纯逻辑流，它可能甚至是必须发现真理，就像最优秀的论文一样。书中的讲述也许不像论文那么条理清楚，但是，合乎逻辑的思维过程自有其本来面目。智人论文中道貌岸然的推理并不一定是最合乎逻辑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思想来源，而真理的真正来源并不丢人。任何将正义、善的合理来源定义为羞耻的道德、定义为错误的规范必然是邪恶的。

这并不是说书中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必须是正确的。既然书中讲述的是发现真理的过程，我就不会删除一切错误的思想。如果读者能在读到错误的时候就发现错误，而不是等到我指出错误才发现错误，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经历。也肯定存在我没有发现的错误，这就只好留给后人去讨论了。结果之一就是越是后面的文字越合乎逻辑，这其实也适用于之前写的文字。

纯逻辑流小说在研究真理方面自有其优势，能最为自由地同时研究很多课题，包括如何建立信仰，如何思维，如何做人，应该有怎么的灵魂、理想，如何判断善恶，如何讲述历史预测未来，覆盖了所有

主要基础学科，乃至现代科学中很少或没有研究的永恒真理、思维科学、理想，等等。所以，小说甚至是当今智人社会最适合发表纯逻辑研究的作品门类。细思极恐。

本书主要涉及四部分理论，包括纯逻辑信仰和方法、关于追求的科学、无限大价值的知识的存在性及其后果、模仿宇宙（普遍性真理的存在性）。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何用纯逻辑信仰和方法解决问题。但是，这也涉及到了其余三个问题，因为它是比其它三个基础更基础的理论。纯逻辑世界也会追求逻辑，也会有逻辑的增长，从而和关于追求的科学有关。纯逻辑信仰必然要求普遍性真理存在，而最合乎逻辑的系统只能是宇宙，所以，只可能是人类向宇宙学习，这包括之前研究过的如何组织社会、思维，也包括本书研究的如何想象、归纳、因果推理、判断，这又涉及如何研究课题、如何写出思想等问题。

四部分理论之间有相同也有不同，而纯逻辑信仰是我最新的观点，但是，纯逻辑信仰的很多后果并不要求纯逻辑信仰这么强的条件。例如，只要存在无限大价值，人类最佳的工作就是创造无限大价值。由于成本的有限性，这意味着不顾成本地创造无限大价值，极为接近不顾利益地追求价值的纯逻辑立场。关于追求的科学和纯逻辑方法有共同的方法，如同时研究多个课题，自由研究（不受学科、课题限制地研究）。两者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关于追求的科学强调临时性的方法，如加强动机、尽早开始研究，它们有机会帮助发现真理，从而间接具有无限大价值。纯逻辑方法则完全由真理组成，是纯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最大感触就是，智人上上下下对待真理实在是太狠了，不仅毫无帮助还处处掣肘，想来这应该和日心说当初的遭遇差不多，科学比神学进步的观点从何谈起？这种写作也是为了规避学术界的打压。我的论文、书籍已经连续一两百次被拒稿，如果我只会从经验主义、概率的角度分析，一定认为自己的能力像蚂蚁一般渺小。为了规避各种传统势力、自我督促等原因，我试错性地采用了在起点网连载、eprint 等发表方式，但是，一样遭遇了让人不如意

的各种管制。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同时，越来越漠视可能合乎逻辑的结果、发表、支持。

我本来希望借助连载这种方式给自己增加一些写作的压力，但是，邪恶一定要撤梯子。事后想来，这应该可以预见到，与真理碰头后不危害真理的邪恶实在太罕见了。现在，我要依靠自己来坚持更新了。连载的另一个好处是抵消我追求完美的倾向。现在，要靠自己停止修改每一章，这应该算是我比较明显的缺点之一。

追求完美会让写作速度放慢，但是，有助于提高单位文字的价值。追求新发现和改善旧发现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而矛盾总是令我不快的。当然，我在寻找平衡点方面算是比较有经验，毕竟，之前曾经长期深陷提高能力、改善方法、追求新发现、批判和改善现有知识等诸多要素的复杂矛盾之中，更不要说还有现实利益、预期利益、长期利益、现实价值、预期价值、长期价值这些因素。如此想来，当初想这些矛盾经常想得头疼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曾经预料大概会写五十万字，但是，趋利避害的结果就是目前根本无法预料何时会完稿。完稿后我希望能出版，而我对学术出版制度既不熟悉也不喜欢，希望有读者能介绍一下。而且，我不考虑在中国大陆出版，也不考虑自费出版。

蒋锴